清代學術叢書

八

清代學術叢書

叢書集成續編　第八册目錄

總類

讀書指南

鄭堂讀書記七十一卷㈠（卷六一～七一）……清　周中孚撰　吳興　一
卷六一……一　卷六五……五四　卷六九……九〇
卷六二……一二　卷六六……六六　卷七〇……一〇六
卷六三……二九　卷六七……七九　卷七一……一三二
卷六四……三八　卷六八……八四　跋……一四五
周官指掌五卷……清　莊有可著　正覺樓　一四七
六藝綱目二卷附錄二卷校勘記一卷……元　舒天民撰　四明　二一五
三國志證聞校勘記一卷……民　張壽鏞校　雪堂　二七七
魏三字石經尚書殘石一卷……民　羅振玉撰　吉石盦　二九一
北宋嘉祐石經周禮禮記殘石一卷……民　羅振玉輯　吉石盦　二九七
北宋二體石經禮記檀弓殘石一卷……民　羅振玉輯　吉石盦　三一五
唐書直筆校記一卷……民　張鈞衡撰　擇是居　三二三

類書

重刊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二卷後集二卷補遺一卷……元　不著撰人　適園　三二九
說略三十卷……明　顧起元撰　金陵叢書　四六三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一之中

類書類二 宋至元

事類賦三十卷 元刊本

宋吳淑撰併自注淑字正儀丹陽人仕南唐爲內史歸宋爲試學士院授大理評寺後官至起居舍人職方員外郎稱博士蓋其進書時官也 四庫全書著錄

讀書附志書錄解題五十九 通考宋志俱載之

前有正儀進狀云臣先進所著一字題賦百首

奉詔詞俾加注釋今並於逐句之下以事解釋隨

所稱引本於何書庶令學者知其所自又集類之

體要在易知聊在解釋不復備舉必不可去亦具

存之凡讖緯之書及謝承後漢張璠漢記續漢書

帝系譜徐整長厤元中記物理論之類皆今所遺

逸而著述之家相承爲用不忍棄去亦復存之前

所進二十卷加以注解卷帙差大今廣爲三十卷

目之曰事類賦今觀是書凡分十四部曰天曰歲

時曰地曰寶貨曰樂曰服用曰什物曰飲食曰禽

曰獸曰草木曰果曰鱗介曰蟲每部又共分百目

各爲一篇紹興丙寅邊惇德序之稱其書駢四儷

六文約事備經史百家傳記方外之說靡所不有

其視李嶠單題詩丁晉公青衿集用功蓋萬萬矣

至 國朝康熙末無錫華芋圃又病其未備而廣

爲二百九十一篇然精博終不逮是編也此本爲

元人翻宋刊本故卷末尚存惇德等校勘銜名別

有乾隆甲申劍光閣刊本則即以嘉靖本重刊乃

今之通行本云

太平御覽一千卷目錄十卷 明刊本

宋李昉等奉敕撰昉字明遠饒陽人舉進士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謚文正

四庫全書著錄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

志俱載之晁氏稱太平興國中昉被詔輯經史故

事分門春明退朝錄云書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

讀周賜名太平御覽陳氏稱以前代修文御覽藝

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詳條次修纂本號太

平編類太平興國二年受詔八年書成書改名御

覽或言國初古書多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故

也其實不然特因前諸家類書之舊爾以三朝國

史攷之館閣及禁中書總三萬六千餘卷而御覽

所引書多不著錄蓋可見矣今案是書前有經史

圖書綱目後綴有計一千六百九件外有古律詩

古賦銘箴雜書等類不及具錄此係宋時官本所

有足徵直齋之言信矣其書凡自天部以迄百卉

部共分五十五部每部又各分子目雖多轉引類

書不能一一出自原本然包羅萬象總括羣書記

歷代之典亡備兩間之名物幾如杜家武庫無所不有而攷其所引傳於今者又十不存二三焉洵考據之淵藪非冊府元龜諸大類書所可並也是本前又有宋朝會要一則稱爲小引末有慶元五年蒲叔獻李廷允二跋蓋從宋刊所有鈔入也然宋刊本明代已不可概見僅有傳鈔本活字印本及此刊本而已此本當屬萬厤初浙人倪伯文炳以傳鈔本付刊故顚倒脫落至不可讀其重刊序又爲書賈撕去以當宋刊今揚州鮑氏有仿宋刊本精校再三不滋舛脫於是人皆舍明本而從新本矣

冊府元龜一千卷目錄十卷 五繡堂刊本

宋王欽若楊億等奉敕撰 欽若字定國新喻人淳化中進士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封冀國公謚文穆 億字大年浦城人淳化中進士官至翰林學士謚曰文 四庫全書著錄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宋志又有音義一卷一當爲十之誤但是書自宋迄明祇有鈔本此十卷已佚之矣晁氏稱景德二年詔王欽若楊億修君臣事跡惟取六經子史不錄小說雜書至祥符六年書成上之凡三十一部部有總序千一百四門門有小序同修者十五人初撰篇序諸儒皆作帝以體制不一付億竄定賜今名爲序冠其首其音釋又命孫奭爲之

陳氏稱所采正經史之外惟取戰國策國語韓詩外傳云公羊春秋管晏韓子孟子淮南子及修文殿御覽每門具進上親覽摘其舛誤多出手書或詔對指示商略今觀其書前五百卷紀君後五百卷紀臣皆載歷代君臣德美之事爲將來取法凡悖惡之事及不足爲訓者皆不纂錄義據通深囊括興要主極臣謨燦然明且備矣攷洪氏容齋隨筆有援資治通鑑之書以相比較嫌其不錄雜史瑣語小說家傳而少之不知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洪氏所論殆猶未達是書之旨也夫明崇禎中文太青翔鳳及其門人黃石公國琦先

後取是書校正譌誤將授諸梓未果至 國朝康熙壬子石公之姪九錫等始爲刊行前有太青序及石公二序并考據六則末有九錫後跋

春秋經傳類對賦一卷 通志堂經解本

宋徐晉卿撰 晉卿里貫未詳皇祐中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 四庫全書存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不載倪氏宋志補春秋類 朱氏經義考始載之前有皇祐辛卯自序稱藏於篋衍以自備於檢尋傳之昆雲而俾謹乎誦習非敢流布聖旦昭示鉅儒以爲哂噱之資云云則宋時未行於世可知是以諸家無從著錄也其賦凡一百五十韻一萬五千言於經傳二

百四十二年之事庸次比耦絲牽繩連尋而味之各有指趣何其精且晰耶攷宋志載崔昇春秋分門屬類賦三卷（楊均注）裴光輔春秋機要賦一卷尹玉羽卿春秋音義賦十卷（冉遂良注）又春秋字源賦二卷（楊文舉注）李象續春秋機要賦一卷王霄春秋括囊賦集注一卷今皆散佚無一存者亦可藉是賦以想見其大凡矣此賦乃元至大戊申江陵路總管太原趙嘉山得其善本鋟諸學宮流傳始廣末有教授長沙區斗英跋納喇容若即從之翻雕并爲之序

事物紀原二十卷 明刊本

宋高承撰（承開封人元豐中人）四庫全書著錄作十卷乃據明正統間南昌簡敬所刊本中興書目（見陳氏引讀書附志宋志雜家類）俱作十卷蓋其原書書錄解題（雜家類通考雜家）俱作二十卷則其增益本也陳氏稱是書凡二百七十事今此書多十卷且數百事當是後人廣之耳今觀是編自天地生植以迄蟲魚鳥獸凡分四十九門又附山海靈怪一門共載九百七十五事非陳氏所記有譌即後人又有所竄入也此本不題高承所撰殆以此歟趙氏謂自天地生植與夫禮樂刑政經籍器用下至博奕嬉戲之微蟲魚飛走之類無不攷其所自來云云此當

據原書言之今雖爲後人疊加增益而體例無改其舊且皆考索古書求其緣起間有未精審處亦百中之一二耳原書有雙溪增彬序（見附志）此本無之蓋久佚矣是本前有正統甲子建安陳孝南平趙弼二序即卷首所題批點校正二人也末有豫章余鐸後序前又有成化辛卯會稽魏瀚重刊序當即取正統本而重刻之云

書敘指南二十卷 墨海金壺本

宋任廣撰（廣字德儉浚儀人崇寧中人）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通志通考宋志俱載之（宋志敘誤爲籍）晁馬兩家俱作任浚蓋以德儉浚儀人而致誤也晁氏云纂集古今文章碎語分門編次凡二百餘類陳氏云皆經傳四字語備尺牘應用者也今觀是書皆采摭載籍成語仿訓詁體爲之不僅如晁氏所謂文章碎語陳氏所謂經傳四字語也其以書敘爲名者以其專備簡牘之需耳援引雖屬叢冗而皆自本書各注所出非由類書稗販而來也其書原刊版久燬後俱傳寫失眞至 國朝雍正初金匱得宋刊本重爲補刊即兩淮采進本也張若雲從 文瀾閣本寫以付梓冠以提要一篇

海錄碎事二十二卷 明刊本

宋葉廷珪撰（廷珪字翊宗號翠巖崇安人政和五年進士出知德興縣紹興中爲太常

寺丞與秦檜忤以左請大夫出知泉州軍州事

題通考俱作三十三卷宋志作二十三卷據其自序稱爲門五百七十五爲卷二十有二知陳馬兩家及宋志皆字之誤也而今本實分部十六爲門五百八十四豈自序又爲傳寫之誤歟序又稱始予爲兒童時知嗜書後肄業郡學升貢太學登名天府逮於入仕蓋四十餘年見書益夥每聞士大夫家藏秘書無不借讀嘗恨無貲不能盡得間寫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鈔之名曰海錄其文多成片段者爲海錄雜事其細碎如竹頭木屑者爲海錄碎事其未知故事所出者爲海錄未見事

其事物興造之原爲海錄事始其詩篇佳句曾經前輩所稱道者爲海錄詩句圖其有事跡著見作詩之由爲海錄記事詩獨碎事文字最多未有倫次閱歲既久所編猥繁檢閱非易嘗以爲病紹興十八年秋得郡泉山公餘無事因取而類之云云是嗣宗著書六種皆以海錄爲總名今則諸書皆佚惟是書存雖摘裂章句破碎太過然皆從本書而來多新奇事未經前人文字中用實可爲文章佐助云前又有何陽傳自得序

古今姓氏書辯證四十卷目錄二卷 敦孔堂刊本

宋鄧名世撰其子椿年裒次之名世字元亞臨川人紹興四年去上

此書賜進士出身官校書郎史館校勘椿年仕履無攷

會要中興書目續書目俱見玉海引

考譜牒類 宋志譜牒類 俱載之宋會要作十四卷中興目作十二卷卷數各異據椿年序稱書凡三本其五卷者成於宣政之間其十四卷者成於建炎之初椿年又取宋名公文集行狀墓志訂證次序釐爲四十卷是以不同也明史藝文志譜牒類亦載及其書或因焦氏經籍志譜系類所載而誤收之然焦氏本列在宋人中也其書紹興時有刊本久佚不存惟散見於永樂大典中今館臣即據以錄出仍釐爲四十卷以復原書之舊并冠以宣和甲辰高

棐序及乾道戊子椿年序玉海玉十稱專取左氏國語爲主參以五經子史之文自風俗通以來如姓苑百家譜纂凡有所長盡用其說穿鑿譌謬必辨駁之始於國姓餘分四聲終於漢姓蕃姓補遺凡四十卷復以熙寧姓纂皇朝百官公卿家譜參訂書始於政宣而成於紹興之中年名世子椿年裒集次序之其書始備案今本自首卷迄末卷一以韻隸姓此則重爲編輯故不必如原書次第始於國姓而終於漢姓蕃姓補遺焉攷元亞表上時吏部尚書胡松年看詳學有淵源辭亦簡古考訂明切多所案據誠不逕云嘉慶壬戌洪桐生梧得 秘閣傳

寫本屬孫淵如師校刊并爲之序繫以玉海二則

錦繡萬花谷前集四十卷後集四十卷續集四十卷別集三十卷 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著錄無別集三十卷書錄解題止作錦繡萬花谷四十卷續四十卷通考同倪氏宋志補則全載之焦氏經籍志總作八十卷蓋依陳氏也前有宋濂熙戊申原序稱晚無以自娛復留意於科舉之外凡古人文集佛老異書至於百家傳記選技稗官齊諧小說荒錄怪志乃略有敘又附以唐人及國家諸公之詩自九華之歸編麤成爲三集每集析爲四十卷先是烏江

蕭恭父河南胡恪聞其大槩爲余命名曰錦繡萬花谷今從其名云云據此知陳氏偶遺後集也至別集又非撰前三集者之原書當爲後人所續增故序不及之明嘉靖丙申無錫秦汴所述攷證以爲近於坊間購得宋刻與所敘同獨續集一帙與會通館刻迥異諒散佚不存一時編校者之誤也余家尚有別集三十卷緣鈔白無徵同志之士幸相與共成之然則別集至是始有刻本也其書前集凡二百四十二類後集凡三百二十六類續集前十四卷凡四十六類後二十六卷皆類姓一類別集凡一百九十六類每類各條皆有白字標明雖不免冗雜瑣碎而其所引古書頗多所載宋代軼事逸書尤夥且一一具注出處頗有資於攷證惜前三集爲書展轉增加并下及紹定端平事迹有失原書之舊耳末又有東洛張愷跋

記纂淵海一百卷 明刊本

宋潘自牧撰自牧字牧之金華人慶元元年進士官龍游令 四庫全書著錄焦氏經籍志倪氏宋志補俱載之倪氏作一百九十五卷注云今本一百卷明文淵閣書目載一部十二冊闕一部三十九冊闕殊不足據惟浙江采集遺書總錄載有一百九十五卷天一閣寫本書尾著泰定乙丑圖沙書院刊行則當時曾有

元刊傳鈔足本上之於館矣而提要據兩淮馬裕家藏百卷之本並稱爲明萬厤己卯東魯王嘉賓補遺蓋書帕之本不可解也今是書卷首有刻書名氏亦列東魯王嘉賓補遺而編次校正諸人與兩淮本陳文燭序所舉人數不合且此本前亦有萬厤己卯胡維新序又非陳文燭序胡序稱陳大夫由御史出秉魏憲梓其書諸詮次卷帙不載載大夫自序中然陳序此本又不載不知大夫可即陳文燭其人耶大約皆書帕之本不過謬加補遺編次人名於前或無竄亂卷第之弊尚屬宋人舊帙耳惟卷數減其一半非得天一閣本核之則竟

無從攷矣是書凡分二十二部一千二百四十六門每門紀載以經史子集爲次而一百卷中又以天地人物提綱卷一至卷五爲天道卷六至卷二十五爲地理卷二十六至卷八十九爲人事卷九十至卷一百爲物類詳近略遠詳大略細體例與他類書迥殊而賅備則相等也浙江遺書總錄載其嘉定己巳自序云自少嗜書引用前輩類書紀事體參以纂言自成一編東陽賈君昉成甫求室吾妹間語及之於是慨然從臾十涉春秋繙卷數萬而書稍就又得金華汪君漳叔川贊決而增益之云云此本不爲全載自序何也豈傳本有佚脫歟

羣書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後集六十五卷續集五十六卷別集二十五卷 愼獨書齋刊本

宋章如愚撰 如愚字俊卿金華人慶元中登進士第初授國子博士改知貴州

四庫全書著錄作山堂考索倪氏宋志補同焦氏經籍志總作羣書考索二百十二卷其書前集分十五門曰六經曰諸子曰百家曰諸經曰諸史曰聖翰曰書目曰文章曰禮曰禮器曰樂曰律呂曰厤數曰天文曰地理後集分九門曰官制曰官曰士曰兵曰民曰財曰賦役曰則用曰刑續集分十七門曰經籍曰諸史曰文章曰翰墨曰律厤曰律曰厤曰五行曰禮樂曰封建曰官制曰兵制曰財用曰輿地曰君道曰臣道曰聖賢別集分十一門曰圖書曰經籍曰諸史曰禮樂曰厤曰人臣曰士曰財用曰兵曰夷狄曰邊防每門又各分類每類又各分條目大抵此集所遺即彼集所補枝枝葉葉而成之故體例頗爲糅雜亦南宋類書之通弊然大而天文地理之幽賾君道臣道之弘遠經史禮樂之淵懿以至兵刑制置財用盈縮官制邊防沿革靡不深探本原具載無遺則非南宋類書所及也前有明正德戊辰莆田鄭京刊序及山堂眞像

雞肋二卷 舊鈔本

宋趙崇絢撰 崇絢字元素簡王元份八世孫汝适子也 四庫全書著錄作一卷倪氏宋志補雜家類 焦氏經籍志小說家俱同當即據說郛百川學海諸本也明文淵閣書目有宋莊綽雞肋編一冊此則書名偶同而非誤涉爾前有自序稱余性根弗靈無彊記能寘一編於几硯間隨筆錄之以類鈔聚列爲二卷名曰雞肋今觀是書凡五十五則取古事之相似而不同者各以類聚於類書爲別格間有祇載一事者又有自爲一說者疑其隨手雜記未及成編故以雞肋名書歟然其類事之體遂爲陳錫元駢志周

前集後集續集宋林駉撰別集宋黃履翁撰駉字德頌寧德人嘗以易魁鄉薦履翁字吉父自署曰三山亦閩人也擢進士第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其書前集凡分七十七類後集凡分六十六類續集凡分五十一類別集凡分五十類本以備程試之用故前後集於書之上闌俱標明擬題然於歷代政治沿革門分類別尚有條理而於當代掌故尤詳有資考證是雖不及章俊卿山堂考索之精博而較之鄉塾題儒勦襲陳因之編夫固遠出其上矣前有吉父原序止題癸巳而無紀年以其書考之當屬宋理宗紹定六年云

玉海二百卷 重修明南監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仕履見詩類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宋志補焦氏經籍志俱載之焦氏作二百七十二卷蓋併附刻書十三種在內也是書蒐羅典故囊括舊聞自天文以迄祥瑞凡分二十一部部各有門通計爲二百四十餘門門各以年代之先後爲次其紀年則始於伏羲堯舜終於宋之末年其摭集之書籍則自六經羣史百家子集注疏傳記譜牒藝術隱賾之書靡有孑遺閱以所見疏列下方纂

樣圖同書方田伯古事比所取法矣學津討原所收即從陶氏左氏兩本錄入而以此三本核之僅夜光一則鄱陽傳夜光之璧古今注螢火一名夜光隹南子月名夜光爲是本所無而是本所載借親一則異端一則殺人欠債一則謙遜一則戒訟戒兵一則敗家應世一則不仁可言一則原治一則目蓮尊者一則六丈神一則華手尼一則菩薩得免一則得兩截臂一則仆虜一則極貴何變一則故舊一則古語兩句一則皆各本所無蓋陶氏據原本刪存一卷而左氏張氏皆沿之爾此本楷法雖劣紙墨頗舊當是相傳原本而失鈔夜光一則云

小字錄一卷 明萬麻已末暢閣刊本

宋陳思撰思仕履見目錄類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其書推廣陸魯望小名錄而作小字其實一也首列歷代帝王凡三十八則次自漢魏以迄北宋諸臣凡一百六十七則皆集史傳所載小字依次成帙明沈弘正序之稱陸氏草創於前至婦女奴隸與侯王君公並列陳氏出首帝王竄然如衣服之有冠冕若乃婢嚶萱枝奴名銀鹿皆在所裁可謂有倫有脊故後之觀者不得不以陸氏爲前薪耳弘正蓋又拾陳氏所遺爲小字錄補六卷故重刻是錄以爲先鞭也

次詳備博而有要體例與他類書迥殊攷宋時有博學宏詞科是書實後進資藉而其中源流條貫包蘊弘深無所不有引用一事必錄書名制作更改並詳月日期於開卷井然易爲檢核蓋厚齋博極羣書諳練掌故觀其詞學指南所云編題之法知此書即其業詞科時所創始後逐漸增益成編遂能與杜氏通典抗行焉其書雖嘗傳錄於世當元至順癸未尚未刊行浙東道宣慰司准國子監牒始校正付梓前有至元癸未指揮及胡助李桓王介阿殷圖四序至以萬厤己丑南雍重修祭酒趙用賢爲之引入國朝康熙丁卯李振裕又爲

重修而係以序并有王式丹等補刻例言越五十二年乾隆戊午其版旋復殘闕振裕之甥熊本又補刊而爲之序舊附刻書十三種惟詞學指南原附書末今則一概別爲記之

小學紺珠一卷 玉海附刊本

宋王應麟撰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小學類及宋志補俱載之倪氏蓋見宋志類事類無此書而誤補之爾是書分天道律厤地理人倫藝文歷代聖賢名臣氏族職官治道制度器用儆戒動植十五類凡諸書所載故實有數可紀者各以類從其例始自僞陶潛四八目厚齋取以類事遂爲揭格書中分門別類尚少條理而采摭又未爲詳備并習見之事多所漏略蓋此爲厚齋不經意之作聊以借後來張學和宮定山諸家之藍本耳攷唐張燕公患多讀少記得紺碧大珠一顆握以自照則平生所讀所記了了不忘是書命名蓋取諸此前有元大德庚子方回辛丑牟應龍二序津逮秘書亦收入之

姓氏急就篇二卷 玉海附刊本

宋王應麟撰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宋志補亦載之是編以姓氏聯貫成章取便童蒙誦習其體仿史游急就篇而吐屬雅馴亦復相似惟篇中複姓

間有重字如申屠不能避申字屠字之類蓋又屬單姓故也其餘單姓皆無一字重見而且有意義以賅括之可謂人巧奪天工矣其注亦厚齋所自作徵引典博證據分明殆無一字虛設末有自跋一篇亦作韻語亦揭格也

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續集二十八卷別集三十二卷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遺集十五卷 明萬厤甲辰金谿唐氏重刊本

前後續別四集宋祝穆撰新集外集元富大用撰遺集元祝淵撰其其合爲一編乃建陽書賈所爲也穆字和父建陽人程元鳳以其所著書進除迪功郎興化軍通江書院山長大明字時可南

江人淵字宗禮建安人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朱志補全載和父四集補元志全載時可二集宗禮一集錢氏補元志止載時可二集焦氏經籍志總作二百二十一卷則亦不數遺集也前有澤祐丙午和父自序稱穆觀古人嘉言粹行大篇短章隨卽疏記積成鉅帙因攷歐陽詢徐堅所著類書采摭事實及詩文合而成編頗有條理暇日倣其遺意詮次舊稾自羲農以至我宋各循世代之次紀事而必提其要纂文而必拔其尤編成輒以古今事文類聚名之蓋其書實倣藝文類聚初學記之體而稍爲變通之其多載詩文全篇正復相同足資檢閱時

可宗禮相繼增加體例皆無改祝氏之舊所以合之無兩傷也又案序稱古今事文類聚故此七集每卷標題俱如是惟版心省古今二字然諸家目錄俱止作事文類聚今亦遵之不加入云

全芳備祖前集二十七卷後集三十一卷寫本

宋陳景沂撰景沂號肥遯愚一子天台人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宋志補亦載之是書成於寶祐丙辰前有自序稱古今類書錄此遺彼不可謂全取末棄本不可謂備余晨窗夜鐙不倦披閱記事而提其要纂言而鉤其玄獨於花果草木尤全且備所集凡四百餘門非全芳乎凡事實賦詠樂府必稽其始非備祖乎今觀其書前集爲花部後集爲果部九卷卉部三卷草部一卷木部六卷農桑部三卷蔬部五卷藥部四卷每部所列花果草木之屬各分事實始賦詠祖二類而事實始又分碎錄紀要雜著三目賦詠祖又以五七言各體詩分十目所載事實與諸書相出入賦詠則采錄宋詩特詳類別門分條理該括而廣收博采實無忝全備之稱後來王蓋臣卽因之以撰羣芳譜而諸家甄錄宋詩亦多據此爲典要焉前又有寶祐癸丑安陽老圃韓境序稱其嘗以塵天子之覽云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六十九卷後集八十一卷續集五十六卷別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明刊本

宋謝維新撰維新字去咎建安人自日膠庠進士蓋太學生也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宋志補焦氏經籍志俱載之焦氏總作合璧事類一百卷攷明文淵閣書目載有二部各九十冊知焦氏誤以冊爲卷也是編前有寶祐丁巳自序蓋應坊人劉德亨之託而作幷書名亦德亨所定前集凡分門四十一又分爲四百九十一目後集凡分門四十八又分爲四百十六目續集凡分門六又分爲五百七十目別集亦分門六又分爲四百十目外集凡分門十六又分爲四百三十目如州郡等門已見祝氏方輿勝覽者此不

後載所載始而天文地理次而節序人物以至族屬官職姓氏之分儒學仕進道釋技藝之等與夫吉凶慶弔冠婚喪祭之儀草木蟲魚器用動什之末莫不類而得其備備而得其要其間列以標題配以合璧俾閱是編者求其一知其二觀於此則得於彼既無披索之勞而有駢儷之巧凡古今應用之事悉於此書萃焉亦可謂類事之淵海矣後有同郡黃似道叔度跋至明嘉靖丙辰衢州夏相業精加譜錄重繡之梓晉陵顧可學爲之序

新增說文韻府羣玉二十卷 乾隆己卯刊本

元陰幼逮撰其兄幼達注明王元貞增修幼逮一作時逮

鄭記六十一 十九

字時夫一字勁弦奉新人登宋寶祐九經科入元不仕幼逮字中夫一字復春舊刻皆題其弟兄之字未詳何義元貞字孟起江寧人 四庫全書著錄乃大德中刊版猶時夫原書倪氏補元志焦氏經籍志俱載之此本爲萬厤中孟起所增修據其前有原書凡例九條增修凡例五條又有事類總目注有新增字樣知其書又一變原書之舊矣時夫序稱近世黃氏所編韻會雖不詳於紀事然并包羅古今者不及此而猶遺聰瑰紳嘶等字又稱遺則續之誤則正之云云知其即韻會一書每韻隸事以便檢閱并有補遺正誤之處幼達序亦稱予季以事繫韻多所摘奇豈皆能判然無疑者疑而不釋是猶摘埴冥行而已愚故隨字注釋以備觀鑒庶乎索韻而得字考釋而無疑云其父竹埜倦翁及同時滕賓姚雲俱爲之序趙孟頫爲之題其書雖屬舛漏然世所通行韻本即從此鈔出存之亦可備元代韻書之一種而孟起復以己意爲之增修冠以新增說文四字陳文燭序之極爲稱許而不知其所增雖不無小補究未免有改竄舊書之失矣至國朝康熙中又有河間知府徐可先之婦謝瑛取原書重輯爲增刪韻玉定本則并原書標目改之更不足道也

新編瞥纓必用翰苑新書前集七十卷後集上二十六

鄭記六十一 二十

卷後集下六卷別集十二卷續集四十二卷 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別本題宋謝枋得撰者坊賈所贋託也 四庫全書著錄作翰苑新書倪氏宋志補焦氏經籍志所載俱同焦氏止作二十七卷顯屬脫譌又翰墨全書百三十三卷書名卷數俱不相合攷明文淵閣書目已有翰墨全書一部十九冊又有翰墨新書四部一作二十五冊一作三冊一作十六冊一作十二冊豈翰墨全書乃別一種而翰墨新書即是書之原名歟前有明萬厤辛卯陳玉叔文燭序稱翰苑新書此宋人書也原無梓本分宜袁相公錄自秘閣首卷尚缺華亭徐相公錄

有全書而武進徐給事中得之梓人周曰梓重價購焉門人許秀才以忠工校讐之役書成請余敘首卷云云然則是書作於宋季歷元迄明萬厤中始有刊本也其書前集皆備書啟之用後集上皆備箋表之用後集下爲類姓而補前集之未備者三門別集皆錄宋人箋表之類續集皆錄宋人書啟之類大都以前集後集載事別集續集載文也蓋自三公九列百司庶事如事契慶賀頌德薦舉諸類靡不悉具故雖爲應酬而作於當代典故文章蒐羅最廣實於考證有裨故書雖久晦而終顯於世焉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一之下

類書類三 明至國朝

羣書集事淵海四十七卷 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亦載之注引百川書志云弘治時人編前有弘治乙丑劉健序稱內官監左少監賈公性近得書四十七卷若事文類聚事類合璧之比題曰羣書集事淵海而不著纂述氏名類以門分事因類著自往古君臣而下外至四裔凡其行事之善惡載之益詳且備因校正舛譌重新諸梓是此書刻於弘治時人而非其時之人所編次也李西涯懷麓堂文後稾有此書後序則稱國初人所輯不著姓名爲門十爲目五百七十二爲事之條其多以數千計大抵皆集諸書事略自春秋戰國訖於元季每條之下必注其所出若可謂博而要矣按是序即爲弘治間重刊是書而作所言當得其實足徵百川書志之誤然其書門目叢雜援引譌誤不及唐宋人類書遠甚故兩家序文亦頗不滿之云

謝華啟秀八卷 嘉慶甲戌重刊巾箱本

明楊慎撰 慎仕履見禮類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皆摘錄古書字句以爲對偶自二字類迄八字類各爲一卷又偶句類爲一卷其前三卷間無對句當屬未成之書其出處或注或否亦漫無義例不免爲餖飣之學其取陸士衡文賦中語以名之者以其皆采新豔字句也然其中引舊文舊詩及鈔撮類書者頗夥而裁對亦不勻稱且多生湊則與命名之義殊乖蓋升庵隨意札記以備詞賦之需其殘稾展轉爲高江村所得因點勘付刻并爲之序函海亦收入之

均藻四卷 函海本

明楊慎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乃其分韻編集各書典實與所著哲匠金桴書異而體同但彼則摘其對偶此則摘其散句彼取之各集此取之羣書故不同也其曰均藻者升庵以古文無韻字均即韻也故以均字代之爾大抵非詞藻古豔者不錄其徵引頗爲弘富奇文綺語沓至紛來其有資於詞章不淺矣前有李雨村二序

哲匠金桴五卷 函海本

明楊慎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乃其采錄羣書中詩文賦頌并有語關對偶者依韻編次自漢魏以迄宋元皆擇其精者錄之亦可謂抉豔詞林搜奇筆海者矣惜其借著書以消遣尚未能廣搜博

采以成完書耳其曰哲匠金桴者李雨村序稱考詩鄭箋築牆者桴聚壤土盛之以蘁而投諸板中工匠之所必需也譬名言麗句隨所得而投之囊中故以名書前又有雨村序

荆川稗編一百二十卷目錄三卷 文霞閣刊本

明唐順之撰 順之仕履見雜史類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俱載之荆川於書無所不闚而益務著述不怠爲左編以紀事爲右編以紀言爲文編以紀古之作者而最後成茲編凡五十有二類首以六經明其本也繼以百家充其養也終以六官全其用也其間經史子集靡不備具而尤以

十三經二十一史爲之綱領兼折衷於唐宋諸賢之說可謂曲暢而旁通矣其書初名雜編後改爲稗編取莊子道在稊稗意也書成未刻而荆川歿至萬厤辛巳歸安茅康伯一相始序而刊之并爲例義其書未免爲其所竄亂故瑕纇在所不免而囊括古今實足以資博識較之左右諸編似更適於用云

名疑四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明陳士元撰 士元仕履見四書類 四庫全書著錄是書仿梁元帝同姓名錄陸魯望小名錄之意而推廣之於古人姓名異字更名更字與同姓名之重複奇僻者上自皇古下迄元代靡不登載援據繁富而不免於紕繆閒出近胡密廬謂古人作書義各有取陳君意在徵引浩博以資閱覽與譜春秋氏族表唐宰相世系者不同未足爲此書病也 見張鐸跋張若雲即從密廬之子雨岑處借得之校讐付梓嘉慶己巳張鐸爲之跋冠以提要附錄周亮工書影一則

萬姓統譜一百四十卷 原刊本

明凌迪知撰 迪知仕履見雜史類 四庫全書著錄尚有姓族博考十四卷明史藝文志譜牒類亦俱載之又有歷代帝王姓系統譜六卷 亦載明志 未見傳本是編以

古今姓氏書爲宗參用一統志十三省通志各郡縣志至於史傳文集諸書遠自上古近迄明代凡有一人一姓歷官事蹟可錄者悉采擇類編以四聲韻爲綱以東冬支微爲目更攷韻府羣玉韻會等書凡韻字下注姓者以次備載每一姓下一曰望二曰音三曰氏使姓各得所著之本不失受氏之宗其希姓無人者惟書其姓并望氏或有其姓而無人無望氏者必出於韻書姓苑姓纂原載始錄之至複姓取上字爲據亦分四聲別爲六卷列於後其書包括蒐羅上下千載綱維經緯縷析條分可謂雜然而陳燦然悉備者也借其搜采雖廣

而不免駁雜牴牾究不及名賢氏族言行類稾足
有資於攷證書成於萬厤己卯前有自序凡例及
引用書目又有王弇州世貞王百穀穉登二序
文選錦字錄二十一卷文林紡繡本
明凌迪知撰　四庫全書存目無錄字前有萬厤
丁丑自序稱清江劉公敞有文選類林十卷眉山
蘇公易簡有文選雙字類要六卷存目作三卷識者以
劉病於煩蘇病於簡余合二書而增損之以爲繡
句時一助然二書皆非眞蘇氏劉氏所作疑南宋
時業詞科者所依託此不通餖飣之學耳而穉哲
復增損其書分爲四十六門又分爲六百八十一

目展轉稗販更無可觀

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四卷明萬厤癸卯刊本
明王圻撰圻仕履見政事類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
志故事類亦載之洪洲謂馬氏通考窮搜典籍以言
乎文則備矣而忠臣孝子節義之流及理學名儒
類皆不載則詳於文而獻則略因輯遺金元明典
故以續其後而又增節義書院氏族六書謚法道
統方外諸考以補其遺今攷其書於馬氏分門續
之而又增者如田賦考增黃河大河三江河渠四
目國用考增海運一目學校考增書院義學一目
未爲不是而所增氏族六書謚法三考則又依通
志略而增補之可謂續所不當續又所增節義考
雖分二十四目俱列女孝義之類道統考則以時
代編次亦俱聖賢先儒之類總不足以盡所謂獻
也且馬氏之所謂獻自序本有明文洪洲豈不知
之而妄增之耶至方外考道釋各分三目又於其
所謂獻者而失之矣惟道家總紀釋家總紀二冊
敘述史冊所記兩家興衰之事頗有可取然非續
通考所應有也大都分門別類則踳駁而無當纂
言記事則冗雜而不經以之續鄱陽之編眞所謂
豬之於龍也所以　高宗純皇帝特詔儒臣別
事纂輯成二百五十二卷以續馬氏端臨之後副

在　中秘未能家有其書故欲攷嘉定以後典章
者不得不以王氏書備檢閱云前有小引凡例及
周家棟温純許維新曹時聘四序後有其門人何
儼跋
三才圖會一百六卷槐蔭草堂刊本
明王圻撰第三十五卷以下其子思義所續也思義
字允明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作三才圖說
字之誤也是書成於萬厤丁未前有自序稱余少
年從事鉛槧即豔慕圖史之學凡璣衡地域人物
諸象繪靡不兼收而季兒思義頗亦棲心往牒廣
加蒐輯圖益大備友人李聞斯何振之皆博雅君

子也相與較讐成帙然則是編乃其與允明共成者故周（孔教）陳（德孚）顧（秉謙）何（爾復）四序皆詳及之而三十五卷時令門以下明題允明名氏也書分天文地理人物時令宮室器用身體衣服人事儀制珍寶文史鳥獸草木十四門其天文圖前有李（廷對）序地理圖前有唐（順之）序其書皆彙諸書中圖譜而成凡圖繪勒之於先論說綴之於後使圖與書相爲印證蒐羅頗爲繁富亦有裨於多識而門目瑣屑排纂冗雜下至弈棋牙牌之類無所不收即所繫諸說亦皆捃拾殘剩未晰源流甚至軍器類中所列鞭鐧二圖稱鞭爲尉遲敬德所用

鐧爲秦叔寶所用雜采齊東之語漫無攷證其不及章本清圖書編遠矣

喻林一百二十卷（原刊本）

明徐元太撰（元太字汝賢宣城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亦載之是書成於萬厤乙卯前有自序稱予至陋且善忘故日隨疏記以識所聞然尤嗜喻言爲每譬之殊形異類甚易竅穿壅遏修詞者可資摭取耶第唐而後學士大夫騷人墨客咸嗔繁穢乃斷六朝以上自經史子集以及道佛諸書四百餘種凡語涉比辭者無論聖賢與流略之稗華目所嘗見必手錄焉即非喻而可爲喻猶事存之又病叢穢蔓雜不便省觀因加詮次成帙然則是編乃其與允明共成者

修辭指南二十卷（五樂堂刊本）

明浦南金編（南金吳縣人嘉靖壬午舉人官國子監助教）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亦載之南金以爾雅左腴漢雋書敘指南四書者其言皆經籍之粹而子史之英也乃彙而爲一編凡分二十部四十類三百二十六篇其凡例稱爾雅悉照原本備錄左腴太倉陸進士伸所輯今補其所未備而以類分之漢雋（宋林越）今以紀志賦傳等次序之使各從其類而不混書敘（宋任廣）中有前後倒置者有彼此互見者並正之有淺近易曉者有冗穢可厭者並黜之云云蓋亦爲操觚染翰之需以免駕空徇俗之病故書名卷數俱與任氏書相類然其書之淺近而冗穢者

較任氏又加甚焉前有嘉靖丁巳安仁劉彝序

楚騷綺語六卷 文林綺繡本

明張之象撰之象字月鹿上海人由諸生入國學授浙江按察司知事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取楚辭字句可借詞賦之用者分爲七十四篇即摘每篇首條標目亦舊傳劉貢父文選類林之流而併泯其篇題則簡略殊甚此踵黃勉之省曾騷苑之謬者也前有萬厤丙子凌稚隆題序

經濟類編一百卷 原刊本

明馮琦撰琦字琢庵臨朐人萬厤丁丑進士官禮部尚書謚文敏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亦載之案是書琢庵歿後僅存手稾其弟 援 及其門人周 家棟 吳 光儀 共相刪定分爲二十三類曰帝王曰政治曰儲宮曰宮掖曰臣曰諫諍曰銓衡曰財賦曰禮儀曰樂曰文學曰武功曰邊塞曰刑法曰工虞曰天曰地曰人倫曰人品曰人事曰道術曰物曰雜言又共分子目三百條皆雜采秦漢以下鴻儒著作名臣奏對旁及諸子百家玄議砂論有關經濟者靡不殫載大致仿冊府元龜而體例稍與之異惟道術物類二門所載瑣說瑣事何佐於廟謨何裨於掌故而不加之刊削是則 瑗 等排纂之無法矣前有萬厤甲辰馮 夢禎 吳 光儀 二序目錄後有 瑗 識語又有凡

例及校刻姓氏

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補遺十二卷 梅野石渠閣刊本

明彭大翼撰大翼字雲舉又字一鶴揚州人萬厤中官至雲南澂江州知州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總作二百四十卷其書成於萬厤乙未其自爲之序嘗時未及付刊漸致殘缺迄萬厤己未其孫張儀伯幼學乃蒐集散軼重加編輯始成全帙分爲五集宮集凡六門商集亦六門角集凡十門徵集凡十四門羽集凡十三門每門又各分子目其分集雖如趙澤章 璘 因話錄例無所取義聊藉以紀其部帙而已大抵薈萃類書而成非若徐汝賢喻林陳晦伯天中記之伐

山自作然搜羅浩博尚有條理其分道教僊教爲二門例本漢志較他類書頗分曉其補遺凡二十一目即附於羽集之末不別爲卷第云前有焦 竑 凌 儒 馮 任 王 兆登 廖 自 伸 成 友 謙 六序後有其弟大翎 其子 取第 二跋并有儀伯小記及凡例姓氏

說略三十卷 嫩眞草堂刊本

明顧起元撰起元字太初江寧人萬厤戊戌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謚文莊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小說家類作六十卷字之誤也是編皆摘錄說部排纘成帙凡分象緯方輿時序人紀官儀史別禮藝律文典述字學書畫李法冥契居室服飾工考譜志食憲珍格卉

箋蟲注二十一門但纂言而不記事與徐汝賢喻林相近大抵考驗是非綜校名實兼資多識用廣博聞古今賢哲之用心往往可以概見焉然就一類之中多有缺遺就數類之中多非關要或搜或引愛奇語怪誠不免焉據其自序稱門類差分涉獵未廣更釐正而附益焉而病後未果僅纂爲三十卷錄而存之兩弟時從旁慫慂梓於家塾以示兒輩云云則亦其自知之明矣

庶物異名疏三十卷 原刊本

明陳懋仁撰 懋仁字無功□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輯庶物之異夫名者疏其大略凡分部二十有五自

黃甲至佩阿又一分名二千四百五十有五因物申義而不盡著出典大都裨販之學且併左傳史記文選之類亦不一檢視可以概見其孤陋矣無功嘗受學於黃石齋而所撰著乃如此有忝門牆不淺前有自序及崇禎丁丑姚士粦錢千秋二序

圖書編一百二十七卷 明刊本

明章潢撰 潢字本清號斗津南昌人萬厤乙巳以貢授順天府學訓導年已七十九不能赴官詔用原官給月米後至八十二歲而卒門人私謚文憲先生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亦載之前有自序稱圖書爲天地之文章今之號稱豪傑者豈特於天地之文章未嘗留意即圖書名義且莫之辨故雖好藏載籍何啻萬卷究其所謂圖書不過畫工之末技文字之煩蕪至於天地之文莫知所實予因備采其切於身心關於國家者以類編之題曰圖書編今觀是書總爲四大綱凡經義十五卷天道十三卷地道三十八卷人道五十七卷附以易象類編學詩多識各一卷而四大綱中又各分爲細目皆裒輯諸圖係以論斷亦有一二無圖而因類以附其義者其以己意發揮多至二三段者亦皆隨時筆記未及檃括成篇核其體例當取古人左圖右書之意而自謂取義於天地之文未免泛而無當然其書蒐羅浩博賅貫古今而無鉤連牽扯支離破碎

之習蓋遠在王洪洲三才圖會之上誠有裨實用可備考索以庶幾於正氏大學衍義補之萬一云前自序後附照圖書編原又有凡例及采輯考證書目冠以萬厤癸丑其門人萬尚烈求序始末引天啟癸亥岳元聲序及其家藏記

駢志二十卷 原刊本

明陳禹謨撰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亦載之是編成於萬厤丙午前有自序稱念往牒中事詞多肖不若臚列肖者足備遺忘亦便商訂嘗憶曩時閱史如山公嫗謂甚肖河伯婦蘇則膝不枕佞人甚肖羊侃牀不坐閹人岸側人言顧吳邵甚

自塹中兒呼蕭丹閭凡若干則顧未之志也茲益以近段所得彙爲一編命曰駢志大都史家爲多閒出諸子稗官自隋唐以後則鮮及焉今觀其書以十干分部各爲上下皆取事詞之相肖者兩相並列而詳注端末略以類從其所錄者卽序文所舉之類是也然有一字異而其義同者亦爲采入則采之不勝其采矣僅舉數事反涉掛漏此則爲例不純也然所載既廣頗足以稽古異同故體例雖出於趙元素之雜助而博贍則遠勝之矣

廣博物志五十卷 乾隆辛巳寄暉堂重刊本

明董斯張撰 斯張字遐周烏程人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 亦載之按張茂先博物志原本散佚後人采其遺文裒合成編而附益以他說故證以諸書所引或有或無或合或不合也後李方丹所續多采舊文雖不分門目而大致略同至遐周又變其體例作是書以廣之自天道以迄蟲魚別列分爲二十二門一百六十七目遂成類書而非瑣記矣然所引古籍皆采自原本具有端緒卽徵引類書亦皆唐宋巨帙惜其不注類書中所引書名而但以本書標題蓋其疏也然遐周本深於攷據有吹景集十四卷行世此書雖與張李兩家不類而卽以類書論猶明季之錚錚者矣前有萬厤丁未

韓求仲敬序

天中記六十卷 原刊本

明陳耀文撰 耀文字晦伯確山人萬厤庚戌進士官至按察司副使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俱載之焦氏作五十卷蓋初刻未竟之本也是書凡分五百餘類每類各條俱有標目其所爲記悉羅古今之所恒有而又能廣搜耳目之所不及見聞琅函雲笈奧書祕典往往而在徵引既極浩博而皆能注出書名以明有據閒附辨證以抉摘典籍之失兼訂定向來類書之沿譌此皆掇類書之所無也蓋晦伯著正楊一編以糾正升庵丹鉛諸錄本以考據

爲能事故凡遇有舛誤處亦不肯置之不論也其曰天中記者乃其所居近天中山因以爲名併取著作藏名山之意云爾前有隆慶己巳李蓘初刻序至萬厤己丑重刻定本陳文燭 屠隆 又皆爲之序

駢字憑霄二十四卷 原刊本

明徐應秋撰 應秋字君義號雲林浙江西安人萬厤丙辰進士官至福建布政使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作二十卷蓋偶誤脫四字爾前有順治壬辰其從子國珩序稱叔子獨敦文史無異彥和每得奇字駢語輒櫛比識記尋復裒然成帙字曰憑霄而手自作序頗異標奇不

齊鬚眉翕張而家珍指數也今觀其書凡詮義十卷釋名十四卷每卷又各自分目大抵以朱鬱儀駢雅爲藍本而更從他類書中剽剟其駢字以傅益之所注亦頗簡略出典有注有不注亦未盡一大有類於鄉塾陋儒掇拾殘剩之所爲而顧出自甲科顯宦之人蓋明季士大夫不學類如此自注引王子年拾遺記云蒼梧有鳥名憑霄能吐五色氣又吹珠如塵積珠成壟因取以名其書云

藝林彙百八卷 原刊本

明李紹文撰 紹文字節之華亭人 四庫全書存目前有天啟癸亥自序稱教乘法數一編乃會稽圓瀞禪師所集從一至百采藏乘中微言奧旨指出示人余歎吾儒何獨無之於是取家藏簡冊日加繙閱稍涉數日者搜蒐不遺間有數適相符爲庸夫孺子之所耳熟者輒棄去不錄歷八載之勞然後從一至百犂然具備眞足與教乘法數兩相頡頏矣然其書不過小變王厚齋小學紺珠之體例初無難事用力之久而始克成編乎且皆不著出典摭拾叢雜又多舛謬聊存備插架之一種可耳

傳吹錄二十卷 原刊本

明文德翼撰 德翼字用韶號懷麓德化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嘉興府推官 四庫全書存目尚有次集二十一卷是編取諸書新

豔字句裁爲對偶蓋以廣楊升庵謝華啟秀而作然皆不著出處事無源委不便引用況又不分門類如許繁重之帙將使學者從何檢尋則亦不適於用之書耳其名書之義自序祇云我實備之誰爲吹之康熙乙巳嚴顯亭 沆 序之亦祇云漆園有言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言也究亦不得其解云

廣韻藻六卷 原刊本

明方夏撰 夏字南明自號養春子長洲人 四庫全書存目南明以楊升庵所纂均藻頗有益於初學雕繪之助因於讀古之餘遇語句芳鮮字法古豔者輒雜識之久而成帙爰取升庵原本稍刪其蕪複而以其所得廣焉大抵原纂者十之二續入者十之八然其所廣者率一時興會所至隨筆偶錄瑣言碎義無所簡擇未免失之漫雜惟其各韻前後悉從原本編次而改其均藻爲韻藻尚不涉弔詭之習前有自撰凡例及崇禎壬午朱 袁 序後有其弟 來 跋語

御定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日錄四卷 武英殿刊本

康熙四十九年大學士張英等奉 敕撰謹案是編蒐輯會安則唐類函中所載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帖旁及通典歲華紀麗諸書而博采廣收自唐以後五代宋遼金元至明嘉靖年止所

有類書總集及子史稗編咸與蒐羅悉遵前例編入凡分四十五部每部又各分類每類以釋名總論沿革緣起居一典故居二時偶居三摘句居四詩文居五所采皆詞尚風華義資典核以供詩賦之資其有文不雅馴事涉荒穢者或竟從刪削或略識大凡詩文於短章則全采於長篇則節錄以備參稽之助計其篇頁繁重較太平御覽乃贏三之一焉實古今類書之淵海也卷首冠以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文暨張英等進表以及纂修職名凡例目錄

御定駢字類編二百四十卷　武英殿刊本

鄭記六十二　七

康熙五十八年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撰雍正四年告成謹案是編所采諸書詞藻並括以二字而以上一字類從凡一千六百有四字分隸天地時令山水居處珍寶數目方隅采色器物草木鳥獸蟲魚人事十三門其逐字次序稍從字義安排不以書拘其每章之下所引經史子集則仍書之前後皆選字面確實的然成類不假牽合造作者惟除虛字不采至如字面雖實而類聚不倫及不甚雅馴或於對屬無取者概不泛及故體例較佩文韻府更爲精密昔周亮工書影謂韻府惟齊句尾一字欲刪一書齊句首一字以便檢核因舉一白字爲例是書蓋用其說補此一體云卷首冠以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暨諸臣職名又有凡例六條

御定分類字錦六十四卷　武英殿刊本

康熙六十年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撰謹案是編皆采掇羣書中成語裁爲對偶凡分四十門六百一類每類又各分二字成對二字備用以及三字四字皆然凡六目而各注原書於其下皆字句麗雅巧合天然攷徐堅初學記始有事對然每門不過數聯未有全書皆如是者即有之亦不過如楊愼謝華啟秀僅成八卷而已且翦裁配隸更不

鄭記六十二　十八

能如是之精核也卷首冠以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文及官員職名

御定子史精華一百六十卷　武英殿刊本

康熙六十年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撰雍正五年告成謹案是編凡分三十部二百七十有九目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皆棄彼糠粃存茲精蘊俾學者於子史兩部得守約之道焉以視從前庾仲容子鈔馬總意林錢端禮諸史提要洪邁諸史精語諸書誠所謂因陋就簡不足當是書之萬一矣卷首冠以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及諸臣職名

御定佩文韻府一百六十卷　武英殿刊本

康熙四十三年大學士張玉書等奉　敕撰五十年告成謹案是編依韻分爲一百六十卷而中分子卷二十有四實一百六十卷　四庫全書著錄以篇頁繁重編爲四百四十四卷其書分韻隸事每字先載韻藻皆以陰幼遇韻府羣玉凌雜隆五車韻瑞所已載者列前而博徵典籍補所未備列於後則標增字以別之並以兩字三字間及四字相從而又各以經史子集爲次然舊有者不及十之一二新增者逾於十之七八又別以對語摘句二者附於其末蓋自顏眞卿韻海鏡源以來未有

如是之巨帙也若陰氏凌氏之書眞可束之高閣矣卷首冠以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文及官員職名

御定韻府拾遺一十二卷　武英殿刊本

康熙五十九年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撰謹案是編以拾佩文韻府之遺原書卷凡一百有六墨板一萬八千有奇是書所增可得二十之一而卷以韻藻仍如其數韻藻所未及而別增者謂之補藻其韻藻所載而增注者謂之補注而於對語摘句二者則無所增補以原書已詳備也所補搜奇抉秘纖悉靡遺仰見　睿慮周詳無微不至雖一典籍之編摩亦必研求精密不留毫髮之遺憾焉卷首有大學士王掞王頊齡謹序及校勘纂修職名

三才彙編六卷　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

國朝龔在升撰在升字聞嘉善人順治己亥進士官蘇州推官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乃其備科舉答策之用而作皆摭通典通考玉海及冊府元龜諸書爲之上自象緯下及輿圖中蒐人事分類編輯頗屬簡略間附議論亦未確當時方廢八股專以論策表判取士即有此種陋本出焉蓋與明莊忠原元臣三才考略皆屬稗販之書也前有康熙丙午自序及徐元文

葉方藹顧琨美盧紘四序

考古類編十二卷　澹成堂刊本

國朝柴紹炳撰紹炳字虎臣號省軒仁和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蓋爲舉業後場而設專取馬氏通考王氏續通考朱氏治平略諸書凡有關於典章經制者莫不摘其指要分類成篇凡三十三篇每篇隨敘隨斷能令讀者得失瞭然縱未能該洽古今而麤識事體亦足見識用之一班也虎臣以其采掇正續通考居什之六七遂以通攷纂要名書自爲之序至雍正乙巳高希武資勤以其標題不無偏舉易以今名華亭姚平山培謙更加以評注而付之剞

剛前有希武凡例及平山序又有高步青序

石樓臆編五卷 原刊本

國朝周綸撰 綸字膺垂華亭人茂源之子也康熙中官國子監學正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成於康熙丙午蓋以是時定制於爲國爲民之策論表判中出題試士故所載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門每門又其分子目五十九上考歷代之制作參以 本朝之典法於名公鉅卿章奏所載多從鈔節以省繁重其間因革損益亦頗得其大略然專爲場屋之計究未免挂一而漏萬也前有自撰凡例及盧元昌魯超二序

讀書記數略五十四卷 原刊本

鄭記六十二

國朝宮夢仁撰 夢仁字定山泰州人康熙癸丑進士官至福建巡撫 四庫全書著錄定山以紀數之書自王厚齋小學紺珠始然隨手偶記頗鮮倫次繼復得明初張美和羣書拾嗤名以羣書備數而仍多未備爰是有去得即書之不數載至六千餘條三四倍於兩集因輯以成編凡分天地人物四部疏爲五十四類皆取其繫於數者紀之於冊其數之所不繫者罔不穿穴采掇橫見側出於其間大約羣經正史諸子別集居其強半而稗官野乘后言瑣說亦間及之其過於纖巧近於俚褻以及荒幻不經者雖有數可紀概不采入其蒐羅雖廣甄錄頗嚴而紀載又極

賅備猶懼其略焉而弗詳故名曰略然以視王氏張氏兩書此實集其成矣書成適當康熙丁亥 聖駕南幸駐蹕揚州因繕寫進呈 行幄得旨授版行世前有 奏進書摺 奏錢式摺 奏書成摺三道并凡例十一則陳午亭廷敬王橫雲鴻緒俱爲之序

格致鏡原一百卷 原刊本

國朝陳元龍撰 元龍字廣陵號乾齋海寧人康熙乙丑賜進士第三官至大學士謚文簡 四庫全書著錄是書乃其於康熙丁亥戊子間乞養旋里時所作自乾象以迄昆蟲凡分三十類每類又各分子目其另爲類而不成卷者則附

鄭記六十二

於各類之後所引以經史爲主而輔以稗編叢書俗說野乘大都專務考訂以助格致之學故每紀一物必究其原委詳其名號疏其體類考其制作以資實用而於古來詩賦以及故事一概不錄以別於他類書間有關於物之別名與怪異者則采百之一焉其紀載務博篇帙務約故連綴諸書而於緊要處用旁圈以顯之既稱詳備亦復精核且大而連篇小而隻字必繫書名尤有資於參考不似明人類書之難徵信也其書成後旋被 召入京又出而撫粵卽行付梓冠以凡例時有婁縣范武公 鍾 嘗館乾齋家相傳是編卽其所纂然乾齋

序其自香樓集止稱其長堪與學云

三體摭韻無卷數　寫本

國朝朱昆田撰昆田字西陂秀水人彝尊子也　四庫全書存目作十二卷檢浙江采集遺書總錄亦同此本惟作十冊不分卷數蓋猶其長初之稾故空行最多也其書采元以前騷詩詞三體雋語依韻分編凡習見者俱不錄所錄惟取新隽字句以爲典據雖事出經傳子史而既爲三體所引用即以三體爲主故曰三體摭韻其體例仿韻府羣玉采掇殊屬洁博而不免失之繁複是時　欽定佩文韻府未出故人皆爭相傳鈔今則但覺其可覆瓿耳近又有

曝書亭摭韻五冊前亦署西陂之名氏中多與原書重出者疑後人鈔撮佩文韻府爲之云

類類編無卷數　原稿本

國朝潘之藻撰之藻字文水號是編前後俱無序跋又不分卷數祇分十集二十部東集二部曰乾象曰時序壁集圖集合一部曰郡邑書集三部曰匡宇曰人事曰人倫府集一部曰官職西集圖集合一部曰姓氏翰集六部曰形體曰顏色曰服御曰飲食曰器具曰珍寶壘集二部曰草木曰果蔬林集四部曰鳥獸曰蟲魚曰方隅曰數目每部之中又各分子目其子目分類又俱依部目爲次每類於部目後又間綴剩語一目以收其無可歸者於古今各類書外又別爲一體是眞能掃類書之所無以補前人之闕典矣其徵引博贍條理秩然又其餘事蓋類書體格最忌陳陳相因是編脫去舊套織成新樣亦超軼前後之作也

廣事類賦四十卷　劍光閣刊本

國朝華希閔撰幷自注希閔字豫原號芋園無錫人康熙庚子舉人

四庫全書存目芋園以吳正儀事類賦間有未備因增輯爲是編刊附吳氏書後其書凡分天文歲時帝王職官仕進禮樂政治文學學術技術戚族交際閨閣人品人事釋道宮室音樂服飾飲食器

用花木百果飛禽走獸水族蟲豸二十七門每門又其分子目二百九十一各爲一篇亦如吳氏書例自爲之注吳氏書係宋初舊籍足資攷證若爲雅俗皆適於用起見則莫如此編最宜矣毋論其不逮吳氏之精博也前有康熙己卯自序至乾隆甲申其弟蕡園希閔又爲之重訂付刊而繫以序

類腋天部八卷地部十六卷人部十五卷物部十六卷巾箱小本

前二部　國朝姚培謙撰後二部培謙與張卿雲同撰培謙字平山號述齋卿雲號栖靜皆華亭人　平山以古人排類之書自歐陽氏藝文虞氏書鈔而下無慮百十家彼

此相沿漸成訛舛因擬別撰一集遇一事必求其出處不以前後類書爲憑每從翻閱之下隨手劄記先成天文一門芟汰其不切於用者而名之曰腋蓋深鑒其不精者而欲求其精也既而博稽省志郡乘歷代方輿風土諸紀述以溯古來郡邑之分合廢置爰逮

皇朝無所遺漏其山川古蹟命名馴雅可施於文字則登之凡一方形勝表表著見爲遠近所指稱者概不從略計得十五卷附以山水等類一卷至人物二部頭緒繁多未易該括因與栖靜以次蒐輯凡古今類書所列門目或本分者合之或本合者分之或補其未備或汰其

過宄無不采掇菁藻合成巨冊故雖僅屬兎園冊子掇拾叢殘通人所不屑道然實便於舟車攜帶以備隨時檢閱幾於家有其書焉每部前各有平山自序後有栖靜子翰蓴（隆孫）跋

氏族箋釋八卷（通行本）

國朝熊峻運撰（峻運字在湄新建人）四庫全書存目在湄以原本百家姓舛謬駁雜毫無意義因翻閱史冊節錄歷代忠孝廉義清節高風與一切才人賢士貞修淑行者纂成一帙時當雍正癸卯即以雍字居首取原本四百六十八字聯屬其文纂爲新本字取有意辭必有義較原本爲雅馴附以散姓一百二十八則以四聲爲次併於各姓下串之以四六詳之以事實條分縷晰魚貫珠聯俾學者略識姓氏之所由來併知其所由衍以爲書啟翰墨之用亦可補於雅觀矣前有自序及王（思訓）序目錄後有其父（求）及盧（士鑣）二跋

廿一史四譜五十四卷（海昌查氏刊本）

國朝沈炳震撰（炳震履歷見別史類）是書就廿一史中紀元封爵宰執謚法四者分類編次以備記憶凡紀元譜四卷分正統（僭號別）亂賊外國總類四門封爵譜二十四卷首爲歷代封爵制次分四聲編列宰執譜十卷首爲歷代宰執制次分時代編列後及類

姓則分韻編列謚法譜十六卷首爲歷代謚法制次分帝王謚號歷代追尊后妃公主暨諸臣譜四門後及類姓亦分韻編列其體蓋出於表厤之流而變其旁行斜上者爲標目舉帝紀之要撮世家列傳載記之綱而類聚區分合於書志薈萃羣言之法約而不漏簡而能該諸史之義例略備矣前有自撰凡例汪松泉（由敦）爲之序

唐詩金粉十卷（冬蕉書齋刊本）

國朝沈炳震撰是書皆采掇全唐詩中之麗字妍辭以供詩人漁獵之資凡分十七門每門又各分子目其唐人詩題有可以備故實者則詳著其題

而其詩略焉蓋意在題而不在詩也命曰金粉自謂聊以爲嫫母文陋豈敢向西子增妍云然全唐詩卷帙繁重窮鄉僻壤家不能有其書即有之亦不能徧觀而盡識東甫刺取其辭而類之洵淮南之鴻寶也前有雍正甲辰自序凡例及高東軒

斌序

疑年錄四卷續疑年錄四卷 嘉慶癸酉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續錄其門人吳修撰大昕仕履見傳記類修字子修號思亭海鹽人竹汀嘗考求古今名人生卒之年核其壽數自漢鄭康成以迄 國朝邵二雲晉涵總三百六十三人取左氏傳有與疑年之意名之曰

疑年錄竹汀亡後思亭得其遺稾因爲校訂不易一字偶有所見附注左方又推廣爲續錄自漢劉向以迄 國朝黃仲則景仁總三百四十二人又補錄九人則皆卒於嘉慶癸酉以後者大抵多殫研經史之士與詩古文詞名家以及書畫知名之人猶竹汀意也前錄爲姚姬傳鼐序續錄爲思亭自序

史姓韻編六十四卷 雙節堂刊本

國朝汪輝祖撰輝祖字愼修曾號龍莊蕭山人乾隆乙未進士官湖南寧遠縣知縣是編合二十四史列傳附傳之人標姓彙錄依韻統次以資尋覽凡六十卷其遼金元三史中標名不著姓及姓須譯改者俱依韻另編爲一卷而以明史中名姓類三史者附焉又如野王二老瞿硎先生之類姓不可考者別爲佚姓一條與釋氏之不著姓者爲一卷至男女宜有別故公主列女各以類編爲二卷而不以姓分焉又有一人而見二史三史者分行注之同姓名者書其官籍別之皆所以爲讀史者便檢閱也然其自序稱編錄之時遇其人勳節燦著傳目雖不標名亦必附載於篇儒林黨錮孝友傳序之所錄者概不敢遺雖非爲傳中人詳世系而賢臣名將或幷其先人後裔牽連及之若外戚若權姦往往亦附所自出竊於是

寓勸懲之意焉則亦不第就史傳姓名排比聯貫之以韻無深義也顧其時方撰九史同姓名略唐以後宋錄稍詳而南北史以前諸多漏佚未免留偏而不全之憾也已前又有乾隆甲辰魯仕驥嘉慶丙辰章學誠二序後有孫頤谷志祖跋

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補遺四卷 雙節堂刊本

國朝汪輝祖撰龍莊以歷代說部多有宋錄同姓名者寥寥不過數十人而止余寅同姓名錄既於正史外旁及他書而史所紀載轉闕焉不詳爰就新舊兩唐書兩五代史宋遼金元四史暨 欽定明史摘其姓名之同者先爲彙錄手繕成冊得姓

若干得名若干凡同姓名者二萬九千有奇姓依韻府名依字典有專傳者稍詳行蹟如僅散見他人則官名地名之類摘錄一處同在一史錄其時世史既不同時世亦間略焉至九史交涉之際或一名而兩三史互見其官職較然不同者俱在甄錄間有疑似之處亦錄以備考及鏤版之後復補成若干編爲補遺以附原書之末其自序稱九史之中同姓名者已如是其夥由史記以至南北史十五史所同及十五史之同於九史者又不知凡幾倘得徧校二十四史詳加釐訂克成完書則是書其嚆矢也後果重訂爲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余

尚未之見云是編前又有自撰例言補遺後有自跋

三史同名錄四十卷 雙節堂刊本

國朝汪輝祖撰其子繼培補繼培字因可號厚叔嘉慶乙丑進士官吏部主事龍莊既撰廿四史同姓名錄於漢姓差備至遼金元三史則不能復以姓統名因取三史中以國語命名者重爲編輯遼金則以名爲綱而以異姓者分列之元則以蒙古色目及遼金部族爲主而以漢姓者附存之首字以韻相次次字以部相從訂其異同各爲次第復旁攷五代宋明諸史以資參證草稾初就厚叔續加刪補以成是編凡遼

史同名五卷金史同名十卷元史同名二十卷異史同名各止一人及一史已有同名而他史別出一人者爲總錄二卷五代史宋史明史人名之合於三史者爲附錄二卷自序及三史同名錄目爲敘錄一卷則遵經典釋文例也置之卷末又遵太史公書例也於是三史所載毋論有傳無傳之人凡有同名詳悉考別既博且精得未曾有固當與國語解並編列傳之後俾讀史者軒目豁心可爲久法正不必苦心曲意斤斤於列傳人名之間求其同異矣前有嘉慶戊午會稽章學誠序

家塾蒙求五卷 霞映堂刊本

國朝康基淵撰基淵字鏡溪臨縣人乾隆壬申進士鏡溪課幼子時輯天地人物合下所覩見古人所嘗言者分疏名義參擇理緒條分縷晰以類相從凡天地合一卷人三卷物一卷顏曰蒙求其羅藻綺陳古典非童蒙所宜者不錄攷蒙求始於唐李翰而王殷範白廷翰相繼有作見新唐志今惟李氏書存然其書僅徵史事又多束於韻語猶爲隘而不弘未若斯編之兼總條貫也且其采摭最爲繁富議論亦極醇正非特爲童蒙之善本即在成學之士亦未嘗不可備遺忘也書成於乾隆己丑自爲之序至嘉慶壬戌其子伊山編鈞校刊於延安試院武進莊炘又

爲之序後有宋賦梅 紹環 跋

清河偶鈔四卷 程氏遺書本

國朝程際盛撰 際盛仕履見禮類 乾隆壬子秋東冶奉

命監販清河 在京師健德門外 卻正北十二里 公餘多暇惟讀古

人書而已閱覽所及奇文妙墨有可供詩與筆之

引證者分部類居薈萃成冊自天象以迄鱗蟲凡

分三十一部每部中又各以類相從不以經書先

後爲序繫以清河誌其地也所纂挂漏實多然皆

文人逸事清辭麗句領異標新其習見習聞者不

錄焉於凡類書外又別爲一體可以傳矣越歲既

并爲之序至嘉慶丙辰陳 昌齊 又爲之序

廣廣事類賦三十二卷 簃經堂刊本

國朝吳世旃撰并自注 世旃字通帛涇縣人 通帛以吳正儀

事類賦所徵引者止及隋唐以前之書而華芋園

所增廣者止及原本不載之題因裒集於宋賦百

篇中擇其題同事異可以另成篇什者隸而輯之

其故實寥寥不足成片段者闕之計得賦五十九

篇此外仍有兩家未及之題宜供詞賦采取者益

廣之又得賦七十首共計百三十七首亦效向例

逐句箋注所引出於唐宋以下者居多間亦參以

前集是雖不足以攀附正儀原書而以言乎芋園

所賓者夫固知魯衛之政曹檜之風爲陳論者所

不棄矣前有嘉慶丙辰自序

續廣事類賦三十卷 石渠閣刊本

國朝王鳳階撰并自注 鳳階號簡亭江西新城人 簡亭以吳氏

事類賦華氏廣事類賦所繫地部均未詳及州郡

則於一方之山川古蹟名宦人物學者皆莫得而

依據即各部內條目亦不無缺略之憾爰撰成是

編分歲時地輿帝王職官禮儀文學武功邊塞人

品巧藝產業十一部每部各一卷惟地部獨居二

十卷其賦依各部中子目爲題凡五十四首地部

則以府州爲題凡二百五十首冠以名山十首又

於地部每卷之首又各列歷代郡縣各名及名宦

流寓人物所有山川古蹟則擇其命名最馴雅者

列之名宦人物各隨州郡而見不另分一部則擇

其勳名忠孝節義文章爲千古所不朽者列之而

一以乾隆九年所修 大清一統志爲據并即引

以爲注餘部則引古書注之一如吳華兩家之例

此編雖爲初學儉腹起見而足以供宦游攬勝書

牘往還之助視同時吳通帛廣廣事類賦之作夫

固如驂之有靳矣前有嘉慶戊午自序及楊元藻

序

事類賦補遺十四卷 通行本

國朝張均撰并自注 均號迴齋□□人 按自宋吳正儀撰

事類賦後閱元明以至　國朝華芋圃始廣之爲二百九十一首吳通帛繼廣之爲一百三十七首王簡亭復續之爲二百六十首其於類事可謂美矣備矣坦齋猶以爲未能無遺復旁搜博采補其缺略自天地以迄鱗蟲凡分一十三門撰成百首并爲之注以殿諸家之後從此事類賦更無剩義後之人可不必再廣再續再補矣前有嘉慶辛未自序

子部十二之一

小說家類一

雜事上　秦至五代

燕丹子一卷　問經堂叢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隋志舊唐志崇文目通攷宋志俱作三卷惟新唐志通志俱作一卷其書久亡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雖分爲三卷而實未盈十葉故是仍併爲一卷焉其書皆記燕太子丹及荊軻軼事核之史記索隱唐宋類書所載其詞略同審非僞本當由六國游士哀太子之志綜其事迹加之緣飾故有仰天歎息烏白頭馬生角及秦王乞聽琴聲而死之語太史公作燕世家刺客傳俱削之不載焉是本孫淵如師得自河間紀曉嵐以授孫鳳卿刊入叢書并爲之序楓窗小牘所載小序則補錄子後云

飛燕外傳一卷　漢魏叢書本

舊題漢伶元撰自序稱元字子于潞水人由司空小吏歷三署明史州郡爲淮南相四庫全書存目隋唐諸志俱未之載讀書志傳記類書錄解題傳記類通考傳記宋志傳記類始載之讀書志宋志上俱有趙字別本有元自序稱其妾樊通德爲樊嫕弟子不周之子能道飛燕姊弟故事于是撰趙后別傳晁氏稱茂陵卞理藏于金縢漆室王莽之亂劉恭得之傳于世晉荀勖校上陳氏稱元自言與揚雄同時而史無所見或云僞書也然通德擁髻等事文士多用之而禍水滅火一語司馬公載之通鑑矣余謂是書當出子北宋之世故通鑑已引及之而晁陳兩家尚不以爲僞書也其文固不類西漢體其事亦不能爲外人道也在文士展轉援引本屬常事而司馬公反引其最紕繆之語以入史籍則失攷之甚矣說郛亦收入之

雜事祕辛一卷　漢魏叢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著錄上有漢字此本爲刊者所妄刪爾末有楊升菴跋稱得于安寧州土知州董氏前有義烏王子充印蓋子充使雲南時篋中書也然御覽所引書亦有漢雜事而略不見收此特載漢桓帝懿獻梁皇后被選及六禮冊立事而吳姁入后燕處審視一段最爲奇豔但太穢褻耳不謂漢戚赫震人猶得瀆選如此卷首有祕辛二字不可解要是卷帙甲乙名目余謂此書即升菴謫居雲南時所僞作而託言得之安寧董氏及有王子充印也胡孝轅姚叔祥二跋證據雖博尚未敢竟指爲升菴贋作至沈虎臣敝帚軒賸

語始訟言其僞自升菴而論定矣未又有秀水沈士龍跋亦推稱其文章之妙耳陶珽重編說郛及津逮祕書均收入之

世說新語三卷明嘉靖乙未刊本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孝標名峻以字行平原人官至戶曹參軍四庫全書著錄隋志作世說八卷又十卷劉孝標注新舊唐志通志俱同惟作劉孝標續世說爲異續當是注之譌也崇文目止作世說十卷但言義慶撰而不詳及孝標注讀書志始作世說新語十卷而并詳及撰注兩家名氏通考同讀書附志雜說類書錄解題止作三卷宋志同按自隋志

以迄北宋諸家止稱世說段柯古酉陽雜俎始引作世說新書而南宋以後諸家又皆作世說新語不知孰爲定名也然世說新書之稱止一見段氏書單文孤證不足爲據仍當以晁陳書目所稱爲正約言之則止稱世說亦最古也至卷數原本作八卷注本作十卷陳氏始以注本作三卷蓋據南宋刊本每卷皆析爲上下兩卷是本爲吳郡袁褧所刊前有刻序及高氏子略一則猶屬宋本之原第與內府藏本同也義慶記東漢至晉軼事瑣語分爲三十八門敘述名雋爲清言之淵藪大都載漢魏吳事十之一兩晉事十之九遂爲唐修晉書所取材間有采摭紕繆處已爲孝標所糾正極爲精絕故高氏子略稱孝標注援引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子及左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別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于正史之外紀載特詳間見未接實爲注書之法云云蓋與司馬紹統之注續漢裴世期之注三國同有裨于考證焉又按書錄解題載汪彥章藻敘錄二卷首爲考異繼列人物世譜姓氏異同末紀所引書目其書久佚吾鄉凌初成濛初有是書刊本前列人物以紀名字及名字異稱名與字同之類猶有汪氏遺意而于書之

上闕又備載明人所刊鼓吹本評語附以己見並列諸家姓氏于前則尚未能免俗其前又有自序凡例及舊序題跋八篇七修類稾一則舊序中并載及袁刻序今附記于此不別記云又初成刊本後附刊王世貞所刪何元朗世說補四卷即刪定語林本也今析出附語林之後

隋遺錄二卷百川學海本

舊題唐顧師古撰師古仕履見正史類四庫全書存目作大業拾遺記讀書志雜史類作南部煙花錄通考雜同通志雜作大業拾遺錄宋志傳記類止作大業拾遺而史類于小說類又別載隋遺錄蓋又別據

一本類也末有跋語不著撰人稱上元縣南朝故都縣建爲瓦棺寺閣閣南隅有雙閣閉之會昌中詔折浮圖因開之中藏書一帙雖皆隨手靡潰而文字可紀者乃隋書遺稿也中有生白藤紙數幅題爲南部煙花錄僧志徹得之視軸皆有魯郡文忠顏公名題云手寫是錄志徹將錄前事及取隋書校之多隱文時有符會而事頗簡脫獨惜斯文湮沒不傳不得爲辭人才子談柄故編云大業拾遺記今觀是書載煬帝幸江都時宮中祕事文極俚俗又誤以唐人詩爲陳後主詩又于大業季年作煬帝已託楊素之語其爲僞託師古所撰無疑宋人

如王彥輔姚令威諸家本不信以爲眞也特明人輯總集者皆不知其爲僞書將書中所載諸詩一概甄錄耳說郛歷代小史均收入之唯陶氏作大業拾遺記云

海山記一卷迷樓記一卷開河記一卷說郛本

舊題唐人撰不著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宋志地理類止載開河記焦氏經籍志止載海山迷樓二記按海山記凡一篇皆于隋書煬帝本紀之外按年別記軼事間涉怪誕尙屬諸書所有惟所錄煬帝湖上曲望江南八闋乃李文饒所作之調何得先見于大業中此其依託之明證也迷樓記亦一篇皆記煬帝沈迷女色之事後稱大業九年帝再幸江都有迷樓末又稱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則竟以迷樓爲在長安等諸項羽之焚阿房何乖繆至于此極耶開河記亦一篇皆記麻叔謀開汴河事所述更屬鄙俚不經昔人所謂委巷之談是也此三書大都宋人之不學者爲之流俗習于所聞遂相傳不廢耳說海歷代小史均收入之

朝野僉載六卷曾祕笈本

舊題唐張鷟撰鷟仕履見類書類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

志雜傳記類通志雜史類宋志傳記類俱作二十卷讀書志作朝野僉載補遺三卷通考同書錄解題作朝野僉載一卷宋志傳記類又有僉載補遺三卷陳氏稱其書本三十卷此特其節略爾別求之未獲以上陳說按三十卷當屬二十卷之誤可知在宋代實有二十卷之本又有補遺之本而晁之所稱三十五門但指補遺之本是晁氏亦未見二十卷之本也至今本惟逐條聯綴絕不分門又非晁氏所見補遺之本蓋文成原書久佚後人掇拾成編且併補遺併爲一書故三卷爲六卷而補遺本非文成所自作故有敬宗宣宗時事耳爾其書記唐朝軼

事凡及僞周必正稱曰周故鄭氏誤列在隋代雜史注曰記周隋以來事跡所記多瑣屑猥雜眞小說家言而唐志宋志通志俱列之史部皆難免見名不見書之譏矣說郛說海歷代小史均節錄一卷云

唐國史補三卷 津逮祕書本

唐李肇撰 肇仕履見職官類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雜史類 崇文目雜史類 讀書志雜史類 書錄解題雜史類 通志雜史類 通考傳記類 宋志傳記類 俱載之晁氏馬氏作二卷字之誤也先是劉餗記南北朝迄唐開元事名曰國朝傳記故肇作是書以續之起開元止長慶間

凡三百有八節每節標題俱五字如魯祀山先子崔顥見李邕之類自序稱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續傳記而有不爲故其書唯擺物理辨疑似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而已而于鬼邪墓卜報應以及帷箔之事悉去之不載在唐人小記中最爲近正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郛唐宋叢書均止節錄一卷云

次柳氏舊聞一卷 說郛本

唐李德裕撰 德裕字文饒贊皇人宰相吉甫之子也武宗朝官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太尉封趙國公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雜史類 崇文目傳記類 讀書志傳記類 書錄解題傳記類 通考傳記類 宋志故事類 俱載之宋志無次字蓋脫文爾晁氏云上元中史臣柳芳與高力士同竄黔中爲芳言開元天寶禁中事爲論次號問高力士李吉甫與芳于晁貞元初俱爲尚書郎嘗道力士之說吉甫每爲其子德裕言歲祀既久遺稾不傳但記十七事後文宗訪力士事于德裕德裕遂編次上之多同明皇雜錄是書前有自序與晁氏所載相同但自序稱力士之說彼皆目覩非出傳聞信而有徵可爲實錄而書中多涉邪怪不經之談恐難當實錄之目也歷代小史續祕笈均收入之說郛又別載文饒明皇十七事一卷即屬此書蓋改題而不知重出

者耳

明皇雜錄二卷補遺一卷 墨海金壺本

唐鄭處誨撰 處誨字延喜滎陽人宰相餘慶之孫太和八年登進士第官至檢校刑部尚書宣武軍節度使 四庫全書著錄作別錄一卷此本蓋爲張若雲所改耳新唐志故事類 崇文目雜史類 讀書志雜史類 書錄解題雜史類 通志雜史類 通考雜史類 宋志故事類 俱載之陳氏作一卷字之誤也晁氏稱別錄一卷題補闕所載十二事然諸家俱不載及即晁氏僅于說中及之不可解也今觀是書凡二十六條又別錄十條皆記開元天寶間瑣事軼聞多與李文饒次柳氏舊聞相同所記亦不盡實錄其別

錄所載較晁氏所稱尚少二條葉石林避暑錄話所引盧懷仁好儉一條此本亦無之則佚脫顯然非完本矣據陳氏稱大中九年序卽提要亦稱有自序知爲是本所失載云

劉賓客嘉話錄一卷 說郛本

唐韋絢撰絢字文明京兆人執誼之子也咸通中官至義武軍節度使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俱作劉公嘉話崇文目傳記類無劉公二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有劉公二字而無錄字乃其原書之名宋志又載其賓客嘉話一卷蓋卽一書志又據別本而重載之耳晁氏云劉公謂禹錫文明幼從學于禹錫錄其

話言前有大中十年自序稱絢投謁賓客中山劉公求在左右學問或因宴命坐與語論大抵根于教□而解釋經史之暇偶及國朝文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話若諧謔卜祝童謠佳句卽席聽之退而默記今悉依當今時日夕所話而錄之不復編次號曰劉公嘉話今觀是書凡一百條其文與李肩吾尚書故實相同者凡三十八條疑原書殘缺後人妄采李氏書補成卷帙後有宋乾道癸巳海陵卞圜跋知宋刊本已然除此三十八條之外固猶屬韋氏原書也

教坊記一卷 說郛本

唐崔令欽撰令欽始末未詳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樂類崇文目讀書志樂類通考樂類宋志樂類俱載之鄭氏稱開元中雜伎始隸太常以不應典禮乃置教坊以處俳優晁氏稱開元中教坊特盛令欽記之率鄙俗事非有益于正樂也今觀其書凡十六條其記曲名尤詳足有資于考證後記一篇反覆推明聲色之亡國其垂戒至爲深切故書雖猥雜而著書之本旨自正大也說海亦收入之

幽閒鼓吹一卷 說郛本

唐張固撰固里貫未詳懿僖間人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晁氏

稱固紀唐史遺事二十五篇後有明顧元慶跋亦同然李師古子孟陽一條起首無李師古三字自當併李師古跋扈一條爲一傳本誤離而二之晁氏顧氏皆不道就其本數之耳顧氏稱固在懿僖間采摭宣宗遺事簡要精覈誠可以補史氏之闕然書中併載及元和會昌時事不僅如顧氏所云也其書多關于勸戒固唐人小說中之翹楚歟曹祕笈歷代小史均收入之

松窗雜錄一卷 奇晉齋叢書本

唐李濬撰濬始末未詳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所載不著撰人通志同讀書志作韋叡撰通考同宋志

始作李濬松窗小錄然與唐志以下止作松窗錄者又異唯焦氏經籍志所載則與今本同也作韋叡者皆字之誤耳前有自序所記凡十六條皆唐代雜事明皇居其半其敘述最詳整有法故陸梅谷跋稱此錄蘇頲鸚鵡之對李酒勤儉之陳狄梁公姨有子不欲其事女主之語雖聖人而言何以加諸其他奢淫之習文宗謂吾思天下難理則逕飲醲酎以自醉辭此唐之所以不振也以上陸跋然其中又有中宗稱蘇瓌有子李嶠無兒一條通鑑考異斥其誣說則所載亦不盡實錄矣歷代小史所收較此本脫二條說郛所收又改其題爲摭異記云

雲僊雜記十卷 說郛本

舊題唐馮贄撰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崇文目讀書志俱不載書錄解題通考宋志始載之俱作雲僊散錄一卷今本作十卷知作一卷者爲字之誤而以散錄爲雜錄當出于後人之妄改也陳氏云稱唐金城馮贄撰天復元年敘馮贄者不知何人自言取家世所蓄異書撮其異說而所引書名皆古今所不聞且其記事造語如出一手政如世俗所行東坡杜詩注之類然則所謂贄者及其所蓄書皆子虛烏有也亦可謂枉用其心者矣洪氏容齋隨筆亦云俗間所傳淺妄之書如所謂雲仙散錄老杜事實之類皆絕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孔傳續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功而悉載雲僊錄中事自穢其書近世南劍州學刊散錄可毀趙氏賓退錄又因洪說而申之云雲僊散錄凡三百六十事而接引書百餘種每一書皆錄一事周而復始如是者三其間次序參差者數條而已編集文籍豈能整齊如此已可一笑序稱天祐元年金城馮贄攷九世典籍撮其膏髓別爲一書庶兵火煨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今是書遂無存者則贄可謂前知矣崇文總目成書時距天祐未甚久隋唐以前

書籍存者極多贄家之書無一著錄雖有金鑾密記之類一二種而所編三事本書反無之又其造語盡倣世說若集諸家之言豈應一律始實容齋之說合上三家之說證之其指摘已無賸義矣故張子賢墨莊漫錄稱爲王性之鋌僞爲之確不可易然其書造語頗工多爲詞賦家所引用則亦不得而廢之如容齋毀版之云也是本無自序爲陶氏所失刊子是唐宋叢書藝海珠塵所收均缺之唯吳氏併作一卷而復其雲仙散錄之舊題云

唐摭言十五卷 學津討原本

南漢王定保撰 定保南昌人唐光化三年進士爲邑管巡官遭亂不得還劉隱辟置

（慕容玄劉冀號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四庫全書著錄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宋志所載俱無唐字陳氏又載南唐何晦唐摭言十五卷通考同其書久佚後人刊此書因此亦加以唐字耳晁氏稱是書分六十三門記唐朝進士應舉登科雜事而今本實一百有三門疑晁氏所舉有誤也據第三卷散序條有云定保樂聞科第之美嘗諮訪于前達間如丞相吳郡公辰（陸辰）翰林侍郎漢陽公（吳融）恩門右省李常侍（渥）顏□□（蕘從）翁丞相（溥）從叔南海記室（渙）其次同年盧十三（延讓）楊五十一（贊圖）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許人時蒙言及京華故事靡不錄之于心退則編之于簡策蓋其所記皆從博諮廣詢而來故能于一代貢舉之制特詳有新唐書選舉志所未備者其所縷述雜事亦足見當日之士風有資勸戒近李兩郎所纂制義科瑣記及淡墨錄猶有王氏之遺意焉是書向推盧氏雅雨堂本張若雲以其間有仍舊本之失處因復據善本是正而付之梓并爲之跋冠以提要一篇至稗海所收係刪本說郛僅節錄一卷而已

開元天寶遺事一卷（說郛本）

周王仁裕撰（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唐末爲秦州節度判官歷仕前蜀後唐晉漢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周顯德三年乃卒）四庫全書著錄作四卷讀書

志傳記類故事類通考雜史俱同書錄解題傳記類作二卷宋志作一卷皆據所見本之各異也晁氏稱蜀亡仁裕至鎬京采摭民言得開元天寶遺事一百五十九條而是本止一百四十六條則又爲陶氏刪去十三條矣洪氏容齋隨筆曰俗間所傳淺妄之書所謂雲僊散錄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遺事託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章乏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爲笑其一云姚元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時已爲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遂牽紅絲綫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爲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卽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求以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頲文卷謂爲文陣之雄師按頲爲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之可言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惟張彖指國忠爲冰山事資治通鑑亦取之不知別有何據近歲興國軍學刊遺事南劍州刊散錄皆可毀竊謂小說家言得諸委巷聊以資談柄耳不能一一責必實也卽如此書固不必因通鑑曾采其說以重其書亦不

必因容齋屢摘其誤以毀其版況德輿不過長樂老人之亞斷非博極羣書者尤不必辨其不出于德輿也歷代小史亦收入之

金華子雜編二卷 讀畫齋叢書本

南唐劉崇遠撰 崇遠河南人唐末避黃巢之亂渡江南從仕李氏爲文林郎大理司直 四庫全書著錄作金華子崇文目 傳記類 作金華子雜編三卷書錄解題通志 雜史 宋志俱同唯陳氏雜作新讀書志作金華子三卷又云一本題目劉雜編通考同明文淵閣書目作金華新編其書久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僅存六十餘條釐爲二卷而冠以劉氏原序序稱金華子者河南劉

生少慕赤松子兄弟能釋羈鞅于放牧閒讀其書想其人恍若遊于金華之境因目云焉云云蓋併以名其所著書也其書記唐大中咸通以後朝野雜事于將相之賢姦忠佞藩鎮之强弱盛衰最爲詳悉而談藝志怪亦錯出其中實足以補新舊唐書之闕攷宋潛溪集有諸子辨謂其駁乎不足議殆未深攷其書歟是本爲海昌周琴厓 廣業 從大典本傳鈔者不無譌漏因加較注補綴而係以跋顧棠厓取以付梓函海所收本無校注說郛僅節錄一卷

中朝故事一卷 歷代小史本

南唐尉遲偓撰 偓里貫未詳官朝議郎守給事中修國史驍騎 四庫全書著錄作二卷讀書志 雜傳記類 通考 雜史 宋志 故事類 俱同崇文目 雜史類 通志 雜史 俱作三卷字之誤也是書乃其承先主李昪之命記唐宣懿昭哀四朝故事故曰中朝原本上卷多述君臣事迹及朝廷制度下卷雜錄神異怪幻之事此本併爲一卷僅二十九條較原本刊落甚夥不足以資攷證說郛僅摘二條更可笑也

鑑戒錄十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蜀何光遠撰 光遠字輝夫東海人孟昶廣政初官曾州軍事判官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通考宋志俱載之宋志作三卷蓋

據所見本異也其前先載劉曦度鑑誡錄三卷據晁氏稱前有劉曦度序李獻臣云不知何時人攷之不詳也志蓋誤據別本有劉序而遂分爲二書云晁氏又稱輝夫廣政中纂輯唐以來君臣事跡可爲世鑒者今觀其書凡六十六條自瑞應讖迄蜀才婦皆以三字標目乃其雜記唐及五代軼事多談嘲神怪之談實無關于鑒戒與其名殊不相稱晁氏似未覩其書但據名爲臆說也且其所記多附會荒誕又多載可笑詩文豈特不要諸仲尼而已直小說之害道者耳此書本有明項氏天籟閣藏宋槧本後歸朱竹垞故後有同時諸人題識

并經王漁洋手校其書後爲吳縣程氏所得鮑渌飲復與金鄂巖德輿趙味辛懷玉方蘭如薰以家藏鈔本互相質比正譌補闕較漁洋所校更爲精密乃刊入叢書并爲之跋冠以提要一篇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郛僅節錄一卷而已

鄭記六十三

拱册 104 张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二之二

小說家類二

雜事中　宋

北夢瑣言二十卷　雅雨堂叢書本

宋孫光憲撰光憲仕履見編年類　四庫全書著錄崇文目傳記類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崇文目及陳氏作三十卷宋志作十二卷皆字之誤也前有自序稱先以唐朝達賢一言一行刊于談次其有事類相近自唐至後唐梁蜀江南諸國所得聞

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二十卷禹貢云雲土夢作乂傳有畋于江南之夢鄙從事于荆江之北題曰北夢瑣言瑣細形言大即可知也今觀其書凡三百二十七條每條各有標目兼附七十二條書中第六卷至第九卷有一條皆稱聞于劉山甫蓋即宋山甫所著金谿閒談十二卷中事也孟文稱其本偶亡十不記其三四云其所記載率皆蕪雜而行文亦復緐冗未免有意貪多然尚不失之甚誣頗有裨于考訂非比所著續通麻多不實爲宋太祖所詔毀也盧雅雨以明商氏稗海本殊失本眞乃取葉石君所藏宋本重刊并爲之序後有石君識語說郛歷代小史均節錄一卷云

南唐近事一卷　續祕笈本

宋鄭文寶撰文寶仕履見載記類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僞史書錄解題僞史類通考僞史類俱作二卷蓋皆別據一本也宋志霸史作南唐近事集一卷蓋誤衍集字也仲賢爲南唐舊臣故于其國之事見聞最悉既撰江表志備記朝廷大政而以其文爲此書先成于太平興國二年前有自序其書凡六十則起晉天福己酉終宋開寶乙亥皆從記李氏三王四十年間雜事實小說傳記之類不及江表志之得史體然二書實相須而備故馬陸兩家撰南唐書

皆采用其說獨多焉說郛唐宋叢書均收入之

洛陽搢紳舊聞記五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張齊賢撰齊賢字師亮曹州人徙居洛陽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司空致仕卒謚文定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傳記類俱載之馬氏作十二卷字之誤也是書乃其景德乙巳知青州時所作前有自序稱余未應舉前十數年中多與洛城搢紳舊老善爲余說及唐梁已還五代間事退而記之旋失其本邇來營邱返思曩昔搢紳所說及余親所見聞得二十餘事因編次爲五卷命之曰洛陽搢紳舊聞記今觀其書凡二十一篇每篇各有標題敘述極爲詳

贍誠可以當別傳外傳之比而有資于讀史之攷證矣然中有五六篇如秦和蘇揆父鬼靈及虔州記異之類皆屬神怪之談眞所謂其言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也是本鮑淥飲借吳氏池北草堂較宋本開雕說郛僅節錄一卷而已

南部新書十卷 學津討原本

宋錢易撰 易字希白吳越王倧之子眞宗朝官至翰林學士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雜史類 書錄解題故事類 通攷傳記 俱載之晁馬兩家俱作五卷據嘉祐丙申其子明遜序稱成編五列卷十葢兩家誤以冊爲卷也是編乃其千祥符中以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宰開封時所

作每卷以十千分紀凡八百五十七條計三萬五千言所記皆唐及五代軼聞瑣語以及國寵家猷前言往行無不雜然備載足有裨于考證故明遜稱其間所紀則無遠近耳目所不接熟者事無纖巨善惡足爲鑒誡者忠鯁孝義可以勸臣子因果報應可以警里俗典章儀式可以識國體風誼廉讓可以勵節概機辯敏悟怪奇迥特亦所以誌難知而廣多聞云是書世所傳者多摘錄之本張若雲得吳門黃氏士禮居傳鈔本間有脫誤處以黃琴六所藏趙清常校本訂正付梓并跋其後冠以提要一篇

王文正公筆錄一卷 百川學海本

宋王曾撰 曾字孝先益都人咸平五年鄉貢試禮部延對皆第一官至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謚文正 四庫全書著錄無公字書錄解題傳記類 通考傳記 宋志傳記類 俱載之陳馬兩家皆作王沂公葢據所見本異也宋志無此四字省文爾陳氏稱是書記開國以來雜事凡三十六條而今本止三十四條非陳氏誤四爲六卽今本脫去二條也所記皆太祖太宗眞宗時廊廟舊聞又有一二條及仁宗初年事孝先于朝章國典本所諳習故敘述皆得其實李巽巖所以全采其文入所撰通鑑長編也說郛歷代小史學津討原均收

入之

丁晉公談錄一卷 百川學海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讀書志雜史類 書錄解題傳記類 通考傳記 宋志傳記類 俱載之晁馬兩家俱作三卷字之誤也晁氏稱皇朝丁謂撰多皇宋事每章之首皆稱晉公言不知何人爲潤益初董志彥得之于洪州潘延之家延之晉公甥疑延之所爲今觀其書凡三十一條雖皆謂所談當代之事而不皆稱晉公言與晁氏所見本異或後人刊落之耳然所見謂事皆溢美而詆寇萊公又過甚晁氏疑延之所爲理或然也說郛歷代小史均收

入之

歸田錄二卷 學津討原本

宋歐陽修撰 天聖八年修仕履見詩類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通志宋志傳記類 俱載之通志作五卷宋志作八卷皆字之誤也是書乃其作于致仕居潁之後故名曰歸田前有治平丁未歲自序卷末又有自記稱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敘鬼神述夢卜近帷薄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爲法而小異于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也今觀其書凡一百十五條多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

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所錄皆有根據誠可以匹國史補矣文忠集亦收入之在神宗時已有單行本云

江鄰幾雜誌一卷 彙祕笈本

宋江休復撰 休復字鄰幾陳留人刻本誤題爲臨川人舉進士官至刑部郎中修起居注 四庫全書著錄作嘉祐雜志二卷讀書志通考俱作江鄰幾雜志三卷書錄解題宋志俱作嘉祐雜志三卷蓋其書一名嘉祐雜志其作一卷作二卷者乃併其卷帙之異耳其書皆記當代軼事兼及雜說鄰幾爲歐陽永叔之執友故記所見聞不同委巷之談固有失之舛誤者亦屬寥寥無幾說郛僅節錄四之一而已 學津討原本

涑水記聞十六卷

宋司馬光撰 光仕履見禮類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通考傳記類 俱作十卷宋志故事類 作書錄解題雜史類 作十二卷晁馬兩家又皆無事字原本三十二卷蓋據所見本各異也是書乃其記賓客所談祖宗朝及當時雜事而作起太祖訖神宗一一注明某人云云于各條之下故曰記謂其不及注明者或傳寫者佚脫也蓋溫公欲輯錄宋事撰資治通鑑後紀故多記國家大政以備作史料也雖後來未及屬草而即留爲修神宗實錄之取材焉紹聖初蔡京等重修神宗實錄乃悉爲刊削即

此書亦幾遭毀版益知此編皆無曲筆狗人之處足以傳信于後世矣是書傳本不一文雖無甚同異而卷數不齊或多複見之條惟 武英殿聚珍版所定十六卷本考校盡善非他本之可比張若雲即據以付刊并跋其後冠以提要一篇說郛僅節錄一卷而已

東齋記事五卷補遺一卷 墨海金壺本

宋范鎮撰 鎮字景仁華陽人舉進士官至翰林學士以戶部侍郎致仕卒謚忠文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俱作十卷宋志傳記類 作十二卷晁馬兩家又皆無事字原本久佚無從考其書名卷數孰是明文淵閣書目尚

載其一冊故猶散見于永樂大典中今館臣卽據以錄出分爲五卷又取江少虞事實類苑曾慥類說所引續爲補遺一卷是書成于元豐中前有自序稱予旣謝事日予所居之東齋返憶館閣中及在侍從時交游語言與夫里俗傳說因纂集之目爲東齋記事其蜀之人士與其風物爲最詳者亦耳目之熟也今觀其書所述多祖宗善政時方行新法故有魚藻之意晁氏稱崇觀間以其及國朝故事禁之蓋禁京惡其與王介甫異議耳非景仁有所誹謗及君父也惟于鬼神夢卜之事率收錄而不遺雖取其有戒予人究不免稗官之習矣張

若雲從　文瀾閣本寫出校梓冠以提要一篇

孔氏談苑五卷　藝海珠塵本

舊題宋孔平仲撰平仲仕履見雜家類　四庫全書著錄作四卷此本爲吳穆堂以意分析之耳按宋志有孔平仲稗說一卷雜說一卷而無是書其稗說雜說兩種俱未見有傳本趙行之賓退錄以此書必非孔氏眞本今攷其所記當時雜事多與宋人雜記小說相出入疑後人取稗說雜說爲主而雜摭諸書以傅益之其不見于他書者或卽其所作稗說雜說之文也茲以其宋人舊帙尙可以備參考不得因其依託之書而置之爾說郛及唐宋叢書所收均作四卷云

澠水燕談錄十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王闢之撰闢之字聖塗青州人治平四年進士元祐中爲邑河東　四庫全書著錄據明商維濬稗海本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所載俱無錄字攷維濬所刻缺第十卷以第四卷分作兩卷符十卷之數非足本也是本乃鮑淥飲從虞山趙淸常家藏本重刊前有紹聖乙亥自序稱澠水燕談者闢之將歸澠水之上治先人舊廬與田夫樵叟閒燕而談說也余登科從仕不出泉州縣不得與聞朝廷之論史官所書閒接士大夫談議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

十餘事編爲十卷澠齊水之名其事隨所得錄之故無先後之序今觀其書皆記紹聖以前雜事分十七類帝德十八事讜論十一事名臣五十事知人四事奇節十三事忠孝十五事才識十三事高逸二十二事官制二十七事貢舉十四事文儒書籍附十四事先兆二十一事內一事未同歌詠二十四事書畫十一事事誌三十六事雜錄三十六事談謔二十三事與其序所云無先後之序不合當出于傳其書者所分也所載雖未能符三百六十餘事之數然較稗海又多三十一事亦可謂粲然完備矣前又有元祐己巳吳思復中行題語稱是書大

抵進忠義尊節行不取怪誕無益之語至于賦詠
談謔雖若瑣碎而皆有所發讀其書亦足知所存
矣是本目錄後有李北苑跋卷末有滌飲跋說郛
僅節錄一卷云

國老談苑二卷 百川學海本

舊題夷門隱叟王君玉撰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
解題通考宋志俱作國老閒談夷門君玉撰不著
其姓然則今本書名及王字皆後人所改所增也
其書凡八十八條專記宋太祖太宗眞宗仁宗四
朝遺事而不及英宗朝當卽作于是時其于當代
士大夫褒貶無所假借是以不敢著其名氏卽君

玉二字亦恐非其表字也惟其當英宗時去四朝
不遠見聞尙無異辭故足以供宋史所取材說郛
本題宋王銍撰殊誤銍字性之非字君玉也歷代
小史及學津討原所收皆卽此本云 學津討原本

湘山野錄三卷續一卷

宋釋文瑩撰 文瑩字道温錢塘人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
總作四卷宋志止作三卷通考作三卷又續三卷
錢氏讀書敏求記 三所載明成化間尹直等奉敕
編纂本又作續錄二卷今本續一卷其頁數與前
三卷頁數相等知明刻之妄分也馬氏作續三卷
字之誤爾是書作于熙寧中多紀錄北宋事蹟凡

名公鉅卿高僧韻士風雅酌酢著筆更詳其曰湘
山野錄者以其作于荆州之金鑾寺也錢遵王稱
宋通鑑辨宋太祖太宗傳禪之誤蓋自李燾刪潤
湘山野錄改之并載野錄謂太祖太宗對燭影不
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不可勝爲遜避
太祖徽地好爲之又加大聲二字遂不免有畫蛇
添足之病今檢此書字句恰好符合知蹇當所見
者亦宋刻也然則此本實無指斥逆節之詞後人
因巽巖刪潤字句之譌而并詆及此書未免卑白
不分矣近邵閬仙從黃蕘圃家鈔得宋槧本因取
津逮祕書本詳加校訂張若雲爲之跋而刊之并

存毛于晉後跋冠以提要一篇

玉壺清話十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釋文瑩撰 四庫全書著錄作玉壺野史蓋據
兩淮采進本也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
玉壺清話是書成于元豐戊午前有自序稱玉壺
者隱居之潭也文瑩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國
初至熙寧間君臣行事之跡禮樂憲章之範惜其
散在衆帙不能畫覽因取其未聞而有懲勸者聚爲
一家之書及纂江南逸事并爲李先主昇特立傳
釐爲十卷今觀其書體例與湘山野錄略同所紀
間有傳聞失實處然其他多與史傳相印證實可

與野錄一書相輔而行道溫以方外之士留心當代故事如此亦從來所未有也是書脫誤相仍久無善本近吳校菴（記之爲）所手校者最爲精核鮑淥飲取以刊入叢書而爲之跋并存校菴二跋于後墨海金壺所收作玉壺野史係從　文瀾閣本寫出說郛節錄一卷而已

談藪一卷　古今說海本

舊題宋龐元英撰（元英仕履見雜家類）　四庫全書存目宋志及諸家書目俱不載蓋明代人所僞撰也況懋賢爲元豐間人何得記及寧宗理宗時事此其依託之顯然者也大都從說部中錄出二十五條別

爲標目當出于書賈所爲後人不加深考而采用其書陶（珽）且摘取十一條補入說郛爲一種云

聞見前錄二十卷　津逮祕書本

宋邵伯溫撰（伯溫字子元河南人康節之子也元祐二年以經行薦南渡後官至利路轉運副使）　四庫全書著錄曰前錄者以別其子公濟博之後錄也書錄解題（雜史類）通考（雜史）宋志（傳記類）俱作邵氏聞見錄宋志止作一卷蓋誤脫也前有紹興壬子自序卷一至卷十六皆記北宋一代故事尤詳于熙寧之變法元祐之分黨蓋子元生當其時見聞較切所以詳哉其言也卷十七記雜事凡十二節則頗具端末其子洛中形勢三致意者似有感于當時不都洛而都汴以致失其險阻爾卷十八至末記康節言行頗涉妖妄總文內喜談前知不免變本而加厲也周平園（必大）稱是書頗多荒唐（見呂獻可墓誌跋）　究屬言之過當然以之品定此三卷則得之矣此書爲子元所編次詳見其自序中學津討原亦收入之

後山談叢四卷　續祕笈本

宋陳師道撰（師道字無己號後山彭城人以薦爲棣州教授徽宗時官至祕書省正字）　四庫全書著錄通考作六卷蓋據所見本異也今攷後山集亦作四卷宋志作談叢究理一卷攷集中本有理究一卷次談叢之後此乃誤倒其字

而談叢下又誤脫去卷數也是書所記皆宋代雜事凡二百七十一條洪氏容齋隨筆稱後山談叢高簡有筆力然所載國朝事失子不考究多爽其實如云呂許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乃建議使行邊及丁文簡因杜祁公一語之戲而陷蘇子美以撼祁公丁晉公以白金賂中使尼張乖崖之進與張乖崖聞逐萊公而買田宅以自污攷之諸公出處日月皆不合前四事所係不細乃誕漫如此蓋前輩不藏國史好事者肆意飾說爲美聽疑若可信故誤入紀述後山之書必傳于後也懼貽千載之惑予是以辨之按容齋去後山不遠而

不以此書爲贋託知陸放翁老學菴筆記疑其僞又疑其少作皆不然也說郛唐宋叢書均節錄一卷云

畫墁錄一卷 說郛本

宋張舜民撰 舜民字芸叟自號浮休居士又號矸齋邵州人中進士第爲襄樂令官至龍圖閣待制知定州坐元祐黨籍謫商州復集賢殿修撰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通考宋志俱載之陳馬兩家錄作集按芸叟所作詩文名畫墁集此編自當稱錄爲是其稱集者字之誤也其書凡一百三十條皆記所見聞頗存臧否卽如新唐書五代史記自吳廷珍糾繆纂誤外無不遵爲與訓而芸叟皆屢致不滿殆于黨

籍之中又自行一意者歟至其記徐禧之事殊涉誣妄此殆芸叟惡其人而醜之不顧是非之公從來小說家之通弊不獨是書爲然也

孫公談圃三卷 學津討原本

宋劉延世錄所聞于孫升之語也 延世字君孚高郵人元祐中官中書舍人以集賢殿修撰留守南京後遷天章閣待制紹聖初謫江州 升之字述之臨江人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宋志無孫公二字前有建中靖國元年述之序稱紹聖之改元也凡仕于元祐而貴顯者例皆竄貶湖南嶺表惟閩郡獨孫公一人余時侍親守官長汀竊從公游閩公言皆可以爲後世法亦足以見公養所行之大節于是退而筆之集爲三卷命曰孫公談圃今觀其書凡一百十一條又據王氏野客叢書所載補遺三條所述當時事蹟多得其實而于王介甫蘇東坡程正公俱有不滿之辭蓋于蜀洛二黨皆無所偏附而孤行其意者則此編當爲公議矣其書刊于乾道丙戌其孫 兢 又爲之序張若雲從 文瀾閣本寫出付梓并跋其後冠以提要一篇說郛百川學海歷代小史均收入之唯無補遺三條耳

侯鯖錄八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趙令時撰 令時字德麟自號聯復翁燕王德昭元孫元祐中簽書潁州公事坐與蘇

軾交通罰金入黨籍紹興初襲封安定郡王同知行在大宗正事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附志雜說類 宋志傳記類 俱載之宋志作一卷字之誤也前有明正德乙亥涿鹿頓 銳 序稱漢樓君卿精辨議論聽者皆竦有樓君卿脣舌之稱爲王氏五侯上客會五侯競致奇膳世謂之五侯鯖聊復翁以才美見喜于二蘇文忠嘗取諸儒先佳詩緒論逸事與夫書傳中及人所嘗談隱語奇字世共聞見而未知出處者冥蒐遠證著之爲書名曰侯鯖錄意亦如書之味比鯖也今觀其書所載誠屬詳明爲考古者所不廢而于辨傳奇崔鶯之事獨占至一卷且就元微之會眞記分塡商調蝶

戀花詞一十二闋以紀其事未免近于淫褻後來朱竹垞洞僊歌諸闋疑其濫觴于此此皆流宕自放有乖大雅者也然德麟所與交遊酬唱皆一代勝流故隨筆記錄典型終在是固不可執此一卷而併廢其全帙矣其書稗海亦載之誤書脫簡殊不耐觀鮑淥飲以家藏舊鈔本參合別本校訂付刊并爲之跋說鄭僅節錄一卷益無足觀

原本泊宅編十卷 讀畫齋叢書本

宋方勺撰 勺仕履見雜史類 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著錄

仁聲由浦江奉親居杭州之淸波門外又嘗居烏程之泊宅邨邨以唐張子同志和泊舟之所得名

鄭記六十四 去

本亦婺州人也仁聲慕同里之高躅故因以名其書所載皆當代遺聞軼事以及地理雜記詩文亦詳頗爲精贍其于王介甫張天覺諸人俱加以貶辭無所回護足見其是非之公間有失實處亦百中之一二耳前有丹陽洪慶善典祉序此書顧棠厓以明隆慶中無錫秦氏藏本校刊實較稗海三卷之本爲備當屬方氏原本惟稗海本雖非全書然亦有數條出于是本之外者其間亦間有異同詳略盧抱經文弨曾合兩本而一之于異同詳略處時就己意翦裁稍失古書之舊則不及此本遠矣說鄭僅節錄一卷更無足重輕云

泊宅編三卷 讀畫齋叢書本

宋方勺撰 四庫全書著錄乃商維濬稗海所載本雖不及秦氏藏本之半而敘事間有詳于秦本者如記靑溪方臘事于當日玩寇棄城之輩皆詳著其事而秦本反諱而不書其他亦多類此蓋此爲初稾後來加以芟潤又增至十卷以爲定本爾盧抱經復取兩本會而爲一交左易右移後從前于是無復有一條遺漏者矣然于秦本既失其眞而于此本又改其舊究不如各自爲書俟讀書者自爲采擇可也書中間有附注當出于宋人鮑淥飲又略加以案語而顧棠厓爲之重刊并跋其後

鄭記六十四 去

冠以提要一篇

甲申雜記一卷 聞見近錄一卷 隨手雜錄一卷

補闕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王鞏撰 鞏字定國自號淸虛先生莘縣人旦之孫素之子也嘗倅揚州坐與蘇軾游謫監筠州酒稅後官至宗正丞 四庫全書著錄無補闕一卷據提要所載知已散入書中矣書錄解題傳記類載聞見近錄小說類載隨手雜錄而無甲申雜記通考兩處俱同宋志載甲申雜記聞見近錄而無隨手雜錄蓋本各自爲書也至補闕乃其從曾孫從謹所輯以附三書之後各爲一編總題曰淸虛雜著是編皆記北宋遺聞甲申雜記凡四十一條起

仁宗迄徽宗崇寧而止曰甲申者崇寧三年也閒見近錄凡八十七條起太祖迄神宗而前四朝事爲多中有二條乃周世宗事隨手雜錄凡三十三條後周南唐吳越各一條餘皆宋事迄于英宗初年三書作非一時而體例略同所記多朝廷大事頗近雜史故足以補史傳所未及然皆同涉神怪尚不脫小說之習補闕凡二十六條皆以補閒見近錄之闕若甲申雜記止一條耳前有紹興甲寅張子邦基序末有隆興癸未從謹跋鮑淥飲得宋刊甲申雜記閒見近錄本又得曝書亭校隨手雜錄及補闕本彙而刊之并爲之跋說郛所收甲申

雜記閒見近錄二書以此本核之頗屬混淆隨手雜錄唐宋叢書止收閒見近錄云

鐵圍山叢談六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蔡絛撰絛字約之自號百衲居士仙遊人蔡京之孝子也官至徽猷閣待制京敗流白州死 四庫全書著錄解題通考及焦氏經籍志俱作五卷惟錢氏讀書敏求記三所載係明嘉靖庚戌雁里草堂舊寫本其卷數與是本合蓋是本即錢氏所藏本校刊也舊皆作五卷者殆傳寫之誤歟是書乃其謫鬱林博白時所作故以其地之山名書其書上自乾德下及建炎中閒二百年軼事無不詳誌備載聲聲動聽然多爲其父文過飾非與所作北征紀實歸罪于童貫蔡攸者同一用意攸即其長兄于此編亦不少寬假蓋有宿怨未消借記述以報之耳其人實不足道而其書尚有足取者以其久直中禁所記徽宗時一切制作始末究與傳聞者不同故多足以資攷證焉此本鮑淥飲以錢氏舊本開雕而以璜川吳氏涉園張氏鈔本參校并爲之跋又從盧氏抱經堂本附錄寬山不著名氏一跋于後說郛說海歷代小史均節錄一卷云

錢氏私志一卷 古今說海本

宋錢世昭撰世昭太尉愜之從子官迪功郎秀州嘉興尉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不載錢氏讀書敏求記始載之末有自序稱叔父太尉昭陵之甥親見宣政太平文物之懿逮事太上備膺眷遇在帝左右銜命出疆凡耳目所接事出一時語流千載者廣記而備言之世昭敬請而集名曰錢氏私誌云蓋纂錄其叔父愜之所述見聞舊本或即題愜撰或題錢彥遠撰或題錢惟演撰皆誤也今觀是書凡十八條皆雜述家世見聞而中有一條記歐陽永叔事頗極醜詆并言永叔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又于歸田錄中說文僖數事皆去善談云云然則錢氏父子明明以記載爲報怨之

計豈止文人相輕而已哉歷代小史所收較之此本則岐出在翰苑時一條下尚有明年中秋以下十行及郭傳師太尉一條而無自序又有燕水風俗一條說郛本雖有自序及燕水風俗一條而明年中秋十行及郭傳師一條俱無之又無宋相郊居政府一條元豐間宋閤使一條云

道山清話一卷 百川學海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俱載之宋志有道山新聞一卷注云不知作者當即是書陳氏云不知何人跋語稱大父國史在館閣久多識前輩著館祕錄曝書記與此而三兵火散失近得此書于曾仲存家末題朝奉大夫暐亦不著姓按是跋今本亦載在後作于建炎庚戌乃暐跋其祖之書非暐自撰其姓已不可考而說郛本竟題爲王暐撰不知何據且祖孫斷無同名之理此則不值一噱矣其書凡一百三十四條皆記北宋雜事迄崇寧五年而止當即成于是時也其于王介甫深致詆諆而又不滿程正公劉莘老知其爲蜀黨中人故獨詳于蘇黃晁張諸人則所記亦不能持其平矣所以不明著姓名非無因也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郛所收僅節錄五十四條而已

唐語林八卷 墨海金壺本

宋王讜撰 讜字正甫長安人以其書攷之蓋崇寧大觀人也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同讀書志作十卷未詳撰人宋志又作十一卷陳氏稱正甫以唐小說五十家倣世說分門三十五又益十七爲五十二門中興書目十一卷而闕記事以下十五門又云一本八卷今本亦止八卷而門目皆不闕然則作十卷十一卷者皆所據之本不同也自明以來其書已佚僅存嘉靖初相城齊之鸞所刻殘本二卷凡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方正雅量識鑒賞譽品藻規箴夙慧豪爽容止自新企羨傷逝棲逸賢媛十八門今館臣析爲四卷又從永樂大典校補四卷以復陳馬兩家之舊至原分門目已不可考見因略以時代爲次無時代者編附于後而存其原序目于首所記故實言行多與新舊唐書相發明非標舉清談如劉氏書之用意也張若雲即遵 武英殿聚珍版校梓冠以提要一篇說郛歷代小史均止節錄一卷而已

珍席放談二卷 酉海本

宋高晦叟撰 晦叟仕履無考蓋崇寧以後人也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不載明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冊世無傳本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

分爲二卷凡七十三條所記北宋舊聞始太祖迄哲宗于朝章國典前言往行敘述頗詳多可以補史傳之闕遺攷東都之掌故其間持論閒有失其平者後人分別觀之可也李雨邨得館本重刊而爲之序則全襲提要之文耳

萍洲可談三卷 墨海金壺本

宋朱彧撰彧字無惑烏程人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

通考宋志俱載之而百川學海說郛續祕笈所收均止節錄一卷蓋其原本久佚惟有殘闕之本今館臣從永樂大典校補仍分爲三卷以復其舊至陳氏稱其有宣和元年序竟無從錄入矣是書所

記國典朝章民風土俗以及瑣事軼聞足以資攷證垂勸戒蓋其父服嘗使于遼後帥廣州故多述其父之所見聞非皆無惑一己之見也然父初與東坡兄弟游後又黨于舒亶呂惠卿故間有數條頗抑二蘇而揚舒呂諸人究不足以爲定評矣張若雲從 文瀾閣本寫出校梓冠以提要一篇

張氏可書一卷 墨海金壺本

宋張知甫撰知甫始末未詳以其書考之知其于宣和初嘗官汴京入南渡後尚存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明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冊不著名氏攷葉氏愛日齋叢鈔曾引及之知爲張知甫書耳其書已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凡五十條于徽宗時朝廷故事追述特詳蓋就其當日所目擊者言之頗足以垂勸戒其他軼事異聞亦足以資談柄與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同一用意也張若雲從 文瀾閣本寫出校梓冠以提要一篇而海亦收入之

昨夢錄一卷 說郛本

宋康與之撰與之字但可一字叔聞號退軒滑州人南渡後流寓嘉禾附合秦檜擢爲臺郎 四庫全書存目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是書凡九則皆追記汴都遺聞其敘頗詳尚于考證有裨閒涉語怪不脫小說之習其曰昨夢者以其在南渡後記東京之事也然較之孟元老東京夢華

錄則去之千里矣說海亦收入之

楓窗小牘二卷 說郛本

舊題宋袁褧撰褧字□□彥方之孫河南陳州人仕履無攷 四庫全書著錄作不著撰人名氏倪氏宋志補亦題袁褧撰但據書中袁良碑一則知其姓袁查初白蘇詩補注即指爲袁褧蓋因此本所題而誤褧爲明人非撰此書者也其人上及見徽宗崇寧下及見寧宗嘉泰故舊本題爲百歲老人前有小引稱予迫猝渡江僑寓臨安山中省念舊聞得數十事錄之以備遺忘云云知其爲生長北方之人故多記汴京故事凡六十五則頗爲詳明足資攷證惟辨洪

翁爲無辜獲罪一則乃大紕繆耳唐宋叢書廣祕笈均收入之

南窗記談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及宋志補

俱不載蓋作於南北宋間也所記凡二十三條多記北宋盛時名臣言行以及攷證典故頗爲詳明間涉語怪至割取韓退之謝自然詩前半首以證白日上升尤近于誣不脫小說之習鮑渌飲從文瀾閣本寫出付梓冠以提要一篇墨海金壺亦收入之

默記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王銍撰 銍字性之汝陰人紹興初以薦爲樞密院編修官　四庫全書著錄作三卷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是書所記凡一百二條皆汴京朝野軼事頗具端末間有舛誤而可徵者居多特未能除去小說習氣喜于語怪耳未有攷證曹子建感甄賦事而援李義山詩以實之可謂煩而無當乾隆壬寅葉石君 樹廉 識其後說郛說海歷代小史所載均節錄本云

高齋漫錄一卷 墨海金壺本

宋曾慥撰 慥字端伯晉江人官至尚書郎直寶文閣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世無傳本惟說海歷代小史學海類編俱載有節本今館臣即以學海類編本從永樂大典校補尚得五十七條所述皆當代典章士大夫言行以及詩文評論諧戲雜語頗可以資法戒供談笑總不外乎所著類說之意云爾張若雲從　文瀾閣本寫出校梓冠以提要一篇

步里客談二卷 墨海金壺本

宋陳長方撰 長方字齊之號唯室侯官人紹興八年進士官□陰縣學教授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所載作唯室先生步里客談一卷不著名氏胡伯能所撰行狀作步里談錄二卷蓋各據所見本載之也原本久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僅爲四十九條又據說郛本增入五條類爲二卷以復胡氏所載之舊上卷皆記北宋諸

臣言行于邪正是非之間判斷頗爲有見下卷皆討論典籍評論文章亦多可采其曰步里者齊之所居地也張若雲從　文瀾閣本寫出校梓冠以提要一篇說郛亦止節錄八條云

北窗炙輠二卷 讀畫齋叢書本

宋施德操撰 德操字彥執一字持正海昌人以病廢不能婚宦坎壈而死　四庫全書著錄作北窗炙輠錄倪氏宋志補同其書皆評論當時賢士大夫言行可爲世法者間及瑣事雜說亦皆正言莊論絕無滑稽之態不識何有取于史記澤于髡事而名其書也末有朱竹垞全謝山二跋謝山稱是書危言叢語若出自不經意

所爲乃其于伊洛再傳書旨微言多所收拾足資參考讀者未可以說部目之云鮑淥飲以蘇州吳氏塵外軒藏本秀水朱氏曝書亭寫本參校付刊并爲之跋

聞見後錄三十卷 津逮祕書本

宋邵博撰 博字公濟伯温子也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俱作二十卷字之誤也解題雜史類聞見錄條下所稱俱作三十卷以其父子元有聞見錄故此以後名然所記與前錄體例相同而宗旨迥異其持論駁雜尤有乖于家法惟所辨訂經史文藝頗有灼見其必欲宗蘇氏而排程氏與其父異趣者蓋以程學之徒未及推尊康節故有意以報復之其識見最爲淺陋至其歷記洛陽名公卿園林殊于地理有裨故雖與其父書不類亦復時有可觀此其所以與前錄並傳于後歟書成于紹興丁丑自爲之序學津討原亦收入之

耆舊續聞十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陳鵠撰 鵠號西塘其先南陽人南渡後所居未詳嘉定中滁州教授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宋史補亦載之是書皆敘述兩宋聞人遺事多掇拾諸家文集家傳而成其例本注所引書于下故往往不改其稱乃閱時既久展轉傳鈔多所脫漏以致有似自述者有似子孫之詞者反于體例有乖其實原書不如是也其所錄舊聞緒論皆有端末而于品評文藝尤有根據卽間及怪異亦寥寥可數耳其曰續聞者當先有正集而佚之矣鮑淥飲所藏凡兩本又借吳縣吳枚庵吾鄉丁小山兩家鈔本參互讎比而付之梓并跋其後

獨醒雜志十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曾敏行撰 敏行字達臣自號獨醒道人吉水人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按達臣之曾祖及祖在熙寧中皆不屑以王氏新學求進故守其家法而不變所與游皆當世正人是書就所見聞隨筆雜記其子三聘始編次成帙前有淳熙乙巳楊誠齋萬里序稱其書于人物之淑慝議論之予奪事功之成敗具載之無諛筆也下至謔浪之語細瑣之事可喜可笑可駭可悲咸在焉皆近世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見聞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聞見者無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無不信也其推重也至矣蓋所載兩宋軼聞居多是非皆不謬于正足于史乘有裨而不免間有疏舛者由其書體近小說專事記錄而不主考證故也後附錄樊仁遠所撰行狀胡銓所撰哀詞又有周必大謝諤樓鑰趙汝愚陳傅良尤袤及三聘七跋

此書自淳熙丙午家塾版行而後別無雕本鮑淥飲始爲重刊云

清波雜志十二卷　別志三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周煇撰（煇字昭禮邦彥之子補居錢塘至煇始遷淮海曾試宏詞奏名）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止載別志二卷蓋誤三爲二而又脫去雜志也前有紹熙壬子自序稱煇早侍先生長者與聆前言往行有可傳者歲晚遺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筆之時居都下清波門目爲清波雜志越三年又自序別志煇嘗作志十二卷復省記平昔見聞尚多遺佚乃裒爲別志三卷是別志所以拾雜志之遺也其書皆記兩宋間君臣雜事并其

家祖父遺事及自所歷之事以及雜說瑣聞而于王介甫頗致回護蓋其曾祖與介甫爲親串雖其私意所在而尚不敢詆斥當時正人則猶存直道之公故多可以補史之闕是又不得以門戶之見少之矣前又有紹熙癸丑古括張貴謨序後有康熙丙申曹炎跋及鮑淥飲二跋別志後有淥飲三跋而冠以提要一篇

揮麈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　津逮祕書本

宋王明清撰（明清字仲言汝陰人慶元中寓居嘉興官朝散大夫）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及倪氏宋志補俱載之惟陳馬兩家于前錄作三卷餘話作一卷爲異耳仲言爲性之（舒）之子曾公袞（紆）之外孫故于舊家遺聞前言往行多所記憶是編前三錄皆紀朝廷故事餘話則兼及詩文碑銘之類先輩所謂麈譚之緒餘也然皆其劄記之文不同尋常說部故篇幅恢擴究極端末洵足以備兩宋之舊聞矣以其隨得數卷即付諸梓故分爲四集惟曾布即公袞之父故于布及王介甫皆曲爲頌揚而反詆斥米元章未免失之不公耳前錄冠以實錄院牒末有自序及跋又有程（迥）郭（九悳）毛（晉）三跋及李（垕）一簡後錄末有自序及王（禹錫）毛（晉）二跋三錄末有自

序及毛（晉）跋餘話末有趙（不蘭）毛（晉）二跋（晉）又以書中所載李元升上廣汴賦未列其文因代爲補其後云學津討原亦收入之　百川學海說郛歷代小史均節錄二卷唐宋叢書上節錄一卷米元卷而已

玉照新志五卷　學津討原本

宋王明清撰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俱補同錢氏讀書敏求記三作五卷單行蓋輩輩之是書成于慶元戊午蓋亦繼揮麈諸書而作陳振孫前有自序稱得玉照一于友人鮑子止（書寀）藏宮玉照二字因揭寓舍之斗室屏跡杜門甚中

閒凡數十則綴緝之名曰玉照新志閒有奇怪諧謔亦存乎其中今觀其書所載之文篇幅亦極宛長而多語奇怪諧謔之事其于朝野舊聞前人逸作亦閒及之大都可以補揮麈諸錄之闕再益之以投轄錄而奇聞異事亦頗備矣張若雲以吳方山所藏秦酉巖手錄本付諸剞劂并識其後冠以提要一篇　寶顏堂祕笈唐宋叢書皆載有六卷然刪削竄亂俱非完帙耳

四朝聞見錄五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葉紹翁撰 紹翁字嗣宗龍泉人嘗爲朝官其所居何藏則不可攷矣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宋志補 雜史類 亦載之是編分甲乙

丙丁戊五集以記高孝光寧四朝事跡凡二百九條每條各有標目不分時代惟丁集祇載寧宗即位慶元丞相及慶元黨三事爾嗣宗當理宗之世正理學大昌之時故其學一宗朱于但其所記載有涉于朱氏者皆直書無諱足知其是非之公雖體裁稍嫌煩碎不脫小說之習然宋自南渡以後記載頗略是書亦足補其闕遺不似李秀巖要錄雜記二書止備高宗一朝之事已也鮑淥飲刊此書時以卷末有祕書曲水硯一條詳及王大令保母墓甎因取高江邨家所藏周草窗搨本鉅卷及宋元名流題識手錄一卷附刊卷末俾覽者益加詳焉又戊集中所載追封岳侯制詞有與今本金陀稡編所載字句小異故附刊今本于卷末說郛僅節錄一卷云

清夜錄一卷 顧氏四十家小說本

宋俞文豹撰 文豹字文蔚一字甚隱括蒼人　四庫全書存目倪氏宋志補焦氏經籍志俱載之其書凡二十三條皆記當代舊事大都已見之他書者文蔚又從而敘述之殊嫌叢雜少緒然此本尚屬原書若說郛所收較此缺四條歷代小史所收較此缺二條矣

養疴漫筆一卷 說郛本

宋趙溍撰 溍字元晉號冰壺葵之子也咸淳中知建寧府　四庫全書存目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其書多記宋代朝野瑣事并及醫方凡三十一條大抵采掇諸書成編而不注出處提要所載秀水朱氏藏本間注出處此本當爲陶氏所刊落耳說海亦收入之

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二卷別集二卷 津逮祕書本

宋周密撰 密仕履見雜家類　四庫全書著錄錢氏補元志雜家類同倪氏補元志作雜識一卷新識四卷後識四卷續識二卷焦氏經籍志又止總作四卷蓋皆未見其書也是編前有自序稱余臥病荒閭來者率野人畸士放言善謔醉談笑語靡所不有可

喜可噩以警以懿或獻一時之笑或起千古之悲其見紿者固不少然求一二于千百當亦有之暇日萃之成編癸辛蓋余所居寓云按癸辛街在杭州公謹自湖寓之因以名書猶許用晦之稱丁卯集以別墅在潤州丁卯橋而名云爾其書大致雖與所作齊東野語相近然多記瑣事雜言不及朝廷大政故今不與野語同入雜家而入之小說觀其自序所云便知兩書體例之各異矣惟所載遺文佚事多有裨于考證究非尋常小說之可比也間及男媚過癩諸穢褻者亦聊以垂戒耳不足以爲全書之累各集之末俱有毛子晉跋　學津討

鄭記六十四

原亦收入之說郛僅節錄一卷而已

子部十二之三

小說家類三

雜事下 元至 國朝

東南紀聞三卷 墨海金壺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著錄錢氏補元志雜家類亦載之蓋宋末元初人所作也原本久佚卷數無考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分爲三卷錢氏即遵館本卷數載之耳其書乃追記南宋時事故曰東南間涉北宋及古事者不過連類及之凡八十

四條頗足以補史傳之遺而紀載失實者亦時有之甚至記及長沙推官陳某見南岳夫人事尤小說中無稽之談也張若雲從　文瀾閣本錄出校梓冠以提要一篇

山房隨筆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元蔣子正撰子正字平仲里貫未詳嘗爲漢陽學官蓋宋人入元者也　四庫全書著錄錢氏補元志雜家類亦載之是書所記凡四十六條多宋末元初之事頗類詩話而敘賈似道誤國始末及木棉菴事尤詳足以補史書之闕然間有附會處究不脫小說氣習末有鮑淥飲跋說郛說海歷代詩話所收均節本耳

歸潛志十四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元劉祁撰祁字京叔渾源人金太學生舉進士不就試魁南京選充山西東路考試官後征南行省辟置幕府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雜史類俱載之前有歲乙未自序稱念昔所與交游皆一代偉人其言論談笑想之猶在目且其所聞所見又以勸戒規鑒者不可使湮沒無傳因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潛志歸潛者予所居之堂名也案乙未歲當元太宗在位之七年即金亡之次年故有志於歸潛後仍出仕於元所謂名不副其實也其書卷一至卷六爲金末諸人小傳卷七至卷十雜記瑣聞軼事卷十一

記哀宗亡國事卷十二記崔立作亂劫羣臣立碑事而附以辨亡論一篇自是以至末卷皆其語錄詩文及同時人投贈詩文其編次極有條理實非隨得隨書者也後來修金史者亦頗取裁於是然此書乃小說體不可以入雜史惟其論金一代之盛衰興亡實爲確當足以備後世之殷鑒焉是書元至正間其鄉人孫和伯曾梓行之盧龍趙穆識其後鮑淥飲得萊陽趙氏傳鈔本再假文瑞樓抱經堂諸本校正付梓并爲之跋又於卷末續錄郝經哀辭一篇王惲詩一首及補箋三則又另附錄金史文藝傳王漁洋是書序錢遵王讀書敏求記

三篇及宋定國李北苑盧文弨三跋　武英殿聚珍版亦收入之

山居新語四卷知不足齋叢書本

元楊瑀撰瑀字元誠杭州人天厩間擢中瑞司典簿後官至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　四庫全書著錄錢氏補元志雜家類亦載之是書乃其於至正庚子致仕以後所作故曰山居新語前有楊鐵厓序稱其備古訓類說苑摭國史之闕文類筆語其史斷詩評繩前人之愆天葢人妖垂世俗之警視妖詭姪佚敗世教者遠矣今觀其書大致似陶南邨輟耕錄而所記亦頗不猥雜誠有益於世道有資於談柄有助於信史且有碑於

考證實非陶氏書所可及也末有自撰後序說郛所載僅節錄本云

樂郊私語一卷鹽邑志林本

元姚桐壽撰桐壽字樂年睦州人順帝後至元中嘗爲餘干教授解官歸里至正中流寓海鹽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補元志亦載之至正年間寇亂相仍獨海鹽未遭兵燹樂年避居茲邑而作是書因題曰樂郊私語其書凡三十一則皆記當時軼聞瑣語以爲遣撥旅懷之計故多類小說體然亦有可補史傳之闕者閒有辨證亦皆精確後附楊鐵崖所作其兄大年椿壽墓志銘葢欲藉此書以傳人也書成於至正癸卯自爲之序前又有沈孝徵小引末有彭篤福跋

遂昌山人雜錄一卷讀畫齋叢書本

元鄭元祐撰元祐字明德本遂昌人其父希遠從平江路儒學教授移疾去後　四庫全書著錄無七年復擢浙江儒學提舉山人二字倪氏補元志雜家類俱同焦氏經籍志作遂昌山樵雜錄此本作山人據錢遵王家影元鈔本也明德生於有元中葉寓家平江見聞最廣所述宋季遺聞及元代軼事凡四十六則極爲詳贍頗足徵信其題遂昌山人者以示不忘本也末有鮑淥飲跋稱其記西湖大佛頭耳竅可坐七人七人葢一人之譌也其說甚確說郛說海歷代小史

均節錄本云

農田餘話二卷廣祕笈本

舊題長谷眞逸撰不著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雜記瑣聞軼事而元末及張士誠竊據時事爲多中述至正壬辰紅巾寇入杭丙申淮寇入姑蘇事皆所親歷而又述及洪武甲寅乙卯之事葢元明間人也後有正德庚午蘇臺張翼南伯志一條疑即張氏所附益斷非原書所應有矣

輟耕錄三十卷津逮祕書本

明陶宗儀撰宗儀仕履見目錄類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錢氏補元志俱載之是編前有

元至正丙午孫大雅作序乃南邨在元末所作故稱明兵曰集慶軍曰江南游軍而入明後不追改耳南邨在元時未嘗出仕而多知朝章國典援引證辨頗有資於史乘下逮邨里膚言詩話小說種種錯見亦可以廣見聞釋疑滯未至有傷雅道其錄及王雪山質紹陶錄中栗里華陽二譜蓋取以自況也至所載發宋諸陵事殊多譌逸末有成化己丑華亭彭璋識語以訂補其未備焉歷代小史所載僅節錄一卷云

元氏掖庭記一卷說郛本

明陶宗儀撰　是書雜記元一代宮掖瑣事自世祖至順帝凡二十五條敘述井然具有西京雜記遺意然所記頗不全備疑陶璋補入說郛時有所刪節非南邨之全書矣

水東日記四十卷康熙中重刊本

明葉盛撰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謚文莊　四庫全書著錄作三十八卷明史藝文志同是本多後二卷爲其玄孫恭煥補刻也是編乃其巡撫宣府時所作所記當代制度及前輩遺文軼事足爲史家徵信即片言瑣語可助談麈者亦復采錄然徵引繁而議論夥其牴牾在所不免又好著己長創古今未有之例亦其一失惟其身歷三朝諳習掌故

而藏書又富終有根據究不同於道聽塗說也是書始刻於常熟徐氏止三十八卷至萬厤癸丑恭煥取家藏本校閱遺後二卷因補刻完之繫以識語至一國朝康熙庚申恭煥子方蔚又合舊鈔本舊刻本參互讐勘重錄付梓又繫以跋

彭文憲公筆記二卷顧氏四十家小說本

明彭時撰時字純道號可齋安福人正統戊辰進士第一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憲　四庫全書存目作可齋雜記一卷乃其原書此則後人改併耳是編凡三十六則皆述其生平閱歷之事與明史本傳相合蓋作史者即參證於是書也借月山房彙鈔所收仍作一卷歷代小史說

郛續均節錄本云

方洲雜言一卷普祕笈本

明張寧撰寧字靖之號方洲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給事中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凡十九則而自記登第一則獨詳其餘皆所記見聞之事以及雜說率瑣屑無緒提要所載浙江鮑氏藏本及二十餘則此本更少數則非足本也說郛續節錄數則而已

病逸漫記一卷顧氏四十家小說本

明陸釴撰釴字鼎儀崑山人天順癸未進士第二官至太常寺卿　四庫全書存目無卷數其書凡七十五條皆記當代雜事雖傷於冗瑣而可以補明史志傳之闕者亦時有

之故在明人小說中尚爲翹楚其曰病逸漫記者蓋鼎儀於弘治中引疾歸里而作也歷代小史說郛續均節錄之

菽園雜記十五卷 墨海金壺本

明陸容撰 容字文量號式齋太倉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浙江右參政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類制書 俱載之其書多記當代朝野事蹟與史傳頗有出入而可藉此以相參核中間辨證古義間有偏駁不足以資考證又雜以談嘲瑣事殊爲猥雜取其大者舍其小者可矣說郛續僅節錄一卷而已

野記一卷 歷代小史本

明祝允明撰 允明仕履見雜家類 四庫全書存目作四卷乃其原本此本併爲一卷加以刪節僅存一百餘條所記明代事實獨詳於洪永自宣德以還寥寥數則而已然大都齊東之語不足以傳信也攷希哲別有前聞記一卷即於野記原書中別撮爲一編而小更其次第殊無足取然則是本亦無足取可知矣

玉堂漫筆二卷 儼山外集本

明陸深撰 深仕履見雜史類 四庫全書存目焦氏經籍志制書類作一卷蓋據未分卷之本也是編乃其官翰林時所作故以玉堂爲名凡六十一條皆記當代軼事并作舊聞雜說頗爲詳贍兼可以補史闕儼山諸雜記中此其尚有可采者說郛續僅節錄一卷云

金臺紀聞二卷 儼山外集本

明陸深撰 四庫全書存目焦氏經籍志制書類作一卷據其未分卷之本也前有自序稱予忝登朝史官偶有所得輒漫書之蓋自乙丑之夏訖於戊辰九月錄爲二卷題曰金臺紀聞云云乃其正德間在翰林時所作舉凡當代故事以及雜說皆爲詳記亦玉堂漫筆之流亞也續祕笈僅節錄一卷而已

春風堂隨筆一卷 儼山外集本

明陸深撰 四庫全書存目凡二十三條雜記古今瑣事以及雜說皆無甚關係者後附歙硯志一篇頗詳云 廣祕笈說郛續均收入之惟陶本少十條耳

知命錄一卷 儼山外集本

明陸深撰 四庫全書存目乃其於嘉靖乙未赴四川布政使任時途次所作凡二十條多記秦蜀山川名勝間及雜說大抵與前人遊記頗殊故入之小說焉當其初授陝西布政使時道經揚州蜀岡人謂由此可通蜀已而得入蜀之命故以名書

云續祕笈亦收入之

谿山餘話一卷 儼山外集本

明陸深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蓋其謫官延平時所作凡十九則多述當時閩中名流軼事閒及典籍瑣說所記頗具端末足與史傳相參證 續祕笈及陶 廷 補說郛均收入之惟陶本少三則耳

顧豐堂漫書一卷 儼山外集本

明陸深撰 四庫全書存目凡七條皆雜記所聞見瑣事惟楊髡發宋諸陵一條爲論古事大都與春風堂隨筆相類乃其未成之書也

翦勝野聞一卷 顧氏四十家小說本

舊題明徐禎卿撰 禎卿字昌穀吳縣人弘治乙丑進士官國子監博士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文苑傳及藝文志俱不載千頃堂書目始載之其書凡四十四條皆記明太祖初起及洪武年間之事大都諸書所已詳所記頗近委巷之談似絕無學識者所爲昌穀亦何至於此也說郛續歷代小史均收入之

碧里雜存二卷 鹽邑志林本

明董穀撰 穀字碩甫自號碧里山樵海鹽人正德丙子舉人官漢陽縣知縣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凡八十五條皆雜記當代舊聞而於洪武時事尤詳然多荒唐不經之談閒論及典籍亦不免疏舛甚至以建文君爲眞出亡南岳碑爲眞禹蹟洪武韻爲當遵用之類尤其大謬不然者也彙祕笈亦收入之

孤樹裒談十卷 原刊本

明李默撰 默字時言甌寧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爲趙文華所陷下詔獄瘐死萬厲中追謚文愍 四庫全書存目焦氏經籍志制書類亦載之千頃堂書目作趙可與撰 可與字念中安成人正德癸酉舉人官福建鹽運司提舉 注云舊作李默撰誤也攷王漁洋皇華紀聞三稱廣州老城內督糧道署西圃中有管樹一株明太宰古沖李公默著孤樹裒談於此樹下李公有記刻石嵌於樹今尚存據此知黃俞邰以不誤爲誤矣其書編年紀載明代事蹟始

於太祖迄於武宗皆輯前人之說成帙每條注其出處計所引書凡三十種大抵體近小說者錄之多屬齊東之語無裨於史學也前有引用書目而無序續說郛僅摘錄八條而已

東園友聞一卷 古今說海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按明正德間華亭孫景周 道昌 有東園客語一書皆錄名人嘉言懿行及遷代聞見諸事於每條下各標其名凡三十人皆元之遺老其書本五十帙散佚不全僅存一卷作僞者卽剽剟其書改題此名陸思豫不知而誤收之所載凡二十三條未知有所刪節否陶

資所增說郛僅刪存十條歷代小史則刪存十六條云

明良記一卷 硯雲甲編本

舊題明楊儀撰儀字夢羽號七檜山人常熟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山東按察司副使是書皆記明代雜事凡九十條而語多瑣屑不經所誌諸帝后佚事尤涉鄙俚與世傳夢羽螭頭密語條例相同疑皆出於僞託故常熟志載其所著有南言集高坡異纂而無此二書也後有甌山金忠潭跋稱是記爲江陰李氏刪本非其原書云說郛續所收僅存十之三四矣

北窗瑣語一卷 硯雲甲編本

明余永麟撰永麟鄞縣人嘉靖戊子舉人官蘇州府通判 四庫全書存目無卷數蓋據天一閣藏本也是編凡分五十四則多雜記舊聞軼事頗爲詳贍而不免太失之誣及品評詩文亦失證據故甌山金忠潭跋之謂所載倭國貢使宋素卿原名朱泉及元永善事皆與明史日本傳互有異同又淡紅衫子一詩相傳爲錢鶴灘作今改數字嫁名黃闌谷未知孰信若夫革華傳唐人已辨其僞乃與毛穎傳同稱韓筆何耶

甌不甌錄一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明王世貞撰世貞仕履見雜史類 四庫全書著錄是編前有自序稱孔子有言甌不甌甌哉甌哉蓋傷甌之不復舊甌也閒居無事偶憶其事而書之大而朝典細而鄉俗以至一器一物之微無不可概歎若今是昔非不甌而甌者百固不能二三也既成而目之曰甌不甌錄今觀其書凡六十則皆敘當代朝廷制度搢紳儀注之沿革以傷今之不如昔也其記述多有端緒蓋皆就所閱歷者切實詳載雖傷於瑣屑而頗足以補史闕焉續祕笈說郛續均收入之

先進遺風二卷 彙祕笈本

明耿定向撰毛在增補定向字在倫號楚侗麻城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戶部尚書謚恭襄 在字君明太倉人萬厤甲戌進士官至大理寺右丞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傳記類 夾載之攷焦氏經籍志傳記類有定向維風編二卷注云記近代名公事當即是書後或改從今名歟其書皆纂輯明代賢士大夫嘉言懿行見於人倫日用酬應交際之常者自宋濂迄李謙凡五十六人皆以科第年代詮次故曰先進遺風所載不及朝政惟於操守品行之間三致意焉所以企往哲憫流俗欲挽頹風而返之古其意甚善其語甚具蓋爲當時士大夫諷也前萬厤己丑自序及君明序君明又倣襄陽耆舊傳故事間增輯在倫行履分綴於後各注一附字以

別之復刻之河南而周世選爲之序說郛續僅節錄一卷云

何氏語林三十卷 原刊本

明何良俊撰并注良俊字元朗華亭人嘉靖中官翰林院孔目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俱載之是書仿劉氏世說體例門目而作而其名則襲晉裴啟所著書名也所載昉自兩漢迄於元代正史所列傳記所存奇蹤勝跡漁獵靡遺凡二千七百餘事其原書所已見則不復出所有門目雖仿原書之舊而每門各有自序中間間有論斷則與原書迥異皆翦截舊文自成新製單詞隻句思致淵永誠

亦至理攸寓文學行義之淵也又仿劉孝標原書注例而自引書以注之亦頗詳贍以肩隨二劉可無媿矣前有嘉靖辛亥文衡山徵明序

世說新語補四卷 明刊本

舊題明何良俊撰補王世貞刪定 四庫全書存目案元朗語林三十卷其體例門目雖因世說原書而所載自漢迄元凡二千七百餘事而自爲之注本非爲補世說而作亦非命名曰世說新語補也吾鄉淩初成濛初既刻世說原本以復宋刊舊第乃復取弇州所刪語林本改以今名刊附原書之後前列人物以備詳其名字又列語林本所有發題及舊序跋五篇凡例十則此則明人改刊舊書之通弊不足爲初成責也若提要之本乃康熙丙辰所刊前有富陽章敍序大約與此本無異云別本世說新語補二十卷 通行本

舊題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宋劉辰翁批明何良俊增王世貞刪定王世懋批釋張文柱校注實即弇州所刪何氏語林本而增入何氏原注又於書之上闌增入須谿麟洲兩家所有世說批語蓋文柱所定本也前仍刊弇州麟洲二序及舊序題跋五篇凡例十則後附語林釋名一篇

吳社編一卷 續祕笈本

明王穉登撰穉登字百穀吳縣人嘉靖中布衣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前有小引稱里社之設所以祈年穀祓災祲洽黨閭樂太平而已吳風淫靡喜訛尚怪每春夏之交妄言神降於是游手逐末亡賴不逞之徒張皇其事百戲羅列威儀雜遝是社之流生禍也又稱以不貲之財充無益之費神而有靈吾誰欺欺天乎凡二目編成藏之齋中以消煩暑今觀其書凡二十二則備詳其會境會首助會接會以及雜劇樂部祭器散妝諸事欲使長民者知其爲民之害而嚴禁之也提要所載浙江孫氏藏本末有附顧文龍書而此本及說郛續所收則均無之矣

玉堂叢話八卷 海山仙館刊本

明焦竑撰 竑仕履見目錄類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亦載之前有萬厤戊午自題稱余自束髮好覽觀國朝名公卿事蹟迨濫竽詞林尤欲綜覈其行事以待異日之參攷每就簡冊中求之凡人品之淑慝注厝之得失朝廷之論建隱居之講求輒以片紙志之儲之巾箱頃年垂八十業置之不理矣相知者惜其嘗爲心思所及而廣之云云然則是書又爲其門人輩所編輯非盡出於一手也其書體裁仍之世說區分凖之類林凡五十四類其末曰讐隙有感於所遭之二事而姑借以寓意也然

文格既極卑弱而所記諸人言行亦傷冗雜非特遠不及劉氏書卽何氏書亦難企而及之也前又有廬陵郭汝薦一鶚序

五茸志餘二卷 寫本

明唐之屏撰 之屏字君公華亭人萬厤壬辰進士官常山縣知縣是編雜錄松江一郡軼聞瑣事格言諧語間有類於詩話亦聊以助談資非爲談藝而設求其有關輿地者邈不可得故雖以地名書而入之小說家焉

嶠南瑣記二卷 鬼雲乙編本

明魏濬撰 濬字瞽水自號湛羅山人松谿人萬厤甲辰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四庫全書存目蒼水官廣西提學道時嘗作西事珥八卷敘述風土尚有碎事及續聞者合爲是編凡一百三十一條皆小說家言與西事珥之爲地志而設者固迥然不侔矣其所記亦頗沓雜不及西事珥之雅潔也前有萬厤壬子自序

汝南遺事二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明李本固撰 本固字叔茂汝陽人萬厤□□進士官□□□□ 四庫全書存目叔茂修汝南志既竣檢笥中尚有遺草棄之不無可惜迺撰次成帙以爲是編大都從羣書中采輯俱著其出處所錄史傳事蹟居多然而神仙鬼怪之談亦間出於其中究不脫小說習氣始知爲志所不收者蓋有由也前有萬厤己酉自序

翦桐載筆一卷 渢洋著述本

明王象晉撰 象晉仕履見譜錄類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前有自序乃其奉使冊封惠王時所作故以翦桐爲名首載賀熹宗登極表一篇賀惠王陞位啟一篇以下凡十九篇皆傳贊賦解說記之文所述多嘉言美行而頗涉游戲究屬小說體也

雲間雜識八卷 寫本

明李紹文撰 紹文字節之松江人 四庫全書存目作雲間雜記三卷舊本題明人撰不著名氏蓋據奇晉齋叢書本此乃足本而有撰人名氏者也明史藝文志有紹文明世說新語八卷疑卽此書此書專記

松江一郡百年來瑣事異聞之有關世道者隨得隨書即事之前後亦所不論以視同時唐君公五其志餘之作猶魯衞也不過采擷之富倍於君公耳然汰去其猥雜正復相等前有凡例及萬厤乙卯宋自源懋澄玉洪洲圻二序又有借洲等助梓公啟助梓姓氏

敝帚軒餘談一卷 硯雲乙編本

明沈德符撰德符字虎臣一字景倩秀水人萬厤戊午舉人是書凡六十四條皆雜記當時瑣聞瑣事頗屬猥鄙而大旨在於垂戒尚不墮入惡道攷虎臣尚有敝帚軒賸語三卷補遺一卷 四庫全書存目但其書皆雜記

神怪俳諧與此書稍爲不類未必即其書之補遺耳

見聞錄八卷 眉公雜著本

明陳繼儒撰繼儒字仲醇號眉公華亭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前有自序乃其生平所作雜記之最繁富者皆敘述當代士大夫軼事舊聞多可以補史書之闕聞及掌故亦信而有徵其不書人之過愿者蓋本歐陽公歸田錄云惜其書零星雜碎尚少端緒耳

大平清話四卷 眉公雜著本

明陳繼儒撰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所記皆古今文獻翰墨元賞之事而援引舊事率多舛誤即鑒別書畫亦不能識眞僞也前有萬厤乙未自序及張元跋兩序

玉堂薈記四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國朝楊士聰撰士聰字朝徵號鳧巖濟寧人明崇禎辛未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入國朝官至諭德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皆記當時朝臣雜事以補史官記注之闕所記頗有端緒惜其於愛憎取舍之間不免有黨同伐異之見究不足以彰直筆也且又備載戲笑不經之事以自穢其書亦無取焉前有崇禎癸未自序時值李自成攻破西安之日不一月而稱王不三月而亡明而玉堂中人尚掉弄筆墨如此有何益哉重鈔亦收入之

玉劍尊聞十卷 原刊本

國朝梁維樞撰維樞字愼可興定人在前明由舉人官至工部主事 四庫全書存目前有順治甲午自序稱自元以來數百年間雅言韻事幾同星鳳凡有聞見略類世說新語者分部書之簡素未敢參一己意隨所聞見即書亦未得序時代之先後名位之崇卑今年慮其日久散失少爲刪益刻之都門然其名書之義未之言及豈玉劍二字乃其別號或齋名而配以尊其所聞之義歟其書一依臨川原目併全仿其文格唯自爲之注則又仿劉孝標注例也然是書不敘時代頗少條理而於明人狂誕之辭亦以爲佳

話而載之殊太不知簡擇矣即所注亦極膚淺非孝標引書爲注所可比擬也以視後來王丹麓今世說可謂臭味無差池矣此書原闕提悟自新二類錢仲芳（棻）吳梅邨（偉業）二序均未之言蓋其作序時尚未闕爾

五茸志逸四卷補四卷（寫本）

國朝吳履震撰（履震字遐菴華亭人）是編專記松江一郡軼事凡耳聞目見及涉獵地志小說有可參廟謨可資騷壇可排孤憤可助揮麈可供捧腹者無不搜輯而獨於今人今事足爲懲往鑒來歷歷可參證者尤在所略俱隨筆劄記絕無倫次僅分爲二編

前編在明季時作有自序凡例及王（昌）張（家璧）沈（新之）盛（國芳）唐（孟融）五序後編入國朝後作有康熙乙巳何（竹）序大旨與唐君公五茸志餘相類而詳幾十倍之矣

邛竹杖七卷（留髮堂刊本）

國朝施男撰（男字偉長吉水人順治初隨征廣西以軍功授廣西按察司副使）四庫全書存目其書凡分四類前三卷雜記嗣黎風土各繫以詩皆其官桂林時所作第四卷第五卷雜記江浙吳楚間名勝亦各繫以詩皆其遊覽時所作第六卷爲其詩集第七卷惟錄劉客生（湘客）楊伯祥（廷麟）劉無文（大樸）劉天孫（日襄）倪鴻寶（元璐）五人之詩每類各有自作弁言此書似小說而不皆屬小說似別集而不皆屬別集所作皆詞意纖佻尚沿公安竟陵之末派而又不諳著作體例則竟是一無可取之書耳前又有來（集之）文（德翼）李（來春）徐（世溥）四序

汪氏說鈴二卷（寫本）

國朝汪琬撰（琬仕履見禮類）惠棟補注（棟履貫見五經總義類）是書皆記同時人瑣言碎事以及詩話凡一百十三條略仿世說之體頗存古意前有自序及題王西樵士祿亦爲之題末有王漁洋（士禎）跋其書間有自注松厓復爲詳注同時人仕履時事又引古今人

書以補注之亦極詳贍然鈍翁書本屬閒言語松厓以樸學之士而從事於此亦可謂用心於無益之地矣其不付諸梓人良有以也吳門黃蕘圃（丕烈）得同郡蔣氏賜書樓藏本手校其誤并跋其後又有戴（光曾）跋至鈍翁原書近無錫劉（堅）所編漁洋說部精華曾取以附刊其後云

皇華紀聞四卷（漁洋著述本）

國朝王士禎撰（士禎仕履見傳記類）四庫全書存目康熙二十三年漁洋奉命祭告南海道途所經都邑地理山川人物與夫荒冢伏莽之遺蹟鳥獸草木非常可喜之奇怪搜討捃摭萃爲是編然采之地

志小說之文爲多不足以正往事之誣以備史氏之采擇如他所筆記諸書也前有韓慕廬菼及其從子源二序

隴蜀餘聞一卷漁洋著述本

國朝王士禎撰　四庫全書存目先是康熙壬子漁洋奉　命典試四川有蜀道驛程記二卷越二十五年丙子復奉　命祭告西嶽西鎮江瀆有秦蜀驛程後記二卷又記隴蜀瑣碎之事爲是書以其皆非前後驛程記所有故曰餘聞凡一百十餘條所記雖近小說然足以補兩記之遺而爲修地志者所取材矣　昭代叢書說鈴均收入之

鄭記六十五　三十一

今世說八卷袖珍本

國朝王晫撰晫字丹麓仁和人　四庫全書存目前有康熙癸亥自序稱世說新語一書纂自南宋多摭晉事而兼及於漢魏今　朝廷右文名賢輩出閎闓才華遠勝江左其嘉言懿行史不勝載特未有如臨川裒聚而表著之予志此有年上自廊廟縉紳下及山林隱逸凡一言一行有可采錄率獵收而類紀之稿凡數易歷久乃成今觀其書條目俱遵世說原編惟自新黜免儉嗇譏險紕漏仇隙諸事不及備列其於時人言行止據所見諸集輯成而於陸麗京圻西陵新語采拾頗多並爲詳注爵里以及生平大略其遣詞命意無不步趨臨川未免逐形而失影而稱許太嫌過分亦涉標榜之習中又載及其父實行二條託言皆同人從誌傳采入故名字稱謂一從本文尚說得去至載入已事亦託言向承四方諸先生贈言頗多獎借同人即爲節取張列集中恐不足以解免也蓋丹麓聊借此以交通聲氣無暇顧及體例之乖迕其去劉氏書誠不可以道里計矣前又有自撰例言及毛際可嚴允肇徐鳳皙馮景丁澎五序并同人評林十三則

澂華隨筆四卷借月山房彙鈔本

國朝嚴有禧撰有禧字韋川常熟人是書乃其奉諱里居鍵戶謝客時所記錄凡一百三十餘則皆記近代微言瑣事以及掌故間及因果報應卷帙不繁而語皆徵實蓋其慎也又其大旨均歸懲勸蓋與尋常小說家異矣前有乾隆壬申安平陳法序

鄭記六十五　三十二

制義科瑣記四卷函海本

國朝李調元撰調元仕履見四書類我　朝承前明之法以八股選士自鄉試會試而至　殿試由前明以迄於今幾五百年儲材養士之厚率舊作新之制文人學士多喜談而樂道之其雜載於高文典冊稗官野史之內者未易悉數兩邨因隨見摘鈔自明洪武迄崇禎爲三卷　本朝順治康熙爲一卷共

一百七十六條彙成是編垂爲制科雅話以鳴盛事亦以見　國家待士之隆也雖所記間涉神怪然皆科名中事尙不惡道惜其不著出處是其一失耳卽如卷四正副考試官王者臣注云者臣予門人夫以康熙丙子科考官而作乾隆癸未進士之門人難免葛龔之誚矣亦由其不著書名也前有乾隆戊戌自序引及或說稱八股取士之制創於元云云則大謬也

茶餘客話十二卷 七錄齋活字版本

國朝阮葵生撰 葵生字寶誠號唐山山陽人乾隆壬申舉人官至刑部右侍郎唐山官京師最久藏書最富凡所得於載籍以逮見聞所及輒誌於冊積二十年成三十卷所記自經史及　國朝典故淮陰事故下及書畫禽魚之類靡不講貫精核獨出以己見論斷而折衷之多有未經人道爲說部諸家所不及者其書未及付梓而歿吾邑戴蒲塘 璐 爲選定是編閒附案語以活字版印行前有吳江楊 復吉 題詞末有其子 鍾琦 及蒲塘二跋　藝海珠塵亦收入之

淡墨錄十六卷 函海本

國朝李調元撰是編所紀皆　本朝甲乙丙榜諸名臣之言行及科場之條例兼徵軼事奇聞自國初起每科俱按題名碑錄科分前後而康熙己未乾隆丙辰兩舉鴻博辛未一舉經學得人尤盛亦併逐一搜羅詳爲考釋足以備詞林之典故續玉堂之佳話焉其曰淡墨錄者用唐人以淡墨書榜人名故事云書成於乾隆乙卯自爲之序後之人繼是編而續之當斷自嘉慶改元始矣

槐廳載筆二十卷 原刊本

國朝法式善撰 法式善仕履見傳記類 時帙官翰林學士時曾輯錄科場貢舉官職姓氏編年系地爲淸祕述聞一書後改官祭酒復博采科名故實見於官書及各家撰著足資攷據者仿朱氏日下舊聞體例分門十二曰規制曰恩榮曰盛事曰知過曰掌故曰紀實曰述異曰炯戒曰品藻曰夢兆曰因果曰詠歌題曰槐廳載筆蓋國子監廨舍祭酒所視事處庭中古槐植自元時以許魯齋得名故以名書非翰林院第三廳故事也是書與淸祕述聞相表裏述聞爲經而此編爲緯也自序稱言必求其有當事必期於可徵云云然所輯述異夢兆因果三門俱屬異聞雖所徵引具有成編究爲全書之累矣前又有嘉慶己未例言及徵引書目補目錄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二之四

小說家類四

異聞

穆天子傳六卷 平津館叢書本

晉郭璞注 璞仕履見術數類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起居注類 書錄解題起居注類 通攷起居注類 讀書志傳記類 新舊唐志 宋志別史類 俱載之乃晉太康二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墓中所得竹書也記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暨美人盛姬死事有月日而無年又文多斷缺荀勖和嶠等以隸字寫之勖序稱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跡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狩得驊騮綠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崑崙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晁氏稱郭璞注本謂之周王遊行記陳氏稱其體制與起居注正同起居注者自漢明德馬皇后始漢魏以來因之以上陳說然其事爲經典所不載惟列子周穆王篇所載頗有相同景純注最在先頗引奇聞異說蓋亦就書而注與山經注同科非注爾雅之可比也筠軒懼

是書之荒落因取漢魏叢書各本暨史漢諸子唐宋類書所引互相參校表其異同正其舛謬爲補正文及注若干字刪若干字改若干字其無可校證者闕之書成寄正孫淵如師刻入叢書從此穆傳郭注莫善於此本矣前又有元至正庚寅北岳王元翰漸序及筠軒校正序後有附錄九則

神異經一卷 漢魏叢書本

舊題漢東方朔撰晉張華注 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朝官太中大夫給事中免復爲中郎華仕履見譜錄類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地理類 作一卷書錄解題通考俱同舊唐志地理類 新唐志道家類 崇文目宋志俱作二卷而崇文目又重載於

地理類其書凡東荒經九則東南荒經五則南荒經十則西南荒經三則西荒經八則西北荒經六則北荒經三則東北荒經一則中荒經十則大抵仿山海經爲之漢志及本傳皆不載朔有是書卽晉書華傳亦不言其注是書則其均爲後人所依託矣所記皆八荒以外之言不可究詰而文格雅近齊梁間人所爲故辭采過於縟麗頗便詞章家所取資特於地理道家均無當也說郛亦收入之

海內十洲記一卷 漢魏叢書本

舊題漢東方朔撰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地理類止作十洲記舊唐志地理類 新唐志道家類 崇文目地理類

讀書志傳記類 書錄解題通考俱同宋志道家類作十洲三島記蓋誤衍二字也其書首稱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跡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云云其書每洲各一條又次以滄海島方丈洲扶桑蓬邱崑崙五條皆神仙恍惚之說又漢志及本傳所不載當與神異經爲六朝人一手所假託也然其文辭豐縟雖無裨於輿地實有助於文章云說郛廣祕笈均收入之

鄭記六十六

別國洞冥記四卷 漢魏叢書本

舊題漢郭憲撰 憲字子橫汝南宋人官至光祿勳 四庫全書著錄作漢武洞冥記據其原序止作洞冥記四卷其有漢武二字及別國二字者皆後人所加爾隋志雜傳類 舊唐志雜傳類 俱作一卷新唐志道家類 宋志俱作四卷讀書志傳記類 作五卷書錄解題通考俱作四卷又拾遺一卷案隋唐志作一卷當據不分卷之本晁氏作五卷當有拾遺一卷在內陳氏稱其別錄指拾遺 又於御覽中鈔出然則四卷亦非全書也今則拾遺一卷已佚惟相傳之四卷存其序言漢武明雋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

洞心於道教使冥跡之奧昭然顯著故曰洞冥其書凡六十條以上序說皆荒誕不可詰又詞華豔麗亦不類東漢之文當屬六朝人所依託故唐人始采用之也說郛普祕笈所收均節錄一卷云

漢武故事一卷 說海本

舊題漢班固撰 固仕履見正史類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舊唐志故事類 舊唐志故事類 新唐志故事類 俱作二卷皆不注班固撰崇文目雜史類 始釋云班固撰本題二篇今世誤析爲五篇 已玉海引讀書志傳記類 作二卷此據袁本今新刊備本誤作一卷 云世言班固撰唐張柬之書洞冥記後云漢武故事王儉造通考傳記同宋志作五卷題

班固撰蓋據當時誤析本竊謂柬之尚屬初唐人其言王儉撰當有所受之或不誣也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所載二本皆作二卷謂一是錫山秦氏操緒石書堂本與新刻頗異一是陳文燭晦伯家本又與秦本互異今兩存之然遵王所藏二本今皆未見此本僅十頁必非當日二卷五卷之原本所記多出入史漢而更傅益以妖妄之語其諸書所引此本反多不載疑宋時之本已亡此又爲後人鈔合而成其非王儉原書斷可知已歷代小史亦收入之

漢武帝內傳一卷 漢魏叢書本

舊題漢班固撰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雜傳類作漢武內傳三卷舊唐志雜傳類作漢武帝傳一卷俱不注班固撰讀書志傳記類作二卷云不題撰人記王母降通考傳記同宋志傳記類亦作二卷注云不知作者是本題爲固撰殆後人以漢武故事託名于固併舉是書歸之耳胡元瑞四部正譌下謂詳其文體是六朝人作蓋齊梁間好事者爲之也所載諸仙女名諸家多用上元夫人蓋本此阿環上元名案元瑞以爲齊梁間人作殊爲不確今證以諸書所引其書蓋出於魏晉之間且文體雅與王子年拾遺記相同然有諸書所引而爲今本所無者亦

頗繁多則此本又爲明人所刪節故止有十五六頁斷未能如諸家所載可分爲二卷三卷也知其非當日之完帙矣說郛墨海金壺均收入之

搜神記二十卷津逮祕書本

舊題晉干寶撰寶字令升新蔡人徙嘉興召爲著作郎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舊唐志雜傳類新唐志小說類俱作三十卷通志傳記類同崇文目作搜神總記十卷釋云不著撰人名氏或題干寶撰非也宋志作干寶搜神總記十卷寶續記十卷注云並不知作者然讀書志書錄解題俱不載疑其書宋時已佚故崇文目所載已較隋唐志少二十卷且云非干寶撰而宋志既有續記又有續記既冠以干寶二字又注以不知作者恐未見其書而虛列之耳此本所載證以古書所引或有或無當屬宋以後聯綴舊文而以他說增益成帙非當時之原書也故於第六卷乃全鈔兩漢書五行志而續以晉書五行志中三國事一字不更其依託之顯然者也然核其體例儼然古籍不與他僞書等蓋由其人本有學識善於作僞若非細心搜討無從知其僞也前有令升原序即晉書本傳所載者學津討原亦收入之漢魏叢書所收止八卷與此本大同小異疑別一僞本也鹽邑志林本總作二卷說郛僅摘錄十八條云

搜神後記十卷津逮祕書本

舊題晉陶潛撰潛仕履見瀛書類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雜傳類通志傳記俱載之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不載豈皆未見其書歟然淵明亦非撰是書者書中載有宋元嘉十四年十六年事是時淵明已卒十餘年矣況宋書本傳稱其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其於文章如此則於此記亦當如是而竟不然其作僞之明證也惟其所記詞致雅飭體例嚴整實非鈔撮補綴而成當由隋以前人所依託與世所傳干氏搜神記固

迥然不侔矣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郛唐宋叢書

均節錄一卷云

拾遺記十卷 漢魏叢書本

秦王嘉撰 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能前知爲姚萇所殺符登贈太師謚曰文舊本題晉代非也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雜史類作拾遺錄二卷新舊唐志雜史類俱作拾遺錄三卷又拾遺記十卷注云蕭綺錄崇文目傳記類讀書志傳記類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拾遺記十卷蓋子年撰而綺敘錄故二唐志俱分載也據綺序知王氏書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經亂佚闕綺掇拾殘文編爲十卷併爲之錄錄卽論贊之別名也然則隋唐志所載二卷

三卷之本亦非子年之原書矣所記上起三皇下迄石虎事跡奇詭十不一眞徒以辭條豐蔚頗有資於詞章至綺所論斷雖爲暢達亦不過揚其頌波耳祕書少一種亦收入之歷代小史所收有記無錄說郛僅節錄一卷云

異苑十卷 津逮祕書本

宋劉敬叔撰 敬叔彭城人元嘉中官給事黃門郎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雜傳類通志傳記俱載之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不載豈皆未見其書歟是書所記皆古今怪異之事脩詞命意頗有古致無唐以下小說冗沓之習當屬劉氏原書而毛子晉跋之稱是書載秦世謠而不及仲舒修覆之奇載高陵龜而不及毛寶鑄印之驗陳仲弓德星可采而客星犯座胡以獨遺沙門慧熾眞奇而佛圖澄豈容盡逸至於絡絲之女鞠通之琴及郭璞韓友杜不愆輩種種異趣悉不一收不知敬叔意何居也余謂怪異之事固聖人所不語後人喜談此事皆著書以紀所聞是書亦幾備矣而子晉猶以爲未備勢必如洪景盧夷堅志多至四百二十卷而後可子晉之言余未敢以爲然也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郛唐宋叢書均節錄一卷而已

續齊諧記一卷 漢魏叢書本

梁吳均撰 均字叔庠安吉人天監初柳惲爲湖州刺史辟爲邵主簿或作唐吳筠誤也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雜傳類舊唐志雜傳類新唐志書錄解題通志傳記宋志俱同崇文目作三卷通考作二卷皆字之誤也案隋志新舊唐志宋散騎侍郎東陽無疑先有齊諧記七卷故是書稱續齊諧志怪本莊子語也既以名書宜其所記十七條皆屬異聞矣然唐人皆已引用亦小說之最古者惟宋徐子光注李氏蒙求劉阮天台語其所引之文此本無之豈其書已佚後人采摭他書所引以成帙故不免有所遺歟未有元至元甲子吳郡陸友跋說郛祕書二十一種均收入之

龍城錄二卷 河東集附刊本

舊題唐柳宗元撰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貞元九年進士又中博學宏詞科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順宗朝擢禮部員外郎坐黨王叔文貶邵州刺史再貶永州司馬移柳州刺史

四庫全書存目新唐志崇文目讀書志通志俱不載書錄解題通考宋志始載之俱作一卷蓋據單行本也宋葛嶠始編之集中以後編集者皆從之爾陳氏云龍城錄稱柳宗元撰龍城謂柳州也羅浮梅花夢事出其中唐志無此書蓋依託也或云王銍性之作何氏春渚紀聞朱子語錄亦皆稱王銍所僞作今觀其書前有小序凡四十三則其文字固不類子厚而所載多神異之事似從後人

詩文中暗影出其爲性之所僞託信矣然古今詞人皆以爲柳氏書而引用不絕則亦莫得而廢之焉百川學海說郛歷代小史所收均作一卷云

集異記一卷 祕書二十一種本

唐薛用弱撰用弱字中勝里貫未詳題曰河東薛郡望也長慶中官至光州刺史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傳記類俱作三卷讀書志通考俱作二卷宋志作一卷與今本同其作三卷二卷者皆所據本異也晁氏稱是書集隋唐間談詭之事一題古異記首載徐佐卿化鶴事余謂所記凡十六篇序述詳贍而自成章絕無鄙倍之習間涉靈異亦小說之恆態耳說郛唐宋

叢書歷代小史均收入之

前定錄一卷續錄一卷 學津討原本

唐鍾輅撰輅里貫未詳太和中官崇文館校書郎新唐志作鍾輅無從考定以何字爲正也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崇文目書錄解題通志俱載之崇文目又有續一卷亦作輅撰通志則作廣前定錄廣或續字之譌中引王性之所撰僞本龍城錄疑爲後人所竄易也唐志宋志俱作一卷蓋總言之爾陳氏稱是書凡二十事別本又有續錄二十四事今觀是書悉與之合尚屬宋人相傳舊本前有自序云太和中雖書春閣秩散多暇時得從博聞君子徵其異說每及前定

之事未嘗不三復本末提筆記錄因編次之曰前定錄庶達識之士知其不誣而奔競之徒亦足以自警以上序說蓋其著書之旨本爲勸戒起見故異於他小說也續錄所記雖略然其大旨亦不外是說郛百川學海所收俱題鍾輅撰唐宋叢書止收前定錄一卷云

甘澤謠一卷 津逮祕書本

唐袁郊撰郊字子乾官至虢州刺史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晁氏稱是書載謫異事九章咸通中久雨臥疾所著故曰甘澤謠陳氏稱咸通戊子自序以其春雨澤應故有甘

澤成謠之語遂以名其書以上陳說然原本久佚後人從太平廣記錄出所記雖皆異聞而具有端末頗於考證有裨中有國觀事一則此本因附錄東坡刪改圓澤傳并跋贊寧記觀道人三生爲比邱篇前有明楊儀重校序末有五川居士跋不著名氏又有毛子晉跋說郛唐宋叢書學津討原均收入之

劇談錄二卷 津逮祕書本

唐康駢撰 駢字駕言池陽人乾符四年登進士第官至崇文館校書郎此本題作宋人誤也攷諸書康或作唐駢或作輔亦皆傳寫之誤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讀書志通志通攷宋志俱作三卷惟崇文目作二卷與今本同蓋後人所合併也其書凡四十二則咸載唐世故事間附以議論所記頗極詳贍而多涉神怪不經故皆采入太平廣記或原書已佚後人反從廣記錄出也末有毛子晉跋學津討原亦收入之

杜陽雜編三卷 學津討原本

唐蘇鶚撰 鶚仕履見雜家類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讀書志書錄解題通志通考宋志俱載之宋志作二卷字之誤也是書所記唐代異聞自代宗廣德元年迄於懿宗咸通十四年凡五十二則長篇大章居多其文詞俱極瓌麗與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

拾遺記相等而誇飾荒誕亦復相似雖皆注其聞於某某乃諉過於人之意而後人反以其不沒人善稱之眞被古人賺過也以其家於武功之杜陽川故名其書曰杜陽雜編舊傳其皆以三字爲標題而此本無之卽說郛歷代小史所收亦皆無之不知據何本而云然也

開天傳信記一卷 百川學海本

唐鄭棨撰 棨字穀武滎陽人登進士第昭宗時官至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崇文目雜史類讀書志雜史類書錄解題雜史類通考雜史類宋志俱載之是書乃其官吏部員外郎時所作前有自序稱國朝故事莫盛於開元天寶之際服膺簡策管窺王業參於聞聽或有闕焉承平之盛不可殞墜輒因簿領之暇搜求遺逸傳於必信名曰開天傳信記今觀其書凡三十條皆記開元天寶間傳聞之事間有失實又如華陰岳神夢遊月宮及盧公遠葉法善諸事尤不足以傳信以文士久相引用今亦不得而廢之焉說郛歷代小史學津討原均收入之

集異志四卷 續祕笈本

舊題唐陸勳撰 勳里貫未詳官比部郎中 四庫全書存目作陸氏集異記所以別於嶽氏書也讀書志通考宋志俱作二卷晁氏稱語怪之書也凡三十二事言

尤怪者居三十之一案今所載凡二百二十六事較晁氏所計之數多至五六倍而言尤怪者甚少蓋後人又采諸傳記中所載戰國以迄唐初怪異之書傅益爲四卷非宋人所見之舊帙矣

博異記一卷 祕書二十一種本

舊題唐谷神子撰不著名氏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作谷神子博異志三卷崇文目同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博異志一卷晁氏云題曰谷神子纂序稱其書頗箴規時事故隱姓名或曰名還古而竟不知其姓志怪之書也陳氏云稱谷神子不知何人所記初唐及中世事案是書自序

稱余放志西齋從宦北闕因尋往事輒議編題類成一卷非徒但資笑語抑亦麤顯箴規或冀逆耳之辭稍獲周身之誡只求同已何必標名是稱谷神子則其書本不標名而胡元瑞二酉綴遺因晁氏有或曰名還古一語而證成爲既唐詩人鄭還古眞所謂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其書所載敬元穎以下十人之事皆鬼神靈跡詞頗雅贍蓋猶能文之士所爲惟其自謂麤獻箴規云云與所載十事不合蓋唐志崇文目之作三卷乃其原本其書已佚後人從他書中鈔合爲一卷蓋多語怪之類而所有觸忌之條皆在所佚之列又改自序中三卷爲一卷以相符合耳舊皆作志而此本作記當爲汪士漢妄改之說郛唐宋叢書所收俱作志也然俱題鄭還古姓名疑說郛爲陶珽所補入故因胡元瑞所考而改題之叢書則惟陶是從耳

桂苑叢談一卷 續祕笈本

舊題唐子休馮翊撰不著名氏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所載注曰馮翊唐子休撰不知陳眉公刊時何以顚倒其文也是書前十條皆載唐代神怪之事雖爲詳明而太涉瑣屑後爲史遺十八條皆記南北朝及唐代雜事亦小說之類不足以當史之遺也說郛所收本較此本少七條而止題曰唐

馮翊蓋誤以此二字爲姓名耳

劍俠傳四卷 祕書二十一種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作二卷舊本題爲唐人撰乃據明吳琯古今逸史本此本蓋汪士漢所分也唐宋史志諸家書目俱不載其書凡三十三篇皆記古今劍俠之事其采自太平廣記第一百九十三卷至一百九十六卷豪俠一門者計十九篇皆唐代事內只夫餘國主篇亦可屬隋所不采者如老人化猿篇爲越事虬髯叟篇爲唐事韋洵美篇爲梁事其餘十一篇皆宋事也大都南宋末人采錄廣記所載而附益以他書改題是名士

漢序稱所記載則自越隋外俱稱引唐事後人以爲唐書理或然歟云云若未目覩此書者然甚可笑也說郛所收止一卷凡十一篇題唐亡名氏撰以其皆唐事云

唐闕史二卷 加不足齋叢書本

唐高彥休撰 彥休自號參寥子里貫未詳郭岳觀察使辟之從孫唐亡時年甫三十一至晉開運初尚在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宋志俱止作闕史三卷書錄解題通考俱作唐闕史三卷而宋志又重載闕史一卷注云參寥子述蓋不知參寥子即彥休也前有甲辰歲即晉開運元年自序稱共五十一篇分爲上下卷約以年代爲次則作三卷者皆相承之誤作一卷者又誤以冊爲卷其標題有唐字者出於後人所加耳彥休爲唐末遺民故作是書不繫以唐字而自序但書甲子亦不繫以晉之紀年所記雖皆怪妄之事而具有端末多足以參證史傳其篇後多繫以斷語持論亦頗不苟蓋志怪之書之近正者也末有宋黃伯思明祝允明二跋冠以乾隆甲午 御題詩一章

錄異記八卷 津逮祕書本

蜀杜光庭撰 光庭字賓至縉雲人一曰長安人咸通中應九經舉不第入天台山學道從僖宗幸興元留蜀事先主爲金紫光祿大夫諫議大夫封蔡國公賜號廣成先生遷戶部侍郎後主立授道籙於苑中以爲傳眞天師崇眞館大學士 四庫全書存目崇文目及宋志俱作十卷白雲霽道藏目錄詳注記傳類作八卷與今本同前有自序凡分十七類曰仙曰異人曰忠曰孝曰感應曰異夢曰鬼神曰龍曰異虎曰異龜曰異黿曰異蛇曰異魚曰洞曰異水曰異石曰墓雖皆荒誕之言然實小說之類與道家無涉以其撰自羽流故收入道藏耳後人以言屬無稽目爲杜撰蓋因賓至而起云末有正德己卯柳僉跋並詩與俞弁和詩又有趙清常跋說郛僅節錄一卷而已

稽神錄六卷拾遺一卷 津逮祕書本

宋徐鉉撰 鉉仕履見小學類 四庫全書著錄崇文目宋志俱作十卷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俱作六卷陳氏稱元本十卷今無卷第總作一卷當是自他書中錄出者案陳氏既標爲六卷又謂總作一卷竊所未喻其言自他書錄出者蓋原書已佚後人從太平廣記錄出耳晁氏引其自序稱自乙未歲至乙卯凡二十年僅得百五十事以上晁引而此本反多二十四事又有拾遺十三事當又誤錄他書併入之故數浮於舊也其書皆記唐末五代異聞尚在南唐所作楊大年謂其據門下士蒯亮所言晁氏引恐不盡然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郛僅摘錄七條云

江淮異人錄二卷 函海本

宋吳淑撰 淑仕履見類書類 四庫全書著錄崇文目傳記類 宋史本傳及藝文志俱作三卷惟書錄解題僞史類作二卷通考僞史同陳氏稱所記道流俠客術士之類凡二十五人然世鮮傳本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釐爲二卷以復陳氏之舊所載凡唐代二人南唐二十三人其數與陳氏說同仍屬完帙雖皆語怪之流而其事尚爲史傳所恆有則亦非盡無稽也李雨邨依大典本付刊并爲之序知不足齋叢書則據明嘉靖中伍光忠本稍經潤色未失其眞然終不及是本之尚屬原書也說郛僅節

錄二條更不足道矣

太平廣記五百卷目錄十卷 明刊本

宋李昉等奉敕撰 昉仕履見類書類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按太平興國二年詔學士李昉扈蒙等十三人同修太平御覽又取野史傳記故事小說列撰集一書明年告成先御覽而表進之賜名太平廣記六年詔鏤版頒行言者以廣記非後學所急收版藏太清樓於是御覽盛傳而廣記反不行於當代雖以鄭漁仲之博識亦未嘗得而見之矣其書分五百十五部每部又各分人物名目所引書至三百四十四種奇文祕笈咸在於斯凡侈談神怪者尤搜羅靡遺實小說之總匯也此本表文後有明嘉靖丙寅談愷識語稱是記傳寫已久亥豕魯魚甚至不能以句因與二三知己互相讐校字義稍定尚有闕文闕卷以俟海內藏書之家慨然嘉惠補成全書云云故其書尚闕嗤鄙類二卷無賴類二卷輕薄類一卷及酷暴類胡測等六事婦人類李誕等七事迄今亦無從據以補焉前又有引用書目當屬原本所有云

茅亭客話十卷 津逮祕書本

宋黃休復撰 休復字端本蜀人題曰江夏舉郡望也 四庫全書著

錄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晁氏稱茅亭其所居也暇日賓客話言及虛無變化謠俗卜筮雖異端而合道旨屬懲勸者皆錄之今觀其書凡八十九條所記皆蜀中軼事自前後蜀以迄宋眞宗時涉神怪者居多何道旨之可合然以言乎屬懲勸則有之矣其他雜說尚可以資博識猶小說之近理者也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郛僅節錄數條而已

五色綫二卷 津逮祕書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後有毛子晉跋云攷中興館閣書目稱不知作者摭百家雜事

記之爲類門舊跋亦不著年月姓氏因披閱所載多祕藏異蹟雖不逮容齋五筆亦迥出雲仙諸冊矣今觀是書皆引諸雜記中新穎怪誕之說而摘取數字各爲標目不盡注出處其體例頗類陶秀實清異錄而割裂舛謬頗無條理則不及陶氏書遠甚恐非宋人之舊帙耳說郛僅節錄一卷云

陶朱新錄一卷 墨海金壺本

宋馬純撰 純字子約自號樸樵翁武城人紹興中官江西漕使隆興初以太中大夫致仕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宋志補亦載之前有紹興壬戌自序所載凡七十七條皆當代瑣聞雜事然語怪居多閒及維說不過十之二三其末一條爲

元祐黨籍碑蓋黨籍中馬默卽子約之祖父故附及之以昭先烈雖與全書體例不類不恤也其曰陶朱新錄者子約後居越之陶朱鄉因以名書說郛所收乃節錄本云

夷堅志二十卷 耕煙草堂袖珍本

宋洪邁撰 邁仕履見宋史鈔類 四庫全書著錄作夷堅支志五十卷書錄解題作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二十卷大凡四百二十卷通考同讀書附志作夷堅四十八卷宋志作夷堅志六十卷注云甲乙丙志夷堅志八十卷注云丁戊己庚志則卽陳馬兩家所載甲至癸二百卷之前一百四十卷也提要據秀水汪氏藏本乃其支甲至支戊五集蓋歷年久遠散佚旣多所存不能如宋志之卷數矣是本爲錢唐周信傳 紫 以善本重加釐正仍以十干編爲十集每集又卷分上下未知與汪氏本同否也其書皆志怪之類而取列子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語以名書已失其義雖本唐人舊稱恐非此流也陳氏稱稗官小說皆人固有爲之者矣游戲筆端資助談柄猶賢乎已可也未有卷帙如此其多者不亦謬用其心也哉且天壤間反常反物之事惟其罕也是以謂之怪

苟其多至於不勝載則不得爲異矣世傳徐鉉喜言怪賓客之不能自通與失志而見斥絕者皆詭言以求合今邁亦然晚歲急於成書妄人多取廣記中舊事改竄首尾別爲名字以投之至有數卷者亦不復刪潤徑以入錄雖敘事猥褻屬辭鄙俚不恤也案陳氏乃據其全帙評之今本雖所存止此而所載之事多與廣記相出入至其猥褻鄙俚尚如陳氏所云卽使全帙俱存亦不過爾爾徒以其南宋人遺笈雖殘闕之餘不得不存備小說之一種耳是本刊於乾隆戊戌沈 起瞻 何 琪 俱爲之序

閒窗括異志一卷 鹽邑志林本

宋魯應龍撰（應龍嘉興人理宗時人）　四庫全書存目倪氏宋志補亦載之其書凡九十條皆述所聞見神怪之事閒及古事亦皆唐五代小說所有文多脫落與說郛本相同而是本較少云

高坡異纂三卷（煙霞小說本）

明楊儀撰（儀字里未詳官兵部員外郎明史附何孟春傳）　四庫全書存目焦氏經籍志亦載之前有嘉靖壬辰自序稱予少日讀書凡編簡中所載神仙詭怪之說心竊厭之正德嘉靖間兩見邑中怪事始歎古人紀載未必皆妄及居京師文字交游殆徧天下其所言神怪異常之事皆有依據因以新舊所得去其鄙褻

凡陋荒怪難憑者十之五六錄成三卷題曰高坡異纂高坡者予京邸之里名異纂者瑣屑諫談不足於立言云耳今觀其書大都齊諧齊東之類無一而可信者自謂鄙褻凡陋荒昧難憑者去其十之五六然所載皆若此等不知其所去者又何如也自有小說以來未有誕妄如此書之甚者說郛續節錄一卷節猶不節耳

祐山雜說一卷（曾祕笈本）

明馮從吾撰（從吾宇惟良平湖人嘉靖壬辰進士官工科給事中以言事謫潛山縣丞遷太倉州知州隆慶中追贈布政司參政）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凡三十九則多自記其雜事間就見聞所及并記他人事率託之夢卜荒唐之說未免自誣誣人矣快雪堂漫錄一卷（奇晉齋叢書本）

明馮夢禎撰（夢禎字開之秀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凡五十九條皆就所見聞而雜記之多因果怪異之事其及他事者纔十之一二蓋閒之生平耽慕禪悅晚年復結廬孤山與僧爲侶宜其專事語怪矣末有陸梅谷識語說郛續本僅節錄十一條而已

澹園十六卷（知不足齋袖珍本）

明錢希言撰（希言字簡棲吳興人）　四庫全書存目前有萬曆癸丑自序稱澹園者何柽樞十九山中稗家一

種志怪傳奇之類是也則何言乎澹也漢人以爲狡澹也以上自序然其書皆記當時見聞之事凡分仙幻釋異影響報緣冥跡靈祇淫祀奇鬼妖孽瓌聞十門瓌聞者紀事物二瓌也所記多屬神怪極爲猥鄙是徒取悅於俗目而不顧見笑於大方矣明末小說之書此其最下流者也

耳新八卷（硯雲甲編本）

明鄭仲夔撰（仲夔字冑師號龍如信州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成於崇禎甲戌前有自序稱余少賤耽奇南北東西之所經同人法侶之所述與夫星軺使者商販老成錯陳非一耳涉之而成新殊不忍其流遯

而湮沒也隨聞而隨筆之今觀其書自令德以迄人瑞凡分三十四門僅一百八十九則分門殊嫌冗碎所記皆當時瑣聞雜事而涉於仙佛鬼神者居多蓋亦齊諧志怪之流無關學問耳

矩學雜記二卷 愚山全集本

國朝施閏章撰 閏章仕履見傳記類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凡八十三條每條各有標目皆就所見聞隨手雜記多及因果報應之事愚山亦以講學名而乃顯背聖人不語神怪之教究不脫詞人氣習本載愚山別集中今遵提要例另志之

冥報錄二卷 說鈴後集本

鄭記六十六

國朝陸圻撰 圻字麗京號講山錢唐人順治中貢生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作於順治辛丑前有自序稱予退而老於西湖之上不敢作人史而作鬼史所載皆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與六經之旨同歸無可疑者今觀其書凡二十八則所記端末頗詳誠足以寓彰癉之意然皆冥途不可知之事未免爲矯誣以滋生民之惑矣前又有譙郡曹 無衣序

蚓庵瑣語一卷 說鈴後集本

國朝王逋撰 逋字胱枕嘉興人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凡六十條皆記明末 國初所見聞之事多屬其鄉所有無非志怪者也間有但記雜事者亦皆傳聞異辭不足以資參核

觚賸八卷續編四卷 臨野堂刊本

國朝鈕琇撰 琇字玉樵吳江人康熙壬子拔貢生官至陝西知府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成於康熙庚辰越三載又成續編其前各有自序正集皆就所見聞雜事以所至之地分記卷一至卷三爲吳觚卷四爲燕觚卷五爲豫觚卷六爲秦觚卷七卷八爲粵觚續編分言觚人觚事觚物觚四類類各一卷其文詞皆哀豔奇恣而記事多近游戲故不免喜談神怪以徵其詭幻間有稗於攷據者亦百中之一二耳

果報見聞錄一卷 說鈴後集本

鄭記六十六

國朝楊式傳撰 式傳號雪崖鄞縣人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凡七十七條皆錄因果報應之事如其人之善惡所自取此理本出六經而惜其宗二氏以立言以致有悖理之談而不覺也

簪雲樓雜說一卷 說鈴後集本

國朝陳倡古撰 倡古字雲暗德清人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凡六十一則皆記瑣屑之事而多涉怪異惟所記本朝制科一則前明廷杖一則及賀宿紀聞一則辨魏忠賢卷四任氏冒稱明熹宗張皇后事足備考證耳

見聞錄四卷 原刊本

國朝徐岳撰岳字季方嘉善人　四庫全書存目作一卷

蓋據說鈴後集本也其書凡一百二十三條皆以所聞所見之事筆之成帙皆非世所恆聞恆見者也其爲語怪之書幾與錢簡棲獪園相等焉前有楚黃張希良序說鈴所收本則已節去其十五條云

信徵錄一卷說鈴後集本

國朝徐慶撰慶號濱溪自署曰烏山人不知何地之烏山也　四庫全書存目前有康熙辛巳自序稱輪迴因果釋氏之說儒者之所不道此余之所大惑也爰舉年來所見所聞信而有徵者輯而著之卽名之曰信徵錄以

寓勸戒之意今觀是書凡六十七則前六則皆錄時人所記而繫以名氏以後皆其所自爲記多荒誕不經之談雖曰以寓勸戒特恐其書之不徵不信不信民弗從耳

述異記三卷說鈴後集本

舊題東軒主人撰不著名氏前有康熙辛巳自序則卽其時之人也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皆記順治康熙間事大都侈談神怪百無一眞其謂天下之大宇宙之廣何所不有此亦任其自言之而自信之耳若博物君子則豈取於此

曠園雜志二卷說鈴後集本

國朝吳陳炎撰陳炎字字崖號芋園錢唐人官仕平縣知縣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皆記所見聞奇異之事自明末以迄昭代凡一百五十一條所記涉神怪者居多不過如搜神志怪惑人聽聞而已其有可以補正史之所未備者亦寥寥無幾耳前有康熙癸未其兄青壇序

閩中錄異二卷原稿本

國朝黃錫蕃撰錫蕃字晉康號拙升海鹽人　是編就羣書中所載異聞瑣事有涉於閩中者采摭成帙如明徐伯昌昌祚燕山叢錄之流而各注其所采書名於其下則較徐氏書頗有資於考證間綴按語亦殊精

審知其記事纂言之功深矣前有嘉慶丁卯自序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二之五

小說家類五

瑣記

原本博物志十卷 吳門黃氏士禮居刊本

晉張華撰宋周日用等注 華仕履見譜錄類日用始末無考署曰汝南舉郡望耳 隋志雜家類載博物志十卷新舊唐志崇文目書錄解題雜家類通志雜家宋志俱同讀書志及解題又載周盧注博物志十卷盧氏注六卷通考同晁氏稱是書載歷代四方奇物異事兩本前六卷

略同其無周氏注者稍多而無後四卷是本前有黃蕘圃丕烈刊序謂予家有汲古閣影鈔宋本末題云連江葉氏與今世所行本夐然不同嘗取而讀之乃知茂先此書大略撮取載籍所爲故自來目錄皆入之雜家其體例之獨創者則隨所撮取之書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如卷首括地象畢方繼以考靈耀是也以下雖不能條舉所出然列於山海經逸周書等皆顯然可驗今本强立門類割裂遷就遂使蕩析離居失其指趣致爲巨謬矣考讀書志及通考皆載周日用注十卷卽是此本遂刻之以正今本之失於中仍不免譌錯皆不難校正今悉仍其舊者恐失眞也今觀是本前有茂先原序與今本同其載日用注及盧氏注各繫姓氏以別之亦與今本同特所載皆屬寥寥耳此本當爲張氏原書後人未見其書別采遺文裒合成編又雜取他書附益之故不能如此本之詳備也攷隋志雜家類又載張公雜記一卷注云張華撰梁有五卷與博物志相似小小不同又有雜記十一卷注云張華撰新唐志雜家類亦載張公雜記一卷然則史記索隱續漢書注三國志注文選注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多有出於此本外者或卽張公雜記之文歟

博物志十卷 漢魏叢書本

舊題晉張華撰 四庫全書著錄案茂先原書吳門黃蕘圃以影鈔宋本校刊行世與是書詳略迥異是本葢後人未見原書惟采掇諸書所引而附益以他小說分類成編故證以諸書所引或有或無或合或不合也其書前有茂先原序凡分三十八目頗近類事之書攷讀書志書錄解題皆不言其分類隸事此則非張氏原書之明證也且又錄及唐人所撰隋書之文則其編次亦甚無端緒矣祕書二十一種亦收入之

述異記二卷 漢魏叢書本

舊題梁任昉撰昉字彥昇樂安人官至新安太守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雜傳類有祖沖之述異記十卷而無任氏書新舊唐志亦俱不載崇文目讀書志通考宋志始載之是書雜記舊聞以及名物頗究雜而少端緒中有北齊武成河清年事必非彥昇原本蓋原本久佚此爲後人裒合類書所引并增益以諸小說而成乃眞僞雜糅之書也說郛僅節錄一卷云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　津逮祕書本

唐段成式撰成式字柯古臨淄人宰相文昌之孫官至太常卿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總作三十卷崇文目及通志同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分作二十卷續十卷

前有自序稱服縫掖者及怪及戲無侵於儒詩書爲太羹史爲折俎子爲醯醢飽食之暇偶錄記憶號酉陽雜俎凡三十門爲二十卷今觀是書分二十九門曰忠志曰禮異曰天咫曰玉格曰壺史曰貝編曰境異曰喜兆曰禍兆曰詭習曰怪術曰藝絕曰器奇曰樂曰酒食曰醫曰黠曰雷曰夢曰事感曰盜俠曰物異曰廣知曰語資曰冥跡曰尸穸曰諾皐記曰廣動植曰肉攫部其語資篇後尚有破蝨錄己佚續集分六門曰支諾皐曰貶誤曰寺塔記曰金剛經塢異曰支動曰支植其標目多奇詭而所記又極譎怪浮誇然古之佚文祕典往往而在故徵引者不絕也其諾皐記前有小序惟稱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諾皐記而不言及何所取義吳氏能改齋漫錄引抱樸子內篇之文以證諾皐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神之名理或然也然續集則作支諾皐又何解也又如天咫玉格壺史貝編尸穸之類亦無從而深考之至廣動植分羽毛鱗介蟲木草六篇前亦有總序攷梁元帝賦有訪酉陽之逸典語謂大小二酉山多藏奇書也書名取義蓋出於此此本兩集之末皆有毛子晉跋學津討原亦收入之

清異錄二卷　最宜草堂刊本

宋陶穀撰穀字秀實新平人本唐彥謙之孫避晉諱改陶氏歷仕晉漢周入宋終戶部尚書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俱載之陳氏稱是書凡天文地理花木飲食器物每事皆制爲異名新說其爲書殆似雲仙散錄而語不類國初人蓋假託也今觀其書分三十七門總六百十八事各有標目而事實緣起即注於其下其中花九命一條乃似南唐人所作則陳氏假託之說誠若可信然胡元瑞四部正譌下嘗辨之云清異錄或以文不類宋初者恐未然此書命名造語皆頗入理又恐非穀不能但雲仙間有紀事志怪處此則全主滑稽耳擬諸李商隱之蘀纂亦何減也近時

文章大家間亦用之若鬯聖之號王長公以題哀冊文矣據此知陳氏之說不足憑也是本爲海昌陳勉之世修所校刊并爲序

東坡問答錄一卷 曾祕笈本

舊題宋蘇軾撰 軾仕履見雜家類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凡二十七條皆記東坡與僧佛印嘲戲譏謔往復之詞以及商謎行令并疊字詩無弗詼諧謔浪而入魔道眞三家邨夫子伎倆耳僞書至此亦可謂無所不有矣前有萬厤辛丑常熟趙開美序恐卽其所依託云

漁樵閒話錄一卷 曾祕笈本

鄭記六十七 五

舊題宋蘇軾撰 四庫全書存目無錄字作二卷讀書志通考俱同晁氏稱是書設爲漁樵問答及史傳雜事不知何人所爲今觀其書分上下兩篇多襲唐人小說而敷衍之與邵子漁樵對問之談名理者宗旨迥別且議論亦淺近前有萬厤壬寅常熟趙開美引疑卽其刊刻時以其爲宋人舊笈因妄題東坡名氏并增以錄字而併其卷帙耳說郛所收係節錄本云

續博物志十卷 祕書二十一種本

宋李石撰舊題晉代者誤也石字知幾資陽人舉薦官太學博士歷進士高第紹興末以成都轉運判官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焦氏經籍志農家類始載之是編前有自序稱張華述地理自以禹所未志且天官所遺多矣余所志視華歲時緜歷其有取於天而首以冠其篇次第倣華說一事續一事不苟於搜索而比華所志加詳今觀其書多采摭舊文失於刊改然與世之類事之書小異所載軼聞瑣語皆可以備參證合張氏書觀之庶幾由天地以及山海由山海以及人物固無一之或遺矣後董逌周又廣之爲五十卷則全屬類書不可與二書爲伍矣前有康熙戊申汪士漢序唐宋叢書亦收入之

牡丹榮辱志一卷 百川學海本

鄭記六十七 六

舊題愚叟邛璩撰不著時代 四庫全書存目作舊本題宋邛璩撰蓋據 內府藏本說郛所載亦作邛璩疑莫能明也前有自序以花卉蕃廡於天地間莫踰牡丹因測造化意以榮辱志其事首列姚黃爲王魏紅爲妃次列九嬪世婦御妻三目皆牡丹類也次列花師傅花彤史花命婦花嬖倖花近屬花疏屬花戚里花外屏花宮闈花叢脞十目皆諸花之各有等級而役屬之也又次列花君子花小人花亨泰花屯難四目皆指牡丹所値之時地人物而類敘之也大都借牡丹作游戲之談非花卉之譜也

拊掌錄一卷 說郛本

元宋元懷撰元懷自號曬然子里貫未詳 四庫全書存目前有延祐甲寅自序稱呂居仁作軒渠錄皆紀一時可笑之事余觀諸家雜說中亦多有類是者暇日裒成一集目之曰拊掌錄以補軒渠之遺今觀其書凡三十則皆述宋人可笑之事頗具端末而皆不詳出處蓋聊以資開卷之一笑不足以言著書也說郛所收本較此多五條云

十處士傳一卷 快書本

明支立撰立字中夫嘉興人天順中官翰林院孔目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取布衾木枕紙帳蒲席瓦罏竹牀杉几茶甌

鐙檠酒壺十事仿昌黎毛穎傳東坡羅文傳例各撰擬其名氏籍貫而爲之傳及贊無論其寥寥短章詞意淺率遠不及韓蘇也即及之豈如許諸事可與筆硯較輕重哉未有自跋知其方爲常州學官蓋較之無所用心者爲猶賢耳

古今諺一卷古今風謠一卷 函海本

明楊愼撰愼仕履見禮類 四庫全書存目皆作二卷此蓋李雨邨所合併耳其書皆於嘉靖間在雲南時采集諸書中謠諺以游嬉自遣其孫宗吾刻之遂行於世大旨謂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采以爲談因之輯錄成帙其又輯及風謠者蓋以見禎祥妖孽之興其來有自而昔人所謂詩讖之說其亦有所本云兩書前俱有兩郵序

小窗自紀四卷豔紀十四卷清紀五卷別紀四卷 原刊本

明吳從先撰從先字穆野號小窗蘇州人 四庫全書存目自紀皆所作駢偶雜著以及詩賦頌贊論序傳記之類大都游戲之文前有自序及焦竑吳逵俞恩施鳳來湯賓尹沈明龍六序豔紀止有自序皆采輯漢魏以來以迄明代詩賦雜文凡分十二部俱取其詞之穠豔者內有宋玉四賦列在中山王鄒陽司馬相如之後殊失次序清紀分清語清韻清

事清享四門皆摭摭羣書中雋語瑣聞成帙前有自序及纂用書目又有吳逵王宇何偉然三序別紀皆纂錄古今逸史遺書奇編怪帙爲之而先之以內經調神爾雅釋天曾子天圖三則頗爲不倫前有自序稱別紀者清豔外之賸物也蓋當萬厤年間盛行纖詭之文故小窗亦專務乎此不過猶賢於搏奕云耳

青泥蓮花記十三卷 原刊本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記

明梅鼎祚撰鼎祚字禹金宣城人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記歷代女伎事跡皆摭摭子史別集中瑣聞而成凡分記禪記元記忠記義記孝記節記從七門所記

共一百二十餘人又外編分記藻記用記豪記遇記戒五門所記共八十餘人自謂大例惟四其一在尚名行而略聲色然專以娼論古昔家樂亦稱爲伎顧各自有主列次姬侍非可與人盡夫者等也不在此內其一金元以後凡有戲劇好失故實又多影響或未必有其事或出談說家總無明據並不混載其一記從以終事爲別有他不錄其一諸凡疑誤並爲分注云云其爲例亦可謂精審矣而惜其用心於無益之地徒爲導情增欲之具所謂作法於涼弊將若何禹金尚未之知乎前有萬厤庚子自序及采用書目目錄後又有識語

板橋雜記三卷 說鈴後集本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國朝余懷撰懷字無懷號澹心閩縣人

前有自序謂金陵古稱佳麗之地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稱一時之盛事自時厥後或廢或存迨至百年之久而古蹟寖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余偶爲北里之遊長板橋邊一吟一詠顧盼自雄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返念無因聊記見聞用備行青今觀其書上卷爲雅游中卷爲麗品下卷爲軼事皆所以述狹邪傳豔冶者也昔唐李戡痛惡元白詩謂其纖豔不遺淫言媟語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其詆元白太過若此書則誠如戴所云矣末又有自撰後跋謂爲四水潛夫記武林舊事之意意雖如此其如書之大相刺謬何 昭代叢書亦收入之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三

釋家類

易筋經義二卷 寫本

舊題西竺僧般刺密諦譯前有唐貞觀二年李靖序稱後魏孝明帝大和間達摩大師自梁適魏面壁於少林寺迨九年功畢示化少林僧於西壁處得一鐵函獲所藏經二帙一曰洗髓經一即是經洗髓經共作祕傳後世罕見惟是經留鎮少林其字皆天竺文般刺密諦詳繹其義徐洪客得其祕

諦既授於虬髯客客復授於子云云大都是書傳自少林而僞託藥師序以神其授受也其書凡二十八則大旨謂髓骨之外皮肉之中莫非筋絡周身通行血氣凡屬後天皆其提挈假借修眞非所襄贊立見頑靡視作泛常曷臻極至舍是不爲進修不力無有是處故名曰易筋經乃釋家講內丹之書也又有紹興十二年牛皐序署曰宋鄂鎭大元帥少保岳麾下弘毅將軍其僞不待言矣末有紫凝道人跋各家書目俱不載殆晚出之僞書耳

凌仲子校禮堂文集廿五有與程麗仲書亦辨是書之僞文煩不錄

弘明集十四卷 支那撰述本

梁釋僧祐撰僧祐姓俞氏彭城下邳人初出家揚都建初寺武帝時居鍾山定林寺

四庫全書著錄舊唐志新唐志總集類 崇文目讀書志通志通考宋志俱載之崇文目作十卷蓋脫字耳是書前無自序而有後序稱祐山棲餘暇撰古今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翦邪建言衞法製無大小莫不畢采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三寶亦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爲十四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今觀其書凡十篇不標門目皆自東漢迄梁代發明彼教之文其往復辨難攻擊不休者亦具載之其大

旨主於張大其教故于抑儒斥道之作尤甄錄無遺夫釋源於老固有明證其排斥老莊已昧其所自出而忘其祖乃復併抑吾儒亦獨何心是時梁武帝方崇信其教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非不幸也然祐生當齊梁間古書多未散佚故遺文墜簡猶有存者足以備攷證之一種至其書之背道而馳姑存而不論可也此本每卷後各有校訛音釋當屬明萬厤間刊時所加入耳

廣弘明集三十卷 支那撰述本

唐釋道宣撰道宣姓錢氏丹徒人隋末居終南白泉寺又遷豐德寺至唐高宗時乃卒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崇文目讀書志通志通考宋志俱載之晁氏稱道宣麟德初居西明寺以中原自周魏以來重老輕佛因采輯自古文章下逮齊隋發明其道者以廣僧祐之書分歸正辨惑佛德法義僧行慈濟成功啟福悔罪統歸十門前有自序每門又各有序極爲詳贍蓋其皆采摭舊文而成舍諸序外無所爲論著也僧祐書止十四卷而此實倍之可稱浩博而不免涉於泛濫藉以張大其教然隋以前名流撰述爲後來總集所不載者實賴僧祐書及此編以存洵足以備藝苑之參攷矣此本各卷末俱有音釋蓋萬厤庚戌刊時所加入云

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 支那撰述本

唐釋道世撰道世字元惲上都西明寺僧 四庫全書著錄崇文目新唐志通志俱作法苑珠林集一百卷蓋所見本不同也是書皆以佛經故實分類編排凡一百篇每篇各分部每部又分子目其每部之首有述意者多猶史傳之序或有或無也大都引經據典條理分明主於侈神異陳罪福起人敬畏之心以自尊其教若以經理繩之無不牴牾百出殆亦不免虛摘浮詞假盈卷軸者矣然其書成於唐初尚無後來空談心性之習在彼教中猶爲徵實之學猶之唐初九經義疏終勝于宋人之傳注語錄也前有總章元年李仲思序此本每卷之後各有校譌音釋當屬明萬厤辛卯刊時所附入云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 武進莊氏校刊本

唐釋玄應撰玄應貞觀末大慈恩寺翻經僧 新唐志著錄作衆經音義前有終南太一山釋氏序即釋廣宣稱法師以貞觀末歷敕召參傳綜經正緯資爲實錄因譯尋閱捃拾藏書爲之音義注釋訓解云云今觀所譯經二百六十四種律八十二種論九十五種計四百四十餘種所引書自釋典外至百數十種其

引經則有三家詩鄭康成尚書論語注賈逵服虔春秋傳李巡孫炎爾雅等注引字書則有倉頡三倉衞宏古文葛洪字苑字林聲類服虔通俗文說文音隱及漢石經之屬多不傳之祕冊惟昧漢人之通借泥後世之四聲是其短也自唐以來傳注類書皆未及引通人碩儒亦未及覽武進莊炘官咸寧知縣至大興善寺見轉輪釋藏求其卷帙善本猶存乃與嘉定錢獻之及陽湖孫淵如師同爲校正刊而行之於是學者俱爭求是書幾與陸氏經典釋文同科矣前又有乾隆丙午莊炘刊序

開元釋教錄二十卷 支那撰述本

唐釋智昇撰智昇開元中居長安崇福寺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類別集　通考俱載之新唐志止載大唐內典錄十卷注云西明寺僧撰母照開元內外經錄十卷而不及是錄唯通志依唐志所載外又有續大唐內典錄一卷注云唐僧智昇撰當即是錄而書名卷數大異蓋不可攷矣其書成於開元庚午前有自序目錄晁氏稱智昇在開元中纂釋氏諸書入中國歲月及翻譯者姓氏以楞嚴經爲唐僧懷迪譯張天覺以懷迪與菩提流支同時流支後魏僧其言殆不可信也今觀其書分爲二錄一曰總括羣經錄凡十卷從漢至唐所有翻述具帝王年代

并譯人本事所出教等以人代先後爲倫不依三藏之次兼敘目錄新舊同異一曰別分乘錄亦十卷別錄之中典分爲七一有譯有本二有譯無本三支派別行四刪略繁重五拾遺補闕六疑惑再譯七僞邪亂正就七門中二乘區分三藏殊科具悉委曲兼明部屬大都紀載釋氏舊文莫備於此然著錄浩繁舛迕在所難免不止如晁氏所指摘已也後來朱竹垞仿其體例撰經義考其舛迕亦所時有而何責于緇流此書在彼教中足以爲一切經之必可總匯矣是本後十數卷之末俱有音釋當屬明人刊時所加入云

法藏碎金錄十卷　明刊本

宋晁迥撰迥字明遠澶州清豐人自其父始遷家彭門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第至道末擢右正言直史館知制誥旋爲翰林學士加承旨天禧中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謚曰文元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別集類　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解題通考宋志俱無錄字蓋省文耳是書乃其晚年退居昭德里時所作前有天聖丁卯自序明遠酷嗜內典有得即書禪門語錄之屬不過出于文人之手能飭以雅言尚未墮入緇流棒喝語氣耳然以士大夫而用心於此豈其于昌黎一集尚未寓目乎其元孫子止深以其祖之佞佛爲恥故作讀書志以此書附載所撰道院集

後雖自亂其例不恤也此本爲明嘉靖丙午其裔孫瓊得宋刊重刻冠以像贊及逸事七則并爲之跋

道院集要三卷　明刊本

宋晁迥撰王古刪定古字敏仲清源人官至戶部尚書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別集類　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宋志注云不知作者是書前有治平乙巳敏仲序稱文元晁公博觀內書精鍊道行不徒强學而力行復勤於撰述以開導後覺爲心其所著書曰道院別集曰自擇增修古法曰法藏碎金曰隨因紀述曰耆智餘書余嘗得徧閱之以爲名理之妙雖

白樂天不迨也輒刪去重複總集粹精整比義類使便觀覽云云蓋集五書以成一書凡百餘條誠爲得其菁華而遺其糟粕矣然亦不過釋家語錄之流與文章實風馬牛不相涉也予止係其元孫竟列之別集中殆亦歷諱其沈溺於異學耳而不知欲蓋而彌彰也此本爲明嘉靖甲寅其裔孫孫以宋本重刊前後俱無序跋蓋佚脫爾

宋高僧傳三十卷 支那撰述本

宋釋贊寧撰 贊寧德清高氏子出家杭州龍興寺嘗召對於滋福殿詔修高僧傳咸平中加右街僧錄至道二年卒謚曰圓明大師 四庫全書著錄焦氏經籍志亦載之按梁釋惠敏始撰高僧傳六卷分譯經義解兩門慧皎復廣爲十四卷分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遺身誦經興福經師唱道十科唐釋道宣以慧皎書詳於吳越而略於燕魏故上距梁天監下終唐貞觀續爲三十卷所載二百四十人附見者又一百六十人別分譯經義解習禪明律護法感通遺身讀誦興福雜科十門以上三書俱見讀書志傳記類至贊寧於太平興國七年奉敕再續則由唐高宗時爲始凡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傳後附以系論所分十類一仍道宣之例於端拱元年書成表上故前載進表及批答又有自撰後序其于唐五代

諸僧授受源流敘述最詳大都采自各家誄銘記志居多而詞意亦頗雅飭足以備釋氏之掌故矣至每卷後音釋乃明萬厤辛亥刊時附入云

五鐙會元二十卷 支那撰述本

宋釋普濟撰 普濟字大川宋末杭州靈隱寺僧至元初猶存 四庫全書著錄焦氏經籍志錢氏補元志俱載之攷宋景德間吳僧道原作傳鐙錄眞宗詔翰林學士楊億裁正天聖中駙馬都尉李遵勗爲廣鐙錄建中靖國元年釋維白成續鐙錄淳熙十年釋道明作聯鐙會要嘉泰中釋正受作普鐙錄斯五鐙之所由始與藏典並傳焉大川以五鐙爲書浩博學者罕能通究乃刪薙冗雜合爲是編首以七佛次以西天東土祖師又次以四祖五祖六祖下法嗣附西天東土應化聖賢又次以南嶽青原下法嗣又分溈仰法眼臨濟曹洞雲門五宗支分派別各繫以傳其考論彼教源流本末最爲詳明雖體例仿釋惠洪僧寶傳然惠洪書僅載八十一人而此編所載悉數之未可終也觀於是編學者可不必再求之五鐙全書矣前有元至正甲辰杭州僧廷俊重刊序明嘉靖辛酉平湖陸光祖重刻募緣文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十卷 徑山古梅庵刊本

舊題元清源居士王古撰道院集要亦署曰清源

王古刪定疑莫能明焉後人展轉附益已失原本之舊仍題其名氏是編乃其所著釋藏目錄首列科段四則一總標年代括人法之紀綱二別約歲時分記錄之殊異三略明乘藏顯古錄之梯航四廣列名題彰今目之倫序前一則俱止敘述三藏崖略後一則但注云如文即指下十卷之書也自漢明帝永平戊辰至元成宗大德丙午凡一千二百四十一年中閱譯經及傳譯之人總一百九十四人所出經律三藏總一千四百四十部合五千五百八十六卷皆以千字文計其帙數自天字至侈字止備列諸目各爲解題於下殊屬該括詳明一覽之餘全藏義海

瞭然於心目之間矣然考是帙卷數僅至侈字而止恐未全之書也前有清源序偈及大德丙午吉州報恩寺釋克己序

佛祖通載二十二卷 明刊本

元釋念常撰念常姓王氏號梅屋住寧人延祐中居嘉興大中祥符禪寺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俱載之是書乃其敘述釋家故實而作第一卷但紀佛法初起崖略第二卷自盤古以迄周康王亦祇錄帝王統系第三卷至末自周昭王二十五年釋迦誕生以迄元順帝元統元年皆據內典編年紀載各條之後時有論斷大都鋪張彼教以使人畏敬奉承而於闢

佛諸家俱加詆斥雖韓文公亦不免焉甚至據朱子韓文考異以與大顛書爲眞而遂造作言語以復闢佛之讎何其誣妄至此極耶然其書采摭頗博閒存公論較諸宋僧志磐佛祖統紀之僭擬史例者夫固高出一籌矣前有至正元年虞伯生集序末有天竺僧無本後序攷虞序道園學古錄所不載或屬他人代作或非其稱意之作而不存耳

長松茹退二卷 續祕笈本

明釋可眞撰可眞字達觀吳江人始居蘇州楞嚴寺旣而游大房山經進隋僧淨琬所藏佛舍利慈聖太后迎入宮中特賜紫伽黎俄以獄詞牽連論死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亦載之達觀有集名茹退據佛經

以牛糞爲茹退蓋自謙之詞也是編乃其所著語錄故亦以此名之長松其館名也其書凡一百十九條皆以慈慈子同起雖出於釋氏而不盡爲釋氏之談於人情物理亦間及之然終以釋氏爲歸心之地云前有李日華及匡石子二序後有萬厤乙未邢懋跋

現果隨錄一卷 說鈴後集本

國朝釋戒顯撰戒顯字嘷山順治間居杭州靈隱寺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凡九十二則內三十五則俱附有論斷自謂凡現在因果係親見聞者皆入此錄錄中所記不外乎太上感應篇善惡之報如影隨形而已然

不教以積善而徒驅人以奉佛則仍緇流之習氣耳前有康熙辛亥周樑園亮工序

烏程周中孚撰

子部十四

道家類

陰符經解一卷 合刻陰符經注釋本

舊題黃帝撰伊尹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筌七家注 四庫全書著錄按隋志兵家類載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又周書陰符九卷皆不云黃帝亦無與於道家之陰符經至新唐志始有集注陰符經一卷注云伊尹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淳風李筌李治李鑒李鐃楊晟凡十二家

蓋注始于伊尹則以爲此經出于黃帝矣崇文目亦作集注原陰符經原釋所引不及伊尹而云又有傳曰者不詳何代人太公之書世遠不傳張良本傳不云著書二說疑後人假託云又有陰符經敘一卷不詳何代人敘集太公以後爲陰符經注者凡六家並以惠光嗣等傳附之讀書志作七賢注陰符經通考同晁氏稱李筌注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或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元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黃魯直嘗跋其後云陰符出于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揉雜兵家語又妄託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訓注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掊擊也余謂魯直所云確不可易殆李筌所爲託之黃帝又妄託之前人諸注以實之耳故朱子語錄亦稱閻丘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爲之聖賢言語自平正卻無蹺欹如許（以上朱說）然唐志崇文目所載集注本久已散佚即崇文目所稱陰符經敘無伊尹注而有惠光嗣等傳亦與今本不合惟晁馬兩家所稱七賢注即今本也然晁氏所引筌注不見于是本蓋晁氏又別載有筌注

一卷此本不全錄之故有所不見者其書已亡今惟所注傳驪山老母口授太虛山李筌疏之本尚存前有自宋志作一卷序有與晁氏所引大異小同云此本前有孔明序不知何人僞撰說郛漢魏叢書續祕笈所收均不著名氏

陰符經考異一卷 合刻陰符經注釋本

宋朱子撰 四庫全書著錄焦氏經籍志亦載之按陰符經指爲唐李筌所僞作者首發於黃山谷朱子語錄亦深以爲然其書頗得黃老之緒餘非深於道家者不能作故朱子考諸本之同異刊定其文而爲之注以見其學之無所不通不僅談養

生而注參同契也此本題爲空同道士鄒訢撰與參同契同例蓋以旁涉異端非儒家之正軌所以隱其名氏而託諸慶辭歟則何如不作之爲高矣

陰符經講義二卷 合刻陰符經注釋本

宋夏元鼎撰 元鼎字宗禹號雲峰散人永嘉人 四庫全書著錄乃其原本卷末附內外三關圖日月聖功圖奇器萬象圖三教歸一圖先天後天圖上下鵲橋圖七十二候圖五行相生圖後各繫以說此本無之當屬自明之所刪去耳其書以丹法釋陰符亦居然成理特是經出於李筌僞作今筌自注具在未嘗及於丹法何後人注其書者反附會其說耶從此

說陰符者又開出鑪火一派矣前有寶慶丙戌樓昉序攷原本尚有宗禹自序自記及留元剛雲峰入藥鏡箋序王九萬後序此本皆不載云

陰符經注二卷 合刻陰符經注釋本

舊題金陵道人唐灝撰 四庫全書存目作一卷焦氏經籍志作二卷與是本合前有元至大己丑孟綽然序稱灝不知何代人邇來瑩然子周至明因游崆峒感黃帝故事慨然有兼善之心懇求此本鏤版印行求予爲序云云則亦至大時始傳于世矣其書上卷爲神仙抱一演道章下卷爲富國安民演法章彊兵戰勝演術章與蹇昌辰解本同而無黃帝陰符演章哲人以愚虞以下之文則又與蹇本異也其說皆主於內丹而傍引諸書以證之似曾見夏宗禹講義而爲之云云

陰符經注一卷 合刻陰符經注釋本

宋俞玉吾撰 四庫全書存目倪氏錢氏補元志所載注俱作解前有元至正戊子眉山師敬序稱是經所解發明朱夫子所未盡言者攷朱子注此經不過以餘力了之原不及專家之詳明玉吾學宗朱子因爲彌縫其間殊較他家爲勝然朱子用褚氏張氏二注本故定人以愚慮聖以下一百十四字皆爲經文而是注竟刪去之未免失朱子之

意矣

陰符經注一卷 合刻陰符經注釋本

舊題姑射山太元子侯善淵撰 四庫全書存目乃其原本焦氏經籍志亦載之攷道藏目錄多有善淵所注之書蓋亦道家者流也其注隨文解義殊嫌太簡頗與葛白叟道德寶章相類而特不以佛理解之耳前有自序稱死生之理其機在目知其全書大旨不出乎此其篇末人以愚慮以下一百十四字絕無注文則不及原本之完善矣

陰符經解一卷 合刻陰符經注釋本

明焦竑撰 四庫全書存目昔之解陰符者或曰

韜鈐或曰導引皆不得其解不如仍以老子之理解之尚不失其宗旨澹園喜談禪悅又即以佛理作是經與其所作老子翼自成一家之言蓋佛老本同源也較之以兵家神仙家之附會此經者相去遠矣前有萬厤辛丑顧起元小引

陰符經注一卷 文貞全集本

國朝李光地撰 四庫全書存目按陰符經乃衰世之書大抵老氏之苗裔知其意者爲之也朱子以其時有精語非深於道者不能作爲撰考異一卷厚庵爲朱子之學者也因見朱子曾刊定其文詮釋其義乃亦從事於此但在朱子則可在厚庵

則不可我 朝理學李陸並稱而厚庵獨不得與從祀之列豈非注陰符參同契之孽哉

道德經評注二卷 十子全書本

舊題漢河上公章句明初歸有光批閱文震孟證正震孟字文起長洲人天啟壬戌一甲第一人官至東閣大學士謚文肅 四庫全書著錄作老子注乃江西巡撫采進本按漢志載老子鄭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老子四篇而無河上公注隋志始載老子道德經二卷漢文帝時河上公注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亡經典釋文始作河上公章句四卷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通志俱作河上公注二卷宋志又作河上公注一卷其作四卷者蓋分併之異耳攷史記樂毅傳贊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爲曹相國師云云授受確鑿自當有注故稱曰本師其書久佚姑無庸議是注託言河上公撰蓋因河上丈人有注佚而改其稱爲河上公至葛氏神仙傳三載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爲庵於河之濱帝讀老子經頗好之敕諸王及大臣皆誦之有所不解數事時人莫能道之聞時

人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旨帝即其庵躬問之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研之此經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余注此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畢失所在云云又因是注題河上公而附會之即其所云注此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顯然露一敗闕自老子成書後至漢文帝時亦不過三百餘年而況於作注之人乎況其注既爲文帝所得而七略獨不載之何也且注附句下始于馬季長曾西漢而有是體耶無論其意淺近不類秦漢間人書矣殆魏晉閒無識道流所依託而神仙傳從而附會之歟陸氏釋文

雖未能辨正神仙傳之附會而不據之以作音義亦殆有以也此本係近時坊人重梓明刊本故仍題歸氏文氏批訂于首且標題詳注而併僞河上公序亦題曰詳注序荒謬已極前又有明太祖御製序贊又錄法輪經譜略列史志略史記列傳及隋薛道衡所撰廟碑又有諸家總論十則又上卷後有董逌藏書志一則下卷後有蘇欒城李弘甫序跋二則又于上闌俱輯有諸家評語皆不足存道德指歸論六卷 津逮秘書本

舊題漢嚴遵撰遵字君平成都人 四庫全書著錄按君平原書隋志作十一卷新舊唐志俱作十四卷又

有馮廓老子指歸十三卷崇文目道書類讀書志通考宋志俱作三卷然皆無論字此本有之蓋作僞者所妄增耳晁氏稱是書谷神子注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七字爲後章首之類此本卷數與廓注同其題谷神子而不顯姓名疑卽廓也按此本前有谷神子序稱道德指歸論陳隋之際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論德篇因獵其訛舛定爲六卷而以其說目冠於端庶存全篇之大義爾云云則與晁氏之說大相刺謬無論卷帙不合卽僅有正文而無注其顯然矣竊意晁氏所稱谷神子注已亡因併本書之文而偕亡所以書錄解題已不載之據曹能始元歸外編序所云實明末人所僞作胡孝轅震亨誤收入祕冊函毛子晉因而編入祕書也其書凡三十四篇各拈道德經文標目文詞雖不逮于古而說頗近理猶能文之士所爲尚可存備一解焉前有劉子威鳳序沈士龍及孝轅題詞學津詞原亦收入之

老子道德經注二卷 武英殿聚珍版本

魏王弼撰弼字輔嗣山陽人十餘歲卽究心莊老何晏善奇之召補臺郎 四庫全書著錄按晉書本傳言新記道德二卷王弼注新唐志則玄言二字在新記二字下而別出王肅玄言新記道德二卷皆

顚倒重複不足憑崇文目作道德經注一卷讀書志作老子略論一卷通考同書錄解題作老子注二卷宋志同宋志又別出道德略歸一卷歸卽論之譌字因而重出也大都詳言之則曰老子道德經注約言之或曰老子注或曰道德經注分之則二卷合之則一卷至元言新記道德及道德略論之稱又莫詳其何所據也陳氏稱魏晉之世玄學盛行弼之談玄冠於流輩故其注易亦多玄義世所行老子分道德經爲上下卷此本道德經且無章目當是古本按今本釋文實分上卷爲道經下經爲德經與古本不合當屬後人據俗本以標目

非陸氏之舊矣今館臣以萬麻中張之象刊本據永樂大典之本校正其書凡八十一章卽注河上公注本章名於其下以聚珍版印行冠以提要一篇末有宋政和乙未晁說之乾道庚寅熊克二跋

老子解四卷 廣祕笈本

宋蘇轍撰 四庫全書著錄作道德經解二卷讀書志作蘇子由注老子二卷通考同書錄解題作老子新二卷宋志作老子道德經義二卷蓋所見本各異也惟焦氏經籍志作道德注四卷卷數與是本合知眉公陳氏蓋據明刊本載入而改其標題耳子由謫官筠州頗與學浮屠者游而有所得

焉於是作此解自序謂未有不與佛法合者蓋佛經本中華士人竊老莊之緒餘以潤色成書宜其合也惟其援中庸之記以相比附未免援儒而入墨故朱文公作雜學辨極考之末又有自題引東坡跋云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其言佛老不爲二善矣以言孔老爲一則悖也至商鞅韓非爲蓋老之轉關此史記所以老韓同傳也東坡亦溺于二氏者故有見不到耳

道德寶章一卷 彙祕笈本

宋葛長庚撰 長庚字白叟別號白玉蟾閩清人爲道士居武夷山嘉定間徵赴闕下封紫清眞人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宋志補作老子道德經寶章是書離章析句稍加箋注有類禪偈蓋佛老本同源而異派白叟併爲一解欲讀者於言外領取其旨耳前有明陸樹聲跋及萬麻癸未適園居士二跋而不著名氏或卽與眉公同校此書之秀水陳詩教云

老子翼二卷 原刊本

明焦竑撰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亦載之其書采古來解老子者六十四家取其醇正條達有合於經者手爲纂錄而以所著筆乘附之合爲六十五家其訓詁音義列經文之下各家注及筆

乘列每章之後而標舉其姓名其采摭極博贍而精審蓋澹園講學皆涉老莊其得於兩家者殊深故其解老乃多得其本旨其於各家注爲所妄者既載之正經上下卷其餘悉斂爲附錄及考異二卷亦頗賅備足有裨於好古者之參攷焉前有自序及王孟起元貞序其考異前亦有自題至國朝乾隆庚申郭義一乾泗重加校刊改爲老子元翼其妄不待辨矣

道德經注二卷陰符經注一卷 涇谿刊本

國朝徐大椿撰 四庫全書著錄前有乾隆庚辰自序及凡例靈胎以王弼之注詞亦膚近無發明

河上公之注文理不通其爲僞託無疑餘所見數十家非無偶得總不精純因熟讀經文直疏經義而成是編分上下二篇而去其道經德經之目又分八十一章而去其每章名目惟以章首一句標題於篇中字句之多少異同則從諸本較對取其明白確當者從之其訓詁視其上下文脈絡而通貫使其上下連屬詞義頗屬通達而淺顯可以便學者之循誦然以言錄得老氏之精意則不及古注遠矣附載陰符經注一卷其自序稱陰符爲贊易之書而因以易理解之亦簡而明蓋與其解老相等云

文子二卷 墨海金壺本

周文子撰不著其名（文子老子弟子或曰計然者誤也）四庫全書著錄漢志作九篇隋志作十二卷注云梁七錄十卷亡馬氏意林新舊唐志崇文總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十二卷自新唐志以下皆據後人注本按是書凡十二篇曰道原曰精誠曰十守案十守原作九守今據明刊本改曰符言曰道德曰上德曰微明曰自然曰下德曰上仁曰上義曰上禮古本以一篇爲一卷也漢志作九篇者疑古以上仁上義上禮三篇合下德爲一篇以配上德耳七錄作十卷者疑九篇外有敘錄一篇云今本又從十守篇分出守虛守無守平守易守清守眞守靜守法守弱守樸十篇合爲二十二篇皆出於後人之臆見非古本如此也且止有正文而無注知元魏李暹唐朱元宋朱弁三家之注已亡而唐徐靈府注錢氏讀書敏求記三所載太原祝氏依宋板摹寫之本今亦不傳也攷漢志注稱文子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孫淵如師駁之曰蓋謂文子生不與周平王同時而書中稱之乃託爲問答非謂其書由後人僞託然書稱平王並無周字又孟堅誤讀此書此平王何知非楚平王故可以爲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

也竊謂師之駁確而精矣獨其信文子即計然則請得以宋潛谿之辨正之其言曰宋潛谿全集十七有諸子辨稱文子不知氏名徐廣曰名鈃李暹曰姓辛葵正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裴駰曰計然姓辛號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孟康曰姓計名然越人也顏師古曰計然一名計研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倪與研然三音皆相近故訛耳由是觀之諸說固辨矣然是書非計然之所著也予嘗考其言一祖老聃大概道德經之義疏耳蓋老子之言弘而博故是雜以黃老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毋怪其駁且雜也計然與范蠡言皆

權謀術數具載於書絕與此異予固知非著是書者也其殆文姓之人祖老聃而託之者歟竊謂潛谿之辨確而精矣而淵如師撰文子序猶信文子卽計然見問字堂集四殆不然也張若雲從明刊本校梓冠以提要一篇其目錄前有余有了志題辭云吳中舊刻僅十餘葉近得默希子卽徐靈府之自號始覩其全不知何故不照原本翻刻又盡削靈府之注殊所不解錢曾王亦云爾見敏求記三

文子合注十二卷明刊本

舊題默希子徐靈府正儀子朱弁南谷子杜道堅合注乃明天啟乙丑浙中楊爾曾所刊本也前有

莆田黃鳴喬刻序稱吳中舊刻文子僅十餘葉雲間潘氏輯略較之倍蓰近得默希子本始覩其全迺靈府注本也門人楊生忽以全書附郵筒至徵余片言以弁卷首迺默希子正儀子南谷子三家合注也昔以不覩全書爲憾今喜獲其全而幷得其注三子謂非文子之功臣乎此乃黃氏既見徐注本又見合注本也按新唐志載有北魏李暹唐徐靈府兩注崇文總目同讀書志則李徐家外別有唐元注至書錄解題止有徐注通志宋志則俱載李徐及朱弁注而無朱元注焉竊謂朱弁朱元疑卽一人傳刻者因字形相涉而誤今李注久佚是本僅有徐朱兩家注朱弁又誤作朱弁其全不可考合注十二卷明刊本

文子纘義十二卷武英殿聚珍版本

宋杜道堅撰道堅字南谷當塗人武康計籌山昇元觀道士

著錄南谷爲理宗時人至元大德丙午尚在倪氏宋志補及倪氏錢氏補元志俱失載攷文子注有元魏李暹唐徐靈府朱弁三家今惟徐朱兩家注爲明楊爾曾合南谷是注刊爲合注本者尚存其十之三四焉南谷當宋元閒各家之注猶完然無闕因采取諸說以注是書然皆不標名氏但題曰舊注而所自爲則題纘義以別之其書久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僅存精誠符言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義七篇及牟巘原序因別錄原闕之正文篇合爲十二卷以符隋唐宋志諸家書目所載文子舊注之數其注義頗明暢能使本文之疑滯

渙然冰釋而原文字句多足以訂今本傳刻之誤惜當時未及見明人合注本而補輯之耳

關尹子一卷 墨海金壺本

舊題周尹喜撰喜字公度秦人關吏老子過周喜去吏而從之 四庫全書著錄按漢志載關尹子九篇隋志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通志俱不載至書錄解題通考宋志始載有九卷陳氏稱其書亡久矣徐藏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篇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合觀是書凡一字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匕七釜八籌九藥九篇宋潛谿全集七十有諸子辨謂其

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變我爲智一息得道嬰兒慈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鑪誦咒土偶之類聘之時無是言也其爲假託蓋無疑者或妄謂二家之說實祖子此過矣然其文雖峻潔亦頗流于巧刻而宋象克之徒乃復尊之如經其亦妄人哉余謂此書在僞書之中頗有理致有詞采或唐五代閒方士解文章者所爲也

莊子注一卷附莊子注考逸一卷 問經堂叢書本

晉司馬彪撰 國朝孫馮翼輯按紹統莊子注晉書本傳未詳其卷數隋志載莊子十六卷司馬彪注本二十一卷今閱然新舊唐志俱作二十一卷是卽通志所謂書籍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後世者矣經典釋文於莊子薈萃衆家音注以成而於紹統注徵引最夥彪注本大抵佚於宋代太平御覽以修文殿書爲粉本故雖引及彪注未可執之以證未佚也鳳卿因摭拾逸闕以存彪注之舊而義取限斷不采陸氏釋文誠以釋文既有專書明人所刻莊子又分篇臚列爲學者所易見且其語不啻三倍于選注諸書無庸爲陸氏作鈔胥重爲編錄也惟他書所引與陸氏合者將釋文附注統計一百十四事陸氏合者四十餘事遺者六十餘

事故別輯爲莊子注考逸一卷至困學紀聞載莊子逸篇共三十九章而亦不能無漏今采七事皆有司馬注語者其無注及不標人名者不錄而其所漏者六事亦載以補六事之闕附錄於彪注之後併爲之序

莊子翼八卷莊子闕誤一卷附錄一卷 原刊本

明焦竑撰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作莊子翼八卷南華經餘事雜錄二卷拾遺一卷蓋拾遺卽闕誤餘事雜錄卽附錄而誤作二卷爾其書采摭古來莊子注凡二十二家旁引他說者凡十六家又章句音義凡十一家取其與莊合者以成是

編其所著筆乘亦備一家焉而大旨以郭象呂惠卿褚伯秀羅勉學陸西星五家爲主所有訓詁音義列每章經文之下然後列各家之注而標明其所出體例與老子翼同其所引各家或不免一一核實然多援據古書終有根柢究勝于明人空疎之習焉所附闕誤一卷乃陳景元南華章句之文皆載古今本之同異以備參攷又附錄一卷則史記莊子列傳阮嗣宗莊論王介甫莊子論上下蘇東坡莊子祠堂記潘佑墓別王元澤雜說李元卓士表莊子九論

觀老莊影響論一卷 快書本

鄭記六十九

十七

明釋德清撰 德清字登印自號憨山道人全椒人 四庫全書存目

前有自序稱余因閱楞嚴法華次有請益老莊之旨者遂蔓延及此以自決非敢求知於眞人以爲必當之論也空谷傳聲泉響皆應苟唯心識而觀諸法則彼自不出影響間也故以名論今觀其書凡教源心法考取學問教乘工夫行本宗趣八論大都引佛經以證老莊有援道入釋之意然兩家本如一鼻孔出氣故易牽合以其論老莊爲名因從其名歸之道家焉前又有閔士竹題辭

列仙傳二卷 祕書二十一種本

舊題漢劉向撰 四庫全書著錄乃兩淮鹽政采進舊刻本隋志雜傳類載列仙傳讚一本三卷注云劉向撰晉郭璞續孫綽讚一本二卷注云劉向撰晉郭璞作列仙傳讚二卷劉向撰新元祖讚舊唐志雜傳類作列仙傳讚二卷崇文總目讀書志書唐志雜傳記類始作列仙傳二卷崇文總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志通考宋志俱同按隋志所載謂傳爲向撰續爲璞撰讚爲綽撰璞續上似脫一字蓋有續傳一卷故爲三卷鄭氏不知其有脫字但著列女傳贊三卷孫綽撰列女傳贊二卷郭元祖撰陳氏稱是書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本書西漢文章不錄也館閣書目三卷六十二人崇文總目作二卷七十二人與此合攷漢志不載此書而

鄭注六十九

十八

全如列女傳之體疑魏晉間方士所依託故葛稚川神仙傳序已稱其書孫氏郭氏輩且各爲之贊也舊本自赤松子至元俗凡七十一人人係以贊篇末又有總贊一首較陳氏所云少一人或陳氏本有誤也贊語據世說載孫氏商丘子胥贊與此不同當爲郭氏所撰此本僅有傳及總贊而無傳後之贊蓋汪士漢所據之本如是耳前有士漢序說郭所載止錄其名氏六十六人而已

周易參同契發揮三卷釋疑一卷 原刊本

宋俞玉吾撰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補元志易類無釋疑一卷錢氏補元志有之焦氏經籍志作發揮

九卷釋疑二卷俱字之誤也其書成于元至元甲申前有自序稱僕感神人指示先天眞一之大要開說後天火候之細微敬爲是書添一注腳凡論天地陰陽則參以先大儒之語述藥火造化則注以諸仙之言反覆辨論務欲發明魏公本旨固不敢祕玄妙之機以絕人亦不敢雜謬悠之語以惑人云云蓋以朱子參同契考異教外別傳之義故注是書以補其所不足且以發明彭秀川陳宗道諸家之所未發者旁搜博取無所不至而絕無牽合傅會妄亂穿鑿以似是而飾眞者也其釋疑三篇前亦有自序蓋合諸本而參訂之亦較朱子爲

詳觀其發揮篇未及是序所述雖以彭氏古本爲經注混殽而于本書仍不敢有所移易其謹愼可謂至矣不料後來楊升庵卽因其說而造僞本云前又有同時阮登炳張與材杜道堅三序

參同契章句一卷文貞全集本

國朝李光地撰 四庫全書存目按參同契本道家之書爲儒者所不道厚庵因朱子有參同契考異一卷乃亦爲之所謂亦步亦趨也但其所據爲楊升庵僞本而非朱子所據之本惟楊本載徐景休箋注而厚庵則自爲之注所分章段與楊本同而別分三相類爲三篇又別分鑪火後語爲異耳夫朱子遭逢世難不得已而託諸神仙故隱其名氏曰鄒訢今厚庵身都將相大有事在而亦惑溺于此此則可已而不已也前有自序其末云震方黍根芷李草夏熹更數克龍馬騰上朱雞火覩地在上公賦攸劑三行相生自述其私此又學參同契委時與害與鬼爲鄰百一之下佰遨游人間湯遭阨際水旱隔并之以自述其姓名云其用心如此尙可以厠身兩廡間乎

神仙傳十卷漢魏叢書本

晉葛洪撰洪字稚川句容人元帝爲丞相時辟爲自乞出爲句容令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遷散騎常侍後終於羅浮山 四庫全書著錄據兩淮鹽政進本乃原帙也隋志雜傳類 舊唐志雜傳記類 新唐志崇文目讀書志傳記類 通考神仙家 宋志俱載之崇文目作神仙傳略一卷蓋節本耳前有自序稱予著內篇論神仙之事弟子滕升問曰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予答曰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餘人予今復鈔集古之仙者見于仙經服食方及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耆儒所論以爲十卷知劉向所述殊甚簡略美事不舉此傳雖深妙奇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於劉向多所遺棄也今觀是本所錄自廣成子以迄封衡凡九十二人較原本所載人數反多八人雖大略相

同而核檢其文乃卽太平廣記所引鈔合而成又勦取他書以足數非原帙也其篇第之失次事蹟之舛漏皆所不免遠不及原本之足據矣至說郛所載僅節錄一卷更不足據

枕中書一卷 唐宋叢書本

舊題晉葛洪撰 四庫全書存目一作元始上眞衆仙記通志載有元始上眞記一卷豈卽其書歟前有緣起一則稱洪見一眞人自號元都太眞王令侍者執筆擘紙口授妙言旣畢左手授與洪云吾往方丈謁仙宮致復相遇子勖之焉吾去矣見駕乘冉而高乃失所在云云極怪誕而所記眞書

眞記凡十三則率皆鑿空而談謬悠誕妄雖僞如眞靈位業圖亦不如是之甚也眞無識道流不知而作者矣說郛及續祕笈均收入之

眞誥二十卷 學津討原本

梁陶弘景撰 弘景仕履見雜家類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不載新舊唐志始載之作十卷崇文目道書類 讀書志神仙類 書錄解題通考神仙家 宋志俱同晁氏稱是書皆眞人口授之誥故以爲名記許謐楊羲昌期四道之說本七卷運提一象甄二命授三協昌期四稽神樞五握眞輔六翼眞檢七後人析第一第二第四各爲上下按今本作運象篇一甄命授二協昌期三稽神樞四闡幽微五握眞輔六翼眞檢七與翼眞檢篇首錄合惟運題象爲異然則晁氏之說爲後人傳刻之譌也至今本作二十卷蓋又後人所分析耳朱子語錄謂道書中眞誥後有道授篇當是命甄授之誤 邵是竊佛家四十二章經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陋者爲之某嘗謂其徒曰自家有箇寶珠被他竊去了邵不照管亦都不知邵去他牆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碎罐用此甚好笑文公所言亦可謂罕譬而喻矣而前有嘉定癸未高疏寮似孫序尙極口稱道之蓋失子不深考耳

靈寶眞靈位業圖一卷 津逮祕書本

舊題梁陶弘景撰 弘景仕履見雜家類 四庫全書存目前有通明序又有王弇州 世貞 題詞稱是書大概依約眞誥所傳而稍編次之余疑以爲後人傳會書耳而序辭頗質雅而不快爽類陶筆因手書一通備采翫中有疑誤者略拈出之其又題又稱其文似後人筆而胡孝轅 震亨 亦謂按檢眞誥未必一一準之知此圖所列別準葛洪枕中記也其爲後人附益誠有如弇州所言者竊謂書旣僞作則序文亦屬依託弇州於文尙僞秦漢體故併是序亦認爲眞通明作此則文人之蔽也前又有秀水沈

土龍引說邪亦收入之

周氏冥通記四卷 津逮祕書本

梁周子良撰子良字元敬汝南縣人寓居丹陽陶弘景之弟子 四庫全書存目無周氏二字隋志雜傳類有云作一卷不著撰人舊唐志雜傳類同而作陶弘景撰蓋以首有陶氏所作子良傳而誤也崇文目小說類作周子良冥通錄三卷錄爲記字之譌宋志小說類則作四卷與今本合其作一卷三卷者當屬傳刻之異耳是編皆記其遇仙之事起梁天監乙未五月迄丙申七月而止逐日紀載間有託之夢中其怪誕不待言而詞致頗雅飭有類陶氏眞誥蓋當通明編次時

有所潤色爾中間時有奧字近黃扶孟生義府三已具釋之矣說邪唐宋叢書所載均節錄一卷云

亢倉子一卷 墨海金壺本

唐王士元撰士元襄陽人當開元天寶時其名或作巨源或作源未知孰是 四庫全書著錄按亢倉子漢隋舊唐諸志俱不載新唐志始載王士元亢倉子二卷注云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爲洞靈眞經然亢桑子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崇文目書錄解題宋志俱作三卷讀書志通考俱作二卷今本乃殘闕之餘故明人併爲一卷云其書凡全道用道致道政道君道臣道賢道訓道農道兵道九篇與崇文目原釋合柳子厚嘗辨其非劉向班固所錄是矣然是書實士元所補亡與他僞書不同子厚不知而妄詆之未免以不狂爲狂矣其書雖剿老莊文列及諸家言而成然能融以已意頗有理致惟其多作古文奇字未免內不足而假外飾耳

天隱子養生書一卷 說郛本

曹題唐司馬承禎撰承禎字子微里貫未詳元宗時隱天台山 四庫全書著錄作天隱子附元眞子下讀書志神仙類書錄解題通志神仙家所載俱無養生書三字蓋陶氏

所妄增也前有司馬承禎序因之又誤題其名氏耳攷子微爲元宗時人則是書當唐人所撰云序稱天隱子吾不知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妙祕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觀夫修鍊形氣而養和心靈歸根契于伯陽遺照齊于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今觀其書凡神仙易簡漸門齋戒安處存想坐忘解神八篇後有紹興壬午胡楩跋謂此書當是子微所著而序乃云天隱子不知何時人意者不欲自顯其名耶晁氏引王古謂天隱子卽子微也陳氏亦謂其言殆與坐忘論相表裏豈天隱云者託之別號歟余謂子微已著有坐忘論三卷何必又

爲此書而託之天隱子諸家所云皆不足憑惟洪興祖謂子微得天隱之學見宋潛谿全集二十七引亦未知何據也

元眞子三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唐張志和撰志和字子同婺州人肅宗時以明經擢第待詔翰林坐事貶南浦尉後遇赦還放浪江湖以終自號煙波釣徒又號元眞子 四庫全書著錄作一卷新唐志作二卷崇文目道書家作十三卷書錄解題通考俱作元眞子外篇三卷宋志小說家作元眞子神異書三卷陳氏稱唐志元眞子十二卷今纔三卷非全書也既曰外篇則必有內篇矣按唐志實作二卷何以有十三卷之云也此蓋陳氏偶爾

忘記或稱外篇或稱神異書當出于道流所添改耳未必再有所謂外篇也今所存三篇曰碧虛曰鸞鸞曰濤之靈皆摘篇首之字標目每篇各分章段略與抱樸子外篇相近而詞采之博麗則不及之其宗旨總不外乎道家云云鮑淥飲以盧氏抱經堂校本付刊後附顏魯公所撰碑文一篇

金丹詩訣二卷 彙祕笈本

舊題唐純陽眞人呂嵒撰宋雲峰散人夏元鼎編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上卷載七言律詩六十四首俱言道家修養之術末附留題岳陽樓以下七言絕句六首下卷又載七言絕句三十首五言律詩四首六言律詩一首歌行詩十首長短句五首皆與唐格絕遠而歌行尤俗不可耐惟長短句中沁園春一闋頗得丹家微旨或眞出於純陽未可知故俞玉吾取入元學正宗而詳加注釋餘皆道流所僞撰也下卷末附南嶽遇師本末亦題夏元鼎編所敘傳授本末亦荒誕不足信恐亦未必出于俞之手云

韓仙傳一卷 彙祕笈本

舊題唐瑤華帝君韓若雲自撰 四庫全書存目攷傳中所敘事實即韓湘是也然湘爲老成郎十二郎之子乃退之之從孫有史傳文集確鑿可據

而此傳何以稱祖爲仲卿又爲曾叔父爲愈且宰相世系表稱湘字北渚不云若雲表又稱官大理丞則與傳中自幼棄家修道又不合眞無知道流僞造此傳以欺世不值識者一噱耳

胎息經一卷 津逮祕書本

舊題幻眞先生注不著時代名氏通志載胎息三十部內有元君胎息經一卷未知即是書否此書經文僅八十三字分爲八節而注之其注頗繁皆暢發老子谷神不死一章之義似與經同出一人之手也末附胎息銘一首亦止三行耳學津討原亦收入之說郛續所收胎息經疏爲明海鹽王文

蘇所撰大旨亦與是相等云

元上祕要一卷 續祕笈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乃浙江孫氏藏本新舊唐志俱載有七十二卷讀書志 神仙類 載有九十五卷云右題曰元始天尊說藝文志止有七十二卷不知何人析出二十三通也今觀此編止有一卷首標曰尸解品皆徵引道經以成帙以推演尸解之術率誕妄不經而孫氏本所有推演火解兵解諸術俱無之蓋眉公祇摘錄尸解品一篇故與孫氏本不合無論晁氏所稱之舊本矣

疑仙傳一卷 續祕笈本

鄭記六十九

舊題隱夫王簡撰不著時代 四庫全書存目作三卷通志同亦無撰人以其書考之當爲宋乾德間賈以後人所撰前有自序稱神仙之事自古有之其間混跡固不可容易測也僕偶因於朋友中錄得此事不敢便以神仙爲名目之爲疑仙傳按是書所錄二十二人皆開元以後事詞頗拙陋始不學之徒所作雖出於宋人無足取也

雲笈七籤一百二十二卷 清眞館刊本

宋張君房撰 君房安陸人景德中進士及第官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校理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 仙類 通考 神仙家 宋志俱作一百二十卷書錄解題作一百三十四卷其自序作總爲一百二十卷知陳氏誤衍四字今本爲明張萱所刊或又分析出二卷也晁氏稱君房祥符中諭官寧海時聖祖降朝廷盡以祕閣道書付杭州牌戚綸陳堯佐校正綸等同主欽若薦張君房專其事君房論次得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於是掇其蘊奧總餘條成是書仁宗時上之今觀其書蓋以天寶君說洞眞爲上乘靈寶君說洞元爲中乘神寶君說洞神爲下乘又太元太平太清三部爲輔經又正一法文徧陳三乘別爲一部故名七籤也中分道德道教及經教相承三洞經教天地日月星辰諸部凡二十八卷稟生修攝齋戒存思訣法

鄭記六十九

服氣金丹內丹方藥符圖庚申尸解諸術凡七十八卷諸眞要略仙籍旨訣七部名數以及贊頌詩詞傳記之屬凡二十六卷大都從道藏中采錄原文而閒有所刪節惟君房絕無論說於其閒爾然能考覈類例盡著指歸足以暢元風而宣義蘊以視釋氏其猶法苑珠林歟

易外別傳一卷 原刊本

宋俞玉吾撰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補元志 易類 焦氏經籍志俱載之是書成於元至元甲申前有自序稱是易外別傳者先天圖環中之祕漢魏伯陽參同契之學也伯陽借易以明其說大要不出先

天一圖今爲圖如左附以先儒之說明白無隱一覽即見云云蓋以邵子之圖明丹家之旨本屬一家脊屬非有所假借也然實非易之本義故曰易外別傳後附元牝之門賦一篇水中金詩一首末有至正丙申其子仲温跋別本尚有自撰後序此本無之蓋佚脫爾

席上腐談二卷 廣祕笈本

宋俞玉吾撰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雜家類俱載之是編乃其隨筆札記上卷多考證名物雜事罕逢精詣閒及關容成之術及論胎息之說亦皆習見下卷備述道家學諸書以及故事而

深闢黃白之術持論尚近於正蓋玉吾本儒者而以朱學爲宗朱子喜講參同契章因亦注參同契又作易外別傳及此書大旨明丹家之說而不入於詭怪妄誕者

至游子二卷 藝海珠塵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上卷凡元軸五化坐忘上中下集要碎金容成陰符西升內德元綱玉芝十三篇下卷凡周天黃帝問軒轅問百問虛白問眞誥黃庭太極火候水火坎離甲庚十二篇前有嘉靖丙寅江東姚汝循序稱其言養生之理甚詳蓋綱羅羣籍撮其要領而爲之者也雖所引稱廣博元微不易窺究然崇正闢邪標示準的一篇之中往往頗露其梗概焉今以傳僞書者即出所傳之人例之當即汝循所依託矣其書參采釋典以成書蓋兩家本殊塗而同歸而又緣飾以儒書者欲其理之近於正不得不假借牽就耳是書既無時代可以位置故惟從作序之人列明人書中

漢天師世家一卷 萬厤四年重刊本

明張國祥撰 國祥字文徵號心齋嗣漢五十代天師 按漢天師張道陵既傳教累世歷唐宋入明復世掌道教蓋其盛幾與孔氏相終始洪武初四十二代正常因仿史

記孔子世家之例撰成世家自漢始祖道陵迄于四十一代正言止宋潛谿 濂 爲之序 宋集亦載之 其子宇初始爲刪校增次以廣諸梓并序其後至國祥復續以後來數代而重刊之周天球喻文偉王德新皆爲之序有萬厤甲子國祥跋其書之牽合傅會更僕難數王弇州讀書後又有書張道陵傳後一篇其所條辨大都皆此書所有之文蓋當時世家之外又別有傳故弇州據以條辨文繁不錄余謂道陵之爲名明見於後漢書三國志張魯傳而是書開口曰諱道陵其他俱可以不辨辨之矣

黃白鏡一卷續黃白鏡一卷

明李文燭撰文燭字海卿自號夢覺道人丹徒人　四庫全書存目

前有萬厤戊戌自序謂黃白者專指大藥金丹色象言也蓋爲鑪火之家以土爲藥以金爲丹土以火返金以汞還土之色象曰黃金之色象曰白造土乾汞故曰黃白之術吾之作是鏡不獨照黃白亦能照人心人能以此鏡時時一照之亦足以見其本來面目今觀其書自照黃白以迄照合一凡二十六條蓋專明丹汞之術者也續編一卷則載醒醒歌二十七首水心篇五十首皆所以闡明前編之意兩編末俱有自跋

道藏目錄詳注四卷寫本

明道士白雲霽撰雲霽字明之號在虛子上元人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載有道藏目錄四卷不著名氏攷明文淵閣書目已有道藏目錄二部十冊當即四卷之本明之蓋據此本而撰詳注爾是書凡分洞眞洞元洞神爲三部部爲二卷又分太元洞元太清正一爲四部合一卷與宋張君房雲笈七籤所分三洞四翰相同又於七部之中各分本文神符玉訣雲圖譜錄戒律威儀方法衆術記傳贊頌表奏十二類每函皆以千字文爲次其舊藏者自天字至羣字凡四百七十九函其爲明人新續者自英字至將字凡十二函大凡一千四百四十六種各述崖略如晁陳書目之例中多拾拾四庫中易學諸書及穆傳山經諸子別集以足卷數適足以見其牽强耳然爲彼教中目錄之學者則固無逾於是編矣前有自撰凡例及天啟丙寅廖孔悅丁明登羅喻義三序又有董其昌葛寅亮兩題辭別有鈔本道藏目錄四卷亦題明之所編當即從是本鈔撮各種書名卷數而成且誤冠以提要一篇姑以其合於明志所載之本附記於此

集部一之上

別集類一　國朝

石園全集三十卷　香雪堂刊本

國朝李元鼎撰（元鼎字梅公吉水人前明天啟壬戌進士入國朝官至兵部左侍郎）是集乃其子振裕所編凡星存草太華遊草合一卷南歸日涉一卷焚餘集楚遊草合一卷出山賸語心遠廬吟略潞遊草合一卷問津草歸夢寓鈔合一卷偶遂草鴻雪草各一卷東湖隨筆二卷聽鶯草秋山紀遊合一卷以上皆其詩集每集各有小引南歸日涉前又有蕭士瑋嚴調御聞啟祥劉同升四序倡和初集二卷乃梅公與其妻朱遠山中楣之詩前有熊文舉序及梅公小引後有群正平跋隨草二卷乃遠山之詩前有李楷及梅公二序隨草詩餘一卷乃遠山之詞前有閻秀杜猗蘭（杜係熊雪堂少宰之妻）及遠山小引後有熊文舉跋鏡閣新聲一卷乃梅公遠山倡和之詩隨草續編一卷亦遠山之詩亦圖嗣響一卷則又遠山之詩詞前有彭士望朱徽及梅公三序後有振裕跋遺詩四卷皆梅公之作後有胡渭跋灌研齋稿八卷皆其雜文分爲十體前有施閏章鄒祇謨二序　四庫全書存目有灌研齋集四卷或即此八卷之初刻也卷首冠以振裕進表及恭紀并宋犖宋彝尊二序又載舊序七篇犖稱其詩若文皆眞機流露輸寫性情不假雕繪多自得之趣公配朱淑人亦能文所載倡和詩詞高情獨秀有林下風云按梅公編集隨筆立名其中有以六首十三四首各爲一集者殊傷煩碎大抵沿明季詩社之習旋得旋刊後雖合爲一集仍存之以不沒其舊焉

青溪遺稿二十八卷　康熙乙未刊本

國朝程正揆撰（正揆字端伯號青溪道人孝感人前明天啟甲子舉人崇禎辛未進士入國朝官至工部侍郎）四庫全書存目是集乃其孫光珠所重刊自卷一至卷十六爲詩卷十七至卷二十五爲雜文卷二十六二十七爲雜著皆屬雜說卷二十八爲奇夢錄則記其生平所夢也錢唐吳寶厓序之稱其所著詩文率皆攄寫其中之自得不屑規倣古人而無不與古人神合詩文之外尤精繪事集中題畫詩文深得此中三昧云前又有王士禎嚴正矩吳琪三序後有馬煜及其子大臯大華大畢孫光珠五跋

靜惕堂詩集四十四卷　雍正乙巳刊本

國朝曹溶撰（溶仕履見傳記類）四庫全書存目是集乃其外孫宋裕山至徽所編凡樂府一卷五言古詩

八卷七言古詩五卷五言律詩十二卷五言排律二卷七言律詩十卷七言排律一卷五言絕句一卷七言絕句四卷綜計四千餘首秋岳博綜典籍少日即以詩名年事漸增風格日進尤長于古詩而古詩之中五言尤勝李天生因篤稱其五古如羚羊挂角無迹可尋而渾金璞玉中奕奕自露神采云前有雍正乙巳裕山序存目又有粵游草一卷載詩凡三百十二首俱編入是集中此乃其初出別行之本又上海李氏藏有秋岳集鈔本凡十冊別爲記之

靜惕堂原稿 無卷數 傳鈔舊本

鄭記七十 三

國朝曹溶撰是編乃其所作詩文原稿前後俱無序跋凡靜惕堂詩稿二冊續稿三冊文隱堂詩集一冊雲中集一冊閩遊草一冊靜惕堂文集一冊詞稿一冊以上十冊俱不著卷數前八冊皆其詩稿蓋即其外孫朱裕山丕顯據以編集者此其傳鈔之本也攷董謂瑄聰南江文鈔有靜惕堂稿後序稱外祖倦圃古文三冊詩尤繁富襄謁舅氏潛中常山學廨獲覩其全曰少賤集曰奉使集曰甲申詩集曰倦遊草曰隱文堂集曰文隱堂集曰燕臺集曰鄴起堂集曰倦圃集曰靜惕堂集曰雲中集曰閩遊集曰靜惕堂續稿凡十三冊顧未及假鈔而舅卒官後屢索諸其家祕不肯出吾友謝文若得靜惕堂稿于書賈亂書中蓋十三冊中之一冊亦非向所見寫本以上董序余以其十三冊名目核之是編同者已得其半總之皆秋岳原稿也然秋岳之詩已有四十卷之本則一切原稿存者固不足重佚者亦不足惜惟文集僅存六十二篇雖屬不全之本尚可以略見梗概詞稿凡二百六十六首俱以字之多寡爲次先小令次中調次長調而以補遺十七首終焉王述庵師 國朝詞綜選秋岳詞四首小傳稱有靜惕堂詞一卷當即指此本爾

倦圃尺牘二卷 乾隆庚寅壺山房刊本

鄭記七十 四

國朝曹溶撰胡泰編泰號蓮峰秀水人秋岳文未見傳本僅見鈔本六十六篇不足以盡所長是編乃其與人往還尺牘不知蓮峰據何本選刻無論長短俱爲采錄即短至一行二行亦所不遺前有蓮峰序稱其爲詞也繁而不支簡而不漏高而不亢遜而不諛亦足爲交遊贈答之指南也

吳詩集覽四十卷附談藪二卷補注五卷 原刊本

國朝靳榮藩撰榮藩字介人號綠溪黎城人乾隆戊辰進士官至大名府知府綠溪以梅邨詩迄無注本因取原集之詩十八卷詩餘二卷覈其典故稽其出處參伍其平生行事師友淵源州次部居句櫛字比以成是注以其卷帙

重大每卷各分上下凡古詩排律分段處及律詩絕句篇尾略以已意疏通詩義注典則列于圈外評跋則附于詩後至原板鏤校甚工或漶漫及譌寫者亦附識焉總題曰吳詩集覽者以詞乃詩之餘故不別立其目冠以　高宗純皇帝御製題詩一首附以梅邨曾孫枋　恭紀次以榮藩　恭和　聖製元韻四首及顧伊人溍所撰行狀陳說岩廷敬所撰墓表又附錄序論題咏爲談藪二卷并拾遺四則其注自六經子史百家之言下逮稗官說部凡足以發明梅邨之詩者靡不收其于勝國之事則惟奉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及頒行明史

詳爲注釋他如野史小說家言概從芟削以示有徵年經國緯轢古切今知其必能信今而傳後無疑也書成于乾隆庚寅自爲之序及凡例又有王西沚鳴盛潘皆山應椿二序越七載丙申又仿仇注杜詩之例輯爲補注五卷凡辨證及更訂者亦并見焉其用心誠可謂深至矣顧吳縣嚴少峰榮跋吳枚庵梅邨詩注尙詆及此編以爲瑣碎蕪雜詳略失宜且多穿鑿附會之處未爲善本云云此則欲揚枚庵所注之美故作此不滿之詞不足憑也

國朝吳翌鳳撰翌鳳號枚庵長洲人案吳梅邨集原刻四十卷首古今體詩十八卷枚庵以其詩向無注本因彙爲之仍依原編分體而不編年以原編于分體之中仍寓編年之意也攷訂詳密繁簡得當誠不枉其五十年之精力矣然同時黎城靳綠溪先有吳詩集覽之刻是注僅摘采其數十條蓋兩書體例本各不同大略有四靳注于全詩逐段爲注或逐句爲注枚庵以其斷續破碎不便吟詠因總附于本詩之後注中仍用大字標目一也靳注每字必詳出處而于引用史傳反寥寥一二語枚庵深矯其弊詳略得宜二也靳注于其事未明輒以已

意箋釋反覆數十百言枚庵則一埽而空之以免傅會穿鑿之病三也靳注于詩後多加評跋頗落時文蹊徑枚庵亦悉加刊落俾讀者自能會心四也窺其用意蓋深不滿其書而自信爲駕乎其上焉其實兩書各有不可磨滅之處並存之以待學者之參看可也況婁東程迂亭又有編年之注後人正可合三家注爲一書如馮氏之于蘇詩矣又攷靳注兼及詩餘二卷此編則俟補注嗣出云卷首冠以原集提要次以顧氏行狀陳氏墓表及自撰凡例嘉慶甲戌吳縣嚴少峰榮取以付梓并爲弁言而所列參閱姓氏至七十人之多其中容有

虛列其姓氏者不免蹈明人之習氣矣

石雲居文集十五卷詩集七卷 原刊本

國朝陳名夏撰 名夏字百史號芝山溧陽人前明崇禎癸未進士入國朝官至大學士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乃其于順治乙酉居京師時所刻而中有乙酉之作殆刊成後又有所增入也其文集分體編次前爲序三卷而制義序幾居其半其他概可知矣又自四卷以後闕版甚多計其卷帙差與前三卷相等亦不足以覘其所長詩集以五七言各體分卷先近體後古體蓋以詩之多者居前也卷首有順治丙戌自序

蕉林詩集 無卷數 康熙戊午刊本

國朝梁清標撰 清標字玉立號蒼巖清苑人前明崇禎癸未進士入國朝官至大學士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爲其從子允植及其門人吳江徐釚所校刊雖不著卷數而暗以體分凡五言古二卷七言古五言律各三卷七言律四卷五言絕句六言絕句各一卷七言絕句四卷其門人汪季角懋麟序之稱其詩本于學問出以和平雍容渾浩博通于諸大家而不得執一以名之云前又有白允謙孫廷鑑魏裔介申涵光方象瑛及釚六序後有允植跋

南雷文案十卷附外卷一卷續文案五卷文定前集十一卷後集四卷三集三卷附錄一卷文約四卷 原刊本

國朝黃宗羲撰 宗羲字太沖號梨洲餘姚人 四庫全書存目止載文定前集十一卷文約四卷梨洲初有南雷文案之刻其門人鄞梁爲之序冠以其門人萬斯大所作世譜附以外卷十一篇皆壽序也繼有續文案之刻凡吾悔集四卷撰杖集一卷其吾悔集前有自撰題辭及斯大序後以諸集皆門人分刻一時脫稿未經持擇因鉤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名曰文定即前集是也前有自撰凡例及靳治荊序仍載梁序并斯大所作世譜既又漸廣爲後集三集其三集之末爲金石要例有單行本別爲

記之又附錄一卷皆同時人往復尺牘其已刻者梨洲謂俱刻者爲正非盡可傳因自刪存四卷目曰文約爲門人鄞性所刊并爲之序附梨洲遺其父書一篇性稱先生以至明之識挾至健之筆所作破空而出非當代之號爲能文者規摹秦漢及唐宋以來諸大家之形似使流俗人得稱而述之文章由于學問先生之文先生之學也余謂梨洲之文由文案刪存爲文定再由文定刪存爲文約則文約一編尤其百鍊精金也然惟碑傳諸篇無忝作者餘如從祀篇以韓琦范仲淹李綱文天祥方孝孺並宜從祀上帝篇以釋氏諸天之說歐邏

巴天主之像爲鄭康成六天之注開其端焉先賢篇謂關忠義之賢不過如象山陽明凡若此者未免踏駁之甚矣則其淘汰亦未爲精也

南雷詩厤四卷 續鈔堂刊本

國朝黃宗羲撰梨洲湛深經術不以詞章自見然詩句風格遒上能道其性情蓋不期工而自工也是集自順治丙戌迄康熙庚午皆編年爲次故曰詩厤前有自序及艾 南英 羅 萬藻 陳 際泰 三序後自注云三序皆少時舊稿今無一存者存此以識知己之感然卷首即有舊稿十八首不知其何以云然也

蒿庵集三卷 聽泉齋刊本

國朝張爾岐撰爾岐字稷若號蒿庵濟陽人 四庫全書存目

蒿庵不求問達孜孜以窮經力學爲務其儀禮鄭注句解尤風行海內是集乃其雜文凡七十篇長山劉 孔懷 序之稱其以經術爲根本而疏越質樸之氣直逼秦漢以上不蹈六朝靡麗之習復不襲宋人理學窠臼知其寢食于古者深矣前又有樂安李 煥章 及乾隆癸巳桂林胡 德琳 二序後有附錄俱傳狀題贈之類乃 德琳 付刊時所采入也

完玉堂詩集十卷 原刊本

國朝釋元璟撰元璟字借山平湖人台州天童寺僧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每卷爲一集每集各爲標目凡一千五十二首而以前輩作家緒論及諸素友品隲題詞節錄于前并自爲之序陸星坡 奎勳 稱其遊歷南北山川名蹟足跡不翅半天下故其詩體亦屢變而逾新逾奇而高且老也至若遊雁門五臺題清涼石闕里謁聖廟渡黃河弔淮陰侯釣臺泛海出蛟門入閩題三忠祠品荔枝上石鼓山過仙霞嶺西湖懷古等詩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作者矣今觀集中諸作體格清整詞旨雋雅在緇流中稱出類耳未見其空前絕後也

王文靖公集二十四卷附錄一卷 康熙戊戌刊本

國朝王熙撰熙字子雍號胥庭宛平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靖 四庫全書存目胥庭天才敏捷雅不欲以文學炫長嘗刻其所著爲寶翰堂集弗輕示人歿後其子 克昌 乃合其已刻未刻者編爲是集凡奏議奏對二卷頌賦一卷詩六卷序三卷傳記二卷啟及雜著二卷碑一卷誌銘四卷祭文三卷又附以自作年譜及行狀誌銘碑傳四篇其門人張素存 玉書 序之稱其文立言有體紀事有法醇深典重含茹風雅綜練名實而意不傷于刻覈砥礪行誼而語不鄰于矯激云前又有其門人吳青壇 震方 及朱竹垞 彝尊 二序

安雅堂詩無卷數安雅堂文集二卷重刻安雅堂文集二卷安雅堂未刻稿十卷安雅堂書啟一卷二鄉亭詞三卷通行本

國朝宋琬撰琬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四川按察使四庫全書存目乃陸耳山錫熊家藏本自安雅堂詩無卷數外別有安雅堂拾遺詩無卷數拾遺文二卷而無安雅堂文集重刻文集未刻稿及書啟四種又二鄉亭詞作四卷蓋拾遺詩文及詞皆乾隆丙辰其族孫邦憲所刻本也安雅堂詩載古今體詩凡二百八十九首前有順治庚子來集之蔣超二序初刻文集凡五十五篇前有康熙丙午金之俊尤

侗趙昕黃與堅杜濬宋實穎程康莊七序重刻文集凡五十篇前有康熙己卯王熙周金然張重啟嚴虞惇四序末刻稿乃其孫仁若所刊入蜀集詩詞各一卷前有乾隆丙戌彭啟豐序凡詩五卷文三卷書啟三十篇皆駢體文前後俱無序跋二鄉亭詞凡小令中調長調各一卷前有康熙己酉董俞小引考邦憲所刊詞作四卷當有入蜀集詞一卷在內也荔裳詩與施愚山齊名有南施北宋之目王漁洋稱其浙江後詩頗擬放翁五言歌行時闖杜韓之奧見池北偶談又稱其入蜀集古選歌行氣格深穩見漁洋詩話杜茶邨稱其文雄駿而精切包舉氣勢按之有故而出之有本見初刻文集序皆定評也是編又有祭皐陶傳奇一卷則置之不記焉

西陂類稿三十九卷原刊本

國朝宋犖撰犖仕履見傳記類四庫全書著錄初漫堂所爲詩隨時分集次第刊行至康熙戊辰官江西巡撫乃取諸集刪而合刻之爲綿津山人詩集十八卷附楓江詞一卷越二十四載復取所刻詩集刪去五十四首益以已巳以後之作定爲詩二十二卷次以詞一卷則悉仍舊刻無所增益又雜文八卷奏疏六卷公移二卷則從前本未刊刻而新編定者也以是時已致仕居西陂舊廬故以名集

其詩古體主奔放近體主生新意在規倣東坡而晚年訂定之作頗近唐賢當時推重之者與王漁洋相比並故邵青門有漁洋綿津合刻之本趙秋谷極詆之亦公論也文則閎深儁永尤長于諷諭之言亦近東坡一派即奏議等篇頗足以覘其幹濟云前有康熙辛卯陳午亭廷敬總序并舊刻詩詞及新編文稿各序原集凡五十卷詩詞雜文外尚有迎鑾日記二記三記各一卷鶴廊偶筆二筆各二卷漫堂年譜四卷今析出別爲記之又集中漫堂說詩一卷先有別本單行曹秋岳據以載入學海類編見四庫存目詩文評類今亦別爲

記之

綿津山人詩集二十二卷附楓江詞一卷緯蕭草堂詩一卷原刊本

國朝宋犖撰　四庫全書存目漫堂以任子入仕早學爲詩隨時刊刻漫無決擇及官江西巡撫時更定從前所著各集以成是編凡古竹圃稿嘉禾堂稿柳湖草各一卷將母樓稿二卷和松庵稿都官草各一卷雙江倡和集二卷回中集聯句集西山倡和詩續都官草海上雜詩漫堂倡和詩嘯雪集各一卷漫堂草六卷附楓江詞一卷及其子山言至緯蕭草堂詩一卷後漫堂重定其詩集爲二

十二卷是集居其前十卷及十一卷之半所刊除者僅五十四首皆非其稱意之作也至山言後刻其全集爲六卷此初刻本亦不足存

學餘文集二十八卷詩集五十卷外集二卷康熙戊子刊本

國朝施閏章撰閏章仕履見傳記類　四庫全書著錄是集乃其子彥濂彥恪所輯錄曹棟亭寅爲之刊行王晫今世說謂愚山性本忠愛義篤友朋操履孤遠學有本原力以名教爲本任嘗講學湖西羣父老子弟環而聽者輒數千人以上王晫今世說　今觀其文峭潔似子厚曠爽似子瞻絕無語錄習氣迥異乎當時理學家之號爲能文者詩尤突過其文溫柔敦厚一唱三歎得風人之性情故應抗行于宋荔裳無愧色也前有魏叔子禧序及校閱姓氏末有梅耦長庚跋及其孫琛書後外集凡硯林拾遺一卷計十二則乃其于順治壬辰奉使粵東時品題端州硯石所作試院冰淵一卷則其歷年試牘諸序及豫闈公約也以其不可言文故外之有別集所載蠖齋詩話矩齋雜記二種今遵提要例別爲記云

寶綸堂稿十二卷前四卷原刊本後八卷補鈔本附定舫雜詠二卷原刊本

國朝許纘曾撰纘曾仕履見傳記類　四庫全書存目作寶

綸堂集五卷係浙江巡撫采進本當即是編之第二卷至第五卷及定舫雜詠也是編凡賦一卷詩四卷雜文三卷芻蕘之言一卷定舫隨筆感應篇徵事續合一卷日南補稗一卷日南前事一卷附錄天台馮甦滇考十九條一卷又附定舫雜詠二卷則其癸酉至乙亥之作也前有自序謂耳目有所聞見或寄之詠謌或筆之雜錄其有往還筆札捉刀人未悉顛末者閒一自爲之本無意爲文故諸體不備云云則亦自知之明矣然其七言古縱橫跳盪頗得力于初唐至其芻蕘之言定舫隨筆感應篇徵事續皆小說家言日南補稗日南前事

則地理外記之屬今依其原第存之不析出別記焉

鶴靜堂集十九卷 天馬山房刊本

國朝周茂源撰 茂源字宿來號釜山華亭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至處州府知府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凡詩十四卷附詩餘三十五首文五卷大半皆序文餘體聊以備數而已釜山與陳卧子夏彝仲李舒章同爲幾社舊友而才力實遜于諸人然所作五古頗近選體其餘亦仍屬雲閒一派前有康熙辛酉王儼齋鴻緒序

萬青閣自訂詩八卷 原刊本

國朝趙吉士撰 吉士仕履見雜家類 四庫全書存目有萬

青閣全集八卷凡雜文三卷詩一卷勘河詩紀等十三種共一卷制藝一卷平交山寇公牘一卷詩文一卷讞牘一卷是編乃其于康熙己未在金陵所刊之詩分體編次曰自訂詩者自序謂求自信也恆夫討平交山寇具見材略詩則和平溫雅尚屬正聲不若所作林卧遙集徒然走入難路而已

林卧遙集四卷 原刊本

國朝趙吉士撰 四庫全書存目無千疊波餘續編一卷恆夫官給諫時緣勘河與衆不合投閒去而遁跡于京城宣武門西偏之寄園有泉石竹林之勝適金壇于章雲漢翔寄七言律詩四首恆夫依其韵答之嗣後凡有所作皆疊其韵共得詩千首名之曰疊韵千律詩凡二卷前有徐秉義熊一藩趙士麟三序及其門人馮雲驌讀詩十則又有小照及贊末有汪光被後序嚴允宏跋已而復疊其韵又五百餘首合爲一編名之曰千疊波餘後復疊其韵又五百餘首爲千疊波餘續編總名之曰林卧遙集前有翁叔元及煙霞隱者不著名氏總序夫韵止二十字衍爲二千餘首雖言無複意句無疊見發前人所未發然以言乎詩之工竊恐其未能也

畫壁遺稿一卷 通行本

國朝范承謨撰 承謨字觀公號螺山漢軍鑲黃旗人相國文程子也順治壬辰進士官至浙閩總督謚忠貞 四庫全書存目螺山官閩督時值逆藩耿精忠叛被拘重垣復壁中三年罵未已繼之以詩文左右不敢具筆硯乃燒桴存煤畫字壁上前後得詩四十餘首其攻刺太毒者左右旋即塗去僅存三十三首並爲文以自序大略前有康熙丁巳歸安費之逵序已載入忠貞集中此蓋其別行之本說鈴續集亦收入之

蓮龕集十六卷 光裕堂刊本

國朝李來泰撰 來泰字仲章號石臺臨川人順治壬辰進士官工部主事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改授翰林院侍講 四庫全書存目石臺全集四

十餘卷嘗經兵火散佚後其從曾孫天申徧爲搜輯以成是編凡賦頌及詩四卷雜文十二卷而冠以紀年爲首卷冶和常履坦安序之稱其詩文義旨微遠聲律紆徐無雕鑱之跡肆而能醇華而不靡可爲後學模範以上余謂石臺詩文不過具體常序

未見所長究不及制義之可傳也前又有雍正乙卯雲開李燦庵廷友序及來川黃元胎石麟所作本傳又有其從子士蓉士岑所作紀事

託素齋詩集四卷文集六卷雍正甲辰刊本

國朝黎士宏撰士宏字媿曾長汀人順治甲午舉人官至陝西布政司參議

四庫全書存目總作十卷按媿曾集詩凡四刻文

凡三刻詩前三刻文前二刻皆媿曾自選刻詩後一刻文後一刻爲其子致遠所選刻因卽併前諸集重刻合爲是編而以所作治命附刻于文集卷六之末又以已所作行述附于後後有致遠記稱序凡十四篇自序者九仲父序一贈序四四之內仍有重姓名皆如手澤罔有增損今觀其詩一本性情刊落浮華文則踔厲清矯其氣充以完其辭辨以達大率得之宋人自序稱詩好李賀文好王勃殆好之而未能學之歟

鈍翁前後類稾五十卷續稾五十六卷原刊本

國朝汪琬撰　四庫全書存目總作鈍翁前後類稾一百十八卷蓋併古今五服考異八卷東都事略跋三卷歸詩考異一卷而數之也今三種俱析出別記故類稾止存五十卷乃其于康熙乙卯以主事回籍後所編凡詩稾十二卷文稾三十八卷前有計改亭東序五十歲像及贊又有自題六則後有休寧汪繩武跋續稾乃其歸田後所編凡詩稾八卷文稾二十二卷別稾爲擬明史列傳二十四卷汪氏族譜一卷先府君事略一卷前有六十二歲像及贊又有震澤周公贊跋及助刊姓氏後鈍翁復取兩稾手自删汰益以晚年所作定爲堯峰文鈔其擬明史列傳則以其已上史館二篇不

存故宋漫堂編三家文鈔雖據堯峰文鈔選出而擬明史列傳仍從續稾增入焉

精華錄十卷原刊本

國朝王士禎撰士禎仕履見傳記類　四庫全書著錄每卷首題門人侯官林佶編末題門人崑山盛符升江陰曹禾同訂佶撰後序稱先生以詩學爲海內宗師者四十餘年其詩曰漁洋集漁洋續集南海集蠶尾集蜀道集雍益集通三千餘篇門人盛侍御曹祭酒嘗仿宋人任淵纂豫章集之例擇其尤合作者千餘以爲精華錄康熙庚辰先生以授佶佶承命編錄稍有增減皆任氏所謂叢桂崇蘭奇玉

特珠者也今觀是錄凡古體詩四卷今體詩六卷較之全集尚不及三之一而其尤者已萃于此蓋其詩以典麗博雅勝者居多茲錄專取其高華渾厚有法度神韻者相傳爲漁洋所自定而託名于其門人輩也故後人讀其詩及選其詩者祇憑此本而有餘矣即不津逮于帶經堂集亦無不可然果能取全集合觀之益知此錄之爲精華云又按漁洋自撰年譜并惠松厓注補金林始改撰年譜俱不及庚辰歲編訂精華錄一事即漁洋他著述亦不及之大可異也卷首冠以戴笠像及梅庚贊

國朝惠棟撰 棟履貫見五經總義類 四庫全書存目止有訓纂原書蓋據初出本也松厓之祖硯谿周惕爲康熙辛未漁洋所取士而其父半農士奇又親炙漁洋之門而世淵源漸漬浹洽因仿任子淵史公儀容注黃山谷集之例取是錄而爲之注本姚伯審察注漢書之名謂之訓纂又不欲以已文橫隔前人詩句略用古時注與經別行之遺意總附于全詩之後皆纂輯古今之書而成之者也盧雅雨見曾序之稱漁洋博贍名天下其爲詩漁獵百氏含咀六經其引用如鐘鼎科斗山經水注旁及琳宮梵宇之書靡不津逮而又性勤汲引唱和徧朝野凡布衣風雅之士詩中必一見之故注是詩極難惠子用功深歷歲久是書一出而漁洋之詩無不了然于心目之間又別注年譜凡漁洋生平出處與其師友脈絡無不昭揭如日星宜吾師黃北平激賞以爲漁洋毛鄭良不誣也按北平即黃崑圃叔琳亦漁洋之門人也前有其所撰漁洋本傳至年譜爲漁洋所自撰後有其子啟涑識語及答崑圃書一篇松厓又爲訓纂補二十二篇各附當卷之後又附錄一卷爲金氏箋注辨訛以同時金林始榮注多謬誤故作此以辨正之卷首有自撰

國朝金榮撰 榮字林始吳縣人 林始以漁洋諸集編年不分體因取是錄按諸集排纘而箋注之仿王逸注騷李善注選例俱分疏句下以便覽者然是時惠松厓訓纂初出林始即取惠注參錯注之如一幅縑帛割裂都盡間有增益皆淺近習見之語又多謬誤且所引諸書爲本書所無者殆半無怪松厓有辨訛之作也附訓纂之後至開雕後時有弋獲不便增入卷內而惠注又有補編不能捐愛復仿朱長孺注文山詩例而小變之總補注于卷末其勞亦

不可沒也年譜二卷係漁洋自撰松厓爲之注補林始改爲旁行邪上分紀年時事出處著述四格遂合本文與注爲一似自撰又似後人追述此則專欲求異于訓纂本而不顧其有失體裁也然讀是錄者合兩本而參觀之從此可無賸義矣卷首有自撰凡例又有戴笠像及梅庚贊并王□□所撰神道碑宋犖所撰墓誌銘

帶經堂集九十二卷原刊本

國朝王士禎撰前有其門人程哲序稱新城王先生漁洋正續詩文五十二卷蠶尾詩文十卷同人版行已久而顧無合刻庚寅秋哲郵書請命于先

生因舉諸刻定本并未刻蠶尾續詩文三十卷統名之曰帶經堂集畀哲及季弟鳴雝校問雕閱辛卯冬而藏事惜先生於是夏赴道山遂不及見然新城之全書出而天下之大觀止矣今覩是集爲四庫全書所存目者凡漁洋詩集二十二卷續集十六卷即續詩漁洋文略十四卷蠶尾集十卷即詩二卷文續集二卷即續詩之五六兩卷後集二卷即續詩之九十兩卷皆乙亥迄甲申所作戊子歸田以後所作南海集二卷即續詩之雍二三兩卷益集一卷即續詩之第四卷而無續詩之首卷即雅頌七八卷即古夫于亭稿皆乙酉歸田後所作及續文之二十卷蓋據漁洋著述三十六種本即哲所稱諸刻定本也然南海雍益二集已有刻本哲即統于末刻之三十卷內此則其行文之偶誤也漁洋詩自順治丙申迄于康熙癸亥皆按年分卷是集統目爲漁洋集者也自甲子迄子辛卯皆以次分卷而不編年是集統目爲蠶尾集者也其平生刻意之作多備于漁洋正續集及南海雍益二集其蠶尾諸集已屬耆艾以後所作逐漸頹唐且每年賦詩亦不及前此之夥故其詩不編年而其所手訂精華錄子丁卯以後之作亦屬寥寥無幾焉至其所爲文凡四十二卷卷帙雖幾與詩埒而所作不可同年而語大抵議論之文未得經旨敘事之文又乏史裁惟題跋

之類頗足以資考證而其門下士皆以詩文並稱不過阿其所好耳非公論也其漁洋詩集有李敬汪琬葉方藹陳維崧程哲五序續集有施閏章徐乾學陸嘉淑曹禾汪懋麟金居敬萬言程哲八序計東一跋文集有張雲章程哲二序蠶尾詩集有自序及張雲章程哲二序續詩集有吳陳炎程哲二序又有盛符升總述及其子啟涑等記文集有宋犖程哲二序續文集亦有程哲序

陸密庵文集二十卷錄餘二卷詩集八卷詩餘四卷思過堂刊本

國朝陸求可撰求可字咸一號密庵淮安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刑部郎中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凡賦一卷雜文十九卷又錄餘二卷即拾前二十卷之遺也其文頗暢適而不免闖入時文境界由其學古之功淺也至其詩詞大都爲應酬而作尤少矜心作意於其間矣前有宋德宜張永祺徐轉迅劉謙吉四序

秋笳集八卷 原刊本

國朝吳兆騫撰兆騫字漢槎吳江人順治丁酉舉人 四庫全書存目漢槎以科場事謫寧古塔康熙辛酉贖還故其詩多悽惋悲壯之音集名秋笳殆以此爾是集爲其子振臣就舊刊本增以家藏校訂成帙其前四卷係徐乾學所刻後四卷則振臣所增也凡秋笳

集賦一卷詩二卷前有其弟兆宜小引及漢槎奉健庵書其兄兆寬謝健庵詩西曹雜詩一卷前有自序及無名氏序秋笳前集一卷前有侯元泓序擬古後雜體詩一卷前有陸圻宋實穎二序秋笳後集詩一卷表序書一卷末有雍正丙午振臣跋近又有乾隆丙申錢唐吳永之重刊小本當即從是本翻刻耳

槐軒集十卷 原刊本

國朝王曰高撰曰高字北山號槐軒茌平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給事中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前四卷爲詩後六卷爲雜文槐軒與西樵阮亭爲昆弟行各以詩相倡和所作淡蕩清遠有阮亭之風而其爲文匠心稱意不假琢飾蓋未嘗有意于求工也前有吳偉業周亮工曹爾堪董以寧陳玉璂鄒祇謨熊賜履吳國對賀宿九序末有其孫念祖記後

萬山樓詩集二十四卷 康熙庚寅刊本

國朝許虬撰虬字竹隱長洲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永州府知府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乃其壻陸廷珪所編凡樂府二卷古今體詩二十一卷詩餘一卷竹隱宦遊滇黔衡永間公事稍暇日夕寓之于吟諷其樂府古詩奇峭森挺近體深雋有逸響誠得江山之助惜其擬古之作摹仿太似不免如唐臨晉帖云前有龔鼎孳王崇簡宋琬汪琬秦松齡毛先舒李念慈七序後有廷珪跋

松皐文集十四卷 原刊本

國朝毛際可撰際可字會侯號鶴舫遂安人順治戊戌進士官彰德府推官歷知浚儀城固祥符三縣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 四庫全書存目載安序堂文鈔二十卷又載康熙己亥方桑如所重輯會侯文鈔二十卷是集乃康熙丁巳所刊張師石希良毛稚黃先舒爲之評點鶴舫嘗與人書云自惟生平既肆力古文精力短淺不能兼綜並致故絕筆不爲詩其專如此故所作情鍊有法度不爲枝葉大都得之曾南豐爲多且又虛懷善下有指摘其

文者隨時改定宜其文之粹然無瑕疵也前有李霽黃與堅及師石三序

挹奎樓選稿十二卷 康熙丙子刊本

國朝林雲銘撰 雲銘字西仲侯官人順治戊戌進士官徽州府通判 四庫全書存目作挹奎樓文集蓋別據一本也西仲于康熙己酉初刻其文爲損齋焚餘十卷越十七載再刻其寓杭州所作爲吳山戲音八卷又越十二載復取兩集嚴加存汰益以後來之作編爲是集大都皆所作雜文詩及詩餘不滿十之二蓋非其所留意也然其學本淺近觀所選古文析義兩編暨莊子因韓文起諸書皆不出科舉之習宜其文

亦不能追古作者云前有自序及仇滄柱 兆鰲 序

吳山戲音四卷 康熙甲子刊本

國朝林雲銘撰 四庫全書存目作八卷蓋亦別據一本也西仲避耿逆之亂寓杭日久及亂平將歸因檢客中所爲文得百數十篇集爲是編以備遊橐中一種土風其自序引莊子曰言者有言其以爲異乎戲音者其有辨乎其無辨乎此卽余文所以名戲音之意矣蓋以鳥爲喻云前又有尤侗洪圖光毛先舒王晫林璐五序

古愚心言 無卷數 原刊本

國朝彭鵬撰 鵬字奮斯號無山莆田人順治庚子舉人官至廣東巡撫 四庫全書存目作八卷其集不分卷數止作八册無山當逆藩耿精忠叛時拒授僞職志節皎然其由三河知縣起家至開府又以才能著不以文章著也故是集多不經意之作而誓文公牘家書幾居其半至第七第八兩册盡屬官三河時詳文條議告示照牌其詩惟第四册載吟二篇謌一篇行二十篇而已大率此集可節取以作治譜不得以文章一道繩之也前有自序二篇

葉忠節公遺稿十二卷 乾隆乙丑校刊本

國朝葉映榴撰 映榴字炳霞號蒼巖上海人順治辛丑進士官至湖廣布政司參議死夏包子之亂贈工部右侍郎謚忠節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乃其

子芳所校刊凡文類七卷詩類四卷賦及詩餘一卷蒼巖大節彪炳天壤固不待藉文章以傳不朽然既以文而論則鈕氏觚賸六卷所載刺血書表一道與李天生辭官一疏並稱爲兩大文章者乃反遺之豈所謂捃摭星宿遺羲娥者歟前有朱竹垞彝尊序及曹濟寰一士所作傳後有芳跋

九谷集六卷 原刊本

國朝方殿元撰 殿元字蒙章號九谷番禺人康熙甲辰進士官至江寧縣知縣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前有自序凡樂府及詩各二卷雜文環書各一卷環書後又附四書講語十九則沈歸愚稱九谷著環書自成一子欲究天人竅

奥餘事乃作詩人也然高華伉爽依傍一空品不在嶺南三家下按環書二篇其下篇多發明易義于例當入雜家余以其卷帙寥寥不別記云

篤素堂文集十六卷 原刊本

國朝張英撰 英字敦復桐城人康熙丁未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謚文端 四庫全書著錄有文端集四十六卷凡存誠堂應制詩四卷詩集二十五卷篤素堂詩集七卷文集十卷此本止文集而有十六卷計賦頌各一卷表疏一卷序三卷論記雜著各一卷祭文行狀墓誌各一卷又有雜著爲 南巡扈從紀略一卷恆產瑣言及飯有十二合說一卷聰訓齋語二卷未知

文端集中何以止有十卷也前有康熙壬午

容製篤素堂記又有陳午亭 廷敬 韓慕廬 菼 趙玉峰士麟 三序玉峰稱其以六經爲本根史漢爲波瀾諸子百家爲奴隸以修之身者而修辭和之心者而相聲成之德者而成文云

憺園集三十六卷 康熙丁丑刊本

國朝徐乾學撰 乾學仕履見禮類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爲其子 樹穀 所編凡賦頌樂章一卷詩分虞浦集三卷詞館集二卷碧山集三卷文分十六體自奏議以迄雜著凡十七卷宋漫堂 犖 序之稱其家富藏書又篤嗜學自六藝子史百家之書靡不貫穿其發而爲文雄贍典則學大而才足運之蓋其蘊植也厚矣其致用也宏矣余謂健庵與其弟果亭秉義立齋 元文 同爲顧亭林之甥學問雖有淵源而文章功力頗淺健庵稍勝于其兩弟且著述亦極繁富但以文章而論恐未能副序所云也序又稱文集之外又有外集若干卷當屬駢體文今未聞有刊本或歷久已佚之云

榕邨全集四十卷 文貞全集本

國朝李光地撰 光地仕履見孝經類 四庫全書著錄無全字是集合詩文筆記共爲一編惟詩爲厚庵自定餘皆其孫 清植 所編次也卷一爲觀瀾錄卷二爲

經書筆記讀書筆錄卷三爲春秋大義春秋隨筆卷四爲尚書句讀卷五爲周官筆記卷六卷七爲初夏錄卷八爲尊朱要旨及續記卷九爲象數拾遺景行摘篇附記卷十至卷三十四爲雜文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九爲詩卷四十爲賦厚庵于理學經術皆所究心文章乃其餘事顧道足于中氣盛而化神情深而文明偶爲詩古文詞亦遂蔚然奇秀盎然深醇復乎其莫可及則根柢深厚之故也前有乾隆丙辰其門人李牧堂 紱 序時距厚庵捐館已二十年矣

榕邨別集五卷 文貞全集本

國朝李光地撰是編凡等韻辨疑字音圖說一卷鼎符一卷納甲納音一卷星命本要一卷諭牒戒約一卷鼎符者蓋仿參同契體以推闡魏氏之書者也厚庵之孫清植編集時以等韻字音兩篇不類集中筆記文體而鼎符以下諸篇又非儒家者言至諭牒等篇亦不足以言文故別爲一集不與正集相淆今亦另記于正集後云

白石山房文稿十二卷原刊本

國朝李振裕撰振裕字維饒吉水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 四庫全書存目作十三卷蓋附有督學江南時所作詩一卷也是編前三卷爲詩後九卷爲雜文末有史

傳二卷當是維饒充明史館纂修時所屬稿凡二十九傳傳後俱無論贊蓋當日史例如此也汪堯峰琬序之稱其詩若文于臺閣山林之體獨有兼長以上汪序蓋其所作視其父梅公石園全集亦堪相亞焉前又有施世綸序存目又有別本白石山房稿二十六卷與此本大同小異云

已畦集二十一卷附原詩四卷 二弄草堂刊本

國朝葉燮撰燮字星期號横山吳江人康熙庚戌進士官寶應縣知縣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前有自序乃其所作雜文凡分十二體據總目尚有尺牘一卷注云嗣刻其所作諸論頗斷制森嚴惟留侯孔明二論太不諳當日事勢而横施議論從祀說援太公望預見知之列而舉張良郭子儀宗澤岳飛徐達並宜從祀孔廟則與黄梨洲從祀篇舉及韓琦李綱諸人同一兒童之見至其與友人書頗得立言之旨然能言之而不能行之觀其全集可見矣末附原詩內外篇每篇又各分上下乃論詩之語吳人士始多訾謷之横山殆後人轉多從其言者此種原有單行本見存目詩文評類今不別爲記云

臨野堂詩集十三卷文集十卷尺牘四卷詩餘一卷原刊本

國朝鈕琇撰仕履見小說家類 四庫全書存目止載文

集十卷其詩集凡笠釣初吟一卷笠釣再吟一卷笠釣三吟一卷前筑音一卷後筑音一卷居項胥鈔二卷端暇遊一卷續筑音一卷粟語一卷南縣客筆一卷柳下言一卷荔夢編一卷立名纖佻不脫萬厤以後小品習氣文集分十三體又有外篇皆俳諧之作雜言則老生常談也尺牘之前有自撰題辭詩餘之前有康孟謀乃心序卷首冠以潘稼堂耒李天生因篤二序稼堂稱其詩章綺拔而雋永一篇中必有沈思警語造微詣極言簡指深諸體雜文各有理趣匠心獨運非苟作者余尤愛其駢體取材必新使事必奥精切典雅不纖不靡

郎尺牘斷章片語亦多雋雅可味天生所稱大略相同又稱其樂府逸韵動襟悉蘇黃雋品美史清音也以上李序原集尚有觚賸正續編八卷附刊于後今析出別記于小說類中

有懷堂詩稿六卷文稿二十二卷 康熙癸未刊本

國朝韓菼撰菼字元少號慕廬長洲人康熙癸丑賜進士第一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懿四庫全書存目總作詩文稿二十八卷其詩分蹢躅集一卷歸愚集二卷病口集一卷槃迷集二卷文分十六體凡二十一卷又有雜文一卷朱竹垞撰墓碑稱其文宗臨海朱右所集唐宋六家詩尚唐音然不喜作臺閣之體其舉子業以古文爲今文奇而有法然公之不朽者終當以古文辭傳也兩集皆康熙癸未所自編卷首各有自序

橫雲山人集三十二卷 原刊本

國朝王鴻緒撰鴻緒字季友號儼齋華亭人康熙癸丑賜進士及第官至戶部尚書是集乃其于康熙己亥所刊凡颺言集五卷皆詩賦頌應制之作故別爲卷冠諸集首山暉集八卷望雲集五卷谷口集二卷遐朝集三卷淮干集一卷又還朝集四卷谷口續集四卷皆古今體詩雖不編年而仍依年爲次儼齋爲農山廣心之季子其年即擅詩名既出上第迄掌邦教仍假聲律以寄興龔芝麓鼎孳序之謂覽其諸體高言何綺逸思如雲原本風騷而一諸于古人風格余喜吾友之有令子也以上龔序余觀其應制紀恩諸作裒皇沈博有物有則則又渢渢乎雅頌之遺矣前又有周茂源宋琬田茂遇吳懋謙四序末有其門人蔣廷錫後序

南畇文稾十二卷 雍正丙午刊本

國朝彭定求撰定求字訪濂號南畇長洲人康熙丙辰賜進士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講四庫全書存目是集凡分十八體中以賦次記之後碑之前殊爲失次其門人青浦王原序之稱其文之雅正醇厚無佻宕纖靡之習允爲大儒之文按南畇之學雖派出姚江而尚無門戶之見

觀集中與人論學諸書具見擇善而從不主一家至其貞女論辨足訂震川之譌尤有功名教也

通志堂集十八卷附錄二卷 康熙辛未刊本

國朝納蘭性德撰性德仕履見禮類四庫全書存目容若爲大學士明珠冢子雖處貴盛而勤勤學問澹于榮利甫及三十而殁其座師徐健庵拾其遺稿刻成是集凡賦一卷詩詞各四卷雜文五卷淥水亭雜識四卷又附錄二卷則碑誌哀輓之作也其詩古文詞蘊藉流逸根乎情性惜未能充其所至所刻經解載序止六十五篇蓋有序有不序也至雜識皆雜論經史兼及異聞可備雜說之一種今

仍其原第不別記云卷首冠以嚴蕩漁繩孫及健庵二序

西河文集一百九十二卷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仕履見孝經類　四庫全書著錄從西河合集析出按合集分經集凡四十九種原缺一種不數文集凡二百五十卷原缺五卷不數除經集及文集中之五十七卷十七種俱遵提要隨類別記外尚有文一百三十三卷塡詞六卷擬連廂詞一卷詩五十二卷其文分誥頌疏議書牘爲一類序引題跋爲一類前俱有莫春園序碑傳銘狀爲一類前有李塨序記說爲一類賦誄爲一類前亦俱有莫春園序

詩前亦有塨序西河說經諸書其攻擊宋人不遺餘力而集中解經之文亦多與宋人枘鑿蓋由當時之人主持朱學太過不免爲過分之辭然其精確處固自有不可磨滅者其他散體文長于敘事尤得龍門神髓詩擬唐人而能自出新意議者目爲唐皮過矣詞則溫麗而精深迥異曼辭佚調唯所擬連廂詞全屬院本不存可也

曝書亭集八十卷附錄一卷曝書亭刊本　國朝朱彝尊撰彝尊仕履見目錄類　四庫全書著錄刪風懷詩二百韻及靜志居琴趣詞一卷以其流宕豔冶有乖大雅也竹垞生平撰著曾兩付開雕未仕以前曰竹垞文類通籍後曰騰笑集晚歸梅會里乃合前後所作手自刪定凡賦一卷古今詩二十二卷詞則江湖載酒集三卷靜志居琴趣一卷茶煙閣體物集二卷蕃錦集一卷雜文則分體編次凡五十卷附葉兒樂府一卷則所譜之曲也查初白慎行序之稱其淹通經術熟精史乘濟之以班馬之才運之以歐曾之法故其爲文取材富而用物宏議論醇而考證確詩以少陵爲宗而汎濫于昌黎樊川句酌字斟務歸典雅不屑隨俗波靡落宋人淺易蹊徑下至樂府篇章跌宕清新一歸花閒草堂之習塡詞家至與玉田白石並稱先生亦

自以無愧也前又有潘稼堂未序並載王士禎魏禧文類二序查慎行騰笑集序曹爾堪葉舒崇柯維楨詞集三序及陳廷敬所作墓誌銘

竹垞文類二十六卷原刊本　國朝朱彝尊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刻于康熙壬戌皆其未遇時之作凡樂府詩一卷古體詩三卷今體詩九卷聯句集句一卷雜文十二卷後彙爲曝書亭集頗多刪汰且或有題目互異或有字句不同或有數首而刪去一二首者皆當以全集爲定本其中碑記墓表傳誌諸文有必須用　本朝紀年者一概用干支代之蓋竹垞初自命爲布衣

見曰曝亭自題首而厠于故老遺民之列如梨洲亭林云爾迨晚年編集亦俱仍之不改正焉前有王漁洋

魏叔子二序

騰笑集七卷原刊本

國朝朱彝尊撰初竹垞于康熙壬戌刻其未遇時詩文爲竹垞文類至丙寅春彙輯其已未以來詩文凡賦及古體詩二卷今體詩二卷雜文三卷後刊入曝書亭集所有删汰增改之處亦與文類相同亦當以全集爲定本其曰騰笑集者取諸孔德璋北山移文之語也前有自序及海寧查初白慎行序

鄭記七十

曝書亭詩錄箋注十二卷惇裕堂刊本

國朝江浩然撰浩然字孟亭嘉興人孟亭酷嗜朱竹垞詩迺以已意甄錄一一箋疏而發明之旁搜舊聞博徵載籍厥功可謂偉矣然僅選三分之一蓋欲以況漁洋精華錄也其注已爲楊未孩注本所取材讀竹垞詩者固當以楊注本暨孫竹尹注本爲主此本蹠駁甚多不過大輅之椎輪耳孟亭殁後其子聲先壎爲之校刊并述凡例六則沈椒園廷芳翁覃溪方綱俱爲之序又載王士禛魏禧查慎行原序三篇

曝書亭集詩注二十二卷年譜一卷木山閣刊本

國朝楊謙撰謙字未孩嘉興人按朱竹垞詩先有江孟亭曝書亭詩錄箋注一書僅選三分之一如漁洋精華錄之例未孩爰就全集所載之詩隔句爲注凡采取江注者因其書已刊布不復別爲標識皆博考詳釋條貫靡遺間有蹠駁猶不盡概乎人心然以視江注本固爲賅備之本矣後來孫竹尹箋注亦不過因是注而踵事增華耳究不可遽廢其書也未孩又詳考其家乘行述及靜志居詩話與文集中之有戊月可稽者創爲年譜一卷則又較惠定宇金林始二家所撰漁洋年譜體例尤爲盡善凡作年譜者所當取法也卷首載王士禛魏禧高佑釐顏鼎受竹垞文類四序查慎行騰笑集序潘未及慎行曝書亭集二序又有像贊及陳廷敬所撰墓誌銘并未孩詩注凡例

鄭記七十

曝書亭集箋注二十三卷三有堂刊本

國朝孫銀槎撰銀槎字竹尹嘉善人乾隆丙戌進士竹尹以江楊二家所注朱竹垞詩蹠駁頗多且均置賦不注于是紬繹羣帙大爲補訂凡四易稿別成箋注其注賦一卷既爲二家所不及爲而其于詩注二十二卷增二家所未備及刊冗正謬不啻十之五六詳而不溢一語簡而不失一辭使一字一句皆如作者意中之所欲出又時得言外之微指斯可以跨越

前良後來居上矣余嘗欲合三家注爲一書如馮星實蘇詩合注之例惜有志而未逮焉卷首有嘉慶己未自述緣起及其孫宋生識語又有錢唐王朝鼎臨海黃河清二序據宋生識語知其詞注亦經屬稿當續梓行云

遂初堂詩集十六卷文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原刊本

國朝潘耒撰　四庫全書存目見小學詩集作十五卷蓋無補遺一卷也其詩分少遊草二卷夢遊草三卷近遊草江嶺遊草海岱遊草台蕩遊草閩遊草黃廬遊草各一卷楚粵遊草二卷豫遊草卧遊草又各一卷皆編年爲次始於康熙癸卯迄於戊子

鄭記七十

凡四十六年之作又補遺一卷以補十五卷之遺文分十二體以賦居首較之列在詩前爲安別集則皆禪喜文字也稼堂少受業於顧亭林故所學深博無涯涘又性好遊名山足跡幾徧天下沈歸愚稱其詩筆直達所見浩氣空行韵語可作古文讀而登臨懷古諸作尤爲光燄騰上一時名流幾罕與儷者徐晉齋斐然亦稱其山水遊記狀難狀之景刻鏤藻繢盡相窮形最堪把玩今觀集中遊記共有四卷實堪與徐霞客遊記抗行知其詩文皆得江山之助者然其他文亦純以氣勝不規規於前賢而自然動與古會沛然莫之能禦夫亦庶乎辭達者矣前有其門人許時庵汝霖總序及陳說巖廷敬所撰墓誌銘沈果堂彤所撰行狀

陳檢討集二十卷通行本

國朝陳維崧撰程師恭注維崧字其年號迦陵宜興人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師恭字叔才貢生泗城人　四庫全書著錄作陳檢討四六其年以詩文名所著有湖海樓全集其四六有單行本所作尤推獨妙好對切事經鎔鑄輝煥論者以爲上追徐庾下視王楊無愧色焉顧其篇章繁富徵引該博讀者病之叔才乃援據諸書以爲之注每注其事不參己意止錄古書本文絕無杜撰且一一求其原委寧詳無略而于原集中剞劂錯誤之字又各爲改正俾讀者了然子心而暢然于口亦可謂陳氏之功臣矣前有康熙癸未張敦復英甲戌吳鱗潭苑二序及自述例言據例言稱有補注一册嗣附于後今未之見

鄭記七十

澄江集無卷數　陸雲士雜著本

國朝陸次雲撰次雲字雲士錢塘人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官江陰縣知縣四庫全書存目是集爲宋既庭實穎蔡九霞方炳所選定凡古今體詩二百十四首不分卷數前有尤悔庵侗序稱其詩不專于澄江而以澄江系之者以爲吾官于澄江而後有是詩也亦猶道州蘇州之志也以上尤序今觀其詩本眞性情出之故語多

沈著兼能獨出新意雖所選　皇清詩平頗尚宋元派數而宗法究在唐人云

北墅緒言五卷 陸雲士雜著本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爲高江邨國朝陸次雲撰士奇汪東川彩所評點乃其所著雜文凡分三十三體大半皆游戲之作有類西堂雜俎諸集然實文之一體在古人不過偶一爲之耳前有王漁洋士禎徐健庵乾學李湘北天馥尤悔庵侗及江邨東川六序

秋錦山房集二十二卷外集三卷 前十卷康熙丙子刊本後十二卷及外集乾隆己卯刊本

國朝李良年字武曾號秋錦嘉興人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　四庫全書存目無外集三卷是集凡詩十卷爲其子觀槿湖館所編即以行止出處爲卷次而不編歲月蓋遵其父遺旨詞二卷文十卷附外集三卷則尺牘也皆觀槿檢閱零篇櫛比鈔綴至其孫花農菊房始爲付梓秋錦與其兄斯年弟分虎稱三李而實遠過其伯季其爲詩淘汰日新詣隨年進樸而彌秀淡而益老文則清婉悠揚無拉雜叫囂之習然以視朱竹垞則彌覺瞠乎其後矣當日朱李並稱不過以其俱同里耳唯詩餘差堪相亞故能居浙西六家之一云詩集前有斯年及竹垞所撰行狀末有花農跋外集之末亦有花農跋

晚樹樓詩稿六卷 康熙乙酉刊本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乃其于康熙乙酉哀集二十餘年來所作之詩因散佚頗多所存强半壯遊所得也其弟涵序之稱其詩原本于杜韓一篇一詠不爲苟作皆能力追古風有裨于世道云前又有其宗人之振序

黃葉邨莊詩集八卷後集一卷續集一卷 原刊本

國朝吳之振撰之振字孟舉號黃葉邨農石門人官中書科中書　四庫全書存目總作十卷其初集孟舉所自訂葉橫山

燮爲之序後集續集則其子武口瑞草及從子奕亭景淳所搜輯編次也後集徐煥爲之序續集奕亭爲之序橫山稱其詩新而不傷奇而不頗五古似梅聖俞出入于黃山谷七律似蘇子瞻七絕似元遺山語必刻削調必鑿空此其概也以上葉序蓋孟舉嘗纂宋詩鈔凡百家故所作多相近云

尋壑外言五卷 秋錦山房集附刊本

國朝李繩遠撰繩遠字斯年號補黃邨農嘉興人良年之兄也　四庫全書存目斯年集凡三鋟版其初刻曰秀攬亭詩順德陳元孝恭尹爲之序續刻曰屬雲閣稿侯官高雲客兆長洲汪苕文琬爲之序最後手自刪定爲

是編凡詩四卷駢體文一卷附以自撰生壙志則散體文也元孝稱其詩緣物附情纏綿婉麗不爲怒張號呶而茂草黍苗之思絕絃聞笛之哀隱然言外讀者可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前又有康熙丁丑自序末有其從孫花農跋

香草居集七卷 秋錦山房集附刊本

國朝李符撰 符字分虎號耕客嘉興人良年之弟也 四庫全書存目分虎集有香草居詩未邊詞花南老屋集又有補袍集皆排偶之文後補袍集及花南集之詞皆亡佚其從孫花農就香草花南三本編錄五卷附以未邊詞二卷俱遵原稿不易隻字以存原集之

眞面目華亭高層雲撰墓表稱其詩清空一氣如姑射仙子吸風飲露詞則盡掃科臼獨露本色曹舍人升階歎爲稼軒後身云前有黃山方光琛序後有其從孫花農菊房跋

青門簃稿十六卷旅槖六卷賸稿八卷附邵氏家錄三卷 青門草堂刊本

國朝邵長蘅撰 長蘅履貫見小學類 四庫全書存目凡簃稿詩六卷文十卷皆康熙戊午以前之作旅稿詩二卷文四卷皆已未訖辛未之作賸稿詩三卷文五卷皆壬申以後之作家錄二卷皆同時人所撰康節祠堂碑記之類其詩瀏灑頓挫力追唐人晚歲入宋漫堂幕府乃變蘇黃范陸之派蓋欲與漫堂稱同調也然高出漫堂遠甚文則取法歐曾醇而肆簡潔而雄深漫堂序稱其與侯朝宗魏叔子鼎足而傳于後無疑云前又有漫堂題詞及馮景王士禎彭鵬王元烜顧景星陸嘉淑李天馥王宏撰八序附以士禎寄書暨陳玉璂所作傳又有自序二篇其從子璿及表赤例言七條

山曉閣詩十二卷 原刊本

國朝孫琮撰 琮字執升號寒巢嘉善人卷首作吳郡蓋祖籍也 四庫全書存目寒巢家清風涇所居有老梧兩樹構一小閣名曰山曉因以名集魏水邨坤序之水邨康熙己卯舉人

稱其平生尤喜山水扁舟往來吳越間凡佳山水及精廬名刹一一見諸詩大抵從禪理悟入而又得山川之助故能絕去畦町窅然以深穆然以遠云

定峰樂府十卷 嘉慶丙寅刊本

國朝沙張白撰 張白原名一卿號定峰江陰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爲其同縣曹禾所評點雖皆以樂府名而大半皆古今體詩不過强蒙以新題如新樂府者然蓋於郭茂倩左克明二書全未寓目宜其無知妄作耳卷首附同時諸人論樂府書中載曾青藜燦語謂以古體作律詩是唐人開此一派至王宛平

魏柏鄉馮益都宋長洲諸公頌美之詞似于原體未合而尤非布衣中人所宜要當割愛刪去是當時已有見而規之者攷所舉諸篇今仍在集中可知其自以爲是也後有嘉慶丙寅鮑桂星跋

璇璣碎錦二卷 揚州江氏柏香堂刊本

國朝萬樹撰 樹字紅友宜興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乃其所作迴文詩圖各以名物寓題上卷圖三十幅詩八十七首詞三十二調下卷圖三十幅詩一百四十二首詞十二調南曲二套揚州江松泉昱小加潤飾復屬錢唐金冬心農各爲八分題署而刻以傳之并爲之序攷迴文詩自蘇若蘭後文人偶

一爲之附于集中從未有如是之多者雖則窮極精妙究屬誤用其心思矣

善卷堂六十四卷 乾隆庚寅亦園刊本

國朝陸繁弨撰吳自高注 繁弨字拒石錢唐人自高字若山桐城人官翰林院待詔 四庫全書存目 國初以四六名者推吳園次陳其年拒石才地稍弱於二人故不能與之鼎立然以視其門人章豈績藻功專事新巧遁爲別調則翛然遠矣若山以其徵事深博未易窺測爰旁搜典故句疏而字釋之凡九閱寒暑而注始就其有功于拒石猶程叔才之于其年也前有自述緣起例言及張廷玉序并載徐炯陳廷會原序藻功原跋及拒石從孫宗楷所作傳

學箕初稿二卷 箭山鐵鐙軒刊本

國朝黃百家撰 百家字主一餘姚人宗羲子也 四庫全書存目有幸跌草三卷凡雜文二十篇書首題曰學箕五稿知其尚有二稿三稿四稿之刻矣是集凡雜文三十四篇皆康熙戊申至丁巳之作大致淵源家學而規模殊覺狹隘此則早年所作尚未與道大適耳

箐庵遺稿一卷 鈍翁類稾附刊本

國朝汪筠撰 筠字禹吹號箐庵長汎人 四庫全書存目禹吹爲鈍翁之長子年三十二而殁鈍翁得其遺詩于

沈友篪 塤 范鷺公 安序 所因錄存六十三首刊附集後前有鈍翁友篪二序末附輓詩十九首及鈍翁自作六首

笛漁小稿十卷 曝書亭集附刊本

國朝朱昆田撰 昆田字文盎號西畯秀水人 西畯爲竹垞令子承名父之後略能盡通其家學以其餘技發而爲詩上窺韓杜下汲蘇黃推陳出新瑰奇光怪洶堪爲極盛之繼惜年未五十而卒尚未底于成也卒之歲竹垞爲定是稾刻附其集以行今析出別爲記之前有嘉定張□□ 雲章 華亭高菉邨 層雲 二序

徐都講詩一卷 西河合集附刊本

國朝徐昭華撰 昭華始寧人諸暨駱加采室 四庫全書存目

昭華爲前明兵部尚書亮生之女孫嘗讀西河詩而感之願受業于門故西河目之曰都講是編詩凡八十首即其受業時所存稿爲西河所點定并爲之序李塨西河詩序引西河云若以詩則吾門雖多才無如都講者恐未免過情之譽云

棟亭詩鈔八卷詩別集四卷詞鈔二卷文鈔一卷 揚州書局刊本

國朝曹寅撰 仕履見目錄類 四庫全書存目止載詩鈔五卷詞鈔一卷當屬是本詩鈔之前五卷詞鈔之

前一卷也是本詩鈔爲棟亭所手訂前有顧景星杜茅毛際可朱彝尊姜宸英五序別集係棟亭手自刊落不欲付梓命小胥鈔錄藏諸篋衍殁後其門人郭振基校刻并爲之序詞鈔前有其門人王朝瞻序文鈔前有其門人唐繼祖序其詩五言古今體出入開寶之間七言兩體胚胎諸家而時闌入宋調詞則俊爽雅麗兼有辛蘇姜史之長于古文詞之作尤所矜擇顧以耽吟特甚故爲之不多云

愛日堂詩二十八卷 乾隆丙辰刊本

國朝陳元龍撰 元龍字廣陵號乾齋海寧人康熙乙丑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謚文簡 四庫全書存目乾齋自應科入仕以迄賜告而詩必與俱隨其時事以名其集凡敝帚集四卷登瀛集一卷卻掃集一卷環召集五卷南陔集三卷重徵集一卷宜人集二卷肆覲集一卷還朝集二卷蘭峪前集一卷重臨集一卷蘭峪後集二卷黃扉集三卷林泉集一卷每卷皆以編年爲次卷首各有小引愛日堂詩其總名也乾齋告歸養聖祖仁皇帝御題堂額以賜故名其詩以誌不忘其門人王唐堂之儁序之稱其應制之詩麗而法紀頌之詩閎而摯遊覽行旅之詩章而遠閒適遣懷之詩暢而眞贈答讌會之詩恬而至紀時詠

物之詩典而切其時昌其遇隆故其詩有美而無刺有正而無變云前又有葉蒼巖映榴序

懷清堂集二十卷 原刊本

國朝湯右曾撰 右曾字西厓仁和人康熙戊辰進士官至吏部右侍郎 四庫全書著錄是集乃乾隆丙寅其子學顯所刻右曾嘗奉 聖祖仁皇帝命賦文官果詩蒙 御製一首俯同右曾韻舉朝傳誦以爲儒臣之至榮故學顯即刻冠卷首次以倡和諸作及學顯謹記西厓爲王漁洋入室弟子其詩高超名貴不落一語凡近而相其契匠要歸于清所謂乾坤清氣得來難也浙中詩派自朱竹垞後即當爲西厓首屈一

指云前有黃叔琳潘思榘納喇常安三序後有其門人繆日藻陳履中二跋　四庫全書存目

在陸草堂文集六卷　淑慎堂刊本

國朝儲欣撰欣字同人號在陸宜興人康熙庚午舉人

目在陸所輯十家文鈔于八家外加入李翺孫樵最稱善本其爲文清而雄暢而曲是絕有唐宋家法者故雖兼以時文名而尚無時文腔調惟所作之文不多其原編十卷計二百餘篇儀徵吳碩夫之彥僅擇其百篇系以評點而梓之務取精也前有雍正癸卯曹聲喈鳴及碩夫二序又有碩夫所述凡例暨目錄後其子芝跋評論姓氏後其孫掌

文記據凡例尚有詩二卷俟刻今未之見

楊文定文集十二卷別集六卷附錄二卷　楊氏全書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字賓實號凝齋江陰人康熙辛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文定

是集爲其子應詢所編卷一爲疏卷二爲劄子卷三至卷十爲雜文卷十一爲頌賦卷十二爲詩別集爲雲南省志小序及示檄規約恭紀并自滇入都程記附錄爲盧文弨所撰家傳彭紹升所撰事狀凝齋師事李厚庵以道德政事爲已任本末嘗沾沾欲以文自見而言爲心聲其本盛而源深者發之于文而道德政事亦具見于斯其所撰著雖視榕邨集爲約而其醇殆足以相匹文詞之工非所計矣乾隆戊午寧化雷翠庭鉉爲之跋

陳恪勤集三十九卷　道榮堂刊本

國朝陳鵬年撰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湘潭人康熙辛未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河道總督謚恪勤　四庫全書存目其詩凡水東集三卷武夷集二卷蒿廬集三卷耦耕集五卷子山集二卷香山集二卷浮石集七卷淮海集三卷朐山集二卷秣陵集四卷新本止二卷附以喝月詞六卷滄洲之祖若父皆以詩著名故其生平所歷一發之于詠歌所謂詩以紀年者是也吳圃次綺序之稱其詩悉本瀟水之遺才既高華學尤醇備情無近寄意必入眞云前又有康熙戊寅自序及武陵瞿龍瓔序

滄洲詩鈔十卷　雍正丙午刊本

國朝陳鵬年撰是編爲其門人潘似山尙仁所校刊凡四言長短句五言古二卷七言古一卷五七言排律聯句一卷五言律二卷七言律三卷五七言絕句及補遺一卷其卷帙繁簡皆滄洲平日所訂定前有似山例言稱是詩始于分符吳郡中間留滯南徐訖　內廷入僕凡有吟詠彙入集中督理河政後任職艱鉅不暇多及也則此編刻于恪勤集之前者尙有道榮堂文集六卷見　四庫全書存目

固哉叟詩鈔八卷　珠樹堂刊本

國朝高孝本撰孝本字大立號青華嘉興人康熙辛未進士官績溪縣知縣四庫全書存目是編凡分趨庭江漢徑山琴溪嶺南秦遊大鄣葛圃晉遊津門南州幔亭海岱黃梅桂林愚齋台雁維摩十八集前有總目各載小引乃其于康熙己巳至丁未所作也陸星坡奎勳序之稱先生遊蹤半天下其詩取才既博鍛鍊尤精因遊益工與年俱進云前又有自序及其門人劉統勳沈廉二序吳陳炎陳鵬年葛圃集二序沈廷文江漢集序又有金永昌所作傳諸錦所作圖贊湛園未定藁六卷二老閣刊本

國朝姜宸英撰宸英仕履見雜家類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

亦其所作雜文凡分二十六體而以二賦廁家傳之後墓誌銘之前殊屬失次皆其未曾薦入史館時所作錢飲光秉燈秦留仙松齡韓慕廬菼俱爲之序後黃崑圃叔琳重編爲湛園集八卷則又續以後來之作較此本爲完備存目又有眞意堂文稿一卷蓋隨意摘鈔之本而冠以留仙未定稿原序更不及趙同燉西溟文鈔之本矣

乙未亭詩集六卷畏壘山人詩集四卷桂森堂刊本

國朝徐昂發撰昂發字大臨長洲籍崑山人康熙庚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四庫全書存目無乙未亭詩集前集乃其未第以前之作後集則其登第後作也韓慕廬菼序其前集稱其詩筋力于漢魏以來不沾沾于規橅唐而亦無意于矯之要其志趣自高如朱子所謂洗滌腸胃閒輩血脂膏而芳潤易入也中又有宮詞八十首據其自云詩成後亡失小半亦慕廬爲之序四卷本恐亦有序此本失去

樓邨詩集二十五卷雍正乙巳刊本

國朝王式丹撰式丹字方若號樓邨寶應人康熙癸未賜進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四庫全書存目是集乃其于懿誦懋納所刻雖皆分年編次而仍分卷一至卷五爲龍竿集卷六至卷十二爲睪蘇集卷十三十四爲補過齋集卷十五至卷二十一爲忍冬齋集卷二十二爲鴻

□集卷二十三至卷末爲梅花書屋集宋漫堂官江蘇巡撫時嘗選江左十五子詩樓邨其一也其詩排奡陡健能盤硬語一洗吳音蓋以昌黎爲宗而汎濫于盧陵宛陵眉山劍南之閒者前有田山薑委陳滄洲鵬年查初白慎行及新安吳曙淇四序後有吳興吳斯洛題詞其胥消洪跋

十峰集五卷通行本

國朝徐基撰基字宗瑛十峰華亭人官蘇訓導四庫全書存目是集諸作皆集東坡前後赤壁賦爲之第一卷爲小赤壁賦春日遊小赤壁賦及道德篇各成千言而總不越四百十五字之外洵爲巨製其壻路

徐來爲之注并綴同時人評語于末第二卷以下爲詩歌詞曲銘贊書論各體靡不精工此雖遊戲之作而因難見巧亦可謂空前絕後矣十峰又有景蘇閣集五卷其詩皆集東坡詩句而成蓋有集古之癖云是集前有康熙丙戌陳乾齋元龍序俱集聖教序帖中字亦工力悉敵以序此編洵無愧矣又有自序凡例像贊及吳三省張李定朱應麟其壻沈中星路徐來五序冠以提要一篇

烏程周中孚撰

集部一之下

別集類二國朝

穆堂初稿五十卷 無怒軒刊本

國朝李紱撰 紱字巨來穆堂臨川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戶部侍郎 是集凡賦雅頌一卷詩十六卷雜文三十三卷曰初稿者謙詞也其門人黃唐堂之儁序之稱先生子文取永叔子固于命世之志取介甫于學術取子靜不出其鄉而奄有前古今觀其集如疏劄諸篇愷切敷陳有裨治道而不至如介甫之執拗然中有書

辨姦論後二則書邵氏聞見錄後書宋名臣言行錄後二篇其曲護王氏甚至此其鄉曲之私牢固子心所以論學術則祧程朱而禰陸王者屢見子文此其蔽也顧其文條暢勁健導源歐曾其間如原說攷解論議諸作尤爲卓絕詩品不加修飾自見風標頗與山谷相近蓋亦其鄉人云前又有其門人儲大文李光塤及其弟紘三序後有其門人安居王恕跋

空明子初集十三卷續集十六卷後集十二卷餘集十四卷附允諸年譜一卷 原刊本

國朝張榮撰 榮仕履見傳記類 四庫全書存目止載詩集十卷又八卷文集六卷又二卷雜錄一卷詩餘二卷蓋不全之本也是編初集爲康熙乙未所刊凡詩集十卷 見存目 前有自序及張雲章□□齡序焦袁熹題詞末有李如泌跋文集二卷雜錄一卷前有如泌及符兆昌序末有朱稑鍾吳來後序續集爲康熙丙申所刊凡詩集八卷 見存目 前有如泌及吳文炎序俞楷懷鼎吉題詞文集六卷 見存目 末有王鑄書後從子師賁後序詩餘二卷 見存目 前有如泌題詞末有朱嵒季駿後序後集爲康熙庚子所刊凡詩集八卷前有張御衣陳天培顧瑞麟陸大經題詞從子棠序文集二卷雜錄一卷末

有袁熹及顧成天題詞茸城賦注一卷前有如泌及凌顧榮序末有從子應龍書後餘集爲康熙戊申所刊凡詩集八卷前有王原題詞沈元祿徐翊欽序末有諸子贈言文集二卷燕居筆記一卷偶吟雜稿一卷雜錄一卷家乘私志一卷全集冠以參訂姓氏及總目附刊允諸年譜一卷玉峰生平所作詩古文詞最富至刻初集時僅刪存三十分之一其于續集後集餘集亦必嚴加刊除然所作多失之放浪而游戲之文尤近小說故雖裒然巨帙殊無可觀其諸雜錄及筆記亦皆小說家言茸城賦並自注爲松江一郡而設蓋擬昔賢曾稽三

賦之體偶吟雜稿僅詩十三首當屬拾諸集之遺者家乘私志則倣鈍翁別稿中族譜爲之允諧年譜并傳誄輓章爲一卷允諧年十六而夭因輯爲是卷末有其弟兆熊跋其後集末附崇川節孝錄及續集末附其妾華浣芳挹青軒稿俱析出別爲記之

挹青軒詩稿一卷詩餘一卷自怡錄一卷空明子全集附刊本

國朝華浣芳撰浣芳蘇州人華亭張榮鄉室四庫全書存目止載詩稿一卷浣芳早慧能詩詞年僅二十三而殁玉峰選定其詩凡六十三首詩餘凡六十二闋自怡錄凡二十則乃諧謔之類皆附刊其集中前

鄭記七十一 三

有玉峰序末有玉峰書後

唐堂集五十卷補遺二卷續八卷附冬錄一卷賜錦堂刊本

國朝黃之雋撰之雋字石牧號唐堂華亭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右春坊右中允四庫全書存目總作六十一卷是集凡雜文二十七卷四六三卷詩十八卷詞二卷乾隆辛酉編定補遺凡雜文尺牘一卷詩詞一卷甲子編定續集凡雜文五卷詩三卷附以詞五首丁卯編定各有自序冬錄凡二十六則皆自紀其生平事實自序謂冬錄者冬而錄之也自始生至逾冠如春壯强至艾如夏五十外至七十如秋耄耋冬矣冬而錄之可包春夏秋而錄之也

姜孺山松江詩鈔稱其古文不宗唐宋八家而取法漢魏次亦唐之元結李翺孫樵杜牧諸家詩則不效陳李蓋從韓蘇而入又化夫面貌窮力追新所以獨有千古者在此前又有其門人王永祺總目後跋

香屑集十八卷嘉慶癸酉重刊本

國朝黃之雋撰四庫全書著錄是集古今諸體分類合九百三十餘首俱集唐詩冠以自序偶體文一篇凡三千餘言亦集唐及五季人文句成之每句各注出處乃唐堂少壯時所爲前又有自撰詩話謂綺羅脂粉故曰香割綴瑣碎故曰屑也大

鄭記七十一 四

抵通首無複題通卷無複句間有重出三十許句緣是最後所集不及與前一例耳其五七律絕固珠聯璧合妙出天然至其五七古尤不懈而及于古亦可見其記誦之博運用之巧矣前又有焦南浦袁熹序後有其門人陳古愚邦直跋

唐堂行樂圖題詠四卷原刊本

國朝黃之雋撰唐堂嘗繪行樂四圖曰漁樵耕牧上自阮籍嵇康下訖倪瓚楊維楨凡六十餘人莫不摘其雋句彙爲全篇詣諸像後得各體詩七百餘首其例古人每首止摘一句無連用者每句止用一處無複出者因錄成是編自爲之序前又有

顧小厓成天陸星坡奎勳二序後有其從子嘉跋

星坡稱其濬靈機于方寸接羣雅于同堂情理所

孚時代莫隔洵所云自我作古其妙難言者也以上

陸序蓋與其所撰香屑集異曲同工矣

鹿洲初集二十卷原刊本

國朝藍鼎元撰鼎元仕履見傳記類四庫全書著錄鹿洲

少時以文章經濟自命晚年一意周程張朱之學

闢異端斥佛老具見所著棉陽學準中其爲文高

視闊步有浩乎不可遏抑之氣所作以有關世道

人心裨益民生吏治爲主凡以攄其心之所欲宣

也是集皆其雜文爲曠魯之敏本所編次而評隲

之前有雍正丙午壬子魯之二序又載康熙己丑

沈心齋涵張孝行伯行辛丑汪約齋紳文三序并

小圖自題及其子雲錦等作行述

東征集六卷原刊本

國朝藍鼎元撰四庫全書著錄附平臺紀略後

見史部紀事本末類是集乃其子康熙辛丑臺灣朱一貴盜

兵從其兄南澳總兵廷珍運籌閫外所著凡書檄

露布看語及紀地形之類共六十篇蓋所作不僅

於此此又刪存精要者也皆成于戎馬倥偬事機

呼吸之餘而整暇從容有古人誓令遺意且能使

東寧山川形勢瞭如指掌不必身親其地而歷歷

如在目前又言皆有用非徒爲無益之虛談也其

集初刊于康熙壬寅廷珍爲之序至雍正癸丑鹿

洲又即舊刻刪定重刊天長王近顏者輔復爲之

評點而繫以序

道腴堂詩集四卷石倉世纂本

國朝曹煜曾撰煜曾號藎蒿上海人康熙末貢生四庫全書存

目麓蒿生平吟稿甚富而不自收拾殆不欲僅以

詩人見也是集乃其孫劍亭錫寶得之口授之餘

而私自編錄者故皆近體詩凡一百五十首其詩

得董蒼水俞之指授持律益嚴直臻堂奧前有錢

唐王延年序後有劍亭雜記六則及其從孫壻葉

承從孫錫蘭二跋

放言居詩集六卷石倉世纂本

國朝曹炳曾撰炳曾字爲章號巢南上海人煜曾之從弟也康熙末諸生四

庫全書存目巢南少作曰碧鮮齋稿後曰放言居

詩又有續稿後其子培康取正續稿合爲一帙其

孫錫蘭又從正續稿中梓其尤者又加碧鮮齋稿

數首雜著幾種合爲是集凡詩五卷附雜著一卷

即雜文也巢南得詩法于宋拜石所作以氣骨爲

先不屑爲穠纖綺麗之習家多藏書樂訂正前人

名集刻有張玉田趙松雪倪雲林袁海叟諸集蓋

即其生平所誦法者卷首有張雲章瞿來鎌沈湖

鮑歷四序及上海縣志獨行傳後有杜詔壽序王蓋慧祭文從子一士墓志銘及孫壻葉承孫錫藹二跋

長嘯軒詩集六卷石倉世纂本

國朝曹煐曾撰煐曾字昶望號春浦上海人煜曾之弟也康熙末貢生官理藩院知事四庫全書存目是集爲其從孫錫藹所編凡詩四卷附詩餘一卷又雜著一卷即駢體文也春浦與其兄麓蒿從兄巢南並以詩名而春浦詩原本晚唐尤工琢句詞則出入周秦諸子間其四六亦極工麗玉質金相允堪拔俗前有喬龍胡二典陸培三序後有顧成天所作墓志銘及其從孫壻葉承孫錫藹二跋

南陔堂詩集十二卷原刊本

國朝徐以升撰以升字階五號恕堂德清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廣東按察使四庫全書存目是集凡每卷分爲一集仍以編年爲次起于康熙辛丑盡于乾隆乙亥共詩九百三十五首恕堂爲蕺邨倬之曾孫靜園元正之孫故所作以唐爲宗不落宋人蹊徑沈歸愚德潛序之亦稱其克傳家學無媿門風者也前又有齊息園召南序

司業文集四卷陳司業集本

國朝陳祖范撰祖范字亦韓號見復長洲人雍正癸卯舉人乾隆辛未薦舉經學特授國子監司業四庫全書存目是集皆其平日以經學擅名故于文雖不模仿前人而風神峻逸自合前人榘矱所謂有道德而能文章者也是集所存僅百五十篇尚多應俗之作蓋其子道光編集時嫌其所作不多遂一概濫收不暇決擇乾隆甲申其門人顧鎮爲之序又有雍正辛亥陳少章景雲序係見復存時所作云

司業詩集四卷陳司業集本

國朝陳祖范撰四庫全書存目是集皆其平日所手定者存詩止四卷每卷皆以年爲次自序稱予于斯事不求甚解而竊好反尋其本收拾舊稿

其無爲而作者去之其爲人而作者又去之止存其自吟自止用適己事者工拙所不計也其言雖如此然較之閭百詩潛江劄記中所存諸詩則頗高一籌矣末有其門人王峻莊大中從孫士林三跋

志寧堂稿一卷徐氏六種本

國朝徐文靖撰文靖字位山雍正癸卯舉人乾隆辛未薦舉經學特授翰林院檢討是編乃其詩賦全集位山以考證經史爲事詩賦非所留意所作自注居多而所爲語助七字詩十首屬對雖工風雅掃地矣後附湖居詩跋皆同時人題贈之詩前有張鵬翀奏及自序又有盧秉

純黃之雋二序

賜書堂詩鈔八卷 原刊本

國朝周長發撰 長發字蘭坡號石帆會稽人雍正丙辰進士選庶吉士散館外補廣昌縣知縣又改樂清縣教諭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授檢討官至侍講學士 四庫全書存目石帆以吟詩敏捷負重名故生平詩稿甚富因貪速成未免有率易處相傳其原集紙高尺有半是編僅存八百首蓋已刊除其十之一矣前有齊息園 召南 商寶意 盤 袁簡齋 枚 及其從孫元牧 大幅 四序

絳跗閣詩稾十一卷 乾隆壬午刊本

國朝諸錦撰 錦字襄七號草廬秀水人雍正甲辰進士選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改補金華府教授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授編修官至右春坊左贊善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雖止十一卷而分三十一集詩共一千五百二十二首隨事標題仍以編年爲次甚至八首十六首亦各分一集則亦何苦而爲此紛紛耶草廬出李穆堂門下博綜典籍作詩以山谷後山爲宗而不免近于擲問所謂學人之詩也前有鄭江 汪澧 陸奎勳 徐元瀧 徐天秩 五序末有鮑鈔孟思誼 後序范長發 跋

明史雜詠箋注四卷 新刊本

國朝嚴遂成撰其從子兆元箋注 遂成字崧瞻號海珊烏程人雍正甲辰 思榜進士乾隆丙辰嘗舉博學鴻詞科丁外艱不赴 兆元字□□號耐齋烏程人嘉慶戊辰舉人官錢唐縣教諭 海珊所作詩久已刊行惟是編向藏于家凡詩一百八十二首樂府歌行及五七言古近體各體俱備或一人一首或數人一首或一人數首略依明史列傳類次先後自開國以迄末造二百七十餘年人物粲然可觀詩後間附議論斷以己意不盡如前史所言亦即其作詩大旨也其徵引繁博必待箋釋方明耐齋乃取而注之子本人事實逐句詮疏皆從明史傳中拾拾不假外求而于引用古書出處則又仿惠氏注漁洋詩之例附于每首之後使讀者開卷了然其足以傳遠無疑矣書成于道光乙酉自爲之序越三載順德何

藜閣 大青 屬南海葉蘭谷 夢龍 刊于廣東又爲之序四焉齋詩集六卷附梯仙閣餘課一卷拂珠樓偶鈔二卷 石倉世纂本

國朝曹一士撰 一士字諤庭號濟寰上海人雍正庚戌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 四庫全書存目諤庭爲諸生三十餘年名滿大江南北立朝未十年卒于官集爲其子 錫瑞 等所刊其論詩以一唱三歎蘊藉不盡爲宗故所作原本三唐間參宋元時露奇警前有黃 文蓮 序及上海縣志名臣傳後有其壻葉 承 從子 錫黼 二跋附梯仙閣餘課爲其繼室陸 鳳池 作鳳池字元宵自號秀林山人青浦人 陸振芬女年三十三卒 凡詩五十五首詞十一首前有儲 大

文陳鵬年焦袁熹三序及諤庭引後有錫蘭跋拂珠樓偶鈔爲其女錫珪作錫珪字采蘩自號半溟女史葉承室凡詩一百三首前有陳以剛序及其叔葉承點題詞末有其伯葉雪暉後序其嫂王芸跋

四焉齋文集八卷石倉世纂本

國朝曹一士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亦其子錫瑞所刻凡分二十三體諤庭爲諫官僅一期慷慨敢言所陳皆去積弊培元氣有利國家者集中載有奏摺十一首可覆按也所作雜文温潤雅潔大都取法于潛谿遵巖荆川震川諸家其保甲策鹽法論開肇嘉浜議吳淞閘善後議之類多切時要

前有顧棟高焦袁熹二序後有其壻葉承從子錫蘭二跋

隨邨先生遺集六卷愚山全集附刊本

國朝施璉撰璉字隨邨宣城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集乃其子企曾念曾所編輯隨邨爲愚山之孫詩學遠有端緒所作高明曠爽尚不墜其家聲者也前有雍正辛亥劉沛乾隆丙辰吳芮二序

果堂集十二卷原刊本

國朝沈彤撰　四庫全書著錄是集凡雜文十一卷古今體詩一卷果堂篤古窮經尤精三禮其解經諸文于羣疑聚訟之處疏通證明一句一字必獲其指歸而後已其記序碑銘諸作亦皆具古人之法而立義醇慤非若世之著文者詭奇炫飾以相誇詡也信乎其爲學者之文矣集中釋首一篇有裨醫術久有別行之本今遵提要另記于醫家類卷首有王昶齋峻沈歸愚德潛二序後有歸愚所作傳及惠松厓所作墓志銘

冬心先生集四卷原刊本續集一卷寫本

國朝金農撰農字壽門號冬心錢唐人　四庫全書存目無續集一卷壽門不事生產而癖于好古寄食揚州者幾二十年詩格苦硬清峭頗近東野天隨是集刻于雍正癸丑自爲之序謂取崔國輔寂寥抱冬心

之語以自號今以氏其集云前有小像及劉仲益贊續集一卷不知編輯者名氏凡詩一百五十首太都編原集時刪棄之作及癸丑以後之作也附以詞二十六首俱詠物小令而失寫調名者殊不足存

鮚埼亭集三十八卷嘉慶甲子種樹山房刊本外編五十卷嘉慶辛未刊本

國朝全祖望撰祖望仕履見五經總義類是集乃餘姚史竹房夢蛟所刊目錄後有竹房識云嘉慶癸亥八月夢蛟在杭州從沈松門得之松門得之杭堇浦云是謝山手定本閒綴評點乃堇浦筆也校先生文集者高弟董少鈍蔣樗庵少鈍撰年譜言先生臨歿

以集五十卷寄揚州馬氏叢書樓後歸董浦索之不可得見又言先生集共一百二十卷自四十卷至四十九卷爲經史問答是本雖出杭氏然止三十八卷合之經史問答以較五十卷已闕二卷先生尚有外集五十卷詩集十卷統計亦不足百二十卷之數疑傳鈔多所佚闕松門遺歸道山不能問其詳也以上識語攷外集即外編也竹房力未能刊越八載始有刊本前有乾隆丙申董少鈍題詞又有目錄後無名氏識云外編五十卷門人董少鈍手鈔于那地州判官署少鈍既歿同門蔣樗庵重加審定更正篇卷較有條理惟辭句刪潤過多閒

有失其本意者今所校錄一以董本爲主序次則從蔣本其董本所無補以蔣本者注于目錄之下董本以讀易別錄孔子弟子姓名表別爲附錄一卷蔣本則編入第五十卷今按讀易別錄自爲一書鮑氏業刊入知不足齋叢書弟子姓名表體例麤具似非定本故不入梓以上識語按內編分十四體而以少鈍所作世譜年譜爲首卷不入卷數外編分十七體前有少鈍原序其所以分爲兩編蓋以其所作爲軒輊也計兩編碑銘傳狀居其三十五卷大都表揚勝國革除節義諸公爲主即其他諸文亦不外此旨至其考論經史之作尤極精審實爲近代一大作手以視同時齊息園杭董浦兩家誠哉奄有二子成三人矣其經史問答仍析出別爲記之

句餘土音三卷 嘉慶甲戌刊本

國朝全祖望撰按史竹房識鮚埼亭集目錄後云此外詩集十卷句餘土音三卷出自先生手定若能彙付剞劂俾傳奕禩所望于四方同志之士矣今詩集未見刊本僅見是編皆與其同里人詩社之作自序稱題曰土音以志其爲里社之言也然皆謝山一人之詩前二卷皆詠其鄉之古蹟物產下卷爲琴操薤露詞雜歌則分詠其鄉明末人諸

軼事也前又有乾隆乙亥其門人董少鈍兼純序嬾眞初集詩選八卷 遙青齋刊本

國朝張用天撰用天字用六號誠庵婁縣人 四庫全書存目

是集前有青浦邵成正序稱其學無不窺亦詩無所不備大率命意高徵材博鍊句穩風骨峭拔氣韻清遠必傳奚疑今觀其詩于唐宋諸名家頗多摹仿之跡尚未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其集刻于乾隆甲子自爲之序又有其妻弟方倬序後有倬子鳳洲跋以杜少陵有近識峨嵋老知余嬾是眞語故取以名集云

經史論存四卷補一卷 眞意堂刊本

國朝吳成佐撰成佐字贊皇號懶庵吳縣人乾隆間助董赤餒恩敘知府是編乃其子簡舟英所輯皆其所著雜論經史之文懶庵本有刻集五種凡十卷又有閏錄十六篇皆經史論也簡舟因取十卷中論經史之文與閏錄合爲一編而刊之卷一經義論及經義之緒餘附焉卷二皆辨論經史之誣謬卷三卷四皆史論通計得篇一百七十每卷又各有補共十七篇卷首有閏錄自跋及簡舟書後補目後亦有簡舟識語并附鈔原敘四篇其從子竹嶼泰來後敘稱叔父爲文不立閫架不事雕飾適如其意之所欲言而文成法立無不動與古會蘇州新志一百亦稱其

肆力于詩古文詞兼治經史論斷頗見卓識云

潛研堂文集五十卷嘉慶丙寅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是集爲竹汀所自定凡分十四類竹汀始以辭章鳴一時既乃研精經史因文見道于儒者應有之藝無弗習無弗精其學固一軌于正不參以老佛功利之言其文尤非好爲古文以自雄壇坫者比也中有所見隨意抒寫而皆經史之精液灝古澹泊非必求工非必不求工而知言者必以爲工其傳而能久久而愈著者固可必也自卷四至卷十五爲經史答問別無行本附入集中猶全謝山鮚埼亭集例也竹汀歿後三年刊成冠以小像及贊段懋堂序之余謂竹汀之文與王述庵師相亞然述庵師猶屬文人之文竹汀則儒者之文誠如懋堂所稱因文見道云

潛研堂詩集十卷續集十卷潛研堂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拔正集刊于乾隆庚寅自爲之序續集刊于嘉慶丙寅其弟可廬大昭爲之序可廬引黃在東之言謂先生雅不欲以詩鳴然觀生平所作溯源漢魏出入唐宋腹貯萬卷而不屑以搏搶塗抹爲事胸有慧珠而不肯以織縟佻巧爲能春容淵雅蔚爲大宗云云蓋竹汀之詩猶之所作之文無意于成家而自然成家所謂才之大者能

兼衆人之長也故雖不及春融堂集所載之富而固可與之相頡頏矣

篁邨集十二卷無求安居刊本

國朝陸錫熊撰錫熊字健男號耳山上海人乾隆辛巳進士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集爲其所作古今體詩乃其子秀農慶循所重編目錄後有秀農識語耳山少學爲詩篤什甚富自服官京師多大著作而吟詠稍稀至乾隆辛亥手自編次曰陵陽前稿曰東歸稿曰陵陽後稿曰浴鳧池館稿曰席帽稿曰橐中稿曰雪颿稿各撰小序列之首簡後秀農因即所存重編是集統以年次編排而盡去其諸稿名目仍錄諸稿小序

于目錄中以志手澤合存詩八百餘首而附以詩餘二十一闋其曰篁邨集者猶是耳山所題之總名也冠以王述庵所撰墓志銘稱其詩工而不穠婉而能切云

寶奎堂集十二卷 無求安居刊本

國朝陸錫熊撰是集爲其子慶循所編前九卷皆自作及代□撰之文以類分排卷十炳燭偶鈔二十九條皆考證史事之文蓋取說苑老年之學如炳燭之明意本別成書以甫得一卷不能單行特附于後卷十一卷十二則專代一人之作非公撰者可比故錄于末吳穀人錫麒序稱其撰文不假

思索大率蘊蓄于中而騰躍于外故其氣弘深而博大其辭藻燿而高翔云嘗攷王述庵昶志耳山墓稱乾隆四十二年春 孝聖憲皇后賓天凡大祭殷奠上 尊謚典禮嚴重應奉文字大學士于文襄公屬公撰進皆被 俞允是當時所撰之文必夥矣今集中止存 謚冊文一篇冠于首豈典禮攸關之作竟聽其散佚而無從搜求耶抑豈述庵惟據其家行述而爲之而不足憑信耶李心庵林松新修邑志于耳山列傳絕不載及此事有意哉秀農嘵嘵致辨見新修志例其誰信之然觀其目錄後識語反不及此從可知矣

讀書求解一卷 修辭餘鈔 無卷數 通藝錄本

國朝程瑤田撰皆其所著雜文其所以分爲二編者蓋由所著之先後耳讓堂撰文甚富其可以編入經解雜著者已隨類分附不爲重出故所存止此雖應酬之作居多而文體亦殊雅潔無俗氛知其詩書之澤深矣

讓堂亦政錄一卷 通藝錄附錄本

國朝程瑤田撰讓堂于乾隆戊申官嘉定教諭至辛亥解組歸里凡任內治事所作聯扁告示看語稟牘及雜著詩文都爲一編取孔子是亦爲政語名之而以嘉定人贈別詩文附焉

南江詩集四卷文集二卷 原刊本

國朝董熜撰熜字訥夫一字謂瑄烏程人其詩分十四集首冠以賦及楚雨編劍吷小橐白雲橐一卷一知集欲彈集監費集一卷渡江小橐尋則齋集南亳集尋則齋續集一卷辛壬癸近橐廣陵新詠偶影齋集居全小齋集一卷中有二首四首七八首各分一集者殊屬瑣碎文分十三體凡五十一篇海昌陳世修序之稱謂瑄沈靜嗜學家既富藏書又嘗游其外王父曹秋岳之門倦圃所藏人間所不經見者謂瑄猶得窺其什一故其學爲有原本以上陳序今觀其詩規橅兩漢而取材于六朝寄託既深波瀾

亦老文則長于攷證頗有灼見敘事之作亦殊雅
馴足徵其汲古功深焉前又有乾隆庚寅周龍藻
序及溫裴忱序

戴東原集十二卷 經韻樓刊本

國朝戴震撰是編爲其門人段懋堂所校刊前有
懋堂序稱先生所爲書或成或不成孔氏體生梓
于曲阜十餘種學者苦其不易得文集十卷先生
之學梗概具見臧氏在東顧氏子述因增其未備
編爲十二卷精校重刊略以意類分次其先後不
分體如他文集者意欲求其學者之易爲功也余
觀其文大都辨證經義小學天文水道算法性理

爲多懋堂所謂攷覈益精文章益盛也稍前則沈
冠雲彤果堂集在後卽懋堂經韻樓集可以鼎足
卷末附懋堂覆校札記則刻板既成不欲多剜故
箋其後以俟得此書者照此校改云爾此本較原
刻增多三十一篇而刪原刻閩中師友淵源考西
河文彙序跋殘本聖教序毛公墓志銘及附孔體
生繼涵吳太孺人墓志銘五篇懋堂亦不言及何
也

經韻樓集十二卷 經韻樓叢書本

國朝段玉裁撰吾師受學于戴東原稱入室弟子
故于經文之舛誤經義之聚訟而難字者皆能剖析
源流尤精于小學凡文字音韻訓詁之精微無不
一以貫之自著有成書外所撰雜文甚富身後其
子驥及外孫龔自珍揀擇得一百八十餘篇編爲
是集凡說經者居其大半皆確有定見裨益□義
其他序記碑傳諸作暢茂條達亦具有歐曾矩矱
此眞學人之文而非才士之文也求之時賢亦惟
東原文集足以相配若汪容甫述學錢溉亭述古
錄又其次也惜是集編次尙未能如戴集之有條
理且多舛誤如與錢辛楣學士書詩絲字一題其
文全不似書體當改爲通鑑注絲字辨誤庶乎其
可又如記洞過水一篇其文全與戴集中記洞過

水一篇相同且隻字不易蓋吾師愛其文而手錄
之未及如今之時文署名氏于其下驥等不知戴
集中有此文遂濫行收入此二者乃舛誤之大者
也昔吾師覆校戴集因刻板既成不欲多剜損故
作札記附其後以待得此書者依此研朱校改其
法最爲盡善余亦援是例爲是本作札記一卷以
呈其壻龔闇齋麗正屬爲刊附其後惜乎其不行
也

述學內篇三卷外篇一卷補遺一卷別錄一卷 新刊本

國朝汪中撰中里籍見雜史類乃其所作雜文凡內外篇
四卷皆容甫所自編補遺別錄則其子孟慈喜孫

所稱其曰別錄者倣蔡邕外文例也其曰述學者猶錢氏田學古錄也前有嘉慶乙亥王懷祖念孫序稱其有功經義者則有若釋三九婦人無主答問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居喪釋服解義春秋述義其表章經傳及先儒者則有若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荀卿子通論賈誼新書敘其宅攷證之文皆確有依據可以傳之將來至其爲文則合漢魏晉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淵雅醇茂無意摹放而神與之合蓋宋以後無此作手矣

末有孟慈跋

心齋詩稿二卷 心齋十種本

鄭記七十一 三五

國朝任兆麟撰文田講貫經史所著小種書頗夥詩其餘事興復不淺是編上卷爲林屋吟下卷爲虎阜集彭尺木紹升題詞稱其中間意到之作往往造王韋門庭其性情之際有適相契者非獨虎賁之似而已惟是束皙補亡已屬多事而文田又爲之一一擬作自稱舉鄉飲之禮者或有取焉其誰信之而誰從之耶卷末又有沙維杓陸昶彭績題辭及同時諸人贈詩

芳茂山人詩錄九卷附長離閣集一卷平津館叢書附刊本

國朝孫星衍撰吾師著書甚富其有關于經術小學者皆已付梓行世惟所爲詩從未彙刻歿後其弟南麓星爾哀集平日所存編爲澄清堂稿二卷續稿一卷濟上停雲集一卷租船詠史集一卷冶城絜養集二卷冶城遺集一卷冶城集補遺一卷凡九卷亦不能次其先後蓋蒐羅子叢殘之中而略以類相從耳其詩初效太白昌谷以奇逸勝晚年沖和靜穆乃近香山求之時人其洪稚存之亞歟前有自序及唐陶山仲冕石琢堂韶玉二序後各有其從子壻龔少山慶四跋門人楊芸墅文蓀二跋澄清堂稿及冶城集補遺各冠賦一篇後附長離閣集爲其夫人王采薇撰采薇字玉琪武進人宜黃縣知縣光燮女計詩七十一首詞一首閩縣葉觀國序云其思

鄭記七十一 三六

幽以沈其言超以雋揚激楚之清音役精空之妙手此數語盡之矣惜年僅二十四而卒未底于成前又有曲阜孔廣森序三山張經邦閩縣何森林兩題辭末有其從子壻龔慶跋其父光燮所撰小傳暨吾師所撰事狀袁枚所撰墓志銘

問字堂集六卷岱南閣集二卷嘉穀堂集一卷五松園文稿一卷平津館文稿二卷

國朝孫星衍撰皆其所著雜文始吾師官比部時在都集十餘年前舊作刊爲問字堂集及官兗沂道又彙諸作爲岱南閣嘉穀堂兩集客游江浙時僑居金陵園有古松因命其文爲五松園稿及後

官德州權道復整新舊諸文續刊爲平津館稿自爲之序餘姚邵秉華又爲之後序稱先生之文必源于經術有裨于世教旁推求通實事求是不依傍門戶捃拾前人緒論以自詡新得博物洽聞通達古今洵乎其文之工而必傳于後無疑也以上邵序

其問字堂集前有王西沚鳴盛序後有同時諸人贈言吾師卒後同鄉嚴鐵橋可均又輯其文之未刊者爲冶城山館遺稿見年譜余未之見

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嘉慶癸酉刊本

國朝凌廷堪撰廷堪仕履見禮類次仲說經經尤精儀禮著有釋例一書而其爲文喜作駢體若散行之

作非其所著意故其書唐文粹後稱昌黎謂爲文章之別派則可謂爲文章之正宗則不可也然而攷經論古之文勢不能運以駢體仍墮入八家科臼而其文遂獨有千古如集中復禮論好惡說愼獨格物說論語禮後說諸篇皆見道之言雖戴東原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不是過也又所與同時人諸書亦皆言之有物不拾宋元以後人牙慧眞天地間有數文字生平妙解音樂嘗著燕樂考原六卷所有說樂諸篇皆采自燕樂考原者也次仲歿後其門人張裴伯其錦據其初稿而增益之爲是集冠以盧抱經文弨初稿序及錢竹汀大昕答書付之剞劂江子屏藩又爲之序裴伯并爲目錄後跋

稻香樓詩集十卷賦鈔二卷程氏遺書本

國朝程際盛撰東治勤于著述尤喜作詩各體格調高雅頗近其鄉高青丘徐昌穀兩家所附試帖二卷及古律諸賦亦復相題立製藻不妄抒與同時吳穀人有正味齋諸作堪稱伯仲其以試帖附詩集末亦與穀人集一例也詩集之前有錢香樹陳羣阮吾山學宿二序及王西沚鳴盛贈言賦鈔之前有張少儀鳳孫序

寶書堂詩鈔八卷上海李氏慈雲樓刊本

國朝褚華撰華字秋蕚號文洲上海人文洲少爲同鄉曹畏壘所賞識且走金陵以詩質于袁簡齋曾以雄才目之蓋文洲疎儁不修邊幅發而爲詩離奇恣肆去古作者不遠宜宿老宗工見之無不斂手相讓也年近五十縱酒落魄無子而死是集李笏香從其嗣孫慶林處鈔得乞姜孺山兆翀爲之訂定存詩五百八十二首并爲之序以付梓焉

韋廬詩內集四卷外集四卷賸稾一卷蠹餘草一卷知稼堂刊本

國朝李秉禮撰秉禮字敬之一字松甫號韋廬臨川人寓居臨桂官刑部郎中松甫所處詳順無俗務之累而又天假以年爲詩酷

愛韋左司故榜其所居曰韋廬嘗于乾隆辛亥初刻其詩爲內集皆高密李少鶴憲喬所評定故首首皆有少鶴評語閒爲他友所評者亦並存之前有少鶴暨朱□□秦瀛三序後有題詞評跋至嘉慶戊辰少鶴既歿復取其所未及評定者編爲外集前有自序及陶章□鄧顯鶴二序至道光壬午又裒其近作爲賸稿前亦有顯鶴序既又檢出舊稿鈔爲蠹餘草附刻賸稿之後自爲之序顯鶴稱先生于少鶴才力相埒取徑亦同性情趣尙若有神合其格律之嚴風骨之峻兩家所同所微異者少鶴入于韋而不專于韋先生神明于韋而不離于韋云

鑑止水齋集二十卷 嘉慶己卯刊本

國朝許宗彥撰 宗彥字子詠號周生德清人嘉慶己未進士官兵部主事 是集凡詩八卷詞一卷賦及駢體文一卷格調清深詞華典贍已足擅長傳一卷碑表志銘一卷行狀哀辭祭文及贊一卷皆敘事有法惜其好以古地名官名以文其雅飭其尤可以攷見學術者書一卷序跋書後一卷攷說記解四卷辨原釋議雜說及論一卷然所與人書八篇皆好與人辨難不顧是非之公周廟祧攷世室攷一卷亦好與鄭學爲難其他議論攷辨諸篇頗多詆諆近人經學小學宗尙漢學之非而轉有取于宋明人之說甚至謂軒農唐虞之禮孔子固未嘗言且未嘗學使孔子生于今世其所學者不過由明溯宋而止當不遠追三代爲無徵之言十見卷此則高明之過徒滋後學之惑耳卷之前後尙無序跋蓋最初印行之本云

鄭堂讀書記七十一卷烏程周信之先生著先生名中孚信之其字別字鄭堂嘉慶辛酉選拔貢生癸酉復舉副貢先生幼有孝行力學負文望與弟聯奎齊名並爲詁經精舍翹材生與修經籍纂詁見四庫書總目謂爲學之涂徑在是於是徧求諸史藝文志博考自漢迄唐存佚各書鉤元提要爲四庫之輔是編其職志也先生北游燕南游粵撰著頗富並爲人訂正而不尸其名卒後所著復散佚是編初歸朱椒堂侍郎藁本百餘冊後歸洪鷺汀觀察觀察復以歸予僅存七十一卷似從椒堂侍郎所藏本傳鈔而有脫佚者非先生之舊也本多漫漶復假王雪岑廉訪廣雅書局本校之昔張文襄刻

廣雅叢書欲入是編而未果原鈔遂留廉訪許予故假得之唯是編既取法四庫而經部則首孝經次五經總而三禮而樂而詩書春秋獨不及易小學部只音均而無他二家經列樂書子列天算而雜家中復有樂書及樂律全書又梅氏叢書似宜合而爲一集部只本朝二卷以前別集皆未及則亦非足本也目錄之學始於趙宋晁公武之讀書記陳振孫之書錄解題實爲初祖本朝右文其風益煽前有毛子晉錢遵王諸老後有黃蕘圃顧千里諸老收藏既富考證亦精遂開目錄家一派並世之士繆藝風參議葉鞠裳侍講如泰華並峙莫能兩大聞其風者相與求秘本羅佳刻斷占目錄家一席然其所齷齪者年代先後板式高卑行字寬狹疎密考之極其精辨之極其確而於書中之精義秘文與得失利病則漫不訾省以是翹然自鳴曰目錄家世亦以目錄家歸之於戲若而人者剽竊目次釣弋聲譽皆先生之罪人也先生所著是編而外尚有孝經集解逸周書注補正顧職方年譜子書考金石識小錄鄭堂札記諸書殊鮮傳本惟札記藏其外孫戴子高許趙悲庵據以刻入叢書餘無所見天既厄先生之遇並其畢生心力所注者亦澌滅以盡可謂窮已刻既竟爰綴言於末簡既悼先生之不幸且爲承學之士捐本登枝者風焉辛酉荷花生日吳興劉承幹跋

周官

指掌

周官指掌序

周官爲成周致治之書自大經大法一物之微莫不有精義貫徹於其際典章示萬世之法守語大莫載語小莫破是元公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殫精竭慮以成之者也歷代諸儒論之詳矣第此書晚出重以劉歆附益公孫祿所謂顚倒五經使學者疑惑也吾人生於千百載之下遡度千百載以上蒐古者荒泥古者鑿揆其流失厥弊惟均

此經學之所以不明於世歟余亡友莊大久先生清而不矯和而不流輔曾爲之撰傳已備詳其梗概矣生平深思好學窮經嗜古自髫齡至白首矻矻終年無間寒暑著述者經不下二十餘種而心力尤萃於周官即如方位經體之迹經祇渾舉大端而先生於經緯曲直尋其條目推闡無遺分刊節劃秩眉列比而聯之規制大備稽其爲類凡有百篇編爲五卷名之曰周官指掌直如與元公精思幸得舉歷國野相與經營荒度以迄落成故言之鑿鑿法度及義理之精密顯揭如此不特足以嘉惠後學亦且有功於古人宜乎其族祖養恬先生見之大加嗟賞也輔促其付梓而先生旋以疾卒事不果行迄今墓有宿草矣披覽遺編爲之泫然會先生季子詵男令河南南陽欲纘成先志問序於輔輔資學蕪鈍先生辱與輔交而曾不能窺此書之奧窾書略歸之慙負多矣道光九年七月左

經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周官者有周設官分職之書猶後世官志也夫禮有禮書刑有刑書則凡六典之屬莫不各有其書往古則三王五帝之書九州四海則土地之圖四方之志與夫山林川澤之名物歷代因國之世系一技一能之世守亦莫不各有其書而或者以爲周禮盡在於是則非也然而職掌所及禮之大端頗多可考故其方位國野亦參互可求則是書之不燼於秦蓋亦周

先王禮意之精有不弊於胥壞者在也乃或疑其官職多闕冬官盡亡質之他書動多齟齬因以爲未成之書是固不然夫周自武王克商以及幽王之末三百餘年典禮詳備而官守獨無成書藏諸故府其將何以爲治詩曰皇父卿士又曰大師皇父以大師而兼卿士周官所不載也然平王東遷鄭伯爲王左卿士則卿士又分左右矣官制變易禮儀增損乘乎時俗不能盡同此亦如刑書之比例不常而大綱要無異耳

經曰以入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今以五官校之前列官名即官屬也後數所掌即官職也大宰治其要小宰治其凡宰夫治其目則是書即入法中之二也又何疑焉或又以爲周制富於繁文官多而職瑣故後至春秋失之於弱是又不然夫封建雖云世國然諸侯薨其子必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然後爵命外則監牧大小相維內則孤卿命於天子親貴則諸侯可內兼王官賢能則王官亦

外擇牧伯故雖幽王昏暴而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又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諸侯其孰敢不歸事而奔命邪迨東周日就衰微若齊桓晉文之雄傑秦穆楚莊之跋扈皆未嘗無改物之心然而請隧問鼎空言折屈終逡巡而不敢爲其事則禮教之維持固已多矣至於敬王王室大亂存亦僅已而劉卷會於召陵至者十有八國五伯之盛未嘗有也孔子以爲東周可爲其人存則其政舉豈虛語哉或又以爲周官所詳

莫如會計小宰職曰凡失財用物辟名者官刑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是理財之書其著者也則尤大不然夫公孤坐而論道六卿率屬雖大事亦治其要財用者國之所不能廢理其得失有司之事耳冢宰自王之飲食居處及宿衛及後宮無所不統則冢宰之專職惟在王躬蓋王雖一言一動皆爲冢宰所掌不止師傅之嚴也國用之制亦因王之財用及之其一端耳若後人執唯王不會之文縱人主之嗜欲豈

與先王列職之意哉記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又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夫王者度地居民地邑民居相得進賢退不肖好惡與民同之不患無財用也設官致治當探其本崇儉理財乎至其過信者則又以爲非周官之制不足以致大平三代以後動多苟簡故不能爲治是又不盡然夫周之立政固盡倫盡制然亦一王之典耳後世因時制宜雖或多所未善要亦有不相沿襲之道如慕虛美而不知達變未爲識治體也況乎厲幽之爲君猶成康也榮虢之爲臣猶周召也然而天下大壞者非其人則雖有文武之政而不行也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傳曰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各居其列者尊卑內外各當其人官無不稱其職也因作周官指掌凡百篇編爲五卷以究其時建國立極之大略云乾隆五十五年歲次庚戌六月既望乙丑武進莊有可

周官指掌目錄

第一卷

天下十畿里數第一
王畿城郭鄉遂郊野甸稍都鄙方千里數
第二
王城方位里數第三
王國郭內方位里數第四
王朝職官人數第五
六鄉士官人數第六

遂官人數第七
甸官人數第八
工賈師長人數第九
城鄉遂甸民數第十
六鄉州里閭里廛里方位第十一
國學澤宮圜丘方丘及囿游場圃方位第
十二
六鄉卒伍第十三
近郊夫屋宅田士田賈田里數第十四
六遂郊里方位第十五
徑畛涂道路遂溝洫澮川第十六
遠郊里數及耦耡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第
十七
甸地公邑方位第十八
甸地經界第十九
甸地里數第二十
巨乘第二十一
六軍第二十二

軍行總制第二十三
六鄉稅斂官祿第二十四
六遂稅斂官祿第二十五
甸地稅斂官祿第二十六
稍食第二十七
貢賦之征第二十八
力政第二十九
工府賈市列肆第三十
第二卷

稍里地數第三十一
家邑分地總數第三十二
稍地地治之官稅斂官祿總數第三十三
家乘家采總數第三十四
都鄙里數第三十五
三都封地里數爵等國數第三十六
三都城制第三十七
三都附城里制第三十八
三都甸地丘乘總數第三十九

三都都官人數第四十
三都都用王賦總數第四十一
天下諸侯國數第四十二
六服封地里數第四十三
五等諸侯封國實食里數第四十四
五等諸侯中城里數第四十五
五等諸侯外城里數第四十六
五等諸侯鄉里圃游場圃方位里數第四十七
五等諸侯鄉遂田里第四十八
五等諸侯甸地丘乘軍制第四十九
五等諸侯職官人數第五十
五等諸侯家邑家乘第五十一
五等諸侯都鄙第五十二
附庸總制第五十三
閒田第五十四

第三卷

宮制第五十五

宮室總制第五十六
朝制第五十七
宗廟明堂學宮第五十八
民居第五十九
郊社神祇祭祀總制第六十
宗祖廟數世室第六十一
廟祧昭穆世系第六十二
禰廟第六十三
宗制第六十四

追享朝享祠禴嘗烝肆獻祼饋食第六十五
饗十二獻食十二舉燕問脩右第六十六
朝覲宗遇會同第六十七

第四卷

三綱第六十八
三族第六十九
三黨第七十
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第七十一

世子第七十二
庶子爲君第七十三
公孤卿大夫士第七十四
公侯伯子男附庸第七十五
九牧第七十六
邑都邦國第七十七
路車第七十八
旗物第七十九
王馬第八十

舟師王舟第八十一
冕弁冠第八十二
衣服第八十三
韠帶佩笏偪第八十四
舄屨第八十五
副編次衡笄第八十六
后六服第八十七
工作第八十八

第五卷

大喪第八十九
詩章樂舞歌吹金奏第九十
八音第九十一
律同和合第九十二
正歲正月第九十三
歲差第九十四
原本第九十五
同情第九十六
因勢第九十七

達變第九十八
厚生第九十九
自强第一百

莊有恭藏書

天下十畿里數第一

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以次加曰侯甸男采衛要夷鎮蕃凡十畿方五百里者面二百五十里也凡天下之地王者制治從衡方五千五百里天地之大數也王畿之外六服之內公侯伯子男附庸之國以時朝覲會同於天子中夏之區也其地包王畿凡方四千里爲方千里

者十六而王畿亦在其中夷鎮二畿內界中華外連邊徼國大者其爵子國小者其爵男無公侯伯亦無附庸其地包六服凡方五千里爲方千里者九而六服不在其中至於蕃畿方五百里則在九州之外世來朝貢爵不列於五等諸侯以摯見者儀同附庸凡天下十畿之地爲方里者三千二十五萬

王畿城郭鄉遂郊野甸稍都鄙方千里數

王城中城方十二里中城之外爲鄉鄉之外爲外城外城謂之郭郭外爲近郊近郊之外爲遂遂之外爲遠郊遠郊謂之野野之外爲甸甸之外爲稍稍之外爲都都之外爲鄙中城距郭面六里爲方二十四里郭距遂面四十八里爲方百二十里遂距甸面四十里爲方二百里甸距稍稍距都都距鄙鄙距畿疆皆面百里爲方千里疆面三關關十二凡王畿千里爲方百里者百萬

王城方位里數第三

王城中城方十二里爲方里者百四十四以中方六里爲王居前朝方二里左祖右社各方二里共方里者十二中宮寢方二里左右宮中官府之治各方二里亦爲方里者十二後市二里東西長六里亦爲方里者十二凡王居方六里爲方里者三十六王居之南距南城三里南城之東西相距十二里亦爲方里者三十六王居之東距東城三里王居之西距西城三里長如

王居共爲方里者亦三十六六官各屬公治四方諸侯賜舍王朝庫廄倉廩與六官有職日在王朝者之私第府史胥徒各有公事在城者之廛俱環王居三面分列而居王居之北亦爲方里者三十六在城北市後其方里者二十四近市則百工之肆也王城中無閒居雜處之民士農等民無故不入王城城面一門門四

王國郭內方位里數第四

外城謂之郭郭內謂之國中國中包中城方二

十四里爲方里者五百七十六中城內方十二里中城城基并城外環涂溝樹阻固面皆半里爲方十三里得爲方里者百六十九餘爲方里者四百七以居六鄉士民并制國之場圃園囿爲每鄉里居方五里加溝樹阻固道路亦宜從一里衡半里每二鄉爲方里者六十而又加十二里之半里則附於郭矣凡鄉內附中城外附郭二鄉平列正位乎中郭內南列二鄉東列二鄉西列二鄉則六鄉成矣北郭內爲園圃里如二鄉之里數園中有國學凡鄉園之里爲方里者二百六十四郭內四隅隅方六里爲方里者百四十四以爲國之場圃之地其一里與中城外溝樹四角相併者也郭面三門門十二

王朝職官人數第五

天子一人之下三公三孤六卿凡十二人皆上大夫也中大夫三十六人下大夫百八人上士三百二十四人中士九百七十二人下士二千九百一十六人十二周天之數也以三數遞推遞下遞多參天之數自然之理也王朝職官謂之王官主治王國之政以達於天下者也

六鄉士官人數第六

六鄉鄉老公三人鄉大夫卿六人州長中大夫三十人黨正下大夫百五十人族師上士七百五十人閭胥中士三千人比長下士萬五千人六鄉士官主教士民務學者也鄉官爵尊於遂徇比長有爵重士尊師也鄉遂之官以五數遞下遞多鄉主教而尚德天數五也遂主養而尚

功地數五也在人則參天兩地合而成五之數也鄉以六而閭以四損益變通神而明之適其宜以成治道也

遂官人數第七

六遂遂大夫中大夫六人縣正下大夫三十人鄙師上士百五十人鄰長中士七百五十人里宰下士三千人鄰長長於民而無爵萬五十人六遂之官主教農民力田兼治國內徒役者也六鄉六遂合之亦十二周天之數也

甸官人數第八

甸地四十都都大夫中大夫四十人縣正下大夫百六十人甸師上士六百四十人巨長中士二千五百六十人邑宰下士萬二百四十人井長長於民而無爵四萬九百六十人甸地之官主教民力田即治丘乘出兵者也官以四數遞下遞多地以兩兩而方亦兩地自然之數也以三以五以四而官制之變化備矣朝官主治通乎天下鄉官主教立國之本遂官主養生民急務甸官主兵思患豫防而以內外次第爲序王道無不周矣自是而外凡有鄉遂甸地者其地治之官皆可以次而推矣

工賈師長人數第九

治賈肆者胥師六十人賈師六十人司虣百二十人司稽二百四十人胥六百人肆長千二百人治工師長之名冬官既闕無可推據大約與賈無大異惟賈師爲工師耳其人數則倍於賈工賈之肆長即鄉遂甸之比鄰井長也胥師以

下亦猶鄉遂甸之大夫以下也而皆無爵抑而賤之也工闕巧者也賈爭利者也聖王之道貴德而不尚巧正誼而不謀利然而不可廢也設爲師長而獨不與之爵則王道之本末輕重聖人之情見矣

城鄉遂甸民數第十

居市者賈民居府者工民居鄉者士民居遂者徒民居甸者兵民士民除比長以上六萬家專講三物徒民除鄰長以上亦六萬家專治徒役

兵民除井長以上三十二萬七千六百八十家專備戎行工民并肆長萬二千家專飭八材賈民并肆長六千家專通貨賄遂甸之民重在務農師役不得已也士賈亦兼農業聖人重士使之力學必有恆產以自養也賈雖逐末不可舍本也

六鄉州里閭里廛里方位第十一

方六尺爲步爲方尺者三十六方十步爲畝爲方步者百方十畝爲夫爲方畝者百方三夫爲

井爲方夫者九方井者方里也民居方畝爲廛一夫之居也一夫者一家也五家居五畝爲比比者櫛比無隙地也三十畝爲里二十五家之居也二十五家爲閭閭有東西門門各一廛爲二畝一爲閭胥公治以教民一爲族師巡行之治其廛不在五比之內五家爲比環之以牆民居及外大門皆南向一比之外餘五步爲行徑五步者半畝也廣半畝深一畝五比內外行徑共三畝并閭門二畝凡一閭而長一里深一畝

故既名廛里又名閭里里二十五家天之數也里三十畝地之數也皆自然之理也閭里一廛之前餘五步以爲行徑一廛之後餘五步以爲行徑徑之前後又有比閭焉四閭爲族而長一里者深六畝矣五族爲黨五六積三十畝一黨民廛方里之地也一黨之外環築塭埒如壁壘壘外有徑徑旁列樹徑下有溝溝深以爲壘謂之阻固凡阻固之地域一黨凡三畝五黨爲州列方里者五加以阻固則自中城而附於郭五

溝者五黨之五溝也州外有涂自中城以達於郭爲往來之大道道容十二軌軌廣八尺凡九十六尺凡畝半而餘一步蓋涂之地域去黨之阻固而論亦廣三畝以畝半爲道畝半爲公地則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之公治以及州序社稷酺禜飲射祭祀讀法之處也五州爲鄉鄉有五涂五涂者五州之五涂也凡涂在城東西則涂東西達在城南則涂南北達

國學宮園丘方丘及圃游場圃方位第

國學國中大學別於鄉學故曰國學辟雍射宮其異名也在中城外北郭囿游之內大胥序宮中之事學宮之事也宮制一如宗廟其學舍平列東西爲學士肄業之所學官掌之北有臺則太史氏觀星望雲物之臺也國學之北爲平地地上有圜丘冬日至爲祭天之所國學之南爲澤澤中有方丘夏日至爲祭地之所澤者沼也國中之水之所鍾也方丘環之以澤四海環地

之象也天居北而高地近南而下人不學不可以爲人國學居中三才之道也東西皆有囿囿者有也萬物無不有也飛潛動植與人並生於天地之中故羅列於國學之旁太和咸若之象也場圃在城四隅場以樹木圃以蓺蔬各有分地有分人凡場圃皆分域環築壁壘爲界凡圃自城至郭皆廣四里以一里四分之爲道路溝渠壁壘兩界場圃之地兩在國學之旁國學地廣三里學宮方三百步方里也學舍東西亦各一里學南近澤隙地一里習射之所澤近中城學北高原近郭與學三分地各廣三里長二里

六鄉卒伍第十三

六鄉之民非兵民也士民也士之所以爲士者道藝兼該文武足備故射爲男子之事小司徒會卒伍而用者非用以出征也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餘者各守其閭禮義以爲干櫓忠信以爲甲冑君存與存君亡與亡立國之本恃有此以爲世守也故國家待士民較諸民獨厚

大事無不詢之五家爲比則五人爲伍六鄉六萬家以六萬正夫爲卒伍遂制甸地成軍之法

近郊夫屋宅田士田賈田里數第十四

夫三爲屋夫六而爲二屋士田者士民所耕之田也宅田者士民種桑麻之田也一夫受田百畝不百畝不足以仰事俯畜惟士加優故又有宅田宅田一夫十畝凡民受私田百畝者皆耕公田十畝惟宅田有私宅無公宅國宅無征也六鄉比長爵雖下士未離乎民亦受田宅但以

長而優之不耕公田耳一比五家共私田宅五百五十畝其民四家又耕公田四十畝五家又以十畝爲廛五畝在邑五畝在郊凡一比公私田宅居廛共六百畝爲六夫夫六則二屋矣田不耕者出屋粟民受田百畝而不耕夫三爲屋罰稅三倍以警惰也宅不毛者有里布受宅十畝而不毛里三十畝亦罰三倍也宅田五畝樹桑五畝藝麻桑以爲老者貴者之衣麻以爲喪服及平居之布士民國中一廛喪祭弦歌行禮

之地也郊外一廛耕斂休息而兼樹木以爲棺椁藝圃以爲蔬菜之地也小司徒僅攷夫屋於鄉士民之所獨也賈田者賈民所耕之田也賈民專事於賈既稅其廛又斂其總布則不耕公田田無稅矣賈賤不得衣帛亦無桑麻田惟私田百畝郊廛一畝而已近郊負郭田皆衍沃無萊近郊方百二十里爲方里者萬四千四百內去城郭溝樹阻固方二十六里爲方里者六百七十六中占宅田士田三萬屋爲方里者萬又賈六千人其私田廛爲方里者幾七百凡餘方里者三千有奇則四郊神位之兆也王耤千畝也王桑百畝也公墓也國民邦墓也道涂溝洫也巨陵川澤也餘則閒田以時田焉

六遂郊里方位第十五

六遂里居界近遠郊之中而環近郊築邑以衛乎郭故曰郊里亦二十五家而成里里謂之邑每鄙方一里里居與鄉同而有不同者鄉則每鄉方五里而聚居遂則每鄙方一里而延居者

也每鄙左右牽閒二里而又一鄙鄙百五十亘地四百五十里鄙旁阻固與黨同每郊有大路三每鄙有畛或涂或道凡四百八十八里爲環近郊方里之地鄙旁左右一里爲居鄙邑民墳墓一里爲芻牧牛馬公田遂大夫鄙師縣正公署俱在鄙外半里之內道路宿息井樹咸備凡延鄙墳墓牛牧之田皆植樹謂之林亦謂之坰外與鄙皆深溝壘壁合爲大阻固凡遂在南北郊者里東西列遂在東西郊者里南北列

徑畛涂道路遂溝洫澮川第十六

徑者四圍起隴以界一夫之田於遂中者也畛一從一衡形如曲尺一以界溝一並涂而界洫界溝者鄰道則內以界溝外即並道而界澮畛者所以防方十夫之水患也故徑有四面畛亦若有三面焉并涂亦居四面矣涂者百夫田間之居廛也涂以界洫道以界澮路以界川而川之廣也必兩涯兼有涂道以界之徑廣二尺遂廣二尺兩徑夾遂而成一步畛上廣二步下廣

二仞溝廣四尺溝洫合廣四步畛容一軌涂廣十二步以一畝爲廛前二步爲行徑容一軌洫畛下廣二尋并涂而廣畝半凡自畛至畛中容十夫加徑遂溝畛又畝半爲十夫一畝半凡自涂至涂中容十夫加徑遂畛洫涂又二畝半爲十夫二畝半凡涂畛從衡方十夫爲百夫又畝半二畝半從衡合成二畝間加道路川梁餘地凡一涂百夫爲方者必三里半焉道廣如涂容九軌路廣十丈容十二軌凡遂外面三路從衡十二路以達於畿畿者甸也凡畛涂道涂通道道通路皆上有梁惟徑域於遂在遂中

遠郊里數及耦耕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第十七

五耦爲耦十耦而成二耦五耦者十夫也十耦者一里之夫也耦耕者官廛也助耕公田合耦之處也官田者官有世功既與享於大烝矣又必賜之遂邑使其子孫得取其邑入以世其祭庸勳之意厚之至也古者無世官無世祿惟有大

功者得賜邑入以無廢祀謂之官田賞田者或一邑或一鄉或一鄙或一縣或一遂有功者視其功之大小以爲賞而食其入其賞有時久者人沒則已不世謂之賞者非采邑之常祿也牛田牧田芻牧牛馬之田也即鄙左右之隙里也遠郊方二百里除內近郊地方百二十里爲方四十里者十六以附近郊四十里之一里爲遂之鄙邑再加四十里之半里爲鄙外之阻固及遂大夫以下官屬之公治并延鄙大道公地又

以方三十五里爲一路私田凡萬夫又以方三十五里之旁五里爲一路公田公田千夫僅需三里半尙餘四十里之五里爲方里者二百而方四十里者內自近郊外附於甸矣凡方四十里去遂邑道路溝渠疆域實萬二千八百夫之田方四十里者二而有二萬五千六百夫一遂萬家萬夫耕公田千夫鄰長又二千五百夫共萬三千五百夫凡六遂之民加萊倍計卒六夫而耕十三夫之地凡十七萬五千五百夫實共

占地方四十里者十三爲十七萬九千二百夫之地則餘地方四十里者三而又有奇焉是爲山林川澤蒐狩閒田皆畸地也

甸地公邑方位第十八

凡甸地制邑十六邑而成一里一里者九夫也二邑一夫十六邑環八夫中一夫則十六邑宰四丘長一甸師之朝縣正都大夫亦分治之而丘乘之車馬凡公物皆在焉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徹田之制也二邑一夫一邑半夫里居之制也半夫長十畝深五畝共五十畝九夫比戶而居夫一廛爲一畝九夫廛九畝以一畝爲九廛兩旁各半畝之道而封疆之此九夫平列而居者也一井之前又列一井至四井而成邑四井止廛地四十畝餘廣十畝之一畝以八步爲四井前之行徑則一夫廛前皆餘徑二步餘二步爲前後封疆此四井層列而居者也鄉遂五家而爲比鄰者其民四家也甸稍九家而共一井者其民八家也民家倍鄉遂者地遠王城事簡

而制從其殺亦等衰一定之理也凡民皆南向一邑之外各封疆爲小阻固甸十六邑之外合加溝樹爲大阻固

甸地經界第十九

凡治甸經界九夫爲井夫間有遂四井爲邑井間有溝四邑爲丘邑間有洫四丘爲甸丘間有澮四甸爲縣甸間有川溝洫澮川形皆如十惟遂形如井十者田之形也十加口爲田口者坊之象也所以防水也井不加口遂統於溝也溝

者蕃也水中貫對出歸洫也界水之畛涂道路即邑丘甸縣之所由別也野廛與遂同

甸地里數第二十

凡甸地井田方里邑田方二里丘田方四里甸田方八里又公田方里者六又田萊加倍故一甸公私田萊及畛涂道路溝洫澮川邑居芻牧墳墓率爲方里者百八十百八十里者長十里廣十八里也凡甸地包郊內方四百里除郊內方二百里爲方里者十二萬而制六百四十甸

則餘地無幾矣蓋甸與稍通稍有不爲家邑者皆甸邑也甸地又名縣地地分四方方四十縣故地官縣師秋官縣士所掌皆甸地也甸邑又名公邑王畿之內惟甸爲王家公邑公事之大莫如軍旅惟甸共丘乘故也鄉在國遂在郊未可以邑名專也自甸以外都家各掌其治王朝不專也自王畿以外侯國各掌其治王官不專也

丘乘第二十一

甸地二千五百六十丘丘共一乘一乘者一車兩馬徒兵二十五人也一丘公田歲入五百畝之稅以四百畝爲車材馬價牧人之費丘十六井井長十六人井夫百二十八家每一井民夫出一人爲正兵十六井則十六人則八家而用一人每一邑井長出一人爲伍長四邑則四人則四井長而用一人井長四人而用一人者地位稍尊於民則急公宜倍於民是之謂五人爲伍什人爲聯二什而爲二聯一乘之正兵也又

於一邑中出一人則一邱四人又以一邱中出一井長并四人亦爲一伍掌一乘兩馬乘上五兵並凡一乘中兵器衣糧炊樵徒役之事爲正兵之佐正兵有闕以備充補則二什之外之羨兵也共二十五人而成一乘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令差次出征之人也

六軍第二十二

六軍民兵凡六萬人一乘之人并伍長言正兵二什六萬人也去伍長言正羨共二什亦六萬

人也以正兵爲正謂之六萬人者甸民持兵戟而與戎行者止六萬人也甸地并井長有三十六萬八千六百四十夫以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約計徒兵竭作幾可得百萬人而六軍正兵止六萬人并正羨止七萬五千人則雖曰制軍詰禁亦不輕用民命矣兩司馬卒長邱甸之官也一車兩輪謂之兩乘人立車上形也邱長爲一邱之長主御一車而駕兩馬故爲兩司馬軍出於甸甸師爲一甸之長故爲卒長兩司馬者

專掌一乘車馬者也卒長者專掌一卒徒兵者也旅帥師帥或王朝之官爲之巨乘出邑宰不行宰在邑主地治者也雖軍行邑民不廢耕耘也

軍行總制第二十三

凡司馬制軍軍五百乘師百乘旅二十乘卒四乘兩一乘天子甸地二千五百六十巨出兵車二千五百六十乘故天子六軍全盛不過三千乘也軍行國之大事正軍之外王之五戎其車人各有其倅軍將都家之私屬王朝有職事於君之官鄉遂之眾及工賈官府之類凡司馬法令之所及其官民軍實亦無不備具非止甸地六軍之七萬五千人二千五百六十乘也至於甲士三人惟軍將師帥旅帥凡乘廣車者有之則駟乘也駟乘者四人共一乘也主將伐鼓在車中御者在主將之前左主射右主刺謂之駟介介者甲也駟乘之人皆衣甲也其非主將則僅甲士三人或以致師或以搏賊或以告急速

救皆非巨乘也巨乘惟有兩司馬一人御乘其進止皆與徒兵步伐如一不得輕進不得獨退謂之伍乘即一兩也凡軍一兩而軍實具一旅而軍實足一軍而軍實大成矣軍實者徒眾車馬旗物戈盾矛殳弓矢甲冑鼙鼓鐸鐃也

六鄉稅斂官祿第二十四

稅斂者斂公田之稅也謂之稅者言公田之禾皆民所悅以助耕者也六鄉士民六萬夫耕公田六十萬畝官祿者地治之官之祿也鄉官公

受祿田三千二百畝卿祿田千六百畝中大夫八百畝下大夫四百畝上士二百畝中士百畝比長下士無祿不耕公田而已鄉官祿輕非祿輕也爵尊也爵尊重士也鄉官共祿田五十五萬三千二百畝餘公田四萬六千八百畝鄉官之祿公家征其十一食百畝者實食九十畝得五萬五千三百二十畝共十萬二千一百二十畝官祿不須廩稍而受公田者使知食民之力宜與君共愛其民故歲歉則祿入少歲豐則祿

入多與民同憂同樂一體之至也

六遂稅斂官祿第二十五

六遂徒民六萬夫耕公田六十萬畝遂官中大夫受祿田千六百畝下大夫八百畝上士四百畝中士二百畝下士百畝其祿田公家皆征二十而三則每百畝實食八十五畝遂官共實食祿田四十六萬二千六十畝得祿征八萬一千五百四十畝并餘公田五萬六千四百畝共十三萬七千九百四十畝其有官田賞田食一邑者不及三十四畝又三而征其一則實食二十三畝貴榮名也食邑多者俱可以次推也

甸地稅斂官祿第二十六

甸地兵民三十二萬七千六百八十夫耕公田三百二十七萬六千八百畝甸官大夫士祿田所受與遂官同其祿田公家皆征十二則每百畝實食八十畝甸官共食祿田百五十八萬七千二百畝得祿征三十九萬六千八百畝尚餘公田百二十九萬二千八百畝爲每丘餘五百

五畝每丘以四百具丘乘仍餘二十六萬八千八百畝共六十六萬五千六百畝官祿遂減於鄉五畝者徒役事賤非鄉有燕射賓興禮教之比也甸以外更減於遂五畝者軍旅之事不得已而用之事更減於徒役也亦漸遠王城一定之等衰也祿必倍爲升降者尊卑厚薄之序也爵以三而衍天之道也祿以兩而加地之道也

稍食第二十七

稍食者凡王宮北宮東宮學宮王族六官府史

胥徒及諸服公事而無田祿者之食也食有常
廩須於廩人以法計日稍稍給之者也鄉之祿
征公田以給內宮宿衛奄奚女職之稍食餘爲
鄉里之委積遂之祿征公田以給王宮東宮宿
衛及閽寺奄豎之稍食餘爲郊里之委積甸之
祿征公田以給內宮則后夫人嬪婦女御及女
卿大夫士之爲保傅姆者及內外女之有爵者
之稍食東宮則世子之稍食王族無官則王叔
以上及王母弟王子凡王有服者之稍食餘爲

甸地委積稍之巨乘之征以給學士庶子故士
虎士羣右之士羣瞽羣巫及凡以神仕者舞者
等之稍食餘爲稍地委積都鄙巨乘之征以給
六官府史胥徒工賈醫眡瞭及工賈刈肆之師
長及隸圉等之稍食餘爲都鄙之委積內宮稍
食后四萬九百六十畝夫人萬二百四十畝嬪
二千五百六十畝世婦六百四十畝女御百六
十畝女卿視嬪女大夫視世婦女士視女御東
宮稍食二萬四百八十畝王叔王母弟俱視公
祿萬二百四十畝王子視卿祿二千五百六十
畝餘則期視卿大功視中大夫小功視下大夫
緦視上士五世袒免猶視中士也故甸地以內
謂之公邑皆王所御也其餘稍食多者八十畝
以下七十六十五十少者至四十畝而止以事
之繁簡業之高下職之勤惰爲差有於八十畝
以次倍加者皆因其人之親賢貴久而加者也

貢賦之征第二十八

征者惟正之共下奉上上取下之總名也有征

於諸侯者有征於百官者有征於萬民者有丁
征有地征有貨征丁征地職之貢也國中自七
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非舍者
皆征之貢者人工之所爲閭師八貢是也本征
夫布以人不能貢其所無故仍各任其事雖嬪
貢布帛則女丁亦有征矣凡民之貢以充府庫
指畿內及王官所治者言若邦國之九貢乃諸
侯之民之丁征入貢於王者也地征地守之賦
也賦者武備也居無備不敢安也一夫合野與

邑以二廛爲居則宮室門戶以爲衛鼓鐸旗物兵器以禦暴牛馬車輦以爲行止進退之具闕一不可者也既與民廛以安居因征其廛之二十而一則一畝而征五步二廛征其十步也廛無豐凶故以布爲征猶市之廛布也園征與廛同凡民有廛者其征皆同邦中之賦兼場圃園囿而言四郊之賦兼芻牧林坰而言甸稍縣都之賦皆以丘乘爲準蓋邑既成丘具乘則其場圃林牧民廛多寡皆可推也邦國之賦亦然丘

乘者亦以禦侮也每丘一乘征其百畝亦地守之賦甸地都家邦國之十二之征也若貨征則關市之賦也九賦所待若膳服王之飲食衣服也稍秣王馬之芻秣也賓客其牢禮之屬也匪頒笞米之屬也工事工材及其成功之事也故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鄉遂地治官祿之征輕重之差也甸稍縣都無過十二甸稍以外地治之官之祿都家國邑之祿皆征其十二也十二之征達乎天下矣惟受稍食者未列朝官不掌地治亦非民無民事也故無征

力政第二十九

力政者任民之力之政也上地家七人可任者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二人皆役也其役不止於人牛馬車輦皆役也公旬者歲之陽月公家役民之月也其事則治宮室築城郭濬溝渠繕橋梁平道路之事也若有軍旅喪紀則爲非常之事祭祀田狩則爲時事不在公旬之內其均之令之之政

則一也公也者甸以內於王事稍則於其家都鄙邦國各於其君也凡起徒役統謂軍旅喪紀諸事也非公旬之役也公旬計日不計人也不毛不耕與無職事征罰三倍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公田之稅十而助一園廛之征二十而一至於力政則不及百一也力政莫重於均以地之美惡無常力之可任其或寡或多尤莫定也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將非凶札之歲公旬用民之力有不均者仍斂布以代力歟

工府賈市列肆第三十

凡工賈五家爲肆五肆有兩次與鄉遂之閭里同五肆之東西門各一廛卽介次也各師長涖事之治也凡百肆而成方里里在王城中無阻固介次小次也思次大次也思次在近里大道如鄉之有州序介次如鄉東西閭門之塾凡遂甸之邑及野道路室候館皆有工賈及府市列肆凡四民若士若農率十五人須工二人賈一人故十八人而工賈當五之一也惟城市之賈有田以其泉貨皆爲公物掌於司市泉府而賈無與也

周官指掌卷一終

稍里地數第三十一　莊有可著

稍地邑居方位經界治地官祿王乘之法皆如甸地稍地者家邑之田一名家削家者王朝之官自公孤至下士之采邑也削者削也剖析詳密無微不到有位於朝即有采於邑也稍地包甸地方六百里去甸內方四百里爲方里者二十萬而制六十四都則面十六都也猶餘不及

六都之地

家邑分地總數第三十二

王官自三公以下不封都鄙邦國者皆謂之家居其官治其事即食其祿即有內外諸侯兼官者亦食其祿也故定名曰家邑王朝不專制其地治之官故不可爲公邑非有封地亦不可云都鄙也其祿公食一都臣其都大夫以下孤食二縣卿食一縣皆臣其縣正以下中大夫食二甸下大夫食一甸皆臣其甸師以下上士食二上中士食一上皆臣其上長以下下士食二邑臣其邑宰雖爲臣猶與不臣者同受正於公司馬也其祿共食二百六十一縣二邑凡家邑之祿不世惟特錫若加田無常法凡稍地六十四都共二百五十六縣家邑不足則以甸地公邑爲家邑

稍地地治之官稅斂官祿總數第三十三

稍地六十四都都大夫六十四人縣正二百五十六人甸師千二十四人上長四千九十六人

邑宰萬六千三百八十四人井長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人民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八夫耕公田五百二十四萬二千八百八十畝都大夫以下其爵皆與甸同其祿共三百十七萬四千四百畝征其十二實食祿二百五十三萬九十五百二十畝餘六十三萬四千八百八十畝爲家采其公斂每上百畝共四十萬九千六百畝

家乘家采總數第三十四

家乘者上乘也天子十二家三公三孤六卿其大家也朝官家邑除上乘與治地官祿方爲食采公一都具六十四乘孤二縣具三十二乘卿一縣具十六乘中大夫八乘下大夫四乘上士二乘中士一乘下士二人合其一乘凡乘不得過制雖公之尊六十四乘而已每上公田千二百八十畝除地治官祿共六百二十畝餘六百六十畝以四百畝具上乘以百畝爲十二之征餘百六十畝爲一上采食下士兩邑實食亦八

十畝也公乘不足則取於家家邑不足則取於甸家國所以相通也家無私乘公不制采公私所以立辨也攝試之官不敢食其祿邑死亡之臣不即收其田里所以勵廉而長厚也

都鄙里數第三十五

包稍地方八百里者小都之縣地也包小都方千里者大都之畺地也縣地方百里者二十八畺地方百里者三十六共方百里者六十四凡建大中小都三等凡三十九國凡爲方百里者五十七餘方百里者七爲閒田閒田歸於甸或有爲懿親湯沐邑者謂之加田

三都封地里數爵等國數第三十六

凡王畿都鄙大都方百里者四中都方百里者二俱在畺地小都方百里在縣地大都中都之封不方二百里方百四十里者以其環衛王畿爲封畺之守故也大都之爵公中都之爵伯小都之爵子凡三等無侯男爵大都之國三中都之國九小都之國二十七凡三十九國內諸侯

三等者法三辰以象天也外諸侯五等者法五行以象地也內諸侯之城小而封狹者屈於王也其爵尊者王臣之故貴於外侯也

三都城制第三十七

大都城方八里爲方里者六十四以四十八里制四十八黨居士又以四里居工二里居賈十里爲學囿社稷朝廟宮室廄庫城涂無郭城面二門門八中都城方六里爲方里者三十六以二十四里制二十四黨居士又以二里居工一

里居賈九里爲學囿社稷朝廟宮室廄庫城涂無郭城東西各二門南北各一門門六小都城方四里其城立門處當各羨出半里計共爲方里者十八以十二里制十二黨居士又以一里居工半里居賈四里爲學囿社稷朝廟宮室廄庫城涂無郭城面一門門四

三都附城里制第三十八

大都附城方六十里爲方里者三千六百凡四十八黨士民及賈民田三千二百六十六里弁

城六十四里共三千三百三十里餘二百七十里除爲溝樹道路墳墓場圃等地餘歸於鄙鄙地方百里爲方里者萬制四十八鄙凡田六千一百二十里弁附城地三千六百里餘五百餘里歸於甸中都附城方四十里爲方里者千六百凡二十四黨士民及賈民田千六百三十三里弁城三十六里共千六百六十九里又加溝樹道路墳墓場圃等地不足者取於鄙鄙地方八十里爲方里者六千四百制二十四鄙凡田三千六十里并附城地千六百里約餘千六百里歸於甸小都附城方三十里爲方里者九百凡十二黨士民及賈民田八百一十七里弁城十八里共八百三十五里餘六十餘里爲溝樹道路墳墓場圃等地鄙地方六十里爲方里者三千六百制十二鄙凡田千五百三十里弁附城地九百里約餘千一百里歸於甸三都無鄉州遂縣者屈於天子也

三都甸地丘乘總數第三十九

大都方百里者四爲方里者四萬去鄙地內田萬里以二萬一千六百里制百二十甸具四百八十乘餘八千餘里爲山林川澤閒田中都方百里者二爲方里者二萬去鄙地內田六千四百里以萬八百里制六十甸具二百四十乘餘四千餘里爲山林川澤閒田小都方百里爲方里者萬去鄙地內田三千六百里以五千四百里制三十甸具百二十乘餘二千餘里爲山林川澤閒田凡三都甸地無都縣大夫每丘都入

二百二十畝若都臣食采於丘則其丘入止百四十畝凡三都有閒田或爲大山林川澤皆王官所治也

三都官人數第四十

大都大夫三人上士五人中士二十四人下士七十二人中都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十二人下士三十六人小都大夫一人上士三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大都大夫中有一卿卿三命大夫再命上士一命中下士不命命者命於

天子也凡都官卿食十六丘大夫八丘上士四丘中士二丘下士一丘每丘實食八十畝三都之臣少於畿外小國之臣者畿外之君無不自治其地故官多三都之事王官代主者衆故官少也

三都都用王賦總數第四十一

三都惟黨鄙甸所征畝稅共都用大都黨稅四萬五千一百二十畝鄙稅五萬三千二百八十畝甸稅九萬一千八百八十畝共十九萬二百八十畝中都黨稅二萬二千五百六十畝鄙稅二萬六千四十畝甸稅四萬五千四百四十畝共九萬四千六百四十畝小都黨稅萬一千二百八十畝鄙稅萬三千三百二十畝甸稅二萬二千二百四十畝共四萬六千八百四十畝王賦每丘百畝三都共六十七萬二千畝其丁貢地賦皆入於王其畺地十二關之征與大山林川澤閒田則仍王官掌之所謂都用者祭祀也喪紀也賓客也服御也稍食也餼秣也凡

三都私用之無與於公者也

天下諸侯國數第四十二

王畿之外公三國大侯六國皆州牧也九州故有九牧小侯二十七國皆州監也每州三監伯八十一國亦皆州長也每州九長子二百四十三國男七百二十九國附庸二千一百八十七國而封建徧乎天下達乎九州之外矣凡六服之內九牧二十七監八十一長四十五子三百二十四男千一百二十二附庸凡牧統三監九

長二子其一子在封內六男其四男在封內凡監統三長一子四男其四男俱在封內凡長統二男俱在封內凡六服內子俱統一男在封內凡六服內男俱統一附庸在封內凡附庸專屬公者十六專屬侯者八專屬伯者四專屬子者亦四專屬男者一惟屬於牧者不他屬監長以下各從其長有分屬也凡夷鎮二服約二百子三百七十五男各自治其地即實食之無屬夷禮略也亦於近州州牧監長各有所統也子餘

於二男不足於三十約舉大數且建滅無常不必盡截然也至藩服以外族類衆多不可勝計周之盛時通中國而近夷鎮者或有千餘則亦禮以附庸而已

六服封地里數第四十三

王畿方千里爲方里者百萬三公方五百里者三爲方里者七十五萬六侯二十七小侯爲方四百里者三十三爲方里者五百二十八萬八十一伯爲方三百里者八十一爲方里者七百二十九萬共爲方里者千四百三十二萬又三十六子爲方二百里者三十六爲方里者百四十四萬又十五男爲方百里者十五爲方里者十五萬餘方百里者九爲方里者九萬爲王畿外之隙地若名山大川不可封者其子九男三百九附庸千一百二十一俱在公侯伯子男封地之內凡六服之地方四千里爲方里者千六百萬

五等諸侯封國實食里數第四十四

公方五百里爲方里者二十五萬其食者半則自治實食之地爲方里者十二萬五千餘分屬一子四男十六附庸又子屬四附庸四男各屬一附庸共二十四附庸大侯方四百里爲方里者十六萬其食者三之一則自治實食之地爲方里者十萬餘分屬一子二男又於方四百里封外近地屬二男八附庸又子屬四附庸男各一附庸共十六附庸小侯方四百里其自治實食之地爲方里者九萬餘分屬四男八附庸男

各一附庸共十二附庸又於方里者萬爲一男之地外屬於州牧伯方三百里爲方里者九萬其食者三之一則自治實食之地爲方里者六萬餘分屬二男四附庸男一附庸共六附庸子方二百里爲方里者四萬其食者四之一則自治實食之地爲方里者三萬餘分屬四附庸男方百里爲方里者萬其食者四之一則自治實食之地爲方里者七千五百餘屬一附庸附庸方五十里爲方里二千五百此六服內中國封

建之制也雖男必有附庸以備祭祀之爲國賓也

五等諸侯中城里數第四十五

公中城方九里爲方里者八十一公居中城中南北六里東西五里爲方里者三十前朝二里左祖二里右社二里中宮寢二里左右宮中官府之治各二里後市六里左右夾公宮爲府庫倉廩閑廄東西各一里前自朝後至市各長六里城北東西隅各以六里居工凡十二里餘三十九里爲百官公治凡服公事者之廛及賓館城涂焉城面各一門則侯伯子男同大侯中城方七里爲方里者四十九大侯居中城中方五里爲方里者二十五其朝寢祖社府庫倉廩閑廄以次差小於公一命其後市五里工十里餘十四里則百官公治賓館也其有餘地則服公事者之私廛無則居於鄉小侯與伯中城俱與大侯同小侯居中城中南北五里東西四里爲方里者二十其朝寢祖社府庫倉廩閑廄以次

差小於大侯一命其後市四里工八里餘二十一里餘與大侯同伯居中城中方四里爲方里者十六其府庫倉廩閑廄又差少其後市三里工六里餘二十九里其官少公治與服公事者俱少餘與侯同子中城方五里爲方里者二十五子居中城中南北四里東西三里爲方里者十二其朝寢祖社府庫倉廩閑廄以次差小於侯伯二命其後市二里工四里餘九里則百官公治賓館也餘服公事者居於州男中城里與

子同男居中城中方三里其庫廄等俱少工賈俱在方三里中其工一里賈半里餘十六里共各官之公治服公事者俱少於子過半俱可居中城中餘與子同

五等諸侯外城里數第四十六

公外城包中城加九里面四里半方十八里爲方里者三百二十四除中城城基環涂溝樹方十里得爲方里者二百二十四大侯外城包中城亦加九里面四里半方十六里爲方里者二

百五十六除中城城基環涂溝樹方八里得爲方里者百九十二小侯外城包中城加七里面三里半方十四里爲方里者百九十六除中城城基環涂溝樹方八里得爲方里者百三十二伯外城包中城加五里面二里半方十二里爲方里者百四十四除中城城基環涂溝樹方八里得爲方里者八十子外城包中城亦加五里面二里半方十里爲方里者百除中城城基環涂溝樹方六里得爲方里者六十四男外城包中城加三里面里半方八里爲方里者六十四除中城城基環涂溝樹亦以方六里計得爲方里者二十八

五等諸侯鄉里圃游場圃方位里數第四十七

公三鄉南東西外城各一鄉鄉自中城外至附郭皆平列八黨三列而爲黨二十四其餘一黨則平列兩半里而不方附城附郭隨地可制也八黨中爲中外城出入大道其東西城則八黨

兩旁皆爲大道凡八黨旁加溝涂道路一里共九里八黨前後共三黨又一黨分列爲半黨爲三里半加溝涂半里共四里每鄉自中城外附郭共爲九里者四外北城爲圃游之地圃中有泮水泮水之北爲國學四城隅爲場圃大侯三鄉南外城一鄉亦平列八黨者三其一黨平列兩半里而不方隨地可制也其東西城之鄉則皆五黨附城平列三列之外則爲半黨平列者五而庵其一共十七黨五黨兩旁皆爲自中城

門至外城門大道南道之南北道之北自中城外附郭皆列三黨又半黨南一鄉九里者四面有隙地東西鄉各八里者四面無隙地凡圃游場圃大侯以下皆視公爲差小侯二鄉南外城制二十黨六黨平列者三之中爲城門通道兩旁皆直列兩半黨東西城則五黨平列者三之三者外附郭內借中城阻固中城阻固小侯制小不及半里餘爲三黨中阻固適相容也東西城五黨兩旁皆通道伯六州南外城二州每州

以一黨平列爲兩半黨與橫二黨平列三里與縱二黨外附郭內借中城阻固二黨中爲通道東西外城則五黨平列者二之五黨兩旁皆通道子三州南東西外城各一州州中皆通道道兩旁各二黨外阻郭內倚中城阻固二黨之外各以半黨直列爲一黨男六黨南東西外城各二黨二黨中爲通道公三鄉爲方里者百八其圃游四十里城北東西隅場圃各從五里衡四里城南東西隅場圃各從四里半衡四里共七十六里大侯三鄉爲方里者百其圃游三十二里城北東西隅場圃各方四里城南東西隅場圃各從四里衡三里半共六十里小侯二鄉爲方里者六十六其圃游二十四里城北東西隅場圃各從四里衡三里城南東西隅場圃各方三里共四十二里伯六州爲方里者三十八其圃游十六里城北東西隅場圃各從三里衡二里城南東西隅場圃各方二里共二十里子三州爲方里者十八其圃游十二里城四隅場圃

共十六里男六黨爲方里者七里又半里子男無郊縣鄙之民與州黨俱在外城子州十八里者縣亦十八里餘爲圃游場圃男黨七里半者鄙亦七里半餘爲圃游場圃諸侯州黨不能如天子方位之正者限於地也惟天子方正於天下諸侯不能不屈以相就也子男無郊略也其士民徒民之制未嘗不備也諸侯外城之門皆如其命數

五等諸侯鄉遂田里第四十八

公卿田方九十里爲方里者八千一百除環郭溝樹阻固方十九里爲方里者三百六十一其士田宅田賈田爲方里者五千三百餘方里者二千四百四十遂田方百四十里爲方里者萬九千六百爲三遂共爲方里者九千六百幷鄉田八千一百餘方里者千九百凡鄉遂田共餘方里者四千三百四十大侯鄉田方八十里爲方里者六千四百除環郭溝樹阻固方十七里爲方里者二百八十九其士田宅田賈田爲方

里者五千二百五十餘爲方里者八百六十遂田方百三十里爲方里者萬六千九百爲三遂共爲方里者九千六百幷鄉田六千四百餘爲方里者九百凡鄉遂田共餘方里者千七百六十小侯鄉田方七十里爲方里者四千九百除環郭溝樹阻固方十五里爲方里者二百二十五其士田宅田賈田爲方里者三千五百四十餘爲方里者千一百三十五遂田方百二十里

千四百幷鄉田四千九百餘爲方里者三千一百凡鄉遂田共餘方里者四千二百四十伯鄉田方六十里爲方里者三千六百除環郭溝樹阻固方十三里爲方里者百六十九其士田宅田賈田爲方里者二千一百五十餘爲方里者千二百八十遂田方九十里爲方里者八千一百爲六縣共爲方里者三千八百四十幷鄉田三千六百餘爲方里者六百六十凡鄉遂田共餘方里者千九百四十子田方六十里爲方里者三千六百除環郭溝樹阻固方十里又半里爲方里者百一十其士田宅田賈田爲方里者千一百爲三縣爲方里者千八百五十餘方里者五百四十男田方四十里爲方里者千六百除環郭溝樹阻固方八里又半里爲方里者七十二其士田宅田賈田爲方里者四百二十五爲六鄙爲方里者七百六十八餘方里者三百三十五公大侯三郊無北郊小侯二郊無南北郊伯一郊止東郊子男無郊郊者自鄉交遂中

爲畫畺立邑成阻固也

五等諸侯甸地巳乘軍制第四十九

諸侯甸地公八十縣爲方里者六萬爲軍三爲巳千二百八十爲乘如之凡三軍少二百二十乘侯六十縣爲方里者四萬五千爲軍二爲巳九百六十爲乘如之凡二軍少四十乘伯三十六縣爲方里者二萬七千爲軍一爲軍一者爲師六也爲巳五百七十六爲乘如之凡六師少二十四乘子十八縣爲方里者萬三千五百爲

師三爲巳二百八十八爲乘如之凡三師少十二乘男六縣爲方里者四千五百爲師一爲巳九十六爲乘如之凡一師少四乘侯二軍次國也伯一軍小國也子以下不成軍未成國也男僅百乘小之至也凡諸侯甸地制乘皆如天子而地治官無都大夫其地亦時與家削都鄙相錯雖環列遠郊之外不能方也其王職皆於巳乘制貢諸侯不得私自辟地增乘公不得過千五百乘侯不得過千乘伯不得過六百乘子不得過三百乘男不得過百乘

五等諸侯職官人數第五十

公孤一人卿三人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中士八十一人下士二百四十三人大侯卿三人大夫五人上士二十四人中士七十二人下士二百十六人小侯卿二人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一人中士六十三人下士百八十九人伯卿二人大夫五人上士十五人中士四十五人下士百二十五人子卿二人大夫三人上士十五人

下士四十五人男卿二人大夫三人上士五人下士十五人公侯伯無中大夫者降於天子也子男無中士者未成國又降於公侯伯也其官之等衰損益皆因其君之命數皆自然之理也其地治之官則因其地而可推也

五等諸侯家邑家乘第五十一

凡諸侯稍地公之孤食一縣卿食二甸大夫一甸上士二巳中士一巳下士兩邑侯伯無孤餘與公同子男之卿食一甸大夫二巳上士一巳

下士兩邑公之家邑共千二百六十六凡二十縣少十四邑凡爲方里者萬五千大侯家邑共千八十八凡十八縣少六十邑凡爲方里者萬三千五百小侯家邑共九百四十二凡十五縣少二十邑凡爲方里者萬一千二百五十伯之家邑共六百九十四凡十二縣少七十四邑凡爲方里者九千子之家邑共二百六凡四縣少五十邑凡爲方里者三千男之家邑共百六凡二縣少二十二邑凡爲方里者千五百公一孤

三卿五大夫爲九家孤十六乘卿八乘大夫四乘大侯三卿五大夫爲八家小侯與伯皆二卿五大夫爲七家其具乘與公卿大夫同子男皆二卿三大夫爲五家卿四乘大夫二乘凡家皆不得踰制增乘

五等諸侯都鄙第五十二

凡諸侯都鄙公大都二中都三小都六侯伯與公同子大都三小都六無中都男無都公大都城方五里容二十五甸中都方四里容十六甸小都方三里容九甸侯伯大都如公中都中都如公小都小都方二里容四甸子大都如公小都小都與侯伯同凡城方五里者以方五夫爲公治方四里者以方四夫爲治方三里者以方三夫爲治方二里者以方二夫爲治都城不設黨鄙以甸共丘乘公大都百乘中都六十四乘小都三十六乘侯伯大都六十四乘中都三十六乘小都十六乘子大都三十六乘小都十六乘凡都皆諸侯親叔伯兄弟之所封也不世公

之都凡百五十八甸爲方里者二萬八千五百侯伯之都凡八十三甸爲方里者萬五千五百六十二子之都凡五十一甸爲方里者九千五百六十

附庸總制第五十三

附庸中城方三里外城方六里設三黨三鄙官有上士二人下士四人甸地兩縣稍地一甸上乘三十二爲方五十里大都無郭者臣道也屈於君而不暇自固也附庸有郭者國雖小而君

道存也設黨者有君必有師教不可廢也設鄙者不能無役也設官者佐君之道也設甸稍兵衞廩祿皆不可闕也建國之小下至附庸亦具體也

閒田第五十四

凡建國有分土有分民分土者制地是也分民者制室是也然分者制也不能盡分者勢也故人有餘夫或多或寡不能齊也地有殊形或廣或袤不能方也凡建國必依山傍川兼資禽獸

魚鹽山材水草之利故經野制畿必四分井牧而餘其一而人則工商百業亦必四分農事而餘其一蓋六服之內名山大川既不以封其可封者亦因地制宜室多則分地盡則闕以不易之法致不窮之治故歷數十世閱千餘歲無大擾攘可無庸損益因之而無弊焉

周官指掌卷二終

周官指掌卷三

莊有恭

宮制第五十五

凡天子之宮有方三百步者有方百二十步者有方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步者始祖之廟前有明堂其宮方三百步也國學之宮前有射堂亦方三百步也大會同大朝覲及巡守殷國所止之地爲壇壝宮皆方三百步也王之大寢后之正內先王羣宮皆方百二十步其在四郊

五帝神兆及王居右社稷神兆其壇壝之方步亦若王之五寢后之餘宮則方九十步也又有太子之東宮庶子之宮及婦御所居之宮凡下宮離宮則方八十步以下也凡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其宮之方步者皆如其命數宮也者室外之環垣也垣面有一門南曰南門東曰東門西曰西門北曰北門皆曰宮門亦謂之外門若夫圜丘爲壇於地上則徑三百步圜圍九百餘步下爲平地不爲壝無宮室方丘爲壇於澤中則方二百步方圍八百步爲壝謂之澤宮下爲澤涯去水皆面五十步方丘必爲壝如宮者在澤中也亦無室凡神祇兆位在國野者皆無室無室者有事則張帷幕

宮室總制第五十六

自天子以至下士皆有寢宮寢宮者正寢也天子謂之大寢諸侯謂之路寢天子大寢面去宮垣三尋環之以牆爲宮中之室室十有二面爲三室其室皆廣六十几深二十几每室外隙地

廣八尋每面三室有四隙地每面中室曰廟室門曰廟門廟門皆與宮門相值其門內外向各一其門容大扃八个餘八室止有一闈內向無門闈小門也容小扃四个南廟室北爲唐唐深三尋唐中有屏又北爲闕闕者寢門也亦名中門門內曰窔皇其狀如畢亦曰畢門門內亦廣六十几深二十几亦一室也自門內室北至階南深三十六尋廣七十二尋三分其廣中爲堂下東爲堂東西爲堂西各廣二十四尋階有二

阼西各十二級級容尺階間爲廷廷南有碑碑於堂下之北居五之一階上爲堂堂廣十二筵筵外有牆曰序序外堂垂各廣二筵堂深十筵八筵至序端序端至堂崇深二筵堂以內爲寢室室有三中曰大室方五十四几以北深十四几廣五十四几爲梱梱中謂之北堂謂之梱者以其爲室之至小而梱逼也一作壼西與北皆以版爲牆或爲牖戶冬則墐東出有階曰側階大室中廣五十四几深四十几大室之西曰西

夾室東曰東夾室各方四十几環之以墉大室一曰房中西夾一曰西房亦曰右房東夾一曰東房亦曰左房室者實也房者言戶內之地方廣也下側階北行而西至梱北謂之背背深三尋其北即北廟室之南門也大室之墉南自堂之序端而北其堂上東西各八筵大室東西墉各四十几南北墉各五十四几其夾室東墉一西墉一各四十几南墉二北墉二亦各四十几凡堂上五室之墉共百堵外十二室南之東室曰東塾亦曰左塾西室曰西塾亦曰右塾北之東室曰東房西室曰西房塾者地當寢南執事於寢所孰習也房則以鄰廟室之牆直房之外墉而得名也東西室之南室曰東廂西廂亦曰左廂右廂亦作箱廂者相也室當畢門左右其南牆皆接門室之東西牆於門室之出入有翼相之義也東西室之北室曰東序西序序堂墉也以其南牆直堂上序北而名也東西廟室之中直堂下之南十步之外當廷之碑碑者大寢

之正中因植石以爲識也堂室之南墉西戶東牖中爲戶牖之間亦曰牖間亦曰牖前前爲設扆之處堂室之北墉中戶東西夾室亦中戶凡堂室有戶無門夾室南北墉皆有牖牖之高而小者曰向十二室內向皆有牖十二室有門無戶大室爲中霤十二室之廟室南曰明堂北曰玄堂東曰青陽西曰總章其左右室亦曰左右个十二室當十二月王在堂尸聽政之室也閏月則居門終月月者以晦朔弦望正時而成歲

者也月無閏不能成歲宮無門不能成室天子
因之安寢於寢聽政於室也王宮門阿五雉宮
隅七雉高丈曰雉廣丈曰堵長九尺曰筵八尺
曰尋大扃長三尺小扃二尺凡亦二尺凡宮門
內左右有次次張幕也外左右有舍舍直廬也
宮四門故八次八舍也舍以巡宮垣之外次以
宮垣之內凡王宮雖燕寢皆十二室上公之路
寢方九十步九室無北三室堂東西九筵南北
七筵序至端五筵宮垣唐俱間二尋室與闕俱

廣五十凡深九凡九者二筵也大室方四十
五凡以北九凡爲梱東西夾皆方三十六凡惟
堂下深三十六尋容燕射公侯伯路寢皆與王
同凡燕寢之室皆如命數八命之宮方八十步
八室東西廟室有一無一堂東西八筵南北六
筵室與闕廣四十凡深八凡大室方四十凡以
北八凡爲梱垣唐俱間二尋七命之宮方七十
步七室東西無廟室堂廣七筵深五筵室與闕
廣三十五凡深七凡大室方三十五凡以北七
凡爲梱垣唐俱間半尋五命者無東西北室不
成國燕射以豻侯三命無東西室雖一命有南
廟室有中門也惟比長與四家比居民廛而已
無異宮

朝制第五十七

凡朝天子外朝在皐門內皐者高也王門之至
高而大者也外朝之內爲應門應應龍也卽飛
龍也神靈變化畫形於門天子之象也應門之
內爲治朝治朝之內爲路門路門畫虎一曰虎

門大人虎變亦象君威之可畏也路門之內東
爲東宮世子之宮也西爲大寢之宮一曰西宮
亦爲內朝然朝在寢宮則宮而非朝也凡天子
之朝皆方百二十步自門至門皆三百步諸侯
外朝在庫門內謂之庫者不特社稷宗廟同在
門中凡府藏皆在是也外朝之內爲雉門雉文
明之物君之道也又性耿介守節不移臣之道
也畫雉於門欲諸侯之則而象之也雉門之內
爲治朝治朝之內爲路門路門之內爲路寢與

天子同凡天子諸侯皆三門二朝其朝之方步各依命數孤卿以下二門一朝而已

宗廟明堂學宮第五十八

宗尊也宗廟者始祖之廟羣祖之所宗也明堂在宗廟之中故祀於明堂亦曰宗祀宗廟之宮方三百步亦曰大廟以其爲廟之至大也始祖所自出之廟在宮北之西始祖之廟在宮北之東兩廟並列各方百步中爲宮北門之中道南爲明堂其堂蓋方廣三十筵亦有環列之室大

祫時祫及享帝及夏宗見諸侯皆在焉宮中廟外東西又有列室爲毀廟主之祧祧者藏主之室也東室昭主西室穆主學宮方三百步廟方百步樂器所藏且陳者也廟在宮北之東其北之西則瞽宗也瞽宗者祭先師神瞽之廟也樂祖者凡古之司樂者也瞽宗亦如廟制入學舍采見師之禮也采幣也師卽大司樂以下之官祭於瞽宗則舍采焉宮之南爲射堂制如明堂亦曰射宮大射則樂官宿縣焉

民居第五十九

民廛方十步爲方六丈以東西各五尺長六丈者爲比鄰閭道隙地爲畜鷄豚狗彘之所以北二步廣五丈者爲內室每丈爲一室環堵之室也凡五室東西室爲庫藏之室中三室爲夫婦所居之室中一室有門南向中三室前二步爲庭院院之東西各一室東室西向西室東向謂之側室爲妾婦所居之室又前二步爲外室則正寢也亦平列五室中三室爲男子所居之室

中爲大室東爲東夾室西爲西夾室皆房也東夾之東爲藏祖考衣冠神主之室西夾之西爲五祀神主之室中室之北出一步爲梱自梱而東下階而北卽內室前之庭院也謂之背中室之南東爲牖西爲戶戶牖之間內爲中霤外爲堂堂方二步東西有墉連室墉曰序堂下兩階各一級容尺堂下一步有門謂之廟門亦曰中門門外一步至於大門謂之外門卽一比之編門也自廟門至外門上有屋皆廣二步自大門

盡堂上共長四步其東西各有二室東爲廚竈之室西爲子弟肄業之所或爲賓館即塾之類也凡室有穴如圭形以達氣謂之竇亦曰向大者即牖也

郊社神祇祭祀總制第六十

天子四郊郊有諸神兆位公侯伯雖有郊而無帝望諸神兆冬日至祀天於圜丘天之體也夏日至祀地於方丘地之體也兆五帝於四郊天之用也天有三辰是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分時

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有天下者生爲明王死配五行之帝是以大昊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郊上帝則以五人帝爲主而配以后稷所以尊其祖也禋祀上帝尚精意也其用牛二爲人帝與稷而設也位社稷於王朝之右地之用也五祀之神蓋亦在焉社者五土之祇稷者百穀之祇五祀者五行之官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是也古之上公生爲五行之官謂之五正能業其職死爲

貴神少昊氏之子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犂爲祝融共工氏之子句龍爲后土後世祀以上公之禮別稱五祀不敢與帝同尊也句龍兼配食於社而周棄配稷亦上公之禮也孟春祈孟夏雩孟秋賽孟冬蜡季冬儺皆所以爲民也故皆行禮於郊天子祀上帝主以五人帝而配以稷諸侯則主以五官正而亦配以稷尊卑之等也必配以稷凡祀皆爲民食也社稷之祭下達於有地治者矣祭神祇

必以人鬼爲主配者天地之化育必有明聖參贊之而後著也門戶竈井中霤大夫以下之五祀天子諸侯謂之小祀非五官之祀也時儺者土王四季四時皆儺惟季冬爲民而儺且一歲之終始也郊在野止主爲民食故儀不求盛嘉樂不野合也日用辛貴升新穀也辛者新也有故而旅上帝爲壇而合祀之也於中國非于郊也季秋萬寶告成大饗帝於明堂備物而配以文王親之也天處高而道下濟爲天子尊親不

可不備也人不離地故社於郊右祭以大牢親之至也圜丘祀天主日而配以月方丘祀地主水而配以火日月水火佐天地以生用者也祀天地不主配以人鬼者祭其用者以人成天地之用者人也祭其體者以佐生天地之用者非人也必有主與配者以其有參贊之道也主配皆以人鬼故郊有尸也四望者日月星辰也四類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四方者畿內之四方也兆山川丘陵墳衍則畿內之地也玉作六

器以禮天地四方禮方明也合諸侯於野則於上成之壇設方木以禮六合謂之方明神明之也玉者有會同大事必盡禮上下神祇其曰禮者以玉與牲幣禮而告之非祭祀也猶人有相見之禮而非燕饗食也有禮於門者則壇壝宮門之外也

宗祖廟數世室第六十一

宗廟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者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皆有始祖水源木本之義也謂之宗者羣祖之所宗也統言宗廟而祖廟在其中矣惟崛起爲大夫者無始祖廟大夫死而後其子姓奉爲始祖立廟宗之祖廟者列祖之宮天子上祀六世諸侯上祀四祀大夫士祭其祖考世過則遷者也六世者時王之前爲天子至六世者也四世者時君之前爲諸侯至四世者也祭其祖考者親親之仁也祭及六世四世者尊君之義也而尊卑隆殺之分定矣大夫三廟士一廟士爲宗子則二廟庶人祭於寢既耕

且畜牲盛備也牲之微者雞豚犬也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周人之所獨也先妣者姜嫄也無夫而孕是生后稷實維神異故爲祖之所自出出者言女子之所生也稷既有大功於唐虞至文而受天命至武而有天下故文武爲世室世室者亦世世不遷之室也謂之世室次於始祖之宗也祖無二宗猶樹無二本也周之制也諸侯之世室則惟始封之君或曰後之天子諸侯有大功於天下與其國則亦世室云

廟祧昭穆世系第六十二

廟者列祖未毀之宮列於始祖廟宮之外者也祧者凡宮廟大室之西夾安主之室也廟無昭穆以世爲限祧有昭穆因主而名昭穆者上序祖禰下次子孫一定者也世系者後先繼統名位遞嬗無定者也故父子繼世謂之世子系之正也祖孫相繼或曾祖孫相繼則系世已變矣又有兄弟相繼爲世系者又有世叔父與兄弟之子爲世系者又有世叔祖世叔曾祖與兄弟

之孫兄弟之曾孫爲世系者并有先弟後兄爲世系者并更有先兄弟之子兄之孫兄之曾孫後世叔父從祖祖父族曾王父爲世系者凡世系之無定如此然而君臣之分繼統之辭六世四世過世則毀王天下君國者重公義後私親一成而不可紊也商以前尚質商人奠系世以甲乙喪服上止於祖而曾祖無服自曾祖以上達於始祖統謂之祖故下達亦統謂之孫周人尚文以昭穆奠系世之次則正君臣之分者族之尊卑長幼亦以之而序又於祖之父加曾祖之稱服以齊衰三月因有曾孫之稱服以緦麻三月自曾祖以上達乎始祖雖亦統謂之祖而下達則統謂之曾孫然而諸侯以下自稱於祖無有敢以曾孫自謂者則猶天子之加稱也曾祖之服止齊衰三月者老者已老幼者尚幼既有祖孫之間親愛之情亦俱不能相及也服必齊衰者一本也旁服推之同曾祖之父者情以及見而生又遞親疏之別也自祖以上生不及

喪月者無服不及見不能爲之服也自曾祖而上苟能及見一本之誼雖曾祖之祖其可殺於齊衰三月乎天子諸侯絕期重君臣之義也大夫降期大夫爲族所宗宗亦有君道也尊同不降非其君非其宗則君道不存焉耳大夫之降亦所以伸君道也凡兄後乎弟長後乎幼又中一爲後如兄弟之孫後乎從祖之類稱先君者舉其謚其自稱天子曰嗣王某諸侯曰嗣諸侯某君臣之辭也不稱族屬之親不敢以一人旁

殺之私加于天下君臣之大義也廟祀次先君之下不敢躋逆君臣之分也弟可先兄兄弟之孫可先從祖而昭穆各從其類宗族世次之別也凡繼體不循世系之正天子上祀六世毀及祖者少矣諸侯四世毀其考者尤少矣卽不幸而有之天子之斬六更諸侯之斬四更先君有知緣天下一國臣民尊祀其君之義不得不辭廟而就毀也至於時王時君爲子孫者禮有大祫以通其變而盡其誠固且百世享之非如大

夫以下之一毀而不復祭之比也且繼統苟非世系之正則凡庶子庶孫未承大統固不敢禰其君既承大統止重執君臣之義故已毀者不可復立當毀者亦不敢不毀也

禰廟第六十三

禰邇也於所祭之人鬼情義爲最切近也古者生曰父死曰考不曰考而曰禰禰不止於考也父死子繼父爲禰廟兄終弟及兄爲禰廟世子蚤卒世子之子嗣位則祖爲禰廟世子既卒世子之子又卒世子之孫嗣位則曾祖爲禰廟凡嗣位者皆禰其所嗣之君者也是故舜禰堯禹禰舜瞍鯀雖爲天子之父舜禹不得禰也別立宮而祀之祀以天子之禮不得加以天子之號禮一人之私也可自盡也號天下臣民之公也不容濫也故世子卒世子之子嗣位不敢追尊世子弁不敢列廟於羣宮以世子無其實不能冒其名廟其位也王者以公天下爲孝不敢欺天下臣民尤不敢設虛美以欺其先也大夫士

直以考爲禰廟不世不嫌也

宗制第六十四

大夫無君道有宗道宗也者尊也以族得民族人尊之以爲主也故禮爲宗子服齊衰三月凡公侯伯之大夫三命爲卿受位於王朝王賜之氏以氏其族而有其家大夫死其子姓奉爲始祖立廟宗之百世不遷其適之子孫世爲宗子以主之宗子雖爲士庶人無弗宗也同宗之支子庶子爲大夫受位賜氏有家立廟則別乎大

宗而爲小宗亦百世不遷其子姓奉爲始祖宗其適子孫爲宗子非爲大夫雖本支百世不二宗也宗子爲大夫不賜氏別族大夫死祀過二世廟仍毀不去大宗而爲小宗也二世者祖考也士庶人無宗者祭其祖考而已天子之兄弟爲諸侯者不敢宗天子以其兄弟之適或長爲宗無則已諸侯之兄弟爲大夫者不敢宗諸侯以其兄弟之適或長爲宗無則已宗之尊次於君者也是故上帝爲日月星辰之宗天神之宗

也后土爲山川陵谷之宗地祇之宗也始祖爲廟祧祖禰之宗人鬼之宗也天子爲天下之宗諸侯爲封內之宗大夫爲家族之宗人之宗也

追享朝享祠禴嘗烝肆獻祼饋食第六十五

追享享先妣也朝享享先祖也祠禴嘗烝時事也肆獻祼肆享也饋食薦新也先妣者姜嫄也享先妣者禘也以先祖配於其廟先祖者始祖后稷也統言之則羣宮亦曰先祖禘以仲春歲一祭謂之禘者帝出乎震也享先祖者時祫也先祖春配先妣不特祠夏秋冬享子其廟禴以世室文武配嘗以未毀廟之祖歲次當配者及時王之禰配烝合世室及未毀廟及有功之臣配凡享先祖無無配者凡時事享世室及六世之主非享配先祖皆特祀肆享者大享也卽大祫也合毀廟未毀廟之祖而享於明堂以配先祖也大祫以秋或冬嗣王三年喪畢新主既吉祭將毀廟遷祖而正主於其廟必先合羣祖而

見乎其先世見之義也薦新於室不祼無朝踐以前之禮凡六世之主秋配享乎先祖禰歲配二世再歲一配二世祖與禰祖合配先祖也三世三歲一配三世祖與禰主合配先祖也四世四歲一配則四世主合二世與禰配先祖也五世五歲一配則五世主合禰配先祖也六世六歲一配則六世主合三世二世與禰配先祖也自是而後七歲禰配八歲合四世三世與禰配九歲三世與禰配十歲合五世二世與禰配十

一茂禰配十二歲當合六世四世二世與禰配緣先祖之意合未毀廟之主而享之明堂此之謂閒祀此之謂朝享朝享也者六世之尸配於始祖有朝義也其疏數之制以時王遠近之情起義者也毀廟於情義既疏故止世見也禘與時禴不備物嘗烝肆享必備物饋食惟時物不備物不敢褻也尊之至也必備物不敢略也禮之盛也惟時物不敢忘也情之愛也故先妣歲一祭尊也先祖無不配敬也六世皆時祀親也

禰祖尤親故仲秋雖配祖而季秋又特祀也仲冬合祀配及有功之臣冬爲一歲之終故合祀以告成且以明德之逮下而無不報也

饗十二獻食十二舉燕閒脩右第六十六

宗廟之事首祼將王壹祼后載祼同姓臣爲長者壹酢祼異姓臣爲客者載酢祼祼獻四降神也次朝踐尸入即位王壹獻后再獻長壹昨獻客載昨獻朝獻四祭者見尸如朝見也次饋食王又壹獻后又載獻長又壹昨客又載昨饋獻四因饋食而獻也凡十二獻王與后共二祼四獻同異姓臣共六昨此正獻也凡祭尊無二上正獻者獻先祖之正位乎上者也獻而謂之昨者君臣之辭正名分定也正獻畢爲加獻加獻始及配享之祖加獻畢羞獻羞獻者旅酬也肆享及毀廟與冬烝皆有世室之尸故羞獻始及未毀廟六尸羞獻畢爵無算若王大會同巡守而諸侯饗王則伯壹祼牧載祼監三祼長四祼朝獻饋獻亦如之此正獻十二也祼皆名昨皆

臣也加獻羞獻獻及王之從者矣而子男附庸亦與焉爵無算則徧及王之士庶子矣而列侯之命孤卿亦與焉王饗諸侯上公王壹祼后載祼冢宰昨踐獻饋獻亦如之凡九獻侯伯王祼冢宰昨踐獻王后各一宰昨饋獻亦王后各一宰不昨凡七獻子男王祼踐饋王后俱各一獻凡五獻皆正獻也加獻羞獻及於介矣饗禮止正獻無加羞食禮無祼踐有加羞燕禮無正獻饗訓共儉主行禮也燕示慈惠貴達情也祭無

不備孝子之事其先無所不盡也凡諸侯以下祀先獻禮皆從命數公再祼而昨侯伯一祼而昨子男一祼大夫士之祀三命以下皆三獻無祼而酳雖一命亦三獻主人主婦各一獻不可減故上達也燕禮射禮鄉賓興皆一獻也雖大射亦一獻禮意專於射也興賢能以一獻士未命也宗廟之事夫婦親之設贊佐君臣也有子姓父子也兄弟咸在也賓朋友之道也祭備五倫孝子之志也鬱齊獻酌者以成初滓泛之酒

和以鬱金香草築以明水煮以明火將祼酌於彝舟實於圭璋而祼也獻莫重於祼故曰獻酌酒曰酌猶粢曰盛也醴齊縮酌者以一宿汁滓相將之酒束菁茅實齊於茅中和以明水包而瀝之以爲朝獻之尊也盎齊泲酌者以去糟白酒泲以井水以爲饋獻之尊也井水者玄酒也其曰凡酒則緹齊爲加獻沈齊爲羞獻脩酒器名脩酌者盛酒於脩獻以待酌也五齊皆秬黍爲之三酒不以秬黍無算之爵也鬱香草氣之美者也明水火取於日月潔之至也玄酒取於地中澄之至也秬黍嘉穀之貴者也其鬯則所謂鬱鬯脩散也祼獨用概以和鬱而殊其器也八尊者四尊加四罍爲八也王后祼玉以圭瓚諸臣昨以璋瓚舟不言彝罍不言尊璋瓚無明文助祭之器不貴故略也所謂瑤爵亦加獻之爵王不言瑤略其細也后不言玉統於祼獻也皆互文也祭而饋食食禮之至大也大食之禮尸十二舉一飯三侑請侯之舉各從命數再飯

三侑大夫以下三飯三侑王食日一舉齊則食三舉大食亦十二舉一飯三侑食必祭不忘本也食必舉所以行禮也所以重禮而輕食也舉必以肺周所尚也舉則食之所謂食舉也舉而不食振嚌加肺者不在舉內也六牲有肺者固有舉矣又或禽獸兼取時田其名物亦未易盡詳耳日食一舉常食之禮也齊食三舉敬交神明食必潔新不敢餕也有故不舉有不安於心雖食不甘也問皆以脩敬之而重其至故用秬

巹之酒也右也者尊也凡堂南鄉戶西牖東以右爲上祭祀則尸席在戶西南鄉大享則主尸戶西南鄉毀廟羣主無尸皆在戶西南列東鄉羣尸牖東東列南鄉饗食燕皆賓席在尸西饋食于室尸席亦在西南皆右而尊之也筵國賓於牖前則醴賓也非右賓也于牖前亦如之者亦設席再重如昨席也諸侯祭祀席主祭于其國之席也昨席助祭於王之席也右亦如之者尸賓之位在戶之西故祝與相者贊使右也南鄉君道也分左右賓主之禮也享禮不食食禮不飲燕止一獻禮各有當也宗廟之事兼用之孝之至也

朝覲宗遇會同第六十七

凡諸侯見天子春於治朝曰朝夏於宗廟明堂曰宗秋於大寢曰覲冬於國學射堂曰遇王大合諸侯曰會諸侯旅見曰同凡六者皆朝也惟治朝爲正朝故曰朝宗尊之也覲親之也遇客之也大合諸侯爲壇國外示天下以公也凡諸侯伯牧監長朝見其屬封內附庸歲壹見屬男二歲一見屬子三歲一見六服外夷鎮子男統於方牧者四歲一見其伯牧監長邦交世相朝也凡諸侯相朝聘盟會赴告不踰其方岳相維之國凡諸侯相朝皆特見惟封內附庸可旅見凡諸侯祭其先其四世之尸配享大廟其歲次如朝屬之禮其合毀廟大祫亦如世朝之禮

三綱第六十八

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君爲臣綱有師事之臣有賓禮之臣有親貴之臣有故友之臣有侍從之臣有百執事之臣有厮養力役之小臣父爲子綱有嫡子有長子有衆子有猶子有孽子長子者庶長子也猶子者兄弟之子也孽子者賤嬖之子也夫爲妻綱有正室有繼室繼室者貴妾也天子則夫人諸侯則嬪婦也古者雖士不再娶不二嫡也其媵御皆妾也

三族第六十九

族以身爲主生我者父也我生者子也同我生昆弟也皆及身之至戚也是爲三族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而三族之別親疏可辨矣是故上溯父祖尊尊也下推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所以合族屬也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有天下國家者服有降絕戚戚之誼不可得而閡故族食世降一等也

三黨第七十

同姓一異姓二陰陽之義也母黨者生之所自出也妻黨者生之所由永也終始之義也其所以生者雖不同而其爲甥舅則一也均異姓也合二姓之好各有其等不可自替故申伯者甫侯之庶孽也宣王取其女爲后則營謝而封之所以成后之尊也魯自武公以上取於薛孝惠隱取於宋桓公以下取於齊皆公侯之國也昭公取於吳爲同姓襄公定公不取夫人哀公以妾爲夫人而魯日削矣男女之際嫡妾之辨可不慎歟

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第七十一

善治國者必尊賢士善治家者必求淑女賢士不下交不可得而臣也淑女不親迎不可得而婦也大婚之禮雖天子取后必親迎於異姓之國必親迎重內助也有內助乃足承天地宗廟社稷之事也從后媵者十二女爲三夫人九嬪

餘世婦女御以三而遞衰也其爵位人數不詳者示天子不漁色故不備官也其名尊卑必具內官賅百姓貴繁子孫也女御至微掌御序於王者后夫人以下雖貴不敢專寵也冢宰所屬世婦無常員王之妾媵也宗伯所屬世婦有限著后之姆傅也冢宰治王之內故詳內之事因其人宗伯統內之禮故詳內之禮因其職凡諸侯取夫人大夫取內子下達無不親迎也其從媵者亦各如其命數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已

納采問名也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娶嫁者毋得年過三十二十也凡娶判妻娶被出之妻也入子買妾也令會男女令已成名者嫁娶也中春之月婚姻之時故令使之及時也奔者娣姪之屬願從媵者并願爲人妾者也不禁者重及時惡愆期也無故不用令者罰之非有大故已成名不嫁娶是坐失時或別有嫌疑也故罰之也司無夫家者會之察男女之無主婚者不可自媒故爲之嫁娶也皆盡人之至者也禁遷葬與嫁殤雖成名而未成夫婦遷葬女之殉死而欲從葬者也嫁殤女之矢志而欲奔喪從服者也禁之者夫婦猶君臣也君所未臣夫所未婦義不敢以一己委身之私自託於夫君也

世子第七十二

世子者后夫人之嫡長子也禮有世子無世孫無世孫以世子無昏禮也無昏禮者以世子於尊卑之際名未正也士昏攝盛大夫不世官士民可起家爲大夫不嫌也世子不可攝君攝君

是二君也嫌蔑君父也世子不取國君之嫡是降尊失列也不越竟而取於國內之卿大夫是納媵也不可爲后夫人也世子無昏禮故天子不取於子男諸侯不取於附庸雖無世孫世子卒猶立世子之子正統所繫無嫡猶立庶也世子無子而後立世子之母弟無母弟而後立娣姪之子娣姪無子而後於庶子卜焉詢焉皆所以正名定分也

庶子爲君第七十三

凡嗣君位者非世子非國君母弟非世子母弟皆謂之庶子爲君庶子爲君君之生母死君不爲服使公子主其喪旣葬別築宮祀之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君不爲服承重者不敢服私服也雖不爲服心喪三年可也妾無廟祭築宮祀之君之生母故也別爲築宮不敢配尊也追尊是二嫡也致廟是卑其父也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也是故天地尊同也天尊而地親父母尊同也父尊而母親君父尊同也君尊而

父親尊則無不親親不二尊也是故父親而祖疏也祖尊則父卑祖親而高曾疏也高曾尊則祖卑高曾親而始祖愈疏也始祖尊則高曾卑始祖猶親而始祖所自出尤疏也所自出尊則始祖猶卑親疏以仁推尊卑以義立也故知治平之說者不以小宗廢大宗不以私恩累公義

公孤卿大夫士第七十四

士事也能事事也夫以智帥人者也卽士也夫而大則能事有加矣故官爵至大夫而極公孤卿特爲異名以示別耳其實皆大夫也六官不列公孤以德尊不尙能其職也然要皆卿大夫之兼職也六官之屬有專職有世職有兼職有臨事則置畢事則已之職三百六十之官以職言也非以人言也亦非以官言也爵以尊而闕事以微而詳設官致治之精意也

公侯伯子男附庸第七十五

公侯伯子男附庸亦爵也牧監長以下亦職也侯服以立牧甸服以立監男服以立伯采服以立子衞服以立男要服以立附庸雖建國犬牙相錯有不必然而制畿之初重內輕外臂指相使其意蓋基於此夷鎭而外來者不拒其義羈縻而已不以疲中國也

九牧第七十六

周初九牧宋虞虢三公也齊陳魯蔡唐韓六大侯也宋齊陳異姓也虞虢魯蔡唐韓同姓也宋前朝也齊元舅也陳元甥也虞大王之昭也虢王季之穆也魯蔡文王之昭也唐韓武王之穆

也異姓備三恪惟宋爲公所受命也同姓及四世虞虢爲公尊祖也此殷之基也凡侯伯有賢能者可隨時代攝九牧之職且加爵爲榮子男則否衛惟武公輔宣王中興加爵爲公東遷後襲之蓋僭也

邑都邦國第七十七

凡野制井牧設阻固謂之邑有公邑有家邑皆始於四井爲邑也大邑謂之都大都謂之鄙又大於都鄙謂之邦大邦謂之國視國又大謂之

畿故王國謂之王畿畿不二國也國有郊者也邦雖未成國有郭者也公侯伯稱國子男稱邦附庸亦曰邦亦曰都其在君臣之界也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主之者君也佐之者卿大夫也儲才以待用者士也是故卿大夫年至而致仕則爲國老其門子未仕謂之國子六鄉士民謂之國民亦曰國人皆以其與國同休戚共存亡也冢宰主國治司徒主國比宗伯主國祀司馬主國正司寇主國禁司空主國服六官之正之大與也遂人掌國野司樂掌國學職方掌國畿行人掌國客國史六官之副之大者也若小宰掌王宮內宰掌王內師氏保氏掌東宮之教則治國未有不先之以齊家本之於脩身者也若射人掌公孤卿大夫司士掌士諸子掌庶子苟皆不失職則朝之六官皆爲民譽而天下可得而治矣

路車第七十八

路者大車之名王之五路玉路一名大路路中

尤大者也駕六馬四服二驂金路一名綴路象路一名先路革路一名次路又名戎路木路一名田路皆駕五馬三服二驂謂之衷甸凡車皆四馬棧車二馬玉路錫樊者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形象半月樊猶籬也馬絡首也以革爲之錫則其樊在額者之加飾纓十有二就者樊上之飾也纓絲繩也就條也樊上共設纓十二條也金路鉤樊者鉤在馬婁領以金刻鉤形亦樊之加飾也樊無錫而僅有鉤者纓九就耳象路

存朋 104 版

朱樊則樊革僅飾朱色以韎韋爲樊幷無鉤纓七就耳革路龍勒條則其樊以革質不飾色者爲之惟於勒條刻龍幷無朱色纓五就耳條一作偉即轡也木路前樊鵠者馬口旁銜勒之革首爲樊之最前處刻鵠其上幷不竟條刻龍矣纓不言就者三就同於士禮賤故略之也凡錫鉤朱龍鵠纓皆以貴而遞加多飾以辨等儀大路不以封即有特錫亦止飾金不飾玉也玉金象皆飾於軾革則鞹鞃也木路無之良車散車

不在等內皆無此飾王后五路重翟以祭錫面者馬面刻龍形於革又以錫加飾也總轡之握手處也朱總以朱色組爲總也厭翟以賓勒面者僅刻龍形於面革也繢總以畫文組爲總也安車以蠶以出行歸寧彫面者僅畫龍於面革而不刻也駕總以駕烏色組爲總也翟車以見王貝面者僅以貝飾面幷不畫龍也組總以本色組爲總也輦車人輓之車宮中燕遊所乘故僅以組輓而已握幄同車上以巾爲幄在宮中可無容蓋也翣羽蓋編集羽圓之小蓋幷無幄也后路轡爲組總則王路之轡皆朱總可知后路亦以加飾辨等儀耳王喪車五乘乘四馬也木車惡車不但無飾而且不良蔽猶茀也蒲蔽編蒲爲蔽犬禦以白犬皮覆軾也尾槀車尾弢戈戟也疏飾以疏布緣禂槀也服箙同素車素木無飾之車不惡矣棼蕡同棼蔽蕡麻之皮編爲蔽也素飾白布爲緣也藻水草蒼色藻車於車畫藻文不全素也藻蔽編藻爲蔽也鹿淺禂

以淺毛鹿皮爲禂革飾以革爲緣也駹雜色駹車於車加畫黑白不止蒼也藿蔽編細葦爲蔽也然獸名髦生漆之也髦飾於革飾加髦也漆車袒漆之不加工也藩蔽編軟細木條爲蔽也幹胡犬雀飾爵色細布爲飾也服車服事之車也五色曰夏篆刻木而深之也夏篆以五采飾篆處而加黑漆也夏縵則畫五采而不刻即加漆也墨車不畫漆之如墨加工而良也棧車內窄士賤非君賜不得乘車故棧服勞事而始乘

之耳役車共役任器牛車也弁不得駕馬矣王之五戎戎路即革路元戎也廣車以下皆小戎也凡路皆車中寬大所以優尊廣車則車前尙廣而車中淺小謂之小戎爲諸侯之戎路輕車以下皆不可以路名矣輕車取其輕而行速闕車革車制皆無攷凡五戎車上形制亦各不同萃倅同副車也謂之萃者兵法百人爲卒每戎具百人也凡路與車正車一乘爲王所乘餘副十二乘戎事危故倍之爲二十四乘加正乘共

二十五乘每乘甲士四人謂之駟介凡二十五乘共百人也故謂之萃共五戎之倅百二十乘而正乘不與焉諸侯二車各從命數五戎皆倍上公九十乘侯伯七十乘子男五十乘卿大夫士禮車有貳各從命數戎車無貳乘君之貳

旗物第七十九

凡九旗名物常旂旗其統名也常以尊言以帛爲之猶路之於車也朝祭建之旗以武言以布爲之猶車之有戎革也師田之事建而施之旗若泛言之亦猶車之言車也各有屬各從命數爲屬屬即旂也五路之旂大常言十二旂大旂大赤大白大麾不言旂言大皆十二矣赤白言其色麾取其揮五旂皆注旄者也曰同異姓以封而不言以封同異姓者不盡以封也車服從乎爵命爵卑而車服從尊者親親之意乃加恩也庶姓則無是矣四衛六服以內之國大閱之大常即大麾也以緇布爲之諸侯建旂以下承大閱而言皆田事也自旂下達至旟皆以布惟

祀質常旂旜物皆以帛旗旟旐則本無用帛者師都建旗師都師帥以下至兩司馬也州里建旟六鄉州里之人爲王官有事於田者也縣鄙建旐六遂縣鄙有徒役者也道車行道之車旂車巡遊之車象路木路之貳車也建立於地載置於車大司馬中秋治兵辨旗物軍吏即司常之師都也師都即司常之孤卿也六軍出於甸甸地掌於都大夫孤卿爲軍將師帥以下皆軍吏皆治六軍之人故互言之鄉遂即司常之大

夫士郊野卽司常之縣鄙亦皆互言也大常長丈二尺廣尺二寸餘如命數以次而短至旗旟旐則短者亦可手執故伍長俱得執旗爲號也王陳五戎分爲中左右前後前爲啓後爲殿左右爲翼其旂建旂旗旗旐分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則長皆與常同

王馬數第八十

良馬左右校十二閑共二千五百九十二匹駑馬三共數共七千七百七十六匹凡王馬良駑

共萬三百六十八匹大約十二閑六種馬繁息大數以萬匹爲率八麗一師十六匹也八師百二十八匹也八趣馬千二十四匹也僕夫卽道僕曰僕也二僕分番掌閑每閑一僕馭夫人數不足蓋與校人下士通掌之或馬數未易充每閑五人亦已足耳駑馬之馭夫則良馬之馭夫統之矣校人王馬亦曰公馬止共王及后之五路及戎馬及幣馬公費其巨乘之馬謂之國馬乃軍司馬與司馬所掌不屬校人馬質所量三物亦巨乘之馬也

舟師王舟第八十一

鎬京涇水之舟有六師焉六師者六軍也每舟有夫五夫有長五長有下士四下士有中士五中士有上士五上士有下大夫五下大夫有中大夫中大夫猶遂與都之大夫也官名與職雖無攷其爵可知也舟夫以漁爲業時則漁習戎政焉藪澤有逋逃則追胥焉舟夫不從甸地九夫立長者水漁利微川藪雖廣長人不能多也

其舳艫騋櫂鼓鐸旗物兵器雖後世猶存遺制未盡詳也有舟師卽有王舟舟牧覆舟王之乘舟也制亦無攷然當如車之有路且有五戎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此津梁之濟涉非以沿溯者也涇屬渭汭漆沮既從以達于河自河溯洛維水決決此自西都至東都之水師也凡九州之內有津梁則有舟有川澤則有師皆統於王官邦國都鄙所私有者亦各從其命數

冕弁冠第八十二

冕形上爲方板前俛後高延邃延也延出冕前之處也紐者結也五采繅者五采絲爲繩垂十二旒者也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者前之邃延結五采之線以係十二旒凡十二條也五采玉十有二則十二旒是也玉笄以安冕弁非冠內固髮之笄所謂衡笄也冕笄用全玉弁則象以爲邸卿大夫士則或以象或象而角邸矣紘以組爲之係於笄之左繞頤而上屬於笄之右以

固冕弁者也朱紘之下有青緇之別瑱塞耳之縣玉也塞耳用纊纊下以紞綴瑱瑱有玉石骨角纊紞有黃青素之別冕弁冠皆有者也五冕吉皆冕無二制尊祭事故多其冕以配服不容混也服有六而冕止五者希玄皆臣服同一冕也弁形如合手下圓上尖會聚也璂以五采玉爲之謂之璂者以其迫弁之武爲弁之基環弁武之飾也韋弁赤色熟皮爲弁也皮弁白色皮爲弁也韋弁皮弁上皆不以布惟武與裏用布耳冠弁者如弁制而以玄色布爲之不用皮也不用皮者上尚有皮冠也服弁喪冠也天子諸侯亦如弁制但其布升數斬六升齊七升受有八升以上天子首服自始冠緇布冠以後禮冠止冕弁燕乃用冠故略之也弁經者素冠弁之上加環絰也爵弁亦加冠弁以布爲之異於冠弁者色赤多黑少加雀爲大夫祭於家士祭於公之服冠形上圓而平無延旒璂笄之飾玄冠黑而有赤之色素冠則白布皆禮冠也禮冠不

屬武冠纓屬兩耳之旁結纓下垂者爲緌居冠屬武緇布冠色黑闕項纓屬項結於項無緌不結於頤下凡玄冕冠弁玄冠素冠居冠緇布冠皆以三十升布爲之爵弁綦弁縞冠亦然綦青黑色黑經白緯曰縞

衣服第八十三

絲曰衣布曰服官名司服者服多於衣且服其總名也大裘祀天上衣下裳繪繡十二章衮衣裳九章鷩衣裳七章毳衣裳五章希衣裳三章

玄衣不章裳黼皆色玄衣絲而端皆祭服也韋弁服兵服也色赤皮弁服視朝服也色白冠弁服田服也色玄王皆繪繡十二章素服全白無飾朝服素服皆以十五升布爲之皆袪侈戎田之服皆以皮爲之玄端素端王齊服也皆無章采皆以絲爲之端取其正袪不侈而端也亦以絲重交神也深衣袪圓長衣袪長深衣者衣與裳合一而純之以采者也有表則謂之中衣以素純而加長則謂之長衣天子玄端而居則端

以布深衣以絲以錦而加玄端衣錦尙絅也天子禮服至端而止無深衣深衣其中衣也天子大朝會皆衣袞冕與宗廟之祭同諸侯祭於王其以命服朝於王降以裨冕裨冕者卽自祭宗廟之玄冕也皆絲衣也其餘禮服以布者一如天子而繪繡各從其命服之章凡孤卿大夫與朝會祭聘於天子以其命服助祭於其君以玄冕祭於家以雀弁皆絲衣也其餘禮服以布者繪繡各從其命服之章士祭於公以雀弁朝服也祭於家以玄冠玄端以布於祭玄端以布者其餘禮服深衣也庶人之祭深衣以絲餘禮服深衣以布服弁服斬衰也齊衰也緦衰緦麻也有事其緦無事其布曰緦有事其布無事其縷曰錫縷布皆有事曰疑皆十五升布抽其半也禮裳如帷要有辟積深衣裳殺喪裳升數一如衰

韠帶佩笏偪第八十四

韠以韋爲之一名芾祭服也君朱大夫素士爵

其祭服之色也士無飾卿大夫畫山諸侯加火天子又加龍其飾也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肩革帶博二寸頸長五寸去帶二寸則三寸也頸下爲會下乃加飾焉兩旁紕以爵韋各三寸下緣以素帛五寸天子直則頸廣一尺下廣二尺以全韋爲之諸侯殺而方則上下皆尺以取方而下廣左右各五寸別以韋合之其合作圓形也大夫亦下廣尺以取方而上廣之角則微拙又取圓焉士則上下皆正不挫不嫌也其

合韋則大夫士與諸侯同也其挫則頸下之會也一命韞芾赤黃色也再命而上皆赤芾也大帶天子至士皆合帛爲之大夫以上以素士以練天子加朱裏天子諸侯竟帶爲辟大夫辟其紳士辟其率所不及者辟襞積也雜帶燕居之帶非禮帶也天子五采諸侯三采大夫二采唯所用士緇凡大帶皆廣四寸雜帶皆廣二寸再繚亦廣四寸士以上紳長三尺府史有司之屬長二尺五寸帶紳之上加約帶之紐用組三寸

長與紳齊紳韠結三齊率緶緝也蓋帶末有不緶緝處其度未詳革帶博二寸以係韠有鉤以拘之謂之鉤鞾不結無垂凡禮事先束革帶後加大帶凡佩玉天子白玉玄組綬諸侯山玄玉朱組綬大夫水蒼玉緇組綬士瓀玟緼組綬蒼玉者蔥衡也瓀玟石之次玉者蓋黝衡也衡形如磬折下貫三組有琚瑀璜衝牙蠙珠之飾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世子佩瑜玉不擇色其佩綬之長皆無攷或曰貴者縱長三尺佩係革帶右佩事佩笏天子以玉大圭長三尺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象本皆長二尺六寸兩三寸其殺皆六分去一天子珽銳其首如錐諸侯荼首圓大夫本亦圓謂之笏者書所思備忽忘也凡笏搢於二帶之間不執以布幅邪纏於脛曰偪其喪帶則絞帶布帶也又有苴杖削杖焉

舄屨第八十五

屨以重皮爲底其旁幫皆用單皮其前首皮上以條作舄爲行戒以拘足謂之鉤其從衡合縫以條謂之繶屨口繶上加緣謂之純天子諸侯一名舄士純博寸蓋大夫博三寸諸侯五寸天子七寸赤舄赤繶天子諸侯后夫人之禮服也黑舄黃繶其齊服也皆青絇也其餘散屨燕服也素屨其素服也葛屨取其涼非天子諸侯之禮服士賤可以服之命屨則色與寸之別也功屨者加功而良者也屨底不重謂之鞮不上曲無絇謂之鞻喪屨用草謂之菲

副編次衡笄第八十六

副者貳也輔笄之飾所謂珈也蓋后笄以十玉加飾於笄後之祭服也公夫人八侯伯夫人六子男夫人四皆助祭於王之首飾三公夫人視子男孤卿內子大夫妻助祭於王於公副珈二諸侯夫人祭於國亦二珈也副皆有編天子冕十二玉垂於前天之大數也王后副笄十玉加於後地之成數也大夫妻祭於家次而已編編髮爲假髻次次第髮爲被即髮也士妻助祭於

王於公以次祭於家纚笄而已纚韜髮者也后爲燕居之服故略之后凡禮事以編見王以次亦不副也庶人妻及大夫以下之妾凡賤者總而已不笄不纚婦人重笄笄與纚皆首飾男子冠笄短藏冠內不外見非首飾也喪笄惡笄以木爲之則不總折笄折吉笄之首者也吉笄者象笄也喪總以布袒去裼則露褻衣矣免去冠則露武矣髽去纚則露總矣故袒免髽者無服之哀也哀畢而衣冠如常矣

后六服第八十七

后褘衣祭先王揄狄祭先公闕狄祭小祀鞠衣以鞠展衣爲見賓之服齊服以宵皆禮服也皆以絲褖衣以見王褖之以采燕居以宵皆尙服也揄狄以下上公夫人之禮服揄狄以助祭於王闕狄以下侯伯夫人之禮服闕狄以助祭鞠衣以下三夫人三公夫人子男夫人之禮服鞠衣以助祭展衣以下嬪婦及孤卿大夫內子之禮服展衣以助祭於王於公諸侯夫人以展衣

祭於其國褖衣則女御士妻助祭於王於公之服孤卿大夫內子以祭於家即裼衣也一名純衣緇布緣采者也士妻祭於家以宵衣庶人妻祭於家縞衣而已素沙其裏也即白紗也男子衣單陽數奇也婦人衣袷陰數偶也三夫人以下內命數也餘皆外命婦也

工作第八十八

凡禮器五官之屬固有可攷若簠簋鼎俎籩豆筐筥釜鑊甑鬲掾禁碑坫棺槨及凡服用玩好

所不能已者博古之徒辨之不勝辨莫不有工以作之即莫不有府以藏之即莫不有官以掌之貴賤有等名物殊用而其可知者鮮蓋自冬官闕而圜丘方丘之制地祇之號喪葬之詳皆不能備況工事之細乎今特舉其可知者約推之而其不可知與不必深知者仍爲闕之亦學者詳慎之一端歟

周官指掌卷四終

大喪第八十九

莊有可著

王居大寢疾寢西夾室東首北墉下疾病齊冕服臨羣臣發顧命大僕二人扶左射人二人扶右命訖徹縣出綴衣僕射扶坐崩於北墉下既崩復復於各寢各祖廟王門以及四郊逆子入寢東翼室爲喪主徧赴天下遷尸始崩自地遷於牀牀亦設北墉下去死衣幠用斂衾小臣楔

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下達至士一也沐浴飯含再遷尸於南牖下襲三遷於戶內小斂四遷於阼階大斂五遷於兩楹間正棺六遷於西階殯凡遷尸皆南首大僕二人射人二人其屬佐之含一牀襲一牀小斂一牀大斂一牀皆有枕席下達一也上皆張帟三重皆帷堂正棺殯亦如之沐浴大肆以秬鬯大涅大肆陳尸也大涅沐浴也沐用秬鬯浴用釁鬯秬鬯加秬浴則黍而已鬯者盛秬盛黍之器斗枓也有柄以沃水肆器者盛沐浴水之盆也夷槃冰槃也小宗伯主沐肆師築鬲大小祝主浴沐畢脩容櫛髮鬠用組笄用桑笄長四寸浴畢翦爪先手後足著明衣裳用布飯盈口用秬加玉含玉十二凡飯含皆子親之大祝相飯大宰贊含襲瑱耳用黈纊幎目用錦方尺二寸經裏加著綴組係於項掩面用帛廣終幅長五尺析末枕項繞頸蒙面一端自項向前分裹於頸一端自頷向後兩交於頷加全幅巾環首終匹不鑿脛纏邪幅至膝

足登赤舄皆係之衣十二稱玄端二一布燕居服一絲齊服士服一初生爲世子之服冠弁服一皮弁服一韋弁服一祭服六自一章至十二章皆衣裳具加韠重帶搢大圭右手指著決弁極三交手當臍下拱之加掘手玄表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自手掌下繞小指環上垂擊下綴組鉤環十指中道結於擊擊者大指近掌骨也然後冒上錦質下黼殺旁綴十二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先殺韜足而上次質蒙首而下襲

事掌於冬官之屬小斂衣十九稱先祭服次散衣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加夷衾爲冒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衾有著加布絞縮一衡三凡小斂衣衾絞之事下達一也王衾用錦大斂陳衣百二十稱不盡用衣內尸上下四方置圭璋璧琮琥璜六玉加布紛五幅紛制蓋差似深衣無袂以五幅布爲之不緣邊以裹大斂衣加夷衾二上覆一下席一加布絞縮三衡五每幅三褶之以爲束不析末衾袷餘與小斂同棺四

重革棺水牛兕牛合被厚三寸加椑棺六寸又加屬棺八寸又加大棺尺椑用杝屬大用梓四者皆周棺有翰檜裏棺用繒五采鑕之以玉棺皆漆尸入棺鬠爪實於棺四隅蓋棺用漆棺束縮二衡三束用革衽五每束一屬六紼殯輴車載匶輴車者匶路也車轅畫龍車外蔜木四圍掩棺如槨上覆綃幕三重幕黼蔜木上加屋四注而下畢塗屋蔜木上稍斂內木本著地外侈輴下藏熬穀附棺五種十筐加魚腊焉弁置銘旌於蔜內旌用錦長丈二尺三分其長一在上畫三辰二在下書銘廣皆尺二寸銘杠長丈二尺初制銘置於西階上襲畢置於重殯置於蔜內朝廟復置於重祖葬置於棺上重用木刊鑿之長如銘置於庭工師共之縣鬲於重上鬲盛飯之餘皆有冪重在庭南朝廟設銘至廟祖柩既行重出廟門置於道左既虞埋之葬前一日啓匶辟塗屋去蔜置銘於重匠師執羽葆與喪祝御匶朝於祖執紼人皆銜枚入廟正匶於兩

檻間有夷牀北首祖飾棺覆棺用文錦褚於其中加柳翣皆以木爲之皆衣以布布皆采翣有八龍二黼二黻二畫二柳在棺上曰荒旁曰帷帷即牆也畫龍其上設四池池如屋之承霤以木爲之亦衣以采布縣采繒於池下畫翟謂之容容外又縣銅魚於池下荒畫黼間以火火五列黼五列纁紐八以紐帷荒使相連屬荒頂曰齊爲五采加七貝翣在帷外皆戴圭戴以纁匶行則振容魚躍拂池匶車旁設披十二以木爲

之飾亦以纁軍士旁車持之以備傾側車上建綏設旐綢練杠加崇牙屬六引於車葬用柔日祥車用象路一乘曠左從車十二乘皆道車之貳謂之遣車即魂車也載苞牲於從共牲下體十二个明器畢備其墓地蓋方三百步兆方百二十步隧方十二步丘高十二丈樹以宜木百二十株雜樹盈墓地室上有抗木支土木從衡重之下承以柱旁土皆列木版上旁皆加以抗席席以葦又加附以帷幕用功布前爲門重之

以闕中央爲匶穴容合葬穴周木爲井椁植立之椁木以柏長六尺在穴中其端平於地皆方厚尺二寸椁內四周堙之以蜃炭匶路至墓門窆脫載除飾御匶由門而入先藉以茵縮衡敷重之茵著用茅茹之屬下匶用豐碑碑四用木爲之六紼六綍前後各一左右各二穿碑爲鹿盧役人負碑負紼擊鼓爲節而下下既正子親贈玉有幣置銘於棺上藏明器於棺四旁盈之加見見即文錦有褚者也椁上加木版衡覆之再加椁席上爲四阿阿中不虛阿上下四旁皆用蜃堙塗之塗車馬芻靈等分置於椁外窆畢下闕閉門扃之實土封之有後葬者啓而合葬焉葬畢反寢虞喪祭始死奠小斂奠大斂奠正棺奠殯奠朝奠夕奠朔月殷奠月半殷奠薦新殷奠將葬啓奠祖行大遣奠凡奠無尸奠後徹前皆斬衰與奠始虞作主埋重主用桑立尸九虞乃卒哭祭禮漸從吉祔易主主用栗入祖廟埋虞主練祭小祥壞廟易檐改塗大祥祥月禫

禫用吉祭猶特祀未配祥禫皆從祖附祭大喪始崩復楔齒綴足沐浴飯含襲小斂赴即日並行下達一也三日大斂五日正棺七日子受册命即位見羣臣然後殯七月葬葬日虞踰一日再虞又踰三日三虞又踰五日四虞又踰七日五虞又踰九日六虞又踰十一日七虞又踰十三日八虞又踰十五日末虞自始虞至末虞共七十三日至九月卒哭用剛日次日祔期練再期大祥祥月禫共二十五月而喪畢三年不吉

祭祖廟反主後時祭以饋食喪既闋春夏時祭猶從祖祔食必秋冬祫祭始遷廟而配也凡后之喪其附身附棺者亦可推也世子王子夫人命婦諸侯孤卿凡以下之喪以等推之理亦一也

詩章樂舞歌吹金奏第九十

天地之理充而爲氣動而爲聲形而爲容正氣正聲正容即理也皆自然而無不中和也詩者人心之所不能已也心有不能已言之而成文

其詩中正和平出於口節宣其氣播乎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無不合律而成聲應乎手足官骸皆有容也以其可樂故謂之樂歷代之歌舞是已不歌不奏不可以爲舞也以無節也歌奏無辭不可以爲樂也以無物也有辭無文不可以爲詩也以無體也風賦比興雅頌詩之六體也詩不合律非正聲也六律六同天地自然之正聲也聲出乎口應乎律不能無憑故必有八音焉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爲六十調歷代之詩皆有之矣監而擇其精故歌奏舞各有取以相配合也成者變也終也均者勻也平也成均之法制樂之法也國學之政莫重於樂也樂德樂之本也樂語樂之文也樂舞樂之形也九德之歌歌夏詩也九磬之舞舞虞器也奏九夏奏夏聲也九磬以成而名德以功而名誦聲合樂節曰歌口假器代歌曰歔詩聲寄於鐘曰金奏寄於鼓曰金奏之鼓幽詩七月也幽雅信南山甫田大田也幽頌載芟良耜也凡縣鐘磬半鐘磬十二俱全爲肆

八音第九十一

發聲而有物焉謂之音有物也者非無端而爲之也金稟秋成之精煉於火鎔於土淬於水出聲於木一成而不變無燥溼剝蝕之患其致用也最久故爲音之首石聲堅確難諧蓋凡物皆中空取音而石獨中實也土者塼埴之工炮燔之所爲也革獸皮也絲蠶繭也革絲皆生物之

爲堵全爲肆者十二鐘爲一堵十二磬爲一堵鐘磬十二俱全爲肆

郭中藏生意者木曲而有直體者也匏竹木之族也又皆生而中空者也古者伶倫取竹於解谷截爲十二筩以合天地自然之律然竹之生也有厚薄大小本末之不同久則有枯裂失常之弊周之成均以土爲之亦不能久則凡爲樂器當以金爲準矣

律同和合第九十二

六律爲陽聲之主也六同爲陰其聲助陽調陽與陽同功也總名十二律陰統於陽也陽聲黃

鍾爲子太簇爲寅姑洗爲辰蕤賓爲午夷則爲申無射爲戌陰聲大呂爲丑夾鍾爲卯小呂爲巳函鍾爲未南呂爲酉應鍾爲亥凡陰陽之聲以氣之對待言則以黃鍾蕤賓大呂函鍾大簇夷則夾鍾南呂姑洗無射小呂應鍾爲次以氣之孳生言則以黃鍾函鍾大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小呂爲次以陰從陽言則以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小呂蕤賓函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次以陰陽和合言則以黃鍾大呂大簇應鍾姑洗南呂蕤賓函鍾夷則則小呂無射夾鍾爲次陽順行而陰逆承之乃能致和而合陰陽之聲合之而和乃能諧和百物故大師合聲獨主陽順陰逆也天神主陽有精而無形故其聲必陽氣盛而神乃降地祇承陽質厚以生物故其聲必相生而祇乃出人鬼陽之餘陰之靈也故必陰陽之聲合而鬼乃格禮神鬼祇之律不用商商注肅少溫和也

正歲正月第九十三

春夏秋冬謂之歲晦朔弦望謂之月春夏秋冬天之四時自四立至四絕各擅之氣不能移易者也未立春不可謂之春既立夏不可謂之春既立春不可謂之冬未立夏不可謂之夏故卽夏時言之有方十二月而已春者有已正月而尙未春者有方三月而已夏者有已四月而尙爲春者正歲之法以侯氣爲準不能以月爲限此古今之所同也日爲陽月爲陰陰從陽月會日有會有離而晦朔弦望生焉一歲四時三百

六十六日足以盡日周天之度而不能窮月會日之數故必十九歲二百三十五月而後盡月會日周天之度也然歲功一周以成物爲務而月數盈虛不齊於是求正歲者又不得不先正十二月以爲歲而別加七閏歸餘於終以整飭之自有正月之法而三統之正又因之以分子當冬至陽生之中氣也丑當大寒歲功成終成始之中氣也寅當啓蟄人事東作之中氣也舉正不於中歲不能正也月亦不能正也則凡有

事物俱不可得而正也唐虞夏正歲曰載正月以寅舉中於啓蟄載再也一歲畢而再始也啓開也蟄伏藏也萬物辟伏藏而出也商正歲曰祀正月以丑舉中於大寒祀祭事也事神之禮一周也大寒沍寒也氣寒極而將回春也周正歲曰年正月以子舉中於冬至年文從禾千言千禾熟一周也冬至日南至也陽衰則日行就南而下至是一陽復南極北上而晝日長也凡言歲者舉天時重民事也凡言月者尊王正嚴官守也於斬冰獨言正歲十有二月者大寒當歲之終實爲治冰之始事下詳言春夏秋不可以季冬先之故變文言正歲之十有二月也

歲差第九十四

凡歲三百六十日不足分爲四時時各有九十一日有盈絀焉合四時分五行行各七十三日有奇有衰旺焉盈絀衰旺者發舒斂藏之氣之機歲差之本也故歷日七十三有奇而一行之事畢歷歲七十三有奇而日行之一度差七十

三歲有奇者二萬六千六百八十一日也即四百有四十五甲子之不足二十日也若歷歲二萬六千六百八十一而天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差亦周矣而天之事畢矣故曰亥者該也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即其歲數也蓋二萬七千者三九之數也三一而三三三而九三九而二十七陽數變化之極也凡歲之氣春極長夏次之秋又次之冬極短凡日之氣夏極長秋次之冬又次之春極短凡月之氣春極長秋

次之夏又次之冬極短故歲有差也日有差也月有差也而其差又各有不同焉知其差可以知其儆矣

原本第九十五

天有三辰地有五行是生萬物萬物並育患害出矣惟聖人建三才而立極使萬物莫不各得其所故禮也者所以節宣夫生物者也肇造於三皇五帝更歷夏商至周而大備其尊而溯之則曰典執而守之則曰法率而行之則曰道聖

人非能師心自用也因革損益有由來矣

同情第九十六

好惡者天下之大公然王有王之好惡諸侯有列國之好惡萬民有鄉邑之好惡好惡不通則且相戾而各徇其私即以一定之法强而致之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土訓誦訓匡人撢人掌交掌察四方達上下之情諭天下之故夫而後知禮也者猶平天下之規矩也先王之治天下也又有神明於禮之意焉

因勢第九十七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君臣之道始於宗法上古天地初闢生齒未盛民氣淳樸各宗其族各君其國老死不相往來者衆矣水土既平物害遠遁天下一統堯舜以禪讓湯武以征誅夏之嗣位不可深詳商每兄弟相及周尚父子相繼蓋世變日增則立制彌嚴也邦畿皆方千里而周則鎬京方八百里成周方六百里以兩合而成豈常拘於土中之方千里

哉立制有經乘時有要善持禮意者又貴因其勢而利導之耳

達變第九十八

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蓋諸侯世國童子而侯則不能無冠禮也什一取民夏以貢殷以助周以徹而龍子以爲莫不善於貢皆世變所爲也封建不可復而郡縣之分土而治其大小相維苟不廢治即無異封建也井田不可復而鄉亭之計畝而耕其邨落

相聚苟不廢耕卽無異井田也自天地之大歲時日月山陵川谷不能不歷久而變而況於致治乎善爲治者因其變而通之能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

厚生第九十九

草木逆生無知也鳥獸橫生無禮也惟人之生也直貴賤上下各當其位故聖王又制爲禮以厚之自一身之內以至一身之外所需者無不備也自一人之身以至一家一國天下之人之

身無不因其所知所能而使所需者無不備也是故禮樂射所以使人自養其生也御書數所以窮物類之性情形狀而使之各安其生也故士者天地之心生民之命也士民六藝通則德行日脩風俗日醇而生理日裕矣故天地以好生爲心人君以厚生致治

自强第百

人之所以獨靈於天地間者以能由禮也夫禮始於飲食成於男女變於賓戎極於喪祭而要莫切於治一身之官骸蓋答問進退兼乎人者也行立坐臥存乎己者也夫人之始生未能坐故先臥未能立故先坐未能行故先立君子坐必抱鼓立必磬折行則蹌蹌濟濟有趨走之節蓋坐者所以主靜於內也行者所以致動於外也立則動靜之交可爲可守之度也古之君子能坐不欲橫陳惡惰也故坐而隱几卽謂之臥衣冠而坐亦云假寐正終牖下則僕射扶坐於左右蓋坐卽臥也君子閒燕安坐正位居體所

以脩身也所謂抱鼓也者兩膝齊跪而股加於脛臀加於踵兩手張拱背膺前直則兩肱兩臂圓平內攝如抱鼓也夫是故足容以重手容以恭目容以端口容以止聲容以靜頭容以直氣容以肅夫是故立可山立行可山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也夫是故內可以養心養氣外可以知言知人也故易大傳釋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官指掌卷五終

六藝綱目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舒藝風先生吾鄞隱儒也甫十歲而宋社亾泣曰吾不可以有爲矣及長以隱儒名其堂嘗讀漢書至君子舒六藝之風之句以爲班孟堅先得我心因自號藝風病世之君子以六藝爲教僅學其略乃博采六藝集爲章句曰六藝綱目其子恭乃討論而注之凡二卷附者曰字原曰六藝發原又二卷斯書始刻者爲元至正閒錢良學其從子睿後序所謂武肅裔者是也東武劉燕庭刻本乃依據文瀾閣本余斯刻即依據劉本至朱笥河

盧抱經兩校本今不得見僅見指海本是否經朱盧審校未可知也然與閣本頗有出入刻既成更取校之刪爲校錄一卷余維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釋者曰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李恕谷著大學辨業一書解格物謂即學習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物吾鄉先生萬季野擊節稱是歎爲得古人先傳之旨余以爲格物之物吾鄉潘平格之解爲身與家國天下其說至當不必引鄉三物爲言然自鄉三物不講賓興之典不及六德六行本原既失世教遂微非惟形而上之道世鮮傳人即形而下之藝雲散風流擊磬播鼗羣焉去國春秋以來迄於今日先王之制蕩然矣遐方殊俗轉得挾其技能以制我中土夫禮失求野知我所短取彼所長固不足爲恥顧禮云玉帛樂云鐘鼓豈惟是形聲之尙射矢正鵠御範馳驅烏可蹈詭隨之論書數爲人生必需朱文公著諸小學者亦復學焉而不精遑論其尋至理哉今得藝風先生斯書既便初學之記誦更進而求其淵源所自參考古今異同溫故知新小學之基即大學辨業之資也豈曰小補願世之人無忽焉是爲序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後學張壽鏞

序

六藝綱目二卷

元舒天民撰天民字埶風鄞縣人是書取周禮保氏六藝之文因鄭玄之註標爲條目各以四字韻語括之其子恭爲之注同郡趙宜中爲之附注均能考證精核於小學頗有發明惟其中論六書轉注一門以爲轉注者乃轉形互用有倒有側有反有背今求其說若云倒省爲㬎反正爲乏雖本傳記然究屬會意字至謂尸爲側人匚爲側口則誤從周伯琦說文字原之論於制字之

意反乖耳至其九數一門以密術推鄭注頗爲詳至以之補正賈疏亦考禮之一助也恭字自謙號說齋宜中字彥夫其書刊於至正甲辰前有張翥胡世佐揭汯劉仁本四序皆未言及宜中附注事末有舒睿後序題戊申歲已爲洪武元年亦不及宜中則宜中疑爲明人其始末則不可考矣

案六藝皆古之小學而自漢志以後小學一類惟收聲音訓詁之文此書轉無類可歸今附錄於小學之末存古義也

鄞縣志本傳

舒天民字埶風嘗取周禮保氏六藝之文因鄭玄之注標爲條目各以四字韻語括之子恭爲之注張翥胡世佐揭汯劉仁本序之恭字自謙號說齋 四庫提要

案鄞志本傳僅據四庫提要極爲簡略考六藝綱目胡世佐序云比僑四明士友舒君自謙出示其先人埶風先生所作六藝綱目及性理字訓補遺二書云云是六藝綱目以外更有性理字訓補遺也而鄞縣藝文志未經著錄且曰僑四明士友是原籍或奉化

或非奉化待考也又案其子恭原序云先君生甫十歲而宋社亡曰吾不可以有爲矣及長以隱儒名其堂一日讀漢書至君子舒六藝之風之句撫卷笑曰班孟堅其先得我心之所欲乎因自號藝風同郡太博蔣公汝礪歎曰先生之號甚美矣先生博采六藝集爲章句以詔家塾識者翕然曰先生之美號斯稱矣是鄞志傳雖恭之序未見藝文志即以其子題詞爲序因失此段事實爰書於此張嶋鏞識

六藝綱目序

古者教人之法六藝而已周官大宗伯掌之六藝通習故士皆可用公卿大夫居則冠冕佩玉目理朝政一有戎事則出爲將帥介冑行陳文武兼舉而無不得其任者由教之有方而學之有其素也六藝今惟書算是用人亦罕習朱文公著小學書特表焉徒名存爾四明舒君隱儒也纂爲綱目子恭注之條陳詳解不啻折旋於儀文之間詠蹈於音樂之所司容於賓卿之次爲範於驅馳之地可謂明且備矣至正癸巳予目太學博士考

試大都至秋闈發策漢人問目六藝衆皆罔然叩簾語之尙弗達所答遺五得一舉二舛四終場無全策第曰試官困我舉人而已蓋目爲兒童之學而易之不知此成德達材之先務也鄞令陳止善纂此乞序刋行目惠學者學者既能致意此書按古禮目參今禮而知其數度損益之宜按古樂目證今樂而知律呂旋生之妙按古書目校今書而知聲形訓詁之文射雖禁而弧矢有其方御雖廢而驂駕有其法亦所當知也數則古今一爾果善乎此豈非博物之通儒哉舒君諱天民號埶風子恭字自謙號說齋至正甲辰冬仲月望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潞國張翥序

序

曩嘗授童子業或問目六藝略舉其綱答之次問所名之目記已不能悉又次問眾名所立之義記尤不能詳私竊病之欲纂集便觀竟未遑也自濂洛諸賢講明窮理盡性之學辭必成文文必綴字字必取義義有難知先儒或爲之說名曰字訓愚猶意有所未盡欲續之目足遺闕未能也比僑四明士友舒君自謙出示其先人埶風先生所作六藝綱目及性理字訓補遺二書綱舉目張類聚條析制度事爲具載其實詞意旨趣明著其

義皆四言成句聲韻叶諧便於誦記非徒可用爲啓擊童蒙之具雖老于學者得之亦足以備遺忘資講釋信有益哉吁人心不相遠愚也嚮嘗有志於斯未遑詎意已有先吾著鞭如埶風者乎三復起敬書此于卷首而歸之至正丁酉秋七月甲午前鄉貢進士徽州路儒學教授天台胡世佐序

序

先王目鄉三物教萬民而六藝已習於小學之時及夫世降教弛而六藝之所存者名耳學者又漫視之而所存之名仍復記之不悉語之不詳況能尋其至理之所寓耶識者病焉埶風舒先生乃推其名之所始義之所在綱目提其要目目譬其詳作爲六藝綱目類分臚列循文生訓句目四言使觀者便於記誦其子恭又加註釋指意原委儀物度數粲然明備於戲因是書而名之存者常接于目接于目則得於心得于心則先王之遺制或由之而舉豈小補哉至正二十五年十一月豫章揭汯序

序

人生八歲教目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此雖小學之事而世之擊蒙授徒者往往僅能汎舉其大概目語之而於衆目之詳已不復記臆覼縷析對必資檢閱而後罄焉此埶風舒先生六藝綱目之所由作也然聖人生而知之亦曰義理耳至於名物度數必待講學而明苟講之弗明弗措者於此編不爲無補朝列大夫溫州路總管天台劉仁本序

序

先君生甫十歲而宋社亡泣曰吾不可目有爲矣及長目隱儒名其堂旌厥志也一日讀漢書至君子舒六藝之風之句撫卷笑曰班孟堅其先得我心之所欲乎因自號藝風同郡太博蔣公汝礪歎曰先生之號甚美矣他日表章六藝其惟先生乎先生嘗病世之君子以六藝爲教者僅學其略乃博采六藝集爲章句曰六藝綱目目詔家塾識者翕然稱之曰先生之美號斯稱矣夫顧世之輯是書者多矣然未有若此之簡而明且句目四字尤便初學誠六藝之指南也請與同志共之由是繕寫者衆居無何先君下世手澤未乾嗚呼痛哉恭不能繼述徒爲人子遂忘固陋乃討論而注之至正甲辰夏邑令陳君止善目之達承旨仲舉張公公喜曰何見此書之晚也乃序其端有曰四明舒君隱儒也夫隱儒之稱豈偶然哉恭也一讀則三感慨爲重悼先君生不逢時抱恨而歿所賴遺墨有補世教復有字原亦學者所好附于卷後吁先君學而不仕非隱儒乎六藝之風自我而舒蔣公之期不謀而符今乃壽諸梓而惠後學其庶乎

可以無憾矣大丙午三月旣望男恭百拜謹書

六藝綱目題辭

維古設教閭鄉三物六藝居一蓋不可忽八歲蒙士初入小學先誦其文旋加攷索迨其長也則復游焉博極旨趣才惠可全顧諟六藝有條有理昔之學者无閒終始於戲虞秦典籍煨燼六藝樞要亡滅殆盡五禮六樂條目具存節文音調舉莫討論曰射曰御亦不易語執弓行車罔循軌度六書之品九數之計人生日用疇能或廢聖遠經殘風頹教弛師生授受滅裂而已時觀字學信筆而作校之古文十字九錯然則五者概可知矣

教或得人學无難稱士夫爲學學書宜先次則數也射御繼焉若夫治體禮樂爲急有國有家盡先教習後世沿襲惟訓孺子豈知大學實基乎是嗟我先君有感於斯纂集成章綱舉目隨恭也不敏黽勉箋注 新學習之庶知門戶

六藝綱目卷上

元鄞　舒天民埶風述

男恭　自謙注

同郡生趙宜中彥夫附注

六埶綱領

埶俗作藝非鄭剛中曰才有所長者埶也

許氏曰埶作埶種也从坴禾樹土之意从丮手樹禾之象工勢埶事猶農夫埶禾也因目爲埶之埶

附注埶種也从坴土凶也有耕耨之義丮古埶字埶者埶事農也天下之民目眸爲先故凡學業者皆曰埶

六埶之學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

六者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古之教小學者目此爲先也剛中曰禮樂之妙通乎天地亦名一埶何也蓋通禮樂之理者爲聖人爲君子若夫行禮之升降揖讓作樂之聲音節奏遠乎此者目埶名之可也

一曰五禮吉禮居先凶禮賓軍嘉禮終焉

二曰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濩與護同

三曰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繼爲剡一音閃襄與讓同

四曰五御一鳴和鸞二逐水曲三過君表四舞交衢五逐禽左御或作馭同鸞或作鑾同

五曰六書象形指事會意轉注諧聲假借

六曰九數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終於句股粟作粟衰倉回切朒如六反俗作朒者非句音鈎

先舉其綱後分其目惟爾小子留心孰讀

六埶條目

五禮見周禮春官大宗伯

五禮之目三十有六周公定制天子行之

吉禮事天地人鬼凶禮哀邦國之憂賓禮親睦邦國軍禮目同邦國嘉禮目親萬民也凡三十六條

公卿大夫下及士庶其行可平中有九節上下通行聖人設灋不奪民情

九節者若宮人鬼咨荒禹禮恤飲食會宗族及夫加冠賀慶之禮士庶可目通行也然目嘉禮親萬民之語觀之槩可知矣

夫禮也者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主敬而行秩然有序

朱子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陳北溪曰謂禮目節文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容儀見於外者則法則存於中者儀與文相應則與節相應文而後儀節而後則也言禮須兼此二者意乃圓備

禮之爲用莫重於祭字从示豊示乃神示豊其器也示與祇同豊行禮之器也音禮與豊字不同

一曰吉禮十有二條事鬼神示大宗伯職肆師佐之祭則受福故謂之吉

大宗伯掌禮之長官堯目伯夷作秩宗典天神地示人鬼三禮漢曰太常肆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玉帛齍盛禮所目事神致福

昊天上帝精意潔祀燔柴與牲及其玉帛謂之禋祀

天目形體言帝目主宰言郊曰天明堂曰帝目其氣之浩浩故曰昊天目其位乎上故曰上帝精意目言曰禋說文潔祀也玉蒼璧也象天之形色帛純素之物不加文采目質爲尚○昊俗作昊

日月星辰實牲柴上燔而祝之謂之實柴

星五星金木水火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起於辰止於巳曰壽星大火析木星紀玄枵娵訾降婁大梁

實沈鶉首鶉火鶉尾是也實柴實牲于柴上也

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柴牲並燔謂之槱燎

槱音酉○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飌師箕雨師畢積柴目燎曰槱槱積也○三者皆置牲于柴上加目玉帛燔燎而升煙所目報場也○月令立春後丑日祭

飌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城西南後漢目丙戌日祀風伯於戌地己丑日祀雨師於丑地牲用羊豕○剛中曰昊天上帝位爲至尊物无目稱其意惟致其精意可目言之故曰禋祀若夫日月星辰民所詹仰目其體同乎天不可得而親也必目氣臭而達之故用實柴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皆神之在天者也日月星辰麗乎上而照臨乎下所目次於天帝司中而下麗乎上而用事於人間不得目比日月星辰之尊目氣達之不必實柴故曰槱燎謂積薪目

燔不實牲體也或謂三台上台司命中台司中下台司祿又謂文昌宮第四星曰司命五曰司中何邪及攷之祭法王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戶竈此司命者乃七祀之司命司中者其七祀之泰厲與蓋人受命昌生萬物之命係乎司命人受中昌生萬物之生係于司中論者謂人之性正則中過則厲司中昌正言之泰厲昌反言之其實一也七祀之神其五者託體乎地故昌血祭祭之此二者託體乎天故昌槱燎祀之各从其類也二十八宿迭見四方昌示民時至於祀典則止及箕畢何哉昌爲示民時於上者其體无爲而散潤萬物者有及民之功非飄則无昌化成萬物非雨則无昌滋萌品彙有功於物不可不報所昌特祀之也先儒言禋祀有玉帛牲牷實柴有牲幣而无玉槱燎但只有牲然攷之經文於柴言實則見其用牲昌實之明矣至於槱燎則不見其有實牲之文然則槱燎者止於燔柴也與

附注今郡縣得祀飄師雨師及社稷之神其名山大川載于祀典者有司歲時致祭或奉上命特祭不在

時祀之數此天子望於山川徧于羣神之禮也

昌上三者祀于天神

祀昊天詞曰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見大戴禮公冠篇地示人鬼二詞未聞

社之與稷五祀五嶽貴於氣臭昌血祭之謂之血祭

社后土稷穀神凡建國必先立社稷壇墠蓋土穀國家所賴之最重而當先者也孝經說曰社土地之主稷五穀之長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昌爲社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中霤土也司人之堂室居處也門金戶木也司出入之神行水也主道路之神竈火也主飲食之神皆五行之小神而在地者各隨五行之主而祭之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山高而尊衆山之宗曰嶽五嶽東曰岱南曰衡西曰華北曰恆中曰嵩高五山國之重望鎮也配五嶽者江淮河沛四瀆也不言四瀆者省文也不言祭地者此皆地示也臭氣也陰祀昌血起貴氣臭也○剛中曰血所昌爲

歆神之始殺牲而先目血言者貴氣而不重味誠之至也社稷有功於人而神爲幽陰故祭自血始天子七祀此祭五祀何也蓋司命泰厲人之屬乎天者也目槱燎祀之矣此五祀者則屬乎地也五祀五嶽之神皆託於土故此三者同於血祭蓋血之爲物有象而非虛有形而非實物之幽也陸氏曰社祭五土之示稷祭五穀之神祭社必及稷目其全功均利目養人也○一說五祀爲五官之神四時則迎五行之气於四郊而祭之也○气象形氣許既反饔氣字也既

有气字何必舍正而從借音今从正沛俗用濟非四瀆之水也蓋濟水出恆山房子縣贊皇山而沛水卽沇水在兖州出王屋山東入海是也

附注王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曰泰厲門行適士二祀門與行庶士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杜預曰土正曰句龍在家主中霤在野爲社

祭於山林蘀牲于土祭於川澤沈牲于水各順其性目象其惡謂之蘀沈蘀周禮作貍俗作埋

山林川澤之於物則有蘀藏涵容之功所祭之牲則蘀之沈之順其性象其惡也

晉魏獻子伐齊目朱絲繫白璧投于河漢武帝河決之時則刑白馬沈璧于河此蘀沈之遺意也

四方百物所祭之牲桀裂其胷謂之䰞辜

桀陟格反因借爲桀黠字故加石作磔䰞拍逼反○桀裂牲於木上也䰞䰞牲胷也辜枯也䰞而登之謂桀攘周禮目䰞辜祭四方百物此年終之祭百神於蜡夏曰清祀商曰嘉平周曰大蜡此三者報会也○剛中曰四方百物則八蜡也祭及於百物仁之至義

之盡也四方異體百物異用其生也合聚其死也桀裂目象其分散之義也○八蜡先嗇司嗇農郵表畷貓虎坊水庸昆蟲農田畯也郵亭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爲邪舍田畯居之目督畊也

附注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貓祭山曰庋縣祭川曰浮沈祭星曰希祭風曰磔郭璞曰或庋或縣置之於山投祭於水中或浮或沈希散祭於地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目止風此其象也○蜡蠅胆也說文引周禮蜡氏掌除骴又借爲年終祭名曰大蜡者謂冬時無蠅胆潔亯之意故因其義就名之卽蜡氏掌

除骴之借義同也秦名曰臘臘獵也獵取禽獸以祭之名漢以火惠王故以冬至後三戌爲臘宋亦火惠亦以戌爲臘○蜡音乍俗作祰非

以上三者祭于地示

張南軒曰古者祭山川以其能云雨澤物爲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祀之實而交乎於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如此後世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封其地則失之矣

享于先王解牲骨體灌以鬱鬯曰肆獻祼

享俗作享鬱作鬱非鬱金芳艸也產鬱林郡鬯尺諒反肆音剔祼灌同○享獻也祭也鬱鬯以黑秬和鬱金艸釀酒謂之黃流其氣芬香條暢又謂之秬鬯蓋周人尚臭灌用鬱鬯也肆解牲體謂薦孰時也獻獻體體薦血腥也祼用圭瓚酌鬱鬯灌地求神時也亦曰降神郊特牲曰鬼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附注諸侯有九錫之命者然後賜秬鬯圭瓚以祭宗廟也

進以黍稷謂之饋食

饋食言有黍稷也先灌次獻血腥次獻孰次饋食凡祭皆然互相備也○剛中曰先王之制祭禮也不欲數數則煩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失孝敬煩則近褻瀆故有四時之祭又有五年三年之禘祫生則有合族之歡死有合食之禮緣生事死設爲盛祭是以有禘祫也

附注享祭先祖之禮自天子至於庶人但有豐殺耳天子孟月大夫士仲月庶人季月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春享曰祠品物不多誠主乎詞祠詞也若祝文之類

附注春田曰蒐蒐之言搜也蒐本茅蒐字搜索於茅蒐之中擇其牡者與無孕者以祭之獻歲發生之時不敢傷其仁而品物少故曰祠以言詞達其誠也

夏享曰禴百物未成其祭尚薄樂以旌誠

禴薄也易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前漢郊祀志禴祭顏師古曰煮新菜以祭禴與禴通以樂爲之主也

秋言曰嘗新穀既升薦其馨香

香小篆作香古作皀从白从匕白粒也目匕嘗米之馨皀也○百物至秋皆成可言者衆而目新穀爲主也

冬言曰烝水陸珍味巨細咸備孝敬之至

烝衆也祭統曰水艸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艸木之實會場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言

禮春夏蓋目少爲貴秋冬則目多爲貴也

目上六者言于人鬼

剛中曰春夏目蒐苗而奉祭祀時物方生可獻者寡故春目詞爲主夏目樂爲主尙詞者目言詞道意也尙樂者陽氣浸盛樂由場來也此目少爲貴也秋冬目獮狩而奉祭祀百物既登可獻者衆故秋目薦新爲主冬目備物爲主爲嘗者物初成始可嘗於是薦新穀也烝者物畢登皆可進也此目多爲貴也○又曰天在上而无爲目道交之而已故曰祀祀目言其道也地主生物目物接之故曰祭祭目言其物也人鬼則目人道事之故曰言言目物言獻之也然記曰郊血大言腥不獨祭地用血郊亦用也書言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則宗廟亦禋也不獨祀天稱禋記曰惟聖人爲能言帝則祀天亦言也不獨先王稱言焉其分如此者亦各目其所主者言之爾

二曰凶禮其目有五邦國有憂分裁救患是之謂凶

周禮目凶禮哀邦國之憂哀謂分裁救患也○剛中曰天子之於諸侯位雖君臣而情則父子未有子疾病痛苦而父不爲之憂者故邦國有憂則目凶禮而哀之

附注憂本作悉从頁从心俗用憂行兒也

國有死亡親者有服疏者含襚謂之喪禮

服喪服凡五等也含送死者口中玉也天子目珠諸侯玉大夫璧士貝衣衾曰襚蓋遂彼生時之意也又車馬曰賵貨財曰賻皆助喪之禮也凡知生者賵賻知死者含襚

附注親友死喪必有弔尉之禮弔者傷其死尉者安

其生

歲歉民病檄利補之謂之荒禮

穀不孰曰歉荒者人物有傷也大司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晉飢秦輸之粟是也○檄俗作散非

國有禍烖尉問行焉謂之弔禮

尉俗作尉慰非本尉斗字○禍烖謂遭水火之類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如何不弔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

道尉安之也有目歷其情也弔傷也愍也○弔从人持弓俗作弔吊並非本弔問喪而制字持弓目避不祥也

鄰國受圍將士敗績會財補乏謂之禬禮

禬古外反○績功也事也禬者會合貨財目補其不足也秋官大行人曰致禬目補諸侯之烖襄公三十年冬會于澶淵謀歸宋財定公五年夏歸粟于蔡是也蓋蔡爲齊所圍故也

寇作於外亂作於內鄰國救援謂之恤禮

兵作於外爲寇作於內爲亂外寇若衛與邢有狄人之難是也內亂若晉驪姬之譖申生衛輒之拒父是也恤憂也收也心戚然而慘惻之心哀痛而收之若己身之有患焉故於文心血爲恤故齊桓救邢曰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愚謂爲寇爲亂者則罪而治之无故而受既者恤之禮得其宜也

三曰賓禮其目有八親附列國是之謂賓諸侯來朝其名曰同

目賓禮親邦國蓋天子諸侯有賓主之禮焉諸侯皆

見於王故謂之同

春見曰朝猶朝之早曰朝之朝音潮

朝者欲其來之早也

夏見曰宗尊王之道

宗尊也欲其尊王

秋見曰覲勤勞王事

覲勤也欲其勤王之事

冬見曰遇不期之義

遇偶也欲其不期而俱至○愚謂諸侯朝王未嘗不

早不尊不勤也然三時之朝見而曰朝曰宗曰覲者其名雖殊而義則一也四時之朝諸侯胥會莫非相遇至冬而曰遇者何也○剛中曰冬則萬物歸根於時爲藏是時相見蓋取其解后之義也○儀禮疏曰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贄於朝受言於廟生气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扆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

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曰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亡

時見也者言无常期或有不服王將征討爲壇國外曰合諸侯而命曰事是之謂會

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殷見也者六服盡朝王亦爲壇委之曰政一其憲也是之謂同

殷眾也服屬也從也服從天子之事也六服王畿侯甸男采衛又王畿侯甸綏要荒

附注朱子曰眾頻曰同

時聘也者亦无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是之謂問○聘曰財爲禮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

殷覜也者一服之中朝之者希諸侯使卿聘曰大禮是之謂視

覜眺同視也○大行人曰春朝諸侯曰圖天下之事秋覲曰比邦國之功夏宗曰陳天下之謨冬遇曰協諸侯之慮時會曰發四方之禁殷同曰施天下之政

時聘曰結諸侯之好殷覜曰除邦國之慝○舊說時會殷同者諸侯非當朝覲之歲奔命而見天子之名也時聘殷覜者諸侯閒歲遣臣曰聘天子之名也○剛中曰聘則曰財爲禮其名曰問有問遣之意覜則曰見爲禮其名曰視有省視之意然曰王而問遣省視乎諸侯則於義爲順自諸侯而言謂問遣省視乎天子則其語不順也曰大行人之言曰時聘曰結諸侯之好殷覜曰除邦國之慝此乃王見諸侯之文也槩曰爲諸侯聘覜乎天子則與行人之文不合槩曰

爲王者之禮則又與大宗伯諸侯見王之文不合嘗合二官以攷之蓋聘覜之禮王與諸侯交用之故其名不異何以言之時聘殷頻繼於春朝夏宗之下則曰問曰覜爲諸侯問覜乎天子之禮也若以行人結好除慝之文例之則又是王者聘以結諸侯之好覜以除邦國之慝也人徒見古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皆臣聘乎君也遂謂君无聘覜乎臣之理殊不知小行人有曰王之所以撫諸侯者歲徧存三年徧頫五年徧省則王有覜禮於諸侯明矣然諸侯行之則曰問曰覜天子行之則曰除慝結好名雖同不害其爲異也天子之覜見於小行人三歲之制若夫聘禮則无傳春秋之時王臣來聘於魯者八此亦可以爲證

四曰軍禮其別有五邦國不協威以制之使歸于同是之謂軍

別彼列反後同○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以軍禮同邦國同謂成其不協僭差者使侯國相和同也

附注天五禮軍禮居其一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正月之吉帝正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中春教振旅平列陳遂以蒐田有司表貉中夏教茇舍之法辨名號之用如振旅之陳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勿之用遂以獮田惟中冬農隙教大閱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門郎過君表也致獲禽饁祭于郊獻言太廟○挾音浹同貉音禡同

同其義勇衆以成功謂之大師

剛中曰五師以爲軍以軍統師以師統旅以旅統卒以卒統兩以兩統五上下相統闘鼓則進聞金則止所謂同也楊氏曰行師之法其坐作進退以金鼓爲之節而不可亂左不攻左則刑之右不攻右則刑之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勇者不敢前怯者不敢後此大師用衆之禮也

平均地政憂恤庶民謂之大均政音征稅也

地官土均掌平土地之政目均地守均地貢謂徧天下皆均之不均則民患故大均之禮所目憂恤其庶民也王昭禹曰因地目出賦因家目起役地有肥磽而賦有輕重家有上下而役有多寡此所目恤其事也

附注均人掌均地政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凶札則无力政无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旬音均同古者用民力歲

不過三日

因田習戎簡閱車徒謂之大田戎俗作兵

捕禽獸曰田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王者至中冬因田而大閱蓋田獵之時有車徒旗鼓甲兵之事而大閱者東選練習軍馬之謂也司馬主其禮此教戰陣之法也

築城鑿池任民之力謂之大役

役土作也所目任民力之彊弱有司造作不止城池茲舉其凡

正其對疆合聚編氓謂之大對

正對疆溝塗之固目合聚其眾也對从屮从土从寸令諸侯各屮其土而守其法度也○王畿界五百里大國界方百里小國界方五十里編氓聯比百里戶口上于有司也一說謂諸侯侵竟則民庶遷逐不得合聚故以戎往正其對疆各安其所蓋地有定域民有常主也

五曰嘉禮其別有六欲親萬民近自親始上行下效其禮至善是之謂嘉

此目親萬民也因人心之所善者而爲之制易曰享者嘉之會也又曰嘉會足目合禮○剛中曰人君待宗族故舊與四方賓客同姓異姓之邦而曰親萬民何邪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人君御四海之廣安能家至而戶曉而使之相親睦哉躬行于上使下觀而化爾兄弟朋友男女賓客及同姓之親豈獨人君有之民亦有之也人君親親於上則民亦親親於下矣

附注嘉善樂也會聚親友而燕饗之亦必有樂而嘉

樂也字故从豈豈古皷字象形加聲俗作嘉

飲食之禮親睦宗族

人君有食宗族之禮雖親盡不異之所㠯親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孔氏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㠯姓而弗別級之㠯食而弗殊人道㠯親親爲大其禮則㠯飲食爲之主也殊食多少也

冠昏之禮親成男女

昏婦家也禮取婦㠯昏時蓋婦人会也冠昏言冠不言笄言昏不言因省文也○剛中曰冠禮之始昏禮

之本冠㠯成其德昏㠯親其情

附注冠禮人倫之所重者也近世人情尤爲輕薄子才數歲㠯冒爲戲因習至長視㠯爲常甚不知成人之道所㠯風俗不厚矣古者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字乃所㠯重其成人之道冠義曰適子冠于阼㠯著代也庶子冠于房戸外○士昏禮有六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迎謂壻摯雁往拜婦翁而迎婦來也孔子曰大昏爲大夫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又曰大昏萬世之嗣也禮記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賓射之禮諸侯來朝王與之射有賓主焉㠯親朋舊

剛中曰人君有大射有燕射有賓射大射者擇士取祭也燕射者與人臣射而飲也賓射者諸侯來朝與之分賓主之禮而射也蓋朝㠯明君臣之分而燕射賓射所㠯明恩也康成曰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蓋天子有友諸臣之義待之㠯賓而與之射見人君不忘故舊朋友之情好也

饗燕之禮饗有體薦燕有折且㠯親賓客

折首哲且古俎字从几足有二横木下从一地也象形因借爲語詞後人加半肉作俎㠯別之饗燕與㠯宴通○杜預曰饗在廟燕在寢諸侯曰賓諸侯之臣曰客待㠯饗燕之禮所㠯示隆厚之情也春秋成公十三年饗㠯訓共儉燕㠯示慈惠饗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㠯訓共儉燕則脫屨升堂折且共食酒行无算㠯醉爲度所㠯示慈惠也愚謂體薦㠯羊或豕脊左右胖俱用但去其近竅一塊而已兩肩兩髀兩脅凡七體折且或羊與豕每

用右胖帶脊脊取三體正脊脡脊橫脊前體肱骨離爲三曰肩臂臑後體股骨去髀離爲二曰肫胳脊三體短脊正脊代脊凡一十一體或賓衆則合升左胖八體目用之折俎之使斷胖半體肉也禮家目胖爲半體胖之言片也臑羊豕臂肫胳股也且薦肉之几也賓客朝聘之臣也肩前腳上節臂前腳中節臑前腳下節去蹄正脊第一第二節骨脡脊第三第四脊骨橫骨第五第六脊骨代脊肋前兩骨正脊肋中兩骨短脊肋後兩骨肫後腳中節胳後腳下節去蹄臑奴

刀反肫胳音純各胖音判

附注天子養老尊賢有饗燕之禮示隆厚也三代尚矣唐開元二年九月宴老者于含元殿九十目上賜几杖八十賜鳩杖婦人亦如之天寶元年頒鄉飲酒禮于州縣每歲十二月行之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許行于里社鄉飲酒義曰賓主象天地介僎象參焉三賓象三光四面坐象四時五十者立侍目聽政役夫主人者守令爲之坐東南盛德之仁氣也賓乃寄居年德高及致仕者坐西北尊嚴之義氣也僎輔主人者倅貳爲之坐東北介輔賓者次長者爲之坐西南三賓又次者爲之位在賓介之後又設僚友之位東西相向其餘仕與未仕者目齒序位兩廊又推識禮衆服者一人爲司正及士之習禮者爲唱禮贊相質明主人目下先舍菜于先聖先師退目俟速賓于庠門之外三揖三讓而升遂行禮焉樂作乃歌鹿鳴魚麗關雎等詩衆賓受獻降階將去主人命司正揚觶目留然後酌交錯無算禮成樂備主人拜送拜既畢而退禮樂備有儀式別錄

脤膰之禮祭肉分胙親兄弟國同其福祿脤是膰反

脤膰祭宗廟社稷及出師祭社之肉也天王所目分賜同姓同受其福祿也春秋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脤是也一說盛祭肉之器或但蜃形或目蜃甲飾之因名焉膰燔通炙炮肉也胙曰脤孰曰膰胙生肉也胙福也○剛中曰兄弟同姓之國與之共事先王而保其祭祀則當與之同其福祿惟祭祀之肉神所福也饋之遺之乃所目親之也

附注天子祭祀之胙豈止致于同姓而已哉異姓諸

侯及羣臣亦必致之矣大行人所謂歸脤目交諸侯之福是也若夫魯郊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行蓋惡其无禮也故諸侯大夫士祭胙亦然孔子於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此之謂也

賀慶之禮贊其有嘗賀則目物慶則目禮異姓之國昏因甥舅目此親之

嘗者若受命拜爵弄璋稱壽之類物者玩好幣帛羊酒也慶則目禮者禮文也目言稱頌之也或今詩詞啓事之類大行人曰歸脤目交諸侯之福賀慶目贊

諸侯之喜○剛中曰目脤親兄弟之國而異姓之國亦有之故天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至于二王之後亦有之故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于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皆不專爲同姓之邦正目歸脤爲生也情之親者因物目示恩情之疏者託言目見意故有可賀可慶之事則目言而慶賀之若夫慶賀之別則賀或目財而慶則專目言也觀行人言慶賀目贊諸侯不別同姓異姓而總謂之諸侯則同姓之邦非无慶賀要之目待異姓爲主而已

附注按說文慶行賀人也古者目鹿皮爲贄禮故从鹿从愛省愛行皃也若目大行人賀慶言之亦非止賀則目財而慶則專目言之意

六樂見周禮地官保氏下注

聖王爲冶樂由是作非爲己樂正教之興始于音聲音聲正矣血脈動盪精神流通心正而融宮音居中目總四方聲重而尊君之象也商音屬金金主斷制臣之職也角音屬木春物並生各有區別民之象也徵音屬火

萬物長茂皆成形體故配目事羽音屬水目物配之宮音動脾而和正信商音動肺而和正義角音動肝而和正仁徵音動心而和正禮羽音動腎而和正智已上並見史記

附注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樂有五聲六律六呂敝之於八音可目祀郊廟百神可目燕饗賓射然後化民成俗治天下國家莫不由樂之所致也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㕓取嶰谷之竹制十二律箭目黃鐘之宮生六律六呂目候氣鑄十二鐘目和五音而律呂起黃鐘九九之數黃鐘子之氣

長九寸圍九分積實八百一十分三分損一下生林鐘林鐘未之气三分益一上生太蔟太蔟寅之气三分損一下生南呂南呂酉之气三分益一上生姑洗姑洗辰之氣三分損一下生應鐘應鐘亥之气三分益一上生蕤賓蕤賓午之气三分益一再上生大呂大呂丑之气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夷則申之气三分益一上生夾鐘夾鐘卯之气三分損一下生無射無射戌之气三分益一上生中呂中呂巳之气三分益一上生黃鐘周而復始又有清聲四曰黃鐘清大呂清太蔟清夾鐘清呂和其音故每縣鐘磬十六枚蓋樂有隆殺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鐘磬縣於簨簴植曰虡橫曰簨鄭氏注明堂位云簨飾之以鱗屬虡飾之以羸屬羽屬又梓人職云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則於任重宜若是者以爲鐘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任輕宜於磬宜以爲磬虡故擊其所

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簨謂制爲龍頭及顧銜璧璧下有旄牛尾飾其簨虡鳥獸間閒口皆動頰須鱗屬之簨即業也是簨上大版詩云設業設虡崇牙樹羽○羸音裸同燿音哨顧音慳長脰皃鴻音洪肥大也頰音窟頰旁骨也

樂者樂也出于人心布于管弦詠歌舞蹈更唱迭和涵養性情蕩滌衺穢消融查滓以全和氣以迓風俗灋在成均屬大司樂樂德樂語以教國子乃以律呂五聲八音六代之舞以大合樂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弦迓說俗作絃移悅

見周禮成均五帝學名大司樂樂官之長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弟子焉俾有德者教之樂德中和祗庸孝友樂語興道諷誦言語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以聲也六呂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以聲也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而合六代之樂舞焉○夫樂之爲用其效大矣蓋奏之郊廟則鬼神來格賜之諸侯則邦國和協用之鄉射則萬姓雝睦

敔之宴言則賓客安寧四夷來朝作樂宴之則遠者
說懌作鼓舞之也動物鱗羽贏毛介五蟲也樂之作
動物猶擊石而百獸率舞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也
附注夫祭天神地示人鬼之樂而天神用圜鐘爲宮
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
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
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天神則主北辰而先奏是樂㠯
降其神禮之㠯蒼璧圜鐘夾鐘也夾鐘生于房心之
气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而布政之所出也地示

用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㠯爲羽靈鼓靈
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至日于澤中
之方丘奏之八變則地示皆出地示則主崑崙先奏
是樂㠯致其神禮之㠯黃琮函鐘林鐘也林鐘生于
未之气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
地神也祭人鬼用黃鐘爲宮大㠯爲角太簇爲徵應
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
大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
矣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㠯致其神而㠯珪瓚祼

神也此謂秋祫黃鐘生于子子虛危之气虛危爲宗
廟也○靁鼓八面鼓也孤特生者雲和山名靈鼓六
面鼓也孫竹竹枚根之末生者空桑山名路鼓四面
鼓也陰竹生于山北者龍門亦山名言天神六變地
示八變人鬼九變靈興大者易感小者難致故也已
上見三禮圖○成均學名周制天子五學東曰東序
西曰瞽宗北上庠南成均中學辟雝也學樂憙樂語
樂舞者就成均者兼祭酒之職也

黃帝之樂云門大卷蓋其盛德其出如雲民得簇聚阜
財㠯處萬物之名悉由是成云古雲字卷音拳本作卷
帝姓公孫名軒轅生時有云瑞故㠯云紀官命蒼頡
制字大撓作甲子容成造曆數隸首作算數伶倫造
律呂岐伯明醫術始作衣裳而舟車棟宇杵臼弧矢
网罟之類皆自此起樂曰云門大卷土憙王故曰黃
帝都涿鹿在位百二十有四年卷者聚民阜財之謂
唐堯之樂大咸咸池憙澤溥博无所不敔天下之物皆
蒙潤滋敔俗作施非
高辛之子曰陶唐氏姓伊耆火憙王都平陽樂曰大

咸咸池池敞也在位百年禪于舜○賈公彥曰云門大卷爲一故分樂而序之時更不序大卷蓋改樂名也秦始皇改大韶爲五行舞漢高帝四年改大韶爲文始故有改樂之法也愚意大咸亦然

虞舜之樂謂之大韶紹堯無爲巫拱而朝韶周禮作韶巫俗作垂又作巫

舜姓姚堯目二女女之目觀其內治遂禪目位土德王都蒲阪國號虞樂曰大韶紹堯之治无所作爲但巫衣拱手而坐朝也在位五十年

夏禹之樂謂之大夏平治水土功烈大著治平聲

禹姒姓佐堯治水有功能大堯舜之憲受舜禪金德王都安邑國號夏樂曰大夏在位九年著於國曰功及於民曰烈烈功之光且盛者傳世十有七歷年四百三十七

成湯之樂謂之大濩誅鉏凶虐護養黎庶

湯子姓名履舜命契爲司徒對于商十三世至湯伐桀而有天下因目商爲國號盤庚改曰殷水德王都亳○呂氏春秋曰湯命伊尹作大濩歌晨露韓詩外傳曰湯作大濩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濩護也湯之寬仁能救護生民也在位一十三年傳世三十歷年六百二十九

武王之樂謂之大武一著戎衣武功昭著

王姬姓名發棄爲堯稷官對於邰一五世至武王伐紂而有天下木德王都鎬國號周樂曰大武在位七年一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而武功成也傳世三十六歷年八百六十七○鄭氏曰此周所存六代之樂云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目明民其財言其德如雲之出民得目有族類大咸咸池堯能殫均刑法目儀民言其德无所不敞大韶言舜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目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伐紂目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夫六樂之名惟見于經至西漢而六樂之器猶有存者今不復見矣惟大武之儀備見於樂記又如周頌之武桓賚

酌時邁五篇皆爲頌文武之詩遂目爲大武之樂章也豈其然乎

六代之舞周備用之分樂而序祭鬼神示內輔王心外異貴賤上事天地社稷宗廟下目變化羣黎百姓人聞樂聲隨聲感見聞宮音者溫舒廣大聞商音者方正好義聞角音者惻隱愛人若聞徵音樂善好施若聞羽音整齊好禮已上並見史記

樂之爲德功用大矣惜乎樂章无所聞爾

周人備用六代之舞而大司樂分樂而序之目祭目

享目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云門目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目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目祀四望奏蕤賓歌林鐘舞大夏目祭山川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目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目享先祖○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或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不朱子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卽目樂教之乃使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旣无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又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朱子曰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動作這上面蓋爲樂有節次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情性○大司徒目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目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

之和六藝獨申言禮樂二事者蓋化民目禮樂爲急也故樂記云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皃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是故禮樂目治內外之急也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禮樂爲化民之急也故特言其詳

附注 自漢目降歷代帝王亦莫不有所制之樂如宋太祖至徽宗八君皆有之曰大定大文大明大仁大英大神大成大晟今遵用之目祀先聖者卽大晟樂

也○晟時正切訓明也

五射見周禮地官保氏注

夫射也者男子之事天下四方皆其所志

射義曰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呂大臨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類男子爲貴其配則天也陽也乾也可以服人而不服于人者也故天地四方之大皆吾之所有事不能則幾于非男子也故於始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也士無事而食不可故君子寧功浮於

食不欲食浮於功有事于天地四方而後敢用穀則功浮於食而無愧於食功无愧於食是亦男子之事故因射義而及之

射之爲字從身從寸心平體直持弓審固發矢合度乃能中的

射侯之中曰的的即正鵠也○射古作㪅又作躲小篆作射从寸寸法度準則也

與射者誰君與臣俱天子諸侯卿士大夫

天子射禮禮有三也曰大射者選賢士也曰賓射者待臣爲賓以同射也曰燕射者乃與諸臣射而飲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于天子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然後天子以射而選擇賢良而用之然大射賓射王與諸臣異其侯惟燕射之侯則同也異侯所以辨尊卑同侯所以一其歡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各繹已志觀其德行

大侯君侯也抗張也繹審度也○侯从厂象形从矢从人人在其後而侯其中否也

侯方十尺以希爲之皮飾其側的居侯中畫正與鵠正鵠二鳥小而捷黠射之難中中者爲俊正叶音征鵠姑沃反

正或作鵋題肩鵠鵋鵠皆小而捷黠射之難中畫布曰正栖皮曰鵠朱子曰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射義曰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梏也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

附注按三禮圖侯有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弓計二寸九十弓布九幅丈八尺七十弓布七幅丈四尺五十弓布五幅侯中一丈虎侯九十弓熊侯糝侯七十弓豹侯麋侯五十弓士豻侯五十弓畿內諸侯熊侯五十弓畿外諸侯之熊侯亦九十弓此祭祀大射之

皮侯也又天子有五正侯九十弓諸侯三正侯七十弓卿大夫二正侯五十弓並畫云气於側此賓射之侯也又有獸侯天子白質畫熊首諸侯赤質畫麋首又布侯者卿大夫畫虎豹首士畫鹿豕首不采地故名布侯與獸侯側俱畫云气並五十弓此燕射之侯上下同歡而見也凡畫云气用丹爲地丹淺于赤也天子三侯曰虎熊豹諸侯二侯維熊與豹卿大夫者其侯曰麋士則豻侯（豻音岸）

天子有大射賓射燕射諸侯卿大夫士禮有等差其

侯之正有三虎侯熊侯豹侯各㠯其皮緣其側此大射之侯也王五采侯三采卿大夫二采五采之正中下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采損玄黃二采去蒼白而畫㠯朱綠此賓射之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㠯虎豹士布侯畫㠯鹿豕熊侯之外則丹地畫㠯云气此燕射之侯

附注五采三采二采即五正三正二正

其射何爲畫㠯選賢三代射禮惟周備焉

王將郊廟擇賢與祭賢否莫知決於射禮

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㠯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也○澤宮名

附注司裘云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謂之皮侯即大侯也用虎豹熊之皮飾其側此天子將祀天地宗廟㠯射選諸侯卿大夫士之射也又卿大夫則供麋侯三禮圖云此謂王朝卿大夫畿內有采地者將祭先祖亦行大射之禮張麋侯君臣共射亦㠯麋皮飾其側又㠯皮方制其鵠其侯道亦五十弓

丈尺與王之豹侯同

諸侯大夫祭亦然乎射於射宮大射名同

諸侯大夫亦曰大射

附注三禮圖云畿內諸侯將祭先祖行大射禮近尊不得同於天子三侯但射熊豹二侯而已並五十弓畿外諸侯將祭先祖亦行大射三侯與天子同遠尊故得用三侯雖同而用皮則異耳謂熊糝豻侯也熊侯亦曰大侯侯道九十弓其卿大夫助祭所射糝侯糝雜也雜侯者㠯豹爲鵠麋爲飾下天子卿大夫故

也其侯七十弓侯廣鵠方丈尺與天子熊侯同士助祭所射豻侯目豻皮飾侯亦方制其鵠其侯道五十弓方廣與天子豹侯同按上文云諸侯侯二者幾內之諸侯也今依聶崇義所定禮圖有五十侯而說詳矣略見前注

復有一義天子射中服諸侯與諸侯射中服卿大夫由卿逮士射中其的獲對侯爵得名侯者義取此也

王朝禮朝聘之禮者所目正君臣之義也諸侯服於悳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爲諸侯不修法度不服

悳義故目射禮選其德行儀禮注曰尊者射之目明不寧者卑者射之目求爲侯也

粵惟射禮惟王爲備謂具三侯也

王既射畢虎侯徹只諸侯而下各張其侯次第而射皆奏樂焉射必作樂樂必奏詩俾其射容比於樂節升降疾徐皆欲合度天子之射樂奏騶虞諸侯之射樂奏貍首此逸詩也

卿大夫者則奏采蘋士目采蘩

發而不中反求諸己下堂而飲不勝愧恥飲罰爵者自諸侯降

其射之所王大射在郊賓射在朝燕射在寢諸侯大射於國之郊賓於國燕於寢卿大夫庠士序○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其射之義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目言中此可目觀德行矣射之爲言繹也各繹己志也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祭侯之禮

目酒脯醢祝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爾曾孫諸侯百福

附注射禮惟天子爲備大射尤重天子射畢徹虎侯次諸侯射次卿大夫射各張其侯奏其樂凡射令人去侯所立于後目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欲必中也服不氏目旌居乏而待獲中則揚之○春官大射王出入奏王夏及射奏騶虞又曰凡射王目騶虞爲節諸侯目貍首爲節卿大夫目采蘋爲節士目采蘩爲節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

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射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義所以明長幼之序也○乏藏矢也形似小屏風言乏者矢至此乏匱而去也爾雅云容謂之防是也三禮圖云其制從廣七尺以牛韋柒之周禮春官車僕大射共三乏注一名容用皮爲之王大射張三侯每侯有乏使持旌告獲者藉以蔽矢也又鄭樵通志正乃射侯正以受矢乏以藏矢

矢貫其侯鋒鍉見白謂之白矢鍉又作鏑並音的

鋒鍉矢鋒也又曰鏃

前發一矢三矢繼之謂之參連

射必四矢詩曰四矢反兮

羽高鏃低去剡剡然謂之剡注鏃子木反

君與臣射臣退一尺謂之襄尺

四矢貫侯其形如井謂之井儀

本注白矢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襄尺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井儀謂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孔氏曰射之所起自黃帝易繫辭云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虞書云侯以明之則射義見于堯舜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射蓋一執施之甚衆隨時舉用

天子季秋乃教田獵至于孟冬命將講武並有射焉春秋二仲獻其弓矢命學射者試弓以射習乎武事

夏官司馬司弓矢之職仲春仲秋獻弓弩矢服頒弓以授學射者蓋令試弓習武事也

春王元日上功上齒於是射只

王制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率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州之長官則於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

序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

武王兵罷散軍郊射但主中的不尚貫革

民无射禮田獵分禽張皮而射不設侯也

頑愚之人其心不正侯以明之善惡乃定
先王設射蓋有深意觀人之術於斯爲至豈期後世此禮遂廢

附注士庶鄉射之禮地官鄉大夫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和謂發而中節也容謂動皆合禮主皮不失正鵠也和容容體比於禮也興舞節比於樂也又曰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學宮有射圃今廢之矣

五御

升車執轡驅馬疾徐是之謂御御之爲字從彳從卸彳者行也卸者解也或行或卸御者之職一車四馬四馬八轡兩轡納觼六轡在手欲其調習不失其馳彳丑亦反卸史夜反觼音決

車輪輿總名黃帝所造引重致遠行於平陸車尺遮反蓋車中可以居人又作斤於反韋昭謂自漢以來始有居之音愚按易睽卦詩北風并已作斤於反押韻矣轡馬韁也一舉足曰彳停車解馬曰卸四馬八轡而驂馬兩轡納之于觼故惟六轡在手也觼環之有舌者置于軾前以繫驂馬之兩轡也○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无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古之善馭馬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見孔叢子

附注御者六藝之一也少者賤者之職也周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此馭之最尊者凡馭路行以肆夏趨

以采薺凡馭路之儀以鸞和爲節天子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又有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路輅同薺荠同

和鸞二鈴節車之行和在軾上鸞在衡上馬引車行鸞和音響合乎節奏曰鳴和鸞

左傳錫鸞和鈴注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上此田車也若乘車則和在軾鸞在衡車行則皆有聲焉節奏謂音調作止高下緩急之度夫車馬之行不疾不徐則鸞和之聲自合于度所以爲難也錫音

羊馬頭飾也本作鍚鑣馬御也京山程氏曰和鸞皆鈴也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所以節車之行鸞在衡上近於馬和在軾上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卽軏也軾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伏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節節奏所以使之皆中節若車行速則不相應行遲則不響若雜然都響皆不合此節奏陸農師曰雌曰和雄曰鸞赤色五采鷄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山海經曰上古鸞輿順動此鳥集於車上雄鳴於前雌鳴於後後世不能

致作和鸞以象之見埤雅

水勢屈曲車行隨之曰逐水曲

謂御車隨水之屈曲而不墜于水也然此无明文可攷

天王大閱教習戰法對植兩旗以謂之君表表廣於車僅容二握君表中間則置一闌別植兩旌其門爲和吏卒車從出自和門乃對君表疾驅而入全在御者中而不偏入則无礙曰過君表植直吏反表从毛火

大閱者春教以鐃鼓夏教以號名秋教以旗勿至冬

豐除則合三時所教者而大習乎戰陣之法也旃旌旗名褐纏旃以毛褐纏旗竿之表相聯似門也闌以葵纏質置於君表之中以爲門闌也質木椹其制未詳析羽爲旌注施于竿首也名其門爲和者使衆心皆和睦也傳曰師克在和儀禮經傳通解曰田者大艾艸以爲防謂田獵者必大蒐殺野艸以爲限防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舍其中者謂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閒止舍也其防之廣狹无文褐纏旃以爲門者謂旣爲防限當設周衛而立

門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闢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葵纏質以爲闌者又以葵纏椹質以爲門中之闌闌車軏之裏兩邊約車輪者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閒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田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旁旃竿及中閒之闌則不得入所以罰不工也○愚謂執綏使馬引車要步驟通中御之法皆不易也竊意

過君表爲尤難耳然中原之人自小習之誠爲易事其入表之時兩服兩驂從容中節全在我之掌握於兩旁之旗竿與夫中閒之闌彼此並無妨礙此御之長也語曰習慣如自然此之謂也愚嘗聞君之正朝其中門則有闌蓋限羣臣出入不得由乎中門也若夫君表之設則天王因田獵而大閱之時立兩旗目爲門門之中亦設一闌闌謂目毛裘纏質而用之然質之爲物目木爲之高低大小其制未聞而目毛裘纏之亦所未喻程氏謂質若斧之錐頭又云用刑之

椹于此卽刑人之斧質也又云古者門之當中用一壁尺壁尺者意若今當中拒門長櫃之類而朱子謂後世只用石墩然制與名雖不同而皆謂之闌且古今闌之制度不同而程氏云云又若此其多學者疑焉故妄意解之○闌作臬乃射之準的也俗又作槬槊並非

十字之街轉旋其車應于舞節曰舞交衢

周禮注曰謂御車在交道車馳應於舞節也○補注程氏曰如今十字街模樣若轉過者一邊須要轉得合箇舞底節奏熊氏曰鄭詩兩驂如舞亦言御中節然无交衢明文可證

禽獸在右驅車使左便君之射曰逐禽左

御者若遇禽在右邊須要驅車過左目便君之射秦詩公曰左之是也蓋射必中其右乃爲中殺曰禽而不及獸者目禽者鳥獸之總名也又凡可禽者皆曰禽○本注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目射之也○程氏曰逐禽左亦是難事若禽在右邊須要驅車過左目就主人之射若禽在左邊則

射不得了○公羊傳曰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達右耳本次之射左膘達之于右骼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三十焉其餘目與大夫士習射於澤宮者蓋中心而速死者上殺也目爲乾豆遠心而死緩者次殺也目待賓客中腸胃汚脖而死尤緩者下殺也目充君廚面傷不獻爲誅降也不成禽不獻爲殀夭也擇取三十每禽擇三十而乾豆賓客君庖各十也

射禽必左亦分三等能合厥度爲射之正

射自左膘達于右腢中心速死是爲上殺目爲乾豆薦之宗廟（膘曹沼反脅也腢牛口反又音顆義同膊前今曰肩頭）

射自左膘達于右脾遠心死緩是爲次殺目待賓客

射自左膘達于右骼中其腸胃目汚其脬其死尤緩是爲下殺目充君庖（骼音格骨也脬皮交反卽膀胱水府也俗作胞非）

獲禽雖多擇取三十宗廟而下各目十焉蓋不多取惟正之供三殺之外餘禽誰取習射士夫皆蒙賚予

射禽有上中下三殺之殊而學者多不能記故先人亦集成章句目附于後便童習云

六藝綱目卷上

六藝綱目卷下

元鄞 舒天民執風述

男恭 自謙注

同郡生趙宜中彥夫附註

六書

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

上古聖人曰伏羲氏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始畫八卦乃造書契爰命朱襄六書是啓以代結繩文籍生矣黃帝史臣倉頡沮誦復廣六書大哉功用

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迹之象博采眾美合而爲字卽科斗字也（語出書斷）

附注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乃命飛龍朱襄造六書黃帝史倉頡與沮誦廣伏羲之文更造六書是爲古文又名科斗書用漆寫則頭大尾細形似科斗亦名漆書至周宣王太史籀增益成字名曰大篆亦名籀書秦李斯或存其八分去其二分名曰小篆擅行於世程邈又變大篆爲隸收於佐隸便於官府故曰隸書漢之王次仲乃目隸書變於八分今

俗呼爲隸非也楷卽今隸亦由古隸之變也

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孳生不已故謂之字文有母子主類爲母從類爲子象形爲文指事會意轉注諧聲是爲字也曰假借者本無其字借而用之文字備矣書者如也以其所言著於竹帛能如人意故謂之書

文言其形字言其孳書言其用藝之至也

古未有紙編竹簡而書之或書於帛帛亦謂之紙前漢皇后紀有赫蹏紙世謂始於後漢蔡倫非也蓋至於蔡倫制造然後紙之精好爲世之寶和帝元興元

年奏上之○蹏本作蹏

六書之學儒之本也師教生習是爲先也人亡世降書法無傳俗儒授業孰探本原

能明其文可通於詞詞既通矣可得其意明經考史皆本於是天下事物莫有加此

五方之人言語不同名稱不一文字不通聖人既出協其名聲同其文字歸一而已

制字之原先序其聲次文及名三者既具制作之道得其所矣聲爲易也形而上者文爲会也形而下者夫聲爲經既圓且備文爲緯也方而不足

訓詁之士因文求義蓋知之矣因聲求義殆未知也文字之用諧聲最博假借次之能因其聲以求其義文字之情方能盡矣蒙士入學屬諸瞽史史正書名瞽協聲音聲以耳治書以目治瞽史協修耳目之政不爽矣夫夫文也者猶八卦也文字之立字乃孳焉因而重之是猶八卦爲六十四假借以通觸類而長知六書者幾於易矣

六書之中天文地理人事物則悉皆備矣載籍之興肇

乎文也文之妙用其大矣乎已上十條並戴氏云

一曰象形畫成其物隨體屈曲

附注此後六書之法但各舉幾字耳餘可類推

天文之形惟日與月若云及星

日太陽之精正圓而不虧月太陰之精多虧而少盈故於文缺者爲月○山川氣也小篆變作云後人加雨作雲非形也萬物之精上列爲星又作○小篆作曡從晶光也生聲也

地理之形山邱水田畎澮厓同同古螢反

巛山峯高起之形小篆作山巛巛四方高中央下從一地也巛巛即坎卦側流之形田从口从十象畺畔阡陌巛水小流也又田間小溝廣尺深尺謂之巛小篆作巛隸作畎巛田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曰巛溝洫之所會也隸作澮巛雙桓標界之形古文作同隸作垌林外曰垌巛古川字巛古澮字巛古畎字巛古冂字

附注魯頌駉駉牡馬在垌之野案駉本作駜垌作駉駉牧馬苑也今詩語作駉與垌二字合正

人品之形惟人惟大有臣有子

八象行大之形大即人也象正大之形臣象事君屈伏之形卩李陽冰曰子在襁褓中兩足併也古作巛巛髮也○天地之性人爲大故臣子之事君父大倫之首也然此四字雖舉其形又兼其義

身體之形身首耳目手足卩厶卩下音節厶音私

臾申也象側立形從人從申省亦意兼聲今隸作身

首頭面也上象髮古作首小篆作首小象臂指之形臣象鄰脛跟趾形巳骨節也後人通用節○男子勢也又音鳥又象鼻形了字从此倒亦已字子字之本也

艸木之形艸木果瓜不木巳𦍒不音孚木匹刃反巳胡感反

艸從二屮屮尺列反音徹即古艸字見漢書俗作草

屮象支干形果木實在木上形瓜象蔓實形不𦍒下跗鄂也詩鄂不韡韡屮麻片也𤕌枲麻枲从此巳艸木𦍒吐而未發者也𦍒象𦍒瓣專蕤蕤之形下从丂象不鄂也後人加艸作蕚

附注草說文从艸从皁自保反櫟實也周禮山林植物宜皁物詩既方既皁草與艸同非皁字也許氏偶失之案櫟實即橡栗之類篆作𣏟下或从甲六書故可攷其房可染黑因名黑曰皁

禽獸之形朋鳥燕隹牛羊鹿馬朋古鳳字隹作雛

鸞瑞鳥也象曲頸舒尾之形借爲朋黨字後人作鳳从鳥从凡聲鳳飛禽長尾者總名俗作鳥𦣞玄鳥也

象鰣鯊魚尾丞趐之形隹鳥之短尾者總名半象角尾之形半象頭角足尾之形𤣥亦象頭角足尾形焉

象頭鼠足尾形○鯊俗作鯊非

龜虫易豕它巴龜魚蟲之形也龜謨杏反它古蛇字

黽黽也象大復之形𠃊蝮也音虺同博三寸首大如擘指易蜥易也一名守宮俗書作蜴豸無足蟲也丈尒反它象屈曲形巳食象蛇也中从一徐鍇曰一所吞也楚詞有巴它吞象厥大何如或云長千尋黽象尾足甲形𠃊象頭尾鼎之形

附注黽俗作黾非又借音閔勉也蠅字以此象其腹之大也虫本古蟲字音借作虺字後人从二虫今偏旁从虫者皆蟲字之義易俗作蜴與周易字不同从日月爲易豸本獸長脊長豸豸然之形借爲虫豸字亦

象形俗與鷹同非豹豻等字从之

弓矢舟車午臼鼎壺器之形也

弓小篆作弓古者僊作弓㠯射自近窮遠夷牟作矢象鏑括羽形𠃊黃帝二臣共鼓貨狄刳木爲之㠯濟不通小篆作車尺遮反叶音居中春米具因借爲午未字故後人加木作杵象形雍父作午臼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器也盦昆吾所作上其蓋也

囱戶宀門宮室形也宀音綿

囱俗作窗牕並非古作亦竈突也半門曰戶八交覆深屋也古作八戶从二戶相合囱又音悤

衣帶巾巾服飾形也曰音冒

㐅依也身之章也胡冑所制帶象系佩形帶必有巾故从重巾巾从冂从二其飾也俗作帽非巾从冂从一象挂而巫之形記左佩帨帨即巾又因以裹頭亦曰巾

凡此十類謂之象形

全一文爻口勹丸交是象其皃全它頂反一古本切口音圍勹音包丸音丸交古交字

全物出土挺生皃本作全徐鉉曰人在土上挺然而立也一上下通也文畫文交錯也爻交加疏通皃口環繞也㐅曲形有所包裹也丸鳥疾飛而羽不見皃爻參錯皃从大而交之亦象交脛之形又相與也

附注全善也正也从人在土上土能厚其生亦會意

口四方也大則周於天下小則邦域區別也爻又易爻變動交錯也勹又胎衣也後人作包象子在勹中之形俗又作胞

自一至十廿卅與卌是象其數廿日執反卅蘇沓反卌息入反

一二三三與四同又古文作乂數之中也象數之交後人加二作又指上下天地乂與午同意交午定四方中央之位屬土九七八六奚變於六正于八七易之正也九易之變也廿二十并也卅三十并也卅四十并也

附注六从一當五从一所以成古上字加八以別之八亦奚數次於六也七从一當五中曲之當二八四偶也左右當四九从一當五中从乙當四亦八字之半也十从二畫各當五亦乂字之仄也

人丿厶厂及其ナ七是象其體丿匹茂反乁分勿反厶古集字厂余制反ナ七

占左右字

厂右戾也象左引之形徐鉉曰其爲文舉首而申體也乁左戾也厶三合也厂厂而不舉首象曳引之形屮左手也又右手也戾音劣曲也曳胡結反引也

附注丿乁左戾右戾也與厂乁不同厂古曳字余制反乁流皃音移丿乁二字合之成乂字古刈字象形ナ七古隸作ナ屮今隸借左右用之左右本去聲因借所轉俗又加人作佐佑以別之

兮亏乃欠无弓只兌是象其气兮今作乎无音既兮語只音止兌音悅同所稽也象气越亏也亏於也象形之舒从丂而通之从一平之也小篆作亏誤了象兮出之難所㠯爲難詞也𠬝張口气悟也从气从人口上出形𠬝飲食气逆不得息也从反欠弓象气上越揚之形只气下引之形兌喜樂也从人口八八象气之分㡀也借音爲卦名又借用說字周氏正譌云古文用兌俗作悅非

牟芈轟彭是象其聲坐音米

牟牛鳴也象其聲气从口出芈羊鳴也象聲气口出

轟羣車聲彭从彡象擊鼓之聲彭彭彡音衫又音鐵

附注牟牛鳴气自𠯑至於囟其聲應黃鐘之宮達於上也故告字从牛祀天牲用牛亦此意芈俗作芊非又楚國姓彭从豈古鼓字轟从三車亦會意也𠯑音皮膍也囟音信頂門也

惟𢘅與𢘅是象其屬

𢘅俗作亥非十二辰皆假借惟𢘅𢘅二字爲正夾漈曰蓋巳亥无同音之本故无所借巳不可爲也象它之形而爲巳亥不可爲也象豕之形而爲亥而陸農

師埤雅引說文曰巳象它形亥象豕形蓋一易生於子至巳而六易備一會生於午至亥而六會備故二字皆象形也或者不取此說明者詳之

附注周氏正譌云巳侣也嗣也象子在包胎之形人之裹妊自子至巳形具故巳與子相類舊說以爲象它形者非愚案人生於寅與一月爲胚卽正月也三月爲胎四月形已成至十月而生子也故亥字从二人一男一女从匕孕象裹妊咳咳之形故能生子因借爲十月之屬而周氏云巳在包胎之形是矣自子至巳之說乃是气至極之道非謂人生於子也夫巳在胎未生之形至亥巳生之子也蓋寅爲人統若以理槩論之而人生於寅則可矣

凡此六類亦象形也

二曰指事直箸其事一見可知箸陟慮反明也俗作著

一進一上一退一丅上丅字也一上丅通是爲中也目左右視是爲眙也眙其遇反

一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逗一地也眙驚遽顧瞻之皃

附注上丅小篆作上下中从口从一一音袞

旦夕卬引广大爻爭甘音亘尹广音危爻皮小反音熹上聲亘音宣

旦日出地上也夕从月半見也卬直之也从臼从一兩手持直之上也古作昂凡物由屈而申也引開弓也从弓从一指矢亦發遠之意尸在高而愿也从人在厂上高險之意大从大人也人大地上也爻上下相付也从爪从又爪覆掌也與受同意爭兩人用手敓也从爻又从丿古曳字甘味旨也从口中从一音

聲也从言从一指其聲音在於言節於外亘上下指天地中卽回字回所以發亘天地之气尹治事也从又手也从丿握其事也敓音奪同

若是等字皆指事也

三曰會意比類合意目成字也

合二毋者二木爲林二火爲炎二人爲从

合三毋者三木爲森三火爲焱三人爲众炎與焰同众與衆同

毋子合者一大爲天一土爲王

天至高無上之名故一大爲天字王道德能一下土

者則可王天下矣

附注說文引孔子曰一貫三爲王董仲舒曰三者天地人也

中心爲忠如心爲恕

發己自盡爲忠推己及人爲恕

人立爲位人言爲信

人所當立之地爲位言語以實之爲信

女帚爲婦子系爲孫

婦人以洒埽爲先而後主中饋子之子曰孫系續也

徐鉉曰孫遜也子道遜順當續而行之故子系爲孫

劣乃少力曾乃亾目亾音無

目亾瞳子曰盲

陟則步自陟則步水

步从止从少自俗作阜

若此三類皆爲會意

四曰轉注轉形互用有倒有仄有反有北凡四類也考

老者非北古背字

六書惟轉注難曉世皆以考老爲是莫有悟其非者

先君改而正之未審後學以爲何如

附注轉注者如仄山爲自倒屮爲帀反人爲尸反仄爲尸也會意考老爲凡等字是也老从毛从匕毛髮變白也會意考老也从老省丂聲也豈可謂之轉注此許氏之誤後人相承耳及六藝綱目之書出一埽千古之謬學者之委與北篆作𠤎从二人相背形凡俗作凡非

帀𠬝了斗倒轉注也帀俗作匝非𠬝古堯反斗古殄字

帀艸根周帀也从屮倒𠬝斬首倒縣木上也从𠂤倒了胚胎之始也从厶倒亦象形借爲了訖字斗从人

倒厶音私見前象形篇

尸匚自阜側轉注也匚古方字自俗作堆

尸仰臥也从乃仄俗作尸非匚器之方也从口仄阜

土山也篆作𠧪从屮仄之形隸作下在左者是也在

右者邑字也自篆作𠂤屮仄口口犯反開口皃屮見

象形章八古隸人字也

司匕匝丑反轉注也匕與化同匝普火反丑俗作乏

司臣也从后反君后南面而臣北面事之人死爲匕从

八反匝不可也从司反丑藏矢具也从正反正受矢

者反而爲卩借爲匚之字○丩字已見上

附注匕一云僊匕而去也故眞字从匕僊人登天也

後又加人作化同

卪𠬝之類北轉注也卪俗作卯非

非開門也从門反北之象因借爲寅卯字𠬝从𠬝反

北之象古拱字今隸作廾

附注卪今隸作夘卯本君卿字相向制事之象叹今

隸偏旁作廾六如弈與等字是也𠬝隸字偏旁亦象

相類如攀樊等字是也

五曰諧聲五書有盡諧聲无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目

事爲名取譬相成先立字母目定其體後附一子目諧

其聲觸聲成字不可勝舉江河之類左形右聲

如金則銀銅木則松柏火則煇煌土則城垣等字極

多不及備載學者宜以類推之

鳩鴿之類右形左聲

如剜剔歡欣翺翔之類是也

蘭蕙之類上形下聲

若景星雩罍宇宙笙竽之類是也

婆娑之類上聲下形

若堂基聾瞽衾裳之類是也

圍國之類外形內聲从口音圍同

若匡匪表裏街衢之類是也

問聞之類內形外聲

此類尤少○目上六類並見周禮賈疏曰書有六體

形聲寔多

目上六類皆曰諧聲

釐薆疑孳若此之類子母同聲釐薆並里之反

釐薆並从𢆶釐蒙福也又與禧同漢書祠官祝釐是

也陳楚之間謂雙產曰薆又寡婦也疑从子止匕矢

並聲孳汲汲生也𢆶許其反

附注疑篆作𢍰惑也从反匕徐鍇曰止不通也反匕

之幼子多惑也亦會意

仁主瞿筑若此之類母主其聲瞿音句筑音竹

仁心存全慈也从人从二二天地也人與天地同心

主从丶鐙中火主也下象鐙之形瞿師曠禽經曰雀

目睛瞿今雀俯而啄仰而四顧所謂瞿也从眔从隹

說文鷹隼之視也筑目竹曲爲五弦之樂也从巩持之也古主字巩音拱

附注仁字从二者即天地也人參於天地而與天地同心則仁矣如亘亙亟字皆天地也

廟祏祫禘婚娶賀禮惟此之類聲兼其意祏音石

廟尊先祖皃也祏以石藏廟主也祫總祭其先无閒遠近禘大祭也周禮三歲一祫五歲一禘婚已見嘉禮條古作昏娶取婦也賀目儀物相奉慶賀也禮事神之文也

目上三類亦屬諧聲

六曰假借夫書之法象形爲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轉其注注不可轉則屬諸聲至於聲也無不諧矣五者不足假借生焉其例若何謂原它字依聲借用有有義者有無義者

蕭楚子荆謂目一字轉其聲而讀之皆有意義如長短之長轉爲長幼之長是爲轉注或者取之愚獨目爲不然信如其論則假借一條無用矣六書當改爲五書乎

多財曰賢而爲賢良食餘曰饒而爲饒衍蔓本藤屬而爲滋蔓果本木實而爲果敢戚本斧也而爲親戚純本絲也而爲純粹

賢从臤聲貝義也饒从食義堯聲也蔓从艸曼聲也果已見象形章戚从戉未聲也純从絲形屯聲也論語今也純儉謂用緇爲冕臤與賢同未音叔豆也戉音曰

附注賢良之賢本作臤从臣从又手也人臣致力目輔佐天下所謂賢良會意也俗用賢字乃相承之誤非借用也滋蔓之滋本作茲从艸茲省聲俗用滋非

凡此同音目借其義

業乃大版而爲事業須乃頴頓而爲所須養育曰字而爲文字蟹醢曰胥而爲相胥

說文胥蟹醢也从肉疋聲言其肉胥胥解也周禮庖人注青州之蟹胥疋新於反疏從此

附注業築牆版也从木省丵聲也居下復居上循環不已因借產業大業字又縣鐘磬筍上大版曰業有龍首顧銜璧又下巫旄牛尾飾之字牝字也文字增益如牝字之孳生無窮育从去去乇骨切不順子也

从去肉聲不順之子訓養堅其成人也顧音控去音突

凡此等字借其同音各立其義

惡而爲惡封而爲封佚爲佚宕伯爲伯王輅本乎輅推本乎推惡下烏路切封下音窆佚岩徒結徒浪反伯王音霸旺輅上音迓推上土雷反

㠯其有惡也故可憎惡因其可封故爲窆棺之窆佚縱也因放縱而爲佚宕也揚雄傳作佚蕩蕩音讜張晏音銕儻伯長也文王爲西方之長故曰西伯伯把也把持權柄也輅車也而爲迎迓之迓推敲之推本推究之推

凡此之類因義協音

難本鳥也借爲艱難因其艱難又爲險難說文難本作難爲本母猴借爲作爲因其作爲又爲相爲下爲字于僞反助也

亯與饗同借爲亯飪因其亯飪又爲吉亯俗作享烹亨

質與贄同借爲交質因其交質又爲形質

母猴曰爲其性好爪下腹爲象猴形徐鉉曰好爪好用爪也質从所聲貝義也贄从埶音義並同鄭玄曰贄之言至所㠯自致也周禮㠯禽作六贄㠯等諸臣孤皮帛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鶩工商雞左傳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榛栗棗脩交質㠯物相質

當周鄭交質是也又作摯史記作埶並音至惟形質字即日反所語斤反二斤也

附注亨作亯从日象進獻盛品在內之形从亯省會意也又因借亯飪字又借作亯通字小篆作亯隸作享俗又去一畫加火㠯別二字借用也爪覆掌也非指叉甲之叉字榛本作棻小栗也从木辛聲也若用榛字木叢生也非是○禮記注榛古作棻說文棻果實如小栗○叉古文爪字

凡此之類借而又借

夫有形象則有其書无形可象則无其書是以語詞虛言難象並从假借

之也於焉並皆物也

之本作出从一地也从屮象艸出地之形一云神艸也因借義所奪後人加艸作芝也古匜字象形借爲羊者反後人加匚作匜㠯別之於今但爲歎辭及語詞无㠯爲鴉烏字者矣焉烏名禽經曰黃鳳謂之焉於虔反借尤虔反

乎兮亏乃並皆气也

四字並象气出之形已見象形章

頰毛曰而大腹曰奚艸苦曰蓋火煮曰然

凡此之類語詞之借

五音之借宮者中也位居其中㠯暢四方唱始施生爲

四聲綱商者傷也其音最清其氣遒勁物彫喪也角者

觸也艸木出土戴芒角也徵本徵驗別立一義萬物盛

大而緐祉也羽毛羽也借義爲聚萬物藏也徵上音止下音征緐

與繁同祉音恥

天干之借艸木發生戴土而出是爲甲也乙本魚腸丙

乃魚尾丁乃蜂蠆戊本茅也己本作己象人屈都居坐之形庚本

作㐭乃鐘杵也字從兩手持干之形受辠艱苦是爲辛

也壬儋物也又褱壬也癸本作癶字從二木其形交加

揆度基址取其弓正而架屋也

天干之干與幹同蠆丑邁反郄悉七反从㐭聲下形

壬作任妊並非儋都甘反又去聲俗作擔褱音懷

地支之借子者孳也孳生不已丑之爲字手持物也寅

者㠯也辰者厈也象交會形未與味同木之滋也申本

作申兩手持屈俾申之也戌者滅也㠯可恤也若卯若

卯並从二戶日出日入乃開乃閉巳午與亥見象形章

丑从彐手也从丨物也厈音岸卯卯俗作卯酉非卯

鄉同酉酒同

若夫三詩曰風雅頌三者皆聲聲不可象由是借用

風八風而王者之聲教也雅卽鴉字今爲雅正字頌

卽顏頌字今借作稱頌字詩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頌古與容同

凡此四類或因其音或因其義皆假借也

㠯咎爲咎

上如字下音高咎陶字也

㠯覃爲覃

下㠯冉切利也詩大田㠯我覃耜

㠯羹爲羹

地理志定陵有東不羹顏師古音郎羹从羔从美會

意

附注又見左傳昭十一年音同

㠯歜爲歜上㠯欲反盛怒也下徂感反㠯滿也

今隸省歇从欠气也

惟四字者方言之借

衿之爲衿上音今領也下其浸切結也禮記衿纓

附注衿本作襟交衽也俗作衿襟詩青青子衿又禮記衿鞶衿纓當作衿衣系也音今與襟襟字不同衿又吐巨禁切禮記絞衿如左傳衿甲面縛亦當作衿乃刊寫之誤耳合正

陶之爲陶

上陶冶字又姓下皋陶人名

附注陶本邱名从阜匋聲也又姓俗用爲陶冶字非陶冶本作匋从缶勹亦聲也又借音導詩駟介陶陶

褒之爲褒

上與袖同下余救切盛飾也又多笑皃詩褒如充耳

鷂之爲鷂

上戈笑反鶻也下音鷂雉名

惟此之類雙音並義

鄭氏六書略又以象形爲正生指事會意諧聲並爲正生歸本轉注爲並生假借爲託生又有側生者若文爻轟彭等字兼生者若齒須等字變生者若禘祫等字續生者若祝祭等字先儒未嘗有此說不識歟仲何所本可云然又目衿陶褒鷂四字爲雙音並義不爲假借謂之反生是皆愚所未喻識者詳之

夾漈六書偏旁側論曰六書起於一成文衡爲一縱爲丨邪下爲丿匹箋反乀爲乀分勿反至丿而窮折一爲乃音仄反乃爲厂呼旱反轉厂爲乚音隱反乚爲亅居月反了從此至乚而窮折一爲乃者側也有側則有正正折爲入卽宀字也又音帝音入轉入爲乙側加反側乙爲乀音畎反乀爲乃至乃而窮一再折爲冂音覓轉冂爲口側口爲匚音方反匚爲凵音播至凵而窮引一而繞合之方則爲口音圍圍則爲○卽星字也至○則環轉无異埶一之道盡矣丨音主與一偶一能生而丨不能生主字上从諧聲字也目其不可屈曲又不可引引則成丨然丨與一偶一能生而丨不能生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篆通而隸僻故有左而无右有㠯今傍旁作彡无障徒罪反於篆則乀向右爲左乀向左爲右又獨向爲㠯相向爲餔扶救反兩阜之間篆明而隸晦故有王无玉有未无朱於篆則中一畫近上爲王

中一畫居中爲玉中一直爲未不直爲朱篆巧而隸拙故有冂无卄音坰有丶无丨於篆體上冒爲冂不冒爲八王上加丶爲主冂上加丨爲八篆縱而隸拘故有刀无匕有禾无禾音檜於篆體向左爲刀向右爲匕首向左爲禾向右爲禾然則篆之於隸猶筮之於龜也夾漈名樵字叙仲莆田人丨音衮埶音勢

附注丶古主字愚謂聖人制字之始筆也即主意未變之謂比之太極元气所存生生之道也若引之成丨丨者上下通也天地既通会場合矣而横之則爲一爲了自此而依前變文至于爲○○即太極混元周圜之象也其閒變化靈妙无窮而豈得不能生乎殊不知萬物正由丶之所主目生亦猶果仁穀仁之謂也聖人制字與造化均可不敬歟夫丶靜也文之始也體也丨動也文之變也用也一丨之正變也數之始也化也故有體有用動靜變化之理與萬物生生之道侔矣

九數見周禮保氏注

周髀周公問於商高曰聞大夫善數數安從出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方出於矩周公曰請問用矩之道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

數有九章古之成法黄帝之臣隸首所作

數有九章者如下文所謂自方田至句股是也

一曰方田田畧界或目此御之廣從之數目求方田及其斜圭周徑之數目求圓田及其畹環弦矢之數目求弧田曰方田者成步必方求其等也或本域字从口畺界也一地也戈目守也從將容反畹音完

方田法者田必成方而後可算也假如一步四面皆六尺設一面不等不成一步其田形名方田者與法曰方田不同也不分方斜圭環畹環皆田形也

方田 斜田 圭田 上方斜圭田皆廣從推之

方田法曰從廣相乘爲實如畝法而一他如直田里田同上法如田廣從各十二步爲田百四十四步從廣不等更名直田廣十二步從十四步爲田百六十八步從廣或目里計更名里田廣二里從三里爲田

二十二頃五十畝也斜田法曰併兩廣半之目乘從或併兩廣乘半從他如箕田同上法如田上廣三十步下廣四十二步從六十四步爲田九畝一百四十四步兩廣不同兩從皆斜更名箕田又名梯田上廣二十步下廣五步中央直量正從三十步爲田一畝一百三十五步圭田法曰半廣目乘正從或半正從目乘廣如田廣十二步從二十一步爲田一百二十六步也

圓田從匜畹圓田匜畹圓環田皆周徑求之圓田法曰半周半徑相乘又半周自乘三而一又周自乘十二而一又徑自乘三之四而一又周徑相乘四而一又半徑自乘三之如圓田周一百八十一步徑六十步三分步之一爲田一十一畝九十步十二分步之一畹田形如半彈丸覆於地上圓而中高也法曰周徑相乘四而一如畹田下周九十九步徑五十一步爲田五畝六十二步四分步之一環田形如環謂如圓田而中有圓池者也法曰并中外周而半之目外徑乘之又外周自乘目中周自乘減之餘十二而一又外周通徑相乘目中周內徑相乘減之餘四而一如圓田中周九十二步外周一百二十二步徑四十步四尺爲田二畝五十五步

弧田弦矢弧田即弦矢求之法曰弦矢相乘矢自乘併之二而一又弦矢相并乘矢半之如弧田弦三十步矢十五步爲田一畝九十七步半

二曰粟米交質變易以此御之交質云者交相質當變易云者變通貿易米穀多寡求諸斗斛布帛短長求諸丈尺麻絲輕重求諸權衡隨其貴賤目交質焉目變易焉粟米法者粟粗米糲其價貴賤不等也故必高下其率目推之一作粟布義亦同目見凡物貴賤皆然也特舉粟米爲凡例耳○粟率五十粺米率二十七粟米法曰目所求率乘所有爲實目所有率爲法實如法而一假如粟二斗一升得粺米幾何答爲粺米一斗一升五十分升之十七也解曰粟率五十粺米率二十七有如凡粟五斗必舂得粺米二斗七升也置位價曰錢貨曰物數曰率率依本色對列其各物元

率隨而下今注于後所有數粟二斗一升乘所求率粺米率二十七爲實所有率粟率五十爲法除之糲米求糲稻求鼓求御米類㠯此推之此求諸斗斛也假如布疋價一百二十五錢所有布二丈七問錢幾何答爲八十四錢八分錢之三其法同上此求諸丈尺也假如絲一斤價三百四十五錢今有七兩十二銖問錢幾何答爲一百六十一錢三十二分錢之二十三法亦同上此求諸權衡也㠯此推之凡物貴賤交質變易法皆然也○糲音作一斛舂取九斗也左傳作鬻粺穀也精米也與稗不同

三曰衰分貴賤稟稅㠯此御之公侯與伯㠯及子男或卿大夫上士中士及其下士貴賤有衰此類是也序其品爵等其穀祿取于倉稟謂之稟也采地所收謂之稅也

衰等差也稟力錦反今作廩采音菜采地也百官食其地故曰采地見前漢刑法志○衰分法者衰等高下而分也衰分法曰各列置衰副併爲法其法曰所分乘未併者各自爲列實㠯法除之不滿法者㠯法命之

上法先乘後除又法先除後乘法曰各列置衰副併爲法除所分得數㠯乘未併者假如稟穀二百四十九斛有一公三侯五伯七子九男等衰減半頒分之公得四十八斛侯人二十四共得七十二斛伯人十二斛共得六十斛子人六斛共得四十二斛男人三斛共得二十七斛卅曰㠯所分穀爲實以男爲九二乘子爲十四四乘伯爲二十又八乘侯爲二十四十六乘公卽爲十六是爲列衰副併爲八十三分爲法除實得三斛乃一男之穀也九乘得男共數倍三斛乃一子之穀七乘得子共數伯㠯上倣此此爲稟稅貴賤也假如公侯伯子男凡五人㠯爵高下均五鹿公一鹿三分鹿之二侯一鹿三分鹿之一伯一鹿子三分鹿之二男三分鹿之一卅曰公五侯四伯三子二男一爲列衰併之得十五㠯所分五鹿乘未併公五侯四伯三子二男一㠯法十五除之卽得此亦因上法而推之假如甲持錢五百六十乙持錢三百五十丙持錢一百八十共稅百錢持錢多寡如爵貴賤共稅錢如稟祿衰之甲得五十一錢一百九分錢

之四十一乙三十二錢一百九分錢之一十二兩一十六錢一百九分錢之五十六艸曰目各持錢如列衰併之得一千九十爲法所稅百錢乘未併者卽各爲實目法除之卽得此又卽此類而旁通之也

四曰少廣積門方圓目此御之少廣云者截取從少目益其廣反推積廣目求其從積門云者田物若干凡總積實平立方圓開門求面少廣術也門音覓積也象形今作冪少廣法者卽廣目知從因卽從目知面由門目攷方圓也○少廣法曰列置全步及分母子而副置分母

自乘目乘全步及子各目本母除子併之爲法目全步積分乘畝步爲實如法而一今設諸分母子併而爲廣借田求從立少廣章易合分之術而爲之法法曰列置全步用副置分母自乘目乘全步及諸子各目本母除其子而併之免互乘之繁假如田一畝廣一步半問從答爲一百六十步假如田一畝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問從答爲一百一十五步五分步之一餘分子母多者亦倣此此所謂反推積廣目求其從也假如平方積五萬五千二百二十五步爲方幾何曰二百三十五步法曰置積實別置下法自末常超一位商第一位下法之上亦置商數相乘除實卽目上數入于方法一退爲廉商第二位得數目乘下法爲隅命上商除實訖目上商乘下法入隅皆名曰廉一退下法再退目求下位如之假如立方積一千九百五十三尺八分尺之一爲立方幾何答十二尺半法曰置積實別置下法自末超二位商第一位得數下法上亦置商數又乘置平方命上商除實訖三因平方一退三因從二退爲廉下法三

退續商第二位得數下法之上置上商爲隅目上商數乘廉隅命上商除實訖求下位每如之開立圓法先目方法十六乘積如圓法九而一如上除之積有分母子者通母內子立方法除之得積別置分母如立方而一爲法除積求之此所謂平立方圓求面也

五曰商功功程積實目此御之營諸版築堅壤多少域墻之數高深若干計功費用用此法也

墻與垛同商度也商功者商度其工也○商功法曰穿地四尺爲壤五尺爲堅三尺穿求壤五之求堅三

之皆四而一壤求穿四之求堅三之皆五而一堅求穿四之求壤五之皆三而一如穿地積一萬尺爲堅七千五百尺爲壤一萬二千五百尺城垣隄溝塹渠求積法曰併上下廣半之目高深乘之又袤乘之如城下廣四丈上廣二丈高五丈袤一百二十六丈五尺爲積一百八十九萬七千五百尺算方倉積粟上下長方而不等者法如之得積尺又以斛法除之方壔法曰方自乘又高乘之如堞壔方一丈六尺高一丈五尺問積尺爲三千八百四十尺算方倉積粟上

下相等者法如之圓壔法曰周自乘又高乘之如十二而一如圓壔周四丈八尺高一丈一尺問積尺爲二千一百十二尺圓囤積粟上下等者法如之方臺法曰上方自乘下方自乘上下相乘併之目高乘之如三而一如方臺上方四丈下方五丈高五丈問積尺爲十萬一千六百六十六尺三分尺之二方倉上下皆四方而大小不等法如之圓臺法曰上周自乘下周自乘上下周相乘併之目高乘之如三十六而一圓臺上周二丈下周三丈高一丈問積爲五百二十七尺九分尺之七圓囤上下圓不等者法如之方錐法曰下方自乘目高乘之如三而一方錐方二丈七尺高二丈九尺問積爲七千四十七尺圓錐法曰下周自乘目高乘之如三十六而一圓錐下周三丈五尺高五丈一尺問積爲一千七百三十五尺十二分尺之五平地委粟及倚垣內角法如之塹堵法曰廣袤相乘又高乘之如二而一塹堵下廣二丈袤一十八丈六尺高二丈五尺問積爲四萬六千五百尺陽馬法曰廣袤相乘又高乘之如三而一陽馬廣五

尺袤七尺高八尺問積爲九十三尺三分尺之一鼈臑法曰廣袤相乘又高乘之如六而一鼈臑下廣五尺無袤上袤四尺無廣高七尺問積爲二十三尺三分尺之一芻童法曰倍上長併入下長目上廣乘之又倍下長併上長目下廣乘之併二位目高乘之如六而一芻童下廣三丈袤四丈上廣二丈袤三丈高三丈問積爲二萬六千五百尺芻藁法曰倍下長併入上長目廣乘之又高乘之如六而一芻藁下廣三丈袤四丈上袤二丈無廣高一丈問積爲五千尺羨

除法曰併三廣目深乘之又長乘之如六而一上廣一丈下廣六尺深三尺末廣八尺無深袤七尺問積爲八十四尺目上各求積尺法也既得積尺功乃可商也

六曰均輸遠近勞費目此御之賦貢所供轉輸而至縣戶多寡物錢不等道里遠近舟車或殊均其勞費即庸此法用力曰勞裹足曰費

均輸者均輸納本色及勞費也大意與衰分略同○均輸法曰各目里僦相乘併槩石價約縣戶衰各列置衰副併爲法目賦槩乘未併者各自爲列實實如法而一假如四縣輸二十五萬石用車一萬兩目各縣遠近戶數衰之甲縣一萬戶行道八日乙縣九千五百戶行道十日丙縣一萬二千三百五十戶行道十三日丁縣一萬二千二百戶行道二十日問輸粟幾何答甲縣粟八萬三千一百石車三千三百二十四兩乙丙縣各粟六萬三千一百七十五石車二千五百二十七兩丁縣四萬五百五十石車一千六百二十二兩此均輸本法也假如九節竹次第差

等上四節合容三升下三節容四升問中二節及次第各幾何答爲上中下九節共容九升二十二分升之三上四節容三升一節六十六分升之三十九二節分升之四十六三節分升之五十三四節分升之六十中二節容二升六十六分升之九五節一升分升之一六節一升分升之八下三節容四升七節一升分升之十五八節一升分升之二十二九節一升分升之二十九此變用均輸法也餘可類推

七曰盈朒隱雜互見目此御之數之顯者可得而知隱者難究目至於雜尤不可攷遂由其顯目求其隱或名盈朒又曰盈不足其義並同盈朒者推其或多或少之奇數而知其共數也盈朒法曰置所出率盈不足各居其下目盈不足令維乘所出率併目爲實併盈不足爲法如法而一又法併盈不足爲實目所出率目少減多餘爲法實如法而一得人目所出率乘之減盈增不足即物價如共買物人出八文盈三文人出七文不足四文問人數物價幾何爲七人物直五十三文也兩盈不足法曰置所出率兩盈不足

各居其下令維乘所出率目少減多餘爲實兩盈不足目少減多餘爲法實如法而一假如共買金人出四百盈三貫四百人出三百盈一百問人數金價答爲三十三人金價九貫八百又如共買羊人出五文不足四十五文人出七文不足三文問人數羊價答爲二十一人價一百五十文盈朒適足法曰置所出率盈朒各居其下副置出率目少減多餘爲約法盈不足適足令維乘所出率爲物實目盈朒之數爲人實實皆如約法而一又法目盈朒爲實置所出率目

少減多爲法實如法而一爲人數目適足出率乘人爲物價假如共買羊人出五文不足九十文人出五十文適足問人數羊價爲人二羊價一百、

八曰方程錯糅正負目此御之行列名方量度名程物數若價置諸行列橫者爲行直者爲列諸行之間遞增對減簡爲法實存列求數數有不等交易損益行有空處正負入之

程品也十髮爲程徐鍇曰程權衡度量律曆也糅忍九反雜也正□也負欠也○方程者比方鄰行而知其程也方程法曰目所求率互乘鄰行目少減多再求減損錢爲實物爲法實如法而一置位法艸曰依所問排列逐物與價爲鄰行相對如之上禾三束中禾二束下禾一束共實三十九斗上禾二束中禾三束下禾一束共實三十四斗上禾一束中禾二束下禾三束共實二十六斗問上中下禾一束各幾何答爲上禾一束九斗四分斗之一中禾一束四斗四分斗之一下禾一束二斗四分斗之三大器五小器一容三石小器五大器一容二石問大小器容各幾何

答爲大器容二十四分石之一十三小器容二十四分石之七方程損益術曰數不等者損益求齊如方程假如二馬一牛價過十貫外多半馬之價一馬二牛價不滿十貫內少半牛之價問牛馬各價幾何答爲馬五貫四百五十四錢一十一分錢之六一牛一貫八百一十八錢一十一分錢之二方程分母子術曰方程有分母子者齊而求之假如甲乙持錢甲添乙中半而及五十乙添甲大半亦足五十問各幾何答爲甲三十七文乙二十六方程王負法曰異名相

減同名相加正無入正之負無入負之又同名相減異名相加正無入負之負無入正之假如賣二牛五羊買一十三豕剩錢一貫賣一牛一豕買三羊適足賣六羊八豕買五牛少錢六百問牛羊豕價各幾何

答爲牛價賣千二百羊五百豕三百也

九曰句股高深廣遠曰此御之句橫股直斜處爲弦三者之中互相推求其象若何如匠曲尺正尺爲句尺梢爲股其尺其梢相去之間謂之弦也其和其較其容方圓及其旁要凡高與深天壤縣絕皆可測知是謂算極

較音教句股名義已見正文

其指句股也和合也較量也○句股求弦法曰句股自乘併而開方除之假如句八尺股一十五尺爲弦一十七尺○弦句求股法曰句自乘減弦自乘餘開方除之假如弦一十七步句八步爲股一十五步○股弦求句法曰股自乘減弦自乘餘開方除之假如股一十五尺弦一十七尺爲句八尺○股弦較與句求股法曰句自乘減之餘爲實倍股弦較爲法實如法而一假如池方一丈正中有葭出水面一尺引葭至岸與水面平問水深幾何答爲一丈二尺○股弦和與句求股法曰句自乘爲實如股弦和而一目減股弦和餘半之爲股假如竹高一丈折梢拄地去根三尺問折處高幾何答爲四尺二十分尺之一十一○句股求弦和較法曰句股相乘倍之爲實句股求弦加句股爲法實如法而一假如句八步股十五步問句中容圓幾何答爲六步○句股較與弦求股法曰弦自乘于上半較自乘倍之減上餘半之開方得半和減半較爲句加較爲股假如戶高多廣六尺八寸兩隅相去一丈問高廣各幾何答爲高九尺六寸廣二尺八寸○句股容方法曰餘句乘股倍之爲實併二餘句爲從開方除之假如一方邑不云大小各中開門北門外二十步有木出南門一十四步折而西行一千七百七十五步見木問邑方幾何答爲二百五十步○句弦較股弦較求句股法曰二較相乘倍之開平方爲弦和較加股弦較爲句曰弦和較加句弦較爲股假如戶不知高廣木不知長短橫之不出四尺從之不出二尺斜之適出問

廣袤各幾何答爲高八尺廣六尺斜袤一丈○句股旁要法曰句股相乘爲實併句股爲法除之得句中容方假如句六步股十二步問容方幾何答四步○餘句股求容積法餘句股相乘得容積之實若㠯實求餘句股㠯餘句爲法除得餘股㠯餘股爲法除得餘句假如山不知高東五十三里有木長九十五尺人立木東三十里目高七尺望木末與峯斜平問山高幾何答爲一百六十四丈九尺三分尺之二○魏劉徽句股重差法曰假如夏至日中立兩表如洛陽令高

八尺南北盡平地㠯景差爲法表高乘表間爲實實如法而一所得加表高卽日去地也㠯南表之景乘表間爲實實如法而一卽爲從南表至南戴日下也㠯南戴日下及日去地爲句股求弦卽日去人也㠯徑寸之筒南望日日滿筒空則定筒之長短爲股率㠯筒徑爲句率日去人之數爲大股大股之句卽日徑也又曰度高者重表測深者重矩孤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觸類長之靡所不通矣

六藝綱目卷下終

六藝綱目附錄卷一

字原㠯其論字學故附于六藝之後備學者之參考云

元鄞 舒天民執風述

同郡生趙宜中彥夫附註

男恭 自謙注

科斗字者天地自然蒼頡知之發其根原書契由作政罷結繩市妖夜哭天粟晝零斗俗作蚪

科斗蝦蟇子也字象之故曰科斗字頡所制者字之母也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由是孳生而漸多也上古

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㠯書契契合也蓋刻木而書其側㠯約事也淮南子曰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注曰自書契作詐僞萌生去本趨末棄耕耨之業務錐刀之末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文所劾故哭也

粤惟上古未有筆墨竹楮蘸柒書於竹木柒膩竹堅畫不如意頭粗尾細自然之理後人慕之巧畫形倡校其本始相去遠矣柒作漆非

㠯柒寫之故曰柒書

史籀爲篆字之初變名曰籀文

周宣王之太史曰籀教學童始著大篆一十五篇與古文有異

李斯小篆取籀八分

昌其有小篆之名故昌籀文爲大篆

案牘文繁用篆實難程邈減篆昌趨簡易徒隸便之名之爲隸字書眞楷遂行於世然而古文廢由此始

邈字元岑初爲獄吏得罪被囚乃於獄中改易小篆字畫少者增之多者損之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

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其字簡易便於徒隸呼爲隸書

近世昌八分爲隸者誤矣如邈書見古帖者自是楷字庾肩吾亦謂隸書卽今之正字也

附注程邈所昌改篆作隸者卽古隸也而王次仲又昌古隸變八分今之楷字亦由古隸少變也又名今隸古隸之迹猶罕得矣漢晉有永字八法曰側勒努趯策掠啄磔而能通一字雖然則古法不可得矣八法者乃蔡琰授衛夫人鏁鏁授王曠曠授羲之

八分書者非艸非隸體勢波磔二者俱備兩王次仲異世同忠

秦有王次仲漢靈帝時亦有王次仲皆作八分書而蔡文姬言吾父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未知孰是漢石經乃蔡邕

八分書

行書之體半艸半眞問起於誰莫知其人

附注宋政和初洛陽王壽卿敘古物器銘略云視篆籀分隸豈非禮法之士而章行飛草何嘗游俠之徒哉

又有艸字亦莫可考章帝所好故名章艸

漢興有艸字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杜伯度崔子玉善艸書帝好之命上表章者亦作艸字謂之章艸

一曰漢明帝永平中帝驛馬命作艸書尺牘十首章帝好之一翫杜度張芝善篆法始用昌寫史游急就章號章艸□□□曰眞生行行生艸眞如立行如行艸如走未有未能立能行而能走者也○慈湖楊先生跋汪逵古字碑刻曰自正學不明士夫昌放逸爲事業是昌艸聖之名出世俗所膾炙而不知古聖賢之

所出自漢晉而降沈浸乎飄逸放肆淵海之中不自知其非其字畫詞章議論皆自略同治日少亂日多哀哉且小學家推尊王右軍第一閒熟觀諦翫美則美矣無齊莊中正氣象無三代氣象然則今字多名家而古文世莫曉古文一變而爲篆篆一變而爲隸隸又變而爲楷至於楷可不復變矣而世爲楷者其閒或有飄逸放肆意態今能去飄逸放肆意態則正矣某敢奉上帝命鍼千載之膏肓而疾勢方張一齊不勝衆楚所恃吕無恐者均知舉天下萬世人心本

善本正本清明本无放逸本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本與天地同俗習雖深因其本有者豈不隱然有感於中

附注 聖人制作文字吕篆爲主逮程邈變隸深存古意而今隸猶爲便捷足可邪萬世法漢晉吕降或恣意變體增減筆畫迷失本眞務英華爲高致而至於晉貽誤後學誠蒼邈之罪人也世俗衰薄豈不有所關繫耶況又撰其艸書絕無義理輕薄之士視爲奇玩而競習之抑不知爲耳目之妖端厚君子實不取爲

飛白書者肇於蔡邕代有好尚傳世無窮

白又作帛謂字如帛之形狀也然不若白字義長○邕見役人吕堊帚成字遂爲飛白書魏張敬禮隱居好學獨師邕體備盡其妙梁武帝謂蕭子雲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閒在卿斟酌乃詔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於壁至唐張延賞見而好之取歸洛陽與張諗結亭置之號曰蕭齋唐之太宗高宗宋之太宗眞宗皆善飛白書吕賜羣臣

字孰爲祖科斗古文夫籀與篆蓋其子孫若隸與艸乃其曾玄

晉衛恆四體書勢云李斯作蒼頡篇揚雄作訓纂篇賈魴作滂喜篇謂之三蒼凡三卷魴吕三蒼之書皆爲隸字隸字始廣而籀篆轉微

羣賢制字已悉前陳繼往有述亦非一人說文叔重翻切叔然隱侯韻略野王玉篇字學至此頗爲大全然其所著不無疵焉

後漢許愼叔重著說文解字其自敘曰余敘篆文合

目古籀稽譔其說分別部居凡十四篇五百四十部其建首也立一爲部引而申之目究萬原畢終於亥時和帝永元庚子也至安帝建光元年愼子沖上之孫炎叔然亦後漢人作爾雅音義始爲反切沈存中曰切字之學本出西域漢儒訓字止曰讀如厶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但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音韻展轉相叶謂之反兩字相摩目成聲韻謂之切其法一也梁沈約隱侯譔韻略各有畛略也顧野王希馮梁大同中譔玉篇視說文多二部亦始一終亥然部目離合互有不同也○東坡曰學者之有說文如醫家之有本艸也

求字之法本於形聲始一終亥蓋本於形說文玉篇同始東終法蓋本乎聲韻略廣韻同

字有四聲平哀而安上厲而舉去淸而遠入直而促字

屬五音角舌縮卻徵舌拄齒宮舌居中商口開張羽口撮聚

字案五方東鼻西脣北喉南齒若夫中宮土屬舌理舌有文理

附注天音有五行之屬鼻屬木角脣屬金商齒屬火徵喉屬水羽舌屬土宮宮中也其性圓其聲若牛之鳴窖而主合商章也其性方其聲若羊之離羣而主張角觸也其性直其聲若雞之鳴木而主勇徵祉也其性明其聲若豕之負駭而主分羽宇也其性潤而澤物其聲若烏之鳴野而主吐

守文字兮其數可紀展轉用之理無窮已輔世之眞造化同軌吁嗟世人可不敬止

徐鉉曰八卦既豐萬象既分則文字爲大輅載籍爲六轡先王教化所目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案說文文字之數凡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多古文也唐玄宗自謂天子可目考文乃詔學士衞包改五經語孟文作楷字便學者之讀由是雜目俗字識者病焉○朱子曰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不理會卻費了無限詞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今周伯溫亦曰不能識字則不能讀書不能讀書則不能明理

不能明理則修己治人酬酢萬變有不舛戾者乎是
以君子大博文而貴約禮也

同郡生　林宅方書

六藝綱目附錄卷二

六藝發原

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鄭剛中曰先養以道然後教則由禮樂之麤以達禮樂之精以之學射則內志正外體直而白矢參連之瀌得矣以之學御則不失其馳不爲詭遇而鳴和鸞逐水曲之法得矣以之學書則象形會意知其寓道憲性命之理以之學數則方田粟米識其該天地星辰之妙豈止爲一藝之末而已哉

朱子曰古人便都从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失了要塡補寔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无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皆是切用

又曰人无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

而无目制之則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目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使之抑心下首目從事於其閒而不欲忽然後可目消磨其飛揚倔彊之氣而爲入德之階

眞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爲尙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爲禮者旣不能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衞之音雜目夷狄之聲而已適足目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

京山程氏曰教人知制字之由便不胡寫字偏傍古人要同書文今人不理會只是胡寫

朱子曰古人志道據德而游於藝然九數雖爲最末事若而今行經界則算法亦是有用

或問古人使初學者區區算數之末恐反爲心術之害何目收其放心養其德性程子曰此是教之目事小兒教他便喜在學不放手去作他事今人不曾學他日去任此等事便會不得

楊氏曰數學雖是藝成而下寔有形而上之道充之德行則爲天下全才之士

戴氏六書故通釋曰夫文生於聲者也有聲而後形之目文義與聲俱立非生於文也生民之始弗可攷也已目理而逆之被髮羸形擊剝挽裂目爲飲食其气未柔若禽獸然其知未闢若嬰兒然僅能號呼其欲惡喜怒目相告詔而已矣稍益有知然後漸能命名百物而號召之聲稍備矣文字未興也其類滋其治繁而不可目莫之徵也然後結繩之治興焉治益繁巧益生故有刻畫竹木目爲識者今蠻夷與俚俗不識文字者猶或用之所謂契也契不足目盡變於是象物之形指事之狀而刻畫之目配事物之名而簡牘刀筆興焉所謂書也象形指事猶不足目盡變轉注會意目益之而猶不足也無所取之取諸其聲而已矣是故各因其類而儲之目其聲木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松若柏者不可悉象故借公目諧松之聲借白目諧柏之聲水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江若河者不可悉象故借工目諧江之聲借可目諧河之聲

所謂諧聲也五者猶不足目盡變故假借目通之而後文字之用備焉六書之義雖不同皆目形聲而已矣六書不必聖人作也五方之民言語不同名稱不一文字不通聖人者作命神瞽焉協其名聲命史氏焉同其文字釐其煩慝總其要歸而已矣夫文聲之象也聲氣之鳴也有其氣則有其聲有其聲則有其文聲與文雖出於人其各有自然之徵也有形而有聲者有有事而有聲者有有意而有聲者有形而有聲者象其形而聲從之求其義於形可也有事而

有聲者指其事而聲從之求其義於事可也有意而有聲者會其意而聲從之求其義於意可也是三者雖不求諸聲猶未失其義也至於諧聲則非聲無目辨義矣雖然諧聲者猶有宗也譬若人然雖不知其名猶可目知其姓雖不察其精抑猶未失其粗也至於假借則不可目形求不可目事指不可目意會不可目類傳直猶彼之聲目爲此之聲而已耳求諸其聲則尋求諸其文則或不可知也書學既廢章句之士知因言目求意矣未知因文目求義也訓詁之士知因文目求義矣未知因聲目求義也夫文字之用莫博於諧聲莫變於假借因文目求義而不知因聲目求義吾未見其知文字之情也周禮九歲則屬瞽史而諭書名聽聲音史正書名瞽協聲音聲耳治也書目治也瞽史協正而後耳目之政不爽故侗嘗謂當先敘其聲次敘其文次敘其名然後制作之道備矣聲形而上者也文形而下者也非文則無目著其聲故先文而繼目聲聲陽也文陰也聲爲經文爲緯聲圓而文方聲備而文不足

六藝綱目校勘記

卷上

八葉十五行　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指海本無

十八葉十五行　左不攻左則刑之指海本無則刑之三字

二十葉四行　大國界方百里指海本有注云○此下似脫次國里數

四十一葉五行　周禮春官至之以藏矢指海本無

四十七葉十七行　補注程氏曰指海本作程氏補注曰

卷下

九葉六行　借音爲卦名指海本無借字爲作代

九葉七行　又借用說字指海本用作爲

十葉十二行　則可矣指海本有注云○此文似有脫誤

十三葉六行　凡俗作凡指海本無凡字凡作北

十四葉四行　卪俗作卯非指海本非下有北古背字四字

十四葉七行　卪今隸作夘指海本夘下有卯並非三字

十五葉十二行　犛許其反指海本反下有坼也二字

十七葉九行　俗用滋非指海本非下有戍俗用鉞非鉞音呼衞切車聲鉞鉞也俗又作鐵非今詩亦用此鐵字合正二十九字

十七葉十三行　說文指海本無有在口上曰顚在下曰須在頰曰顎今呂顚顎曰須總而言之也二十四字

十八葉一行　訓養望其成人也指海本也下有如棄字有棄之如糞土也十字

十九葉十七行　无呂爲鴉烏字者矣指海本鴉烏作烏烏者作用

二十三葉十行　轉冂爲凵指海本有注云口犯反

二十四葉七行　愚謂聖人制字之始筆也指海本謂下有丶乃二字

二十八葉二行　糲米求糲稻求鼓米御米指海本作糲米求糲米稻米求豆麥

二十九葉八行　卽爲十六指海本六下有爲一公也四字也

三十葉四行　又卽此類而旁通之也指海本卽此類作旁類

三十五葉十一行　或名盈朒又曰盈不足指海本作盈多盈朒又曰縮不足

三十八葉九行　旻謂算極指海本作算極其指

附錄卷一

二葉十六行　則古法不可得矣指海本有注云○此二句有譌脫

三葉十四行　一歎指海本有注云○疑當作說

三葉十六行　未有未能立能行而能走者也　指海本立下有而能行未四字

五葉八行　與張諗結亭置之　指海本諗下重一諗字

六葉十三行　始東終法　指海本有注云○法非韻首疑當作乏

六藝綱目校勘記

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收放心養德性作成賢才而賓興之世衰教弛此學不傳久矣吾伯父藝風先生纂集六藝名曰綱目俾童稚習爲進德之基惜未行世而歿也其子自謙考訂箋注之名公巨儒歷序表章之然而未克刊行也戊申春予假館于良學錢氏以此編示之三復稱歎遂矢以成其美於戲學者皓首著述而不得行於世者幸本書存也今遇良學慨然玉成此書使爲師者皆知六藝之蘊教人以待於用誠後學之大幸也良學武肅裔也於此可謂賢也與歲書雲日從子廣莫山人舒睿彥明後序

道光初元於大興朱氏得見是書筍河先生手校本也喜其考核明審且便童蒙句讀借歸鈔訂成帙旋攜置行篋中二十餘稔至蜀中昌示徐君青都轉爲改正數學中脫誤若干字客蜡抵杭朱述之大令云有盧抱經先生校本因循未獲索觀今茲長夏敬就文瀾閣本檢校一過付諸剞劂氏時戊申秋九月東武劉喜海跋

余既依東武劉氏本重刻六藝綱目更取道光閒指海本校之閒有出入而以九數一章爲尤甚蓋東武劉氏本喜海氏跋明云徐君青都轉改正數學中脫誤若干字壽鏞細勘之良是茲取其舛錯者一一校正其大同小異或可兩存者別爲校勘記一卷畀覽者有考焉藝風先生事蹟不詳而鄞志傳尤略今取是書後序所述者於傳末加以案語然仍病其簡世有知先生事略者爲之補之是所望也乙亥春張壽鏞跋

國志證聞校勘記

玉藻者欲放阮文達公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之例蒐輯前人校史諸書都爲一編而補昔其所未備爲二十四史校勘記事大物博因先購取前人箸作首擬从事前四史壬辰春得局本錢衎石先生三國志證聞其書羅列各家之說頗稱該洽顧就草藁繕寫上板瑕類盈幅爰畧數夕之力爲刊正十二三其未舉正者尚夥異日倘刊附錢書之後並得深於乙部者爲之補校幸甚幸甚上虞羅振玉記於面城精舍

卷上　　上虞羅振玉

第二葉第一行軍人仰給桑椹何改給爲食　振玉案何从元修本毛本改

第十五行註一似管窺豹歟　振玉案豹當作虎

第二十四行註先賢行狀曰璆字孟平後漢書作孟玉是也　振玉案和洽傳注中又作孟本

第三葉第一行註鴻字孟黃張懷瓘書斷作孟皇儀吉案黃字是也　振玉案宋本亦作孟皇

第八行註安隱於其泉也　振玉案泉當作衆

第五葉第二行註東里襄襄改襄从三少主紀　振玉案通鑑亦作衰

第十二行註劣祇厥緒劣疑作方　振玉案劣方古通

第二十三行註吾前遣使吾宋本作曰　振玉案曰當作日

第六葉第三行一聖聰明第四行補一字从符瑞志　振玉案北雍本及宋本均有一字

第九行註辭不宣口何改口爲心　振玉案何據宋本毛本改

第十行註太僕宮廟太僕疑作大撲　振玉案大當作火

第十九行及至承光禪被珍貴　振玉案光當作堯貴當作裘

第八葉第十九行註貞爲不許相貸許毛作得　振玉案宋本亦作得

第十一葉第二十四行註說曰旃發石也宜作說文曰　振玉案御覽引正作說文曰

第十二葉第二十三行布不能拒李傕等遂入長安李字衍　振玉案李字北雍本無南雍本有

第十七葉第二十二行皆拒不當當改受　振玉案元板正作拒不受

第二十葉第十五行瓚亦遣法事范方　振玉案此行後當有程郭等傳十四一行奪書當補

第二十行則志士將自疑今改　振玉案校語欠明析當云志各本作智據北宋本改

第二十二葉第四行註敎振玉案敎乃殺字之誤取造意者逵謂獄吏曰二字从御覽增　振玉案二字謂殺字逵字

第六行刺史部統諸郡从北宋本　振玉案校語不明析當云部字从北宋本

第十二行註石崇妻紹之兄女也兄女宋本作女兄　振玉案北宋本作兄女

第十三行而有大意也意改志　振玉案從御覽引改

第二十三葉第十五行註時年四十一一宋書作二　振玉案

宋書當作宋本

第二十一行終成魚稻經久之利成字今改　振玉案成字从御覽引改

第二十二行料簡御覽作斟酌但鞭杖作便杖而　振玉案此條記錄不明析當云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料簡御覽作斟酌但鞭杖作便杖而

第二十五葉第二十四行註有少頃何增　振玉案校語不明析當云何从宋本增頃字

第二十六葉第九行欲得長纓纓其主纓改古从文選　振玉案校語不明析當云纓其主當从文選作古其主

第二十七葉第十八行註雖名爲魏卿相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名字从宋本

第二十八葉第六行註棲遲下士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士字从元本

第七行註滿子尼字正叔今改　振玉案校語當作滿字今改

第二十二行及二十三行又在領徐州之明年至備與袁術誘布襲下邳　振玉案此有奪字當作又在備領徐州之明年至備與袁術戰術誘布襲下邳

第二十四行況備雖不領豫州　振玉案不當作名

第二十九葉第二行協領徐州　振玉案領當作傾

第四行宜由魏史附今　振玉案今當作會

第三十葉第二行明練簡至以世說校　振玉案校語當作練字从世說校

第十一行不可以一節論也从册府較　振玉案校語當作論字从册府校

第二十一行余爲諸君當之从通鑑　振玉案校語當作君字从通鑑

第二十二行射箭飛書从御覽　振玉案校語當作射字从御覽

第三十一葉第十一行註衆少子蔚何改　振玉案校語當作何改

第二十行懲疑作澂　振玉案澂當是徵之誤字

第二十三行久求不得何言不舉耶从御覽　振玉案校語當作久字舉字从御覽

第三十三葉第二十行註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从册府增　振玉案校語當作賂字从册府增

第三十四葉第十四行今屯宛何改　振玉案校語當作宛字何改

第十五行揚聲欲入寇此不過欲補綻支黨二條从鑑　振玉案校語當作寇字綻字从通鑑

第三十六葉第三行註瓜分中國从元板　振玉案校語當作瓜字从元板

第三十八葉第二十二三行直老鈴下耳御覽引此鈴下耳下有公府閤有鈴以博呼鈴下有吏者也當亦是裴註振玉案三鈴字皆當作鈴博當作傳

第四十一葉第十二行弁辰二十二國　振玉案二十當作亦十

卷中

第一葉第七行以宗室拜中郎後漢書作郎中　振玉案御覽引亦作中郎

第二葉第八行盡歸其財物趙从北宋本財物下增及字　振玉案北宋當作北雍

第十三行以始封之年爲元年也　振玉案始封之年當作始封之明年

第四葉第八行註以衆明作羽翼之親也何校親改臣　振玉案何从宋本改

第五葉第三行註高七文宋本作七丈　振玉案此條當作註高七丈宋本作十丈

第十八行註萬國未定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定字从宋本

第十九行襲行天罰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罰字从宋本

第六葉第十八行塔爲亂兵所害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害字从宋本

第二十一行註三人問其所志中國饒士大夫均何改　振玉案校語當作志字大字何从宋本改

第二十二行挾天子而令諸侯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而字从宋本

第二十三行西通巴蜀將軍自率益州之衆出褒斜秦川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蜀字出褒字从宋本又案自率當作身率

第二十四行註乃投耽而答曰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答字从宋本

第七葉第一行註更蘇布單衣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布字从宋本

第二行閒元直廣元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廣字从宋本

第三行備欲以國付託之誠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誠字从宋本

第四行註據正道而臨有罪从元板　振玉案校語當作正字从元板

第五行所至戰捷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至字从宋本

第十五行雲本漢臣宿衛之將　振玉案當作雲本信臣宿將

第八葉第二十行註京位至江州刺史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江字从宋本

第九葉第七行未知中國彊弱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中國二字从宋本

第八行註天下分崩从御覽　振玉案校語當作分崩二字从御覽

第九行註海內歸高之意也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高字从宋本

第十行固所以三分我九鼎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九字

第十一行本牛之音則非般模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非字从宋本

第二十一行註喜雲來增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喜字从元本

第十葉第五行乘劉收之懦弱宋本增　振玉案校語當作弱字據宋本增

第七行二道並侵何改　振玉案二道何據北雍本改宋本南雍本皆作三道

第九行註高義蓋世今改　振玉案校語當作蓋字从宋本改

第十一行特計略未展从元板　振玉案校語當作特字从元板

第十二行非測實之當言也从宋板　振玉案校語當作當字从宋板

第十四行仁恕惻隱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隱字从宋本

第十七行復相扶持从册府　振玉案校語當作持字从册府

第二十三行註大兒名蕭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兒字从宋本

第二十四行臨書愴恨何改　振玉案校語當作恨字何改

第十一葉第二行註然後緩帶委質从册府　振玉案校語當作緩字从册府

第八行如令見察从册府　振玉案校語當作令字从册府

第九行但愚情區區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愚字从宋本

第十一行僕聞書不盡言何校　振玉案聞書二字何从册府校

第十六行亮猶謂不然从元板　振玉案校語當作謂字从元板

第十七行天下響應何乙　振玉案何从册府及元本

第二十一行并領其衆元板　振玉案校語當作其字从元板

第十二葉第五行建迹立勳从元板　振玉案校語當作立字

从元板

第十五行延大怒撓僕今改　振玉案校語當作撓字从元板及通鑑改

第二十一行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惟字从宋本

第二十三行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部字从宋本

第十三葉第十七行註況吾但委意於元儉从册府　振玉案校語當作意字从册府

第十九行註辭曰今得前何府君時難復屈祗拔祗族人爲之

三字从御覽　振玉案校語當作曰復之三字从御覽

第二十二行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趙增　振玉案校語當作中字趙从御覽增

第十四葉第三行爲乖離乎从元板　振玉案校語當作乖字从元板及册府

第八行慈潛並爲學士學汲古本作博　振玉案元板亦作博

第二十行故周文養民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文字从宋本

第二十一行及蔡龍侯置守之後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及字从宋本

第十五葉第二行博涉墳籍入爲祕書史从御覽　振玉案校語當作涉字史字从御覽

第三行註臣有所與共儋繩采薪者九方堙从元修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者字从元修本

第四行註楚賢良大夫於是市倫進解齊將軍之幃帳皆元修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良市幃三字从元修本

第五行註敖幼而好游長不喻解今改至長不喻元修本　振玉案此條當作長不喻解今從元修本改作至長不喻

第六行子中州之民何改　振玉案校語當作之字从何改

第九行而自以爲遠何正　振玉案校語當作而字何从宋本改

第十七行而夷微人自錮食从後漢書　振玉案校語當作錮字从後漢書郡國志校

第十八行不任下人原缺補此　振玉案校語原缺補此四字不得其解其爲譌誤無疑校語當作各本作不牟下人據宋本改

第十九行民夷志慕从御覽　振玉案校語當作民夷二字據御覽

第二十行其督相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从宋本删皆字　振玉案校語當作从宋本删皆字增相字

第十六葉第五行州辟爲從事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辟

字从宋本

第六行註界在西偏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在字从宋本

第十四行註蜀令人代之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令字从宋本

宋本

第十五行註不可以事有差牙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牙

字从宋本

第十六行邂逅不集从元板　振玉案校語當作集字从元本

第十九行註縱維好書而微自藻絜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維字从宋本

第二十三行註天子聖仁何改　振玉案校語當作仁字从何改

第十七葉第二行意不能堪从元板　振玉案校語當作意字

从元板

卷下

第二葉第十四行註若微志得展何正　振玉案校語當作若字从何改

第三葉第八行註漢朝遣議郎王誦从宋本下同　振玉案校語當作誦字从宋本下同

第九行始聞其言以爲不然从北宋本增　振玉案校語當作始字从北宋本增

第十行乃使人諷誦何正　振玉案校語當作乃字何據宋本正

第十三行仰榮顧龍何乙龍顧　振玉案何據宋本乙

第四葉第十一行註尋遣還南宋本作南還　振玉案此條當作註尋遣南還宋本作還南

第五葉第二行註乃引刀自刺中乳房三字增从御覽　振玉案校語當作中乳房三字从御覽增

第三行冬十一月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冬字从宋本

第六葉第九行註奉聞之倒還到何改倒　振玉案到倒古今字何改到爲倒從宋本

第十一行註父禮才學博達札改禮　振玉案此據張昭傳注改

第十二行註與張昭孫邵邵振玉案邵字衍文邵當作部共定朝儀　振玉案張昭傳註作紹

第七葉第一行心自不安何乙爲心不自安　振玉案何據北宋本改

第八葉第一行酋宋本作酋　振玉案酋北雍本作酋宋本作酋

第十三行蒙其榮懼　振玉案懼當作耀

第九葉第十二行山陰縣民（振玉案民當作氏）趙本氏改民　振玉案趙从宋本改

第十三行註與羣弟居　振玉案羣當作詳

第十六行更造更通章（振玉案通當作有）何有改通　振玉案何从毛本

第十七行註但所託未得其人耳何增耳　振玉案何从宋本

第十八行註但其後不遵臣節　振玉案遵當作違

第十葉第四行註捧其順（振玉案順當作頤）搖指之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頤字从宋本作年字从宋本

困从宋本正

第十七行後年卒爲左右邊鴻所殺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困

第十一葉第十行註賞困而後免困今正　振玉案校語當作困

國校　十三

第二十四行註愼子拯拯好學下同從晉書改　振玉案校語當作兩拯字从晉書改下同

第十二葉第二行當令如宗室从御覽　振玉案校語當作令如二字从御覽

第五行註萬夫所天恃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恃字从宋本

第七行顧丞相事煩从通鑑　振玉案校語當作顧字从通鑑本

第九行註是以潘濟欲因同會手劍之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因同會三字从宋本又案同字疑衍

第十行註方今畜養士衆今正　振玉案校語當作士字从宋本正

第十四行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諷字友字从世說註正

第十五行陽羨張采生於民庶从御覽　振玉案校語當作民庶二字从御覽

第十九行註太傅諸葛恪以雄奇蓋衆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以字從宋本

國校　十四

第二十一行註時人謂徙居者爲諸葛从廣韻校　振玉案校語當作徙居者爲四字从廣韻校

第十三葉第四行紓行（振玉案紓當作紓行字衍文）曹公移都之計从何改　振玉案校語當作紓字从何改

第十行於是廿果繼進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繼字从宋本

第十一行註權擢以爲選曹尚書選舉號爲得才四字从御覽增　振玉案校語當作選曹尚書四字从御覽增

第十八行此五君者未爲過人今增　振玉案校語當作君字今增

第二十行註以昭公美从元板　振玉案校語當作美字从元板

第十四葉第一行召綜爲五官中郎將从元板　振玉案校語當作將字从元板

第五行不爲恭所服何改　振玉案所字何改

第六行輙相怨恨从册府　振玉案校語當作輙字从册府

第七行託乘桴浮海之語从元板　振玉案校語當作海字从元板

第十三行吾得卿事諸也乃渡江擊秣陵俱元板　振玉案校語當作事字江字从元板

國校　十五

第十五行權延見羣下一淸案權字以意改　振玉案元板正作權

第十七行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从通鑑補　振玉案校語當作久字从通鑑補又宋本亦有久字

第十九行熛振玉案熛當作煙火張天御覽作慓慓是飛火作煙誤矣　振玉案二慓字皆當作熛

第十五葉第五行賜錢十萬从元板　振玉案校語當作十字从元板

第六行益州將龔肅舉軍來附攷證从元本改　振玉案校語當作龔字从元板

第七行蒙謂瑜普曰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瑜普二字从宋本

第九行陳啓顧等皆勤勞國事何改　振玉案事字何改

第十六葉第十二行賀齊討黟賊黟賊平定今正　振玉案校語當作二黟字今正

第十七行俠守沔口从御覽　振玉案校語當作俠字从御覽又案各本原作夾亦未誤古夾俠通用

第二十二行註仁澤罔著今正　振玉案校語當作罔字今正

第二十三行曹休出洞口何校　振玉案校語當作口字从何校

國校　十六

第二十四行因使召募得百餘人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募字从宋本

第十七葉第十一行隔沔二谷中今正　振玉案校語當作沔字今正

第十二行雖名襲任何改　振玉案校語當作名字何从宋本改

第十四行註自稱領都督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自字从宋本改

第十七行註特謂嚴畯曰从册府　振玉案校語當作特字从册府

第十六行江水盛漏流何校增　振玉案盛字何校增
第十八葉第六行而用僕子言从宋本　振玉案僕字从宋本
第十二行註奉承革命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革字从宋
本
第十三行亡考故日南太守歆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亡
字从宋本
第十四行又奏鄭元解尚書遠夫事曰从宋本　振玉案曰當
作目又校語當作目字从宋本
第十九行註求與丁覽卜靜等爲比卜靜見顧雍傳　振玉案
校語當作靜字以意改卜靜見顧雍傳

第十九葉第一行註其文章之士何改　振玉案校語當作士
字何从宋本改
第三行註忠子潭何改　振玉案校語當作潭字何从北宋本
改
第四行註昺字世文何改　振玉案校語當作世字何从北宋
本改
第六行豔性峭厲从御覽　振玉案校語當作峭字从御覽
第九行寡婦振玉案婦當作歸無子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歸字
从宋本
第十一行封新陽亭侯何改　振玉案亭字何改
第十二行二男一女从宋本　振玉案二字从宋本
第十三行優於宗仲振玉案仲當作修何改　振玉案校語當作優字
何改
第十四行子喜頗涉文籍从御覽　振玉案校語當作頗字从
御覽
第二十葉第二行不遑假寐从元板　振玉案校語當作假字
从元板
第四行註挾數以相危从北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挾字从
北宋本
第五行審刑賞以示勸沮从北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賞字

人北宋本
第八行登辭疾不受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疾字从宋本
第十五行註後諸葛壹僞叛以吳主傳註校　振玉案校語當
作壹字从吳主傳注校
第十六行是後王夫人覺始與金公主有隙　振玉案金當作
全
第二十一葉第十行以戈拓塹爲緣道何校　振玉案塹字何
校
第十五行丹楊三孫皆降今正　振玉案校語當作楊字今正
第十六行襲蘄春何校　振玉案校語當作蘄字何校

第二十二行表裏機互何改　振玉案此條當作表裏機牙牙字何校改

第二十二葉第三行謂宜城信陵與建平接从北宋本　振玉案此條當作註謂宜城信陵與建平接與字接字从北宋本

第十行常留心推按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按字从宋本

第十二行歲有暴風障氣之害从册府　振玉案校語當作暴字从册府

第二十三葉第六行乃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从御覽　振玉案校語當作郡字从御覽

第十二行末可如何欲刎頭謝責何云从宋本改　振玉案頭字何从宋本改

第十六行註以得蹉步凌統聞之　振玉案蹉字从元本改校語未及

第十八行將軍孫儀孫怡林恂等據三嗣主傳及通鑑改正　振玉案校語當作怡林恂三字从三嗣主傳及通鑑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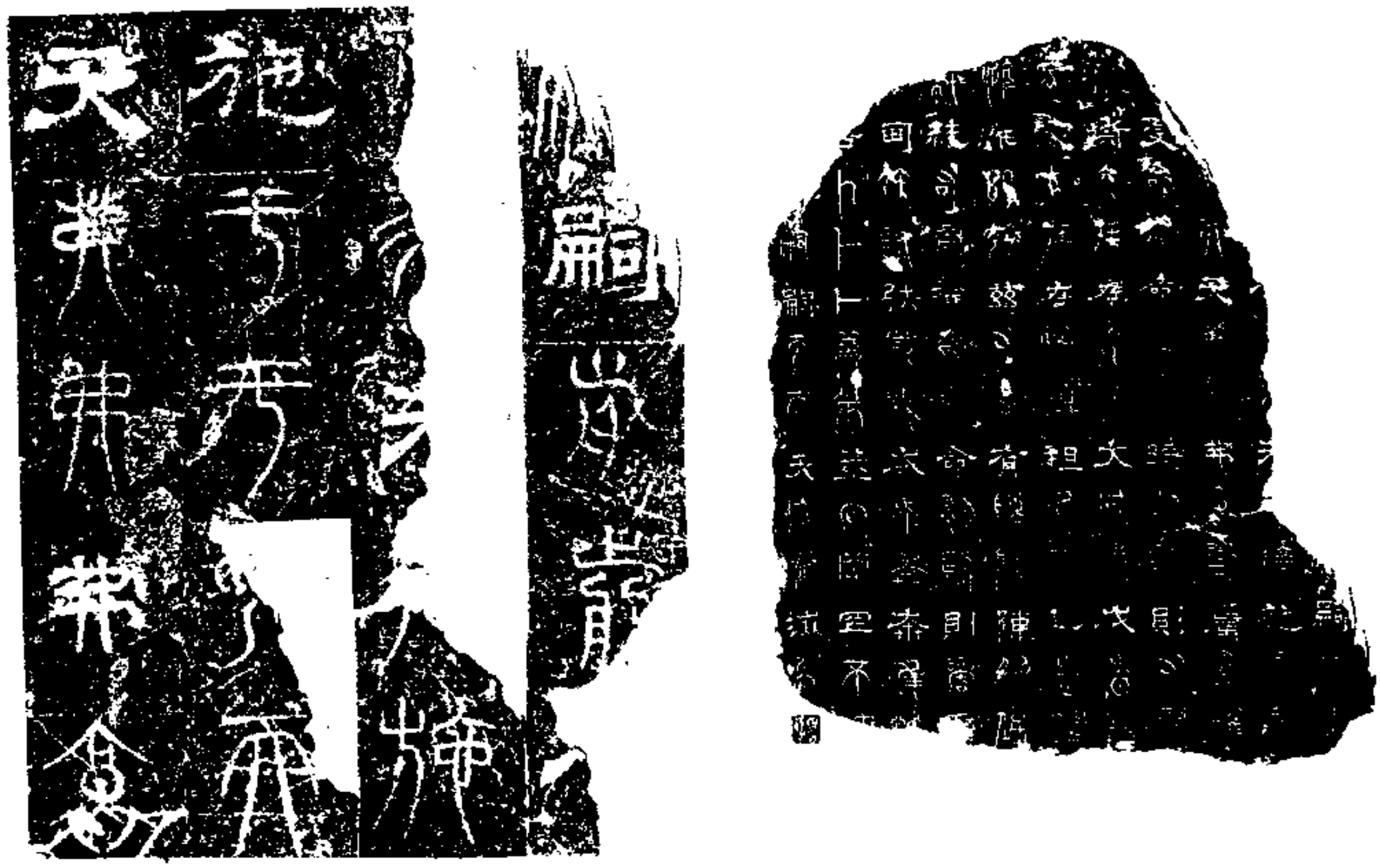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行必皆委綝就公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皆字从宋本

第二十四行又難與兵向宮从宋本　振玉案校語當作宮字从宋本

第二十四葉第十四行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从元板　振玉案校語當作既字从宋本闕字从元本

魏三字石經尚書殘石

拓册 104 號
10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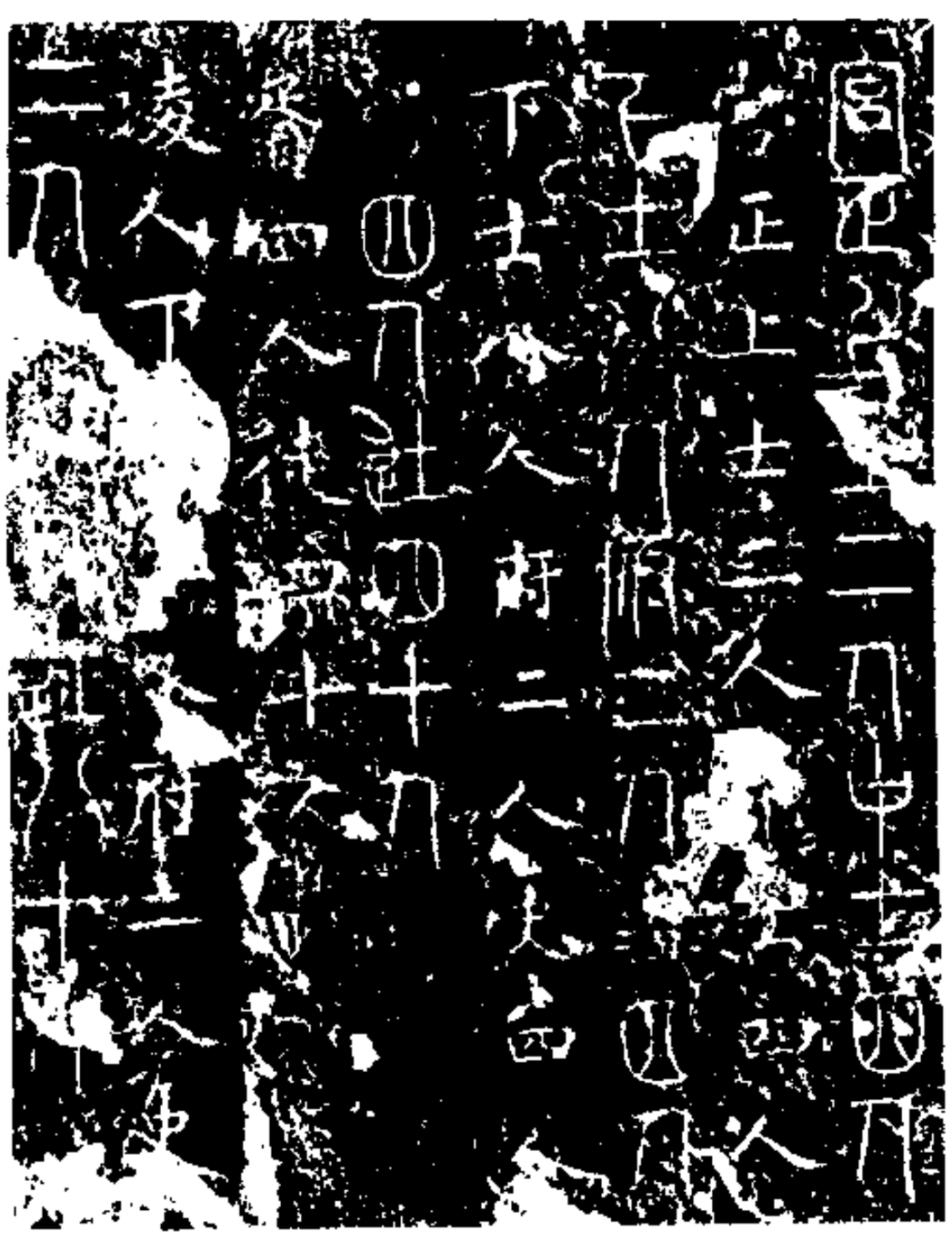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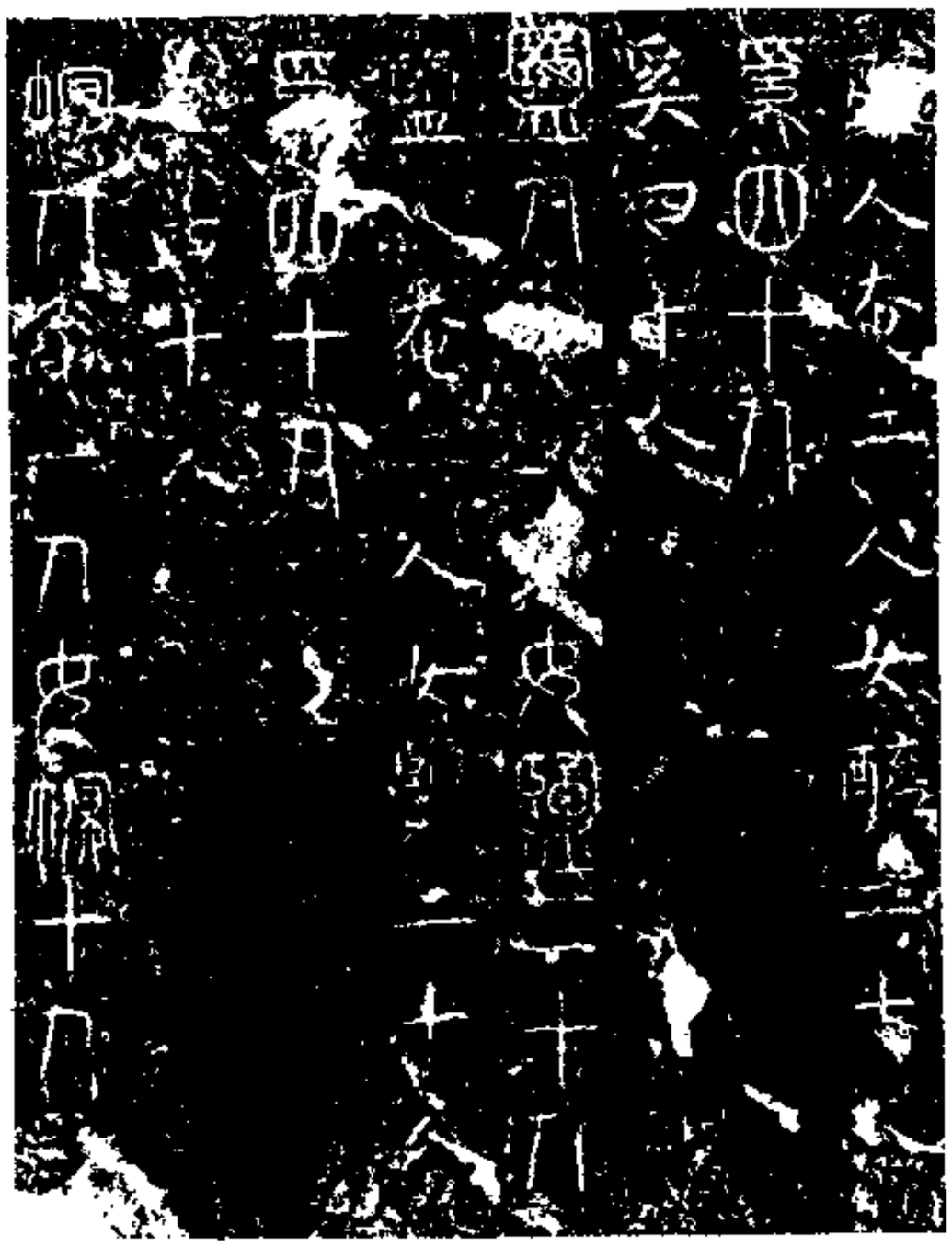
正始石付尚書若典篇殘字百四十二言全字百有十五字十百二
元陽中黃太沖陽孝輔黃黎洲氏三體石經人間者傳此
拓本考魏書馬思清沛陽郡任城郡和舊三字石經見丘
在至思與帝沖太相隨為州辰設不用太敬顯高隨書任城
右廣陵王敬政自沛陽徙於鄴鄴行至河陽徙居河陽逆後
於冲太傅至鄴者不至下平至隨問之平之自鄴事與入
長安置於秘書省顧經稱謝主於爾學不屬隨事逆寢
廣陵王遠之可用為經禮貢魏和祕書監目錄徵拾收集之十
年春一月二日石經二設主為帝之為州辰設為齊陽之轉徙
隨唐和氏之將萬金為石今而得之皆陽知從鄴時書已
卯若主重侵如鄴設遠二條記為中學之藏殘石在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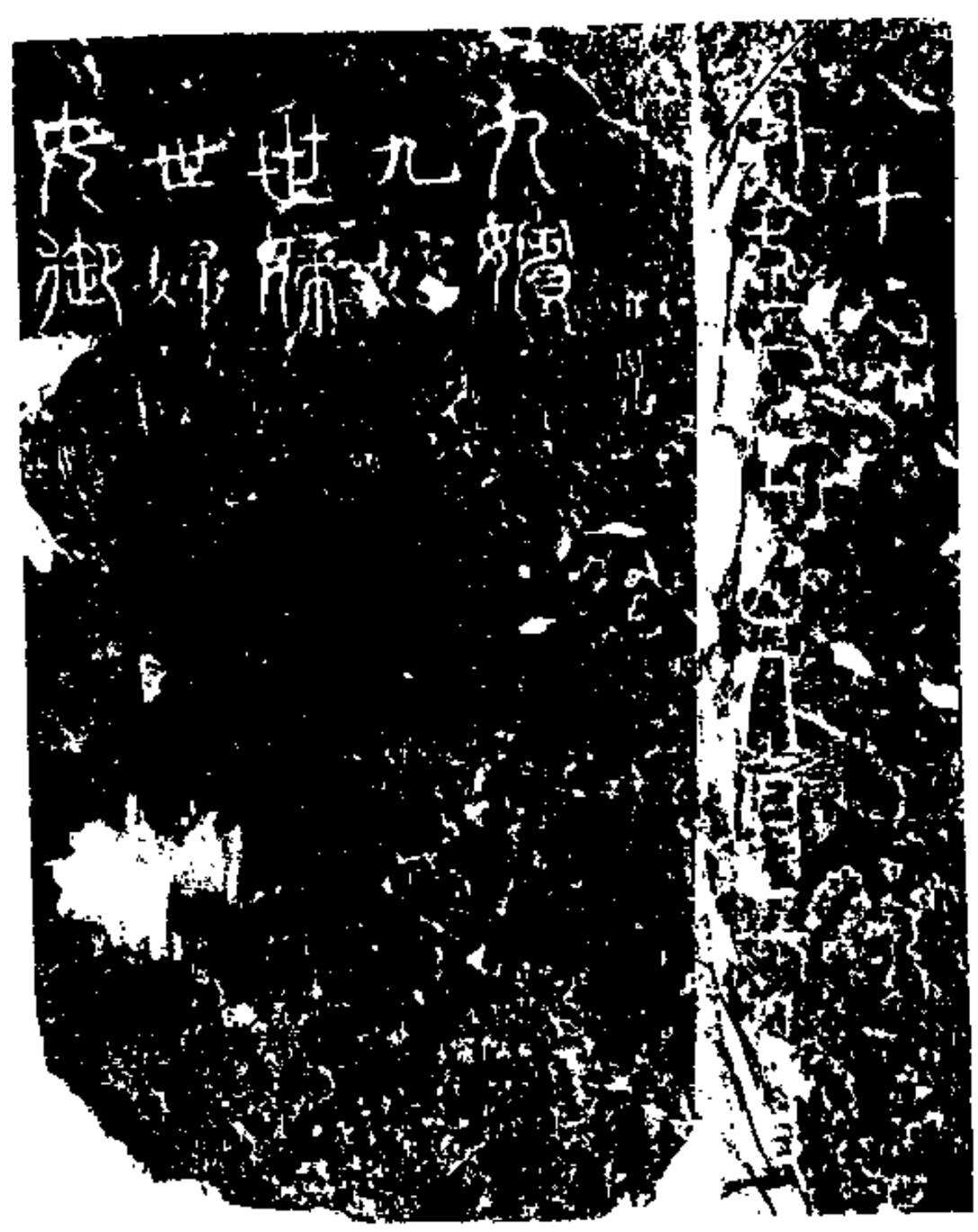
趙魏燕遠不知而鄴陽相隨遠至民漢鄴學為及相求愛
重刻石以記鄴陽蘇望得石民得拓本八百八十九字武故相之文
唐寧刻石洛陽明氏又得之武鄴石拓為民藏石留時石使法
蜀西刻今張不得事鄴陽而業得觀業何事者人事
之女乃得見石鄴來學鄴所為情留宋人而見八之一石無傷之
使事矣丁氏得石張將拓本鄴拓墨猶全本鄴得一紙以敬
法隨多少事注於東法隨墨本六乃在鄴而拓鄴事卜遠因拓
已無重矣為此一本乃付彭所以廣其傳者反主鄴安徽名
作觀石所考二者主拓墨和墨本見之留學故至此作讀
徵君者得考觀為宜流于已間目上廣羅諸手者孤本東
寫石之重事蘇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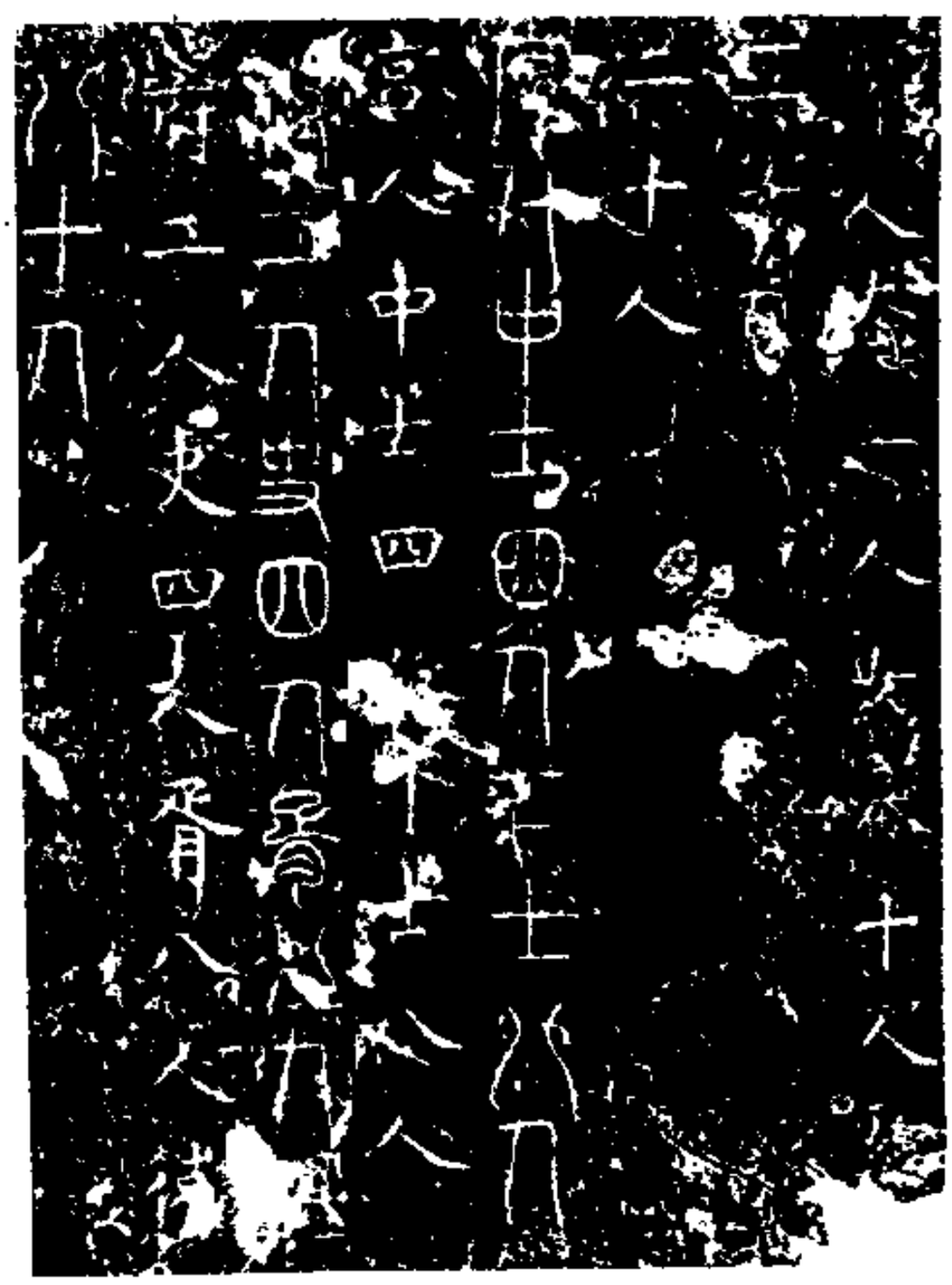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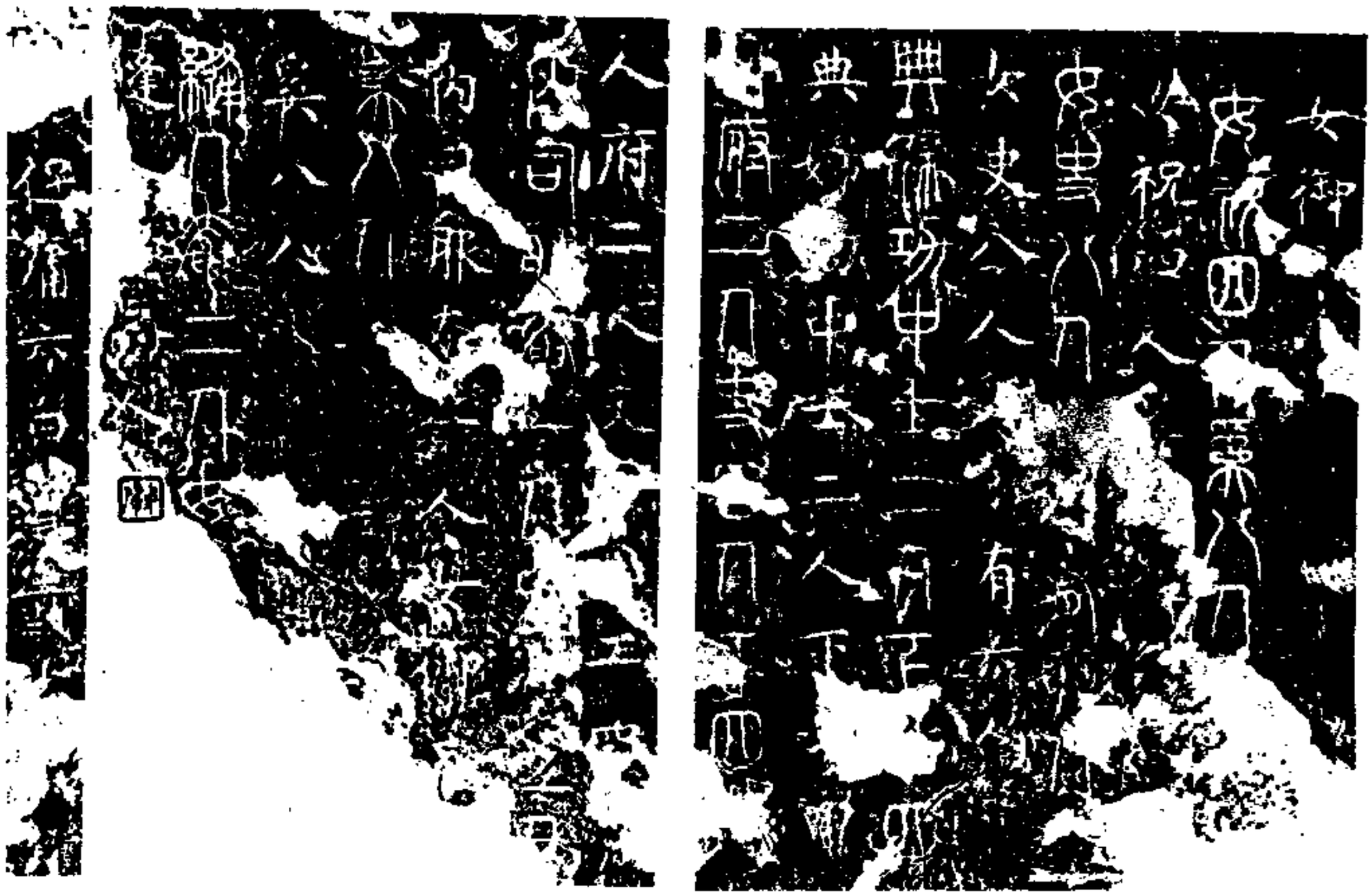
宋石經周禮儀禮記殘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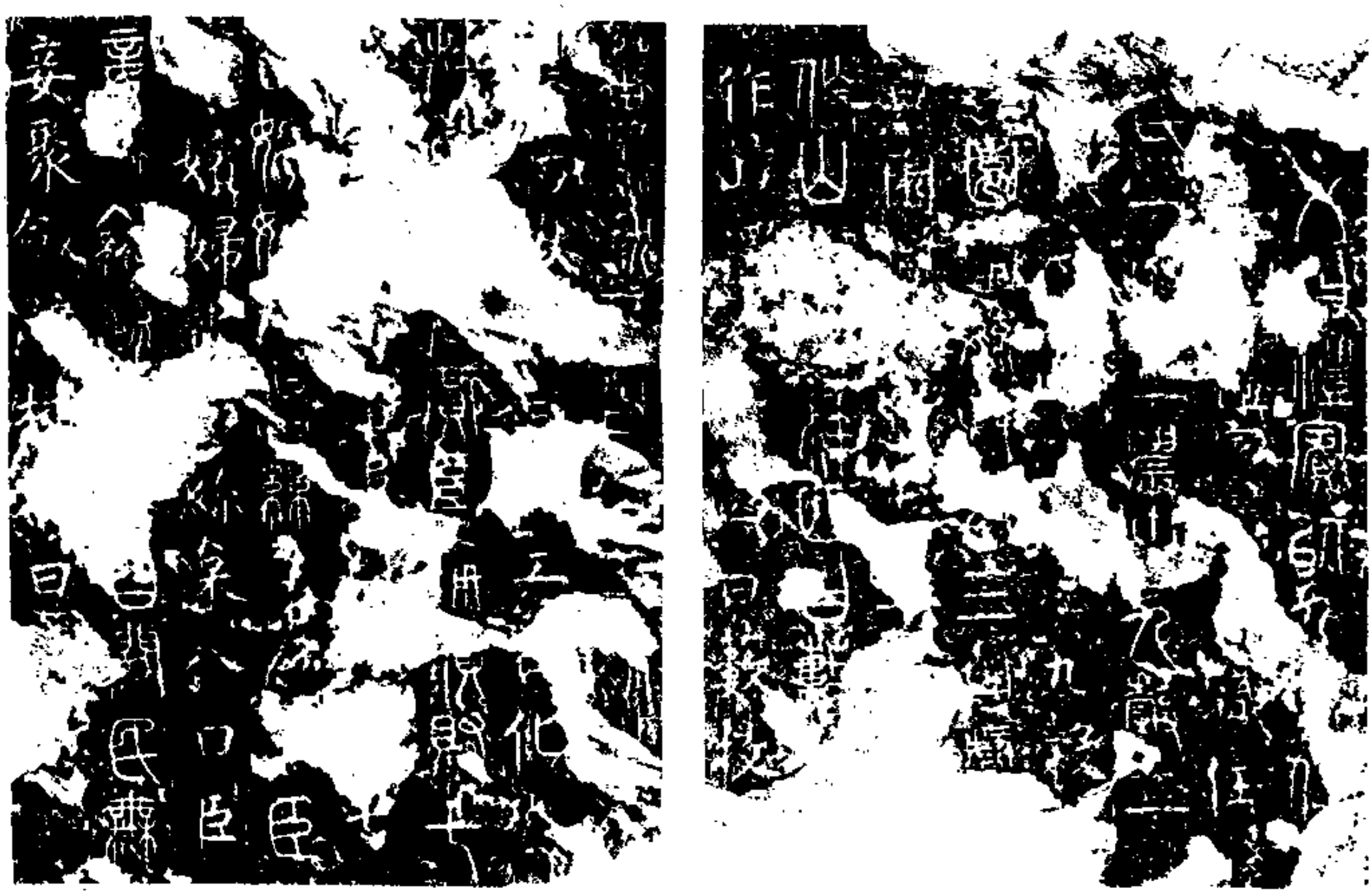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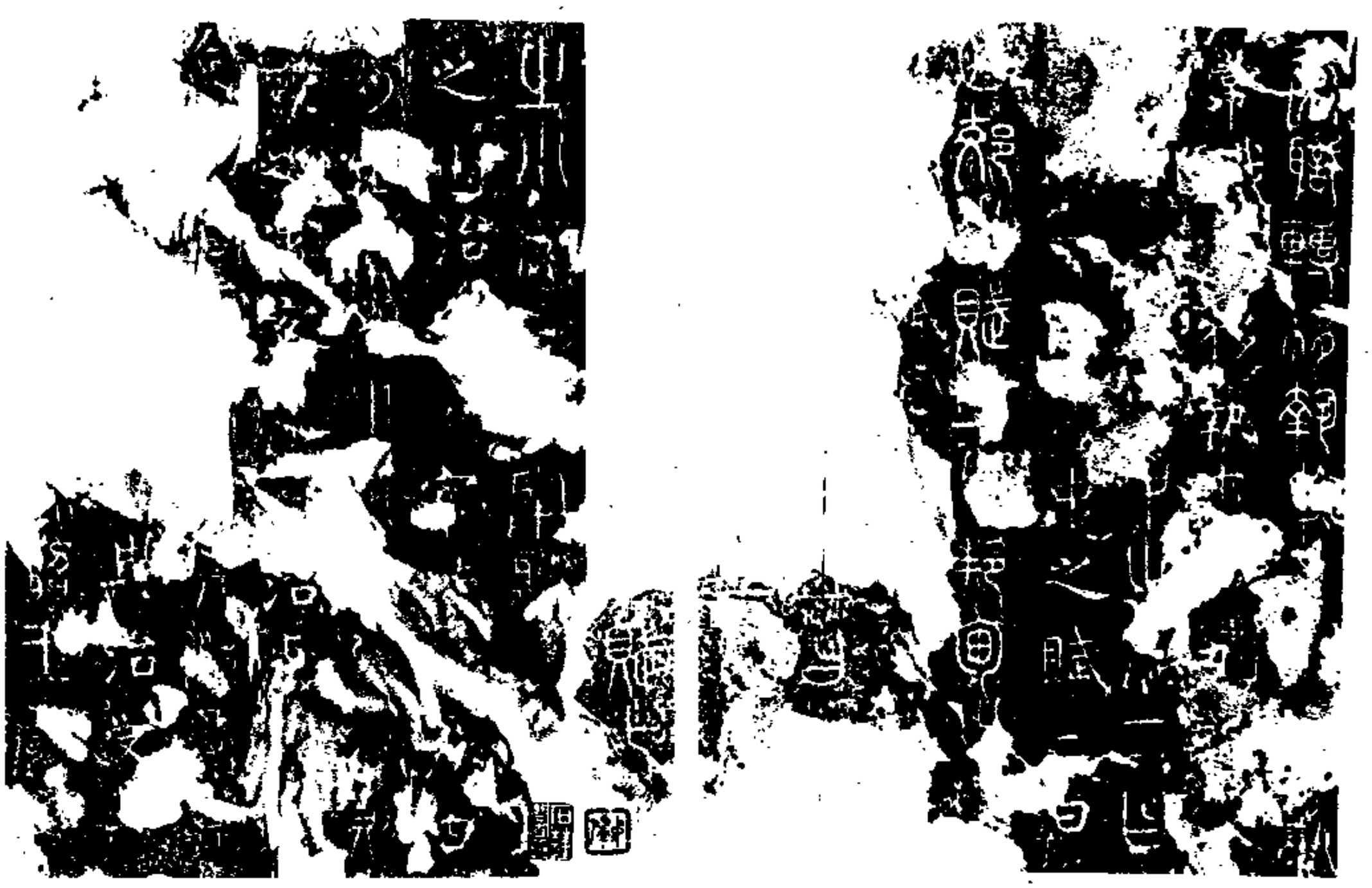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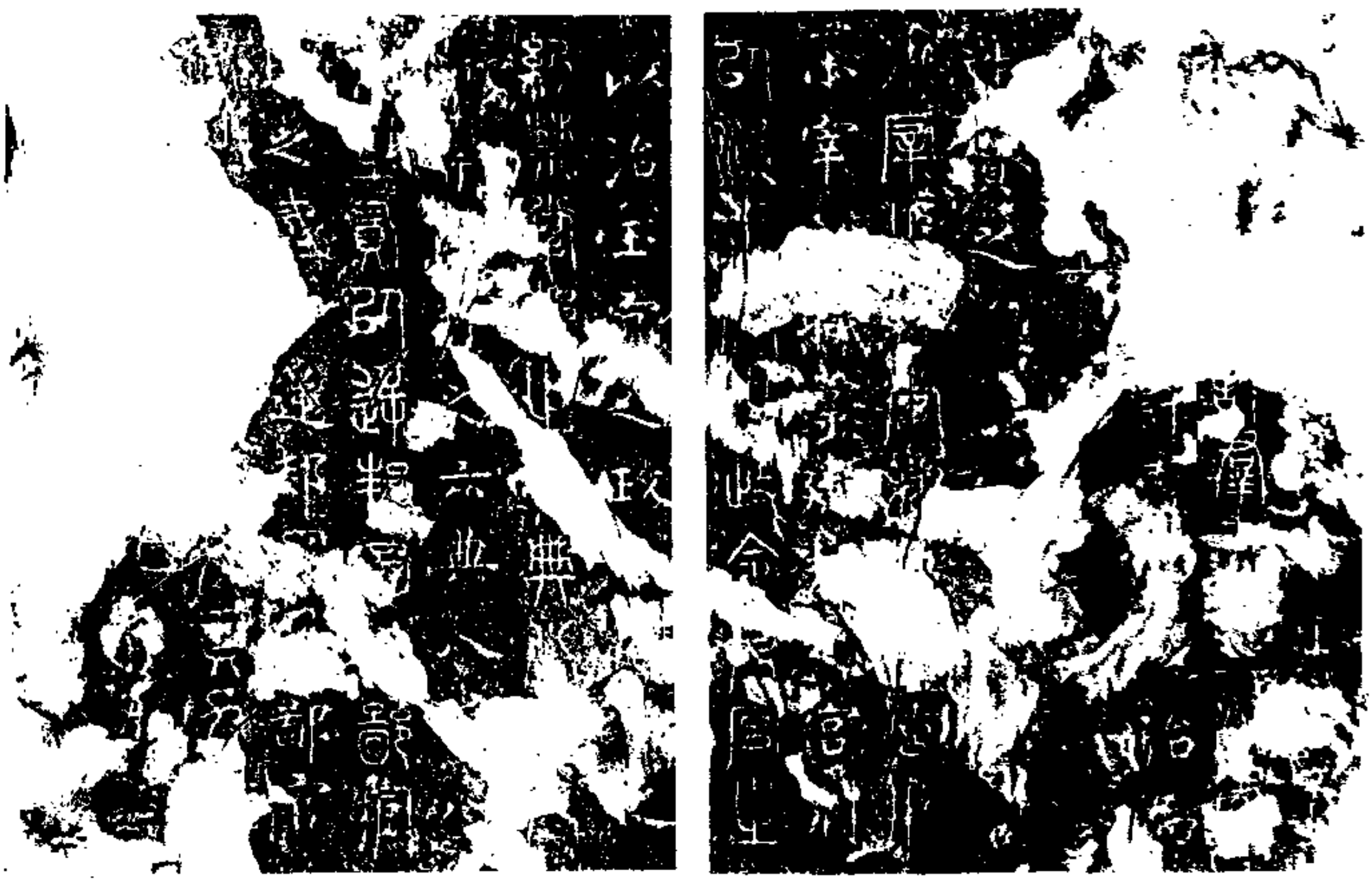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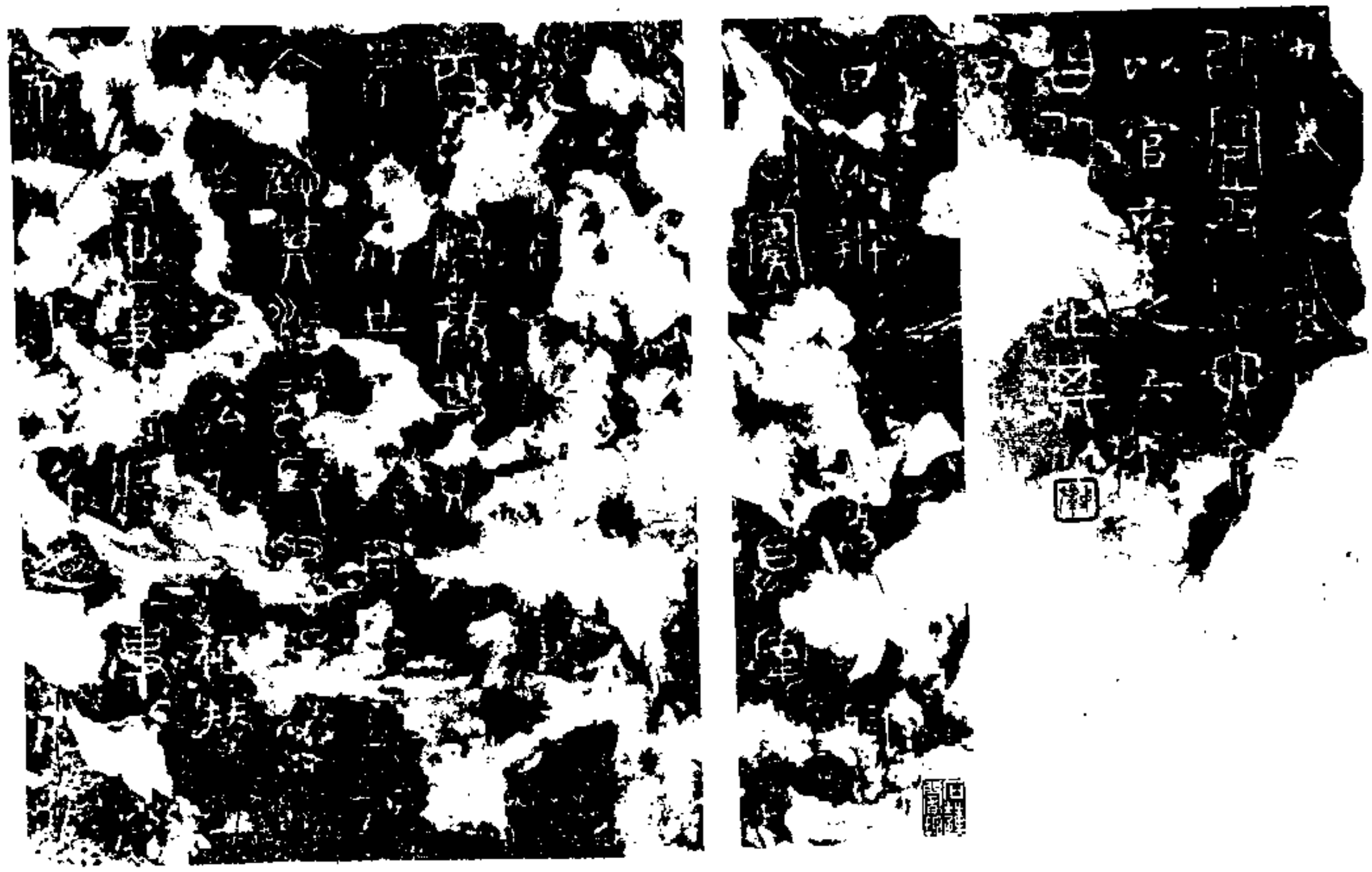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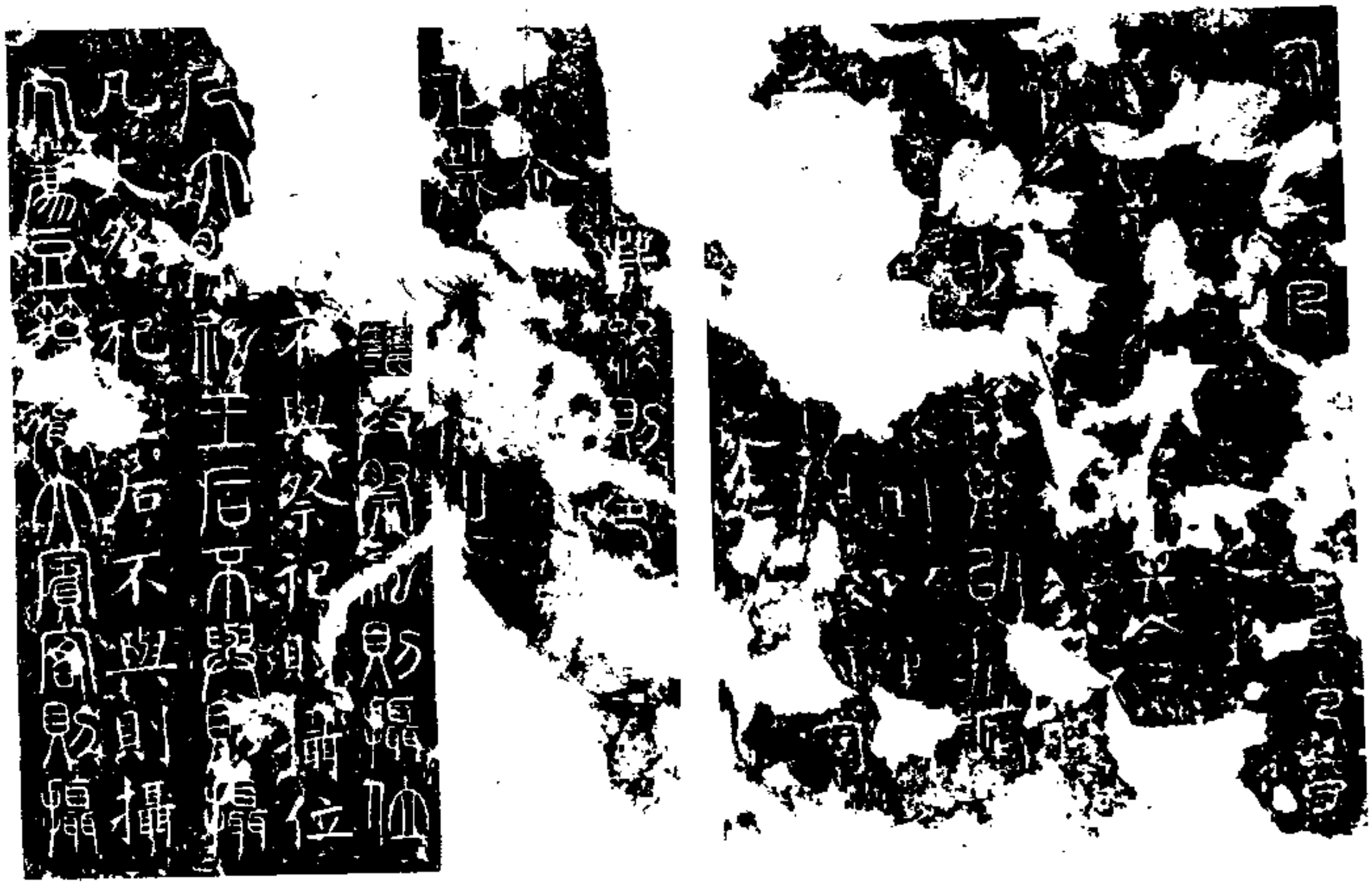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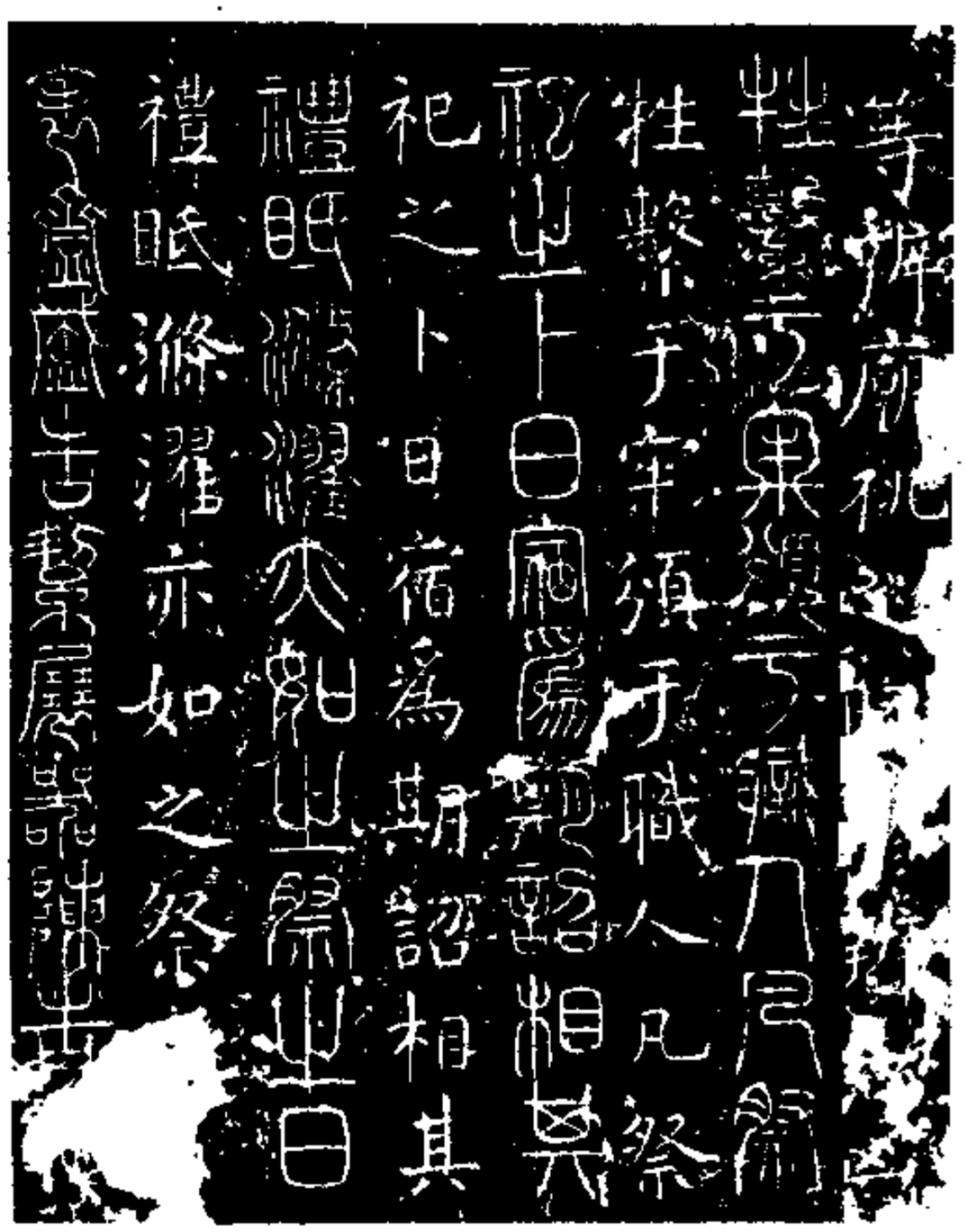












表盛盛告絜展器陳告俾
及祿鐘鬱鬯祖禮詩其
又果菜鬱相治小禮詩其
幠鼎出岸出中出中出禁
忘老兆中廟中之禁
祭祀禮成貝古事事
涂祀禮成則告事畢
圓餘鐘鬱鬯祿

大官公涖道
几菜鬱鬯贊果
祭祀禮會合
禮饗祭祝侯讓
大官公涖道
大官公涖道

則新禁外
禁外
潛旦鐘
地于
宜受
法
宣祿用
享祿用
雖鼎沿有丹
其朝踐用兩
用兩山尊皆有
所昨也凡六彝六尊之酌

醴齊緇酌盎齊
緹酌昔酒澄
酌沒酌凡酒
脩酌大喪存奠
[illegible]
[illegible]大旅
[illegible]五席[illegible]
司几筵五几五席之
物辨其位凡大朝
[illegible]
[illegible]大饗射
王[illegible]
王位設[illegible]依依前[illegible]設
[illegible]紛純加
[illegible]席畫純加
[illegible]席畫純加
[illegible]

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
覲大[illegible]國命諸侯
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
王[illegible]
王位設[illegible]依依前[illegible]設
[illegible]紛純加
[illegible]席畫純加
[illegible]席畫純加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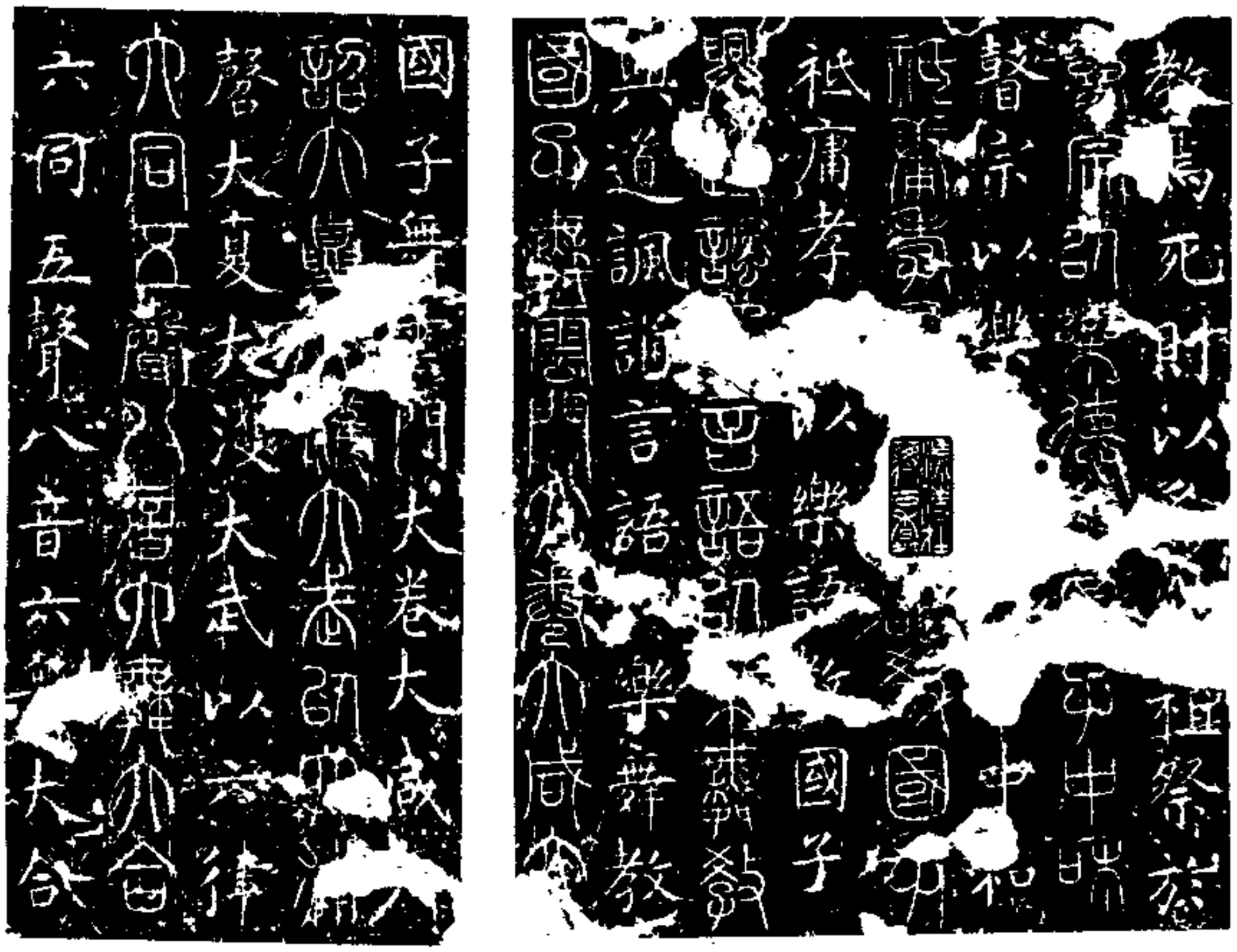
次席[illegible]純左右玉几祀先
王[illegible]席[illegible]祀
[illegible]亦如之諸侯祭祀
[illegible]席[illegible]紛純
[illegible]席紛純
[illegible]
王[illegible]王[illegible]王[illegible]王[illegible]

玉[illegible]玉器出則
[illegible]
[illegible]之
[illegible]命[illegible]諸侯
[illegible]之五[illegible]諸侯
[illegible]
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為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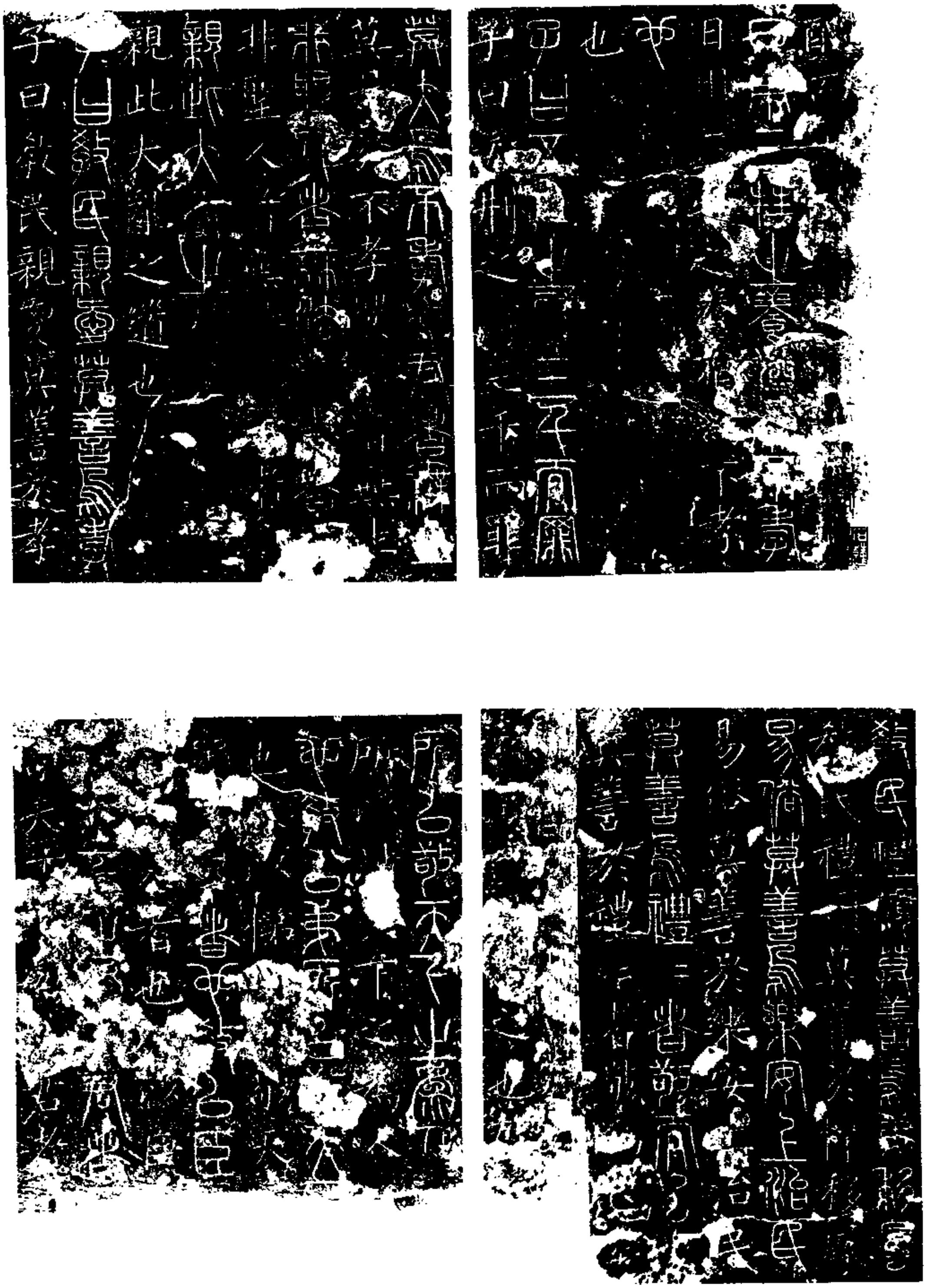
伯六國家宮室車旗衣服
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
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
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
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
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三
孤卿命其大夫
四命其卿六命其大夫
四命其大夫皆加一等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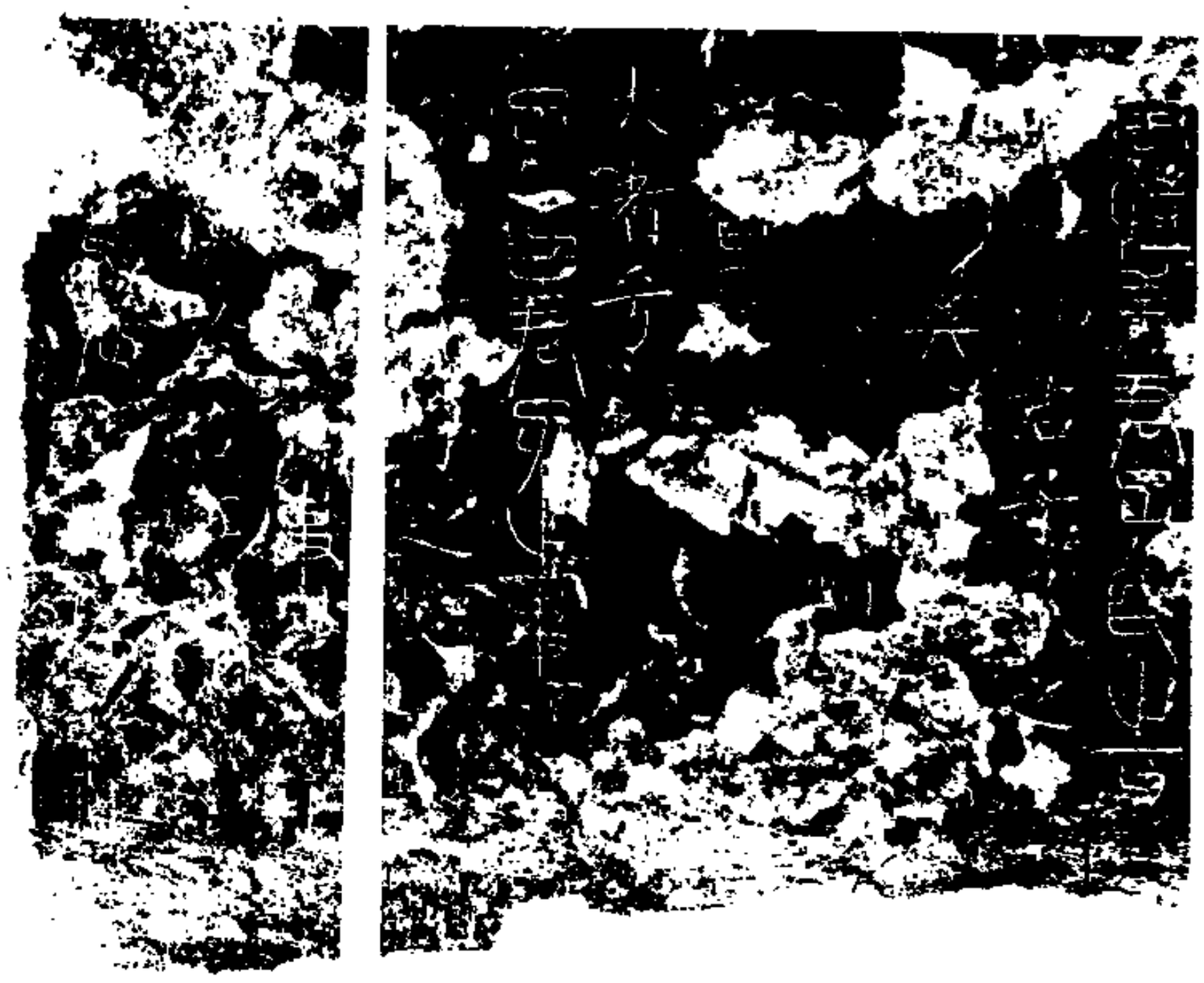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
禮儀皆以三爲節王之三
公之廟
守祧守先王先公之廟
祧其遺衣服若將祭
祀則各以其授尸其廟
則司隸除之其祧則守
祧廟中賜則司隸
祧廟中賜則司隸

祧黝垩之既祭則藏其隨
與其服
世婦之宮及祭
祀比其具
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
內宗之禮事
食人之人
宴亦如之
婦之朝莫哭



3
12





汴學石經周禮殘碑錄跋

汴學石經周禮殘碑錄跋

汴學石經周禮殘碑錄跋

汴學石經周禮殘碑錄跋

汴學石經周禮殘碑錄跋

汴學石經周禮殘碑錄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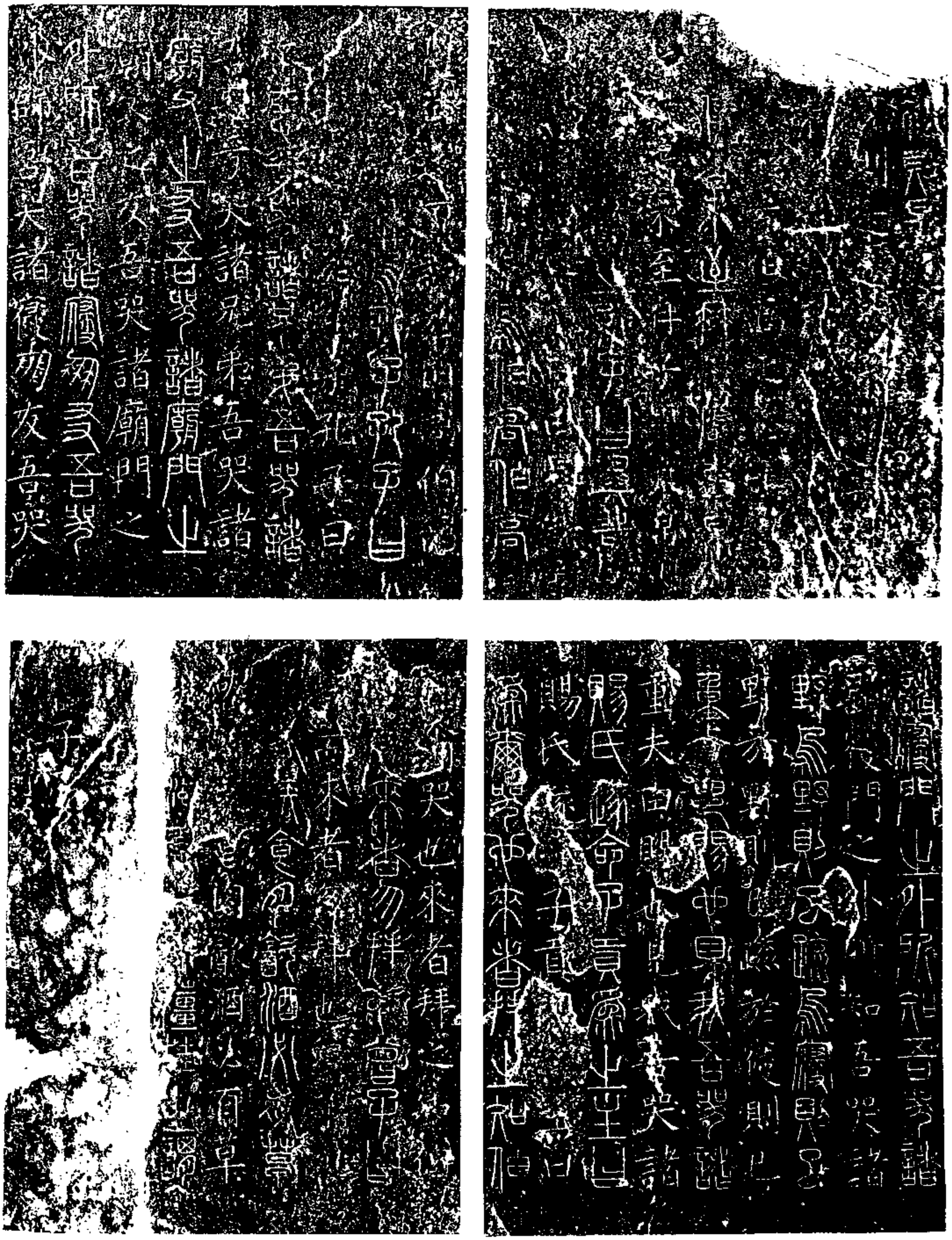
汴學石經周禮殘碑錄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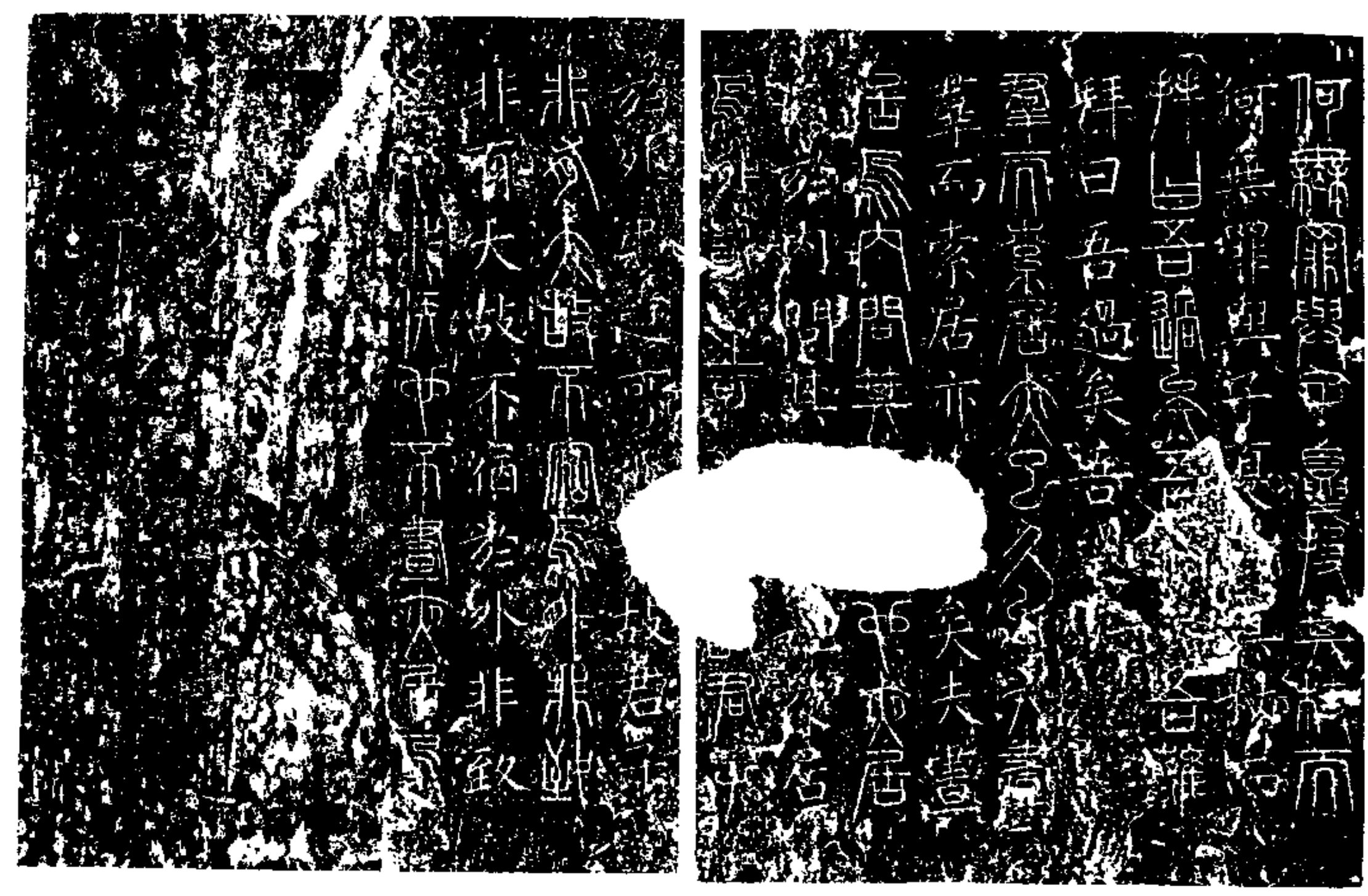
汴學石經周禮殘碑錄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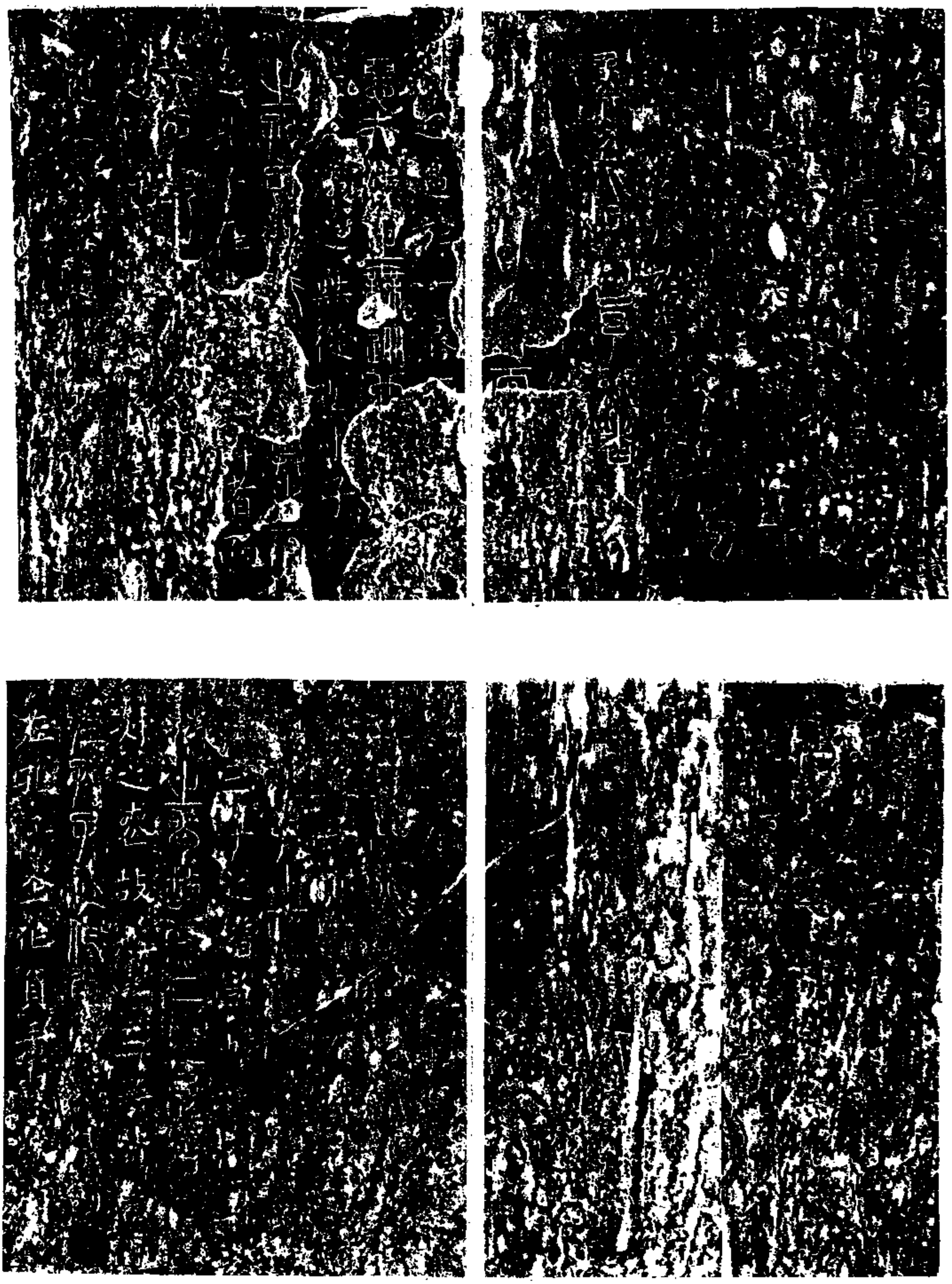
汴學石經周禮殘碑錄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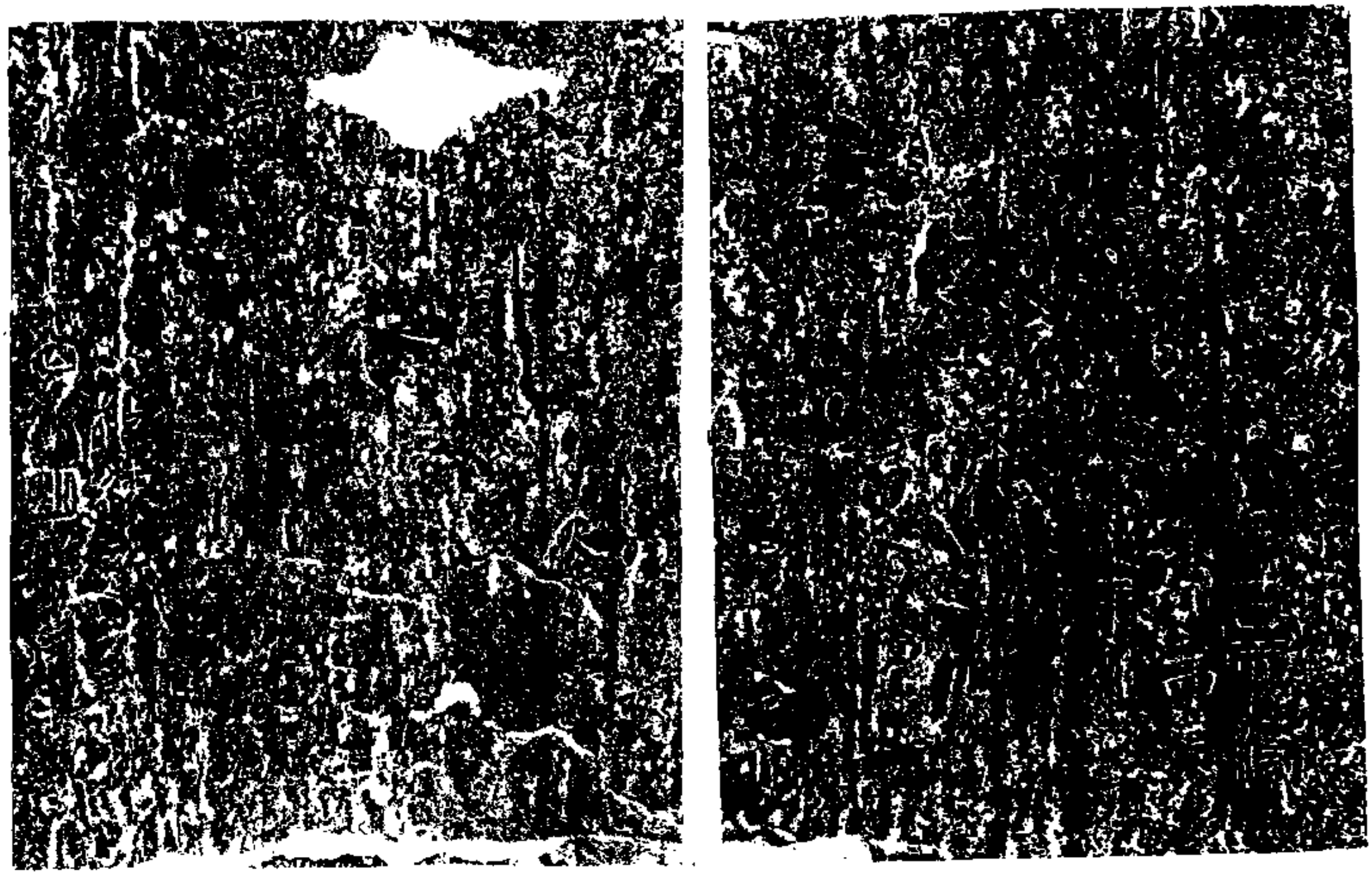
汴學石經周禮殘碑錄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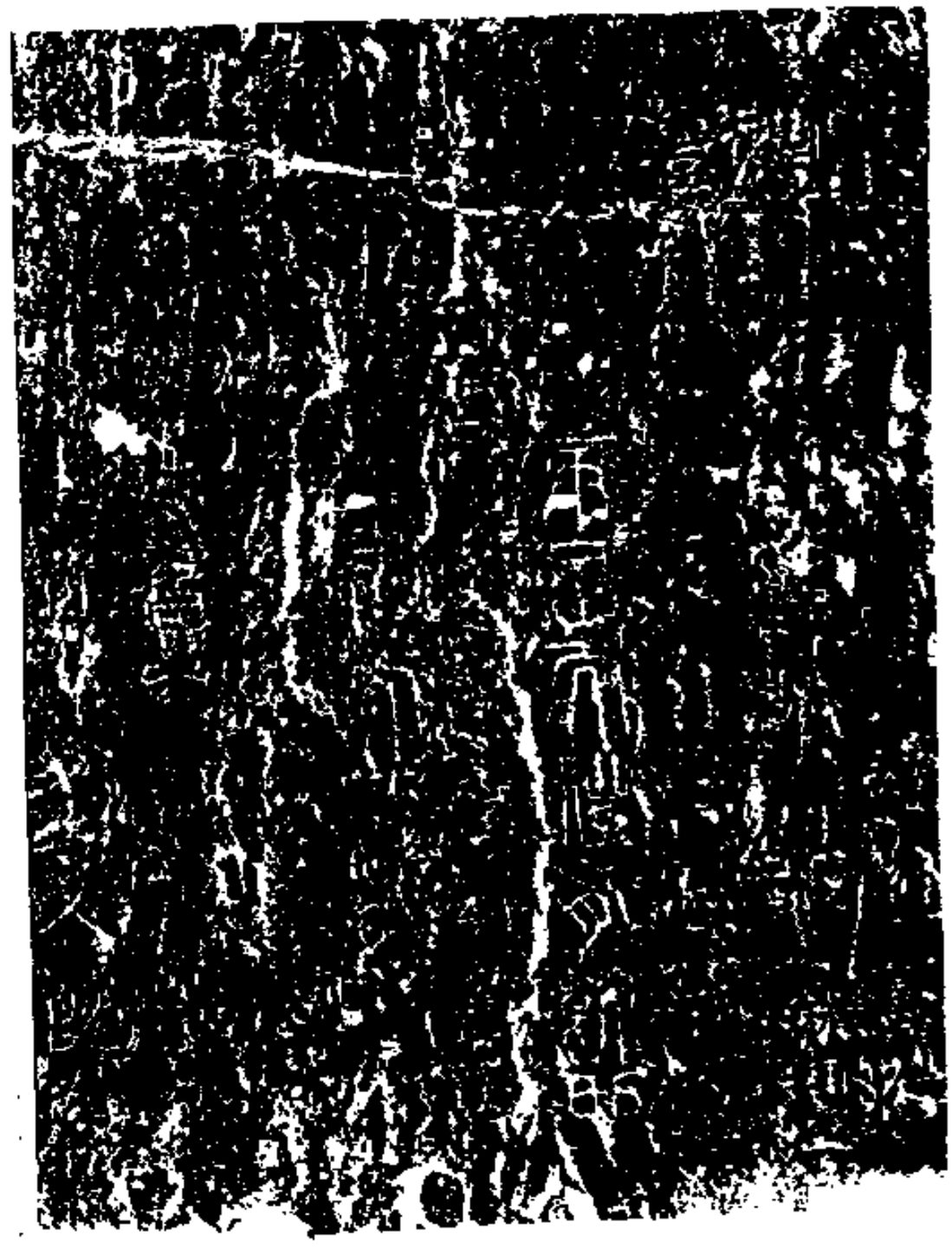
[illegible] ॥ [illegible]











許學石經禮記殘字一石藏地主手往藏得海豐吳
氏石建閣藏本文字可辨者僅六十行如摩滅不可
辨者又三之一歲甲初出土時打本垂十年不可得
今年春新印絕罕出某三冊石從遺編吳氏本付印
毒者本本復可得矣此者春將春中國急得一本手
某故事勢紙初拓見此
九十餘八行古淺洛不可辨者六十餘行而得百三
十餘行數美本春字殆作為之為之驚喜乃復印入
吉石庵叢書四集中俾世之治歷代石經者有所稽
焉宣統丁巳中秋前客上虞羅振玉書于海東寓居
之夢郼竹堂

唐書直筆校記

浙版 104 號
21A

唐書直筆校記

影宋寫本唐書直筆四卷新例須知一卷與　武英殿聚珍本三卷新例須知一卷卷數不同書名作書直筆新例次行低五格呂夏卿撰三行一卷帝紀第一二卷列傳第二三卷志第三四卷摘繁文闕誤第四五卷唐書新例須知聚珍本開卷作唐書直筆卷一二帝紀卷三列傳志摘舊史繁文缺誤卷四新例須知編次亦不同

帝紀第一

帝諱　聚珍本改帝諱爲名字下諱字均改名字

王者帝天下條　治于范曄　聚珍本作范蔚宗避本朝諱按古書遇本朝諱應作字不成不應改宋人書　劉敬之書不載聚珍本作劉昫

書母

禮家貴嫡條　母章恭吳皇后　聚珍本改敬不知宋人避諱改字之例　與校記

即位　聚珍本有此題此本脫

繼故而立條　恭宗宋人避諱改　聚珍本作敬　中宗哀宗紀書曰因景龍是中宗天祐是哀宗是也下高祖睿宗紀書曰同例此本作哀宗固誤聚珍改作中宗亦未叫

內禪

內禪非正條　高祖高宗紀書曰　高宗應從　聚珍本作睿宗不分書　太宗明皇紀書曰不分書　正元即貞元避宋諱

立皇太子　聚珍本無皇字

太子薨不名條　故先云廢從緩不忍辭　聚珍本無下五字按下文後云廢從緩不忍辭此先云廢何得云不忍因下文而誤衍

雙舉其恩條　皇太子忠廢皇太子賢廢同文　聚珍本作皇太子忠廢與高宗紀皇太子賢廢同文此脫與高宗紀四字

宰相拜復

蘇官不書條　牛仙客爲丞相也　聚珍本相下有是字

用得其人條　下條虞宗紀云云　聚珍本移于張九齡下甚合

不敢虛器所加　聚珍本作虛器所加從略

不勝其任條　聚珍本衍入下條

殺大臣條　中宗紀書曰天授二年十月左相岑長倩賜死今書在武后紀此作中宗當是夏卿修史時所改書後別創武后紀中宗紀書曰此書紀應作中宗文宗紀書曰原脫文宗二字

命將征伐

執戎狄條　不名下有不以蠻夷抗中國也　聚珍本節去七字

破夷狄條　聚珍本無此名當是館臣諱而去之

戎狄之心條　突厥利可汗鉢苾來奔　聚珍本作突利可汗什鉢苾

戎狄之俘條　太宗明皇紀書曰　聚珍本太宗明皇分書

中國之俘條　高宗　聚珍本作高祖　高宗憲宗紀書曰　聚珍本高祖憲宗分書

宰相統兵條　憲宗昭宗紀書曰　聚珍本憲宗昭宗分書

公主下降

公主下嫁條　公主下嫁夷狄　聚珍本作下嫁外國館臣所改唯以使稱賤夷狄也　聚珍本去下四字

夷狄求婚之使條　聚珍本作外國館臣所改

公主降夷狄無子條　聚珍本無降夷狄三字館臣所改然語氣不完矣　宣親公主　聚珍本作宣國與上條合親字誤

公主死于外國條　本傳下有爲中國痛也　聚珍本節去五字

夷狄之君條　夷狄　聚珍本作外國

夷狄外宗稱藩條　聚珍本無夷狄二字　風化之所不及一以禽獸視之　聚珍本去下六字

夷狄本朝內屬條　聚珍本作絕域內屬　聖人內宣必有外夏

許夷狄者不一而足　聚珍本去下八字

亂臣

負固怙亂之雄條　德宗憲宗紀書曰　聚珍本德宗憲宗分列

藩臣失撫馭之和條　以衆逐文　聚珍本作用衆　幽州逐其帥張弘正按當是張弘靖

非意之變條　太宗紀　當作文宗紀

拒君命于外條　肅宗紀書曰上元三年　聚珍本作上元元年

方鎮

方鎮逆兵以闕王土條　穆宗紀書曰依本書例當作穆宗德宗紀書曰長慶二年三月成德王庭湊入幽州元年十一月成德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不云入者惡其以幽州降湊　聚珍本作長慶元年十一月成德王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二年三月成德王庭湊入幽州文字較順按庭湊未入幽州仍是深州之誤耳

校記

弃地不書名條　肅宗紀書曰依本書例當作肅宗穆宗紀書曰

方鎮敗王者之師條　不言哥舒翰者　兩本同實則翰之子哥舒曜也

方鎮因釁奪邑條　代宗紀書曰依本書例當作代宗憲宗紀書曰

王師克土條　德宗紀書曰依本書例當作德宗代宗憲宗紀書曰

王師平方鎮條　憲宗紀書曰依本書例當作憲宗武宗紀書曰

方鎮之寄條　穆宗紀書曰依本書例當作穆宗恭宗紀書曰

命將權鈞條　肅宗紀書曰依本書例當作肅宗憲宗紀書曰

逼于天時條　頓至襄陽　聚珍本作頓至自襄陽

方鎮來朝條　代宗紀書曰依本書例當作代宗肅宗紀書曰

方鎮失地條　代宗紀書曰依本書例當作代宗憲宗文宗紀書曰

權臣

權臣擅命條　唐宗紀書曰依本書例當作僖宗昭宗紀書曰崔胤殺宰相王溥　按時只有崔胤宋人避諱改下同

權臣殺皇子條　昭宗紀書曰依本書例當作昭宗哀宗紀書曰

權臣任用之漸條　明皇紀書曰依本書例當作明皇僖宗紀書曰

僭國

僭命之盜條　肅宗紀書曰依本書例當作肅宗代宗紀書曰

朝賀

受朝賀失禮條　明皇紀書曰依本書例當作明皇憲宗紀書曰

籍田

籍田如禮條　高宗紀書曰依本書例當作高宗明皇紀書曰

失禮過舉之禮　聚珍本無之禮二字

舉難行之事條　明皇紀書曰依本書例當作明皇德宗紀書曰

失禮過舉直文以見惡條　肅宗紀書曰依本書例當作肅宗穆宗紀書曰

封禪朝陵條　高宗紀書曰依本書例當作高宗明皇紀書曰

列傳第二

賜姓

夷不亂夏條　夷不亂夏疏不踰內四夷所生　聚珍本節去上八字

謚贈

謚贈之數條　懲及倖也　聚珍本作幸

論議

論議表章條　與元稹書　聚珍本作元微之

疏軍旅之宜條　如權文公韓文公准西招討事宜　聚珍本去權文公三字　考准西招討事宜權集在四十九卷韓集在三十九卷各自不同館臣未考權集毅然削去亦近庸安

官爵

官爵升易條　論列[illegible]事迹事　聚珍本作述事當從

循吏儒林條　范曄改范蔚宗說見上

外戚

外戚之家條　正元　聚珍本作元貞　吳斠作吳澂當從

皇后傳

王者之母條　章恭正獻說見前

公主附后傳之下條　元昭鄭太后　聚珍本無元昭二字　考鄭太后憲宗妃宣宗尊爲皇太后元昭宣宗妃懿宗尊爲皇太后誤合爲一

志第三

郡國車服志

唐室十八帝之盛條　高宗明皇武后　聚珍本作高宗武后明皇　降禪　聚珍本作降神

高祖紀條　總纊布帽　聚珍本作布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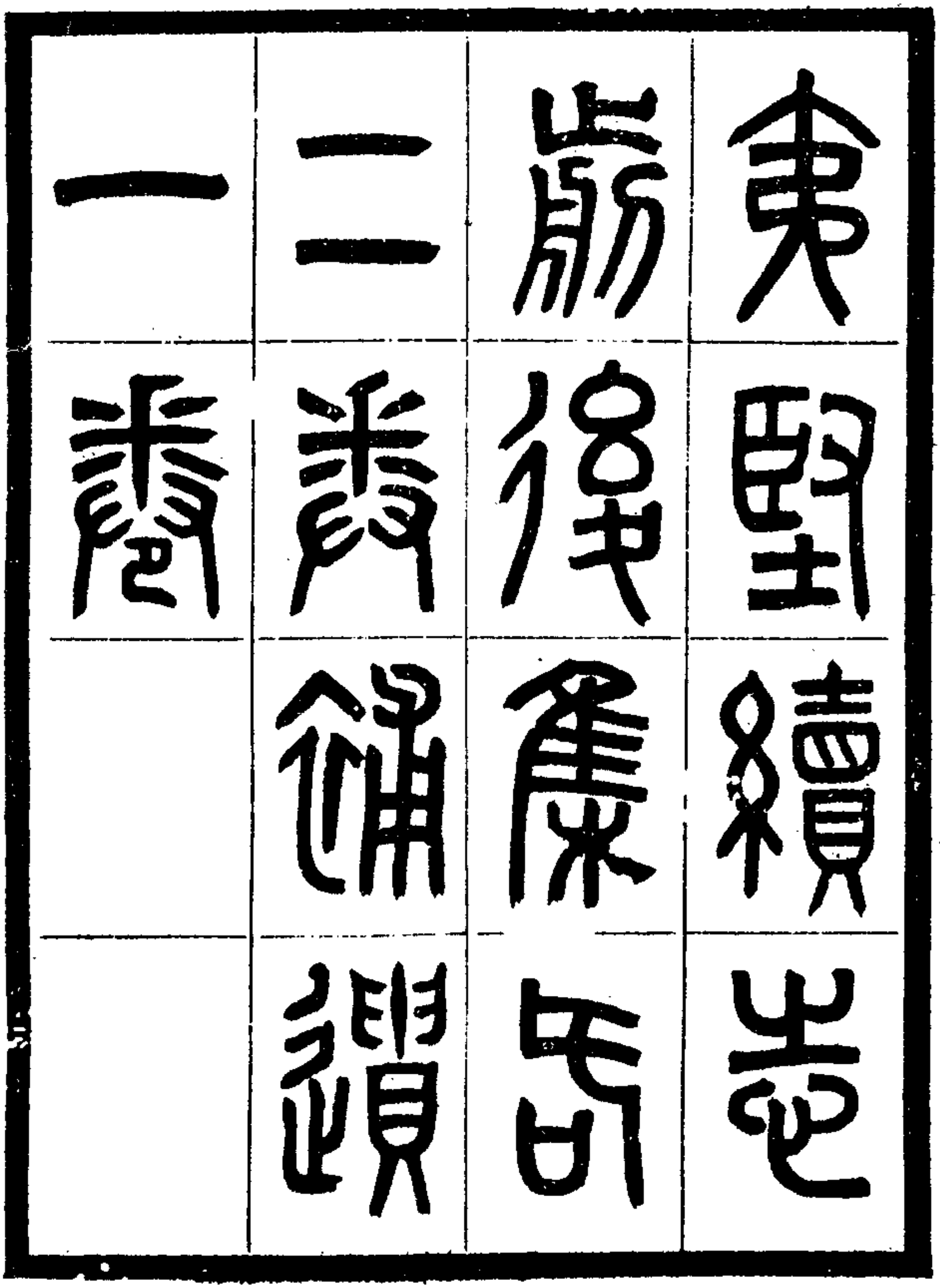
新刊須知

廢傳條　忠義文苑方技名目　聚珍本無　舊書李君球楊茂謙閻濟美入良吏　周興至羅希奭五人入酷吏　李公逸至邵眞八人入忠義　王君㚟入孝友　孔紹安至李拯十一人入文苑此本不分明　鄭玄挺　聚珍本作鄧玄挺

新添傳條　宗室　李晦　聚珍本作李從晦　李之方　聚珍本作李之芳　列傳　温佶　聚珍本作温佶　韋浩虛　聚珍本作盧若虛　鄭處詢　聚珍本作鄧處詢　文藝　王勔　李幹　聚珍本無　宦官　楊復光　田令孜　楊復恭　聚珍本無　藩鎮　有此標目而所載皆是外國　契苾　聚珍本作契苾羽　阿鍾　聚珍本作訶咥　名蔑　聚珍本作名蔑

唐書著于五代條　彫放　聚珍本作疏放　果師　聚珍本作顏杲卿

唐書直筆五卷宋呂夏卿縉艸撰縉艸宋史有傳史書晁氏讀書志謂其在書局時建明按史傳縉艸學長於史貫穿唐事博采傳記雜說折衷整比又通譜學創爲世系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今觀其書發揮體例謹嚴精覈徵之唐書合者十之八九蓋深見取於歐宋也然兵志爲新志三種之一而讀書志又稱其別著兵志三卷祕之是當時意見亦不能盡同而縉艸於唐書猶有不滿然者甚矣修史之難而作書之不能盡一也聚珍本經館臣刪節夷狄等字幾至文理茫昧又分并卷弟迴殊原書此本原出自宋分卷與晁氏讀書志合遊諱謹嚴尚存本來面目弟轉輾景摹譌誤在所不免館臣以爲原誤亦有合有不合小萬卷樓所刻仍是武英殿本無所考證今以此本付梓以存縉艸之眞其中可商者另摘如右癸丑七夕烏程張鈞衡識


金版
卧龍
先生
續
書
一
二
三

重刊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目錄

澄江河東思善堂

卷一

人倫門

君后

大元昌運一　龍章五色二
天生女子三　神光滿室四
太平天子五　來和天尊六
神仙應世七　錢王玉夢八
金龍之瑞九　宋謝后賢德十
宋謝后家訓十一

忠臣

忠顯自經十二　忠愍罵賊十三
寧死不降十四　出戰遭虜十五
舉家自焚十六　死爲趙鬼十七
忠臣烈女十八　負御容死十九
不拜金臣二十　石上釘撅二十一
奉使守節二十二　奉使辭樂二十三

父子孝行附

母子重見二十四　子取父歸二十五
子尋母歸二十六　死孝死義二十七
赴水救母二十八　身代母死二十九
割股行孝三十　取腦行孝三十一
剔肝行孝三十二　雷擊不孝三十三
事姑不孝三十四　悖逆不孝三十五
養禽不孝三十六

夫婦貞烈賢婦附

陸氏再嫁三十七　去妻復回三十八
薄妻削祿三十九　負約求娶四十
棄妻折福四十一　預夢得夫四十二
武夫超悟四十三　獻范蠡圖四十四

貴顯

精靈應世四十五　中興名將四十六

輪對沾恩四十七　風子丞相四十八
援例民謠四十九　見龍富貴五十
威鎮金虜五十一　周邵魁選五十二
稱旨除官五十三　遇貴陞遷五十四
龍飛定例五十五　師楊同榜五十六

莊重

大臣度量五十七　館客端莊五十八

寬容

不報舊怨五十九　碎玉不怒六十
荆釵求謁六十一

勤儉

居官節儉 六十二　治家勤儉 六十三
貪忌
貪酷害身 六十四　獻琴遭劾 六十五
七齋取怒 六十六
人事門
分定
貴賤分定 六十七　加官分定 六十八
領舉分定 六十九　館俸前定 七十
風水前定 七十一　飲啄前定 七十二
飲饌前定 七十三　生死前定 七十四
遭擄前定 七十五　修廟前定 七十六
得銀分定 七十七　棄銀復得 七十八
失物復還 七十九　財各有主 八十
前生福分 八十一　大器晚成 八十二
戲謔
俗謔試題 八十三　做人做屋 八十四
煩惱自取 八十五　俳優嚴言 八十六
戲謔致爭 八十七
欺誑
冒稱帝姬 八十八　假母欺騙 八十九
假女取財 九十　假道取財 九十一
詭道劫財 九十二　詐言恢復 九十三

生育
判官爲嗣 九十四　禪僧托生 九十五
願生爲子 九十六
符讖門
留讖
孔聖丹書 九十七
貴讖
塔現三影 九十八　青笠米皮 九十九
亂讖
宣和怪事 一百　女眞犯闕 一百一
納土語讖 一百二　北狩異聞 一百三
天命革宋 一百四　胡僧取殿 一百五
兵讖
日蝕無光 一百六　永新兵禍 一百七
天狗墜星 一百八
禍讖
收花結子 一百九　斷叙詩句 一百十
桃符對聯 一百十一
卷二
珍寶門
英寶
天降銀星 一百十二

奇寶
心有山水 一百十三
異寶
塊蚣孕珠 一百十四　巨蛇吐珠 一百十五
拾遺門
武夷洞天 一百十六　白玉觀音 一百十七
桐油秀才 一百十八　雞鳴犬吠 一百十九
祛病疫感 一百二十　鬧樓神怪 一百二十一
富僧冤死 一百二十二　焚屍利害 一百二十三
米脯灌肺 一百二十四　龍莊捨寺 一百二十五
飛來殿宇 一百二十六　罷放生會 一百二十七

人肉餛飩 一百二十八　判執照狀 一百二十九
開封水怪 一百三十　誠心有感 一百三十一
金國試舉 一百三十二　文相神出 一百三十三
馬頭娘子 一百三十四　奸吏誣官 一百三十五
黃帝雜忌 一百三十六
藝術門
相
謝后異相 一百三十七　趙方異相 一百三十八
相知壽數 一百三十九　登第氣色 一百四十
畫
繪兒能嚬 一百四十一　泥像生癡 一百四十二

地理
鬼靈相墓 一百四十三　取鑑定穴 一百四十四
穴差喪身 一百四十五　達僧葬地 一百四十六
益公屋基 一百四十七　冀州風水 一百四十八
妖術
掩魂妓樂 一百四十九　入馬俱仆 一百五十
妖巫斷首 一百五十一　桃生蠱毒 一百五十二
幻術
幻術爲盜 一百五十三　幻術謀財 一百五十四
幻僧煮海 一百五十五　斬人魂魄 一百五十六
術化月宮 一百五十七
警戒門
天譴
欺君誤國 一百五十八　雷擊不忠 一百五十九
穢語罵天 一百六十　用心不正 一百六十一
神譴
裝儒爲戲 一百六十二　欺誑獲報 一百六十三
棄水招疾 一百六十四　妒害胎孕 一百六十五
戒殺
屠牛改業 一百六十六　戒食牛肉 一百六十七
戒食犬肉 一百六十八　殺鱔悔悟 一百六十九
殺鵝取命 一百七十　殺鵝訴冤 一百七十一

羊鳴乞命 一百七十二　鴿飛蝴蝶 一百七十三
警世
妒溺子孫 一百七十四　陰賊良善 一百七十五
強葬招禍 一百七十六　占人陰地 一百七十七
教唆詞訟 一百七十八　潑散酒漿 一百七十九
服丹自焚 一百八十　服丹發疽 一百八十一
誘化
戒賣祖墳 一百八十二　占人圖地 一百八十三
呪咀
雷殛自呪 一百八十四　雷撤卦肆 一百八十五
報應門

善報
竇氏陰德 一百八十六　益公陰德 一百八十七
陰隲狀元 一百八十八　不取他物 一百八十九
平心感天 一百九十　平糶榮顯 一百九十一
米價不增 一百九十二　施粥有功 一百九十三
濟荒不倦 一百九十四　修船增壽 一百九十五
修路延年 一百九十六　捨橋獲子 一百九十七
立四苦莊 一百九十八　放生獲報 一百九十九
放鶉延壽 二百
恩報
制使報德 二百一　彭帥報恩 二百二
愛吏報德 二百三　施恩有報 二百四
海寇報恩 二百五　放龍獲報 二百六
救蠅免死 二百七　救鶴獲珠 二百八
放鼈報恩 二百九　飼燕知恩 二百一
悲仁雀報 二百十一
冤報
冤鬼現形 二百十二　死兒索命 二百十三
圖財殺僧 二百十四　受賂殺人 二百十五
牛報宿冤 二百十六　擊犬受報 二百十七
託生報讐 二百十八　託生報冤 二百十九
枉死報冤 二百二十　生報死冤 二百二十一
冤報解和 二百二十二

人倫門

君后

大元昌運

國朝肇造區宇奄有四方

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

帝圖

太宗皇帝列聖相承以成大業甲午歲殄滅殘金平定汴蔡

撫安中原至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登極之時五十餘年於茲矣

世祖皇帝渡江之後蓋將深入乃聞國中重以簽軍之擾黎

庶驚駭驛騎馳歸宗盟推戴以

世祖皇帝乃

太祖皇帝嫡孫之中

先皇母弟之列以賢爲長止於一人雖在征伐之閒每有仁

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爲天下主庚申年四月卽

帝位五月建年號爲中統元年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

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

元炳煥皇猷權輿治道內立都省以總宏綱外設總司以

平庶政　燕京修營宮室加號上都五年改爲至元元年

八年建

國號曰大元蓋易經乾元之義以明資始之功宋主執行人

久留不遣命中書左丞相率兵南伐十三年平宋爲國南

北混一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合德乾坤爲民父母

神武一奮疆宇泰恢天地覆載之閒悉歸洪化日月照臨之

所皆被容光皆一念之仁有以基之也

天戈指南命帥遣將戒以不殺常時江水不可渡至渡江之

日江水鏡平豈非天哉江南州郡望風歸附上感

天心下慰民望

聖旨節該凡有重刑至死者如府州審問獄成便行斷決死

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案牘繁冗須臾決判萬一錯

誤人命悔將何及朕實矜憐今後凡有死刑審問無疑呈

省聞

奏待報斷決雖堯仁如天亦不過是其崇儒也立國子監

置太學院免一切差發天下之士心歸焉其卹民也置按

察使選擇官吏勸課農桑問民疾苦天時旱災腹裏則減

免包銀絲線江南則減免夏稅秋糧天下之民心歸焉其

卹軍也遠征陣亡子弟承襲以爵家口贍以月糧天下之

軍心歸焉以至商稅三十分取一採得古人什一之制孝

子節婦之旌賞遊手好閒之懲勸人心歸之天命歸之洪

惟

大元肇興開世英武席卷八荒囊括四海東至日出之暘谷

西至日昧之虞淵寸地尺天皆入版圖自開闢以來未有

之也偉歟盛哉

龍章五色 二

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始生之夕祥光燦爛洞燭一室微時游京口竹林寺臥於講堂上有五色龍章寺僧見而驚異之帝所居止常見有二小龍如附翼狀後伐荻新洲有大蛇長數丈帝射傷之明日復至俄聞杵臼聲帝往覘之見數童子皆衣青衣擣藥榛莽中帝詢之童子曰我王化爲蛇而出爲劉寄奴所射故爲合藥傅之帝曰王果能神何不殺之童子曰寄奴王者不死天之所命豈可殺也帝叱之皆逸盡收其藥而返以傅金瘡無不愈者今本草稱劉寄奴蓋以武帝而得名也

天生女子 三

後魏聖武帝拓拔氏名詰汾嘗獵山澤間見美婦人乘輜軒自天而下既至出曰我天女也受命而來與君相偶旦日謂帝曰比與君合今已有娠約以期年再會於此言終而別明年帝如期而往天女果至以所生男子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言訖辭去帝名其子曰力微卽神元帝也是爲魏之始祖時人爲之語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亦異矣哉

神光滿室 四

後唐天成二年明宗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是歲丁亥宋藝祖皇帝趙氏生於洛陽夾馬營是時神光滿室照耀人影異香馥郁經月不散人因號曰香孩兒營逮長時事周世宗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見案上石玟坏因取以占已之名位自小校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乃曰過是則爲天子一擲而得聖玟後世宗一日於文書中得木簡長一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點檢使世宗遂命太祖代之及世宗上仙恭帝嗣位契丹北漢連兵犯邊恭帝命太祖領諸將禦之有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謂太祖親吏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議曰主上幼我輩出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黎明諸將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立太尉爲天子以黃袍加身太祖拒之

不從遂受恭帝禪卽皇帝位國號曰宋初武當山眞武靈應眞君降筆曰吾奏事於天適見上帝批判天下並合歸大宋爲一統處士陳摶學際天人有先知之明五代之際聞一朝革命則爲之輩蹙數日嘗有詩云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一日騎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拊掌笑曰天下自此定矣 摶字圖南莫知所出初有漁人舉網得物甚巨裹以紫衣如肉毬狀攜以還家溉釜爇薪將煮而食之暨水將熱俄雷電遽至大震漁人惶駭取出擲地衣裂兒生乃陳摶也冒漁人姓陳氏希夷之生亦可謂異也已併附錄之以補野史之筆

太平天子 五

宋太宗未登極時嘗與趙普同坐而已處其下陳希夷至執普手起曰爾紫微垣小星豈可厭帝座邪先是藝祖嘗召希夷赴闕一日使往相晉王卽太宗先封晉王希夷及門不見晉王而返太祖曰汝見晉王乎對曰未也上曰何爲遽返對曰臣至晉王之門見王之廝役皆侯王將相也以是知王當他日必爲太平天子又何必見王而後始返耶

來和天尊六

有楊礪者未仕時夢至一官府一人衣冠狀貌甚古語某曰汝能從吾遊乎礪唯唯遂引礪至一宮殿深邃嚴密一王者秉珪南面最上坐礪方拜次見案上簿籍塡委列世人姓名於上竊視之見已名冠其首因請其所以主案者指王示礪曰此來和天尊也異日當爲汝主宜善事之礪再拜而出後登進士第爲襄王府記室礪歸語其子曰吾觀襄主儀表眞向所夢來和天尊也至道初太宗立襄王爲皇太子繼登大寶卽宋眞宗云

神仙應世七

宋仁宗世傳爲赤脚大仙當時文武大臣皆天上仙伯星官受命輔之良臣際會而屢休運至和嘉祐號稱盛治宋三百年言太平天子享國久而及人深者舍仁祖無以加焉然英廟神考哲宗此三君者楊文正公大年以爲皆武夷仙人應世與仁宗之事同一證應良不誣也嘗神考之未生也武夷山道士吳懷玉有道術神遊八極之表嘗閉目靜坐謂一世之人咸不足我觀惟醉酒則步入同亭會眞祠瞋目指沖妙孚眞人曰應在戊子見者大笑以爲病心而狂後神考果生於戊子而懷玉亦尸解去當懷玉之蛻骨而仙也是日有蜀帥美解歸與相遇道中佩玉玎璫長揖既道閒闊言有青城之遊及帥歸過武夷言之則云死已久矣集衆登視祇空棺焉由是觀之文正之言良不誣也

錢王現夢八

宋高宗徽宗第九子也母韋后在娠時徽宗夜夢吳越王錢俶來謁覺而異之時大觀二年也高宗生於宮中紅光滿室宣和二年封康王靖康之變康王常質金人軍中金國太子與康王同出射連發三矢皆中破其箭槊槊懸於其上金太子驚以爲神默計之曰宋太子生長深宮狃於富貴鞍馬非其所長今善射如此意南朝揀選宗室中之長於武藝者冒名爲質必非眞也留之無益不如遣還換眞太子來質乃善高宗由是得逸遂易服閒道奔竄足力疲困乃假寐於崔府君廟階砌間夢神人報曰金人追兵至必速去之康王徬徨四顧神曰已備馬門首伺候矣大王急行毋爲所及也康王驚夢則馬已在其側矣王踴躍上馬疾馳而南一日行七百里渡河而馬不前下視之則泥馬也始悟爲神物之助暨河渡至一村莊飢渴甚謁飯於一老嫗嫗延入莊內坐復出莊前則有數騎追至問有一官人狀貌若是曾從此過否嫗思其言狀貌類謁飯者乃荅之已過數日矣追騎以鞭敲鞍曰

可惜可惜遂返而不追媼歸語曰吾觀官人非客旅也得非宮中人乎適有追騎來問吾已給之而還矣康王曰吾奔逃至南飢渴至此既承見問敢不實對願密之媼曰請大王安心少頃辦飯進因出銀數百兩以獻曰吾兒李若水也已死於虜矣國家大事願大王勉之康王由此奔相州揭榜召兵勤王因登郡圃飛仙亭視其牌額持弓矢而祝曰若中此牌則必聞京師音耗果三發三中左右動色相賀又語幕府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復所賜此何祥也頃時京師闔門祗候秦仔齎蠟詔來命爲大元帥速須兵入衛時王發兵相州使臣馳報黃河未凍眾失色王禱天地河神行至子河渡而河冰凍已合遂渡河時徽宗欽宗已北狩

矣有使臣曹勛自河北竄歸進徽宗御札曰便可即眞來救父母又奉元祐皇后手詔迎康王其略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康王拜受遂即位於南京

金龍之瑞九

宋度宗乃理考皇兄榮王之子也方其母之娠度宗也有飛語遂密使女醫治藥毒之而榮王不知也煮藥者見有金龍於上知將生貴人也懼不敢煮因傾瀉其器以故得不進遂產孟啟度宗舊譯歷三封爲忠王後建青宮而登大位先是秦檜定都錢塘望氣者言抱劍營有兩朝天子氣故秦檜之賜第在焉蓋欲以當王氣也檜之死光堯命取其第後壽皇生於是度宗亦生於是卒應望氣者之言異哉抱劍營者舊榮王府即其地也度宗登極榮王進封福王

宋謝后賢德十

宋理宗朝謝郡王府春遊泛湖薄晚從湧金門歸郡王奕昌前行適太學一士人乘醉衝節街司呵之郡王以其士也戒從者勿校士怒亦少息未幾謝之諸子來士詬罵語益峻至以乳臭詆謝年少氣銳左右忿復不可制加無禮焉且紐拽以歸淩辱尤有不堪者學之士友相率至謝府抉門奪之去詣朝三學伏闕上書后爲毀服脫簪珥待罪奏以先臣奮自儒科臣妾教訓不嚴致兄姪淩辱士類乞押臣妾歸田里謝某等各與追勒理宗大喜親下殿執其手以登云朕自有以

處此旋以中殿奏諭諸生歸齋弁以事付臨安府區畫時趙節齋尹京逮繫謝府街司及太學齋僕責之云既是街司豈不知爲太學上舍既爲齋僕豈不知爲少保相公不能小心激成此鬨各行杖責會謝府學官及三學之前廡爲泛湖之集以講解之而修謝府門郡王戒以勿易始葺其舊以識吾過此事由太后處置得宜不動聲色而弭莫大之爭非惟可以全國體且可以保外家然理宗亦可謂有人君之度也歟

宋謝后家訓十一

謝府有溫倅者未之官而貸商貨飛語聞上一日太后謁景靈宮歸次其家廟側之便室兄姪眷聚列班起居命郡王坐賜茶立溫倅於庭詰責其過至謂汝只道我長在此坐長壓

不悛一家富貴由汝而壞我亦並爲汝累矣伴戰栗爲流汗及趾郡王引咎自責以訓導不嚴良久乃得解其御外家嚴訓如此

忠臣

忠顯自經 十二

忠顯公劉翰字仲偃建州人嘗守眞定金國之入眞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鎭豈有此禍金人募其名未幾爲金使得欲用之翰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召其親信謂曰金人乃欲用我我當以死報國耳卽咬指血扯衣襟書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有罪也付歸報諸子卽沐浴更衣酌巵酒以衣條自經燕人慨然歎曰劉相公忠臣也

忠愍罵賊 十三

宋靖康金人渡河將抵京都宋以吏部侍郎李若水奉使議和金帥粘罕不從若水罵之粘罕擊之若水氣絕仆地良久乃甦粘罕遣兵士監視之仍饋飲食若水憤氣不食粘罕怒囚於囹圄其母張氏聞之曰吾子死於難矣粘罕猶不忍殺之諭之至至再若水數其失信五事罵聲愈厲粘罕卽圍兵下敲殺之若水至死罵聲不絕口金人相謂曰南朝之士死義者惟李侍郎一人矣若水死年三十五謚忠愍

寧死不降 十四

李庭芝守維揚咸淳癸酉大元兵破江南諸郡獨揚不下時軍心離散公雖欲固守而不可得遂與姜都統收親兵萬餘保泰州揚州陷泰州亦潰大元軍遣千戶一人謂李曰如何不降降後卽還兩淮地面姜曰彼紿恩相也無非一死何不爲朝廷一戰而死言訖自刎李後亦遇害千戶取其首懸於問明橋近有自揚來者舊客將莊某云至元丁丑年省官在設廳茶飯伶人戲侮此事卽嘔血而死

出戰遭虜 十五

李寶汴人宋靖康年間爲一小校金人逼城震領所部三百人出戰殺七百餘騎援兵不至遂爲所擒金人問曰南朝皇帝在何處震曰我官家要你問做什麼金人乃綳弔於街市淩遲之震罵不絕口剝皮將盡但未破腹尚有氣尤大罵仰首向天而死

舉家自焚 十六

尹穀字耕叟號務實長沙人早年以詞賦教授諸生歲登其門七八十人後登第仕荆湖閒改官宰邑歸仍授徒德祐乙亥除衡州守迓吏及門潭已被兵李肯齋芾招入郡幕德祐丙子正月朔城降公積平生付身於庭具衣冠望闕再拜謂其弟岳秀曰吾弟可急去不可使吾尹氏無後吾受國厚恩義當死岳秀曰兄既死弟將安往願俱死舉家四十餘口老幼環坐婢僕席地鎖門縱火自焚而死

死爲趙鬼 十七

至元丁丑太和士人王士敏與鍼匠劉世超等聚兵入邑後敗劉自經而死嚼齒血書於其石云生爲趙民死爲趙鬼赤心報國一死足矣王士敏入獄書一絕於裙云此行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皆爲腥風染好收吾骨首陽山竟死獄中

忠臣烈女十八

宋德祐甲戌蜀昌州趙昂發倅池州乙亥大元兵至與妻子訣其妻曰爾能盡忠吾獨不能爲忠臣之婦乎宰相從地下趙公喜具冠裳大書十六字於倅廳春臺上曰君不可負臣不可降夫妻俱死節義成雙遂俱縊而死府學有二人附其尸哭之曰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何以洗此汙清溪一泓水二士亦赴水而死明日兵入城伯顏丞相見而嘉之命歸附官以衾棺殮之仍就佛寺建緣以助冥福君子曰忠臣烈女何代無之然少見於一家之內趙君咸常專美之矣賢哉丞相能成人之美此秉彝好德之天誰獨無是也

負御容死十九

宋靖康元年王稟爲宣撫司統制守太原太原守禦稟功爲多及至城陷稟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插板索斷不能出軍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勸稟降稟歎曰城陷士無鬬志又且門阻天亡稟也稟豈惜死違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以下死者三十六人圍城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之八九固守不

下至是始破後粘罕得其屍令張孝純驗之既實向屍大罵奉諸酋執兵同踐之而暴於野

不拜金臣二十

宋張孝純守太原金人侵城孝純被執至金帥粘罕前遂令下拜孝純曰未審帳上是何人衆曰元帥孝純曰元帥是金國大臣某是宋國大臣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事至於此惟有一死耳何相窘拜耶竟不屈粘罕不能强囚歸雲中

石上釘撅二十一

宋靖康亂大金丞相粘罕圍太原有保正石竑起寨於西山保聚村民金兵攻之往往爲竑敗由是粘罕遣大軍破而擒之時竑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竑命釘之於車刺刃於股將欲支解之竑終不屈粘罕異之徐謂竑曰爾若降我當命爾爲官竑罵曰爺是漢人寧死不降爺姓石石上釘撅更不移改遂被其害

奉使守節二十二

宋太后韋氏崩遷賀允中使金國報哀奉韋后留遺物使北界至汴京就館宴日用常例賜花金國有背盟意用宋叛將孔彥舟押宴允中曰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何忍聞況戴花乎伴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王人無暴事國有體吾年七十餘矣當守節而死彥舟解曰兩國通好參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侍側而已

宋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爲報謝使虜錫宴汴京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宴不許請徹樂如告哀遣留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徹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徹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籤者遽呼曰北朝讌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報禮何物卒徒乃敢非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强更爲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末只願身縻鼎鑊中已辨滯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九日竟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爲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使臣死虜亦常分耳敢覬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鏜朕之毛遂也遂除權侍郎

父子孝行附

母子重見二十四

信州富室趙氏居家養母娶妻一年母偶往候親戚夜有劫賊殺趙劫其財擄其妻官捕寇不獲其母寡居二十年鄉稱曰趙安人宋咸淳建昌軍葉茂卿赴省暮至其鄉一老人曰前途店遠此有趙安人家可寄宿茂卿過其家叩閽人爲一宿之託安人見其面貌類亡兒納之令老僕請入內廳待之以酒饌意甚勤渠但只垂淚不止茂卿意疑爲鬼然不敢言食畢出宿天明安人又具早食相延苦留數日臨別安人以芝楮三十束爲贈祝之曰回途千萬見過諸僕亦皆有饋贈葉喜出望外至古杭中省殿第四甲進士出身授撫州樂安主簿歸遂賈匹段等物回途再訪送與安人甚喜留數日相與如一家因閒步後花園見供養畫眞一軸問曰此爲何人安人曰此吾亡兒也年十九歲爲寇所殺媳婦爲寇所擄今不知存亡不覺淚如雨下葉又問媳婦何姓曰姓魏某年某月日生身體之長短面貌之何似歷歷言之且言媳婦孕五月而失葉聞之附於心驚曰吾母即是已遂泣別而歸葉回建昌歸拜其父葉仲二開宴款客月餘葉以趙安人之言告其母魏氏母掩其口曰汝休說若謂此人知必見殺其似此必殺多人矣後葉簿參州首以斯事稟復於太守守差都監請葉仲二筵席葉至押赴司理院勘問是實斬首於市弁爲申朝改正姓趙以其母同歸信州趙安人家二十年間姑婦存亡之別再得團欒以至祖母與孫相慶天也

子取父歸二十五

番陽張吉甫介方娠時父客蜀中及誕數歲尚未還張爲兒時愴然有感常言候年長往蜀尋父歸也與彭尚書同學嘗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既長往蜀尋見其父父無歸意乃還省親復往蜀中往返者三哀告至再父不禁其言而歸鄉人嗟其孝或爲感泣郭功甫

有詩略云父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

子尋母歸 二十六

宋壽昌父任諫議大夫母素微生壽昌歲餘遣出之及長不知母之所在求之不得乃棄官發心刺血寫經以散於人誓尋見母至是得之於蜀中勸迎以歸時壽昌已年五十歲矣蘇東坡以詩賀之略云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知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昇青天愛君五十著綵服[illegible]時錢子飛知永興軍奏乞加旌表朝廷憐之加官

死孝死義 二十七

平陰令劉潛事母至孝母卒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孝義之事集於一門事聞於官保明申朝已旌表門閭矣

赴水救母 二十八

蘇頌知婺州日其母魏國夫人方乘舟而來任所公往迎迓偶泝湘江水暴迅舟橫欲覆公哀號不懼水漲赴水救之未及舟忽自正及夫人甫出抵岸舟乃覆信知孝誠所感神物護持方能至此

身代母死 二十九

何從世居溫之北鄉清源宋建炎間大盜羣起遇人必殺情源皆逃於蒙山未幾盜至眾多被害閒有不殺則執而掠問

珍寶所藏之處從世母亦爲所執從世哀痛不忍母死於盜之手乃往盜所長揖曰鄉人所藏珍寶惟我可尋母實不知願以身代母其拔尋之盜乃釋其母而執從世引盜數處皆無所得始知其紿已因聚箭射之俱不中體賊問其故具言恐母死於非命故設是計以代母死賊憐其孝遂釋之

割股行孝 三十

葉二宏溪村民以補漏爲業孝於母母疾割股以療偶血汙衣襟弟婦曰伯衣有血其弟知之謂是瘡破疾未愈繼又鑿腦取髓遂舉去及醒見頭上有些髓取和粥以進母疾隨愈踰年出外訪親一夕母夢告以折足驚覺次早三步一拜歸家見母果登梯失足醫治勿藥後母卒刻木爲象實之搭頭隨寓供養

取腦行孝 三十一

王羽宋乾道二年病革夜半登樓焚香叩天祈母病愈以利刀取腦調藥進食繼有神人以火炬燭之母病隨起壽年至九十官爲保申旌表門閭

剔肝行孝 三十二

新喻長宣里人羅裳事母至孝一日母感微疾藥石莫救於是焚香告天剔肝和粥以進橫刀胸閒剸之深寸許凝膏瀉血刃悉推卷取香鑪火灰敷血立止復誓曰有如母疾不已當易是刃往視其母則其疾良閒累夕即如平時

雷擊不孝 三十三

溫之吳公口有二惡少謀欲生事尚各有母欲假手於同謀者互殺其母而後舉事其主謀者陳五四者正在旅店內意旦尚未得食立於窗後有牧童王正忽見有丈身之人攜錦皮簿書入門恍惚間先攜小童出門外霹靂一聲五四頭巾穿破頭項上一竅穿透靠壁而死

事姑不孝 三十四

邢州李生母年老目盲李生事之至孝每出外慮其妻金氏侍奉有闕必再三囑付之而後往金氏不聽夫語不盡禮母甚難怨金氏憤之恰值燒餅欲進母傍有小兒阿糞金氏乃以麵裹糞爲餅餡以進母食既半覺臭穢不可食遂留以待兒歸李生歸見其以穢物食母持杖擊之金氏奔走等遲不見忽有人報云昨日奔入關王廟中李生入廟見一狗伏於案下睜目不敢親近遂呼金氏父母來看此狗流涕自稱曰我不合以穢物奉姑不孝忽入廟中化爲狗矣數日而卒

昔有婦人阿李有子出外經商累年不歸止有兒婦七嫂在家婦每飯則兩炊姑飯以麥婦自白飯李稍與婦忤必受辱罵至於麥飯亦不進食李忍辱而不敢言一日婦往鄰家留姑守舍有僧持缽至門乞飯李曰我自不能飽安有捨施僧指廚中白飯李曰此我兒婦七嫂自喫庶我不敢以施人恐歸必辱罵我我但有早食麥飯尚有一合留備午餉如用即取去僧未答聞七嫂外歸婦見僧乞飯大怒曰汝要我白飯可脫袈裟換僧即脫下婦纔披之僧忽不見袈裟著身變爲牛皮牢不可脫胸間先生牛毛一片漸變身體頭面急執其父母至則全身化爲牛矣

悖逆不孝 三十五

蜀洋州村落間有姓汪者嘗悖逆其父母人諷之官罪之皆不悛一日病甚近有咸靈廟神夢之云汝可來吾祠下燒香許祭即愈悖逆之人扶憊而去方跪拜間神坐下忽有一大蛇出紅冠黑質長一丈餘絞其身仍以頭對其面而舐之其人遂拜告於神誓死不敢無狀蛇方逡巡脫去自後痛改爲孝子不孝爲神所譴冥冥間可畏也

養禽不孝 三十六

松陽縣有少年子能養金鳳且善鬬可直宋官會數百劵忽出外數日缺食而死妻疑夫歸必責罵之無以脫罪阿姑曰我自當之彼將何辭豈知此子凶很歸不見禽欲捷其妻母曰是我之罪非妻之過爾其寬之子怒曰老狗急洗浴去償此命母不以爲然子怒愈急不獲已揭湯浴洗俄黑雲四起震雷一聲挾其子過前山擘開楓樹實其中此地極暗人不可見惟母見之經涉七日其子方死懸尸於樹木之杪

夫婦 貞烈賢婦附

陸氏再嫁 三十七

鄭朝議從子娶陸氏鄭嘗謂陸氏曰我若不幸死汝毋得再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爲出此不祥語居數年鄭果感疾自度必死臨終鄭對父母復申言之陸但俛

首哀泣鄭死陸攜嫁資改適曾工曹曾一日攷試他郡陸氏昏暮獨坐恍見一仵投書陸視之則筆札宛然前夫手札也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懽俸有餘而其聚怨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遠棄我之田疇攜資財而遂去不卹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妻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訴於上蒼行理對於幽府陸媿駭汗未幾果卒

去妻復回 三十八

向豐之宋后之裔也才調絕高貧窘則甚有人情甚似江冷世路眞如蜀道難之句誠齋楊少監奇之一日婦翁惡其窮奪其妻以嫁別人豐之聽其去作一卜算子小詞在其篋中後和云三歲學生兒四歲嬌癡女說著行人也自愁你自思量取聞之令人鼻酸後其妻見其詞毅然而歸與之偕老亦可謂義婦歟

薄妻削祿 三十九

史堂徽時已娶及第傲然自負大有當時不得富貴家娶爲妻之悔遂薄其妻不與同寢其妻鬱鬱不得志因緣已凡數載史不一顧妻益飲恨臨終隔壁呼史謂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我也堂終不顧及死心不自安乃從其所謀爲壓勝以土器蓋其面兼以索加木束縛其屍而薶一夕此女夢其父曰女託非人生懷愁恨死受壓勝彼無辜爾故壽祿削盡踰年史果黜官歸家飲氣而死

負約求娶 四十

開封府大桶村張氏家富有孫助教者爲其行錢張之子少年一日至孫助教妻女出侍張見其女有色謂其父母曰某欲娶之爲妻解一帕連玉環謂其女曰以此爲定張去鄉人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張一時止是戲言後娶他族忽一日此女氣噎而死孫召仵作具棺以殯仵作謂小口喪不可停某有園在五里頭可以殯葬孫如其言仵作心利玉環可直數萬遂往發棺見女復活謂仵作曰我何爲在此仵作脅之曰父母以汝不肯適人使我生薶於此今不可歸不如從我女無所言遂往從仵作帶以爲妻婦人常有往張家會問之意忽朝廷劉太后上仙都括仵作扶護殯葬一日婦人賃馬往張氏之家張氏以爲鬼遂角杖鞭撻至死仵作之母謂打死其婦告之官張氏下獄事既明白獄具棄市

棄妻折福 四十一

宋丙午科舉福建有赴省士人李某道經衢州擔簦負篋貧窶益甚路傍店主姓翁夢其家土地與言明日有秀才獨行赴省姓李者是黃甲人宜善待之店主伺候果如夢中所言者來遂待以酒食給以果囊隨以僕從俾如京師士人日主人何愛厚如此店主曰本店土地最靈報我云官人明年登黃甲所以相待也其士人大喜而夜宿其店心思我向去作官但妻不稱作孺人此時當更娶美者越兩日土地復獻夢於主人云此士人用心不善便欲棄妻今無功名矣士人到

省回尚覬店主待之如前乃一茶不與且不納之宿士人苦問其見薄之因店主云吾家土地已知君有棄妻之意不復有功名矣士人惆悵而歸果不中榜可知一念纔起鬼神即知人亦可以自警矣

預夢得夫 四十二

楊六建之松溪人家富嘉定戊辰首得一女既長擇壻女於未嫁數年前一夕夢與一官人聯坐樓上未幾又有一女子登樓對坐官人窗外折桂花兩枝簪二婦人首楊氏怒即下樓但見廳堂之間幕帶燦然當中一大牌寫一奇字驚喜而寤晨興告之父母喜爲吉夢他日必招佳壻至嘉熙戊戌楊氏年二十一時有趙時奇登第方二十二得闕而歸偶松溪

有販盞頭王十二客與楊宅言趙氏奇姻事楊家一見壻帖上有奇事暗與夢合慨然許諾冬即畢姻館於小樓之室皆以爲夢應趙之官累任與俱及官鄂渚漳祐癸卯楊氏疾卒秩滿回王喬議葉宅姻始悟樓上兩女同坐一女先去之者楊氏一女繼之者葉氏終老豈非前定之數與

武夫超悟 四十三

孟珙字璞玉號無菴隨州人任四川宣撫使兼京都制使師創南陽書院以處襄漢流寓之士竹林書院以處四川流寓之士每日見客雖數十百人一一接談凡有投獻並入袖中客退以所受投獻文書令館客逐一朗讀而諦聽之可行者付出不可行者燬之行囊嘗自作無菴贊云老拙愛游戲忙裏放癡憨正當恁麼持無處見無菴混沌菴之基大朴菴之梁大始菴之柱大極菴之枋西儀菴之戶三才菴之房因象菴之壁入卦菴之窗白雲菴之頂清風菴之牆誰人運斤斧大匠曰羲黃明月爲伴侶萬古共如常欲知我富貴秋水接天長水雲不到處一片玉壺光臨發又頌云有生必有滅無菴無可說踢倒玉崑崙夜半紅日出君子曰無菴之詩超悟如此是豈尋常武夫所能信乎善處富貴之際矣

獻范蠡圖 四十四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上遞疏乞立儲貳眞宗嘉其敢言翊日臨朝袖其書以示執政歎奬久之召爲右正言後公參知政事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

人星圖爲壽獨其姪獻范蠡五湖爲圖具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自日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貴顯

精靈應世 四十五

宋皇兄趙入大王判吉州每日餐啗如虎飽而午睡夢在後池蓮葉上乘涼被院子打覺即喚院子來問應云偶在荷池內釣魚被一大青蝦蟆在蓮葉上用口吸鉤絲未免用釣竿擊之趙方悟身是此物

又吉之老宿嘗言太守王佐任內一夕譙樓第五更鼓聲不鳴喚到鼓角子供云是夜五更見大蜈蚣蟲於鼓上委不敢

近前此時王守正夢睡於此戲方知身是蝦蟆精

又王諫太守每夏月澡浴必要大桶閉堂不令人見一日其寵妾窺之見一大白龜翻身跳水中遂走出久方有老院子出與人言貴人非星即精也

中興名將 四十六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至靈官廟伺候賀朔忽於廊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奔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眾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必非凡人將來必至榮達母然其言乃邀韓至家具酒食中夜盡歡深相結納賀以金帛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矣

輪對沾恩 四十七

宋淳熙年間史寺丞輪對讀之半正言先帝高宗某事忽淚下玉音問故對曰思感先帝舊恩孝宗不覺亦淚下寺丞至續舉淚下不已退朝免冠乃蜈蚣蟲在頂齧之頂肉腐矣蓋其淚下實爲頂痛孝宗以爲忠明日御批除吏部侍郎頂瘡數月方愈

風子丞相 四十八

丁大全鎮江府金壇人少出爲某寺行者不律長老撻以竹篦歸咎伽藍竟縣其面神托夢主僧哀祈澣洗僧呼其前責令揩拭神復來謝以故主僧加敬待以客禮久之還俗處潘宅館聯捷鄉書既第愈驕傲人以丁風子目之後至拜相寶祐年間事也童槐矩堂與丁氣味不合童入相丁在臺劾之差數十人各持木棍夜半扣府中機出達入乘轎急撩到大理寺前放轎欲以此懲之須臾仍出北關門外撇轎於地發喊而散矩堂徐步入接待寺於是去國即此舉措非風而何續丁入相全臺論列三學叩關舉民謠有恨無漢劍斬丁公之語於是罷相南行嘗語人曰自能談命我不入臺則已入臺則過府過府則正拜中間須南行一遭而後再乘鈞轅始料固得終爲捉月之歸其能預知乎

援例民謠 四十九

丞相史嵩之當國正懷持祿顧位之心而適憂去欲以起復要君遲遲吾行正有所待耳昨馬光祖爲推總許堪爲許浦都統時方多事兵財重寄不欲廉更數易遂有起復之命往往史欲援例而三學抑關有民謠十字詩曰光祖爲總領許堪爲統制丞相要起復援例樓樓萬言莫不切至玉音有曰朕決不用史嵩之矣

見龍富貴 五十

宋淳熙間鄭損帥蜀尋常四川錢糧未辦借貸於富家候朝廷科至即散還鄭制置與富人王珙借錢糧就請赴麵飯二公坐於便廳見天井水內有二小龍戲躍片時有朵黑雲自天而下乘而去之二公只相顧默默因詢問左右皆無見者自是富貴之人與尋常異也

威鎮金虜 五十一

趙端明南仲嘉定年間爲淮閫威望表聳金人相戒不敢犯邊皆以趙爺爺呼之親古怪兩眼高低一眼觀天一眼觀地人皆望而畏之不敢仰視一日豁湯伏事低窺見一巨蛇蟠於桶中皆不敢漏泄一夕三鼓不鳴諸朝申畢當更軍人自分必死及執覆有南巨蛇蟠於鼓故不敢近以故皆謂蛇之精鎮邊數年一塵不驚兩子六直閣七直閣隨侍在淮北入有六隻角七隻角之呼其威名已遠揚矣南仲後爲淮東制帥後拜樞密使以曩年在淮不曾持服薄祔辛丑乞追服歸私第後召入相累召不拜深得明哲保身之道後欲上武當山燒香上眞降筆曰襄陽趙方欲上武當鄧都小卒不請燒香

宋榜眼邵澤廷對日午未得一說有中貴人巡案見澤所磨京墨甚佳擬求之澤與之無吝色中貴曰主上三日前御苑中房建一亭命名曰定一上謂若人用此立說取爲狀元邵得其說揮毫如飛中貴見其文字回奏曰陛下三日前方建定一亭士人用以立說上大喜於是搜求此卷遂得邵澤欲寘首選時已取周坦爲狀元羣臣偕賀曰喜陛下今日得周邵於是澤爲榜眼

稱旨除官 五十三

北朝山濤字致遠赴召宋神宗問曰卿自山路來蹕路來山濤曰自山路來上曰自山路來太公太母如何濤曰太公正

徽歲太母正舍眷太公松也太母梅也稱旨除中書舍人

遇貴歷遷 五十四

宋孝宗時蜀士許志仁在臨安袁家湯店止泊覓差遣淹某年餘囊篋殆盡每見士大夫則鞠躬相揖人皆憫其窮困或予以三券五券惟藉此自給一夕孝宗與曾參政從龍微行入袁店喫湯志仁揖之甚恭孝宗心念此人何敬我如此故遣下一扇與之志仁即以扇趕逐奉還又如法一揖孝宗問公何處人在此何爲志仁言某蜀人在此待差遣不覺日久困窮甚矣孝宗又問年月日時又適與上合孝宗曰曾參政與人算星翁云此是主上命孝宗曰此蜀中一許文命星翁曰若果然則目下亦遇大貴趣昇孝宗歸明日御筆批令志仁交閬州知州事前任官敢除利州西路提刑并以金二十兩子之令曾參政密封與之志仁不之知攜歸見閬州守拆守拆開方知是主上御筆而謝恩因知遇貴有命

龍飛定例 五十五

吳用中字誠甫少好學因浴溪次得定光佛像日夕瞻禮拜請開封府鄉薦南宮不利一夕夢佛現身贈詩曰翔翔融和天如春吐虹玉魏魏萬丈厓持出一叢綠用中得此詩常以自負宋徽宗崇寧三年赴待奏試名在第五等首不當補官用中殿下大聲呼曰飛龍之榜千載一遇臣等久負鐙燭願

臣等一例出官上聞之以問侍臣有奏奏其言者須臾有二衛士拔用中至殿陛詢記姓名御筆判云自吳用中以下一例出官凡二百人自後龍飛永爲定例端明何公志同之力仕至齊州司戶

師楊同榜 五十六

眉州彭山縣師驥寘和年間與楊師錫赴省試於開封府蜀至開府幾萬里蜀士下省者貧不能歸多投汴河而死楊與師同館同經同里巷且同升禓中省行間時放榜已竟只省元一名封而未開師見榜內無名喟然太息欲投汴河楊力挽之曰省元未知屬誰萬一是君則枉死矣且候姓名昭揭死未晚未幾中使持省元之名貼於榜首則是師冀師大喜與楊曰感君一言幸得不死當世世與君家爲婚姻也後師官至禮部尚書歷朝十二年四世孫應極甲寅年間授軍器少監歷朝七年楊歷守數州終湖北道安撫兩家子孫皆貴婚姻不絕

莊重

大臣度量 五十七

宋眞宗朝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除敏中此殊命也其門中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昌武往視而門闌悄然入見李賀之曰今日開降麻士夫莫不歡悅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百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赴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朝爲僕射者皆勳隆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自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乃以所見敏中之意對上笑曰向敏中度量可謂大耐官職

館客端莊 五十八

彭舉正萍鄉人端莊謹愿確守禮法苦志於學目不妄視口不妄言宰相張士遜聞其名招置館下甚愛重之舉正一夕獨坐書室聞窗中切切有人私語聲須臾有物投窗中而去秉燭取觀得紅羅髻頭一條翌早公朝歸舉正告辭求去甚力公曰何遽如此得非有說乎舉正具白以夜來事公笑曰老夫知君莊重有守聊以此相戲耳毋自反責苦留之數年特與奏補累官國子博士衡州刺史

賈相當國東閤之客十餘人陳淳祖乃其一也淳祖端莊不通關節內人多惡之一日賈諸姬有爭寵者密竊一姬鞋遣入置於淳祖坐下淳祖目不妄視不知下有此物蓋其姬欲併中二人也賈入館內忽目有所覩知其爲某姬之物心疑之蓋齋後有曲徑而至齋後門令其叩門百端挑誘淳祖不答繼以大怒欲卽申報平章賈方知其無他遂就府堂起獄勘問盡得其情由此極器淳祖後有知南安軍之命

寬容

不報舊怨 五十九

管知府安國少年館於鄰人張氏之家一日妮送飯過書院張尾其後見管以手捻其妾張乃怒時管欲趨京就試甫登舟張令僕箠辱之未愈數年以武舉第仕淮郡作濠守張氏家日微疑管報怨曾不芥蔕後張子窘守周給之不念舊惡如是也

碎玉不怒 六十

韓魏公在大名有人獻玉盞二隻表裏無瑕世之絕寶也每開宴召客特設一桌覆以錦衣置玉盞於上酌酒勸客俄爲一吏觸倒玉盞俱碎坐客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數吏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坐客歎服

剃鬚求謁 六十一

劉後溪光祖儋州人帥瀘州客有多髯者來訪贈之三十緡越月餘再至則已剃鬚復贈之三十緡其子告其父云尊長爲此人所欺矣後溪喟然嘆曰吾與爾輩修德人生剃鬚豈得已哉後其子孫皆貴顯君子曰是可謂忠厚之至其後貴顯宜也

勤儉

居官節儉 六十二

李君谷爲長社令日歷百餘於壁用盡則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文每月取錢四千五百陌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則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足至今不易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錢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疏失儉節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濃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清虛無滓無穢

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陋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已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二寶

治家勤儉 六十三

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啟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壽高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興夫人於郡圃種秔躬績以爲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笏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

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奉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十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衾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縑絹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

貪忌

貪酷竄身 六十四

謝至爲三衢守貪酷激變欲竄歸臨安恐失親贍遂寘身一大籠中命兩人昇以登舟其兄立齋嘗戲云此後太守迎接須添此項公用

獻琴遣劾 六十五

潰山謝方叔罷相歸豫章一日以琴一張丹藥一器貢獻度宗蓋以爲舊學故也賈似道疑其有覬望再相之意令全臺劾之以爲不當誘人主爲聲色之好欲謫遠郡賴呂文德申奉乞以已官職贖謝丞相之罪遂得免君子曰專權忌能賈固不能無罪居閑貢獻謝亦自有以致之也

七齋取怒 六十六

賈似道柄國久有故人於堂召見相與款密時月之初七日也賈爲設饌客筯不爲舉問所以然以齋七爲告賈默顧左右具素餔以易退後屢謁不納踰月始見扣以陶鑄則曰兄自有斗神何必我竟不與缺其人怏怏而歸爲國薦賢固如是哉

人事門

分定

貴賤分定 六十七

宋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辨聲聞御前仁宗召問之對云甲言貴賤任命乙言貴賤由至尊以此致辨帝默識其人一日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緘祕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在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擢恩仁宗怪問之乃言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不能行甲遂先到由是言之窮通予奪無不關天人力不容加也

加官分定 六十八

宋某大卿輸對年六十餘玉音問其出仕履歷憐其老特旨免朝明日特除尚書某官嘗謝恩適病破腹頃刻如廁數四遂用油絹代一袋繫於臂後適舞蹈之時油袋墜殿上朝臣怪駭莫知何物孝宗命取觀之臭穢可惡大怒某官俯伏待罪臺官繳劾押出國門

領舉分定 六十九

葉震雷字聲伯應鄉舉前兩場冠衆作獨策場不見卷監試

主文以其前兩場可采決無不終場之理行下根索及將人吏勘斷必欲得之時吏卒多將試卷供狀及故投棄根索既嚴備行尋索果有一卷闕在古井中草壤之上亟自觀之字號正同遂爲舉首豈非功名有分神物護持聲伯所以特科出宮終建之松溪主學

館俸前定 七十

南城劉巢林夢材篤行君子也一夕夢至二所兩石榴樹下獲錢一窖凡千緡自念平生無妄想何以至此未幾戴尋思招之館教子姪歲俸百緡入齋見庭前兩石榴樹宛然夢中凡十年登戊戌第而去

風水前定 七十一

山下羅居士詠之得地一穴以葬母開壙自臥於中夢一人來言此非君家地乃義城黃孺人受用葬一年生災遂問云後有東向劉來覓其地羅問其葬誰曰葬母母是何人曰義城黃氏也即以子之後出二神童惠祖壽祖官至■■■■

飲啄前定 七十二

宋淳祐戊午間三山繆文龍幼學京庠與陳魁峰相厚善一日辭歸求陳魁陣書爲介紹謁建漕節齋陳昉繆意謂陳當路書尺必可規求權局歸次僑之江山縣乞靈於江邪廟神賜夢遊一所宮舍廊廡邃深有士官數輩巍冠博帶翱遊其間少頃有一人捧一碗飯進與繆繆視之則眞珠飯也飡未及半進飯者復奪之夢覺卜之於神果神所賜夢也初未測其意及來宮沙投書於節齋謁繆曰西津鎮建文書院有朱文公眞西山祠今請君爲堂質一月可得官楮五百貫之俸少爲養廉之助繆遂以漕向來參至書院一如夢中所見會食堂中飯未畢繆之母訃音至也一飯未畢即以憂去信知人之飲啄莫非前定眞珠飯者乃朱文公眞西山二賢之祠云

飲饌前定 七十三

李宗回者嘗與一客自洛至關客曰君能先知人飲饌臨正旦謁華陰縣令李謂客曰明日到彼得何物喫客撫掌曰大奇當與公各飲一盞葱椒酒食五般餛飩不得飲喫李亦未信翌日同見令喜曰三賢衝寒且速暖兩杯酒來內有葱椒良久臺盤至又以大碗盛餛飩至曰此是五般餛飩二客食未盡忽報敕使到舊例合迎令鞭馬而去客出而僕已結束先行數里三客大笑登途竟不得飲喫異哉飲食有定分也

生死前定 七十四

陳仲舉微時宿九江黃申家申婦夜產有扣門者問應云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云生男或女荅曰生男名阿奴當十五歲爲人作屋落地死仲舉默記之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仲舉後果大貴

遭搶前定 七十五

長春眞人嘗往長春觀忽值大兵北還路逢一貴官乃素相識者禮拜眞人曰夫人被擄欲罄家資贖令出家眞人俛然不可其事正議間兵已去遠不可贖矣他日貴官復來參問且詢不可之意眞人曰夫人與昨擄之主人有三年宿債今既相逢乃前緣也儻堅欲贖則此緣未絕無有了期三年後卻還來此出家後三年果放還得簪裳出家入觀參見眞人曰吾前定是否汝從來好善故得進入道門貴官方信其言拜謝而去

修廟前定 七十六

鄭毅夫知荆南府有城隍廟宇頹敝諭市民曰廟宇頹毀爾曹須率金修之獨一豪家陳務成曰願獨修不願率金也因修之換一巨梁背有大竅闊一板於中字在其內宛然新墨云維大周廣順二年歲次壬子五月十二日建其旁題曰遇陳則修乃以緹巾襲之獻之府公奇之特命刻其事於梁之脇

得銀分定 七十七

宋嘉熙庚子趙知縣崇逌任建寧府推官大參徐清叟欲易推衙以廣其居趙爲申府得請拆除之日徐參親臨監視乃於廳前花砌上掘得一大甕得白金二百餘錠先是趙推於彼處常見有物如白衣覆地細視亦無所見後爲徐公所得豈非留以待之皆分定也

棄銀復得 七十八

梅洋季楷與人駕舟入栝至中途泊岸登廁見有人遺下一青囊有銀子在內遂取入舟以俟尋者未幾見一人倉皇而至尋取原物不見大呼數聲解條欲縊於廁季急登岸詢之答曰某本縣解子也解銀入州今既失去唯有死耳季詰其他有何物曰無他物止有銀子若干季悉還之解子感激卽欲分與數兩至州折閱不過受杖豈不勝於一死季堅不領回船到大金灘閒忽纜斷躍入水中但覺腳下有物如瓦相戛深探而取之乃銀也亦如前所拾之銀歸家求田問舍遂成大富

失物復還 七十九

建炎中高宗幸四明嘗執一摺疊扇中有玉孩兒爲扇墜金人至登舟倉卒失手沈扇於江及都杭州十餘年忽一日循王張俊預內宴手執一扇墜玉孩兒上熟視乃向年四明所沈者遂問循王得之何所答曰臣於清河坊鋪家買至上卽遣人往問鋪家所買之由謂於每日提籃者得之遂轉問提籃者乃謂得之候潮門外陳宅廚娘繼又問之廚娘答云破黃花魚重十斤腹中有此一物奏聞上大悅以爲失物復還之兆鋪家提籃者各與進議校尉廚娘仍告封孺人

財各有主 八十

福州阮教授爲胡侍郎館客累年不歸郡曰君在此日久俟涓吉當以一婢爲侍阮但感謝忽一日婢知主意乘閒請阮曰此月十五夜侍郎大會賓客汝勿飲酒我房門路邊隔籬

君過彼處咳唾數聲俟有好音及夜阮歸失約里有張十七者負米去碓少憩其下偶咳唾數聲婢疑阮至拋下黃白一大袋張爲之驚喜不知所來拾而歸之阮聞此語愕然不知其由此婢厭厭不得志遂至非命阮亦自殞其身事付妄言自後張生日富娶妻育子其子與阮教授絕類或有人指之曰此阮秀才也隔溪有李辛四牙者常以此事請之張子恃財勢往有司以別事告之辛四牙坐獄遂致喪命李妻不甘其事往陳王祠呪之一日張氏子歸自門首見一大蛇口吐火徹當門盤屈一時驚仆在地及其妻至曰李辛四牙妻呪我我將死矣言訖而卒自後此人又復貧乏

前生福分 八十一

宋太學生葉文鳳溫陵人年十八登進士第調官天合因赴任在途遇生日逗遛旅館午困假寐夢至一菴中人請喫麻糍覺來聞鄰居有一老嫗哭泣之聲甚哀葉因此而過其門扣之一老嫗曰今日乃兒子忌辰適往墳菴齋佛追修心爲感傷不知哭泣之哀至此葉心疑之遂問令嗣何年夭喪嫗言其子所死之時即葉簿所生之日也老嫗曰吾兒業儒治詩義名陳希曾本縣亞薦葉問尚有詩卷及葉嫗發篋示之其人文藁即葉之請舉及第程文無一字差舛葉遂拜嫗爲前生父母載之赴任信乎今生之福乃前生之福也

大器晚成 八十二

李德元六十三歲作狀元七年參政史越王浩五十八歲登第不十年登相位七十日罷七十八歲再相廻年罷八十八歲再相太師第召賜第湖上九十三薨大器晚成斯言大哉

戲謔

俗謔試題 八十三

宋太學生每閒坐時以謔破爲戲有采俗語作耍試題云測女豔莫嬌他平日爲人喫蕣拏烏龜猶自可虔婆似那吒早辰起來七般事油鹽醬豉姜椒茶冬要被羅夏要紗君不見湖州張八仔賣了良田千萬頃而今御去釣蝦蟆兩片骨臀不奈遮破云有色者其累重既知食矣而服亦美好色者其費重當知業窮而身亦窮此破題高手也又破乞丐官人云欲求其利必重其名皆可觀

做人做屋 八十四

宋丞相崔與之號菊坡理宗朝入相歸蜀建造府第極其壯麗里有豪商姓李亦從而做之號倩崔府造屋匠人一依崔府繩墨尺寸不差造屋一所落成之日崔相親登其門借觀李商大喜既歸崔相喚匠人來問曰汝與某人曾此居好則好矣則少兩枝梁匠人云此一依相府規模不知少兩枝梁在何處崔相曰一枝是沒思量一枝是沒酌量當時士大夫以資談笑蓋崔出將入相名震華夷而李商何人乃僭侈若此宜乎取少兩梁之譏

煩惱自取 八十五

韓侂胄用兵既敗羞愧俱白困悶莫知所爲一日上賜侂胄

寘有伶人爲戲一人曰樊遲一人曰樊噲旁又有一人曰樊惱又設一人揖問遲曰誰與汝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則拜之曰是聖門之高弟也又揖問噲曰爾誰取名汝對曰是高祖所命則拜曰眞漢家之名將也又揖惱曰爾名誰取惱曰樊惱自取又因郭倪郭杲致敗因賜宴以生菱進與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菱墮地盡碎其一人云苦苦喪了許多生菱只因移果桌

俳優戲言 八十六

宋端平間眞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書之亦未及有所設施而罷杭州優人裝一儒生手持鶴別一儒生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

因傾盞歡然飲酒其人大嚼洪吸靡有孑遺忽顚仆於地羣數人拽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其人戲侮眞魏二公京尹悉以優人黥之　史彌遠爲相時士夫多鑽刺得官伶人俳優者一人手執一石用一木鑽鑽之久而不入其一人以物擊其手曰汝不去鑽彌遠卻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事史公聽而不怒

戲謔致爭 八十七

昔有郭忠恕善戲謔嘗與聶崇儀者會戲以聶字嘲之曰近貴全爲瓚攀龍卽是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亦捷於戲謔乃以其忠恕二字解嘲云勿笑有三耳全憨畜二心又陳亞與禁襄互相嘲云陳亞有心終是惡禁襄無口便成衰近時呂擴謝暉亦以名相嘲云呂擴無才終入廣謝暉不日便充軍呂謝因而疊起爭端是知戲謔不可不謹至於爲虐可以爲戒

欺誑

冒稱帝姬 八十八

宋靖康亂柔福帝姬隨二帝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帝姬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在日事略能言髣髴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舉蹠曰金人驅逼如此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卽詔入宮授福國公主下嫁高世榮資妝一萬八千緡紹興

十三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於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固告以宮禁事使之爲詐遂失誅前後請給賜資計十七萬九千緡非顯仁之歸則終身富貴矣

假母欺騙 八十九

景定年間有二少年謀爲騙人之策忽在野外見一乞嫗趨而拜拜曰爾吾母也吾爲爾子尋十餘年方得母甚喜衣之以華衣嫗怪之然自思爲乞丐一旦得此過望二少年事之極至復買一鬟婢供使令之職僱人舁過新淦賃客館以居所攜籠匱凡五六槃告之人曰吾兄弟早年失母連年寫經告佛求之四方今始得之天也於是朝夕竭力爲甘旨之俸

人皆稱美之新淦富屋皮家每歎曰此二人眞孝也二人與皮往來稍密一日告之曰吾欲假君之廬以奉吾母吾將商於眞楊求什一之利以生活皮欣然從之仍爲假貸三百緡鬻買貨物而去皮見其有母與籠篋留其家舉以與之二人者以其母托皮叮嚀之至約半年歸及歸財利數倍隨以三百緡本息酬皮皮喜又留半年復與皮氏及諸有力者借二千緡再去衆見其慣於經商且每日相與之情具如其數借之忽一去年餘不歸並無音信衆始有疑心遂告之官欲發其籠篋所寄之物官詰嫗嫗曰吾丐者也非其母也邂逅野外强我使來婢曰彼買我者也實不知彼爲何人將其籠篋開視之並皆塼石官無所加罪衆但懊恨而已

寶慶己未趙制幹僱一廚娘乃男子王千二也蓋幼時父將男子形軀假妝女子與之穿耳纏足揉畫一如女子習學女工飲食買賂牙保脫騙富戶充爲廚娘富家寵妾莫不知是男子與之共寢俱爲所淫事彰責還父母後轉僱與東門趙家趙見稍有姿色亦屢欲犯之而廚娘累託不從又一日同僚會飲坐閒有云聞近日有一男子粧假廚娘累次脫騙富家財物今聞又僱在同幕爲廚娘莫得而知之飲罷趙回廳喚出廚娘試一捫摸形不能掩解之制幹斷罪斬首棄市父母牙保俱配籍焉

假道取財 九十一

宋端平年間有道人談相到吉州值夏朔師朔家朔君云某有弟叔陽平生作某事不善某事不善如見幸警勸之道人到叔陽家屏左右歷歷言之平生不善勸以遷過叔陽大敬信出其愛女令相道人曰是鬼婆婆亦宜修善時叔陽腰有大條道人覓之即與不吝明日復返之云道人爲用此謾戲耳踰日又覺叔陽身上道服復與之明日又以返云道人只以試公之心豈圖於此又數日見其女所簪皆金器道人萌意欲求之女見其前次累覓累還悉拔以遺道人遂去不復來矣人皆竊笑叔陽信之愈篤叔陽二子夜題詩於廳壁云知君色慾未能除好把精神契太初從今發誓休貪慾我保教君入太虛奉崇香火若君難莫把經文作戲言兒女損休

都管盡明春速入武當嘗後書云吳昌老書蓋言呂洞賓也叔陽大喜即分付家事遣妾爲尼包中披衲出郡打無爲擬往武當郡侯而次皆前稱之號曰元命眞人時道更未遂行二子偶閱牆幼子首前詩之故叔陽大悔遂歸仍以尼歸爲妾

說道劫財 九十二

王居安秀才久苦痔疾聞鵝山有善工力不能冒致遂命舟至彼於靜邸中使人迎醫醫乃至航既見欣然爲治藥餌且曰請以五日爲期可以除根本初以一藥放下大腸數寸又以一藥洗之徐用藥線結痔信宿痔脫其大如桃復以藥餌調養數日遂安此工初無難色但放下大腸了方謝報之

23A
拱册 104版

物病者知命懸其手盡許以囊所有外酬方肯治療又玉山周僅調官京師舊患膀胱氣外臀偏墜有賣藥人云只立談間可使之正約以萬錢及三縑之報相引入室施一鍼所苦果平周大喜即如數負金帛而去后半月其疾如故使人訪醫者亦不見矣古人之賢或在醫卜之中今之醫者急於聲利率用詭道以劫流俗殆與穴坏挾刃之徒何以異乎

誑言恢復 九十三

趙范字文仲帥淮東趙葵字南仲帥淮西當殘金將衰之國中原有開當國者謀動干戈卻未言之人二趙亦私有意謀全子才劉子澄爲幕官與聞之一日淮西閫遣全詣廟堂稟事全因曰趙閫以中原有隙可投欲議恢復事大體重必須

公朝出命彼兄弟當悉力趙實未嘗使之言也廟堂領之而已及歸又謂二趙曰廟堂似有恢復之意然難遽然出命欲從二閫建議然後見之施行二趙不知其詐曰上雅意何敢不從遂再令入國門計稟用兵之事而回答大概皆全劉自涅合爲之上乃下詔決日進師數十年軍裝糧食舟師士馬席卷以北涉無人之境某日復東京某日復南京某日復西京皆空城也紅旗露布日夜至告太廟告社稷宰相率百官賀表降赦三京喜事獵獵何嘗一戰哉軍至眞珠河水流如綫二趙麾軍徒步而涉至半河忽見山上二紅旗出頭之河水暴至北軍數萬乘水鼓譟諸軍駭汗奔走溺死踐死走死飢渴死者十之七八軍裝器械委棄如山一日一夜馳數百

里至淮河二趙僅僅得渡范墜馬北兵長鈎曳之葵雙刀躍馬斷其鈎柄乃免中外震驚北騎充斥朝廷乏策割海泗唐鄧四州以求解京西一帶幷失之二趙全劉責降有差臺章曰誤二趙者全子才也誤全者劉子澄也

生育

判官爲嗣 九十四

建之浦城李景韓家富無子一日夫妻謁城隍求子夜夢有黃衣人曰大王與汝余都縣主簿妻因而有娠得一男年二十登第名夢祥初任余都縣主簿及二十六歲到任謁余都城隍有一判官倒於壁角左右見壯貌一類如主簿曰本官不必寫容此判官絕其相類呼廟祝問之曰左右皆以判官類我是耶非耶祝曰與主簿果是相肖詢其頹倒幾年答曰已經二十六載主簿心中謂我建生之年相同遂再塑像立於王側是日主簿卒

禪僧托生 九十五

建寧府建陽縣河源菴一禪僧名宗元與周三解者厚善後一日元辭周曰吾以旬日入寂敢以身後事爲公累辭去周忽夢元公過其家謂曰吾宿緣未斷擬借盛宅居住如何周諾其請語罷元公徑造周之子舍房內夢覺則夢菴中遣人報元公已坐化矣其子舍誕一男周知其爲元公也命名曰元及長業進士纔弱冠以宗元名請本州文解次舉易名疇老再發一舉因知前身之事禪僧自諱其名只用疇老爲名

字曰天錫宋咸淳甲戌宋元該免解到省以宗元名登進士第　盧陵王朝奉與無爲院僧祖琳善一夕乾奉假寐於廳次夢見琳入室大怒遂覺適內人坐蓐未幾生一男子急遣人詣無爲請琳師則生子時分坐化矣琳左指小缺其孩亦然長命曰琳年十八領鄉薦次年登科官至知州

願生爲子　九十六

常州無錫縣楊秀才年老家貧一日往金陵到王荆公祠堂心慕荆公子孫富貴乃禱曰今世名利無成願後身爲公子孫庶可遂志是夜夢荆公差人請到祠堂曰蔡卞福祿未艾汝生彼家楊乃言曰屋中妻子家貧若一旦身死必大利害乞緩其死荆公曰已奏聞上帝不可改也爾可即作書報家人次日秀才即死蔡卞家寵姬忽生一子幼而伶俐能言嘗語父蔡卞曰我常州無錫縣某村楊某願帶歸故居少慰妻屬卞異其事及長攜之過常州無錫而至楊某家喚其妻子慰問家事甚詳至次日忽如昏醉及醒則前生之事不復記矣後果顯貴

符讖門

留讖

孔聖丹書　九十七

孔子故居漢鍾離意出私錢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拂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得玉璧七中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訢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訢答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不能發也意曰夫子聖其所以遺甕欲示後賢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又拾遺記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槃香露於空中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也先是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以繡紱繫麟角及孔子將終麟解紱而泣孔子嘗遺祕曰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後始皇果至沙丘而崩

貴讖

塔現三影　九十八

南雄延祥禪寺有三影塔祥符年間異人所建有塔影堂其三影不以陰晴現於筆間一倒影懸二影向上如科舉年現廳堂主領舉登科常現亦吉若現於房室廁屋則凶

青笠米皮　九十九

鄒狀元應龍嘗謂予里中有瑞光巖去縣十餘里中有丞相李綱讀書臺昔巖中有僧丹霞者能前知一日訪僧扣之乃書云青箬笠去米皮此時節正光輝後公於靖康年作相因知此言之驗青笠箬靖也米去皮康也

亂讖

宣和怪事　一百

宋徽宗朝政和年間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每出則先若
裂屋摧倒聲然後現形廣丈餘狀髣髴如龜行動硜硜有聲
黑氣蒙蒙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
或變爲人爲驢形得人語聲則作矣多在掖庭宮人所居之
地亦嘗及內殿雖方士屢禁自若後習爲常人亦不大怖宣
和四年金人陷中京宋遣太師童貫出師是時白虹貫日連
夕有流星犯天津河鼓越天漢斗牛皆向南奔曳及用兵雄
州地大震馬生角長二尺四皆出距貫以進御以爲龍馬六
年正月東都地震後三河又震宮中殿門震動作聲河東陝
右尤甚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地山下麥苗乃在山上
七年八月有寶荣夫至宣德門忽迷歸向門戟手指而言曰

汝壞吾社稷矣太祖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尙宜速改也遲卒
捕下開封獄一夕已省不知所云特於獄中盡之一日帝御
宣和殿地陷朔旦見景靈宮神像有淚吏守太廟者聞哭聲
卽之乃神宗廟室有塼出血隨掃又出數日方止萬歲山上
羣狐杯酌對飲敕拍之皆散有一狐自艮獄來入宮禁於御
榻而坐十二月給事中吳敏奏曰今京師聞虜人大入人情
震動有欲出走者有欲守者有欲因而返者以三種人共守
一國國必破臣常私禱於宗廟得之夢寐不敢奏陳上曰無
妨敏曰臣常夢水之北螺髻金身之佛其長際天水之南鐵
龍罩一玉像人謂之孟子孟子之南又一水水南有山陂陁
而臣在其間人曰太上山臣嘗私解之曰水北河北也南者
江南也佛者金人太上陛下也但不曉所謂孟子有中書舍
人席益諭臣曰孟子者元子也遂定立太子之議十一月祀
南郊禮畢降壇而得邊報及上御郊宮之端誠殿時天未明
百辟方稱賀忽有鴟鴞鳴於殿屋之上若贊拜聲問者厭之
未踰月內禪俄而南幸明年城陷國家被辱皆在端誠殿焉

女眞犯闕 一百一

宋徽宗政和間有事南郊出南薰門見雲間人物隊仗以謂
天神所享蓋方士所爲也乃詔諭天下建道觀以迎眞名之
後淵聖門南門見虜酋正應迎眞之讖自政和之來崇奉道
教京師宮觀多以眞字爲名如通眞會眞集眞之類乃女眞
犯闕之讖又自禁禦及貴近田園皆以莊或村落名之亦京

城殘破之兆

納土語讖 一百二

宋政和七年詔修神保觀卽俗謂二郎神者也都人素畏之
自春及夏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爲鬼神飾巡門催
納土者人物絡繹帝乘輿亦微服以觀之或謂蔡京曰獻土
納土皆非吉語也後有旨禁絕政和後帝巾裹衣服喜同臣
庶實欲爲期門之事而苑囿皆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
野店聚珍禽奇獸麋鹿鵝鶴動數百千都下每秋風夜靜禽
獸之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爲不祥至靖
康初虜騎犯闕果符納土獻土之讖矣

北狩異聞 一百三

宋二帝北狩至平水鎮夜宿山寺中問鄰房語語聲一曰南皇帝北行有因果否一曰豈得無之況他前身自是玉堂天子因不聽玉皇說法故遭謫降今在人間又滅佛法是有北行之禍一又問曰想已死數千里之外答曰上皇（徽宗）已死付水火葬矣少帝（欽宗）審聽欲排闥問之以衆人寢所身體隔礙不及而止一又問曰南方康王如何荅曰且教讀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別作施行又問曰少帝北行如何帝拱手聽之答曰他是天羅王不久亦歸天上但未免馬足之報言訖雞鳴寂無所聞洎天明排戶入其室則塵埃覆地若人迹久不到者遶寺並無一僧一童問寺外之人則謂因兵火廢閉五十餘年矣後少帝到金國因與諸王講武大閱軍馬羣馬跳躍帝不能制墮馬而崩果應馬足之報無差康王後果南渡即位

天命革宋 一百四

宋咸淳壬申古杭地生毛色白與羊毛無異狡以如之人迹所不到處長四五寸微風拂過冉冉可觀占者以爲大臣專權國有大難危亡之兆後賈似道果擅權誤國至德祐乙亥浦城詹某醉酒落魄狂歌於市更無所丐人以風狂稱之夜宿神廟至夜半夢一黃衣使者持天符下諸處神祠曰天命革宋江南田地盡屬大元毋得擅舉陰兵助宋各取知委神泣而書之夢覺以告人皆笑之又歌曰至元十三年人莫知所謂至景炎丙子歸附大元人方知年號也夫大元之取天下也以乙亥丙子收江南宋蓋祖亦是乙亥丙子平江南丙子歲是開寶九年時江南之將亡也昇元殿基掘得石記有詩云若問江南事江南事可憐抱雞昇寶殿走犬出金陵子建居南極安仁秉夜鐙東陵婚小女騎虎渡河冰李煜丁酉生抱雞也王師甲戌渡江走犬也曹彬爲大將列柵城南乃子建也潘美爲副將城陷恐有伏兵命卒縱火乃安仁也錢俶戊寅入朝盡獻浙西之地騎虎之謂也讖記之文固難盡信然觀此若合符節天命所歸殆非偶然

胡僧取殿 一百五

宋理宗一夜夢二胡僧曰二十年後當以此殿還小僧夢覺宣問丞相馬廷鸞馬回奏云胡僧乃夷狄之類二十年後必主夷狄於殿下稱藩上云卿誌之馬遂立碑以紀其事至元年間歸附大元有僧官楊總攝以宋殿基元係佛寺因高宗南渡都杭遂以爲殿至是復以殿爲寺屈指理皇之夢恰二十年異哉

兵讖

日蝕無光 一百六

宋宣和元年四月日食二年十月朔又食幾於既遂有北狄之禍三年春日有變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蝕金而湧沸狀日旁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是時睦州方臘取集凶黨幾萬餘人僭號改元攻陷歙杭衢婺處信台越九郡中都爲震三年夏方寇始獲

永新兵禍 一百七

宋咸淳甲戌正月朔永新有氣如虹蜺自東門江中起橫亘一邑須臾變作錦文狀遮蓋四門昊天觀道士上玉帝閣上先見後觀者如堵莫不以爲是春士人登科者衆復有人曰此兵禍之兆又戊寅夏因永新稱兵安福有朝秀才季立朴實人也因官司起發百姓共守南門寄宿於人簷下中夜親見有緋衣神坐於城樓上指揮鬼卒等去永新救援語良久使刀兵瘧痢泛及未幾劉泗洲槃統軍經過去征永新闔邑罹禍兵後所存民戶百不及一瘧痢又復盛行死者無數矣哉以此知禍福莫不有先兆也詩云一城生聚隨流水萬棟灰飛瓦礫場白骨成行秋已老黃沙撲地日無光夜深人鬼相連哭月照夫妻空斷腸寄語西山雲外客這回冤債幾時償

天狗墜 一百八

宋端平乙未天狗墜淮安軍金堂縣境其聲如雷六州之人留聞之及相與觀看皆爲碎石其色紅赤識者知爲干戈之兆次年蜀將曹友聞死金兵大舉入蜀蜀禍始此

禍讖

收花結子 一百九

賈似道齋雲遊道人於西湖道堂齋辨祗候平章未至忽有一婦人抱一子至曰平章設齋豈不及我既與一分持以遺子乃頓子於齋堂桌上復入求齋衆厭之又慮平章將至萬一見婦人在此豈不獲責急取與之未及平章至左右叱之去無及婦人抱子趨避小閣子遺糞桌上不暇揩拭用鉢盂蓋覆俟平章展拜後衆欲除之舉鉢不起婦人亦不見衆以爲怪平章命左右併力撤之亦不可徙於是焚香設拜鉢乃舉得片紙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縣州衆以勉其退聞而不知縣州之意後德祐誤國遭貶卒於漳州木縣菴方應其讖

斷叙詩句 一百十

常山道旁神祠有詩云茶蘼香夢卻春寒人掩重簾燕子閒敲斷玉釵銀燭冷計程應說到常山此鄭亦山詩也聞其題詩之夕妻在家亡蓋斷叙讖也

桃符對聯 一百十一

周尚幹必亮命子歲首換桃符句數十數聯不愜意周梅坡善扶箕降紫姑仙遂得兩句曰門無公事往來少家有陰功孫子多喜甚大書於門旁尚幹無子又預外事得此二句以爲讖諷是年尚幹卒於官次年乃父致政亦卒家有陰功門無公事已兆於此矣

珍寶門

英寶

天降銀星　一百十二

景定癸亥安成劉晰齋遣僕出邑天猶未明有一星墜於其前僕亟取之已入地掘而得之如錠銀狀光彩燦然歸鬻於市又云似銀非銀莫知其爲何物遂鍛之以火爲十數片亦猶銀也夫五行質本於地精見於天左傳云隕石於宋五隕星也

奇寶

心有山水　一百十三

楚州山陽縣荒郊有古墳不詳姓氏年代忽有波斯人來謁墳鄰曰吾欲買此地鄰曰墳乃吾祖安敢輕售波斯曰汝毋妄認廢祀已六百年矣其人中夜思之既非我墳若有所償何惜不與詰旦波斯人來從其請索二千緡隨即償之議定即掘見棺木中一婦人如土剖腹取心指示曰此婦平生不得志觀玩山水清氣盡入其心解開兩片光瑩如玉每片皆有眞山眞水一婦人倚欄凝望以爲奇寶遂帶歸本國眞無價珍

異寶

蜈蚣孕珠　一百十四

柳州種甘堂頃年夜有光出柱上蠹穴滿堂中如月則覩見鱗甲大如鏡太守知異物集吏卒持斧鋸齊刺之有色罄破柱乃大蜈蚣長竟柱腦中得珠如鷄卵圓瑩光彩

巨蛇吐珠　一百十五

欽州村婦黃氏禾屋內夜有光芒現人甚訝之一日黃婦取禾曬曝見禾中有一巨蛇蟠屈於彼口吐一圓物光耀奪目蛇躍而出婦拾而視之乃一珠懷而歸之是夜滿室光耀鄰右以其事首官官司追索稍緊其婦驚懼以珠於甑內蒸過遂晦而不明後遇識者乃曰此蛇珠也若不蒸過則價無限矣

拾遺門

武夷洞天

武夷洞天　一百十六

武夷在福建之崇安按神仙傳第十六昇眞元化洞天昔有神仙降於山自稱武夷君受館於此統錄地仙後人因武夷名之山周迴百二十里峰巒巖石三十有六秀拔奇偉上亘斗絕之壁下際無底之淵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巖壑之中悉神仙所居仙人煉丹鼎鑪具存有仙蛻函函中仙骸質小而色紅得道尸解者於此換骨函或隱或顯人莫能測前人有詩云寄語神仙休擬議換骨定要來武夷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嘗致酒於幔亭峰頂召山之左右男女二千餘人預宴謂之宴會孫歌曲奏樂行酒進食非世所有今遺跡猶在宋英廟神考哲宗皆武夷君應世建守陳覺氏有武

夷詩末聯云聽說列仙來瑞世三朝德業在斯民蓋此謂也朱文公有九曲詩云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奇絕處櫂歌閒聽兩三聲至今有親筆及武夷圖序墨蹟猶存

白玉觀音 一百十七

宋孝宗喜毬馬偶傷一目金人遣使來慶壽以千手千眼白玉觀音爲壽蓋寓相謔之意上命迎入徑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門住持僧說偈云一手動時千手動一眼觀時千眼觀幸自太平無一事何須做得許多般使者聞之大慚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足以解紛信矣

桐油秀才 一百十八

宋咸淳癸酉臨江陳伯大爲臺官迎賈相意行士籍行下諸路漕司甚急時潭州某縣有一都獨不解籍官追里正將杖之里正供狀云本都即無當入籍秀才但有一人平日稱張秀才已往桂陽軍販桐油訖如已後官司照勘得本都稍有秀才當保籍甘當籍配聞者皆爲捧腹

雞鳴犬吠 一百十九

韓侂胄作南園於杭州吳山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侂胄嘗遊其閒甚喜曰狀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前他所忽聞莊中雞鳴犬吠聲令人視之乃府尹趙師羿也侂胄大笑益親愛之昔孟嘗君得客爲雞鳴狗盜猶能使之脫身於患難後人且議其所得者止雞鳴犬吠之才師羿諛侂胄而作雞鳴犬吠是何異於其人作禽獸叫者人標其題曰只消三寸舌做得萬般聲吁今之搖尾乞憐苟求榮達者豈無媿乎

祛病疫或 一百二十

安成進士彭紹甫中傷寒而亡人皆以疫而哭弔者疏歐陽祕書巽齋先生是其至契貽書於其子宏思云此巫者以鬼神恐人致病家重困仁祖朝嘉祐年間京師大疫尚書都官梅聖俞得疾臥城東朝之賢士大夫問疾者屬路不絕居八日而死弔哭者如前何嘗避禍聖俞近世之賢有歐陽文忠公墓誌在人誰不知亦無以告小民之未曉者於是巫之言猶行舉世傾信然則聖俞亦不賢且有罪當死矣要之此皆一時值不正之氣尚書所謂遘厲癘疾者古聖賢亦有之冬春之閒則曰傷寒夏秋之閒則曰傷暑傷寒與傷暑一同豈有傷暑無鬼神而傷寒有許多鬼神乎此皆誣神之言謹書此幸以轉呈諸君子

觸髏神怪 一百二十一

嘉熙年閒村民有孫年十歲忽失不見祈卜散榜不獲尋討偶值雨暫宿於門首忽聞孫喚祖之名姓爲之駭然認其孫之聲甚稔急告於官差人搜捕果得於其家櫃中時已枯朽略無人形奄奄餘息到官猶能道其事之本末初被竊溫存備至一飯必飽自是日減一日繼用楔子亦減久則咸無焉每日惟灌法醋自頂至踵關節脈絡悉被鋼釘備極慘酷言

畢氣絕盜者伏罪家無老幼盡獲寘之極刑今世言人之吉凶者皆盜人家童男如此法待其死後收其枯骨掏其魂魄謂能於耳邊報事名鬧髏神也吳雨巖憲江東亦斷一事相類推勘其由乃如此云

富僧冤死 一百二十二

昔金國有富僧居民數十家負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言欲赴留守銀朱哥大王處伸訴銀朱以戰多貴顯不諳民事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新綫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厚謝我則爲汝致其死皆欣然訴喏僧既陳詞跪聽命通事僭易他紙畢言曰久旱不雨僧願焚身動天以蘇民望銀朱笑即書詞尾云賽喉者再庭下已有牽

攏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賽喉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下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遂死矣

焚屍利害 一百二十三

宋景定甲子建安未倉前謝六解妻周氏六月無疾暴亡其家謂死非其時是晚便行火厝越三日其妻還魂無屍可附纔午後便號叫於家就其夫取屋子謂我之死去非該數盡實以證對張斗南冤死公事入冥今得回還屋子被你壞了使我無所依附爲之奈何其家不勝被擾遂挈老小托居於水南吳眞君道堂以避禱之眞君祈求陰護後眞君降筆謂曰謝某妻周氏更有十四年磨數今魂無可托恰梅山下某人家有婦懷孕月數已滿已令彼往托生十四年後又爲區處謝往彼訪問其家果生一女謝復歸故宅則亡魂寂然矣以此見古者三日而斂恐其魂復體也程知縣曾有諭俗不得火葬文極言火葬乃人之極刑人之忍以父母遺體秉畀炎火與炮烙之刑何以異今大元禁民火葬深得古人重用火刑之遺意因周氏之事故併及之聞之者足以戒云

米脯灌肺 一百二十四

杭州舊有賣灌肺湯者每於入夜夯擔出街旋行調和一夕有太學士人乘醉到擔頭忽然漏酒入於鍋內賣者不敢言即滅鐙火挑入小巷內拭括加料而後復出視之嘔中尚有飯糝遂插標改其名曰米脯灌肺不知者皆買食之否則一

時喧鬨士人未必有償而一日之經紀休矣

龍莊捨寺 一百二十五

龍泉縣下地名羚羊有一人家稍自足子釣於溪獲一巨鼈其父意歸作羹也暨歸見夫妻對食而不及父母怒曰我留家計以與子孫者政擬有甘旨日以奉我也今一羹不與吾何望焉夫妻擬議遂以其田捨入崇因寺以養二老之終其莊名曰龍莊今爲寺中土地

飛來殿宇 一百二十六

飛來殿在廣州清遠峽乃天下第三十二福地峽中兩山如夾中通大江林木深茂相傳古有佛殿飛來此地及對面山中有巨鐘亦是飛來或自鳴人有意去尋則不復見矣寺碑

俱載某年月日某處寺中飛來茲不復錄古詩云猨帶玉環歸後洞犀拖金索過前灣峽中景也

罷放生會 一百二十七

潭州延祥宮遞年三月四月六月八月有放生社會康定元年三月三日眞武生辰預買飛禽水族例往州亭臨大江用磬鈸引導讚詠放生諸般物命或向空而飛或漾水而遊其飛沈之物或向空復墮或水面仰浮飛禽者翅與足或被膠黏或弓彈射獵如有傷折哀鳴愁噪之聲不忍聞也如水族者曾釣張取羅網采捕鱗甲頭尾皆有破損跳躍張口之狀但叫唼不出不忍目之四遠之人纔聞放生爭競張捕以賣於市反至損害物命道士損元冥升堂有雲遊道士至講下

願講此會之因元冥遂以放生祝壽爲對道人曰非曰放生卽是故殺周無以對後此會遂廢大抵放生之說遇有禽魚之類出賣者買而放之則獲福無量發章張羅網捕之而後縱之豈可乎

人肉餛飩 一百二十八

紹定庚寅江西瑞州管下禾稼秀而不實民間飢荒屬地頑民屠牛爲市浪賣人肉雜而爲餡飢民輻輳發賣盛行而牛肉多有存者以故人皆物色得實緝捕到官一一招伏官司慮此聲旁達暗行予決不敢明正典刑據其供吐人之一身苦無多肉僅有脅腿亂削之餘有淨肉一縉半重所得寧幾何忍哉

嘉定庚子臨安大旱歲飢城外溜水橋亦驅死人剔其肉爲餛飩包子之屬辛丑春尤甚其中間有花繡之皮稍可辨認人無敢言凡買肉者必先問買米猪買糠猪米猪則人肉也糠猪則眞猪也後因劉自事始敗

判執照狀 一百二十九

昔有趙某武人任龍泉簿時朝七陳狀過劉產錢乞判執照狀爲他日之據武人素不通文理叱之於吏曰要如何判吏覆云只判執照二字簿乃書爲執昭吏曰尙欠四點趙乃書四點於執字下吏曰此點合在昭字下卽拂起曰但要不少他底至今以爲口實

開封水怪 一百三十

宋宣和間開封縣前茶肆人晨起拭牀榻睹若有大犬蹲其旁質明視之龍也其人驚呼仆地茶肆適與軍器作坊近爲作坊兵眾取而食之不敢以聞都人皆圖畫傳玩身僅六七尺若世所繪龍鱗蒼黑驢首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坐極長其際始分兩腋有聲如牛越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近天犯紫宮北斗仰視星皆若隔絳紗方起時折裂一聲然後大發後數夕又作聲益大震且久其發尤甚而赤氣自西北數十萬道中有黑白二氣自西北面由東北其聲不絕迨曉乃止後數日水犯都城高十餘丈占者謂丙午及北齊末占同後事驗亦甚明也

誠心有感 一百三十一

建安翁生備書於劉氏一日有客訪劉留與翁同館時暑月客院一油絹紗褂於房內出市宿留晚歸則衫已失矣客堅疑翁竊之劉亦爲然翁雖欲辨而終不能明閩閩風俗有試盜術以香油錢煎候沸用當三銅錢投中令盜以手撈取銅錢若眞盜則手立燋爛非者無傷劉家依上安備令翁如之翁見鑊油滾沸氣焰薰蒸欲伸且縮曰某以備書爲生而養老母且日不給若賠一衫還非惟貧無所出抑且終身是盜雖言非盜者撈油者手不能傷設若燋爛何術以養母願以輕紗扇盛紙錢而化如紙與扇俱焚衫則我盜紙化扇存我非盜也冀天地神明鑒之須臾紙化盡而扇纖毫無損人猶不以爲異旁觀者堅從臾以其手撈錢翁度不能免乃曰既

如是願以左手撈錢萬一燋爛尚留右手可以備書贍母其時油正滾沸以手投油撈上銅錢悉無纖損

金國試舉 一百三十二

大金粘罕試舉人於泉泊磁州胡爾爲魁粘罕密誡官不取中原人初開試日粘罕立鳥場中呼舉人年老者意謂免試爭走馬前跪之粘罕以鞭指令譯史說與爾等無力老奴若有文章何不及第於少年今苟得官年老死近向去不遠必取贓以爲身後計安有補於國又聞爾等之來非爲己計多有圖財假手後進者如此則我所取老者少者皆非其人也我欲殺爾等又以罪未著白復欲逐爾等亦念爾遠來故權令爾終場當小心以報國不然苟有所犯必殺無赦於是諸生伏地叩頭媿恐而去是歲胡爾之餘中原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者其略云草地就試舉場不公此榜既出於外南人不預其中由是士子之心失矣

文相神出 一百三十三

文山天祥守宣城日偶夜默坐於靜室止存鐙一檠而已略似睡閒忽神出於泥丸玩弄久之復從元處入公平昔未嘗學仙出神豈常人哉忽然有此青山趙文祭之其文曰公在延平嘗爲我言昔守宣城獨坐夜分滑抓鐙之相對忽隱几而欲瞑覺神出於頂閒恍惚揚乎後前無瞑目而待之以戲觀其周旋信異人之異稟又何羨乎飛仙有此語可證

馬頭娘子 一百三十四

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爲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物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齕母以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之難功亦大矣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寢棲於桑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閒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謂父母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公仙嬪矣無復憶念也蜀之風俗宮觀諸處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焉

奸吏誑官 一百三十五

余晦尹京政事精明吏無所容其奸且甚得上眷吏思之惟有太學生足以攻之適有太學生死舊例本齋齋僕入狀告京尹支官楮五百爲辦棺木吏以狀呈余余問曰舊例如何吏曰契勘蓋諸生平日諱死字吏乘之不知例欲以此激太學之變而去余也余乃就狀判契勘吏遂造成文卷帶領四十餘人排列學前諸生問何爲曰來與勘太學生身死於是三學大怒列書攻晦且指晦祖父出身微小穆陵愛晦之才不問諸生捲齋又不問三學竟卷堂而去朝省臺諫以爲大失觀望穆陵不得已然後黜晦差官延教諸生

黃帝雜忌 一百三十六

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晦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然燭行房鹹傷筋醋傷骨飽傷肺飢傷氣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立傷骨久坐傷肉久行傷筋凡向北勿安牀勿面北坐夜臥勿覆其頭人魘勿令燈照喚之定死無疑正月寅日燒白髮吉凡寅日翦手甲午日翦足甲又燒白髮吉

藝術門

相

謝后異相 一百三十七

天台謝丞相深甫長子渠伯官至倅車適室女三妾毛氏女一此女以母賤眾稍陵之當春遊閤府以往毛氏女殿後有相士過語人曰向後一位鈞眷當至大貴非丞相夫人即狀元夫人眾皆笑之相者云更恐以上曰即皇后耳自是每歲必曰打皇后云渠伯早世家道陵夷毛氏女躬刀匕足不加東且幼而病疹白點貫瞳面多黑靨理宗登極未正中宮楊太后以謝相當年有援已力取女於謝府以報之時渠伯諸女先已配士族惟毛氏女存渠伯租入稍薄謀於族以決進退相之子櫟伯與渠伯諸子言今茲之行須鬻產爲費他時不過一老宮婢耳不若留遺業以自資可無往客有范糾叔者獨贊其行曰入宮不失作美人家即蒙澤矣於是盡貨其資以祗召命舟過會稽忽復病疹及京旋愈面靨以蛻瑩白如玉首謁史相史善風鑑即拜曰眞天下母獨以貫瞳之白爲疑忽一道人過門自言善醫目召之用新筆染藥白隨筆落道人忽不見涓日與賈妃同入楊后召見賜坐謝遽坐賈矜持掀衣作避席狀歷言其父涉相城戰守之功謝默默太后顧云謝丞相當朝作何好事謝荅云先丞相不曾用兵殺一人賈猶云云不已太后云孩兒門不得怎地口多已而賜食謝頓食無餘賈矜持猶昔竟不食太后云食者自飽不食者自飢翌日進見並拜美人又越數日冊美人謝氏爲皇后蟬聯富貴朱紫盈門繼之垂簾聽政與國相終始殆非偶然范糾叔後由是補官以及其子毛氏封兩國夫人建功德寺西湖上太后臨朝之先寺產靈芝焉櫟伯子孫同享富貴渠伯位視之終不無遺憾云

趙方異相 一百三十八

趙方字彥仁長沙人少業儒館於岳富人胡氏奇形古貌眼有大小有相者爲其贊曰一眼大一眼小大者觀天地小者視四表貧困不遇一日辭館歸就鄉舉翁謂嫗曰趙生雖貧貴人也吾女方擇壻盍歸之大吼翁再三譬曉嫗不得已厚其裝資妻之其年領舉次年歷官邊郡名振華夏後除荆湖制帥終龍圖閣學士贈端明謚忠肅

相知壽數 一百三十九

開慶己未衢信閒道旁一老嫗開小酒店以謀活常淚眼不乾一日有道人登門扇上書就相二字且問老嫗云尋常經過見婆婆悶而泣何耶老嫗曰我有一子十七歲聰明讀書相士曾謂其夭折所以如此道人曰汝子安在老嫗曰在近鄰書院容促歸以求相暨歸道人見其果有夭相又曰貧道求一宿與令嗣同房明日方定壽夭喫酒飯後即睡聞其子皆無出入氣乃知是龜息尋常龜不以口鼻而以耳次日起方賀老嫗曰令嗣壽長而有功名後三四年閒果登科官至縣令人言相形不若相心又不知此等相法

登第氣色 一百四十

太學生陳道金乙丑當赴省前期有潮州林上舍爲其鄉里詩代筆先納銀二定一日行御街上一道人隨之言曰官人好氣色但有一事必累前程陳延之茶肆叩之曰官人今年定登科但不合與人代筆陳諱之曰毋庸諱此人是水點旁州郡已受其銀二月矣恐壞了自家氣數陳聞之心悸問其姓名曰顯牛遂謁而去陳歸齋訪林以銀遣之其年果登第

畫

繪兒能啼 一百四十一

毛繪遂昌人善畫入神常至曾山廣仁院其徒不之禮入佛殿畫一婦人乳一小兒於壁角而出遇夜有兒啼聲怪之一日繪至僧語及繪笑曰若欲絕之甚易乃啼乳入口自此啼聲遂止又在松陽南洲寺閣畫帛道猷相嘉祐中待制龔原題詩其上云吾邑毛生者畫格妙入神侍郎周綰亦作詩贈之其術亦不俗矣

泥像生癰 一百四十二

建寧府建陽縣寶山乃南嶽忠靖王行宮香火甚盛士大夫祈靈乞夢殆無虛日後宮裝塑宮娥匠者未得貌偶邵郡一富婦來廟獻香匠即以塑之婦不之知婦後偶患腳瘡百藥不驗偶一醫者曰寶山有一宮娥狀貌宛如判閻今爲雨漏濕像之首不曾修整富家異其言急遣人往視果然即命匠者修整其瘡即愈

地理

鬼靈相墓 一百四十三

張鬼靈三衢人學相墓術因以鬼靈爲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者踵至錢塘尉黃正一言括倉周縣令亦留心地理因具飯款之周謂鬼靈曰凡相基或身不至而止視圖畫可言克應否鬼靈曰若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日亦可言其

相也因指壁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馬墜此潭幾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靈曰是年墜馬人必被蹄送次年必登第令不覺起握其手曰是年春紀某乘馬馬至潭側忽大驚躍銜不可制與某俱墜於淵逮出氣息不絕而已是秋僥倖鄉舉次年登第君術之驗如此蔡安世先墓在富春白昇嶺其兄宏延鬼靈至墓下視之謂宏曰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麥甕出鵪鶉爲可賀也宏曰前日宏家臥房甕內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室之憂不知此爲克應鬼靈又言君家兄弟有被魁薦者即貴人秋安世果舉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數促非久居世者恨無人可授吾術矣後

二年果沒年二十五

取鐙定穴 一百四十四

老泉蘇明允之祖曰白蓮道人數世爲蓮社一日遇一於其鄉問曰君何人曰吾即蔣山人邀之歸家留數日情稍稔山人問曰公欲地否吾有二地一主大富一主大貴惟公所擇道人曰吾有子讀書富貴則不願但願賢子孫足矣山人曰彭山縣象耳山此地當出文章之士敢以獻道人明日當往一觀道人喜及至其地指道人面示以復命取鐙一盞然於其所雖四面風來此鐙凝然不動曰此正穴也他日若用此地只依此所雖一步亦不可移言畢即行後道人母死竟以此地葬之未幾山人復至問道人曰曾用地否曰亦用之矣山人往看曰亦復小差當爲公正之道人殊以爲怪曰公果何鄉何里山人曰我直以告公公家累世修善我乃羅漢中第四尊者曾爲峩眉山卜寺場今再爲公下此穴後公子孫必有興者一揖而去過象耳山飛昇橋冉冉不知所之

穴差喪身 一百四十五

蜀士楊巨源有母喪未葬術者過之謂曰秋防原之側馬嶺關之下有穴焉儻葬之則其後無不興者巨源不數日竟負親之骨殖葬其間術者復曰若嶺上聞金鼓之聲則封拜尤速第穴有小差恐不久有喪身之禍後四川宣撫吳曦出師於河池道經合江屯兵於馬嶺之上晨夕金鼓之聲不絕巨源乃心獨喜術者之言有驗後吳曦反巨源以謀誅之朝旨除巨源朝奉郎通判資序權四川宣撫司參議安丙忌其有功造傅檜殺巨源於大安軍城下

達僧葬地 一百四十六

安福州西里達僧有神術看風水僧出家於居近水南院未披剃時嘗負暄於山門前見碑記下石龜常有絲草在胸間僧曰爾莫作怪待我討炭火來燬爾夜夢龜告云院下大江是深潭龍王居之我於水府有薄職容去龍王案上盜借撼龍經及撼龍尺以獻御望急行鈔錄即送還之幸恕我次日果於石龜下得經與尺因此能移山轉水下地如神而自下其家風水科第仕宦甚眾及爲士農二賈葬祖先無一不應其所求此曾楊二仙之亞歟

益公屋基 一百四十七

周益公爵相歸絢祥田里日擅術者過十里外烏泥坑相地見一農家住場曰此處山水環抱將可爲巢丘乎言未幾翁媼出迎曰夜來夢見冀至德佛來尋地今日相公來願以地獻公厚賚別爲造屋忽見二三丈許有三所無主墓左右者欲去之公曰生有鄰死亦如之每年拜掃當備酒三行飯一盂紙十束同祭仍鏤榜堂前使子孫遵守可謂忠厚之至矣

冀州風水 一百四十八

朱文公嘗云冀州好一風水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岳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

妖術

掩魂妓樂 一百四十九

南海郡有楊氏以居士自號嘗謂人曰我有奇術郡太守好奇術聞居士來甚喜每宴遊未嘗不首召居士一日因須侍太守太守會宴於郡齋大閱妓樂而居士不得預時有數客亦皆不得預宴因謂居士曰先生嘗自負有奇術今日太守大宴先生不得預設一術以勒之乎居士笑曰甚易耳君試觀之我能爲君召太守處妓樂至此佐酒乎因命具酒使諸客環列而坐少頃俄有數十婦人自西廊空室而出裝飾華煥各攜樂器而至乃命奏樂且歌且舞客或訊其所自皆笑而不言至夜分居士謂諸妓曰可歸矣於是皆入西廊下空室中去諸客相顧駭歎皆疑其鬼物妖惑至明日問傳曰太守昨夕宴會諸妓樂並皆仆地瞬目不能言以爲卒中急召醫人診候醫曰無恙但爲人掩魂夜分各能起不必服藥果至中宵諸妓如睡之醒皆能起立太守質問諸妓皆云適家楊居士召祇應須臾何卻在太守筵中衆客爲怪詰之楊居士居士笑而不答方知諸妓爲楊居士掩魂矣

人馬俱仆 一百五十

嘉定府夾江宰趙必幄善行普倒大法制置使余樵隱專出榜禁約四川百姓不許左道惑衆夜聚喚散遲者取死聞趙宰行法之名遣牌軍請之趙至余詰問之趙不容諱余卽喚甲馬五十人立庭下命趙倒之約曰甲馬若倒當足五刻令汝改官如其不能申朝以違法論趙卽命取劍印文書置卓於廳次并取各人花名書符呪水纔畢馬上之人皆倒在地上而馬亦仆矣余始歎異卽令各人還魂又皆醒然如平日遂與舉狀辟差西路利戎司都統戊午雲頂城歸趙自縊而死

妖巫斷首 一百五十一

太和袁文焴嗣湖南憲幹待次於家有謁士來訪告之曰憲司有一疑獄不能決者三年聞君將赴憲幕願獻小忠衛有妖巫李生能以術斷人之頭里有劉氏嫁女於張去之日中途而遇妖巫女竟失首劉氏不知也至晨親戚族黨及環來扶新人下車忽見無首之女子大駭紐拽媒妁僕從求白於官劉訴張則云張殺其女張訴則云劉以無首之人欺騙係

獄者數人前後因死者十餘人州郡皆不得其情君能平反亦是陰德袁閎之喜及任果有是獄未斷乃以是言密告之提刑劉希仁希仁委之縣尉王君尉告病假月餘不出攜僕至其地算卜尉精於五行禍福如神里人皆敬之與之言曰吾里李巫有術甚奇何若更學之爲佳尉欣然託其人求之於李許以厚資李喜與之斂先以其僕試之李曰請回頭一覷則其僕無首矣尉恐李曰無恐且飲又與尉言更一覷則其僕復存蓋其法過三日斷者不可復全矣尉遲去約以某日攜錢楮來盡其術及期領卒同行尉先過其家飲酒極歡中夜令羣卒圍屋就縛搜籍其家有髑髏百五十箇幷其妻子悉以付官獄遂解憲司將妖巫一家棄刑於市

桃生蠱毒 一百五十二

廣南桃生殺人以魚肉延客對之行厭勝法魚肉能反生於人腹中而人以死相傳人死陰役於其家中有一名士嘗爲雷州推官親勘此事置肉盤以死囚作法以驗其術有頃發視肉果生毛何物淫鬼乃能爾也然解之亦甚易但覺有物在胸臆間則急服升麻以吐之覺在腹中急服鬱金以下之此方雷州印施蓋得之於囚也

幻術

幻術爲盜 一百五十三

邛州村民日趨成都府小東郭橋上賣工凡有錢者皆可僱其充使令擔負也忽有楊秀才善夫來僱十人識工錢每人二百與之同歸天色暮點鐙燭具酒飯食罷各人領布袋二圓擔一令其閉口隨亦自有心腹四五人同路行十餘里見大屋一所牆高一丈餘羣犬狺吠頃之犬亦無聲楊以輭梯搭牆頭先上眾躡步相隨寂無一語入廚內猪羊鵝鴨之物充滿臺案蓋其家先一夕成姻也十餘人恣意而食並無知者楊入房內治疊金銀衣物作十擎令眾擔出楊在後同親信者幷負新人行仍從輭梯上回僱夫亦各竊取衣著之類到善夫家喜甚復得酒物醉飽羣宿於門前睡房天明眼醒見荒草墟中皆無人家所居衣有盡失之已有僱錢二百而已工不知其何術也高有二僕在內言之如夢焉

幻術謀財 一百五十四

袁宜春白水易迪功夫婦好道喜接道人有劉天錫來者云迪功方食劉以紙剪鶴吹入廳上遂化眞鶴行入所迪功驚出問故道人已去懊恨久之又五日乘雲至迪功夫婦拜之告以欲求仙學道於是天錫辭以過崐崙赴宴約七日再至言畢乘雲冉冉而去迪功夫婦神之後如約來又拜之問學仙之法天錫云若學仙先須徧歷名山大川今與迪功約可遣一人過隆興滕王閣約幾日至卻於是日與迪功同往迪功欲驗其言遂遣人行且云此至隆興約八日至其日天錫與迪功登舟令迪功閉目片時則滕王閣江山歷歷皆在目中所遣之人已在閣上與博屨者喧爭矣迪功附其背使之歸其人不知有頃迪功醒又十日僕歸迪功責其博屨喧爭

之事僕怪駭由是迪功之家皆信爲神仙日夜講明學仙之道天錫復與迪功言當盡鬻所有之田產幷所藏之貨物造二大舟共遊江湖求福地而登覽之則求仙易矣迪功盡如其教與妻孥厤獲之屬辭親戚別鄉井卜日登舟舟次隆興天錫驅迪功與一二從者入城市物迪功既登岸天錫令舟人駕迪功家眷之舟與自己之舟飄然遠去久之方歸渺不知舟之所在且無所問迪功始以爲欺己次日告之官時方蛟峰爲漕遣人沿岸檇津物色竟失蹤跡迪功怏怏而歸又一年閒白水有爲商於獄市者忽見一婢似白水人家問之婢不言登樓告迪功之婦婦令人告之故且云既爲鄉人可相作親屬明日午前登樓擒道人則我可歸故鄉所攜之物當中分之明午衆商果至手紐道人數以脫騙之辜而道人已隨手失矣衆相與告官官移文於洪洪回文具迪功去年所告之因迪功之婦始得回鄉又明年道人再來迪功之家待之如舊但云可惜可惜不然全家可仙矣又留半年始去竟不知其何術也

幻僧煮海 一百五十五

葉天師諱法善家世好修道皆以陰功密行及勑召之術救物濟人初師居四明之下天台之東數年忽於五月一日有老叟詣問號泣求救謂其有疾也師引而問之曰某東海龍也大帝有敕主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更其任無過者起證仙品某已九百七十年微績垂成有婆羅門逞其幻法住於海峰晝夜禁呪積三十年其法將成海水如雲起在半天五月五日海將竭矣統天鎮海之寶上帝制靈之物必爲幻僧取至日乞以丹符相救至期師敕符飛往救東海水仍舊胡僧媿歎赴海而死明日龍羣寶貨珍奇來謝報師卻之不受且曰林野之中棲神之所非惟珠璣寶貨不以爲意而他物皆一無所取因謂龍曰此崖石之上去水且遠但致一清泉卽爲惠也是夕聞風雨之聲及明繞山齋四面成一道石渠泉水流注經冬不竭是今謂之天師渠

斬人魂魄 一百五十六

魏博大將王鋒有女方十歲名隱娘忽一日爲乞丐竊去父母不知其所向但日夜悲泣歎思而已後五年尼忽送隱娘還告鋒曰教已成矣言訖失尼所在父母且驚且喜乃詢所學之事隱娘云攜我至一巖洞中與我藥一粒服之便令持一寶劍教之以習擊刺之法一年後刺猨猱如飛蟲刺虎豹如無物三年漸能飛騰以[illegible]成年四年拏我於都市中每指其人則必數其平生所作過惡之事曰爲我取其首來某應聲而首已至矣自此日往都市中刺人之首置於大囊中而歸卽時以藥消之爲水後五年忽曰大官某人者罪已貫盈欺君罔民殘賊忠良爲國之害故已甚矣今夜爲我取其首來隱娘承命而往伏於大官居室之梁上移刻方持其首至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隱娘再拜爲兒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欲下手尼叱之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隱

娘拜謝尼曰汝術方成可歸遂得還人父母聞其語甚怪但畏懼而終不可得亦不敢禁其所爲後至陳許鄧帥之事尤更怪異噫吾聞劍俠世有之矣然以女子柔弱之質而能持刃以決凶人之首非以有神術所資惡能是哉君子曰隱娘之所學非常人所能教也學之既精而又善用其術世有險詖邪惡者輒決去其首亦一家之正也嗟乎據重位厚祿造惡不悛以結人怨者不可不畏隱娘之事也及尼之戒曰預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以姦凶之人絕嗣於世尚恐餘毒流及於後深可懼也

術化月宮 一百五十七

吉郡一仕宦子弟遇道人與云可與我杯酒今夜同爾去遊月宮子弟問云月宮在何處曰只在舊市鐙後潛與同往則儼然桂殿嫦娥兎擣藥蟾吐光且飲一觥而出子弟識其處而道人辭去明日重來乃一酒食店天井內有樹則桂也少年婦人居其間則嫦娥也人擣薑椒則兎擣藥也犬臥竈傍則蟾吐光也因知道人乃幻術以化人眼耳

警戒門

天譴

欺君誤國 一百五十八

宋秦檜爲京太學生時號秦長脚一日睡於窗下有異人來指檜語其同舍郎曰他日此人誤國害民天下同受其禍諸君亦有死其手者後檜自北歸獨居相位一十九年蒙蔽朝廷無所不至先是金人擁徽宗欽宗北狩慘不忍言岳飛與其子岳雲誓復故疆迎還二帝金人屢衄望風畏服呼爲岳爺爺又飛兵有紀律高宗嘗御書精忠岳飛四字旗賜飛令行師建之初檜雖居相位實佩兩國相印陰受金人兀朮約主和上未悟其姦至是兀朮又遺書於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女壻此讐不可以不報必殺飛乃可檜力沮恢復乞詔飛班師檜又與張俊謀使其部曲王俊妄告張憲謀還飛兵柄矯詔逮飛父子下棘寺遣万俟卨鍛鍊之拷掠無全膚飛終無服辭一日檜於東廂綺窗下畫灰密謀其妻王夫人贊成之曰擒虎易放虎難飛遂死獄中張憲岳雲戮於市徙流兩家妻孥貲產皆沒官金人聞之酌酒相慶曰莫子毒也後檜挈家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瞋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罪大惡極我已訴於天得請於帝矣汝當受鐵杖於太祖皇帝殿下檜自此怏怏不懌以死王夫人朝夕思之未幾其子秦熺亦死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柳因而問秦太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酆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柳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可煩傳與夫人東窗事發矣卨在鐵籠下與檜爭辨殺岳飛事至理宗朝有考試官歸自荆湖暴死旅舍其僕未敢殮也官忽甦曰適爲看陰間趙方斷秦檜爲臣不忠欺君誤國事檜受鐵杖押往某處受報矣吁明貴幽誅之報若此可畏哉

雷擊不忠 一百五十九

宋欽宗北狩至檀州北斯縣鄉中時盛暑帝與隨從之人已皆疲困稍息於木下須臾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移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俄有數丈大火流於帝前帝大驚而所居民家一男一婦及小兒震死其男婦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獨小兒有朱篆四字可認云章惇後身帝曰章惇爲相誤國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爲之今果報如是爲不忠者可不戒哉

穢語罵天 一百六十

宋寶祐乙卯鄂州南門外有一婦人將沙盆就江邊洗蕩時當久雨淋淋不已乃穢語罵天頃間爲雷所擊卻以所洗之盆枷其項敲已不破稍動則痛徹骨髓不可得而脫如此令衆後數日方死

用心不正 一百六十一

宋錢良臣爲帥府檄入幕屬旋撰法科文字欲試大法偶缺之信知設心陷人其遭天譴也亦宜戒之

神譴

裝儒爲戲 一百六十二

宋淳祐辛丑吉之永新市人於上元夕迎鐙奉神自晚至次日天曉花燭交輝極其奇巧有小輩伍三者素習滑稽裝一秀才教學生數人語言某是山野鄙俚士人見者惡之隔二三夜夢一神人稱是孔夫子叱之曰汝何等人敢以儒人爲戲吾定罰汝未幾全家遭疫至於絕嗣思此事大聖未必責此等小人想儒中之英鬼陰見不平託名以罰之也亦可爲戒

欺誑獲報 一百六十三

亳州太清宮有一道人氣貌甚揚每擕一小鑪於老君殿下煅藥而賣衆方集必指老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師也衆頗惑之莫不皆欲多得其藥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鑪出飛入其身須臾焰發五體俱燒衆皆以水沃之愈沃愈熾號呼跳躍不勝其苦良久面老君象俯伏如待罪狀視之則已死矣

棄水招疾 一百六十四

杭州五雲山志逢大師一日閒坐於普賢殿中俄一神於前曰吾護戒神也師有小過不敢不告志逢曰吾有何過神曰且如滌鉢水亦施主物師每棄之非宜也自此當有小病言訖遂隱後志逢果患胃疼十三年而卒

妒害胎孕 一百六十五

吳介然黃溪人妻妒悍無子有四妾皆孕妻妒忌投毒藥之率皆不育其四妾適人胎宮爲藥毒亦皆無子一夕吳夢一神人曰爾妻妒心太過今誤四妾無子爾有一子亦因而促壽將亦主絕嗣後介然有一子果夭喪吳家亦爲之絕哀哉

戒殺

屠牛改業 一百六十六

龍泉邑之水南有趙太保居嘗屠牛以糊市利嘗買三牛已烹其一一夕天未明忽魘作聲哮吼經一日不醒急呼醫者用藥救療迄旦方醒家人詢問其故荅曰適見所有之牛忽作人語其一曰我爾父也其一曰我爾祖也須臾二牛皆人形熟視之則眞吾祖與父也哀號懇切驚駭而覺卽以二牛付之莊佃飽以水草自後改業不復宰牛

戒食牛肉 一百六十七

至元年間有孫總管韶州任江次登舟爲大風飄揚至一所有巨山莫知何地有山徑可行孫信步登山見有大門望之門內廊廡廳舍如官府狀守門者止之曰考較人間罪福去處爾何事至此孫以赴韶州任舟行遇風告之幷欲入廳舍

遊觀守者引進入門見一大殿有主者廣坐殿下侍衛甚嚴殿旁有一門另有守者皆狼牙鬼面不許進守者曰此獄也陽世殺牛食肉者皆囚於此孫之舅在世亦好食牛肉幷以姓名問之守者曰有之曾聞汝舅食牛肉七百斤罪不可宥孫力禱守者託之引見主吏禱之吏曰爾舅食牛肉七百斤罪業至重況爾亦喜食牛肉陰司亦減爾壽算只滿韶州一任矣孫再禱以求救之由吏良久曰汝到任若能禁殺牛命善誘五百家不食牛肉爾舅得生人天亦延爾壽孫公領命而離下山卽登舟回視亦失山矣及到任首以宰牛爲禁幷廣行勸人不食牛肉踰半年夜夢舅報曰主者云爾禁殺牛延命亦多曾勸到七百家不食牛肉功德浩大神明交贊我得生天汝亦延壽矣

秀州青龍鎭盛肇凡百筵會必殺牛取肉巧作庖饌恣啖爲樂一日有扣門者盛肇自啟門出視見一蒼頭授以青簡展而視之乃大字書云六畜皆前業惟牛最苦辛但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讀之三過人與簡俱亡盛肇驚駭自是戒食牛肉

戒食犬肉 一百六十八

耒陽州王千五舉家好食犬肉嘗買一犬沿路牽之不行王千五怒而箠楚之犬忽作人言曰吾爾父王千二容緩行毋更打我王怒曰爾畜生敢作人言恣意鞭打遂死於路拖歸烹宰脫毛見犬背上隱隱有數字在焉仔細辨認乃其父生

時黑刺記本生年月日時並無差錯自是舉家戒食犬肉又潁昌吳儀曹好食犬肉夢神告曰狗死爲人人死爲狗互殺互食自作自受君能戒殺富貴長久家業田園子孫保守如違吾戒惡報彰醜吳後亦誓不食犬肉犬有義之物人家畜之以防姦細道家以爲地厭世間珍味無限何苦而食之

殺鱔悔悟 一百六十九

昔有食店王某善於庖饌專殺鱔魚有一道人至店以銅錢十文買鱔一碗及至則合掌頂禮不食而去如是數日王店怪而問之道人曰你修事鱔魚尙未得法所以不食我明日再來你賣一碗條直鱔魚倍還你錢不妨王某曰何策得其條直道人曰你須以手握鱔致之沸湯卽能條直王笑曰如

手痛何道人曰爾雙手知痛況鱔魚數萬命乎王某卽頓悟捨業不復開店持素念佛不逾月而亡

殺鱔取命 一百七十

光孝宮道人章道隆生平嗜食鱔魚謂肉媛可以資補骨血可以餧雞如是數載一日買鱔一盆方欲次早殺之夜夢盆中鱔魚數百條中有兩條至大忽化人形立於其前曰我輩久飽爾腹今就爾索命章用刀砍其頭而驚覺徧身冷汗終日恍惚以不樂以言其徒弟俱不之悟越二日傳聞趙招討軍馬到來道衆皆避獨章欲俟煮鱔喫後走煮湯方沸而軍馬亦到章爲所獲拷掠需索金銀無可應付爲軍人以煮鱔湯灌口而死自是合宮道士戒不食鱔夫鱔至微之物其形

如蟲夜半尙能矯首朝北世人欲一甘口飽腹與夫食肆一日所殺不知所害幾萬命矣世間珍味無限何苦而食之若能知戒更加廣勸則物得活命而我壽亦延實一大美事宜信之毋忘

殺鵝訴冤 一百七十一

政和中提舉楊逋之按行婺州一道人來謁曰聞錢塘尉書至豈求舉狀乎楊曰然方欲薦之道人曰無益也渠有五百鵝見於陰府訴冤非久於世者楊不以爲然明日遣人送舉狀及至尉已殂矣後到邑呼尉吏問死狀曰已病死曰嘗殺鵝乎荅曰平日不殺但前日被平江朱承宣委牒委造鵝鮓遂殺五百隻

羊鳴乞命 一百七十二

韓忠獻公判相州日寒食節出祀庖人驅數羊欲殺之內一羊奔出公前跪鳴良久不去若有所訴公問之曰汝非乞命乎吾知矣羊鳴地而再跪伏若拜謝狀公卽親書一牌曰長生羊繫於頸令不得殺公後筵會亦不用羊

鱠飛蝴蝶 一百七十三

昔有南孝廉好食魚鱠尤善修事能切如縠薄絲縷吹之可起操刀響捷若合節奏一日會客酒酣取一大魚當筵切鱠欲衒其能忽暴風雨雷震一聲所切之鱠悉化爲蝴蝶滿筵飛舞而去坐客俱爲驚駭南自是折刀誓不復食

警世

妒溺子孫 一百七十四

李正奏子婦趙氏極悍得一子至七歲不慧李甚不滿子有四妾皆孕翁曰若有十孫育之不潛趙聞之憤甚伺翁與夫俱出趙呼妾責之問其所孕妾曰主人翁也趙曰爾謂主孕必痛撻汝遽嫁荒惡行無資裝若指爲僕所有仍免痛撻汝適好處厚有所贈妾懼而妾指爲僕某人某人所有及翁與夫歸趙直以告翁不能察遂信其說屏之四僕俱斥且囑其妾嫁後有子毋育此子妾從其言弱之不數年李先亡孫亦早喪趙氏死無棺槨幾至暴露李氏一門爲趙氏妒孕而致絕嗣哀哉有識之婦幸毋倣此可也

陰賊良善 一百七十五

青林甫未顯時在槐壇遇一道士戒之曰君名已登仙籍縱不能白日上昇亦必爲二十年太平宰相異時事權在手切記吾言不得妄有陰賊甫既貴不復憶記一味恃寵多所賊害久之復夢道士責之曰君豈忘吾言乎今果獲罪矣於是命吏引入一處林甫耳中惟聞瀟瀟風水聲既至則府署嚴飾帳榻華侈甫復自喜曰若令居此亦自不惡道士笑曰此乃鱗介所居其間苦事最爲慘毒君尚爲不惡欲如何而後謂之惡乎甫駭然汗浹而寤後卽改過此則以陰賊良善而將生水族者乎

強葬招禍 一百七十六

洋塞玉峰前田內日者謂此處風水佳三溪村李千三上舍圖葬之葬之夕諸僧來爭李縱僕撻之時當沍寒皆墮山落水怨恨呪咀未幾白日神物現形是年晚歲夢見有黃衣吏同一老翁持兩軸文字閱徧及覺不記一字只記老翁姓包乃題於百忌歷首曰包公送夢五更前兩軸持來已曉然去■■■■■功成名遂在今年數日後竟遭橫逆其後白晝現形爲怪不一遂舉葬以還常住及玉峰持出砧基契照乃是包家捨此田山其孫若舉後過玉峰作水陸道場懺解乃喚醒舊事不五日而卒

占人陰地 一百七十七

宋寶祐乙卯鄂州有勢家强占他人陰地爲墳及舉柩之旦先令牙人帶一行人先往地頭營辦午食才到其牙人忽爲

雷所擊仍倒棺其尸於新墳之前止露兩足家之柩中遂亦爲雷劈開未免暴露或者謂此牙郎建其議故先受其禍耳

教唆詞訟 一百七十八

文光讀父自少至老每歲獄訟連緜以宿因問曇相禪師曰汝父前生本寫詞狀人故令反受其報光讀懇求禳度師教以紙黏竹簟爲桎梏令先自囚三日後爲懺悔今之世有教唆興訟者寧免乎此姑錄爲戒宜猛省焉

潑散酒漿 一百七十九

昔有一官員山行至孤絕處見一酒店因往買酒一婦人先收酒錢入內良久方提酒出其酒色紅如血飲之甚美欲再買飲婦人泣告曰莫買也妾在生時好潑散酒漿故今受報每有人買酒卽於妾身上榨出供之其官矍然趨出行數里問路人人曰此無酒店愈大怖蓋陰司顯化以警世

服丹自焚 一百八十

主稱定觀者政和末爲殿中監時年二十八酒食自娛一日忽宣召入禁中上云朕近得一異人能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久視煉冶經歲而成色如紫金卿爲試之定觀欣躍拜命卽取服之才下咽覺胸中煩躁之甚俄頃煙從口中出急扶歸已不救既殮之後但聞棺中剝啄之聲莫測所以已而火出其內頃刻之間遂成烈焰室廬盡焚開封府急救之延燒數百餘家但得枯骨於餘燼深可怪也

服丹發疽 一百八十一

保州教授丁廣家多侍妾以酒色沈縱曾有道人過郡自言數百歲能煉大丹服之可以飽嗜慾而康健無疾然後飛昇度世守貳館之以先生之禮事之遇日朔丹竈依其法煉之四十九日而成神光燭天置酒大合樂相慶然後嘗之廣聞之裁書以獻乞取刀圭以養病者道人以其骨凡不肯與守貳憐之爲請僅得半粒廣欣然服之不數日郡將通判皆疽發於背道人宵遁守貳相繼告殂廣腰間生一癤甚皇恐飲地漿解之得愈明年復作熱躁因澡身水入瘡口不能起金石之毒有如此者故書於此以爲世戒也

誘化

戒賣祖墳 一百八十二

至元丁丑以來十數年間富家零落殆盡祖墳蕪穢弔祭不至自不忍言誰謂其禍又有出於思亭記之外者近有一士人兒一名家出賣祖墳不勝其憤夜題詩於牆壁次日觀望如堵買者賣者皆有媿色識中履吾讀其詩語直而切以其有益於風教故錄於此庶可爲世俗之戒也詩曰人家擇風水子孫百世計誰知後來者反賣祖宗地商量寅夜掘醉後樂書契賣者固非人買者亦惡類其地若果佳其家長富貴其人賣至此其地必不利他時出子孫斷是做此例借曰異姓强造物豈私意棺存且暴露無者骸骨棄後代轉日貧何時可薶瘞安知泉下人含冤不訴帝勿謂天茫茫禍患恐立至呼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計矣

占人園地 一百八十三

江西趙尚書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取之而不可得一日常作詩書契送之詩曰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必眞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晉桃洞神仙也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趙得詩不敢受園以還之

呪咀

雷殛自呪 一百八十四

偃典有妻嘗與人私又嘗竊鄰家一手巾鄰家詬罵典乃自呪曰若我妻果與人私及竊汝手巾者當爲震雷所擊否則汝亦如之是夕卽雷霆大震果皆斃於雷斧之下典脇下有字曰凝人保妻妻脇下亦有字曰行姦爲盜當使皆知

雷撤卦肆 一百八十五

龍泉縣有四郎敬信神佛以爲善事幹緣再建濟州橋於橋之北門繪一天王像有胡學士不顯其名鑿其梁柱浮搭一閒賃與李祕校作卦肆以收利胡四經官訟之縣道觀望不敢問四郎輒肩天王香鑪繞市呼天以呪之數日後陰雨迅雷竟撤卦肆邑人以胡天王號之

報應門

善報

賈氏陰德 一百八十六

燕山竇禹鈞初夢其祖曰汝無子又且不壽何不早修陰德以回造化禹鈞惶懼於是內外姻婭有喪未舉有女未嫁皆助成之乃至焚券嫁有夫之女得金還去失之人苟可修德無不爲之晚年生子儀儼侃偁僖五人皆相繼登科時人謂之竇氏五龍而爲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禹鈞官至諫議大夫年八十無疾而卒今爲洞天眞人

益公陰德 一百八十七

周必大字子充監臨安府和劑局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獄未論報子充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子充遂自誣服坐失官吏得免死子充歸道謁婦翁翁肅客坐定門外雪交下僮子掃於庭翁頗不樂意謂妻以女爲門戶計既失官觖前望殊不爲禮復私訝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爲何祥也子充至兩雪中無他客姑留子充宿然後歸益自刻苦試博學宏詞科子充之如京師也寓一班直家其妻一日攜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先是子充試前夢入冥見一判官拷掠一捻胎鬼指子充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爲作帝王鬚官首肯鬼起摩子充頰爲之種鬚及覺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子充罷相私居一相士挾貴人見子充適邂逅於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子充進揖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者曰何物宰相

貌陋如此得非誑我耶子充氣愈和色愈溫延入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子充荅如初子充起相者亦起請拊其鬚曰帝王鬚眞宰相也子充大驚服厚贐之蓋前此種鬚之事子充雖妻子至親亦不以告也

陰隲狀元 一百八十八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歲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爲賠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至馮家次早生京喜讀書領舉爲解元省試爲省元登第爲狀元世號爲馮三元

不取他物 一百八十九

楊中奉存吉水滙塘人宋元豐八年赴省開封宿息州旅舍既臥覺牀席間有物礙其背揭視之乃鹽鈔二萬引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曰淮甸一巨商某姓客也公曰此吾故人設其人回可與之言吾在某坊某人家安歇又大書於所宿之房曰某年月日廬陵楊存寓此遂行不數日商人果從故道處處物色之至息邨主人以公言告且使自觀壁間所書乃徑去京師訪公公曰果汝物耶當闢之官以歸汝商曰如教公請府悉以授商府使中分之公曰使某欲之

前日奄爲己有泯默不言矣商不能逆乃捐數百緡就京師相國寺設齋爲公祈福是年公中焦蹈榜下歷官至中奉大夫子孫貴顯

平心感天 一百九十

高安縣謂露鄉陳仁父居村田宅稍富專事釋老之學每年春留穀二千石至次年五六月米貴之時減價發糶既交錢令糴者自入倉內量出不許多取務要兩平一村稱之曰陳自量時大旱太守祈求不應夜夢城隍曰謂露鄉陳自量有雨夢覺差人尋訪赴郡太守見之喜具香燭僧道誦經就令祈禱陳曰某村夫無術可以祈雨太守以所夢事告强之陳不免炷香對空而禱乞降霖雨三日以濟焦沽少甦民望至晚果大雨三日方止一郡之人皆悅蓋仁父平日減米價足以感天也

平糶榮顯 一百九十一

萊陵州東山陳天福素儁長者每年有米肯平糶無米與人借又無米借錢貴糴賤糶鄉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銅錢一百二十爲糴米一斗陳云道人要齋糧當納上一斗何必用錢道人受米出門遂題四句於壁間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糴米來施捨他時桂子與蘭孫平步玉堂上金馬陳後富有起經濟倉平糶濟人生三子長季思次季雲三季芳名蘭孫父子皆請鄉漕蘭孫後補入國學登第官至太原常丞人云平糶之報甚豐而道人其仙乎

米價不增 一百九十二

張公公處州龍泉人也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八佛產分二子每歲禾穀率銅錢六十文一批其歲歉鄉價增八十其子意欲薄有所增張公坐於門首看糴者出問之價曰略增些少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至曾元孫皆登第時黃溪馮公亦以善著皆以呆傳之其子夢蘭登進士科鄉人謠曰張八佛子孫享其佛馮大呆子孫享其呆

施粥有功 一百九十三

南劍州沙縣祝染者遇歉歲爲粥以施貧後生一子聰慧請舉入學年榜將開忽街上人夢挑者奔馳而過報狀元榜手持一大旗上書四字曰施粥之報及榜開其子特科狀元

濟荒不倦 一百九十四

李謙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公即對眾焚券曰債已償矣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公復竭家資煮粥以濟動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或曰子陰德可謂大矣公曰陰德耳鳴已自知之人莫能知子今已知何足爲德

修船增壽 一百九十五

宋咸淳丙寅臨川錄參暖昧道士也嘗言其鄉有兩石嶺夾出一江四時皆湍急下則深淵惟此處可以立渡常年溺死者甚眾蓋船小側石即碎有徐宗仁發心造一巨舟兩頭裹以鐵葉自僱篙手專一撐過客人且建善緣以薦亡者忽

有道人登門稱善命謂徐曰公壽止得三十二止在今年生日之夕夢至官府見王者坐於堂上而門首溼衣之鬼約三四百人執一卷投於王前徐宗仁濟生拔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妻壽考子孫榮貴衆等只俟中元即超淨界王者指左右以此詞示宗仁云特延三紀覺而異之自此一心好善樂施二子三孫後有爲官者宗仁死人爲立祠於渡側至今尚存

修路延年 一百九十六

蜀僧悟詮號覺海有慧性非凡也曩在隆興路謝丞相府嘗言峽州富人程夷伯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謂曰汝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其人茫然不曉一日有僧說相負覺海字程請一相問之我壽幾何覺海曰今年促老僧皆無求但覓水一

杯呵氣入水中令程飲之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子丈夫衣冠齊整皆相欣欣悅右廊盡枷鎖裸紲之人哀號涕泣旁有人云左廊是修捨橋路人右廊是壞毀橋路人若爾要福壽可自擇取程即夢回發心自門前起百里之內橋梁路道一一修整用工畢覺海復來云汝作此事可延十年後程一向於道路上用工不倦壽遂得九十二凡五世昌盛云

捨橋獲子 一百九十七

九江富人徐彥寶近年五十苦於無子常禮羅漢祈嗣一日有僧至門覓齋授扇上書曰善相因相彥寶曰君相主孤男女無分彥寶曰今謀養子如何僧曰亦不到頭飄然徑去次日復有一僧攜鉢求飯云昨日同袍老人何相寶者全家好善用錢買所釣之魚放焉衆皆笑其癡沈獨爲喜復值疫疾人有夢見溫鬼報旗一束自語相曰除沈家放生積善外餘排門並可插旗其居民二百餘家皆染疫疾死者將半獨沈家全門獲免豈非好生而免斯疾乎

立四苦莊 一百九十八

蜀青陽夢炎入太學登第兩持湖右憲節初在澧陽置生老病死苦莊責倅廳司出入會計之權專濟生而無養者老而無衣者病而無藥者死而無棺者四者之中有一於此即與之餽盛哉存心之厚也人問曰何謂苦曰此四者謂之苦非乎後移節常武再捌無息庫民皆德之

放生獲報 一百九十九

張提刑叔獻昔與妻戮力就屠家買物命放生日有定數十餘年後妻殂乃於密室修疏以平日所放生疏追福即焚之人無知者至大祥作黃籙齋道士拜章罷言宜人別無過又得所奉放生功德疏功德最大已超生天界矣始大驚悟勵志不衰

放鶉延壽 二百

蔡元長當國每喜食鶉一夕夢黃衣老人曰來日當自被害願公貸命蔡問汝何人乃誦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筯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公戒勿殺死生如轉轂覺而異之詢於掌饌得黃鶉數十放之經

宿復夢黃衣老人曰感公從禱已獲復生今上帝已延公壽命矣後蔡果享高壽而卒

恩報

制使報德 二百一

長沙趙制使名方初登第作尉時嘗訪辛稼軒留三日劇談方略辛喜之謂其夫人曰近得一佳士惜無可爲贈夫人曰我有絹十端尚在稼軒遂添作將贐儀且奉以數書去請監司覔文字趙極感之後辛死其子遇趙作京湖制置適在幕下僉屬意謂趙以乃父爨嚮之故賜以提挈不料待之反嚴無時程督幾不能堪至與母對泣辛三年官滿辭趙告歸趙曰且可留一日即開宴請其母夫人同來樽前與其母子曰某三年非待令嗣之薄吾受先公厚恩正恐恃此不留心職業故爾今已爲經營到諸監司舉狀七紙皆足並發放在省部訖自即當奉少費請直去改官辛母子方感謝無涯大賢之陶鑄後進報稱舊恩如此

彭帥報恩 二百二

宋寧宗朝彭大雅最豪傑而極貧者也有富豪每賚以金穀待以飲饌隨其所需略無厭倦大雅甚感之一日富者打死一鄰人方倉皇間大雅奮然出曰每荷公解衣推食方有急難而無人向前此事無害我自去擔當不使富者知之人詞於官云此事是某願下獄與供折官司遂收之適其年科舉州府監出大雅入貢院就試是秋發解次春登科榮授官職

而此事不復問矣後官至朝郎出爲四川制置甚有威名識者謂其義氣滿胷前程遠大已於此矣

愛吏報德 二百三

宋高宗朝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資俾其子入臺爲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子樁管某處唯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事奏高宗出存中奏劄示之御史坐罪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御史遭黜乃不密而致之存中逐吏乃兵法之餘智其所愛吏可謂能德也

施恩有報 二百四

澤祐年間鄂州江夏縣尉司都頭楊文其妻八娘常行善念每見楊文拘鎖賊徒或在獄中或其在家並以酒飯與之寇亦深感其恩也一日隆興解到賊徒一十五人來鄂州本州發下尉司楊文收管楊文遂將頭目鎖之於家內有劉雄飛者貌魁偉八娘以爲異待之極厚嘗自執錢買酒物勞之楊都頭差出外縣捕寇久不歸八娘遂與雄飛商議打開鎖鏈俾之遠遁仍與僱舟盤費雄飛一夜過江宿於荒沙塡中夜半見天門大開車馬往來心切自喜至鎮江府適揚州制司招帳前敢勇軍遂投充軍隊至揚州制司調遣出軍大捷而回除帳前統制官後累有功遷權帳前副都統適和州缺守

賈似道爲制置使差雄飛權和州到郡數月正除知和州劉公忽思微賤之時楊都頭夫妻能眄睞今已貴矣不報其恩可乎遂令帳前提舉官一員排軍一人將船隻前迎楊都頭夫妻於鄂州至則八娘死矣只楊都頭與之偕來雄飛喜拜之問八娘安在曰死已兩載劉不覺失聲痛哭款遇都頭於齋閤爲禮甚盛凡數月將十八果會一萬貫段匹米麥等送楊都頭歸俾之命僧作水陸功德追薦八娘少報其往日救濟之急朝廷後遷雄飛爲四川制置仍帶楊都頭入蜀出官爲帳前統制又申朝除知重慶府路分管帳前諸軍雄飛之報都頭亦可謂厚矣

海寇報恩 二百五

臨安洪起畏前宋爲浙西憲獲到海寇十四人將坐以法隔夜夢一神人曰第四人海東伯將來有大事業毋殺之翌早引至庭下問其姓名果海東伯也憲釋其罪洪憲垂老隱晦不仕歸附後洪有幹者爲管軍干戶一日招憲飲俄報管軍萬戶船至千戶延入作大茶飲憲亦預坐憲因把盞酒至萬戶前目視之曰官人非舊日浙西提刑乎洪曰是萬戶跪拜謂其徒曰是我前生父母若不遇此恩人安能有今日富貴掖憲中坐把盞周密問勞浹洽歷言危苦之狀萬戶且戒千戶曰提刑固汝之舊主是我之恩人宜善看覷候我五日後來至期果裝數船帶妻子俱來命左右掖憲老小羅拜盡以數船遺憲又與保奏授官職句當將理任而亡

放龍獲報 二百六

李元於吳江岸見小朱蛇長不滿尺爲牧童所困元以百錢買之放於茂草中明年再經長橋有進士朱後來謁見曰後夫妻於鄂州至則八娘死矣只楊都頭與之偕來雄飛喜拜之問八娘安在曰死已兩載劉不覺失聲痛哭款遇都頭於齋閤爲禮甚盛俄一人高冠道服引元坐曰小兒不幸幾死頑童之手賴君子活此微命願設令再拜乃命置酒水陸交錯曰吾乃南海之鱗有功於世天帝詔居此封安流王吾有小奴小字雲姐令於贈子子納之當得其助元乃別去後赴禮闈明日當試雲姐私入竊所試題目出元乃檢閱宿構人試大得意高捷薦名登科雲姐告辭曰奉王命不敢久留作詩別曰六年於此報深恩水國魚鄉是去程莫謂初婚又相別都將舊愛與新人時李元新娶故也

救蠅免死 二百七

昔日京師有一酒匠每日於酒及水內浸死蠅用乾灰救之即生如此數年所活者甚多一日偶被罪當官欲行刑府官執筆書判有一蠅抱筆頭逐去之再點筆復如是初以爲偶然其至三四次疑有冤抑再閱審問未決問忽遇大赦得免罪而還夫蠅至微之蟲何識而救不過遺物用之以報酒匠之善心耳

救鶴獲珠 二百八

嗜參養母至孝曾有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參收養療治猶愈放之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

來謝嘗數萬緡家大殷富

放鼈報恩 二百九

葉三大解元槐巷人有饋大鼈者投之水數日又再進熟視之即前日所放之鼈遂於腹下刺一佛字放生濟川橋下王子詔父子同應鄉舉洪水驟漲舟過金水灘幾覆須臾復止若有物扶其舟及至安流鼈現佛字始知即所放鼈也是夜夢一皁衣嫗曰爾子瑨今秋領鄉舉是年果然

程元章婺源游汀人與妻皆嗜食團魚令婢梅香主庖饌每滋味不適口即撻之嘗得一大者長尺餘方操刀欲屠覩其伸縮顫悸爲之不忍指而與言我尋常烹煮必遭杖責今放汝不殺亦不過痛打一頓遂解縛置於舍後污池中池廣水

亦未嘗竭程夫婦以鼈肥大可滿意飫饜之既失之怒甚杖婢數十經二年婢發熱疾發狂奔躁昏憒家人知其不可療舁入池上茅亭以待終明日天明曉有扣宅後門扉者謂爲鬼物叱去之乃言我是梅香病已無事乞令歸家啟閭信然問其故對曰半夜髣髴見一異物將溷泥草徧罨我身上環繞三四十匝便覺心下開豁四肢清涼全無所苦始知獨在亭上程氏未以爲然迨暮復使往如昨日偃臥而密伺察之見巨鼈自池御水藻浮萍遮覆其體程氏不省此事婢詳述放鼈之首末云今比昔日其大倍加視尾後穿竅猶存於是涸池取得之因送諸深潭程舉家戒不復食嘗有名醫云熱證之極卒未可解者汲新水浸衣裳互熨之爲妙不謂水族細類亦能如此蓋陰德所招故也

飼燕知恩 二百十

元祐間嚴州青溪王氏女名亞三見燕母爲貓所食有未出巢燕子三每日將飯飼之後長大飛去其冬亞三病死次春三燕復來飛繞其屋不已母曰你飛尋亞三否亞三已死葬在後園中欲尋則隨我去母行燕飛隨後至園母指墓三小燕飛鳴於墓以嘴鑽入墓土中皆死

慈仁雀報 二百十一

井陘何縣尉天資仁慈每出見捕雀者必毀其具逐其人見活雀必買而放之見死者必戒使易業如是者三年代期將近鄉民有被盜劫殺者上司督促急迫不能捕獲卻有羣雀數百飛迎馬首何深異之既而羣雀飛往路旁百步外草舍上何遣卒搜屋下果有七人醉臥未醒及有贓仗在傍禽之乃眞盜也遂解於官何尉美解竟授捕盜賞秩古有銜環之報信矣

冤報

冤鬼現形 二百十二

宋淳祐癸丑年間端陽有陳其姓者謀殺一販生藥商人席卷一船生藥蓋與商僕共圖之歸則自以閒張藥局遇發賣之時解開藥裹則見被殺商人之頭在內裹裹皆有其人驚駭一躍而亡

又丙寅年間袁州有僧俗姓王者隨劉倅官於常武於倅奪

一禪寺住持先是此寺之僧皆竭資舉債而圖之住持未久而遽遭其奪寺僧思前費已重後願無償只得又經營三百千貼之王僧志在强奪堅然不允而寺僧憤鬱自刎王僧席卷寺財而歸沿途凡渡水處卽見死僧隨後到鄉所歸院每覽鏡又嘗見死僧在肩之左右於是不敢用鏡廣燒香紙以期平善越數年王僧忽左腮患瘡如椀膿血不乾竟斃信知人命不可負其冤對在冥冥閒也

死兒索命 二百十三

陳十四妻嘗溺死一子後有孕當分娩忽夢一老嫗攜一小兒相見須臾嫗曰我且帶去你卻來後於歲除日坐蓐胞衣中斷惡血衝心隨卽隕絕

圖財殺僧 二百十四

季五公自杭州回船次江畔有一僧厚有財物亦同搭此船及入謂有所忘再出船去季貪其財先令發舟僧來船已中流不可及由是赴水而死季冒認僧爲門僧席卷所遺歸致大富踰年妻懷孕將產初夜夢此僧來相見遂以爲名之及長家計爲之破蕩及半子又生一孫夜夢一船自天井中而下命名船者後盡鬻其家產無遺

受賂殺人 二百十五

宋秀才晉吏陸儀充左院推司有一辟囚當杖死被勢家用錢賂之法外陵遲至死儀被罪廢家貧鶉衣百結又充王儀案貼書已死之囚冤魂隨之陸在司中寫發每遇陰雨常見立於前對語之曰汝且去我自會來自此精神恍惚至數年飢餓而死

牛報宿冤 二百十六

吳公源有一家居僻靜有一商販者獨行到彼昏黑不可前遂投宿焉主人溫存甚至見其篤他處人又有所齎中夜父子相與謀殺而有其物乃踢其尸於路下溷田田旣自耕人無知者舊實貧窘至此稍溫數年之後夜夢死商來及早莊頭忽報牛生一子牛長而健有力甚愛之餧飼勤至暨壯耕溷田牛忽奮怒角觸其主口鼻流血數日而亡其家遂敗

擊犬受報 二百十七

昔有寺僧蓄一犬愛之一日遠出行者擊殺此犬瘞於後園僧歸尋不見行以死告僧於所瘞處尋看則犬已化爲巨蛇矣眼猶未開主僧急令行者誦經釋冤忽主僧感夢知有冤報遂用鐘蓋此行於中其蛇冉冉而來昂頭於僧之前徧尋此行繞鐘三日而去及揭視行者已死惟存枯骨而已

託生報讐 二百十八

廬陵城西有彭屠常以五更初往十里廟下買猪暗中忽望見正丙岡趙宅門子攜尖刀以行更十數步忽聞田中叫聲近前視之則已殺死一人矣遠望見有一家燈光屠心思曰明日必累火光人家次日官司檢驗果然累及燈光之家其人入獄不勝苦楚遂誣服官議棄市彭屠見其臨刑私謂心曰此人枉死夜夢其人云此事只有君知吾當託生汝家以

報此讐越一年彭屠生一子慧黠異常年十二自操刀賣肉忽趙宅門子來買肉因小爭揮刀殺之彭屠心思向者之夢驗矣當其子出官招承會度宗登極大赦改元免死又一年病死彭屠哭之哀夢其子謝云吾生汝家本爲報讐讐既報矣吾可死矣毋痛哀也

託生報冤 二百十九

處州有游其姓者兄弟三人長曰志道次曰適道季曰閏道志道兄弟業儒惟閏道自生來有心瘋疾非時顛狂不能制其母翁氏酷愛季子乃扃鑰於密室開窗隙以給食至咸淳庚午年已二十有二歲矣六月十八日乃閏道生日二兄出縣其母憐之謂尋常拘繫今日乃其生辰姑縱之出外閏道既得出直造乃兄志道寢室驅迫兄之寵婢取刃在手其母急往救之遂爲閏道所殺折其屍爲三往門前疾呼我今日屠一母猪矣遂爲居鄰以計誘之縛送於官官以大傷風教爲恐押赴土牢處以極刑鄰有譁健因謀騙志道兄弟得其銀器及官會二萬緡後譁健者被病月餘日伏枕沈重因命法官附童體救治翁氏入體報應且言我三生前在無爲軍爲將聞道爲我部下卒不合誤殺故託生我家以報復三生冤債你何得騙去我家銀見藏在樹內可悉以還吾兒免汝殘喘也譁健者大服呼志道兄弟還之其病即愈

枉死報冤 二百二十

潞州通判姚孜被妖孽纏縛如發狂與人爭鬬狀鼻口內皆出血日夜不睡一作則五七日方定遂請五岳觀道士宋之才救治之才焚香告上眞時夜分只見孜披髮於臥房大叫一聲奔走出來跪膝通陳不是別處冤家本是舒州桐城縣主簿王虎處歷四年姚孜爲太湖令因受委同往大雲倉盤糧上供米麥姚孜受財虛擡欠折正數小麥八十石是時王虎不知情弊於赤歷上同僉申州幷運司後來姚孜先知事發遂差人從太湖送書幷人事黑光鐵托六隻至虎家虎問來人索書卻稱渡江遭浪溺損及將信物看覷委是水浸書不可看來人告覆只留下托子回太湖換書虎接此物則換書人不至矣驀被壽州推勘院準敕追攝入獄根勘專往王虎家取勘姚孜人事托子六隻辨認一隻是金重四兩五隻是銀重一十五兩王虎在獄方知陰中其計無由辨明因此飲氣身死承行官吏受囑減放姚孜罪犯全在王虎身上陽間雖謂王虎身亡東岳卻謂王虎枉死三年前於臨河邊遇姚孜相纏至今未由解脫今遇聖力已得解冤受記枉生王虎厲聲叫云姚孜虎已去矣姚孜甦出廳聚眾看此蓋媿無地回奏朝廷姚孜勒罷

生報死冤 二百二十一

建陽縣有劉家一婦因與衛客余二者私通余因此婦喪夫遂罄其財本以給此婦用度此婦復通他人余痛箠之婦自縊而死其子匿其事葬之此婦乃託生於建康王千六家仍爲女子所生之日乃此婦之自縊年月日時也余復營求文

籍住建康販賣遇於王干六家王與余心知女生年與姦婦死日符合遂就王螟蛉爲女看養年及十三四歲此女遂私與鄰之少年子通余禁之不可一日裕齋爲制置使行轎從余二門首遇此女在樓上狂叫謂其父余二强逼之姦私余恐制司怪問被此一嚇自經而死後年其女嫁鄰之少年子爲妻姦婦死於閫乃責報於數千里外信知冤必有報如響隨聲虧心之事斷斷乎不可爲已

冤報解和 二百二十二

有一商人入蜀與富商同舟一日艤舟江滸從僕皆上岸惟此商欲圖其財見富商在船旁盥手遂推之於江富商又躍起手拏船舷又爲持刀斷其五指遂墜江而死席卷財物歸

成大富一日夢富商來其鄰家驚覺遣人視之果生一男子遂命育之給以乳哺之資年五六歲收歸其家撫之猶子每日恣其所欲及年冠忽嗜飲賭博無所不至一從其意日輸累萬亦不較如是者數年一日多敗及晚猶欲索錢主家語之曰今日已輸多了尚有來日其子忿怒拔刃斫之主家舉手捍禦五指俱落得左右人擒住幸免不死主語之曰汝前生爲富商我與同舟圖汝財害汝命續夢汝託生我撫育自少至長恣汝所欲總而計之亦可以還汝財物矣今又傷我五指亦足以還但所欠一命耳以我財力實汝於官殺之不難又恐冤冤相報無已今放汝去更隨汝意財物可遠去他郡別置田宅解釋冤讐其人感謝而去

重刊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二

重刊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目錄

澄江河東思善堂

卷一

神仙門

仙眞

上眞顯靈 一　玄帝現像 二

仙異

呂仙教化 三　呂仙賦詞 四

呂仙詩讖 五　呂仙劍袋 六

呂仙戲術 七　鐵拐託夢 八

四仙弈棋 九　二仙曝竹 十

遇仙

鐵笛道人 十四　黃衣道人 十五

跨鶴道人 十六　通神先生 十七

劉咬指臥雪 十八　野人破竹 十九

道人寄書 二一　二吳遇仙 二十一

浮海遇仙 二十二　賣酒遇仙 二十三

井化酒泉 二十四　女食茯苓 二十五

錢治病 二十六　神仙教醫 二十七

仙姬療贅 二十八　仙姥貨藥 二十九

一夢黃粱 十一　月影仙跡 十二

插簪生筍 十三

仙醫齒背 三十　仙醫足疾 三十一

仙醫療疾 三十二　仙醫痛疾 三十三

仙醫反掌 三十四　異人送扇 三十五

得仙

頓悟成仙 三十六　遇藥成仙 三十七

崔公得道 三十八　藥名學道 三十九

戴道者尸解 四十　黃東美尸解 四十一

天降銅棺 四十二

道教門

齋醮

崇興道教 四十三　心詞保母 四十四

心詞誑語 四十五　心詞簡直 四十六

心詞代筆 四十七　心詞姪語 四十八

醮儀不備 四十九　書疏不誠 五十

朱道人拜章 五十一　天門放榜 五十二

論星受譴 五十三　宋朝革命 五十四

齋醮靈驗 五十五　幡竿天篆 五十六

祭煉感應 五十七　祭煉有功 五十八

道法

天師退潮 五十九　天師誅怪 六十

天師誅蛇 六十一　天師斬龜 六十二

法誅蜂精 六十三　法誅蛛怪 六十四

法誅土偶 六十五　法治巫鬼 六十六
法救產母 六十七　法官不戒 六十八
行法不正 六十九　超度瘵鬼 七十
扇能起風 七十一

道術
林靈素 七十二　神翁預知 七十三
預知國祚 七十四　先知死罪 七十五
噓氣燒腸 七十六　種蘿蔔子 七十七

道經
度人經悟道 七十八　實誥功德 七十九
生神章 八十　經不壞身 八十一

錄

授錄感應 八十二

卷二

佛教門

佛像
盧六祖 八十三　蜀中聖僧 八十四
觀音靈驗 八十五　石山巨佛 八十六

佛化
羅漢降生 八十七　金剛負擔 八十八
觀音化手 八十九　觀音現身 九十
七眞僧 九十一　小釋迦 九十二
身外有身 九十三　伽藍護法 九十四
鸚哥顯聖 九十五

聖僧
僧圓澤 九十六　婁道者 九十七
僧法華 九十八

佛譴
諸天明譴 九十九　僧竊聖像 一百
佛譴軍卒 一百一　毀壞佛像 一百二
擊損佛像 一百三　觸穢齋料 一百四
伽藍譴罪 一百五

水陸

設齋不誠 一百六　僧思魚食 一百七
鬼取水陸 一百八　薦拔亡卒 一百九
習召孤魂 一百十　思豬蹄羹 一百十一
茹葷赴請 一百十二　僧無戒行 一百十三
鬼嫌齋榜 一百十四

佛經
持經免難 一百十五　江神送嫗 一百十六
金剛現身 一百十七　金剛經免死 一百十八
入冥得經 一百十九　誦經卻狐 一百二十
經黏鞋底 一百二十一　蛟畏佛經 一百二十二
寶積有光 一百二十三　楞伽經光 一百二十四

證悟
海珠明了 一百二十五　聞經立化 一百二十六
警悟坐化 一百二十七　悟稱佛號 一百二十八
悟誦般若 一百二十九
文華門
詩
詩勉邑宰 一百三十　驅蝗蟲詩 一百三十一
上元遇雨 一百三十二　試監蹂死 一百三十三
西山生祠 一百三十四　詩退屈濤 一百三十五
詩刺時相 一百三十六　十七字詩 一百三十七
詠石僧詩 一百三十八

詞
大學歎世 一百三十九　挽狀元詞 一百四十
送夫入學 一百四十一
賦
中興賦聯 一百四十二　賦破題 一百四十三
雜文
勸農業 一百四十四　史守祝文 一百四十五
古句奇對 一百四十六　東坡判語 一百四十七
西湖旗句 一百四十八　前賢榜語 一百四十九
四留銘 一百五十　六悔銘 一百五十一
座右銘 一百五十二

神明門
死後爲神
文山爲神 一百五十三　華岳爲閻王 一百五十四
趙守爲城隍 一百五十五
神靈
九眞廟泉異 一百五十六　崇福夫人神兵 一百五十七
岳麓寺二聖 一百五十八　周將軍賣馬 一百五十九
李生觀靈異 一百六十　祠山神顯 一百六十一
江神通書 一百六十二　江神報事 一百六十三
石公待士 一百六十四　竈神現身 一百六十五
魯般造石橋 一百六十六　井神現身 一百六十七

家神送物 一百六十八　女神報夢 一百六十九
神作人言 一百七十　興文杖士 一百七十一
和合之神 一百七十二　雷神分田 一百七十三
神救產蛇 一百七十四
神異
黎岳祈雨 一百七十五　廟神娶婦 一百七十六
廟神化虎 一百七十七　彈打神鳥 一百七十八
神譴樂人 一百七十九　泥行者買栗 一百八十
廟鬼奪人扇 一百八十一
神醫
神醫骨鯁 一百八十二　神授鍼法 一百八十三

神醫爛足 一百八十四
怪異門
人異
卵生男子 一百八十五　肉中有雀 一百八十六
皮中有蛇 一百八十七　肉有綦針 一百八十八
肉瘤有蝨 一百八十九　病噎吐蛇 一百九十
人怪
人變虎 一百九十一　婦變貍驢 一百九十二
楊女豬身 一百九十三
佛怪
聖佛生子 一百九十四
物怪
融州魍魎 一百九十五　古器爲怪 一百九十六
木鐙槃怪 一百九十七　泥孩兒怪 一百九十八
鬼怪
鬼仙說月 一百九十九　鬼仙謁相 二百
鬼妓勸酒 二百一　鬼開典庫 二百二
鬼飲譙樓 二百三　鬼偷饅頭 二百四
鬼扣醫門 二百五　鬼手入窗 二百六
鬼求鍼灸 二百七　鬼動絲竹 二百八
鬼助伐木 二百九　鬼報冒頭 二百十
鬼雪子冤 二百十一　死僕賣鵝 二百十二

死鬼饗餐 二百十三　死屍鼓舞 二百十四
死魂歸家 二百十五　死婦迷人 二百十六
妖物投胎 二百十七　女死變蛇 二百十八
疑心生鬼 二百十九　髑髏爲怪 二百二十
瘟鬼拏夫 二百二十一　廁鬼迷人 二百二十二
倀鬼引虎 二百二十三　殯柩受役 二百二十四
精怪門
水族
蛟母寄卵 二百二十五　白鱔化蛟 二百二十六
狐虎
狐精嫁女 二百二十七　狐稱鬼公 二百二十八
狐戀亡人 二百二十九　狐精媚人 二百三十
剝皮狐狸 二百三十一　妖狐陳狀 二百三十二
虎謝老娘 二百三十三
猨猴
猴劫醫人 二百三十四　猴言禍福 二百三十五
猨爲廟神 二百三十六　猨請醫士 二百三十七
貓犬
貓母生孩 二百三十八　犬事病人 二百三十九
犬精迷婦 二百四十　白犬化人 二百四十一
狗母生孩 二百四十二
豬鼠

豬母生孩 二百四十三　人面豬形 二百四十四
老鼠祖公 二百四十五　風運緯車 二百四十六
蛇蟲
異蛇吐光 二百四十七　蛇竊酒飲 二百四十八
成都長蛇 二百四十九　蟒精爲妖 二百五十
蚯蚓爲妖 二百五十一　蝦蟆爲精 二百五十二
飛禽
翡翠爲人 二百五十三
樹木
樟精惑人 二百五十四　芭蕉精 二百五十五
榆木爲怪 二百五十六
山石
石龜能行 二百五十七　石鷹竊米 二百五十八
靈異門
水族
雙龍現形 二百五十九　龍吐寶珠 二百六十
井有白龍 二百六十一　泉有豬龍 二百六十二
龜知吉凶 二百六十三　蛤蜊顯聖 二百六十四
飛禽
鸚鵡悟佛 二百六十五　鸚訴取子 二百六十六
禽鳥有術 二百六十七　禽能誦經 二百六十八
鷹攫卒巾 二百六十九　鵲死報冤 二百七十

走獸
獸有人心 二百七十一　獸有仁義 二百七十二
馬生龍駒 二百七十三　馬傷投牌 二百七十四
牛傷投府 二百七十五　異貓護疾 二百七十六
熊母生子 二百七十七　長生豬母 二百七十八
蛇蟲
大蛇受戒 二百七十九
物異門
山石
石內鷄鳴 二百八十　石中靈鵲 二百八十一
蘇山石像 二百八十二
器具
湯盞鵲飛 二百八十三　龜背換時 二百八十四
壽星犀角 二百八十五
竹木
潮州瑞木 二百八十六　福州瑞竹 二百八十七
麻沙瑞樟 二百八十八

神仙門

仙眞

上眞顯靈 一

太學生潘祖浩居豫章水墨畫上眞像隨行供養每禱必應一日畫像作哭聲仍明告祖浩曰汝其死矣未幾果卒纔三十八歲死之日又託夢其子曰汝父已死我當護其柩歸逮其子翼大亟往扶櫬離齋舍日赤蛇蟠其柩上潘平日事之甚謹同眞聖報之也戊寅年寇作其家毀於兵火儼然獨存其孫霖寶之續付青阮季生表背遂爲所失

玄帝現像 二

王道之號無識居士住安福之西其家蓄十八羅漢像最精妙月月命僧禮而供之有梅花結實于甕瓶人以爲瑞一日其家病作羅漢前兩軸獻夢云待自去北方請玄帝來救治明日一僧登門曰如何不奉眞聖荅曰無像僧曰可邀畫像來就桌上現像出帝像面如滿月皁袍金甲足蹋龜蛇左右五將持刀執纛樹幡號五龍猛烈雄偉非尋常所有者描訖像隨手而沒後病愈其家寶藏之

仙異

呂仙教化 三

宋景定年間邵武軍衙前殷家香紙店常供雲水道人每緣奉銅當三錢一个未嘗少倦忽一日早起開店有道人持櫻扇登門結緣適逢殷家婦人以他事遷怒形於辭色連以兩枚當三錢擲在櫻扇中遂流于地道人以足踐之更不回顧飄然而去殷自出拾起元錢則固結於磚上用力亦不能動矣觀者駭異急尋訪道人已杳然不見復將鋤頭連磚空出見磚背有詩曰先生大顯度三千直到如今不得緣得得此來還有意可憐殷氏骨難仙今此石砌在城隍廟中可考

呂仙賦詞 四

鳳停橋在安成之北三十里一日呂仙坐其上守橋道人煎佳茗供之仙索紙筆書一詞云落日數聲號鳥香風滿路吹花道人邀我煮新茶盪滌胸中瀟洒世事不堪回首夢魂猶繞天涯鳳停橋畔郎吾家管甚月明今夜字畫飛舞今不知所在

呂仙詩讖 五

宋宣和間徽宗齋設一千道人只闕一名適有一風癲道人求齋監門官力拒之其時徽宗與道士林靈素在便殿談話而道人忽在階下急遣人送去赴齋道人以布袍袖在殿柱上一抹而往徽宗見而怪之起身觀柱上有粉筆書云高談闊論若無人可惜明君不遇眞陛下問臣來日事請看午未丙丁春果而靖康丙午丁未二帝有北行之難

呂仙劍袋 六

賈平章母兩國夫人設雲水道人開齋忽有羣道人扶一孕

婦將產而來齋未罷產嬰兒在地擧道人卽扶女子而去只留嬰兒在地扶起嬰兒乃一劍袋也始知呂公弄精魂以戲凡俗云

呂仙戲術 七

昔呂翁嘗經過潭州醴陵告糴於人不得因作小術戲之後日中曬穀舂米輒碎使牛糞燒煙以燻之然後顆粒無損故居民之家皆以磚土泥一火焙中分隔眼以箕簸盛實於內牛糞煙熏於下以代曬曝其米色黃其飯絕作煙氣乍食者頗不可口惟醴陵一縣爲然出境則異出醴陵志

鐵拐託夢 八

張居士宋朝都吏也諱道純妻馬氏俱出家拗輔眞道院於

湖州市好道甚堅住修文坊扇子巷開輔眞道院藥局至元庚辰常齋僧道一日先散俵子一百箇至日憑此赴齋臨期收俵子只九十九箇不見一箇居士付之不問徑支齋九十九分此心終不滿次夜夢一道人來告曰俵子在我拐上覺而細思其日並無策拐者想是道院鐵拐先生亟於井亭下覓舟往道院扣門觀之果見拐上有俵子題得四句云特來赴齋見我不采空腹且歸俵縛我拐因知仙亦赴凡齋矣

四仙弈棋 九

有巴邛人不記姓有橘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卽令拳橘輕重亦如常橘割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決賭訖一叟曰君輸我一叟曰君輸我後日於青城草堂還我耳又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棗不減商山但不得二根同蒂於橘中耳一叟曰僕飢虛矣須龍根脯食之卽於袖中抽出一艸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蓬周悉因削復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爲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明不知所在

二仙隱竹 十

黃庭堅治平二年冬十一月初二日爲鏡堂僧作梅亭記閱幽怪錄云鄜延長吏有大竹浚雲可三尺圍伐剖之見內有二仙翁相對云平生深根勁節借爲主人所伐言畢乘雲而去庭堅曰此與昔人橘園叟之事無異

一夢黃粱 十一

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有邑少年盧生同止予邸主人方蒸黃粱共待其熟盧不覺長歎翁問之具言生世困危翁取囊中枕以授盧曰枕此當榮適所願生俛首但記身入枕穴中遂至其家未幾登高第歷臺閣出入將相五十年子孫皆列顯仕榮盛無比上疏曰臣年逾八十位列三台空負深恩永辭聖代其夕九十盧生欠伸而寤呂翁在旁黃粱尚未熟生謝曰此先生所以寐吾欲也再拜受教而去

月影仙跡 十二

安成盧溪王庭珪字民瞻太學生登第嘗以詩送胡澹菴貶新州檜見而怒例遭貶檜死召還朝除敷文閣學士致仕歸

遷正圃遊息于夢草庵莫春茶蘼盛開天將曙殘月照人偶有衣白衣人來與洗茶僕曰請與敷文說呂洞賓來相見僕曰尚早及僕入語王攬衣急出但見月影一人在地遂扣而拜之不復可見後改庵前門帖云月影印仙迹花香供筆靈

插簪生筍 十三

吉安城有魏夫人壇在城南十里夫人煉丹時有村嫗屢以茶獻夫人感其意遂拔簪插于籬下曰年年四月盡當生筍可供汝家之食饌次年其地筍生味甘而無根苗鄉人名曰填補筍至今有之

遇仙

鐵笛道人 十四

陳御幹浦城人也富而好施凡有道人至必館遇有吹鐵笛者來延之而心不倦嘗往來和豐道院夜則寢處于彼每旦必於此候之忽道人語曰子來何暮我在此稍久次早黎明而去道人未至良久道人來曰子來矣吾欲與子俱往御幹忽起思家興曰歸家取鑰匙再來道人不復見矣止留鐵笛在其家御幹續得出神之法過他州郡有貨之缺乏者先知其價必收買而去大有所得因此置富名之曰陳半街

黃衣道人 十五

李嗣元蘇州人有一孫耕於石華山到山日已午見一著黃衣道人坐于石上以手作推敲態背後有大橋樹婆娑橋黃纍纍道人摘兩顆與之翁收於懷道人云因何不食苔曰欲歸與孫及歸至家橋無有也續靈於夢于孫眾多

跨鶴道人 十六

處州龍泉縣鳳凰山下舊有小茅菴一道人居之橋頭有黃婆開酒肆道人常往來買酒不取錢悉與之飲由是買者無虛日家由是成甫閱一載婆子索酒錢道人未之償越幾日又問復許之仍借筆畫一紙鶴以水噀之飛舞回旋于橋之左右婆亦不悟又復索錢道人於是跨鶴而去

迺神先生 十七

蓑衣道人姓何氏淮陽朐山人也後居平江一日自外歸若狂者身衣白襴衫晝則扣門乞食夜則宿天慶觀門外久而衣敝以莎緝之嘗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

問以休咎無不奇中世號蓑衣道人宋孝宗聞其名召之不至賜號通神先生爲築菴居之賜衣數襲道人不受道俗强邀入菴大笑而出復於故處平江好事者日以眞饌餉之食於通衢迨飽而去光宗卽位召又不至周南鄉廷策所謂特遣王人問妖民於數百里之外者此也有警世詞曰在世爲仙須有分不須食素持齋寸絲不著挂形骸蓑衣爲伴侶箬笠作家懷行滿三千上界奉敕宣至金臺傳言問汝有何哉人生長富貴陰騭種將來後無疾而化

劉咬指臥雪 十八

安福南街有劉生者賣豆乳爲活甘貧好道每見道人過隨所有粥飯與之道人感其意遂授以道術生對人寡言終日

只咬指而已人稱之曰劉咬指大壽作高臥大街上衆以雪堆之如像意必死矣天稍霽衆開雪氣如蒸起立一笑而去後不知所之

野人破竹 十九

黃野人在惠州羅浮山中近年有人入山失路但見一小茅廬一村翁裹布巾操刀破竹篾不知其爲仙人也失路者告飢時冬十月野人摘梅子與之喫喫數枚其味甘香又不似梅子歸家能辟穀不飢又以竹篾數條遺之歸開其篾長七八丈而無節方知所遇卽仙人黃野人也

道人寄書 二十

臨川郡治前有石山覆以小亭及結朱闌護之有七十歲老

兵云此石山下有洞天福地昔有一承局在浙閒逢一道人寄書云煩將去撫州州前羊角山投下請扣石自有人接書承局歸往叩石閒卽見朱門洞開碧瓦參差亭臺窗戶殊異人閒世翁姥男女皆歡迎出問飲以湯一杯香味襲人且謂承局可留此承局曰我有老小不願留止與以穀一升承局怒擲之地但存十數粒粘於布裙閒遂送出門乃是烏石岡江畔以年月計之則已過一年以外後見穀十數粒乃瓜子金也因知仙境在石山之下而承局亦無緣分也夫

二吳遇仙 二十一

宋丞相吳潛吳淵居霅川未節時日侍其父讀書食後徜徉門外見一道人來訪問曰先生有何術道人曰能墨戲曰得非梅竹乎曰非可將小筆磨墨來爲作小筆戲吳欣然從之道人遂以樓帚摻墨刷一小壁俟乾腰下出銅篦劃開引二吳來觀中有五色祥雲覆以寶殿屏上金裝吳潛字隨掩去後潛大魁登位爲參政開制閫

浮海遇仙 二十二

台州士人陳夢協平生隱居不出仕宋咸淳中偶遇商人浮海求從之以縱觀覽一日遭颶風漂至海中一山下見山上喬松不可以萬計望山巔只露些子樓閣岸側有小茅庵榜以雪溪兩字檐下坐一老人旁侍小童陳與長揖老人問曰汝何人而至此陳具以實告老人曰旣往天台今葉夢鼎安樂否陳荅曰已拜相老人曰煩拜意亟投黃扉之榮早尋綠野之樂更踰十數年宋鼎移矣恐有後患陳曰先生是何神仙老人曰止可與言舊日同舍生今主海上雪溪與茶一甌撫手曰快循岸去便可尋船陳歸不敢與他人言密以告葉後葉罷相歸鄉朝廷再召不赴者以此信知大事神仙知之久矣

賣酒遇仙 二十三

宋景定壬戌靜江府境內有林一郎者開酒肆味頗佳一日有癯瘠道人來曰貧道欲與公賒酒一日一千限一年方還錢可乎林曰一千以上亦可二年以外亦可只要先生飲得卽與飲數杯而往次日來供以酒一千道人飲盡林與妻子曰此道人不凡決不可出言語自此來飲凡六日懷中出銀

一塊權寄林曰一年之約未得十日何故決不敢受道人喜又飲卻云聞宅上有喪未葬貧道善風水宅上自有地在五里頭某處急宜葬則立致富貴林曰安敢望此且飲酒再三再四方從葬畢道人在墳前索酒連沃數觥朗吟曰五十日來方一醉人間村酒勝天漿引手招一鶴跨之而去一家懇求不返後三年林家大發財直子納粟補官果符其術

井化酒泉 二十四

常德府城外十五里地名河洑有崔婆者賣茶爲活遇有僧道過往必施與之一道人往來凡十餘次崔婆見之必與茶道人深感之與之曰我欲使汝改業賣酒如何崔婆喜道人以杖拄地清水迸出爲崔婆言此可爲酒崔婆取之以歸味如酒濃而香買者如市若他人汲之歸則常品水也崔婆大享其利道人重來崔婆再三謝之但云只恨無糟養猪道人怒其貪心不足再以杖拄泉則復成水無復酒味矣其井至今尚存

女食茯苓 二十五

邛州蒲江縣長秋山有女子姓楊濱江而住其父入市買二鯉歸令女子烹洗其女不殺放水中戲悠然而逝父母欲篝之此女遂奔入長秋山一道觀依火居道士供柴水之奉道士每日使之擔水忽去久不歸道婆恐其有外慕因苦問之乃云於吊水時有一嬰孩扶繩而上同嬉一時又投井中非有他也道士云可將布袋袋之其女子如其言袋至宮中開看乃是一塊茯苓置之飯甑蒸熟道士適渡江赴請水漲未歸其女子聞其蒸熟甚香遂取食之日久食盡忽天帝差使者召之白日仙去其鄉村申縣縣委王主簿入山體究止餘茯苓一小塊簿亦取而食之竟仙去主簿乃天師排定二十四治之一者吾觀神仙者甚多皆不載此因錄之以示來者

錢治病 二十六

鳳翔府鍾進明慕道一日偶見道人化自在心錢進明見其貌古人肆設茶乃問道士姓氏道士曰俗姓裴名郭生居武當今來鳳翔未遇一人進明曰遇者如何不遇者如何願求一說以破愚網道士欣然於地上拾一錢付之曰牢收牢收卽去進明將此錢結身畔一夜狀如沈醉倒臥道士陸元質房眼前又見道人喚曰汝收吾一錢無失可救數人屈死性命進明曰都來一錢何可救數人道人曰以水浸之見我卽施必有所應至曉方蘇進明遂探街坊有病患者人家皆曰府界見有患熱渴瘟疫多有出汗不得成狂躁者投河赴井非命死者不絕進明聞此遂將此錢取淨水浸之虔禱眞君降眞氣水中沿門散施病者兩呷卽愈進明遂棄家雲遊忽一日無病而逝後祈禱甚靈宋朝賜報慈廟額封安道善寂仙君

神仙教醫 二十七

衛太丞浦城人也素不能醫元宵日郊行遇一老子負薪而至與之同坐且謂今夕揚州上元好看衛曰此去三千里何

可得觀老子曰特易事耳乃鋪青布復俾衞閉目同坐少頃令其開目則揚州城矣州人以爲仙降至雞鳴後復用青布覆坐其中則已回原處矣一日值華岳眞人誕日老子入內慶賀俾衞在門首遇二目人此吾師也見即拜之良久有三人皆瞽一目扶一老人到衞則設拜老人入謂老子曰門外之人有仙骨而無仙分宜速分付乃付藥方一本指教用藥有病者治之原而歸則去家二十餘年矣鄉人莫知其能醫歸到田所芸田人曰衞太丞謂其能醫少試其術一人方午飯自田中跳躍走人一室佯爲病者俾請之用藥衞胗脈曰申時當死其人曰我本無病復于田曰太丞誤矣未踰時腹痛不可救蓋飯飽踴躍斷其腸胃故也自是醫道日盛

不知所終

仙嫗療贅 二十八

昔崔煒者居南海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眞異於神廟煒往窺之見一老嫗足歷覆人酒甕被當鑪者毆擊煒趨解曰酒值幾錢當壚者曰值一貫煒即脫衣爲之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遇諸途乃曰昨蒙爲吾解難不敢忘也吾善醫瘤贅今有越井岡艾少許聊爲君謝若遇贅瘤即可以治之不過一灼無不愈後遇一僧人贅垂于耳一灼立愈僧因引至一大富室其人有贅一灼亦愈由是名顯延者甚眾一旦遂成富翁煒不敢忘日夕在念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鮑靜之女葛洪眞人之妻行此灸於南海者積有年矣

仙姥貨藥 二十九

湘潭有周某者妻病已兩年求醫問神茫無寸效惟燒夜香祈禱而已一日有兩婦人青衣登門貨藥卻云專醫婦人周急延之請診脈治病婦人曰不須診但借火一照可也見訖云何不服南嶽魏夫人濟陰丹周曰容修合婦人曰自送一丸周曰一丸豈能療兩年之病婦人曰試服開藥包以一丸授之令溫酒嚥下藥纔到口香味異常其病隨即如脫病者即求攬衣出謝而兩婦人忽亦不見矣

仙醫曲背 三十

西川李和尚有門人背傴不能仰視因藥市罷見一道士云秀才有錢匄一二百文爲酒資書生謂貧無錢所居有薄釀

同一醉可乎道士欣然便往酒半道士問何故背傴書生言不幸遇此疾無如之何道士因出藥三十粒云來日五更面東新汲水下覺微痛不足怪書生如教既服藥燥甚不可勝展轉牀上亦甚悔之然每一伸縮漸覺舒快比明身已直矣

仙醫足疾 三十一

徐上舍淦婺州人一日自鄉泛舟趨杭乘米舟每日坐于米袋之上惟疊足坐人亦不知其有疾也忽一日舟漏梢子請上岸將塞舟事畢請人時水潦稍漲皆跣足而入同舟人見其足大小指皆短從容問之彼曰自出母胎一足指皆向後越二年忽有道人來必欲見乳母抱出示之道人命烹一小羊用羊皮裹其足一宿次早掀開則其指皆向前但視足指

有大小長短耳後亦登第

杜亞歸元金華人宋紹熙初到括蒼龍泉歌唱度日因病風兩足拘攣木屐曳行匄於市濂祐癸丑八月十七夜蹲於張通判後門已三鼓矣月明如晝見一人青巾皁條白襴衫自最高軒下行至其前少許謂亞歸曰夜深何故在此曰病倦去不得也其人於路旁采雜草按碎掬溝之汙水若彈然授之曰汝可食此亞歸亦意其不凡人也餌之不疑其人曰明夜再來會我于此遂去亞歸覺腹中攪戚不能自安曳行至濟川橋上倚柱假寐良久方覺其一足略能伸試扶欄起立骨磔磔然有聲自此能行次夜候之其人不復來矣亞歸徧以語人後不知所在

仙醫察疾 三十二

仙居乃吉州道堂也宋嘉熙辛丑年堂近有李老家稍溫飽道人即供以好茶深熟者與酒適有幼子病瘵骨瘦如柴死期可必忽有堂內三道人風貌蒼古來曰令嗣能過堂同榻一宵則可再生李道急遣去入夜兩道人夾之而睡一道人蓋其上其氣蒸之如火病者如坐甑幾不能堪道人曰且忍耐凡若是者五六次早起精神清爽肌骨美暢素飲食如常不十日豐悅殊異道人囑之曰姑遲兩年方可娶若早則病復來李老夫婦拜謝之與以錢會布帛一毫不受但受果飲三杯辭堂往袁州邵山時天色晚矣李老與堂中道眾苦留之不從所請方出門則不見矣乃知其仙也

仙醫瘤疾 三十三

李仲翁鼻閒生一瘤大如胡桃懼其浸大百方治之不效至襄陽客邸遇一道人喜飲日夕周旋臨別出一小瓢如棗大傾藥三粒如粟授仲翁曰汝夜以鍼刺瘤根納藥鍼穴內明日瘤當自落其二粒以救奇疾也仲翁如其教用鍼至夜半覺藥巡瘤根而轉至曉捫之則瘤已失矣急取鏡照之更無瘢痕因大神之祕其餘藥其女小時倒地折齒不生取藥納齒根一夕齒平復以水銀一兩置銚閒取藥投之則化為紫金矣方知其為神仙所煉大丹也

仙醫反掌 三十四

萬載縣獲賦市有匄者姓郭左手及兩足皆反掌於上止得右手拄地擦行人遂名以郭擦母老病風弟病亦然擦每月朔望出匄一市人皆憐而惠之遂得養母及弟僅得一月之食如此者十八年無怨元貞二年冬遇一道人見其貧苦又甘心養母與弟遂與藥五丸與擦云汝服吾藥宿疾頓可擦如教服之手足隨即如常不料疾愈無可託辭以匄而人亦無惠之者方窘急閒又遇元道人擦謝之且祈之云向蒙惠藥偶忘母疾未曾分與今母尚病道人再以五丸與之其母服兩丸其疾如失尚餘三丸適為里近富人所知其病亦同富人與擦云聞汝有妙藥三丸以鈔一錠與汝回贖擦應言不願受鈔願病安三日乞終身供給遂以藥授之後果效富人守信供給之得非郭擦一念孝弟獲遇神仙以受無窮之

福吁句者而處心如此人亦可以自反矣

異人送扇 三十五

宋朝東京未陷時遠郡有一士人補入太學疑習之暇常出獨坐學前茶肆中見一道人手執道扇化緣士人盡傾篋中錢與之五六十日率以爲常道人受施無厭心士人與之無吝色一日道人曰每日受官人捨施今日還可請道人一茶否茶罷道人曰貧道欲說一事幸無泄官人可急歸去前程事不必問東京不久流血成池恐禍相及士人歸治行同舍問之具以實告或笑或侮士人心亦趦趄明日復坐茶肆道人又至驚曰官人何爲不去若不信貧道之言恐無及矣東京不日將陷城往來之人半是鬼遂以布袖遮士人之目令看但見行者或無首無足鬼形異象變幻不一士人始驚亦不告同舍明早遂行方至城外而道人又在彼相送曰貧道無以爲贈以此扇與官人遮日所過鄉路或有人羣笑此扇則是鬼也切不可駐足若無人笑此扇方可緩行緩行則以此扇從便棄之言訖長揖而別回首道人亦不復見心疑異之士人持扇在手急走每過一處則見數十人或見三五十人或百十人相逐來觀羣聚指笑行甫兩日有來自後者則云東京已陷士人益驚兼程而進又行兩日而笑者漸少及更三數日則不復有笑者矣士人乃思道者之言遂將此扇棄之田中而去行將半里復自念曰道人以此扇遺我保全性命今既至此豈可忘而棄之再至元處拾取則見所執之

扇已化爲鹿鹿驚走

得仙

頓悟成仙 三十六

晉許眞君年少時喜畋獵嘗射一鹿鹿子墜地鹿母以舌舐之未竟而死眞君感悟毀弓矢折節讀書後爲神仙

遇藥成仙 三十七

徐仙不知何代人嘗於平鄉縣郭西山間煉藥有一黃犬回旋於丹鼎之旁往返率以爲常翁異之翌日以紅綫繫其頸視其所之至桐陂岸枸杞叢中隱而不見但餘紅綫在外即掘枸杞叢乃得根叢如黃犬狀持歸蒸之芬香滿室仙翁食之既由此仙去上有徐仙亭士大夫多有題縣丞卓津一詞極佳詞云流水小灣西晚坐孤亭靜不見高人跨鶴歸風水搖清影古往與今來休用重重省十里梅花雪正晴月下遙山冷

崔公得道 三十八

至元壬辰灌州青城山崔公與崔婆在山門路口茅屋下賣柴一日入山采柴忽麻姑仙坐石上拜之仙問曰汝欲官否崔應云我用官何爲又問欲錢否應云錢多害已又問欲華衣否應云我是賣柴漢何用華衣爲又問此三者非汝所欲今所欲何事崔公笑云我要此鬚拖地便好麻姑引手持之鬚隨手而長竟至垂地歸家人以爲訝後不食言人禍福如神合城觀者如堵凡有布施錢一文亦不受一年後夫妻俱

入山不知所終

棄名學道 三十九

陳舜卿江南人舉進士至長安十年不歸一日於青龍寺訪僧不值憩於火閣有終南山翁亦俟僧坐久之壁間有寰瀛圖舜卿尋江南路歎曰得自此歸不悔無成翁曰此易耳起折階前竹葉置渭水中曰注目於此則如顧舜卿熟視見渭水波濤洶湧一舟甚大恍然而登舟其去極速行次褊窟寺題詩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雅又望寒林集此時輭棹悲且吟獨坐蓮華一峰立明日次潼關又作詩云已作羞歸計猶勝羞不歸及至其家妻子迎見甚喜信宿曰試期已逼不可久留乃復登舟作詩別妻曰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飄然而去家人驚愕謂爲鬼物俄忽復至渭水趨青龍寺僧猶未歸山翁猶擁褐而坐舜卿曰豈非夢耶翁曰自知之經月家人來訪具述所以題詩宛然皆在陳後頓悟不圖仕宦而人終南山隱而不出

載道者尸解 四十

載道者紹興開人生兵伍不樂隸籍削髮爲浮屠後以無度牒還俗句于市嗜酒忽忽如癡盛雪常浴水臥石蒸氣如霧往來自語人不之語或語人以禍福遇有飲者直造其旁如欲乃去有赴試者問以姓名贈詩曰眞玉團團出潁川袁陽風采燦奎躔乘興約東休相問唐國濛濛路八千後揭榜乃王瑱第一陳治安次之歐陽民袁共珪李守約唐蒙路良臣也後死有人會于都下蓋尸解矣

黃東美尸解 四十一

黃東美愛酒落魄舉動軼蕩人甚異之既卒有自湖外見之寄聲邑間舊遊乃知尸解而去嘗有贈美人詩語意超俗識者以爲得道其詩曰醉眼橫歸態萬端滿城桃李盡蒼殘黃金斜插雲雙鬢紅粉輕包雪一團羅帳睡濃春夢雨玉簫吹罷夜驂鸞少年願效東方朔特到瑤池予細看

天降銅棺 四十二

鄭州監酒鄒宿爲官公正無私人所推敬一日鄭州日方午天降風雹煙雲四起於北門黑霧盤旋直上衝天不散降下無蓋銅棺一具但聞空中音樂嘹喨時鄭州自守倅以下官吏將校士庶僧道盡易衣服欲人銅棺而外狹內寬皆莫能入續監酒巾裹而來衆請之入棺亦無少礙少焉復降銅蓋綵雲繚繞擎舉而上仙韶鶴唳瑞氣天香靄靄不散其棺冉冉向北而去今爲北極司壽限判官

道教門

齋醮

崇興道教 四十三

宋徽宗一日誦大洞眞經舉首見左右有仙官侍立上於道家已大留心政和初上疾一夕夢一仙官延請至一宮觀有道士二人爲引至一壇上遙望金光閃爍莫辨何地二道士命上設拜禮畢傳命諭上曰汝以夙命當興吾教上再拜受

命二相者相與慶上而去寤作記始大修宮觀於禁中奉天神作玉清和陽宮玉虛殿製玉虛樂章道家謂上爲赤明和陽天帝政和七年御筆批云朕每澄神默朝上帝親受宸命正訂譌俗朕乃昊天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觀中華被金狄之教盛行狹指煉臂以求正覺朕甚憫焉遂哀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帝允所請令弟青華帝君攝朕太霄之府朕夙夜戰懼倘慮我教所訂未周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只可與教門章疏用不可令天下混同宣和元年降手詔節文曰異俗夷言髡髮毀膚偏袒橫服棄君親之分忘族姓之辨循西方之禮蓋千有餘年朕方敦禮義遹追三代其教雖不可廢而害中國禮義者豈可不革

其服飾其名稱其禮其言並從中國又御筆按先天紀鈔乃黃帝戰蚩尤之兵器胡人之凶具中國自不合用又御筆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寺殿改爲宮觀諸陵佛寺改爲明眞宮自今設禮合掌和南不審並改作擎拳稽首佛賜天尊服菩薩羅漢改道服冠簪開封尹盛章奏本府以寺改宮以院改觀者計六百九十一區以僧改德士以尼改女德者計一萬五千九百五十有五人所納銅鐵鈔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隻計二萬六百二十斤一兩

心詞保母 四十四

浙中陳少卿事親以孝聞一朝丹疾求醫不效不遑安處夙夜思之人事既盡豈若禱之於天不過一誠而已遂發誠心夜半求禱上天願求妙藥以療母疾少頃金盤有聲果蒙天賜四十九粒太夫人服之即獲勿藥之喜少卿喜而不勝經歷四五年間太夫人又病少卿仍舊虔禱於天了無感應朝夕憂懼大早自撰青詞而自寫之即召羽衣設醮而祈禱焉既而道士伏壇須臾興而言曰上帝甚喜少卿青詞至誠至孝如此少卿問曰其言如何對曰喜見中有一聯云減臣之壽以延老母之年諒帝之心必從臣子之請如今太夫人病三日安樂更延一紀之壽其後果應

心詞誑語 四十五

新昌縣黃與行至元辛巳設黃籙大醮託館客傅雲叔作醮壇一宗文字醮罷數月雲叔忽患背疽口中言語謬亂其家請法官陳辛叔行法附體童千云傅雲叔作心詞不直寫事意裝成巧語謂黃與行禮義傳家詩書教千黃與行貪虐鄙吝破眾成家安有詩書禮義耶決脊杖二十臥枕三年押赴酆都收管越三年雲叔疽發死後黃與行死葬之縣外有過軍掘其墓斫爲三段受禍亦甚矣

心詞簡直 四十六

世人作詞語求福甚多而李梅亭學士只云有生之眾所欲不同貧者願於多財富者期於不死賤者志求於顯達貴者思得於久長人既無厭神亦難應臣雖無似志實不然雖亦有禱於三清惟乞無災之二字云云使身心安穩尚復何求眠食平寧便爲至足其他外物一付自然既所請之甚微宜

必從於所禱觀此則詞語不瀆也

心詞代筆 四十七

大學經德齋方清孫蒙仲之弟也出繼從叔位將其叔田產盡貨之別置已業後得疾危殆命道士設醮道士出神見乃叔曰螟此子者欲其守先嘗今以數世之產轉鬻他姓吾訴于帝已得請矣其家聞之恐再設醮蒙仲代作青詞敘悔過之意語極懇切道士再言乃叔謂此非由衷之辭蓋出他人之筆病竟不起

心詞姪語 四十八

宋景定中京口一富人姓王嘗聞人言金陵乃帝王州繁華無匹切慕之且止二三百里之近扁舟攜所寵李氏同往恣遊歷覽至鐵塔寺少憩因見士女往來攜手笑謔不能忘情遂與其寵在寺西偏作無狀事後歸自省曰寺乃神佛所居誤爲此舉遂命道士設醮謝過其詞語云始爲金陵之遊致有鐵塔之誤詞奏上奉帝旨送三省進奏院看詳致誤之因院官閱簿籍即無上件事蹟遂差天丁下所屬契勘押至鐵塔寺伽藍等神具析方行彰露卻云歲終方敢類奏張祖師自進呈帝大怒云此等姪媟之語敢達天京王李二人送雷司鐵塔寺送火司後祖師力叩此人愚昧難免罪戾但知謝過欲望天慈特賜輕減再奉帝旨王李皆賜死鐵塔寺焚毀若王生者不自畏心亦不畏神悔而方知畏天吁亦晚矣

醮儀不備 四十九

趙提幹彥琮開慶已未任湖南倉幹庚申鄂渚有警趙急許黃錄齋醮遂得善歸後咸淳辛未年閒就西山積福院賽醮請光孝宮道士王若川告盟但合用數目浩大龍之鱗甲悉用眞金力不能給謀之建陽翁道眞則許以金紙代之凡事簡省遂請翁主行齋事王若川雖同壇分任而凡事終不留意兼執事者俱不嚴肅上貽天譴未幾道眾一行人皆死若川亦感拘攣之疾趙雖享年已困苦無聊一會中人無得免者可不懼哉

書疏不誠 五十

安成南江有一李子椿者命館人戴秀才作疏上星官而忘書星主紫微大帝御位子椿云先生如何遺丁聖位戴乃添在諸神之閒子椿亦不及知越數日戴忽得病見本里社神康王領神吏皆來追攝至一冥府殿上有王者問戴云汝爲人書疏大帝而無聖位卻寘於諸神之閒罪當死戴無辭以對但乞限回家區處家事未竟見湖仙眞人來爲其解釋王者不從言且保戴某三日戴遂少蘇囑付妻子家事逐一了當恰三日復見黃頭力士來追遂死甚矣文疏不可不至誠書寫也

朱道人拜章 五十一

後溪劉光祖家簡州尙道教嘗延朱道人在家父死設醮請遠方有道之士充醮官意甚精專高功衣冠整肅將升壇拜章忽朱道人來曰我擾君家甚多無以爲報今日拜章當爲

君謁玉帝也高功及衆道士與醮主家老小皆不欲後溪曰朱道人欲拜亦由他拜我自令高功拜之於是二人俱拜頃之高功起惟朱道人不起又良久衆以手接之只有冠簪衣服大驚次夜朱道人忽來與後溪曰我即朱光庭已奏玉帝使汝家富貴不絕倏然而去其家遂留冠簪以爲至寶後溪及第位至尚書子孫仕宦不絕

天門放榜 五十二

范文正公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公曰庸人安能達章帝所耶道士秉簡伏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疾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致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名下一字塗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母病平愈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爲拱辰公始歎道士之通神也

論星受謫 五十三

安成王用可幼出家爲仙壇沖虛觀道士與法官王和父友善每爲人修疏禳災稱日者推占某星某曜爲凶惡者不知其幾凜祚乙卯年閏十月水宮解尼之辰忽得病見黃頭吏追至一殿下上喝云汝何爲專爲人論星辰王分析云此王法官言上喝云王法官只口稱汝不當形紙筆方震懼間見殿上照壁有黑蟠龍像表裡通明有若水晶見殿後人物往來其間王平日事玄帝香火見帝躍馬自外而來儀衛如所畫王俯伏告乞解釋語未竟見三官大帝下殿揖帝入內不知云何而出王再行懇告帝云已爲汝言之矣後聞殿上喝云王某不合爲人誣訴星辰罪當死姑以玄帝之故特與病延一紀方出街頭遭跌而驚自此患頭低背曲十二年而死信知尋常出家人爲人作疏不可說吉星高照凶曜退臨入字但乞救罪則可當以王用可爲戒

宋朝革命 五十四

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唐道錄行持唐素以禳奏精及著名伏壇出神上至層霄忽被罡風吹擊遂排神馭氣方得至魔王界內且爲天花下墜所壓復努力作法直造天門三天監門大神又行揮下未免默叩祖師云蒙送謄奏院看詳院官呈覆祖師云昨奉上帝敕命不許受宋國章表祖師忽記曾聞玉音不可進奏矣但其辭意虔切難以抑遏乃命有司引押唐某恭詣玉帝殿前適逢議下界公事稠衆中見眞官引至一神人衣裝皆如天帝但簪下辮髮耳後有十數人各荷青冊一擔在庭下伺候忽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盡一付汝神人者跪拜祗領而退荷青冊人皆隨之旁有天丁謂唐某說宋國人數盡矣汝章之不達有由也唐辭祖師還神不敢彰露丙子革命後方與人言固知大元混一區夏之盛正符書曰皇天既付中國民越絕疆土

于先王夫豈偶得之哉

齋醮靈驗 五十五

宋提刑疊山謝枋得嘗謂有淮人林月溪者誠感上帝曾爲裕齋馬公之客至元丁丑以無疾死爲一卒攝至冥府到一官舍榜曰泰山府君之殿卒領林入內坐殿上者裕齋馬公也公引林入內堂道舊事極其款密林曰某被追攝至此有何罪責馬曰吾爲泰山府君爲門下二龍枉死事不得明白故請門下過此以決曲直君之壽限儘多但毋啗此閒飲食少頃卽可回去古心江先生見充閻羅天子因引林訪之林賀曰先生生爲宰相沒爲閻王可謂盛事占心感額謂曰沒爲鬼官是豈予心所欲哉林曰某回去不知作何功果可以爲設齋醮或者可以感動上帝耳言畢相辭而出林甦徑到隆興尋訪徐道人述以前事徐道人乃一放蕩不羈之人索一百二十貫錢爲建道場乃留三十貫於紙鋪委造紙錢餘者悉以爲酒食之資林俟候月餘徐道人方且齋戒就道堂打坐一日至晚將紙錢燒化賀林云善功圓滿當時林甚不滿道人所爲越三日夢二公來謝云已得徐道人齋醮之功行得替罷自此出離幽關矣感應之速如影響則徐道人者善及幽明信非區區學仙之流也

幡竿天象 五十六

資助二先生出離鬼官幸明以教我庶有以報先生之恩二公相顧謂公曰旣辱厚意請往隆興府託西山道院徐道人隆興尋訪徐道人述以前事徐道人乃一放蕩不羈之人索一百二十貫錢爲建道場乃留三十貫於紙鋪委造紙錢餘者悉以爲酒食之資林俟候月餘徐道人方且齋戒就道堂打坐一日至晚將紙錢燒化賀林云善功圓滿當時林甚不滿道人所爲越三日夢二公來謝云已得徐道人齋醮之功行得替罷自此出離幽關矣感應之速如影響則徐道人者善及幽明信非區區學仙之流也

逍遙觀葛仙道場也宋紹興甲子鄉民有爲醮會以祈年者曰五雷會命道士李宗朝主之有民苦於社鬼之爲祟者作牒訴天附李使寘青詞函中李不可則賂其徒使竊寘焉初不知也明日幡竿得幅紙焚熱之餘文字可辨乃民訴社鬼牒也牒背之首有書九字青色虬屈不可識有道士曉天篆者爲之讀曰散漫之罪告天不行下乃仰字九字皆闊八分牒尾二字如印闊二寸半長倍之其文曰詔百鬼亦青色其紙焚處經火色皆青道士作醮謝過匣藏其書于觀

祭煉感應 五十七

廣州有商人與同伴泛海往諸國經紀偶中流得病力別同伴登岸歇泊至一洲閒結茅居止卻與同伴約云汝若回舟見我竹竿標記我衣裳卽來相接若無竹竿卽是我死矣不必泊船恐阻順風也越半年舟經前地則竹竿衣裳並無亦難望洋而尋船回廣州訪其家人歷道其所以全家痛哭卽命道士建九幽齋醮祭煉天下孤鬼至夜三更召請之時忽聞屋上有人連呼曰我在此遂用梯扶下乃所度之人是生人也卽救以湯粥方省人事云昨浮海得病止于洲渚上忽有二婦人挾我至山中石岸內每日亦有飯食與我但不知得此身是生是死已近年餘一日聞二婦相語曰有符使持公文到水府稱廣州某人因作商死于海島今祭煉天下鬼神宜留此人在家我與汝自去赴此會其人密聞之力叩二婦曰望帶我去一觀一婦曰不可一婦曰不妨遂挾至其處

功德所約曰藏你在屋上不得作聲待我二人去壇前享食適聞道士出門召請我名姓又是我家作醮主且曉我家人哭泣之聲是以叫喚二婦方知罵云我不欲帶他來今事泄矣飛走而去其人歸雖得再生但飲食甚少越兩月死蓋爲鬼氣所侵不可救藥但得終於正寢而已以此見祭煉之有功如此

祭煉有功 五十八

龍泉萬壽宮道士潘夢庚平生有道行一日浴罷倚窗寄傲恍如醉夢身到一所若世之官府官吏整肅兵戟森嚴至門首見賓田季鑄寫曰此陰府也知宮安得至此俄有一卒曰大王願見道士披至庭下王端冕中坐面黑多鬚貌凡閒所

畫閻羅王也王曰你平生誦度人經及九天生神章祭煉有功幽沈獲福壽延一紀吾所追者吉州龍泉潘應庚也於汝無損速歸故鄉出門至通衢見一判官攜簿按轡從者十餘人呵殿而至方側身回避偷視之乃鄉人郭浩堂知丞也因長揖曰知丞何得至此答曰我在世公平正直不欺於心王命擢爲掌祿判官陰陽異路機不敢泄知宮既得旨延壽放還故家宜速回若更少緩則身非己有辭退忽有青衣推入阬水中醒來但覺汗雨徧身其瞑目已兩日矣嗣是愈謹戒律誦度人經卒享高壽

道法

天師退潮 五十九

宋嘉熙庚子杭州潮水不退趙與懽尹京奏乞召張天師議治暨至連日作法水如故遂考照云有蛟三條爲祟一是濟王因史相廢其爲太子以理宗代之怨望致死一是華岳乃武學生因作詩負罪一是一宮人因不肯裸體下蓮池捉木刻金龍遭鐘覆火燬而死理宗云奈何天師奏乞設黃籙大齋以薦拔之方可於是潔大內崇修方移文水府而潮即退後華岳與宮人事寂無所聞但理宗每與周國公主閒行見前有著紅乾背子者曰此必是濟邸蓋亦心疑見鬼

天師誅怪 六十

賈平章母兩國夫人就道堂設雲水齋有一道人滿身疥癩來謁衆齋與之而惡其不潔齋罷謂宅有厭氣宜書符以厭

之請黃絹三尺磨濃墨方秉筆起只圖一烏圈如盤大衆笑道人亦去道堂揭而寘之壁間須臾見黑中一點通明如玉有金書正一祖師諱字方知爲天師親降也

天師誅蛇 六十一

婺州東陽縣有郭郎中家依山而居山石險峻樹林深密常有大蛇爲妖人所不能治郭有一女年十六歲容貌甚麗忽尋不見父母疑爲祟所惑朝夕思慕不已遣人齎香信詣龍虎山迎請觀妙天師救治師欲翌日起行是以夢祖師云汝毋往吾將自治之忽一日有人到郭家謁問之曰爾家中有何憂事郭以失女事對道人曰我有道法爾當遣人隨我尋之遂遣人隨去至屋後山中令其人閉目謂聞喝聲即開及

喝一聲開目見山中火發焚一大蛇於中女立于前詢之乃此蛇爲魅其怪遂絕道人乃給符與女服獲安如故

天師斬黿 六十二

大德戊戌年鹽官州州南瀕古塘塘距海三十里地橫亘皆斥鹵比年潮汐衝齧鹽場陷焉海勢侵逼州治州以事聞於省府復加修築塘岸二百餘丈不三日復圮皆謂水怪爲害非人力能復省咨都省

聞奏欽奉

玉音禮請卅八代天師馳驛詣杭州時合省官僚以五月朔就佑聖觀建醮五晝夜醮畢天師遣法師乘船投鐵符于江初則鐵符跳躍浪中食頃方沈風雷電霧旋繚于中明日視之沙漲日增隄岸復舊江心突起沙洲中有異物爲雷殛死于上廣二丈長許肰如黿有殼省府

聞奏于朝崇錫旌賞

法誅蟒精 六十三

邛州道士張碧雲行雷法四川有名鬼神望而畏之時魏鶴山弟文翁知敘州內人得病纏綿不愈差二承局持書與狀去投碧雲碧雲即書二符與承局祝云堂內焚化以一就竈中焚化承局歸告文翁如其言焚之數日後但聞滿屋臭穢忽於闔板下見一巨蟒長五六丈已死其家方知爲祟者蟒也夫人之病遂安

法誅蛛怪 六十四

建寧府人家有二女適人因春首歸家與其妹同遊屋側花園方入園門有一蜘蛛眞紅色墮其臂拂之不去女以爲怪意殊不釋歸感疾而死次年春初其妹再遊其地因感舊事言未竟此物復墮其臂其女急回亦感病語其母曰姊去年見此而死今我又復見之恐不可免此是一怪聞黃金莊行法甚靈可急遣人問討符水毋如其言黃公爲遣將發符令以符於竈中燒化須臾陰雲四起雷雨交作鄰人但見門前之山旁空中見有一眞紅婦人爲雷神所擊往來數四須臾霹靂一聲見此婦人自空中跌下阬谷須臾雨霽往視見一婦人橫口在焉其怪方絕

法誅土偶 六十五

周大三婆因往市中見土偶像美貌自言曰得一丈夫如此足矣自是每夜必至久焉白晝亦至其夫投巫治之莫驗遂投環法師與之一符令此婦佩之一日祟語之曰汝疑我奪其符爲二各人一半法師亦曰自與你討分曉每遇與人行持必附奏一日陰雨大作其婦人已寢聞雷聲頓悟具言其祟爲神捉去自是怪絕逾月此婦人因在園中見此祟在隔牆恍惶垂淚與語曰久在囹圄近方得歸婦人曰因何得歸答曰郊天赦耳

法治巫鬼 六十六

安成歐陽辰翁寓居北里元眞乙未令僕入山伐薪遂犯古壇場及張巫之墓其家即遭癘氣而爲首運薪之僕死焉次

年歐陽家有室女名庚在室奧間見一綠衣老人遊行又見二貓爭鬬復被祟摔倒於地首飾俱失昏沈不省遂許神願移時稍省卻云得公公貢士奪回得我遁後飛砂走石推門戶開作雞犬聲百怪並出而女子昏沈如故遂請西里法師周聖可到信師行持救治越半年神吏方契勘到是楓阬死巫壇鬼恨伐其木而爲禍續被前妖豸冠絳服鳴鑼調角挾取女子置於樹枝告楚之二法師差馬趙二師取回女子卽吐出科斗土石腥穢逼人方少省於是卽奏上帝乞降雷伐五月十四夜霹靂一聲其樹折矣巫壇餘黨又結連他鬼現形示祟二法師竊窺山魈作貓形於樓上羣起擊之其聲甚哀值火滅而逃信師夢神吏云合牒當境並吉袁兩州土神同捉後移文卽捕到諸鬼計百餘名押送酆都定罪歐陽家方寧而女子之病亦愈妖精之橫如此

法救產母 六十七

翁道應建安人嗣雷法事香火甚謹嘗有一婦人懷孕十二月不產體羸骨碎忽數日腹痛如刺不能勝舉家憂之其夫請翁法官救治翁遂祝將發符俾服婦恍惚見一金甲神人火髮青面乘空而來驚呼開產一肉毬有小蛇三隻蜿蜒而出首紅而身青背有金綫乃以鍋覆火鍊之死再給符俾服婦體卽安

法官不戒 六十八

張聲遠名雷發奉行雷法甚有靈驗衆皆神之寓廬陵道堂一晚出行汙一村婦暮歸堂中焚炷但口中作吃吃之聲忽仆地竟死雷將之靈如此行法之士忽慢可乎

行法不正 六十九

周應奇奉法心術不正未嘗行一好事發一善言一日行持祭將且曰法奉天心戒絕邪欲祭未畢有賣糖婦自外來彼則注目疑視心已不正神胡不尤由是棲遲偃蹇法固不應已亦多病遂爲巨旺社神所擊繼而長子道與年三十許不疾而卒至燒化時額皮裂開頭顱白骨上現六黑字曰奉旨帝某某內兩字不分曉究乃古文天字次二子傷人陷子刑憲遂至滅後

超度瘵鬼 七十

閤門祗候秦中立受命往秦鳳路提點軍器到京兆府見知府陳儼云次子景仁娶張侍郎女爲妻染瘵疾死景仁因此傳染悲歌哭笑醫治無效中立曰凡人病苦死生修短固有天命若邪神鬼魅豈足以貽明公之憂切恐非勞瘵所纏必令似喪偶鬱結成疾耳今歸驛當爲齋心明晨看視卽知秦歸默告所事上眞備述前事虔祝求託次日天明秦以聖像安排景仁門首攜香火入房中立只若困憊遂具詞奏上眞是夕有人扣門卻是亡魂張氏至矣曰念奴係陳景仁妻自恨薄命染沾瘵疾被醫人將作血隔醫治誤投湯藥枉失性命日夜銜冤未得超脫依附夫身非敢有爲禍也今憑閤使仗此神力解釋宿冤今得託生鼎州羅傳宗家爲女身矣左

手大指甲內有黃金玉毫兩莖可長三寸只此表證爲驗自後景仁病亦愈

扇能起風 七十一

楊披雲得道之士前世乃火府眞君也居南劍州一日里人娶婦會賓披雲亦預其列欲赴宴而無催者將謂不曾約客潛往覘之鐙燭熒煌賓客雜遝披雲謂戲我矣我亦少戲之以白扇插於檐狂風四起鐙燭盡滅再點仍前主疑今晚何事如此試思之鄉人皆已請徧獨遺披雲必其戲我也命請則已高臥矣衆屈之堅不起主者又親屈乃至告以滅燭之怪披雲曰此易事耳且遂去扇風乃止

道術

林靈素 七十二

林靈素溫州人家世寒微善幻術輔以雷法常往來於宿亳淮泗諸寺羣僧薄之至楚與惡少相毆訟至府庭通判石仲脫之置於館聞其吐納燒煉出神之術攜至京師寓東太一宮宋徽宗夢赴東華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徐不之能而以素薦素進上覘之若與舊遊乃以神霄事問素因大言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長生大帝君主之其帝青華帝君皆玉帝子神霄玉清府有左相仙伯書罰仙吏褚慧等八百餘官仍謂上實長生大帝君蔡京乃左仙伯臣乃褚慧於是上喜之賜號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元妙先生班視待制遂建寶籙宮於京城揀神霄宮於天下置道官改寺院爲宮觀僧尼爲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忽京師傳臣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氣直至禁中上遣中貴採問香自通眞宮來上急乘小車至宮見壁間有新題詩云捻土爲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眞洞賓卻識林靈素靈素何嘗識洞賓上由是愈加敬愛靈素寵幸一時出入道從頗衆至與親王爭入內門從者相毆又嘗衝太子節不避時貴京城大水上累遣靈素禳之不驗又全臺上言素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遂遭排斥歸溫州後以血疾死

神翁預知 七十三

徐神翁雲遊至安福浮山觀每日飯後塊坐殿角管轄曰晏閒歇可爲觀中催租未幾告道衆曰某處米某日來又某處則某日來如期佃戶俱荷米至皆曰米自當納何用警人月相煎炒耶蓋神翁以紙剪人吹去而人不知也後遷于北眞觀一日觀門前水泛翁遂王道士渡江王固辭翁伸手巾一條于水面以足蹋手巾內過王力挽之但云鐘樓角有少文字以付汝矣王急取之雷法一宗印一顆及告斗書王由此行法甚靈

預知國祚 七十四

宋湖右有道人姓吳名守澄號孤雲每年隨寓遨遊市井只勾殘酒痛飲人不見其喫飯言事輒中德祐甲戌自正月旦日以來醉中言只他來也我去也終日不住口或問曰誰來答曰臨行時與你說又問曰你去何處答曰去武當山逃性

命到三月將去之時用一大幅紙畫穿靴頂笠人持弓箭旗幟坐馬不計數後貼紙書保重兩字擡起與人看徐渡江從水面行上去後人方悟是大元軍馬到來而宋祚亡也

先知死罪 七十五

桑道茂祖爲供奉李晟爲神策小將道茂曰足下卽貴某之數性命當在公手能救之否晟笑曰供奉見侮乎道茂懷中取一紙大書其官銜姓名云所犯罪愆乃是逼迫伏乞恩慈判命全有晟笑曰遣某道何語道茂乞云準狀特放晟爲書之後朱泚反道茂復舊職晟往京城收逆徒數百人置旗下就戮道茂大呼曰某有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也晟驚悟釋放道茂以爲上客

噓氣燒腸 七十六

陳道卿云予嘗過邛州白鶴觀見一道人衣褐而丰神秀穎居于坐末觀主謂道卿言此道人多有戲術今日告行當薄贈之且求一戲爲別道人欣然呼一道行取盌付之令相去二丈而立道人曰我噓氣汝張口受之覺腹熱急言不爾當爛燒汝腸語訖噓氣向之須臾道行覺腸熱如沸湯傾注乃大呼曰熱甚不可忍因使溺盌中道人舉盌示座人曰誰能飲此舉座穢唾之乃大笑舉盌自飲言別而去明日道行惡聞食氣唯飲水數杯月餘出觀不知所之

種蘿蔔子 七十七

安福城西四十里閒地名蒜阬舊有道人過一農家索漿其家飲以白湯謝以暑月無茶道人於囊中出蘿蔔子一勺教其人先布茅燒地尨火撤之後生蘿蔔大而甘其地至今享其利也

道經

度人經悟道 七十八

韋思廉遂昌人少業儒以經學名三舍聽嚕度人經誦聲不絕倏然有悟棲蹟邑之壽光宮蓬頭垢面出則行步如雲能言禍福一日太守錢公端禮問有仙人來否韋曰呂公現在溪邊洗楮皮遣人去看果有其人呂曰此思廉小兒多口也一日紫虛觀有大桶醬可數百斤韋乃阿屎其中道衆怒而撻之及搬醬盡其下有巨蟒蟠于中使不先知必至貽禍矣

後數年先去太守錢思禮贊其神曰蹤蹟浮雲形骸喬木仙不行怪隱相絕俗其中烱然無物不燭像而敬之以警凡目

寶誥功德 七十九

昔有開食肆者死爲陰府追去冥官殿下豬羊鵝鴨取命者無限又有數大鑊臭穢羹汁獄卒遍令食之而其人驚怖卽念玉皇寶誥王卽西北下拜諸畜盡退入鑊中羹汁已竭王曰汝有此善心非惟能免自罪抑且冤債俱獲超度矣更延半紀可還人閒勸人持誦功德不可思議今世之人如能信心異日爲護身符也

生神章 八十

高邦佐簿眉山丁父憂於二七夜被攝至冥司見其父責曰

汝齋祭不誠僧與庖者皆不嚴潔無益於我但汝母日所焚九天生神章券皆於我功德有餘旁及諸因若更請高明道士看誦及多焚化吾將脫離幽扃矣邦祖如戒後父復託夢曰得汝生神章力已託生矣

蜀青城山丈人觀道士李若沖赴醮會夜回憩於山前俄頃竹陰中有一女子號泣而前云獨臥經秋墜鬢蟬白楊風起不成眠澄思往日椒房寵淚溼衣襟損玉鈿言訖復泣而退若沖急還是夜偶上元節三官考校罪福之辰若沖窺殿上有衣冠珠履之士皆面北立奏對殿下皆罪人列於廊廡間中有一女子爲獄卒繫於鐵柱杖之痛號徐察之若山前所見者俄而侍立之神以劍指若沖云今夕上元天官洎五岳文人考校日不宜久立若沖潛避達旦具白其師唐洞卿師曰汝知之否昔孟昶於丈人觀祈禱麻姑壇有城令獻一女曰張麗華納之覘側忽一夕風雷雨電騰空散落張氏遂死葬於山下此張麗華也昔寵幸於此褻瀆高眞致獲死罪既以詩告汝當救拔之若沖曰何法可救但誦九天生神章焚金籙白簡可免斯苦偶值魯家建黃籙醮若沖遂置簡書疏誦生神章一卷仗彼醮所適懺罪燒簡之時若沖就中焚之明旦復至山前竹陰間見一冢張麗華墳其地上有沙字四句曰符吏悤悤叩夜扃旋憑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更覓生神九過經

經不壞身 八十一

祐海寺心法師行瑜珈法持穢迹咒里人有疾請師治之夜夢鬼使曰此人爲上帝所謫吾奉天符行藥師毋往也夢覺則忘之矣次早往疾家方噀水水則自內流出方悟昨夢已不及事行持未罷師疾已作急回已不可救越三日化正見兩手兩脚舌根如赤銅色續附童云誦咒有功舌根不壞握訣有功手根不壞步罡有功脚根不壞豈若金剛不壞身歟

錄

授錄感應 八十二

邵武軍有一婦人憑建陽縣水東觀道士葉克勤詣龍虎山參授九眞妙戒錄事之甚謹死後半日還魂與家人曰被二神吏監往到龍虎山見葉道士在彼問我還帶得錄來否我對曰不曾葉道士復曰神交下須監管你可急歸家取錄再來此尋我幷說與你家男女今後也不須供養飯食此間自有二百四十日香飯可享可急將錄焚化了我將去家人如言焚訖復死

澄江河東思善堂

佛教門

佛像

盧六祖 八十三

盧六祖名能廣東新州人舉佛見曹溪水鄉遂於其地擇一道場求之地主但云只得一袈裟地足矣地主從之遂以袈裟鋪設方圓八十里今南華山六祖道場是也從坐化自唐宣宗時至今六百年肉身俱存香煙薰其面如漆元至元丙子年漢軍以利刃鑽其腹見心肝如生人遂不敢犯衣鉢盡載之過北今已發回有金宣宗御賜袈裟織成淡山水呂左丞以織金段蔭之有西天鉢非銅鐵非木石有西天履非革非木竟不知何物有貝葉經十六七葉有佛西以小銀合載之元有一擘龍據深潭為人害六祖曰只怕你變小不怕你變大其龍果變小遂以鉢盂載之在寺中乾枯歸附後惜其龍不存

蜀中聖僧 八十四

蜀中最大之山惟稱岷峨岷者青城山也乃張天師顯化之地中有三宮九觀有大面山高九千餘丈四時常有雪下六時水投筆增鬼市鬼城鬼障與鬼晉日月盤天地盤白龍洞黃家洞木葉符多有聖蹟不可名該峨嵋山者高七千餘丈上與天齊詩云不知山太高多少只見星生在下頭有黑水

寺白水寺山嶺有望佛閣四月一日開寺門六月一日覩佛者上山先觀羅漢見次觀普賢見人人上山所覩不同至七月一日寒甚不可居下山有請佛鳥先叫然後諸佛見聖僧者有一人入山采柴深入無路可出忽見大木爛朽半邊有一僧坐於內而指嘴纏身三匝後山中申官官差山扛至嘉定府中再三叫之方醒開眼云我是廬山慧遠禪師之弟謂之惠可我深入山坐於木下不知今為何代言畢遂不復言亦不食不起至今聖像留白水寺

觀音靈驗 八十五

杭州天竺寺乃石晉天福間僧道翊夜見山間光明往視乃一片奇木命匠刻成觀音像偶一僧從洛陽持古佛舍利來加之頂開妙相俱足水旱災傷祈禱靈驗身披瓔珞皆宋朝御賜七寶為之五色璀璨寶為希世之寶杭州歸附後謂七寶纓絡夜有神光為異拘取之以貢朝廷至京則晦而不明乃祝之曰如七寶纓絡欲回天竺期以某時色再光明至期果神光燭天遂遣回天竺

石山巨佛 八十六

唐憲宗韋臯為四川節度使奉詔命於嘉州對岸大石山中鑿一巨佛高百餘丈面闊十餘丈兩耳二井可以汲水供廚起九層樓以蓋覆之謂之九頂寺夜夜有聖燈自峨嵋山來朝遠望皆見又有功德於蜀蜀民思之家家供祀後來朝廷封為南康郡王四川都土地至今血食焉

佛化

羅漢降生 八十七

艮齋謝諤字昌國官至尚書後以臨江開國致政天下皆與覓碑額字眞銀鉤鐵畫也至大金國出千金以購其字而不可得一日有江湖士人哀告求覓劉國大銷金鋪六字公憐而書之中脫套大金國字朝廷詰問大費分析其恭人擊碎所用墨池云老矣何必苦此筋骨公復以破墨池再寫卻與夫人云人在門前等守此字送人便可得五七千或十數千糴米供家我何可憚勞其厚德如此蓋公生時其父夢居近僧寺第七位羅漢臨房即誕而寺僧先一夕亦夢第七位羅漢辭去謝宅公將死時繼寺僧人夢羅漢歸因知公乃佛會中人故富貴壽考尋常不同

金剛負擔 八十八

饒州妙果寺聚僧眾百餘人內有一風和尚終日飲酒啖肉夜則止宿於山門下醉中屢毀長老并數其過失每夜至更闌方已長老雖怒久欲逐之卻畏其言無忌憚恐揚醜於外姑且忍之一日風僧於五更初升堂擊鼓大眾驚起畢至乃知其求去覓擔夫出外雲遊長老大怒叱風僧曰門前有二金剛汝可將取一箇去風僧高聲對云謹領法旨而退至夜半後醉罵長老卻用繩穿一擔以掛於肩上眾僧見之莫不掩口而笑風僧醉臥如前次日五更初叱起金剛曰可負擔隨行天明門子入寺報云風和尚與左畔金剛負擔者皆不見了長老令僧眾叫喚本處居民各執杖棒呼噪遍住風僧回首與金剛取擔自負乘雲而去惟金剛立於田中里人因起殿屋數楹以蓋之後又有增修者即今為金剛寺所謂風僧者乃羅漢顯化也

觀音化手 八十九

宋咸淳癸酉六月二十七夜江陰軍城中有李其姓者好善夜夢一白衣道人來告曰覓一隻手李曰他物可與手無與乎道人曰有城中王長者家有白檀五尺可作吾手李急訪問到王家以實告王曰果有之今事屬神明請一半錢奉施一半李得此香徧尋神像乃在城東北君山下小石江邊有一神左手提鐘無右手立於水津一見如夢中人也遂命匠整頓是名立地觀音因此每年六月二十八日作會俗以為生日非也

觀音現身 九十

蜀中年例以二月八日佛入涅盤其兩州作無礙大齋三晝夜善緣士女自遠方來觀者無數作探拈會宋淳祐甲辰二月九日有遠方一僧水下坐化去眾以竹椅扛赴柴樓火焚數十僧皆誦經觀看有依政縣鐵匠姓李攜妻與二子同來於眾中高聲云一日過一日一日無所益早往西方去般若波羅密徑跳火中立身大火燎之但見一白衣觀音身燒著大眾莫不嗟嘆遂與僧同骨灰立塔於燒處祈禱有應

七眞僧 九十一

七眞僧眞身在南雄報本禪寺乃唐朝六祖同時趺五祖衣鉢僧也內有一僧虛空坐化於寺前井中一僧專喫豬頭手弄頭錢名爲豬頭和尚坐化歲旱郡守禱雨迎於郡前頂髮自生相去六百年其靈感如此

小釋迦 九十二

袁州仰山小釋迦南雄州小溪村中人姓黎學釋教出外得道一日回鄉其母以肉啗之黎曰不喫則違母命於是食之遂以刃刳其肚腸在小溪水邊洗濯有村嫗稱其小名罵之黎口占四句曰得道莫歸鄉歸鄉道不行江邊老婆子喚我小時名於是徑往袁州建道場至今靈驗每歲南雄鄉人上山朝仰則先一夜錫杖自鳴寺僧知小釋迦鄉人至矣

身外有身 九十三

慈雲長老姓王始名道待試南宮病起强遊西池一僧延入茅屋似無煙爨惟一巨甕破笠覆之私念必積穀其中試舉其笠甕中明朗樓臺高下人物往來有人呼道名姓隨聲已在其中有宰相李輔國召道爲門賓以女妻之是年秋賦魁選繼爲御史時后征北狄道上奏云攻夷狄如以明珠彈雀雖得雀亦亡珠矣得彼地猶石田不可耕也古人謂禦戎無上策未爲正論臣以忠信結之爲上策擇將守邊爲次策以兵伏之爲中策以女妻之爲下策玉帛結之爲無策帝喜其奏詔授中丞俄而拜相盡弼諸之理天子廢后而立馬妃道極諫帝怒貶瓊州司馬全臺諫臣論其忠復拜相又興兵征遼道上奏甚煩帝震怒斬道東市刃及頸乃覺身坐甕旁再拜僧曰富貴通塞命也此天之所有性命心氣內也此身之所有吾將順乎天而養乎內僧曰是矣送道出門僧與寺俱不見道乃削髮披緇居大慈寺禪功精進將去世作詩曰來自無中來去自無中去總是恁地去莫要錯御路遂兀坐而化

伽藍護法 九十四

宋徽宗崇道教林靈素上言改佛刹爲道觀僧曰德士行德童崇明寺德士彥深無聊出寓本村橋寮寺有五通護法極靈道士寢食不安乃仗劍出水繞寺行法曰汝有神通若能倒行予於汝服神忽於佛殿檐板之下現身倒行數步皆黃泥腳迹長可尺半五指儼然道士告林靈素仍命彥深居住時二百餘年腳迹未泯鄉人今以北宮稱之

鸚哥顯聖 九十五

江陵府某好善常持誦觀音經至元壬午冬與衆相約欲過往他郡未行閒忽見門外有一鸚鵡作聲喚曰莫要去莫要去似有再三叮嚀之意其人省悟莫是觀音臺上箇顯靈報我遂不敢行他人不信而往者中途遇盜盡被劫殺獨此人獲免

聖僧

僧圓澤 九十六

洛陽李源隱居山谷嘗與惠林寺僧圓澤善相約遊峨嵋山

圓澤欲取路斜谷李源强由泝峽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襁負甕而汲者圓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李源驚問之圓澤指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其子懷孕以待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避者三日浴兒願公臨我一笑爲期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約與公相見至暮圓澤無疾逝而此婦果有一子踰三日李源往視兒見果笑源後十二年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媿情人遠相訪此生雖異性長存及相見曰李公眞信士也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卻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觀此一事則知佛性一點靈犀亘古不壞萬劫千生生身雖異而此性長存也

婁道者 九十七

宋眞宗朝承天寺婁道者有智慧能逆知吉凶宋眞宗嘗召入禁中時欲立章獻意未決命嬪妃出見師閔云凡二百餘人皆不語至章獻挽之曰陛下可善遇此人能爲陛下主家計上奇之意遂定及章獻垂簾又召至錫賚不貲復歸有新知軍入境惟不喜道者遂告其徒曰緣盡當滅知軍疑其詐死命焚之凡三日衣祓不動其徒禱曰師不違衆惡不若聽其火厝忽雷雨驟作流水滿庭薪火皆滅口出白煙自焚立盡而獨留目精與舍利不壞舍利無數邦人葬其骨淮岸舍利等物藏塔下至今淮水漲溢至塔即止後賜塔額許歲度兩僧

僧法華 九十八

宋仁宗朝有僧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相傳言誦法華經故以爲名至元三年仁宗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首發大義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滿服典宿衛尹京邑以係天下之望幷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爲然凡三上疏一留內二付中書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毋卻清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笑曰朕請而來也有頃至輒升御榻跏趺而坐受供訖將去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爲言駸尋晚暮嗣息無有法華期一決之師索筆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驗前言也

佛謹

諸天明謹 九十九

練丙乙爲屠家子至元辛巳六月二十四日賽諸天善願甫畢與妻爭鬧閭市屠子牛急往分肉手持齋饅頭沿路口嚼至牛場正值煮血方熱即取數塊啖之仍分肉到家即病但聲聲叫佛乞命別無他語二十五日近午即死

僧竊聖像 一百

淨心院僧惟懋處州人住永福院專事盜竊持常住法器物

行貨賣有佛前長旛取之以衲爲襖裏胎一日又竊諸天聖像及羅漢像背至梓亭街忽天色陡暗雷電追逐匍匐走至淨心院雷電燎其兩足爲之焦灼雖免毆擊不逾旬日爲人殺死院門前豈非佛之報應者哉

佛譴軍卒 一百一

建寧府浦城縣有浮空佛極靈凡有祈禱其應如響有眞身在縣側南豐寺丁丑年閱軍馬人往剔刮其身遂至損壞於是用手剔刮之人皆病瘡癩皮肉而死

毀壞佛像 一百二

雙溪村崇明院有地藏並十王其十四小身以銅錢爲骨泥加其工閱年既久泥剝錢露澤祐年間淡竹周上一監無知利其有錢擊碎佛項身盡取其錢每身得錢百餘其時錢貴物賤得之其喜不自勝朝歡暮樂錢立見盡忽身病癩連年痛楚腐爛見骨不可忍身體消瘦遂詣橋邊成殘患續剪髮爲頭陀衣食不給沿門教化數十年方死

擊損佛像 一百三

中音普慈藏院羅漢額上有傷如小刀痕僧本生住院日見之問焉或曰昨有一少年到此曾用一小鏡擊之復以其貌古且陋又擊之因此致損後此少年額生一疽久而不愈透腦而死

觸穢齋料 一百四

宏溪有農人范德一日主家令其出邑買齋料供獻諸天到邑收買齋料寄宿陳家飲酒大醉次日歸至家一身如縶疾痛莫忍不可屈伸乃喚其母來前具以實告之昨主人令我出街買齋料供養諸天是夜不合飲酒宿於他人家齋料亦隨之必以是觸穢得罪汝急命僧啟許諸天與我贖過僧方出門而范死矣

伽藍譴罪 一百五

淮西李覺本年方總角稍聰俊音聲嘹喨而貌瑩潔自幼持蓮齋善於科教居道眾中人不知其爲男子皆以道娘稱之嘗赴齋會堂主器愛之舉爲儀首留宿踰月遂至不律醜聲播揚一日堂主與覺本同於臥房內發狂具言違戒律之事今爲伽藍譴責合堂道眾急爲我禮謝道眾然炬燒香方禱謝閱二人已俱死矣

水陸

設齋不誠 一百六

湖南帥別之陳未第前宿分寧縣旌陽觀縣近有賈孺人適抱病其子天錫禹錫命僧冥陽祈禱是夜至三更之傑聞眾鬼邀觀中土地同往赴齋土地辭云今夜有大貴人宿此職當呵護不可行良久眾鬼歸土地問云赴齋如何庖丁刀傷其手齋不無腥汙監齋已擲刀於屋瓦矣土地又問云病可醫不曰但以竈心土服之即安之傑聞土地貴人之言心切自負明早過其家告之所聞腥穢之言賈於瓦上索刀驗之果如其言遂再許修設冥陽齋供爲願之傑言孺人有疾吾

能察脈當爲診視用藥診畢之傑憶鬼言取寵心士佯以別藥夾和煎湯厥疾頓愈家以爲神贈以五千楮後之傑登第帥湖南道經分寧再到觀中留題一絕云聞說旌陽舊築壇故浮修水一來觀至今鑄劍池猶在冷浸一天星斗寒觀刻之石池在觀左縱二尺深廣各三尺

僧思魚食 一百七

咸淳年間邵武有一寺僧專爲人加持水陸佛事僧與一旅店婦通一日爲人建齋去店前遇見店有鮮魚賣僧遂買之命店婦烹煮加持之存想留俟其食次早設齋罷僧將饅頭二隻與寺鄰鄰曰夜來夢至設齋所見三寶前及兩班廷上並孤魂等處即無齋食俱是溪魚不知如何僧莫之知次早過店家婦以所留鮮魚出與僧食遂方悟寺鄰之夢乃設齋存念之差遂不敢食回至寺門跌地而死背有鐵鞭一痕

鬼取水陸 一百八

紹定辛卯科盧陵有一士人陳勳請舉赴郡謝解歸途出十里外晴天暖日見一丈夫青襟紫袍一女人帶花而冠後隨行陳獨見而他人皆不見終日直至宿處方去陳問其僕此是何人僕云此是解元暴得解喜而眼花見鬼耳次日復如前陳遂於荒郊等候二人問爾何兩日隨我二人云爾當初曾許水陸一筵此關係一男一女生天我二人合得此超拔爾向者貧委實擔閣我久矣今幸有義約錢可以了此因緣後如其言而酌其願有彭僧作小行時定光嚴主附之作疏

語及無遮文

薦拔亡卒 一百九

前宋芮興勇略之將也在孟保撫相庵麾下自金人南侵在京湖淮漢閒凡經數十戰未嘗喪師乞畀祠朝廷從之閒居禮佛以樂餘生如此十年一夕黃昏時門首有一二千人皆舊日受撥發者左右之人皆不見而芮獨見之遂出門而問曰汝何故來此眾人曰平生在太尉軍中荷有威望得全此身不料兩三年皆爲帶血之鬼徑來告訴芮曰教我如何眾人曰伊求薦拔芮曰汝眾且去待我理會芮後建水陸大齋及九幽章醮超拔之旬日後夜靜獨坐小室中又見在前一二千人皆循牆而下遂叫喚家人倍侍於側指示之未久芮但叫曰佛來佛來合掌而化

習召孤魂 一百十

守友善道堂香火新削髮僧祖澤於佛事未甚諳熟一夜孤鑑隻影習爲梵音召孤魂文未幾鬼物羣集或在瓦屋之上或在窗壁之外相呼而來啾啾有聲既無香火又無齋供良以爲窘僧驚嚇仆地移時方起後再拔本師設齋懺謝又太常寺丞賢良周啟明一日製撰三十六類孤魂文皆指迷超脫之語每夜展誦鬼神來前不夫寺丞叱之鬼曰我等荷得指迷超脫故遞相告來聽法侍郎不必疑心續修設大齋誦此戒文咸皆超脫不復再來今浙僧皆用此文

思豬蹏羹 一百十一

壺山庵僧寶訊每有人請做功德去時必買猪蹄用大瓶塢羹宿火以待次日功德散後歸食只以三日爲期歸則此肉腐爛可以醉飽矣忽一日功德散又有人請加持水陸此羹不及食而遂行是夜鄰人夢諸鬼曰今夜齋官至誠加持心僧存猪蹄使我輩不可食忍飢而去非主之罪必將有以報此僧越數日僧劇被鬼揶揄手足俱若有所縛得行童扛歸便成風痺之疾累年方死

茹葷赴請 一百十二

集福院有僧平生好啗自奉靡所不至每判斛食既受疏後茹葷如故赴緣則煮猪蹄歸以器盛之爲途中飯食之需後病腫膨脹痛苦數年而死

僧無戒行 一百十三

相城縣有一僧俗姓吳住南峰禪寺常爲人主行聖會看經方畢午則恣飲酒食肉略無戒行後在勝果寺爲軍馬殺死又一僧爲人判水陸偶宿房鑰匙行判至中夜忽思及心在鑰匙鄰人夜夢鬼曰醉和尚今晚拖一把鐵我輩空來次早飲酒中有小鐵一片便死

鬼嫌齋榜 一百十四

安成荆山劉能翁號淡居館後林周氏主人建水陸能翁作無遮榜頗極詆毀是夜能翁如廁遽鐙滅有從廁中呼淡居淡居能翁走入齋據案坐聲又在案下急登榻睡聲又在榻下矣且云與君入鬼異途何用相毀如此能翁恐甚遂得心疾不久而死

佛經

持經免難 一百十五

王通京兆人也積善常持三十九分功德疏經廣勸人念佛及寫經散施政和三年通作商登途日見一人青紅服色常在前行至長沙江凡十六人同渡見一老人涼巾道服呼王通長史通近前揖老人曰今日風惡船小莫渡候某家船來則同去通信其言先渡者須臾風起船覆殆無存者通乃拜謝適不蒙見救必死於此老人曰天命也不偶然須臾船到遂通上船至數山坳出船見一大第高樓畫閣狀若仙宮老人揖通入左右出迎少頃置酒通乃辭謝老人曰吾非凡流

乃水府仙官奉天曹敕命權管此江水八百里君合死於此命屬水府然君勸千人誦經聲動神祇千人數內有三七人短命惡死因功德力更延壽命通曰不知通云何得現世因果老人曰天曹紀人功過一福無差世間有枉死大患大難命在須臾者有能以湯藥衣具飲食救療得免橫死天曹紀功延壽君之善功已大上帝特延三紀之壽行下大山關報土地沿路擁護老夫因此相接酒罷下山舉步則不見老人所在始知前日在前行者土地神也自是還鄉愈行好事至臨終之年果壽三紀

江神送嫗 一百十六

杭州一老嫗年六十餘嘗誦金剛經誦持佩帶於身咸擇已

已中秋到江頭觀潮值潮頭最高澎湃衝激吸沒百餘人屍亦與焉已而潮回乃獨送此屍於江之濱儼然存活人問之則曰見潮神閻傳言我曾誦金剛經有功送回陽世視之衣襟皆溼惟勇佩之經獨乾

金剛現身 一百十七

南康路燕宗周有男臥病半載疾篤有兄燕宗德誦金剛經於旁正昏踣中病者忽耳聞心醒遂發心許施此經千卷言未既俄見金剛現形半體於前由是此病頓愈

金剛經免死 一百十八

德祐丙子建陽之崇政地名南窟華家山有一老叟姓華友生來好誦金剛經極有靈驗手援衣領自有金光燦人眼目丙子大元軍馬之來華友以逃難之事密禱於佛前是夜金剛賜夢云你前是因殺了一人不曾償命其人見托生和州歷陽縣土名雞籠山尤王名二今在大勢軍中你當死於此人之手我雖欲救爾其如數何今以相報不必趨避華友次日端坐佛前看經不輟近午有二人率入將華友執了華友告云告取王二相公我當死在你手一死不爭容我誦了一卷經便得就死軍問你何以得知我為王二華友以夢實告所言鄉貫無一差舛王二曰既是你前生欠我命債你須喫我一刀遂以刀去其巾喝道殺了也我今與你解冤釋結令華友教之誦經留衣服與之為別纔越一月華友以病而死信乎數之不可逃也但得免死於兵得非金剛救護之力乎

入冥得經 一百十九

上都僧靈田遷化至冥閻王問田在生習何經業答曰常持金剛經王曰善哉此經猶少一段王遂賜本即放歸人間十載僧既活具奏奉敕刊此經於濠州鍾離寺石碑現在從爾時急命須菩提至是名眾生

誦經卻狐 一百二十

李回婺陵人元和年應舉不第東歸夜夢一僧人與回曰君來春要及第何不念金剛經回心大喜沿途便念去家千里因宿橋下忽被一女引至一村宅又見二女在旁回疑是妖怪遂念金剛經口吐異光伴女化狐而去

經黏鞋底 一百二十一

周五教授遵祐乙巳館於蓋竹李山余家六月間有齋鄰人晚食後納涼於橋忽雷震電大雨晦冥足失其鞋亦不之覺須臾霹靂一聲即忙走歸次早至橋見鞋扯出金剛經撒於橋之上得之者徧以示人布悉除去惟存其布痕字歷歷然不知罪業以經護輔遂有此警

蛟畏佛經 一百二十二

吉贛二江之界地名曰造口有居民二三十家皆樓居以防水患咸淳丁卯五月間贛江之水湧至平地水深一丈方平退閒又驟長四五尺浸過屋檐諸人急視之乃水面浮一烏牛背負一大紅蛇在波濤中凝然不動眾以為蛟所變攔水不去各許神願牛亦不去有一老人者遂用白絹一方兜裹

金剛經一部用力擲在水中離牛五六寸牛回顧之即徐徐而下水即隨之而下眾人皆免於沈溺經力之足以服惡孽者如此

寶積有光 一百二十三

西鄉王淤靈光院前舊有王必大聚夜於家與寺爲鄰有行者道圓亦來從遊每日以經呪代課因遺經兩紙在壁角糞壤中忽一夜其處燁然有光俯而拾之乃寶積經也自後不許攜經入齋

楞伽經光 一百二十四

張文定公方平農歷中嘗爲滁州瑯琊山藏經院俛仰久之呼左右取梯升梁得經急發之即楞伽經餘半卷未寫忽悟前身蓋知藏經也寫楞伽經未畢而化因讀書殘軸筆跡宛然如昔因號二生經近時有閩人楊彥國深究宗乘遂箋注此經仍析爲七十一分每分以偈贊之讀之其義曉然可見彥國臨終囑付其家以此經乃葬久之其冢開神光發輝村夫疑其所藏珍寶謀伐其冢其家知之即發出經神光遂滅因傳此經於世

證悟

海珠明了 一百二十五

西來和尚名道鎮浦城人有妻子一日往溪邊捕魚拾得金剛經誦一徧心即開悟棄妻屏子織屨散施翦髮爲頭陀每日誦經徑過雪峰充火頭數年開心見性至此精進繼即爲僧又往徑山問道歸住浦城天心寺爲白蓮導師弟子甚眾敬發善心創南浦橋所題金谷木植悉有餘溢橋事未畢一日忽澡洗徧辭鄉里於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十一月十三日申時坐化眾官迎之眼復開有謂之曰何不待彌陀誕日去師曰時不可留而作偈曰一生參禪說盡夢話三界虛空又說甚麼咦撒手虛空法性身借問有誰遮得我又曰我是無盡意菩薩踰三年我身皆舍利子命弟子葬於天心寺後又作偈云月到天心處平地一聲雷如來正法眼大地一時開偈成端坐而逝越三日弟子千餘人送葬寺後山昔號西來今號海珠

聞經立化 一百二十六

警悟坐化 一百二十七

福州福清縣林肰元希逸奉先庵僧勤有座言前守庵信事建寧府劉屠性很屠宰爲業一日清晨持刀正於案上賣肉有頭陀者沿路敲磬誦金剛經教化至劉屠門邊正念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而劉屠若有所悟頓下屠刀合掌立化云常好坐禪主家加敬不時施以衣服齋食徒弟亦均受其施林苦於無子囑之祈嗣累年未應往往一念無成一夕坐禪臥倦忽夢主家請去爲僕引入馬廐中隨即驚覺衣服上微作馬糞臭心頓警悟且悔厚獲信施難以消遣再起靜坐未知報答之方次早主家相召及登其門馬院前果生一駒此心愈爲驚省歸庵即沐浴趺坐而化倘非平生精進必至

墮落矣

悟稱佛號 一百二十八

建州浦城縣臨江鎮有一人夜見四人過一橋一人著素衣上挂一白手巾見橋柱上有阿彌陀佛號念一聲遂相將踰牆過章家其人將恐是盜又恐是章平日所用之人忽至雖鳴不見人出次早直往章宅問其所以章謂不見其人尋者言愈厲章遂帶其往屋內徧尋只有犬生四子恰如所見服色內有青色白項者已死蓋謂得悟般若至今一也

悟誦般若 一百二十九

張陳二有女佛兒年十五忽暴卒半日復甦曰初被二鬼捉去過又嶺復見二鬼以一黑被裹將二人納之陳家次將一花被裹奴且曰汝負他家一千五百錢今當還之時月色如晝奴遂合掌默誦多心經未終忽一綠衣人前曰此人亦悟般若姑恕之失足遂墮池中驚悸乃悟其父明日因往又嶺詢訪果有陳家夜生三狗二黑一斑斑者偶墮池死急取錢以還其家陳不肯受於是相與將錢施於佛寺做好事以贖過咎然則假借可不還乎法可不信乎

文華門

詩

詩勉邑宰 一百三十

眞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可謂愛民之念深矣邑宰皆爲感動

驅蝗蟲詩 一百三十一

米元章爲雍丘令蝗蟲大起百姓憂之鄰縣尉司焚瘞後仍舊滋蔓責保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丘驅逐過此尉移文戴保正之語而牒雍丘請各行打撲收種本處地分勿以鄰國爲壑時元章方與客飯視牒大笑取筆大書其後云蝗蟲元是飛空物天遣來爲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御請打回來傳者絕倒

上元遇雨 一百三十二

江丞相古心淳祐辛丑知吉州遇上元喜放鐙與民同樂適大雨作有士人投詩云隱隱雷聲天鼓吹熒熒鐙火夜星辰風流太守明如鏡何用姮娥作主人古心喜而厚贈之

試監蹂死 一百三十三

宋淳祐癸丑臨安試監補者天下無慮數萬蹂踐而死者十有七人省試亦喪一人當時有詩云南省觀圖喪一名補闈又試萬人英兩重門闕如天險十有七人倒地橫誰設秦阬來貢院枉教唐士夢登瀛雲山萬里家何在月白風清鬼哭聲嗚呼悲哉

西山生祠 一百三十四

眞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於壁閒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

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閒氣八千春愿祝修齡不須臾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詩退風濤 一百三十五

江古心知吉州兼提舉就任改除江西漕使舟經臨江慧力寺前風濤大作舟人大恐請燒香許愿古心以胡牀坐於船頭索紙筆書一詩云萬里爲官徹底清舟中行止甚分明如今若有虧心事一任碧波深處沈詩纔投江旋即風恬浪靜徑至洪都

詩刺時相 一百三十六

開慶己未丁大全因貂璫董宋臣得相不愜人望江西路分繆萬年作釘詩刺之云頑礦非銅鋼樣堅寒阬纔離急趨炎十來鎚釘隨成器一得人拈即逞尖不怕斧敲惟要入全憑鑽引任教嫌休言深去難抽彼自有羊蹶與鉄鉗丁見之大怒繆竟以此科罪配化州後丁果召庚申之變子君子曰詩得比賦之體使之在朝必一敢言之士也惜其晚節全非

十七字詩 一百三十七

舊制每車駕孟享詣景靈宮大學武學宗學諸生例在禮部貢院設前幕次迎駕起居都人譏其在學歲糜廩粟又迎駕之時皆襴衫幞頭作詩曰駕幸景靈宮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

詠石僧詩 一百三十八

宋高宗一日坐寢殿湯丞相思退侍立上曰卿家處州有何異迹思退曰臣鄉有石僧題詠其詩曰雲作袈裟石作身巖前獨立幾經春有人若問西來意默默無言總是眞大稱旨本無此詩徹夜遣人歸刻石聖僧之旁

詞

大學歎世 一百三十九

宋德祐乙亥大學諸生作念奴嬌云半隄花雨對芳辰消遣無奈情緒春色尙堪描畫在萬紫千紅塵土 眾宮女行鵑促歸期 朝士去 鶯收佞舌 臺官去 燕作留人語大學上書 繞欄紅藥韶華留此孤主 只陳宜中在眞箇恨殺東風 賈相 幾番過了不是今番苦樂事賞心磨滅盡忽見飛書傳羽 北軍至 湖水湖煙峰南峰北總是堪傷處新塘楊柳 賈妾名 小腰猶自歌舞 又祝英臺近云倚危欄斜日暮驚驚甚情緒稗柳 幼君 嬌黃太后 全未禁風雨春江萬里雲濤扁舟飛渡 北軍至那更塞鴻無數 流民 歎離阻有恨落天涯誰念孤旅滿目風塵冉冉如飛霧是何人惹愁來 賈出 那人何處賈去 怎知道愁來不去

挽狀元詞 一百四十

徐梅埜元杰官至侍從安享富貴一日爲嫉者所藥七竅流血腹裂而痿國學諸生作沁園春而哭之以此見爵高而身危可不慎哉詞曰三學上書冤乎天哉哲人已萎自綱常一疏爲時太息典刑諸老盡力扶持方哭南牀繼傷右揆死到

先生事可知傷心處笑寒梅冷落血淚淋漓　人心公論難期願君父明明悟此機昔九齡疏諫祿山必叛更生累奏王氏爲危變起范陽禍成新室說著當年人噬臍君知否但皇天祚宋此事無之

送夫入學　一百四十一

宋嘉熙戊戌興化陳彥章混補試中次年正月往參大學時方新娶其妻作沁園春以壯其行詞曰記得爺爺說與奴奴陳郎俊哉笑世人無眼老夫得法官人易聘國士難媒印信乘龍貪緣叶鳳選似揚鞭選得來果然是西雍人物京樣官坯送郎上馬三杯莫把離愁惱別懷那孤鐙隻硯郎君珍重離愁別恨奴自推排白髮夫妻青衫事業兩句微吟當折梅彥章去早歸則箇免待相催一時傳播以爲佳話

賦

中興賦聯　一百四十二

宋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係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蔥嶺金隄不日復廣輪之大太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黏之壁殿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淒然出涕問卿有子讀書乎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匱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曰特命加一資上恢復之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賦破題　一百四十三

江古心漕江右有三山林德頌謁之問其所業則曰詞賦江命賦題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林破曰四後五六一先二三七八九而至十奇耦伍而揲參江大喜即厚周之

雜文

勸農業　一百四十四

吉州累任太守多有佳句勸農文丞相江古心自吉將漕江西御作十詩前五首勸農後五首勸官敘曰農不知勸農其害官官不知勸官其害農又吉有趙添倅作農家自勸文反騷意佳識者喜聞因刊於此曰官勸農農自勸官中榜文幾番見年年勸我好耕田入務催科急如箭公當自勸兒兒當自勸孫有口莫讀勸農文有腳莫入公家門公家門前吏如虎我農性命如塵土勤耕田早納租晚來吹笛聲嗚嗚阿婆抱孫公趕鴨人說勸農都莫答

史守祝文　一百四十五

四明史彌忠爲吉州守遇閔雨祝文云當三春荒干畝之耕誠非細事以一身易萬民之命亦所甘心其切於愛民如此七八十年後父老猶能誦之後二子嵩之嚴之皆拜宰執此善報也

古句奇對　一百四十六

古今奇對甚多姑摘一二以備觀覽乳燕飛華屋　坡詞
流鶯過短牆　杜詩　雲山千萬疊　杜詩　江村八九家
杜詩　柳搖臺榭東風軟　周詞　花壓欄干春晝長
古詩　此吉州曾鳳山花園桃符也先生之心出星斗之上
嚴子陵祠堂記　醉翁之意在山水之間　醉翁亭記此
與嚴州歐陽守也夜醉長沙曉行湘水難爲語燕之留　杜
詩　朝飛南浦暮挹西山且對鳴鸞之舞　滕王閣序　此
乃是賀周丞相益公自潭移節過隆興也好者皆是著題

東坡判語　一百四十七

蘇東坡通判錢塘日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營妓陳狀以

年老乞出籍從良公卽判云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
從良任便又有周生色藝爲一郡之最聞之亦陳狀欲效例
脫籍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羣
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

西湖旗句　一百四十八

葉丞相夢鼎宋瀌祐戊申知袁州仁慈廉謹任滿得替士民
攀轅臥轍以留之旗幟甚盛於內綵旗有一聯云闕節一毫
無地入公廉兩字只天知隨從吏人插於歸舟過袁河日大
江中忽大風掣去衆見在空中飛舞卻不知墜何所此豈非
公廉只天知之驗歟

前賢榜語　一百四十九

辛稼軒帥潭日値穀價大穹頗聞富家閉廩而盜賊起辛出
榜云閉糴者籍强糴者斬朱晦庵以爲此八字不可添不可
減眞西山亦帥潭判市戶乞劉船狀云禳災隨俗生事照條
亦然後李肯齋知吉州到任榜云天下道理最大國家條法
甚明以至李樸峰作憲湖南條榜云殺傷鬬毆立見施行刎
縊毒溺斷不受理見者莫不歎服

四留銘　一百五十

王參政伯大號留耕嘗作四留銘於座右云留有餘不盡之
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
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貼於壁間忽一日雲
霧四起霞光照耀失其書所在

六悔銘　一百五十一

寇萊公準嘗作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平時
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
不將息病時悔此眞寡悔之大法宜以爲終身之用矣

座右銘　一百五十二

福建臞軒王邁座右銘曰與其收之於已然不若謹之於未
然與其已愆而後悟不若無可省之愆能依此則終身無過
又宋初有名人作座右銘云避色如避讐避風如避箭莫吃
空心茶少餐中夜飯語雖俚俗亦稍有理幷附此或可爲戒
之一助

神明門

死後爲神

文山爲神 一百五十三

郭元益廬陵人嘗從文山天祥遊亦曾馳驅兵閒元貞丙申居家抱病而死但心胷閒微暖未殮經宿還魂云有黃巾人追至一所若公府見一金裝如王者狀坐於殿上某私問吏卒云殿上官何人答曰卽文丞相也某私喜曰與丞相有舊必蒙周庇因上殿方一揖閒文公曰朋友閒吾豈不能回護汝但數至此奈何汝可回去區畫家事卽來郭如其言與家人敘別分付了當方死

華岳爲閻王 一百五十四

盧陵有歐陽生者平生喜作謔詞見糶米之家米麤且溼作詩云世閒若有雷公賣買箇雷公打殺他一日病被追至冥府見陰司放解榜有黃牛石歐陽德遇義歷歐陽三英名字看畢至一殿宇問左右曰閻王爲誰曰卽世閒華岳子西也忽見一人紫袍金帶坐殿上問云汝在生有口過嘗有買箇雷公打殺他之句雷乃奉行天之威令豈汝能買乎歐答云大王翠微南征集亦有雷霆不劈欺君賊之句卽此意也華笑曰放還放還歐遂蘇密書二歐名字告之鄉人云吾鄉今秋定有好事對衆封記片紙俟揭榜日開後二人果領薦

趙守爲城隍 一百五十五

趙汝澗知澧州咸淳甲戌五月閒忽謂次子崇簽曰生爲太守死作城隍有何不可尉答云何故發此語守曰夜來得一夢耳是月二十九日崇簽於書院諸公在西廳門前閑立有節制司都史蕭漢臣進前聲覆曰昨夜人吏夢見侍郎坐設廳用黃帳設必侍郎有新除召至崇簽閒之色變遂尼其辭繼於上寓聲提刑案處說了此夢謂參賀之際廳上公吏廳下公卒皆已死卒皆披紅抹額聲聽與守契厚聞之不樂六月初二日隨衙文字畢守歸臥片時起浴浴畢又登榻云頭痛至半夜忽又云前日之夢果然恐不免此行崇簽在榻前侍藥聞語遽懼不敢答至五更守忽起坐舉扶之閒已坐逝矣當追客將陳杞鳴鐘至天寧寺正值長老會粥說夢詞迴來夢到州衙客位見廳下有黃抹額一人手持敕黃上書敕付澧州城隍字甚分曉當皁衣接到案前趙知府謂我如何做職事黃衣直上廳曰帝命不可辭知府攜敕入宅堂僧說夢未竟而鳴鐘人至矣合郡之人莫不以爲然通守衆官士民軍將列申臺府爲之建祠立碑云

神靈

九眞廟泉異 一百五十六

潭之湘鄉三五里閒九眞廟背有一巨井其泉極浚洌素異者人有觀泉必須具楮財投井楮財到泉卽沈元貞已未秋有行商七人徑往一觀戲曰聞此泉最靈異人皆以紙錢投之直沈於底未嘗見泉中有紙錢浮將出來衆因而看見有至元鈔一踏黃白紙錢數片浮出水面須臾復沒衆商遂駭亦置楮財投之叩首而去蓋泉有神司之故爾雖然此泉雖

異亦可謂之貪泉也夫

崇福夫人神兵　一百五十七

廣州城南五里有崇福無極夫人廟碧瓦朱甍廟貌雄壯南船往來無不乞靈於此廟之後宮繪畫夫人梳裝之像如鸞鏡鳳釵龍巾象櫛床帳衣服金銀器皿珠玉異寶堆積滿前皆海商所獻各有庫藏收掌凡販海之人能就廟祈筊許以錢本借貸者縱遇風濤而不害獲利亦不貲廟有出納二庫掌之船有遇風險者遙呼告神若有火輪到船旋繞縱險亦不必憂凡過廟禱祈者無不各生敬心宋朝大姨山有强盜擾攘久而不獲捕將入禱事急不暇禱告乃書二句投於帷幄之中而去（壓境妖氛無計掃全憑帷幄授鴻籌）其將引兵前往宿於大姨山之下夜夢一人如今之直符手持一白旗上題曰總領一兵三十萬一心報國效公忠明日其將引兵亟攻兵刃既接忽見雲霧四起隱隱有旗出於巾上有無極夫人報國六字賊見之驚懼奔潰悉爲俺捕（元歸附大元屢嘗忠國護民朝廷累加宣命至今香火尤甚

岳麓寺二聖　一百五十八

衡岳有岳麓寺重新修建金碧輝煌光彩燦人有胡僧雲遊詣寺與寺主言若於東北角上小溪中造一座兜率橋成則類西天矣寺主翌日集大衆題化積年橋成山門下二聖忽現夢於寺主云本寺類西天上界今差火德星君來焚取可急聚大衆南去十里溪橋邊迎之夢覺寺主驚遂集僧衆前去往候自朝至晚無往來者天將昏忽有一道人鬢髮斑白身衣藍縷徐徐然來僧衆見之下拜迎至寺大作齋會待之甚至哀懇之曰此寺緣化修造以十數年之辛勤方能圓就若一旦爲煨燼之場寧不可惜欲望星君特發慈悲姑與原宥道人驚曰貧道安有此僧衆再三哀告不已乃問曰誰與汝說我是火德星君言若明白當與料理寺主不得已直云山門下二聖現夢道人云可打黏紙數十幅一一綵繪本寺殿宇房廊樣式多將紙錢前來燒化庶可消禳僧衆如其教焚訖五更初衆送道人出山門下乃指馬二聖云誰教汝饒舌教汝骨不見肉肉不見骨及送至昨日橋邊雲霧四起道人倏然不見衆回山門則二聖泥土皆落只有木胎寺主再裝塑之越旬日又落至今本寺山門下無金剛二聖也

周將軍賣馬　一百五十九

周將軍乃靈順廟部神宋朝嘗以馬百匹連鞍轡售於江北索價大高買者曰馬有何奇而價如許曰吾馬能行水上試之果然議價定明日再以數百騎來北軍騎之渡江俄頃黑風四起人皆墜水但見蔽江紙馬而已忽現周將軍旗於雲間宋趙制置奏聞於朝封翊應侯誥詞云大起風馬之威指此也

李主觀靈異　一百六十

臨江軍閤皁山李主觀甚靈至夜觀中人滅鐙火不復敢行忽因上元呼匠人周元二於廊下房中閉門造燭籠一更後

忽見兩廊挂起燭籠殿上鐙燭熒煌衣金紫者坐於兩班衆吏環列未幾押趙帥與標來一吏宣讀詞案畢將趙決脊二十押赴酆都收管忽周匠兒咳唾兩廊與殿上鐙盡皆撲滅次日周匠至趙帥幹門首問安否皆云無事又數日帥幹忽發背疽死其帥幹存日往往欺害貧虐故神因周元二而顯其罪惡也

祠山神顯 一百六十一

廣德軍祠山張大帝初發靈時嘗化爲豬以治水故郡人多不食豬自爲諱物郡人事之甚謹戒不食豬肉唐人羅隱名彰天下所至之處鬼神無不爲之譏諷嘗過其廟題詩於壁曰蹋徧天涯路平生不信邪方欲題後二句於俄手如人拽起狀聞人語曰若後二句不佳能折爾手羅悚懼曰如不佳甘照神語手遂如故續題曰祠山張大帝天下鬼神爺宋景定年間太平州城北四里外有行宮極靈富家巨室重新廟宇計用筒瓦數萬口臨時起窰三五所燒造其土瓦盡皆變成青色琉璃結蓋將畢工尚少二百口續行燒造匠者覆以數萬入竈意其變琉璃庶可轉鬻以圖小利及出窰則三百口爲琉璃餘者皆土瓦也

江神通書 一百六十二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王有邵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於敬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杜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投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可八九十座水精牀發函開書曰裕與超威宋劉裕燕慕容超也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溼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著岸敬伯下看之牀乃是一大龜也敬伯死刀子亦失矣世傳杜林下有敬伯冢

江神報事 一百六十三

俞杜潤名掞信上人宋景定辛酉知臨江軍因大水人病涉言江東界有一渡水漲舟覆溺死十八人稍子亦沈死知府善行法差一卒持神符及官牒追江神來問卒畏讋責力懇於水濱忽一白衣老人出云你且去我明日自到官卒歸報至日知府坐廳等候近晚但覺冷風一陣拂人見一人龐眉皓首身著白云十八人死者前世曾結黨爲强盜殺人以一日聚死於水知府曰稍子又何辜老人曰此人正是賊首也知府但知陽間世事不知陰府事皆注定並無差錯

石公待士 一百六十四

衡州安仁縣新渡石公廟素靈至元庚寅秋有士人趁旅邸不及寓宿於石公祠下遂禱於神云旅中困乏冀神指迷神予之夢曰湖北有巨商見在本縣城中足瘡苦甚已出五百千求醫而醫者盡其伎不能效汝往與醫士人云某素不善

醫奈何神曰此商嘗乘船在吾廟前對吾廟尿吾怒之令小鬼以釘刺其脛故爾汝以我殿上香鑪灰與擦其瘡卽愈若如所酬儘可爲旅費卻望隱吾言不然汝所得隨喪而吾之香火亦不隆矣士人俟天明前往彼處如其言用之巨商之瘡隨愈而士人所得如數巨商因此與士人爲刎頸交一日叩其得醫藥之因士人遂直言其所以巨商不平遂於城隍廟拜設水陸齋十筵以訟石公至四筵石公又託夢與士人言當初憫汝之貧故以見告而周急已嘗戒祝毋泄今又言之我亦遭禍而汝所得亦喪設齋至第五筵雷轟其廟而焚之士人亦病喪焉

竈神現身　一百六十五

陰子方爲人至孝又有仁恩適臘日晨炊忽見竈神現於其前子方再每値臘日卽祀之自此大富至其孫女爲后遂得封侯陰氏子孫世世祀竈夫竈者上爲列宿下爲直符在人間爲竈君號曰司命司一家良賤之命記人善惡月晦之日悉奏天曹人欲知敬必須避忌切不可對竈吟詠及哭穢語惡言燒不淨柴禁厭穢物免至觸犯亦不可用竈火燒香謂之失龍屎玄元道君曰奉吾道者醮祭家竈及祠拜先亡外不得淫祀他鬼又天師門下科令曰祀竈當用社日可以謝過能爲人轉禍爲福除死定生凡有感祈感應如響家有竈神宜知敬懼

魯般造石橋　一百六十六

趙州城南有石橋一座乃魯般所造極堅固意謂古今無第二手矣忽其州有神姓張騎驢而過橋張神笑曰此橋石堅而柱壯如我過能無震動乎於是登橋而橋搖動若傾狀魯般在下以兩手托定而堅壯如故至今橋上則有張神所乘驢之頭尾及四足痕橋下則有魯般兩手痕此古老相傳他文未載故及之

井神現身　一百六十七

吳湛居臨荆溪有一泉極清澈衆人賴之湛爲竹籬遮護不令穢入一日吳於泉側得一白螺歸置之甕中每自外歸則廚中飲食已辦心大驚異一日竊窺乃一女子自螺中而出手自操刀吳急趨之女子大窘不容歸殺實告吳曰吾乃泉神以君敬護泉源且知君鰥居命爲君操饌君食吾饌當得道矣言訖不見

家神送物　一百六十八

信州永豐石井張稅院者家事家神甚謹■家神者祖先也■薄有貲產後因破蕩家人朝夕禱之以冀陰相一日將暮忽見一嫗攜一小竹合子直入置家堂中凡案上急出迎之亦不見矣但贍家堂中所畫先世祖婆者如之家人疑異留不啟視經宿啟視皆黃白之物張嚮之治產因此貲產甲於族蓋嫗者祖婆也夫祖宗英靈毋有不陰相子孫惜人未之知但朝夕奉祀淫鬼指爲神明爲他人祀祖宗謂可徼福反以本生祖宗置之度外歲時不祭墳墓不登雖有子孫絕嗣

何異儒能移武淫鬼之心敬事祖宗非惟如張氏之獲報而天地神明亦加垂佑焉

女神報夢 一百六十九

宋丞相江古心微時與二三友閒行至一廟乃男子身次至一廟乃女神也古心與諸友戲以男子神舁至女神廟去送來入贅是夜古心夢女神斂袵而啟曰兒乃貞潔之神奉命血食斯土請舁男神歸廟毋污我大節公異日當揆故來稟覆其三人隨從公者亦略加譴矣次日會諸友方欲話及各言夜夢女神面責公遂隱而不言舁男神歸廟後公果登相位而諸友皆患重病幸而免死

神作人言 一百七十

宋朝淳之屬縣有典押張氏者伐神廟木豎一居稍壯搆架已畢但未粉飾張與其眷屬入內觀看常有人應答如喚茶則曰茶來如索酒則曰酒來不見有人但聞有聲眾謂此必廟神來取木而陰據此屋若先得官員福氣鎮壓然後徐徐遷入爲好適有趙主簿赴任未入官舍先寓數日則其聲頓失張遂遷入屋忽又聞有云你令官員嚇我候過獄中來與你相會自爾寂然越一年餘張爲上司專人追呼存置司於獄一日死而徧身青黑委官究問則其僕供云早辰送飯乃煮一鰻鯉來與押才喫未久求臥而死其嫂曾云鰻鯉魚頭可以醫瘵今此頭尚存索至看驗魚乃四目其眷屬自知此必廟神爲祟以戕其性命甘願息訟信知四目魚能殺人者也

興文杖士 一百七十一

南昌李知縣遷先聖殿於縣南舁夫子像而不能動從人多亦如之有一士在側曰夫是謂仲尼李宰怒正色責之至夜士人忽夢被二黃衣使攝至一所有小殿廡扁額曰興文少頃一人坐中曰汝爲士人讀先聖之書豈當戲言侮慢先聖命左右決杖二十朔罷爲儒及覺如癡自後不識一字今世之人好引聖語之言爲戲亦當以爲戒

和合之神 一百七十二

萬回哥哥蓬頭面帶美容左手擊鼓右手執棒杭州市肆買賣及居民之家無不奉祀一飯必祭云是和合之神奉祀之可以使人在萬里之外亦能回來買賣經營禱之無不應驗故名萬回龍興鐵柱觀側武當山觀內亦奉祀之

雷神分田 一百七十三

廬陵之西七十里有田約十五六畝其形如斧兄弟議分左右只是不等紛爭不已遂訟之官越一二年亦無結斷一日黑雲四起霹靂一聲而田中如犂畫一條自上而下畝角尺寸甚均然後田主兄弟爭訟貽息至今此處名雷公田固知土幾何而土關造化人亦可自警矣

神救產蛇 一百七十四

建寧府徐清叟子婦懷孕十有七月不產舉家憂懼忽一婦人踵門自言姓陳專醫難產徐喜留之以事告陳婦曰此易

耳分徐別治有樓之室樓中心鑿一竅樓下周圍用板釘壁
置產婦於樓陳婦同居焉陳令備數僕持杖樓下候有物墮
地即箠死之陳婦以產婦吹呵按摩但見產一小蛇長尺餘
自竅而下羣僕箠殺之產婦平安全家舉手相慶重以禮物
謝之俱不受但需手帕一事令其親書徐某贈救產陳氏數
字陳曰某居福州古田縣某處左右鄰某人異日若蒙清門
萬幸辭別出門忽已不見心常疑異之後徐知福州議其事
遣人尋訪所居鄰舍云此閉止有陳夫人廟常化身於世救
治難產細視之則徐所題之手帕懸於像前人歸以報徐爲
請於朝增加封號宏其廟宇凡有祈求男嗣及婦人難產禱
之立應至今香火尤盛

神異

黎岳祈雨 一百七十五

史宇之以大觀文殿學士判建寧府值天時亢旱郡有神靈
於黎岳一日禱於祠曰神爲血食此土之神某奉君命守土
之臣斯郡久旱苗稼將枯神不降雨我心何安今釃酒二神
飲其一某飲其一若神降甘澍保奏朝廷厚其封贈其或不
雨毀像焚廟史公舉杯一飲而神前杯酒已竭矣甫出門陰
雲四合雨即霧霈與萍俱下水已帶土氣雨止西河之水已
竭乃知神運河之水以爲雨也

廟神娶婦 一百七十六

浦城有護國廟大王極靈神像雄美邑人劉氏有兩女一日
謁廟長女有顧與王爲偶之意夜歸女夢神遣二直符齎金
帛授劉氏幷籌從來迎請歸廟夢覺已告其父方怪其事女
忽無病而卒次早謁廟見宮中王者木泥塑中坐已移於左
厥父以女夢祈筊於神遂塑其女於右作夫人

廟神化虎 一百七十七

至元癸巳袁州能嶺村落間路旁有小店惟一老婦同一子
居之每夜二更餘有一虎蹲坐於舂堂之上忽一晚有軍三
四人來投宿婦以虎御之眾軍曰我有鎗刀弓箭不怕他乃
共宿一房至中夜月明老婦曰虎來矣眾軍於窗內竊視之
果爾遂連施數箭虎帶箭而去明日眾軍與老婦共隨血路
而尋其蹤乃在一廟判官身上拔箭而擊碎之腹中尚有猪

犬毛口角尚有血存自此虎不復有矣

彈打神烏 一百七十八

清溪小姑乃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六穀樹扶疏蔭映有烏常
產育於樹有謝慶者挾彈彈殺數十枚即覺精神若有所喪
至夜夢一女衣裳楚楚怒色而至責曰烏我所養何以見侵
限十日以汝償之次早往廟告謝不許旬日而卒

神譴樂人 一百七十九

奉高縣東嶽廟甚嚴年例以三月二十八日市民慶賀岳帝
壽辰舊例酌獻第四盞例是樂奏萬年歡至元戊寅樂人葛
壽心思是年荒歉既無人主事又無祗侍遂只奏商調小曲
後萬壽夢被黃衣吏攝至岳廟清源眞君殿下眞君問曰前

日嶽帝生日酌獻你如何第四盞只奏小曲萬壽竟無辭以應冥君判云決脊杖二十連病三年押赴海外鬼洞收管次日果背發一疽其大如椀連緜三歲而死

泥行者買栗 一百八十

龍泉無垢院泗州佛迹靈每黃昏時有行者將鉢盂錫杖行歌於市曰家化一文人莫知其爲何寺之行者忽一夜濟川橋頭有炒栗鋪賣孤鐙猶存行者持鉢買栗躡其後追之見歸無垢其人曰院只一僧安有此行者次早往觀見木乂行者鉢盂中有栗數枚方知之此機一泄不復出矣

廟鬼奪人扇 一百八十一

范魯公質未顯時坐封正茶肆手持扇偶題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忽有一怪陋人前揖曰世之酷吏冤抑何止如大暑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而去公憫然莫測後數日過一廟見一土木短鬼狀貌酷類茶肆中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後致大用首建議詳定刑統

神醫

神醫骨鯁 一百八十二

鄱陽汪友良因食辣蹶誤吞骨如指大鯁於喉閒累日不下雖咳唾亦痛但略通湯飲家人絕憂之於昏睡次覩一朱衣來告曰聞汝苦骨吾有一藥唯南鵬砂最妙覺而索砂一小塊淨洗含化纔食頃脫然如失此殆神明陰授以方濟人云

神授鍼法 一百八十三

了齋陳忠肅公瓘謫合浦貧困乏絕一日晝寢夢神人來問何以度日了齋曰正有朝夕之憂神人曰天帝以汝忠直故遣來授汝鍼法以救合浦之人且可自給陳了齋甫拜受教神就其身指示曰某病鍼此某病鍼此既覺紅斑滿體急起錄之在合浦累年賴此以給衣食後其家皆能用鍼其效如神

神醫爛足 一百八十四

南豐市民嚴黃七兩足生瘡臭穢潰爛衆皆驅逐不容逃出貨角器於村野而旅邸又不容至京潛投宿於五夫人祠下夜半遭黃衣吏逐之曰何人敢以腐穢腳觸污此閒謝曰不幸纏惡疾無處見容冒死來此紛拏次夫人抗聲令勿逐且呼使前曰吾授汝妙方用漏藍子一枚生乾爲末入膩粉少許井水調塗立效嚴拜謝依而治之頓愈

怪異門

人異

卵生男子 一百八十五

高麗之先夫餘王嘗得河泊女因閉於室爲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五升大有一男子破殼而生名曰朱蒙徐州地理志徐君宮人娠而生卵卵破兒生長而仁智襲君徐國生時偃故名偃王

肉中有雀 一百八十六

金州防禦使崔堯封有甥李言吉左目上瞼忽癢而生一小

瘡漸大長如鴨卵其根如弦嘗歷其目不能開堯封每思之他日飲之酒令大醉遂剖去之言吉不知覺也贅既破中有黃雀鳴噪而去

皮中有蛇 一百八十七

華佗別傳曰瑯琊有女子右股上有瘡癢而不痛愈而復作佗曰當得稻穗色犬擊馬頓走出五十里斷頭取血塗瘡處方可乃從之須臾有蛇在皮中動以鐵鍼橫引出長三尺許七日頓愈

肉有棊鍼 一百八十八

昔處士蒯亮言其所知額角患瘤醫爲剖之得一黑石棋子巨斧擊之終不能缺復有足脛生瘤者因至親戚處爲猘犬所齕正齧其瘤其中得鍼百餘枚皆可用疾亦愈

肉瘤有蟲 一百八十九

浮梁李生得背癢疾隱起如覆盂無所痛苦唯癢不可忍飲食日以削無有識爲何病醫者秦德立見之曰此蟲瘤也吾能治之矣取藥其上又塗一緜帶繞其圍經夕瘤破出蟲斗許皆蠶蠕能行動卽日體輕但一小竅如箸端不合時時蟲涌出不勝計竟死

病噎吐蛇 一百九十

華佗行道見一人病噎嗜食而不能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旁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瘥卽如佗言立吐蛇一條懸之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佗家小兒戲門前迎見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公也疾者前入佗壁見懸此蛇以十數

人怪

人變虎 一百九十一

虢州王城縣黑魚谷王用業燒炭於谷中有水方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游於水上用伐木饑困遂宰一食之其弟驚曰此魚乃谷中靈物兄奈何殺之有頃其妻餉之用運斤不已久乃轉而妻覺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脫衣號躍變爲虎焉徑入山時殺麞鹿夜擲於家如此二年一日昏暮叩門自鳴曰我王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爲虎三年矣何鬼假吾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冥官謫爲虎因傷人又笞予一百得復人身汝視予無疑也弟喜遽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爲村人格殺之其妻屬驗其身有黑志信王用也但首未變爾

婦變貍驢 一百九十二

濟寧府肥城縣管下張婆兒夫早沒與子張驢兒同活此人日則守筐緝麻夜則變作貍徧去偷喫人家小孩兒所失者十有八九一日又變作白驢食人麥苗被麥主捉獲鎖項拽磨極其鞭打既放得歸呻吟而臥其子問之具以狀告被人打死甚可怪也

楊女豬身 一百九十三

濟寧府肥城縣街北楊家有女三姐顏色甚美善歌唱手足

俱是豬形不能行步每用脚挾梳箱嘗炊頭喫飯皆不令人見無與爲偶其兄楊大郎遂從生男春兒女連兒卽今男死女在此婦八十餘歲客官每至隱而不出百計求一識而甚難至元甲午年方沒

佛怪

聖佛生子　一百九十四

南海諸蕃國皆敬聖佛其聖佛出世在眞臘國古里婆城有佛者女子也有夫渡海而化爲龍王所蕩乃謂龍王曰使我登岸當歲生一子以奉龍王暨海神送其舟於古里婆城乃顯神異人有輕慢必降禍焉人有祈求必赴感焉人有自欺於前必報驗焉南蕃皆敬事之凡相爭者必詣廟質於聖佛前曲者不敢往也南蕃所居皆茅廬惟聖佛廟貌甚嚴黃金飾像四軀爲四殿蓋一佛而三夫也女巫最多皆謂之夷婆廟多鼓樂血食無虛日每歲正月十三日設蘆於廟前積禾於中請聖佛出廟而焚禾以祭十四日聖佛生子乃忽有一圓石自聖佛身躍出二十日夜舉國人民不寢以聽佛之生子明日國人皆奉珍寶犀象獻佛而迎其所生子舟載而投諸海以奉龍王云德祐乙亥乃雙生二石六合之外妖祥怪誕愈多如此

物怪

融州魍魎　一百九十五

濂熙乙未正月旦日魍魎見於融州融水縣治有人之影無人之形裸死而披髮者無萬數有一手力持紙錢焚之影竟赴火又復散亂有頃乃沒是日城外有神廟忽煙火自地中直出衝天經日而滅一郡大驚

古器爲怪　一百九十六

姚康家夜宿邢君牙廢宅遙見三人入廊房內賦詩一人細長面黑吟曰昔日炎炎徒自知今無烽竈欲何爲可憐長柄今無用曾見人人未下時一人細長面黃創孔吟曰當時得意氣塡心一曲君前直萬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風來自學龍吟又一人肥短鬢髮散亂吟曰頭焦鬢禿但心存力盡塵埃不復論莫笑今來同腐草曾經終日埽柴門吟罷忽然不見姚怪之不語天明尋之見鐵銚一柄破笛一管禿埽黍穰帚而已

木鐙檠怪　一百九十七

甘渡巡把宋潛招趙當訓其子弟靜夜趙獨坐觀書忽見美婦人立鐙下喝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低迷羅箔風泣背西窗雨遂滅鐙趨趙就寢曰妾本東方人嚮身於彭城郎今郎觀光上國妾豈可孤眠暗室趙納之天明而往夜則又來就趙齋生怪之具告其父潛往觀之趙大呼遂以手抱之甚細視之乃一木鐙檠焚之其怪遂滅

泥孩兒怪　一百九十八

臨安風俗嬉遊湖上者相尙多買平江泥孩兒仍與鄰家謂之土宜像院西有一民家女因得歷被孩兒歸置於牀屏綵

橋之上玩弄愛惜無厭一日午睡忽聞有人歌詩云繡被長年勞轉展香幃還許暫假隨及覺不見有人是夕中夜睡微醒復聞有歌前詩句驚覺月影朦朧見一少年侵步帳西女子驚起進而撫之曰毋恐我所居去此不遠慕子之久神魂到此不待啟關而入起視扃鑰如故女知其神不得已與之合焉正當風清月白之時此子時復而來因遺金環女密投箱篋中數日見金環實土爲之女心大驚忽見壓被孩兒左臂上金環不存知此爲怪遂碎而投諸河其怪遂絕

鬼怪

鬼仙號月 一百九十九

醴泉尉崔汾中兄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於庭際疏曠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聞南垣土動窸窸崔生意其蛇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丰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綃桂翹翠豔冶絕世有從者具香焚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閤警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禮敢此麤率復厲聲曰此處有地界無欲有二人長才三尺巨首俯身唯伏其前道士頤指崔生所止曰此人有何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一餉間崔先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捽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告曰幽冥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綆也遂釣出於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悉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訝仙官無故而至非有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生病如中惡五六日方瘥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紙隙見亡兄以帛拂脣如損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邪就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慰忽就翦誤傷下脣旁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年猶負此苦

鬼仙謁相 二百

宋朝有宰相出鎮福州道經武夷設醮於沖佑觀中徘徊數日一夕風清月白丞相未寢因緩步廊廡間須臾異香忽至有人歌聲遽發聽之乃首詩曰我公報國下車年業富功成好退閒黃閣有人調漢鼎紫芝無客采商山各知將相旌旄外便是神仙洞府閒尋取子房歸去路赤松門卻不曾關丞相即而問之見女童數輩擁一女金纓玉佩當面指曰適所歌詩丞相聞之否丞相方欲詢問忽已不見自是有退休之意進章乞老朝廷已允其請

鬼妓勸酒 二百一

昔有一士人登第赴公宴及飲酒坐上一妓絕色獻杯未嘗見手衆怪之有客被酒戲之曰勿六指乎乃强牽其妓隨所牽而倒乃一副枯骨也未幾士人得差遣後即死

鬼開典庫 二百二

宋咸淳年間磁石村人有一小樓爲鬼怪所據現形其上有

首毛身自稱老叔常與人交關典質衣服器皿皆典所典者銅錢人於樓下呼之曰老叔則應聲而立於樓前將質物擲去錢卽擲下取典亦然習以爲常如此數年忽有一道人雲游至彼聞其怪異乃於樓下擲以法印拋上但聞雷震一聲其怪遂滅

鬼飲譙樓 二百三

岳侍郎珂武穆之孫知嘉興府譙樓數夜更鼓不鳴責問直更者曰每夜一更時分有五人到樓飲酒皆金銀器皿羅列珍味稱係侍郎親眷所以不敢打更太守分付謂今晚再來當密通報是夜太守坐清香樓命提控官兩人攜府印來前擇精兵二十人各執器械在樓下伺候中夜直更者果來報謂正在譙樓飲酒守令提控攜印而前曰知嘉興府岳侍郎請相見其五人者卽爲驚散守據中坐取視器皿皆眞金銀器判付公使庫公用邪魅遂息

鬼偷饅頭 二百四

永嘉項家爲邪神所據時有一物人形而蓬首出沒其家自呼曰大公項以爲常不爲怪異凡有所求只於廚間呼大公物則隨至項妻有孕思齋饅頭食遂叫大公一聲至二更餘捧一層蒸饅頭而來蒸氣尙暖越數日人傳七尺渡頭人家設水陸齋失了饅頭一層後項婦生一子如冬瓜狀無眉目但有口能乳方欲溺之忽聞大公空中作聲曰子不可溺權以乳哺當有以謝喻兩月項婦方抱子在牀忽大公寘白金二笏於牀奪抱此子而去後其怪亦息

鬼扣醫門 二百五

昔京庠有士友數人步月夜行見有小廝持紅紗籠前導一婦人冉冉後隨士友疑其暮夜獨行之異跡而視之至眾安橋左側扣內醫張防禦門謁藥張啟戶視之卽掩門不納次扣李提點鋪李出視延入遂爲診脈士友俟久不出默識兩醫之門而歸次早訪張防禦曰暮夜獨行必非良家子女所以卻之次過李鋪聞其家有哀哭聲問之則曰昨夜一婦女扣門謁藥去後中風而卒方知鬼化爲婦扣門求藥豈非李見其美麗動興而致然爾

鬼手入窗 二百六

馬少保公亮少時臨窗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櫺窗穿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雌黃水大書花押窗外大呼速爲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求爲滌去愈急公不之顧將曉哀鳴而手不能縮耳曰公將大賣姑以試公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溫嶠然犀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花押手方縮去視之亦無所見

鬼求鍼灸 二百七

徐熙爲射陽令少善醫方名聞海內嘗夜聞有鬼呻吟聲甚淒苦徐曰汝是鬼何所需俄聞答曰姓斛名斯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而疼痛不可忍聞君善鍼願相救濟徐曰汝是鬼而無形何厝治鬼曰君但縛芻爲人宗孔穴鍼之徐如

其言爲鍼腰四處又鍼肩三處設祭而薤之明日一人來謝曰蒙君醫療復爲設齋病除饑解感惠甚深忽然不見

鬼動絲竹 二百八

趙通判瑀夫倅潭州在任兩月一夕同僚會飲歸夜半聞隔牆有管絃絲竹之聲趙怪之問左右乃曰隔牆乃是舊宅院花園凡遇陰雨鼓樂交作非陽世之音樂也曾不踰時趙倅一寵暴亡臨斂棺時寵屍忽躍起而坐札脚吐舌長三四寸咬血淋漓須臾偃逝庭外絲竹之音響亮非常比時乃知皆此暴亡之鬼也

鬼助伐木 二百九

木匠李監嘗爲人入山造木料架屋一日午見一人身長而

貌醜偏體雕質突如其前李方伐木彼亦用斤問其姓名則自稱曰花博士李心驚悸以爲山之精怪旁顧無人卽呼所事之神數聲其人躍然而興曰爾旣疑我難以爲助長嘯攀樹而去

鬼報冒頭 二百十

宋汪玉山知貢舉將就道有一布衣友極相得甚念之乃書約其胥會於富陽一蕭寺中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日某此行或典貢舉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愿其友感喜玉山旣知貢舉探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人玉山終疑之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冒子中三古字之故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初來就宿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見室內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此年久杳無骨肉來葬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頃場冒子中用三古字必高中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往寺葬其女矣玉山驚歎雖功名富貴信有定分而玉山萌一私心出一言於其友昏夜暗室人所不知鬼神先知之矣

鬼雪子冤 二百十一

宋咸淳甲戌吉州趙師標任京湖憲司檢法官一夕獨然鐙

在閒室中書擬黃其姓者身死事方疑貳閒忽聞窗外有似老嫗聲持一紙在隙間而進視之寫云我兒委被藍某殺死分屍作兩段一在草潭內一在岸上得彭某用土掩藏至今尚在今所檢之屍生鬚者乃是趙百七屍身我兒無鬚更無皁衫也看畢字跡卽滅趙大驚次日稟使長力平反此事追行凶人藍其姓者出官一一伏罪就刑

死僕賣鵝 二百十二

安慶府李家有僕胡百五已死數年一日如京於街上見賣炙鵝者似之呼而問曰某實鬼也本未當死魂無歸附未免混凡詰其所賣之物曰卽世間物每日就鋪家行販來所用之錢卽世間錢也詰其止宿之地曰夜則泊於街旁肉案上

巡更軍吏皆不得見經紀買賣如某輩甚多固鬼也以是見湖海之內人鬼混淆持指示數人皆不識耳

死鬼饗餐 二百十三

溫州張莊與男萬二往地名吳公源幹事適寒食日暮奔歸回至嶺後神堂外見三人坐於檻內曰去年清明人得三杯酒今年三人共得一杯酒若有不滿之歎忽一老人問曰爾既得酒何必嗟吁其人曰吾輩枵腹闇有人祭祀惟恐不及或衝去分酒一杯吾眉可舒吾腹可實今既無酒可醉無食可飽難以歸語妻子所以重不足也老人笑曰死鬼尚饗餐而況於人乎言未竟張萬二直衝前去數人遂舉身攢入地中惟一老人尚在問之所語者何人曰是教村館鬼也方欲

辨問老人姓氏倏爾不見張莊父子驚駭奔走歸家萬二即病死張莊後亦自縊而死

死屍鼓舞 二百十四

河東有一村民妻新死未殮日暮其家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亦微動少焉樂聲入房如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漸出屍倒旋出門隨樂聲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不敢尋逐將夜村民方歸知之乃持杖逐至一墓林約五六里復聞樂聲在一柏林上及近樹之下有火熒然屍方舞矣村民持杖擊屍倒地樂聲亦住遂負屍而返

死魂歸家 二百十五

至元壬午秋趙若涑妻陳氏病卒越二旬其姪陳紘來懸宿於書館內隔房乃趙母陳氏柩在焉忽中夜聞柩間有人語聲良久莫辨未幾忽拍桌兩下厲聲曰女兒我自也沒奈何你又來相攪陳大恐明燭啟鍋寂無所見供養桌上皆塵埃視之有二掌痕獨新次日午果趙之適女訃音至始知昨夕之聲魂已先知矣

死婦迷人 二百十六

癸酉湖北憲青陽夢炎任內民間有一婦人稍有姿色戕夫而有別志獄成棄市臨刑時有少年醫生見云我得此人為妻足矣可惜可惜生自此如醉常對此婦人嬉笑其父訴法師治之牒城隍拘其魂判云生戕其夫已遭王法死復害人當寘天刑甚矣後生妄起邪心者當以為戒

妖物投胎 二百十七

吉州周益公嘗倚樓眺後圃見園子妻浴衣荷池俄風雷盛作黑氣一陣投其身而沒益公意為時氣明日必病後卒無他越十年雷擊其女益公問天慶道士辨雷篆道士曰三世觸犯天地益公謬之曰某尚不保三世為人若能三世為人必有功行雷豈能擊之哉必他有可怪處遂呼園子妻問之曰爾亦何罪為雷所擊對曰吾十年前因浣衣荷池有黑氣入口[illegible]有娠遂生此女機警異常卻無他罪益公曰然矣是必妖物投胎為人故雷擊之也

女死變蛇 二百十八

臨川民家生一女甚慧黠年十三死瘞於流臺白塔之側數

日有白蓮花生於墳上似大菌蒂長尺許衆神稱之曰佛女墳有一士人過之言於衆曰下必有怪物急宜掘視衆掘之剖棺見一巨蟒在衣衿上不復有女子矣惑遂解其母云孕此女時寢夢閒屢見巨蟒來觸幃帳呼鐙視之寂無所有今方知是怪物也

疑心生鬼 二百十九

建寧府西鎮萬安驛前有林二四者以賣醯藏爲活每日荷擔往城生活必須由刑人法場經過林二四每有懼心則肆習以自壯一日昏黑來歸行到場中背後有一人接踵而至與林爲伴談閒因問爾林二四爾居常暮夜過此能不怕鬼否林二四答云我人彼鬼吾何懼哉卒然遇之吾有刀耳其人曰爾雖不畏我甚畏之又再三問曰我得爾爲伴萬一遇鬼當如之何林堅以不怕他爲辭詰之至再後一人曰爾道不怕鬼試回頭看我如何林二四回頭則一無頭人也忙將擔撇了驚走回家病月餘可徒愈豈非疑心有以召鬼之侮乎

髑髏爲怪 二百二十

奉天縣國盛村百姓姓劉病狂發時亂走不避井塹其家爲迎禁咒人侯公敏治之公敏才至劉忽起曰我暫出不假爾活因杖薪擔至田中担而運擔狀若擊物良久而返乃曰我病已矣適打一鬼頭落薅於田中兄弟及咒者猶以爲狂遂同往觀之劉掘出一髑髏戴髮十餘莖其病頓愈

瘟鬼擊夫 二百二十一

永嘉李老臥病於牀忽爾而逝經一日復甦語妻子曰病牀方昏踣中見數人突來驅之荷擔即隨而去沿路神祠有驅逐出界者又有津遣之者至地名李家源吳家有一白鬚老人歡迎其坐具以合家口數目呈之內一人會授龍虎山祕籙其人閱畢就葫蘆內取藥丸計十數以付老人曰除授籙人外皆俾服之時值家炊方熟團藥就食老人以藥丸逐分而俄須臾人皆頭痛寒熱不禁獨遣授籙者無恙徧請師巫就治所供養食物悉爲奪食病不能退再投請五雷法師請符救治少頃有神吏數騎奔至將各人禽去獨分揀出我係拏來挑擔之人遂得放歸

廁鬼迷人 二百二十二

杭州北關門外廁舍常有人死屍溺於溷池莫曉其由一日鄰舍見數人衣冠楚楚入廁久之不出殊切怪之再後又有往者亦久不出遂跡其後視之則前數人死於溷池後入者亦墮其中但未死耳急行拯救久之始能言曰旦上有人持簡相招赴宴但見亭館高潔鼓樂喧闐即不知爲廁舍也鄰爲告官拆除其後祟方絕

倀鬼引虎 二百二十三

昔有處士馬拯馬沾相會於南嶽衡山曉宿一庵見一老僧古貌龐眉揖見甚喜僧乃倩馬之僕持錢往山下市少鹽酪僧亦尾其後久而不歸須臾馬沾至乃云在路逢一虎食人

方畢即脫斑衣而衣禪衲拯詰虎食之人服色乃知己之僕也沾指示曰食僕之虎乃此僧也僧口吻尚有餘血二人相顧駭懼夜不安枕極力撐住房門終夜默禱南岳之神忽聞空中有人吟詩曰寅人且入欄中水午子須分艮畔金若教特進重張弩過後將軍必損心次早啟戶見外邊有一古井甚深乃佯設計謂井中有一怪物拉僧看視極力推僧墮井尋以巨石壓上回入庵內見佛案上有白金四定二人相與分攜急趨以歸至半山遇一獵者張機於道旁而居於棚上謂二人曰山下尚遠羣虎方暴且止於棚毋自輕往二人方攀緣上棚忽見數十人或僧或道或男或女歌吟戲舞而至機所號泣大罵曰早上二賊害我禪和今又有人敢張機害我將軍盡發弩機而去二人嗟訝因問獵者彼眾何人也獵曰此倀鬼也昔為虎食既以為鬼遂為虎之役使其前導再問張弩人姓名則牛進也方悟詩中特進重張弩之句遂令牛進再張伏弩方畢有一大虎咆哮而至觸其機箭貫心而斃眾倀鬼奔走卻回俯伏虎前號泣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也二人者乃厲聲叱之曰汝等倀鬼無知生為虎食殞身傷命乃汝大仇今復受役以為前導幸虎之斃又從而號泣盡哀豈非大惡眾鬼大悟相與捨去

殯柩受役 二百二十四

江陵府有沈察推者到任一年感時氣而死遺孤始十歲未克扶柩歸葬因權厝城外水陸寺凡十餘年其子與親戚始能取柩歸鄉是夜見夢於其子曰我自旅殯此寺即為伽藍神驅役至今未得生路幸得歸掩眞宅神魂始得自如而轉生有期矣

又臨安府有宋朝時相夫人終於相府未獲歸葬權厝城外普濟寺忽見夢於其門人云為我語家人日夕苦於伽藍神之役得速歸葬則免此矣門人曰以夫人而見役何也夫人曰我生享國封不為不貴而死亦鬼耳況以遺骸滓穢淨界得不獲罪而姑役使之亦幸矣二事相去數千里符合如一不可不以為戒也

精怪門

水族

蛟母寄卵 二百二十五

有顏承局者歸自峽州江濱見一老嫗致二十卷託攜五鵝子投於潭州壽星觀天井水中辭甚勤懇顏思曰既受其餽若途間損所寄之物是不仁也遂熟之至潭如其言投之井忽一道人攜劍止之碎之則卵內皆如蜥蜴狀純青色顏立化後眾塑其像於城隍廟切意寄卵者蛟母也道人者許旌陽也顏不熟之而歸則長沙之民其魚乎廟食宜也

白鱔化蛟 二百二十六

宋寶祐丁巳夏邵武軍管下市中有開食店者因買魚得一白鱔始則甚小極愛惜之每日飼以餅餌之屬逐日長大遂放十字街巨井中越一年忽一日井內有火燄兩條射出井

外眾窺之乃自白鱔兩目中來而其身已如巨木矣因此陰雨不止天氣昏黑白鱔自井騰空而去井水迸漲四郊洪水湊至棟宇俱沒有人避水於高樓者皆聞空中有人喝云滿也未如是者三其時罹水厄死者甚眾

狐虎

狐精嫁女 二百二十七

浦城縣橫歷村忽有一白服道人到一人家稱為官司追併所苦欲挈家逃避特來販投主人且問有幾家眷主人謂夫妻三子曾娶否曰未娶道人謂有三女願妻之令似主喜而納之須臾道人偕妻與三女俱來兼有從者數人麥擔且納是夜便合婚主謂必擇日留四宵雞魚烹盡鄰人亦具酒禮

主人一日約陰陽師來擇選安牀尚見五人共坐於牀其人帶一犬來方入門主人令請道人夫妻并三女出來相見方開門寂無一人惟有五擔妻以告夫夫不之信夫往觀之果如所言陰陽師看其擔皆是以黃竹篾縛槎葉雨繖則是荷葉方知為狐入屋鄰人聚犬逐之見一老狐正睡為犬所斃未幾家長卒家道替矣

狐稱鬼公 二百二十八

浦城縣西鄉有神通靈事多驗自稱鬼公至數十年遠近爭趨之忽有萬屠以敦豬為業肩持小網過一山拘有孤墮其中俄為人言曰我乃西鄉鬼公冀全性命當厚為報屠遂放逸次夜鐙時以兩雞及官會五百千拋入其家不踰數日又入虞人之手復哀告曰我昔為萬屠所得彼既放我已有厚謝我若復活當重報汝人不之信寘之死地後數日羣狐繞屋尋索曾不移時有一狐火焚其屋而去

狐戀亡人 二百二十九

陳承務家貧無取資獨處小室曾見一村婦有色心常思慕一夕婦忽至榻前曰吾心欲與子合久矣奈屋內人稠不能出入今皆他出特來相訪陳喜與合情意稠密莫知其為人鬼也朝暮往來面色黃瘁感疾而卒及其死也為治喪事但見老狐扶頭坐於陳喪之側嗚嗚聲有悲哀之狀舉棺就火婦亦隨之至火滅方不見其蹤影

狐精媚人 二百三十

宋咸淳乙丑溫州季公喜投充胡家僕一日胡令往宏山庵幹事路逢女子妖嬈顧盼動心遂為所惑夜宿門房女子忽然在前相得甚歡是夜同寢自後暮來朝往殆無虛日不悟為妖一日歸臥房則婦已在彼攜雜肉以餉仍取首飾釵梳花朵之類用紫帕包裹留寘牀頭公喜形體黃瘦不知為妖魅所惑且自誇謂有奇遇胡家怪而詰問所以公喜不能隱出示手帕包袱首飾等物人皆見其為紫色茄柯包野菊花枯枝敗葉之屬獨公喜珍之遂投請法官行持救治追攝祟婦乃知一狐精為怪斷治後無事

剝皮狐狸 二百三十一

成都府萬景樓士大夫燕集多以畫樓有祟夜宿者死一日

有三四少年賭戲於樓下笑曰誰敢宿此樓上翌日衆當掠錢餽之中有一貧少年云我富宿此天將暮衆散貧少年留獨登其上緣梁棲泊二更時陰風淅淅入窗劃開貧少年疑曰此必祟至矣未幾見一大狐狸來坐於椅上左拔一毛一鐙光一了鬟出右拔一毛亦然向尾拔一毛竟成美婦人自脫皮爲衣貼坐二了鬟執鐙相與下樓往往入市迷惑男子貧少年伺其去下梁攜皮再上踞梁而坐觀其所爲四更中只婦人回尋皮不見跳梁久之哭聲哀甚樓闊不見梁上之人鐘響婦人哭曰天敗我遂墜樓下天明衆人來貧少年告之故衆往樓下尋者乃一剝皮狐狸事聞郡太守以其能爲衆除害賞千緡幷牒充巡檢

妖狐陳狀 二百三十二

安成周居安少年登科初任江陵松滋簿尉之任未數月乃父周宏伯夜夢所事佑聖眞武告之曰汝子初仕少年來日有妖狐化作七婦人告狀以惑汝子可治之翌早洪伯以所夢告其子居安待旦視事先已約束兵使在衙待其來矣方判事間忽有婦女七人來陳狀詞簿尉判事自若未幾喧嘩之甚遂喝兵使縛之枷鎖入獄已失其二五人盡變爲狐卻云不可殺我殺我不祥簿尉不答竟杖死之以其事申府時別參政之傑判江陵得申狀極喜尋檄周簿尉過本府稟儀周之父子當被檄之時不无驚訝疑有異故及至別參政見之乃云足下少年登科與某登科年相若也某之初任亦有妖狐化婦而來者當卽殺之君殺之甚宜遂檄爲椽屬尉捧檄啟行之時具冠裳辭家廟忽見前所走之老狐踞坐公廳云公殺我五人本合殺公以去富貴方遠必公家取五人之命尉怒以所執手版擊之老狐隨斃二年之內二弟死二妹死其父死或者妖狐之報也吁夫人死生有命豈妖狐所能奪也第偶然爾居安後得七秩南雄而終

虎謝老娘 二百三十三

至元甲申溫州城外有老娘姓吳夜二更有荷轎者立於門首敲門曰請老娘收生老娘開門喜而入轎但見輿夫二人行步甚速雖荆棘亦不顧也到一所屋宇高敞鐙燭明麗一女子坐蓐老娘與之收生得一男子洗畢而歸到家夜已中矣其家問之老娘如夢亦不知爲何人之家忽見二虎咆哮於門驚甚次日開門見籬上有豬肉一邊牛肉一脚左右鄰里莫不怪之蓋虎以此來謝老娘也誰謂禽獸無人心哉

猴猴

猴劫醫人 二百三十四

衢州江山縣長臺村山多猴千百爲羣臨溪飲水大如人形凡有商旅必爲所劫不害人命而利其財率衆接臂負藏高山人莫得見習以爲常忽有柴郎中自山下過羣猴復來視其身無有也但便袋中有藥方柴曰我能醫扶之登山坐之石洞爭進果核頃扶老猴母來但不能言指其喉內痰嗽與之藥一服卽愈留之數日首致謝禮先送白紙數番不受又

絹帛亦不受續盡以所有金銀來并前紙絹悉受之羣猴送下山柴氏至今富盛

猴言禍福 二百三十五

東平路平陰縣官吏被人偷盜衣物甚多偏索無迹有二富戶失物方歎息間忽夜靜空中有云我偷了我是四郎君物見存某處尋之果在人多神之有人邀致即有黑風一陣急滅鐙火須臾拍手靜稱者數四卻言禍福甚驗一日東河縣人趙大請四郎君祭賽有肥城董主簿者謂趙大曰何須祭他請祭我趙曰每祭神皆食盡方已董云神如何食得許多且留一半於堂神行謂趙董曰我將去矣須臾失物至一日有人見一猢猻長尾醉臥平陰村下桑田內因知是猴精也

至今猶在東平府出沒

猨爲廟神 二百三十六

宋理宗朝召三十五代天師赴京退潮道經六和塔側見新廟翼然停轎問其鄰曰此爲何神爲禍爲福民曰福神也民方創此廟天師曰苟或爲禍吾將除之民曰何如天師謂此龍虎山一白猨失去多載不圖今日爲神於此仗劍叱曰既福民罰乃不及苟或反是必將奏誅至今廟猶在

猨請醫士 二百三十七

商州醫者負篋行醫一日昏黑爲數人禽去如飛醫者大呼求援鄉人羣聚而不可奪所禽之人懸崖絕險醫者捫其身皆毛行數里到石室中見一老猨臥於石榻之上侍立數婦人皆有姿色一婦人謂醫曰將軍腹痛醫者覺其傷食遂以消食藥一服與之以服老猨即能起坐且囑婦人以一帕與之令數人送其回歸抵家視之盡黃白也次日持賣有人認爲其家之物欲實之官醫者直述其由盡以其物還之其事方釋忽一夕數人又來請其去見老猨有媿色其婦人又與一帕且謂得之頗遠賣之無妨醫者持歸遂至大富

貓犬

貓母生孩 二百三十八

至元壬午麗水縣浮雲鄉徐汝賢有貓懷胎產三子其一手足面目皆人形亦作人聲其妻季氏語之阿姑猶未信暨攜以視之姑以爲怪非吉兆也亟令妮箠殺之瘞於後園越三

日姑至後園瘞處不疾而死

犬事病人 二百三十九

德慶路在城人家有一老嫗臥病於牀一日渴呼水飲家人並無在旁有老犬忽作人行入廚中取熱湯儼如人執湯椀以進病者恬不爲怪後病竟愈其家亦無他故

犬精迷婦 二百四十

安仁縣王某出外經商兩載未歸留婦及母在家婦忽有孕阿姑疑之一夕阿姑伺夜靜密造婦房前以察之似聞婦有嗚嗚聲至天明阿姑再造婦房詰問乃曰每至二更時候有一物若巨板肰伏於身上不可動至雞鳴物方離身起去阿姑方悟視其身下白汁滿席方知爲妖怪所惑累命師巫救

治皆莫驗巫乃密布灰篩於地視之乃犬迹也隨路迹躡追至某家就用鈔買至壇前烹之所迷之婦若喪其偶號哭不勝越兩日生下兩物如兔更無點血幸得不死至今癡呆

白犬化人 二百四十一

浦城縣有一家兄弟凡兩人皆他出兄先歸次夜擬弟歸忽兄妮兒有一白犬自外至整束衣巾便成人形直造其弟房內弟婦自謂夫歸時已中夜即與就枕妮以所見告其主謂犬化形窗外密覷正在牀中知爲人覺復化成犬自窗跳出將妮面咬塊肉而去至今留痕人以其殘稱之

狗母生孩 二百四十二

浦城縣高泉里陳宅壬午二月初間有狗母獨產一狗兒通家呱呱似初生牙兒號聲詰朝視之怪狀可惡隨即斃之豈非人身誤墮胎耶

豬鼠

豬母生孩 二百四十三

嚴滓季家無以給每畜豬母數年以來獲利不少至於娶妻由是乎辦忽一年豬生兩子一子豬形人腳人以爲異留一日忽道人來曰此不祥也遂斃之豬母亦死其家衰替江閩人家專以白米飼豬耗散五穀者亦可以爲戒

人面豬形 二百四十四

至元庚辰處州龍泉縣東楊六四家豬母生七子其一豬身人面眼相如鳳下頷長而彎腫其口鼻不能食乳怪狀可畏

踰日而斃

老鼠祖公 二百四十五

瑞州上高布金院有老僧病因晝臥僧房閒靜躍前瓶有餘粟鼠乃呼儔旅繞瓶側不能得食須臾皆散久之共舁一大鼠至鼠附耳嘶嚅若相語詔之狀羣鼠趕逐起瓶上下少頃瓶倒粟傾僧拍手逐之羣鼠走散偶遺一大鼠在地老不能動僧嗟異而憐之人謂之鼠祖公

鼠運緯車 二百四十六

金田吳尉龜年其家常見有一人淮巾袍帶或坐月下或坐花前或坐池畔或坐樓上變見不一一日以手柱門上吳尉曰此家神也請歸祠堂遂不見又有一緯車遇夜自能運轉如此已數夕矣一夕吳以鐙覆桶下坐其旁聞一物自樓梯下步步分曉須臾其緯車復運轉急去桶鐙明其怪物不及變形乃見一大鼠如小猪兒狀以尾拽其車後以其法治之其怪乃絕

蛇蟲

異蛇吐光 二百四十七

惠州對江山中有老蛇隱於其閒其長數丈莫知年數宋朝科舉年則夜吐異光若光一團則主一人登科若光二團則二人登科惠之士人專以夜宿於江樓望蛇光之有無以爲次年科舉之驗也

蛇竊酒飲 二百四十八

周必先監常州無錫縣潘封酒庫用香藥料造麴香氣氤氲酒味清洌有上中下三等酒熟祭神刺羊刺豕庫官展裹行三獻之禮事畢分送朝官監司太守以下一日秋祭庫吏走報謂上等酒瓶泥皆有孔取而視之則數百瓶皆空空如也官吏以爲怪擇其潔者供祀神不之顧亦莫知所自也越一月忽聞酒庫有笑語聲潛視之則有羣小兒口吸瓶上開門則失入地矣急命掘地深三尺有巨蛇醉臥數十小蛇旋繞其旁始知壞酒者此蛇也其心疑怪鬱鬱不樂■踰兩月以事罷歸

成都長蛇　二百四十九

咸淳乙丑四月六日潭州書局夏應辰錄邸報從遞來內一項云成都府申溫江縣有黃花斑蛇一條長百餘丈神光照三百餘步口吐椒梅花香薰灼二十餘里殺人畜無數去年七月三日本府差甲士二千五百餘人收捕蛇用尾掉卷軍士溺死者五百餘人餘皆驚遁上旨命天師蜀中有法之士治之方戮死骨如山

蟒精爲妖　二百五十

南中有遇仙道場在一峭崖石壁之下其絕頂石洞穴相傳以爲神仙之窟宅時有雲氣蒙藹常有學道之人築室於下見一仙人現前曰每年中元日宜推選有德行之人祭壇當得上昇爲仙於是學道慕仙之人咸萃於彼至期遠近之人齋香赴壇下遙望洞門祝禱而後衆推道德高者一人嚴潔衣冠伫立壇上以候上昇餘皆慘然訣別而退於時有五色祥雲油然自洞而至壇場其道高者衣冠不動躡雲而昇至洞門則有大紅紗燈籠引導觀者靡不涕泗健羨遙望作禮如是者數年人皆以爲道緣德薄未得應選爲恨至次年衆又推舉一年高者方上昇間忽一道人云自武當山來挂搭問其所以具以實對道人亦嗟羨之曰上昇爲仙豈容易得但虛空之中有剛風浩烈必能遏截吾有一符能禦之請寘於懷慎勿遺失道德高者懷之喜甚至時果有五色祥雲捧足冉冉而昇踰日道人遣其衆緣崖登視洞穴見飛昇之人形容枯槁橫臥於上若重病者奄奄氣息久方能言問之則曰初至洞門見一巨蟒吐氣成雲兩眼如火方開口欲吞啗間忽風雷大震霹死於洞畔視之蟒大數圍長數十丈又有骸骨積於巖穴之間乃前後上昇者骨也蓋五色雲者乃蟒之毒氣也紅紗鐙籠者蟒之眼光也

虹蚓爲妖　二百五十一

江州彭澤縣潛子昭有女及笄未婚父母覺而有娠詰之乃曰每夜有美少年從天井中出與同寢今已半年矣父母疑爲祟所惑乃以絲線穿鍼授女令俟其去則密縫其衣視之何去次早巡視天井中磚縫外尚留線二寸許掘開石板下得白虹蚓一條長二尺許殺之作聲唧唧

蝦蟆爲精　二百五十二

魏鶴山會客館中史先生與焉酒三行鶴山入內忽有兩丫

袁乘二燭出云參政請史教授史君相隨而人請客怪之少頃鶴山出問史先生安往衆曰適先生令二婢請入內矣鶴山驚曰安有此於是令左右徧去搜尋忽聞塘中人聲急舉火照之則史先生已半身投水矣衆扶掖上用火炙蘇問其故則曰適二了鬟請到一大屋下入中堂有一人身綠衣坐於中指一小女云令與汝爲妻今夕成禮衆遂簇擁入房某曰有老母在未曾報覆不可不可不知身在水中次日鶴山令人乾塘內有蝦蟆一隻大如斗小蝦蟆四五而已或者疑其爲蝦蟆精也

飛禽

翡翠爲人 二百五十三

張雄常遊雪上白蘋洲見二碧衣女子擕手吟詠熟聽之乃詩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隱玲瓏玉花妝縹渺容何時假雙翼聲影暫相從躍進而趨視之化爲翡翠分飛而去

樹木

梓精惑人 二百五十四

咸淳甲戌冬有二男子齎官會於杭州三橋請路歧人祗應云是張府姻事先議定不許用黃鐘宮曲調路歧人曰在何處曰在江陰無錫縣界路歧人曰事在幾時曰在今夜路歧人曰此間相去五百餘里又日暮如何可到應曰汝等皆臥舟中我自撑去衆從之舟行如飛經長安崇德蘇秀吳江約二更上岸至一大府第路歧人如約奏樂見坐客行酒人皆短小鐙燭燄青既而幽暗至四更無飲饌人飢且怒因奏黃鐘宮坐客與行酒人皆驚亦有止之者樂人不顧須臾黑風一陣人與屋俱亡但見一大樹滿天星宿因犬吠投人家問之人曰此間有梓樹精能惑人汝被惑矣天明果一大梓樹也二男子乃樹近廟中二使其餘皆其廟神也

芭蕉精 二百五十五

安成彭元功築庵山中使一奴守之一日暮時有婦人求宿自稱土名小水人奴固把之不得婦人徑入奴臥室中不肯去奴推之婦人云只見船泊岸不見岸泊船何無情如此因近奴身自解下裙奴以爲怪物遂與相榻而寢夜中又登奴榻奴舉而擲之輕如一葉奴懼起取佛經執之婦人笑云經雖從佛口出佛豈眞在經汝謂我誠畏經耶天將明庵有神鐘起擊之婦人云莫打莫打打得人心碎取頭上牙梳掠頭畢遂去奴出趁門觀所向入松林間因忽不見蓋林中芭蕉叢生故也奴歸見壁有五言詩意婦人芭蕉精也詩云妾住小水邊君住青山下青年不可再白石坐成夜只見船泊岸不見岸泊船豈能深谷裏風雨誤芳年薄情君拋棄咫尺萬里遠一夜月空明芭蕉心不展解下綠羅裙無情對有情那知妾身重只道妾身輕經從佛口出佛不在經裏即在妾心頭妾身隔萬里月色照羅衣永夜不能寐莫打五更鐘打得人心碎

榆木爲怪 二百五十六

呂申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忘其郡名廨宇中素有鬼物號俞老姑乃榆木精其狀一老醜婦常出廚閒與羣婢爲偶或時見之家人見之久亦不爲怪公呼問之卽下拜階云妾在於堂府日久雖非人然不敢爲禍公亦置而不問常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懷妊羣婢戲之自言非久當產遂月餘不見忽出云已產矣請視之後園榆木西南生大贅乃是視之果然

山石

石龜能行 二百五十七

處州設廳側有一石古碑亦不知紀載何人善政字亦漫滅

碑之下有石龜每夜出遊官吏奇之祭以邀福無不驗者由是禱祈無寧日名之曰靈龜大王續有太守來以爲怪非惟不祭且投之水居不遑安吏民再扶起而祭之因此獲福後遇異人知其爲怪碎之而怪方息

石鷹竊米 二百五十八

湖潭梅下江畔有石高十數丈大如之其形類鷹喙插水翼如墜而將歛其勢甚雄舟人不肯艤舟其下曰有怪物一年州倉失米被誣者三四十人遂命道士行法考召方知爲此石鷹竊銜去掘之石下果得其米數十餘石

靈異門

水族

雙龍現形 二百五十九

劉訓敏善畫龍一日有夫婦造其門曰龍有雌雄其狀不同雄者角浪凹目深鼻豁鬐尖鱗密上壯下殺尾火燁燁雌者角靡浪平目淺鼻直鬐圓鱗薄尾壯於腹微曰何以知之其人曰吾身卽龍化爲雙龍飛去

龍吐寶珠 二百六十

楊歷嚴垣南雄城十五里有二巖上有龍潭下有祈林寺歲旱郡守禱而雨一日雲霧雜襲父宿登巖視之龍吐一珠大如雞子中有小龍動躍郡守以匣載以黃袱裹之留鎮此鄉後有郡守私竊而歸者至於嶺下遂烈風雷雨守驚徑差人送還本處至元丙子大兵後不存矣

井有白龍 二百六十一

蘇東坡至海南城東見有雙井相去咫尺而味兩般號雙井水源出巖石中東坡酌水異之曰吾尋白龍不見今知居此水中乎同遊者怪問其故曰白龍當爲我出請徐待之俄見其脊尾如生銀蛇忽水渾有雲氣浮水面舉首如插工筯乃涿而去後有郡守張子修爲造庵井上號思遠亭名洞酌

泉有豬龍 二百六十二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堂俗謂豬母佛蘇東坡問之土人曰百年前有牝豬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蓋豬龍也人請牝豬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鯉莫有見者一日東坡以其事告妻兒

王愿愿疑之妄誕不平其疑與愿俱至井齊之泉上曰予若不妄言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

龜知吉凶 二百六十三

楊安撫炎正與其弟夢信皆以世科官至安撫使家蓄一大龜二尺餘作龜室於堂奧每日飼以飯或餅餌之屬二楊偶有除擢或有他喜則跳躍而出或有凶事則出而淚下信乎龜之靈也

蛤蜊顯聖 二百六十四

史丞相當國京尹選大蛤蜊一盤以獻是夜公見盤中一蛤蜊有光取而視之獨異其他劈而不裂公疑異之取而致几上焚香祝之俄頃蛤自裂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體格悉備

螺髻纓絡足履蓮花與人世所事佛像一般公遂以諸香木刻成巖殿以安其神加以金玉爲飾光耀奪目令衆僧送入佛寺安奉後不知所終

飛禽

鸚鵡悟佛 二百六十五

韋南康鎮蜀時常籠養一鸚鵡甚慧馴養者曉以佛理曰若欲念佛當由有念以至無念鵡卽仰首奮翼若聽若承及教之念佛則默然不答或請其不念則唱言阿彌陀佛一聲意若有悟以有念爲緣生以無念爲眞際也一日不震不仆款翼委足弇然而絕韋公命焚之有舍利子十枚公爲立塔瘞之號曰鸚鵡塔

鶴訴取子 二百六十六

魏鶴公次子名克愚字明已號靜齋受蔭出身歷仕清白知温州決疑獄庭無留訟專治譁徒千里之民畏之如神忽有老鶴泊戒石亭上吏驅之不去靜齋曰此鶴如有訴遂差直日排軍隨老鶴看去飛泊何所忽至報恩寺鐘樓上排軍入寺但見一行者取二雛下樓禽之赴州靜齋怒將寺主押出寺門行者杖一百湼面編管百里仍令排軍送其雛於樓上

禽鳥有術 二百六十七

鴻鵠能救水故水宿而物莫害鴆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以嘴畫字成符卽蠹蟲出鵲有隱巢故鷙鳥莫能見燕銜泥常避戊己日故巢固而不傾鶴有水石故能於巢中

養魚燕惡艾他禽欲奪其巢卽銜置其中燕卽避去此禽鳥之有術者也

禽能誦經 二百六十八

龍舒居士王日休載昔有佛寺養一鴿鴿今名八八兒是也僧每且念佛仁兒隨之而念後死僧以小名殯之未久墓上生一朵白蓮花人以詩紀之曰有一飛禽八八兒能隨僧去念阿彌蓮花出口香芬馥想在西方七寶池

鷹攫卒巾 二百六十九

王夢龍知婺州日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雛守方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非探巢之卒復銜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巾守推其故杖此卒而逐之鷹乃

引羣鷹飛鳴旋繞於廳上若鳴謝之意而去

鶴死報冤 二百七十

陳堯咨之姪婦十七而有家十八而守寡蜀人以陳堂前稱之七世不分業家養山鵲一隻日有攜山鵲來鬬者陳鵲常勝以此多獲利物而致富後一日忽鵲死堂前夢鵲作人言云我前世負君債今日還君尚有餘欠不幸被某人者偷以鍼刺我遂殞命於一鍼之閒堂前哀其死感其有力於我遂以金葉造匣瘞之陳之子孫後皆顯官

走獸

獸有人心 二百七十一

湖南李五者捕獵爲生入深山獵獸逢黃鼠狼數隻逐之未獲於僻處捕之見狼台爪卯人立而號天若告求救狀李五惻然不復捕獵

又有彭其姓者亦好獵入山見一老猢猻方乳雛發弩射之初發一箭被老猢猻母接之再第二箭中其臂猢猻度不能支遂抱其子飽食之乳復摘木葉數片盛餘乳在其旁鳴鳴聲教子取食狀大號而氣絕諸子環視亦鳴鳴而號彭見之即破弩斷箭終身不獵吁此雖獸類亦有人心者乎

獸有仁義 二百七十二

愛州有獸名猩猩似猴而差大有仁義行則大者前小者後有爲射者中則傷者拔死者箭自刺而死吁獸而知長幼之節且性命與俱不得謂有仁義之獸乎

馬生龍駒 二百七十三

贛州瑞金縣民江某家驟富畜馬十餘匹一日圉人牽一牝馬至江潭飲刷之馬迸入急流圉人力不能支水深漸逼口鼻遂縱之去馬至江心忽四塞雲合風大作水波高丈餘圉人遙望見髣髴一物甚巨光彩耀日鱗甲森然繞馬數帀須臾天日開明風靜水平馬泅至岸圉人牽歸備導所以主人叱其誕越明年馬生駒墮地無毛肉赤如血頭方而腹脹耳豎而脊强蹏齧嘶鳴非餘馬可比不幸主僕不以爲奇而怪賤之置之破廢絡之續草飲之汙水食之秕稊駒若憤悶者一日臥且喘及夕而死聞者哀之曰是眞龍駒也今所遇若此哀哉

馬傷投牌 二百七十四

黃松江守建安日有官馬一匹在天洲竹林內啗竹所生之筍爲掘筍人將鎣就腹上一槩此馬中傷直走州前屈牌下嘶鳴門子是以事聞黃侍郎命牽至廳下問曰汝爲何人殺傷既能投牌豈不能自識行凶之人令縱馬聽其所往公差使人躡其蹤馬直入天洲竹林則掘筍之夫尚在叱之曰爾不怕我又復來此遂爲捕事者禽之馬復歸死於牌下黃侍郎將犯人枷送院欲加以重刑都廳力爭豈可以人償畜命後罪止加編配

牛傷投府 二百七十五

恕齋吳大卿守建安日開元寺有一耕牛觸人遂鬻趙七官

人者宰殺牛中刀忽爾奔走由市門而入直走府前突入州衙門子關遏不得牽至廳下大卿令吏令探問有何人追逐尋牛就禽以來趙七官者見牛奔入府衙遂索價錢於寺僧因爲緝捕禽僧至大卿問何故宰牛寺僧以牛肯觸人爲解大卿以理開諭傳寺僧復驅牛入欄後耕田力倍常牛不復更觸人矣

異貓護疾 二百七十六

文文山天祥留京獄患癰疽於水穀道之間醫者用藥月餘不效申官曰疾不可爲已文山亦自料其必死告之同囚曰吾死無足憾第不得明白耳獄中多鼠汝等可用繩懸吾屍於梁間庶可免齧同囚聞之皆變色次日忽一貓來驅之不去由是疽患逐日小愈凡四十餘日全安其貓殆不知所在又半年而就義

熊母生子 二百七十七

昔有富商漂海舟折一板至岸得熊母挽之而上登石窟甚深窮其中以草芥毛羽爲巢頗溫煖果木具備商安焉與熊合而生子後有賈舟經其下商抱其子而登舟有珠數顆極珍熊見商去急緣崖而下攀附不可投水死商攜子歸本姓之子不容遂養於別所長以財俾店於公安姓之曰熊今公安有熊氏綵帛鋪其人形貌似猴卽是也

長生豬母 二百七十八

江陵府松滋縣西村農家養一母豬數年一日在廚竈閒齧主母裙衫而拖拽之若有所往叱之不去箠之復來主母遂隨以往至屋後牆腳下有一窖皆貯金銀其家因此致富每日以美食豢飼其豬人稱爲長生豬母

蛇蟲

大蛇受戒 二百七十九

會禪師俗姓冷有道行宜春城東人住楊岐山常有一巨蛇穴於山巖中每遇寺僧誦經則入寺蟠旋矯首於僧之側僧見其似悟佛性與之受戒矯首俯仰一若禮拜狀遣之穴卽遁去更不少留人見亦不爲傷踰數年樵者至穴所見蛇已死矣但一副骨自首至尾連環不斷有舍利子數十於旁

物異門

後不知所在

蘇山石像 二百八十二

湖南有仙姓蘇名耽山號蘇乃其飛昇之所山中多石人取以水淋鋸界破其像有桃有塔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像甚至有天下蘇山四字不知造化何爲而融結哉

器具

湯盞鶴飛 二百八十三

周有一貧儒訪周益公致搖尾乞憐之意益公與入書室前後郡縣僅貢充軔其中公言任意取其二儒如公言既行渡江發視之一爲茗甌一爲湯盞怒而碎之其僕急拔得一湯盞歸以點湯湯纔注其中雙鶴飛舞啜盡殆滅不知何異也

貧儒聞之懊悔而已

龜背換時 二百八十四

宋于晉公常藏一硯有水一泓用之不乾乃一銅龜得於常州倅廳龜背上時換十二時字後周益公在京師茶店中具紙畫岳州圖譙樓上十二時牌亦時時自換此神仙之筆也度宗朝有十二玉棊子上有十二時用盆貯水置棊子於水中逐時浮出不記何時失其一後有人自具山得之以獻後更革不知所在

壽星犀角 二百八十五

凡犀角遇山川日月草木鳥獸隨寓成影月與魚等皆是常有獨宋韓魏公犀帶中央一片乃鹿銜花已是絕奇宋孝宗居德壽宮光宗上壽以萬緡賂海商得犀角一片是南極老人星像但所扶杖稍短衆以爲絕似泣杖不祥之物而卻之是寶今已流落不知何之

竹木

潮州瑞木 二百八十六

昌黎韓文公謫潮州守從鄉中帶一木種栽之潮州隔江山中其葉厚而長開花白如柑橘實人稱之曰韓木宋時科舉年潮士每以此覘科舉之事開一花則次年一人登第開五七花則五七人登第此亦可謂之瑞木也

福州瑞竹 二百八十七

宋嘉熙丁酉福州黃某家園忽竹並生二箭皆二尺圍高二尺許合爲一幹是年黃父子皆領舉後數年其家荔枝樹皆結梨人亦爲吉後卒無驗

麻沙瑞樟 二百八十八

建安之陽有麻沙鎮實居上流唐有劉開國卜築於鎮之溪南曾手植樟木其後長茂大數十圍根盤屈曲委地成池濤州太守劉中曾創樟塘書院於其旁石史劉崇之常從其師朱文公讀於此名扁墨跡猶存一日有異人曰此木榮枯實系劉氏子孫之盛衰人不之信劉夢先讀書於樟塘書院紹定丁酉年一夜聞樹間有聲啟戶視之拾得樟實三枚徑三寸餘有餘是年以易經領鄉薦寶慶乙酉魁鄉薦越三年戊子又魁鄉薦夢先從徐進齋學深得易之精微郡守陳昉曾

以夢先三舉兩魁冬立聯魁坊以彰其苦紹定庚寅一榦微枯其年監軍劉純歿於王事封忠烈其枯復榮咸淳庚午榦生黃花三朵是年劉氏領鄉舉二人領漕舉者一人劉門有登科除擢必有先兆信乎異人之言爲不誣矣

重刊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二

人倫門
救物延壽　陸氏義門
麥舟惠友
靈異門
夢遊仙府　神療疫病
王荆公夢　讀書宿緣
代筆登科　錢王取地
易頭顯貴
拾遺門
鍾馗傳
人事門
敗壞名節　畫地遷城
急趣應辨
治道門
摸鐘辨盜　追攝江神
執符追虎
藝術門
知人壽命　卜知病證
拆字有驗　醫論三焦
翳藥陰功　洗眼神方
療背難方　醫痔奇方

鼻衄良方　喉痺祕方
醫救六絕
報應門
完聚夫妻　捨錢修寺
取蜂受報　沃蜂蟄死
口舌招報　認父爲牛
蟻毬墜身　生子有鱗
生兒無足　畫工爲牛
監庫爲雞　蝨咬死人
侵用寺財

人倫門

救物延壽

宋宣和間楊序夢神人告曰子適旬當死若能活億萬命可免序曰大期既迫豈易滿數神曰道書云魚卵不經鹽漬者三年當可再活曷不圖之序於是大書神語於衢壁間由是人皆以爲戒見人殺魚卽從取卵投之江中爲是月餘復夢神人曰億萬之數已是過滿壽可延矣旣而果然

陸氏義門

張公忍字睦九世於唐朝陳氏義居專一門於江左

麥舟惠友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子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尙卯旣還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何久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濟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文正公大喜

靈異門

夢遊仙府

張亶熙寧中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闕金碧瓊琚珮者數百人揖亶出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閒文章要似起鸞鳳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間語耳亶成一絕曰天風吹散亦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旁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絕佳未免近凡飲酒一杯極甘寒忽覺身墮萬仞山而覺

神療疫病

宋靖康間太學生蔡延世因疫病夢有金甲神人在學箕踞而坐旁列百餘人顧令左右取鍬鋤往東南旁伺葬太學生內一人問曰所葬人數多少神人曰幾半俄有一人被髮服赤捧水盂來前面北呪曰得吾水者可免疫死又語病瘟疫發腫者宜以黑豆二合炒令香熱甘草二寸炒令黃色二味以水二盞同煎至半服之可愈蔡覺汗流浹背病亦頓愈疑得神人呪水之異蔡以神語之方教人煎服無不應驗今故

附此或可以爲濟人之助歟

王荆公夢

王荆公居山中晝寢夢一人服古衣冠相過者貌偉甚延坐問之姓字曰我桀也與公論治道反覆百餘語不相下公旣覺猶汗流被體若作氣劇因笑語客曰吾習氣尙若是乎乃作小詩識之曰有堯桀是非猶入夢因知餘習未能忘之句後公在金陵有僧清曉於鍾山道上見數童子執幢幡羽蓋之屬僧問之往迎王丞相旛上書曰中含法性外習塵氛瞬目閒幢旛與童子亦皆不見僧歸及寺未久聞公已薨

讀書宿緣

高參政恥堂常與子姪言我輩讀書作文是豈偶然之故往

年眉州有一秀才精心向學每日供養東坡祝之曰願得作文似公若此者十餘年只所作遠不及一夜東坡夢曰我是七世讀書爲人所以作文雄偉汝輩方三世讀書豈能似我耶其人遂輟筆不學

代筆登科

蜀閬中士李甚赴省常禱帝君梓潼之祠夜夢神曰此行有續姓應省者可固之後李在省場見鄰案有續姓名問曰治經續曰禮記而袖手半日不下筆李懷前夢因作一篇與之續欣然書卷明日續病不入試場李自與之終場續與李初半面之雅云云

錢王取地

宋高宗建炎渡江至德祐丙子通一百五十年紹興八年二月癸亥上發建康戊寅至臨安府遂定議建都自此不復移蹕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奏事延和殿宿直官洪邁同對因論高宗謚號孝宗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之際徽宗夢吳越王引御衣曰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又記其父皓在此買一妾東平人皆其母來胎在明節皇后閤中言顯仁皇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即錢鏐也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十一都于錢塘似不偶然孝宗所謂錢王指錢俶之弟三子惟渲也後官亦終團練使

易頭顯貴

蜀遂寧府士人岳某州閬州士人李某祈夢于七曲山梓潼帝君之祠二人者素不相識然所禱皆功名之事岳夢至一宮殿見一王者冠冕坐於殿上侍衛七八人旁有執簿者岳直前問曰某前程如何未幾又見李進前亦以前程叩之執簿覽姓名畢上殿言於王者之前忽一人下殿傳旨曰汝二人皆可貴但身與頭不相稱必須兩易其頭岳聞之驚恐其人曰汝畏換頭無復貴矣言畢忽有一使持斧鉞引岳於廊廡之下須臾又引李至使二人瞑目而立竟易其頭夢醒頸間尚有微痛早起僕見其面不似怪之然其聲不改且歷言昨日祈夢之故及歸妻子各駭然問平日家庭之事應對皆無舛遂備說夢中換頭之因妻子之心稍安其年領鄉薦明年登科岳調重慶府江源縣簿李亦登科得簿尉之缺既歸李丁憂岳之任將滿李亦服除再調亦得江源簿與岳爲代二君雖同時祈夢然各宿不相會面以交代始得相識岳之面李前日之面也飲酒相與言前者之夢各大驚悟後官俱顯蜀士以爲美談

拾遺門

鍾馗傳

廬陵沈梅如宋國作鍾馗傳曰鍾馗終南山人唐武德中以進士試武功不得觧殿階而死上命有司以七品服葬之唐逸史說開元二十三年帝病蠱臥禁中晝夢一綠衣鞠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蓬蓬髮無鬚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三指

劄其日作招食貌上問爲誰對曰臣先朝進士鍾馗也受國厚恩生未有以爲報願爲厲以自見今此宮中有蠱氣臣徐伺其旁仍有二豎子壞大門及寢門而入臣得請于帝將殺之然自是能朝輒不樂高力士揣知上意一日言於上曰陛下得無以前夢爲意耶昔李濬風言唐三百年當再造將見獨眼龍以昭天瑞者陛下所夢眇目者殆此也上大喜曰微此家老朕幾惑矣馗自是不復見云郡達尊歐陽巽齋安道批曰此傳寓言有味以文爲戲前賢多有之此則與人家國足助規戒也荆楚歲時雜記曰世除夜畫之以惡鬼相傳授久亦何從而訂其正耶

人事門

敗壞名節

文潞公知成都甚端謹雖妓女滿前未嘗一顧之日因宴客襟組偶脫自紐弗及名妓秦鳳儀從旁紐之公轉眄微笑鳳儀曰相公亦有戲人時耶自此意愜每有宴集非鳳侑之不可有飛語聞朝廷適御史何聖從名郟謁告歸蜀上因令密訪其事郟將厭境潞公爲之懼張少愚名愈白公曰聖從之來亦不足慮前在漢州適同郡會有營妓善舞從愛之問其姓妓曰妾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也愈即其項帕題詩其上曰蜀國夫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因命妓作竹枝詩歌之聖從爲之大醉此可以見其守也公曰姑密之及聖從至果自嚴重潞公宴之

因迎其妓雜府妓中使歌少愚之詩以侑之聖從爲之醉既而喧傳遂達聖聽及歸不復引見潞公之謗亦由是遂息

晝地遷城

樵隱余玠義天帥四川開闢古渝收拾四方豪傑嘗曰集眾思廣忠益此孔明用蜀規模也士有來訪者卽延納一日思播州冉氏二兄弟投刺留滯旬餘不得見及見更無一言設宴款之俾幕客主席冉對幕客但唯唯余曰此必有策告我者覘我待士之意何如耳遂別款以一齋供帳器具甚整二人安之如素有余日使人於壁罅窺之但見用手伏地畫圖而已一日見公曰守蜀之要其在釣魚城乎城成蜀始可守一年大冉死次年小冉死

急趣應辨

文潞公知成都日大雪會帳下有詐語共拆井亭燒以暖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二亭可盡拆爲新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此皆臨事以智隨機應辨

治道門

摸鐘辨盜

陳襄述古知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爲盜述古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遞置後閣祠之引羣內立鐘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職禱鐘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

久引內逐一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一因無墨計遂定爲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

追攝江神

宋嘉祐年間蔡端明襄赴泉州太守任隨從逛吏百餘人閒過洛陽渡舟覆人溺閒藩之始首差承局追攝江神承局不往斬之再差第二人辭不能往又寘之刑改差第三人其人思之與其不去而身首異處孰若自溺于江於是領命歸別妻子具酒殽奠於江滸而後投江江水裂開直到神所具述追攝之事神語之曰汝先回約三更後自來稟過承局辭歸以神語回覆知州至中夜端明盡屏左右明燭席坐以俟至期烈風一陣見江神來前判官抱簿隨後蔡詰之曰汝爲江

神不能守職使一舟之人盡葬魚腹汝之罪也神令判官檢簿該載其年月某日某人等計若干名當同時死水遂一點對名目與已溺死之人名目無少差神又曰凡溺於水死者皆水府注定非神不職而致死於非命言訖而退後蔡守遂化州民累趾於淵驪水爲四十八道梁室以行其長三子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皆石板爲之名洛陽橋有陳君舉詩詠之末聯曰縑圖已幸天顏照應得元豐史筆褒蓋元豐初王運使嘗進畫本天子嘉賞久之

執符追虎

張符郎守鄆境多虎害人公令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吏別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乃口銜符隨吏而來傾城開戶登木屋舛木望虎蹲伏公叱虎曰汝異類敢食吾族呼吏治罪案成命如法治之戒三日出境不然盡殺之虎乃去死於其所化爲石虎

藝術門

知人壽命

姚宏字令聲越人也宣和中在庠有僧妙應者能知休咎語宏云君不得以命終候端陽節伍子胥廟中見榴花開則奇禍至矣宏初住監杭州稅三年不敢登吳山後知衢州江山縣將赴官來訪帥憲旣出城數里值大風雨亟謁路旁一小廟中見庭下榴花盛開詢祝史云此伍子胥廟其日乃五月五日宏慘然登車未幾追赴大理死於獄中

卜知病證

柳休祖善卜筮其妻病鼠瘻積年不瘥命休祖卜得頤之復按卦合得姓石人治之當獲鼠而愈也旣而鄉里有奴姓石能知此病遂灸頭上三處覺少佳俄有一鼠遙前而伏呼犬咋之視鼠頭有三處灸瘡妻遂瘥

拆字有驗

宋眞宗方登極有拆字者多驗乃書一朝字潛使人問之其人曰十月十日生恐是主上便當朝也攜字人云莫亂道高宗朝有人書一春字拆字人曰二十四日內有改除後果然蓋三八數也丞相秦檜亦書一春字拆字曰三月八日加官亦然高宗亦書一春字拆字曰秦頭太重遮日無光蓋所書

春大曰小指秦檜也高宗倦勤居明宮拆字曰只二千日果不滿六年而升遐孝宗聞有拆字者多驗書一問字左右皆斜其人曰此非官家而誰左看也是君右看也是君旁有人再示以問其人曰此是出家人門內止一口果一道流也又有一仕宦勾閑書閑字與之其人曰不滿兩月即就木後果不祿

宋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蘇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由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丞相章子厚騃謔之意當時有術士能拆字人以蘇黃所謫儋雷宜三州名字與之拆術者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在田上蓋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果北歸至毗陵而卒子由退老於潁十餘年乃終魯直後果卒於宜州

醫論三焦

鼓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不同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嘗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繆者相蓋不察欲以告人人誰信者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腎命門其腑三焦男子以藏精女子以係胞以理推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如質可見而王叔和言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尚何以藏繫哉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然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衛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臟傾瀉而云故號此腑爲三焦耳世承王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又卜州徐遁者少學醫曰齊嘗大飢羣丐相臂刈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即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爲三焦也單驤之言與徐遁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

醫藥陰功

許學士叔微少嘗以登科爲禱一夕夢神人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叔微自念家貧無力惟醫乃可於是精意方書久乃通妙人無高下皆急赴之既而所活愈多聲名益著復夢其神授以一詩藥市陰功陳樓閒祖堂上呼盧唱六作五是年登第六名進士第上一名陳祖言下一名樓特及注缺用升甲恩如第五名授職官以歸與詩中之言無一字誤若此則濟人之病急者也

洗眼神方

武陵張老卯方曰予嘗患眼失明忽遇一僧曰藏經載觀音洗眼方用楮枝去皮毛燒存性湯泡澄清頻洗但要至誠寧耐久而自愈又安帥機云湯二嫂患眼三十年用此藥而愈其方不約而合人曰楮是穀樹又因閑黎居士簡易方載本草方楮葉散治一切眼疾注曰予觀此方用楮葉必無實者

蓋陰陽二物相匹配耳有實陽也無實者陰也所以楮葉必須得無實者諸藥方效見者轉以授人亦陰德事也

療背癰方

濠州守晏戶部陶背患癰百藥莫治病早忽吏報有一道人在城稱能外科召醫立效並得其方用大黃四錢木鼈五個去殼甘草節三錢三味㕮咀作一服水酒各一碗煮至七分去滓露一宿五更冷服如一服未愈再進一服瀉下膿血即止　凡人初覺發背欲結未結熱腫痛先以溲紙覆其上立視候之其紙先乾處則是結癰頭也取獨頭蒜切去兩頭取中間半寸厚薄正安於瘡上卻用艾於瘡上炙二七壯多至四十九壯即換一蒜月痛者炙以不痛不痛者炙以痛時方

住最要早覺早炙爲上若背上初發赤腫一片中間有粟米大頭子者即背癰也

醫痔奇方

盧宗姬患痔有道人來用藥隨手輒效酬二十緡得其方片子腦二錢研大蝸牛一枚去殼加細膠二味一處研如膏隔帳帷孔傅之如冰須臾去藥脫落如神

鼻衄良方

饒州市民李七嘗苦鼻衄醫者取蘿蔔自然汁和無灰酒飲之則止曰血隨氣運轉氣有滯逆所以妄行蘿蔔最下氣而酒導之是以一服取效經五日復如初僅存喘息而張思順以明州利王氏單方刹人中白置新瓦上火逼乾以溫湯調服即時血止人中白者乃施盆內積滌垢是也蓋秋石之類特不用火力治藥時勿使病人知恐其以穢濁不肯服此方可謂神也

喉痺祕方

開德府士人攜僕入京其一日忽患喉痺脹滿氣塞不通命在須臾詢都郡人曰惟馬行街李■能醫即與之往李駭曰證候危甚猶幸來此不然即死何疑乃於笥中取一紙撚用火點著方才煙起吹滅之令僕張口刺於喉中俄吐紫血半合即時氣寬能言及啖粥飲摻藥傅之立愈士人甚神其技後問一醫者曰咽喉病發六腑如引手可探即刺破瘀血即止若發於五臟則受毒年深手法藥力不到惟用紙撚爲最

然不言所用之意後有人拾得其殘紙者蓋預以巴豆油塗紙故施火即著藉其毒氣往赴病處又曰人患喉痺及纏喉風用藥開得咽喉後可以通湯水急喫潮粥一碗或半碗下邪熱不然即病再復

醫救六絕

昔有葛醫生入山采藥遇一白衣人問之曰汝非葛醫生否我乃半夏之精汝遇人有六絕之病但用我作末水圓令乾搐入鼻中即生矣葛拜而請問乃曰六絕病者一曰自縊死氣已絕（欲救則徐徐連繩捧下若遲斷其繩則氣不能運不能生矣）二曰墻壁屋崩壓死氣已絕三曰溺水死氣已絕（若早拯救得出則淋瀝其水令氣得運便得活也）四曰鬼魅死氣已絕五曰產乳死氣已絕六曰無痔卒死並能救

治之曰此南岳魏夫人方出外臺祕要

報應門

完聚夫妻

西蜀李巽卿授遂寧府節推任滿入京改調攜家人王氏同行所帶到部之費因樗蒲盡化烏有云下缺

捨錢修寺

成都府往日全盛之時大慈寺闊九里三十步有小院一百二十八步有天涯石萬斤鐘花錦石見在此乃孟蜀主之故宮也最華麗買賣酒食之處人內有不知徑出者忽寺中山門樓柱地壞長老出榜告懇四方大檀越修整更無一人向前有趙木盆者專造木盆爲活住於寺前買者稍多趙掘一

小井每日買木盆之時須將百餘錢放在井中如此三十餘年日積月累不知其數趙見寺中出榜與妻商議曰今寺中出召人修山門吾井中之錢恐可辦此其妻欣然從之曰此是好事遂去寺中告長者曰我情願自修三門長老大笑曰此你造木盆豈有錢修三門耶莫笑端趙應聲曰長老不信乞差行者前來點視長老遂差行者與之同歸見井中錢滿歸報長老長老即上堂告大衆曰趙木盆有錢修施三門大衆可同去交領衆歡然過其家得井中錢萬餘緡修三門樓畢工趙木盆日消月減其木盆更無買者家道廢弛遂去徧街教化一日死在萬里橋下有一秀才題其腿曰可惜趙木盆有錢修三門今日死橋下身上無布裩過者無不笑之後趙制置生一男子喚老洗之腿上有趙木盆字方知其托生也制置請大慈長老領大衆取木盆之屍下火化之衆人無不嗟歎豈亦一念修善之報歟

取蜂受報

大德壬寅邵武城外村夫詹其姓者專事塞穴取乳蜂以賣如是數年時值秋末入山樵采見梅樹杪有一枝梅花獨開詹以爲奇登樹摘之乃一蜂窠爲蜂叢螫徧身腫爛藥莫能療踰十餘日而死

沃蜂螫死

雍州陸孝政爲右衛隰川府佐性躁急多殘害府內先有蜜蜂一龕分飛聚宅南樹上孝政遣人移就別龕蜂未去閒孝政怒以湯就樹沃死無子遺明年五月孝政晝寢息一蜂螫

子舌上數日而卒

口舌招報

龜城有一士名祝期生爲人猥薄好彰人短人有體相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嫉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能者品評之貧者鄙薄之富者訕謗之官僚則訐其陰邪士友則發其隱曲門閥才望皆出其右云云晚年忽病舌黃每作必須砭刺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之間作者十數次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嚼舌枯爛而死然則彰人之短果爲可乎

認父爲牛

滁州來安屠牛爲生有子數歲每屠牛必令其子覘其用刀欲誘以世其業一日父正酣寢子以爲牛睡持牛刀斷父之首衆駭曰爾何殺父也子曰我見是牛不知是父曾記父常教我手段殺牛今見牛睡欲乘其困而試手法豈擬如此父遂死於牛刀之下豈非報歟

蟻毬墜身

咸淳年間有村夫專賣苦蟻卵與養飛禽之家如是數年臥病在牀不覺蟻鋪一身家人急擡去刖鋪牀于室中有水浸四牀脚蟻由是不能復至一日家人市藥未歸忽羣蟻屋桷上大若椽墜於病身攢入七孔及家人歸視亦莫能救遂死焉

生子有鱗

金州全景暉專捕殺蛇取而食之如是積年其妻懷孕忽產大蛇九頭一尾驚疾數年又孕一子有蛇鱗全自是戒焉

生兒無足

宋治平中朱沛好養鵝鴿編竹爲室數動累百一日爲貓食鴿沛收貓斷四足號叫展轉室室數日而後死其後貓又食鴿沛復如之前後所殺十餘貓後沛妻產子俱無手足豈非報歟

畫工爲牛

洛陽畫工解奉先爲嗣江王家畫壁像未畢而逃及見禽乃妄曰工直已相當因爲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爲汝家牛歲餘奉先卒後王家特牛生一犢有白文在背曰解奉先

監庫爲雞

至元丙子重慶府街上王婆與安聖寺僧行往來甚密一日僧行者死王婆家生雞雛數隻有一隻昂頭立身稍異於衆雛王婆亦甚異之是夜僧行者托夢於寺中長老曰我作監庫未免侵用今我托生在王婆家羣雞中立地者即我也可取歸寺僧徑去婆家取養次年死合城喧傳立地雞死是歲荒歉百姓果有立地飢死者豈造物先以此顯示報歟

蝨咬死人

昔有客人自鍾離山經過身痒脫下衣看有巨蝨數十客人取以紙裹之藏於山之石髀中次年再過此處自謂其蝨必死及取而視蝨猶如故遂以手掌盛之蝨自手掌中食血駭尋入皮肉中覺痒甚爬之不已因而成瘡遂潰爛不可治踰月而死

侵用寺財

杭州寶藏寺主藏僧志詮所管施財素無侵用偶寺有爲志詮假貸十緡酬以三緡之息志詮曰此息錢非常住物也半以買酒半以買香燭爲供佛之費畜一貓甚馴起居之閒未嘗相捨後貓死志詮晝夢至一官府有金紫人曰某前生過合受畜生爲貓償報既盡帝以宿性剛直俾爲冥官昨受吾師六年愛育之恩每思無以爲報今召師來將有欲言師往來受寺僧貸藏錢三千之息雖以一半供佛然利歸己是亦

犯盜法當受地獄之苦師哀告曰何以消償金紫人曰只有世間十三杖之苦可免此罪夢覺銓盡捨衣鉢爲佛僧以償悔歲餘會錢塘縣官攜家入寺適衆僧皆出赴供更無一人相迎縣官已懷怒偶登方丈足爲貓糞所汚大怒從者徑入方丈扭詮以出責以酒掃怠慢之罪卽呼吏杖之十三而去詮始悟前夢之驗遂戒其徒常住之物雖一毫不可輕用也

重刊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八門曰人倫人事符讖珍異拾遺藝術警戒報應二百二十一條後集九門曰神仙道教佛教文學神明怪異精怪靈異物異二百八十八條署款澄江河東思善堂第一條曰大元昌運紀元太祖太宗世祖事餘紀宋元雜事聞及前代然不及十之一並非分類供遺夷堅志前見宜都楊惺吾學博所藏前集鈔本後集元刻本字極精前集九門曰人倫靈異符讖拾遺人事治道藝術警戒報應一百八十四條校此本增兩門而少三十七條後集七門短靈異錯出前集物異兩門二百五十八條多寡殊異署款江陰辟證汝節刊澄江江陰古名河東辟氏郡名一題名一題堂名亦相符合李申耆先生集有是書跋云目錄末有撰江河東思善堂書次行江陰辟詡汝節刊又與兩本不同而止見前集系元刻本此本多於楊本然取楊本前集對校亦多出四十一條心有山水下補蜈蚣孕珠巨蛇吐珠兩條目有書無尚有兩本均缺處轉疑均非足本惜爾宋樓本鋼蔽甚深不能借校也李跋以辟詡汝爲雙名誤又以爲元好問書亦誤光緒戊戌五月江陰繆荃孫跋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二卷分八門後集二卷分九門署
款澄江河東思善堂錢塘丁氏藏書前假湖北楊惺吾所藏
明集鈔本後集元刻本前集九門後集七門多寡殊異署款
江陰辯證汝節刊未知爲群汝節所著歟亦他人著撰而汝
節刻之歟序跋俱無他書目亦未見面宋樓書目有之惜已
流出海外無從取證今以兩本合校以圖書館本爲主楊本
溢出者另爲補遺一卷傳之歲在閼逢攝提格十二月烏程
張鈞衡跋

儿童說

為學

別冊 134 7 30

刻說略序

昔在甲午乙未之間予端居多暇案上庋說部書數十種隨手取一卷諷之以代蔗蘇陶日月過有可備考質者苦其性善忘輒取赫蹏識之以類黏尺二鉅册上時自嘲其有掌錄而無舌學曰離而爲二十卷名曰說略藏諸笥中中間曾一屬友人半埜李君糾其錯亂浙門張君釐其點畫凡再易草始克成編乙巳自京師請告歸舟敗於南陽之決河而此書亡矣舊藁尚存張君處會其人又物故予惋惜者久之既而其家從敝笥中檢以歸予予頗有珠還之喜因念門類差分涉獵未廣更欲釐正而附益焉而病復未果僅裒爲三十卷錄而存之或謂就一類之中多有缺遺就數類之中多非關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要或搜或引可有可亡重言雖連狎而無傷瑣事實荒唐而莫辨愛奇自可語怪何爲予亦爽然自疑不能定也兩弟時從旁慫慂梓於家塾以示兒輩自顧無力荏苒數年頃新安誠書吳君德聚博古通微耽耆佚典偶過金陵訪予探得數卷讀而好之請事剞劂因念曩時排纘之勞與漂沒之感舉以付焉用成其義先是文學朱君君器見而心賞捐貲爲之繕寫刻既竣乃并記其所緣如此嗟乎世之閱覽博物君子且襲括昔之爲海爲邪者以大其畜何以略爲顧有如予之好臆而善忘者時採而諷之亦可藉以備丹陽之鈔補河東之篋雖六藝鍵鈐九流津涉原原本本之論未極于斯至于考驗是非綜校名實兼資前識用廣異聞古今賢喆之用心往往可以概見是在覽者擇之而已若曰斷截弘美組綴纖細則予豈敢避假鼠佽河之誚哉萬厤癸丑嘉平江甯顧起元書於遯園之懶眞草堂

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說略三十卷

明顧起元撰起元有金陵古金石考已著錄是編明史藝文志作六十卷考起元自序全書實止三十卷與此本相合蓋明史偶誤也其書雜採說部件繫條列頗與曾慥類說陶宗儀說郛相近故明史收入小說家類然詳考體例其分門排比編次之法實同類書但類書隸事此則纂言耳雖其中旁及二氏及參以怪異詭瑣之事嗜奇愛博不免駁雜然明代類書大抵剽竊餖飣無資實用起元所作尚頗有體裁凡所採摭大抵多出自本書不由販鬻其史別典述諸門尤爲有益於考證江南通志稱起元學問賅博凡古今成敗人物賢否諸書掌故無不通曉亦可見其梗概云

江甯顧文莊小傳 錄陳伯陶先生鳳寶小志

顧起元字太初一字鄰初南京金吾衛人萬厤二十五年舉於鄉明年會試第一廷對第三除翰林院編修具陳祈天永命事宜六條一親郊祀二培祖德三舉賢才四恤民隱五清刑獄六省工作疏入不報遷南京國子監司業歷左諭德右庶子南京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事累至吏部左侍郎乞休歸益負重望築遯園於鳳皇臺側林泉自賞未嘗輕至公庭朝廷欲倚爲相七徵不起（遯園中有七召亭嘗自撰一聯云林木蔚然便有滄浪閒趣清風襲襲皇皇上人）自謂至於南都利病如兵部快船改馬船絕衛官之苛索兩縣坊廂準里甲爲條編皆更定良法或妄言復舊以便其私起元力爭乃止時有方士醒神子居杏花村詐言已爲威甯伯王越以丹汞房術惑人其門如市起元斥其妄欲與鄉鄰逐之兵部尚書施某爲之庇醒神子大言曰顧某亦仙官也惟信道不堅墮此塵劫我正欲度之起元大怒曰爾貪財好色是教人殺身之術何神仙之有聲其罪於操江守備驅之去天啟中南中將立魏忠賢生祠來乞文辭以手疾有門人巡鹽兩淮知其清貧密諭商人以重貲求札亦卻之然接引後進孜孜不倦學通今古凡考訂成憲皆折衷焉年六十四卒福王時贈尚書謚文莊著有賚雅堂詩說中庸外傳顧氏小史金陵古金石考說略雪堂隨筆客座贅語遯園漫稿懶眞草堂集歸鴻館稿武陵稿

小傳

顧起元字太初一字鄰初少好博覽王可大以女妻之萬曆二十五年舉於鄉明年會試第一廷對第三授編修具疏陳祈天永命事宜六條其一親郊祀畧曰自皇上靜攝以來大祀之禮遣官恭代者幾二十年矣圭璧在陳肅雝在列豈不稱無闕事然人主事天猶人子之事親也子之事親爲之潔三牲五鼎以養之尤必爲之躬擎跽曲拳以進之然後情文備而誠孝乎使第陳牲鼎而以饋獻之事假之於人其子而誠疾耶則父母舉匕之時固測然而不安矣其子而非誠疾耶則父母舉匕之時未有不愀然而不樂者也由之親之郊祀之典豈可以遣代爲常哉伏望皇上於明歲躬行二郊以承天眷夫天心仁愛本同父母望其子而不得見久矣使一旦見其奉觴上壽有不大爲忻豫者耶則所以錫無疆之壽衍無窮之祚端在皇上一執匕鬯間矣其二培祖德略曰皇上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重熙累洽二百餘年集其慶於一人非祖宗積德之厚何以致此然歷年既久則祖德之厚者寖薄矣夫苟當其始薄而有以培之則薄猶可復厚苟乘其薄而更剝削之則薄者有立盡已耳至於盡而天下之事遂不可言臣願皇上之無忽也今海內雖號宴然而天時人事職思其憂國勢人心大非其舊德澤堕而不注法度尼而不行哲局有離遏之名綱紀無紐結之實其病使扁鵲見之有望而反走者矣伏望皇上大奮乾剛瑩精治理移琦瑋之好以凝習政事輟遊宴之樂以咨求故實疏瀹底滯之德浮釐頓頹敝之法度如理身者借滋補之力以固眞元而不廢攻伐之用以消客氣庶祖德之厚者以有所培而不至於薄而天下可享百年無事之福也其三舉賢才略曰伏見近年以來人才之困頓淹抑極矣推升而用者五不得一也行取而用者十不得一也斥逐賜環而用者又百不得一也夫可用之才已少矣幸而得之尤必翦拂以發其精神籠馭以壹其志意今乃使之徘徊於或進或退之間躑躅於若棄若收之際又或不程其言之是非不量其人之純駁而槩以一切之法錮之終身此何以能人之才也且夫銓敍之法所以貴無壅者何也蓋欲使已往者不灰志於倦途方來者得策足於前路也今壹意推抑之已耳致錮用之才久不解約結之胸待用之才預已消遁往之氣豈不深可惜哉又非獨於此也上之意向既異下之心志遂分許而不與久淹者既伏櫪與悲求而不得速化者或彎弧欲射率此而不變不惟無以成人才抑且有以敗人才矣謂宜於員缺之推舉者亟允遷補中外之考選者時賜舉行錄放逐以振淹釋縲絏而使過使士大夫鬱氣稍舒共洗濯其精神以營職事此最今日之首務也其四恤民隱略曰自開采征榷以來民心之怨咨甚矣寬卹之詔反汗而未背渙也停止之令屯膏而未背下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虎狼之齒牙未厭黎庶之骨髓已枯矣自古人君所以失民者非必家被虐而人中毒也惟其所行之

一二有以傷羣心而賈衆怨則海內起而叛之有不知其何以釁應者人心之可畏固如此也今言礦稅之害者數引斬木揭竿以爲鑒而變未有端皇上且以若屬徒爲大言以聳聽矣加以徐穎之盜旋就撲滅其言益無驗而不知人主之防亂也不惟其迹惟其心夫窺閒號澤之事何所從生則憤懣不平之心所激而成也今民心既已離矣海內脫有風塵搖之者臣不能保民之不爲駭鹿也臣以爲宜亟沛德音將礦稅諸事盡行停止使民心之渙者復合而伏莽之奸無所借以首難是在皇上一反手開耳其五清刑獄略曰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上帝好生於人尤重今自鎮撫司以及刑部逮繫諸囚不止數百人矣其間懲直之吏以觸忌蒙誅廝役

金陵叢書 趙氏校印

之人以忤意罹罪其勢誠急其情誠可悲也近年以來數下停刑之詔皇上之心於法當其寧者猶欲爲延須臾之命豈其無罪無寧而欲艷諸繆紲臣知其必不忍也伏願沛發明詔在錦衣衛者悉送刑部令三法司將見監諸人分別具奏應末減者末減應釋放者釋放使怨抑之氣不至上沴三辰此固導和迎福之首務也其六省工作略曰自兩宮鼎建以來傳遣帶造之工不可勝紀而水衡金錢掃地盡矣其間不得已之役雖多而閒曠之區非玉輦所臨者固不少也今欲一一禱創洞鑄之殫國家之財力以供不貲之土木悅無益之遊觀固聖明所宜深計者矧今三殿朝門之工又方經始諸費益爲浩大當此捉襟露肘之時而舉大役自非萬分撙節必難支拄若前此不急之役未已後此非時之役又興悉物力兩虛必致稽誤甚非算也自古耗財之事多端而土木爲甚宜詔工部嗇撙財力專事門殿其各工未完者寬限帶造未與者一切停罷此最今日節財恤人之要也疏人不報還南京國子監司業歷左諭德右庶子兼翰林侍講侍讀南京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羅至吏部左侍郎乞歸益負重望築園於杏花村曰遲園林泉自賞未嘗輕至公庭朝廷欲倚爲相七徵不起至於南都利病如兵部快船改馬船絕衛官之冒索兩縣坊廂準里甲爲條編皆更定良法或妄言復舊以便其私起元力爭乃止時有方士醒神子居杏花村詐言已爲成寧伯王越以丹汞房術惑人其門

金陵叢書 趙氏校印

如市起元斥其妄欲與鄉鄰逐之兵部尚書施某爲之庇醒神子大言曰顧某亦仙官也惟信道不堅墮此塵劫我正欲度之偕去起元大怒曰爾貪而好色是殺人殺身之術何神仙之有聲其罪於操江守備驅之去後果以姦獲罪人始服其卓識天啟中南都將立魏忠賢祠來乞文辭以手疾有門人巡鹽兩淮知其清貧密諭商人以重貲求札亦卻之然接引後進孜孜不倦學通今古凡考訂成憲皆折衷焉年六十四卒福王時贈尚書謚文莊著有爾雅堂詩說中庸外傳顧氏小史金陵古金石考說略雪堂隨筆客座贅語遲園漫稿懶眞草堂集歸鴻館稿武陵稿

說略目錄

卷一　象緯
卷二　方輿上
卷三　方輿下
卷四　時序
卷五　人紀
卷六　官僕
卷七　史別上
卷八　史別中
卷九　史別下
卷十　禮藏
卷十一　律支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卷十二　典述上
卷十三　典述中
卷十四　典述下
卷十五　字學
卷十六　書畫
卷十七　李法
卷十八　冥契上
卷十九　冥契下
卷二十　居室
卷二十一　服飾
卷二十二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工考上
卷二十三
工考下
卷二十四
諸志
卷二十五
食憲
卷二十六
珍格
卷二十七
卉牋上
卷二十八
卉牋下
卷二十九
蟲注上
卷三十
蟲注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顧起元

象緯

廣雅云天圜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減短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下度地厚與天高等二十八宿間相距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段成式酉陽雜俎玉格云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貝編又云色界天下石經十萬八千三百八十三年方至地晉天文志云地上去天八萬一千三百餘里後漢地理志注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張衡靈

憲云八極之維經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短減千里東西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地之深亦如之或曰地廣東西二萬八千里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南北二萬六千里河圖括地象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東西二萬三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言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東極至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北極至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管子言地四極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或曰地厚七萬二千二百里下至泉壤第一壘上至星天九萬七千二百里下至九幽洞淵上至星天一千二百一十八萬里

四時天名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見爾雅九方天名東方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見廣雅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方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方朱天南方炎天東南方陽天見淮南子

釋氏所載諸天有四天王天帝釋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天福生天福壽天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無邊空處天無邊識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日月星宿天常憺天持鬘天堅首天見因本經又忉利天燄摩天摩身天梵迦

三天果實三天無造天大善天空處天識處天不用處天有想無想天見阿含經

道家所載諸天有太黃皇曾天大明玉完天清明何童天玄胎平育天元明文舉天七耀摩夷天虛無越衡天太極濛翳天赤明和陽天玄明恭華天曜明宗飄天竺落皇笳天虛明堂曜天觀明端靜天玄明恭慶天大煥極瑤天元載孔昇天太安皇崖天顯定極風天始皇孝芒天太皇翁重天無思江由天上揲阮樂天無極曇誓天嗜庭霄度天淵通元洞天翰寵妙成天秀樂禁上天無上常融天玉隆騰勝天龍變梵度天平育賈弈天又大赤天無上大羅天見元始度人經又無景無色鬱單無量天無形清微天無精波羅摩蒋天色水無

量億羅天無極洞清上上禪善無量壽天玄微自然上虛禹
餘天玄清上烝那首約淨天梵行上清烝稽那遏淨天無窮
洞虛極上須延天玄梵玉虛無精無羅迦淨明天無玄元達
上靈赤天大梵元烝離和天無極上虛玉空玄洞寂然天梵
無色上眞烝潘羅玄妙天飛梵行眞上玄苓謾福德天雲梵
流精中元近慈蔭渟天玄上洞極無崖不驕樂天大梵玄天
元精答和近蹂天行梵紫虛上元首帶快見天虛梵上清化
靈須陀結愛天上極無景洞微化應聲天大梵九玄中元阿
給道德天行梵元清下靈烝須遠天極梵洞微九靈烝須帶
阿那天無名至極洞微梵寶天微梵玄天烝帶扇給道德天
虛梵天烝蟬然識慧天空梵中天續元伊擅天太極無崖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虛洞幽梵迦摩夷天錄梵自然識慧入天玄梵大行無景無
所念慧天雲梵上行維先何擅天無色玄清洞微波黎答和
天洞微玄上梵烝阿竭舍那天玄上祿梵滅然天極色上行
梵泥維先若那天見道經
日名朱明一名靈耀一名東君一名大明一名陽烏見廣雅
一名翔陽見木華海賦方諸山眞天呼日爲回羅耀外國人
呼日爲濯羅耀見眞誥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浴日於
甘泉見山海經鬱儀弇日之仙鬱儀赤文與日同居見雞跖
集目中有三足烏名踆烏見漢天文志及五經通義日出暘
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是謂晡明至于
曲阿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

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蹕于烏次是謂小遷
至于悲谷是謂晡時回于女紀是謂大遷經于泉隅是謂高
舂頓于連石是謂下舂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于虞泉是謂
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蠅蟻經細柳入虞泉之地蒙
谷之浦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見淮南子占日法氣形直微
起在日上爲戴青赤氣抱日上小如冠爲冠青赤氣小而交
于日下爲纓青赤氣小而圓交日左右爲鈕青赤氣如小半
景狀在日上爲負皆有喜青赤氣長而斜倚日旁爲戟青赤
氣圓而小在日左右爲珥有軍日旁如半環向日爲抱背日
爲背青赤氣如帶在日四旁爲瑤青赤氣長而立日旁爲直
氣成形在日四方爲提青赤氣橫在日上下爲格日下有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氣三重名曰承福人主有喜且得地青白氣如履在日下曰
履見晉天文志
月中嫦娥之說學齋占畢嘗論其妄云漢志黃帝使羲和占
日常儀占月周官注云儀俄二字古皆音娥毛詩實惟我儀
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玄經各遵其儀協不
偏不頗以是例之儀俄二字本同音所謂常娥即常儀也予
謂儀之作俄此誠可據或後人轉寫爲娥猊妃竊藥奔月之
說從而傅會之耳楚詞天問安得夫靈藥不能固藏則其妄
已久又攷之通鑑前編常儀乃帝嚳之四妃是知後人謂爲
月娥者以有常儀占月事而又惑于帝妃之文故也
月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爲日

亦似鏡體見京房占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見淮南子月中有物婆娑者乃山河影其空處海水影亦見淮南子須彌山有闍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見佛藏經冬至後月養魄于廣寒宮見東方朔十洲記月宮榜曰廣寒清虛之府見龍城錄月中有兔與蟾蜍見五經通義羿妻嫦娥竊藥奔月託身于月是爲蟾蜍見後漢天文志注有遠飛雞朝往夕還常銜月中桂實歸于南土見洞冥記月中有桂樹高五百丈又月乃七寶合成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見雜俎又考佛典言日爲火珠月爲水珠其廣徑各有由旬數皆七寶琉璃所成宮殿日天子月天子居之而道藏經又載日姓張名表字長史日中青帝名圓常元字照龍韜赤帝名丹靈峙字綠虹映白帝名晧鬱將字迴金霞黑帝名澄滑淳字玄綠炎黃帝名壽逸阜字飆暉像月姓文名申字子光月中青帝夫人名娥隱珠字芬豔嬰赤帝夫人名翳逸寥字婉延虛白帝夫人名弄素蘭字鬱蓮花黑帝夫人名結連翹字淳屬金黃帝夫人名青營襟字昊定容此等又與釋典所言異且日月何以有姓氏名字紛紛傅會可爲拊掌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帝車南指遁七曜于中階華蓋西宦藏五雲于太甲楊用修丹鉛總錄以爲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太甲恐是六甲按帝車北斗也太微垣北七星曰北斗魁四星爲璿璣杓三星爲玉衡漢輿服制聖人觀於天觀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擣龍角爲帝車夏五月建午斗柄指南南方之宿曰星七星爲實士明則道化行暗則賢良不起魁下六星曰三能一曰三台爲天階一名泰階在太微垣西次二星曰中台爲中階上一星爲公侯下一星爲卿大夫華蓋七星在紫微垣杠九星柄合十六星在旬陳上覆蔽大帝之座西臨西方畢宿有五車五星凡此五車各以五寅日候之金車庚寅木車甲寅火車丙寅土車戊寅水車壬寅有雲各具其色者賢人隱其下也以甲寅爲五候之首故曰太甲如云太乙遁藏意似謂孔子不得居公卿大夫之位而終身遯藏也

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入秦五星聚東井五星聚于翼方魏有天下五星聚箕尾安祿山反于燕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宋太祖啟國五星聚奎太宗即位五星在奎四星聚柳張而光武興復于雒四星聚尾箕魏文受禪四星聚牛女而元帝中興揚土宋武北代四星聚奎及西伐秦四星聚井四星聚參渤海始霸四星聚危文宣受終四星聚張周太祖代漢五星二十八宿皆有異名木星故曰歲星張衡復名曰攝提曰應星曰紀星蓋以水乃東方之精蒼帝之子故以名之火星本曰熒惑廣雅謂之罰星又謂之執法土星本曰塡星鄭氏曰塡讀如鎮張衡復名曰地候以土義名之耳金曰太白詩又曰啟明曰長庚蓋以先日而見謂之啟明後日而沒謂之長庚又昏見於西方西方庚位故名爾雅又謂明星亦此意也又名火政大皡太爽威星梁星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官

星明堂大衡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水星曰辰星北方屬水之故亦有數名曰小正天攙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發星伺星角亢二星爾雅謂之壽星以其長於列宿數起於此也氐曰天根爾雅解曰角亢下繫於氐猶木之有根也故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房曰天駟天閑以主馬也國語曰農祥晨正以立春之日房晨見農有事也然房心尾三星總而名之大辰按左傳昭十七年宋曰大辰之墟蓋以正屬房心二星故耳郭璞又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心星一名三星具體而言也故詩曰三星在天注心宿一名大火以三星之中最明之故七月流火注云大火西流是也箕星詩稱爲南箕晉志又名天鷄亦名天津又箕斗總名曰漢津津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箕乃龍尾斗爲南斗乃天漢之津梁故云牛星一名牽牛爾雅又名星紀郭璞曰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又名河鼓荆楚人呼爲擔鼓擔荷也女星一名婺女婺女之卑者也以織婦女工之卑故名石氏又名婺女盧曰玄枵蓋玄乃黑色虛位正北故云枵猶言耗也又曰顓頊顓頊旭也亦以水德位北之意又曰北陸國語曰天黿故左氏疏曰天黿玄枵別名也室星詩稱營室爾雅謂之定郭璞曰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爲正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是也晉志曰一名清廟一名玄宮壁曰東壁又營室東壁總名娵觜之口蓋以室四星相對四方如口之故娵觜亦名豕韋春秋襄十八年歲在豕韋是也奎爲封豕爾雅曰降婁以奎主溝瀆之事故名降婁爲聚眾胃爲天倉昴一名大梁一名西陸皆以屬西方之故別名髯頭以其主胡也又名留史記索隱曰留昴也畢星詩稱天畢爾雅謂之濁郭璞曰或呼爲濁以星形名也一名罕車參爲白虎一名參伐甘氏名鈇鉞主殺伐義也井名東井以其義也鬼爲榆鬼以義名之也柳謂之柳鳥口也又名鶉火蓋鶉鳥名朱乃火色皆屬南方故也又漢天文志作鳥注注作喙爾雅曰鳥喙謂之柳翼軫一名鶉尾亦名鳥帑注傳襄二十八年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注南爲朱鳥鳥尾曰帑疏曰人妻子爲帑妻子爲人後鳥尾亦鳥之後故俱以帑爲言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凡五星所行所直之辰其國爲得位者歲星以德熒惑有禮塡星有福太白兵彊辰星陰陽和其所主人事者歲主福主大司農主齊吳主司天下人主之過主歲五穀熒惑主大鴻臚主死喪主司空又爲司馬主楚吳越以南主司天下人臣之過主歲成敗塡星主司天下女主之過太白主大臣上公大司馬辰星主刑主廷尉主燕趙主夷狄其盈縮失位元精降于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塡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于林麓辰星降爲婦人二十八宿分屬國朝之郡縣角亢屬河南之開汝氐屬汝尾屬北直隸之順河貞保永隆萬箕屬順河保斗屬南直隸之應鳳蘇松常鎮盧安太甯池徽廣和滁揚淮浙江之杭嘉處

湖溫江西之吉瑞袁臨撫建南康廣饒南昌南安贛九江牛
屬中都之揚淮江西之九江浙江之溫湖嚴金衢紹甯台福
建之福泉延汀興邵漳廣東之廣湖南肇高雷瓊廣西之梧
女屬廣東之廣南肇高雷瓊惠福建之建福泉延汀興邵漳
浙江之溫嚴金衢紹甯台廣西之梧盧屬山東之青濟登萊
東昌宝屬山東之東昌北直隸之大名河南之彰衛懷奎婺
屬兗州鼎屬北直隸之順德廣平眞保定山西之大同畢屬
北直隸之眞保山西之大同朔屬山西之平澤四川之松潘
壘溪參屬山西之平潞澤汾遼太原貴州四川之順慶松潘
壘溪井屬貴州之普安四川之成都保甯敘瀘眉嘉瀘雅永
隆順慶天全陝西之西鳳漢平鞏臨慶延甯洮文雲南之臨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楚澂曲武山西之大遼解鬼屬陝西之西鳳漢平鞏臨洮文
四川之馬雲南之臨楚澂曲武貴州之普安柳屬河南一府
星屬貴州之銅仁張屬河南之南陽翼屬貴州之黎平廣西
之平南慶潯柳桂廣東之廉四川之夔湖廣之郴安沔永辰
常衡長岳荆黃德襄武陝西之漢中軫屬四川之平夔陝西
之漢湖廣之靖武襄德黃荆岳長衡常辰木沔安廣東之廉
廣西之柳平慶予觀分野之說如上所屬有一星而屬數府
有二星而共屬一府者況中國則有屬東夷朔方西域俱無
屬或星在南而屬在北或星在東而屬在西其理殊不可解
也

瑞星曰景星亦名德星曰周伯星曰含譽曰格澤妖星曰彗
星世名掃星曰孛星曰天鋒曰燭星曰蓬星曰長庚曰四塡
曰地維藏光曰女帛曰盜星曰積陵曰端星曰昏昌曰莘星
曰白星曰苑昌曰歸邪曰濛星以上見司天考又歲星所生
妖星曰天槍曰天根曰天荆曰眞若曰大棖曰天樓曰天垣
熒惑所生妖星曰天陰曰晉若曰官張曰天惑曰天雀曰赤
若曰蚩尤鎭星所生妖星曰天上曰天伐曰從星曰天樞曰
天翟曰天沸曰荆翟太白所生妖星曰若星曰帝星曰若彗
星曰竹彗星曰牆星曰棧星曰白雚辰星所生妖星曰天美
曰天鼎曰天杜曰天麻曰天林曰天高曰端下見京房集星
章又歲星之精流爲天棓天槍天猾天衝國皇反登熒惑之
精流爲析且蚩尤旗昭明司危天欃塡星之精流爲五殘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賊獄漢大賁炤星紐流弗星旬始擊咎太白之精散爲天杵
天柎伏靈大敗司姦天狗天殘卒起辰星之精散爲枉矢破
女拂樞滅寶繞廷驚理大奮祀見河圖又客星曰周伯老子
王蓬絮國皇溫星流星有曰地鴈天鴈梁星飛星有曰頓頑
曰解衡曰大滑曰天刑又流星曰天狗見中興天文志
余嘗疑天有五行星有五緯地有五嶽人有五事而二十八
宿何獨無中央之宿也後觀石氏星經云中宮黃帝其精黃
龍爲軒轅首枕星張尾挂柳并體映三台司四季司中岳司
中土黃河江漢淮濟之水司黃帝之子孫司倮蟲三百六十
則固有所謂中宿矣又按張衡靈憲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
據於右朱雀翥翼於前靈龜圈脊於後軒轅黃龍於中則是

軒轅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爲五矣世之言星者惟知四獸而不知黃龍是求之未盡也亦猶民俗惟知四時而不知夏之後有土位素問所謂長夏月令所謂中央五時取火夏季取槐檀之火也軒轅本市垣之星而在張宿之分野分爲土德寄王鶉火亦由是也

埤雅云大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莊子云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又云騰水上溢故爲霧又云陰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爲電蜚仲舒云陰陽之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雨乘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淮南子云天之精雷電風雨也又云電激氣也雷以鞭策大戴禮云霜陰陽之烝也陰氣

則凝而爲霜王充論衡云雲霧雨之微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霧凍凝者皆由地發不由天降蔡邕云露者陰之液也五經通義云和氣精凝爲甘露河圖云赤水之烝上蒸爲霞曾子云陰陽之氣則爲霧爾雅云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釋名云虹陽氣之動也虹攻也純陽攻陰之氣也鄭玄注考靈曜云日旁氣白者爲虹元命苞云陰陽交爲虹霓侯鯖錄云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詩雲漢箋云天河水氣也光轉運於天

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赤如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見易通卦驗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美人魏雲如風齊雲如絳楚雲如龍蜀雲如困見晉書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澤雲波水見淮南子又見呂氏春秋又溜魚雲見相雨書礙車雲見國史補卿雲見拾遺記商雲之色外赤內青見太玄經油雲見西京雜記景雲見竹書紀年彤雲見文選三素雲見道書梢雲見孫氏瑞應圖香雲見拾遺記

八節有八風立春條風春分明庶風立夏清明風夏至景風立秋涼風秋分閶闔風立冬不周風冬至廣莫風見易緯東北滌風又融風東滔風東南薰風南巨風西南淒風西飂風

西北厲風北寒風見呂氏春秋東北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見廣雅乾不周風坎廣莫風艮融風震明庶風巽清明風離景風坤涼風兌閶闔風見服虔注東北炎風南條風東南景風南巨風西南涼風西飂風西北飂風北寒風見淮南子初春至夏五日曰花信風梅花風先棟花風後凡二十四番見歲時記五月落梅風見風俗通六月黃雀風見風土記九月鯉魚風見提要錄三月鳥信風五月麥信風見國史補仲秋蓼花風見月令章句八月裂葉風見洞冥記又雄雌風見宋玉賦離合風見陸機要覽郟公風見會稽記上行曰扶搖風曲上曰羊角風見莊子梅雨後涼風一月曰舶棹

風見瑣碎錄颶母風發時先綴後急曰鍊風見嶺南錄及番禺雜記八月風曰衞荀風見金樓子又祛塵風在崑崙山見拾遺記又南風爲凱風東風爲谷風北風爲涼風西風爲泰風見爾雅春晴日出而風曰光風秋冬餘風曰緒風見楚詞

詞風曰孟婆舊以爲宋句欄中語將捷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裳怎禁他孟婆令皐宋徽宗詞云孟婆好作些方便吹篙船兒倒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舶棹野人相傳以爲孟婆發怒按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鄉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于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媼此言雖鄙俚亦有自來矣

雹風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按說文觱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觱栗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所以風寒謂之觱發也吳下田家志引諺云三九二十七鑿頭吹觱栗正謂風吹籬落其聲似觱栗與詩意合論語注栗至觱發之時將墜尤有戰栗之象由是觀之觱發栗烈初皆實字而毛已以風寒氣寒言之蓋影響之見也

集韻淞淶洛也三蒼解詁液雨也其字音送俗曰霧淞漢書五行志雨木冰亦曰樹介又曰木稼稼即介之訛耳寒甚而木冰如樹著介胄也曾南豐集云齊地寒甚夜如霧凝於木上日出飄滿庭階尤爲可愛遂作詩云園林初日淨無風霧淞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龍鬚齊地以爲豐年之兆諺云霜淞如霧淞窮漢備飯甕然淞之極則以爲樹介木冰諺云木若稼進官怕蓋寒淺則爲霧淞寒極則爲木冰霧淞召豐而木冰召凶也

二月杏花雨見提要錄清明爲潑火雨見退齋雅聞三月榆莢雨見氾勝之書四月薇香雨見李賀集五月三日留客雨見陸機要覽夏至黃梅雨三月迎梅雨五月送梅雨見風土記五月分龍雨見續博物志五月溜枝雨見風土記暴凍雨見爾雅七月洒淚雨七月六日洗車雨見歲時雜記八月豆花雨見歲時記九月黃雀雨見提要錄立冬八液雨見瑣碎錄又旦日雨爲月額雨見金樓子又蜀中以常雨爲爛雨見侯鯖錄

史皇作書天雨粟燕丹留秦天雨粟呂后時雨粟光武末年陳留雨粟大禹時雨稻梁武成八年雨黍于齊梁雘八年雨黍于薛漢武帝時廣陽雨麥宣帝時江淮雨穀三月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五代時閩雨豆趙宋南渡後舒城雨米又雨木實如冰莢子大禹時天雨金三日周成王時成陽雨金顯王時櫟陽雨金襄王時雨金于晉秦二世元年宮中雨金漢惠帝時宮中雨黃金黑錫漢翁仲孺貧天雨金十斛于其家唐垂拱三年廣州雨金王莽時宮中雨五銖錢至地爲龜梁惠成七年雨碧于郢梁大同中雨雜色寶珠隋仁壽四年陝雨金銀花又仁壽二年宮中雨水銀花紂末年雨石魏時鄴中雨五色石漢成鴻嘉四年秋信

都雨魚長五寸李期時雨大魚于宮中皆黃色又赫連鳳朔元年唐光啟二年元和十四年皆嘗雨魚元至正二十五年六月大都雨魚漢武帝天漢間大雨白蠶晉太始八年雨毛于蜀隋開皇六年雨毛于京師如馬尾至三尺唐神龍二年四月雨毛于鄭熙甯戊申雨白毛于巴陵長二三尺紂時天雨血永康元年雨血尉氏後齊河清二年雨血于大原唐武德初雨血于突厥貞元二十一年雨血于京師隋仁壽中宮中雨花如榆莢周秦間河內雨酸棗今酸棗縣是也魏武時河內雨粟漢元帝時雨草宋太始四年雨草于行宮唐貞元中雨木于陳留大如指長寸許有孔其立如植唐垂拱四年三月天台雨桂子句餘成通八年下邳雨湯殺鳥獸梁襄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十二年齊地雨冰廣者六尺漢桓帝京師雨冰涼張璇二年二月雨冰片如纊宋紹興戊午太康縣雨冰龜首足卦文皆具

霿雪二字音義皆異霿字以介音屑說文雨覺爲霿徐鉉注訂說文誤以介爲肖遂爲臆說云霿雪著物則消此說可笑雪豈有著物不消者乎霰雪與片雪同一性也霰即霰也爾雅雨覺爲霿注冰雪雜下謂之霿雪說文霰稷雪也陸佃云閩俗謂之冰雪今名濤雪與霿音相近也詩補傳曰粒雪郭璞爾雅注謂雨雜下也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雪撒而下杜子美詩所云霿雨不成花俗諺云夾雨夾雪也春秋緯曰盛陽之氣溫暖爲雨陰氣薄而脅之則合而爲雹盛陰之氣凝滯爲雪陽氣薄而脅之則散而爲霰韓詩相彼雨雪先集爲霰薛君曰霰雪也夏侯孝若寒雪賦曰集洪霰之淅瀝煥摧磊之霏索謝希逸雪賦曰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古詩詠霰云雪花遺汝作先鋒是也以此證之霿與霰同不同矣霿以肖近天氣也楊雄賦騰清霿而軼浮景陶潛詩川澤餘霿字雙微霿道書所稱九霿青霿赤霿紫霿絳霿玄霿之屬與霰霿字音義何啻千里

玄霜絳雪仙藥見漢武內傳周穆王時西王母貢驪州甘霜甜雪廣延國雪霜皆紺碧見拾遺記吉雲國有五色露畢勒國亦有五色露見洞冥記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露之美者有揭雲之露其色紫見呂氏春秋王者施德惠甘露降一名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膏露一名天酒見瑞應圖善飲國人飲丹露云日初出時有露如珠見洞冥記又炎帝時有香露崑崙山有朱露見拾遺記

諺云日出雨落公媳相撲謂陰陽不和也蔡邕曰陰陽不和則氣爲虹虹見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輒與日相互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諺云東鱟日頭西鱟雨信然大率與霞相映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是也莊子曰陽炎陰成虹禮疏云日照雨滿則虹生蓋雲心漏日日腳射雲則虹特明耀異常或能吸水或能吸酒人家有此或爲妖或爲祥朱子云既能吸水亦必有形質詩謂之蝃蝀其字以蟲俗謂之鱟其字以魚俗又

謂之旱龍依其形質而名之也

今人以返照爲倒景非也司馬相如賦貫列缺之倒景謂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故日景倒在地下也陵陽子曰列缺氣去地一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谷永曰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服虔曰列缺天閃也魏瓘賦淩倒景而將越

莊子言野馬塵埃乃是兩物古人即謂野馬爲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韓渥云窗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爲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間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典謂如熱時野馬陽燄即此物也

雀錫味雖甘色則白濁其臭如松脂啗之膠舌甘露色微紅

凝結如脂珠馨香而有酒味食之百數皆爽也如醴泉有正味甘而飲之愈疾者若漢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涌出飲之病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此方謂之醴泉若唐雲韶殿前穿井得甘泉止謂之甘泉耳

凡氣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恆山之北氣青勃碣海岱之間氣正黑江淮之間氣皆白東海氣如員蓬附漢河水氣如引布江漢氣勁如杼濟水氣如黑狶渭水氣如狼白尾淮南氣如白羊少室氣如白兔青尾恆山氣如黑牛青尾東夷氣如樹西夷氣如室屋南夷氣如閣臺天子氣如城門如華蓋如龍馬猛將氣如龍如猛獸如火煙如白粉沸如火光夜照人如山林草木如張弩軍勝氣如堤如坂如火光如虵舉首如覆舟負氣如馬肝如死灰如偃蓋如偃魚如羣羊羣猪如轉蓬如揚灰如雙虵如繫牛如飛鳥如決隄垣如壞屋如驚鹿

每見史傳稱百六陽九而不得其說按洪景盧續筆云以歷志攷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七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然則陽九即當承百六而言所謂災歲蓋不止陽九也及攷張世南游宦紀聞所載王湜太乙肘後備檢則云四百五十六年爲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爲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爲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爲陰數之窮與景盧所記不同而甚有理又

曰后羿寒促之亂得陽九之數七殷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卑弱得陽九之數九煬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亂離得百六之數三此所謂應者也舜禹至治得百六之數七周成康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巳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乙武丁得陽九之數六不降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得百六之數十漢明章得百六之數十五唐貞觀得百六之數二此所謂不應者也又有元三之厄不可曉或云即元元也訛而爲二耳又云楊孟文石門頌中遭元二西夷虐殘孔耽碑元二

坎軻人民相食趙明誠云若作元元不成文理然徧攷歷數書無之竊謂恐即入元百六而爲陽九次爲陰九詞人深晦陽九陰九之語爲元二耳

江甯顧起元

方輿上

周禮均人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則周都潁川陽城所謂地中也草木子云崑崙天下山之頂也其東而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海水皆東流也其西而西域諸國也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則土蕃西廣水皆南趨也北即沙漠又天下岡脊至高之處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崑崙乃其結頂處四下之簷乃四方之國土考其流水可見道經云海外蓬萊閬苑有五岳靈山一曰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居九氣青天之內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居二氣丹天之內三曰麗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居七氣素天之內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居五氣玄天之內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假蓋東曰樊桐西曰玄圃南曰積石北曰閬苑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又按宋沙門慧嚴與南蠻校尉何承天共論華梵中邊之義引周公測景之法謂此土夏至之日猶有餘陰天竺則無也言測景者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地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測景得潁川陽城於是建都土圭長尺有五寸夏至日晝漏半直八尺之表表北之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此為地中鄭司農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當知陽城蓋就此土自為中耳既有表景豈非餘陰邪故曆有大小二餘增損積算時輒差候明非中也天竺夏至之日日正中時暨晷無影所謂天中承天無所措難文帝聞之乃勑任豫受焉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成光子云中天竺國東至震旦國五萬八千里震旦即神州之號也南至金地國西至阿拘遮國北至小香山阿耨達池各五萬八千里釋迦方域誌云池名阿那陀答多唐言無熱惱也在香山南雪山北居山頂上池周八百里分出四河各隨地勢而注一海故葱嶺以東水注東海達塊以南水注南海雪山以西水注西海大海以北水注北海水經云無熱丘者即崑崙山山海經云流沙之濱赤水後黑水前有大山名崑崙丘扶南傳云阿耨達山即崑崙山山海經云海內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萬萬仞十洲記云崑崙陵即崑山也在北海亥地去岸十三萬里此指佛經蘇迷山也故崑崙近山則西涼酒泉之地穆君見西王母之所具彼圖經若崑崙遠山則香山雪山之中河源出焉攷三教所紀以地理而言雖未必如成光子之說然以水與日景而言參之眾論則崑崙當為天地之中正天竺大千之界也潁川陽城特中國之中周公宅中圖大必於是求之然未可以盡通方之巨觀耳

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鰈南方有比翼鳥

不比不飛其名鵌鵌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蹷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枳首蛇焉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廣雅又云東方有魚焉如鯉六足鳥尾其名曰鮯南方有鳥焉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鷩鮯西方有獸焉如鹿白尾馬足人手四角其名曰獲如北方有民焉九首蛇身其名曰相繇中央有蛇焉人面豺身鳥翼蛇行其名曰化蛇此五方之異物也所載之不同如此

伏羲都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都陳同上或曰曲阜晉志曰都城而別營於曲阜也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黃帝都涿鹿今順天府涿州括地志又曰涿鹿故城在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州今桑顏之地少昊都曲阜同上顓帝都帝丘今山東濮州舊有陵碑尚存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縣唐堯都平陽即今山西平陽府也有唐城虞舜都蒲坂即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夏都安邑即今山西平陽府夏縣春秋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蓋九州之冀也括地志又曰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易都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漢志曰陽翟乃受封避舜子之所商都亳同上後盤庚遷都亦曰亳者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蓋自湯至盤庚五遷也祖乙遷耿盤庚復遷于亳周都豐鎬即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圖中也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詩曰文王有聲作邑于豐宅是鎬京雒邑正之武王成之蓋都豐而遷鎬也又曰都洛陽即今河南府洛陽縣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而復都豐鎬至平王乃遷洛公羊傳又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成王既卜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還豐鎬蓋以洛居中土故曰京師秦都咸陽即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故古蹟阿房宮長信宮俱在此也西漢始都洛陽五年因婁敬說而復遷都長安東漢都洛陽同上魏都洛陽同上諸書或曰長安曰譙曰許昌曰鄴者水經註曰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譙爲先人本國許昌爲漢之封居長安爲西京遣迹鄴爲王業本基故號五都時一幸焉而吳初居鎮江都武昌即今湖廣武昌府也後遷建業即今南京應天府也蜀都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成都即今四川成都府西晉都洛陽同上東晉都建康同上宋齊都建康同上梁都建康同上陳都建康同上元魏初居雲中即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後遷洛陽同上北齊都鄴即今河南彰德府西魏都長安同上關中也後周都長安同上隋始都長安以城狹小水鹹與蘇威高熲共議移去城北三十里龍首山都焉後煬帝常徙都洛陽爲巡幸故也唐都長安同上梁都汴即今河南開封府唐都汴同上漢都汴同上周都汴同上宋都汴同上南宋都臨安即今浙江杭州府元都大都即今北京順天府時至上都乃宣府之外之地國朝都應天永樂以北平爲行在後爲北京順天府輿地東界朝鮮境東西二千里東瀕海則朝鮮之外亦瀕海也西至嘉峪

自嘉峪而西南則爲西域河源葱嶺天竺在焉南濱於海海之南則爲安南占城佛齊暹羅東則爲日本東南則爲大琉球西南則爲浮泥西洋彭亨諸夷北連沙漠則九邊之外東爲會慶府則金上京與女直相鄰地北爲舊開平則元上京越沙漠爲威虜鎮殺胡鎮　成祖北征所至之地南望北斗北則爲和甯元初建都於此自和甯北行四千餘里則爲大澤又東則爲北狄云

戰國策注辨證東西二周詳矣而宋劉忠定元城語錄曰東西二周通封畿宗周鎬京也地方八百里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洛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得方百里者百爲方千里也故詩曰邦畿千里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此周武王時也至幽王時宗周滅所謂方八百里失之矣及平王東遷洛邑則方六百里爾明邵文莊簡端錄又曰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成周下都也王既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也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蓋其任怨也大矣非忠之至者其孰能如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爲二遂以入成周爲入于京師使遷都之說卒無所歸而弘之忠不白于後世洛誥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是謂王城又曰我又卜瀍水東是謂成周嗚呼地之不考乃害于義如此哉均可以補前注也

禹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

銅之山四百七十六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與管子同管子地數篇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

八埏東少海東南元澤南浩澤西南丹澤西泉澤西北海澤北寒澤東北通澤又八紘東北荒土東桑野東南眾女南反戶西南火土西沃野西北沙所北委羽又八極東北蒼門東開明門東南陽門南暑門西南白門西閶闔門西北幽都門北寒門見淮南子八陵東陵陬南陵息愼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陵鴈門又加陵濮梁河墳見爾雅九府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見爾雅淮南子

周禮職方掌天下之圖以正南荊州其鎮曰衡今名南嶽即舜南巡至於南衡者是也今湖廣衡山縣漢武元封五年巡南郡霍山禮天柱峰遂以南衡遠阻此地亦名衡山遂號爲南嶽今南直隸六安州至隋復祀於湖廣之衡山至今不改周禮以正北幷州其鎮曰恆山今名北嶽即舜北巡至於恆山者是也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唐貞觀間眞定曲陽縣恆山忽爾飛石下縣朝廷以地亦名恆山遂因建祠爲北嶽爾雅亦以此爲北嶽五代瓜裂宋地又不至於大同因之以祀到今弘治中兵書馬文升備奏唐宋之

故今京師在北南行以祀恆山爲非禮當復於渾源之恆事下禮部禮書倪岳乃薦曲陽而生者因執志必可信而神已飛於曲陽遂寢

東嶽廣乘山在東海中南嶽長離山在南海中西嶽麗農山在西海中北嶽廣野山在北海中中嶽崑崙山在九海中爲天地心此大五嶽也方壺山在北海扶桑山蓬萊山沃焦山在東海連石山在東南鍾山在北海方丈山員嶠山岱輿山俱在大海中酆都山在九壘之下玄洲在北海中瀛洲生洲祖洲在東海中鳳麟洲聚窟洲流洲俱在西海中淡洲在南海中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中滄海島在北海中高五萬里皆神仙所居五帝所理中國五嶽東岳泰山羅浮括蒼爲佐命蒙山東山爲佐理南嶽衡山霍山潛山爲儲副天台句曲爲佐理中嶽嵩山少室武當爲佐命太和陸渾爲佐理西嶽華山地肺女几爲佐命西城青城峩眉嶓冢西玄戎山吳山爲佐理北嶽恆山河逢抱犢爲佐命玄隴崆峒陽洛爲佐理又三佐命山青城山天柱山盧山又有十大洞天則王屋委羽西城西玄青城赤城羅浮句曲林屋括蒼三十六洞天則霍林蓬玄朱陵總眞總玄司眞盧陵大妙洞盧詠眞丹山赤水極玄陽明德玄天寶極玄好生上元天柱司玄昇眞化玄貴玄司眞容城太王太秀法樂長耀寶光太上寶玄秀樂長眞玉闕寶圭湘眞太虛洞陽隱觀玄眞太元大酉華妙金庭崇妙丹霞仙都祈仙青田大鶴大滌玄蓋朱湖太生良常方

會白馬玄光金華洞光紫玄洞盟皆有眞仙主之七十二福地則地肺仙源玉瑠青嶼崆峒郁木坑武當君山桂源靈墟沃洲天姥岑若耶溪巫山清遠東白安山馬嶺鵝羊洞眞壇洞宮玉清壇靈源陶山爛柯龍虎勒溪靈應白水源金精閣皁始豐逍遙東北源鉢池論山毛公壇九華桐柏平都綠蘿章觀抱犢大面虎溪元晨德山雞籠玉峯在皇田商谷張公洞長白中條霍山雲山四明緱氏臨邛少室翠微大隱白鹿天柱大若巖嶗山西白天印金城三皇非沃壤三十六靖盧綿竹紫蓋瀘水丹陵守玄靈淨送仙契靜淩盧鳳凰子眞玄性契玄啟玄出谷君平斗山光天眼德尊玄得一啟靈宗華朝眞黃堂迎眞招隱紫虛啟聖啟靈鳳臺東華祈仙元陽東蒙眞陽右皆有仙眞修煉之跡按記事者可謂詳悉矣然滇詔之地碧雞金馬蒼山洱水勝甲天下又自廣而西山皆聳秀黛碧洞多深窈宏觀衞無仙眞總理蓋記者當其時中國版圖未備無所攷證耳

崑崙山一名崑岑君山一名嬀宮武當山一名籙嶺普陀山一名梅岑青城山一名天谷大復山一名胎簪衡山一名芝岡東海一名岱淵（岱淵見隨巢子）

太史公自敘言著書藏之名山名山藏書自古多有之按穆天子傳羣玉之山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嵩高山記一石室有自然書及飲食九土文括略禹禪會稽山一石穴委曲黃帝藏書於此禹得之又水經注石山有金簡

玉字書禹發之得治水之理吳地記包山中有洞庭深遠吳王夫差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得玉葉上列靈寶經二卷使示孔子曰禹書也吳越春秋九山東南曰天承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藍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金銀禹登衡山有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道水當齋於黃帝之嶽禹乃齋登石簀山果得其文周行天下使伯益記之爲山海經荊州記小酉山石穴中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而學因留之梁湘東王云訪小酉之逸典是也武陵記天門山巖中有書數千卷見而不可取伏滔北征皇天場古陶穴藏書二千餘卷

何仲默三秦志曰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三谷者其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棧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爲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

張翠微考異南嶽有三一衡陽之衡山二廬江之霍山三舒州之潛山漢武帝以衡陽遼曠故移其神于廬江今俗皆號爲南岳又九域志舒州懷寧縣有潛山爲漢之南岳一名天柱山即漢武帝登灊天柱山是也按廬江古廬子國即春秋舒國之地張揖廣雅曰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廬

江潛縣漢武帝移岳神於天柱天柱亦爲霍山是則霍山與天柱一而已南岳安得三耶首陽山有三一蒲坂二隴西三洛陽論語注以蒲坂爲夷齊所餓之地按考之洛陽者爲是阮瑀弔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陽敬弔伯夷謂蒲坂者非也歷山有四一河中府二齊州歷陽縣三冀州四濮州雷澤縣皆有舜之遺蹟翠微考異以濮陽之歷山正舜畊之所塗山亦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鍾離縣四宣州當塗縣皆立禹廟翠微考異以宣之當塗正禹之娶所則其他皆謬託也又按禹娶于塗山會稽志塗山在山陰縣西北四十五里蘇鶚演義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巴南舊江州四當塗縣按左氏昭公四年傳穆有塗山之會哀公七年傳禹合諸侯于塗山杜預解並云在壽州東北說者曰今濠州也柳宗元塗山銘序曰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然則禹與穆王皆嘗會諸侯于塗山矣然非必皆壽春也若禹之所娶則未詳何地水經注江州縣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並言禹娶于此越絕書吳越春秋乃云禹娶于會稽塗山應劭曰在永興北永興今蕭山縣也又與會稽志所載不同蓋會稽乃禹會諸侯計功之地非所娶之國也

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傳以爲謝安攜妓之所按謝安本傳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山唐裴宛與呂謂等鑑湖聯句有興衰還尋戴

東山更問東此會稽之東山也本傳又云安石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溪谷悠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有遊餘杭東西嚴詩注云即謝安東山所謂獨攜縹緲上人來東西山者是也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游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載建康事迹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然南史載宋劉勔經始鍾嶺以爲棲息亦號東山金陵遂有兩東山矣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太形則行本音也河圖括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郭緣生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陘崔伯易感山賦上正樞星下開冀方起爲名丘岌爲平岡巍乎甚尊其名太行蓋趁韻之誤耳

左傳成公二年晉郤克戰於鞍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相傳讀不字俱作卜音伏琛齊記引摯虞畿服經不附之注于水其說甚異而有徵又按水經注云華不注山單椒秀澤孤峯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九域志云大明湖望華不注山如在水中李太白詩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綵翠如芙蓉比之芙蓉蓋因華不之名也以數說互證之伏氏音不爲跗信矣

蜀山之大者曰岷山其川曰岷江岷字說文作嶙省作岷漢人隸書作汶多與汶相混列子貉不踰汶謂川江也非汶上也殷敬順已辨之史記冉駹爲汶山郡司馬溫公類篇曰汶

音岷據史記引禹貢岷嶓既藝及岷山之陽及岷山導江皆作汶蓋古字通用也三國志蜀後主至湔登坂觀汶水之流王右軍與周益州撫書曰要欲一遊目汶嶺五代史蜀主王建貶衛尉少卿李鋼爲汶川尉徐無黨注汶讀作岷而今汶川縣誤呼作問音也

赤壁山乃吳破曹處湖廣赤壁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皆有之惟武昌嘉魚縣西南八十里大江濱北岸烏林南岸赤壁是也唐屬蒲圻故云去縣西百四十里今屬嘉魚宋謝枋得猶于石崖見赤壁二字蘇子瞻所遊乃黃州西下津江百步赤壁磯土人訛爲赤鼻非故地也可謂賦而失實張文潛但知辨其誤而亦不識此山之名子瞻所遊自名石鐘山也

驪兒崇山今以爲湖廣之慈利縣非也沈佺期詩集有從崇山向越裳詩其序云按九眞圖崇山越裳四十里杉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戟缺籐竹明昧有三十峯夾水直上千餘仞諸仙窟宅在焉其詩云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從山谷變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以此證之崇山乃在交廣之域爲是

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龐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在九眞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在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

五嶺也在始安都龐水經注作部龍萌渚輿地志作明誌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鼲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鄲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注鄲城接鬱林九嶷在零陵番禺在南海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

天山雪山祁連山白山四名其實一也明帝紀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章懷註曰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之又杜詩註天山卽祁連山在伊州一名雪山

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幕之北宋謂之姚

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沈括云予奉使嘗帳宿其下云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胡人言黑水源下委高水曾逆流予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黑爲盧水爲龍盧龍卽黑水也

杜少陵愁坐詩云葭萌氐種迴左擔犬羊屯葭萌左擔皆地名葭萌人皆知之左擔人罕曉也按太平御覽引李充蜀記云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爲之左擔道也

地志金陵爲古雲陽氏之都按遁甲經云沙土之福雲陽氏之虛也可以長往可以隱處卽今茶陵之雲陽山攷之皇甫

紀實爲少昊之封雲陽氏之蹤固在甘泉甘泉之山本曰雲陽以故黃帝以來每大祀必于甘泉然則長沙之地其亦爲始封乎若丹陽曲阿則秦氏之雲陽嶺也吳地記錄曲阿正秦代之雲陽嶺太史時言東南有天子氣在雲陽間秦人于是發赭徒三千鑿雲陽之北岡曲之因曰曲阿則今之丹徒也昔吳岑昏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間而陳勳屯田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則今之破岡瀆也故杜佑以丹陽爲古雲陽而學道傳謂是茅山若絳北之陽石者非其址矣

地有空桑在東窮桑在西歸藏啟筮云空桑蒼蒼八極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蓋指隅夷之地故記孔子生于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游于大澤之陂夢黑帝謂己汝產必于空

桑而干寶所記徵在生于空桑之地今名孔廟在魯南山之穴故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南山穴之說已自戾矣若共工氏振鴻水以薄空桑則爲莘陝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氏春秋古史攷俱言尹產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固非魯也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此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桑雍之域顓頊繼少昊者故世紀亦自窮桑遷商丘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穎達云言魯北者相傳言爾蓋以定四年傳封伯禽于少昊之墟逆之而史之所記乃在曲阜又因預而妄之也郡國志云少昊自窮桑

登帝位非空桑明矣

蕭何封鄼侯今世家作酇侯字相似之誤也鄼七何切班孟堅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鄼又唐詩麒麟閣上識鄼侯按鄼在沛酇在南陽何起沛封邑必近之且孟堅去何未遠所聞必眞師古云何封南陽之酇疑未深考也

楊用脩以方城爲萬城陳伯晦引史記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又我悉方城外及服虔杜預之說以正之然不如盛弘之荊州記之明切也其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潕水達沈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云云何其易曉也郡國志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苦菜于東俱有方城又楚狂接輿耕於方城之南蓋皆傍此長山方城而名者也

語云鴈門紫塞地皆在北今人稱北爲鴈塞非也荊州記鴈塞北接梁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鴈飛翥至此即回翼唯一處稍下每鴈飛達則矯翮裁度下處而過故名鴈塞地在蜀漢間也

錢唐二字其來甚遠按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亦有錢唐縣今唐字從土則誤矣蓋以錢易土及捐錢築塘等事皆傅會之辭也

楚章華臺亳州陳父縣陳州商水縣荊州江陵長林監利縣皆有之乾谿亦有數處據左傳楚靈王七年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杜預注章華臺在華容城中華容即今之監利縣非岳州之華容也至今有章華臺在縣郭中與杜預之說相符亳州陳父縣有乾谿其側亦有章華臺故臺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靈王戰死於此商水縣章華臺之側亦有乾谿薛綜注張衡東京賦引左氏傳乃云楚子成章華之臺于乾谿皆誤說也左傳實無此文章華與乾谿元非一處楚靈王十二年王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此則城父之乾谿靈王八年遷于夷者乃此地十三年公子比爲亂使觀從師于乾谿王眾潰靈王亡不知所在平王即位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

葬之以靖國人而赴以乾谿靈王實縊于芋尹申亥氏待他年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而非死于乾谿也昭王二十七年吳伐陳王帥師救陳次于城父將戰王卒於城父而春秋又云弒其君于乾谿則後世謂靈王實死于是理不然也

康成以三亳阪尹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士安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蔡注立政用士安說註盤庚又用康成說二書亳同康成說是

載籍中所言地理訛舛甚多姑數其一二漢文帝封淮南長子陽周侯賜爲廬江王應劭曰廬子國廬子國即廬戎之地按左傳廬戎自在容城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爲廬江之廬

矣舜漁雷澤正城陽之雷澤而周處風土記乃以吳之太湖大雷山小雷山爲舜漁之所子胥之胥山在嘉興東南而張晏乃以太湖之承胥二山爲子胥之山李白讀書于匡山正綿州大匡山小匡山之處而寰海記舊註乃指江州匡廬山爲白讀書之所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左傳曰王以田江南之夢則知雲在江北而郭璞注爾雅乃以岳陽巴丘湖爲楚之雲夢後漢樊丹封謝陽侯正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之謝地也而傳乃以爲射陽按射陽在山陽西即漢高祖封項纏之地非丹封地也樊毅碑曰謝陽之孫此可驗也

鄒衍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載于史記按其說曰東南神州曰且土（且音與晨同）正南邛州（隋書作迎）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隋書作羽州）曰升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正北玄州（隋書作營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尸子作念土）正東陽州曰信土其言本荒唐漢人作河圖括地象全祖其說隋作郊天遂以其名入從祀之位史炤通鑑釋文曰此九州其崑崙統四方之九州乎或曰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神農之九州也又按淮南子載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與前小異

司馬子長自敘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漫遊萬里之日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爲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盆臼者當之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迹不到明巡撫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水經注石泉縣有石紐村禹所生也唐詩春雲生嶺上積雪在罍間山凹之地堪爲墟市者曰罍尚書序仲丁居于罍其地在陳留浚儀之間秦之敖倉也敖即罍也三川爲天下之朝市故名曰敖云左傳有罍氏之隧史記注青陽在青之陽玄罍在玄之罍梁宣帝七山寺賦神罍嵒嵒而特立仙的皎皎以孤臨皆以罍爲地名也周禮司市之文云禁其闚罍注闚以力爭罍以口爭交市之地必多爭故禁之此益可證罍之爲市其義所從來遠矣後世市謂之墟歸市曰趁墟言有人則罍無人則虛也

漢地理志有朐忍縣顏師古注音劬誤也按說文朐腊脡也其俱反字既從句與地名何干通典作朐䏰朐音如順切䏰如尹切讀如閏蠢通典之音得之矣而字作朐則因漢志而誤也當從朐乃叶閏字之音朐䏰蟲名蠕州地多此蟲遂以爲名又謂朐䏰屬漢中亦誤檢地志漢中實無此縣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橫石灘上土人云驛之左右朐䏰故地也

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漆沮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杜水名即杜陽也據文義作杜爲長耳銅柱不獨馬援吳黃武二年程普關羽分界鑄銅柱爲誓在

衡山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又五代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學士李皐銘在辰州西北一百十里會溪對又涪陵江曰名銅柱灘也

史記齊世家稱伐我入關徐廣曰在鉅平括地志兖州博平縣南二十九里西臨汶水唐陽關在安西詩西出陽關無故人是東西兩陽關也

宋潤州丹楊館書從木其屬縣丹陽書從自或者疑之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楊江南地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也抑又考之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移郡治於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爲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爲丹陽郡而以曲阿爲丹陽縣然則今潤之丹陽正非漢丹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楚羋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誤矣

江甯顧起元

方輿下

有兩石頭一在金陵一在豫章在金陵者所謂鍾山龍蟠石頭虎踞王處仲蘇峻所據之地也在豫章者即韓退之次石頭驛詩也有兩石城一在金陵一在竟陵在金陵者即左思所謂戎車次于石城是也在竟陵者即莫愁所居之城也有三西塞一在金陵一在雲川一在武昌在金陵者乃石城西北之處在雲川者張志和所稱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者也在武昌者乃曹武成王用師之城今黃州上有西塞山是也

越絕書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又云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彊侵越地以爲戰地至于柴辟亭又云女陽亭者句踐入臣于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于就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兒鄉水經注云東逕禦而鄉爲善歷曰吳黃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歲由拳西鄉有產兒隨便能語云天明河欲清腳折金乃生因是韶爲語兒鄉非也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韋昭曰越北鄙在嘉興是也今嘉興志語溪在崇德東南一名語兒中涇又名沙渚塘爲吳樓兵之地又錢塘有女兒橋亦此前漢書封楱終古爲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名漢書南粵傳東粵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軍卒錢塘楱終古斬徇北將軍爲語兒侯師古曰錢塘會稽縣楱音袁孟康曰語兒越中地今吳南亭是也師古曰語或作禦或作鋙音同侯鯖錄語兒梨果實之珍因其地名也

高宗伐鬼方之事惟見于易鬼方極遠之國即莫靡之屬也蒼頡篇云鬼之爲言遠也世本黃帝娶于鬼方氏漢匡衡疏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者湯時鬼方已內屬於式圍之中而復叛於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也又西羌傳曰殷室中衰諸侯背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是其證也竹書紀年周王伐西落鬼戎按今貴州有羅鬼夷楚辭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爲醢紂醢脯九侯亦效夷虐也

岑參詩苜蓿峰邊逢立春葫蘆河上淚沾巾皆紀塞上之地也唐三藏西域志塞上無驛亭又無山嶺止以烽火爲識玉門關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然則今作峰者非也

漢史言匈奴漢南無王庭謂陰山之南黃河之北也陰山在山西陝西之北繞河流南折橫亙千里西出賀蘭東踰燕薊而抵醫無閭重山連阜峻嶺懸崖隔關北狄過此山後南北數千里東西數千里皆是砂礫無水草名爲大磧虜駐此人畜皆乏食若不得據陰山之南必須踰此石磧而居其北北即漢北也漢南無王庭者石磧之南陰山前後也

張良對高祖言長安形勝曰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史記漢書皆不解胡苑之義後人或改苑作戎非也按漢官

俟引郎中侯應之言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又胡人歌曰失我燕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令我六畜不蕃息所謂胡苑之利富是此義也

牧誓微盧彭濮汲冢周書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鄭語楚蚡冒始啟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麋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齒濮爾雅南至於濮鉛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今按哀牢卽永昌濮人今名蒲蠻其色黑折腰文面是其飾也濮與蒲字音相近而訛爾

宣和畫譜中載有佛林圖或作拂林又作拂菻不知所謂後考杜環經行記拂林在苦國西一名犂靬其人顏色白婦人皆服珠錦善織絡琉璃妙天下菻音力甚切董北苑畫跋云拂林圖自唐有之其人類中國婦人皆衣胡綾紺文雜錦戴金花步搖纓以木難青珠盧鼎雙柘枝舞賦云拂菻妖姿西河別部蓋如唐人之胡旋女元末之天魔隊耳

易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穴地何也按中山經云帝囷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井天所爲也鑿地之井人所爲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市井二字人有謂古者城分九區如井字公宮後列爲市井者按後漢循吏傳中云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曰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

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曰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注楚滅九國以爲縣顧得比之正義謂息鄧弦黃蓼江六蓼庸權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沈重謂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爲九也皆曲說不通竊意九爲陽數之極故書傳凡言九者皆指其極也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亦止言九也如九陵九淵九攻九守皆可以此例推之後漢書云九縣屬回正用此語

左傳九邱八索九邱卽九州也八索卽八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八索爲八卦謬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

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圃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秋命歷敘文也九圃取育草木爲義卽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人皇之都石鼓文所謂寓逢中圃也八輔則餘八圃也圃亦作有古字省文書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圃解之義尤明暢左傳謂之九藪陽紆雲夢之屬

周禮九藪揚州具區荊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豬一曰望諸兗州大野雍州弦蒲幽州貕養冀州陽紆幷州昭餘祁爾雅又有十藪魯大野晉大陸秦楊陓宋孟諸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隅燕昭余祁鄭圃田周焦穫淮南子九藪曰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

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余盛與周禮所載不同也

王子年云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熊升其上此封堠之始按北堂書鈔引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路有記里堆則堠起黃帝非始于禹也

詩町疃鹿場毛萇云鹿跡也說文曰町疃禽獸所蹠處蓋因町疃下有鹿場字遂以鹿跡獸跡附會之鹿跡獸蹠可以解鹿場不可以解町疃也原詩人之意謂征夫久不歸家町疃之地蹠爲鹿場非謂町疃即鹿場也且說文以町疃字載於田部曰凡田之屬皆以田若町疃果爲獸蹠則非田之屬也考之他訓左傳町原防井衍沃干寶注平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堤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張平子西京賦

徧町成纂注町謂畎畝王充論衡町町如荊軻之廬石鼓文原隰旣垣疆理疃疃毛伯敦銘予旣疃商莊子舜舉于童土之地其疏云童土疃也皆說田野並無鹿跡之說也

四海之邊中國者在山東則爲東海在廣南則爲南海人人聞見若禹迹所及西境流沙而不言西海東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則謂外薄四海訖於四海者如之何而四也漢武帝使命方行四表故西北二海遂有身歷而目擊之者於是條支之西有海焉先漢使命固嘗見之而入諸史矣後漢班超又嘗遣甘英窮觀至其地至於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國焉即波斯也夷人之與海商皆嘗往來若夫北海則又其甚遠者而霍去病之封狼居胥山也其山實臨瀚海者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爲匈奴所幽實諸北海之上而唐史所載又曰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焉在北海岸然則諸書所稱四海者實皆環夷夏而四之非寓言矣若夫西北二廨有西海柏海青海蒲類海蒲昌海居延海白亭海鮮水海皆嘗並海立稱然要其實致則衆水鍾爲大澤如洞庭彭蠡之類故借海以名之非眞海也李吉甫辨白亭海而曰河北得水便名爲河塞外有水便名爲海其說確也班固敘張掖之水曰羌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則眞以居延爲海矣

楚辭天問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柳子之對朱子之註大抵以歸墟爲說夫水由氣而生亦由氣而滅今以氣噓物則得水

又以氣吹水則即乾由一滴可知其大也歸墟尾閭是水之大窮盡氣之大升降處山海經云汜天之山赤水窮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杇音朽塗之山青水窮焉不庭之山滎水窮焉成山甘水窮焉則衆流各有窮處至此即化氣而升不必至歸墟也又莊子云日之過河也有損也風之過河也有損焉風日皆能損水但甚微而人不知覺若襮衣於日中摽濕於風際則立可驗此隨時而消息也覆杯水於坳堂則立而乾洒激泉於焦原則立而涸此隨地而消息也

禹貢載敷淺原蓋江鄂之間孔氏謂一名博陽山顏師古云博當爲傅漢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傅陽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晉爲敷陽誤爲博爾水經注云敷淺原地在豫

章歷陵縣西南水經所載禹貢山水澤地凡六十山指名曰山水指名曰水而稱地者四流沙九江東陵敷淺原也孔顏以爲山者巽矣按通典云蒲塘驛漢歷陵縣有敷淺原西十里有博陽山以今縣南十三里有陽居山舊經依固以爲敷淺原名博陽山然縣境惟有一水流入大江人謂傅陽川乃在此山東北輿志不合杜佑復析敷淺原傅陽山爲二蓋以敷淺原之水也十道四蕃志敷淺原博陽水俱在饒州九江新唐書博陽錄記顏魯公過蒲塘驛辨土俗所呼蒲淺水蒲敷音之轉南有博陽山土人呼濮陽山濮博亦音之訛則又以爲博陽矣博陽之山不得而實爾按驛西數十里惟有一望夫山蓋望敷爾潯陽志博石山在德安縣南十三里望夫山在德安縣西北十五里高二百丈謂升此望敷也隋志湓城望夫山或曰望君是也方

輿記謂夫行役妻每高登而望箱土積高而爲名然寰宇記巴陵當塗黎德安皆有望夫之山俱以婦人爲說謬矣志言邑人或謂縣古有敷淺原登此可以望之故名望敷以今山下近村猶以敷裏敷外爲名斯得之矣蓋望都之類爾今崇陽之西二百二十有雲溪山峭峻清流界道如帶卽所謂敷淺原也非博陽山

揚州文有三江而導水之文乃有中江北江釋者於是紛紛孔謂江自彭蠡分三以入震澤而鄭復以東迤爲南江歷代不決不知所謂三江非中北之江中北之江初無三江之名而三江元不入震澤也職方三江揚州之川郡國志章昭等以吳郡南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之按此皆自會稽入海者自班固冒以南中北之名遂與岷漢入滙之名文相亂故或者疑南松等爲是吳中小水不足名川於以岷漢充之故志林云江於彭蠡分爲三以入海然江自夏口合漢以入彭蠡卽合爲一自蕪湖出繇秣陵京口至崇明入海何嘗有三桑欽許愼謂江至彭蠡石城而分爲二一爲中江今大江一爲北江浙江也然浙出於歙至餘姚定海而入海與長江正自隔絕故漢注又爲岷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是一源而三目豈其然耶夫贛源於西章本曰豫水豫章之名始此而西章明有江南之號則亦可謂三江特此一江禹所不至禹貢不見學者有不之知夫以震澤在吳彭蠡在楚畧不相及今乃謂江自彭蠡分入震澤爲北是誤以揚州之文

解之也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謂三江既入於海而震澤亦以致定此自二事非謂其入震澤此郭所以謂三江分於彭蠡爲三流東入海然謂分爲三流則愈疏矣且雷夏既澤灉沮會同雷澤在兗灉沮在雍兗東雍西亦自二事而安國亦以爲二水會同於此澤蓋不知地理之所至也然又攷之海內東經會稽之山在大楚南三江之首大江出岷山海江出蔓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都西皆入於海故郭景純以岷江易浦陽今人特不知其處爾學者又何可妄引淺證而罔之哉

蔡沈黃震說三江皆於下流求之名以地訛號隨世改恐非禹貢之三江也按徐鉉注說文云江出嶓山至楚都名南江

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注岷山大江所出也嶓山南江水所自出也嶓山北江水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

導山之文自岷山至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而導江自岷山至于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匯東陵今之巴陵與夷陵相對出爲東西以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信矣故唐志以今鄂州巴陵爲是九江蓋在東陵而上顧不在彭蠡下也按荆州文九江孔殷鄭氏以爲殷者多也謂九江從山溪所出其孔甚多以言治之之難九江各源其下流合於江而非大江孔安國言江於荆界分爲九道應劭遂以爲自潯陽分班氏之志則以爲在潯陽縣南皆東合於大江而以

東陵爲在廬江金蘭水經亦云金蘭西北以廬江郡有東陵鄉也不知金蘭乃在匯之下流非大江之所至許叔重云迤邪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于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入於彭澤所謂至於東陵東迤北也豈潯陽之區哉且以大水受小水謂之過二水相受大小均謂之會河水東過洛汭北過洚水洚洛之水入河河水過之而已漾過三澨沔過滍沮亦猶是也自江分爲九道則經當云播爲九江不云過矣九江舊說一畝二白蜆三嘉靡四烏土五蚌六蓋七廛八沙提九廩爲之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而會於京口桑落州三百餘里而張須元九江圖乃有三里五洲白蚌菌州之名五洲即蜆而三里即畝也潯陽記則以爲一烏二白蚌三烏土四嘉靡五畝六源七廩八提九菌源或作浮烏土一作烏白水經書疏莊子義等往往皆引爲正晁百揆以爲方俗所名於經無當桑落州今在宿松西南百餘里十道四番志云江自鄂陵分派爲九於此合流謂之九江口又云潯陽江有八洲一沙二人三九江四葛五象六烏七感八蚌曲折爲九江洲與江洲潯陽中流分界東武林洲洲之下尾故程大昌謂荆境至潯陽以東即爲揚州孔應所以附會屬之別無古據安國言爲九派未有其名至張僧鑒張須元賈耽名而不同蓋出俗傳江何嘗九分哉逮蔣之奇乃以九江爲今洞庭宜亦有所見矣竊考漢志東陵之間自有沈淅沅辰敘酉澧湘資九水皆合洞庭東入於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是在九江中而

博物誌君山爲洞庭山故張勃吳錄云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若潯陽則爲揚境非荆地矣水經注言九江在長沙國不雋縣西北楚地乃今岳之巴陵洞庭在其西北則荆之九江爲洞庭審矣雖然秦漢以壽春置九江郡殊失所謂及英布爲九江王而王莽更以豫章爲九江郡劉歆以爲湖陵九江入彭澤禹貢爲辭也太史公云予登廬山觀禹迹九江曰安得古之九江而觀之蓋自秦漢說者知潯陽爲九江爾惠遠記廬山在潯陽南南濱宮亭北對九江而潯陽志九江在州西北二十五里皆率然之說爾太康地記以爲湖漢元水入彭蠡者則又入贛之九水也益遼隔矣

又攷九江蔡註據水經以沈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

水資水湘水爲九江仁山金氏辯之以爲此九水惟澧水自入洞庭餘皆合沅水北流然禹貢東至于澧過九江則是澧又當在九江之外乃考朱子文集漢史江陵新志更定九江謂一曰瀟江二曰湘江三曰蒸江四曰資江五曰沅江六曰漸江七曰序江八曰辰江爲九江近世方麓王氏又以爲九江爲洞庭禹貢至于澧過九江澧水出今岳州慈利縣岳州即古巴陵郡江水過澧州始經洞庭之口今荊州之水莫大於洞庭而爾雅十藪惟云楚有雲夢而亦不及洞庭周禮職方氏荊州其藪澤曰雲夢而亦不及洞庭戰國策載吳起言左洞庭右彭蠡又秦與荊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湖則洞庭之名戰國時已有之然既言洞庭又言五湖則是洞庭山之側有

此五湖分而爲五亦可以證其未合而爲一也想因九江同此入江故名九江後既湖九而爲五又會五而爲一則九江遂皆入湖而洞庭之名始著九江五湖之名隱矣

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於廣陵之曲江今蘇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云臨曲江之隱州即長安也按唐劉餗京師傳記云京師芙蓉園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翠幄排銀牓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謂曲江弭節也

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當河入海之衝鎮中國水口眞天造也河旁地淪於海碣石遂去岸五百里其地今爲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即冀河入海故道山海關至薊州豐潤一帶是也未有小海時遼東亦不屬兗者蓋須入山海關從永平薊州方至兗遠矣若屬青州片帆可達故唐虞時遼東今遼陽屬青遼西今廣寧屬冀自九河淪海而兗地甚狹矣

黃河援神契云黃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河鄭道元水經云河源出崑崙之墟山海經崑崙縱橫萬里高萬有一千里有青白赤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發源及中國大率常然爾雅河出崑崙墟色白由此言之今之黃河所謂白河也而物理論乃云河色黃赤何也又黃河九曲其說出河圖絳象云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爲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

契上爲距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精石山名地肩上爲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隴首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爲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爲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雒會名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大陸山名地肱上爲輔星八曲也東流至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爲虛星九曲也元學士潘昂霄河源志黃河九折胡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必赤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此參攷之絳象圖及河源志與禹貢一一皆合禹貢導河止自積石而漢使張騫持節通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於闐注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

辭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于悶磨黎山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誕總其實皆非本眞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伏而道路未盡通故其所往不無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旣受命於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甯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窮隘舉足浸高一日至其巔西去愈高凡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幷圖其城傳位置以報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按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覩可方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名火敦腦兒即星宿海也（朱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二千餘里雲南腦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之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入井其井百餘里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曰流星宿海）羣流奔輳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行一日迤邐東北流成川曰赤賓河又三日水西南來曰亦里出與赤賓合又四日水南來曰忽闌又東南來曰也里木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曰黃河然水猶清可涉（忽闌注河源也里河也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二日歧爲九股曰也孫斡倫即九度通也廣六七里可渡馬又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葉爲舟傳蹇革以濟僅容二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自源水東北流一百餘里火秃與黃河合恢里火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西而東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即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又一折西北流一百餘里即麻哈地一又正北流一百餘里又一折西而東折而西北崑崙山下百番名亦耳麻不剌其山高峻非常人足東流過撒思家即山麓闊綿亘五百餘里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西五日至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至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嶺豹嶺提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穹嶒水溢散漫陂有髦牛野馬狼狍獫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約鄰哈剌即細黃河也（哈剌河自白狗嶺之北水北流五百里與黃河合）又二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自哈剌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過河乞兒馬出河合乞里流馬之古當州境正馬北出流四百里折而西北流又帙五百餘里水西北流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流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又半月至貴德州地曰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至河州又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又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又東北行一日至洮河水南來入河（自乞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鵰拨山之西北水正西流七百餘里過撒塞河塔失地與黃河合鵰拨河源自鵰拨山折而西北流與黃河合）又二日歧爲九股曰也孫斡倫即九度通也廣六七

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入百餘里河逝水合河水源自青唐措塞谷正東流五百餘
里過三巴結與黄河谷又東北流過土爾結古拉石州來北據臨州拂米結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遇河州衛野攀河冷野
流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黄河合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蹟白城兼川站與瑣水勘臺河合黨水
源自鄯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亹河浩亹河源自賴丹州之南觽丹山下水東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熱後與黄
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自羊徼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六百餘里與黄河合又一日至
蘭州過北下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甯夏府南
東行郎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旁
貫類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
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自洮水與河合北流過達達地凡入
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東流過達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北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
西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漁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黄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及興州境又過臨

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通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黄河合又南流三百餘里與
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盧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黄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
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武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過蒼州黄省路汾州靜州晉甯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
餘里始與黄河合又東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與太華山綿亙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梁河經東北流所
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遠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内又南流至河中
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焉
祝穆方輿勝覽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
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
則禹貢之導漾自嶓冢山徑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
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徑舟出于巴乘夏水下
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和州徼外徑嶓河與嘉陵

水合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於江
宋劉裕遣朱齡石伐蜀寇譙縱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僖
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黄虎史炤通鑑釋文
曰巴郡今之重慶正對二水口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自渝上合
州至綿州曰內水自渝上戎瀘至蜀謂之外水按外水即岷
江自重慶上敘州嘉定是也內水即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
甯潼綿是也中水即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
也曰四川者則取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以爲名爾沈約
宋書資江爲中水沼江爲內水
五湖之說有二周禮揚州其浸五湖國語與我爭三江五湖
之利者非吳耶史河渠書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貨殖傳曰

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太史公自敘曰登姑蘇望五湖此五
湖者即具區也其派有五故曰五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張
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
頃故以五湖名義與說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爲五湖酈
道元水經注謂長塘湖射貴湖上湖滆湖大湖爲五張守節
史記正義云菱湖游湖漠湖貢湖胥湖皆大湖東岸五灣爲
五湖虞翻云太湖有五道東通長洲松江南通安吉霅溪西
通宜興荊溪北通毘陵滆湖西南通嘉興韭溪陸魯望云太
湖上稟成池之氣一水而五名其名大同小異皆禹貢之所
謂震澤也王勃文襟三江而帶五湖則總言南方之湖洞庭
一也青草二也鄱陽三也彭蠡一名宮亭湖卽[illegible]其區擇四也太湖五也

黑水諸儒之說不一程泰之辯之甚悉其一孔穎達援鄭道元所釋水經有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海程尚書以爲此說出於許叔重而增益以入南海者道元也蓋南海者交趾二處之海漢張掖者唐之甘州而燉煌者沙州也甘州之水皆入積石河河流寬東則其水已非南向況積石既在其南亦自無緣可以戍河南過也程氏之言似爲有據然水之在雍州今名黑水者有六若以爲入積石河則是平涼及甯夏衛之黑水而非張掖之黑水也今與地圖甘州有黑水南流去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相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其入海之道成通中樊綽宣慰安南親行西南諸

夷著爲蠻書以載其所親見山川曰蠻水之南入于南海者凡四區江西珂河麗水瀾滄水皆羅絡西南諸夷西南入海其間有麗水者古黑水也但綽所案行者西南諸夷而未及于西北其所稱麗江程氏以爲西行入驛始得至南海是得其下流而不知其上源之爲河如乃程又不取其所稱麗水而指其所稱西珂河謂與漢志榆葉澤相貫榆葉漸漬成黑又引古黑水祠在益州者爲證不知此黑水乃成都安縣南之黑水而非禹貢之黑水也至元金仁山又謂西南諸水合而爲瀘水夷人謂黑爲瀘瀘水即黑水也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曰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即瀘水所出今雍州多

黑水尚不知的在何處而乃欲以瀘爲黑又考交趾海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氏之言尤不足信也

禹貢貢道皆曰浮于惟冀州無貢道止書島夷皮服夾石碣石入于河蓋島夷碣石字相聯書知爲海夷貢道若梁州厥貢惟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當作一節浮于潛四句是一節梁州是今四川兼有陝西漢中金沔鞏昌西和成縣秦州湖廣施州等地若貢物俱從西傾而來是東南至西北登舟矣西傾因桓是來止言織皮出處與所由來也潛亦非一梁州三十六江皆是隨處登舟都到沔車行入渭又舟行也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當爲一條浮于積石四句爲一條西傾在今臨

洮府一云洮即桓西戎即敘猶青州厥貢條中有萊夷作牧也

夏書兗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又東出陶邱北此伯禹所知也（歷古地書皆知濟自河北溢入河南滎陽而溢）兗濟二郡正以是名濟源縣在河東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在河南自杜預謂濟縣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兗出王屋入河始釐爲二而杜佑李吉甫樂史竇革鄭樵羅遜援後志謂濟自莽末旱塞不復截河南度而以水經依取禹貢爲疏故唐高宗問許敬宗禹浮濟漯達于河何今濟漯斷不相屬對曰兗濟自溫入河洑地南出爲滎澤又洑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南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河也（漯自

（沛源至東武陽入河今莘縣北此水曰東口非濟水入河也）敬宗蓋亦本孔與河並驅而截河溢出之意不知其時無復滎水泄出滎口者（滎陽水受河流石門間之滎澤縣北四十有今滎澤縣北）謂濟南諸名爲出不審是亡蔽也佑說河南之濟使禹所命或以性同或亡時衆流滲泛濟適溢從河南以出而名又案必然流之說然禹必不以一時暫溢之名移疑後世夫水之所出自以不同固有入而不合行而復出者昔郭緣之於河上源過碧生問之何知濟與河上源通生曰洛水淬劍正與河水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北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濟潛入地伏行達滎陽而遂溢爲滎爾今之歷下等處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井亦濟所溢故今阿膠止濁佳吐下膈而疏瘀以濟之性趍下清而下重故治淤濁逆上之痾以今油水固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爲隧豈爲必無水過水哉涇渭分曹南零會地此理不少鄒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于江其文止此下有脫文窕入于渭其文亦止于此而溢爲滎之上當更有道窕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爲脫必以爲誤此書生之篤疾也林之奇以爲漢入江濟入河皆合而流大禹導水自此開以支引之故猶蒙上之名亦以淺鄙測聖人者庭州覊水金鐵皆漏（庭州濟州以濟水以濟手及金鐵器承之皆漏而仙惟曰弧棄則否拘夷山中有流水下如鉛亦然復之器晃毛之落而仙曰弧棄則否拘夷山中有流水下如鉛屯煌二萬里道安西城記云石羅駝門溜守其硯）鄜延之河日夜流脂（鄜延城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城山脂水即此水）際烟河石間與泉雜出以雞尾蘆之乃來入衍似淳深然之石麻烟其濃重沈括取掃以爲墨松脂之不及所謂延川石液者之如

（炭烟亦大風紛紛人衣廷川詩所謂二郡山下雪紛紛石烟多如洛陽塵）弱水弱毛黑溪立髓悉唐制角（西海烏問出如脂面黑金滅承者滲去惟角可貯南人以鏤木上象至輒脂面去黑滅身即乘之如家法）陴怯腐手（濮羅門有陴茶怯水出石坎中七色咸冷咸熱能消金石草木手探亦腐取以駝背石人守之）蓋亦謂之無哉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爲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亦曰黑水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耳沈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甚琶部三程至嶲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之江驛一在姚安之左卻據沈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左卻也甚琶一作虱琶兩林今之印部長官司也

荊州府志載夷陵州有浣紗河其說云昔伍子胥奔吳道遇浣紗女即其地也其水色班白若浣紗之色後人立子胥廟於此按吳越春秋伍員初逃楚難聞太子建在宋奔往就之既而奔鄭會鄭入殺建乃與建子勝奔吳越昭闕至江漁父渡之遂行入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笥有飯女子長跪而與之子胥已餐而去顧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顧從適何宜餽飯與丈夫虧越禮俟妾不忍也乃自殺於瀨水而死後員入郢而還過溧陽瀨水之上欲報女子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又按張勃史記註子胥乞食在丹陽溧陽縣丹陽爲今應天府溧陽其屬邑

也邑有投金瀨緣伍員投金而得名唐時立貞女祠其上李
太白爲之記

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按無定河在靑
澗縣東六十里南入黃河一名奢延水又名銀水輿地記唐
立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即圁水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深淺無
定故更今名又唐陳祐詩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
情函關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爲涉朱子考異已著其謬蓋南方
謂水際曰步音義與浦通孔戣墓志蕃舶至步有下碇稅即
以韓文證韓文可也柳子厚鐵鑪步志云江之滸凡舟可縻
而上下曰步水經贛水西岸有盤石曰石頭津步之處也又

曰東北逕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又云鸚鵡洲對岸有炭步
今湖南有縣名城步靑箱雜記嶺南謂村市曰墟水津曰步
罾步即漁人施罾處也張勃吳錄地名有龜步魚步揚州有
瓜步任昉述異記上虞縣有石驅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步
金陵圖志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溫庭筠詩妾住
金陵步門前朱雀航樹萱錄載臺城故妓詩曰那看回首處
江步野棠飛東坡詩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元成原常有
詩紫步劉子彬詩云紫步千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字
又作埠今人呼船倚曰埠頭律文私充牙行埠頭

東海中有弱水不勝鴻毛至則必溺故名又西海中亦有弱
水西海今西甯衛西三百里弱水在甘州之西秦乞伏熾磐
討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覓地降署爲弱水護軍又
道經廣野山在北海弱水中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
洪水山海經云帝令祝融殺之羽山郊息生之土長而不窮如出入息息內息壤息壤云者故有息石高子勉息石詩字在江陵莊點寺感云蟹玉漢元帝時臨淮地涌六里
崇二丈所哀帝之世無鹽危山土起覆章如馳道狀蓋息壤
也江陵之壤鑠鑠水旱江陵圖經引別錄云子城南門地隆起如伏牛馬去之一夕輒復如故不昔傳爲息壤牛禹腰踐成死昔高從誨鎮渚宮出經其處萬勝門外問書記孫
光憲對以伯禹治水自岷至荊定彼泉源之穴慮萬世下有
或泛溢爰以石屋鎮之蓋本之冥洪錄裴相歐獄之事也元和初裴宙鎮荊掘之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楷悉做判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徒命之落雕閣是春前四月不止涼殿莫遇人抱爲魚之要會廠獻乘居楚山陛問之對以事迫醫石弗及合陶籠爲江陵城內既六尺八寸樓柒門闕無少

差于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江衝始曉皆人所坎從之既堰祭之夕復起獸乃洛中道士博學多聞亦見
江陵志王子融修臧內之事雷雨驟集爰屋而記之貽數留者
爲歷甲申中尚書郎王子融砦沿宮自推石鋼走羅記五月壬與郎僚及此以今地無復陸起而鼠簫且蕭諧
掘取驗雖召水滲亦足爲快因其泰鍤窟上數石石以倫侯且從事是夕雷雨大至逕近沿拾匪以擊組舊答授傳土張
若水者年溢七十因言兒時見膝大謙丙背以久畢發之數尺亘石如屋四面爲社爲風北南既出門翻之象百夫莫勸
乃磨以巨索牽水兒二百蹤出之大雨面止未及尉北石城者因獲以屋後更爲獻舁坳繪爲風雷之象陳柷佐木宜之
易以謹神泉祐二年子儀致仕始爲記併書呂劉宜之蘇軾言其屢應然矣云已物應有詩序有
記謂不可犯春師所及極復如故又顛數當爾篆早屋殺有柳子所言龍興寺地天地之
間自多有此五記寸是水夾州之云復負窩壺者而起死者云尺有然鯀以堙水殛
禹復用之被以障泊而此以墳後禍也望洞洪灌水子以云生西土以封息之域
衍也有後

岑參熱海行云蒸沙爍石然犀雲沸浪炎波煎漢月按玄奘西域記云淩山葱嶺北隅坎雪積淩春夏不解懸釜而炊庶冰而寢七日出山有一清池亦曰熱海以其對淩山不凍故得此名也

江左今有莫愁湖在西城南按古樂府有莫愁樂石城樂唐書樂志曰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石城樂第二歌云陽春百花生搖插環髻前挽指蹋忘愁相與及盛年莫愁樂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尚未詳也莫愁盧家女子善歌唱嘗入楚宮李商隱詩如何西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也莫愁村今在承天府漢江西石城在州西北晉羊祜所建鄒谷詩石城昔爲莫愁鄉莫愁魂

說石城荒江人依舊掉船艇江岸遲飛雙鴛鴦王橫詩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又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即此也按通考載梁武帝詩洛陽女兒名莫愁云莫愁盧家女洛陽人則莫愁又有兩人矣

吳泉即虞淵見河圖絳象云邠之隘上爲扶桑日所升宣城之圃上爲吳泉月所登此僞書也虞綽逃難易姓名作吳卓唐高祖諱淵後易作泉詩云酣歌一夜送泉明是也

湖州有餘英溪餘不溪不今秋韻作方鳴切非也當作虞韻風無切本作祔說文鄂足也草木房爲柎一曰華下蕚通作不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鄭云承華者鄂不當作柎鄂足也即今言花蔕也此地有梅溪苕溪其泥相通故曰餘英餘不其義可見矣若作方鳴切則本注說文云不鳥飛上翔不下來與溪水全不相干涉也

易澤中有火素問云澤中有陽餘如火烟騰騰而起于水面者是也蓋澤有陽餘乃山氣通澤山有陰霤乃澤氣通山木華海賦陰火潛然唐顧況使新羅詩陰火暝潛燒是也東坡遊金山寺詩云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燄照山栖烏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仙竟何物注引物類相感志山林藪澤晦明之夜則野火生焉散布如人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按拾遺記東海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潏火不滅爲陰火正此類也

禮運地出醴泉注王者政平醴泉湧出十洲記瀛洲有玉膏山出泉如酒味名爲玉酒飲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應劭漢官儀曰酒泉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曰酒泉述異記海上十洲一曰瀛洲有青邱翠水地生玉酒飲之長生白孔六帖南昌國有酒山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方輿記曰漢宣帝聞谷口縣泉味如酒故以醴泉名縣醴泉縣志泉在縣東南三十里周圍數十步深不可測圖經曰醴泉在扶風鄠唐貞觀中復湧出其味如醴飲之可以愈疾文漢光武中元元年明帝永平十一年隋開皇二年唐天寶三年宋大中祥符元年熙甯元年政和五年並有醴泉出

野語曰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昭德晁氏解云陰能順陽而陽不能順陰也水爲火變則沸而熟物火爲水沃則

滅矣晉紀瞻聯秀才陸機策之曰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泉氣偏廢則萬物不能獨成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白虎殿諸儒講論班固纂爲白虎通五行篇亦曰有溫水無寒火然今湯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駱谷汝水黃山佛迹崖廬閣中等處皆表表在人耳目坡詩云自憐耳目隘未測陽陰故鬱攸火山烈猶沸湯泉注安能長魚鱉僅可燖狐兎朱氏晦菴詩云誰然丹黃餘燮此玉池水蓋謂溫泉之下必有硫黃礬石故耳獨未見所謂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餘又抱朴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邱之寒餘又劉子從化篇曰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泉冷冷者多也水

性宜熱而有蕭邱寒餘猶曰火熱熱者多也然則寒火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爲無耳

雞皆有魚魚交入輒死石陽縣有井水半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粥飲墨作金色氣甚芬馥崇當一大井以片石開二竅器其上一竅汲以造餅一竅汲以爲染若易竅汲之皆不能成其用恆山有雙龍泉相去僅丈許而一甚甘一甚苦壽州有鳴泉人至其旁大叫則大湧小叫則小湧嘯之則湧彌甚無爲州有笑泉湧出石底人有笑聲則泉益滾沸西當衛有泉聞人足音即沸

司馬相如上林賦敍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太山及淮濟大河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淮三江而淪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于震澤從爲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山江乃遶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徑自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瀦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澤也震澤上源皆山環之了無入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爲三江也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畧舉數處趙晉之間有清漳濁漳當陽有漳水濫上有漳水鄴郡有漳汳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涼水洛中有漳水北地郡有洛水沙縣有洛水此舉舉一二耳其詳不能具載攷其義乃清濁相蹂者爲漳漳者文也別也漳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濁漳合于上黨當陽即沮漳合流濫上即漳濱合流鄴郡即西江合流亳漳渦合流雲夢則漳鄰合流此數處皆濁合流色理如蟠螭數十里方混沌與落同義謂水自上而下投流處也

人有疑水肥石墨事者按地理志言高奴縣洧水上有肥可用之博物志言酒泉南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笄注地爲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脂然極明與脂無

異膏車與水雖甚佳北方謂之石漆又云水肥水絕注銅雀臺北曰冰井臺高八丈上有冰室室有數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滅亦謂之石炭陸士龍貽兄書三臺上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後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今送二螺即此物也

唐六典述五行有命祿驛馬漣河之日按沈存中夢溪筆談曰余在鄜延見安南行營諸將閱兵馬籍有稱過范河損失問其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泥沙爲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傾傾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子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漣字書亦作涩（渐涩反）按古文涩深泥也因知術書有漣河者蓋謂陷運如今之空亡也

江甯顧起元

時序

嘗攷易疏稽覽岡京氏以坎離震兌四正卦爲方伯監司之官每卦一爻統兩卦半兩爻統五卦成一月六爻統十五卦分爲六氣成三月爲一時一年十二月有十二中氣則置十二公卦以主之併辟侯卿大夫凡六十卦每爻別主一日凡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分起於夜半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而氣盈朔虛十九年一章七置閏之法廢有不合以一歲言之冬至起於中孚初爻大

雪終於頤之上爻亦靡有差忒說者謂羲和歷法本之先天之易京氏卦氣本之後天之易故與洛下閎厤數相通宜有之又厤家有章蔀紀元四法邵子皇極經世因之爲元會運世厤家十九章四章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三紀爲一元通記四千五百六十年皇極經世之數元於一會於三百六十故一元十二會爲三百六十運一會三十運爲三百六十世一世三十年爲三百六十月一月三十日爲三百六十時一日十二時爲三百六十分卦以卦一爲序起於泰終於明夷每卦六爻共得一千五百三十六爻爻以四爲用凡一運一世一年一月一日一時皆得四爻則三百六十數得一千四百四十爻分爲二十四氣每氣減閏四爻而一千五百三十六爻二百五十六卦爲一周矣其於厤數亦靡有不合

立春正月節立建始也五行之氣往者過來者續於此而春木之氣始至故謂之立也立夏秋冬同東風解凍凍結於冬涸春風而解散不曰春而曰東者呂氏春秋曰東方屬木木火母也火氣溫故解凍蟄蟲始振蟄藏也振動也蟄藏之蟲因氣至而皆蘇動之矣鮑氏曰動而未出至二月乃大驚而走也魚陟負冰陟升也魚當盛寒伏水底而逐煖至正月陽氣至則上遊而近冰故曰負汲冢書作魚上冰

雨去聲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屬木然生木者水也故立春後繼之雨水且東風既解凍則散而爲雨水矣獺祭魚獺一名水狗賊魚者也埤雅曰西方白虎之屬似狐而小青黑色

膚如伏翼水居食魚援神契曰謂多賴故不使超賴才也胆分危飲酒即鮑淮南子曰獺穴知水之高下祭魚取魚以祭天也所謂豺獺之報本歲始而魚上遊則獺初取以祭埤雅云獺取鯉于水裔四方陳之進而弗食世謂之祭魚徐氏曰獺祭圖鋪圓者水象也豺祭方鋪方者金象也候雁北雁知時之爲熱歸寄北寒來江南沙漠乃其居也孟春陽氣既達候雁自彭蠡而北矣汲冢書作鴻雁來月令漢書作鴻雁北

草木萌動天地之氣交而爲泰故草木萌生發動矣

驚蟄二月節夏小正曰正月啟蟄言發蟄也萬物出乎震爲雷故曰驚蟄是蟄蟲驚而走出矣桃始華呂氏春秋作桃李華淮南子作桃李始華桃果名花色紅是月始開倉庚鳴庚

亦作鶪黃鸝也詩所謂有鳴倉庚是也章龜經曰倉清也庚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詩云黃鳥齊人謂之博黍又謂之黃袍僧家謂之金衣公子其色鶩黑而黃又名鶩黃諺曰黃栗留黃鶯鶯兒皆一種也應化爲鳩應鷹鳥也鶺鴒之屬鳩仰今之布穀章龜經曰仲春之時林木茂盛又喙尙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饑如癡而化故名曰鳩鳩春分二月中分者半也此當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秋同義夏冬不言分者蓋天地間二氣而已方氏曰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故春爲陽中而仲月之節爲春分正陰陽適中故晝夜無長短云玄鳥至玄鳥燕也齊魯謂之乙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爲燕淮南子曰燕入水爲蛤玄中記曰千歲之燕戶北向高誘曰春風而來秋分而去也雷乃發聲陰陽相薄爲雷至此四陽漸盛猶有陰焉則相薄乃發聲矣乃者韶會曰象氣出之難也註疏曰發猶出也始電電陽光也四陽盛長值氣泄時而光生焉故麻解曰凡聲陽也光亦陽也易曰雷電合而章公羊傳曰電者雷光是也徐氏曰雷陽電陰非也蓋盛夏無雷之時電亦有之可見矣

清明三月節按國語曰時有八風麻獨指清明風爲二月節此風屬巽故也萬物齊乎巽物至此時皆以潔齊而清明矣桐始華桐木名有三種華而不實者曰白桐爾雅所謂榮桐木是也皮青而結實者曰梧桐一曰青桐淮南子曰梧桐斷負是也生於山岡子大而有油者曰油桐毛詩所謂梧桐不生山岡者是也今始華者乃白桐耳按埤雅桐木知日月閏年每一枝生十三葉與天地合氣者也今造琴瑟者以花桐木是知桐爲白桐也田鼠化爲鴽如癡按爾雅註曰鼶鼠形大似鼠頭似兎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鴽一曰鶉母蓋青州呼鶉爲鶉母鮑氏曰鼠陰類鴽陽類陽氣盛故化爲鴽蓋陰爲陽所化也虹始見去聲虹蜺也詩所謂蝃蝀俗謂之蝀也註疏曰是陰陽交會之氣故先儒以爲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焉今以水噀日自側視之則暈爲虹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陰陽不當交而交者天地淫氣也虹爲雄色赤白蜺爲雌色青白然二字皆從蟲說文曰似蟒蝀狀諸書又云嘗見虹入溪飲水其首如驢恐天地間亦有此種物但虹氣似之借名也

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脈動今又雨其穀於水也雨讀作去聲如雨我公田之雨蓋穀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故說文云雨本去聲今風雨之雨在上聲雨下之雨在去聲也萍始生萍水草也與水相平故曰萍漂流隨風故又曰漂麻解曰萍陰物靜以承陽也鳴鳴拂其羽鳩即鷹所化者布穀也拂過擊也本草云拂羽飛而翼拍其身氣便然也蓋當三月之時趨農急矣鳴乃追逐而鳴鼓羽直刺上飛故俗稱布穀戴勝降於桑戴勝一名戴鵀爾雅註曰頭上有勝毛此時恆在于桑蓋蠶將生之候矣言降者重之若天而下亦氣使之然也

立夏四月節夏假也物至此時皆假大也蝼蟈鳴蝼蟈小蟲生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謂之土狗是也一名蝼蛄一名碩鼠小正三月蟄則鳴是也且有五能不能成一技焉不能過屋緣不能窮木泅不能渡谷穴不能掩身走不能先人故說文稱鼫爲五技之鼠古今註又以蝼名鼫鼠可知埤雅本草俱以爲臭蟲陸德明鄭康成以爲蛙皆非也蚯蚓出蚯蚓即地龍也一名曲蟮歷解曰陰而屈者乘陽而伸見也王瓜生圃經云王瓜處處有之生平野田宅及墻垣葉似栝樓烏藥圓無丫缺有毛如刺蔓生五月開黃花花下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根似葛細而多糝又名土瓜一名落鵝瓜今藥中所用

也禮記鄭玄註曰即萆挈本草作菝葜陶隱居辯其謬謂菝葜自有本條殊不知王瓜亦有本條也

小滿四月中小滿者物至於此小得盈滿也苦菜秀埤雅以荼爲苦菜毛詩曰誰謂荼苦荼即茶也故韻會荼註本作茶是也淩冬不彫一名游冬顏氏家訓曰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鮑氏曰感火之氣而苦味成爾雅曰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此苦菜宜言英也蔡邕月令以謂苦菫菜非靡草死鄭康成鮑景翔皆云靡菜葶藶之屬禮記註曰草之枝葉而靡細者方氏曰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彊而立感陰而生者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麥秋至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云麥秋也汲冢書作小暑至

芒種五月節謂有芒之種穀可稼種去聲矣螳螂生螳螂草蟲也飲風食露感一陰之氣而生能捕蟬而食故又名殺蟲曰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曰斧蟲以前二足如斧也又曰螳螂莫貌蛑石蟹巨斧說文又名蚚父深秋生子於林木間一殼百子至此時則破殼而出藥中桑螵蛸是也螵匹遥百始鳴鵙百勞也本草作博勞朱子孟註曰博勞惡聲之鳥蓋梟類也曹子建惡鳥論百勞以五月鳴其聲鵙鵙然故以之立名似俗稱濁溫故埤雅禽經註云伯勞不能翱翔直飛而已毛詩曰七月鳴鵙蓋周七月夏五月也反舌無聲諸書以爲百舌鳥以其能反復其舌故名特註疏以爲蝦蟆蓋蛙屬之舌尖向

內故名之今辨其非者以其此時正鳴不知失考也易通卦驗丹鉛餘錄俱即名爲蝦蟆無聲若以五月正鳴殊不知初何見形後形亦藏矣陳氏曰螳螂鵙皆陰類感微陰而或生或鳴反舌感陽而發遇微陰而無聲也

夏至五月中韻會曰夏假也至極也萬物於此皆假大而至極也鹿角解音駭鹿形小山獸也屬陽角支向前與黃牛一同麋形大澤獸也屬陰角支向後與水牛一同夏至一陰生感陰氣而鹿角解解角退落也冬至一陽生麋感陽氣而角解矣是夏至陽之極冬至陰之極也蜩音調始鳴蜩蟬之大而黑色者蜣蜋脫殼而成雄者能鳴雌者無聲今俗稱蜘蟟是也按蟬乃總名鳴於夏者曰蜩即莊子云蟪蛄不知春秋是也

蓋蟪蛄夏蟬故不知春秋鳴於秋者曰寒蜩即楚辭所謂寒蟬也故風土記曰蟪蛄鳴朝寒蟬鳴夕今秋初夕陽之際小而綠色聲急疾者俗稱都了是也故埤雅各釋其義然此物生於盛陽感陰而鳴月令注疏作蟬始鳴半夏生半夏藥名居夏之半而生故名也

小暑六月節說文曰暑熱也就熱之中分爲大小月初爲小月中爲大今則熱氣猶小也溫風至至極也溫熱之風至此而極矣蟋蟀居壁一名蛬蛚即今之促織也禮記註曰生土中此時羽翼稍成居穴之壁至七月則遠飛而在野矣蓋肅殺之氣初生則在穴感之深則在野而鬬應始擊擊搏擊也應氏曰殺氣未肅鷙猛之鳥始習於擊迎殺氣也禮

記作鷹乃學習

大暑六月中腐草化爲螢螢又名曰丹良曰丹鳥曰夜光曰宵遯離明之極則幽陰至微之物亦化而爲明也詩曰熠燿宵行另種也形如米蟲尾亦有火不言化者不復原形也土潤溽暑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爲濕暑俗稱齷齪熱是也大雨時行前候濕暑之氣蒸鬱今候則大雨時行以退暑也

立秋七月節秋擊也物於此而擊斂也涼風至西方淒清之風曰涼風溫變而涼氣始肅也周語曰火見而清風解寒是也禮記作盲風至白露降大雨之後清涼風來而天氣下降茫茫而白者尚未凝珠故曰白露降示秋金之白色也寒蟬鳴寒蟬爾雅曰寒蜩蟬小而青紫者馬氏曰物生於暑者其聲變之矣

處暑七月中處止也暑氣至此而止矣應乃祭鳥應義禽也秋令屬金五行惟金氣肅殺應感其氣始捕擊諸鳥然必先祭之猶人飲食祭先代爲之者也不擊有胎之禽故謂之義天地始肅秋者陰之始故曰天地始肅禾乃登禾者穀連藁稭之總名又稱秫菽粱之屬皆禾也成熟曰登

白露八月節屬金金色白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鴻雁來鴻大雁小自北而來南也不謂南鄉非其居耳詳見雨水節下淮南子作候雁來玄鳥歸玄鳥解見前此時自南而往北也燕乃北方之鳥故曰歸羣鳥養羞三人以上爲衆三獸以上

爲羣羣者衆也禮記註曰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藏之以備多月之養也淮南子作羣鳥翔

秋分八月中雷始收聲鮑氏曰雷二月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聲入地則萬物隨入也蟄蟲坏培胥戶淘瓦之泥曰坏細泥也按禮記註曰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墐塞之也水始涸禮記註曰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寒露九月節露氣寒冷將凝結也鴻雁來賓雁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通書作來濱濱水際也亦通雀入大水爲蛤雀小鳥也其類不一此爲黃雀大水海也國語云雀入大海爲蛤蓋寒風嚴肅多入於海變之爲蛤此飛物化

爲潛物也蛤蚌屬此小者也菊有黃花草木皆華於陽獨菊華於陰故言有桃桐之花皆不言色而獨菊言者其色正應季秋主旺之時也

霜降九月中氣肅而凝露結爲霜矣周語曰騜見而殞霜豺祭獸祭獸以獸而祭天報本也方鋪而祭秋金之義月令作豺乃祭獸戮禽草木黃落色黃而搖落也蟄蟲咸俯咸皆也俯垂頭也此時寒氣肅凜蟲皆垂頭而不食矣

立冬十月節冬終也萬物收藏也水始冰水而初凝未至於堅也地始凍土氣凝寒未至於坼也雉入大水爲蜃雉野雞鄭康成淮南子高誘俱註蜃爲大蛤玉篇亦曰蜃大蛤也禮記之註曰蛟屬埤雅又以蚌蜃各釋似非蛤類然按本草車螯之條曰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爲樓臺又嘗聞海中蜃氣成樓垣章鼂經曰蜃大者如車輪島嶼間吐氣成樓與蛟龍同也則知此爲蛤明矣況爾雅翼引周禮諸家辯蜃爲蛤甚明禮記之註以謂雉由於蛇化之說故以雉子爲蜃埤雅既曰似蛟而大腰下蘊逆鱗知之悉矣然復疑之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則亦聞而識之不者本草章鼂經爲是即一物耳大水淮也晉語曰雉入于淮爲蜃

小雪十月中雨下而爲寒氣所薄故凝而爲雪小者未盛之辭虹藏不見禮記註曰陰陽氣交而爲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天地變而各正其位不交則不通不通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則閉塞而時之所以爲冬也

大雪十一月節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鶡鳴不鳴禽經曰鶡毅鳥也似雉而大有毛角鬬死方休古人取爲勇士冠名可知矣漢書音義亦然埤雅云黃黑色故名爲褐據此木陽鳥感六陰之極不鳴矣若郭璞方言似鷄多無毛晝夜鳴即寒號蟲陳晳與方氏亦曰求旦之鳥皆非也夜即鳴何謂不鳴耶丹鉛餘錄作雁亦恐不然淮南子作鴈鳴詩註作渴旦虎始交虎猛獸故本草曰能辟惡魅今感微陽氣益甚也故相與而交荔挺出荔本草謂之蠡實馬蕤也鄭康成蔡邕高誘皆云馬蕤況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與本草同但陳晳註爲香草附和者即以爲零陵香殊不知零陵香自生於三月也

冬至十一月中終藏之氣至此而極也蚯蚓結六陰寒極之時蚯蚓交相結而如繩也麋角解說見鹿角解下水泉動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今一陽初生故云耳

小寒十二月節月初寒小故云小月半則大矣雁北鄉去聲鄉向導之義二陽之候雁將避熱而回今則鄉北飛之至立春後皆歸矣禽鳥得氣之先故也鵲始巢喜鵲也鵲巢之門每向太歲冬至天元之始至後二陽已得來年之節氣鵲遂可爲巢知所向也雉雊音姤雉文明之禽陽鳥也雊雌雄之同鳴也感於陽而後有聲

大寒十二月中鷄乳乳育也馬氏曰鷄木畜麗於陽而有形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故乳在立春節前也征鳥厲疾征伐也殺伐之鳥乃應隼之屬至此而猛厲迅疾也水澤腹堅陳氏曰冰之初凝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腹堅腹猶內也

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結解夏之制皆五印度之法也多未詳其說按佛藏中國以月晦爲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十二所建各以所宜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爲頞沙荼月即鬼宿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伐拏月即柳星名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陀月即翼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

小故也中國節氣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爲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爲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月十六日蓋四月十五日乃屬近暑叱月乃印度三月盡日也

唐張喬詩遠公窗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佛藏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製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爲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漏聲衙三千灌頂香是也六時僧規以六時經行六時燕坐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丙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至申則且過而退劉長卿詩亦云六時行徑空秋草

夏書曰忘棄三正傳謂觀此則子丑之建唐虞前已有之按伊尹謂商革夏正汲冢周書亦謂湯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爲正則改正自商始董仲舒謂舜承堯改正朔此則謬妄觀堯老而舜攝也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舜老而禹攝也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則舜始終用堯之正朔也明矣至於禹承舜亦以建寅爲正未聞其迭建子丑三正並用也

月令孟春之月言蟄蟲始振在東風解凍之下仲春之月言始雨水桃始華則雨水宜爲二月節疏云漢時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劉歆作三統歷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祝子經亦云驚蟄本在雨水之前考工記注冒鼓以啓蟄之日曰孟春中氣也唐一行改在雨水之後周禮考工記注啟蟄正月中太玄卦氣亦以驚蟄在雨水前舊圖於雨水下注云律夾鍾今雨水在驚蟄前未知劉歆所改抑亦一行所改也

正月本晉政周正履端舉正之義也自避秦始皇諱乃晉征詩人多不能改正如嚴維海上新正逢故人皇甫冉客裏新正阻舊歡岑參正月今欲半李建勳更堪正月過孟浩然新正柏酒傳杜審言欲向正元歌萬壽韓退之共驚爛熳開正月薛逢相逢但祝新正壽又王十朋答賀正啓賦椒花之頌獻雖後于元正占茅茹之爻亨必同于他日是也獨晉王沈正會賦伊月正之元吉兮應三統之中靈高常侍十月朝宴詩歲時當正月甲子入初寒則撥亂反正矣

後漢陳龍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又隋書牛弘傳云今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三月不以大簇爲宮便是春木不旺夏土不相則正月亦可稱十三月也

歲旦爆竹于庭世謂庭燎之禮非也神異經云西方山中有人長尺餘人見之即病寒熱名曰山臊以竹著火中爆烞有聲則驚遁遠去又春日粔籹楚俗謂之施鈞湼槃經謂之骨案人亦未之知也

上元然燈或云沿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豚燈詩影燈記正月十五日玄宗於長春殿臨光宴有白鷺轉花黃龍吐水金瓶銀燕浮光洞

撒星閣等燈奏月分光山明皇雜錄曰上在東都正月望夜移仗上陽宮設蠟炬連屬不絕巧匠毛順爲上結綵給爲燈樓三千間高百五十尺垂以珠玉風至鏘然成韶其燈爲龍鳳虎豹之狀文宗開成中遣燈迎三宮太后是唐以前歲不常設宋朝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其十七十八夜據宋野史俱以錢王入貢疏賢兩夜按貽謀錄載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詔書上元張燈舊止三夜朝廷無事區宇乂安方當年穀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令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

正月十六日古謂之耗磨日張說耗日侑詩云耗磨傳茲召縱橫道未宜但令不忌醉翻是樂無爲又云正月今朝減流傳耗磨辰還將不事事同醉俗中人相傳必飲酒如今之耗日此日但爲之耗日官司不開倉庫而已又正月二十日江東俗號爲天穿自以煎餅置屋上謂之補天穿

荊楚記曰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節又謂之百五節齊人呼爲人煙節又謂禁煙節夢華錄曰京師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大寒食用麪造棗餻飛燕以柳條串之插於門楣謂之子推燕觀子美杜合等詩是詩人例以百五日爲寒食也或者乃謂自冬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歷家以餘分演之也司馬彪續漢書云介子推焚林而死故寒食不忍舉火至今有禁煙三日子美清明詩云朝來新火起又人家鑽火用青楓皆在寒食三日之後則

知禁煙止於三日也而韓翃有寒食即事詩乃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不待清明而已傳新火何耶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念奴覓得又連催特敕宮中許然燭一百六者清明前寒食之後是時店舍已無煙而宮燭然乃一時之權宜爾按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又丹陽集云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忌之禁則所謂禁煙又未必爲子推設也

桓譚新論曰太原民爲介子推故隆冬不火食陸翻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范

曄後漢書周舉遷并州刺史移文介子推廟云春中寒食一月老小不堪今則三日而已琴操云介子綏焚死文公哀之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所謂隆冬及五月者恐記聞之誤今以百五日爲正耳

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三月曲水義對以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束晳引周成洛邑引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秦昭王三月置酒河曲二漢相沿以爲盛集帝賜晳金五十斤而左遷虞爲陽城令虞所謂曉人不當如是也及風土記所載大畧與虞同而云後漢末郭虞三女一女以三月上辰一以上巳二日而三女產並亡時俗大忌故到是日婦人不復止家皆適東流水上祈祓自潔沈約宋志亦云然按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韓詩鄭國之俗上巳溱洧之間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禮儀志三月上巳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自洗祓濯除去垢爲大潔潔者言陽氣布暢萬物既出始潔之也然則上巳水濱之會蓋不始於後漢其事亦不起於徐肇郭虞二人祓濯之原束晳亦一時附會不能知也然祓禊有春禊秋禊論語浴乎沂注上巳祓除王右軍蘭亭暮春脩禊此春禊也馬融西第頌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蟇吐瀉庚辛之城又觀漢書八月祓于霸上故劉楨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偶人胥祓除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

風土記仲夏端五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日多書午字其義無取焉按玉燭寶典端午用朮熏艾酒以花絲樓閣插鬢贈遺辟瘟扇荆楚歲時記曰屈原此日投江死後人以舟楫救之遂因以爲俗越地傳曰競渡起於越王句踐令龍舟是也大戴記曰午日以蘭湯沐浴謂之浴蘭節漢郊祀志五月五日爲梟熏以賜百官劉昭曰桃印符漢制以止惡氣今世以綵線繪篆符置屏帳之間抱朴子曰佩赤靈符心前以辟五兵今釵頭符是也風土記又曰午日以五綵絲繫臂辟兵鬼氣一名長命縷一名辟兵繒今百索是也歲時記又曰午日楚人採艾挂於戶上以禳毒氣泗人鬬百草又曰宗測文常以五月五日未雞鳴前採艾灸炙夏小正曰此日採雜藥以鏁陰毒之氣天寶遺事云宮中端午造粉團角黍飣餖中以小角弓射之中者得食孔氏六帖曰端午日中尚署進百索綬帶異聞錄揚州天寶中進水心鏡云老人以五月五日于揚子江心鑄之東京夢華錄端午節物百索艾花銀樣鼓兒花花巧扇香糖果子粽子白團紫蘇菖蒲木瓜並皆茸切以香藥相和用梅紅匣子盛裹酉陽雜俎曰北朝婦人五日進五時圖五時花施之帳上又進長命縷宛轉纏皆結爲人像帶之

伏日無定日歷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水水木生火立冬木代金金生水立秋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

也陰陽書言從夏至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故謂之三伏史記注云六月上伏秦始皇所置又云秦穆公始爲伏荆楚歲時記云伏日進湯餅名爲辟惡四人月令曰初伏薦瓜于祖禰東京夢華錄云都人最重三伏蓋六月中別無時節往往風亭水榭峻宇高樓雪檻冰盤浮瓜沈李流杯曲沼苞鮓新荷遠邇笙歌通夕而罷此出于事林廣記所載按漢書武帝伏日賜侍臣肉東方朔割之以遺細君典略袁紹三伏日河朔有避暑飲魏正始中鄭公懿三伏日飲有碧筩杯則伏日之重自漢以來大都然矣

七夕續齊諧記曰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吾向已被召弟問織女何事渡河答曰暫詣牽牛令人妄云織女嫁牽牛也傅玄擬天問曰七月七日織女牽牛會天河也周處風土記曰七月七夕夜洒掃中庭施几筵設酒脯牽牛織女相會守夜者咸依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光曜五色以此爲徵應荆楚歲時記云七夕女人結綵縷穿七孔鍼或以金銀鍮石爲鍼陳瓜果於庭中有蟢子羅於瓜果上則以爲得巧淮南子曰烏鵲塡河而渡織女風俗記云織女七夕渡河使鵲爲橋故古詩云寂然香滅後鵲散渡橋空開元天寶遺事云明皇與妃子每七夕宴華清宮宮女輩陳瓜花酒饌列于庭以乞恩于牛女也夢華錄云七月七夕京城內外瓦子街巷皆賣磨喝樂乃小塑土偶耳悉以綵裝櫚座紅碧紗籠飾以金珠牙翠有一對直數

千者本佛經云摩睺羅俗誤稱也玉燭寶典云七夕乞巧使蜘蛛結萬字造明星酒裝同心膾又按西京雜記戚夫人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相連愛又云漢綵女七夕皆穿鍼于開襟樓則七夕其來古矣

中秋玩月盛行於今考古人始事龍城錄云唐明皇曾於此夜游月宮東京夢華錄云中秋夜富家結飾臺榭民間爭占酒樓翫月它無所考段成式酉陽雜俎載婆羅迦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爲戲則知殊域亦作此日又老詩人所咏唯杜子美有中秋望月作戎昱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鑑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月皆在中秋又歐陽詹有翫月詩在長安貞元十二年八月十五夜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唐太宗遼城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望月雖各有詩不皆爲中秋宴賞而作也

九月九日以重九爲陽數之重故曰重陽按魏文帝書云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其日與月並應故曰重陽登高事則載始於費長房續齊諧記曰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異急令家人縫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飲茱萸酒此禍乃消景從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而雞犬一時暴死仙書云茱萸爲辟邪翁菊花爲延壽客故假此二物以銷陽九之厄爾然按西京雜記戚夫人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華舒時並採莖

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日飲焉則茱萸事亦不始於長房也晉陽秋曰陶潛九月九日無酒遂於籬邊採菊花盈把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飲醉而歸孟嘉傳曰嘉爲桓溫參軍九日遊龍山僚佐畢集嘉醉有風吹落嘉帽而不覺夢華錄曰重陽都下賣菊酒家皆以菊花縛成洞戶都人出郊登高前三日各以粉麵蒸糕饋送上插剪綵小旗糝餅果實如石榴子栗子銀杏松子之類玉燭寶典曰重九用迎涼脯羊肝餅佩瘦木符水衡記曰黃河水九月名登高水

多至賀節而夏至則否何也漢雜記曰冬至陽氣生而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生而君道衰故不賀東京夢華錄曰京師最重冬至節更易新衣備飲食享祀先祖官放朋慶賞往來

一如年節陰陽書曰秋分晝夜各五十刻冬至而短極自冬至後日又漸長故曰長至玉燭寶典冬至陰陽百物之始日極南影有履長之慶又曰冬至煎餳綵珠戴一陽巾崔浩女儀曰北朝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襪及鞾

臘無定日說文曰冬至後三戌爲臘祭諸神也風俗通曰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或曰臘接也新故交接大祭報功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之大祭但送而不迎也常言伏臘者皆所以祭祀也又曰漢祭曰臘臘合也合祭諸神也按數說皆祭之名歲終以報本也今以十二月爲臘者正以說文謂冬之後第三戌爲臘耳然必於戌者何漢以火德王火終於戌故歲終之祭於戌日此說戰魏臺訪議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日爲祖終日爲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水土皆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土行之君以子祖辰臘今魏以土德王宜辰日爲臘也又按廣雅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秦初曰臘已而更爲嘉平是臘之名雖曰始於秦然左傳曰虞不臘矣則又在周世也又道書曰正月朔爲天臘端午日爲地臘七夕爲道德臘十月朔爲民歲臘十二月正臘日爲王侯臘今俗稱十二月爲臘月初八日爲臘八日夢華錄曰十二月都城賣撒佛花至初八日僧尼作浴佛會送七寶五味粥謂之臘八粥又考玉燭寶典臘日造脂花餻酉陽雜俎唐以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蜜脂蓋以碧鏤牙筯杜子美臘日詩曰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此也

除夕除除去之除詩曰何福不除即此義也呂氏春秋曰歲前一日擊鼓驅疫厲之鬼謂之逐除李綽秦中歲時記云歲除日儺皆作鬼神狀二老人爲儺翁儺母唐韋下歲時記明皇晝寢夢虛耗二鬼怒呼武士俄有大人頂帽衣袍捉鬼擊而啖之問其姓名乃鍾南山進士鍾馗也至今祠鍾馗乃食虛耗也荆楚歲時記曰除日家家具穀菽備宿歲之儲以迎新年相聚眠飲留宿歲飯至新年則棄街衢以爲去故故閭中風俗除日以食物送窮想此義也神異經云山臊鬼犯人

則病其鬼畏爆竹聲故今人作火爆南部新書云歲除日太常卿領官屬樂吏并口童振子千人晚入內至夜于寢殿驅儺燃蠟炬燎沈檀發煌如晝上與親王妃主以下觀之其夕賞賜甚多今人除夜滿室點燈照歲其故事也夢華錄云除夜大設儺儀用紙假面裝將軍門神判官之屬自禁中驅祟出南薰門外士庶之家圍爐團坐達旦不寢謂之守歲玉燭寶典曰除夜銅刀刻門埋小兒硯點照水盆燈錄文公紀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間方氏舉正載董彥遠云日夜間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之也朱文公考異云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行之兩月而改且義世不典之事韓必不引用按古之漏刻晝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

丁戊至梁武帝天監六年始以晝夜百刻布之十二時辰每辰得八刻仍有餘分故今世歷皆有百刻舉成數耳實九十六刻也每時分別為初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之一總而計之為四刻始合百刻之數刻須有大小其名則百有二十韓詩恐只取此耳

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故宋子京夜宿詩云省開甲乙遲按顏氏家訓云或問一夜立五更何所謂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鼓亦謂之五更皆以五為節張衡西京賦亦云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當在五者之間也又嘉話云章詢問於劉公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惟言乙夜子夜何也余嘗笑其言之失按漢天文志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居左右角間正月戊午乙夜月蝕熒惑崔豹古今注云建武八年三月庚子日星不見丙夜乃解又蔡質漢儀曰衛士甲乙徼相傳甲夜舉傳乙夜相傳盡五更晉天文志懷帝永嘉五年三月丙夜月蝕既丁夜又蝕既夏統傳云甲夜之初撞鐘擊鼓又宋諸王傳云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兵梁本紀中大通五年正月丙夜南郊所忽聞異香又云帝燃燭測光常至戊夜豈止言乙夜而已哉章詢獨不見漢晉諸史何邪其曰子夜益繆也蓋晉時有子夜者善歌故李義

山云蹋能歌子夜又云心酸子夜歌沈久季歌子夜來又太白有子夜歌章詢乃以子夜為五更之數又何邪或有謂之午夜者謂半夜時如日午也故李長吉七夕詩云羅幃午夜愁杜少陵所謂五夜漏聲催曉箭者正謂戊夜耳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曰九日驅馳一日閒白樂天詩公假月三旬然此乃唐制而今猶襲用之則無謂矣

文選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時也其曰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軫下云秋蟬蓋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襲秦制以十月為歲首漢之孟冬夏之七月也其曰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淒愴則漢武帝已改秦朔用夏以後詩也三代改

朔不改月古人辨證博引經傳多矣獨未引此耳又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此亦一證也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人紀

江甯顧起元

計然曰人受命於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脈三月而胚謂如水泡之狀四月而胎謂如水中蝦蟆胎也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又按寶積經云是諸衆生託胎在母腹中三十七箇七日有二十九種業風所吹次第成就第一七日狀如凝酪第二七日狀如薄酪第三七日狀如蘇杵第四七日狀如鞭棬第五七日分頭臂脛第六七日肘膝相見第七七日手足掌現第八七日二十指現第九七日九孔方現第十七日聲音俱足第十一七日九孔開通第十二七日生腸節孔第十三七日生饑渴想第十四七日生九萬觔第十五七日生八萬脈第十六七日通出入息第十七七日食道漸寬第十八七日并十九七日六根俱足第二十七日徧生骨節第二十一七日并二十二二十三七日生血肉皮第二十六七日生毛髮爪第二十七七日分善惡相第二十八七日妄生八想第二十九三十七日黑白隨業第三十一至三十六七日身相俱足第三十七七日念欲由生第三十八七日滿十箇月向母產門倒卓而生

太平廣記中載一女子飲小吏盥水因情感有素遂懷孕生男又枝山野記中載一婦人因思夫成病家人令男子手摩其腹遂孕生一手事誠怪異然攷法苑珠林云有七事受胎一相觸受胎如人月水去時喜樂男子若男子以身觸其身分即生貪著而便懷胎二取衣受胎如便鑑夷共婦出家愛欲不止各相發問欲精污衣尼取舐之復取內根即便懷胎三下精受胎如鹿母麋道士精欲心而飲遂便懷胎四手摩受胎如睒菩薩父母俱盲出家爲道不合陰陽手摩臍下即便懷胎五見色受胎如有一女人月華水成不得男子合欲情盛唯視男子如宮女亦復如是即便懷胎六聞聲受胎如白鴿鳥悉雌無雄春陽時節雷鳴初發一心聞聲即便懷胎七齅香受胎如泰母牛但齅犢氣即便懷胎

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羲一曰感青虹繞身而生庖犧女媧感瑤光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女登見大虹而生虞舜修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簡狄感玄鳥而生契扶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大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在感黑帝而生孔子劉媼感赤龍而生漢祖又高辛亦感巨跡后稷亦然神農亦感赤龍黃帝亦感大虹少昊亦感流星老子感火星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蕭何感昴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東方朔感太白星李白感長庚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相感而生不得謂其誣也

漢高醉臥酒家其上常有龍怪隋文幼在母懷忽見其鱗角郭璞睡時有人見形變龜云是龍精杜預醉臥郡齋而嘔小吏窺見大蛇垂頭于牀蔡君謨臥病夢憑鼓而睡譙卒夜見

大蛇盤於鼓上周詢醉而假寐園吏見大蛇垂于欄楯祿山醉臥化爲異猪而龍首尙書鄭愚因醉眠左右見一白豬鏡武庸臥有一大蜥蜴翕油缸將竭韓世忠宿直梁夫人見一黑虎蹲踞楊大年初生徧身羽毛宛然一鶴宋中貴楊戩臥牀上盜入室中見之乃一蝦蟆大可如牀兩目金精光彩射人米芾知楚州常問鼓吏何以不打三更吏曰鼓有大白蛇圍繞故不敢打芾笑諸人知芾爲鱗精也

張衡乃蔡邕後身見語林羊祜乃鄴人李氏子後身見本傳王練乃胡沙門後身見冥祥記顧總是劉楨後身見玄怪錄岳陽王詧乃許玄度後身處州什知威乃徐陵後身並見高僧傳房琯乃永公後身見明皇雜錄韋皐乃諸葛亮後身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宣室志江南邊鎬乃謝康樂後身見玉壺清話潘佑乃顏延之後身見南唐書劉流乃牛僧孺後身見宋史范祖禹乃鄧禹後身見家傳張安道乃琅琊俗後身見侯鯖錄馮京乃五鼎僧後身見談圃蘇東坡乃五戒和尙後身見志林又爲鄒陽十三世後身見春渚紀聞王介甫乃秦王後身見貴耳集黃山谷乃女子後身見春渚紀聞趙鼎乃李德裕後身見坦齋筆衡王十朋乃嚴伯威闡黎後身見文集眞西山乃草庵和尙後身見癸辛雜誌

古云陸終氏娶鬼方氏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曰昆吾巳姓曰參胡董姓曰彭祖彭姓曰會人妘姓曰安曹姓曰季連芈姓譙周古史考以爲妄記廢而不論干寶論曰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坼而生契獨異志言禹妻化石腹剖而生啟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李勢未年馬氏妊從脇生子母無恙宋武帝時武帝楊歡妻妊女從股中生李宣妻樊氏義熙中懷妊過期不孕而額上有創兒穿之以出長爲將後魏齋宗熙平二年幷州人韓僧眞女從母右脇而出胡太后令付掖廷養之宋蕭田尉舍有人妻生男從股髀出創合母子無恙祝允明野記亦載徐州婦人事然佛典稱釋迦坐於摩耶夫人之右脇神仙傳老子母懷之七十歲生時剖其左腋理固有之不足怪也太平御覽又載異苑晉時常山趙宣母妊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如常而髀上痒搔之成瘡兒從瘡出母子平安唐志大順元年資州兵王全義妻孕漸下至股入足拇指痛坼生珠漸大如杯此又奇矣

古有牛育之多者漢中山靖王勝男女百二十人梁鄱陽王恢男女百人宋張耆四十二男子馮行已兒息二十二人本朝慶成王生子一百人皆隆準每會紫玉滿座至不能相識古今所未有之奇也

古帝王之相貌如天皇顓頊三舌驩首鱗身碧盧禿褐地皇馬蹄敗首泰皇龍軀驩首達腋黃神氏黃頭大腹辰放氏渠頭四乳皇單氏兌頭日角倉帝史皇氏龍顏侈哆四目靈光伏羲女媧蛇身人首一曰伏羲長頭脩目龜齒龍脣眉有白

毫鬢垂委地一曰龍身牛首渠肩達掖山準日角齒目珠衡駿毫翁鬚身長九尺有一寸女媧一曰虵身牛首宣髮神農人身牛首戴玉英玉勝一曰長八尺七寸弘身牛額龍顏大脣懷成鈴戴玉理黃帝身逾九尺附函挺朶修髯花瘤河目隆額日角龍顏少昊秀外龍庭月縣通顴顱項渠頭併幹通眉帶午帝嚳方頤龐觚珠庭仳齒戴干帝堯身倖十尺豐下兌上龍顏日角八采三眸烏庭荷勝琦衣射出握嘉履翌嬉息泥通帝舜長九尺龍顏日衡方庭大口面飄亡髦懷珠握璓形卷髮色黑重瞳禹虎鼻大口兩耳三漏首戴鉤鈐胸有玉斗足文履已又云長頸鳥喙湯豐下兌上珠庭皙而有髯倨身而揚聲臂有四肘文王龍顏虎肩胸有四乳武王駢齒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秦始皇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漢高祖隆準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光武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昭烈臂垂過膝顧見其耳晉武帝炎髮委地手過膝齊太祖道成龍顏鐘聲鱗文徧體梁武帝衍兩髀駢骨頭頂上隆起有文在左右手曰武陳武帝霸先日角龍顏垂手過膝齊神武歡目有精光長頸高顴齒白於玉文宣帝洋鱗身重瞳周文帝泰方顙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隋高祖龍顏長上短下額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唐太宗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蚓鬚可以挂弓宋太祖正黑色方面大耳其聞位方隅者項羽目重瞳子力能扛鼎喑嗚叱詫千人皆廢王莽侈口歷頤露眼赤睛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反膺高視瞰臨左右孫權紫髯方頤大口長上短下劉淵子聰俱猨臂淵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聰左耳毫長二尺非常光澤聰又生而眉白鬚四尺餘劉曜鬚百莖皆長五尺慕容皝龍顏版齒慕容乖手乖過膝苻堅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臂乖過膝面有紫光慕容德額有日角假月圭文魏什翼犍隆準龍顏立髮委地臥則乳垂至蓆

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周公之狀身如斷蓋皐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肩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麋見荀子周公背僂皐陶馬口孔子反羽蒼頡四目重耳仳脇蘇秦骨鼻見王充論衡子產目角晏平仲月角尾生犀角柳下惠史魚反角見天中記衛靈公臣曰公孫呂面長三尺闊三寸爲衛國賢臣見荀子與曹植相論東漢趙翁伯晝寢羣孫戲納李子其臍中後李爛流出核數之凡得七枚見獨異志司馬懿目顧見背見魏史唐大歷中洛陽尉苗登有尾長二尺餘見獨異志毗騫王身長二丈頭長三尺見杜佑通典

祖庭廣記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斗脣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脇修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脥隄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二十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竦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洞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又按先聖四十九表採於萇弘之所談姑布子卿之所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與荀卿司馬遷輩之所述者蓋云備矣然緯書曾載胸應矩舌理七重及鈞文在手等處又弗及焉是足以盡聖人之儀觀歟舜管重瞳而帝天下矣項羽亦重瞳而霸西楚卒刎烏江李煜太子目有重瞳自有以爲必統一天下不修武備敗降於宋臣亦有重瞳者沈約左目重瞳腰有紫痣梁武帝受禪拜爲尚書僕射後梁康王友敬目重瞳謀作亂梁主覺之伏誅魚俱羅祖表雄異目有重瞳隋煬帝忌之被誅盧山智常禪師目有重瞳遂以藥摩目眦俱赤號赤眼歸宗和尚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洞靈王生而有髦髫魏崔琰髮長三尺晉王育髮長三尺元明天淵髫長數尺唐李光弼母有髮數十長五寸許唐高祖太后竇氏生而髮垂過頸梁簡文帝髮垂委地文王四乳宋范曄之兄燁四乳燁子亦四乳南齊王敬則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唐吳元濟山首燕頷垂頤鼻長六寸梁武帝身映日無影老子生而髮盡白元余闕生而髮盡白

古之長壽者伏羲年百九十有四女媧在位百三十年神農年百六十有八黃帝年百十有七少昊年百有一帝嚳年百五歲一云九十三也見路史堯年百一十八歲舜年百有十歲一云百十有一也禹百歲一云百有六湯年百歲見帝王世紀益百八十餘歲伊尹百三十餘歲見宛委編廣成千二百歲見南華經彭祖八百歲見仙傳周太王百二十而沒王季百年而沒見六韜太公望年百三十六歲九十而封齊見說苑召康公年百有八十見路史周公百歲又殷高宗周穆王享國百年皆出百三十四十歲見王充論衡畢公百餘歲季札亦百餘歲見宛委編漢張蒼百餘歲而卒見史記漢文時有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歲見桓譚新論魏武帝時皇甫隆年百餘歲又道人洞京年百七十八歲見孫眞人養性序論晉范長生前後仕凡百年見小史魏鉅鹿張臻百五歲幷州刺史遂故度遼將軍范明友奴二百五十歲見魏志元魏羅結年百二十歲爲侍中總三十六曹事一百一十始歸老見魏書隱士趙逸年五百歲是晉武時人正光初來京師見伽藍記梁時鍾離人顧思遠爲散騎侍郎年百二十卒見南史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又穰城人年二百四十歲不能食穀惟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勞以束帛並見梁書開元東封太原人于伯龍年一百二十八歲精爽不衰孫思邈年百餘歲見唐史甄權精究醫術年一百三歲見談賓錄曹憲爲弘文館學士撰文選音義年百餘歲乃卒見唐世說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歲見白居易九老圖序瓊州楊逵舉年八十一與李守忠見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又有九代祖如小兒在雞窠中不知其年見洞微志譙定百三十歲見小說洛陽覽藥党翁年一百七八十見邵伯溫集宋尤時泰晉舉博學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詞科年百二十餘歲而終見尤玘萬柳溪邊舊話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閹世俗則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嘗有此疾北齊李廉生而天閹按黃帝鍼經人有具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能用然其鬚不去宦者之獨去何也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寫不復皮膚內結脣口不榮故鬚不生又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云梵言扇搋半釋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半釋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釋迦此云妒謂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儒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叉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曰留拿半釋迦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黃門名爲人中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惡趣受身處又醫書載五不男天犍妒變半五不女螺紋角鼓絲然周禮閽人鄭氏註云閹眞氣藏者宋趙忠惠帥維揚日候僚趙參議有婢慧黠靈得儕輩之歡趙昵之婢拒不從疑有異强卽之則男子聞于有司蓋身二形前後奸狀不一遂眞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眞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爲人妖而汙筆墨不復載乎昔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也玉歷通政經男女兩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眞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人更爲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蠻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婦人則男脈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脈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嘉靖戊申七月邸報云大同右衛參將馬繼宗家舍人祿之女年十七將嫁化男子余按魏襄王十二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漢末閩中徐登本女子化爲丈夫括異志廣州蕭某女大娘子晉元康中安豐女子周世甯甯康初江陵女唐氏劉聰時內史女人唐光啟二年春郿縣女子宋乾道三年四月永州支氏女慶元三年袁州黃念四女並化爲男客座新聞成化間金齒有人無子止一女以酒肆爲業一日有道人來乞食其女聽道人啖足而去不責其直明日又來如此及二旬女敬禮不衰問其姓我家止兩口臨去謝女曰蒙施多矣恥無爲報有藥一丸奉謝小娘子待嫁日臨行以藥噙口中至夫家嚥下我珍重以此相報幸勿忽女信而藏之及嫁如其言就寢夫狎之則已化爲男子夫家訟謂女家見誑官追問女備言其故人始異知兩口之言爲呂仙也父母遂得有嗣又蜀王本紀武都丈夫化爲女子蜀王納以爲妃漢建安七年越巂男子劉曜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武長年並化爲女子而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其事尤異

陝西會城正德十三年六月四日初昏時陰黯忽大明有巨人長三丈餘見撫臺東足長四尺許衣袂飄搖鬚髯如叢戟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眉目莫辨已而大風雨遂失所在街人王大貴及候更卒並見按春秋敗狄于鹹穀梁傳曰長狄喬如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橫九畝長五丈四尺或曰長十丈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又史云阮翁仲安南人長二丈三尺爲始皇將兵守臨洮死鑄其像又博物志言臨洮人長三丈五尺曰東北極人長九丈又說得一布衣從海浮出兩袖長二丈僬僥氏長三丈晉史元帝咸寧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五寸又魏志言咸熙二年有大人見襄武縣長二丈餘腳跡長二尺二寸述異記禹會塗山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丈其頭專車蜀王本紀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長二十五丈六尺苻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百姓張靖曰今當太平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妄召靖繫之會大霖雨河渭泛溢蒲津監寇登于河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二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之北齊書盧曹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皁櫪長丈六尺以爲二梢南史陳武帝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麗隋書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于應門其跡長四尺五寸元周致中異域志長人國人長三四丈國朝有使往遼陽舟被風至其國其人來挐舟斬其一指大若人臂紀載歷歷豈必都妄又河圖玉版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大秦人長十丈佛人國長三十丈五尺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又有金剛敢死力士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皆長三千萬丈神異經云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腳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五百里又東南隅上大荒之中有樸父焉夫妻並立其高千里腹圍百輔又云南方有人焉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以朱蛇繞頸以鬼爲食以露爲漿洞冥記云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東方小人國名曰竫長九寸見山海經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七寸朱衣玄冠鴟國男女皆長七寸海鵠吞之腹中不死見神異經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曰巨靈見漢武故事光武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潁川張仲師長二寸（寸似當作尺）見續博物志

文身見汲冢周書蓋周官有墨刑罰五百故曰刀墨皁巾之民後世謂之曰黥古稱句吳乃文身斷髮注以象龍子吳王夫差曰我文身不足以責禮後漢書南蠻傳雕題注題額也雕之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也又云哀牢夷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見風俗通唐書疏勒人文身碧瞳卽碧眼胡雛也今雲南之羅鬼夷亦文面又可見文身之俗不止于句吳也人有善走者山海經丁靈國人馬蹏善走自鞭其蹏日行三百里抱朴子杜子微服天門多八十年日行三百里趙佗子服桂二十一年毛生日行五百里三國時虞翻能步行日三百里孫策躍馬翻能隨之魏楊大眼驍捷跳走如飛以長繩

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隋麥鐵杖日行五百里獨異志云一夕行一千里五代王進走及奔馬仕至節度使又有唐彬走及奔鹿又遼陳州有一婦人爲賊帥號曰顯鵝日可行二百里

今人有運氣逆流采戰之說曰房中術而盲道人遂以女鼎誘世之好淫者彼家西鄰至爲清淨腹食者所唾棄要之房中自有道非如上所云云也按史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詞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禮記曾子問喪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也漢書藝文志序云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老及迷者非顧以

生疾而殞性命上古修身之道以房中爲首故黃庭經云長生要眇房中急他所紀尤非一端孫思邈千金翼中亦具論之至三丰采戰若既濟眞經等書其說最爲猥鄙其原以爲起于黃帝素女而容成氏彭祖能精行之後東方朔及其妻與列仙傳所言女凡左放皆修此道者蓋栽接補益理自非虛然非以道制情築基鍊己工夫已到嘗試爲之必至顯仆老子所謂輕敵者必喪吾寶也頃馬仲履天都戒闢此說即弇州亦深以此齒陳上陽之解梧眞篇均之未及窮其本趣耳

前代宦者亦有妻石顯傳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死元魏時御史蕭忻疏云高軒和鸞者閹官之婺婦胡馬鳴珂者黃門之養息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妹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吏至少卿李補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其妻擢故以梁長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絰臨哭

娘字俗書也古無之當作孃按說文頻擾也肥大也從女襄聲女良切其義如此今乃通爲婦女之稱故子謂母曰娘而世謂穩婆曰老娘女巫曰師娘都下及江南謂男覡亦曰師娘娼婦曰花娘達旦又謂曰草娘苗人謂妻曰夫娘南方謂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娘謂婦人之卑賤者曰某娘曰幾娘鄙之曰婆娘考之風俗通漢何敞爲鬼蘇珠娘按誅亭長龔壽隋書韋世康爲絳州刺史與子弟書云況娘春秋已高溫

清宜奉教坊記北齊時丈夫著婦人衣行歌傍人齊和云踏搖娘南史梁元徐妃與帝左右暨季江私通季江曰徐娘雖老尚猶多情又梁臨川王宏侵魏魏遣以市幗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謂韋睿呂僧珍也大業拾遺記隋煬帝宮婢曰雅娘唐史張旭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通神又武承嗣聞喬知之婢窈娘美奪取之杜工部詩耶娘妻子走相送又黃四娘家花滿蹊白樂天詩吳娘暮雨蕭蕭曲韋應物詩春風一曲杜韋娘柳子厚下殤女墓磚記始名和娘樂府雜錄張紅紅唱歌匄於市韋青納爲姬敬宗召入宮號記曲娘又望江南曲始自朱崖李大尉鎮浙西日爲姬謝秋娘所製明皇雜錄呼白鸚鵡爲雪衣娘甘澤謠武三思

晚獲一妓曰綺娘狄仁傑至遂逃壁隙中曰我天上花月之妖也樊川集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錡敗入宮後坐譴歸故里又竇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李希烈破汴州取桂娘去李賀集賀撰申胡子觱篥歌成翔客喜擊觴起立命花娘出幔徘徊拜客劉賓客集秦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河東記唐進士段何臥病遇妊娘留詩曰妊娘相託不論錢何疾日退傳奇崔氏鶯鶯婢曰紅娘霍小玉傳長安中有媒氏鮑十二娘薛蒼駙馬青衣也余媚娘敘錄陸希聲娶余媚娘媚娘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兒侍巾櫛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圖經蠶神謂之馬頭娘杜陽雜編南海貢奇女盧媚娘工巧無比麗情集陳敏兄妾越娘貌美兄死遂

與歡狎續齊諧記齊穎寓山陰夜見前宰妾萬文娘墨莊漫錄李后主令宮嬪窗娘以帛繞腳令纖小右畧舉一二不能悉載是則今之云云皆有所本然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之國夫人皆曰娘子未嘗有稱夫人郡君等封贈者載考之史唐柴紹妻平陽公主起兵應李淵與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開元天寶遺事太眞入宮宮中皆號娘子花蕊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韓昌黎有祭周氏二十娘子文以此推之古之公主宮妃已與民間共稱娘子則今之不分尊卑亦有自來矣此陶九儀輟耕錄所紀也然眞娘吳名妓也墓在虎丘山下鄭嶠津陽門詩迎娘歌喉王餘篠李昌符詩春娘愛上酒家樓又孫棨有題妓王福娘牆詩又李章武傳有楊六娘北里志有牙娘劉泰娘又教坊記上召入賜食因謂之曰今日娘子不須唱歌又妓裴大娘又張少娘又竿木家范大娘此皆顯著者而陶不之引何也

南宋蘭齊崇尙佛法閤內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咸使誦經（見辨正法琳論）夫娘之稱本此謂夫人娘子蓋是美稱也是時北則胡后卻扇于雲獻南則徐妃贈枕于瑤光龜茲王女納于鳩摩羅什反以爲榮千金公主偶于淫毒匈僧不以爲恥後世以夫娘爲惡稱緣此東坡戲語有和尙宿夫娘相牽正上牀云云陶九成乃謂爲罵語蓋未多見六朝雜說耳

國憲家猷論婦人以姓爲稱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宋言子齊言姜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爲婦人之名非也史記言

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之類固以失矣注漢書者見北言薄姬虞姬戚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爲衆妾之稱南朝人士皆謂姬人形之歌咏皆沿習之誤予按稱婦爲姬不獨漢以後如詩陳風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非必是姬氏女秦紀呂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與居有身亦樂爲婦人稱也

禮五十乃加伯仲白虎通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伯長也大也仲中也次也季少也末也風俗通曰氏於字伯仲季是也或稱孟仲季孟亦長也始也或稱伯叔季叔本拾也收拾之也周之有太伯仲雍季歷也魯之有孟孫叔孫季孫也文王時南宮氏之有二伯二

仲二叔二季所謂周有八士也然重仲叔而不重伯孟者明長之不可二也伯夷仲遠而曰叔齊叔即季也猶叔世曰季世也伯牛仲弓之稱未必皆五十而後加也

漢孔安國字安國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字德文會稽王名道子字道子乃至北史慕容紹宗馮子琮魏蘭根南史蔡興宗唐孔穎達郭子儀辛京杲戴休顏張忠尚可孤孟浩然顏見遠田承嗣田承緒張嘉貞字文審李嗣業皆以名爲字也

晉王敦曰可兒司馬高曰羅兒唐白居易曰鼉兒謝靈運曰客兒杜甫長子曰熊兒宋蘇子由子曰虎兒是皆小字也後賈復稱其子曰大宛兒崔暹曰獺田兒人稱者漢東方朔曰偷桃小兒金日磾其子曰弄兒曹操呼孫策曰猘兒呂布呼先主曰大耳兒蜀譙周曰長兒晉王衍呼裴遐曰白眼兒山濤稱王衍曰甯馨兒後魏長孫業諸子曰鐵小兒祖瑩曰聖小兒唐楊儉蘇特曰黃面兒五季李業曰僂儸兒李存信曰牧羊兒

晉桓嗣曰豹奴王濛曰阿奴石崇曰齊奴潘岳曰檀奴周謨曰阿奴陳任中曰鼈奴北齊孫騰曰僧奴唐汝陽王璡曰花奴李林甫曰哥奴皆小字也光武謂嚴光曰狂奴客謂鄧彪曰守錢奴陸機人爲曰駱奴明帝人號曰鮮卑奴溫嶠姑女謂嶠爲老奴宋廢帝稱父武帝曰麟奴後齊古弼帝稱曰筆頭奴唐顏杲卿爲安祿山曰牧羊羯奴宋梅聖俞呼謝師直

曰錦衣奴

昔人有父字其子者曹丞相操每下教稱子桓右軍與人書謂子敬飛白大有勢子字其父者胡母班之見父帕之暑月搖扇視事呼之曰彥國胡爲自貽伊戚從子字其叔父者袁種謂益曰南方卑濕絲能日攸亡何說王丹反而已有臣字其君者光武幸章陵宗室諸母酣悅相謂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今乃能如此

諱名起于周人秦漢沿而用之廟諱甚嚴而祀文王之頌曰克昌厥後是廟諱不嫌也一名者諱而漢韋孟之詩曰總齊羣邦以翼大商犯高祖諱是獨諱不嫌也子宜諱其父而曹志爲植子上奏武帝曰絲植不強是父諱不嫌也臣宜諱其君孫權有吳時張承與呂岱書云功以權成是君諱不嫌也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是人多疑之以顏籀注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柳不當稱字然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鹿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云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矣

古人致書于人亦有不稱名而稱君者如徐陵與王僧辯書稱孤子徐君頓首與周處士書末亦云徐君白文苑英華注云君疑是古人自稱如王績書中亦作王君然則古人或有如此體未可知也

周寶龢鍾銘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龢鍾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走之名于經傳無見蓋昔人自以稱謂猶孤寡

不穀臣僕愚鄙皆謙損之辭故司馬遷自稱曰太史公牛馬走班固自稱曰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然則走之號非獨始於漢蓋亦上矣

余讀屈原書以朕自居周秦大國間凡人相與言皆自臣也他如左氏書子皮即位叔向言罕樂得其國葉公作顧命張永謂其父柩大行屆道孫盛謂父登遐蕭惠聞語劉成貝如慈旨竟陵語顧憲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鮑照於始興王則謂不足宣贊聖旨後世禁忌日嚴此等稱遂絕矣

父命得爲救後漢樊重焚券諸子從敕是也母亦可稱大人前漢淮陽獻王傳張博云王過大人亦解後漢范滂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是也叔可稱大人疏受

對疏廣云從大人議是也父可以稱聖善楊修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人臣不嫌稱萬歲馬援傳醵酒享軍士皆伏稱萬歲也上父母壽可稱萬壽潘岳閒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屋之高嚴通謂之殿前漢霍光傳鴟鳴殿前樹上黃霸傳郡國上計長吏一輩先上殿是也白事丞相亦可謂之奏事魏相傳帶劍奏事是也造謁人亦可謂之朝司馬相如傳臨邛令日往朝相如是也人臣得言乘拱薛宣自言乘拱蒙成是也人臣得言諒闇山濤傳武帝詔云山太常雖居拱廟堂是也人臣得稱聖君賢君晉曹攄一縣號曰聖君薛宣諒闇是也人臣得稱聖君賢君晉曹攄一縣號曰聖君薛宣傳屬縣各得賢君是也男子無妻亦稱寡左傳曰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是也

君稱寡人而凡人亦可稱王有軍論字假令寡人耽之若此婦人亦可稱寡人詩邱風莊姜云以劬寡人婦人稱夫曰良人而君子亦可稱黃鳥之詩曰殲我良人莊子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顏晉夾翼疏臣所以輒發良人不顧怨咎呂氏紀良人請問十二紀是也

王楙野客叢書引細素雜記云歐陽公叔代王狀元謝啟陸機間史尚臞識于撐犁枚臯屬文徒自成於臥敝沈元用啟讀撐犁而臞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愆寡學陸機不識撐犁事竟不知載何書及見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

言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賾然發癡非專亦著藝文類聚類要諸書然則謂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歐公謂陸機應別有所據耳按杜氏通典云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然則言撐犁天子者得其語而猶未詳也今人謂丈人爲太山或者謂太山有丈人祭故云據雜俎明皇東封以張說爲封禪使及事已三公以下皆轉一階說以增鄭鍾官九品因說遷五品玄宗怪而問之鍾不能對黃番綽對曰太山之力也與前說不同又按陳後山詩丈人東南英注謂丈人字俗以爲丈人之稱然字則遠矣按三國志裴松之注獻帝乘車駕將軍董下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松之宋元嘉詩人呼婦翁爲丈人已見此時矣

今人以居士自號者甚多考之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謂道藝處士也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居士之號起於商周之時按韓非子書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甚淳華士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居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云然則居士之名故自古也

祭義曰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內經曰黔首共飲食莫知之也李斯刻石頌秦德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記謂秦名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祭義內經之書實先秦世黔首之稱古矣恐有不因秦也或古不以稱民秦必以稱民故太史公云

然耳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按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因辭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又段成式盧陵官下記韋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令密論訴韋前期勸知屈刺史詣府陳謝及迴日諸縣令悉遠迎所訴者爲首大言曰使君今日可謂朱研益丹矣刺史笑曰則公便是研朱漢子也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注云日中爲王食時爲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僕補時爲僕日昳爲臺馮中日出闕不在第王公賤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至卑今豈亦本是輿然加以重字尤有意也

古樂府有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前漢書張耳傳廝養卒注蘇林曰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又云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左傳莊王伐鄭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注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則廝養卒當作廝扈卒爲是也

隋筆云今呼養頭爲將軍其事本彭寵爲奴所縛謂妻曰趣爲將軍治裝注呼奴爲將軍欲其敕己也此說固是然觀陳勝傳將軍呂臣爲蒼頭軍是則語蒼頭爲將軍亦已久矣又衛青爲奴後爲大將軍唐至德後官爵盧溫大將軍告身祕

易一醉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故岑參歌曰紫紱金章左右趨問著即是蒼頭奴李商隱詩曰廝養爲將軍則知蒼頭奴爲將軍事甚多又按前漢鮑宣傳蒼頭盧兒注漢名奴爲蒼頭知此名起於漢矣觀後漢注秦人呼爲黔首謂奴爲蒼頭者以別於良人又知蒼頭之名自秦已然又讀戰國策魏有蒼頭軍三十萬又知蒼頭之名不但秦也

越絕糧告糴于吳使素忠爲信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眞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以信人口具凡言信者皆謂使者也今人流俗遂以遣書餽物爲信故謂之書

信面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而世俗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爲一句遂不取答爲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包信詩去札頻逢信廻帆早挂空此二詩尤可證也

韓退之上詩云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吳均云長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鰍魚按此是湖州時上廣帥作非長安也馬人程大昌演繁露引傳燈錄毗奢利王時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鑑彼乃得衣王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號以爲入中國而上日有馬人恐亦非也按命益期牋云馬文淵立銅柱岸北出有遺共十餘家居壽洽岸南對銅柱悉姓馬婚姻至今二百餘家言語飲食尙與中華同號曰馬留恐此亦是馬留之類耳又記得一小說龍戶在儋耳珠崖其人目睛皆青碧入水能伏一二日蓋即所謂崑崙奴也

每見人稱前導者伍伯晉書賈充戲庾純云君行常在人前今何以後蓋純之先人有爲伍伯者按古今注云一伍之長也五人爲伍曰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一竈每竈四直一伯故曰戶伯又曰大伯諸王公行戶服赤幘繡衣章緑率其伍以導引也

患說文憂也从心上串串亦聲也徐曰患之言貫也貫于心也又病也慮也惡也苦也禍也恙說文亦曰憂也从心羊聲

一曰蟲入腹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神異經北方有獸曰猛猛恙也黃帝殺之由是人無憂疾謂之無恙通志無忠子曰喋婁曰桓其子勻圓如漆今人貫爲數珠纂文曰無恙木名也實可以去垢核黑如漆古今注云程雅問楹木曰無患何也答曰昔有神巫曰淫眡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爲棒棒殺之世人相傳以爲器用厭鬼故曰無患齊卞敬家有無患枕贊然則恙之與患一爲蟲而一爲木也

世人瘡疾將作謂可避之他所閭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避瘡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妝則不特避之而且塗抹其面矣

周官醫疾四時皆有瘍疾春時有痏首疾鄭注痏酸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痏首消中二疾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漢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已乃復引周官爲證是以痏首消中爲一義以至玉篇廣韻皆以痏爲消病惟禮部韻痏字下注酸痏頭痛是爲得之張孟楫韻注酸痏頭痛又渴病雖明知二疾爲不同是認二字爲一體矣

婦人之脈惟以尺脈之常盛常弱與男子爲相反而脈訣謂反此背看及觀楮澄尊生經曰脈分兩手手分三部隔尺寸者命之曰關去寸度尺曰尺關前一寸爲寸左手之寸極上

右手之尺極下男子陽順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右手之尺爲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右手尺上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爲肺肺金生水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爲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爲肝肝水生火故關上之寸爲心女子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爲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爲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爲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寸爲心男子右手尺脈常弱初生微眇之氣也女子右手尺脈常強心火之位也非男非女之身感以婦人則男脈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脈順指不察乎此難與言醫著澄尙主爲劉宋駙馬都尉察脈如神著書十篇曰尊生秘經此其一也

夷門廣牘有朱彥修怪病單一書非朱作也所紀怪證多端然憶往記中有尤異者因略筆之魏時一女子美麗不嫁右膝常患一瘡膿水不絕華佗使人乘馬牽一栗色狗走三十里歸而熱哉右足柱瘡上俄有一赤虵從瘡出入犬足中疾遂平見佗別傳漢末有人得心腹痛寫晝夜切痛臨終勑其子曰氣絕後可剖視之子不忍違言得一銅鎗容數合許後華佗出巾箱中藥以投鎗鎗即成酒焉見志怪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發即氣絕徐文伯曰此髮瘕也以油灌之吐物如髮稍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滴髮一髮而已見談藪有人患腳跟痛醫莫能識徐之才曰蛤精疾也當由乘船入海垂腳水中割之得蛤子二個如檢莢見太原故事洛中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中應之張文仲令取本草讀之皆應至雷丸即無聲和爲丸吞之即止見朝野僉載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日以魚鱠奉候及少年赴之坐久止施一甌芥醋卿故久不出少年饑甚且聞醋香嗅之至盡眼花豁然卿乃出語少年曰鄭君因吃鱠太多有魚鱗在胸中故也見北夢瑣言永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魚三斗乃足後饑作鱠未成忍饑不禁遂吐一物狀如蝦蟇自此之後不復能食鱠矣見朝野僉載大

歷中和州劉錄事食兼數人尤能食鱠常言鱠味未能果腹客乃網魚百斤會于野庭覩其下筯劉初食鱠數楪忽似小哽因殼出一骨珠子大如豆乃置于茶甌中以楪覆之食未半甌楪傾側舉視之骨珠子已長數寸如人狀客兢視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捽劉因相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西一循廳左俱及後門相觸而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語訪其所以皆不省之劉自是惡鱠見酉陽雜俎句容佐史能啖鱠至數十斤恆不飽縣令聞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盡因覺氣悶久之吐出一物狀如麻鞭底以置鱠中鱠即成水後有胡人買之云此是銷魚之精亦能銷腹中塊病有病者以一片如指端繩繫之置病處其塊即消

見廣異記伶人刁俊朝妻項瘦者初微若雞卵漸巨如三四升頗益積五年大如數斛之鼎其中有琴瑟笙磬塤篪之響數年瘦外生小穴如鍼芒不知幾億每天欲雨則穴中吹白煙霏霏如絲縷漸高布散結爲屯雲雨則立降俊朝磨淳利刃將剖決之瘦中軒然有聲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猱跳躍而去後卒愈見續玄怪錄天寶中隴西李生病左乳痛不可忍一日癰潰有一雉自乳中突而飛出不知所止見宣室志大歷中邛州城將魏淑腑體洪壯年方四十忽中異疾無所酸苦但飲食日損身體日消寒暑未周即如嬰孩不復能行坐語言其母與妻更相提抱復過生日妻以釵股挾食以哺須臾盡一小甌自是日加所食身亦漸長不半歲乃復其初見集異記皇甫及者咸通壬辰年十四矣忽暴長逾時而身越七尺帶兼數圍長喙大嚼三倍于昔明年秋無疾而逝見三水小牘李言吉左目上臉忽痒而生一小瘡漸長大如鴨卵恆壓其眼不能開其見金州防禦使崔堯封飲言吉酒大醉遂割去之言吉不知覺也醒既破中有黃雀鳴噪而去見聞奇錄處士朔亮言其所知額角患瘤醫爲割之得一黑石恭子巨斧擊之終不傷缺復有足脛生瘡者因至親家爲獵犬所齕其瘡其中得鍼百餘枚皆可用疾亦愈見稽神錄呂鯀叔以知制誥知揚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松滋令姜愚無它疾忽不識字數年方稍稍復舊又有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鉤醫僧泰眞親見

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徐德占過逆旅老婦想饑其子恥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籃約百餅猶稱饑不已日飯一石米隨即痢之僅復如故醴泉主簿葵繩有美行博學有文亦得饑疾每饑立須啖物稍遲則頓仆悶絕懷中常置餅餌雖對貴客遇饑亦便齕啖以上見夢溪筆談有人飲茗至一斛一斗忽飲量過數升吐出一物如牛肺以茗澆之容一斛二斗因名曰斛二瘕見續搜神記陳子直主簿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于外行人過門者皆疑其家作樂也腹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醫莫能名其疾見宋張季明醫說傅舍人忽得腸癰之疾至劇時往往對衆失笑吃吃不止此疾古人所未有見遯齋閒覽國初有任氏美色聘進士王公甫因公甫不遂寸祿愁鬱面漸變黑自慙而歸母家求醫後過道人以黃丹女萎二物爲末以酒下二錢日二服而微微白一月如舊見名醫錄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冢女人猶活既出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序後后崩哭泣過禮遂死爲漢末發范明友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壻說光家事多與漢書相似大司馬曹休所統中郎將謝璋部曲義兵奚倢恩女年四歲病死埋葬五日復生見博物志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戍經年不歸女家强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夫徑至墓開棺女遂活與俱歸後壻謂官爭之王尊曰此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之宜

歸前夫惠帝世杜錫家葬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嫁之有子又魏太和中太原人破棺得一生婦視其墓木可三十歲見續博物志于寶父葬婢閉墓中後祔葬開冢婢猶活言其父常以飲食詒婢與寢處如平生寶因此作搜神記顏含兄幾死于醫家迎喪引者顛仆言幾不死但服藥傷五臟耳開棺氣息甚微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侍養不出戶者十三年幾乃死又漢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既死棺斂月餘母聞有聲出之遂生見集異志又建安四年武陵女子李娥死斂埋十四日有聲開棺遂活見後漢五行志南陽縣民蘇調女死三年自開棺還家言大將軍事赤小豆黃豆死有抄

此豆一石者無復作苦又言可用梓木爲棺見酉陽雜俎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顧起元

官儀

古官之名伏羲以龍紀爲龍師龍名春官青龍夏官赤龍秋官白龍冬官黑龍中官黃龍又設九庶之官共工以水紀爲水師水名神農以火紀爲火師火名春官大火夏官鶉火秋官西火冬官北火中官中火黃帝雲師雲名春官青雲夏官赤雲秋官白雲冬官黑雲中官黃雲置六相曰當天曰常平曰士師曰司徒曰司馬曰李立四監置四史置五官曰天曰地曰神曰祇曰物一曰士師行人司徒祝宗使人置大醫樂師少吳摯以鳥紀爲鳥師鳥名曰鳳鳥氏玄鳥氏伯趙氏青鳥氏丹鳥氏祝鳩氏雎鳩氏鳩鳩氏爽鳩氏鶻鳩氏又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顓帝置五行之官春官木正曰句芒夏官火正曰祝融秋官金正曰蓐收冬官水正曰玄冥中官土正曰后土唐制百揆四岳州牧侯伯置謁者射官弓正虞置九官曰司空曰后稷曰司徒曰士曰共工曰虞曰秩宗曰典樂曰納言夏后氏置六卿又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爾制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又五官之長曰伯又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率率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周官有成書不具載

古官員之數唐虞尚書曰一百員鄭玄云六十員夏尚書曰倍唐虞則二百鄭玄曰百二十員殷明堂位曰二百鄭玄曰二百四十周內二千六百四十三員外六萬一千三十三人前漢十三萬二百八十五員後漢七千五百六十七員晉六千八百三十六員宋六千一百七十二員齊二千一百三員後魏七千七百六十四員北齊二千三百二十二員並內官後周二千九百八十九員並內官隋內官二千五百八十一外官九千五百九十五唐內二千二百六十外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宋景德一萬員皇祐治平二萬四千員紹熙三萬二千一十六員慶元四萬二千有奇嘉泰三萬七千八百餘員

漢之職官太尉即今之本兵左右前後將軍即今之五府其各置長史即今之參軍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即今之六科期門即今之錦衣廷尉即今之大理治粟內史即今之戶部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即工部之都水虞衡尚書符節即今之尚寶太醫即太醫院導官即今儀仗司樂府即今太常諸屬考工室即今工部鐵作局與內官監諸屬大官即今之精膳司與內之御膳監東織西織即今之織染局而庖人以下又與光祿寺大官諸司相參矣典客掌歸義蠻夷一名大行今國家設行人專以使四方歸義蠻夷則以屬禮部

之主客司郎中令中書謁者以下今茲爲內官諸屬矣（諸官詳乃詳）

（米者云即今懷仗司恐誤）

今之官名聊疏其始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周成王置也給事中秦置也知起居注漢武帝禁中官也中書舍人漢有之學士北齊文林館學士昉也翰林待詔玄宗置也其改稱翰林學士掌內命唐制也其掌制誥赦敕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辭宋制也口學之重自宋始侍讀後魏有之開元三年命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其建侍讀學士則十三年置集賢院始稱翰林侍讀學士宋咸平二年始也侍講自漢顯宗朝張酺靈帝楊酒始其帶學士亦自開元十三年始稱翰林侍講學士亦宋制也經筵官自隆興改元昉大學士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集賢院始也修撰檢討其事久遠矣而立員宋制也編脩自宋慶歷中編修例册始其殿學士大學士後唐天成端明殿學士宋初觀文殿大學士昉也閣學士宋制也典簿典籍司直元更制也東宮官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殷周已有之其三少漢有少傅而備三則魏制也太子賓客自唐顯慶始也詹事秦官開府置官屬自齊始詹事少詹事唐所官其庶子洗馬漢制也置坊自北齊始左右二春坊唐制府例也中允諭德贊善錄事等官並唐府屬也主簿晉始制也正字齊秘書省始有之尚書秦官侍郎秦黃門侍郎其貳六曹則隋煬置也郎中秦官員外自晉太始中散騎常侍昉其稱員外郎隋開皇中始主事隋所置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掌贊

書授法令非後世任也秦漢始爲糾察之任稱監察御史隋改檢校御史爲之曰察院開元八年置也太常漢更秦奉常爲之其置卿少卿丞北齊也其主簿博士奉禮郎協律郎唐神龍初昉也光祿漢太初中名卿自梁始少卿自魏始也大官珍羞良醞掌醢四署署丞唐神龍初置主簿宋元豐始也太僕周官卿少卿北齊置也其屬有丞主簿唐神龍初署也大理古李官秦官名廷尉景帝中元六年更今名有卿其置少卿北齊昉丞正評事唐神龍初始也鴻臚漢大初始更名後漢大鴻臚卿有寺少卿自北齊置其置署名司儀隋開皇十二年也其置丞漢劉德始爲之主簿則漢官儀鴻臚鴛四馬主簿也國子監祭酒孫卿在齊三爲祭酒置國子祭酒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武帝咸寧四年也司業隋煬帝大業三年置監丞隋置助教咸寧四年置博士秦官也五經博士漢武建元五年置學正兄禮記王制學教授唐府郡置也司歷保章正靈臺郎挈壺正等官唐乾元元年始五官正宋制也游擊前漢以來將軍有之指揮都指揮使唐長興前有之大將軍戰國時官都督自魏文帝以大將軍曹眞都督中外諸軍始元帥唐制始也宣撫使唐元和中戶部侍郎楊於陵始監軍齊莊賈監穫苗昉也駙馬都尉漢元鼎中置其專爲尚公主者官自宋齊梁陳昉也巡檢宋有之留守漢和帝南巡祠國廟以張禹兼衛留守其昉也運使唐先天二年李傑爲水陸發運使運使名自此始提舉漢耿壽昌常平之任也經略貞觀邊州別置提

刑按察司宋初置副使僉事經歷知事照磨元大德後例也都轉鹽運使司宋初立其同副判經歷知照至元中始也京尹漢太初更內史名之治中漢官名判官唐天寶後有之推官長興中始見於史知府知州知縣宋以來有之也

國朝文資四十六階第一階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是正一品加贈資凡加贈資不實授特進光祿大夫並漢官名柱國楚官名第二階特進光祿大夫是正一品陞授資第三階特進榮祿大夫是正一品初授資榮祿因元舊資銜第四階光祿大夫柱國是從一品加贈資第五階光祿大夫是從一品陞授資第六階榮祿大夫是從一品初授資第七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是正二品加贈資第八階資政大夫是正二品

陞授資第九階資善大夫是正二品初授資資德資政資善三銜並因元舊制惟正治上卿爲新設第一階正奉大夫正治卿是從二品如贈資十一階通奉大夫是從二品陞授資十二階中奉大夫是從二品初授資正奉通奉中奉三銜並因宋大觀舊制惟正治卿爲新設十三階正議大夫資治尹是正三品加贈資十四階通議大夫是正三品陞授資十五階嘉議大夫是正三品初授資正議通議二銜並因隋舊嘉議則因元制惟資治尹爲新設十六階大中大夫資治少尹是從三品加贈資十七階大中大夫是從三品陞授資十八階亞中大夫是從三品初授資大中大夫資銜並因唐制亞中大夫則因元舊制資銜惟資治少尹爲新設十九階中議大夫贊治尹是正四品加贈資二十階中憲大夫是正四品初授資中議中憲中順資銜並同元舊制惟贊治尹爲新設二十二階朝請大夫贊治少尹是從四品加贈資二十三階朝議大夫是從四品陞授資二十四階朝列大夫是從四品初授資朝請朝議資銜並同隋舊朝列則因元舊資銜惟贊治少尹爲新設二十五階奉政大夫修正庶尹是正五品加贈資二十六階奉政大夫是正五品陞授資二十七階奉議大夫是正五品初授資奉政奉議資銜並因元舊惟修正庶尹爲新設二十八階奉直大夫協正庶尹是從五品加贈資二十九階奉直大夫是從五品陞授資三十階奉訓大夫是從五品初授資奉直

因宋舊資銜奉訓因元舊資銜惟協正庶尹爲新設三十一階承德郎是正六品陞授資因元舊制三十二階承直郎是正六品初授資因宋舊銜三十三階儒林郎是從六品陞授資因唐舊制銜三十四階承務郎是從六品初授資因宋舊銜三十五階文林郎是正七品陞授資因唐舊銜三十六階承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資因隋舊制三十七階徵仕郎是從七品陞授資改隋徵事之銜作徵仕郎三十八階從仕郎是從七品初授資亦改從事之銜爲從仕也三十九階修職郎是正八品陞授資四十階迪功郎是正八品初授資並因宋舊銜四十一階修職佐郎是從八品陞授資四十二階迪功佐郎是從八品初授資並係新設四十三階登仕郎是正九

品陞授資四十四階將仕郎是正九品初授資並因唐舊銜四十五階登仕佐郎是從九品陞授資四十六階將仕佐郎是從九品初授資因元舊銜內上柱國等皆勳級也

武階四十四其正從一品六階並與文階同正二品初授驃騎將軍自漢霍去病始唐宋爲從一品階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勳上護軍因元舊也從二品初授鎮國將軍陞授定國將軍加授奉國將軍護軍皆元舊止改輔國爲定國以上六階元皆有上字正三品初授昭勇將軍陞授昭義將軍加授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皆元舊止以陞授爲初授耳昭武唐爲校尉正六品上階從三品初授懷遠將軍加授定遠將軍宋正五上階陞授安遠將軍輕車都尉皆元舊也上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六階元皆有大字定遠是唐正五品銜護軍漢初陳平爲之韓安國爲護軍將軍都尉漢官名輕車輕去聲漢李蔡公孫賀皆爲輕車將軍也正四品初授明威將軍陞授宣威將軍加授廣威將軍騎都尉皆元舊宣威唐宋從四品上階明威唐宋從四品下階也從四品初授宣武將軍陞授顯武將軍加授信武將軍騎都尉皆元舊正五品初授武德將軍陞授武節將軍皆元舊加驍騎尉漢李廣爲驍騎將軍又齊受李廣爲驍騎都尉從五品初授武略將軍陞授武毅將軍皆元舊加飛騎尉正六品初授昭信校尉陞授承信校尉皆元舊加雲騎尉從六品初授忠顯校尉陞授忠武校尉皆元舊加武騎尉漢司馬相如爲武騎常侍梁丘賀爲武騎郎正七品初授忠翊校尉陞授忠勇校尉從七品初授敦武校尉陞授修武校尉正八品初授進義校尉陞授保義校尉從八品初授進義副尉陞授保義副尉皆元舊副尉唐宋皆有之

漢列侯不與政而勳重者位特進後以大將軍鄧隲辭位加同三司之僕以後得開府辟僚屬又與三公俱開黃閣故曰開府儀同三司羊征南位開府謙讓不肯辟召是也魏晉之際太保王祥以睢陵公太保衛瓘以蘭陵公司徒魏舒以劇陽子老就第太保同保傅司徒同三司亦此意但不入官耳晉宋齊梁陳俱不輕授北魏爾朱世隆辭太保加同三司在三公上後周及隋改爲勳官在柱國下有三等曰上開府曰開府曰儀同至唐而始復故文皇之世唯尉遲敬德辭都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乃得加之位次房司空以後復爲階官之最其次特進國初亦因之然官至太尉司徒司空而曰儀同三司名實抑何舛也國初去開府儀同以特進光祿大夫冠正一品是矣然以公卿而稱大夫如尚書再滿考階曰資德大夫勳曰正治上卿其勳階亦自相矛盾矣

相國丞相皆秦官秉政者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後以爲三師位上公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故也相國自呂不韋蕭曹後罷不設至司馬昭父子以此篡魏後遂因之東漢有三公而無丞相曹操父子以此篡漢亦遂少置渡江之後惟王導會稽王昱以序遷者三師惟太師爲尊魏避司馬師諱改爲太宰高齊並置而以太宰位太師上左右丞相位太宰上

然董卓以相國遷太師孔光以丞相遷太師大冢宰則又以太師爲尊也元帥即漢太尉晉都督中外諸軍職也金爲都元帥權甚重而位在三公丞相下元則至輕僅今之指揮使耳至加以天下爲稱則亦非人臣所宜當也

官制曰冢宰之職自漢以來分裂四出不可收拾宰相之職分而爲尚書中書後來收拾不得遂爲尚書中書省官正宮伯之職分而爲光祿勳衛尉後來收拾不得遂成門下省自膳夫至腊人凡鳥獸魚鱉烹庖之事自酒正至掌次凡酒漿醯醢幕幄之事分入少府自醫師至獸醫分入太常亦入少府自太府而下至掌皮內一項則分入少府外一項則分入大司農自內宰至司服以下凡宮中使令之人分入大長秋只冢宰一官自分而爲六矣宋朝則自膳夫庖人而下盡收入御前供奉官自醫師食醫而下盡收入御藥院自官人掌舍而下盡收入修內司自玉府內府而下盡收入內藏庫

翰林之設前代隆重其選今以唐宋兩朝舊事略紀之一職制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以備宴見而顧問而文書詔令則以中書舍人主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召以草制未有名號至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又以中書務劇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掌制誥開元末又改供奉爲學士別置院專掌內命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韓偓翰林記）

（林志）唐憲宗始命鄭絪爲承旨居諸學士上居東第一閣凡大詔令凡上所甚注意莫不專授（元稹翰林記）宋翰林學士謂之內制中書舍人謂之外制其後并雜學士待制通謂之兩制（事實）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於禁中草書詔雖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翰林志）翰林學士掌內制制誥敕敕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郡王公主宰相節度使除拜則學士草詞授待詔書訖以進敕降德音則先進草大詔命及外國書則具本稟奏得畫亦如之凡拜宰相或事重者則宣詔面諭旨給筆札書所得旨稟奏歸院具詞以進餘遣內侍授中書省熟狀亦如之若已畫旨而有未盡則論奏貼正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凡初命爲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宋綽會要）學士所著撰拜免公主將相妃主曰制賞賜恩宥曰敕書曰德音處分事曰勑曰御札五品以上曰詔六品以下曰勑批羣臣表曰批答獎勸勞曰獎諭賜外國曰蕃書醮曰青詞曰密詞釋曰齊文教坊致語曰白話土木興建曰上梁文宣賜曰口宣此外有祝文祭文碑銘神道碑樂章詩頌春帖子之類撰訖進入故事遇有除拜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故學士以雙日至（高花谷）郊禋行慶制命塡委必聚廳分草之（薛昂夫翰林志）一印信晉開運中賜學士院書詔金印一（翰林志）宋翰院印以翰林學士院印六字爲文背鐫景德二年少傅監鑄上兩字微刓南渡後百司印無如此久者（周必大玉堂雜記）一官署開元二十六年別建學

士院於翰林院之南俾掌內命（事後詳翰林故事）元相以後院長一人別勑承旨居北壁之東閣故事駕在大內即於明福門內置院駕在興慶宮則於金明門內置院今在右銀臺門之北第一門牓曰翰林之門其制高大重複入門直西爲學士院即開元十六年所置也引鈴於外惟宣事入其北門爲翰林院有南廳北廳南庫北庫有畫堂盧鄜曲壁多畫怪石松鶴院內古槐松玉蕊藥樹柿子木瓜菴羅甌山桃杏李櫻桃紫薔薇辛夷蒲桃冬青玫瑰凌霄牡丹芍藥石竹紫花蕪菁青菊商陸蜀葵萱草紫苑諸學士至者雜植其間時以居翰院皆謂凌玉清遡紫霄豈止登瀛洲哉亦曰玉署玉堂焉（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皆在焉（沈存中夢溪筆談）玉堂上東閣承旨居之西閣第三廳居之玉堂後東西各二閣第三廳而下分處之玉堂後東北一室二間大中祥符中王相居之入參大政李相迪又自此閣拜命其後入者多求居之此室常不空前籍有大槐樹意以爲祥（渑水燕談）太宗以玉堂之設虛傳其號而無名乃於紅綃上御書飛白四字題曰玉堂之署以賜焉本院挂於玉堂之上（職官分紀）學士院玉堂太宗常親幸至今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坐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華陽集）唐翰林壁畫海曲龍山詩云憶昔唐家扃禁地粉壁曲龍開古記承明景象今頓還永興鑾坡爲故事（宋宣公詩）玉堂兩壁有巨然畫山董羽畫水宋宣獻公爲學士時燕穆之復爲六幅山

水屏寄之乃置於中門（武花谷）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待詔董羽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蓋擬瀛洲之象也修篁時鶴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寂內務不至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眞人世之仙境也（翰林志）元豐末既移院玉堂中屏乃郭熙所作春江曉景坡詩云玉堂畫掩春睡間中有郭熙春畫山（詩話）學士院舊號北門今在行宮和甯門內蓋沿北門之制兩閣中有小鼉頭榜曰摛文堂蓋在京徽宗因廣直廬御書以賜强淵明今乃汪藻所篆太上又嘗書玉堂二字賜學士周麟之刻石廳上又東閣窗下鋟小池榜植金沙月桂之屬又有海棠郁李玉繡毬各一株西偏植金橘花開時香滿院結實雖小而甘浙中未易得也（皆玉堂雜記）有唐學士院深嚴非本院人不可遽入雖中使宣事及有文書必先動鈴索立於門外俟小判官出授授訖授院吏院吏授學士自五代以來其制久廢蘇易簡因召對言上可其奏復置鈴索焉（顏翰林志）玉堂後廳建二閣悉畫煙嵐曉景（上同）一龍禮唐翰林初選者試制書批答二首賜宴營幕使宿設帷幕圍禦尚食供饌酒坊使供美酒是爲勑設就宴又賜衣一副絹二十匹飛龍司借馬一匹旬日內庫給青綺錦被青綺方搭青綾單帕漆通中枕銅鏡漆匳象篦大小象梳漆箱銅梁羅銅背椀紫綠履白布手巾畫木架牀罏銅案席氈稱之類畢備內諸司供俠膳之物主膳四人掌之內園官一戶三人以供役使其所乘馬送迎於一仗門內擴門之西度支月給手力資四人人

錢三千五百四品以上加一人每歲內賜春暑服物各三十匹綿七屯寒食節料三十疋酒餚杏酪粥肩肉餞清明火二社蒸饌端午衣一副金花銀器一事百索一軸青團鏤竹大扇一柄角糭三服沙蜜重陽酒餚粉糕冬至歲酒兔野雞其餘時果新茗瓜新麻是爲經制直日就授下直就第授賜凡內宴坐次宰相居一品班之上別賜酒食珍果與宰相同賜帛二十匹金花銀器一事每遇晦日上巳重九賜節錢一百千其日奏雖勝而會賜酒脯茶果忌日進名奉慰賜茶十串（李肇翰林志）學士舊規十月初別賜錦長襖子國初以來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雕錦（金坡遺事）乘輿奉郊廟承行得乘廐馬自浴堂殿由內朝以從（續翰林志）學士之盛事有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一也十月朔改賜新樣錦袍二也待定草麻利物三也改賜內庫法酒四也月俸並給見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勑設供帳之盛七也（李濟翁資暇錄）中興後凡除拜節鉞以上多由中書進熟狀預可知之惟草后妃太子宰相麻則不容知快取數十輩來宣召云鎖小殿子既至便殿上服帽帶諭以除授之意御前列金器如硯匣尺筆格觸棱水滴之類幾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隆興初猶用此例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而已退則有旨打造不及例賜牌子金百兩立后升儲倍之一體貌百司中書皆用狀惟學士用咨報不出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此唐學士舊制也（錄田錄）咨報見於金坡遺事元豐中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尚書省樞密院用咨報至今守之雖權臣用事官失其職此制不廢又三省密院於百司例用劄付惟學士院云劄送他宮司得省劄必前連片紙書所受月日乃敢押字惟學士院徑判押其首又吏魁有錄事曹案白房皆稍擬中書尊內庭也（玉堂雜記）朝殿日皇太子宰相親王使相參政各有朱衣吏二人自下馬處前導至殿門此外惟翰林學士有之又禁門內許以茶鐙擔子自隨與執政等（同上）滿宗孟爲學士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而官僚未寵自今宜珥魚（事略）學士每白事中書不具靴笏公服鞾坐玉堂使院吏入白丞相出迎後皆具靴笏章惇直學士院力欲行之而卒不果（渑水燕談）

劉熙釋名曰尚書者何也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韋昭辨釋名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也尚衣尚食亦然按春秋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承事者言事而奉其文書也漢世官名尚書義實取此如淳漢書注曰主天子文書曰尚書如主壻曰尚主漢制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則尚猶承也尚猶奉也韋昭之解上合左傳下協漢制比於劉熙依字音杜撰遠矣

朱文公語錄引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太僕之職僕射之名蓋起於此以其朝夕近君後世承誤以爲宰相之號據此則射字音赦不當作夜音也

古今官名國朝因襲多有用以稱謂者卒不解其義漫考而著之司空昔禹作司空孔安國曰司空主空土以居人按空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穴也古者穴居詹事秦官掌皇后皇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言給事皇后太子庶子禮記曰古者周天子有庶子之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理別其等正其位秦因之置中庶子官洗馬國語云夫差爲句踐洗馬漢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出則當直者一人在前導威儀蓋洗馬之義也祭酒後漢以博士聰明威重者一人爲祭酒章昭辨釋名曰祭酒者凡讌饗必尊長老以祭酒爲先故曰祭酒徐廣曰古人具饌則賓中長舉酒祭地示有先也太僕周禮有太僕下大夫二人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漢書百官表云太僕秦官掌輿馬爲秩中二千石中書漢除挾書律文籍往往而出並藏之書府內有延閣廣內石渠之藏又御史中丞在

殿中掌蘭臺秘書圖籍又未央宮中有麒麟閣天祿閣亦庋書猶今言內庫書也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今以中書爲善書之稱非也太史左傳曰天子有日官卽太史也漢書百官表司馬談爲太史令一人掌天官星律祥瑞妖災凡歲將終奏新年厤而已今以稱修史之官非也修史自有史館史官著作郎及佐郎專掌國史

刺史漢初丞相遣史分刺諸州武元光三年初置郡刺史掌奉詔條察諸州秋冬入奏後漢則屬官皆自口口口刺衆官及藉人非違故古謂之刺史與太守不同觀後漢郡國志可見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國冀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郡國畿內則河南尹京兆尹而以司隸校尉部之外則刺史部之郡國則太守治之州部則自河南京兆兩尹至豫冀兗徐青荊益梁幷幽交爲尹二刺史十一而已郡國則自河南至日南爲郡國凡一百十有二太守亦百十有一人今州既異漢所分置則知州亦不得稱刺史也

古人官有別稱者詹事曰儲端給事中曰夕郎中書舍人久次曰閣老又曰老鳳又曰小鳳光祿曰飽卿鴻臚曰唾卿司農曰走卿宗正曰冷卿衛尉曰煖卿太常少卿曰清卿別駕曰半刺駙馬都尉曰粉侯禮部儀郎曰大儀員外郎曰中儀又曰小儀唐詩紀事李德鄰自右史拜小戎王極自小版拜小勳又羅袞爲小天王冕任小賓又尙書故實杜紫微求小

俟小秋不遂後爲比部員外注云杜自敘不曾歷小比又幽閒鼓吹李德裕爲兵部尙書杜郴公呼爲大戎後爲太尉人呼爲掌武北夢琑言周寶爲侍中人呼爲大貂有補闕張曙人呼爲中諫唐御史久次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次一人知西雜三司號副端職林吏部爲省眼戶部曰版使秘書監曰大蓬丞曰小蓬

史記皐陶爲大理一本大李又天官書曰熒惑爲李徐廣注云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又黃帝有李法一篇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總兵刑故名李法北史敍傳李氏先爲堯之理官因爲氏後改曰李則李理其義自通又人行曰行李蓋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孟子之言治任鄒當時之言治行理亦治

也左傳曰一介行理又曰行理命之

司徒以五典教民樂正以樂教國子自虞書分命夔契王制周禮尚遵其法王制以樂正列於冢宰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爲司徒者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七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爲樂正者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以王制言之則司徒所教之成材僅得升於樂正教國子之學周禮大司樂即樂正之官掌成均之法成者如鼓韶九成均者如樂律十二均蓋以樂取名其僚屬有樂師大小胥大師鎛師磬師笙師籥師等官皆以明樂爲國子師惟師氏保氏非專以樂官

金陵叢書 鮑氏校印

教國子保氏教六藝樂亦在其中以周禮言之則司徒卿也大司樂中大夫也或者殷周官制不同爾契之爲司徒其教民專以五教爲主孟子所謂人倫之教然師氏以三行教國子未嘗不用五典也夔之爲樂正其教胄子專以樂爲主即周禮所謂成均之法然司徒以六樂教民亦未嘗不用樂也古樂既廢而國子之官不知樂旨其官稱而已自漢以來尚以國子之官爲太常之屬猶存典樂教胄之義至隋開皇十三年能隸太常別爲國子寺後改曰學又曰館曰監不相統攝矣司徒掌教而以戶部擬之太常國子之官俱不知樂司徒亦不知教古人設官初意盡廢矣司徒之失其職由周禮誤之此俞壽翁所以作復古編也司徒之職宜當首言五典而其間多司空之事僅三物五物五禮六樂數條可爲司徒本文爾自宇文周立周禮六官隋唐因之今吏部禮部兵刑工之目實始於隋以吏戶禮爲左司兵刑工爲右司則自唐神龍元年始也後人因考工記補司空遂以工部擬之因司徒詳於土地遂以戶部擬之自六典多錯簡莫覩其全書隋唐變官制愈失其本職教民教國子之官豈復虞周之舊王制出於漢儒不足深信司徒樂正之教則虞書周禮可證也古史官見於經史者武王時太宰辛甲封上黨長子成王時有太史尹佚及太史司寇蘇公蘇公即太史故稱公是時蘇公以太史領司寇耳它如世本黃帝以沮誦倉頡爲左右史六韜禹有史疇呂氏春秋桀之時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奔

金陵叢書 鮑氏校印

商湯時大旱七年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淮南子氾論訓殷紂時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向藝漢古今人表作向摯史通則呂氏春秋及通典俱作高勢漢古今人表有史扁周書穆王有左史戎又有史豹史良夫書前代興亡之數又論語周任莊子釋文彭祖世本云姓籤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又左氏傳周內史叔興又內史過郊祀志有萇弘隋志有叔服伯儋史雍魯太史氏克左邱明外史齊太史南史子餘晉史董狐史蘇墨趙龜太史屠餘一曰屠黍左史楚左史倚相左史老衛太史柳莊華龍滑鄭太史泰內史廖虢史儒又太史公自敘云司馬氏世典周史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趙禹爲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

其廉平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張湯給事內史爲衛氏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師古注無害言最勝又曰傷害也言無人能傷害之者觀後漢百官志秋多遣無害都吏案訊諸囚注案律言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正如此也乃知無害吏亦漢律中語也

出銜之名當時選曹補授須存資歷開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義如馬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即其義也

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兼常惠以右將軍兼典屬國是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劉向以光祿大夫領校書是也唐制有曰攝者如侍中之攝吏部是也又有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權攝者曰直如許敬宗直記室是也又有行守試之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未正名命者爲試宋制則高一品爲行下一品爲守下二等爲試元祐以後又置權官如以侍郎權尚書之類漢制趙充國爲假司馬則又有假職矣

除拜官職謂除其舊銜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除謂之歲除天保詩何福不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舊所以備不虞也階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也

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封贈蔭子未至五品雖職事官高未許易服色封贈之制雖宰相止許封一代其封二代非特恩不可光祿大夫許門設棨戟吏三十考轉銀青此其大略也白樂天爲中書舍人知制誥元簡爲京兆尹官皆六品尚猶著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脫青衫南宮啟事無多日朝散何時復入銜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八舍郎官換綠衣元微之作武儒衡陞朝散大夫制曰今由是級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樂天授朝散大夫制曰蔭子封妻豈惟腰白金而已權德輿罷相爲檢校尚書興元節度使改葬其父因表納檢校尚書回贈祖任不許特贈禮部郎中呂溫代鄭相公謝戟十二枝表曰吏考三十始秩銀青戰勳十二乃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柱國

唐誥勑宰相復名者皆不出姓惟單名則出姓宋誥勑宰相雖單名亦不出姓我朝誥勑俱無宰相姓名外各銜門題奏本皆書姓名惟諸閣臣每有封擬題本揭帖進御雖官至師保尚書亦不具僉其於上並僉大學士臣某臣某僅存古制者此耳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眞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爲起復誤矣宋制鈐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

今之有功於國家者槩曰功勳曰功勞蓋以勞定國曰功輔成王業曰勳殊不知亦自有辨也周官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謂輔成王業若周公也國功曰功謂保全國家若伊尹也民功曰庸謂法施於民若后稷也事功曰勞謂以勞定國若夏禹也治功曰力謂制法成治若皐陶也戰功曰多謂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也則勳功庸勞力多六者各自有辨不可概稱也

古有稱金貂者常侍侍中插貂以金爲柱也漢稱金紫者金印紫綬也其後江左入銜曰金紫光祿銀青光祿猶此意也唐所謂金紫者紫衫金帶也又賜紫及金魚袋後元復以金紫銀青入銜國初亦因之

印在秦漢以爲佩服之章至六朝尚因之故至小其丞相列侯不過寸餘不以施奏牘也唐用龜魚以代印而印用之奏牘矣至明而印之寸分加大矣明之所謂綬非綬制也芾也其牙牌則以代印及龜魚也古王公列侯皆金印丞相將軍亦金印今法親王金寶一二品銀印餘皆銅印古印列侯存者多銅印人不能曉所謂按古賜印外許得自製銅木牙印蓋倣印製而爲之金銀印不能存而銅獨得存故也

唐時將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至宋則用織成花綾以品次有差宋勑俱草書後用三省長官僉押尚書印然無御寶當時每授官則有之至國朝考最始給與一品至五品皆誥六品以下勑花色殊異公侯一品玉軸駙馬伯及二品犀軸三品四品鍍金軸餘角軸內唯御寶加於年月之上其特使則有勑勑用小龍墨欄黃紙而已此宛委餘編所載余曾見宋范忠宣公加僕射誥命眞書不盡爲草也

東漢以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於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摩騰眞身尚在或云寺即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既死尸不壞塔之寺中後遂以爲浮圖之居因名曰白馬今僧居皆曰寺蓋本此也

漢書中載有諸官如湯官導官均官食官鐘官之類意是當時設局主辦遂以其地名之非即爲官名也今者其地如鄭夏陽雍漆弘農宜陽安邑皮氏平陽絳大陵隆虑河南陽城

西平宛皖山陽沛武安都鄉涿郡千乘東平陵歷城琅琊臨淄東牟纏渠堂邑下邳朐河陽臨邛武陽南安隴西漁陽夕陽平郭北平郁秩莒東平魯彭城廣陵皆有鐵官安邑太原晉陽平陽章武千乘都昌壽光曲成東牟糜昌陽當利海曲計斤長廣海鹽臨邛南安連然隴西三水弋居獨樂襄茲富昌沃壄成宜樓煩泉州（屬渤陽）平郭巫番禺高要皆有鹽官太原有家馬官懷河南宛東平陵泰山郡奉高廣漢雒成都皆有工官嚴道有木官朐忍魚復皆有僑官千乘有均輸官九江有陂官湖官廬江有樓船官南郡有發弩官南海有圃蒼官中宿有渭浦官瓶樓有蓋官襄平郁郅皆有牧師苑官襄邑臨淄皆有服官

漢書功臣表紀諸功臣初起官名及功封多有傳中所不載者今畧紀之有以中涓以令史以舍人以騎將以刺客將以護軍以廐將以客以郎以將軍以職志（志旗幟也）以都尉以執盾以特將以卒以連敖（楚官名）以長鋏都尉以戶衛以城將（將城之兵）以隊帥以戶將以隊將以重將（將輜重者也）以票客（票疾而客處之而故）以亞將以云（韓信也）以門尉以謁者以執盾隊史以塞路（塞要路也）以亞將以慎將（慎愼通）以中謁者以騁都（騁奔軍翼也）以說衛（說軍中行舍止之衛也）以郎騎將以中郎騎以郎中騎以騎士以林將（林將之將皆羽林）以賢將以客吏以代大與（大與主祿之官）以內史以止隊將以中廐令以令尹以羣盜長以騎司馬以車司馬以中尉以越連敖以軍匠以家車吏（主漢王之家車也）以執矛以郎中柱下令以家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漢制三公食祿號萬石謂一歲共食萬斛然考漢志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以歲計之四千餘斛耳成帝時益大司馬大司空俸注丞相大司馬俸錢月六萬御史大夫俸錢月四萬延平間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斛貳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六十五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其視前漢米減三之二錢減大半當時士大夫罕以俸薄爲言者唐初祿制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八千正三品米四百石錢七千大率如此自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大厤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貫刺史無大小皆千貫其視兩漢不啻數倍而兩漢職田無聞唐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以下皆有差唐之俸祿多於兩漢如此宋初俸人益薄景德四年詔折支者京官給見錢六分外任給四分元豐中行加俸至我朝則一品者月不過百餘石而五品以下往往有俯仰不足之憂矣

石奮號萬石君後漢馮勤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爲二千石號萬石君東漢秦彝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三輔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瓘高宗時爲侍中四子皆至三品人謂之萬石張家又西漢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馮揚父子九人皆二千石幾二萬石矣前書不載

蘇秦佩六國相印漢五利將軍佩六印謂五利天士地士大通大道五將軍樂通侯凡六印戰國犀首亦佩五國相印唐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使佩四相印周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秦并天下官備七國爵列八品謂之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也漢興因秦之號至武帝又置倢伃娙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昭儀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倢伃視上卿比列侯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傛華視眞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沿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後漢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光武中興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魏多沿漢制間有增易晉武帝采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爲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位侔容華充華是爲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留視千石以下宋高祖省二才人餘仍晉制夫人魏武帝初建魏國所制貴嬪淑媛修容魏文帝所制淑妃修儀魏明帝所制也建武三年省夫人修華修容置貴妃位比相國進貴嬪位比丞相貴人位比三司以爲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修華修容修儀又中才人充衣以爲散位昭華魏明帝所制泰始元年又省淑妃昭華中才人充衣復置修儀

修容才人良人三年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之數又置昭華增淑容承徽列榮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爲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凡五職班亞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三爲散役其後又擬外百官備位置內職自後宮通尹紫極戶主光興戶主爲一品以下各有名品位曰云南齊置貴嬪夫人貴人爲三夫人修華修儀修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爲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爲散職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紫綬佩于闐玉淑妃舊擬九棘進同貴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蕃國降淑媛以比九卿七年復置昭容位在九嬪焉梁武深鑒奢侈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定令制貴妃貴嬪貴姬爲三夫人九嬪五職制同宋氏以美人才人良人爲三職陳氏文帝天嘉之後詔宮職備員無改梁舊後魏孝文改定內宮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又置女尚書女侍中等官齊文襄承前制兩官自餘姬侍稱娘而已文宣河清新令準漢制立左右昭儀比丞相弘德正德崇德爲三夫人比三公光猷昭訓隆徽爲上嬪比三卿宣徽凝暉宣明順華凝華光訓爲下嬪比六卿正華令則修訓曜儀明淑芳華敬婉昭華光正昭甯貞範弘徽和德弘猷茂光明信靜訓曜德廣訓暉範敬訓芳猷婉華明範豔儀暉則敬信爲二十七世婦比從三品穆光茂德貞懿曜光貞凝光範令儀內範穆閨婉德明婉豔婉妙

範德暉章敬茂靜肅章穆華愼儀妙儀明德懿崇明麗則婉儀靜修閑修靜弘明愼豔光猗容徽淑秀儀芳婉貞愼明豔穆容修範肅容茂儀英淑弘豔正信凝婉英範懷順修媛良則瑤章茂成潤儀宣訓淑懿柔則穆儀修禮昭愼貞媛肅閨敬順柔華昭順敬宣明訓弘儀崇敬修敬承閑昭容麗儀閑華思柔媛光懷德良媛淑猗茂範良信豔華徽嫦肅儀妙則爲八十一御女比正四品武成好內具員如文置才人采女以爲散號後主又置左右娥英比左右丞相降昭儀比二大夫尋又置淑妃一人比相國後周率由姬制隋開皇三年著內官之式嬪三員視正三品世婦九員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視正七品又采漢晉舊儀置六尚曰尚書尚儀尚服尚食

尚寢尚工視從九品六司曰司令司樂司食司醫司筵司製
視勳品六典曰典琮典贊典櫛典器典執典會視流外二品
後又置貴人三員時有宣華容華夫人之號煬帝參詳典故
令貴妃淑妃德妃爲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修儀
修容修華充儀充容充華爲九嬪品正第二婕妤品正第三
美人才人品正第四是爲世婦寶林品正第五御女品正第
六采女品正第七是爲女御總一百二十以敍於宴寢又有
承衣刀人皆趨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以下時又增置女
官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其
職六尚品從第五司品從第六典品從第七掌品從第九女
史流外無定員各有司存爲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

妃賢妃是爲夫人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
充媛是爲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
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
乘輿服御凡設六局二十四司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餘
人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妃
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官尚儀尚服各二參合
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宋內命婦之品五曰貴妃淑妃
德妃賢妃曰六儀貴儀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昭儀
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曰婕妤曰美人曰
才人貴人其外又有御侍押班紅霞帔紫霞帔之制眞宗時
有宸妃蓋似特加者大儀自五代時有之宮詞所謂大儀前
日煖房來也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曰開元中舉行
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
爲帖凡帖三字隨時損益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謂
之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
書期於必中選也
今選舉之法進士隋制即古制科法第專用對策舉人漢制
即古孝廉第彼以行此以文歲貢意緣周禮而參以漢明經
之制武舉唐武后制試以兵書宋仁宗天聖中行韓億之言
也官生即漢任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自吏二千
石以上今亦止於三品而已吏員即西漢試吏入官之法然

今特不能取大位援例監生即晁錯入粟補爵之意加納官
即漢以貲爲郎之制天文生即古方伎諸科國朝用人其途
盡於此若古賢良方正博學宏詞書算童子直言極諫諸科
悉格不行矣
漢時射策對策其事不同蕭望之傳注云射策謂爲難問疑
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
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
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以觀其文詞定高下也
泥金帖子報新進士及第之名謂之喜信始於唐至文宗時
革之宋則復用也似在南宋不用（見中興聞紀）然考其制用黃紙
塗金大書姓名於上下有兩知舉官花押仍用白紙爲貯之

亦題姓名於上登第者隨附家書於中云

士人初登第進士遷除慰賀敕宴謂之燒尾嘗有人言虎變爲人唯尾不化須焚除乃得成人以蒙初授如得爲人本尾猶在一云新羊入羣爲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

又云魚化爲龍惟尾不化須雷火焚之此說較前爲勝也又按談賓錄唐景龍中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曰燒尾蘇瓌拜僕射不燒尾則知燒尾之說不獨進士爲然矣

進士題名段成式曰慈恩寺題名自張莒於寺中題其同年人因爲故事柳氏序謂又謂章肇初及第偶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後進慕效之按封氏記神龍已來杏園宴後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中推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朱書之及第後知

金陵叢書 封氏校印

聞或過未及第時題名則添前字故李紓不加前字到老恨焉則題名自唐神龍初有之

國憲家猷載衣鉢二字始自佛氏五祖傳心印於盧行者謂之衣鉢五代和凝應舉自以榜首期待後乃第五（他書云十二非及）知選舉見范質之文尤爲驚賞即以第五處之語范曰欲君傳老夫衣鉢爾後范歷官皆與和同因而場屋間謂之傳衣鉢唐人摭言中載貢舉謝恩主司禮訖主事云請狀元曲講名第第幾人謝衣鉢注云衣鉢謂得主司名第其或與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謝大衣鉢按此則衣鉢之名唐人已有之不始於和凝矣

試三場自唐天寶中始創名自唐武后始覆試自宋開寶六年始御試不許稱門生於私門自宋太祖始賜詩自興國八年呂蒙正榜始分甲第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賜袍笏自祥符姚華榜始賜宴自呂蒙正始賜同出身自王世則榜始別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陳堯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始賜封彌謄錄覆考編排皆自大中祥符八年始殿試不黜落自仁宗嘉祐二年始進士第一人金吾司差七人導從兩節前引自大中祥符八年始

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按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初詣學者爲門人滿歲試通一經補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須後試故後試稱先試而得第者爲先輩由此也前進士云者亦放此猶曰

金陵叢書 封氏校印

早得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此皆演繁露藏通典語按谷齋續筆載詒子錄云同年小錄是雙隻先輩各一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以東爲上側以西爲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又紹聖間王聖涂滙水燕談云蘇德詳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以慶之樂作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當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又司馬溫公勸學歌云一朝雲路果然登姓名亞等呼先輩詳味溫公之言則登雲路者方呼先輩如今黃甲並呼狀元一般先輩猶言前名也又葛常之丹陽集云小說載優人有以李義山服藍襪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衣何在曰爲館中諸學士擇將

去矣人以爲笑又玉直方詩話云蕭貫常夢至宮庭中賦詩有一人曰先輩異日必貴又春渚紀聞載基待詔劉仲甫聞祝不疑先輩名品高著人傳今秋來試南省若以二家所載觀之則以先輩爲稱呼決非前輩之比又韋莊浣花集有癸丑年下第獻新先輩詩又墨客揮犀言今人於榜下擇壻號曰檀壻有一新先輩少年爲貴家所慕欲以女妻之又彭應來有賀新先輩二十八人及第詩結句云回頭應念差池者重待陽和振羽毛言新先輩則爲狀元爲前名明矣若以爲長上先生則安得加一新字又曰少年撫言載牛僧孺應舉時韓愈皇甫湜見之於青龍寺稱牛爲郎先輩又田表聖錫咸平集與胡旦書云秀才即先輩乃即日可爲先輩也其義甚明今人詩集中因見唐詩有先輩二字不深考其故皆誤作前輩近時有稱道士爲先輩尤可笑也此吳曾宜齋野乘所糾也

江甯顧起元

史別上

帝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起於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顓帝紀并通歷皆云顓帝爲昌意子則亦黃帝孫也是少昊傳位於姪史記家語皆云帝嚳祖元囂父蟜極又高辛紀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嚳爲黃帝曾孫則顓頊傳位與從姪大戴禮并史記云帝嚳下妃生摯則高辛又傳位於子高辛次妃慶都生堯則摯又傳位與弟史記并舜典疏以舜爲黃帝八代孫則堯傳位於五世姪孫前漢律厤志載顓帝五世生

鯀則舜傳位於六世祖之從兄弟如是則五帝亦可謂家天下今遡五帝之上而觀之禮記注云女媧承伏羲而淮南子覽冥訓注古天子姓風則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皆云炎帝少典之子而家語與史記云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裔子國語又云黃帝炎帝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曰此而觀家天下其來遠矣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姒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自爲一姓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子也改姓已顓帝亦黃帝孫也乃姓姬堯寄於伊長孺家從母所居故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與堯同父兄弟而稷契雖契契契契以簡狄吞玄鳥卵而生故姓子若以異姓而

論謂黃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契非同父之兄弟可乎或曰家以傳子今五帝獨黃帝高辛傳位於子少昊顓帝皆與姪而摯則與弟蓋已非傳子矣堯傳之曾姪孫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兄弟服紀尤爲差遠曰不然長子考監明既以罪死而放齊固嘗薦次子朱啟明矣堯未嘗不欲傳子朱之不肖不足以嗣位堯則擇同宗之姪孫而授之舜亦不啟遽然以爲肖而猶避朱於南河舜亦未嘗不欲傳子商均不肖不能以繼緒舜則擇同宗之從兄弟而傳之禹亦不敢冒然以爲君猶避商均於陽城堯舜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丙傳弟仲壬仲壬傳姪太甲小甲傳帝雍己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姪祖丁祖丁傳堂弟南庚南庚傳堂

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弟庚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亦有傳弟姪者其後如漢惠傳弟文帝昭帝傳姪孫宣帝成帝傳姪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漢殤帝傳堂兄安帝若沖帝傳質帝則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姪比之舜禹蓋無異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若舜爲異姓之國奚必宗堯哉蓋曰弟曰姪曰姪孫既皆吾之族類不謂之家天下不可也

世言神農生而九井自出按九井在賴山荊州記云江夏隨縣北界厲鄉村南重山也井在山北重壍周之廣一頃十一畝內有地云神農宅神農生此神農既育九井自穿舊說汲

一井則八井皆動寰宇記在縣北百里人不敢觴按今惟存一穴大木旁蔭人即其處爲神農社年常祀之亦引荆山記所言厲鄉村厲山下之穴神農所生穴口方一步容數人上有神農廟即荆州圖永陽縣西北二百三十里厲鄉山東石穴也高三十丈長二百丈謂之神農穴神農生於厲鄉者老子亦生於此故崔氏瀨鄉記曰爲老子教堂之故處祇今眞源老子祠北三里有李母祠門內東院有九井述征記云汲一則八動然當塗南十里又有九井山伏滔記丹陽山南有九井五乾四通大江寰宇記穰之九井與江甯三井皆汲一則餘俱震而廣濟之靜林院亦有九井攷之院記乃開成中宗義所鑿爲陰竇使相通引東巖水注之即今之九井寺因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巖井之相通附會者非一矣且若江甯三井在城南五里三井岡而縣復有烈山烈洲臨江中流上有神祠記或曰爲烈山氏之故迹乃伏滔記云栗洲也其上有小山如栗王敦舉兵所至者輿地志云吳之舊津是矣內有小水商客停舟曰避烈風而名亦曰栗洲非古之烈山也

羅泌路史云予游炎陵過酉陽之鄉值雲陽老期我山中觀赤松軒轅之壇寺後山之頂爲歲祈所赤松子者炎帝之諸侯也既卷移老襄城家於石室故齊孔稚珪玄館碑云赤松家於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今襄陽境也而說者乃以爲東陽之石室山故東陽記北山去郡三十里有赤松廟赤松澗云昔徐公遇赤松於此而酈氏水經亦謂赤松子游金華山自燒而化故今山上有赤松壇載稽非也乃皇初平爾初平亦赤松子也炎世赤松迹在襄陽不在於此按習鑿齒襄陽傳蔡陽界有赤松子亭下有神陂即南都賦所謂松子神陂者也神仙傳云赤松子者服水玉神農時爲雨師教神農入火炎帝少女追言與之俱仙高辛之時復爲雨師而列仙傳有赤松與子者在黃帝時啖百艸華不穀食至堯時爲木工故傳爲帝偕師之又云堯師之而道藏亦有黃帝問赤松子中戒等經此張良所曰願从之游非末代之數矣然今西蜀峨眉衡陽在在俱有赤松壇墠豈其所廁邪雲陽之迹遍於炎陵可得而詳也

玄囂少昊青陽三人也說者以玄囂爲青陽或以青陽爲少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昊或合以爲一人皆非也按春秋緯黃帝傳十世雖未足信然竹書紀年黃帝至禹爲世三十曰今攷紀亦十有二世昔漢杯育治始終黃帝而來至元鳳之三年凡三千六百二十九載黃帝後有帝鴻有帝魁有青陽有金天而後乃至高陽金天少昊俱爲青陽之子攷之書則無疑質之世則不詭青陽玄囂自二人明矣司馬遷作史記不紀少昊略不識其所出而言玄囂不得居帝位夫少昊矩度顯在人目三代曰來皆所尊用祀於五帝之位正於月令之次德之在人如是之著而玄囂不得居帝位則玄囂非少昊明矣史記云黃帝生玄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此太史公之誤也黃帝之子二十五宗賜姓十二惟己有二餘十有三皆姬姓也青陽與夷鼓

同爲己姓玄囂與蒼林同爲姬姓少昊生於青陽循其己姓帝嚳出於玄囂循其姬姓世本己姓出於少昊而帝嚳之子帝堯猶襲姬姓氏姓之來各有派別則玄囂青陽又不得爲一明矣夫玄囂降居江水青陽安得有降居江水之事蓋太史公統紀二人皆出黃帝而並列其文稍錯誤宜曰生玄囂青陽玄囂降居江水爾曹子建之贊少昊也亦稱祖自軒轅青陽之裔則少昊爲黃帝之孫而青陽之後矣惟帝德攷云黃帝之子少昊曰清又曰清者青陽也其子曰摯茲太史公所曰致學士之疑者蓋取乎此少昊二字自是傳者之誤贅也是以張衡條遷固遣誤謂帝繫說黃帝產青陽昌意與周書異而郭璞亦云少昊金天氏帝摯之子也然曰摯爲青陽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名則又誤矣

禳祭之事从古而有今人家正旦門設神荼鬱壘爲說漫汗按風俗通引黃帝稱上古有兄弟二人曰荼曰鬱律在度朔山桃下簡百鬼妄滑人者援葦索執以食虎而漢舊儀乃引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主執惡害之鬼黃帝乃立桃人於門戶畫荼壘與虎索曰禦鬼其爲說蓋如此獨風俗通作鬱律戰國策又作余與鬱露厥義同也故集韻中壘音爲律蓋神荼者伸舒也而鬱律者苑結之謂也周代多以荼爲舒如公子荼夏后荼是也西京賦云靈鬱律於巖突聲鬱屈也沈休文云鬱律構丹巘形鬱屈也而黑深又爲鷽雡王充亦云禮刻尊爲雷形一出一入爲相較之狀蓋律鬱者嶧壘之類也相校較則鳴分裂魄然若散裂者氣射之聲也鬱律忽發中人則死其引山海經鬱壘與舊義同惟括地圖言二神曰鬱曰律則失之矣且黃帝內傳云黃帝始儺而莊子有游扈問於雄黃逐疫出魅擊鼓呼噪與黃帝立巫咸之事則神荼鬱壘爆竹之事可知矣

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言蒼頡黃帝史官崔瑗曹植蔡邕索靖言古之王也徐整言在神農黃帝間譙周言在炎帝時衛氏言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愼到言在庖犧前張揖言其爲帝王生於禪通之紀路史亦云然按元命包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治百有一十載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狩登陽盧之山臨於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曰授之此皆言蒼頡是帝王世紀言黃帝史官倉頡孔甲呂氏春秋說文通志略皆同世紀迄末有的論也今蒼頡墓白水縣南樂縣祥符縣壽光縣皆有之元命包言葬衛之利鄉亭衛卽白水迹異記倉頡墓在北海壽光亦北海地未知孰是

漢孔氏註九黎之君號蚩尤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楚語九黎在少昊之末孔註又言蚩尤爲黃帝所滅與史記同孔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之種類尙在故至少昊末復作亂康成曰九黎學蚩尤蚩尤霸天下者孔氏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應劭云蚩尤古天子諸說不同今攷黃帝滅蚩尤於涿鹿之野在北鄙南蠻多黎種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黎三苗皆南蠻蚩尤九黎非一種也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苗與黎同種康成亦云三苗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其子孫爲三國高辛衰復爲亂堯又誅之舜攝位又竄之禹攝位又征之

蚩尤天符之神狀類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爲貪虐者之戒其狀率爲獸形傅曰肉翅蓋始於黃帝龍魚河圖云黃帝之初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沙石制五兵之器變化雲霧演義云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畫見鼠足虵首疾其里人遂立祠齊魏間太原村落中祭蚩尤神尙不用牛頭迹異記冀州有蚩尤神俗謂蚩尤人身牛蹏四目六手泳鹿間往往掘得髑髏如銅鐵蚩尤骨也齊梁間尙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牛耳鬢如劍戟有角與軒轅鬬目角觝人人不能向冀州舊樂名蚩尤戲其人兩兩三三戴角而相觝即蚩尤之制又按俗稱鬬羽死後爲神有破蚩尤於鹽池事今山西解州是寰宇記云蚩尤之封域有鹽池之利王沐黃帝經序云其血化爲鹵今之解池是也方百二十里鹵色正赤故呼解池爲蚩尤血則俗稱雲長云云亦有自來矣

蜀記杜宇末年遜位鱉令鱉令者荊人也舊說魚凫敗於湔山仙去後有男子從天墮曰杜宇爲西海君自立爲蜀王號望帝徙都於郫或瞿上自恃功高諸王乃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岷山爲

蓄牧南中爲園苑時鱉令死尸隨水上荊人求之不得至蜀起見望帝望帝以之爲相後禪以國去之隱於西山民俗思之時適二月田鵑方鳴因號杜鵑以志其隱去之期一云宇宙之而淫其妻恥之死爲子薦故蜀人聞之皆起曰我望帝也杜甫每每起歎所謂杜宇曾爲古帝王者據風俗通等鱉令化從井出既死尸逆江至岷山下起見望帝時巫山擁江蜀洪水望帝令令鑿之蜀始陸處以爲刺史號曰西州自以德不如令從而禪焉是爲蜀開明氏年號萬通生蘆保亦號開明時武都出五力士輔之開明子孫八代都郫九世至開明尙始去帝號稱王治成都自開明五世開明尙始立宗廟於蜀則猶在五帝時以今蜀記望帝遺記周襄王至鱉令王蜀十一代三百五十年當始皇時號蜀蘆子竊王夫始皇時蜀滅久矣記言儀錯伐蜀蜀王開明拒戰不利退走武陽獲之樂史云在彭山縣則是張儀滅之也鱉水名也字一作鼈音別縣在牂牁集韻音幣而刺史乃秦官故王充劉知幾以子雲之紀杜魄荊尸爲妄鱉令亦作鼈靈墓在郫西五里

外紀有十日並出之說羿射落其九人以爲誕古今通占鏡云衆日並出天下分裂百官名設政令不行三日並出諸侯爭洪水出晉建興二年正月辛未三日出西方而東行後江東改元劉聰李雄作亂四年三日復出其年帝蒙塵平陽五年正月庚子三日又見占曰三四五日見天下兵王者如其數建武元年亦嘗三日並矣見晉陽秋而太興三年五日且

出後前秦後趙乘時並起貞觀之初突厥亦記五日並見乾符六年十一月朔兩日出闕三日乃沒夫天有十日居於陽谷在黑齒之北一日居上枝九日居下枝次曰甲乙迭運中土君有失道則兩日並鬬三日出爭曰至十日並出大亂之道山海經云日浴溫原谷上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戴於烏桀之亂兩日並出商紂之世兩日又見其一將沒一方出故攷靈曜云黑帝之亡二日並照雖然興亡必並有德則興無德則喪此不易之道也顯德七年正月癸卯兩日同管見矣是時苗從訓從太祖出師見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盪曰天命也及夕六軍推戴由此觀之甫甲之事蓋有之矣歷代之書志更有多月者梁太清二年正月兩月相承見西

方府志貞觀初突厥言有三月連明攷之乃是當時推爲突厥福利之應雖云分域然日月正爲中國之占願得云頃利哉

書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十七年仲月甲日至於慢沈璧於河青雲起回風搖落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自河而出臨壇而止甲迴還甲似龜廣九尺有文言虞夏商周秦漢之事帝乃寫其文藏之東序而世紀言堯與禁臣沈璧於河乃爲握河紀今中候是也王元長云握河沈璧孫氏瑞應圖云帝堯即位坐河渚神龍赤色負圖而至備載山澤河海之形國土之分域（玄雲篇云龍飛何婉婉風翔何嘘嘘昔在唐與虞時見青雲際此也）帝舜祇德欽象有光至於稷興榮光迭至黃龍負圖卷舒至水畔置舜前舜與

三公大司空禹等三十人集發圖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合志萬序咸得休氣充塞（援見孝經緯）薄侯陪位羣公皆就立如舜周公差膺（差膺邪謁在後來受神位故近之）至於日昃榮光汨河（汨沼）青雲浮至青雲仰玄甲臨壇止流止圖澤（青龍玄甲所以仰之圖使）周公親王公親（聖先人親結明）其文言周世之事五百之戒與秦漢事（中候擬洛戒云）若稽古周公旦欽惟文王祗天順書踐阼上野王符瑞圖（七年營雒圖）故中候又云周成王璿玉舜之禮沈璧於河白雲起而青雲浮乃有蒼龍負圖臨河然據攷之亦黃帝之事爾以按野王符瑞圖云黃帝軒轅氏東巡省河過洛又沈握事將加沈璧集歷並蹟皆臨諸壇河龍負圖出赤文象文曰授命（象字象時代出握河紀）龍負河圖云天授帝號黃龍負圖鱗甲光耀从河出黃帝命侍臣

寫以示天下河圖又言黃帝云予夢兩龍授圖乃齋往河洛求之有大魚泝流而至泛白圖帝跪受之而河圖挺輔佐曰黃帝持齋七日七夜天老皆從曰迎河洛之書至翠嬀之泉大鱸泝流而至問五瑞莫見獨與天老迎之闌葉朱文五色畢見沈白圖曰授帝（闌見免圖）又云黃帝游於河洛之間至澤鴻之泉鱸魚負圖曰授帝闌葉朱文名曰錄圖前河圖亦云黃帝游洛水有鯉長三丈身青無鱗亦文成字故世紀言黃帝時大震三日帝游洛水上見大魚三牲醮之天甚雨七日魚流而得圖詩則非止握河之說也

世紀云堯時蓂莢夾階而生每月朔則生一莢至月半而十五莢十六後日落一莢至晦而盡若月小盡則餘一莢厭而

不落王者以之占厤應和氣而生舜亦如之一名仙茅故田
俶子云堯爲天子蓂生於庭爲帝成厤瑞圖云蓂圓而五色
日生一莢至十六則落一莢及晦而盡白虎通義云攷歷得
度則生書中候摘洛戒云堯舜時皆有之周公攝致七年又
生亦見伏書大傳或云朱草大戴禮云朱草日生一莢至十
五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按孝經援神契云朱草生蓂莢
孳則二物也注朱草者百草之精狀如小桑栽子長三四尺
枝莖如珊瑚生名山石巖之下刺之如血其葉生落隨月晦
朔亦如蓂莢則蓂莢之類爾三禮義宗云朱草赤草也可以
染絳爲服曰別尊卑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光武中元
年臺臣奏言地祇應靈而朱草萌生又有赤艸生於水涯則

非蓂莢矣云仙茅者延矣（抱朴子亦云又名仙茅今西山蕊所仙者頗異它處少年渴飲輒致口鼻出血仙茅方云用乳服鍾乳不效還經門沿進之）

唐國今中山之唐縣按輿地廣記堯爲唐侯於此漢屬中山
國今中山之新樂皆故漢之唐也有堯山唐水南有望都城
望都里東北有中山故城一曰廣唐城張曜中山記云中人
城也望都城東有堯故城俗呼爲堯姑城世紀曰爲慶都山
在望都南張晏皇甫謐皆謂以升堯山南望都山因曰望都
相去爲五十里今在唐縣東北五十四里俗呼孤山一曰豆
山而十三州志唐故城在虛奴北七十五里虛奴今之唐也
酈元云城去望都城八十去中山城七十推驗宜爲唐城北
去堯山五里與七十五里之說合然城南無山以擬都山於

是欲曰唐城爲望都城而北又無城以應唐城乃以唐城東
南十五高昌城爲望都城蓋不知道里之誤也唐之爲名在
在有之平陽安邑亦皆曰唐平陽即晉之臨汾正乃詩之唐
國有姑射山按九域志唐水之上地正名翼一曰絳而總曰
平陽成王滅之以封叔虞後更曰唐安邑今隸解故絳之翼
城城西二十有唐城又并於晉北二里有故唐城寰宇記爲
唐堯所築夫平陽乃丹朱之封也徐才國都城記及元和郡
縣志皆云翼城唐國帝堯裔子所封而晉陽縣北二里亦有
故唐城云堯所築即燮父之所徙而河北縣南百二十八又
有故堯城九域志威勝軍之臨漳城風土記亦云堯築而邢
之堯山縣漢之柏人西十二有南蠻古城今相有古柏人城

九域記引世紀爲堯都縣東北二十二有柏鄉城故與趙都
柏鄉縣東西中分城冢記言堯所置有堯廟謂堯於此贈洪
水訪賢人者又河東之南二十八亦有堯山上有堯城水經
曰爲唐堯所理而雷首亦謂之堯山有堯祠唐之堯山亦有
堯祠張朏齊地記曰爲巡狩所登而河清西南八十五瑕丘
東南七里洙西與滑之靈祠皆有堯祠上黨長子亦有堯水
堯祠集古錄記堯祠碑二皆在濟陰九域志濟陰乃今有堯
溝而九州記曹爲堯廟堯之所閑而名若寰宇所記堯迹尤
多堯舜之祠天下不勝多矣皆以爲巡狩之所記有所不得
盡有如東海縣西北三里謝祿山上堯廟乃太始七年刺史
劉祟之所立自以爲堯後爲之此類尤多今湘湖南北江西

兩浙桂陽永明二水以來祠場不可勝紀

堯之冢在濟陰成陽堯母靈臺在南漢章帝元和二年使奉太牢祠堯於成陽靈臺是其處也今皆在濮之雷澤東南和元三郡縣志堯母廟縣二千七百二十一年紀堯陵縣西三里堯即位至永嘉二年紀堯於碑貞觀十一年結構採春秋奏而王充乃云葬崇山墨子則謂北教入狄道死南巳之市而葬蠻山之陰蓋儀慕爾論衡曰堯葬冀州成云葬崇山如漢世遠邵國陵與蒼梧舜葬之類非實葬所山海經云堯葬狄山之陽鄭善長曰爲非此類非按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言靈臺碑曰爲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堯母葬處粵稽地志及范曄志則云成陽有堯冢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又郭緣生述征記成陽城東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六里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慶都冢上有祠廟而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修義其葬處明白者此惡得云無言邪然述征記在成陽東而今之所識乃在成陽西北四十里穀林則古今疆埸相出入有不同者郭氏所記乃小成陽小成陽在成陽西北五十里隸於河南有山曰成陽穀林在其下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成陽山下有穀林是小成陽以山得名乃堯葬所在有堯之故名焉卽俗所謂因堯城者

堯母塚在濮州雷澤縣有碑蓋建甯五年廷尉臣所建濟陰守宋晃允讓成陽令管遵君臺遣大掾輔助以成其說感赤龍而生堯則本春秋合誠圖謂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在三河東南天大雷電則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爲黃雲覆蓋蔭食不饑許慎嘗爲之論曰堯親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九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采髮髯長赤命帝起成元寶及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采之色曰帝王世紀考之堯爲帝嚳子則豈爲無父漢人尙讖緯其論每若此彼以漢高祖爲雷電感大澤中曰生則追敘堯事相配且爲堯之後雖帝王之興必有徵祥不應怪詭至此劉焯嘗謂左氏稱在夏爲陶唐氏其處爲劉氏非原史本文乃漢儒欲其傅特爲此語以漢出堯後獨左氏爲有明文曰此求重於是孔穎達特信其說覩此碑與許慎之論則焯之說有所推考之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尙書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太尉故帝王世紀云命爲司徒太尉正月曰大尉行事按月令命太尉贊桀俊鄭注太尉秦官漢志亦云獨應氏官儀曰爲周官而康成中候注首從其說與禮注相異故束晳據中候曰追難之正義且因中候之言謂三王有司馬無太尉曰爲堯置之而三王不置予攷春秋元命苞云堯游於河赤龍負圖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發視之而合誠圖言堯坐舟中與太尉舜等臨觀鳳凰負圖授於堯赤玉爲匣長三尺廣八寸厚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章曰天赤帝符璽而春秋運斗樞亦云舜曰太尉之號卽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中舟與三公諸侯臨觀河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歸入水而前去黃玉爲匣長三尺廣八寸有戶白

玉檢黃金繩芝泥封兩端章曰天黃帝符璽烏文舜與大司空禹臨侯博望等三十人集發圖玄色綈長三十二尺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度之差藏之大麓而河圖所云與此略同則其爲說久矣然呂氏書孟夏命大封替桀不云太尉黃帝時大封爲司馬是太尉也周之大司馬至秦而爲太尉漢武復爲大司馬東漢役爲太尉者自上安下之辭周官大司馬職進賢與功呂作邦國王制司馬辨論官材皆賛桀遂良之事劉昭曰爲緯候之書貴尚神鬼動挾怪誕太尉官實司天虞舜作宰璿衡賦政當是據位曰書前職非虞氏之實號蓋太尉之職實舜所掌遂曰職同而追稱之非官之經康成自注中候至於禮學豈遂忘帝之職位哉蓋亦知之不發之中候而發之月令耳

西王母西方昏荒之國也在爾雅爲四荒之名據大戴禮三朝記孔子之言昔西王母獻舜白玉琯及益地圖注言神也亦見尚書帝驗期及世紀世本乃云獻白玉環及玉佩禮斗威儀云獻地圖及玉玦集仙錄又言黃帝在位西王母使乘白鹿授地圖舜帝在位使獻白玉環及益地圖舜遂廣九州爲十二復獻白玉之琯曰和八風故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中道舜祠下得笙白玉之琯風俗通漢晉諸史呂覽樂書皆備言之說文堯舜祠下得笙玉琯蓋皆曰玉作琯故能使神人和鳳來儀也竊按諸書言舜時瑞事尤多如金樓子言舜攝時有紱耳貫胸民獻珠蝦拾遺記言羽民等獻黃布火浣之類多不足質按竹書穆王七年西王母來賓特不過西戎

爾大歷六年試西戎獻白環詩指此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期春秋之語浮冀州之地遷於負夏衛地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在河中府安邑盛云陳留平丘有鳴條亭鵝伐桀與三朡見書同時三鬷在定陶鳴條條不得在陳留又安邑有括吾亭顕其葬是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在河南北故葬於紀所謂紀市也紀在河中府皮氏今帝葬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去紀才兩舍竹書郡國志等皆言帝葬蒼梧則自漢失之是通紀至鄭康成遂曰鳴條爲南夷之地孟子言諸馮負夏鳴條伊訓皆惡鳴條三朡皆衛晉之地竝衍趙山南岐孔叔逸華云舜卒鳴條去所都蒲阪七十里無據葬於蒼梧四千里外而司馬致疑乃謂蒼梧爲在中國非赤江南楚無明文且謂江南揚又蒼夾夫蒼梧自非五服人風媒劃地氣高瘴在虞夏乃撫人之境豈巡狩之所至邪方堯老舜攝也於是乎有巡狩之事今舜既已耄期釋負而付禹豈復躬巡狩於要荒之外哉是以劉知幾之徒得曰摭厲王流彘楚帝遷郴及夏桀趙嘉之事而疑舜禹之明德嘗攻之象封有鼻今道州故墓在於始興幽明錄云始興有鼻天子冢鼻天子城即南康記南康縣鼻天子城者亦見實寰錄蓋地後實南康晉人不明爲何人乃象冢也義均封於商故女英之冢在商事見劉冯錫家諸虞紀等世紀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女英晉隨子均徙於封所而死葬焉其餘支庶或封巴陵或食上虞宋西城邑沮陽與夫懷戎衡山長沙無錫故其墓或在江華或在巴陵上虞荊湖南浙虞帝之跡隔所在有風土記上虞有舜冢鄰國志云上虞東有姚丘舜葬之所東又有谷林云舜生之地復有歷山云舜耕於此而象禾降之又鵝之餘姚餘姓山紀呂爲舜父所封而風土記乃云舜支庶之所封又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至家下有留陵祠云民思之而立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於姚丘嶠水之汭祖石之中今姚丘山在餘姚西六十上虞縣之東本作姚丘又始甯界有舜所耕田姑甯乃故上虞之南鄉也今有吳北亭虞賓替在小江賓去縣五十里小江北岸臨江山上有立石埋之損石俗呼替公縣又餘姚

面有今滋潤潮道乃與有地資字徐紀檢目碑爲舜是滋舜於之此所沈都穆而謂晉湖補今南在亦上記虞

廟有舜巡狩在太虞陽而溪道州今舉不西知有虞帝目廟來晉其廟九疑直山不勝至紀載如不登

存元結之道州西湘王廟戶刻表勒碑助舉表詔修葺歲春秋祭時祠士版胡直曾樾其延

後祠之禹爲天下帝之諸子分適它國其之巴陵者癸比氏蓋

從之故其墓在於巴陵黃帝之陵也三癸妃比氏帝之三妃不得皆後

於帝死盲既葬於陳倉則其先死矣有盲黃即娥皇舜演志言陳倉既

黃英各自有墓則黃陵爲癸比之墓審矣舜妃瑤瀟而陰臨黃挂陵爲

城北經今江十餘里有女冢高十餘丈周小二里亦云經二妃以爲之二葬俱

有太平鄉有舜寺湘陰有文大周二哀州亦闕云經

妃安哭符舜而女名也亦虞帝之墳在在有之其陽內南荒經南蒼經梧帝山舜帝葬岳郡

山蒼又海內北經有帝舜蒼之類有盟蒼蓋古聖王久於其位赴格之日殊方異

域無不爲位而墳土以致其哀敬非一所也顧譽堯湯之墓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傳皆數出漢遠郡國皆起國廟亦若是也是則九疑之陵或

弟象之國所封崇爾元漢惠帝元年郡國諸侯王立高廟至成惠時帝元年分郡國諸廟百六十七所自

高祖至悼皇考各居陵旁立廟并京百七十天國考中各有寢便殿不然商均窆也大荒南經

云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叔均之所葬九疑山記亦謂商

均窆其陰豈非商均徙此因葬之後世遂目爲虞帝墳邪海山

經古蒼梧之蒼也第中首尾多斷決後世不敢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云此後方

田人所瑁長沙零陵名非古明也又攷大傳符子之書虞帝遜禹於洞庭

張樂成於洞庭之野於是望韶石而九奏則帝蓋嘗履洞庭

而樂韶石亦既遜位而歸國矣石遜禹後十八載乃崩九山皆裂樂特立亦謂之韶石

故集仙錄言帝得修身之道治國之要瞑目端坐冉冉乘空

而至南方之國入十龍之門泛昭回之河其中有九疑山焉

麻數既往歸理茲山是則九疑之游特夢想之所屆者是目

蔡邕九疑碑乃云解體而升而胡曾九疑碑圖且謂今無復

蕭然則蒼梧之藏有其語而已矣異源賦云因南狩走馬逐蒼梧莫知所去蓋同

河中之壠焉可誣也世遠論畧李白云重瞳孤墳竟何是

則虞帝之冢不明自昔目爲恨也王充謂舜禹皆曰治水死外傳是時水平已久

路寢而後成禮又大安矣書云陟方乃死說者目陟方爲巡狩孔氏謂升

柳燦嗣劉知幾之說當矣然謂舜因天下無事肆志南巡靡歸陵柱林不期奄化而因非之至比始皇孝武章帝之巡幸

道南方以死韓愈非其說曰地傾東南南巡巡非陟也陟者

升也方乃死者所目釋陟爲死者蘇軾亦謂陟方猶升遐乃

死爲章句後學誤目爲經文書云商禮陟配天惟新陟王故

汲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然則在位五十載陟者爲紀帝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沒明矣

唐世紀錄張尙書牧弘農鞫盜有嘗發商州堯女墓者多得

大珠鏐金寶器玉盌厥事甚顯公獨怪其史傳虞記又謂堯

女舜妃從死湘嶺不得在是且目玉盌寶珠非協茅茨之事

一時名流劉禹錫輩亦舉爲疑微達識之義矣攷之舜子商

均本目義均見於山海經目其封商而謂商均商正今之商

州按帝王世紀云虞帝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今女英

之冢在商則特舜崩之後隨其子均徙於封所故其卒葬在

焉事尤協矣又奚史傳之記不記哉彼亦豈知虞帝未始南

巡與二妃初無從巡溺死之事皆記載者之妄爾夫果帝以

南巡二妃於時皆逾百歲豈得謂女兒復此俱有哉堯舜固

儉也然寶玉之類亦非必爲深怪南陽張誕潛墓碑陰刻白楸之棺易毀之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我傷元嘉既發甚多金器垂簾一皆金釘飾之先漢文帝勑治霸陵一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鐵爲飾故魏晉羣盜發掘陵墳而霸陵獨得不扫至元康間三秦人尹桓解武始發霸陵獨得潛闥之中金玉粲煉由此觀之則商墓之藏可理知矣況堯舜之儉朱均固未守也式求劉向當時對成帝者則霸陵之事固不得甚薄也況商均乎

岳之黃陵癸比氏之墓也湘之二女虞帝子也歷世以爲堯女舜妃者由秦博士之妄對始癸比氏虞帝之第三妃而二女者癸比氏之出也一曰宵明一曰燭光見諸汲簡皇甫氏

之世紀山海經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者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則又洞庭山之神爾而羅含度尙之徒遽斷以爲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而以黃陵爲二妃之墓郯玄張華酈道元輩且謂大舜南巡二妃从征溺死湘江神遊洞庭之山而山入乎瀟湘之浦爲是說者徒見堯典有二女之文即以爲堯之女而舜之妃不復致攷厥妄甚矣郭景純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豈應降小水而爲夫人當爲天帝之女斯亦繆者夫使天帝之女尤不應降小水而爲夫人王逸韓愈從而辨之得其情矣且虞帝晚年亦既退聽而禪禹矣南狩之舉總之伯禹而二妃者俱過期頤孰有從狩之事哉今攷皇英之冢俱各它見則此黃陵顯非二妃之窆而湘祠決匪堯女之靈皆昔人之罔說明矣山海經云舜之二女處河大澤光照百里夫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威靈之所暨也訖今湘神所寶靈正百里所謂分風送客者乃正囿一同之間然則湘祠爲虞帝之二女復何疑耶沈存中云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得俱存而且謂之二女乃復不知位既久禪匪復陟方之事邪黃伯思張雖能以退之之辨爲非然猶以爲天帝之女與翁養源於湘江圖志述之斯亦惑矣紛紛失据以爲舜女蓋自今始

黃閔武陵記云武山半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迹辰州圖經云陘石窟如三間屋一石狗形蠻俗云槃瓠之像扶伯益經云卞明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卞明黃帝氏之

曾孫也白犬者乃其子之名蓋若後世之犬子豹奴虎狸虎犢云者非狗犬也然經又言卞明生白犬白犬有二自相牝牡郭氏以爲自相配合蓋若今之婆羅門半釋迦者而應劭書遂以爲高辛氏之犬名曰槃瓠娶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是爲南蠻則知其說原衍於此是殆以白犬爲龍卿至郭璞張華干寶范曄李延壽梁載言樂史等各自著書枝葉其說人以喜聽而事遂實矣且其說曰高辛氏募有得犬戎吳將軍首者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杜君卿固疑其誕謂黃金古以斤計至秦始以鎰一也三代分土漢始分人古安得萬家之封二也將軍周末之官三也吳姓至周始有四也佑之雖亦當矣又引其獄中與諸甥書證之然不知

其說之不出乎睥也夫人畜之交通世蓋每有昔元嘉中孟慧度之婢與犬通處者且逾年事具宋書志槃瓠者特猥狐之轉爾按玄中記槃瓠浮之東南海中是爲犬封氏蓋因本風俗通然亦不謂其爲蠻人之祖也

夏后氏生而母化爲石此事之異聞者說見世紀蓋原禹母獲月精石如薏苡吞之而生禹也淮南之修務云禹生於石注謂修已感石坼胸而生故說者曰爲夏后生而母復爲石今登封東北十里有廟廟有一石號啓母石應劭劉安郭璞李彤隨巢王烱王韶竇苹等皆云啟母歷代崇祀亦曰爲之啟母按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用事華山至中岳見夏后啟母石伏云啟母化爲石啟生其中地在嵩北有少室

姨神廟登封北十二里云啟母之姨而假師西二十五復有啟母小姨行廟淮南子禹通轘轅塗山欲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爲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爲石禹曰還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蓋本乎此事正與廣德所祠烏程張渤疏聖河夫人李餉至鳴鼓事正同見事實及桐汭志漫錄等故記曰爲大禹之化厥有繇矣雖然啟母之廟顧野王虞元明等又曰爲陽翟婦人嵩高記云陽翟婦姙三十月子从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爲母立祠曰開母祠則又疑后母矣按通甲開山圖又言上古女媧十九代孫大禹壽三百六十歲入九疑山飛去後化生於石紐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代父治水堯舜曰其功

如古大禹乃賜號禹此又與世紀之說異

伯益即伯翳也秦聲曰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爲翳契去聲之爲卨入聲皐之爲咎去聲君牙之爲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爲繇垂之爲倕繇之爲鉉虺之爲偃紂之爲受問之爲殪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記之爲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夫秦記不燒太史所據曰紀秦者也秦記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

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曰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爾而姜姓則見於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於書史記本紀世家及總敘之謬如此不特此也重黎二人而合爲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爲齊世家之祖而總敘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其乖剌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眞曰益翳爲二人又曰柏翳爲皐陶之子則嬴郾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方盛於西徐延於東趙基於晉使柏翳果皐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皐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隤敳至夏啟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老期而薦禹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曰爲身後計非事實也

賢臣刻名於琰琬故名琰琬錄然竹書紀年云后桀命扁伐
岷山氏岷山氏女於桀二人焉曰琬曰琰桀愛之斲其名於
若華之玉若是琬華是琰則琬琰之刻非佳事又云桀其元
妃於洛曰妹喜氏曰與伊尹交遂曰夏亡則妹喜曰棄而亡
國非以嬖而亡國也

劉子政說湯無葬處崔駰薛瓚俱云濟陰亳縣今有湯冢皇
覽云在亳城北郭東三里高七尺韓嬰所謂帝乙墓者何謂
無邪按伏滔北征記博望城內有湯伊尹及箕子冢今悉成
丘柱征南亦云梁國蒙縣北薄伐城中有湯冢其西有伊尹
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城宜其爲是而記乃稱王子喬墓
亳之湯冢已名之伊尹冢顏籀亦固疑之爰求微地則又別

有湯冢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郗汝錄水災行湯冢者
於漢隸扶風地有湯池數酒河誦無邪然湯都亳與葛比似
亦不在蒙土及攷秦穆公本紀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
奔戎遂滅湯則知周穆西之時別自有湯亦號亳王爲秦所
滅乃西戎之君非於徵書而非成湯之墓繼觀聖賢成冢記
湯之冢後魏天賜中已見矣銘言二千年困於恩其明器悉
發河東張愚靈之於河是知成湯之冢已不復存子攻之言
爲不虛矣

周公敍譜六臣言高宗時有甘盤而不言說何也正義云高
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傅說漢儒曰爲即位
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傅說說有大功周公數六臣不
言說未知其故蓋此六臣皆商前王舊臣輔後王者說乃高
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遣之臣也周公留召公專述舊臣故
數盤而不及說耳

說命曰說築傅巖之野孔氏傳云傅氏之巖有澗水壞道常
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至蔡
氏不從其說乃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按孔子語
子路云傅說負瑕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孟子云傅說舉於
版築之間莊子云傅說胥靡墨子云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
巖扁原離騷云說操築於傅巖賈誼鵩賦云傅說胥靡兮乃
相武丁班固公孫弘贊云版築飯牛之朋崔駰達旨云役夫
發夢於王公張衡應閒云委弃築而據文軒夏侯湛抵疑云

傅說操築曰啻主羊祜讓開府表云有遺德於版築之下郭
璞三蒼解詁云板橋上下板築杵頭鐵者也王子年拾遺云
傅說賈爲赭衣舂於深山自給蕭綺序錄云傅說去其舂
築釋被蒲貢應翹庭而來相沈約忍辱論云版築試役也傅
說去爲殷相右諸說皆遠出蔡氏前並同孔傳且孔孟莊墨
去殷皆未大遠言必有據不知蔡氏何所見而不從也

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立爲
嗣史記之文也曰母賤對母正后言之是二母明啟與辛非
同母之所生也前此呂氏春秋載紂之母生微子又生仲衍
其時尚爲妾已而爲妻生紂是太史遷之所記者非也而帝
王世紀曰帝乙有二妃正妃生三子長曰微子啟中曰微仲

詩小曰受庶妃生箕子平次啟皆賢初啟母之生啟及衍也尚爲妾及爲后乃主帝乙曰啟賢且長欲曰啟爲太子史據法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帝乙乃立辛爲太子夫史爭之辭者果有之曰妾曰妻是謂二人若直謂啟與辛皆者乙在微時正妃所生之子則帝乙既卽位正妃得爲后矣妾得從夫曰貴而所生之子不得從視皆貴乎微子啟不得雖嫡長子乎大紀論乃曰帝乙泥於立嫡而不知受之足以亡天下也亦不與不知變之過吾不知其何也余謂事仍當曰史記爲正呂氏春秋世紀或出傳聞之異辭耳

文王十三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發則武王之生乃庚丁三年甲辰也文王至紂十五年而始得呂尚則武王已年七十六七矣而云娶呂尚女邑姜豈其父方十二卽冠而娶太姒顧其子反老耄而始婚邪非人情也亦非禮也竹書紀年言武王實得年五十有四攷其在位僅十年而崩若如禮記文王與齡之說武王崩年九十有三文王崩年九十有七相去纔四年文王之生武王纔四五歲爾生伯邑考又是何時羅泌路史所曰辨其必不然錢公輔語王安石云武王聖人八十尚無太子此盡信書所曰不如無書也

禹爲夏契之後爲商而稷之後爲周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有七世而後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唐堯之時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厥次僅是至敍稷十五世而至文王中間乃閱夏商二代所敍者三十餘世疏脫甚矣緜堯舜至周

文王千一百有餘載而其世云十五豈人理哉不當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侯蓋當商家十葉之間故左氏云文武不先不窋而外傳乃謂夏氏之衰不窋始失官守奔戎亦言周自后稷封邰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是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還當夏桀之時漢書匈奴傳云夏道劉衰公失其稷官竄於西戎師古曰爲稷之胤孫而康成遂謂與太王並世豈不妄哉夏書紀帝世系云帝俊生稷稷生台䣍台䣍生叔均叔均爲周祖帝俊帝嚳之名也稷後既有台䣍叔均則不當不得爲稷子明矣第其世次久遠有不得盡見者單穆公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世本史記所爲據者安知所謂異者不爲公劉也邪卽稽世本不當而下至季歷已一十有七世矣何得謂十五世哉

夷齊冢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馬融顏師古之說同而高誘乃曰爲洛東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預阮籍之徒咸曰爲然更謂二子餓死在是卽今二山皆有夷齊冢廟九域志兩从之戴延之曰爲疑按夷齊之隱當在河東首山雷首也是爲中條一曰薄山一山九名卽賈山也據河南郡境界簿云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夷齊所居而黃太史猶曰或者指武師度孟津二子叩馬而諫當曰洛陽爲是夫首山之名所在固不一曹大家云在隴西而今隴西有地曰首陽東有鳥鼠山謂之首陽而許叔重言首陽則正在遼西今遼之和順東實有山名首陽俱有祠廟其在吳郡亦有首

山豈得偏爲據邪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注冢亦云蒲阪陽區山者俗號首陽而黃子且曰爲無餓死事按呂氏書夷齊如周至岐陽而文王已沒武王即位使叔旦就膠革於次四內盟曰加富三等就宮一列又使召公就微子啟於共頭之下盟曰世爲長侯守商之祀相奉桑林宜思孟諸各爲三書同辭血之曰牲埋其一曰其一遺夷齊聞之相視而笑曰嘻異哉非吾所謂道也周見商之僻而遽爲之其治尚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曰爲信揚夢曰說衆殺伐曰要利曰此治商是曰亂易暴也今天下聞周德義與其並乎周曰漫吾身不若避之曰潔吾行二子乃北行至首陽山餓焉石曼卿云死蒲

吸者恥周之事而死於堯舜之區應幾見揖巢之風焉則亦非爲湯突又孰有叩馬之事哉三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取之不食而死而爾雅云苦白苗堪爲舍人曰爲伯夷所食首陽之草也程晏曰不食爲飽曰失仁爲餒餓乃其飽死乃其全而李德裕且曰聞媛不薇爲不智不義棄兄之祿不仁伊川程氏則謂止是不食其祿非餓不食聖言徵曰而眾言猶不一惜哉

孤竹君墨台晉眉沿見孔叢子注一作默台克路史名初字子朝見韓詩外傳孤竹國名即孤竹北海之孤山是也太史公伯夷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不知孤竹君有三子曰伯夷名允一名元字公信乃元子曰伯遼名憑乃中子曰叔齊名致字公遠一作智字公達乃嫡子或曰夷齊謚也略見春秋少陽篇伯遼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見吾衍閒居錄初欲立夷不可初惡夷齊偕異去之北海之濱於是立憑或曰憑夷齊之弟一曰乃異母弟見烈士傳

太公廟碑在衛州共縣晉太康十年立其文曰太公望者此縣人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禮曰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訊之曰而名爲望乎答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見太公言其曰且迹其言臣曰此得見也文王曰有之遂與渭而爲卿士

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卒蓋壽一百一十歲史記謂東海上人西伯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又曰呂尚處世隱海濱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言尚所以事周雖異要之爲文武師蓋不得其詳乃廣徵異說其謂東海上人則得於孟子其先君望子則得於墨子至拘羑里則戰國辯士之論也灼龜而得兆立爲師令韓書有之曾不知諸侯無太師而東海時避紂則得曰爲卿士其說是也詩曰維師尚父則知爲武王師也竹書最古當魏安釐王時國史也所書宜可信晉紀言咸寧五年盜發汲郡冢與此碑異知史誤也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

輔於是果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載與俱歸此司馬遷之說也文王至磻谿見呂尚釣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此尚書大傳之說也大公釣於滋泉文王得而王此呂不韋之說也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濱初下得魴次得鯉剖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此劉向之說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此孟子之說也其說之不同如此

嬀貞子曰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曰太公九十乃顯榮東方朔云太公七十有二設謀於文武王林野客叢書云二說多有之不特此也如荀子曰舉太公於州人行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說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苑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于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淮南子曰呂望年七十始學兵書九十佐武王伐紂魏志尚父九十秉旄鉞白詩曰七十遇文王此類甚多然太公遇文王之歲月無經典明文雒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谿之厓是太公遇文王於伐崇之年書傳云散宜生南宮适閎夭三子相與學於太公四人遂見西伯於羑里是太公遇文王於被囚之年史記齊世家曰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侯大作豐邑天下三分歸其二太公之謀居多則是太公歸周又在斷虞芮之前也左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既得太公然後以武王娶其女文王受命之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是時方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娶其女前已有考辯之

史別中　　江甯顧起元

周有八士馬融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伯遂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爲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又合似是無疑

范鎮碑云膺姿管蘇靖共衛上洪氏謂蓋法家者流也范史云律謝皐蘇注以蘇忽生此云管蘇謂夷吾與忽生也然又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考州輔碑云昔管蘇之尹楚以直見疏劉梁傳曰管蘇以憎忤取進此亦用管蘇事考新序楚共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云云用此事亦未可知也

漢書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程子因據此以子糾爲桓公之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爲厲王兄昭特避就以爲之辭耳自宋儒以來率謂子糾非所當立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覩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傅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考春秋立子以貴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又皆子糾爲兄與當立之證也

皐陶之後有嬴氏偃氏以其爲理則又有理氏李氏理天理也故天官書云左角爲理然則李理二字古特通用之非有他義也陸佃說理用云李水之子又水子也可謂正矣仁實也故古以爲理官之字管子書云冬李也又云黃帝得后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辨乎北方以爲李而呂氏春秋亦云后土爲李又云皐陶爲李昔晉文公命李離爲李以爲皐陶之後是矣古者理官之理字直爲李其義一也傳云一介行李即昭公十三年傳之行理也蓋在夏商之代已有此李氏矣而姓氏之書及北史若新舊唐書等乃云老子生於李下而以爲姓或云因亂食苦李而得姓或又以爲餓餌木子而姓之均爲妄誕暨寫孝先直謂老子之母李氏女也故老子因母以爲姓迨其孫洪傳諸神仙因謂老子生於李家猶爲李姓非也漢屬國侯李翊碑以李氏爲出於箕子則尤爲無所本矣

左氏不載程嬰公孫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氏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新奚薛厥言於晉侯曰成

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嬰與杵臼之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程嬰以死存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用邑二說似乎不一蓋左氏爲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用爲重故詳敘其後而不暇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舍於公宮則所謂朔妻匿於公宮與武之生及二子之存孤可一語盡之矣史記追敘本末故詳著爲二說因可會而一也趙之族滅左氏謂趙嬰齊逃於莊姬原屏放之於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而殺之而趙氏滅史記則謂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合二書考之蓋趙朔趙同趙括之死本各因一事各爲一時史記得之傳聞誤合爲一遂致事詞參錯不可稽耳今按趙同於朔死之後見於左氏春秋者不一而足其非同時被殺甚明且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晉世家則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爲卿已自相牴牾不足信矣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屬爲潁賈補之云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慨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必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予辭父有命如楚不

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會還封潘鄉潘即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不可爲而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昧其語憤世嫉邪含悲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勝總書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一月庚子生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生明崔銑松窗寤言謂孔子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夏八月也六歲而顏路生九歲而子路生十五歲而閔子騫生十九而娶亓官氏亦非三十而婚之禮也二十而生伯魚時爲季氏司職吏史記言弟子益進此時諸門人皆未生不知果何弟子也二十九歲冉有仲弓生三十巫馬期生三十一顏淵生伯魚年十一矣三十二子貢生三十五樊遲生次年原憲生本傳云夫子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顏子方六歲不知又何人也又云魯亂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夫孔子三十歲時景公與晏嬰適魯既有秦穆公之對而景公說矣至此又何必自辱爲家臣以通乎景公也不臣於晏嬰而臣於高昭子何也三十九適臺滅明生四十二

公西華生四十五卜子夏生魯虎亂季氏僭夫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時顏子方十五次年而子游曾子方生乃問載器夫十七而孟縶子稱其達三十三而齊景公稱其聖人之智四十二而知桓公之殯羊辨吳王車之骨反獨不知宥坐之器而問焉何也本傳四十七爲中都宰史記在五十一年次年子張生又次年子賤生五十一誅少正卯史記遲五年五十七畏于匡顏淵後年二十七子路年四十八而由之本傳在五十四因陳蔡之後亦誤也自陳遷蔡史記作六十傳多三年尼陳蔡之時弟子有慍心子路時五十四子貢三十二顏子三十三則伯魚當四十四傳云鯉五十而卒則顏子亦當四十三四矣以請車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事知之何以曰三十二而卒也夢賚時傳作七十三吳氏曰時伯魚已歿六年則又當爲七十五矣崔銑以爲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十八日己丑卒夏二月也生從穀梁卒從左氏年七十四此皆人物考之失考者也

子見南子說者皆引史記以謂孔子見衛靈公寵姬南子孫炎云致家語孔子適衛子路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夫孔子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又肯爲靈公南子次乘哉且六經以至魯論家語皆無見衛南子之事南子當爲魯之南蒯耳何以知之以佛肸召子欲往而知之佛肸以中牟畔子路亦不悅其見蓋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奔齊也付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强魯此夫子所以見之也與佛肸不約而同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昭昭矣

論語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孔子史記在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前春秋不書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從孔子墮費時豈有費叛如家語所云是時孔子既尊用於定公尤見信於季氏三家聽其行事如此乃欲舍魯背季而赴費人之召豈人情哉不狃召孔子事無之則已若有之則史記九年爲得其實而家語所云與左傳所載非矣

孔子列逸民之行而不及朱張朱子謂朱張不見於經傳今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其謂行同於孔子蓋本王弼之註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釋文亦引之

論語申棖鄭玄云即申續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棠爲續傳寫之譌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棖申棠一人爾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宋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並列徙祀失於詳考論語釋文也

魏文侯以卜子夏爲師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後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

爲大夫二十二年而爲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封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始爲諸侯師豈其然乎此出宋永亨搜采異聞錄其辨考甚確余謂子夏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弟子從者甚衆文侯或少時或爲大夫時師之後人舉其事追敘之因稱魏文侯耳

按春秋左氏周以子正而晉獨用夏正故絳老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師曠謂是叔仲惠伯會承匡之歲於今七十三年今起文公之十一年正月上盡是年二月癸未爲七十有四年於曠說不合長歷考之則文之十一年正月一日爲乙丑所稱甲子乃三月朔是年二月二十三卻爲七十三年以傳言之則自此以前晉國已用夏正僖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公四年十二月申生縊經書五年春九年十一月殺卓子經書十年正月十年冬晉殺丕鄭經書十一年春蓋傳或據晉史而經則周歷也左氏既與經違而杜每以爲從赴夫以赴辭必舉日月始豈得而更哉國語僖十六年文公過五鹿子犯曰十有二年歲在鶉火必獲此土以十二年則爲二十七年是歲歲在鶉尾而取五鹿乃在二十八年之正月以是正數則在二十七年之十一年始應鶉尾之說獻公之伐虢卜偃曰克之其九十月之交乎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是以周十二月爲十月也據汲冢紀年書特紀一晉起自殤叔至莊伯十一年魯隱之元年也皆以建寅首迨晉滅乃復收紀魏事故預以爲魏國之史預蓋知此故於正月每云謂夏正月又云正天時以夏正而已劉知幾不知之乃以爲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天子禮樂獨用周正斯又大妄左氏所記周夏之時不一而足魯隱之元則斷以爲周月獨有合於經指故表而出之

范雎傳雎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繡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西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雎之前久矣雎入秦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踵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雎冒其名以誑鄰國邪

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不察者遂以爲親受業於子思非也考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爲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子思生年雖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報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儀秦當是五年後事距孔子卒百七十餘年孟子即已著艾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爲授受哉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蓋依放之言也

漢高祖荀悅曰諱邦字季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呂媼曰何自安許與劉季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

夫季當爲行如古之伯仲季非字也如後曰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伯名演字伯升又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仲部陽侯名害能爲產業見漢書是知伯仲非二兄之字皆行也古人質朴故以伯仲季爲字稱耳如云會羽季父左尹項伯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後賜姓劉封射陽侯見功臣表吳王濞父字爲仲又曰邦之字曰國者蓋臣下以國避諱代邦之義也如惠帝諱盈之字曰滿師古曰臣下以滿字代盈是也

會稽太守王景興問士於虞翻翻對曰鄭大里黃公潔已晏秦之世會稽續志云黃公之賢列於四皓晉夏統言會稽土地風俗其人循循然猶有黃公之高節杜子美詩云黃綺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辭漢王逸少有尚想黃綺帖陶淵明詩云黃綺之商山南史阮孝緒云漢道方盛黃綺無聞山林是皆以黃爲姓矣王貢傳序四皓名字當讀爲綺里季夏面後人誤讀爲夏黃公者亦猶樂正裘牧仲之誤耳然考之宋世商於人有得四皓神坐者乃西漢所書鑿石爲位以爲祭也一曰園公神坐一曰綺里季神坐一曰夏黃公神坐一曰角里先生神坐昔王元之在汝水以詩寄畢文節曰未必頸如樗里子定爲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里季夏當爲一人黃公其別一人也元之檢諸書得陶淵明泊唐詩皆言黃綺如李白輩亦如此即改此詩自是人皆以文簡爲據得四皓神坐知元之非誤但昔人論四皓或言園綺或言綺夏不必盡舉首字取文順則用之或淵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不可知也周燮曰追綺季之跡世說曰綺季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謂之四皓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夏黃公無可疑者圖一曰圈風俗通楚鬻熊之後爲圈考之陳留志圈公自是秦博士周庾字宣明襄邑人以常居圈中故謂圈公或曰姓圈名秉昔圈稱撰陳留風俗記蔡邕集有圈典魏有圈文生皆其後也古者角與祿同文故樂書作觳鄭康成於禮角皆作祿陳留志作角唐李涪嘗辯之路史又云夏里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角里先生則係秦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謂之霸上先生角里亦其號耳神坐路史作神胙杌引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爲四皓作碑於隱所則知神胙杌俱當時所刻者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夫子云丈夫子也漢嚴忌字夫子非也當由鄒陽傳誤本云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云先生枚乘夫子嚴忌而曰夫子爲嚴之字則先生亦當爲枚之字耶乘自字叔也忌無攷

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唯博物志云客星犯牛斗事後人云得織女支機石曰問君平皆子虛烏有之談耳寶麻中京洛遇夫昇張騫槎不知何物前輩詩往往用張騫槎杜子美亦云奉使虛隨八月查相襲繆誤如此

東坡二疏贊云孝宣中興曰法馭人穀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博之振抉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騁士其立意亦超卓矣然

攷之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尚無恙也

阮嗣宗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註謂李夫人趙飛燕大誤或云趙飛燕李平皆成帝所幸婕妤然不應與婕妤游從班史谷永傳又有爲趙李報德復怨註小臣趙李从微賤尊寵楊用修又言即趙季李疑二人皆陽翟大俠爲何並所殺未審孰是也

傳稱揚雄有大度自守泊如化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曰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安也其云媚莽安可知矣此泰和胡正甫所辯也曰子雲有美厥靈根語爲伊用所取信其決非媚莽者此自賢者微顯闡幽之意抑子雲又言大明煌煌旁燭亡疆遜於不虞曰保天常豈浮湛亂世危行孫言別有指邪然曰余攷之正甫言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曰五十二合雄初至京年四十餘已近百年謂傳所云七十一歲者相牴牾是謂雄至京師在成帝即位之始也今曰漢書漢紀子雲文集反復參校成帝元延二年行幸甘泉河東至王莽建國二年符命事發雄投閣之歲計二十年王音薨於永始二年正月至建國二年計二十四年至天鳳五年計三十五年傳言雄年七十一曰是年卒逆推而上至奏甘泉賦時雄年四十一矣王音前是陽朔三年九月曰王鳳薦爲大司馬傳云雄至京師音奇其文則雄之至京師在陽朔歷鴻嘉至永始二年之八年中是時雄年尚未四十也成帝曰即位初年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祀至永始三年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雍五畤陳倉陳寶祠是時趙飛燕姊妹方大幸四年正月行幸甘泉元延二年正月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多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明年上將大誇胡人曰多禽獸命右扶風等載檻長楊射熊館雄時从行此雄上河東甘泉羽獵長楊四賦之繇也成帝即位初改元建始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雄年二十歲未必是年即至京師也哀帝元壽二年春單于將來朝公卿議勿許雄爲黃門郎上書諫帝召匈奴使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解嘲作於哀帝時傳所稱三世不遷官蓋合成哀平三世而言之耳今若曰獻賦時雄年四十一曰是年至京師至天鳳五年卒正與傳七十二而卒之數合而又與傳所言雄年四十餘自獨來游至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曰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者不合矣蓋曰天鳳五年上至音卒之年雄年當三十有七非四十餘其不合一也若音在日雄至京薦爲待詔至奏賦時已五六年音死亦五年矣不應言音薦雄待詔歲餘奏賦也其不合二也既云雄至京四十餘王音薦之則自

永始二年晉在日至天鳳五年凡三十五年曰雄年四十餘合三十五年當得年七十五六歲矣不應言七十一而卒果七十一而卒則卒宜在天鳳元年之一年前曰建國八年而卒矣不應言天鳳五年其不合三也蓋正甫所曰攻漢書者言辭而未嘗事理而本傳實自相牴牾鄭曰爲據正甫又引鄭縣志簡公紹芳按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而內之明日遂卒且曰祠甘泉在永始四年按祠甘泉在元延二年紀傳載之甚明雄先奏甘泉賦後奏河東賦後又奏羽獵賦後又奏長楊賦哀帝中又上諫不受罪于朝書此云賦甘泉明日而卒者果可爲的據邪簡公曰班孟堅早世曹大家傳失其實而必執曰子雲死在成帝永始四年正甫又

曰爲子雲來京師在建始初死當在平帝末年如此則曰七十一歲而卒之逆推至成帝即位初雄年方三十五亦未得爲四十餘也傳與二公之言校之多有不合簡又曰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按漢書谷永元帝建昭中舉爲太常丞成帝建始三年日蝕地震爲陽城侯劉慶忠舉待詔公車對策至王莽簒位時已四十五六年矣年七十者自可延至此時乃按百官表永曰成帝元延四年由北地太守爲大司農一年免本傳言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歙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即時免數月卒於家谷子雲之死明白如此且其死去莽簒位時十有七年千載而下乃曰美新事懸坐之恐九泉有知亦不肯甘受也余說略中截取正甫之言因爲備攷諸書之同異如此

後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第一人鄧禹顯者也第二人馬成無聞焉第三人吳漢顯者也第四人王梁無聞第五人賈復顯者也第六人陳俊無聞第七人耿弇顯者也第八人杜茂無聞首尾皆然立功次序不應相間雜如此薛伯宣常州云舊本漢書作兩重排列上一重鄧禹居首次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一重馬成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刊遂錯誤此極有理范曄論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曰王常臧宮李通馬武竇融卓茂爲序則將上下重誤合而爲一明矣按王應麟玉海紺珠集載二十八將首鄧禹次吳漢又次賈復馬成乃第十六王梁第十七陳

俊第十八杜茂第十九則知漢書本文自明特刊書之誤耳漢書註有曰臣瓚者不知爲何人晉中書監魯和嶠嘗領命校正穆天子傳五卷瓚乃其校書官屬郎中傳瓚也後人取其說曰釋漢書故有臣瓚註語按漢書余靖刊誤已知有傳瓚然亦疑其未足據矣余考酈道元水經注多引薛瓚漢書注則臣瓚者安知其非薛耶道元後魏人去晉不遠其書引用不一而足當不誤也宋景文云劉孝標類苑曰爲于瓚水經注曰爲薛瓚而終云不足取信似未深攷也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樝共一口曰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曰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云通

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著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按唐元行沖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像舊史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按魏道武帝父名什翼犍或其繼之之像而楊愼云魏道武名犍亦可笑道武始名涉圭後名珪故不名犍也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亦訓人不可不通文選也

五臣注文選謂陶淵明詩自晉義熙曰後皆題甲子後世因仍其說獨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淵明詩辨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皆晉安帝時

所作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恥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曾裘父艇齋詩話亦信其說然曰余攷之元興二年桓元篡位晉氏不斷如綫得劉裕而始平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悉歸劉裕淵明賦歸去來辭實義熙元年也至十四年劉公爲相國恭帝即位改元元熙至二年庚申禪於宋觀恭帝之言曰桓玄之時晉氏已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此言則劉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淵明自庚子曰後題甲子者蓋逆知其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

大隱金門者東方朔也見史記又人隱者東方朔也天隱者仲長子光也見文中子通隱者何點也見本傳充隱者皇甫希之也見桓玄傳朝隱者王僧佑也見南史黃犀隱士者許寂也仕獨好修鍊見蜀檮杌假隱者盧藏用也舉進士不調始隱終南有意當世見談賓錄游俠隱士者前何點與弟胤也遨遊人間俱見本傳蜘蛛隱者龔舍也見飛蟲觸蜘蛛網而死因掛冠而退時人謂蜘蛛隱見金樓子

淮陽一老漢應曜也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謂之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見白帖隱侯漢王玄奏也景帝徵不至遂就山而封侯因曰爲名見盧元明續山記阮居士漢華峻也與司馬遷交好隱於阮山卒阮入立祠號曰阮居士見高士傳玄德先生漢法眞也順帝四徵不屈友人刊石頌之見高士傳有道大夫漢李恢也桓靈間不仕見北史李士謙傳竹中高士晉張鳳也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爲屋王右軍遣之不與相見一郡號爲竹中高士見永嘉郡志被褐先生東莞臧榮緒自號也見南齊書物外司馬王晞也王事快掌雜志不移人士號之見北齊書遺逸公韋敻也明帝遺曰詩答詩願不時朝謁帝勑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見周書東皐子王績也游北山東皐著書見唐書梁丘子唐白履中也開元中人見唐世說煙波釣徒張志和也見一品集江湖散人又天隨子甫里先生皆陸龜蒙自號也見唐書遺名子韋渠牟隱鍾山自號見金陵志荆台隱士梁震也唐末進士後不仕高從誨見五代史

至道九老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運年八十故相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皆七十九賜紫吳僧贊甯年七十八鄧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左諫議大夫楊徵之年七十五故相司空李昉水部郎中朱昂皆七十一然日蜀寇作不及宴其明年昉卒遲罷若洛社耆英則前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致仕吉皎年八十六前右龍武軍長史鄭據年八十四前益州刺史劉貞年八十二前侍御史內供奉官盧貞年七十八前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尚書白居易年俱七十而秘書監狄兼謨河南尹盧貞日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洪景盧謂此會有兩盧貞蓋誤日貞爲貞也後洛社耆英則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司封郎中席汝言俱年七十七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秘書監致仕劉几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已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俱年七十三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年七十二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俱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六十四援狄盧例在會而不預閣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時出鎮預列而不在會前社多高壽而後社名位重樂天又有宴致仕裴賓客九十餘王尚書八十餘白爲太子少傅劉夢得爲太子賓客俱七十三潞公又與中散大夫程暘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作同甲會在洛社之次年元豐十老燕集序米芾作章峴守杭與郡之長老游從各飲酒賦詩見其人爲內閣清河公正議大夫廣平公太中大夫濮陽公朝議大夫清豐公朝議大夫彭城公朝議大夫徐公朝散大夫鄭公承議郎崇君奉議郎黃君不著年歲而序言貌若遼鶴言爲龜鑑則亦皆高年矣又杭州在正統間大理正郎子貞八十一封吏部員外郎孔希德八十禮部郎中將廷暉七十八處士項伯藏九十三孫適郭文敏皆七十三又有稽勛郎中鄧林布政使姚肇日庶公與會而年不及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爲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太常寺丞皮子良墓志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亂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爲吳越丞相父璨爲元帥府判官三世皆曰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爲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頗詳乃知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疑也按唐溧陽簿劉蕡所著唐世語林已明載皮日休黃巢時遇害其子仕錢鏐矣

昔人曰馮道比胡廣蓋言其遭際行履之同也漢順帝五年胡廣已爲尚書僕射又十年而日大司農爲司徒質帝元年梁冀弒帝爲太尉桓帝元年罷十月爲司空五年致仕及四

年曰太常爲太尉又二年梁冀誅爲庶人又八年曰太常爲司徒又二年爲孝靈元年參錄尚書事其年宦官殺陳蕃等進太傅錄尚書事封又四年卒凡事和順賈沖桓靈六帝周流四公三十餘年馮道始事唐莊宗莊宗爲明宗所篡事明宗三年由端明殿學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廢帝爲從珂所弒事從珂曰司空平章出鎮義成石晉滅潞王四年入爲司徒侍中出帝初曰太尉侍中鎮匡國契丹滅晉爲太傅漢入汴爲太師周篡漢曰太師爲中書令瀛王凡歷五國十一主出入將相三公者二十四年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荊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

元而事迹無可攷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所據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甯州有許姓者嘗闢一巨室得古墓內有志磚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曰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惜歐公未之見耳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證官屬唐莊宗入洛曰厚獻賜玉册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蓋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於改元一節乎哉

元僧楊連眞伽發宋諸陵時有潛襄其骨而葬之者陶九成輟耕錄所載曰爲唐義士珏周德恭秉燭清談曰爲林義士

珏翟宗吉遺田詩話所載則曰爲林義士塾周公謹癸辛雜識則曰爲宋陵使羅銑鄭元祐遂昌雜錄則曰爲林景曦或又傳爲王英孫云

古人避諱甚嚴如秦始皇諱政呼正月爲征月史記年表又曰端月虛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曰端平法度曰端直厚忠皆避正字也漢高祖諱邦漢史凡言邦者皆曰國呂后諱雉史記封禪書野雞夜雊惠帝諱盈史記萬盈數作萬滿數文帝諱恆曰恆山爲常山景帝諱啟史記微子啟作微子開漢書啟母石作開母石武帝諱徹曰徹侯爲通侯刪徹爲刪通宣帝諱詢曰荀卿爲孫卿元帝諱奭曰奭氏爲盛氏光武諱秀曰秀才爲茂才明帝諱莊曰老莊爲老嚴曰辦裝爲辦嚴殤帝諱隆曰隆虛侯爲林虛侯安帝父清河王諱慶曰慶氏爲賀氏魏武帝諱操曰杜操爲杜度吳太子諱和曰禾興爲嘉興蜀後主諱宗曰孟宗爲孟仁晉景帝諱師曰師保爲保傅曰京師爲京都文帝諱昭曰昭穆爲紹穆昭君爲明君三國志韋昭爲韋曜愍帝諱業曰建業爲建康康帝諱岳曰鄧岳爲鄧偕山岳爲山偕簡文帝鄭后諱阿春曰春秋爲陽秋晉人皮裹陽秋是也富春爲富陽蘄春爲蘄陽齊太祖諱道成薛道淵但言薛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隋祖諱忠凡言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爲侍內中書爲內史殿中侍御爲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曰治書御史代之中庭爲次庭至唐又避太子諱忠亦曰

中郎將爲旅賁郎將中舍人爲內舍人煬帝諱廣曰廣樂爲長樂廣陵但稱江都唐祖諱虎凡言虎卒改爲武如晉祖石虎但爲石季龍武賁武丘武林之類是也高祖諱淵趙淵爲趙文深楊淵爲楊泉詩人謂陶淵明爲泉明太宗諱世民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如代宗諡卽世宗民部曰戶部又所謂治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是也高宗諱治唐史中凡言治皆曰理如後漢書註引王吉語而曰至理之主才不代出者章懷太子避當時諱也武后諱曌以詔書爲制書鮑照爲鮑昭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潤劉恩照改曰思昭睿宗諱旦張仁亶改曰仁愿玄宗諱隆基惠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並去隆字君基太一民基太一並作其字隆州爲閬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隆康爲普康隆龕爲崇龕隆山郡更名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鍾陵蘇預改爲源明以薯蕷爲薯蕷至宋避英宗諱曙又改曰山藥簽署曰簽書德宗諱适改括州爲處州憲宗諱淳淳州更名鬱州韋純改名貫之韋淳改名處厚王淳改名紹陸淳改名質柳淳改名灌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謙崔純亮改名仁範程純改名弘馮純改名約穆宗諱恆以恆山爲常山敬宗諱弘徐弘改名有功文宗諱昆宋絕會要作宋混鄭涵避文宗舊諱改名瀚武宗諱炎賈炎改名嵩宣宗諱忱常謙改名損穆諶改名仁裕石晉高祖諱敬塘拆敬氏爲文氏苟氏至漢而復姓敬宋朝避翼祖諱敬復改姓文或姓苟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州韋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竇懷貞避韋后家諱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諱以憲祖字行後又避桓溫母諱更稱小字武王虞茂避明穆后母諱改名預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子書凡言長悉曰修晉以毘陵封東海王世子毘以毘陵爲晉陵唐避章懷太子諱賢以崇賢館爲崇文館王琯除會稽內史以犯祖諱會字以會稽爲鄶稽賈曾以父諱至不肯拜中書舍人韋聿遷秘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柳公綽遷禮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柳宗元遷監察御史以祖諱察上表避職詔不許李涵爲太子少傅呂滑劾涵不避父名少康劉溫叟以父諱岳不聽絲竹之音李賀以父名晉肅不赴進士舉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趙談曰趙同張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孟談爲孟同范曄以父諱泰後漢書郭泰曰郭太李翱祖父諱楚金故爲文皆以今爲茲錢王諱鏐以石榴爲金櫻改劉氏爲金氏楊行密據揚州揚人呼密爲蜂糖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爲闌香宋高祖父諱城以武成王爲武明王以武成縣爲武義縣古人避諱似此甚多不可勝舉聞見錄謂德宗立議改括州適處士星應括州分野遂改爲處州處州合上呼去聲非也容齋隨筆嚴州本名桂州宣和中以方寇改嚴州蓋取嚴陵灘之意子陵乃莊氏避明帝諱以莊爲嚴合爲莊州李祭酒涪謂晉諱昭改名釗案說文自有佋穆字以昭爲佋蓋借晉耳三公之論如此又觀韓退之諱辯謂武帝名徹不聞又諱車轍之轍今史記天官書謂車通此非諱車

轍之轍乎謂馬遷史記不言談今李斯傳言宦者韓談滑稽傳談言微中此非史記言談乎又謂漢書無莊字今爰盎傳上盎莊鄭當時傳鄭莊千里不齎糧茲非漢書言莊乎漢書注以景字代丙字如干支景戊景辰景子景科景令之類晉書與唐人文字皆然細素雜記亦莫曉所曰考之蓋唐初爲世祖諱耳

古稱聰敏善記者聊記一二張安世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勝得書曰相校無所遺失見漢書應奉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常於彭城相袁賀家有車匠於門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後數十年於路見車

匠識而呼之見謝承漢書延篤嘗借堂谿典左氏傳本諷之糧盡辭遣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遣篤曰已諷之矣見先賢行狀陸續爲郡曹史饑荒太守使於都亭賦民饘粥事畢說六百餘人分別姓名無有謬誤見後漢書禰衡見蔡伯喈所爲碑一過視之後援筆書之無所遺失惟第四行中石磨滅兩字不分明見別傳王粲與人共讀道旁碑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亂粲爲覆之比校不誤一道見魏書張華强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畫地成圖見晉書夏侯榮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里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榮一寓目使之徧誦不謬一人見世語邢邵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徧之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嘗與客在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邵皆爲誦之見北史裴諏之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見北齊書傳昭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連內外舉而誦之無所遺失見南史楊愔聰記彊識半面不忘每有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罔有誤者後有選人魚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曰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見本傳柳慶僧習子也曝書僧習於雜集中取賦一篇千有餘言慶立讀便即誦之無所遺漏見後周書庾世南太宗令寫列女傳屏風已裝未及求本乃暗書之一字無失

見國史補又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曰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見隋唐嘉話崔仁師爲度支郎中嘗奏度支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杜正倫齎本仁師對唱一無差殊見舊唐書薛穎士與李華陸據遊洛龍門共讀路旁古碑穎士一閱即能誦華再閱據三方能記之議者曰三人才格高下如此見本傳顏眞卿調犀浦主簿嘗送徒益州忘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見唐史魏奉古授封丘尉嘗九日公宴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言此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因是知名見小史張巡生平書不再讀人抽案上書隨意叩之無不背誦雍丘城中人一見面即識

姓名狀貌無有遺誤見韓文公書張中丞傳後柳芳開元中有李幼奇對芳念百韻詩芳暗記便題之於壁不差一字曰此吾之詩也李不平芳徐云聊相戲耳因請幼奇更誦所著文章皆一徧便能寫錄見尚書故實張方平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常就人借三史旬日輒還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見墓誌蘇文忠公軾在詔獄中丞李定一日語客曰蘇軾眞奇才也人愕莫敢對定曰所作詩文雖數十年前所引用書籍故事問之無一遺謬者見長公外紀王性之讀書能五行俱下曰文投贊者且觀且捲俄頃即誦之工拙皆能記肅王與沈元用同使虜館於燕山愍忠寺寺中有一居人碑凡三千言元用素强記即朗誦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遍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凡闕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即取筆盡補其所闕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元用駭服并見老學菴筆記

江甯顧起元

史別下

師曠識駿馬諫珂（狐身鳥首）識首陽之神（狸身狐尾）又知勞薪管子知俞兒（卑耳溪神）又知駿馬子產知寶沈臺駘楚君子識鵬雛董仲舒知重常烏（見衡論）東方朔識騶牙識巫雀識藻康（水木之精長八九寸）識怪哉知畢方（獨足鶴）又云識鵬雛（見異物志）張寬知女人星劉向知貳負（臧上郡一山中屍）寶攸知鼯鼠一云是終軍賈逵知鷲鷲蔡衡知青鸞王粲知服鷩人家吳胡綜知銅匣中玉如意爲秦始皇眡玉氣物諸葛恪知侯裘（小山精如見）陸敬叔知彭侯（狀如黑狗無尾）晉張華知龍鮓（以苦酒炙之五色）知海鳧毛知干將知臨平石鼓

（以芻中綱村刻爲魚形叩之則鳴）知銅漆盤（晨夕鳴與洛宮鐘相應）知九館龍洞有癡龍知然石（以水灌之使熱）知玉漿龍穴石髓東哲知顯節陵科斗策賈淵知苟晞兒家董養知周會狄地（下有蒼白鷺飛去）釋道安知魯襄公鼎王莽銅斛裴子野知白題國何承天知亡新威斗王僧虔知楚王冢中科斗書考工記劉杳知紫荷蒙知長頸王又知千里酒又知古犧尊沈約知東夷罷蓋（瓦具高九尺鋭下平蓋中有劍具也）又知焦明鳥（出東陽郡中）劉顯知古文尚書逸篇斛斯徵知鎬子（以芒帝振之）祖瑩知于闐國王所獻古玉印崔頤知藍田山玉人陸澄知服匿（單于賜蘇武酒器）李珽知內黃蘇綽知西漢故介地李章武知鐵斧爲禁物傅奕知金剛石許敬宗知帝王孟詵知藥金歐獻乘知息壤段成式知報時鐵傅弘業知蜼

（形如家卵長尺有餘）鼎虎若虛識鼈鼠（豹首虎體大如拳）留源知地囊爲冤氣所結范德昭知蜀興義門雙石筍爲蠶叢啟國鎮蜀之碑杜鎬知秦哀公墓又知雀錫僧贊甯知畫牛隱見又知海馬骨劉敞知龍雀刀（赫連勃勃鍛）又知周惡夫印爲亞夫印劉攽知駿馬劉蛻知古銅盞非齊桓公物高裕知陵鯉耶律楚材知角端

世說謂李元禮謖謖如松下風青州先賢傳又謂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李膺家傳又謂南陽朱公叔飈飈如行松柏之下語林又云郭林宗與李膺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望之若松喬之在雪漢家傳稱李膺獄峙淵清海內先賢傳稱許子將亦曰山峙淵停家傳稱李膺頹頹如玉山世說又稱裴叔則朗朗如行玉山後漢書楊震號關西夫子北史裴獸稱薛道衡亦曰關西夫子世說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南史孔廣美谷止善談論張緒數巾車詣之每歎曰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璧魏文侯出言而不當師經舉琴而撞之中旒潰之一見淮南子一見劉向說苑燕太后不肯以少子質齊因陳翠愛少子之說而許趙太后不肯以少子質秦因左師觸讋愛少子之說而許一見趙世家一見戰國策高齊神武不貴慕容紹宗以留文襄唐文皇暫出李勣以留高宗俱見本紀申鳴援桴而進戰爲

賊殺其父功成而自殺趙苞援桴而進戰爲賊殺其母功成而歐血死一見說苑一見後漢書醫緩脈晉平公而曰君之病在耳之病在膏之下肓之上秦武王示扁鵲病而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上謂皆目色致也一見左傳一見戰國策東方朔知赤物爲怪哉飲酒十石李章武知鐵斧爲厭物飲酒三斗一見搜神記一見酉陽雜俎懷素習書盡數畝芭蕉鄭虔習書盡數屋柿葉俱見法書錄孫臏臏於魏而爲齊師司馬喜臏於宋而爲中山相一見本傳一見呂氏春秋王濟目錢千萬與王愷賭射八百里牛一勝而探牛心爾朱文略目好婢與高歸彥賭射千里馬一勝而截馬頭一見晉書一見北齊書鄂千秋明蕭何功高立封侯公孫戎明樊噲不反立封二千

戶一見蕭何傳一見王莽傳兗州刺史李恂郡國小麥胡麻悉付從事揚州刺史費遂郡國小麥胡蒜悉付從事一見東觀漢記一見謝承後漢書孫權得諸葛恪而目老桑熟鼠精張華得雷煥而目老桑辨狐精一見搜神記一見集異志漢郭林宗過雨巾角折人遂爲折角巾周獨孤信馳馬幅微側人遂爲側幅一見後漢書一見北史嚴峻爲吳大帝誦孝經仲尼居張昭輔吳目爲鄙生請誦君子之事上章陸澄爲齊武帝誦孝經仲尼居王衛軍儉目爲博而寡要請誦君子之事上章一見吳志一見南齊書吳大帝夢人目筆點額熊循賀目爲當作主齊文宣夢人目筆點額王曇首賀目爲當作主俱遂即位一見吳祚國統志一見齊書魏文帝爲王時夢日墮地分爲三分已得一分納懷中陳文帝微時夢亦然後俱爲三分之主一見談藪一見陳本紀張茂先白鷺鴻夢爲鸞鳥搏楊太眞白鷺鴻亦夢爲鸞鳥搏一見異苑一見明皇雜錄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初看云浪盡得名次日看曰名下定無虛士坐隅其下十日不能去閻立本見張僧繇畫亦然見宣和書畫譜楊司空素出見客挾侍姬紅綃拂因奔李靖郭太尉子儀出見客亦挾侍姬紅綃因奔崔千牛一見蚪影客傳一見崑崙奴傳二人又皆劍俠也

被甲上馬目示可用人知馬援不知其事先見於廉頗葬母擇萬家之地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秦太后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人知主父偃不知其事先見於伍子胥高鳥盡良弓藏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范蠡飲醇酒弄婦人人知陳平不知其事先見於信陵君敗軍之將不可語勇人知廣武君目此對韓信不知范蠡目此語越人不知侯人爲誰人知唐太宗目此斥宇文士及不知魏常目此語高歡聖主時投水人知有卞隨務光而不知有北宮無擇騎青牛人知有老子而不知有封達生空桑人知有伊尹而不知有孔子白魚入舟人知有周武王而不知有宋明帝河澌冰合人知有漢光武之滹沱而不知有慕容德之黎陽抱甕出灌人知有漢陰丈人而不知有衛之五丈夫鳳雛號人知有鹿統而不知有顧邵獻胙加毒目讒賜死人知有晉獻公子申生而不知有秦孝文王子西蜀侯惲吞珠給吏人知有伍員

而不知又有張丑思妻令方士致魂人知漢武之於李夫人而不知宋武之於殷淑儀火牛人知有齊田單而不知有宋王則治阿譽闢而阿不治人知有齊威王之大夫而不知景公之晏子夢寐求相人知高宗之傅說而不知文王之臧丈人題壁作龍蛇歌人知有介子推而不知舟之僑逆旅人勸就國人知有太公而不知有鄭桓公說喻土梗人知有蘇秦之於李兌而不知有蘇代之於孟嘗君許秦地而背之人知張儀之於楚懷王而不知馮章之於楚王山節藻梲人知有臧文仲而不知有管仲先食不死之藥巧言㠯免死人知方朔之於漢武帝而不知中射之士之於楚王一字直百金人知淮南子而不知公孫子孝母湧泉出魚人知有姜詩而不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知有後周陸通妻棄夫人知朱買臣而不知太公望沈江負父屍人知有會稽之孝女曹娥而不知符縣光尼和之女終又奧道張員妻黃氏名帛沈江負夫屍掘地得石槨人知有滕公而不知有衛靈飛廉客至門號登龍門人知有李膺而不知有袁昂又王衍亦謂一世龍門任昉爲中丞與其宴者亦曰龍門之遊續太史公史記人知褚先生而不知劉向劉歆馮商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相次撰續迄於哀平皆名史記看竹不問主人知有王徽之而不知有袁粲倚柱讀書雷震不輟人知有夏侯玄而不知有諸葛誕獲偷侍兒人試文不殺因㠯賜之人知有楊素之於李伯藥而不知有蔡興宗之於孫敬玉侍婢環侍執

飲饌人知有王武子而不知有楊國忠孫晟國忠晟又俱號肉臺盤羊羹不徧致敗人知華元之於御斟而不知中山王之於司馬子期乳生潼人知有元德秀而不知有李善綵衣娛戲人知有老萊而不知有伯瑜知蠡人知有晁錯而不知有樗里子魯匡桓範唐王德儉讀易至損益而歎人知有向平而不知有孔子佩六印人知有蘇秦而不知有樂大㠯石爲虎射之沒羽人知有李廣李遠而不知有熊渠養由基飛將人知有李廣而不知有呂布倒用印人知有段秀實之阻朱泚而不知有李崧之安獨人主前席人知有賈誼而不知有酒鞅蘇綽飲千日酒至期發冢而醒人知有劉玄石而不知有趙英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人知有何曾而不知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任愷御屏隔座人知有漢鄭弘第五倫而不知有吳紀亮紀隱杯中蛇影人知有樂廣之弓而不知有南皮令應柳之弩而風俗通又㠯爲杜宣殺孝婦大旱人知有前漢之東海而不知有後漢之上虞萬石君人知有石奮而不知有東漢馮㠯泰襲唐張文瓘留犢事人知有時苗而不知有羊扁食脫粟人知有公孫弘而不知有晏嬰錢神論人知有魯褒而不知有胡母民成公綏獲偷侍兒人以侍兒賜之人知有袁盎之吳司馬而不知有張說之書生陳蕃下榻人知有徐穉而不知有周璆雪中高臥人知有袁安而不知有胡定定又字元安夢曾筆人知有江淹而不知有王彪之王珣紀少瑜陸倕李嶠和凝饌酒救火人知有欒巴而不知有樊英邵信臣

郭憲佛圖澄成武丁入水發蛟人知有周處而不知有潛臺子羽荊伏飛菑丘訢襄陽太守鄧遐羊車游後宮鹽水洒地人知有晉武而不知有宋文御膳有髮自數三罪以免死人知晉平公之庖人而不知光武之陳正因病嘗糞人知越王句踐之於吳王而不知郭霸之於魏元忠以酒賜妒婦飲之無恙人知太宗之於房玄齡而不知莊宗之於任圜立試萬言倚馬可待人知有李太白而不知前有袁虎後有劉原父即席盡器飲酒歸而倚醒稱所得器人知裴弘泰之於裴鈞而不知潘炕之於朱梁太祖下第獻燕詩座主明年登第人知有章孝標而不知有于化成刻石高山深谷人知有杜預而不知有顏眞卿賜行酒人炙人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

陰鏗步金蓮事人知齊東昏之潘妃而不知李後主之窅娘一箭落雙雕人知有斛律光而不知有拓拔幹高駢錦纜事人知有隋煬而不知有甘甯還帶陰德至相位人知有裴中令而不知有白中令少孤門生廢蓼莪人知有王裒而不知有顧歡入山妻二仙女久而歸人知有天台之劉晨阮肇而不知有剡縣之袁狼碩因食辨勞薪人知有荀勖而不知有師曠及東晉牛鐸强索妾人知有武承嗣之於喬知之而不知有阮佃夫之於何恢聞鼓角聲加敬人知有范雲之於梁武而不知有到仲舉之於陳武翦鬢賜臣合藥人知有唐太宗之於李勣而不知有宋仁宗之於呂夷簡告靈不仕人知有王羲之而不知有何偃它心觀人知忠國師之於大耳三藏而不知普寂之於柳中庸祭賽忘書刀在廟鯉魚爲送人知有馬當山之王昌齡而不知有宮亭湖之佑客奕棋覆局人知有王粲而不知有到溉製千字文人知有周興嗣而不知有鄭還古知有蕭子範贈妾人知有韓翃之章臺柳而不知有鄭還古之沈眞眞誤食澡豆人知有王敦而不知有陸暢縱囚來歸人知有唐太宗而不知有梁王志隋王伽殯逆旅書生人知有王棟而不知有鮑子都廖有方橋神貌醜以足潛畫之人知有定州之張平子而不知有忖留神之魯般又不知有秦始皇造橋海神之工人見水經注駱駝負水養魚人知有宋孫仁祐而不知有隋虞孝仁愛妓被奪賦詩復還人知于頔之於崔郊秀才不知頔又於戎昱使君又江陵一刺史於庶

居士殺負心僕　知有張詠而不知有柳開金蓮送歸人知有蘇軾而不知有令狐綯王珪史浩登第娶啓女人知有劉庭式而不知有呂賁寫石經人知有蔡邕馬日磾而不知有稽康乞食歌姬院人知有韓熙載而不知有裴休三傑人知張良蕭何韓信而不知宋璟張說源乾曜又程灝張山甫宋光庭又富嘉謨吳少微魏谷倚亦稱北京三傑又三國志注傅子以孔明雲長翼德爲三傑四傑人知王楊盧駱不知宋之韓范富歐亦有此號又瘦沈前有約後有昭畧寄怨詩之竇前有玄後有滔望車塵之潘前有黨後有岳善畫婦人爲帝殺之毛前有延壽後有惠遠致冰鮮之王前有祥後有延弔客嘯鳴之王前有粲後有濟銅錢作塔之王前有濟後有

元寶立銅柱之爲前有援後有總射石之李前有廣後有遠種玉得妻之陽前有洛陽雍伯後有盧龍翁伯怖小兒之麻胡前有秋後有祐書柿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

周左丘明春秋時左丘明唐張說宋張說漢張儉宋契丹張儉秦王猛陳王猛春秋王豹戰國王豹漢吳祐元吳祐唐王溥宋王溥春秋魏相漢魏相隋李綱宋李綱漢李膺梁李膺陳王通隋王通晉張載宋張載後魏王建唐王建五代王建唐王珪宋王珪漢昭帝時衛尉王莽漢末篡位王莽漢王允晉王允吳孫登晉孫登北齊王則宋王則後漢王霸又隱逸王霸前漢丞相公孫弘後漢虞延傳幽州從事公孫弘漢朱買臣梁朱買臣漢李廣北齊李廣戰國王歡晉王歡唐楊巨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源宋楊巨源晉李密唐李密晉王祥梁王祥漢楊雄隋楊雄梁侯景北齊侯景戰國王良漢王良又如唐堯而漢有唐堯爲臨武長諫止荔枝之貢（後爲光人改）虞舜而梁書有虞舜爲太常丞常獻明堂之議士匄士鞅之父也而乃相鞅壽夢吳王之臣也而乃臣越書載四代亦既該兩伯夷（一乃諫武王者一成之秩宗者）論語一書乃有兩南宮括孔門高弟有公孫龍晉代羌帥有顏回仕苻健者又一王羲之佐慕容德者又一張華古有容成氏而黃帝之臣亦曰容成伏羲曰蒼牙而天雷之吏亦曰蒼牙羲臣曰巫咸而又來又商家白帝曰朱宣而又爲唐刺濮離婁事黃帝則論彼商臣張若事黃帝則指夫秦士（婁若并見）

（趙子張若劉趙隱事商國而亟舉魏賢（魏黃門趙隱唐宰相門趙隱）馮夷友都太守也）

費昌而竟談河伯商均曰叔均后稷之孫亦曰叔均隱朋曰齊臣黃帝之臣亦曰隱朋風后軒帝師也玄女戰經禹又問乎風后伍胥楚族也玄女兵法黃帝又臣夫伍胥上古赤松子皇初平亦號赤松季連陸終子季克子亦曰季連仲衍爲孟戲之弟而紂之兄亦曰仲衍孔甲爲黃帝之史官而孔子之孫亦曰孔甲又若帝嚳之臣有窮之君俱曰羿而俱以射名少吳之子魯國之士皆曰般而皆因巧著

湘東王有同姓名錄其書今不存聊舉其灼灼者在同時如兩曾參一曾參殺人而致曾子之母投杼兩毛遂一毛遂墮井而致平原君之痛哭異世則魯秋胡因婦採桑調其妻投水死漢亦有魯秋胡求聘翟公女翟公誤傳調妻事以爲薄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行而不許婚俱可笑也其次如國師公劉秀以名應圖讖爲王莽所殺至取王莽者爲光武亦劉秀莽遣太師安新公王匡攻更始定國上公王匡不勝爲所執殺居李尚書益與宗人尚書益者俱赴引據上坐因笑曰今日兩副坐頭俱李益代宗用韓翃知制誥宰相以平盧幕府員外及江淮刺史請上書春城無處不飛花絕句云用此韓翃而員外得之事皆奇又按路史載漢兩龔遂俱爲郡太守兩京房俱明易災異晉王氏一譜而有兩王愷一茂仁一君夫兩王綏一戎子一愉子兩王乂一緒父一衍父兩王澄一濟弟一衍弟兩王安期一含子一湛子又劉弘古今有十一王褒有十二張良有九張敞王吉皆有八又陸善經亦著有同姓名錄

古之多力人如桀能伸鐵鈎索其臣挂移大獸水殺黿鼉陸捕熊虎紂能倒曳九牛撫梁易柱又生捕熊虎指畫殺人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又崇侯虎等舉六百石重沙者二十四人蜀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霸輒立大石長三丈爲墓志曰管里秦烏獲及夏育俱能舉移千鈞衛石蕃能負沙一千二百斗項王舉鼎拔山喑嗚叱咤千人皆廢魏任城王曹彰太廟新成鑄五斤鐘負之而趨碑曰象鼻頓之於地以臂繞虎尾伏不敢動北魏盧魯元長九尺餘勇力與沙門曇讚埒膂以海神脛骨爲馬稍以遣神武諸將莫能舉惟彭樂強舉之南梁羊侃伏而作虎狀以指抉壁入三寸弓力至二十石泗州十石人各長八尺許執而對擊之俱碎又於壁

金陵遺書 柔氏校印

直上七步橫踢得五跡唐宋令文有牛觸人令文接兩角拔之應手而倒頸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書四十字詩爲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於柱下壓之

古人夙惠者多矣聊摘記其凡顓頊年十二而治天下見新序蒲衣子八歲爲舜師見皇甫謐高士傳荀仲豫稱禹十二爲司空見傅子管仲妾倩云舉子生五歲而佐禹見列女傳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見尸子荊公子年十五而相荊見說苑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見新序甘羅年十二秦封爲上卿見戰國策楊烏九歲而與玄文見法言黃香年十二博覽傳記見東觀漢記桓驎年十三四有異才能作詩賦見文士傳徐穉十一歲對郭林宗伐宅樹見漢史黃琬年七歲爲祖瓊對日食狀見後漢書孔融十一歲造李膺門見世說崔琰九歲舉秀才見魏書夏侯榮七歲能屬文日誦千言經目輒記見世語虞翻年十二好學有高氣見吳書張純張儼朱異俱童年見朱據各賦一物見文士傳陸雲六歲便能賦詩見別傳賀循童亂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見晉書戴逵總角以雞卵汁洩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自鐫詞麗器妙見本傳謝朏十歲能屬文父莊遊土山使朏命篇攬筆便就見世說劉瓛年五歲聞舅讀管甯傳欣然欲讀見南史任昉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詞義甚美見本傳昭明太子五歲徧誦五經見梁書到沆五歲見父於屏風鈔

金陵遺書 柔氏校印

古詩教讀一徧便能諷誦邢邵十歲能屬文日誦萬言見北史陸瓊六歲爲五言詩頗有詞彩何遜八歲能賦詩徐勉六歲爲祈禱文見稱耆舊並見本傳虞荔年九歲候陸澄澄問五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見陳書李百藥七歲能屬文知鄒國在琅琊見隋書賈嘉隱七歲舉神童召見見語林王勃六歲解屬文搆思無滯詞情英邁見舊唐書賈言忠數歲日誦萬言孫思邈七歲日誦千言並見唐世說蘇頲五歲便措意於文坐臥吟諷未嘗暫輟八九歲有若大成見韓休集序宋璟七歲能屬文八九歲夢大鳥銜書吐口中而吞之深思日深見顏眞卿撰神道碑蕭穎士四歲屬文觀書一覽即誦見舊唐書劉晏八歲獻東封頌曰神童爲秘書正

字見明皇雜錄李泌年七歲能賦敏捷見鄭侯外傳楊綰年四歲處羣衆人敏識過人見舊唐書權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精思經術無不貫綜見本傳高郢九歲通春秋能屬文子定年七歲讀尚書曰湯誓難父郢不能對見舊唐書弘農楊牢絕乳即能詩見芝田錄崔鉉童兒時工詩韓滉命咏架上鷹命牋筆略無停思見南楚新聞白居易生六七月即識之無二字指之百試不差見長慶集韋溫七歲日念毛詩一卷十一歲應兩經舉登第見舊唐書張同子名策年十三啟辨鼎銘黃初元年春二月之謬同大異之見五代史王元之五歲能詩太守命咏白蓮見古今詩話黃庭堅年五歲已誦五經八歲賦詩有云君到玉皇香案前若問舊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見道山清話胡蒙溪眞珠船又載唐人幼慧者令狐楚五歲能詞章杜甫七歲屬辭徐彥伯張九齡裴敬彝皆七歲能文李賀七歲作高軒過孔穎達八歲日誦千餘言閻記三禮義宗李白十歲觀百家十三能文史張童子九歲明二經與韓愈同舉禮部拜衛兵曹郄士美十二通五經史漢皆能成誦柳公權十二工詞賦今之豚犬但解覓梨棗耳述之曰勉兒輩

先秦曰莽美人宮掖則有少昊之皇娥赤帝女之瓊樹桀之妹喜紂之妲己有莘氏周穆王之盛淑人昭王之延娟延娛幽王之褒姒楚王之息嬀晉獻公之驪姬秦穆之女弄玉惠文之華陽夫人莊襄王之邯鄲姬吳王之西施（即夷光）鄭旦（即修）

楚王之鄭袖南威陽文李園妹梁惠王之閭陬趙武靈王之吳姬燕昭王之旋娟提模中山侯之陰后江姬在下則有仍氏青琴毛嬙孔父妻徐吾犯妹夏姬邾婁顏夫人漢曰後宮掖則高祖之戚夫人文帝之慎夫人武帝之陳后阿嬌衛后子夫邢夫人尹夫人李夫人王夫人鉤弋夫人麗娟元帝之王昭君成帝之趙后飛燕趙婕妤合德光武之陰后麗華魏文帝之甄后郭后薛靈芸莫瓊樹陳尚衣陳巧笑吳大帝之趙夫人潘夫人吳主和之鄧夫人吳主亮之朝姝麗居洛珍潔華孫策周瑜之二喬晉武帝之兩楊后胡嬪芳宋孝武之殷淑儀齊東昏之潘妃玉兒北齊後主之馮小憐陳後主之張麗華孔貴嬪隋文帝之陳宣華蔡容華煬帝之朱貴兒

金陵叢書 馮氏校印

侯夫人袁寶兒吳絳仙唐玄宗之武惠妃楊太眞梅妃武宗之王才人李後主之兩周后宋徽宗之兩劉妃閻閻則秦羅敷晉顧夫人齊臨川王宏之江無畏荀奉倩之婦曹氏桓溫之李勢女陳之樂昌公主王仙客之無雙失行則卓文君鶯鶯非煙虢國夫人達奚盈盈狄夫人姬侍則袁術之馮方女魏之絳樹石崇之翡翠綠珠宋韓羊侃之張靜琬孫荊玉魏元雍之徐月華修容豔姿李密之雪兒羊鑒之阿劉李靖之紅拂崔生之紅綃元載之薛瑤英甯王憲之寵姐李愿之紫雲李愿之眞珠潘炕之解愁名妓則薛瓊瓊陳嬌如霍小玉李娃楚娘夜來杜章娘史鳳楚蓮香劉採春李師師王昭君事詩人雅好詠之自石季倫明妃詞後不可勝紀杜

工部詩云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白少傅詩云漢使卻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莫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歐陽文忠詩云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皆以昭君入胡心不忘漢致弔而閔之之意獨王荊公有漢恩自淺胡自深之句人遂緣是以說其非純臣要而論之昭君本非貞女荊公之言未必非諸公之言未必實也按前漢書匈奴傳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呼韓邪單于又言王昭君號甯胡閼氏生一男伊耆知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死其子雕陶莫皐立爲復株累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後漢書南匈奴傳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初

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勑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還成帝勑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閼氏焉西京雜記云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多賂畫工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失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力窮案其事畫工毛延壽等皆棄市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容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遣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觀此諸書所記相戾如琴操所言則昭君之始也以不得幸御恚憤不堪而自請入胡其後呼韓邪死又不能自守甘從胡俗爲衆嗤之行此乃淫佚之女何云以節聞哉樂府解題又云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違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夫昭君所生子自名知牙師其繼呼韓邪立者乃雕陶莫皐是呼韓邪大閼氏之子昭君配之所生二女王莽時曾謀令須卜居次入侍元后兩漢史所紀明白如此何乃爲此無稽之言邪後世遂有昭君死節及青冢之說學士王達筆嘗中常責昭君遠嫁匈奴不死於中路及至見腥膻而後亡不亦悅乎不知昭君不能不死且不恥爲兩單于妻矣太倉陸之熙曾於筆嘗牋記之金壘子又備言其詳誌人徒以美盛衆身初地過爲閔惜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也近得黃齊中掘得鄭恆墓志乃給事郎秦貫撰其彼恆妻則博陵崔氏世遂以崔爲鶯鶯按會眞記雖謂鶯鶯委身於人而不著名氏鄭恆之名特始見於西廂傳奇蓋烏有之辭也世以墓志之名偶與烏有之辭合而鄭恆之配又偶與鶯鶯之氏同遂以墓志之崔爲鶯鶯誤也況會眞記止云崔氏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婦將適長安不言博陵又無緣葬在內黃且墓志之崔曰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享年七十有六溯其生當在德宗建中元年庚申若鶯鶯之生會眞記曰爲甲子歲乃興元元年少庚申四歲墓志屬纊之期蓋得於鄭氏家狀會眞記設說之歲蓋得於鶯母自言並不應少誤鄭恆之配殆別一崔氏也

章臺柳曰李將姬柳氏得名韓員外翃所謂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者也陽臺柳亦曰蜀妓柳氏得名御史所謂從今喚作陽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者也韓退之侍兒名柳枝所謂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者也白樂天侍兒亦名柳枝所謂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伴醉翁者也李義山屬情洛中婦亦名柳枝所謂畫屏繡步障物物自成雙者也楊廉夫侍兒亦名柳枝所謂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彈歌舞弄琵琶可憐一箇楊夫子化作江南散樂家楊基亦奇之詩云長笛參差吹海風小瑤楊柳舞妖魔而聶大年讀唐人集云白髮草玄揚子宅紅妝檀板謝家湖蓋指此也古妓女之雙名者蘇小小南齊錢塘名倡也見樂府廣題薛瓊瓊開元宮中第一手爲崔懷寶所私者見麗情集關盼盼張建封妓女守節於燕子樓張好好杜牧之云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好好年十三以色藝來樂籍中隨公移鎮宣城後爲沈著作所納見之於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贈之并見本事詩灼灼錦城官妓也善歌舞相府筵中與河東人目成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目此不復面以輭綃裹紅淚寄之見麗情集東東竇鞏從軍有弔妓東東一篇云芳菲美豔不禁風未到春深已墜紅惟有個輪車上驛耳邊當似叫東東見杼情集端端崔匡張祐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窗耳似鐺愛把象牙梳掠鬢崑崙頂上月初生後又更嘗云覓得驊騮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詫一朵能行白牡丹見雲谿友議小小齊公王縉妓也段成式有小小寫眞寶應寺詩見續酉陽雜俎張紅紅韋青妓也召入宮號記曲娘見樂府雜錄轉轉鎮州書記韓定辭之所眷也王或使至酒間盼之韓曰願乖一詠即以相贈或援筆作賦文不停綴首云玳筵既啓雅樂斯陳霧捲羅幃花攢錦茵有西閣之上客命南國之佳人貌逞嬋娟縱玉顏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襪以生塵遂載以歸見劉崇遠耳目記鄭舉舉善章程王蘇蘇王連連張住住見孫棨北里志楚楚宋杭州名妓也柳耆卿託其以所爲詞見知州孫何見玉露李師師東京角妓也住金線巷色藝冠絕徽宗自政和後多微行乘小轎子往來師師家宣和六年册師師爲李明妃改金線巷爲小御街金兵至李明妃廢爲庶人流落湖湘爲商人所得見宣和遺事吳女盈盈能詩與王山好見筆匯錄夷堅支志愛愛姓楊氏錢塘倡家女爲金陵少年張逞所調遂相攜潛遁後逞爲父所捕愛愛以死守之念逞之勤遂死見蘇子美愛愛集張英英徐州妓女也見菊林叢話毛惜惜高郵妓也榮全判同眾飲宴惜惜不

自趙侍金書之惜惜曰奈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斬之

臣以聞封英烈夫人祠溪方岳作義娼傳見三朝野史及隨隱漫錄唐安安遇宗奏北元夕命董宋臣呼入禁中歌色絕佳見西湖志又趙眞眞于盼盼于心心李心心汪憐憐顧山山孫秀秀劉堅堅皆元妓之有名者見青樓集李當當名妓也忽有所悟爲道士見輟耕錄

女子執四政者齊陸太姬司綸綍者唐上官婕妤司史事者漢齊大家王兵者唐平陽公主洗夫人爲將軍者晉王廞起兵廣陵母孔氏年百餘以己女爲貞烈將軍唐行營節度許敬宗以衛州侯氏滑州唐氏青州王氏赴義奪授異役將軍契丹陳州女子號白頸鴉者有侍夫數十人封懷化將軍爲女侍中者後魏元義妻胡氏齊高岳母山氏趙彥深母傅氏南漢盧瓊仙爲女尚書者魏明帝選知書女子爲之爲女學士者陳後主宮人袁大捨等唐德宗朝貝州宋氏五女若萃若昭若華若倫若憲爲女博士者宋孝武朝韓蘭英

鐵圍山叢談云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燕游污亂亡其國亦能賦咏及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者是也謂花不足以擬之似花蕊之輕嬛也徐隨王衍歸唐半途遭害花蕊夫人亦隨昶歸宋從太祖游獵苑中爲太宗射殺兩人者其生於蜀同其名同其能詩同其亡國而殺身同今人第知一花蕊夫人而不知其有二也按聞見雜錄太宗射殺者乃金城夫人非花蕊也

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嘗盛著自魏氏銓綜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專任門第惟四夷則全以氏族爲貴賤如天竺以剎利婆羅門二姓爲貴種自餘皆爲庶姓如毘舍首陁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陁是也其他諸國亦如是國主大臣各有種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肯歸之庶姓雖有勞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自後魏據中原此俗遂盛行於中國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齊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令僕而上者爲甲姓九卿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侍中大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得入者謂之四姓其後遷易紛爭莫能堅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陽盧隴西李滎陽鄭爲甲族唐高宗時又增太原王清和崔趙郡李通謂七姓然地勢相傾互相排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至於朝廷爲之置官譔定而流習所徇扇以成俗雖國勢不能排奪大率高下五等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爲庶姓婚宦皆不敢與百家齒隴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內又如崗頭虛澤底李土門崔靖恭楊之類自爲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漸衰息

今人以氏混於姓按氏正義曰猶家也釋例曰別而稱之曰氏合而言之曰族曰姓氏者姓以繫統百世使不別氏以別

子孫之所出言姓則在上言氏即在下如今云姓田氏姓聞氏族者屬也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各自爲氏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此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比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

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各爲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之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

氏又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言庶姓別於上則氏與姓一也氏又謂之族故羽父爲無駭族隱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別姓則爲氏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酉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之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威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氏有以國稱者若王侯虞夏之類是也有以邑稱者若卿大夫崔盧之類是也有以鄉以亭稱者封鄉以鄉氏若裴陸尸肥封亭以亭氏若龔采之類是也有以地稱者因所居氏之如陳舜之後居於嬀因氏嬀之類是也有以姓稱者得賜爲姓若姜氏呂氏因佐禹治水有功賜姓之類是也有以字稱者若鄭駟乞以公子駟字爲氏之類是也有以名稱者若魯展無駭以公子展爲氏之類是也有以次稱者若伯仲叔季如魯三家之類是也有以族稱者族即氏之別若長勺尾勺趙陽魯陽之類是也有以官稱者若太史太師司馬司空倉氏庫氏之類是也有以爵稱者若皇王公侯之類是也有以凶德稱者若英布被黥爲黥楊玄感梟首爲梟之類是也有

以吉德稱者如趙衰人愛之如多日其後有多日氏之類者也有以技稱者若巫後爲巫卜後爲卜之類是也有以事稱者若車千秋以車爲氏夏后緡逃出自竇生少康以竇爲氏之類是也有以謚稱者若莊氏出於楚莊僖氏出於魯僖之類是也有以爵系稱者若王言王則混突本爵系而言有王叔王孫氏之類是也有以國系稱者若唐出於堯而唐孫氏又爲堯之別族是也有以族系稱者若季友之後傳家則稱季孫不傳家則去孫稱季之類是也有以名氏稱者若士季有士氏又有士季氏之類是也有以國爵稱者若白氏舊國楚人取爲邑以其後爲白侯氏之類是也有以邑系稱者若原以周邑得氏又加伯爲原伯氏以別於原之類是也有以

官名稱者若師延之後爲師延氏之類是也又以官氏稱者若呂不韋爲秦相子孫爲呂相氏之類是也又以邑官稱者若魯沂邑因沂大夫相魯而以沂相爲氏之類是也有以邑謚稱者邑而加謚若苦成子之後爲苦成氏之類是也有以謚氏稱者氏而加謚如鄭共叔之後爲共叔氏之類是也有以爵謚稱者爵而加謚如衛成公之後爲成公氏之類是也有以生之異稱者若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氏武又盤庚妃姜氏夢龍入懷孕十二月而生手把南字遂氏南之類是也

氏有同名而異實者如唐出自堯之後爲唐周以封晉此晉之唐也本伊祁姓燮父之後封於唐爲楚所并此楚之唐也

本姬姓又如虞出姚姓之虞爲舜後出姬姓之虞爲仲雍之後是也又如王氏出自姬姓周靈王太子晉之後時人號曰王家故曰王氏太原王琅琊王其後也　自畢公高之後魏信陵君子孫時人以其故王族號曰王家故爲王氏又出北海陳留者則曰舜後其先齊諸田爲秦所滅齊人號爲王家此子姓之王也出河南爲可類氏出馮衍爲鉗耳族出莒州本高麗出安東本阿布思此虜姓之王也又如裴氏出風姓非子之支孫封非鄉邑故爲非邑氏至後世去邑從衣爲裴此一裴也晉平公封顓帝之孫於裴中號裴君此又一裴也又如余顧世本顧國夏商諸侯也以國爲氏又句踐之後別封顧余以邑爲氏上已姓下姒氏不同原也

改氏之原古有以賜而改者如婁項爲劉鄙爲食其李爲獨孤徐爲李是也氏有以嫌而改者如赫連氏以本宗支庶非正統並爲鐵伐氏謝服以出征嫌其姓不祥改爲射氏是也氏有以罪而改者如馬以何羅改爲莽蕭以巴東王子響叛齊武帝改爲蛸唐改武惟良爲蝮貶劉誕爲留是也氏有以避諱而改者如宋以武公名司空改爲司功氏晉以僖侯名司徒改爲司城氏籍避項羽諱改爲席奭避漢元帝諱改爲蓋莊避漢明帝諱改爲嚴弘避唐明皇諱改爲洪是也氏有以音訛而改者如陳爲田韓爲何莘爲辛姒爲似呂爲甫歐爲區雷爲盧是也氏有以省文而改者如鄭爲章邵爲丙邵爲召鄙爲禹是也氏有以省言而改者如盧蒲爲盧閭丘爲

閭即墨爲即鍾離爲鍾馬服爲馬司寇爲寇是也氏有以避仇而改者如端木之後爲木又爲沐墨台之後爲墨又爲怡伍之爲五譚之爲覃力之爲劦牛之爲牢疏之爲太傅章之爲仇是也氏有變夷者賀魯爲周賀葛爲葛阿史那爲史宿六斤爲宿是也氏又有變於夷者如後周宇文改辛爲普屯王爲可頻由爲紇干李爲徒何之類是也

梁時朝士有姓吉者謁尚書令何敬容卒問曰君於丙吉幾世矣答曰如明公之於蕭何一時傳以爲笑愚以爲未可非也韓退之作諱辯以騏期杜度嫌名爲辨愚以爲不必辨也如夏啟之後曰啟帝沃丁之後曰沃黃帝相帝牧之後曰牧相倉頡之後曰頡伶倫之後曰倫八元伯奮之後曰奮仲堪

之後曰堪叔荀之後曰豹顓帝子老童之後曰童八凱隤戲之後曰數叔達之後曰達大臨之後曰臨虞相龍之後曰龍殷相巫咸之後曰咸傅說之後曰說周內史服之後曰服后稷孫鞠之後曰鞠周大夫史篇之後曰篇卿士樊皮之後曰皮王子朝之後曰朝王子狐之後曰狐大夫封昔之後曰昔魯公子展之後曰展公孫茲之後曰茲季孫夙之後曰夙端木賜之後曰賜費宰南遺之後曰遺大夫仲述之後曰述孔門琴牢之後曰牢晉大夫郤犨之後曰犨虢射之後曰射富槐之後曰槐先且居之後曰居畢萬之後曰萬狼瞫之後曰瞫師曠之後曰曠匠麗之後曰麗鄭穆公蘭之後曰蘭公孫印段之後曰段公子豐之後曰豐公子然之後曰然衛出公

輒之後曰輒公子郢之後曰郢齊太公望之後曰望太史激之後曰激公子駱之後曰駱大夫童刁之後曰刁楚子霫熊之後曰熊太子建之後曰建大夫尹渦之後曰渦叔山冉之後曰冉屈到之後曰到霫拳之後曰拳宜僚之後曰僚宋微仲衍之後曰衍公子樂父之後曰樂大夫猛獲之後曰獲華耦之後曰耦吳相伍員之後曰員趙相虞卿之後曰卿以至蒼頡句龍陸終飛廉季隨季騶意如夷吾慶忌將具嬰齊乘疾目夷麋其祝其偃師之類直取其名爲氏此皆三代之人將何所諱耶然則敬容殊不難答但初問爲可笑耳

左氏之春秋傳太史公之史記其載諸國姓氏與夫世次皆有可疑者春秋時諸侯之國凡二百十五可以知其姓與爵者四十有六晉楚之類是也可以知其姓而不可以知其爵者一十有八焦陽之類是也可以知其爵而不可以知其姓者一十有七沈之類是也其爵其姓皆不可得而知者三十有三鮮虞陸渾之類是也然知其姓者亦不可究信如以趙爲羊姓而子長又以爲姬姓以祁姓鄫國爲重黎之後又以爲吳國之後至姜氏爲伯夷之後又以爲四嶽之後是其言亦自相異同矣史記始於黃帝迄於漢武天子世次見於帝紀諸侯世次見於世家夏後爲杞商後爲宋以其世家本紀併考之則其苗裔歷歷皆可考至於滕薛邾郳之屬雖其事見於春秋而其世次之不傳者又不可誣信堯乃舜之從高祖而舜乃妻其女鯀乃舜五世從叔父與舜同爲堯臣湯與

王季同世也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則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而臣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十四世孫紂而伐之必不然矣此子長之論世裔所以爲可疑也

姓氏之說最盛於唐而國姓無定論林寶作元和姓纂而自姓不知所由來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篇又有潁川太守聊氏萬姓譜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狀曰備選舉晉宋齊梁因之故晉散騎常侍賈弼太保王弘齊衛將軍王儉梁北中郎諮議參軍知撰譜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官譜徐官又有百家譜宋何承天撰姓苑與後魏河南官氏志此二書尤爲姓氏家所宗唐太宗命諸

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沖撰大唐姓系錄二百卷釋曇剛有山東士大夫類列三卷路淳有衣冠譜韋述有開元譜柳芳有永泰譜柳璨有韻略張九齡有韻譜林寶有姓纂邵思有姓解其書雖多皆本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皆本左傳然左氏所明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㠯字㠯謚㠯官㠯邑五者而已

漢功臣表多奇姓與名之不避惡疾者如廣嚴侯召歐成敬侯董渠陽夏侯陳豨隆虛侯周竈武疆侯莊不職貰齊合侯傅胡害海陽侯搖母餘曲成侯蟲達芒侯彭跖祁侯繒賀高宛侯丙猜辟陽侯審食其高胡侯陳夫乞脈次侯爰類陽河侯其石捭頃侯溫疥深澤侯趙將夕宋子侯許瘛昌圍侯旅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卿共嚴侯旅罷師閼氏侯馮解散戴敬侯祕彭祖平州共侯昭涉掉尾下相侯洽耳高粱侯戲疥黎頃侯召奴從票侯趙破奴龍侯繆廣德語兒侯樓終古樓虛侯譽順蒙鄉侯逐書楊萬里談晉于寶一吏取禮部韻書下注有干寶曰進曰乃干寶非于也楊大喜曰爲一字師然宋板晉書文選俱作于寶于令升及搜神記周禮注亦俱作于無有稱干者胡承之曰爲字畫相沿之訛而取干子書爲證按春秋有干犖後漢有于吉寶豈其後耶然亦自有于定國安知寶之不爲其後也陸法言廣韻止引干犖而不及寶則部韻亦未知所據也

江甯顧起元

禮議

郊社分合歷代行之亦未有定制漢初天子不親郊文帝始幸雍郊見五畤武帝元光初始定三歲一郊以二月祀泰畤於甘泉三月祀后土於汾陰成帝建始中始罷甘泉汾陰建南北郊於長安哀平間又怵於方士禍福之說而甘泉五畤南北郊一切報罷新莽始爲合祀天地之禮而光武因之唐初猶主分祀大唐六典所載一曰冬至祀圜丘十四日夏至祀方丘至玄宗天寶元年始合祀天地於南郊然有事上帝必先享玄元皇帝於大清宮宋自建隆以後皆主合祀其不

合祀者唯元豐六年一郊我國家聖祖初建圜丘於鍾山之陽方澤於鍾山之陰行之數年而復合祀世宗皇帝乃改建南北郊分祀天地一遵二至之儀易之豫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渙曰先王以享于帝鼎曰聖人亨以享上帝皆不及地祇書肆類於上帝其餘言六宗山川羣神而不及地祇武王克商柴望大告武成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而不及地祇周公卜洛云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釋之者曰郊祭天地故用二牛其社於新邑則自是冢土之祭而非所謂方澤之祭蓋古者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於社故也詩生民篇郊祀詩也而曰上帝居歆昊天有成命小序云郊祀天地而蘇軾以爲終篇告天而不及地據易書詩稱未聞有所謂

分祭地祇者獨圜丘方澤之說見於周禮之大司樂泰壇泰折之說見於禮記之祭法然考之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禮器祭天特牲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又郊特牲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是即周禮禮記所載亦未嘗泛及地祇其圜丘方澤泰壇泰折之說已見嘗於先儒安知其非雜出於漢儒之附會也古者祭天之禮不一有郊有祈穀有雩有明堂至於社則以祭土神故有大社有王社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是列於國中初非有方丘之設與郊位並也天子無外地必畫疆故諸侯皆得設社以祭其所分之土初非謂社爲通祭地祇也古者祭天則必設地

祇之位而日月星辰雨師風伯五嶽四海之神咸在記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此即天地合祀之明驗也

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王肅聖證論以天體無二而郊氏謂天有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爲體稱故說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

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叶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之帝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爲二者按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倣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

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鍾之等以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與圜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爲異圜丘又以帝嚳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注郊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鄭必知是魯禮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衮戴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圜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以明禘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圜丘故以圜丘爲禘也圜丘比郊則圜丘爲大祭法云禘嚳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爲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唯云禘爲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后稷配天見於周頌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以嚳配圜丘詩頌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勤功用故詩人頌之嚳是周之遠祖爲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故詩無歌頌或詩本亦有而後來遺落也

按禮經言郊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然則周之郊以后稷配天之外從祀惟日月而已明堂則鄭氏注謂所祀者五方五帝及五人帝五官配以文王武王而已不祀他神也自秦漢以

來郊禮從祀之神漸多晉太興中賀循言郊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唐圜丘壇位上帝配帝以及從祀通計七百餘座然圜丘所祀者吳天則從祀者天神而已於地祇人鬼無預也自漢末始有合祭天地之禮魏晉以來則圜丘方澤之祀未嘗相涵宋承五代之弊政一番郊祀費資繁重國力不給於是親祠之禮不容數舉遂以后土合祭於圜丘而海嶽鎮瀆山川丘陵墳隰原衍皆在從祀之列於是祭天從祀始及地祇矣至神宗皇祐二年大饗明堂蓋以親郊之歲移其祀於明堂而其禮則合祭天地並祀百神蓋雖祀於明堂而所行實郊禮也然既曰明堂則當如鄭氏之注及歷代所行故以太皞炎帝黃帝少昊顓頊五人帝句芒祝融后土蓐收

玄冥五官神佑祀五帝於是祭天從祀又及人鬼矣建炎以後國勢偏安三歲親祠多遵皇祐明堂之禮然觀儀注所具神位殿上正配四位東朶殿自青帝至南嶽十三位西朶殿自白帝至北嶽十三位東廊自北斗至北隰二百有八位西廊自帝座至哭星一百七十五位又有眾星一百五十八位共五百七十位則北晉賀循所言總三之一唐圜丘所祀三之二耳

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二也太宗伯四類於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春祈來年于天宗天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觀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六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其牲體則實柴其服則玄冕玄端其圭之纁藉則大采小采禮之之玉則一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玉藻十有二旒龍衮以祭玄端以朝日於東門之外則龍衮玄端皆言其衣也衣玄冕之衣則用玄冕矣鄭氏改玄端皆玄冕不必然也虞氏釋國語謂朝日以玄冕然祀上帝以鼎冕而朝日以圭璧與張次設繡一切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衮冕可知矣周禮於常次之次帟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纁藉言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漢武帝因郊秦時朝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魏文帝正月祀日於東門之外則失春分之禮也齊何佟之曰王者兄日姊月焉鄭用二分虛植用立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則融與康成得其義也魏薛靖曰朝日宜用仲秋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朏此尤無據也後周於東門外爲壇以朝日燔燎如圜丘於西門外爲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丈以夕月燔燎如朝日隋唐壇坎之制廣狹雖與後周差異大槩因之而已

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夏以上祀之周棄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爲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柱后稷皆人鬼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

書云皇天后土皇者大也后即厚也古字后厚通用也揚州后土夫人祠塑后土爲婦人像謬也月令云其后土注云顓帝之子孫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

故以爲社左氏亦云此豈以婦人哉予謂其原王者父天母地之說郊祀歌所稱泰壇富壇則直以爲婦人矣

虞書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漢以王莽等奏日月星辰山川海澤六子之卦爲六宗者按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星辰非六宗矣卦是物象不應祭之後漢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者禮無禋地與四時之義孔安國言寒暑日月水旱爲六宗者於理又乖鄭玄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六宗者竝是星辰不應更立風師雨師之位魏劉邵以沖和之氣六氣宗之者氣先於天不合禋天之下系從天有則屬陰陽若無所受何所宗之其間有張迪以六代帝王張髡以宗廟三昭三穆等竝不堪錄後漢孝文帝以

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於義爲當何者按周禮以禋祀昊天上帝則禋祀在祀天不屬別神又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五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

鄭氏以禘爲時祭趙伯循非之按王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之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伯循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經見趙氏所言亦是因禮記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禘爲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至於禘烝嘗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於武公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年禘於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趙氏皆以爲左氏見經中有禘於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之祭祀皆妄以爲禘其說尤不通也

三年一禘之說先儒林氏楊氏皆以爲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祫僖公定公八年有禘遂想像而立爲此說然光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

禘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爲周禮非魯禮也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閟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錫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在春秋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

之僭始於僖也魯頌閟宮三章首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享祀不式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

逸書太社惟松東社惟桐南社惟梓西社惟槐見白虎通社木不同漢有枌榆社宋有楳社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詩以社以方注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民或五家十家爲社是私立之社也然則宰予之言故非謬於古立社義矣

五祀門戶中霤井竈見於儀禮自天子至士無隆殺司服曲禮禮運禮器天子諸侯大夫同之惟五者家之所皆有誰能去之自黃帝立五祀歷代守之無敢或廢世本言湯五祀故曲禮謂天子五祀歲徧康成以爲商制漢志一戶二霤三竈四門五井白虎通義范曄高堂隆劉昭之說皆然後漢魏晉亦皆從之湯五祀戶井竈中霤行有行無門而月令書乃有行而無井康成放之以放隋唐以行代井開元禮祀戶司命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霤以季夏迨林甫詔修月令始復井而紬行蓋以行神較於始行非冬祀也必欲祠行則湯之法去門爲允惟戶卽兼門而井非家國可得廢者若天子之七祀乃有泰厲司命宮正五司七祀自與五祀不相統也且以五祀四至三祀二祀一祀其說尤乖祭法諸侯五祀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乃有厲命而去戶竈大夫三祀族厲門行適士二祀門行庶士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是則家無井竈而士庶無門井矣鄭於祭法大夫與王有別故以周禮解之至於王制大夫五祀乃又以爲有采地者無地則祭三而遽以曲禮爲商禮祭法爲周制其不達乃如此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又自爲立七祀是二七祀矣夫王不過爲羣姓祀爲羣姓祀卽自爲矣烏有二哉記爲羣姓立社又自爲立社故說以爲天子諸侯皆有私社以爲私禱其有是乎乃若宗伯三祀禋祀實柴燕燎則祀天神之三禮酒正之三祀大祀天地宗廟中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小祀司中司命山川風雨如宗伯小祀之五祀康成以爲五行之氣司農以爲五色之帝一云祠祠烝嘗祫或曰展禽之說禘郊祖宗報之五祭五行之氣迎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故禮含文嘉云南郊北郊東郊西郊中郊兆正謀也注言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九里西郊七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兆者作兆域也謀者齋戒謀慮其事也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而外傳楚語謂天子徧羣神品物諸侯祭天地三辰其土山川大夫祀其先禮言五祀及所自出士庶不過其祖諸侯何得及天地三辰哉此又外傳之妄

祭法雩禜祭水旱漢儒謂雩者吁嗟禜者禜域若雩禜兼祭水旱也又按司巫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是雩祭旱也鬯人禜門用瓢齊注引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用牲於門是禁祭水也自秦變古雩禜禮廢漢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巫丈夫不入市昭帝始元六年旱雩禁舉火故雩以祈雨用皁衣禜以祈晴用朱衣雩則閉陽而求諸陰禜則閉陰而求諸陽後漢行雩禮衣皁皆皁帽皁服持羽翳歌雲漢之詩齊梁至隋皆歌雲漢詩梁武帝以雩壇不當在南郊正陽之方移之東郊又謂雩祭燔燎以火祈水於理爲乖改燎爲瘞議郎朱异謂雲漢詩有瘞無燎也大同五年又定祈雨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順氣寒暑三省徭役四卑貴五蠲貧六禮鰥寡七減膳）舞童皁服爲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一章後魏武成帝和平元年雩旱選伎工端潔善謳者歌雲漢每列一章古人救旱之法自七事外若徙市禁屠斷扇官府露坐聽政皆可舉行近世祈雨不知以陰求陰既不反求七事專以僧道法師符醮燒香燒燭燔符燎格祇助其熱不知古人救旱必用女巫今用僧道法師若果術行精至亦亢陽之人非所以求雨後世貴僧道而賤巫古無僧道法師今爲人祈禱是亦巫爾若郡邑急於救旱不得女巫或用女冠比邱尼亦是以陰求陰爲得其義也

蜡與臘異臘也者獵也獵取禽以祭祖故禮臘先祖五祀在蜡後黃衣黃冠而祭謂之息民而蜡則祭日月星辰祠門呂公社皮弁素服以送終爲帶杖以從喪殺所謂大蜡大蜡天子之禮也是以漢唐臘祭徧及五祀蜡則於郊臘則於廟蜡祭宗而不及天祭社而不著地以異於郊也玉燭寶典云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而異祭蓋亦以漢世季冬勞農大饗臘祭宗廟五祠同於一日爾按晉宋舊事魏帝遜位祖以酉而臘以丑高堂隆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者爲祖而衰臘故木行之君子祖辰臘火以午戌木以卯未金以酉丑土以戌辰今魏土王宜以戌祖辰臘博士秦靜謂古禮歲終祭蜡皆有常日而無正月祖祭之文漢以戌臘而以寅正午日祖蓋非經義黃精之君盛德在位而坤位於西南辰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爲歲初祖祭之行惟丑者土之終宜如前未祖而丑臘魏名臣奏司農董遇之議亦謂土行之君宜以未祖丑臘而魏臺訪議臣崇所議月令左氏俱不著日師說惟以盛祖而終臘此即隆之說也厥後宋德以水故子祖而辰臘周以十日祭神農伊耆下至毛介於五郊五方天地星宿四靈五帝五官獄鎮下至原隰分方而合祭之故隋初因以孟冬丁亥蜡百神失厥所謂至開皇始以建丑用臘貞觀十一年房玄齡復按月令蜡法惟祭天宗其五天帝五人帝五地極俱非古典請除之而以季冬前寅蜡百神南郊以卯日祭社稷於社宮以辰臘饗宗廟五祀及開元定禮乃命三祭皆從臘辰以應土德益失之矣（百六神典所以季冬臘前寅明夜明神臘祭后稷伊耆五官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獄鎮海濱五田畯青帝祝朱帝蜡蟲蝗虫玄武五方山川以至昆蟲一海百濱八十七畯）

宋朝乾德元年蓋用戌臘而以前七日辛卯大蜡和峴以爲蜡者臘之別名遂援開元之事而以今所行者爲非於是三祭同用戌又按蜡之八神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

表蹤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鄭氏以禽獸爲猫虎無百種而
登以昆蟲按昆蟲無作乃祝辭呂希哲雜記可考也
釋奠釋菜古禮僅存而行於學歐陽公記襄州穀城縣夫子
廟有云釋奠釋菜經之略者也古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
學者必釋菜以祭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奠有
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祭又略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
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余因攷之禮凡學官
春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
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天子視學適東序
釋奠於先老見文王世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
告見王制皆言釋奠必於學春官大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何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
祝號舍奠於祖禰亦如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鼓
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則在祖禰亦云舍奠也始立學者既
興器用幣然後釋菜見文王世子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
菜見月令大學始教皮弁祭菜見樂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
舞見春官凡皆言釋菜也而亦莫不於學士昏禮若舅姑既
歿後則婦入三日乃奠菜士喪禮君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
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於門內春官籥人乃舍奮於四方以
贈惡夢註謂猶釋菜萌菜始生則祭禮皆有釋菜也鄭人以
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又以見釋菜奠
幣孔氏以爲直奠置於物萬氏以爲釋其所執之物而祭之

故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薦矣菜特用菜而已儀禮疏奠
之爲言停也停饌具而已又按周禮註鄭司農云舍菜謂舞
者皆持馨香之菜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贄見於師以
菜爲贄菜直謂蔬食菜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
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玄謂舍即
釋也采讀爲菜菜蘋藻之屬呂氏春秋注舍猶置也初入學
宮必禮先師置菜幣於前以贄神采菜兩音而異義矣
禮太牢謂牛羊豕具少牢謂去牛惟用羊豕人遂以牛爲太
牢羊爲少牢不知太牢有羊豕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曰
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嘉祐雜志
載劉禹錫判太僕供祫享太牢祇供特牛而不供羊豕其承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誤如此觀唐人小說呼牛僧孺爲太牢呼楊虞卿爲少牢東
都賦太牢饗注牛也此謬已久矣
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爲九命春秋說有之一曰車馬二曰
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鈇鉞八
曰弓矢九曰秬鬯皆天子制度尊之故錫與但數少耳漢儀
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
有功乃加九錫瓚曰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
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當也當受進賢之一錫尚書大
傳云三適謂之有功錫以車服弓矢是也據此則車馬也衣
服也弓矢也又謂之三錫矣易師之九二王三錫命是也況
諸侯賜弓矢乃得專征伐今三適特進賢耳安得越錫弓矢

遽專征伐亦恐不然或當是車馬樂器也因其適得貢人者三故亦錫之者三既曰車服弓矢而又謂之一錫亦非也

反坫鄭注爲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與按郊特牲旅樹反坫內則曰士於坫明堂位曰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士虞禮僎於西坫上則累土而爲之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鄭氏以坫之反異於經文矣

奠鴈古禮也詩云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親迎執鴈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爲僭大夫相見執鴈昏禮既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士宜執鳧奚執大夫之鴈取其攝盛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鴈失不再偶可謂祥乎冠禮三加幞頭服公服革帶納韡執笏與此同義

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誨焉束修非謂脯贄也蓋言自行束帶脩飾之禮以上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修得宿衛漢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梁商曰王公束脩厲節賈堅曰吾束脩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此可證然古自有指脯贄爲束脩者檀弓束脩之問不出境穀梁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是也

漢書陳勝傳袒右稱大楚師古曰袒右者脫右肩之衣當時取異於凡眾也周勃令軍爲劉氏者左袒爲呂氏者右袒蓋其義亦本於禮也禮曰獻民庸者操右袂謂所以防異心也則操右袒者爲庸所以別左之歸正也儀禮凡事無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禮大射皆袒左惟覲禮云右肉袒注云刑刑宜施於右也王孫賈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

太祝辨九摔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摔六曰凶摔七曰奇摔八曰哀摔九曰肅摔注以拜頭至地爲稽首拜頭叩地爲頓首拜頭至手爲空首今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顙蓋謂兩手拱至地如衡然故謂之平衡下衡者首下手而稽留也故曰下衡曰稽首稽顙則首至地而稽留也頓首者首頓於手而即起如叩物然也空首者手雖至地頭不至手但空其首而已也禮注似未盡振動注云戰慄變動之拜記疏曰謂敬懼故爲振動蓋是感恩服罪倉卒致謝之狀鄭注謂王動色變爲振動恐非吉拜凶拜皆喪拜也雜記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注曰拜而後稽顙爲吉拜謂齊衰不杖期以下者言稽顙而後拜爲凶拜謂三年服者言是也奇讀爲奇耦之奇謂一拜也如儀禮賓拜洗拜告旨拜執爵興不言再拜者及士見大夫於其入也一拜皆爲臣者贄摯再拜主人答一拜之類皆奇拜也鄭氏曰哀讀爲報謂再拜義未詳肅拜跪一拜也手不至地頭不至手爾左傳卻至三肅使者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是也鄭注謂特揖非是蓋拜也者服也服而俛伏以

至敬順也稽首頓首空首肅拜以淺深言者也振動者以形狀言者也吉凶者以節度言者也奇褒者以數言者也

宋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徧詢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趙問所出因以太和中幽州司馬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爲證葉氏燕語正舉此且云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阻薛簡肅公問即服袞冕陛下當爲男子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陋矣簡肅亦適幸其言偶中耳汪聖錫端明作燕語證誤又云漢書周昌傳呂后見昌爲跪謝周宣帝詔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其時婦人已不跪矣故特有是詔云始於則天非也又按吳越春秋女子知子胥非常人長跪以餐與之則知女子長跪事不獨始於古詩矣

書稱舜曰五十陟方乃死禮曰天子登遐釋詁曰隲假格陟躋登升也則登遐升遐同文舜爲陟方自是南巡猶凡行必謂陟蓋往而升也不謂地有高下而陟降異詞周公稱成湯者禮陟配天自是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不宜遂以爲陟而死也

今人死以紙覆面小說以爲起於春秋吳王夫差臨終曰吾無面目見子胥爲我以帛冒之此說恐非只是記曰人死斯惡之矣當是孝子不忍他人惡其親之意今包筲謂之糧罌瓶者因夷齊餓死後人恐其魂饑而設五穀之裝故禮記曰重生道也起於商今靈前有看果乃五代周祖靈前雕香爲之形色與眞無異今焚燒用楮錢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以紙爲之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果錢實起於此也

以人殉葬見於黃鳥之詩秦穆公事也及讀史記秦本紀武公葬雍之平陽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又曰至獻公元年方止則知武公而下十有八君皆有殉焉其來遠矣惟黃鳥彰彰者爲惜三良且殉者百七十七人多故也

左傳魯哀公會吳伐齊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注云虞殯送葬歌曲哀死也是知送葬之歌自古有之莊子曰紼謳司馬彪注曰紼引柩之索也引紼而謳者即挽歌也所以促人齊力也事始以起自田橫非也自周時有之按漢書齊王田橫自刎門人不敢哭故爲薤露蒿里之歌至漢武帝李延年分爲二章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故亦爲挽歌云

謚法言起於周公恐前此已有之但至周公敘謚法增廣之耳堯曰神宗堯之先又有文祖藝祖湯曰成湯又曰武湯曰烈祖曰高后曰高祖曰神后曰武王守成之主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是觀之謚與廟號周公前固有之矣

謚法白虎通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春秋之世周齊晉衛君及卿有謚大夫無謚若羊舌肸祈奚蘧瑗之類

俱無謚也魯大夫亦有謚如臧文仲郈昭伯之類俱有謚也秦楚宋鄭卿無謚如百里奚孟明子文孫叔敖華元子罕子皮子產子太叔之類俱無謚也吳越君臣俱無謚如闔閭句踐之類俱無謚也戰國君有謚臣無謚秦有天下君以世臣無謚漢制列侯比於春秋有謚其無爵者不謚故西漢之世雖嗣侯亦謚也東漢之世雖三公亦不謚也晉渡江而後用司徒導言命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東晉始也處士之有謚自苻秦之於張忠公孫永始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始也婦人從夫之謚也其別謚者則自周穆王之哀淑人始也臣有三謚則衛侯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生而預謚則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戰國之臣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死無謚然生而有美號者武信武安剛成諸君文信侯之類是也春秋之世出奔而仕他國者有謚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也崔杼欒盈身爲僇矣族已滅矣豈其故臣而爲之謚抑左氏自立之也

齊太子穆妃將葬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顏延之爲王球作墓誌以其素族無名誄故也按魏侍中繆襲葬大父母記姓名歷官姻婭於墓下西京雜記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刊石埋墓前又考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王史威長死葬銘又孔子之喪公西赤爲讚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爲識焉說者謂識誌也又闔閭墓中石銘莊子衛靈公沙丘石槨銘今古帖有比干墓銘文心雕龍云飛廉有石槨之銘據此則非始於延之也

今書銘旌墓誌用單字不用雙字亦出於古臨淄人發古墓得桐棺前秘外隱起爲隸字云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也見酈善長水經注亦有用雙字者若吳公子札碑曰於乎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此孔子篆書君子或作季子張元禎爲陳彥成撰思禮堂記其曰周禮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殊不知周禮冢人主凡祭於墓戶則墓祭之禮周公已立之矣又曰漢之時已有墓祭殊不思孔子葬泗上子貢廬冢三年魯世以歲時祠孔子冢則春秋以來有之矣況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如時祭祀則是孔子亦有墓祭之說矣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江甯顧起元

律支

樂在古者東戶氏有歌而無譜葛天氏有廣樂歌有八終祝誦氏驄弇州之鳴鳥作樂屬續朱襄氏令士達作五弦之瑟令曰來陰陰康氏有大舞見路史伏羲有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有扶持亦曰下謀見帝系譜孝經緯伏羲有約同之詠伊耆氏有蕢蕢之音見隋樂志黃帝有咸池亦曰大咸見周禮少皞有大淵見帝王世紀顓頊有六莖帝嚳有六英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周有大武周公作勺又有房中之樂見文獻通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樂府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成周盛時大司樂以黃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報祀天地百神若宗廟之祭神既下降則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迨秦焚滅典籍禮樂崩壞漢興高帝自制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爲歌辭史記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文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班固漢書則曰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箱坐定奏永安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後儒遂以樂府之名起於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爲樂府令豈武帝始爲新聲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享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雖載方册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以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唐宋享國最久其辭亦多純雅南渡後夾漈鄭氏著通志樂略以爲古之達禮有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仲尼所刪之詩凡燕享祀之時用以歌之漢樂府之作以繼三代因列鐃歌與三侯以下于篇亦無其辭後太原郭茂倩輯樂府百卷繇漢迄五代蒐輯無遺金華吳立夫謂其紛亂龐雜厭人視聽雖浮淫鄙俗不敢芟夷近豫章左克明復編古樂府十卷斷自陳隋而止中間若後魏楊白花等淫鄙之辭亦復收載是亦未得盡善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班古前志曰六律五聲七始左傳晏子亦曰七音八風九歌解曰七音七始蓋指五音加變宮變徵也二變之意始見於此其實二變之說爲夷則無射調也淮南子乃以角生應鍾爲和應鍾生蕤賓爲繆和繆非正爲變宮變徵殊不知角生應鍾即爲變角應鍾生蕤賓即爲變羽況去宮徵已隔數律六律旋宮之法往而不反者也與宮徵何涉哉及考其律管乃候氣之法而非旋宮之法蓋候氣自黃鍾而太而夾以至應鍾旋宮自黃鍾而林而太而南以至仲呂二法彼此不相

爲用乃今以候氣爲旋宮何也西山新書苑洛直解信之不疑又從而附會之過矣

樂有堂上堂下古今所同也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堂上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堂下也有虞之制也商頌曰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鼗鼓淵淵嘒嘒管聲堂下也既和且平依我磬聲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堂上也有商之制也周之雅頌具在止有堂上升歌而無堂下詩章燕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即堂上也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說者曰有聲無辭即堂下也有周之制也以是考之則鍾磬琴瑟詠以樂章和以人聲爲堂上升歌之樂鞉鼓笙鏞籥管祝敔塤篪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但有譜奏不用人聲爲堂下之樂漢魏而下不問堂上下俱有歌章而其器物鍾磬琴瑟箏筑箜篌琵琶鏞管笙篪鼗鏞鼓一槩混用堂上下之義不復可辨又有鼓吹短簫鐃歌皆軍中馬上道路所奏通謂之鼓吹或以給賜臣下此又堂下之變也

儀禮燕禮曰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則燕饗之有樂也王制曰天子食舉以樂大司樂王大食皆奏鐘鼓此食舉之有樂也漢明帝定樂二曰雅頌三曰黃門鼓吹者皆燕射及宴羣臣之所用也又有殿中御飯食舉七曲太樂食舉十三曲然世皆不傳唯晉荀勖所定歌章具存唐貞觀初新定十二和之樂其曰天子食舉及飲酒奏休和受朝奏正和正至禮會奏昭和皇太子軒縣出入奏承和而史亦亡其辭迨宋建隆中始作朝會樂章載之于史

鼓吹者短簫鐃歌蔡邕曰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勒士諷敵也周官曰師有功則凱樂左傳晉文公勝楚振旅凱而入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歌雍門周說孟嘗君鼓吹于不測之泉說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籟之屬非簫鼓合奏別無一樂之名也然則短簫鐃歌此時未名鼓吹矣應劭漢鹵簿圖惟有騎執菰菰即笳不云鼓吹而漢代有黃門鼓吹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與魏代鼓吹長簫伎簫伎錄並云絲竹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合作執節者歌又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爲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爲騎吹二曲異也又孫權覩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應是此鼓吹魏晉代給鼓吹甚輕牙門督將五校悉有鼓吹晉江左初臨川太守謝摛每寢夢聞鼓吹有人爲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當得死鼓吹摛擊杜弢戰沒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馮謝尚爲江夏太守詣安西將軍庾翼於武昌諮事翼以鼓吹賞尚射破便以其副鼓吹給之齊梁至陳則甚重矣各製曲詞以頌功德焉隋以後賞賜之制亡矣

奏凱歌詞其來已久按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大司馬曰師有功則愷樂獻於社郊康成云兵樂曰愷獻

功之樂也是則軍禮之有愷樂其來尚矣若夫鼓吹鐃歌橫吹之名則起於漢崔豹古今注云漢樂有黃門鼓吹之一章亦以賜有功是則鐃歌與橫吹得通名爲鼓吹曲但所用異爾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鐃歌又有橫吹曲二十八解然辭多不傳曹魏嘗改漢鐃歌爲十二曲而辭率矯誕厥後柳宗元進唐鐃歌洪武中宋濂擬宋鼓吹雖如魏之曲數而辭義殆過之矣

頌者奉神明之音不可他用可他用非頌矣周禮蜡祭則歔幽頌以息老物蓋指良耜諸篇也以幽繫之頌又以爲籥歔于義未允外傳曰金奏肆夏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夫元侯與祖宗同音周公制作恐不如此之謬蓼蕭湛露之雅尚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不足以酬元侯耶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執競也渠思文也夫思文祀天之詩執競祀三后之詩時邁巡狩祭告之詩遺此大義而附會於九夏之說何也近臣注疏多以臣工諸篇爲戒農官絲衣爲飲酒訪落小毖爲延訪羣臣皆不得頌之義矣

鄭夾漈曰雲門大咸大韶大濩大夏大武凡六舞之名當時皆無辭故簡籍不傳晉荀勖使郭瓊爲舞節張華爲樂章自此以來舞始有辭有辭失古道矣愚謂無詩則無聲無聲則無容是詩與聲容者一貫之道也雲門五辭不可考而知矣大武六詩其辭俱在武一章春秋傳以此爲大舞之首章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作此詩以奏之所謂武始出而北也酌一章酌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爲節而舞所謂再成而滅商也般一章般旋也嚴氏謂與酌賚一體所謂三成而南也象一章即維清緝熙小序以爲奏象舞所謂四成而南國是疆也賚一章賚予也大封於廟也所謂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也桓一章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所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也詩章具在夾漈未之深考耳

笙詩有辭有聲如其有聲無辭宜曰笙調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宋公享公孫昭子賦新宮將謂管亦有聲無詞耶其謂斯干爲新宮者非也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瑟以詠笙鏞以間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笙皆有詩也歌詠之聲依之律和之自后夔以來未之有改也是故升歌三終鹿鳴三詩也笙入三終南陔三詩也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六詩也合樂終則三南六詩咸聲偕作矣於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皆謂之歌而可謂之有聲無詞耶凡樂四節首節歌也比歌以瑟也二節笙也輔笙以磬也三節歌笙相禪也四節鄉樂也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皆有聲有詞鼓琴鼓瑟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

漢時樂雅鄭參用而鄭爲多魏於荊州獲漢雅樂古曲音調存者四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而班佐延年之徒以歌聲被寵復改易音辭止鹿鳴一曲晉初亦除之又漢代短簫鐃歌樂曲三國時存者有朱鷺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巫山高將

進酒之類凡二十二曲魏吳稱號始各改其十二曲晉興人又盡改之獨玄雲釣竿二曲名存而已漢代鼓舞三國能存者尚有殿前生桂樹二曲其辭則亡晉以來新曲頗取隋初盡歸清樂至唐武后時舊曲存者如白雲公莫巴渝白苧子夜團扇懊憹石城莫愁楊叛烏夜啼玉樹後庭花等止六十三曲唐中葉聲詞存者又止三十七有聲無詞者今不復見矣唐歌曲比前世蓋多辭見於今者皆十三四世代差近爾故也

明堂位言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周禮韎師掌教韎樂韎即昧也獨西戎北狄之樂不見於經耳然觀隋唐所謂燕樂則西戎之樂居其大半鄭夾漈以爲雅頌亦自西周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凡清樂妙舞未有不自西出者八音之音以金爲生五方之樂惟西是承雖曰人爲亦莫非稟五行之精氣而然是固一說也愚又以爲自晉氏南遷之後戎狄亂華如苻氏出於氐姚氏出於羌皆西戎也亦既奄有中原而以議禮制度自詭及張氏據河右獨能得華夏之舊音繼以呂光禿髮沮渠之屬又皆西戎也蓋華夏之樂流入於西戎西戎之樂混入於華夏自此始隋既混一合南北之樂而爲七部伎所謂清商三調者本中華之樂晉室播遷而入於涼州張氏亡而入於秦姚氏亡而入於江南陳亡而復入北其初固本不出於西戎也

有娀氏二女居九成之臺得天燕覆以玉筐既而發視之燕遺二卵飛去不返二女作歌始爲北音禹省南土會山之女令其媵候禹於會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爲南音夏后孔甲出於東陽貢山天大風晦入民室其主方乳或曰后來良日也必吉或曰不勝之必有殃孔甲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後折僚斧斷其足孔甲曰嗚呼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周昭王之右辛餘靡有功封於西翟徙西河而思故處始爲西音所謂四方之歌風之始也若在朝而奏者被之鐘鼓管籥爲雅頌秦青響遏行雲虞公梁上塵起韓娥之音繞梁三夜臨乘老姥傳谷數日絲聊王豹之流皆古歌之聖者然亦單歌不合樂以後江南子夜前溪團扇懊憹之屬是其遺響唐妓女所歌王渙之高適及伶工歌元白之詩皆是絕句宋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詞今之南北曲凡幾變而失其本質矣唯吳中人櫂歌雖俚字鄉語不能離俗而得古風人遺意也

爾雅曰徒歌曰謠說文謠作𦍒注云𦍒从肉言今按徒歌謂不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𠂤曾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𦍒以其言出自其曾臆不由人教也晉孟嘉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即說文肉言之義也古樂府爲時人所擬者稍舉其略練時日青陽朱明西顥玄冥天馬天門景星日出入天地惟泰元齊房朝隴首象載瑜赤蛟漢郊祀歌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擁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有所思芳樹上邪君馬黃雉子斑臨高臺遠如期石留玄雲黃爵竹釣竿篇漢鐃歌殿前生桂樹樂天

長渙鞞舞歌白鳩碣石獨鹿淮南王音拂舞歌黃鵠吟隴頭吟望行人折楊柳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豪俠行梅花落紫騮馬驄馬雨雪劉生古劍行洛陽公子行音橫吹曲相和歌吳歌陌上桑鳳將雛碧玉懊儂子夜長史變阿子歌聞桃葉團扇公莫舞白紵舞晴護烏夜啼石城樂莫愁樂襄陽樂壽陽樂棲烏夜飛三洲吾宋雜歌估客樂錫叛兒襄陽蹋銅蹄上聲常林歡玉樹後庭花黃鵠留金釵堂堂齊梁以後雜歌其它尚不可勝紀此其尤著者也若唐世樂歌雅盛第長孫無忌傾孟樂玄宗霓裳羽衣曲荔枝香梨園法曲涼州甘州伊州爲最有聲若花間草堂所載抑又煩矣

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考工記曰善坊者水淫左傳曰星在歲紀而淫於玄枵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逖同逖成言樂之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逖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耳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涼州今轉爲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其實從西涼府來也凡此諸曲唯伊涼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如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守管弦聲欵逐側商調裏唱伊州鈿蟬金鴈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公子邀歡月滿樓雙成揭調唱伊州嚮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胡部笙歌西部頭

梨園弟子和涼州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空數米嘉榮霓裳奏龍唱梁州紅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聽得涼州雙管逐丞相新裁別離曲聲聲飛出舊梁州只愁拍盡涼州板畫出風雷是撥聲一曲涼州今不清邊風蕭颯動江城滿眼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梁州曲昨夜蕃軍報國仇沙州都護破梁州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皆王建張祜劉禹錫王昌齡高駢溫庭筠張籍諸人詩也

古樂府有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朱鷺呪鼓飛於雲末徐陵詩有鳧鐘鷺鼓之句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騮騎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爲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玄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眼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與朱鷺飛雲末事相叶可以互證捕樂府解題之缺也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秦再思紀異錄云琴譜胡笳曲者本昭君見胡人卷蘆葉而吹之昭君感之爲製曲凡十八拍觀國以爲董祀妻蔡琰文姬爲胡騎所獲歸作詩二章今世所傳胡笳曲十八拍亦用文姬詩中語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所撰以寄文姬也紀異謂昭君製曲則誤矣王荊公作集曰胡笳十拍首言中郎有女能傳業者寄蔡文姬也王昭君未嘗有胡笳曲傳於世以上皆王說按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並蔡琰作又按蔡翼琴曲有大小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名沈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

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代李良輔廣陵止息譜序曰契者明會合之至理殷勤之餘也李肇國史補曰唐時有董廷蘭善沈聲蓋大小胡笳云以此校之觀國謂非文姬所撰亦非矣又按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昭君三十六拍胡笳昭君二十六拍清調昭君九拍獨調昭君十二拍吳調昭君十四拍杜瓊昭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則昭君亦有胡笳但拍數不同耳庾信詩云右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觀國謂昭君不能製曲又非也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嶠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

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曲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爲其腔而名霓樂羽衣曲諸說各不同宋沛中遊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宋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也

國史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爲之凡畫奏樂止能畫一聲不過金石管弦同用一字耳何曲無此聲豈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佗舉動拍法中別有奇聲可驗此亦未然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樂天詩云中序擘騞初入拍中序即第九疊也第三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即知其妄也或說常有人觀畫彈琴圖曰此彈廣陵散也此或可信廣陵散中有數聲佗曲皆無如潑撥聲之類是也

蜀檮杌記王衍十四年俳優有唱康老子者問李昊等其曲所出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落拓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游一旦家資蕩盡容悴而卒樂工歎之因爲此曲又名得至寶按樂府雜錄亦云康老子者嘗與國樂狎蕩家偶一老嫗持舊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何處得此至寶是冰蠶絲所織暑月陳於座一室清涼即酬千金康得之還與國樂追歎不經年復盡康卒樂人

歎之製此曲亦曰得至寶又曰得寶子然則得寶子之名樂府方備唐英亦未能詳也　一說明皇新寵楊太眞語宮人曰朕得妃子如得至寶遂因製爲此曲

曲名有解紅者今俗傳爲呂洞賓作見物外清音其名未曉和凝集有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紅一曲新教成兩箇瑤池小仙子此時奪卻柘枝名樂書云優童解紅舞衣紫緋繡襦銀帶花鳳冠蓋五代時人也焉有呂洞賓在唐世預塡此腔耶

樂苑云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掘柘枝此舞因曲爲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之花折而後見對舞相呈實舞中雅妙者也段成式寄溫庭筠雲藍紙

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寄相思待將袍襖重鈔了寄盡襄陽掘柘詞

女樂之興本于巫覡周禮所謂以神仕者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巫咸在上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用國觀楚辭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悅神其衣被情態與今倡優何異伊尹書云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以也晉夏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雅麗歌舞輕徊其解佩褪紳不待低帷昵枕矣其惑人又豈下於陽阿北里哉

教坊家有部有色部有部頭色有色長部如法部胡部之類色如雜劇色觸簗部舞旋色參軍色之類諸以雜劇色爲首雜劇用四人或五人末泥色主張引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收孤老其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見宋人灌園古杭夢遊錄

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漢志云律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之長蓋一黍約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周禮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爲尺矣故歷代以周尺爲古尺漢有劉歆銅斛尺蔡邕銅籥尺建武銅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田父玉尺梁表景尺晉始平古銅尺汲冢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水尺官尺後魏元延明尺梁劉曜土圭尺五代王朴律準尺宋和峴尺太府布帛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晉荀勖依周禮制尺謂之晉前尺與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祖沖之銅尺汲冢玉律尺其度皆合隋志以其與周尺同因以校諸代之尺田父玉尺梁表尺加勖尺七釐漢官尺加勖三分三釐始平銅尺杜夔尺加勖四分渾儀尺加勖六分四釐蔡邕銅籥尺加勖一寸五分八釐元延明尺加勖五分八毫開皇水尺加勖一寸八分六釐劉曜土圭尺加勖一寸五分夫史臣稱勖推考百代之法術極精密及阮咸聽其所造之樂則又以鍾律聲高樂音哀思及得始平古銅尺果長勖所造四分是豈可以勖所造獨是而諸代盡非也宋仁宗朝詔丁度詳定鄧保信等所定律尺則以和峴之景表尺爲長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長二分比景尺短四分有奇胡阮保信及李照所用太府寺布帛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用然則鍾律尺度之中將有所據而爲定依也

古樂器其始作樂有可攷其見於論辨者不載今按古記一疏注之歌舞山海經曰帝俊八字始爲歌舞孟頻帝王統錄曰陰康氏作舞呂氏春秋云陶唐氏作舞胡舞風俗通曰漢靈好胡舞鼓吹蔡邕禮志曰鼓吹岐伯所作以揚其德也鼓禮記曰土鼓蕢桴伊耆氏之樂也鞞鼓呂氏春秋曰帝嚳令抃卜作鼓鞞又曰倕作鞞鼓部鐘山海經曰炎帝之孫伯陵因鼓遂爲鐘磬世本曰毋句作磬篪簫禮記曰夏后氏句龍作篪簫直曰篪橫曰簫用縣鐘磬也鐸鼗子曰禹之治天

下也宣人事者振鐸角馬融曰黃帝會羣臣於太山作清角之音琴世本曰神農作琴廣雅曰伏羲氏琴長七尺二寸上有五弦禮記曰舜作琴瑟世本曰庖羲氏作瑟史記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帝悲禁之不止改其瑟爲二十五弦山海經曰帝俊子晏龍始爲瑟也箏風俗通曰箏五弦筑身今并梁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也或曰蒙恬所造也箜禮記曰伊耆氏作葦籥籥禮記曰女媧氏作簫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世本曰女媧氏作笙箏世本曰隨作箏女媧氏臣也塤世本曰商辛作塤宋衷曰商辛周平王之諸侯也周禮小師均教吹塤篪世本曰蘇成公作篪宋衷曰周平王時諸侯也古史曰古有篪尙矣蘇成公善篪按蘇公作何人斯引塤篪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咏亦未知果善篪否也笙篌釋名曰師涓所作靡靡之樂蓋空國之侯淫聲也史記曰武帝祠太一后土始用樂笙篌自此起續漢記曰靈帝作笙篌筑史記曰高漸離善擊筑則戰國前已有之矣

後漢禰衡傳云衡方爲漁陽參撾蹀躞而前注云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槌自蹋地來前蹈厲足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槌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槌自衡始槌及撾並擊鼓杖也參槌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音云參七紺反後諸文士多同用之據此詩意以爲參曲奏之名則撾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撾而去是知參撾二字當相連而讀又按楊文公談苑載徐鍇至中書舍人尤嗜學該博領集賢學士校秘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爲操蓋章貞之變鍇曰非可以一例改漁陽摻者音七鑑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參撾鼓歌詞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城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余謂槌撾一也故或用槌字然參字當如徐說音七鑑反三撾鼓也以其三撾故曰謂之摻故唐李義山聽鼓詩云欲問漁陽摻時無禰正平古詩云必投潘岳果誰參禰衡撾亦以去聲讀之也沈存中筆談論廣陵散云散是曲名如摻弄摻淡序引之類乃引潘岳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書云聽廣陵之淸散則知散爲曲名明矣所謂漁陽摻者正如廣陵散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楊誠齋詩曰天上歸來已六更固知宋事不知何有六更也蟬精雋云宋內五鼓絕梆鼓遍作謂之蝦蟆更其時禁門開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如方外之攢點即今之發擂耳

記里鼓車沈約宋書不著作者劉宋高祖平姚泓所得行每一里木人擊鼓一椎按柳子厚有記里鼓詩楊鐵崖有賦云盧輪彪軫橫轅倚輗平廂互搆低高間施木鐫象以正立手潛奮而有攜列鼓鍔於上下各叩擊以司時始越里以一發繼蓬蓬而運規途倍五以至十鏗金聲以應期縱征行之徐疾咸適節而合宜雖亭堠之旁羅已默測而先知此車制之大槩也

古之銅鼓鑄異獸形爲飾以高大爲貴面闊丈餘出於南蠻

天竺國馬援征交趾得而鑄爲馬式後有大中小之製廣西岑溪縣有銅鼓神廟南甯志馬援銅鼓形如坐墩而空其下滿腹皆細花紋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拊之聲如鞞鼓又雷州天甯寺銅鼓高二尺四寸徑四尺餘形極精緻通典云南雄諸蠻欲相攻擊則鳴此鼓到者如雲家有鼓者號曰都老或云諸葛亮散埋銅鼓以厭蠻廉州志亦云孔明征蠻之具其所云中小銅鼓以革冒一面而擊之聲亮不下鳴鼉今則懸而擊之者也觀石鼓可以蒙皮而擊則銅之蒙革無不可矣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按玉直方詩話引子瞻白樂天溫庭筠半夜鐘句爲證詩眼又引齊武帝景陽樓有

三更鐘丘仲孚讀書限中宵鐘阮景仲守吳興禁半夜鐘爲證唐書柳公綽傳亦載人定鐘事又墨客揮犀又引于鄴詩遠鐘來夜半皇甫冉詩夜半隔山鐘爲證野客叢書又引司空文明詩杳杳疎鐘發中宵獨聽時玉建宮詞未臥常聞半夜鐘陳羽詩隔水悠揚半夜鐘許渾詩日照千山半夜鐘爲證且引江南野錄載李昪受禪之初忽夜半一僧撞鐘滿州皆驚召將斬之曰偶得月詩云云遂釋之或者謂如野錄所載則吳中以半夜鐘爲異矣然所謂半夜鐘蓋有處有之有處無之非謂吳中皆如此也

管子曰黃帝作五鐘以正五聲所以分五行也許氏辨鍾爲酒器而鐘爲樂鐘考景鍾咏鍾其銘皆作鍾不從童也惟寶咏鍾作鐘是知古者於此不一其書矣

徐廣車服儀制云角前世書記所不載而黃帝內傳云玄女請制角二十四說文及晉書志通禮義纂亦云然又云請制旗幟以象雲物鑄鉦鐃以擬雹聲鼓鼙以當雷霆皆玄女之所請而徐儉角賦以爲帝會羣臣所作謂角者非也按周禮以鼖鼓軍事六典樂錄說者云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帝命吹角爲龍吟御之馬融又云出吳越谷儉黃帝會羣臣於泰山作清角之音似兩鳳雙鳴二龍齊吟丹虵繞首雄虹帶天橫吹雙角之實不過如此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軍士多思歸於是減爲中鳴尤更悲切故有長鳴中鳴吹角三部云晉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畫長鳴角雙幡旄副

是其遺制也

宋韋禹錫道州鼓角樓記云鼓角之制其來遠矣肇黃帝之御宇戰蚩尤於涿野克壯乎虎旅取象乎龍吟爾後始備於鹵簿嗣定於雅樂前征烏蠻之國遂寢於兜勒之曲後分熊軾之寄乃限於天驕之奏故有屹聳湖之峻雉敵雲構之飛譙三吹之調切深七萃之師咸肅丕顯乎威武厎甯乎邊鄙則知聖人備物制用其利溥哉近世胡祭酒儼云畫角之曲曹子建所作其詞云爲君難爲臣難難又難其說甚新然不著出處諸書亦不見其事按陳氏樂書文獻通考事物紀原最爲博引亦不載其事韋禹錫此記徧徵鼓角前事可謂無遺曹植名人豈應遺漏胡氏此說似爲無稽恐出俗口不載

典册未可據也如近代傳雙陸爲子建制洪邁雙陸譜云世傳爲曹植制非乃知典册所不收者皆俗傳之妄耳

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其所用者唯黃鵠雙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按魏晉之世有孫氏弘善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故傅玄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異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今古而無儷何但於齒牙同契哉唐樂所載有大橫吹部小橫吹部

白樂天齊簫詩翦削乾蘆插寒竹九孔漏聲五音足又云指點之下師授聲含嚼之間天與氣即今頭管又牧童剝楊樹皮卷成觱篥以竹爲管而吹之亦有用桃皮者即所謂桃皮蘆管之製古名管木其聲應笳笳橫吹之南蠻高麗之樂也廣西苗用蘆葉即蘆笳蘆管之類也觱篥本名悲篥聲悲胡人以角爲之以驚中國之馬後乃以笳爲首以竹爲管所法者角音故曰角即今畫角革角長五尺形如竹筒唐鹵簿軍中皆用之或竹本或皮乃胡器也

箏秦聲傅玄曰蒙恬所造有彈箏搊箏臥箏高麗樂五弦箏見風俗通十二弦箏十三弦箏見唐樂志又宋文帝賜何承天銀裝箏唐清樂有雲和箏又有軋箏古之善箏者郝索謝常桓伊何承天辛宣仲陸大喜見通考又索成宗伯夷善鼓箏見燉煌寶錄

古者造琴之法削以嶧陽之桐成以槩桑之絲徽以麗水之金軫以崑山之玉雖成器在人而音含太古矣蓋其制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朞之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弦有五象五行也腰廣四寸象四時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象天地也徽十有三象十二律也餘一以象閏也其形象鳳而朱鳥南方之禽樂之主也五分其身以三爲上二爲下參天兩地之義也司馬遷曰其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由是觀之則三尺六寸六分中琴之度也八尺一寸大琴之度也至於弦之數先儒謂伏犧氏以五蔡邕以九孫登以一郭璞以二十七琴頌以十三揚雄謂陶唐氏加以二弦以爲會君臣之恩桓譚以爲文王加少宮少商二弦釋知匠以爲文王武王各加一以爲文弦武弦是爲七弦蓋聲不過五小者五弦法五行之數也中者十弦大者二十弦法十日之數也一弦則聲或不備九弦則聲或太多至於全之爲二十七半之爲十三皆出於七弦倍差弱於二變二少以應七始之數也

古琴惟夫子列子二樣若太古琴或以一段木爲之並無肩腰惟加岳亦無焦尾安焦尾處則橫堅木以承弦而夫子列子樣亦皆肩垂而闊非若今聳而狹也惟此二樣乃合古制近世雲和樣於岳之外刻作雲頭捲而下通身如一瓶狀或以夫子樣周遍皆作竹節樣其異樣不一皆非古制又於第

四弦下安徽以求異曰此外國琴尤可笑也

斲琴名手自伯喈外隋則趙取利唐則雷霄雷盛雷珏雷文雷迅郭亮沈鎔張鉞金儒俗三慧宋則蔡睿朱仁霽衛忠正趙仁濟馬希仁馬希先金淵金公路陳亨道馬大夫梅四龔老林杲元則嚴古清溪施雲施谷雲施牧州見輟耕錄

古琴有大琴中琴小琴頌琴一弦琴十三弦琴月琴素琴伏羲琴夫子琴靈開琴靈和琴見文獻通考黃帝琴名清角見梁元纂要趙后琴名鳳凰見西京雜記齊桓公琴名號鐘楚莊王琴名繞梁司馬相如及蔡琰琴皆名綠綺揚雄琴名清英蔡邕琴名焦尾謝莊琴名怡神李勉琴名寒玉石和志百衲見通考又響泉韻磬見國史補侍御尉遲君長樂馮端琴有荔枝見通考又有冰清春雷玉振黃鵠秋嘯鳴玉瓊響秋籟懷古南薰大雅松雪浮磬奔雷存古冠古涉深天球（趙子昂以大雅名堂松雪名齋皆是二琴爲所有耳）又混沌材玲瓏玉萬壑松雪夜冰玉澗鳴泉石上清泉秋塘寒玉九霄環珮已上俱見輟耕錄又吳越有洗凡清絕二琴見洞天清祿集

集韻謂黃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帝悲不可禁命去其半定爲二十五弦至秦俗惡薄有父子爭瑟者又各分其半故當時名其器爲箏又曰築二器今皆十三弦實瑟之餘製也呂氏古樂紀乃曰瞽瞍拌五弦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疑樂官名）乃拌瞽瞍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然則瑟之在古其規製更益亦屢矣

類說呂阿香戛圓腹圓腹者琵琶也今琵琶腹不甚圓恐當是阮也漢唐以來皆用撥琵琶而今手彈琵琶或曰自貞觀中裴洛兒始當時謂之搊琵琶古琵琶用鵝雞肋開元段師用皮弦阮圓槽而十三柱也世以阮咸得名而黃庭堅摘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身今親見阮仲容則誤以爲仲容所作唐有五弦者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爲搊琵琶元微之詩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弦中彈不出賀懷智云琵琶有八十四調內黃鍾太簇林鍾宮聲彈不出也今止二十八調也今琵琶四弦後周書武帝所彈五弦一名阮咸故今名阮又形圓如月一名月琴又有六角八角者皆四弦所謂酒徒鮑家四弦者或此又有三弦者直名曰三弦子非古雅樂也

枇杷見上林賦初無音周祗枇杷賦曰名同音器質異貞松則是與琵琶音相同也琵琶見阮咸傳亦無音今人皆作平聲然古人詩中琵字多作仄聲用如白樂天金屑琵琶槽四弦不似琵琶聲忽聞水上琵琶聲朱史君斷腸猶帶琵琶弦皆讀如被聲今吳音讀作弼音乃入聲也

琵琶唐有搊琵琶大琵琶小琵琶秦漢琵琶扶南高麗龜茲疏勒有虵皮琵琶後魏宣武有屈茨琵琶唐天寶中宦者白秀正使西蜀得雙鳳琵琶南齊武帝賜褚淵金縷柄銀柱琵琶侯景使大樂令彭儁齎曲頸琵琶唐文宗朝內庫有大忽雷琵琶小忽雷琵琶或云楊太眞彈物唐史盛作六弦琵琶

鄭喜子進七弦琵琶北齊李搔李德忱造八弦琵琶

李商隱詩云錦瑟無端五十弦說者以爲錦瑟者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弦所起劉昭釋名箜篌云師延所作靡靡之樂蓋空國之侯所作也段安節樂府錄云箜篌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兢解題云漢武依琴造坎侯言坎坎應節後訛爲箜篌予按史記封禪書云漢公孫卿爲武帝言黃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云云於是武帝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箜篌應劭曰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前漢郊祀志備書此事言空侯瑟自此起顏師古不引劭所註然則二樂本始曉然可考雖劉昊博洽亦不深究且空元非國名其說尤穿鑿也初學記

太平御覽編載樂事亦遺而不書莊子言魯之調瑟二十五弦皆動蓋此云續漢書云靈帝胡服作箜篌亦非也

缶土器可鼓蓋中虛善容外圓善應中聲之所自出而爲立秋之音也易之比盈缶坎用缶離鼓缶詩之宛丘擊缶乃三代以前上古之器想即今盎盆之類或曰形如覆盆以四杖擊之或言唐堯時有擊壤而歌者因使廊以廡絡矣缶而鼓之理或然也莊周鼓盆而歌墨子吟缶齊景公鼓盆史記趙王爲秦王擊缶李斯以擊甕即缶爲秦聲則其來久矣宋儒以爲出於西戎不學之故也

笛有雅笛有羌笛有胡笛其形制所始舊說皆不同周禮笙師掌教龡笙或云漢武帝時丘仲始作笛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刻其上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爲之注云七孔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謂之橫吹非融之所賦者融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借其五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篴乃今時所吹五空竹篴以融約所記論之則古篴不應有五孔則子春之說亦未爲然今三禮圖畫篴亦橫設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典據也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篴便易持李善注謂篴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篴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爲馬策篴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爲篴故潘岳賦云脩篴內辟餘籥外透裁以當篴者

餘器多裁眾篴以成音此笛但裁以篴五音皆具當篴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籥管爾雅有管籥簫籥舜有韶籥前代有洞籥隋有歌籥唐樂圖有十八管二十一管籥禮圖有雅籥頌籥漢樂有短籥洞冥記神女有鳳籥唐有讌樂籥清樂籥教坊籥唱籥和籥女媧命嫘陵作都良管陳氏樂書有孤竹管孫竹管陰竹管北國有蘆管唐樂有七星管古又有雙鳳管唐史盛作太平管唐樂部有駱駝管跋膝管宋有拱辰管秦庫有昭華管

小說載酒令進望漁舟不隔尺八又明皇在仙宮以好吹尺八謫人間沈括云馬融笛賦空洞無底刻其上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楊用脩云六孔旁一孔加竹木足黃鍾

一均或謂之尺八管按容齋隨筆載逸史開元末一狂僧往洛陽回寺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笛也則尺八爲笛明矣

前代樂飲酒酣必起自舞詩云屢舞仙仙是也宴樂必舞但不宜屢耳前代讌在屢舞不讌舞也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舞是也魏晉以來尤重以舞相屬謝安以屬桓嗣是也近代以來此風絕矣宋孝武帝大明中以鞞拂雜舞合之鐘石施於朝廷鶴舞馬舞竹書穆天子傳亦有之宋鮑照又有舞鶴賦此舞或時而有非樂府所統唐翔麟鳳苑廐有蹀馬俯仰騰躍皆合曲節朝會用樂則兼奏之

菩薩蠻詞考杜陽編謂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

金陵叢書 嘉氏校印

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優者作女王曲音調宛暢傳於樂部佛經戒律有香油塗髮華髮被首白樂天蠻子朝詩花髮抖擻龍蛇動是其證也今訛作蠻者非然此詞李太白集已有則所云大中初貢者亦非也

傀儡子起乎漢祖平城之圍陳平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堄間閭氏望見謂是生人慮冒頓必納之遂退軍史家但云秘計鄙其策下耳宋朝王韶開熙河之後亦以舞逐鼓使諸羌出觀遂破鬼章此兩得以爲策也今元宵舞者是其遺製然舞之類亦頗多有大垂手小垂手字舞花舞馬舞或象鷺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曼延舞綴也舞曲有綠腰蘇合香屑

柘湖渭州圍乳旋甘州等字舞以身亞地布成字也今慶壽錫燕排場作天下太平字者是也花舞者著綠衣假身合成花即今柘枝舞有花心者是也馬舞者以攏馬人著彩衫執鞭於牀上舞蹀蹀皆應節奏唐宴吐番蹀馬之戲皆五色彩絲金具裝於鞍上加麟首鳳翅樂作馬皆隨音蹀足宛轉中節胡人大駭明皇之舞馬亦其遺意爾

古之舞有帔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野舞萬舞周制也公莫舞即巾舞巴渝舞女舞鞞舞七盤舞漢制也白紵舞幡舞口舞晉制也城舞後周平齊制也萬歲舞師子舞覽裳舞坐部舞立部舞傾盃舞鞭舞健舞歎舞唐制也

古之雜戲魚龍曼延見漢書高絙鳳皇安息見鄴中記都盧

金陵叢書 嘉氏校印

尋撞丸劍吞口履索吐火衒狹燕濯見西京賦踉挂腹旋見西都賦戲車山車興雨動雷激水轉石嗽霧扛鼎見李尤長樂觀賦象人見西漢書怪獸舍利見後漢書紫鹿跂行巨象行乳見晉書跳鈴擲劍見梁書魁礧子排闥瞋面打毬獵騎參軍踏搖娘假婦蘇葩藏挾雜旋弄槍蹴瓶擎戴拗腰飛彈見唐世小說

夷狄之樂周有扶婁樂漢有擇國樂北周有百濟伎西魏有高昌部後魏有西涼伎隋有疏勒部龜茲部康國部安國部天竺樂于闐樂扶南樂赤土樂周隋有鮮卑樂唐有南詔樂驃國樂乞寒潑胡戲其樂器則百濟有鼓角箜篌箏筑笛桃皮觱篥三韓有瑟倭國有五弦琴笛高昌有豎箜篌琵琶

五弦笙笛笳觱篥毛員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
銅鼓銅鈸疏勒器有橫笛提鼓餘與高昌同第無毛員都曇
銅鼓銅鈸康國有長笛正鼓和鼓銅鈸安國有箜篌琵琶五
弦笛笳雙觱篥正鼓和鼓銅鈸歌笳小觱篥桃皮觱篥腰鼓
齊鼓擔鼓乞寒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西涼有編鐘
編磬筑竽豎笛橫吹大小觱篥琵琶五弦豎箜篌臥箜篌箏
笙笳腰鼓齊鼓擔鼓銅鈸天竺有鳳首箜篌五弦琵琶橫笛
銅鼓毛員鼓都曇鼓銅鈸于闐有胡琴拂菻有胡琴偏鼓九
眞有銅鼓扶南有匏琴林邑有琴笛琵琶五弦附國有長笛
鼓貲哥羅有瑟瑟橫笛銅鈸鐵鼓闍婆有橫笛鼓板三佛齊
有小琴小鼓占城有胡琴笛鼓大鼓茫柯有鑼鼓瓢笙羅番
有葫蘆笙

典述上

江甯顧起元

漢以後經學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名勝言詩則申公轅固生韓嬰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又有傳云易三家曰施讎孟喜梁丘賀又淮南王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見漢藝文志又易九家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見釋文序錄又古易五家呂大防晁說之睢陽王氏東萊呂氏周燔見續書目書三家曰歐陽和伯夏侯建夏侯勝見儒林傳詩四家曰魯申公齊轅固韓韓嬰毛萇見藝文志春秋五家曰左氏公羊穀梁赤鄒氏夾氏見藝文志又穀梁說有五家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禮記三家曰戴德戴聖慶普見藝文志又禮記五傳弟子高堂生孟奮后蒼二戴周禮三家曰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眾孝經六家曰孔安國鄭康成韋昭王肅虞翻劉邵論語三家曰古文二十一篇分堯曰下章有兩子張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一篇有問王知道又論語十三家曰衛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愷蔡系李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珉見皇侃疏

漢建初八年詔選高才生受四經乃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也漢藝文志五學五經乃詩書禮樂春秋也建元五年立五經博士乃書詩禮易公羊春秋也揚子法言五經爲辯乃易書禮詩春秋也唐五經博士乃周易尚書毛詩左氏春秋禮記也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正義乃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春秋也禮記經解六藝政教得失乃詩書樂易禮春秋也史記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乃禮樂書詩易春秋也莊子天下篇六經與上同漢武表章六經乃易書詩禮樂春秋也秦宓曰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又傅咸有七經詩隋樊深有七經義綱七經論乃易書詩三禮春秋也宋劉敞有七經小傳乃詩書春秋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經典釋文序錄九經乃易書詩三禮春秋孝經論語也漢書藝文志九經唐谷那律稱九經庫韋表微著九經師授譜後唐校九經鏤板於國子監乃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也南史周續之通十經乃五經五緯也宋伯官志國子助教十人分掌十經乃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論語孝經莊子孔子緯十二經以說老聃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又加六緯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也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今十三經注疏國子監刊本乃易書詩禮記周禮儀禮左氏春秋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孟子爾雅也

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左傳春秋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三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十五字

夫子之言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於圖書固所象法周人實藏河圖孔子歎河不出圖是河圖也者古盛世實有之非後世傅會也孔安國曰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歆乃曰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又敘洪範曰自五行至六極凡六十五字洛書本文也夫安國所謂文者特數著乎象而錯綜可觀爾歆謂洛書有字則與孔異矣疑此時圖書已自不存故各出意想而終無定證然劉歆專佐符命正使家秘藏有之歆何以不得而見此不可曉也鄭康成則直曰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說者謂其本諸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緯書者哀平間實始有之非古也不可據也夫文字生於卦畫卦畫發於圖書故易謂書契取夫爲象若圖書始出而篇章已具則所謂書契取夫者誤矣特不知漢未遠古二圖尚皆茫昧而陳摶之徒生二千年後何從得之然而九位者三列數之旁正縱橫無有不爲十五故劉牧李泰伯悉爲非僞爲而乾鑿度本出漢世其書多言河圖曰太一取之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十五也夫太一非所論其所謂四正四維環拱一五無往而不爲十五即此圖也然則昔之作爲乾鑿度者實嘗親見是圖其書言七八之象九六之變皆以十五爲宿蓋於圖乎得之也乾鑿度世儒多引之以明易指而鄭康成之論大衍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爲五十亦自乾鑿度出也晉張湛傳列子至七變爲九曰此章全是周易乾鑿度則漢魏以降凡言易老者皆已宗而用之非後世託爲也

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國馬融王肅虞信等並云伏羲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羲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雖畫八卦而其變通猶自未備故因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重卦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羲矣故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羲上繫論用蓍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羲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

在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未有象繇不得有尙其辭四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不動不得有尙其變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尙其占然中間以制器者尙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羲結繩而爲網罟則是制器明伏羲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既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羲有書契則有卦矣故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爲功也豈比繫辭而已哉何因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蓋取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羲既畫八卦卽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其實其重卦之意備在說卦伏羲之時道尙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代混訛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爲教故作繫辭以明之

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羲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因而演易

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覩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旣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尙南面豈容自言己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案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說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其三百三千卽周公所制周官儀禮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繫之文王然則易之爻辭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緯但言文王也

按周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鄭玄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按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旣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謂

之周易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徧之義雖欲無所遐棄亦恐未可盡通其易題周因代以稱周是先儒更不別解唯皇甫謐云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繫辭之文連山歸藏無以言也

容齋隨筆載易舉正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眞本比校今世流行本或將經入註用註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註內移後義卻處於前兼有脫遺兩字顛倒謬誤者如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元本之字誤作言觀註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註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包失漁註云有其漁故失之也今本誤作無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饗上帝以養聖賢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註文亦誤增大亨二字震彖曰不喪匕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本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象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象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註陽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註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既濟象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註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爲正文而註中又脫懼字雜卦蒙稚而著今本稚誤作雜字

易者廬蠣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即蜥蜴也與龍通氣故能興雲同形故能嗢噏身色無恆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象者茅犀之名猶神是矣象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土人名曰豬神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則象者取知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爲字從人於象也卦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爻木經云爻者交疏之窗也其字象窗形今之象眼窗也一窗之孔六十四六窗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所取於爻者義取於旁通所取於卦者懸有小大也

五十學易朱元晦言孔子年已七十劉器之言五十乃卒字之誤皆非也宣尼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易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蓋仲尼自言加我數年如五十之時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之事矣是加

即史記之假也謂假使也五十即鑿度之五十也謂能如壯年之精力也大過即易之卦名也謂可無大過之失也

易曰其亡其亡繫於包桑今之解者以包桑爲固結之喻非也包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

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有云邦國之杌隉綿綿聯聯若包桑繳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爲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財之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四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入輕罪者贖以金力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爲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然此說乃六國陰謀託之齊桓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亦決不爲此也

庾子山哀江南賦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弘明集道照機前思超繫表又言超超而出象理亹亹而踰繫繫表二字人多不解所出按晉春秋苟粲曰立象以盡意非通乎象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晉春秋今亡僅見類書所引耳

易憂虞之象也虞與憂對蓋言樂也孟子驩虞如也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字又作豫易曰豫樂也孟子一游一豫揚雄傳反五帝之虞注虞與豫同或借作譽左氏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注譽豫同游其下也

易大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鄭玄注水火也至解樂記則曰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也孔穎達曰二注不同各有以也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羣分稱物者殖生無性但一物而已按蟲之名方不見於訓詁但字書有解穀蟲名蚜蚨見齊民要術又張有復古編蚜蚨古只作子方是方爲行蟲之原也鄭之解方爲行蟲蓋緣字之音生義頗亦僻左矣楚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孔子求古之史記自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二典九丘外三墳八索已不得而見矣後世不知其何書也孔安國以爲羲炎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頊唐虞之書曰五典康成從之而賈逵亦以三墳爲三皇時書五典爲五帝常典至馬融始以三墳爲陰陽始生天地人之三氣五典爲五行之說豈其然哉安國又以八卦之說曰八索九州之志曰九丘賈逵以八索爲八王之法九丘爲九州亡國之戒張平子以八索爲法之八議九丘爲州之九刑亦復紛紜不一按道家有所謂洞神祕錄者謂是三墳小有經下記云三皇治世各受其一以治天下是曰三墳後有八帝繼三皇而起亦以神靈爲治各受其一是曰八索至黃帝迹歷得其所謂三皇內文者此也三洞敘目云小有三皇文本出大有天皇

地皇人皇各一卷上古三皇所受書也字似符篆藏在名山多不具足惟峨眉山備有之晉武帝時南海太守晉陵鮑靚於元康二年二月二日登嵩高石室見古三皇文皆刻石爲字靚授之葛洪是爲三墳其隨修靜所得者則以授弟子孫游岳本止四卷至陶弘景分析枝流稍至十一卷與今皇文小異然觀三皇經文雖號三墳多是符咒等事黃蘆子西岳公之所傳者於逢掖之言戾矣今世所有三墳書以山氣形爲之三墳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而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坤乾復有河圖紀姓與天皇策辟地皇政典之類大率假羲炎黃帝爲言以遷就於孔說元豐中毛漸使西京得之南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陽逆旅僞書也今觀其書有云伏羲作易而君民事物陰陽兵象始明焉是豈隆古庖羲氏語哉

三墳之說前所載羅泌路史亦既辨而覈矣後人又有說曰三墳書近出僞書也世言伏羲本山墳而作連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坤乾無卦爻有卦象文鄙而義陋與周官太卜所掌三易三易者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唐藝文志連山十卷唐始出今亡歸藏三卷晉薛貞註今或雜見他書頗類焦贛易林非古易也方孔子未刪書之先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又能讀三墳五典孔安國尚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者大也言大道也苟言大道孔子刪之誠太史公所謂文不雅馴者矣外又有紀姓者敘上古帝王之世襄陽羅泌頗加采用以著路史泌乃據丹壺名山記呂梁碑及輶軒使者方言疑三墳書膚淺不可徵亦但差錯其世次改易其名號而已紀既括提合雜連通敘命之類姓三姓六姓四姓二十一姓之類大率與路史合也莆田鄭樵謂東漢諸儒尚喜讖三墳書雖近出庸不猶愈於讖乎乃引柴棠之傳而上竄諸古易經之列以爲非後世所可及終亦不能掩其僞也

陳氏曰考之儒林傳孔安國以尚書古文授都尉朝第第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註解而逵父徽實受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征南以前所註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書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曰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烏之祥實僞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眞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二十三篇即伏生書也亦未得爲孔學矣穎達又云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於亂其紀綱以爲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鄭沖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爲豫章內史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姚方興者得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搜索遺典始得其篇夫以孔註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

官而散在民間故也

國子學正梅鷟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爲眞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煢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對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於三危已無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怛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余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傳說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書者之飾辭耳梅作有成書

齊魯燕趙四詩土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孔穎達曰三家之詩字與毛公異者動以百數及證之他書三家之學非徒字異亦併與文義俱異矣當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其書貫穿先秦古書惟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時齊魯韓三家皆列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衆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

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依禮合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晉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證之然後學者捨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傳無存之者（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十篇殘而已）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以有南作於周衰以商頌作于宋襄公之世）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

詩有六義一曰風五曰雅六曰頌三者非特意義相屬亦其音律相比故風者歸之風雅者歸之雅頌者歸之頌夫子所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者以此季札聞樂於魯時尚未經夫子刪定而詩序已大略與今相似則知其掌之樂官者蓋已有素魯變齊楚賤適晉猶能抱其舊器自咸陽之火既熾而三家之學遂興於是轉相師述習爲訓詁而鑛銷詩舞之節不道於儒生然猶傳於瞽史再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亡魏人得漢雅樂即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太和末又亡其三獨存鹿鳴至晉復亡自鹿鳴亡後而聲詩之道遂絕後之講求律呂者雖於關雎清廟等詩尚能辨其爲某宮某調而繁音促節已不可得矣然殘篇斷簡中尚有可攷者周禮凡射王以騶虞侯以貍首爲節大

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所亡者獨經首一篇而三詩則具在左氏以文王大明緜爲兩君相見之樂鄉飲酒禮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而燕禮升歌則歌鹿鳴享則歌鹿鳴皇皇者華其笙詩四篇南陔由庚崇丘由儀於鄉飲酒燕射用之管奏則有新宮金奏則有四夏三夏九夏絲奏則有鵲巢騶虞伐檀白駒四操房中之樂則有關雎此足以徵詩之爲樂章無疑也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敘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魯頌是僖公已歿之後序中明言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是頌有四篇皆史克作明矣閟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奚斯作新廟耳非作頌也而漢班固西都賦序王延壽靈光殿賦反謂魯頌是奚斯所作商頌明言正攷父得商頌十六篇於周太師而太史公曰宋襄修行仁義其大夫正攷父美之而作商頌此蓋出於韓詩小序未出宜乎言詩者之牴牾也二頌之作當以序爲正

張華博物志曰聖人制作謂之經賢者著述謂之傳鄭氏註毛詩而曰箋不解此意孔穎達云箋表也識也鄭氏以毛詩悉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紀識其事故特稱箋餘注無所遵奉故謂之注歐陽永叔深排鄭學以爲多喜改字永叔未深攷耳漢時四詩並作文字各有不同雖三家不如毛詩之密然不可謂無所長也鄭氏箋詩傳意有不同者以己說易之經文有不安者以三家易之證之他書則可知矣吉鋼爲饎鄭氏以鋼爲圭吉圭爲饎韓詩也素衣朱襮鄭氏以襮爲綃素衣朱綃齊詩也其耕澤澤鄭氏以澤爲釋其耕釋釋爾雅也舟人之子鄭氏以舟當作周周人之子朱育集字也豔妻扇方處鄭氏以豔爲閻閻妻扇方處漢杜欽傳也當鄭氏箋詩三家俱存故鄭氏雖解釋經文不明言改字之由亦以學者既習詩則三家之詩不容不知也後世三家既亡學者惟見其改字而不見詩學之所由異此鄭氏之所以獲譏也

詩學失傳其鏗鏘鼓舞之節既已淪亡而至於草木鳥獸蟲魚之學亦廢而不講爾雅以後若許慎陸璣張揖曹憲邢昺陸佃之流雖各有傳疏而非復風人之旨今於斷簡殘牘中尚有一二可稽者如燕之爲鳥人則相向而宿出則相背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飛故戴嬀大歸賦燕燕於飛雀之姓淫鼠之性貪故行露之詩曰誰謂雀無角誰謂鼠無牙韓昌黎云禮鼠拱而立相鼠之詩曰人而無禮芍藥之別名爲可離故溱洧之詩曰贈之以芍藥葛以三月而伐故采葛曰如三秋兮蕭以三秋而成故采蕭曰如三秋兮艾以三年爲久故采艾曰如三歲兮蓋莫不各有意義不特雎鳩之關關鹿鳴之呦呦彼有取爾已也

詩吁嗟乎騶虞說者因前篇麟趾爲關雎之應故誤以騶虞爲獸因擬之爲鵲巢之應或以爲不殺或以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今考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禮記射義亦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備官也則騶虞蓋指此詩而謂之備官則非獸明矣說文騶廄也月令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成爲註謂僕戎僕也此即周禮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者是也又云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主之并總主六騶者爲七騶也即周禮辨六馬之屬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者是也左傳晉悼公初立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爲使訓羣騶知禮則騶爲掌廄之官無疑矣舜典咨汝益作朕虞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澤虞掌國澤之政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者是也則虞爲掌山澤之官無疑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詩衛風淇澳篇曰倚重較兮毛萇曰重較卿士之車孔穎達曰倚此重較之車實稱其德也周禮輿人云較兩騎上出軾者今之平隔也詩話云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較式通高五尺五寸蓋古人乘車立乘非如今人之坐也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列女傳曰立輜無輧是其明證故乘車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較在式上若兩較然故曰重較輜是兩邊植木較橫輜上輜兩而較一說文車輜上曲銅也蓋較在軾上恐其墜故以曲銅關之古謂較爲車耳古諺云仕宦不止車生耳三國志吳童謠云黃金車班闌耳閤閤門見天子符曲銅之說矣後漢輿服志金薄繆龍爲輿輜較徐廣曰繆交錯之形崔豹古今注文武車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又曰重較在車箱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考工記曰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林希逸曰較小於式軹又小於較說文較本作較從車爻聲古車制與今不同重較之義故晦耳

詩揚之水戍申也申平王母家周語曰申呂雖衰徐許猶在此四國皆姜姓四岳後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姓重章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申被楚害故戍之朱傳曰并戍甫許沮曰甫即呂皆非也

東山詩四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言倉庚鳴春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昏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皇駁其馬車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服盛也親結其縭縭婦人之褘也邪交絡帶係於體示繫屬於人也即所謂纓也士昏禮親脫婦之纓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語多倒脫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此於昏禮東席北枕之際出燭屏媵之後又極序其情而戲之也九十其侯九爲陽天之成數十爲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下之大道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也舊說以縭爲帨巾傳又以親結縭爲母命非詩旨矣

惠於宗公神罔時恫註言宗公宗廟先公也箋云宗公大臣也晉語云文王詢公虞度閎夭謀南宮諏蔡原訪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以甯百神而和萬民故詩云惠於宗公神罔時恫神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欣悅也

前考言魯詩亡於晉按宋豐稷魯詩正音明豐熙魯詩正說云石經有數種在古唯竹帛秦焚書孔子甲藏之屋壁靈帝光和中詔蔡邕楊賜堂谿典馬日磾等以八分勒石至魏正和中諸儒復言古文不可泯滅乃詔虞喜蔡孔壁古文于石而邯鄲淳以小篆鍾會以八分附其後蓋當時尚此二體故以爲古文之釋文也唐貞觀時專尚毛鄭而魯詩遂廢獨永年之十一經南唐昇元之十三經宋熙寧之九經紹興之五經皆宗唐註疏而已光和石經周大象中徙洛舟敗而沈正和石經隋大業末輦于秘省唐時不貴石刻然猶取蔡邕書儀禮典書公羊藏之禁中宋王詔開河乃得賜書魯詩日碑

書尚書獻之蔡京術御史臺又得三體七經之石及光和論語爾雅徽宗詔貯秘書省豐稷爲御史中丞與趙明誠黃長睿董彥遠陸農師相繼入秘書省皆有楊本洪景伯摹三體刻于家塾胡元質摹光和遺字刻于雅州陸務觀序之女直入汴遺經不毀今石藏內庫楊本在內閣魯詩爲子貢傳申公說多與毛異所載石經出宋時他傳記絕無載者不知豐氏何自得之也

江甯顧起元

典述中

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即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爲鞭策非也劉勰文心彫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趁韻之誤耳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劉歆曰左氏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在七十子之後司馬遷曰孔子作春秋丘明爲之傳班固藝文志曰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杜預序左傳亦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詳諸所說皆以左氏爲丘明無疑矣至唐啖助趙匡獨立說以破之啖助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爲丘明非也趙氏曰公穀皆孔氏之後人不知師資幾世左丘明乃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於何代今以左氏傳質之則知啖趙非妄也左氏中紀韓魏知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則是書之作必在趙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爲丘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後丘明猶能著書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六國人在趙襄子既卒之後明驗一也左氏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於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爲六國人在秦孝公之後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鄭氏蔡邕於周即蜡祭諸經並無明文惟呂氏月令有臘先祖之言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六國人在秦惠王之後明驗三也左氏師承鄒衍之誕而稱帝王子孫按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其語不經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六國人在齊威王之後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按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分曰大梁之語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六國人在三家分晉之後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按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爲六國人在蘇秦之後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其爲雄辯狙詐眞游說之士捭闔之辭此左氏爲六國人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秦楚事最詳如楚師慚猶拾瀋等語則左氏爲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節亦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爲六國時人無可疑者

三代正禮殘缺無復能明禮記一書出自孔氏七十二子各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述變禮之由或兼記體履或雜敘得失編而錄之以爲此記漢興記數萬言於后蒼號曲臺雜

記河間獻王得舊禮一百三十一篇集而上之又有明堂陰陽記三十一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王史二氏戰國時人樂記三十二篇凡五種合爲三百十四篇大戴刪爲八十五篇小戴刪爲四十六篇至馬融又益以明堂位月令樂記三篇爲四十九篇行於世謂之禮記禮記一書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大本述於博士而遺失先王之大意月令摘於呂覽而錄秦世之官緇衣本乎尼子而改魯論之文而增損之禮運載夫子之說有虧於名教經解引易之緯書而昏禮之說多牽夫子之諸論明堂位論周公踐阼世世祀以天子禮樂檀弓載舜葬蒼梧夫子慕馮煢封之類皆流俗妄語儒行如後世游說之士所誇大者玉藻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篇顛倒錯亂且不可以句讀內則載養老三十餘語其文全與樂記同

儒行不隕穫於貧賤晏氏曰隕如籜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枯槁穫之從禾是矣而隕之爲籜則何取乎隕從阜員聲從高而下也易曰有隕自天公羊星霣如雨此隕字之義也若曰如阜之隕而頹落斯得其義矣

禮記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魏鶴山云六經無騎字禮記亦漢世書耳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正反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漢初猶有車戰見夏侯嬰傳高祖之敗彭城去滎陽出成皐皆以數十騎遁去而鴻門之會棄車騎獨騎一馬樊噲四人步從以免其非危迫時往往夏侯嬰中御車高祖在左樊噲驂乘爲右未嘗廢車也方萬里古今考反覆千餘言今撮其要如此

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尙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尙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注不解丹書爲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注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緣坐沒配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禮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以葉公爲沈諸梁按汲冢周書此文在祭公解蓋祭公疾革時告穆王之言祭字誤作葉耳

孔穎達禮記疏案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鈔合之後人因題之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今申鄭皆釋之按呂不韋集諸儒著爲十二月紀名爲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乃云命太尉是官名不同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而月令云爲來歲受朔日是九月爲歲

終十月爲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歲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旂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氏云云然按秦始皇十二年不韋死二十六年幷天下然後以十月爲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爲正又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幷天下立郡縣何得云諸侯又秦好兵殺害毒天下何能布德行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不過三五字別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爲一代大典但秦自不能遵行耳柳子厚曰夏后周公之典逸矣信然哉

五代廣順中高麗進別敘孝經一卷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事又有孝經雌圖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押韻集聖歷諸書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由此觀之則尚書全文日本國尚有之也可見古書有在四夷者

蔡邕以漢靈帝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此初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母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

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僧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獨善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於汴京今猶有存者考舊說有云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於太學講堂之前此初刻也而以蔡邕書丹刻石爲再刻按袁宏漢紀止載熹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之前後六年方改元光和而光和六年無刻經事此乃以光和爲初刻熹平爲再刻知其所記之誤矣

蔡邕石經今已堙滅按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有所檢據隱括其失而周盡當時號鴻都三字其異文者附見繼三十年繼遭兵火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遷石經於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於鄴都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爲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按石經在元魏時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禮記十五碑悉壞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是石經不盡爲邕如馬日磾輩相與成之又按嵇紹趙至敍曰至在大學看先君寫石經古文是嵇康亦有石經不

知即魏一字石經否世第知邕不知日磾且不知嵇康有書石經事亦缺典也

緯書之作說者以爲孔子既刪述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作緯書以遺來世今考其書易緯則有乾鑿度坤靈圖稽覽圖通卦驗辯終備是類謀凡六篇書緯則有考靈曜璇璣鈐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凡五篇詩緯則有推度災紀麻樞含神霧凡三篇禮緯則有斗威儀含文嘉稽命徵凡三篇樂緯則有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凡三篇孝經緯則有援神契鉤命訣凡二篇春秋緯則有元命包說題辭保乾圖漢含孳演孔圖運斗樞文耀鉤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凡十三篇是爲七緯共三十

五篇則於漢儒所傳孔子演七經之緯三十六篇者已逸其一太平御覽諸書所載又有論語緯摘輔象撰考讖書緯帝驗期禮緯稽命耀春秋緯命麻序孝經緯左方契威嬉拒及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與七緯共爲八十一篇然乾鑿度外又有乾坤鑿度魏伯陽所作參同契亦爲易緯而說者以其入於道家遂不列於緯書之目而尚書中候論語讖亦不與八十一篇之數則漢之爲緯書者不止八十一篇已也其書實不出於孔子蓋漢武購求遺書當時儒者多僞作以應命孔安國毛公輩皆目以爲妖妄哀平之世夏賀良之徒又增爲之王莽謀篡漢因符命以濟其奸光武中興復以赤伏爲援於是其書始行當時張衡桓譚力爭之而不能也賈逵以此論左氏曹褒以此定禮樂京房翼奉以此言易鄭玄何休又以此談經末流既濫不可復障先是毛公孔安國諸人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獻表而章之謂之古學至魏王肅註釋孝經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和之宋大明中始禁讖緯之書及隋末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悉焚之而緯書稍戢至唐以來則李淳風輩專明讖學而孔穎達作九經正義亦多引緯書以證其說是時唐志所存緯書尚有九部四十八卷蓋亦不能障其流也至宋歐陽公魏鶴山輩刪而正之而緯學始息然鶴山所作九經要義多引孔穎達正義之說則亦豈能盡斥而遠之哉本朝王子充以爲緯書盡亡今所存者惟易緯乾鑿度不知六經緯書世向有繕寫之者不止一乾

鑿度已也

按讖緯前所記未備者易又有坤鑿度運期讖乾元序制記書又有期中候洛罪級春秋又有演義圖玉版讖孝經又有中孳讖論語又有素正受命讖比考讖河圖有會昌符括地象稽曜鉤握拒起帝通紀叶光篇著命篇揆命篇洛書有甄曜度寶號命錄運期共二十一種大都此等多係漢人僞作東漢人所著書如參同契之名皆三字其爲假託者多難可斷決也

諸子儒家則有晏子春秋齊晏 荀子楚荀況 羊子四篇秦博士羊百章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 魯仲連子漆雕子十三篇漢興之後 宓子十六篇子思子二十三篇景子三篇子華子曾子十八篇參世

子名頎子之陳人弟子七公孫尼子竿子莘齊人嬰人甯子一篇趙公孫子一篇周王孫子孔叢子侯子或作侯子董子李氏春秋虞氏春秋陸子賈語新劉子敬賈子道秦子何子劉子梁劉歆字子駿一曰乃昭撰賈出子董子仲舒兒子寬公孫子弘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新序說苑劉二書向撰楊子法言雄韋卿子彭潛夫論王後漢申鑒荀悅魏子稽後魏漢朝牟子時後漢融中論魏徐王子正論王肅萬機論將濟去伐論王粲體論篤論魏杜恕志林張揖述政論張元譏顧子新語賈誼太常新言長元新義劉袁子正論準袁華譚新論桓子義訓王肅楊用崔子至言文中子王通賈子開皇田元中元子結元和子杜信仲蒙子唐林思翼子重翼傅子哲司校尉玄鍾子魏趙鄉素履子唐張弘東筦子樊子姚炎宗道家則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七篇辛甲二十九篇廣成子老子莊子鬻子列子文子蜎子老成子長盧子王狄子公子牟田子黔婁子宮孫子關尹子鶡冠子老萊子十二篇孫子捷子曹羽郎中嬰齊十二篇臣君子鄭長者楚子淮南鴻烈解莊成子蹇子唐子湯吳唐蘇子哲中郎參軍宣子令哲宣城陸子雲幽求子夷杜抱朴子洪葛符子貞東晉外賀子士宋大學博少子齊史司張沈長無名子獨張太玄子元倉子唐世襲周處說庚桑子代無其書開元末處士王源著二卷以書補之無能子同光子劉待無玄眞子和張志達觀子淨住子蕭子良天隱子承楨馬元中子顯杜登元筌子瑞子黃石子齊丘子法家則管子李子三十二篇商子愼子到處子趙韓非子游棣子晁氏新書漢大夫御史錯崔氏政論漢尚劉氏法論魏劉劭桓氏世要魏大司農桓範陳子要言吳豫章太守融譙子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法訓周名家則有鄧析子春秋鄭大夫尹文子田駢公孫龍子成公生五篇惠子一篇黃公四篇毛公九篇墨家則有尹佚墨子隨巢子胡非子二子皆墨弟子董子戰國末無心我子田俅子縱橫家則有蘇子張子鹿燮二篇閭子國筮子鄒子鄒陽主父偃鬼谷子補闕子梁元帝雜家則有大禹孔甲盤盂伍子胥子晚子由余尸子秦相衛鞅客呂氏春秋淮南子東方朔吳子公孫尼子解子金樓子梁元帝農家則有神農野老宰氏范子計然宰氏董安國尹都尉書趙氏王氏蔡葵氾勝子漢議農子王氏小說家則有伊尹說鬻子說周考師曠務成子宋子黃帝說虞初周說燕丹子青史子宋王子郭子晉中郎澄猗狂子元結乾餽子溫庭筠兵家則有司馬穰苴子孫子吳子起魏惠王時人尉繚子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樵子韋子

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黃帝書卽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此說見朱子大全答汪尙書書按佛經三敎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爲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矿彭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飽食而資財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

解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和大盜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則無意義矣

內篇斷非莊生不能作外篇雜篇則後人竄入者多之噲讓國在孟子時而莊文曰昔者陳恆弒其君孔子請討莊子身當其時而胠篋曰陳成子弒其君子孫享國十二世即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踰四百歲乎曾史盜跖與孔子同時楊墨在孔後孟前莊子內篇三卷未嘗一及五人則外篇雜篇多出後人可知又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且避漢文帝諱改田恆爲田常其爲假託尤明矣

文中子動以孔子爲師其見地甚高志甚大或以摹擬太過病之非也此如世人有所慕悅則其舉止言動不覺肖似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其精神所注故也不然詩祖李杜文祖遷固未有非之者獨皆文中子之法孔子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則幾於睿說矣王績有負苔者傳陳叔達有答王績書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倒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晦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眞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鑿鑿如此咸獨臆斷其無可乎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蓋中說之行久矣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阮龔二本時有異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民無得而稱焉龔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豈逸不無增損於其間遂啟後世之疑邪

莊子曰各有義則之謂性此即詩烝民之旨也後人未易可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趙臺卿曰性情相與表裏啖助曰情本性中物韓嬰曰卵之性爲雛不孵則不成爲雛蘭之性爲絲不淪不練則不成爲絲陳博曰情者性之影也其諸說與宋儒異而特妙矣

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子夏歷六十人纂先師微言爲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獨能問逸詩晦庵讀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小序又非雜出子夏故曰爾雅即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諸浪笑傲變風詩焉得周公釋乎支干九州五方四極狒狒猩猩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十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

爾雅疏云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於正也此妄說也雅可以訓正爾不可以訓正邇可訓近而爾非近也按說文爾从𢆶爲義从尒爲聲麗爾也麗爾之爲言猶靡麗也漢人有此語三蒼解詁云爾云華繁也詩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草紫纂一名月爾即今紫蕨也其芽拳曲繁盛故名月爾雅之爲言取義於鳥有善德曰雅也古人以嗚呼爲歎辭則雅爲正音可知然則爾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以爾雅與深厚爲對固知當解爲麗則而不可解爲近正也

世說之名不起於臨川劉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書今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亡臨川因錄後漢至江左名士佳語亦謂之世說本題爲世說新書劉子玄史通中以此名段成式弓王敦澡豆事以證陸暢事爲虛亦云近覽世說新書而今本謂之新語不知孰更名之也

劉子玄史通所載古今正偏史今多不存濟國先生筆乘當載之中如晉春秋竹書紀年陸賈楚漢春秋譙周古史考荀悅漢紀張璠漢紀謝沈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袁宏後漢紀華嶠後漢書東觀漢記習鑿齒漢晉春秋晉孔衍漢尚書後漢尚書魏尚書王沈魏書項峻吳書韋曜吳書魚豢魏畧孫盛魏氏春秋王隱刪補蜀紀張勃吳錄王隱晉書沈約晉書孫盛晉陽秋干寶晉紀何法盛晉中興書陸機晉書臧榮緒晉書鄧粲晉紀檀道鸞續晉陽秋徐廣晉紀王劭晉書裴子野宋略沈約齊紀吳均齊春秋何之元劉璠梁典姚察梁書姚最梁後略書裴政梁太清實錄蕭韶太清紀蔡允恭後梁春秋公師或十六國史鄒都紀和苞漢趙紀杜輔全錄燕紀董統燕史王景暉南燕錄常璩蜀李書索綏涼國春秋張重華涼紀索暉涼書劉昺涼書又有燉煌實錄裴景仁秦記馬僧虔秦史衛隆景秦史姚和都秦紀崔鴻十六國春秋王劭北齊志杜臺卿齊紀牛弘周書王劭隋書顏師古隋書張太素隋後略皇覽玄晏帝王世紀韋昭洞記陶弘景帝王年歷虞世南帝王略論梁武帝通史元魏濟陰王暉業科錄晉樂資春秋後傳孔衍春秋後國語司馬彪九州春秋梁世子蕭方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等三十國春秋干令昇史議漢武帝禁中起居注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陸記姚梁後略王粲漢末英雄記劉向列女傳神仙傳杜預列女記梁鴻逸民傳趙採忠臣傳徐廣孝子傳嵇康聖賢高士傳皇甫謐高士傳戴逵竹林七賢論揚雄蜀王本紀圈稱陳留耆舊傳周斐汝南先賢行狀陳壽益部耆舊傳張方楚國先賢傳梁元帝懷舊志盧思道知己傳郎餘令孝子後傳梁元帝同姓名人錄姚神記蕭大圜淮海亂離志汲冢瑣語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三輔黃圖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隋東都記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馬溫鄴都故事趙岐三輔決錄沈瑩臨海水土記周處陽羨風土記桑欽水經盛

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虞溥江表傳虞預會稽典錄辛氏三秦志羅含湘中記潘岳關中記陸機洛陽記建康宮殿記姚察西征記撰茗酪記楊雄家諜謝承家語荀氏家傳摯虞姓族記兩主百家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傳楊子山哀牢傳顧協瑣語謝綽拾遺劉義慶世說新書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楊松珍談藪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劉劭人物志祖鴻勳晉祠記陸景典語劉勰文心雕龍李充翰林論摯虞文章流別集阮孝緒七錄祖台之志怪干寶搜神記劉義慶幽明錄劉敬叔異苑郡鄢淳笑林劉芳周官音禮記音

劉孝標注世說自漢魏吳諸史子傳地理之外如晉氏一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諸史及諸公列傳譜諜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之外此又齊梁以上書也譜諜別傳姑不暇及餘書亦疏其目已見史通者不載薛瑩後漢書劉向別錄環濟吳紀梁祚魏國統紀曹瞞傳魏末傳朱鳳晉書虞預晉書劉謙之晉紀後略曹嘉之晉紀晉惠帝起居注晉安帝紀晉百官名晉諸公贊摯虞世本車頻秦書趙書袁敬仲正始名士傳又海內名士傳劉義慶江左名士傳魏明帝時撰海內先賢傳皇甫謐逸士傳蕭廣濟孝子傳張隲文士傳華嶠譜敘晉世譜杜篤新書郭頒魏晉世語虛綝晉八王故事高逸沙門傳名德沙門題目衛禹永嘉流人名周祗隆安記漢南記荀綽兗州記三秦記丹陽記諸葛穎揚州記陳留志萬震南州異物志襄陽記雷次宗豫章舊志張僧鑒潯陽記張資涼州記西河舊事鄭緝之東陽記永嘉記賀循會稽記鍾離岫會稽後賢記洛陽宮殿簿神農書劉向五經通義文字志文章敘錄摯虞文章流別志殷淳婦人集虞通之妒記青烏子相冢書相牛經

又裴松之注三國志亦旁引諸書史稱與孝標之注世說可爲後法今觀其所載如孫盛異同雜語孫盛雜記袁暐一名曄獻帝春秋魏武故事獻帝起居注李氏海內先賢行狀衛恆四體書勢序傳魚豢典略劉艾靈獻二帝紀張華博物志魏文帝典論顧愷之啟蒙注孔衍漢春秋後漢春秋魏春秋傳暢漢諸公贊獻帝記漢末名士錄司馬彪戰略零陵先賢傳魏末傳山濤啟事皇甫謐列女傳荀綽九州記袁氏世紀博物記陸氏異林胡沖吳歷列異傳陰溝魏紀袁子摯虞決疑要注魏名臣奏事管輅烏鳴書易林風角書陳壽益州耆舊雜傳記葛洪神仙傳李軌晉泰始起居注諸葛氏集吳大鴻臚張儼默記蔣濟萬機論譙周定法訓五經論獨本紀殷基通語楊戲季漢輔臣贊虞喜志林王隱交廣記韋昭官職訓辯釋名以上皆正史之外采擇入注酈道元水經注亦多引異書聊備疏之如山海經春秋說題辭釋名春秋考異郵春秋元命苞管子莊子孝經援神契桓譚新論徐幹齊都賦應劭風俗通班固白虎通爾雅楊泉物理論郭緣生述征記括地圖穆天子傳命歷序握河紀淮南子釋氏西域志郭義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恭廣志康泰扶南傳法顯傳支僧載外國事竺枝扶南記竹書紀年周處風土記東方朔十洲記東方朔神異經逝甲開山圖成公子安大河賦西河舊事涼土異物志史記應劭地理風俗記黃義仲十三州記段國沙州記秦州記劉向神仙傳晉書地道記范曄後漢書闕駰十三州志世本徐廣史記音義魏土地記禮三朝記虞氏記東觀漢記博物志汲郡古文京房易妖占穀梁春秋傳晉太康地記潘岳西征賦三秦記揚雄河東賦公羊春秋傳衛恆敘篆漢晉春秋太原地記左傳戰國策搜神記司馬彪郡國志袁崧郡國志帝王世紀郭頒世語論衡張景陽玄武觀賦呂氏春秋應瑒盧河賦曹大家東征賦劉澄之永初記續漢書乾鑿度京房易傳劉楨

鑿陽山賦孟氏記戴氏西征記晉八王故事桑欽地理志圖稱陳留風俗傳李膌三齊略記廣雅王肅喪服要記詩譜孔叢子神農本草盧諶征艱賦皇覽馬淵郡國志應劭漢官儀孫子荊故臺賦家語袁宏北征賦伏韜北征記車頻秦書晏謨齊記伏琛齊記繁休伯避地賦韓詩外傳魚豢典略袁彥伯竹林七賢傳墨子上黨記劉歆遂初賦韓詩外傳趙記盧綝四王起事班叔皮遊居賦燕書魏文帝述征賦陸機鄴中記獻帝春秋魏武登臺賦左思魏都賦劉劭趙都賦晉劉彧長沙舊傳傳逮逝遊賦中山記王隱晉書李彤上古聖賢冢地記謝承漢書王粲英雄記河圖玉板孫盛魏春秋傳殺反都賦摯仲治三輔決錄注司馬彪續漢書管輅別傳陸機洛

陽記語林石季倫金石詩集序文士傳晉中州記竹林七賢論傳暢晉書河南十二縣簿漢官典職鹽鐵論李尤平樂觀賦華嶠漢書東京賦晉宮閣名蔡邕月令章句洛陽地記百官志晉後略潘岳關中記皇甫士安高士傳列異傳春秋後傳三輔黃圖繁欽建章鳳樓賦漢武故事傳子燕丹子韓子曹瞞傳張衡溫泉賦世本關中圖劉向烈士傳常璩華陽國志漢中記魯連子呂忱字林周斐汝南先賢傳信陽先賢書讚春秋外傳馮衍顯志賦張顯逸民傳嵇康高士傳春秋佐助期郭緣生續述征記陳留志應德璉西征賦崔季珪逸初賦從征記抱朴子玉策記鄒山記春秋孔演圖劉公幹魯都賦沈約宋書陸機行思賦尸子論語撰考讖來攻本蜀論

盛弘之荊州記郭景純江賦郭之美羅浮山記楊修五湖賦吳記神異傳樂資九州志庾仲雍漢記江記荊州圖副記嵇氏譜馬融廣成頌郭仲產襄陽記左吳八公記隋李充益州記揚雄蜀都賦益部耆舊傳習鑿齒襄陽記宜都記周書武昌記玄中記袁休明巴蜀志武陵先賢傳林邑記范泰古今善言劉欣期交州記王氏交廣春秋楊氏南裔異物志俞益期牋尚書大傳交阯外域記宋沈懷遠南越志羅含湘中記王欣始興記郭景純南郊賦孫放廬山賦雷次宗豫章記遠法師廬山記尋陽記錢唐記異苑越絕書萬善歷謝康樂山居記嵩高山記孫暢之述畫孫綽高士傳長沙耆舊傳京相瑤春秋土地名晉輿地圖楚漢春秋裴淵廣州記鄧德明南

康記薛瓚漢書注

漢書中多用古字或假借用字暇日讀之因疏出以資考覽

酒罍數倍所從買家輒大罍之罍（即缶字）絲咸陽之絲呂竹皮爲冠之目（古以字）公巨能入乎之巨（即距字）項它之它羽亨周苛之亨漢王病創臥之創（初疾瘍之瘍甚亡謂也之亡地執便利之執擇寬患修絜者王齊荊地之絜規慕弘遠之慕欲除三族辠之辠（古罪字）呂祿產顓兵秉政之顓俳徊往來之徘徊喋血之喋（當作蹀）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之鄉未有歷志之歷嬗天下之嬗上下驩欣之驩祠官祝釐之釐（音僖）弛山澤之弛無踐之踐（說也）大紅小紅之紅（功也）罪人不帑之帑農桑殷富之殷（繁也）坐臧爲盜沒入臧縣官之臧（藏也）算之眥（與貲同）罔密文峻之罔受罽之罽（即罽字）氐羌徠服天馬徠之徠待命加嫚之嫚雍於上聞之雍東夷蔑君之蔑（蔑古蔑字）修天文檀之檀（古禪字）天地況施之況罷黿之罷勃海之勃健伥之健伥（如山從）共養省中之共蜀郡舞命之舞流庸之庸以叔粟當今年賦之叔閭里奸邪之奸減天下鹽賈之賈六藝之藝賜功臣適後黃金之適（音嫡）鸞鳳萬舉蜚覽翔翔雉蜚集於庭之蜚畜產大耗什八九之什海外有截之截媮合苟從之媮殷周法行而姦軌服之軌（與宄同）三光晻昧之晻（音暗）婁敗公卿之婁正氣湛掩之湛（與沈同）甘延壽陳湯撟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之撟（與矯同）百姓勤力自蘄之勤待詔掖庭王嬙之嬙窮極幼眇之幼（音要）蒸與嬪廣之嬪又寤劇之寤天著變異以顯朕郵之郵（與尤同）

金陵叢書 蔣氏汲印

中敕百寮之寮（即僚）票騎將軍之票未皇甯息之皇義陵寢之寢捕蝗詣吏以石斛受錢之斛呼池之池辟廱之廱用力如此其難難也之難適戍之適佃於戎狄之佃烏虖之虖嫚三代之嫚子弟爲正夫之正厥角稽首之稽抑裴之抑（即抑也）輒之輒（即輒也）泰山若厲之厲褻共己之治之共（恭音）遴東布章之東視化勸後之視（與示同）宓戮之宓（音伏）歙五教之歙咎繇作士之咎繇莽作朕虞之莽（古蠭字）牧橐昆驩令丞之驩駿粟都尉之駿輯濯之輯（與楫同）亡懷氏之亡悔毋之輮（毋即嫚也）鬼臾區之臾（與容相近）冷淪氏之冷淪（即伶倫也）又作泠綸簡遏之遏（即訟字）王兒之兒（即倪字）許繇之繇（即許由）劉棠之棠（即果字）末嬉之嬉有娀氏之娀（即莘）中冓之冓（即忽字）輪邊之邊（即扁也）猗拳之猗（即猗字）祝佗之佗何蕢之何厥黨童子之厥尾生高之尾（即微生高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禽屈盧之盧（屈即盧也）知過之過（即果知）伏戲之戲萬物棣通之棣（音替）秋穫也之穫燥溼之溼炮犧之炮哉生霸死霸之霸（古魄字）埜人舉由而與之之埜之由莫譙於禮之譙（古醮字）宴嫉之嫉（音疾）四極爰轃之轃（音瑟）靁震之靁放悲之放悲（音弗）興文匽武之匽與萬物之與中木零落之中須搖之搖（音夭）雙飛常羊之常羊（即徉徉）紛云之云寂漻之漻微狄合處之微（音遐）敦昆命之敦（音屯）鵕吉時之鵕（音翔）熏鬻之熏（即育也）籥浮雲之籥（即龠也）紛員之員巴命之命左止右止之止（即趾字）桔拲之拲（即共字）回晦之晦（即畝字）或芸或芓之芓臧繼千萬之臧必取濟焉之濟（音臍）官職耗廢之耗（音耗）底柱之底增財之增（音憎）氐首仰給之氐

秋豪之豪濁鹽之濁（古煮字）大氐之氐（氐曰抵讀）旗緩之緩（即緩字）河東不辯之辯（乃辨也）幺錢之幺元黿岠冉之岠（王也）百姓侖病之侖（倫也）野有餓莪之莪欲暮夏社之暮（古暮字）冒內名山大川之冒虛羲之虛（伏音）地蟦之蟦（蚓音）僊人之僊（古仙字）齊之西竟也之竟沛水之沛鴻漸于般之般搤擊之擊（古擊字）鬳亨上帝鬼神之鬳百姓卬望之卬腐食之腐（與腐同）宦高之宦（古崇字）三能之能（台也）畢寮堂上之寮（古燎字）秦液之秦后稷封於蘩之蘩（音部）大王建於郊梁之郊（岐字）忽明上通之忽（目聰）遣興輕舉之遣（古遙字）先敺之敺（驅也）天下說憙之憙（嬉有解忘之解天墜之墜（沌字）萬福降輯之輯（與集同）鶴雝之雝（古雝字）毒冒之毒冒（貝瑁二字）虹之虹（即虹字）鈐北一星曰畢之畢（古轄字）出入趯疾之趯作諮之諮（即諏字）雲摶而崒銳之崒雷電瘕虹辟歷之瘕（即霞也）辟歷（即霹靂也）眷俗之眷（即謔字）彝倫逌敘之逌（攸字）叶用五紀之叶（叶音）艾用二極之艾（乂也）數其既福之既（古禍字）檻仲舒之檻（與檻同引也）知入思慈之慈濫炎妄起之炎（燄字也）祝禮之禮（古詛字）思曰睿之睿（古叡作）子贛之贛（音貢）涸肴無別之肴王子鼂之鼂（即朝字）宮門銅鍰之鍰（同與環）戴高后掖之掖（腋也）頤有須髮之須埴水之埴見巢蘸蘸之蘸（古然字）佞調之調（古諂字）冬雷桃李華常奧之罰之奧（墺也）鬲閉門戶之鬲（與隔同）蠅蠹有翼之蠅蠹（蚍蜉也）豕人立而號之號豕出圈之圈銜其鬴之鬴（古釜字）刑僇之僇（古戮字）無朕之朕（古斟字）王心弗戒之戒（古斝字）荒沈於酒之沈（耽字）襄山襄陵之襄（古懷字）厥棐纖文之棐（與斐同）大埜既豬之豬（猪字）蠙殊彙魚之

彙（與蝟同）瑤瑱篠簜之瑱（與琠同）渠叟之叟（與搜同）縉曰五湖之縉（古綬字）五

方雜厝之厝（古錯字）四載小戎之四載（與載也）淇奧之奧（澳也）貪遴之遴（吝也）遣我虖蠟之間之蠟（蜡也）臨菑之菑李冰鑿離堆之堆（石堆字）湛白馬玉璧之湛（沈也）決河之寘（填也）魚弗鬱兮柏冬日之柏（迫也）漕船五百樓之樓（艘也）孔子簣焉之簣（古櫃字）大帝之帝（禹也）鬱之鬱春秋說訞之訞（妖也）百藥齊和之齊（劑也）亭長檥船之檥（音綺）鞦之鞦（音秋）說訞之訞（妖也）百藥齊和之齊（劑也）亭長檥船之檥（音綺）鑲王離之鑲（古鉤字）相背之盩也之盩（古戾字）及其蠢之蠢（蠕也）險謂布何苦而反之險（遠也）以畫奸澤之奸（與干同）括糠及米之括（古括字）粢足之粢（古粢字）營或天子之營或（古惑字）方洋天下之方（房也）飴我蘇蘇之飴（詒也）欲欲譏譏之欲猥猥之猥（音懲）爰盎之爰（袁也）趣亭之趣（促也）上嫚姆士之姆（古侮字）道引不食穀之道（導也）

大王資侮人之侮（古侮字）司馬昂之昂（音爽）伏質之質（鑕也）躊躇廉謹之躊（躕也）握斷之握（即齷也）好荷禮之荷（與奇同）雌結之結（髻也）張旗志之志（與緻同）猷天下正法之猷（古委字）剸懷邪辟之計之剸（專也）事刃之事（本作僇也）景嚮之嚮（響也）仄目之仄（古側字）僕遬不足數之遬（古速字）嗥諱之嗥（古叫字）押至之押（音狎）星茀於河鼓之茀（音弗）天子之儗（與司同）涕泣流兮萑蘭之萑（音洹）出稱警人言趕之趕（躁也）儗於信之信（伸也）倒縣之縣（懸也）縊抱之縊（即縊也）妃色之妃（配也）趣中肆夏之趣（趨也）管僞之僞（爲也）頑頓之頓（鈍也）蠶者不可復屬之蠶（音絕字）取蠶成霆之蠶（古蚊字）善司之司（伺也）數與孱硝之硝（角也）莫府之莫（古與幕通用）吶口少言之吶（訥也）爰臂之爰（猿也）礪石武夫之

武夫（國秩也）巴且之且（苴）仰艸（古拳）察而捫天之艸（古拳）答遲離支之離支（即枝）解鷹之解鷹（鷹翼）統楫羣元之楫（同與楫）小冠高廣財二寸之財（同與綵）小卞之卞（弁）熏轅天下之轅（爲偽）翊侯之翊（翕）進孰之孰（熟）石室金鎖之鎖（同與匙）猶與之與（豫）黨得制國之黨（儻）負繡依之依（扆）買臣歌嘔道中之嘔（同與謳）蜉蝣之蝣（蜉）水多蠅魚之蠅（蛙）館陶公主胞人之胞（同與庖）放弄之放（倣）弁嚴子之弁（即卞）鷫鸘之鷫（脅）魁然無徒之魁（讀曰塊）瑱瑑之瑑（篆）囹圄之圄（圉）脛脛者未必全也之脛（悖）奮褒低邛之褒（古楊）豪彊執服之執（讀曰懾）靡財單幣之單（殫）攝齋登堂之齋（音咨）後將軍數畫軍册之册（策）以馬自佗負之佗（馱）墊墊之墊（墊）木樵之樵（譙）避慊之慊（嫌）風寒之所匽薄之匽（偃）婿謾

亡狀之婿（惰）漿酒霍肉之霍（讀）咢咢黃髮之咢（鄂）鬱茅作堂之鬱（鬱）規橅之橅（摹）西曹地忍之之地（猶節）救濕之濕（溽）仿佛一端之仿佛蠶氣之蠶（錄）尹翁歸字子兄之兄（讀曰況）眉憮之憮（無）奕弱之奕（歆）涌趨邪陰之趨（躍）唯財留神之財（同與裁）濫滌濁濊之濊（穢）廋索私屠酤之廋（搜）嗛退之嗛（古謙）噭咷楚歌之咷（讀音）亶容之亶（但）踞慢不遜攘之攘（古讓）率意亡譽之譽（古愆）犬馬齒戮之戮（盡）無怵惕憂之惕（惕）壹美爲樂之美（古笑）能苑之苑（古苑）因江潭而往記兮之往（往）蹚眉之眉（古眉）上天之繹之繹（載）兀華蹈衰之兀（古蹶）眠隆周之眠（即覓）雲霆霆而來迎之霆（古霆）西馳闔閭之闔（與盥）擽象犀之擽（古率）紐中之紐（古紐）騎京魚之京（鯨）其塵至矣之塵（古勒）

陂棄它之它（駝）分梨罩于之梨（同與剺）扶服蛾伏之蛾（同與蟻）棍於世俗之棍（同時）人皆習之之習（同與忽）條侯至貴居也之居（同與倨）趙禹爲人廉挺之挺（同與倨）義縱少溫籍之溫（蘊）咸宣之咸（減）抱關擊柝之柝（析）山不崔蘖之崔（古崔）千石魚波（讀曰陂）千亶之萩（即獵）陳夏千亟奈之奈（漆）千亟卮茜之卮（梔）醯醬千瓨之瓨（缸）跋鴟之跋（跨）孅嗇之孅（同與纖）耤友報仇之耤（古籍）濯船之濯（讀曰櫂）麗山之麗（驪）流離之流離（即瑠璃）褒誠乘忠之褒（古愼）班倢伃蛾而大幸之蛾（同與俄）不畏彊圉之圉不隧如髮之隧（墜）亹亹翼翼之亹（慶）恐猲良民之猲（喝）兒很自臧之兒（古貌）不韋驕居之餌之韋（與違）隗蹋之蹋（節）棄梲之棄（即字）悼世業之悼（與違同）蠡生民之蠡（古鮮）棄取后之棄（栗）昧中

餘爲庶幾之昧（準）之龢（和）東丛之丛（古叢）閼尹之呰之呰（庶）耽耽淑淑之淑（條）攜手遂秦之遂（邇）伏於海鴟之鴟（鳥）善眩之眩（同與幻）烏秅國之烏秅（音鷄）翔實之翔（即詳）戲下之戲（音麾）字

漢書所載地名多奇字後世讀之倉卒不辨今略記之蒯成（上音揃）洮陵（上音直夷反）南郭（下音貞）南奔（下音孝反）膫（音遼）蘄兒（即語兒）澅（獲）祋祁（上丁括反下音祁）盩厔（音至周）鄠（音胡）鄠（音戶）槐鄠（上音之與狐同下音涉反）蔓人（上音璞）濦頭（上音於謹反）銅陽（上音紅反）阬（同與鞠）鼂（古泥）邑（音遏）軼（音徒）鄦（音奚耿反）稻（音拓）珙（音貢即虹也）南緜（下音良全反）櫟虜（上音朔又音耿反）鄠（音孔反）郿（音若）郅（音夫又音扶）郡鄉（上音吾又音魚）去猶（上音仇）含洭（下音匡）俱山（上音恒）盩（音呼）

（難反）陨（工奇反）郁郅（音上莫音匹屑反下）毋掇（悅下反音之）鬱（音不列反）須道（完上音）搢次（反上下音子恣）撲劉（音璮）行柏（松下古字）櫟得（盧上音）驪軒（音虔）天陂衣（下音）樂涫（官下音）大要（要下古字）圄（音銀）淳（音邪）觀是（倪上音）稛陽（固上音）莫鉭（但音切）淫陶（汪上音）萍奚（題上音）素（迫音力反）訥邯（男上音）浿水（大上反音）蘇麻陵（受音運）苟扇（灘下同音）漩冷（音零）朱戴（虞下音）涞（音驅）茬（疑音反仕）抖（音斟）高原山（原即柘字）

爰曾錄字之別音者漢書中地名多有之如櫟陽（樂上音）蓮勺（音酌）徵（音懲）錫（陽音）解（音蟹）屯留（純上音）州共（音恭）蕩陰（湯上音）卷（權音去反）平輿（豫下音）慎陽（真上音）堵陽（者上音）葉（涉音反式）厲鄉（賴上音）芍陂（又上音音鵝）棗羣（姑音拓）單父（甫音善）東緡（旻下音）句陽（鉤上音）龍亢（剛下音）鄲（多音）郎裴（非下音）鄒（音檢）厝（音趣亦反）脩市（條上音）般（音班）琅槐（回下音）被陽（波上音）於陵（音上音）蛇丘（移上音）雩段（下下反音工）襄賁（肥下音）費（音祕）承（音證）故鄣（音下章）黝（伊音）葭明（萌下音）緜虒（斯下音）卑水（班上音）昧（音昧）葉榆（沙上音戈）比蘇（二上反音痴）且闌（閭上反音呼同）竝（音伴）宛溫（元上反音於）毋單（丹音無）句町（抵音幼）枳（音抵徙或）氏道（奚上反音丁）浩亹（門音合）令居（連上音）允街（音上）鍘番和（盤上音）乾齊（干上音）安俾（卑下音）烏氏（支下音）祖厲（賴音賚）朐卷（音絢音拳）月氏（支下音）略畔（俗音洛盤）圄（音銀）推邪（嗟下反音以）謥渾（魂下音）桐過（禾下反音工）桑乾（干下音）且如（如上反音子）雒瞀（音無）令支（音上郎音定反下）無慮（閭音巫）番汗（音盤）樂浪（音洛）黏蟬（提下音）中留（教下反音力）西捲（下音）辟陽（壁上音）脩陽（條音）夏（賈下音）攸（音收）承陽（蒸上音）蕃（音皮）曲遇（音曲丘禹反音隅）語兒（又上音御）師古注云郡縣之名土俗各有別稱不必皆依本字也

劉之遴傳云郡陽嗣王絕得班固所上漢書眞本謂今本諸王傳雜在諸傳中古本悉類項傳前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之古本敘傳號中篇今本稱爲敘傳戰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襄化爲侯王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襄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其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齎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郡陽王見琛傳

本草神農書也中言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邪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豈禹時所有邪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然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圜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辯貴賤正貴否爲神農之書可乎三略六韜太公書也然其中雜援軍讖以足成之夫讖書起於

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中略之末謂三略爲衰世而作太公之佐文武果衰世乎六韜中其言多誣聖賢之甚竊孫吳之陳而謂太公爲之乎爾雅周公書也然其中有云張仲孝友張仲宣王之臣也周公安得載之爾雅汲冢周書也其周月解則以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夫自堯時日躔虛一度至漢太初歷始云曰起牽牛一度何周月而乃爾時訓解則以雨水爲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歷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至太初歷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子華子程本書也其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語專對則皆倣左氏之文是何後此之偶合作聲歌似指漢武朱鳶芝房之事喻子車復竊韓愈宗元墓銘之意是何先後之相侔蒼頡篇李斯作

也其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彭畔討滅殘然則漢事何以載於秦書列仙傳劉向作也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然則釋教何嘗興於漢前此類甚多或摹古書而僞作或以己意而妄增至使好事之流曲爲辯釋以眩其博是皆未之深考耳

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敍武帝召周興嗣謂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髮皆白而賞甚厚楊文公談苑云千字文云勑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勑字乃梁字傳寫誤耳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勑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勑勑字之名始定於此也

檄書露布何所起乎漢陳琳草檄曹操見之頓愈頭風遂謂檄起於琳說文檄二尺書徐鍇通釋曰檄徵兵之書也漢高祖以羽檄徵天下兵有急則插以羽爾雅木無枝爲檄注檄直上也文心雕龍有張儀檄楚書隗囂檄亡新文文選有司馬相如喻蜀檄文則檄非自琳始也明矣隋禮儀志後魏每戰克書帛於漆竿上名露布世說桓宣武征鮮卑喚袁粲作露布倚馬手不輟筆俄成七紙如隋志世說所云則露布起於後魏而晉固之然漢官儀凡制書皆蠟封唯赦赦令司徒印露布州郡又漢書賈洪爲馬超作伐曹操露布則漢時已然及讀初學記引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沈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文采者則甘露沈重豐露布之

義當取於此與

按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曰策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維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若三公以罪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隸書之又按唐百官志曰王音有七一曰册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則用之說文云册者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當作册古文作笏蓋策册二字通用至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玉爲册故專謂之册也

碑非文章之名也而陸機曰碑披文以相質按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斲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謂之桓植喪大記曰君葬四綍二碑大夫葬二綍二碑

又曰凡封用綍去碑釋者曰碑桓盈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繞之間之轆轤轉桓而下之用綍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賈氏注曰宮廟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早晚又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或曰以絙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西北上碑南釋者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本耳而其字從石者取其堅且久也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今喪葬以石爲螭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自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王蒐於岐陽命從臣刻石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材而爲文章之名也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迨李翱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矣漢書蒯通善爲長短說又邊通學短長應劭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按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爲短歸此爲長蓋戰國策本名短長書晉袁悅之元覆能長短說甚有精理止持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是也

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延陵墓表俚俗目爲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著其登嶧山上會稽

唐趙蕤有長短經其義可知矣

岐山周篆以形製考之鼓也唐世諸儒以石鼓爲無所據至謂田獵之碣蓋未知古自有制也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於古逮唐乃得於韓愈韋應物以其文爲雅頌亦恨不得在六經推大著說使學者肄業及之其鴛潛動蟄符以其書畫傳爾第愈謂此爲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爲文王鼓嘗考於古田獵雖歲行之至於天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命令則非常事也故四王之後以爲絕典然則宣王蒐於岐山不得無所書或史失之其在諸侯國當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世無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號奇字如甄豐輩定作史籀書竇蒙以爲宣王獵碣而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張懷瓘以

此本車攻詩因考合前說且曰諷畋獵之所作也愈應物其書籍之則有據矣然爲諷爲美知其不得全於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於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王時矣方楚合諸侯中大蒐注禮者不知宣王嘗狩於岐以合諸侯況小雅所美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無大號令則不得爲盛節古者詩書不嫌同文以此便謂宣王未可信也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科斗書則謂篆爲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懷瓘以柱下史始變古文或異謂之爲篆而籀文蓋以其名自著宣王世史所作也知此論者是大篆又與籀異則不得以定爲史籀所書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當時以爲重禮

故後世不得泯沒宣王蒐岐陽何後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頌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迹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侯則此爲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於亳故後世有亳亭宣王狩於敖其在地紀則著敖亭詩曰選徒於敖其事可以考矣周書紀年於蒐狩之大皆書則合諸侯而頒大命亦一見於成王此其可信也

古人以不朽者託之金石然古碑銘見於世者甚夥暇日閱酈道元水經注因略疏其所記陰山魏高聰撰講武碑崔浩勒宣時事碑龍門廟祠碑夏陽司馬子長墓漢陽太守殷濟立祠碑弘農石隄祠銘砥柱恬漢先生翼神碑洛陽河平侯祠碑首陽山夷齊廟漢河南尹陳導等立碑黎山碑濮陽鄧

艾廟後秦沇州刺史彭超立碑漯陽城南沇州刺史劉岱碑太原晉都督并州太原成王之碑介子推廟碑介休蔡邕作郭有道碑宋子浚碑平陽堯廟碑汾水東原臺上堯神屋碑上谷長史侯相碑茲氏縣魏西河恭王司馬子盛廟碑敖城石門銘又滎口石門邊韶頌河隄銘滎陽郡守李勝祠石的銘定陶秦相穰侯魏冉墓碑丁昭儀墓碑酸棗漢令劉孟陽碑安民山漢冀州刺史王紛碑穀城項羽墓碣樂安任照先碑昌邑漢沇州刺史河東薛棠碑又沇州刺史茂陽楊叔恭碑尚書右丞沇州刺史東太山成人班孟堅碑鉅野漢荆州刺史李剛墓碑鉅野有漢司隸魯恭家石祠石廟壁刻書契以來忠臣孝子等形像字記獲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碑汲縣太公廟晉汲令盧無忌立碑殷大夫比干冢銘又魏孝文爲比干立墓隧碑沁水石門銘野王縣孔子廟庭刺史高允立碑河內靜輪宮祇洹碑修縣長魯國孔明碑銅鞮李熹墓碑鄴縣西門豹祠碑鉅鹿光武銅馬祠漳河神壇碑安平漢冀州從事趙徵碑魏冀州刺史丁紹碑獻帝南巡碑高氏山石銘靈山御射石碑曲陽恒山廟碑漢上谷太守議郎張平仲碑廣昌縣後魏太延御射碑戾太子子郎山碑又觸鋒將軍廣南廟碑涿縣晉康王碑范陽王司馬彪廟碑桑乾永固堂碑平城魏郊天壇碑太和殿階下碑廣陽魏征南將軍建城鄉景侯劉靖碑潞縣有劉靖造戾陵遏碑滿水燕元璽元年將軍步渾治盧龍道銘洛陽周冢碑緱氏司空密陵光侯

鄭廟碑晉城門校尉昌原恭侯鄭仲林碑九山廟碑百蟲將軍顯靈碑琅邪太守潘茈墓碑子給事黃門侍郎潘岳墓碑大石嶺後漢河南隱士通明立山堂碑伊闕魏黃初左壁銘右壁永康五年河南府尹開石銘梓澤裴氏墓碑灑水晉眞人帛仲理墓碑弘農魏將作大匠毋丘興盛墓碑千金堨石人腹上勒記洛陽魏黃初茅茨堂碑漢上東門橋石柱銘望先寺碑太學漢靈帝刻五經石碑門外蔡邕刊定六經碑又魏正始立古篆隸三字石經碑魏文帝典論碑太學贊碑又陽嘉八年修太學碑晉太始辟雍行禮碑漢廣野君酈食其廟碑郁夷縣漢邠州刺史趙融碑渭水大公廟碑長安魏雍州刺史郭淮碑華岳廟後漢光和四年鄭縣令河東裴畢立

碑華陰張昶華岳碑漢文帝廟漢鎮遠將軍段煨修祠碑漢給事黃門侍郎張昶自書碑又太康八年碑永興元年碑平阿侯王譚墓碑漢京兆尹司馬文預碑槐里安定梁嚴冢碑劍閣張載銘南鄉縣晉順陽太守丁穆碑葉縣葉公子高諸梁廟魏正始中長陳晞立碑汝南張明府祠碑新蔡青陂廟碑固始孫叔敖碑平陽侯相蔡昭冢碑繁昌魏受禪六字生金碑項城魏刺史賈逵祠廟碑密縣漢弘農太守張德冢廟碑陳縣漢相王君造四縣邸碑扶溝漢司徒袁滂碑蜀郡太守袁騰碑博平令袁光碑晉中散大夫胡均碑漢溫令許續碑漢尚書令虞翻碑柘縣柘令許君清德頌漢光和陽種令許叔臺碑漢樂成陵令太尉掾許嬰碑苦縣老子廟漢桓帝令陳相邊韶作碑孔子廟陳相魯國孔曠建碑李母冢譙令長河王阜立碑譙縣漢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嵩碑漢潁川太守曹騰冢碑漢長水校尉費熾冢碑漢謁者曹腆碑魏文帝故宅前壇大饗碑譙定王司馬士會冢碑漢幽州刺史朱龜墓碑山桑邑山桑侯文欽立碑文穆冢碑睢陽漢蒸平君墓碑漢太傅掾橋載墓碑蒙城國相東萊王璋立佛人王子喬碑獲水漢故繹墓令匡碑徐州楚相漢司徒袁安碑楚相魏中郎徐脤碑陳留漢雍丘令董生立廣野君郙食其碑鄠縣單父令楊彥碑尚書郎楊禪碑睢陽晉太康九年梁王妃王氏陵碑漢太尉橋玄墓三碑豫州從事皇毓碑臨睢長左馮翊王君碑成陽堯陵成陽令管遵立碑伍員祠

碑嬴縣季札子冢漢末奉高令立石銘無鹽縣東平憲王蒼冢碑曲阜孔林碑魯相陳君立有道兒君碑孔子廟漢魏以來七碑嶧山秦丞相李斯大篆勒銘湖陸度尚碑沛縣漢高祖廟碑泗水亭高廟碑泗水龔勝墓碣下邳司馬石苞鎮東將軍胡質司徒王渾監軍石崇四碑下相漢太尉陳球墓弟子管甯墓碑徽士邴原冢碑誌漢青州刺史孫嵩墓碑琅邪山管甯華歆立碑稷下梧宮臺石柱碑朱虛縣魏獨行君子秦始皇紀功德碑高密漢司農卿鄭康成冢碑安陽唐公祠碑沔縣北山鄒恢碑方山杜元凱碑襄陽晉太傅羊祜碑鎮南將軍杜預碑安南將軍劉儼碑樊城曹仁記水碑糊山有桓宣碑羊祜墮淚碑征南將軍胡龍碑征西將軍周訪碑宜城漢南陽太守秦頡墓碑冠蓋里刻石銘金城南門古碑武當縣華君銘陰縣魏縣令濟南劉熹碑闕林山銘郭先生輔碑沔水襄陽太守胡烈碑冠軍縣漢太尉長史邑人張敏碑魏征南軍司張詹墓碑涅陽左伯桃碑平氏縣南陽都鄉正街彈勸碑新野漢日南太守胡著碑胡陽樊重碑若令樊萌碑中常侍樊安碑復陽淮源廟南陽郭苞立碑新息長賈彪廟碑魏汝南太守程堯碑贛榆山秦始皇碑魯陽漢柱仲長彭山碑漢安邑長尹儉墓碑溫水漢中常侍長樂太僕吉侯苞冢碑鄂縣崔瑗作張平子墓碑文魏車騎將軍黃權冢碑宛城范蠡祠碑八公山淮南王廟齊永明十年立碑宋司空劉勔廟碑華容交阯太守胡寵墓碑西戎令范尹之墓碑符

縣女光終孝誠碑枝山荊州刺史陳留王子香祠石銘江夏晉征南將軍荊州刺史胡奮碑平南將軍王世將記征杜預事石刻林邑夷尊前王胡達碑洽道縣舜廟零陵太守徐儉立碑汨羅屈原廟碑漢南太守程堅碑南昌徐孺子墓太守南陽謝景立碑廬山上霄峰大禹刻石紀功碑餘杭顧颺碑范寧碑稽山秦始皇命李斯篆紀功石碑上虞縣令度尚使郡鄱淳作曹娥碑右此諸碑碣其見存於世不過百之一二耳之罘之蹟徒侈雄心漢水之沈莫徵遺勒永言千載能不依然乃知石有時泐名當不朽士之所重厥有在矣

張敦頤記六朝事蹟末有碑刻一門所載者吳孫晧封禪碑在宜興天璽三段石碑皇象書西平靖侯顏公太宗碑又平西靖侯顏府君碑俱顏眞卿書在府學晉竺使君銘又頌俱在張陣湖宋謝濤夫人王氏墓記在土山淨名寺齊侍中巴東獻武公碑在黃城村梁始興忠武王碑徐勉造貝義淵書在黃城村梁安成康王碑劉孝綽撰貝義淵書在清風鄉甘家巷梁永陽昭王墓志銘徐勉造梁永陽敬太妃墓志銘徐勉造俱在清風鄉梁臨川靖惠王神道碑在北城鄉梁侍中吳平忠侯蕭公神道碑在清風鄉花林村梁建安敏侯神道碑在鳳城鄉淳化鎮西梁上清眞人許長史舊館壇碑陶弘景撰并書在茅山玉晨觀陳江總棲霞寺碑在攝山陳宮井闕題刻在法寶寺西隋平陳碑薛道衡撰文虞世南書在石頭城西明徵君碑唐高宗撰高正臣書在攝山栖霞寺大唐

栖霞寺齊會記大唐寺栖霞寺律大師碑大唐重建開善寺記在蔣山寺大唐玉清觀四等碑陶巨莊書在崇禮鄉玉清觀臺上大唐沈傳師齋疏南唐徐鉉題名在攝岫千佛嶺次唐王法主碑劉禕之文在茅山崇玄觀大唐紫陽觀碑徐鉉文楊元鼎書唐玄靖先生李含光碑顏眞卿撰并書大唐遙傷茅山孫尊師詩李德裕述裴質方書大唐三洞景昭大法師韋君碑陸長源文竇泉書并篆額大唐下泊官記王師簡文段令緯篆額大唐許眞人并銘徐鉉文并書以上俱在茅山玉晨觀大唐白鶴廟記柳識文劉鳴素書在鴻禧院大唐義女碑李白文在溧陽縣僞吳興化院徐溫銅鐘銘文在丹陽鄉香林寺僞吳釘石銘文在靖安鎮南唐方山寶華宮碑南唐洞玄觀請鍾記南唐寶華宮功德什物記以上俱在方山南唐李順公神道碑高越書南唐張懿公神道碑朱銑書俱在石頭城北南唐蔣莊武帝廟碑徐鉉撰朱銑書在蔣廟門外南唐易夫人墓志額在土山南唐李後主祭悟空禪師文并親書德慶堂三字在清涼寺南唐開善寺井記在蔣山寺南唐義井闕刻在石城後七里鋪南唐僧用虛題栖霞寺詩在千佛嶺景德栖霞寺殿記高陟撰在本寺景祐重造蔣廟碑陵陽景撰惠烈廟記曹熙立蔣廟篆祭文蔣堂文郜必篆以上俱在蔣廟道光泉記王安國撰八功德水記梅摯撰大平興國寺莊田記俱在蔣山蕭帝寺記元絳撰在法光寺一名鹿苑寺子隱堂記梅摯撰在法光寺白雲菴記王安國

撰在栖霞寺宋齊丘鳳皇臺詩刻在保寧寺溧水長潘元卓
校官碑在溧水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典述下

江甯顧起元

道書以一卷爲一曶晉周興輔通陶九成說郛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佛典又云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亦借爲卷也宋史藝文志云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沈括夢溪筆談以爲始於馮道奏鏤五經是後唐時事柳玭訓序又云常在蜀時書肆中閱印板小學書則印板非始於五代矣意其唐時不過少有一二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宋則羣集皆有也世稱善歌者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乃因宋玉問客

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爲陽阿薤露又爲陽春白雪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遂謂郢人善歌殊不考其義其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襄陽耆舊傳雖云楚有善歌者歌陽菱白露朝日魚麗和之者不過數人復無陽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尙在亦不然也此鄢也非郢也據左傳楚成王使鬬宜申爲商公沿漢渡江將入郢王在沿宮下見之沿漢至於夏口然後渡江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在沿宮見之則沿宮蓋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鄢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鄰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卽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史記周紀武王曰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怪物也蜚鴻蠛蠓也張守節曰夷羊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飛鴻喻君子放乘鄭玄曰蜚鴻鴻鴈也知避陰陽寒暑喻民去無道就有道按三說皆如眯印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飛鴻滿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

楊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雉噫注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

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雉噫之歌也衛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覩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爲雉噫之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奏彼婦之謁可以死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楊子所云雉噫者指此唐人學宮碑文云聆鳳衰於南楚歌雉噫於東魯亦用楊子之語也今本無雉字故詳具之

秦詛楚文有九湫大沈之語沈之爲義世多未解按說文曰沈濁黮也莊子沈有漏注沈水污也漢書刑法志山川沈斥應劭風俗通曰沈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郭緣生述

征記鳥當沈中有九十臺皆生結蒲燕王繫馬蟠蒲也自注齊人謂湖曰沈顏師古曰沈謂居深水之下深而又深也古云沈潛又云沈漏沈湎又云默而好深沈之思皆取深而又深之意北方謂水皆曰沈不獨齊語爲然蓋北之言沈南之言潭也故沈亦音潭史記陳涉世家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長含反當呼爲潭潭也韓退之潭潭府中居正用此語又按管子夏人之王鑿二十寍渫十七湛注湛即沈沛之沈大澤巨浸也是潭與湛字雖不同義可互證故併引之

漢高帝定天下剖符封功臣刑白馬而盟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帶衣帶也礪礪石也言設使河

微而如帶石泐而如礪盟不可改也讀者多失其義宋制羣臣佩金魚其文曰忠曰孝曰清曰慎如黃河之深若泰山之礪咨爾無渝此盟是直以礪爲堅固之義矣

相如上林賦郁郁菲菲眾香發越肸蠁布寫暶蔚咇茀司馬彪曰肸蠁過也芬芳之過若蠁之布寫也說文蠁知聲蟲也爾雅圖貉蟲蠁郭璞云蛹蟲廣雅土蛹也毛晃曰古蠁字作向晉大夫羊舌肸字叔向左傳釋文香兩切取肸向布寫之義又揚雄羽獵賦蠁曶如神李善曰蠁曶疾也蠁與響同曶與忽同又甘泉賦薌咹肸以棍根又劉歆賦芳肸蠁之依斐則肸蠁蓋古語也

上林賦扈從橫行出於四校之中師古曰言其跋扈縱恣而行出於校之四外也非是蓋扈尾也後從曰扈故侍從天子曰扈從今逐獸橫行故言出於四校之中若言跋扈則强梁也詩疏云凶橫自恣陵人之貌漢書音義云自大也其非臣子侍從之義明矣

潘興事今將母者通用之而不知潘以石崇事見法其母固同與其禍也及瓜事今以爲得代之期而不知瓜期不得代連稱管至父繇此爲亂也含鷄舌香乃侍中刀存以年老口臭令含之墓碑生金在賈梁道廟以爲晉中興之兆而庾氏爲滅族之候俱不爲佳事也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辨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攜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

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

吳曾漫錄曰律有唐突之罪按馬融長笛賦犇遁碭突注徒郎切以唐爲碭李白赤壁歌鯨鯢唐突留餘跡劉禹錫詩瓦礫來唐突此唐突字魏曹子建牛鬬詩行彼土山頭欻起相搪突見太平廣記按碭搪唐三字不同皆一音爾東漢陳羣曰燕薊唐突人參在諸人之先正用此唐字若引曹子建詩用搪突字則魏志子建謂韓宣豈應唐突列侯又用此唐字矣則晉人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之語乃用漢人之意豈但見於唐人劉李二公而已漢碑有乘虛唐突孔融傳有唐突宮掖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

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如傍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略舉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駙安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鶯鳥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爲重復此類爲傍犯如九歌蕙殺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日蒸蕙殺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唯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廚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以鷄對楊如此之類皆爲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聞幾家村草對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侵簪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麻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輩詩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也

常見人作詩者有云尙臥元龍百尺樓意謂陳元龍有登樓事也按世說許汜與劉玄德並在劉荊州坐共論人物許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玄德問許君言豪甯有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而無救世之意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是百尺樓上臥乃玄德自謂非陳登事也

應璩百一詩凡有五首今止存一百一之義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逐法應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然考張方楚國先賢傳曰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偏以示在位者皆怪愕獨何晏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七志曰應璩謂之新詩以百言爲一篇謂之百一詩樂府廣題曰百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百一詩序曰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魏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唐藝文志應璩有百一詩八卷鍾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嶸詩品謂應璩詩祖魏文善指事得激刺之旨

劉越石四美謂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故其詩曰之子之往四美不臻王勃滕王閣記四美具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也又韓愈贈別元十八協律詩子今四美具謂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已不學既學患不行也

指雲思親乃陸機事今人但知始於狄仁傑也士衡仕洛而親在華亭故其思親賦有云指南雲而寄歎望歸風而效誠是也後梁公仕并州法曹親在河陽登太行山反顧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又江總詩心逐南雲去杜甫詩江東日暮雲又憶弟看雲白日眠是東雲南雲看雲亦可施之兄弟朋友也

劉貢父詩話云曹參曾爲漢功曹而杜詩云功曹非復漢蕭何誤矣按曹參亦未爲功曹子美自用孫策語耳吳虞翻爲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廣德元年子美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故以自況

三國志既非僻書貢父乃未之見而輕詆子美何邪

柳子厚以天地爲鑿櫝人多未詳按字訓云鑿日出之色櫝日入之色鑿字見說文櫝音柳周禮衣鑿柳之材註柳之爲言聚也諸飾之所聚尙書分命和仲度西日柳谷故書鑿柳作接櫝鄭司農云接讀爲鑿櫝讀爲柳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兼有餘色故云柳谷

唐小說記紅葉事凡四其一本事詩顧況在洛乘間與一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詩友遊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流亦題云愁見鶯囀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紅葉題詩寄與誰後十餘日有客來禁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明皇代以楊妃號國龍盛宮娥皆衰悴不顧備掖庭嘗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棲流人顧況得而和之既達聖聽遣出禁內人不少或有五使之號況所和卽前四句也其二雲溪友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閉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其三北夢瑣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進士李茵遊苑中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有題詩與盧渥詩同其四玉溪編事侯繼圖秋日於大慈寺倚闌樓上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愁蛾爲誰心中事搦筆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遂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按後當別爲一事前三則本一人一事而傳記者各異耳劉斧青瑣中有溝流紅葉記最爲鄙妄蓋竊取前說而易其名爲于祐右宋廉元英談藪所記然陸務觀侍兒小名錄又載前一詩云貞元中進士賈全虛黜於春官臨御溝得葉悲想其人涕泗交墜不能離溝上街吏頗疑其事金吾奏其實德宗亦爲感動令中人細詢之乃翠筠宮奉恩院王才人養女鳳兒者詰其由云臨水折花偶爲宮思讀死德宗惻然召全虛授金吾衛兵曹以鳳兒賜之幷其院貲皆畀焉其詳後二句作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按此又非顧況事然其名賈全虛或是烏有子虛亡是之類後人假撰名姓耳

東坡老饕賦蓋文章之遊戲耳按左氏紹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人以比二凶謂之饕餮又許氏說文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然則東坡之賦當作老餮也

小說云東坡用事雖爛熟亦檢看然誤處政自不少虢國夫人夜遊圖云當時亦嘆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按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虎平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侯

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也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荊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用之又玉奴絃索花奴手花奴指汝陽王璡而以玉奴爲楊妃又戾於前詩矣又金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見扁鵲傳而以爲倉公可乎又不向如皐問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左傳御以如皐如訓往也非地名曰如皐又詩云獨憐司馬能饒石餘有中郎解摸金出袁紹檄曹操云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摸金非中郎也又登徐州戲馬臺詩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下有路號玉鉤斜非徐州事也又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攷禧遂良與人書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彌

金陵叢書 嘉氏校印

陀事也又代人留別詩絳蠟燒殘玉斝飛雅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按太平寰宇記載西施事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李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郊是也乃以爲姓西又石建方欣洗腧廁姜龍不解嘆咿嚘漢書本作廁腧蓋中衣也二字亦不應倒用

按鄭嶠津陽門詩玉奴琵琶龍香撥倚歌促酒解愁注云玉奴乃嶠太真小字也又周秦行紀亦以玉奴爲太真然則呼太真爲玉奴東坡亦自有所本矣又梅花詩首二句乃用周秦行紀中事後二句別是一意然潘妃自名玉兒非玉奴也

文人所作詩句所用事往往有與原記故實詞意相背者不必拘拘牽合如阮籍登廣武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氏也太白詩沈醉呼豎子往言非至公則謂豎子爲沛公天幸者猶去病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誤以爲衛青放麑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陳子昂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則誤謂之中山顏延年一麑出守麑言去耳杜牧之詩欲把一麑江海去則誤以爲旌麑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紫禁仙輿詰旦來李迥秀詰旦重門開警蹕則以詰旦爲今日裴秀冀州記糜氏仙人廟者昔王僑爲栢人令於此登仙許渾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以王僑爲王子喬矣

李子鱗憲使賦朱司空新河詩一聯云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宮不知者以爲上單下重宛委編云按闕闕九州記三月水謂之桃花水爲害極大此聯不唯對偶精切而

金陵叢書 嘉氏校印

使事用意之妙有不可言者按此之所引故有據然猶未盡得李意也按漢杜欽議治河言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大司馬張仲議河曰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今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華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洩也李意本出此方爲精切耳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臑胎蝦寒熊炙餼膾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魚鼈蓋魚鼈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爲寒字誤而從魚字邪不思寒與魚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盤餼論羊淹鷄寒崔駰傳亦有鷄寒曹植文寒鶴蒸麑劉熙釋名韓鷄爲正古字寒與韓通也王

維老將行恥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近刻本爲不知者改作吾軍蓋越甲吳軍似是連對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用重韻未聞七言有重韻也維豈謬至此邪按劉向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君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君豈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

沈休文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與徐勉最善乃以書陳情於勉其略謂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又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維攝當須過自束持方可僵仆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牽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言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恩是策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不許但加鼓吹而已是休文一衰病老公不知止足者也大是殺風景事而後世因瘦腰一語誤入詞調呼之爲沈郎又以爲風流之甚極大可笑也

遜齋閒覽謂王右軍蘭亭序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又謂絲竹管絃亦重複余謂不然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徹雨新晴六合清朗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右軍故自有所本也

浸錄謂楊修答臨淄侯箋末曰造次不能宣備書尾用不宣始此按漢高祖初定天下諸侯王上疏末云大王功德著於後世不宣味死再拜此正不宣語之所從出又謂自唐以來爲墓志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行狀如梁江淹之作是也按吳志周條等甄別行狀上疏云云此行狀之名所由始也

韶可以爲禹樂史記禹興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稱帝史記夏紀帝桀是也獻俘不獨人也物皆可以爲俘俘取也書云俘厥寶玉是也句不止於自乞也與人亦可稱句前漢廣川王越傳盡取善繪句諸宮人注句遺也賄不獨賂也賜皆可以爲賄書賄肅愼之命是也診不止脈也視物皆可以爲診後漢王喬傳尚方診視鳥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賻皆可以爲餉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梁簡文帝有答南平王餉舞簟啟徐孝穆有答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謂之幣趙世家馮亭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是也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是也

龍不獨以譬君德凡有德者皆可以龍言也諸葛亮嵇康皆號臥龍蔡邕號酒龍孔融薦禰衡云龍躍天衢袁宏贊武侯云初九龍盤雅志彌確樊英傳注安帝徵隱士策文云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陰興謂貴人曰亢龍有悔以譬外戚之衆又如魏華歆管甯邴原三人爲一龍賈會里中號一龍許劭許虔汝南平輿預詩人謝甄稱平輿之淵有二龍焉唐烏

承玭與兄承恩人號轅門二龍又如程明道詩以呂晦叔司馬君實爲二龍又劉岱劉繇齊柳悅柳惔南唐徐鉉徐鍇皆號二龍蜀李朝兄弟三人號李氏三龍李修四子亮叔訓秀房諤四子豫坦邃熙皆號四龍汝南先賢傳曰周燕五子子輿子羽子仲子明子良公沙穆五子紹孚恪遂樊宋張裕五子演鏡永辯岱涼辛氏鑒曠攀賓迅晉索靖汜衷張闓索綝索永濟北汜昭戴祁徐晏夏隱劉彬皆號五龍卞粹兄弟六人溫恭兄弟六人皆號六龍陸徵兄弟七人崔徵兄弟七人皆號七龍荀淑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唐崔頲生八子伏羲兄弟八人皆號八龍後魏崔長瑜子樞等九人北齊王昕母生九子皆襲藉皆號九龍魏張魯有十子儒雅溫恭號

十龍然則龍不止比君德矣

文王可以爲文君張衡賦文君爲我端蓍是也北狄可以爲蠻史記匈奴傳獫狁葷粥居於北蠻又大雅韓奕曰因時百蠻其追其貊奄受北國是也二典可以爲謨馬融曰戛擊鳴球戒於虞謨是也堯典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抗傳靜言庸違唐書攸戒是也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牀前曰阿堵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唐人曰若箇今曰這箇也故殷浩看佛經曰理亦應在阿堵中顧長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溫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輩是也凡觀一代書須曉一代語觀一方書須通一方之言也

古人多以韻語紀物今棄書之如火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由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周書說火浣布日南有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徧體無衣襦唐書說博物記三廉大實實不但三廉四名三廉北食之多汁味酸且甘蔵之尤好與衆果參陳物志物草之依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漢禰鱗被物有常性孰知所自郭子玄莘贊鯥似蛤句有鱗無殼一面附石叶詩結細孔雜雜或七或八郭璞贊曰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衛護其犢與虎爲讎物林異志象之爲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逾豕鼻爲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萬震異物賛烏鯽八足

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鞵囊其名烏鯽喻波濮墨迷射水歷萬震異名海物記海蛤魁陸瓦瓏鑛殼外眉內渠形攀渾朴萬震南州志海蠻南州合浦之人習水善浮俛覩層巖如猨仰株入如沈鼈出如輕鳧蹲泥剖蚌潛竊明珠萬震異物志南州江瑤柱厥甲美如瑤玉肉柱肩寸名江瑤柱萬震異名記海物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露以角含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萬震異物賛神丘有火穴光景照千里昆侖有弱水鴻毛不能起玄中記一跳八尺兩跳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風俗通陵龍之體黃身四足形短尾長有鱗無角南越海人嘉蓋見逐臨海水土志本賛復引一索飛絙杙閣其名曰笮人

懸半空度彼絕壑（李膺貢箋）高山巖巖石磊落傾側縈迴下臨峭壑行者攀緣牽援帶索（袁崧山記）檜溪赤木盤虵七曲盤羊鳥權氣與天通看都護泚住柱呼尹康降賈子老擔七里（酈道元水經注）鍛寶四足而有魚名頭尾類鯉岐岐而行長生山澗出入沈浮云是嬾婦怨懟自投（異物志魚贊）海魚無鱗形類琵琶一名樂魚其名亦嘉聞奇出聽曾識瓠巴（沈懷遠贊）含光之魚臨海郡有南人鱗炙雖美而毒煎煿已乾耀夜如燭（沈懷遠含光魚贊）蚺惟大虵既洪且長采色駮犖其文錦章食灰吞鹿腴成養創賓饗嘉食是豆是觴（南齊志蚺蛇贊）鮫之爲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楊孚異物志交州）鼓翮十運一翼翻翻厥名如鵠鱗在尾端（郭璞鰩魚贊）形如覆銚包玉含珠有而

又橫泄以尾閭閭與道會可謂奇魚（郭璞文鮣贊）甯去累世宅不去鮪魚額（古鯨）

古呼米麵爲屈劉孝威謝官賜交州米麵四百屈食爲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又謝賚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賜果食一頭魚爲斟梁科律生魚若干斟茗爲薄爲夾溫州貢茗二百尺薄又梁科律薄茗千夾筆爲雙爲牀爲枝漢蔡質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搜神記益州西神祠祈禱者持一雙筆南朝呼筆四管爲一牀梁簡文帝答書云乍覩筆牀又云寫書筆一枝一萬字墨爲螺爲丸爲枚陸雲書送墨二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紙爲番王

綾之有紙二百番又紙爲墮陳後主施光宅寺中藤紙一墮錦爲兩王佐云幣錦二兩衣爲裁陸倕謝安城王楚越衣二裁沈約有謝莫衫一裁啟裂裝爲緣簡文帝云蒙惠裂裝一緣裙爲腰履爲量隋晉王施智者大師鬱泥綠布裙一腰又賜紫絰靴一量烏皮履一量奴爲頭簡文帝書言安城王餉奴十一頭爵爲子蠟爲麩宋史有云爵香如干子蠟如干麩齊建武四年事檳榔爲口胡桃爲子陸倕謝安城王賜檳榔一千口胡桃一千子案爐爲面佛像爲軀陳少主施瓦官禪師鬪寶樓脊案一面虎面香爐一面眞金像一軀燭爲挺少主沈后送大師燭十挺

相人之法古矣而物無不可相史云黃魯直陳君夫相犬留長孺相彘榮陽禧氏相牛呂覽又記古有善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麻胡相頰女厲相目衛忌相髦許鄙相尻代羯相胸脇管青相臆脇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君贊相後於獸相馬人可知矣昭德讀書志列伯樂相馬經浮丘伯相鶴經甯戚相牛經鄭氏通志又加以周穆王相鶴經諸葛頻徐成相馬經高堂隆相牛經淮南八公相鵠經相鳴經相雞經相鵝經不惟是也凡物皆然故自西都藝文之目已著相人相寶劍刀相六畜班孟堅謂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要其術如是而已世代相傳當有存者陳氏書曰相貝經未詳何書緯略云師曠有禽經浮丘伯相鶴經雖六畜亦有牛經馬經狗經下至蟲魚有龜經魚經

唯朱仲所傳貝經怪奇豈即相貝經歟或迷其名類而謂相也緯略又舉東方朔相笏經袁天綱郭仙笏經陳混常相笏經今古相手板經笏亦驗人禍福也宋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齊綦毋珍之在州時者一手板相者云富貴又吳曾漫錄引陸長源辨疑志載唐天寶中有李旺稱善相笏驗以事卒皆無驗以爲不可槩論遂記開寶禾岳長史相水巨鑑三笏一王侯笏生人不當禾一宰相笏一卿監笏亦爲節度使而非眞後一歸錢武肅祠堂一歸沈相一歸錢昭晏以衛尉卿守滑州眞廟朝老道士爲沈良擇笏云此借緋笏兼是虔吉州通判沈時除吉州通判借緋又云候罷在別爲揀朝官笏期明年六月沈果以是時卒由前一事則貴賤在笏由後一

事則吉凶在人漫錄云館中有陳混常相笏經其說推本管輅李淳風之言又韋氏相板印法魏程申伯相印法蓋相笏之類又有相字法相花押法孔平仲談苑有相船法多不傳也野客叢書又云崇文書目載有駝經鷹經諺云遠水不救近火此出韓非子以干求講託爲鑽出班固答賓戲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以見陵於人爲欺負出漢書韓延壽傳待下更恩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克責曰不中用出史記始皇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此出漢武故事上嘗語栗姬怒弗肯磨又罵上老狗曰小家子出漢書霍光傳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封侯曰子細本北史源思禮傳爲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罵人爲獠奴本南史王琨獠婢所生曰附近古作傳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傳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容短矮者俗謂之蓬文選有蓬脆之語唐書王怀傳形容蓬陋蓋里巷常談其所從來遠矣

賓退錄云常語有自來不得曰脫空周史少主崩命馮道迎相公將立之公至相州周祖已爲三軍推戴郭忠恕責道曰令公一旦反作脫空漢子順適曰快活北史和士開語武成一日快活敵千年開元傳信錄有快活三郎桑維翰謂友宰相外雖好其中甚不快活自大曰尊重小史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少長皆拜相少乘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御女曰房屋南史武帝手勅賣賀琛曰朕絕房屋三十餘年人不平易曰客氣左傳定公十年陽虎曰盡客氣也人欠雅致曰村氣唐世語林薛萬徹尚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薛駙馬村氣以酒御寒曰煖寒開天遺事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坊巷口掃雪爲徑路躬親至坊巷口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謂之煖寒不應得財而得曰橫財獨異志盧懷慎爲疾暴卒及復生曰冥司有三十曹日夜爲張說鑄橫財稱人德業益曰長進世說王長史與支公語支曰君言義了不長進人解事曰曉事文選楊修與曹子建書曰修家子雲老不曉事與人議事曰計較三國志孫堅傳夜馳見袁紹畫地計較稱人變常曰改常北夢瑣言軍容使嚴遵美仁閣也嘗一

日發狂手足舞蹈榜有一猫一犬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笑之不情曰乾笑宋史范曄傳曄謀逆就刑於市妻來別爲曰身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曄乾笑人能幹運曰經紀唐書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歛太宗嘗賜諸王帛勑曰滕王將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言事不必實曰風聞漢書尉陀傳陀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二十箇小食曰點心唐鄭傪爲江淮留後家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人性急曰不耐煩見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不潔爲廳糟義雖不同自有所出也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陀傳亦有此言辯自事之是否曰分疏漢書袁盎傳以不親爲

解師古曰解者若今分疏矣遷居人治酒過主人飲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僕前日煖房來女婿曰上頭花蔬夫人官詞曰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便上頭人不通達爲方頭陸魯望詩曰頭方不會王門事飲食曰一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前漢書注頓匡一頓而成治生計曰生活梁武帝謂臨川王宏曰阿六汝生活大可

今世之稱謂有形於古記者女兄曰姐記曰䠶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子也切今世多稱女兄爲姐尊之也稱人長曰老兄世說東府樗蒲大擲劉毅擲得雉劉裕援五木斥之曰老兄試爲卿答即成盧瀉又曰吾兄左傳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稱弟曰舍弟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稱人弟曰令弟古以自稱弟謝靈運酬惠連詩來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稱人曰郎君文選應璩與滿炳書曰好嘉郎君女兄夫曰姊夫元氏小焦與崑姓書吾時在鳳翔每借書於齊倉曹家徐步執卷就陸姊夫師授妹夫曰妹壻趙岐娶馬某女宗姜爲妻妻兄子融岐不以妹壻之故屈志於融女壻曰令壻唐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恭甚且言肯爲兄弟令壻半子也婦人謂夫妹曰小姑焦仲卿妻詩云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同行人稱曰火伴木蘭詞云出門見火伴火伴始驚忙稱先身人曰先輩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曰先輩初無論世說亦多有此語奴婢所生

子曰家生兒漢書陳勝傳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云家生兒也鄙人之不肖曰奴才水經注李特至劍閣歎曰劉氏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不奴才也又唐郭子儀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男女縊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唐書蕭嵩自道曰天子親家翁以親字爲去聲見輟耕錄幼女曰丫頭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稱人曰某甲三國志許攸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呼後輩曰後生子鮑明遠少年時至衰老行篇云寄與後生子作樂當及春以字役公門曰書手報應記唐宋衍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爲鹽鐵書手

劉向校書子歆爲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俱被焚燒東漢石室蘭臺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毅典掌依七略爲書部董卓之亂王允收而西者僅七十餘乘遣復棄其半魏采掇遺書藏在祕書中外三閣祕書監荀勖因鄭默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曰甲乙丙丁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西晉李充以勖舊部校之在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宋元嘉中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中祕書丞王儉造目錄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二曰諸子三曰文翰四曰軍書五曰陰陽六曰術藝七曰圖譜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凡一萬八千一十卷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文德殿所藏二萬三千一百六卷時有任昉殷均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又術數之書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恆撰其名普通中阮孝緒更爲七錄一曰經典二曰紀傳三曰子兵四曰文集五曰技術六曰佛七曰道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書歸江陵凡七萬餘卷周師焚之宋武入關所收姚苻圖籍纔四千卷後周書目八千增至萬卷周平齊僅至五千卷隋初祕書內外閣凡三萬餘卷煬帝觀文殿所貯亦分四部一云嘉則殿書至三十七萬卷唐滅僞鄭盡收圖書古跡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以船行經砥柱多被漂沒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殘缺唐書考見存者大凡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開元中兩都聚書最盛爲卷八萬有奇而唐人所自爲者幾三萬卷亦僅五萬有餘而已一云四部目錄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一云七萬卷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倒平諸國又詔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徙三館書實之又別爲書庫曰祕閣又禁中龍圖閣後苑太清樓及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仁宗新作崇文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爲崇文總目四十六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至徽宗時總開國以來所撰集之目爲部六千七百有五爲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靖康之難蕩然靡遺南渡以後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嘗宗時續目又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其後至宋亡史又續載之凡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

士大夫家所藏在前世如蔡邕有書萬卷嘗載數車與王粲粲亡後粲子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族子粲張華載書三十車杜兼至萬卷沈約藏書至十二萬卷唐吳兢西齋書目一萬三千四百餘卷韋述續七志有二萬卷鄭俠李繁插架三萬卷南唐馮贄序雲仙散錄言家藏書二萬卷宋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陽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壯輿皆號藏書之富邯鄲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目錄三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卷南都至四萬三千餘卷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等書不與焉次如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其後無不厄於兵火者又如濮安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其子仲糜進目錄三卷他如石林葉氏多至十萬卷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富各不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餘宋末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至五萬一千八百餘卷且做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後亦散失於兵火至於蜀中三李秀巖東窗鳳山三族號爲史家所藏僻書尤多後亦無餘周公謹家三世積書凡有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刻一千五百餘種後皆厄於火又聞浦陽鄭氏義門藏書極多家有藏書樓若干間其額是建文所書擘窠大字御書樓三字藏書有八萬餘卷古名賢墨蹟畫刻亦不下五六百種皆付煨燼書之難積而易散也如此

江甯顧起元

字學

夏英公集古篆韻所引書目汗簡說文石經字略夏書籀韻
雲臺碑豫讓文古孝經古周易古尚書演說文雜古文林罕
集古老子山海經古史記古漢書孫强集馬日磾集收子文
古世本義雲章古莊子碧落文華岳碑古孝經張揖集亢倉
子古爾雅古論語古毛詩開元文李彤集古春秋古禮記徐
邈集三方碑茅君傳古樂章古周禮石梯文濟南集馬田碑
銀床頌煙霞頌洞山文庾儼集古月令南嶽碑陰符經王庶
子碑祝尚邱龍比干墓銘衛宏字說貝丘長碑凌壇臺文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札墓銘滕公墓銘周才字錄朱育集字樊先生碑義雲切韻
墓書古文楊大夫碑天台經幢蔡邕石經王維畫記顏黃門
說庾儼字書證俗古文王先生誄彌勒篆碑陳逸人碑楊氏
阡銘鬱林序文周書大傳淮南子上昇記王惟恭黃庭經趙
琬章古字畧王存義切韻張庭珪劍銘裴光遠集綴郭昭卿
字指李商隱字畧崔希裕纂古丘光庭序文鳳棲記
楊用修聞見字書目石鼓文鄭樵注王應麟注薛尚功注史篇說文引九經韻
補羣經音辨賈昌朝小爾雅孔鮒廣雅張揖要雅梁劉賈升卿埤蒼
丹卿漢永元中人糾謬正俗顏師古通俗文服虔說文五義吳淑說文糸傳
徐鍇呂忱字林陸該字林葛洪字苑曹疏字苑御覽字府庾元
威字府鐘鼎款識薛尚功集古錄歐陽博古圖考古圖呂大臨金

石錄趙明誠故跡遺文徐浩古跡記北齊李鉉字辨李濟五音
譜七音韻鏡宋英恭字林音義張揖謬字周成難字宋庠國
語音智騫楚辭音徐邈莊子集音甘輝魏包莊子釋音陶弘
景黃庭經音孫炎爾雅音釋玄應諸經音義蕭該漢書音義
李舟切韻董南一切韻指南晉王延文字音何承天纂文阮
孝緒文字集畧李登聲類李季節音譜陸法言集韻隋潘徽
韻纂孫愐唐韻曹憲桂苑珠叢張參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
字樣夏竦古文四聲韻趙克繼廣古文四聲韻郭忠恕佩觿
集鄭樵字始連環鄭樵象類書溫公切韻指掌圖直梟書林
韻會黃公紹韻會舉要吳棫韻補顏元孫干祿字書婁機廣
干祿字書周琦六書正譌王隆小學篇說文字原劉士明動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靜字音唐蒙博物記李肩吾字通洪适隸釋呂靜韻集周思
言音韻文字辨疑夏侯該韻畧杜臺卿韻畧楊休之韻畧張
揖古今字詁阮孝緒古今文詁班馬字類王陵文字指要郭
知玄集韻拾遺鄭氏象髓戴侗六書故毛晃禮部韻略劉淵
平水韻韻總李涪刊誤陳思寶刻叢珠書苑詩華王柏正始
之音字譜隸格聲綽
英公用修所疏未備者神禹碑李斯嶧山碑泰山碑秦望山
碑詛楚文石鼓音僻曼域補說文字解說文音隱說文韻補
古今字書楊承慶字統顧野王玉篇釋慧力像文王篇趙利
正玉篇解疑司馬光類篇侯洪伯字類叙評謝康樂要字苑
馮椋括字苑葛洪要用字苑殷仲堪常用字訓賈魴字屬篇

鄭里要用雜字王義文字要記周成解文字薛立字宗文字譜江遠釋文王愔文字志王氏文字要說難字要覽字知源郭訓字旨篇桂苑珠叢略要隋王劭俗語難字李少通雜字要僧正度雜字書文字整疑正名顏延之纂要文字釋疑李少通今字辨疑顧愷之啟疑文字指歸唐武后字海稽正辨譙僧智光龍龕手鑑僧寶誌文字釋訓明皇開元文字音義唐歐陽融經典分毫正字音書考源周研聲韻呂靜韻集張諒四聲韻林段弘韻集羣玉典韻王該文章音韻李槩修續音韻決疑纂韻鈔劉善經四聲指歸沈約四聲夏侯詠四聲韻略趙氏韻篇李槩音譜釋滯洪韻英陸慈切韻蕭鈞音韻武元之韻銓明皇韻英顏眞卿韻海鑑源僧猷智辨體修補

加字切韻李邕唐韻要略雍熙廣韻丁度集韻禮部疑韻陳彭年重修廣韻吳鉉五音廣韻景祐韻王延雜文字音陽休之辨嫌音異字同音張推證俗音顏愍楚證俗音略敍同音聲韻圖柳曜五音切韻樞切韻指元論僧鑑言切韻指元疏劉守錫歸字圖僧守溫三十六字母圖僧行慶定清濁韻鈐切韻內外轉鈐內外轉歸字郭逸音訣劉鎔經典集音泉志古印式劉伯莊史記漢書音義徐文遠左傳音李玄植三禮音義公孫羅文選音義陸德明經典釋文曹憲文選音義許淹文選音劉原父先秦古器記張有復古編張有五聲韻補六書統六書精蘊四書五經明音古今韻漢隸分韻李陽冰謙卦碑李陽冰新泉銘趙古則聲音文字通正轉音略字學源流六書指南六書本義王俅嘯堂集古錄高似孫五書總韻林罕字源偏傍小說苟刪正續千文字婁機漢隸字源劉珠碑本隸韻佐書韻編洪适隸釋石經遺字碑王楚鐘鼎篆韻無銜鐘鼎韻杜本華夏同音吾衍學古編吾衍續古篆韻吾衍疑字吾衍說文續釋楊鉤鐘鼎篆韻宣和譜楊克一集古印格王厚之復齋印譜顏叔夏古印譜姜夔集古印譜趙孟頫印史王應電同文備考黃諫從古正文楊愼轉注古音略古音餘古音附書學正韻李宗言釋字六書當分六體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假借轉注是也六書以十爲分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聲居其四假借借此四者也轉注注此四者也四象以爲經假

借轉注以爲緯四象有限假借轉注無窮也鄭漁仲六書考論假借極有發明至說轉注云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人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彼爲轉注許愼云轉注考老是也毛晃云老子下從七音化考字下從丂音巧各自成文非反考爲老也主柏正始之音亦以考老之訓爲非蕭楚謂一字轉其聲而讀是謂轉注程端禮謂假借借聲轉注轉聲皆合周禮注展轉注釋之說可正考老之謬矣又易疏云賁有七音義各不同觸類而長之衰有四音齊有五音從有七音差有八音敦有九音辟有十一音皆轉注之極也漢世緯書既出故言卯金刀者劉也按劉氏本范氏後自秦而反其處者爲劉氏則劉當爲留說文留從丣戶開爲丣丣

爲春門戶閭爲卯卯爲秋門留自從卯卯酉同故知留不從卯劉姓則不從刀也許愼以劉爲鏐其轉而爲劉者以田則爲刀也然姓書周之大夫有食采於劉者此畿南北地也因地以爲氏則與漢姓異出但不知古文劉者其書與漢如何故凡漢姓自當爲鏐或以爲留南朝有留異或以爲出留侯非也特漢姓不出其本者如此耳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楚辭九辨曰還及君之無恙說苑魏文侯語倉庚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漢書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云拜其無恙者顧愷之與殷仲堪牋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皇帝致書日沒處皇帝無恙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疾名曰猛猛恙也嘗入人室屋黃帝殺之人無憂疾謂之無恙爾雅曰恙憂也應劭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蟲人蟲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凡相問曰無恙恙或以爲獸或以爲蟲或謂無憂廣干祿字書兼收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廣韻猛字下云猛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恙字下云憂也病也蟲蟲善食人心是猛恙二義神異經合而一之則誤矣

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注衆土爲封曰略經謂巡行略謂邊界卽取土爲封之略孟子所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是也後世不知略之爲衆土陸詞黃公紹謂巡行爲略失之遠矣巡行可以解經字而不可以解略字經略之云猶云防邊也猶云出塞也二字相聯爲義若以略爲巡行則謂邊云防禦謂塞爲征行可乎略也邊也塞也皆實字也邊塞字易明人皆知之略字義少隱故解者不以爲實字而盧之轉解轉謬矣再考左傳中凡言略者皆謂衆土爲封也如云侵敗王略又曰與之武公之略又曰吾將略地焉又曰略塞垣其義皆同尙書云嵎夷既略謂立邊防以界嵎夷正天子經略之事也孔穎達不識略字本義以爲俗稱忽略簡略之略乃注云用功少曰略何其俗而且陋謬而可笑哉孟子曰此其大略也略字本喻言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也亦猶莊子所謂道無封爲是而有畛也郭象注云道無封故萬物得忘其分域妙得莊旨孟子之言略猶莊之言封與畛也惜乎趙岐之注孟不能如郭象之注莊也乃曰大略大要也漢武紀殺略謂入界殺人襲遂傳劫略謂入界劫人今遂以略爲殺爲劫史云智略輻湊蓋謂其智足以周知天下之略今遂以略爲才智之稱假借譬喻遠失初意矣

趙子昂詩嘈囋琵琶媚遠天二字草書人多不解按陸機文賦務嘈囋而妖冶注埤蒼曰嘈囋聲貌囋與囋及囌同才曷切今本囋誤作畔洞簫賦務嘈嘈而妖冶長笛賦啾咋嘈啐啐慈沒切一云才曷切浮豔聲也

沈約始爲四聲韻以平上去入分淸濁高下自謂靈均以來未始有覩而梁高祖雅不好之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對曰

天子聖哲是也帝堯不能遵用陸厥與約駁論甚苦後至隋侯同劉臻等過陸法言論及聲韻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脂魚虞共爲一韻先仙尤侯俱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因取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畧等參伍之當時遂有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註而同撰者爲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後又有郭知玄緒正朱箋三百字關亮薛峋王仁煦祝尙丘孫愐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各增加字至宋成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沙門神珙又有四聲五

音九弄反紐圖其序畧云聿興文序反切爲初一弄有訛餘音皆失又云欲反字先須紐弄爲初一弄不調則宮商次昔有梁朝沈約創立紐字之圖皆以平聲碎尋難見唐又有陽衒公南陽釋處忠撰元和韻譜與文約義俱詞理稍繁尋求難顯乃列五圖圖爲五聲圖每圖皆從五音字行皆左轉中有註說之又列二方圖爲九弄圖圖中取一字爲頭橫列爲圖首目題榜正之文以別之譜曰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榜紐者皆是雙聲正在一紐之中榜出四聲之外榜正之自此而分清濁也東方喉聲何我剛鄂謌可康各西方舌聲丁的定泥甯亭聽歷南方齒聲詩識之食止示勝職北方脣聲邦旄剝雹北墨朋遐中央牙聲更硬牙格行幸亨客自神珙之切行而韻字益明矣元周氏之譏約乃以中土治音而勝之又欲以三聲而奪四聲尤可笑者然其所舉平聲如靴在戈韻車邪遮嗟卻在麻韻靴不押車車卻協麻元喧鴛言褰焉俱不協先煩翻不協寒山卻與魂痕同押其音何以相著灰不協揮杯不協裨梅不協糜雷不協羸必呼梅爲埋雷爲來方與哈協如此呼吸非鳩舌而何伯淸之所自持未必是而其所攻未必非也切韻之學本出于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似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鞭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于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顚天田年邦滕龐茫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爲之如幫字橫調之爲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商之清當剛臧之微清央羽之清）縱調之爲四等幫滂榜茫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次清榜宮之濁茫宮之清不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爲四聲幫膀榜博是也（幫宮清之平膀宮清之上榜宮清之去博宮清之入）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如封峯逢止有三字邕勇止有兩字竦欲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肴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

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爲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自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讀汎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似其類謂脣與脣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爲綿符兵爲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中第一等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牙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爲四聲音韻爲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龐駁師法多門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同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爲宮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徵羽切韻家則定以脣齒牙舌

金陵叢書 孫氏校印

喉爲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學則喉牙齒舌脣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脣輪起至脣上發如弁字之類是也攝字皐音如欲字皐中發之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那囉拖婆茶沙囉哆也毘吒二合迦娑麽伽他社鎭乎拖此前一一拖輕呼重呼奢佉叉二合娑多二合壤曷攞多二合婆上聲車娑麽二合縒伽上聲吒拏娑頗二合婆迦二合也娑二合室者二合佗陀爲法不同各有理致先王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浚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耳

經籍中多有古字通用及假借而用讀者每不之察如易豐卦雖旬無咎禮記內則旬而見注皆釋均不知旬即古均字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古作蜚與蜚字同韻書訓別也則肥當從蜚離卦離麗也又云明兩作離禮昏經曰納徵束帛離儷古通用巽卦喪其資斧資當讀爲齊應劭云齊利也淮南子云磨齊斧以伐朝菌漢書王莽傳引易何資作齊資齊古通用艮卦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熏讀爲閽蓋艮爲閽也熏閽古通用歸藏易一臾臾讀爲坤即古坤字書堯典方命圮族圮讀爲奬即古奬字禹貢西傾因桓是來又和夷底績水經注和夷底績即西傾因桓之桓漢書桓東少年場注桓楹即和表和表又轉爲華表桓譚新論隋志作華譚桓和華三字古通用又岷嶓既藝又岷山導江史記引此皆作汶三國志蜀後主測登觀汶水之流五代史王建貶衛尉少卿李鋼爲

金陵叢書 孫氏校印

汶川尉徐無黨註汶讀作岷汶岷古通用五子之歌甘酒嗜音又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二甘字當讀爲酣古字省文微子沈酗於酒酗當讀爲酗音煦漢書趙充國傳醉酗羌人顏師古曰醉怒曰酗即酗字問命伯問說文問作𢿱唐杜佑奏省官疏云伯景爲太僕問𢿱與景字同音亦相借耳詩小序岷喪其妃耦妃當讀爲配妃配古通用國風猗嗟名兮玉篇引名作顛眉目之間也西京賦昭藐流盼一顧傾城注昭眉睫之間皆言美人眉目流盼使人冥迷所謂一顧傾城也名顛冥三字古通用小旻發言盈庭發讀爲聒發聒古通用碩人鱣鮪發發發讀爲潑潑字省文小雅采薇平平左右論語便便言皆訓辨給也堯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百姓

平便古字通用公劉芮鞫之即韓詩外傳作阮班孟堅云弦中谷丙水出西北東入涇注芮阮雍州川也師古云阮讀與鞫同古字通用蓼蕭爲龍爲光長發荷天之龍二龍字註皆釋寵也然不知即古寵字省文隰有長楚旖旎其華王逸云今詩作猗儺二字皆平聲楚辭紛旖旎乎都房相如賦旖旎以招搖揚雄賦旖旎郅偈之旖旎王褒賦形旖旎以順吹旖旎即古猗儺字殷頌武王載發發讀爲旆發旆古通用禮記月令審端徑術讀爲遂術遂古通用又天子乃鮮羔開冰鮮讀爲獻鮮獻古通用玉藻立容辨卑毋諂辨讀爲貶辨貶古通用又盛氣顚實揚休顚讀爲填顚填古通用一命緼韍幽衡幽讀爲黝黝黑色幽黝古通用少儀變和之美美讀爲儀美儀古通用典瑞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繅讀爲藻繅藻古通用巾車革路龍勒條纓條讀爲條條繚古通用又沛蔽棼蔽藻蔽蔽爾雅與前謂之艀後謂之蔽蔽作茀蔽茀古通用薙氏秋繩而芟之繩讀爲孕繩孕古通用考工記梓人爲侯上兩个與其身个讀爲榦个榦古通用輈人鞠欲頎典頎讀爲懇殄頎懇典殄古通用函人犀甲七屬屬讀爲注屬注古通用又眡其鑽空空讀爲孔空孔古通用慌氏以欄爲灰欄讀爲練欄練古通用矢人以其笴厚笴讀爲槀笴槀古通用匠人爲溝洫凡行奠水奠讀爲停奠停古通用弓人爲弓老牛之角紾而昔昔讀爲錯昔錯古省文又畏也者必撓畏讀爲隈畏隈古省文又中有變焉故校校讀爲絞校絞古通用儀禮注布八十縷爲一宗宗讀爲升宗即古升字春秋宣公九年晉郤缺救鄭成公十七年晉殺郤缺郤古郄字左傳隱公元年衆父卒衆讀爲終衆終古通用文二年穆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及士會士燮士鞅士當作土傳譌耳又詩徹彼桑土土讀爲杜土姓杜伯之後土即古杜字省文宣四年鬬穀於菟班固叙傳引此菟作檡古通用襄二十五年子產對晉云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恪當讀爲客恪客古通用又衛侯入逆于門者鎮之而已說文鎮低頭也徐氏曰點頭以應也今作頷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介讀爲个个古通用昭元年趙孟覩陰陰讀爲陰蔭陰陰古通用文元年享江芋而勿美儀古通用樂記名之曰建櫜建讀爲展建展古通用祭義燔燎羶薌羶讀爲馨香羶薌馨香古通用祭統百官進徹之進讀爲餕進餕古通用投壺若是者浮浮當讀爲罰浮罰古通用又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脣寸而合何休曰側手爲脣按指爲寸扶讀爲脣扶脣古通用又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綍讀爲紼綍紼古通用周禮小司徒施其職而平其政政讀爲征政征古通用賈師展其成而奠其賈奠讀爲定奠定古通用司尊彝凡酒修酌修讀爲滌修滌古通用大宗伯攝爲戴果果讀爲祼音灌果祼古省文司几筵每敦一几鄭玄曰敦覆也敦讀爲燾敦燾古通用鬱人遂貍之貍讀爲埋貍埋古通用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舍讀爲釋舍釋古

敬也又昭十三年芈姓有氣必季實立今氏書有也姓而無芈姓諸韻書也芈二字同音皆訓羊出聲則知芈即古也字昭七年隸臣僚僚臣僕僚當讀爲牢僚即古牢字昭二十五年隱民多取食焉國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詩云如有隱憂隱當讀爲殷隱殷古通用又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冰讀爲棚箭房之蓋冰棚古通用定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爽讀爲霜爽霜古通用穀梁傳以伯宗爲伯尊賈逵以宗盟爲尊盟與舜典禋於六宗宗亦爲尊宗尊古通用國語王乃秉枹親鼓之離騷援玉枹兮擊鳴鼓枹讀爲桴枹桴古通用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當爲祇正義云古祇字孟子河海之於行潦潦讀爲澇澇古通用素問脈泣而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變色泣讀爲澀澀古通用莊子膠膠擾擾膠讀爲攪膠攪古通用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注誰與高帝譙讓項羽之譙同何與呵同譙呵如今關城盤詰之例誰譙何呵古通用史記庾死獄中說文束縛捽撮爲臾臾古通用又虛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亞漢書作惡漢條侯周亞夫有玉印其文曰周惡夫印亞惡古通用又尉佗曰使我君中國何渠不若漢長安狹斜行丈夫且徐徐調弦渠未央淵明詩詩考豈渠央黃魯直木穿石槃未渠透渠字班史及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俱作遽字宋王楙引庭燎詩註云夜未渠央渠當呼作遽謂夜未遽盡也渠遽古通用漢

紀紅女下機紅即古工字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殖生於妒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妒媚之誅二媚字並讀爲娼娼亦妒也五宗世家云常山憲王后妒娼王充論衡云妒夫娼婦生則忿怒鬬訟媚娼古通用漢書兵難隃度隃讀爲遙即古遙字又規察規讀爲廉規覘視之義即古廉字呂紀未敢訟言誅之訟讀爲公古公字又孟光舉案齊眉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二案字即古椀字又思玄賦顲羈旅而無友兮顲讀爲獨顲獨古通用百舍鵲鵲讀爲花即古花字言辨而确确讀爲確确確古通用又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通用秦方士徐市又作徐福實一人也市讀爲蔽古蔽字蔽福聲相近司馬長卿大人賦上仙仙有凌雲之氣仙讀爲飄仙飄古通用論衡云五員帛喜帛喜讀爲伯嚭帛伯通喜古嚭字省文又旱火變也洪水異也天官書一湛一旱時氣也淮南子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又雲雖有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已也湛涔古通用淮南子人間訓置之前而不整錯之後而不軒蟄讀爲輕古輕字泰族訓無隱士無軼民又車有勞軼軼讀爲逸軼逸通又經詩譽以導之齊俗訓聽失于誹譽誹讀爲毀誹毀古通用又鳥窮則啄獸窮則攫啄讀爲喙啄喙通犀讀爲觸即古觸字兵畧訓吏民不相憀憀讀爲睦憀睦古通用又進退屈伸不朕見塈塈讀爲垠即古垠字又眯不給撫呼不給吸給讀爲及給及通韓詩內傳已北耕

曰由呂氏春秋管子皆云堯使稷爲由錢譜神農將文農作由由農通風俗通怪神女新從登家來登讀爲壻即古壻字東哲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左思唐林兄弟贊二唐潔已乃點乃汚陸厥答內兄希叔詩既叨金馬署復點銅龍門點即古玷字析里橋碑跋云醳散關之嶋漯史記張倦傳杖而醳之韓信傳醳兵北首燕路洪氏載漢碑文有云農夫醳未又云辭榮醳蔽醳即古釋字管子君臣上篇繟繞即古袞冕字又輕重甲篇鴥即古鳩字唐蘇頲朝覲壇頌乩虞氏乩讀爲稽古稽字白樂天詩云誰教不相離相字讀爲廝相廝古通用金大定中題燕靈王之柩作舊柩舊古通用此類甚多不可殫述苟讀如其字誤亦甚矣

苕溪漁隱謂老杜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漢朝頻遣將應拜霍嫖姚將軍只數霍嫖姚按漢史師古注並去聲呼此作平聲蓋從服虔之音爾聞見錄亦譏子美用嫖姚字爲失不知二字作平聲古人已用之如梁蕭子顯詩夫壻仕嫖姚十八賈登朝庾信詩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王褒詩樓蘭校尉稱嫖姚唐人以前多如此而唐人如李嘉祐身逐嫖姚幾日歸高適每逐嫖姚破骨都李白將軍兼領霍嫖姚張祜二十逐嫖姚羅隱尊罍合伴霍嫖姚李益君逐嫖姚將京應物嫖姚恩顧下中有霍嫖姚張籍曾將順策佐嫖姚爲佐嫖姚未得歸杜牧之塞兵不羨霍嫖姚李商隱五年從事霍嫖姚郎士元壯心竟未嫖姚知不獨子美然也又考漢志歌曰五音六律依章響昭雜變並會雅聲遠姚注嫖姚也則作平聲有自來矣

孟子滄浪之水濁兮濁音獨與足叶史往書濁者觸也白虎通濁者濁也漢書潁水濁灌氏族古樂府獨漉獨漉水深泥濁枚乘七發輸寫淇濁發皇耳目張君祖詩風來詠愈清鱗萃淵不濁斯乃玄中子所以矯逸足俗謂不明曰聲濁以酒爲喻也

韵略宿音繡亢音剛氏音低觜音訾皆非也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次者舍也皆有止宿之義今乃音秀此何理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之長故有高亢之義今乃音剛非也爾雅天根氏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其義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王邸之邸音低誤矣西方白虎而參觜爲虎首故有觜之義音訾誤矣

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傅玄漢高祖畫贊曰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祥徵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起從側陋光據萬乘亦可以平聲用也

司馬君實嘗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綴急何以區別小雅庭燎夜向晨言觀其旂左傳見伏辰取虢之旂當爲芹音耳晉避司馬昭爲紹音至唐尚呼昭穆作韶穆宋始改正耳東漢都洛陽火德王避洛字水尅火故爲雒陽隋以魏周齊不遑甯處文帝惡之故去走爲隋見李涪刊誤楊用修獨云昭

穆之昭本音韶亦有據也涪又云近歲精用文者以僅爲近書剪甥之甥不從男止書生字劣求爲傍求繆爲謬馬廄作廐爲隋今作隋如故洛雒繆謬尙通他不爾也

陸龜蒙詩賴得伍員驟思少夫差剛免似荆懷宗人小說云以龜蒙之博學而誤呼伍員之名豈趁韻邪按員之音運本無前訓惟唐員半千傳云半千本宋劉凝之十世孫初凝之因齊受禪奔元魏自比伍員故改姓員唐世謠云令公四俊苗李崔員以後證先知伍員之員音運也如巢縣之巢音勦朴胡之朴音浮濡水之濡奴官反古賢相傳自有此一種音韻今不悉見耳

說文欸乃磨也集韻作唉或從欠如嘔之作歐欸之作嘆字雖殊義一也史項羽紀亞父拔劍擊玉斗而破之曰唉楊子法言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欸注欸絕語欸聲楚辭欸秋冬之緒風楚辭用之於句首楊子用之於句終蓋噫嘻嗚呼之類也朱子辨證云欸乃棹船相應聲元結有欸乃曲柳宗元詩欸乃一聲山水綠注欸乃一本作襖靄按欸音靄乃音襖近日倒讀之誤矣項氏家說云劉說文集有湖中靄乃歌劉言史瀟湘詩有閑歌曖乃深峽裡靄乃也曖迺也欸乃也皆一事但用字異爾欸本音哀亦轉作上聲後人因柳集中有注云一本作襖靄遂欲音欸爲襖音乃爲靄不知彼注自謂別本作襖靄非謂欸乃當音襖靄也

四皓中角里先生角音祿今呼爲覺里則發笑然考之祿亦

角也古詩盤中詞曰與其書不能讀當中央周四角是亦以角爲祿也按玉篇廣韻注二音皆通用羣經音辨古岳切獸角也禮黃鍾爲角音祿如字資暇錄謂孔氏祕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爲祿里漢魏之人多然如繁欽祿里先生訓亦書爲祿孔氏即孔安國秘記不可得而聞其事見抱朴子又按毛詩麟之角叶公族雀無角叶穿我屋有捄其角叶以似以續皆已作祿音矣

鬻字晉人以爲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鬻兒世說劉眞長語桓溫曰使君如鬻地寧或鬬戰求勝王導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鬻王朝之雪中詣王摛持其鬻摛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鬻强來捉人臂劉惔譏殷浩云田舍兒强學人作爾鬻語合此觀之其爲語辭了然唐劉禹錫詩幾人雄猛得甯鬻得晉人語意矣

說文鐲馬鐲也从虫引明堂月令腐草爲鐲明也洗也潔也除也尙書圖厥政不鐲蒸馬音圭詩吉鐲爲儲左傳鐲其明德古有消圭二音東坡醉翁操琅然清鐲誰彈党懷英題黃彌守吳江新舞圖詩修娥新妝翠連娟下拂塵鏡窺明鐲又題採蓮圖紅妝秋水照明鐲又轉音絹唐太宗詩水搖文鐲動浪轉錦花浮唐世有鐲紙一名衍波牋蓋紙文如水文也今文語辭竭來聿來不知所始按楚辭車既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註竭去也又按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于鮑水曰西伯竭去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

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註朅何也若然則朅之爲言盍也若以解楚辭則謂車既駕矣盍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復悲也意尤婉至則今文所襲用朅來者謂盍來也非是發語之辭矣文選註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疎顏延年秋胡妻詩曰朅來空復辭義皆謂盍來始通

漢志川塞谿坻水澹池長澹音淡水溢也文選澹淡浮澹音淡音琰澹臺滅明亦音淡管子淮南子注皆音淡今詠文選者澹淡作一音雖寬謬呼久矣

詩府如凝脂凝去聲唐詩曰照凝紅香白樂天詩落絮無風凝不飛又舞繁紅袖凝歌切翠眉愁又舞急紅腰凝歌遲翠黛低徐韓臣詞重省別時淚漬羅巾猶凝張子野詞蓮臺香燭殘痕凝高賓王詞想尊汀水雲愁凝閑憑帳猿鶴悲吟柳者卿詞愛把歌喉當筵遲遲天邊亂雲愁凝今多作平音失之音律亦不協也

寬說文屈虹青赤或曰陰氣也雄曰虹雌曰蜺研奚切又五結切南史沈約作郊居賦以草示王筠讀至雌蜺連蜷沈撫掌曰僕嘗恐人呼爲平聲按謝靈運山居賦蜺字已作五結切矣范蜀公召試學士院用彩蜺作平聲考試者判郊居賦蜺五結切范爲失韻當時學者爲之憤鬱司馬文正公曰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蜺不可讀爲平聲也按韻書此類甚多有兩音三音而義同者皆可通用

顏之推稽聖賦魏嫗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廿音入而集反說文二十幷也俗音念者誤三十幷爲卅音撒先合反四十幷爲卌音錫先立反史記秦始皇諸刻石文四字爲句正用此今刻本一字改作二字黃花老人詩招客先開卌雙卻一字讀作二字皆可笑也

唐彥謙雨詩燈槃昏魚目薰燈咽蟾脂槃作去聲王建贈李翊僕射詩每日城南空挑戰挑作上聲贈田侍中歸領詩綠窗紅燈酒初新燈作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甯馨以甯字爲平聲李山甫赴舉別所知黃祖不憐鸚鵡客誌公偏賞麒麟兒以麒字爲去聲杜荀鶴哭賈島墓詩謫宦自麻衣銜怨至死時怨去聲今作平聲矣元微之春游篇欲終心懶慢轉恐意闌散以散爲平聲矣今時人稱諸樂工謂之散樂指散爲上聲余謂不然唐梨園樂欲所放散之樂工也此時各給據放散如此則散乃去聲矣

唐詩三十六所臨春殿一一春風透管絃白樂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又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時陳郁云十音當爲諶謂之長安語音非也十當音旬古人以十日爲旬故如此讀也

甄有三音一在眞韻之人切漢書甄表門閎靈貺自甄之甄一在先韻稽延切左傳左甄右甄軍之兩翼也一在震韻之弁切周禮典同薄聲甄注掉也鍾病也殷寅玄元皇帝應見

賀聖壽無疆詩應曆生周日修祠表漢年無由同拜慶竊抃賀陶甄則先韻旁入眞韻矣

緜有六義黃履翁云漢高祖緜成陽則與徭同文紀無緜教訓其民則與由同百官表咎緜則與陶同李尋傳緜俗則與謠同韋孟詩犬馬緜緜則與悠同班固賦謨先聖之大緜則與猶同

敦有九音禮敦厚以崇禮音墩詩敦彼獨宿音堆樂記樂者敦和音純詩敦彼行葦賈誼賦何足控敦並音團詩敦弓既堅廣韻天子弓也音雕周禮每敦一几敦覆也音鳴周禮度量敦制注敦布帛幅廣也音準周禮珠槃玉敦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音對爾雅敦丘如覆敦音鈍

離有十六義黃離倉庚也見說文離麗也離也者明也見易雉離於羅見毛詩大琴謂之離見爾雅釋流離鳥名見詩注蒯長離而後裔皇注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纖離馬名見李斯書陸離參差也見文選侏離夷語也見漢南蠻傳株離西夷樂名又設服離衛注陳也見左傳又離木名營家中之樹見孔子世家又水名零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見地理志又姓離婁見孟子又轉去聲不離飛鳥不可須臾離也見禮記又轉力爾切輪囷離奇又離廯廣衍見漢書

苴有十四音七閭切麻也子閭切苴杖也又子旅切屐中薦也又布交切夫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天苴與巴同又子邪切菜壞也一曰獄場又似嗟切苴咩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曰木中傳艸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蒼又作淞今作渣非又都賈切士苴不精細也又側下切蘇艸也又側魯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古醋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魄也又子余切苞苴囊貨也

字有別音者如三紅下音絳妖蠱下音冶星宿音星秀二十八宿是也番禺音潘愚廣州縣名欵乃音靄襖天苴下音巴平反下音翻牢愁下音曹瀧水音雙德慶府縣名万俟禹音木奇屑句讀音句豆點句音讀褒余下音斜風裁下音采朝請下去聲祖免音但問五世親汨羅一音博羅縣名一音密羅江名牂牁音臧歌蜀江名單于上音蟬提撕下音西服匿上音遲冒頓音沒突漢時匈奴名可汗音克寒漢唐時虜國

王號閼氏音煙脂莫囂下音敖濡水上音丸休屠下音儲用里音祿里四喈之一鼶茲音丘慈曹大家下音姑玄端下音冕酒鎗攙槍下俱音鎗戲下上音麾月支音肉支身毒音天竺魯般下音班樊於期於音烏允吾音鉛牙彳亍音躑躅汴防音什方日單音密低咎繇音臯陶茶首音蔡茂兩頭鹿也方良音罔兩斯沽音賜覘控摠音空忽盧維音電雍水也翻翻音犀比隆虛音林閭畏佳音隈擢嶧隗音摧頹蠏螺音傴僂梁閭音諒陰辟倪音睥睨魁結音椎髻虛厖音虛夷縣名朱提音殊時縣名取虛音趨閭縣名牠罕音夫謙狋氏音拳精縣名格澤音各鐸闕龍上音參嫪毒音澇酈酈食其下音異饑齋馨兒齋去聲僕射下音夜姑射下音益無射下音斁

滹池音烏駃河名疆場下音益旁魄下音薄旖旎音婀娜受
蘧下音偉盟津上音孟國土下音度陶甄音眞翅緻下音勺
日施下音移枹鼓上音敷琅邪下音耶邵名邪谷上音耶綸
巾上音關鬱隆上音蘊都鹿下音龍邑名皐比下音皮徙縣
下音斯犧樽上音棱率更上音律盤飧下音孫熟食也予盾
食蠢切貴能下音柰三足鱉委蛇下音移於戲音嗚呼嘆辭
尸解下音舜般若音鉢蔥釋經眾生上音中釋經落魄下音
託隱几隱去聲野燒燒去聲母丘上音貫見今濟陰縣南龍
兌下音奪趙地方輿音房豫趙縣名糊塗音鶻突遠去聲遠
害全身遠市朝涯音牙詞押音移須搖下音夷伊帨下音祈
旖施下音旎柴池下音差樝差上音參斗獻下音希無慮下

音閎義臺上音儀逋巡上音逡烽人上音庖翻幅下音翻涕
漢下音灘井榦下音韓關弓上音彎淡門上音延淺水上音
蹉茄下上音荷烏糵上音鵝不羨下音郎傒區下音歐餘汗
下音干烏亘下音桓輪邊下音扁揣靡下音摩華聊下音騮
中盾下音允淫源上音灩圍焦下音標川欄下音練炫爚下
音耀倜倡下音悵鬱壘下音律沙淡下音夷費偉上音蜚虔
劉下音盧宛句下音劬負尾上音陪山名些息个切楚詞祆
音軒胡神也扁音貶牌額也殷烏關切赤黑色溺奴料切尿
也沛公孺儒冠宿留音秀溜相宅上音掘掘壞下音地宅壁
讓君與臣射讓地尺許揖厭下音葉推手曰揖引手曰讓亡
慮上音無倒景下音影耐可上音能詐諼下音泫亦詐也郎

罷下音擺閩人稱父隆準下音拙休告下音嶂骨朶下音都
阿訶上音兀齊衰吝衰赤市下音蒂令居上音連邑名選懦
下音軟扶服匍匐曲逆去遇睚眥辭豸谷蠡縣梨墨屎舔癡
唐居下音渠函谷上音咸不其下音箕邑名裴音肥邑名先
零下音憐獻尊上音荷
唐史載武后制字十二天埊地曌照囟日囮月○星風君
悉臣宛幼嬴嵗乖年证正卻无什文而後山叢談中又多厲
初鑒證毳授至人髦毒囫圇匜生七字及韻通志止是十八
字而無君仁幼三字卻又益以嵐嵗字重一正正字總計則
又二十字矣書且不同六書本義亦以此埊字爲武后星字
似此增損書訛恐後人所傳之不一且天作穴日作囮並篆

文也年作乖正作证亦有作正者授作毳亦有作氂稱者國
作囫亦有作囮者地字籀文亦有作埊者星字崔希裕纂古
而作然又非武后所創可知或武后當時所用人自不考遂
以爲其創也若以據史止十二字則黃林雲華嚴經跋云武
后有證經等字乃桓彥範署名親校者是出十二字之外矣
餘冬序錄云吳主孫休創八字名其子霮潤商迺霅健羿此字
晉何晉碩王文晉賢鉅非昷參蔑衰𢹂撰武后命宗楚客改十二字行
之制以曌爲名取日月當空之義南漢劉巖亦制龔鑑字爲
名取飛龍在天之義其妄如此魏江式言世易風移文字改
變篆形錯繆隸體失眞談辨之士加以意說炫惑于時乃以
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觀神蟲爲蠶如斯甚眾顏氏家

訓云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能更生爲甦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偏蔽經傳二公之言其有感于同文之盛乎唐君臣正論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爲地千千萬萬爲年永主久王爲證長正主爲聖一忠爲臣一生爲人一人大吉爲君然攷之但有埜垂恧至四字合證作髦君作風與正論所言不同宋人記其時有上俗書者蓋爲矮蓋爲齊閏爲穩奎亦爲穩仆音嫻小兒也奚音勒人瘦弱也歪音終人亡絕也𠯑音曠人不能舉足也妖音大大女及姊也𢀜音礪山石之嚴峻也閂音擾門橫關也夾音晉言人在水上也夾音魅言沒人水下也𠯑和鹹切言隱身忽出驚人之聲也𢀜音胡言多髭也奔東敢切以石擊水之音也如此者不一而足字義雖甚淺鄙而偏傍亦有依附今雲南夷俗諜訟彼欲誣陷人動曰𢀜濂賴之事𢀜字惟見雲南耳

𢱭音兜踏取桔槔取水之義上以手𢱭而入下以脚踏而出謂其轉轉不散亂也借人之難理會意邋音臘遢音塔篇海云行歪貌借爲人鄙猥糊塗意也𢦏音敬字韻音藝遝二字雖篇海亦不載今俗字集止有之謂作事軒昂太過之意按宋時雜字册此等語皆出宋時故山谷集中有𢦏音烈𢦏音拔藉音踏上聲直音陟塌音塔僿音鋏充甲翻蒲併反等字多謂獨語也義皆如今時之解但塌僿謂物不翻也

江甯顧起元

書畫

庖羲氏獲景龍之瑞始作龍書炎帝因嘉禾八穗乃作穗書黃帝史蒼頡變古文寫鳥跡爲文字作鳥跡篆少昊金天氏作鸞鳳之書顓頊高陽氏以科斗之形作科斗書帝堯因軒轅靈龜有圖作龜書夏后氏象形篆銘鐘鼎殷時仙人務光作倒薤葉書周文王時作鳥書周時媒氏作墳書（即分勒墨字墳）周宣王史籀作大篆秦相李斯作小篆刪古文又作刻符鳥頭雲腳用題印璽也程邈作隸書王次仲作八分書宋司馬子章作傳宿書漢詔版作鶴頭書漢武帝作芝英書司馬相如作氣候直時書又後漢東陽公徐安子搜史籀得十二時書史游作章草曹喜作薤葉篆又作垂露篆蔡邕作飛白書張芝作草書鍾繇作楷書衛瓘作柳葉篆韋誕作剪刀篆劉德昇作瓔珞篆晉元帝作鳳尾書王羲之作龍爪書齊武帝作花草書王僧虔作虎爪書庾亮作反左書段成式所載有秦王破冢書金鵝書信幡書繆篆書銅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署書胡書蓬書天竺書橫書鍾隸鼓隸龍虎篆獸麟篆魚篆蟲篆鳥篆鼠篆牛書兎書龍草書狼書犬書雞書震書行押書機書景書半草書蝸腳書又西域書有驢脣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牸牛書樹葉書起屍書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

書古文蒼頡舊體書有六體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此造字之本蒼頡以後字文雖變字體皆同周宣王以前皆蒼頡體宣王時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古頡二體而已衛恆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故謂之字字有六義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典籍而古文絕許愼說文言秦有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王莽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六書一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書秦隸書也五繆篆所以摹印也六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蓋秦罷古文而八體非古文矣隸出于篆然其用亦異焉篆通而隸辟故有左無右有冒（今作冃音莫）無障（音章）無障（音章）於篆則左向右爲左右向左爲右獨向爲冒相向爲障篆明而隸晦故有王無玉有未無朱於篆則中一近上爲王中一居中爲玉中一直爲朱中一不直爲未篆巧而隸拙故有冖（音覓）無冂（音坰）有丶（音杜）無丨（音衮）於篆則上冒爲冂不冒爲冖上加丶爲主加丨爲衮篆縱而隸拘故有刀無七有禾無禾（音稽）於篆體向左爲刀向右爲七向左爲禾向右爲禾辟篆之於隸猶盆之於甕也

陳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歐陽集古錄謂以八分爲隸書也自張懷瓘以十體斷書一曰古

文二曰大篆三曰籀文四曰小篆五曰八分六曰隸書七曰章草八曰行書九曰飛白十曰草鄭昂論文字之大變八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隸書五曰八分六曰行書七曰飛白八曰草書其意蓋取程邈以後之隸與鍾王之今楷合而一之不然則是取漢碑之隸皆屬之於八分而單以隸爲楷也歐陽永叔以八分爲隸洪适因之而豐道生直斥其妄據道生之意以隸爲八分以眞爲隸也是卽所疑張鄭之後說也夫以分爲隸歐陽氏之誤小以隸爲分以眞爲隸豐氏之誤大也爲豐氏之說大約與張鄭同其一曰隸書者程邈爲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人佐書以赴急速官司刑獄用之其二云次仲作八分書謂入篆八分存隸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二分是先有隸而後有分固矣其三據淳化閣帖有邈天得一以清數語爲據此皆所不敢信也閣帖所存邈數十字略無二鍾古意止是稍增一點一畫以行怪如亢倉元命包假書塡難字類耳此李懷琳輩之所不爲而可據爲邈書乎又明言漢因行之獨符印幡信題署用篆則此外皆用眞隸書矣而何自漢末以前無一筆也歐趙所書之碑又何無一眞隸而皆分書也各碑既謂之分書則其法正存今何嘗入篆二分也以吾所見唯皇象天發神讖有五分之篆蔡邕夏承有四分之篆疑此卽所謂八分而八分以其不易習故少傳耳衛恆所贊隸勢如砥平繩直規旋矩折修短相副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等語亦自與正書不甚應其爲古隸無疑者陸子淵書輯云秦興同天下之書而李斯遂爲世宗時則趙高胡毋敬改省籀篆程邈所上務趨便捷謂之隸書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自邈以降謂之秦隸賈魴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庾元威造爲散隸羲獻復變新奇別以今隸謂之楷法黃庭樂毅謂之小楷史游解散隸體謂之章草張伯英之法謂之草書衛瓘復采芝法兼乎行書謂之藁草羲獻之書謂之今草構結微眇者謂之小草復有所謂游絲之草宋蔡襄爲飛草謂之散草劉伯昇小變楷法謂之行書兼眞謂之眞行帶草謂之草行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謂之飛白自餘諸體以類生矣蓋自是篆隸與八分之說始明然謂羲獻復變新奇別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今隸謂之楷法此語覺贅蓋受禪勸進卽鍾氏之古隸也尙書宣示基田丙舍戎路表卽鍾氏之今隸也羲獻不過增華耳古隸亦非鍾造東漢以後碑刻皆如之特鍾氏入妙耳飛白卽古隸今隸蕭子雲顏作篆皆大書用筆輕拂過或有帶行者其體若白而勢若飛今亦不傳突後世有以草書作雙絲中露白者爲飛白極可笑今人稱眞草隸篆雖失作者之意然古隸今隸方圓勁婉體自難合折爲眞隸似亦未爲不通也

吾衍曰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以用篆因減小篆爲徑用之法故不爲體勢若漢款法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隸也卽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八分則漢隸之

末有挑剔者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則得之矣由此而言則次仲所成八分恐存隸八分就篆二分也衍之此論一洗愜瓘千古之疑盡闢豐氏忍談之陋

水經注載晉世河決胡公石梯上有八分書考其時蓋周也故知八分不始于秦矣又考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頤注云謂右行曲波爲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皆有曲波亦是尾也審如李說八分不始于秦又一證也

觀唐玄度十體書因思張懷瓘云飛白全用隸法蓋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爲此書乃全用草法正與古背馳矣又鮑照飛白用毫筆乃能成字或輕或重也蓋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濃淡相錯乃成字若不用毫筆書之則不能如此今觀十體中飛龍二字作飛白書正用毫筆作與散隸相近但增縹緲縈舉之勢又全用楷法涪陽唐恭陵孝皇帝睿德之紀及牛口紀功碑唐太宗飛白此作皆有毫筆點掃濃淡之勢而近世相承飛白皆用木爲片板若梳刷然以書殊不用毫筆故作字無濃淡纖壯之變亦非古也當蔡邕於鴻都下見二人以堊帚成字歸而爲飛白之書非便爲堊帚蓋用筆效之而已今人便謂所用木筆爲堊帚謬矣又云飛而不白又云白而不飛蓋取其若絲髮處謂之白其勢縈舉謂之飛而語又謂蔡中郎見帛飛空中因作此字以帛爲白此尤無稽也要錄謂章草本漢章帝書也今帖有海醎河淡其書爲後世

章草宗其取名如此以書考之非也此書本章奏所用以便急速惟君長告令用之臣下則不得建初中杜伯度善草見稱於時章帝詔使草書上奏然則章奏用草實自章帝時不可謂因章帝名書也元帝世史游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其後用千章奏爾蕭子良不知其初乃謂杜操始變字書謂之章草然伯度在史游後實二百年矣不可謂其書始于操也

墨池編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眞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蜀體詩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書自蔡中郎雖伯喈于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祕遂爲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章誕仲將及其女琰文姬文姬傳魏相國鍾繇元常元常初從關枇杷學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得昇後得韋誕家取藏書遂過於師無以爲比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于其父枕中窺見秘奧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新口碑隸兼崔蔡草並杜張眞集章鍾章齊皇索潤色古今登峰造極典午之興書家之盛若張丞相華嵇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秀輩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絕古今不可尙已右軍傳子若孫及郗超謝朏等而大令獻之

獨擅厥美大令傳甥羊欣欣傳王僧虔僧虔傳梁蕭子雲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永興世南伯始伯始傳歐陽率更詢信本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爲貞觀四家而孫虞禮過庭獨以草法爲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間率更傳陸長史柬之柬之傳猶子彥遠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眞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眞卿傳柳京兆公權零陵僧懷素藏眞鄉彤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少師凝式凝式傳于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膳部越皆知名其後蘇太師軾黃太史庭堅米南宮芾蔡端明襄卓然爲時名家蘇舜欽薛紹彭繼之以逮南渡小米友仁傳其家法盛行于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世王庭筠以南宮之甥擅名於金傳子淡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即之得南宮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蓋掩前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文白公得其洒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唯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素太樸饒介介之得其傳授而太樸以教宋璲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授宋克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爲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

書家者流稱鍾張羲獻古雅之士往往左袒鍾張華俊之儔則必服膺羲獻今合諸家之論可以類推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觀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厲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又云張字形不如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答云世人那得知梁武帝云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羲之有過之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疏字緩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者如畫龍也陶貞白答梁武帝云伏覽書論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又云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日月顧以所寡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拘思者必當仰贊踴躍有盈半之益蕭子雲上武帝啟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迨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庾肩吾云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唐太宗云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

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畫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翔勢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覺其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孫過庭云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眞比眞則餘草又云以子敬之豪翰擅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

世傳黃庭眞帖爲逸少書非也按陶隱居眞誥翼眞檢論上清眞經始末云晉哀帝興甯二年南岳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楊君使作隸字寫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掾以付子黃民民以傳乾默後爲王興先寫寫之度江飄淪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按甲子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興甯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礦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緣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居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羣以送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擕鵝去而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上二書攷之即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啟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啟在著眞誥前故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斷云梁穀黃庭但得幾篇即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苟欲隨之耳

瘞鶴銘世謂王右軍書歐陽公疑華陽居士唐顧況道號然逸少述翁其書可見不與此類嘗考次其年載之生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卒當三十九年而太歲在甲午逸少當三十二歲逮四十八歲辛亥始去會稽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爲稱顧況卒于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爲壬辰九年爲甲午良不及也

上推壬辰歲爲天寶十一載況當皇稱其號華陽子蓋自貞元以後皆不合于此昔陶弘景嘗以其居華陽觀故號華陽隱居貞白平時善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其歲今曰壬辰歲得之山陰甲午歲非于朱方壬辰當天監十一年甲午則其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東避海岳住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一年弟子周子良仙去貞白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此其可知也或曰茅山碑前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異則不得爲陶隱居所書然華陽眞逸特其撰銘若其書者上皇山樵也則四人各以其號自別固不得識其姓名疑皆隱君子也

梁武帝評王僧虔書猶如揚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

奕皆有一種風氣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委充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舉止羞澀終不似眞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僕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鈞書如高麗人抗浪乃不有意氣而委顏自足精神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夫徒尙風軌不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雖未長成而骨氣峭盛吳休尙書如新亭倫父一往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柳彥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廣平書如鴻鶴弄翅頡頏布置紅雲之見白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

金陵叢書 紫氏校印

人嘯樹李鎭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綵之鏤金桓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曲屈豈須文譜范懷約眞書有力草行無功故知筒牘非易皇象書如韶音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衍自得李岩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紹之書如龍避九霄縕綣可愛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支郗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梁鵠書如龍威虎震劍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馮虛欲仙衛恆書如插花舞女援鏡笑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鍾繇書如雲鶴游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難輕過袁昂書評大都同上內柳彥爲袁崧吳休尙爲施肩吾梁鵠爲韋誕又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强若龍游天門虎臥鳳閣薄紹京書字勢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乃至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與武帝所評異又武帝未評者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孟光祿書如崩山絕崖人見可畏李斯書世爲冠蓋不易施評唐人評李斯書骨氣豐勻方圓絕妙曹操書金花細落逼地玲瓏荊玉分輝璫嚴璀璨衛夫人書如插花舞女低昂夫容又如美女登臺仙娥弄影紅蓮映水碧沼浮霞桓夫人書如快馬入陣屈伸隨人傅玉書如項羽拔戈荊軻執戟王右軍書如壯士拔山壅水絕流頭上安點如高峰墜石作一橫畫如千里陣雲捺一偃波如風雷震駭作一豎畫如萬歲枯藤立一揭竿若虎臥鳳閣自上揭竿如龍躍

金陵叢書 紫氏校印

天門嵇康書如抱琴半醉咏物緩行又如獨鶴歸林羣烏乍散宋文帝書如葉裏紅花雲間白日陸東之書仿佛堪觀依稀可擬王紹宗書筆下流利快健難方細看熟視轉增美妙程廣書鴻鵠弄翅翩翔頡頏蕭子雲書同袁昂評孔琳之書放縱快健筆勢流利二王以後難與比肩但功虧少故劣于羊欣張旭書如蓮花出水明月開天霧散金峰雲低玉甃虞世南書體段遒媚舉止不凡能中更能妙中更妙歐陽詢書若草裏蛇行雲間電發又如金剛嗔目力士揮拳褚遂良書字裏金生行間玉潤法則溫雅美麗多方薛稷書多工褚體亦有新奇呂總書評篆書李陽冰書若古鼎倚物力有萬夫李斯之後一人而已八分書梁升卿書鷺波往來巨石前卻

虛藏用書露滴花姿煙凝竹暗張庭珪書古木朋沙閑花映竹韓擇木書銀鉤洋鳥散芳洲史惟則書鴈足印沙深淵魚躍眞行書薛稷書風鳥苑花雪惹山柏蕭誠書舞鶴交影騰猿在空韋陟書蟲穿古木烏跡花枝李邕書華岳三峯黃河一曲蔡隱丘書古質放意自是一家宋儋書暮春花發楊柳花低徐浩書固多精熟無有意趣顏眞卿書鋒絕劍擢驚飛逸勢沈子運書飢鷹殺心忍瘦筋骨關操書淵水沈珠露花濯錦鄭虔書風送雲收霞擢月上李璆書垂藤著地枯木如折吳郁書字體綿密不謝當時賴文雅書騰沙鬱物翻浪揚鷗賀知章書縱筆如飛奔而不竭何昌裔書子敬餘波時時可玩宋之問書天性卓絕而功未深張從申書遠近稱善獨步江外李濟書變化自逸代有斯人釋玄悟書骨氣無雙迴出時輩釋湛然書子雲之後難與比肩釋崇簡書臨寫逸少時有亂眞草書張旭書立性顛逸超絕古今孫過庭書丹厓絕壑筆勢堅勁張懷瓘書繼以章草新意頗多張芬書孤松聳霧弱草垂露張彪書孤峯削成藏筋露節鄔形書寒鴉栖林平岡走兎陸曾書驚波魚躍深水龍潛史麟書逸氣雄鎮超然不羣梁耿書錯落魚文縱橫鳥跡房廣書蜿蜒芳蹤春鶯欲嬌沈益書春鷗窺魚秋蛇赴穴釋懷素書援毫掣電隨手萬變米元章評僧智永書雖骨氣清健大小相雜如十五貴人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書如熟戰馭馬舉動隨人意而別有一種風色虞世南書如學衛休糧道士神氣雖清而體勢疲困歐陽詢書如新瘥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苦柳公權書如深山得道之士脩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眞卿書如項羽按劍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書如乍富小民舉動佩强禮節生疏徐浩書如蘊德之士動容溫厚舉止端莊敦尙名節體氣純白沈傳師書如龍游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若骨法清虛周越書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雄俊而鋒刃交加錢易書如美丈夫肌體充悅而神氣清秀蔡襄書如少年女子訪雲尋雨體態妖嬈行步緩慢多飾鉛華蘇舜欽書如五陵少年駿馬春衫醉眠芳草狂歌甌樂張友直書如宮女插花嬌嬪對鏡端正自然別有一種情態黃山谷評王著如小儈轉律李建中如講僧參禪楊凝式如散僧入聖米元章如快劍斫陣强弩射千里所當穿徹又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蔡君謨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氣頓挫時有閨房態度古人例多能書如管寧人但知其清節而不知其銀鉤之敏茅山碑云劉曜人但知其猜凶而不知其章草之工（其書詳見草韻會）又有能書而名不著者後漢錦車馮夫人名嫽善史書僅見西域傳張伯高以書酬身名亞皇象僅見于抱朴子曹蟾李志與右軍同時書亦爭衡其人不稱耳北朝有沈含馨隋有丁道護與智永齊名曰丁眞永草者唐有貝靈該繆師愈鄭預（心經草書預草也）胡莫（李邕懷素師）鄔形（懷素之師）武靈禮（宿照寺鎮鉢寺）賀蘭敏之（法門寺碑）房璘妻高氏崇徽公主僅見金石集古錄張謹與王維齊

名雅善小王諸書苑成工於書南唐王文秉工小篆不在二徐下又有王逸老善篆與八分其命名有欲抗右軍者不知何時人疑即文秉也宋有秦子明榮咨道晉劉人山谷之友高述潘岐東坡客僅傳姓名其餘不傳者又何限也

蘭亭禊叙唐文皇初得之命趙模馮承素諸葛貞之流搨本以賜諸王後禊敍入玉匣從葬昭陵而搨本存人間者尚直數萬錢至定武石刻謂爲歐陽率更所搨石本留禁中因未經模搨獨爲完善契丹德光擄以北至殺胡林而棄之宋慶厤中韓忠獻公壻李學究得石其子負官緡宋景文以帑金代輸取石寘官庫愛重之非貴游不易得熙甯間薛師正出牧歷其請乞乃另模一石以應其子紹彭竊易古刻歸於湖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流帶左右五字劃損一二筆以爲識大觀中紹彭子嗣昌進御府金狄之亂不知所在云陶宗儀記蘭亭一百十七刻凡十册乃宋理宗內府藏後入賈平章家至元末於錢唐謝氏處見之以修城本壓卷定武有古刻闊行肥瘦板石缺石斷石及兩京斷石新舊梅花復州鼎州金陵三米張循王家刻唐貞觀太淸開皇秘省內殿內司京師玉堂皆在其它如玉枕小字彭城小字秦少游小字柳誠懸大書孫過庭吳說草字蔡君謨薛紹彭輩臨筆皆在眞希世之寶也淳化閣帖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榻以棗木鏤刻釐爲十卷於每卷末篆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二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至仁宗又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

前有目錄卷後無篆題世傳以爲二王府帖者非也蓋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黝黑又多木橫裂紋時有皴皺失字處親賢宅魏王所居魏王二王也又有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略無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匿紙蓋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爲銀鋌擡痕以愚人但損剝非復拓本之遒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即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榻歷代眞跡刻石于太淸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淸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萃刻于家爲右本而傳寫字多譌舛世稱爲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帖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難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煒家藏舊本比之今本第九卷內今本多誤筆法且俗曹士冕曰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斷眼數目單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木世傳潘氏析居法帖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名東庫木第九卷之舛誤蓋始於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爲次第後避金主亮諱但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庾亮帖內亮字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島嶼彭州資州本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淳帖者慶厤中劉丞相仲淳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寘之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顏眞卿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有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而歲月各異中間繆處甚多朱文公譏其極爲可笑者是也淳帖之別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本本蜀本盧陵蕭氏本等類甚多戲魚鵝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于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嶺權安節又重摹于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於長沙買石摹倣寶月古

法帖十卷寶月慧照也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鼎帖板本校諸帖增益最多澧陽石刻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又有淳熙修內司本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若此之類大抵皆法帖一再之翻摹殊失筆意無足觀者汪薌字季路衢州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建集古堂藏奇書秘蹟金石遺文二千卷著淳化閣帖辨記共十卷極爲詳備末云其本乃本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鋌印痕則是本裂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爲肥耳

宋番禺張世南宦游記聞云辨傳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閱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搨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爲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於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觥角毫釐必見響搨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摹之也

天下法書自睹集帖外其古碑宋搨猶有存者古篆峋嶁禹碑石鼓文秦相嶧山碑古隸則魏受禪勸進表或以爲鍾繇鴻都石經仲弓殺阮司空王純逢童碑陰耿氏鐙巴官鐙盆武氏石室像贊阿閣道太山乳宙軟諫泰碑魯峻頌孫根州輔楊馥楊震劉寬劉熊張遷景君武班西嶽華山梁鵠孔廟

睹碑隸兼分者蔡邕夏承碑分兼篆者皇象天發碑小楷褚河南陰符柳誠懸度人眞書蘭誠開善法師丁道護啟法師興國寺史陵禹廟虞永興夫子廟堂歐陽率更九成醴泉銘虞恭化度寺皇甫府君子闕台道因褚河南孟法師碑張長史郎官壁顏魯公多寶塔元次山墓碑宋文貞碑及碑側記東方畫贊家廟茅山八關齋功德干祿裴淮少林蕭誠南嶽眞君張從申茅山柳誠懸玄秘塔復東林寺紫絲鞓西平王諸碑行書懷仁聖教褚河南枯樹聖教李北海岳麓寺雲麾將軍婆羅寺法華寺顏魯公爭坐位祭濠州伯父季明姪文王縉清源公碑草書唐文皇屏風懷素自叙藏眞聖母張旭春草孫虔禮書譜眞草永法師千文皆灼灼有名者也

古之善畫者各有師承姑載張彥遠所記晉明帝師王廙衛協師曹不興顧愷之張墨荀勖師衛協史道碩王微師荀勖衛協戴逵師范宣逵子敦敦弟顒師父宋陸探微師顧愷之探微子綏弘肅並師父顧寶光袁倩師陸探微倩子賈師父顧駿之師張墨張則師吳陳吳陳師江僧寶劉胤祖師晉明帝胤祖弟紹祖子璞並師胤祖南齊姚曇度子釋惠覺師父遵道敏師章繼伯道敏甥僧珍師道敏沈標師謝赫周曇研師曹仲達毛惠遠師顧惠遠弟惠秀子稜並師惠遠梁袁昂師謝張鄭張僧繇子善果儒童並師父解倩師張松遠道敏焦寶願師張謝江僧寶師袁陸及戴北齊田僧亮師董展曹仲達師袁隋鄭法士師張法士弟法輪子德文並師法士孫

金陵叢書 潘氏校印

尚子師顧陸張鄭陳善見師楊鄭李雅師張僧繇王仲舒師孫尚子唐二閻師鄭張楊展范長壽何長壽並師張尉遲乙僧師父陳庭師乙僧靳智翼師曹吳智敏師梁寬王智慎師閻楷智敏師董吳道玄師張僧繇盧稜伽楊庭光李生張藏並師吳劉行臣師王韶雖韓幹陳因師曹霸王紹宗師殷仲容各有師資遞相傳教或自開戶牖或未及門牆或青出於藍或冰寒於水其源流固可攷而知也

古之名畫雖經兵燹然尚多流傳人間如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所載陸探微有宋明帝像宋景和像梁章王像建平王像江夏王像零陵王像王太宰像羊玄保像江智淵像顧慶像孫高麗像孝武功臣像勳臣像其尋寫陸者有建安山陽二王像沈曇慶薛像麻超之徐僧寶像靈台寺瑞統像毛詩新台圖蔡姬薄舟圖劉亮騸馬圖滿麗赭白馬圖蟬雀圖獺鳴圖獺猴圖魏高貴鄉公有新豐放雞犬圖二疏圖黃河流勢圖盛跖圖衛協有毛詩北風圖毛詩黍離圖卞莊刺二虎圖吳王舟師圖列女圖晉明帝有史記列士圖息徒圖圖洛神賦圖移天子燕瑤池圖漢賦回中圖畋游圖瀛洲神仙圖雜人風土圖謝稚有漆梁圖十弟子圖輕車迅邁圖孝經圖狩河陽圖秦王游海圖汾陽醮鼎圖楚令尹泣兩岐蛇圖游仙圖孟母圖洛陽平門翻車圖顧景秀有玉僧綽像懷香圖蟬雀圖雜竹樣孫公命將圖陸士衡詩會圖王謝諸賢像名臣像刺虎圖小兒戲鵝圖毛惠遠有山陽七賢圖醉客圖刀戟戲圖騎馬圖毛惠秀有併除圖釋迦十弟子圖胡僧像剡中溪谷村墟圖袁蒨有豫章王燕賓圖維摩詰變相圖天女像東晉高僧像無名眞貌卷博奕圖三龍圖劉塡有朝臣像吳中舟行圖少年行樂圖遊師珍有豫章王像唐居人馬圖嵇康有巢由洗耳圖獅子擊象圖蔡邕有講學圖楊修有吳季札像嚴君平賣卜圖兩京圖史道碩有八駿圖服乘箴圖七命圖金谷園圖燕氏送荊軻圖王濬戈船圖田家社會圖梵僧圖戴逵有尙平子圖董威輦詩圖嵇阮像胡人獻獸圖漁父圖十九首詩圖五天羅漢像杜征南人物圖吳中溪山邑居圖黑獅子圖名馬圖顧愷之有司馬宣王像謝安像劉牢之像桓玄像列仙圖康僧會像沅湘像三天女像八國

金陵叢書 潘氏校印

分舍利圖木鴈圖水府圖盧山圖楞蒲會圖行龍圖虎嘯圖
虎豹雜戲圖鳧鴈水洋圖顧寶光有豫章王像宋竟陵王像
勳賢圖褚淵袁粲像張興像天竺僧像射雉圖洛中車馬圖
越中風俗圖高麗鬬鴨圖曹不興有龍頭樣赤龍盤赤龍圖
南海監牧進十種馬圖夷子蠻獸樣戴勃九州名山圖朝陽
谷神風水圖秦始皇東遊圖陸綏有立釋迦像周盤龍像史
文敬有黃帝昇仙圖張平子西京賦圖梁冀人馬圖史藝有
孫綽像漁父像王羲之像陶景眞有虎豹圖孔雀鸚鵡圖宗
炳有潁川先賢圖惠持師像問禮圖永嘉屋邑圖姚曇度有
殷洪像白馬寺寶台樣月長生有南朝貴戚圖車馬圖駱簡
像牛車圖山陰王像漢萬年有蘇門先生圖名臣像張墨有

維摩詰變相圖蔡斌有蘇武圖游仙圖張善果有悉達太子
納妃圖靈嘉塔樣史棄有八駿圖息嬀圖陳公恩有朱買臣
圖列女傳仁智圖列女傳貞節圖鍾宗之有王獻之像王殿
有敗春圖謝赫有安期先生圖夏侯瞻有吳山圖楚太祠鬼
圖章愜伯有藉田圖范懷寶有渥洼馬圖孝子屏風梁元帝
有文殊像游春墅圖芙蓉湖雞鼎圖廬圖鶴鶴弄鼓澤圖江
僧寶有職貢圖小兒戲鴨圖解倩有五天人樣九丞麓圖丁
貴人彈曲項琵琶圖張僧繇有漢武射蛟圖吳王格虎圖羊
鴉仁羅馬圖行道天王像維摩詰像寶誌像摩訶仙人像宋
昇像梁宮人射雉圖醉僧圖詠梅圖橫泉蟠龍圖雜人馬刀
兵圖昆明二龍圖青溪宮水怪圖張僧童有楞伽會圖實積

變相圖聶松有支道林像楊子華有斛律金像鄭中百戲圖
北齊貴戚游苑圖雜宮苑人物屏風本曹仲達有齊神武臨
軒對武騎圖慕容紹宗像弋獵圖斛律明月像盧思道像名
馬樣董伯仁有周明帝畋游圖彌勒變相圖雜台閣樣隋文
帝上廐馬圖農家田舍圖鄭法士隋文帝人佛空像阿育王
像楊素像賀若弼像陳叔英像洛中人物車馬圖北齊畋游
圖貴戚屏風樣楊契丹有雜物變相圖豆盧寧像隋朝正會
圖幸洛圖貴戚游燕圖展子虔有長安車馬人物圖雜宮苑
圖弋獵圖王世充像孫尚子有美人詩意圖屋宇樣雜鬼神
像王廙有列女傳仁智圖獅子圖畏獸圖魚龍相戲圖吳楚
放牧圖村社會集圖又有無名氏黃帝戰涿鹿圖姜嫄圖禹
貢圖燕太子丹圖蓍史圖孫氏水戰圖五岳眞形圖紀年詩
意圖雜鬼神樣如張彥遠名畫記所載古之祕畫珍圖有龍
魚河圖六甲隱形圖五帝鈞命訣圖孝經秘圖孝經左契圖
孝經雌雄圖遁甲開山圖甘泉宮圖漢麟閣圖鴻都門圖西
王母益地圖南都賦圖雲漢圖黃帝明堂圖五嶽眞形圖韓
詩圖論語圖蚩尤王子兵法營陣圖魯班攻戰器械圖黃帝
攻法圖伍胥水戰圖吳孫子兵法雲氣圖五星八卦二十八
宿圖十二星宮圖日月交會九道圖分野璇璣圖望氣圖河
圖詩緯圖春秋圖孝經讖圖淩澤泥圖八卦八風十二時二
十八宿晉律圖周公成壞吉凶圖妖怪圖相宅圖地圖黃帝
樊薛許氏相圖陰陽宅相圖馬像圖三王相應圖療馬百病

圖老子黃庭經圖大荒神芝圖黃帝昇龍圖山海經圖太史公漢書圖大荒經圖河圖括地象圖天地郊社圖諸鹵簿圖古聖賢帝王圖古瑞應圖魏帝所畫雜畫圖魏順應圖大忽鹵簿圖明帝太學圖列仙傳圖搜神記圖百國人圖地形圖地形方丈圖孫子八陣圖太一三宮用兵成圖渾天宣夜圖日月交會圖章賢十二時雲雨氣圖十二屬神圖神農本草例圖周禮圖周室王城明堂宗廟圖江圖吳孫牝牡八變陣圖黃石公五星圖占月雲氣圖二十八宿分野圖風角五音圖三禮圖忠孝圖爾雅圖漢明帝畫宮圖益州學堂圖魯廟孔子弟子圖傳國璽圖洛陽圖區宇圖職貢圖中天竺國圖祥瑞圖符瑞圖白澤圖古今藝術圖靈秀本草圖本草圖易

狀圖靈命本圖辯靈命圖又如鄧椿畫繼所載銘心絕品如玉牒趙中太保士俾家韓幹馬圖李伯時並馳小馬圖黃筌鶴圖艾宣荷鳴鞏鴈圖范寬山圖許道甯山水圖崔愨三鴈圖玉牒趙伯兼節推家東丹王舞胡圖燕穆之山林倒影圖郭熙濺瀑圖洛人王朝議圖寶良器家李成窠石小軸范寬橫山小軸范寬秋山六幅圖伯時起本馬圖文元公孫賈通判公傑家黃筌鼯捕鼠圖崔白鵰狐圖徐崇嗣荷蓼鴛鴦圖易元吉猴鹿扇圖眉山寶學程純老唐家唐畫諸功臣像圖李營丘山水大軸二圖崔白翎毛雙幅八圖孫太古湖灘水石圖汝州令狐中奉之子陳古諷家徐熙梅花嘉雀圖鍾隱樓竹瑞雞圖江南道士劉貞白梅雀圖范將軍胡佛圖徐熙

爪圖黃筌倫倉雀圖孫太古焦夫子圖河南邵澤民侍郎溥家徽宗花鳥百扇圖董奴子叢花圖戴嵩牛圖徐熙荷花鵝圖李成偃松圖邵太史博公濟家徐熙牡丹戲魚圖閻立本鍾諫圖李後主蟹圖李伯時嫁小喬圖李後主曉竹圖孫位松竹壁孫太古雜摩壁虛楞迦羅漢十六壁成都雙流張珪庭堅家曹道元模曹非興醉佛林圖徐熙牡丹獨幅圖郭恕先畫蘂十圖崔白禽竹四圖河南王朝議樂道沂家李成寒林四幅圖郭熙山水雙幅圖崔愨蘆鴈六幅圖中山劉寶寶禳提刑家徐熙娑羅花圖黃筌花竹馴雉圖文正公孫李大觀家周昉虢國夫人圖范寬武關雪圖摩詰高克明李成扇圖叔父符寶叔誼家徽宗皇帝御賜竹石扇圖黃筌海棠金

雞圖營丘山水圖郭熙山水雙幅圖河陽李邦獻士舉敷文家徽宗皇帝御賜雜禽圖徐熙牡丹叢圖董源著色山水圖中原王冠朝元台制幹家徽宗皇宗鷗荷圖王摩詰橫披山水圖李成山水扇圖東丹王鞍馬圖遂甯王灼晦叔撫幹家童仁益波旬幸佛涅槃圖崔白禽竹雙幅圖范瓊佛壁張南本觀音壁黃筌鶴壁孫太古列星壁遂甯客鎮張衍知縣家吳道子三教圖鴈歸眞百牛圖孫太古十一曜圖河陽陳古與權安撫家黃筌牡丹馴狸圖黃筌雪梅凍雀圖紀眞山水圖馬賈百鴈百猴圖徐高鱸魚圖綿州李廉夫德隅知郡家徽宗皇帝著色橫山圖郭熙橫山圖開封尹盛章季文家徽宗皇帝風竹鵃鴿喜鵲圖顧愷之三教圖戴嵩牛圖崔白雙

幅禽竹圖范寬四時山水圖宣獻公孫宋艾去病家趙昌叢
萱月季圖太常少卿何麟子應家吳道子白衣觀音圖韓滉
白牛圖張南本勘書圖黃居寀雀竹圖唐希雅風竹鷺禽圖
巨然四時橫山圖徐熙梨桃折枝圖崔白鷺鷥蒲荷圖李成
四幅林石圖張戡八幅蕃馬圖中原魏昂師房知縣家趙邈
卓伏石眠虎圖徐熙梅菊萱荷雜禽圖包鼎雙虎圖成都王
稑茂先大夫家黃筌秋山圖句龍爽野老移居圖文湖州雜
畫鳥獸草木橫披圖王維雪山圖杜錯佛圖董奴子雞冠花
圖李伯時高僧圖又斷蹠二馬圖又明皇八馬圖又水品宮
明月館圖又退之見大顛圖江貫道飛泉怪石圖又江居圖
成都郭勉中敦一承議家句龍爽宋鈞去陝圖漢州何耕道

夫類元家盧楞迦小本十六羅漢圖范榮公孫淑忠市家黃
筌竹雀圖趙昌折枝桃圖王維雲竹圖馬賁鴈圖雙流趙延
修仲知縣家黃筌竹雀圖又蘆鴨圖孫太古列宿象圖雙流
王焞子中縣尉家黃筌竹鶴壁雙流宇文子霞子友主簿家
黃筌花竹禽兔圖達守時道宏廣叔家艾宣棘鷄圖徐高魚
圖王友折李艸蟲圖成都呂給事陶元鈞家東坡竹石枯槎
圖湖州六幅槎竹圖易元吉紙本猨獼圖燕穆之龍圖曾孫
興祖知縣家龍圖公忍事敵災星圖又寒林橫幅圖又山水
橫幅圖又鷺鷥圖又散馬橫披圖又墨竹圖蜀僧智永房吳
道子慈氏菩薩圖范瓊正坐佛圖惠崇臥雪圖廣安黎希聲
博士孫邦基家黃筌竹鶴竹雀圖范寬四時山水圖廣安姚
資觀國通判家許道寧四時山水圖范寬四時山水圖易元
吉猴犬圖
張彥遠所記古圖畫自貞觀畫史外則蔡邕小列女圖曹髦
有於陵子黔婁夫妻圖晉明帝幽詩七月圖雜異鳥圖雜禽
獸圖東王公西王母圖洛中貴戚圖禹會塗山圖殷湯伐桀
圖荀勖有大列女圖小列女圖張墨有搗練圖衛協有伍子
胥圖醉客圖神仙畫張僕像鹿圖上林苑圖小列女圖楞嚴
七佛圖王廙有犀兕圖王羲之有雜獸圖臨鏡自寫眞圖康
昕有五獸圖顧愷之有桓溫像蘇門先生像中朝名士圖阿
谷處女扇畫招隱鵝鵠圖筍圖王安期像阮修像阮咸像十
一頭獅子桂陽王美人圖蕩舟圖七賢圖陳思王詩圖史道

碩有吉賢圖鵝圖牛圖七賢圖蜀都賦圖三馬圖酒德頌圖
琴賦圖嵇中散圖田家十月圖謝稚有康侯像列女形儀圖
列女貞節圖列女賢明圖列女仁智圖遊仙翡翠篇圖列女
辯通圖三馬伯樂圖鴻鴈圖孝子圖三牛圖秋興圖列女圖
大列女圖晉宣王及魏名臣像夏侯瞻有郢匠圖高士圖戴
逵有阿谷處女圖孫綽高士像濂梁圖孔子弟子圖三牛圖
三馬伯樂圖戴勃有曹長孺像三馬圖風雲水月圖陸探微
有宋孝武像竹林像嚴龍像巴陵王像江陵王像王悅像王
粹像王劭像阮佃夫像柳元景像王道隆像王翼之像沈慶
之像范惠景母子像阿難維摩圖鴻鵠圖王營像朱昇像十
一人圖五白馬圖孔子像十弟子像宋元微像鍾期圖榮啟

期孔顏圖竟陵王像殷洪像任侯伯像鬬鳴圖蕭史圖叙夢賦服乘圖又有釋僧虔徐爰李獻王覬孫覆劉頌錢靈度周師之謝超宗宋桂陽王寵姬像陸綏有朝臣像王宴蕭寅像顧寶光有秦始名臣圖瑾公像鸂鶒圖張興像王翼之像秦始勳臣像褚淵衣架圖宗炳有嵇中散像孔子弟子像獅子擊象圖袁蒨有豫章王張暢等像王抗基圖正聲伎圖御臨軒圖朝臣十二人圖吳楚夜踏歌圖劉斌有黍離詩圖顧景秀有宋文帝像謝琨兄弟四人像晉中興帝相像王獻之竹圖劉牢之卜見圖鸂鶒圖鸚鵡畫扇濮道興有列女辯通圖王奴有嘯賦圖張季和有游清池圖謝約有火山圖聲伎樂器圖劉瑱有搗衣圖毛惠遠有中朝名士圖赭白馬圖葉公好龍圖毛惠秀有二疏圖梁忠莊太子有龍馬出渥洼圖張僧繇有梁武帝像定光佛像田舍舞圖展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圖朱買臣覆水圖尉遲跋質那有六番圖外國寶樹圖婆羅門圖鬬立德有文成公主降番圖玉華宮圖鬬雞圖鬬立本有十八學士圖范長壽有風俗圖醉道士圖檀智敏有遊春戲蠶圖曹元郭有後周北齊梁陳隋武德貞觀永徽等朝臣圖高祖太宗睹子圖秦府學士圖凌煙圖楊昇有望賢宮圖張萱有妓女圖乳母將嬰兒圖按羯鼓圖鞦韆圖虢國夫人出遊圖談皎有武惠妃舞圖佳麗寒食圖妓樂圖韓幹有龍朔功臣圖安祿山圖玄宗試馬圖甯王調馬打毬圖玄宗馬射圖上黨十九瑞圖周古曹有宮禁寒食圖秋思圖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韋鵬有天竺胡僧圖渡水僧圖小馬放牧圖周昉蜂蝶圖按筝圖楊真人陸真人圖五星圖彥遠所載如此如吳道子李思訓之流顧無紀錄或以其名盛傳易故不爲著耳予所爲具載者欲世人知古人盛美可以想見其風格也

圖畫神異若漢劉褒北風圖見者皆寒雲漢圖見者皆熱唐甯王畫六馬滾塵圖後竟失去唐有龍水圖將練爲服釜中二龍飛去周益公畫岳州圖譙樓時時換牌趙顏得畫女障能下障與顏爲妻生子韋叔文畫馬未色岳神索之改名而第趙澮畫兒啼圖僧夜聞兒哭詰澮以筆作乳點人兒口遂止馮紹正畫龍未終見白氣就簷廡出入池下雷雨大作廡廣畫二鬼兵鬬一夕風雨鬼兵交戰張僧繇畫龍點睛便破壁飛去又畫佛夜間發光信用畫羅漢能飛動王元俊畫扇壁上客至遂攜去領江興國寺苦鴿宿糞污佛張僧繇于兩壁畫鷹鶻鴿再勿入雲光寺有七鴿圖于西壁未完其一云爲飛去長興成山寺壁畫猨鶴長能飛走又畫寺壁龍與溪中龍鬬顧寶光畫獅絕瘡獅口有血淋漓何尊師畫猫則鼠潛避石恪畫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害物楊子華畫馬夜有嘶齧嘶聲韓幹畫馬神人來索吳道子惡僧畫驢壁間一夜僧房家具踏破無留畫五龍圖天欲大雨即生煙霧李思訓畫大同殿壁夜聞水聲

桓玄悉裒二王顧愷之書畫之精者以自隨其它下建康後所得珠玉古器名蹟悉沈之江此一厄也梁武帝時二王以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下書蹟至萬五千紙後元帝江陵陷以寶劍折柱取圖籍十四萬卷悉焚之書畫古器玩褻玩之餘得三千卷而已此二厄也唐文皇自蘭亭從殉外右軍以下古法書名畫不啻數千右軍亦一千五百紙爲宗楚客安樂太平公主分散殆盡名蹟最妙者復遭岐王之火此三厄也開元天寶所收垂復貞觀之舊而安史之亂又失之此四厄也南唐元宗後主收藏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妙蹟金陵陷同遺侯悉火之此五厄也書畫古器物無過於宋徽宗以全盛之力收之見於宣和書譜畫譜博古圖者可謂登絕矣而靖康之難流落兵燹殆盡此六厄也

金陵叢書 紹興校印

江甯顧起元

李法

禮王者審五庫之量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庫五曰宴器庫酒君書曰湯武破桀紂海內無患築五庫以藏五兵至漢乃曰武庫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蓋言王僧辯之霜戈電戟也五兵者世本曰弓殳矛戈戟周禮注曰矛戟劍盾弓鼓司注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攻穀梁曰矛戟鉞盾弓矢漢書注矛戟劍弓戈又有車之五兵鄭司農云戈殳戟酋矛夷矛有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淮南子則以五兵配五方曰　方矛南方弩中央劍西

方戈北方鐵其器互有不同也至於魏相之所謂五兵則義兵應兵忿兵貪兵驕兵後之五兵尚書則所謂中兵外兵驕兵別兵都兵也名雖是而實非矣

今之兵器率用鐵而古者以銅爲兵按春秋傳僖十六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杜預曰古者以銅爲兵又按山海經中山西二百里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傳曰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煉之作刀切玉如剸泥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者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用以爲純鈎之劍近汲冢中得一劍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者亦銅非鐵又按刀劍錄夏少康三年商太甲四年各鑄銅劍一其文曰定光又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則古之兵器用銅蓋無疑矣

陶隱居載漢高祖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劍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即斬蛇劍也及貴常服之光武微時在南陽鄧山得一劍文曰秀霸魏武帝以建安二十年於幽谷得一劍長三尺六寸上有金字銘曰孟德王以見人主受命之徵按西京雜記云斬蛇劍長七尺晉太康中武庫火飛去又臧石勒耕地得一刀銘曰石氏昌篆書然劉曜讀書管涔山有管涔王遣童子奉寶劍事見本載記而隱居不之及建安二十年武帝王業成矣此劍非所自創即其下僞爲之以

相鼓眩也

兵之用各有其始如軍營通鑑曰黃帝以軍師爲營衛遂築營壘後遂以兵之所居曰軍營也劍管子曰蚩尤作劍刀洞冥記曰黃帝鑄刀二儀寶錄曰刀之制有四陣之刀自蚩尤與黃帝戰於涿鹿即有陌刀軍陣用之又陣障刀行從障衛則用之又有長刀即鹵簿千牛將軍執之又儀刀即武臣佩之自東晉愈多遂以木爲之飾以金銀佩之即今之衙刀也斧鉞與服志曰黃帝留以銅爲鳳首衙刃古今注曰銅斧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武王以黃鉞斬紂太公以玄鉞斬妲己將軍出征特授黃鉞者亦以銅爲之鎗事物紀原曰黃帝與蚩尤戰即有其制諸葛亮置木作槍長二丈五尺

以鐵爲頭戟二儀實錄曰自夏后氏有之如槍兩岐置刃謂之戟架之謂之槊殳呂氏春秋曰蚩尤作殳矛戈呂氏春秋曰皆蚩尤作弓世本曰揮作弓宋衷曰黃帝臣也又荀卿子曰倕作弓矢世本曰夷牟作矢黃帝臣也又荀卿子曰浮游作矢又山海經曰少皞生般是始弓矢弩古史考曰黃帝作弩韜鹿箭筒韔二儀實錄曰有虞氏之始也三者皆韔弓袋也又有施弓袋通謂之三伏甲世本曰與作甲少康子也又管子曰葛盧之山發黃金蚩尤受之制以爲鎧說文曰甲也抹額二儀實錄曰禹塗山之夕大風雷震中有甲步卒千餘人有金甲鐵甲者其不備甲者以紅絹帕抹其頭額皆佩刀以爲侍衛至禹所云海神來朝禹問之對曰此抹額乃武士

金陵叢書 柳氏校印

之首服及始皇東巡狩至海濱亦有神朝皆抹緋衫大口袴以爲侍衛自此爲軍容之服也楯干也有中干山海經曰翠與鑿齒戰於疊華之野鑿齒持楯又二儀實錄曰自夷牟始也謂之榜排步卒以八尺牛肋爲排馬軍用朱漆圓排也旅轍列子曰黃帝作又黃帝出軍法曰攻伐作五綵牙旅又孫權作黃龍大牙在軍中纛二儀實錄曰殷以皁絲爲之似蚩尤首五百人置一纛晉侯作六軍六纛天子十二纛唐初置二十四纛每歲一祭之至攻守之具雲梯墨子曰公輸般造以攻宋城飛梯以大木爲梯梯相去二尺勢微曲遞牙相括飛於雲間以窺城中其上梯首冠雙轅轆梯城而上也鐵蒺藜鐵菱角隋書曰煬帝征遼東置之要路水中刺人馬也漢

書曰布渠答師古曰鐵蒺藜也其來久矣霹靂車魏書曰袁紹與太祖戰起土山射營中太祖乃爲發石車擊紹中之時號霹靂車火箭石磨魏書曰諸葛亮圍陳倉時將軍郝昭築陳倉城亮即以雲梯衝車昭以火箭射梯梯然昭又以繩懸石磨壞其衝車木驢雉尾炬梁書曰侯景爲安項木驢攻城不能制羊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本驢上俄頃而燒飛樓懸梯板屋宋書曰武帝攻慕容超於廣固用之相風古今注曰禹作伺候即相竿也又炎殺子曰舟船於檣上刻木作烏銜幡以候四方之風名五兩竿軍行以鵝毛爲之亦曰相風烏烽火黃帝出軍決法曰軍兩散敵地形不便望見烽火也

金陵叢書 柳氏校印

沈括言唐人詩多有言吳鉤吳鉤者刀名也刀彎今南唐用之謂之葛黨刀按吳越春秋闔閭既寶莫邪復令國中作鉤曰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三鉤詣宮門求賞王問其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皆飛著父之胸王大驚乃賞百金遂服之此吳鉤之所由名以爲彎刀似也

字書曰刁斗以行軍晝炊夜擊今世所見古刁斗柄長四尺五寸其斗僅可容升合如此則恐非炊具擊之則可此物乃王莽時鑄威斗厭勝家所用耳或於上刻二師將軍字及其

他官號尤表其僞大抵刁斗如世所用有柄銚子宜可炊一人飯即古之刁斗訛字爲銚字耳書以銚爲舊器不言可知也若鐎斗亦如今有柄子而加三足刁鐎皆有柄故皆謂之斗刁無足而鐎有足耳又字書以鐎爲溫器蓋古之鼎烹大鼎則卒難至熟故溫已烹之冷物一二人食則用鐎也

史記霍去病傳殺樓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曰全甲謂其足不失落也漢書作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師古曰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觀書法曰殺曰斬曰誅曰執曰首虜曰收則全甲亦疑是王之下王子之上作金甲固非若作足不失落尤非全甲似當作渾身貫甲之謂蓋精兵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古者以馬駕車秦晉韓原之戰惠公乘小駟昭公元年晉荀吳敗狄於大鹵始毀車崇卒而單騎自此始至六國時則盡然矣蘇秦所謂車千乘馬萬匹是也鄭玄解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鼓云提謂馬上鼓程伊川解易乘馬班如爲人馬異處皆謂單騎如今制非也文王周公之世何嘗有單騎之說或問六韜有騎戰何言古無單騎曰六韜僞文非太公著古亦未有無車而乘馬者易曰舍車而徒杜牧之注孫子曰黃帝險於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牧之此言必有所據乃知騎兵出於夷狄至趙武靈王令國中胡服騎射其事始入中國耳

夏作禹刑殷作湯刑周建三典子產相鄭鑄刑書趙鞅相晉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囚捕雜律等六篇漢蕭何定律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榜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又漢時決事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徒鮑昱撰法比都目九百六卷應劭刪令律令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建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議駮三十篇又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俱有章句魏文帝命陳羣劉邵等刪約舊科旁采漢律定爲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司馬文王又命賈充鄭沖荀顗荀勖羊祜王業杜友杜元凱裴楷周雄郭頎成公綏柳軌榮邵等就漢九篇增十一篇合二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大始三年乃上之明法掾張斐爲之注齊武帝令刪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爲一書凡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梁武帝令蔡法度損益王植之舊本以爲梁律天監初又令王亮等定爲二十篇凡定罪二千五百條又有令三十卷陳武帝令尚書刪定郎范杲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元魏太武帝神䴥中詔崔浩定律令正平初又令胡方回游雅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條文帝太安中增律七十九章孝文太和初又令高閭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七十七條北齊文宣帝命群官定魏朝麟趾格武成帝河清三年尚書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令趙郡王叡等上齊律十二篇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例三十卷後周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跋迪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大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年又爲刑書要制宣帝酷忍令撰刑書謂之刑經聖制隋文帝初令高熲等更定新律又勅蘇威牛弘等除新律千餘條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煬帝大業三年新律成爲十八篇凡五百條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唐太宗卽位據有司定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又定令千五百九十條爲三十卷又刪武德貞觀以來勅格三千餘件定留七百條以爲格十八卷高宗永徽初又令長孫無忌等撰定格式遂分格爲兩部曹司常務爲留司格天下所共者爲散頒格四年有司撰律疏三十卷則

天寶位尊万乘王守愼定垂拱格式撰雲初又刪定格式太極元年二月奏上名太極格玄宗開元有開元律開元後格至二十五年又刪緝總成律十二卷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初格十卷又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周世宗命張湜等詳釋刪定刑統宋建隆初判大理寺竇儀等上編敕四卷刑統三十卷並頒天下其後增敕浸多太平興國中至十五卷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十有五條詔給事中柴成務等非定可爲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條準律分十二門總十一卷又依制令一卷大中祥符間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條又有雜問敕五卷仁宗天聖中詔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取咸平條制令又制度約束之在敕者悉附令後號附令敕嘉祐中因樞密使韓琦言又復修定如天聖故事書成總千八百三十四條又別爲續附令三十卷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乃更其自著敕令格式熙寧初置局修敕元豐中始成書二十有六卷元祐初詔劉摯刪定敕令徽宗又復殷之紹興中令左右司敕令所刊定省記之文頒之乾道中以紹興以來所降指揮令有司詳定可否六年刑部侍郎汪大猷上其書號乾道敕令格式淳熙初臣僚言乾道新書尚多牴牾詔戶部尚書蔡洸詳定之凡刪改九百餘條號淳熙敕令格式帝又令敕令所分門編類爲一書曰淳熙條法事類淳熙末又令刑部詳定迄光宗之世未成至慶元四年右丞相京鏜始上其書爲百二十卷號慶

元敕令格式理宗淳祐十一年又取慶元法與淳祐二年所上新書刪潤共爲四百三十卷古之吏師定律者虞則士師皐陶周則太傅周公旦朝鮮侯箕子太保召公夾大司寇呂侯春秋齊則管仲晉則相范匄大夫趙鞅鄭則相公孫僑大夫鄧析戰國韓則公子韓非相申不害大夫愼到魏則師李悝楚則大夫屈平秦則商君公孫鞅丞相李斯郎中令趙高西漢則相國蕭何太傅叔孫通丞相張蒼涿郡太守鄭昌御史大夫晁錯中大夫董仲舒御史大夫張湯侍御史趙禹中大夫主父偃丞相翟方進御史馮敬丞相王嘉東漢則尚書陳寵司徒魯恭廷尉郭躬大中大夫梁統南郡太守馬融大司農鄭玄郎中令郎顗泰山太守應劭侍中荀彧尚書令陳

忠司徒鮑昱尚書宋登北海太守孔融魏則司空陳羣太傅鍾繇常侍劉邵蜀則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法正昭文將軍伊籍尚書劉巴偏將軍李嚴晉則太傅賈充太傅羊祜尚書令荀勖太傅郭沖當陽侯杜預明法掾張斐中護軍王業尚書郎柳軌司空荀顗廷尉杜友騎尉成公綏定科郎裴楷宋則散騎常侍謝莊右僕射劉秀之中書監王弘齊則尚書令王亮廷尉子良刪定郎王植之廷尉孔稚圭梁則黃門侍郎王亮廷尉卿蔡法度陳則右僕射徐陵刪定郎范杲廷尉沈欽元魏則長史燕鳳郎中令許謙三公郎王德司徒崔浩中書監高允尚書李沖尚書令高閭常侍高謐北齊則尚書令高叡後周則尚書蘇綽廷尉卿趙肅司憲大夫拓跋迥隋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鄭譯越國公楊素率更令裴政納言蘇威太尉於翼尚書牛弘旅騎尉劉炫唐則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右僕射裴寂左丞崔善爲納言劉文靜左庶子于志寧侍中王珪主符郎宋公弼法曹裴弘獻尚書裴居道御史郎餘慶侍中韋安石吏部侍郎岑羲丞相盧懷慎丞相宋璟丞相李林甫京兆尹許孟容留守狄兼謨大理卿張鄴侍郎劉琢五代晉則丞相李崧諫議薛融後周則丞相范湜御史張湜宋則尚書翼儀張昭中丞蘇正堯大理卿張希讓大理正奚與法直官陳光義馮叔向翰林學士宋白刑部侍郎許讓給事中柴承務學士蘇易簡律學博士傅霖丞相韓琦參知政事張方平右僕射蘇頌參政蔡齊丞相夏竦丞相劉摯三司使

金陵叢書 孫氏校印

程琳尚書孫奭詳刑官賈士甯翰林馮元右贊善楊安國著作郎趙希言著作郎王珪司諫孫覺尚書宋祁丞相曾公亮中丞王覿刑部郎中杜紘贛縣丞施逵丞相呂頤浩丞相虞允文樞密蕭燧尚書韓邈刪定官李澄起居郎曾炎尚書單夔又貫冶子范遂良姑蘇子劉韜

黃帝刑一曰鞭朴二曰鑽鑿（鑽墨刑也以墨漬其面鑿骨也）三曰刀鋸（刖刀刑割鼻足也鋸斬也刑軍）四曰斧鉞（斬也）五曰甲兵（以六師誅）周刑一曰墨（以墨也割之其面）二曰劓（鼻截其鼻）三曰刑（刖也刑）四曰宮（淫男刑子子刑割其陰勢女）五曰大辟（死罪也以其刀等刀有棄七市一曰斬搏誅去之衣斧鑕）

隋唐宋金刑一曰笞（漢用竹自一十至今五用十四）二曰杖（用右杖用自楚六今皆製）三曰徒（隋三等自一年至三年唐增一年爲五等自一年至三年五年增一年爲七等二年）四曰

金陵叢書 孫氏校印

謂城不加脅以肉刑而死也）五曰死（三有四曰髡（髡孝鉗文鉗爲定城律當髡者）五曰死（三有五以百代減肉刑至二百帝自二曰彡（去謂其罪不至毛髡二完歲彡髡刑髡止）三曰完（有十二曰罰金（有六等）三曰雜抵罪（有七等）四曰作（居役也有四役等）五曰完（有三等）六曰髡（有四等）七曰死（有三等）

晉刑一曰贖（贖用罪金也）二曰笞三曰髡作三曰棄市四曰斬五曰梟首梁刑一曰贖二曰笞三曰彡四曰髡鉗五曰死北齊刑一曰杖（十三等至三自十一）二曰鞭（馬鞭杖也有五百等自一百至五歲）三曰彡（五等至五歲）四曰流（重鞭者之鞭百役者輕之邊者鞭四十至一百等自一百至四千五百里）五曰死（五等絞等斬爲年有六刑）

後周刑一曰杖（自一十至五十）二曰鞭（六自一十至一百）三曰徒（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自二年至四年）五曰死（輕重者皆輕者之皆重者）

流隋制三等自一千里至三千里改爲二千里至三千里金相同宋五曰死隋唐宋同二等一曰絞二曰斬
今加凌遲共三等
古之用刑其名可紀者殺神農氏殺夙沙氏戮黃帝擒戮蚩尤椓黥蚩尤之刑也
咼剮人肉殺其骨也安祿山執常山太守顏杲卿剮之支解漢紀注截其四肢也醢商紂醢九侯烹齊哀
公於周室誅三族當誅族誅九族商紂之有條誅門誅皆後魏赤族漢書赤盡也誅夷刑周
夷者誅殺及罪者一九族延宗車裂商鞅殺而車裂殘之酷秦人分屍項羽支解漢屍炮烙
造商紂抽筋鑿項法皆商也鞅梟首懸彭越之上木首漢腰斬秦李斯腰斬棄市
刑之於人市於車也衆僇漢市寘之法門敗也衆肆殺也而見陳論語其屍斫張飛嚴顏欲斫頭炙
晉殺大長沙將軍王乂顧炙撲秦人法而以撲囊盛殺之脯紂脯鄂侯鋸呂用木鋸解截人李也克擣
梁法侯者所擣爲殺犯之剮誅也於易居日負其不刑滅剭天橫分漢離書也注剄漢刀注以自殺格
格合遊中格兒殺拉宋諸武爲帝長拉民殺天唳其卦額釋命文曰剿天鑿抵死漢觸注也抵沈
命應劭曰者也斧質須也諸斬肉人身加伏在斧質腰上斬而古新曰之質也鍖殊死漢刑作也斬
鉗刀釱無鉗先懸傳夫鍊服鐵罪鉗劓割也鼻劓後割鼻紀也注撻死漢笞律死匹者以曰而撲榮揚雄
傳死諸者不日以告罪腐宮也刑三族謂母父妻髡鉗去鐵髮束人項髮也以鬼薪漢役令人
取瑜薪三給歲宗刑謫運梁謫役運徒女也子男罰子作配役宋合文罰流錄流配刑作白粲漢役令人
坐後擇刑粲也三城旦春漢治法城旦春者男者子婦人旦春起作行也
夏之獄曰夏台一曰均台見風俗通一曰念室見張華博物
志商之獄曰羑里見通鑑外紀一曰動止周之獄曰囹圄又
曰稽留以上並見博物志一曰圜土見周禮齊刑人之居曰
囚諸見公羊傳漢曰請室見賈誼傳曰居室見灌夫傳曰蠶
室見司馬遷傳晉曰黃沙太康中置又獄犴獄名也朝廷之
獄曰獄鄉亭之獄曰犴又叢棘見易卦又圜扉獄門也見白

帖又隱室秦置也見吏學指南又深室囚室也見左傳又神
霧杓爲天獄見詩注句圜十五星曰賤人之牢貫索天牢並
見天文志又虎穴漢尹賞修治長安獄爲此名又若盧東漢
獄名見後漢書
刑具曰桎梏者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黃帝所置也見吏學
指南曰拲者晉侯兩手同一械曰拲見刑統注曰鉗釱者鉗
其炎切釱音第漢陳成傳私解脫鉗釱師古曰鉗在頸釱在
足皆以鐵爲之曰縲紲者縲係也紲長繩也見師古注曰徽
纆者三股又曰徽二股又曰纆見易經歐刀刑人之刀也見
虞詡傳曰夏楚者刑人杖也見禮記曰桁楊者枷夾其頸也
見莊子曰鋃鐺者鐵瑣也見漢書曰孟肯者唐侯思止謂決
囚大杖也見唐語林曰檻車者藏囚之車也又曰篌輿以板
四周無所通見也見漢書曰露車者陳制死罪將決乘露車
著三械加拲手見刑法志曰三木者頭手足枷繫也三木窶
頭又關三木見漢書又貫五木見柳子厚斷刑論曰五毒者
謂械拴杖繩瑣也陸績坐獄身被五毒見漢書曰杻者即梏
也象傳手貌宋金定置曰鐐者加於足以限囚步者也遼有
瑣無鐐金章宗定鐐連鐶重二斤曰拶指腿夾者拷囚具宋
嶺南用之今仍存並見吏學指南
舜典曰象以典刑皋陶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有象刑
矣而去古既遠說者不一荀況記時人之語曰象刑墨黥慅
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也漢文帝詔除肉刑曰有

虞氏畫衣冠畢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武帝之策賢良也亦然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臏者以墨蒙其臏象而劓之犯宮者刖犯大辟者布衣無口口此數說者雖不能歸於一要其大致皆謂別異衣服以媿辱之而不至於用刑此遠古而譌傳也禹之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特不殺不辜爾未嘗去殺也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豈嘗置刑不用哉

易之豐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程子曰必威於姦惡惟斷乃成也宋熙寧庚戌策進士曰聖王之御天下也其治足以致刑蘇軾擬對曰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今陛下求治則致刑此羣臣誤陛下也致之言極也說文致字除送詣也至極也趣到也與也之外古文出處與刑切者惟前漢書景紀詔諸獄疑者雖文致於法嚴延年傳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言其文案整齊也後漢書陳寵傳除文致之請謂人無罪文飾於法中

今人稱法令曰令甲以漢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然是法令首卷耳江充傳註令乙駒乘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箠長有數見鼠璞甚明然則令乙者第二卷也令丙者第三卷也漢律當有十卷史稱令甲以下三百餘篇

赤族言盡殺無遺類也漢書注以爲流血丹其族者大謬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秦

法有參夷三族之條元魏有門誅之律皆盡其族而誅之也其後有九族十族之殛而刑極無復可加矣

漢楚元王傳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晉灼曰高肱舉杵正身而舂之師古曰爲木杵而手舂即今步臼耳非碓舂也宋祁曰雅謂舂而雅歌以相舂也夫舂者之歌出於自然惡可强之使雅歌以爲辱邪此又不通之論蓋雅樂器也樂記訊疾以雅注雅狀如漆筩中有椎周禮笙師注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組疏畫是言舂米之桶有似於雅之漆筩故名雅舂也

漢世馭臣之法嚴即諸侯王丹書鐵券有山河之誓而有羣無幸免者姑就表中所載紀之王子侯如楊丘侯偃坐出國耐爲司寇沈猷侯受坐爲宗正聽請不具宗室耐爲司寇師古曰人有私請求者受聽許之故於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聽罪也胡孰侯聖坐知人脫亡名數以爲保免葛魁侯賊坐縛家吏恐猲受財棄市東莞侯吉坐痼病不任朝免華梁侯嬰坐首匿罪人爲鬼薪旁光侯殷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免平城侯禮坐恐猲取雞以令買僧免陸元侯延壽坐知女妹夫亡命笞二百首匿罪免江陽侯仁坐役使附落免修故侯福坐首匿羣盜棄市承鄉侯德天坐恐猲國人受財賊五百以上免藉陽侯顯坐恐猲國民取財物免陵鄉侯訢坐使人傷家丞又貸穀息過律免樂平侯訢坐病狂易免功臣侯如信武侯亭坐事國人過律免事謂役使之也鄧侯蕭勝坐不齋耐爲隸臣汾陰侯周意坐行賕免

爲城旦蓼侯孔臧坐爲太常衣冠道橋壞不得度免曲城侯蟲皇柔坐爲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仄錢爲賦爲鬼薪河陽侯陳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高宛侯丙信坐出入屬車間免鄲（音多）侯周仲居坐爲太常收赤側錢不收完爲城旦赤泉侯楊毋坐害作詐給人臧六百免朝陽侯華當坐教人上書枉法彤爲鬼薪宋子侯許九坐寄使匈奴買塞外禁物免摯陽侯樂買之坐歸白金棄市脩平侯杜相夫坐爲太常與大樂令申可當鄭舞人擅繇（役使也）關出入關免廣阿侯任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免土軍侯宣生坐與人妻奸免江鄒侯靳石坐爲太常行幸離宮道橋苦惡免衍侯翟不疑坐挾詔書論耐爲司寇（不本持而挾以行也）邵侯黃遂坐捐搏（搏也）奪公主馬髡爲

城旦樂平侯衛侈坐買田宅不法有請賜吏免山都侯王當坐闌入甘泉上林免樊侯蔡辟方坐博捐完爲城旦南鄭侯趙坐後父故倡爵一級（會於廷以倡中郎隨父失爵之序也）黎侯召延坐不出馬要斬褒城侯韓釋之坐詐疾不從耐爲隸臣清安侯申屠央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免俞侯欒賈坐爲太常雍犧牲不如令免商陵侯趙周坐爲丞相知列侯耐金輕下獄自殺山陽侯張當居坐爲太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爲城旦翕侯邯鄲坐行來不請（謁也）長信免眾利侯郝賢坐爲上谷太守入戈守財物計覈免宜冠侯高不識坐擊匈奴增首不以實當斬贖罪免下摩侯諱支坐將家屬闌入惡師居免梁期侯任當千坐賣馬一匹價錢十五萬過平臧五百已上免

新時侯趙弟坐爲太常鞫獄不實贖死完爲城旦蒲侯蘇夷吾坐婢自贖爲民後賂以爲婢免商利侯王山壽坐爲代郡太守故劾十人罪不直免博成侯張建坐尚陽邑公主與婢奸主旁數醉罵主免武安侯田恬坐衣襜褕入宮免周陽侯田祖坐當歸帑侯宅不與免至其它以耐金失爵者又不可勝數也陳武帝九錫文妖酋震慴遽請灰釘李商隱露布飛走之期既絕灰釘之望斯窮宋人引杜篤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楊用修引何子元餘冬序論證其非謂曹爽在獄中乞棺與灰於司馬懿其事本不解云云按王凌既降未測懿意故乞棺釘與之凌乃仰藥死曹爽幽處第中糧盡告急於懿懿給米肉糗餌且以書慰之爽大喜過望未幾獄具夷三族然則灰釘事乃王凌非曹爽也

唐肺石常存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款志但漫剝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冤民求其義乃仲冤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

胡邦衡乞斬秦檜疏云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拘留虜使責以無禮按三輔黃圖云藁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若今之鴻臚館然邦衡時以虜使在邸故請斷檜首懸之彼所於以伐其狡謀而絕其和因引藁街爲言然則藁街非尋常梟首之市也

元世祖笞杖之刑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

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止杖九十七我
朝洪武初以大誥頒示天下令官民人等有此一本者若犯
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此者每加一等今之斷獄者不
知其原凡案牘皆曰大誥減一等失其旨矣

江甯顧起元

冥契上

老子一名李耳字伯陽二名雅字伯宗三名忠字伯光四名石字孟公五名重字子文六名定字元陽七名元字伯始八名顯字元生九名德字伯文老子身九變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七十二相者頭圓爲天伏晨蟠起玉枕穹窿皓髮如鶴長七尺餘眉有北斗其色翠綠其間紫毛長五寸餘虎髭龍脣素潔如絲耳無輪郭中有三漏高平於頂厚而且堅兩目日光方瞳綠筋鼻有雙柱形如戟筒口方如海脣赤如丹氣有紫色其香如蘭齒如編貝其堅如銀數有六八上下均平

舌長且廣形如錦文玉泉充溢其味甘香每發妙言聲如金玉瓶高而起頤方若矩日角月圓金容玉姿龍顏鼎鼎鳳視朗朗額有兌象參午上達天庭平坦金匱充盈腹有白痣頤有玉丸項有三約鶴素昂昂垂臂過膝手握十文其指纖長爪有玉甲身有綠毛胸有偃骨背具河魁脾深寸餘腹輭如綿心有錢文腹有赤痣眼有輪文足蹈二卍指有乾坤身長丈二徧體芳香面方而澤上下三停身如金剛貌若琉璃行如虎步動若龍趨此其相也左扶青龍右據白虎前導朱雀後從玄武頭蔭紫文足履蓮花項負兩景五明曜目身有圓象洞照九天兼前仙相光色奇妍總八十一謂之好也見法輪經及老子史略

武夷山志有魏王頭顱骨大如斗按眞仙通鑑云昔有魏王名子鶴在同州立王城對大王石東去十里今城址尚在又云有張湛孫綽白石先生男女十二人詣此山求道謁魏王爲地主時天旱魏王置酒脯祭仙祈雨有仙人乘雲鶴而下張湛獻詩一絕云武夷山下武夷君云云仙人甚喜乃授以道要許居此山至八百年後方換骨歸天至期果爾脫化其骨藏長棺於小藏巖凡十三具按春秋以前諸侯無封魏王者戰國時魏王又不南徙且其時無七言絕詞旨凡鄙其爲附會無疑也

郭璞詩所謂右拍洪崖肩及洪崖頤下頤者姓張或云黃帝之臣伶倫也又云神農氏師堯時已三千歲漢武帝時衛度世入華山尋其父叔卿叔卿與數人博問爲誰則洪崖巢父許由之類是也眞誥云洪崖先生今爲洞眞在青城山其隱跡在豫章西山洪井在伏龍山北崖左右相傳爲煉丹處若宋人畫所謂長七尺五寸戴烏帽衣紅蕉葛衫烏犀帶短拗韡節竹杖跨白騾從者五曰橘栗朮葛拙負六角扇乘雲笠方木鐙二玄書木如意長生瓢魏惠壺木柱杓者張蘊也自稱洪崖先生或云即其後身蓋詩畫二家之所稱實有兩洪崖不相蒙也

禹爲柴庭眞人夏啟爲東明公文王爲西明公召公爲南明公季札爲北明公周公爲北帝師孔子爲太極上眞公治九嶷山一云廣桑山眞官顏回爲明晨侍郎後爲巨天司匯一

云與卜商爲修門郎吳季子爲修文郎莊周爲太玄博士一云爲閣編郎墨翟爲太極仙卿屈原爲海伯統八海鬼谷子爲太玄師治青城山張良爲門下侍郎淮南王守天廁東方朔爲華陽洞主賈誼爲西明都禁郎謫太山司馬張衡楊子雲爲北方鬼帝治羅酆山嚴君平尙在峨眉山臧洪爲北天門亭長荀彧爲北明公賓友孔融爲後中衛大將軍王粲爲丘監郭景純爲都錄司命治雲台山周顗爲鬼官司命都鑒爲南門亭長田錄紀瞻爲天北修門郎與虞謫更直守天門顧和爲執蓋郎溫太眞爲監海伯杜預爲長史龐德爰愉李廣解結王嘉徐庶何晏殷浩俱侍帝宴庾亮爲北太常前中衛大將軍陶侃爲西河侯蔡謨爲長史謝幼輿爲左副監曹

植爲遮須國王劉聰亦爲遮須國王蔡邕爲修文郎劉禎王粲徐幹俱爲侍中王茂弘爲尙書令葛洪爲太極左仙公陶隱居爲蓬萊都水大監一云蓬萊仙監魏鄭公爲太陽都錄大監李長吉召賦玉樓記杜佑馬總爲六押大都統司馬承楨爲東華青童道君李太伯爲東華眞人唐明皇爲孔昇眞人白居易爲海山院主韓退之爲眞官杜子美生前爲文星典吏其歿也又與李青蓮輩優游江湖耦散仙顏魯公爲北極驅邪院左判官韓魏公爲紫府眞人石曼卿爲芙蓉城主丁度爲芙蓉館主王平甫爲靈芝館仙官蘇子瞻爲奎宿一云紫府押衙劉景文爲雷部掌事呂誨侍上帝游炎州爲司糾許收爲北斗君陳康伯爲北斗主簿歐陽仲純爲長白山主龍丞相籍爲王屋山道君劉丞相沆爲九江眞人又與呂夷簡李迪龐籍富弼俱處五相清燕之堂寇萊公爲閻浮提王田畫爲淮陽土神蔡忠惠亦爲閻浮提王沈文通爲地下曹司

眞誥云仙官上下次秩有左右府左右公左右卿左右大夫左右御史明大洞眞經者爲仙卿服金丹者爲大夫服眾芝爲御史若得太極隱芝服之便爲仙公眞人矣

雜俎所載仙藥有鍾山白膠閶風石腦黑河蔡瑚太微紫麻太極井泉夜津日草青津碧荻四丘紫柰白水靈蛤八天赤薤高丘餘糧滄浪青錢三十六芝龍胎醴九鼎魚火棗交梨鳳林鳴酷中央紫蜜崩岳電柳玄都綺葱夜牛伏骨神吾黃

藻炎山夜日玄霜絳雪環剛樹子赤樹白子個水玉精白琅霜紫醬月醴虹丹鴻丹又載藥草異號丹山魂雄黃也青腰女空青也靈華汎腴薰陸香也北帝玄珠消石也東華童子青木香也五精金陽起石也流丹白膏胡粉也倒行神骨戎鹽也亭炅獨生鷄舌香也白虎脫齒金牙石也靈黃石流黃也陸虛遺生龍骨也章陽羽玄白附子也綠伏石母慈石也絳晨伏胎茯苓也七白靈蔬薤白華也一名守宅一名家芝伏龍李蘇牙樹此成式所記也按漢武內傳又載玉母有風實雲子碧海琅菜扶桑丹樾長河文藻太眞紅芝九色鳳腦班龍黑胎蒙山白鳳之睇靈丘蒼鸞之血雞距集戟武夷君食河祇脯神仙傳載謝玄卿逢仙設鳳冠粟龍睛稻素麟脂

班螭髓雲仙雜記載始皇遣徐福求金菜玉蕊藝文類聚載劉孝標啟有松子玉漿衛卿雲液孝經援神契載仙藥之上者丹砂黃金白金次諸芝五雲明珠太乙禹餘糧石中黃子石桂英石流丹石耵曾青松柏脂茯苓地黃麥門冬巨勝重樓黃連石斛杼石冢紫西京雜記載馬肝石穆天子傳載金膏水碧抱朴子載玉脂芝七明芝九光芝五德芝石桂芝肉芝青雲芝黃龍芝金蘭芝紫朱芝月芝山芝火芝人芝月芝黑精芝金芝萬年芝夜光芝白雲芝雲母芝華芝鬼芝洞冥記載烏哀國龍爪蓮鈞影山寒荷崝嶸山細裏玄都雞菱茅君內傳載句曲五芝一龍仙芝二參成芝三燕胎芝四夜光洞鼻芝五料玉芝

仙道姓名有可考者元始天尊姓樂名靜信見度人經玉門子姓王名剛九靈子姓皇名化北極子姓陰名恆絕洞子姓李名修太陽子姓離名明太陽女姓朱名翼太陰女姓盧名全太玄女姓顏名和南極子姓柳名融黃庭子姓葛名起馬名生姓和名君賢劉根字君安[illegible] 字公度介象字元則見葛翁神仙傳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見聖賢冢墓記秦宗新祠頌又姓名呂公子夫人姓馮名夷見龍魚河圖太眞夫人姓王名婉羅見眞仙通鑑介子推姓王名光鬼谷子姓玉名諷見神仙傳毛女字玉姜見神仙傳醫王子姓古名老師見本草序浮丘公姓李見列仙傳壺公姓施名存孔子弟子見眞誥又姓謝名玄見丹台錄武當戴將軍姓燕名濟洪崖先生姓張後洪崖先生亦姓張名蘊俱見眞仙通鑑太乙君諱臘東王公姓倪字君明西王母姓楊名回一名婉妗天翁姓張名堅字剌渴見酉陽雜俎

眞誥云白癡見腹名在攻簡目有綠筋名在赤書陰有伏骨名在琳札青書胸有偃骨名在星書眼有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迴蘭名在綠籍者皆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鼻有玄山腹有玄丘亦仙相也或口氣不潔性耐穢則壞玄丘之相矣酉陽雜俎玉格又云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山上靈官萬善升玉清眞誥又云積功滿千雖有過得仙功滿三百而過不足相補者子仙功滿二百者孫仙子無功德有過便得仙其孫若無志多過者只得富貴

仙不可冀也

黃帝火九鼎於荊而尙葬橋陵趙成子死後五六年肉朽骨在液血於內紫色發外鹿皮翁吞玉華而流蟲出戶西王城漱龍胎而死訣飲瓊精而叩棺仇季子咽金液而瘞徹百里季主服霜散以潛升而頭足異處墨狄咽紅丹而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翦薤以入水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衛門子高丘子洪崖先生吞瑕玗之華而更營丘墓

王方平謂蔡經曰汝應得度世但氣少肉多唯可尸解耳此法須臾如過狗竇中耳尸解有數端足不青皮不皺目光不毀頭髮不脫不失其形骨者皆尸解也有未歛而失尸者有人形猶在而無腹骨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髮脫而形去者自

日去謂之上尸解夜半去謂之下尸解向曉暮之際謂之地下主者地下主者有三等第一散在外舍閑亭不受九宮考制不聞練化之業一百四十年乃得一進耳二等便得仙階三等便得出入易遷童初二宮入宴東華台受學化形濯景易氣三十年棺中骨還附神四十年復如生人五十年位補仙階爲上仙矣

山有藏道經者抱朴子云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內文五嶽眞形圖名山五嶽皆有三藏於石室太上眞人靈寶秘文內符鍾山眞人授禹禹更撰定爲二通一藏苗山一付雲水洞室玉帝七聖玄紀云舊文十五萬藏崑崙北洞大洞篇目云彭侯結鄰藏王屋中清虛洞飛龍隱訣云飛玄羽經藏峨眉山金太微黃書經云天眞三皇藏八會之文於委羽山太微天帝藏一通於霍山

雜俎載仙家符圖曰雌一玉檢曰四規明鏡曰五柱中經飛遐帙曰飛黃子經曰鹿虛蹻經曰含景圖曰臥引圖曰圍芝圖曰木芝圖曰大隗新芝圖曰牽牛經曰玉珍記曰臘成記曰玉案記曰丹台記曰日月廚食經曰金樓經曰三十六水經曰中黃丈人經曰協龍子鹿台經曰玉胎經曰官氏經曰鳳綱經六陰曰玉女經曰白虎七變經曰九仙經曰十止化經曰攝提經曰三綱六紀經曰白子變化經曰隱首經曰八軍經曰泉樞經曰赤甲經曰金剛八疊經

漢武內傳王母設膳於漢武乃命王子登彈八音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鍾許飛瓊鼓震靈之簧阮靈華拊五雲之石范成君擊洞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武夷山古記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魏子騫會鄉人於幔亭命張安陵打引鼓趙元奇拍副鼓劉小禽坎鈴鼓曾少重擺鼗鼓喬知滿振曹鼓高子春持短鼓鮑公希吹橫笛何鳳兒拊節板東幄奏賓雲左仙之曲次命董嬌娘彈坎篌謝英妃撫長琴呂荷香戛間腹（即提琴）黃次姑噪悲慄（即笳）秀淡鳴洞簫宋小娥運居巢（笙）羅妙容揮鐃銚（銅鈸）西幄奏賓雲右仙之曲行酒進食乃令彭令昭唱人間可哀之曲高仙朋游洞靈見上清元君鄉山君二眞乃命持文王延賢于廣運等彈雲林琅玕之璈安德音范四珠擊昆明之筑左抱容韓賢賓吹鳳鸞之簫趙運子李慶王拊流金之石辛白鵲鄭辟方燕婉來回雙連等四人合歌南岳魏夫人得道日太極眞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之璈青童命東華玉女煙景姝擊西盈之鍾陽洛神王命雲林玉女賈屈庭吹鳳喉之簫清虛眞人命飛玄玉女鮮於虛金拊九合玉節太極眞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啓之章清虛咏駕歎之詞

尹喜生時室中陸地生蓮華結草爲樓精思聖道黃阮丘耳長七寸口中無齒玄俗日中無影白石生煮石爲糧問之何不霞舉笑曰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耳董謂性好異書見柳題葦還家以片瓴寫之舌黑掌爛人謂謁掌錄

而舌學負圖先生餌菊朮經旬不語人問何以答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孟峻云周公以玉笏遺岐岐常實執每以衣袂拂拭笏笏今銳欲折矣黃安坐一神龜廣二尺人問子坐此龜幾年矣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龜以授吾吾坐龜背已平矣此蟲畏日月之光二千歲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涉正閉目二十年弟子固請之正乃開目有聲如霹靂而閃光若電已復還閉孫博能於水面布席作樂使人舞於上不沒不濡引鏡爲刀屈刀成鏡積時不改班孟坐空盧中與人語又能入地初沒足至腰及胸漸漸但餘冠幘良久盡沒又吸人屋上瓦瓦飛入簷榻紛如落葉王興在秋長山山頂有瓊花木徑八九尺葉如白檀花如芙蓉香聞數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興常見之安期生以醉墨洒石上皆成桃花章玉子與弟子行各丸泥爲馬乘之一日行千里朱仲漢高后下書募三寸珠仲資珠詣闕魯元公主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顆黃翁謂東方朔曰吾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巨靈女子愛於武帝有青珉唾壺巨靈常出入其中齎子訓與一老公摩挲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園客與妻收蠶繭大如甕繰一繭六十日始盡絕觀與葛稚川善每來門無車馬獨雙燕往還元藏機嘗航海飄至滄洲洲上產分蒂瓜長二尺碧瓌丹栗大如梨池中有四足魚葛玄過親朋輒邀止折草刺樹以杯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即止飲之皆旨酒爲客行酒杯自至前不盡杯不去司馬承楨善金翦刀書腦中有小兒誦經聲玲玲如振玉額上小日如錢耀射一席九嶷山女仙羅郁簡文時降羊權家贈權詩及火浣布及金玉條脫各一枚

諸有謂佛法入中國不始於後漢明帝者以列子有西方聖人薛正已有仲尼師老聃師竺乾之論又漢武故事武帝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又穿昆明池底黑灰東方朔曰可問西域道人知是劫灰又魏略西戎傳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劉向列傳傳序云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以此爲佛法入中國不始於明帝宣律師傳有一天人姓陸名玄暢來謁律師云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子是周穆王時生在初天本是迦葉佛時天爲通化故周時暫現所問高四台者其本迦葉佛於此第三會說法度人至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從之即列子所謂化人者是也化人示穆王云高四台是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穢汙此像護像神瞋令公染疾公又夢遊上帝極被責疏覺問侍臣由余便答云臣聞周穆王時有化人來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山造中天台高千餘尺基址見在又於倉頡台造神廟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殆非佛爲之耶公聞之大怖語由余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製棄之馬坊得非此是佛神耶由余聞往視之對曰此眞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清淨

處像遂放光公又怖謂神嗔也宰三牲以祭之諸善神等擎棄遠處公又大怖以問由余答曰臣聞佛清淨不進酒肉愛重物命如護一子所有供養燒香而已所可祭祀餅果之屬公大悅欲造佛像絕於工人又問由余答曰昔穆王造寺之側應有工匠遂於高四台南村內得一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於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今年老無力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於道場內爲諸匠執作請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銅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賚之彼人得財並造功德於土台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之高四台或曰高四樓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或取大兄名以目之故有高四之名至今稱也然則秦穆公時佛法已入中國矣宣師不應誕也

釋道宣常著釋迦方域志二卷唐藝文志載其目按其所爲志者蓋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燉煌祈連間匈奴冒頓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其居地而塞王南居罽賓塞種分散自疏勒以西休屠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顏師古曰塞今釋種也塞釋聲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地烏孫昆莫又擊破之而大月氏西徙大夏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休屠捐毒國絕小依葱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孫張騫云在大夏時賈人往市身毒得卭竹杖蜀布身毒居大夏東南有獨物度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率爲西南夷所閉不得通李奇曰身毒一名天篤卽今浮屠胡也按此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九百二十里西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大夏賈人云在其東南盧稱里數至於百千欲以誇漢使爲遠實一國也漢西域傳止載捐毒而張騫傳乃引身毒要之烏孫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而近漢擊匈奴收休屠王祭天金人金人蓋今佛氏遺像休屠王漢張掖郡地將近故塞國也而身毒及東漢又稱天竺摩騰王法闡之徒始持白氎之像及所譯四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盛齋戒之祀范曄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葱嶺間小國後漸大或爲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葱嶺以西乃爲塞種葱嶺以東多是雜胡亦不待辯而可知者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爲大國東天竺乃與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所居罽賓隋唐之間別曰漕或曰矩吒且在西天竺之列東南海外扶南林邑又南天竺之鄰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本塞種獨稱中印度印度天竺之梵言猶捐毒也

般若經如來三十二相足下有平滿相猶如匱底地雖高下隨足所蹈坦然等觸第一足下千輻輪文輞轂眾相無不圓滿第二手足並皆柔軟如兜羅綿第三兩足一一指間猶如雁王鞔網交絡文同綺畫第四手足諸指圓滿纖長可愛第五足跟廣長圓滿與趺相稱第六足趺脩高光滿與跟相稱第七雙臂漸次纖圓如鹿王臏第八雙臂平立摩膝如象王

鼻第九陰相勢鋒藏密猶龍馬第十毛孔各一毛生紺青宛轉第十一髮毛端皆上靡右旋宛轉第十二身皮細薄滑潤垢水不住第十三身皮金色晃耀諸寶莊嚴第十四兩足兩掌中顯雙肩七處充滿第十五肩項圓滿殊妙第十六腨腓悉皆充實第十七容儀洪滿端直第十八身相修廣端嚴第十九體相量等圓滿如諸瓔陀第二十頷腮幷身上半威容廣大如師子王第二十一常光面各一尋二十二齒相四十齊平淨密根深白逾珂雪二十三四牙鮮白鋒利二十四常得味中上味二十五舌相薄淨廣長能覆面輪至耳髮際二十六梵音詞韻和雅隨眾多少無不等分二十七眼睫猶若牛王紺青齊整二十八眼睛紺青鮮白紅環間節皎潔分明

二十九面輪猶滿月眉相皎潔如天常弓第三十眉間有白毫相柔軟如絲白逾珂雪三十一頂上烏瑟膩沙高顯隆負猶如天蓋三十二

因果經云二月八日佛誕生摩騰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生周書異記同唐費長房周曰周莊王十年四月八日生釋法師石柱銘同趙伯休記云周貞定王二年甲戌至法顯則云殷世武乙二十六年甲午慈嚴聖賢錄則說佛生時有八別一夏渠時二武乙時三周昭王時四穆王時五平王時六桓王時七莊王時八貞定王時又云周正四月非今四月也然則今之定以昭王甲寅四月者亦未可確據也

禪宗派自南梁蕭代達磨西來面壁少林十有九年是爲初祖一傳而爲慧可再傳而爲僧璨三傳而爲道信四傳而爲弘忍五傳而爲慧能是爲六祖當時有南能北秀之稱北爲漸宗南爲頓宗五祖之教遂分而爲兩而曹溪法席獨盛於世四祖之旁出者爲法融五祖之旁出者爲神秀六祖之旁出者爲慧忠爲宗密其六祖之法嗣則爲青原行思青原之後旁分三宗曰曹洞曰雲門曰法眼其在青原一世爲石頭遷嗣石頭者爲大顛爲道悟爲天然爲尸利爲惟儼爲曇晟者爲石室善道是爲青原三世嗣道悟者爲石霜慶諸嗣石霜者爲九峰道虔嗣龍潭信者爲宣鑒是爲青原四世嗣鑒者爲雪峰義存嗣存者爲玄沙宗一嗣夾山會是爲青原

五世嗣嚴頭者爲瑞嚴師彥是爲青原六世嗣雪峰存者爲太原孚是爲青原七世其在曹洞宗則洞山良价嗣雲巖幾者亦爲青原四世嗣洞山者爲曹山本寂爲雲居道膺爲疏山匡仁爲龍牙居遁嗣寶峰照者爲圓通德止是爲青原十三世其在雲門宗則雲門文偃嗣雪峰存者亦爲青原六世嗣雲門者爲香林澄遠爲雙峰欽其法眼宗則清涼文益嗣羅漢琛亦爲青原八世嗣清涼者爲靈隱清聳爲百丈道恆爲永明道潛爲玄則爲古賢爲天台德韶亦爲青原九世六祖之法嗣又爲南嶽懷讓南嶽令後旁分二宗曰潙仰曰臨濟其在南嶽一世爲江南馬祖道一嗣馬祖者爲大梅法常爲西堂知藏爲大珠慧海爲泐潭法會爲石鞏惠藏爲中邑

洪恩爲與善惟寬爲伏牛自在爲芙蓉大禪爲紫玉道通爲石白和尚爲亮座主爲荊山爲水潦爲龐蘊居士爲百丈懷海嗣百丈者爲長慶大安嗣長慶者爲靈雲志勤爲大隨法眞其嗣烏臼者又爲南禪普願是爲南嶽二世嗣百丈海者爲黃檗希運是爲南嶽三世嗣黃檗者爲千頃楚南爲陳尊宿嗣南泉願者爲從諗亦爲南嶽三世嗣從諗者爲善信嗣鹽官安爲雙嶺玄眞亦爲南嶽三世嗣長沙岑者爲雪峯常通是爲南嶽四世其在溈仰宗則溈山靈祐嗣百丈海者亦爲南嶽三世嗣溈山爲香嚴智閑爲仰山慧寂其在臨濟宗則臨濟義玄嗣黃檗者亦爲南嶽四世嗣臨濟者爲紙衣爲定上座其嗣智海平者爲蹋菴繼成是爲南嶽十四世嗣太平懃者爲龍牙才嗣大隨靜者爲廓菴師遠嗣昭覺勤者爲徑山大慧宗杲是爲南嶽十五世其後爲獅子嚴高峰智覺爲斷崖和尚高峰之後爲中峰中峰之後爲天如而始入國朝矣青原之嗣惟雲門爲盛而曹洞次之法眼又次之南嶽之嗣惟臨濟爲盛而溈仰次之此其相傳之緒也

譯經圖記載明帝永平三年庚申帝感異夢勑郎中蔡愔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西尋佛法至印度國請迦葉摩騰竺法蘭用白馬馱經像以十年丁卯至洛陽帝悅造白馬寺譯四十二章經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嶽道士褚善信等不悅朝正之次表請較試勑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詔以十五日集白馬寺南門信等以靈寶諸經置道東壇上帝以經像舍利置道西七寶行殿上信等遶壇泣懇天尊以栴檀香燒經冀經無損並爲煨燼其諸昇天入火履冰隱形諸術皆不復能善禁咒者亦呼策不應太傅張衍語信曰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域眞法時南嶽道士費叔方慙忸自感而死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徧覆大衆映蔽日輪摩騰先是阿羅漢即以神足游空飛行坐臥神化自在時天雨寶華及奏衆樂摩騰復坐法蘭說世後宮陰夫人王嬡好等百九十人司空陽城侯劉善峻等二百六十人四嶽道士呂慧通等六百二十人京都張子尚等三百九十一人俱出家記又引吳書闞澤對吳王云褚善信費叔方自感而死爲證今攷之漢史明帝自元年太傅鄧禹薨後絕不置太傅官三公中亦無所謂張衍者十四年衛尉趙憙行太尉司空爲牟融亦不聞有所謂劉善駿也且道教符籙之興起於張陵盛於寇謙之而極於杜光庭當時何以有禁咒等事且此既云永平十四年以靈寶諸經闕法而廣弘明集云靈寶創自張陵赤烏始出上清肇自葛玄三洞造於鮑靚又自相矛盾矣

祖有兩龍樹西土龍樹少年時博綜藝術與同志三人學隱身術人王宮數月美人懷妊者衆王用智臣以細土置門中見四人足跡乃令勇士揮劍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刀所不至龍樹歛身依王得免悔而入山成道後化南天竺王問諸天何所作爲答曰天今與阿修羅戰須臾空中刀劍及修

羅刀鼻相繼下王乃慶服又與善咒婆羅門化大池蓮華坐其上龍樹化白象入池舁舉蓮花高擲婆羅門僞背而伏蓋道家葛仙公左元放之流也東土龍樹尊者見入楞迦經善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南天竺比丘厥號龍樹得初歡喜地往生安養國按龍樹作大無畏論而東土所稱無畏論主又不載事跡即此龍樹也

冥契下

江甯顧起元

今僧纘梁皇懺皆云爲郗氏夫人化蟒事按南部新書云懺之始本自齊竟陵王因夜夢往東方普光如來所聽彼如來說法後因述懺悔之言覺後即賓席梁武王融謝朓沈約共言其事王因茲乃述成竟陵集二十篇懺悔一篇後梁武得位思懺六根罪業即將懺悔一篇召眞觀法師慧式廣演其文述引諸經而爲之故第二卷中發菩提心文云慧式不惟凡品輕標心志實由渴仰大乘貪求佛法依倚諸經取譬世事即非是爲郗后所作今之序文不知何人所作與本述不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同近南人新開印本去其慧式二字蓋不知本末也

古帝王之佞佛者如梁武帝於建業起同泰寺又於故宅立光宅寺皆窮極工巧殫竭財力自以其身施同泰寺爲奴朝廷共歛珍贖之有事佛精苦者輒加菩薩之號其下書皆云皇帝菩薩北齊武成帝河清二年築壇於內具問道禮儀請上法師授歸戒帝布髮於地令上踐其髮而升座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曩崇法師道重當時入大內爲宣淨業帝每禮接自稱師兒皇后延德又稱師女李後主酷信浮屠與后頂僧伽黎衣裂裟師佛書拜跪頓顙至爲瘡贅親爲桑門削作廁簡子試之腦頰少有遲滯者再爲治之其手不叉學佛握印而行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宋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剋池州令僧俗兵士念教苦觀世音菩薩

佛刹名寺按風俗通云寺司也官府所止故曰寺李華杭州開元寺塔碑云漢永平中佛教初至洛陽始置寺度臘闍二德古者官之庭府稱寺蓋賓而尊之比於曹署此其源也翻譯名義集云寺者釋名曰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本是司名西僧乍來權止公司移止別居不忘其本還標寺號法苑珠林云古德寺誥乃有多名或名道場即無生廷也或名爲寺即公廷也或名淨住舍或名法同舍或名出世間舍或名精舍或名清淨無極園或名金剛淨刹或名寂滅道場或名遠離惡處或名親近善處並隨義立名有所表今道俗雜居豈得稱名也

梵唄梵語云唄華言止斷外事外事止斷時任爲法事唄者讚咏之聲也善見云聽汝作唄唄言說之辭也清而不濁雄而不猛流而不越凝而不滯遠聽則汪洋峻雅近聞則從容和肅法苑云尋四方之有唄猶東國之有讚讚者從文以結章唄者短偈以流頌比其事義名異實同異苑云陳思王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殿軸裏有誦經聲清遒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歛襟祇敬便有終焉之志即效而則之今梵唱皆植依擬所造高僧傳云金言有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旨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爲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

袈裟薩婆多云臥具者三衣之名大淨法門經云袈裟者晉名去穢大集經名離染服賢愚經名出世服眞諦雜記云袈娑是外國三衣之名名含多義或名離塵服由斷六塵故或名消瘦服由割煩惱故或名蓮華服服者離著故或名間色服以三如法色所成故言三色者律有三種壞色青黑木蘭青謂銅青黑謂雜泥木蘭即木皮也應法師云韶作袈裟音加沙葛洪字苑始改從衣又梵言僧祇此云三衣者賢聖之標幟也一曰僧伽梨即大衣也一曰鬱多羅僧即七條也一曰安陀會即五條也此是三衣若呼三條褊衫裙爲三衣誤也褊衫梵言僧祇支西域記云正名僧迦鞞此云覆腋衣用覆左肩右開左合竺道祖云魏時請僧於內自恣宮人見僧偏袒不以爲善遂作此衣施僧因綴於左邊祇支上因而受稱即偏衫右邊今隱祇支名通號兩袖曰褊衫也

錫杖梵言隙棄羅此云錫杖由振時作錫之聲故十誦名聲杖錫杖經又名智杖亦名德杖彰智行功德故聖人之標幟賢士之明記道法之幢釋氏要覽云遊行僧爲飛錫住僧爲挂錫

犍椎聲論翻爲磬亦翻鍾增一云阿難升講堂擊犍椎者此是如來信鼓也應法師華尼鈔云時至應臂吒犍槌梵語臂吒此云打犍槌此云所打之木要覽云凡有一箇銅鐵鳴者皆名犍椎又云但是金石板木碪鎚有聲可以集衆者皆名犍椎

中食多論云從旦至中其明轉盛名之爲時中後明沒名爲非時今言中食以天中日午時得食僧祇云午時日景差一髮一瞬即是非時毘羅三昧經瓶沙王問佛何故日中佛食答云早起諸天食日中三世佛食日西畜生食日暮鬼神食佛制斷六趣因令同三世佛食也

八關齋本義一不殺二不偷盜三不淫邪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坐高大牀七不著花鬘瓔珞不用香油塗身蒸衣八不自歌舞不得輒往聽不過中食受此八戒名八關齋唐顏眞卿有八關齋功德記乃宋州將吏爲節度使田神功病愈請禱者又當是時元戒王縉杜鴻漸輩以因果之說聳人主每崇至禮佛祈禱退則修八關齋飯僧報謝與八關齋初意異矣友人偶問及因略舉似之

後魏太武帝始光元年造伽藍創立招提之名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元年官賜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釋書云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按招提梵音本拓鬬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誤以拓爲招又省去鬬奢二字只稱招提今十方住持是也見西溪叢話阿蘭若或名阿練若大論翻遠離處薩婆多論翻閑靜處天台云不作衆事名之爲閑無憒鬧名之爲靜或翻無諍謂所居不與世諍即離聚落五里處也應法師翻空寂四分律云空靜處若字白樂天詩作憑字押韻者切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云東望安仁署西臨子雲閣長嘯啄煙霞

高步尋蹤若此又作日灼切恐誤也僧伽藍譯爲衆園僧史略云爲衆人園圃園圃生植之所佛弟子則生植道芽聖果也唐高宗沙汰詔曰伽藍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要覽云或云毘阿羅此云遊止處

梵網經言修行者不得食五辛五辛者一葱二蒜三韭四蒜五興渠釋慧口云僧徒中多迷五辛中興渠或云蕓薹胡荽或云阿魏惟淨土集中別行盡著中五辛此土唯有四一蒜二韭三葱四薤闕於興渠梵語稍訛正云形具餘國不見迴至于闐方得見也根麤如細蔓菁根而白其臭如蒜彼國人種取根食也於時多天到彼不見枝葉薹荽非五辛所食無罪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阿育王經云王殺八萬四千宮人夜聞宮中有哭聲王悔爲起八萬四千塔今此震旦亦有在者又法苑珠林三十八卷云如來在日行化乞食因過童子戲弄沙土以爲米麵以土麵施佛佛感其善心爲受塗壁記此童子吾滅度後百年作王出世號爲阿育作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切鬼神幷皆臣屬且使空中地下四十里內所有鬼神開往前八塔所獲舍利役諸鬼神于一日一夜一億家施一塔廣計八萬四千塔又盧由文殊師利像昔傳云育王既統此洲學鬼王制獄酷毒尤甚文殊現處鑊中火熾水淸生靑蓮花王心感悟即日毀獄造八萬四千塔建立形像其數亦爾此其一也又釋氏通鑑云周共和九年東天竺國阿育王盡收西域諸塔及龍宮舍利夜役鬼神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寶塔令耶舍尊者舒指放光八萬四千道令捷疾鬼各隨一光盡處安置一塔遍娑婆界在此震旦國者一十九所按此一事而四說不同漢譯胡書恣其假託傅奕之言信矣

安居者南山云形心攝靜爲安要期住此爲居結夏者通制三時偏約夏月一無事遊行妨修出業二損傷物命違慈實深三所爲既非故招世謗又云夏中除大小便餘則跏趺而坐所以但結三月者前爲開後爲成供身衣食故也四月十六日是前安居十七日已去至五月十五日名中安居五月十六日名後安居一云前三月則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後三月則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入則爲結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出則爲解夏其云坐夏坐臘皆非也臘不是冬月義接也謂新故之相接其云僧臘蓋亦一歲新故相接耳

佛藏經論多梵語不得其音恐誤用翻譯名義集云多陀阿伽陀如來也阿羅訶應供也三藐三佛陀正徧別也亦云正徧覺也鞞侈遮羅那三般那明行足也阿耨多羅無上也脩伽陀去也路迦憊世間解也富樓沙曇茷婆羅提可化丈夫調御師也舍多提婆魔囊舍南大人教師也路迦那他世尊也阿羅訶應供也又殺賊也又生觀也佛陀知者也佛覺也鞞那尸棄寶髻也提洹竭然燈也毘婆尸一曰維衛也勝觀也毘舍浮一切自在也俱留孫所應斷也拘那含牟尼金寂也迦葉波飲光也釋迦牟尼能仁寂默也多寶佛阿彌陀無量

壽也又爲無量清淨阿閦無動也剌那伽羅寶積也提和羅耶天人王也盧舍那光明徧照也釋迦能仁也牟尼寂默也瞿曇純熟也姓也剎帝利王種也秦言田主須陀洹入流也斯陀含一往來也阿那含不來也菩薩菩提薩埵自覺覺衆生也文殊師利妙德也郁輸跋陀普賢也阿那婆羅吉低輸觀世音也摩訶那鉢大勢至也純陀妙義也阿迦雲藥王也達磨法也乾陀訶提不休息也維摩羅詰淨名也彌勒慈氏也提婆達多天授也阿差末無盡意也般若拘羅智積也那羅延金剛也阿羅漢總名殺賊惱遠離諸惡堪總供養不受三界生也舍利佛身子也又曰鶖子摩訶迦葉波大龜氏也阿那律無滅也須菩提善吉也又空生羅睺羅覆障也阿難

金陵藏書 蔣氏校印

歡喜也又無染貧頭盧不動也難陀善歡喜也難婆多星宿也拘絺羅大膝也提婆犀那天軍也嗢呾羅上也迦留陀夷無光也優陀夷出現也須跋陀羅好賢也耶輪陀羅華色也阿湿縛婆生馬鳴也那伽曷樹那龍猛也（言碑誤）阿梨跋摩師子鎧也求那跋摩功德鎧也阿僧伽無著也婆藪盤世親也（言碑誤）賓伽羅青目也及毘吠伽清辨也遠磨波羅護法也尹湿伐難自在也布剌拏圓滿也尸羅跋陀羅戒賢也曷利他如意也鳩摩羅什婆童壽也佛陀耶舍覺明也曇摩耶舍法稱也曇摩讖法豐也曇無竭法勇也菩提流支覺孝也波羅末陀眞諦也波頗智光也地婆訶羅日照也多羅救也波利護也宣瀧弟子也比丘乞士也上乞法下乞食也芘芻香草以喻僧也沙彌息慈也優婆塞優婆夷清淨士女也僧伽衆多也又和合也沙門本名宣摩那拏功勞也和尚本名鄔波遮迦於闐翻爲和尚此力生又近誦也闍梨本名阿遮梨耶軌範也頭陀抖擻也又修治也摩摩帝寺主也羯磨事也鐸曷攞小師也阿夷怡新學也提多羅咤治國主也忉利本名多羅夜大梵西音此名離欲又淨行也尸棄火也首陀羅淨居也摩利文陽炎也耆婆命也蘇利耶日神也蘇摩月神也印度日月也嗏哦羅迦火星也部陀水星也勿哩訶婆跋底木星也沙乃以宣折囉土星也戌羯羅金星也阿那達多無熱也夜叉勇健也伊羅鼻氣也羅剎迦疫鬼也乾闥婆香陰也天樂神阿修羅無端正也又非天迦樓羅金翅也緊那羅

金陵藏書 蔣氏校印

疑神也波旬本名波卑夜惡也魔登伽本性也阿斯陀無比也又端正也婆藪天慧也摩寃舍喃人也摩菟賒意也僕呼繕那衆生也逋沙丈夫也迦羅越居士也婆羅毛道也鄔婆弟鍱父母也波帝夫也婆梨耶婦也鳩那羅惡人也拘摩羅童子也般吒黃門也扇提羅石女也馱索迦奴也旃陀羅殿熾也即屠者羯恥那煮狗人也須達多善施也耆婆能活也婆羅門淨行也梵志淨裔也婆毘迦羅金頭也又黃髮蘇氣怛羅善星也彌戾車惡見也薩遮尼乾離繫也琰魔亦曰閻羅靜息也又雙王閻黎哆祖父也鳩槃茶甄形也是魔鬼毘舍闍顛思也烏芻瑟摩火頭也惡祁尼火神也婆庾風神也鉢健提堅固也婆里旱力士也地嘿伽長大也分那柯滿也

底栗車畜也那伽龍也宮毘羅蚊也叔叔邏蚪也僧伽波獅子也迦耶象也瞿摩帝牛也婆蹉富羅犢子也竭伽犀也阿淫婆馬也蜜利迦羅鹿也悉伽羅野牛也摩斯陀獼猴也舍舍迦兔也迦陵頻伽妙聲鳥也嘶那夜鹿也臊陀鸚鵡也僧娑鴈也迦頻闍羅雉也鳩鳩咤雞也斫迦羅娑鶯鳥也舍羅鷲也揭羅闍雕也毘囉拏羯車婆蹉也摩竭鯨也失收摩羅鱷也泥犁耶無有也（地獄名）阿鼻無間也三耶假時也因陀羅天主也帝也遮閱那王也摩訶三摩阿羅遮太平等王也薩縛達一切施也尼毘迦與也歌利惡也波斯匿和悅也阿闍世未生也阿育無憂也尸羅阿迭多戒日也祇陀戰勝也摩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訶摩耶大術也末提希思惟也索訶一曰娑婆能忍也閻浮提勝金也鬱單越勝處也羅閱祇伽羅王舍城也拘尸那角城也伽耶山城也罽賓賤種也烏仗那苑也赭時石國也颯秣建康國也屈霜保迦何國也（史石何國人）弭秣賀米國也屈支龜茲也脂那一云支那文物國也覆戾車邊地也蘇迷盧即須彌妙高也耆闍崛鷲頭也屈屈咤播陀雞足也補陀落迦海島也（今定海中山有此名）優留曼陀大醍醐也蘇達梨舍那善見也頞溫縛拏篤耳也阿溼麽石也阿迦水也阿耨達無熱惱也殑伽天堂也婆竭羅城海也賀邏馱池也提洲也婆那林也畢利叉高顯也阿輸迦無憂花樹也娑力叉樹也軻梨羅苦梗木也多羅舊名息多岸也尸多婆那一名尸陀寒林也鞞

鐸佉嚩楊枝也頗羅果也菴羅柰也頻婆相思也訶梨勒天主持來也播囉師胡桃也鎮頭迦柿也篤迦栗也居嚩迦李也布瑟波花也非把提天花也末利花柰花也曼陀羅雜色也優鉢羅黃白色花也婆羅羅重生也芬陀利白蓮也漚鉢羅青蓮也鉢特摩赤蓮也拘某陀黃蓮也乾陀羅耶香也旃檀離垢也瞻博一曰瞻蔔黃色香花也迦算薰香也咄嚕瑟劍蘇合也杜嚕薰陸也突婆茅香也羯布羅龍腦也薩闍羅婆白膠也莫莫訶婆伽麝香也多揭羅芸香也阿伽嚕沈香也拙具羅安息也茶矩磨鬱金也蘇伐羅金也跋折羅金剛也阿路巴銀也鉢攞婆福羅珊瑚也阿溼摩揭婆琥珀也牟婆洛揭拉婆車渠也摩羅伽隸瑪瑙也牟尼珠名離垢也鉢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摩羅伽赤色珠也甄叔迦赤寶也吉由羅瓔珞也彌訶金帶也曷剌怛那揭婆寶臺也洛叉十萬也俱胝百億也那由它萬億也阿僧胝無央數也佉梨斛也婆訶篤也受二十斛口偷又宰唎翻酒也毘嵐迅猛風也差羅波尼灰水也朱利草賊也薩裒煞地蛇藥也優檀那印也婆利曲鉤也亟縛屣韡也含樓伽藕根也俱蘭吒色也伊足延金色也蘇樓波妙色也尼羅青也阿羅那赤也盧醯咀迦又迦沙野同叔離白也訖里瑟拏黑又迦茶黑也健陀羅黃也羅差紫也氷伽羅紅也修多羅又素怛纜經也毘柰耶善治也又爲毘尼滅也律也阿毘曇無比法也又奢薩怛羅論也俱舍藏也祇夜重頌也和伽那授記也尼陀那因緣也阿波陀那譬喻也伊帝目

多伽本事也闍陀伽本生也毘佛略方廣也阿浮達摩未曾有也阿含本阿笈多教也又法歸也首楞嚴健相也楞伽本駿迦不可往也薩達磨芬陀利妙法蓮花也般舟佛立也摩阿祖持大秘要也盂蘭倒懸也本名烏藍婆拏救倒懸也修跋拏婆頗婆鬱多摩金光明也曇無德本曇摩翅多法密隱覆又法藏也薩婆多一切有也摩訶僧祇大眾也犍度本婆犍闍法蘊也瑜伽師地相應也毘婆沙廣解也鼻婆沙種種說也毘勒篋藏也毘婆闍婆提分別論也波羅密本又解脫也三昧調直定也又正定也正受也末底慧也檳那布施也尸羅清涼也羼提安忍也又忍辱也毘梨耶精進也禪那精進也般若智慧也阿羅密遠離也波羅密度彼岸也波羅伽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同豆佉苦也三牟提耶集也尼樓陀滅也末伽道也奢摩它止也毘婆舍那觀也憂畢叉平等也毘跋耶斯四念處也摩奴是若如意也婆羅力也尼坻願也薩婆迦摩樂欲也浮曇末至誠也懺摩本又摩忍也地底迦有媿也波婆提伽即梵摩清淨也羯摩業也又事也布薩淨住也鉢刺婆刺拏隨意也唄匿止也又梵唄梵音讚歎也婆閣尼裘婆唎聲音也鉢底婆辨才也槃那寂靜也曰和南我禮也那謨悉羯羅禮拜也南無或那謨或南摩歸命也又恭敬也歸命覺也信從也彌羅慈也薩樓那悲也阿檀或阿揵摩無我也阿薩那無諍也又叔淨也駄那演那靜慮也毘怛迦尋也毘遮羅伺也三跋羅護也三跋致發起也達嚩財施也摩訶般涅槃那大滅度

也又圓寂也涅言不生槃言不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耨也等也菩提覺也又道也阿婆磨無等等也目帝羅解脫也阿鞞跋致不退轉也膩地依也陀羅尼能持也又遮持也薩怛多般怛羅白傘蓋也蘇盧都訶決定也胡蘇多除一切鬱蒸熱惱也蜜奢兜金鼓也咀你也他所謂也婆婆訶善說也又解去也爾焰所知也多伽稍根智也漚和俱舍羅方便也阿提初也阿耨波陀不生也羅闍垢也波羅末陀第一義也遮梨夜行也那不也邏求輕也陀摩善也婆陀縛也茶閑它不熱也沙六也和波陀語言也多它如也夜他跋實也吒婆障礙也迦邏作者也婆婆一切也磨磨迦羅我所也迦陀底也闍提闍羅生也駄摩法性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賒多寂滅也又耶盡也若那智也阿施義也婆伽破也伽車提去也火夜喚來也末嗟羅憘也伽那厚也歐大眾也遮羅地動也波茶必也便善那文身也那摩名也波陀句也跋渠品也都羅喜也摩訶羅無知也喝薩訖也婆度善哉也阿呼奇哉也闍維本茶毘焚燒也陀阿燒也僧阿慄多弭有爲也般遮於瑟五年一大會也般遮于句五神通人也（俱以三字釋以五字）四毘舍羅無憘義也沒栗度耎也麗攔毘細滑也烏瑟膩沙佛頂也母陀羅結印手也迦私光也舍利骨身也頻婆帳者身影也離佉書也毘伽羅也攝拖茲駄聲明也章陀智論也僧佉論本僧企耶數術也鞞崽無勝也勒沙婆苦行也路伽耶順世也又善論也逆路伽耶陀左世也又惡論

也殺三摩婆離合也達梨舍那見也尼延底深入也羯吒斯
愛也提鞞沙嗔恚也慕何擬也何耆毘伽邪命也阿羅伽欲
也奢陀詔曲也賀多耶心也汗栗馱草木心也紇利陀耶肉
團心也末那意也阿陀那執持也菴摩羅清淨識也乾栗陀
耶眞實心也塞健陀蘊也鉢羅味奢入也馱都界也歌羅邏
凝滑也頞部曇胞也蔽尸凝結也健男凝厚也鉢羅奢佉形
位也婆路多羅戍縷多能聞也迦羅尼羯羅拏能嗅也砥若
時吃縛能嘗也鼻鼓迦種也攝提假也優陀那丹田也阿那
遣來也入息般那遣去也出息烏波有也薩迦耶薩無常也
佉那生也末剌列生死也生死總名又曰闍提迦摩羅黃病
也阿薩闍不可治病也珊若婆廢風病也剎摩本製多羅丈

田也剌瑟胝竿也即幡柱也羅摩院也招提本名招闍提奢
四方僧物也訛爲招提翻作別房施又對面施阿蘭若遠離
處也一作閑靜處僧伽藍眾園也那爛陀施無厭也林微尼
解脫處也阿奢理貳奇特也窣堵波方墳也又圓冢又高顯
也梵名塔婆發訛爲浮圖浮圖者聚相也支提可供養處也
舍磨奢那冢也健陀俱胝香室也滿茶邏壇也脫闍幢也拘
吒迦小舍也犍椎磬也又鐘也舍羅窣也隙栗羅錫杖也軍
持瓶也本名捃稚迦磁瓦淨川銅鐵觸用鉢里薩羅伐拏澡
水羅也鉢塞莫數珠也鉢多羅應器也即鉢也健鐸淺鐵鉢
也俱夜羅隨鉢器也震越衣服也袈裟去穢也一云不正色
一云離染服僧伽梨合也重也又重複衣鬱多羅僧上著衣

也即七條安陀會中宿衣也鉢吒縵條也一幅毳成尼師壇
坐具也僧祇支掩掖也泥縛些那君也舍勒內衣也迦絺那
功德衣也橋奢耶蘊衣也（蘊所成）屈眴大細布也睒婆木綿也
迦波羅劫貝也即本綿迦邠陀衣細錦衣也兜羅綿細香也
一翻楊華欽跋羅毛也頭鳩羅細布也芻摩麻衣也那波吒
絹也摩羅蔓也逋沙他齋也烏哺沙它受齋也蒲闍尼正食
也佉闍尼不正食也半者蒲善尼五啖食也半者珂但尼五
噉食也佉陀尼可食物也鉢和羅自恣食也分衛乞食也但
鉢那麩也迦師錯麥也

東岳姓玄丘名目陸南岳姓爛名洋光西岳姓浩名元倉北
岳姓伏名通萌中岳姓角名普生東海姓閔名內靈西海姓

尊名洞清北海姓喻名淵元又東海姓何名廚君南海姓劉
名嵩君西海姓劉名漱君北海姓吳名禽彊君歲星姓碧空
名澄淵字青凝夫人姓涵常名寶雲字飛雲熒惑星姓渙空
名維淳字散融夫人姓陽常名華瓶字玄羅太白星姓寥靈
名振尋夫人姓明常名颺英字靈息辰星姓雍晅名精源夫
人姓淵常名玄華字龍娥鎮星姓藏睦名耽延夫人姓康常
名空瑤字非賢雷公江赫沖電母秀文英風伯方道彭雨師
陳華夫見道藏經閣羅王名閃多見佛經又北斗魁星第一
名執陰第二名叶詣第三名視金第四名拒理第五名防仵
第六名開寶第七名招搖河伯一名冰夷滌神名隗又姓張
名皐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又滌神一名壞

子井鬼名瓊廁鬼名頊又姓郭名登甲子神名弓隆甲戌神名執明食蛇鬼名申食虎名佛胃食魁名雄伯食祥名騰蘭食咎名攪諸食夢名伯倚食磔名强梁又名祖食蠱名死寄生又名窮奇又名騰根衣服鬼名甚遠見酉陽雜俎又丙戌归鬼名鬼生丙午日名挺强乙卯日名天隮戊午日名耳逃壬戌日名遂辛丑日名迖乙酉日名聶左丙寅日名天遂辛卯日名懋酉蠱鬼名髮廷廷馬鬼名賜產鬼名語忘又名敬遺蛇鬼名例石圭井鬼名瓊門鬼名神荼鬱壘見大科眞經河伯名馮循見金匱河伯姓呂名夷見河圖河伯名無夷見穆天子傳又名馮遲見淮南子泰山將軍姓唐名臣霍山將軍姓朱名丹華山將軍姓郝名尙恆山將軍姓莫名惠嵩山

將軍姓石名玄見龍魚河圖南海神曰祝融東海神曰勾芒北海神曰玄冥西海神曰蓐收見金匱弓神名曲張見龍魚河圖箭神名穎長弩神名遠望刀神名脫光劍神名飛揚見太公兵法船神名馮耳見梁簡文記鍾山神名鼓崑崙山名陸吾泌山名蓐收日光山名計蒙岐山名涉鬲夫夫山名于兒海北鍾山燭陰差丘北曰奢北尸大人北曰肝榆尸朝陽谷曰天晏巴神曰孟涂東海渚偶虞子偶京湯谷奢北尸西海渚弇茲山月山曰噓南海渚不返胡余北海渚馮强櫃海九鳳又强梁見山海經又東岳名歲崇西岳名善塋南岳名崇黨北岳名晨嶋中岳名惲嶽見五岳眞形圖又太山姓圓名常龍衡山姓丹名靈峙華山姓浩名鬱狩恆山姓澄名滑

渟嵩山姓壽名逸羣東海神姓馮名修青又名阿明夫人姓朱名隱娥一又名阿明南海姓口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一又名祝融四海姓勾大名巨伯夫人姓靈名素蘭一又名巨乘北海姓是名羽帳里夫人姓結名速翹一又名禺疆見龍魚圖又東方蒼帝神名靈威仰南方赤帝神名赤熛怒中央黃帝神名含樞紐西方白帝名白招拒北方黑帝神名叶光記見河圖髮神蒼華字大元腦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元鼻神玉璽字靈堅耳神空閑字幽田舌神通明字正倫齒神皓鋒字羅千心神幷元字守靈肺神皓華字盧成肝神龍煙字含明腎神玄冥字育嬰脾神常在字魂庭膽神龍曜字威明見黃庭內景經又腦神覺元字子都髮神玄文華字

道衡皮膚神通眾仲字道連目神監生字道童項神靈漢蓋字道周膂神益歷輔字道柱鼻神沖龍玉字道微耳神名梁峙字道岐喉神百流放字道通肺神素靈生字道平心神煥神昌字道明肝神開童字道清膽神龍德拘字道放左腎神春元直字道卿右腎神象他無字道玉脾神名實元全字道鬻胃神同來育字道展窮腸中神兆勝康字道還大小腸中神蓬送留字道廚胴中神受復勃字道盧胸膈神廣英宅字道中兩脇神臂假馬字道成陰左卵神扶流起字道圭陰右卵神苞表明字道生又肝姓婁氏字君明心姓張氏字巨明肺姓文氏字元明腎姓玄氏字子眞脾姓巳氏字元巳又肝神名青龍字悲龍子方心神名豪丘字陵陽子明肺神名方

長宜字子元腎神名雙以字林子脾神名黃庭字飛黃子又第一魄名尸狗第二魄名伏矢第三魄名雀陰第四魄名吞賊第五魄名非毒第六魄名除穢第七魄名臭肺又上元泥丸神赤子字元房一名帝卿中元絳房神眞人字子丹一名光堅下元丹宮神嬰兒字元陽子一名玄谷以上俱見雲笈七籤四海夫人名與第一卷中所紀月中五帝夫人同其它多僞撰互異要之未可信也山精名蘧水精名罔象山水間精名必方兩山間精名傒囊故水精名慶忌故池精名意左右有石水生其間其精名喜水有金者其精名侯伯一足黿池精名髮頊三軍之精名賓滿木精名彭侯千載木有蟲名賈肘狀如豚玉精名岱委一名委然金精名石嘻故宅精名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煇文又名山兒可呼使金銀故臺屋精名兩貴故市精名毛門室精名傒龍丘墓精名狼鬼廢丘墓之精名元故道徑精名忌又名作器故井精名觀絕廁精名依倚故溷精名卑見白澤圖山中精如小兒頭者其名跂又名熱內如鼓赤色亦一足者名暉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者名金累如龍而五色赤角者名飛飛大樹精名雲陽山水精如吏人者名四徼大蛇著冠幘者名升卿見山海經百歲狼爲女人名知狐爲女人名紫見廣雅木水之怪爲蘧蒢蠍水石之怪爲龍罔象土之怪爲羬羊火之怪爲宋無忌見博物志鼠壽三百色白馮人而卜名仲仲見抱朴子草澤神名方良惡鬼爲野仲見東京賦崑崙神名琨坯大山神名肩吾沈有履盜有髻戶內之

煩壞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盤躍之西北方之下者決陽處之丘有萃野有方皇澤有大如轂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名委蛇見南華眞經畢耳溪神名俞兒涸川精名螭見管子水木之精長八九寸名藻廉見漢武故事

眞武卽玄武也宋眞宗避祖諱改玄爲眞夫玄武乃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位居北方屬水江南人家祀之以厭火災如漢武帝柏梁殿飾以螭尾螭乃海獸之水精也水能尅火因置水像又如徐之黃樓黃土色土所以勝水也按玄武卽烏龜之異名龜之族也水屬北方色黑故曰玄龜有甲能捍禦故曰武其實只是烏龜一物耳北方七宿如龜形其下有騰蛇星蛇火屬也丹家借此以喻身中水火相交遂繪爲龜蛇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蟠旋之象世俗不知乃以玄武爲龜蛇二物謬也

秦詛楚文一云大神亞駝王存以亞爲惡今考鐘鼎銘惡或爲亞古人於書蓋假借從聲其書自當如此周禮曰其川滹池古文馳作駝字池故沱也詩曰江有沱其字本迤後世不知書學故以沱爲涎以駝爲沱宜讀惡馳爲亞駝不足怪也烏池在周爲滬夷水起北池東入河一名滱水九澤一也顧野王考其地在靈丘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丘則秦晉於此所以夸大其功而求定於晉也

漢越嶲郡青蛉縣馮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士之鄉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

虞澤配三皇前漢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公孫龍子曰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解云碧不正之色雞不材之禽又廣東惠州寰宇記羽則五距碧雞越烏鸚鵡是碧雞眞有其鳥也今碧雞山在雲南府滇池西金馬山在滇池東

老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嫌眞子以爲豬蔡寬夫以爲烏野七神冷齋夜話以爲烏蠻鬼沈存中筆說湘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埤雅以爲鸕鷀四說不同唯冷齋之說爲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尙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繒白蠻則婦入衣白繒可以驗冷齋之說劉禹錫南中詩亦曰淫祀多

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蓋廣南川陝諸蠻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杜詩以黃魚對烏鬼知其爲烏蠻鬼也審矣然觀元微之詩曰鄉味尤珍蛤家神悉事烏又曰病養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南入染病競養烏鬼此說又似不同據南蠻傳烏卽烏黑之烏而元詩以蛤對烏則以爲烏鴉之烏也

火祆字用之未詳其自按其字從天胡神也晉醯堅切教法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玄眞習師之法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行化於中國宋次道東京口甯遠坊有祆神廟注云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其國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廟或傳晉五戎亂華時立此未可據也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皐記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草折草置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咒曰諾皐太陰得軍獨開曾孫王甲勿開外入使人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取土以傅鼻入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草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入鬼不能見也以是諾皐乃太陰之名太陰乃隱形之神也

俗傳鍾馗起於唐明皇之夢非也蓋唐人戲作鍾馗傳虛構其事如毛穎陶泓之類耳北史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後世畫鍾葵於門謂之辟邪由此傳會也宋宗懲妹名鍾葵後世畫工作鍾馗嫁妹圖由此傳會也但葵馗二字異耳又按終葵菜名周禮考工記大圭終葵首注齊人謂椎曰終葵圭首六寸爲椎以下殺說文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禮記注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玉藻云天子搢珽珽然無所屈也顏之推曰北齊有一士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嘗出境聘東萊王韓問曰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曰珽頭曲圓勢如葵葉耳韓乃忍笑

說略卷二十

金陵叢書丁集之二

江甯顧起元

居室

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明堂月令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十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古周

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按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說無明文何以知之鄭玄駁之云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參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說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爲也水火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如鄭此言是明堂用淳于登之說禮戴說而明堂辟廱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又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曰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云天子曰辟廱辟廱是學也不得與明堂同爲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此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爲一也孟子云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是王者有明堂諸侯以下皆有廟又知明堂非廟也以此故鄭皆不用具於鄭

駮異義也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者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云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者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居路寢亦如明堂每月異所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恆在路門外也

辟雍泮宮非學名說文辟雍作廱廱解云廱牆也廱天子享宴廱廱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文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爲天子學名泮宮爲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爲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晉雍則辟雍也西雍也晉雍也皆爲宮名無疑也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卽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而皆名泮宮耶予又觀宋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鐘簨業莫不均調於此所論之事惟鼓鐘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且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蹶瞍奏公終之胡爲勦人學校之可樂與鐘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鼓諧韶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伐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郡之中且終篇意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知泮宮之爲學校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爲一篇之證則末矣

秦始皇滅六國寫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自雍門以東至涇渭交處殿屋複道周閣相屬然各自爲區雖一瓦一甓之造亦如其式各書國號不相雷同皆布有所得諸侯美人居之如在其國鐘鼓帷帳不移而具至於出狩豐貂東至鱗豸南來又有玄旗旱旒之制罕車之飾寫九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見秦史晉志爲詳然則胡寬爲漢高帝徙新豐以娛太上皇村舍屋廬各如其舊雞犬放之亦各識其家寬殆是秦治六國宮室之匠人耳

按三輔舊事西京雜記諸書阿房宮前殿東西三里南北五里前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倡萬人和一云阿房宮以銅爲柱荊軻匕首中柱柱中火出又門戶皆厚如磁石使外兵不得入一云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闕內離宮三百闕外四百餘漢未央宮周回三十八里前殿東西五十丈深二十五丈有殿閣三十二至孝武以木蘭爲棼橑文杏爲梁柱金鋪玉戶華榱璧璫雕楹玉碣重軒鏤檻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青瑣丹墀左城右平黃金爲璧帶間以和氏珍玉風至其聲玲瓏然也未央在城西偏而長樂在東太后多居之周四十九里又有桂宮北宮明光宮在北周回各十餘里孝武又建建章宮於未央宮西長安城外跨城池作飛閣通之搆蓬道以上下周迴三十里宮正門曰閶闔高二十五丈左鳳闕高二十五丈右神明臺門內北起別鳳闕高五十丈對峙井幹樓高五十丈蓬道相屬焉迎閣皆有罘罳前殿下視未央其西則廣中殿受萬人廟記云北闕門高二十五丈又有鳳皇闕高七十丈五尺又畿內千里京兆治之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內外宮一百四十五所隋文帝遷都其正宮正殿皆名大興隋煬帝因之致美於西苑後多幸東

京江都以及唐改名太極宮然俱無所增飾高宗於宮東北取苑地建大明宮其廣袤亦及五里尙未能建章之半也宋東京宮殿初因朱梁之舊建隆三年倣洛陽宮殿修之始爲壯麗然周迴不過五里至晉南渡都建康朝宴所臨止東西二堂宮門之外編竹以爲儲胥而已宋南渡都臨安以州治爲行宮制度簡省垂拱大慶文德紫宸祥曦集英六殿隨事易名實一殿重華慈福壽慈壽康二宮重壽宥福二殿隨時異額實一宮延和崇政等四殿本一射殿天章龍圖等九閣實天章一閣大內尤庳隘堦墀僅三級比於江南大家而已

梁孝王廣睢陽城七十里西苑方二百里作曜華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廣寸石落猨巖栖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

金陵叢書 兩氏校印

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珍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是漢之諸王踰於後世人主也梁冀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異方珍怪畢有是漢之貴戚踰於後世人主也袁廣漢於北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橫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鷺鵠紫鴛鴦犛牛青兕奇獸珍禽委積其間積沙爲洲嶼激水爲波濤致江鷗海鶴孕雛產穀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植培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是漢之富民踰於後世人主也

石林燕語曰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其別名皆曰堂是也故

詩曰自堂徂基禮言天子之堂初未嘗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宮甘泉殿蕭何傳言作未央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名宮疑皆起於此時按黃帝有合宮堯有貳宮湯有鑣宮周有靈宮楚有蘭臺宋有鴻臺宮齊有雪宮列子有化人宮神異經有天瑤宮古之言宮者如此宋玉賦謂高殿以廣意商君謂天子之殿戰國策謂蒼鷹擊於殿上說苑謂齊有飛鳥下止殿前燕子謂入殿門不趨奉劒於殿下史記毛遂定從於殿上優孟入殿門古之言殿者又如此則知宮殿之稱其來久矣非但始於秦始皇也但殿未聞專名某殿而已此二字者古人上下通用如儒有一畝之宮象往入舜宮霍光第中鵠鳴殿前黃霸居丞相府舉孝子先上殿

金陵叢書 兩氏校印

是也藝文類聚謂蕭何曹參韓信皆有殿

漢郊祀志云武帝因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蓋廉桂館甘泉作益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顏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也按太史公紀作益壽觀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得古瓦其首有益延壽三字其瓦徑尺字書奇古即此觀時瓦也又按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北也然則當以史記爲正但一觀名益延壽三字耳館當從史記作觀觀館古多相通唐以前六朝時凡今道觀皆謂之某館至唐始定謂之觀也

漢宣帝圖畫功臣霍光等十二人於麒麟閣按漢宮殿疏天

祿麒麟二閣蕭何造以藏秘書畫賢臣者三輔故事則云天祿石渠二閣不言麒麟閣也光武畫功臣鄧禹等於雲臺不言閣也按洛陽地志云雲臺高閣十四間唐文皇畫功臣長孫無忌等於凌煙閣初名戢武閣後昭宗徙洛陽宰相柳璨奏四鎮元帥梁王勛業冠古可創一閣圖畫以旌之詔曰魏賞彭陽之功別創紀勳之觀齊旌泗水之績乃嘉崇德之樓式視新規爰從舊典宜令所司於皇城內擇善地別造凌煙閣圖寫賜名天祐旌功之閣蓋閣成而篡弒遂矣眞功臣之辱也凌煙名亦不雅秦二世爲之欲與南山齊者

襄沔記稱襄陽城內刺史宅有高齋梁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按昭明齊中興元年生於襄陽未幾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即立爲太子何嘗出督襄陽文選乃東宮所編次於襄陽亦無關也常熟虞山福地（俗名王宮）李七星槍甚奇中有臺志以爲昭明太子讀書臺榕乃昭明手植蓋亦此類今南京鍾山中有昭明讀書臺當可信乃丹陽有臺太平南康皆有書堂池州有文選閣皆非也

僧寺言精舍王觀國謂晉孝武帝奉佛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以爲始此非也本見佛經蓋佛所居竹林曰精舍晉武因之耳觀國又引教漢包咸劉淑檀敷傳儒者立精舍講授吳曾引江表傳于吉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符水按謝承後漢書趙昱請處士蔡母君公楊奇於緱氏界周磐自重合令還張奐在扶風俱立精舍教授蓋精舍不惟釋門儒與道士俱可用也

李尋傳曰久汙玉堂是知玉堂實嬖幸之處乃漢殿□□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蓋待詔者有直□□□□故曰署元豐中學士請摘上二字以名翰院故翰院亦遂名玉堂云

語林曰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爲衙詩曰斨父予王之爪牙大司馬掌書備牙猛獸以爪牙爲衛故軍前大旗爲牙旗又孔氏雜說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遺法也後遂以牙爲衙或以舍廨爲衙南史侯景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於此北史宋世良守清河獄檐生桃蓬蒿亦滿牙門盧寂謂之牙門此漫錄與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緝釋常談所載者按牙門已見後漢書觀鄒義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三國魏文帝置牙門將晉陸機襲父爵爲牙門將其來固已久矣

禁門黃闥公府曰黃閣郡治曰黃堂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人往往不得其說案禮記士鞞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朱門洞啟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閤以示謙蓋是漢制張超與陳公牋拜黃閤將有是日也此見沈約宋志而衛宏漢儀亦謂丞相聽事閤曰黃閤或者不曉謂丞相近於君故謂黃閤然名爲黃閤初非用黃及考南史何尚之與婢共洗黃閤益信黃閤非虛名也若郡治之黃堂由春申君在郡塗雌黃以厭火災

遂爲黃堂故事外臣下室廬鮮有謂黃者然服飾猶未之禁臣下亦通用之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用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間因韋韜奏御案牀褥望去紫用黃制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矣

今官衙之庭除率曰丹墀未詳所始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達禮門得神仙門光明殿因得省中省中皆用粉塗壁畫古賢列女以丹漆地謂之丹墀尚書郎握蘭含雞舌香奏事與黃門侍郎對指黃門侍郎稱已聞乃出丹墀之名有所自矣

今人家廂房按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廂聽司馬相如傳青龍蚴蟉於東箱金日磾傳莽何羅襲刀從東箱上匿錯傳錯趨避東箱東方朔傳公主起之東箱前漢書稱東箱字率多用竹頭師古注謂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如箱篋之形爾雅及他書東西廂字從广頭謂廊廡也埤蒼云箱序也亦作廂東箱字又見禮記

今譙樓舊言樓之別名莊子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麗力知力支二音譙亦作嶕謂華麗而嶕嶢也或曰魏城門名也又譙門見漢書師古曰門上爲高樓以望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亦呼爲巢如巢車是也亦作樵趙充國爲木樵

宋時曰勑書樓見淳化二年詔命以藏所受詔勑成著於籍違者論罪此尊重王言眞良法也今之詔勑府州縣不知置何所矣

金陵叢書 納氏校印

趙明誠金石錄跋昆陽城中漢街彈碑不知街彈爲何語按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於鋤鄭玄注曰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蓋周名鋤漢名街彈之室即今之申明亭也

孟子曰遽於置郵而傳命注置驛也郵馹也驛與馹何別乎按說文驛置騎也从馬睪聲馹驛傳也从馬日聲合而觀之驛主於騎言馬也馹主於傳言車也驛字經典罕見惟左傳文公十六年有楚子乘驛會師於臨品之文書云雨霽蒙驛克言遞文直達如驛路也許白雲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謂之乘傳高祖五年令田橫乘傳詣洛陽如淳曰漢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又謂之遽說文傳也一曰窘也徐鉉曰傳馹車也周禮行人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傳車尚速故又爲窘迫也莊子仁義先王之遽廬可以一宿是遽廬即傳舍也風俗通曰漢改郵曰置此說非孟子已有置郵之說矣

今之巷道名爲胡洞字書不載或作衙衚又作徣徜皆無據也南齊書蕭鸞弒其君昭於西弄注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方曰徣徜蓋方言耳

今寺觀側木爲籌置溷圊中名曰廁籌北史齊文宣王嗜酒淫泆肆行狂暴雖以楊愔爲相使進廁籌然則愔所進者豈即此與按說文廁清也從广則聲廣韻初吏切圊也雜也次也圊也居高臨垂邊曰廁高岸夾水曰廁史記太倉公傳豎

金陵叢書 納氏校印

奉劍從王之廁汲黯傳衛青大將軍侍中上踞廁見之注如淳曰廁音則謂牀邊據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漢書注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馮曰廁當從孟說愚意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爲起夫武帝固以奴隸待青亦不應踞溷圊而見之然漢文居灞北臨廁使愼夫人鼓瑟注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廁卽此推之則凡廁者皆取其在兩物間爲義又郅都傳賈姬如廁有野彘入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亦必非是溷圊他如劉安別傳謫守天廁三年莊子庚桑篇適其偃註偃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溲儀禮既夕禮甸人築坫坎隸人涖廁塞廁萬石君傳建取親中帬廁腧身自澣洒注孟康曰廁行淸腧中受糞函也至於晉侯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食麥脹如廁陷而卒趙襄子如廁執豫讓高祖鴻門會如廁召樊噲等及如廁見柏人金日磾如廁擒莽何羅范雎佯死置廁中李斯如廁見鼠管寧思愆念昔如廁不冠陶侃如廁見朱衣王敦如廁食棗劉寶誤入石崇廁郭璞被髮廁上劉季和廁上置香爐庾翼江州如廁見一物頭如方相沈慶之夢鹵簿入廁中崔浩焚經按廁中王昇見廁神立死宣成太守刀緬祭廁神遷官又崩瞶盟孔悝於廁曹植戒露頂入廁錢義廁神李赤廁鬼左思作三都賦藩溷皆著紙筆錢若水上廁讀小詞宋京走廁必挾書歐陽修思索文字多在三上一謂廁上則眞溷圊矣

左傳同官爲寮文選注寮小窗也宋王聖求號初寮高似孫號疏寮謝伋號靈石山樂寮唐詩綺寮河漢在斜樓皆指窗也古人謂同官爲寮指共齋署同窗爲義今士子同業曰同窗官先事士先志官之同寮亦士之同窗也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高楊於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觝觸垣牆故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見中華古今注今人謂暗溝爲陰溝明溝爲陽溝所謂楊溝羊溝安知非陽溝邪

前世載罘罳之制凡五出鄭康成引漢闕以明古屏而謂其上刻爲雲氣蟲獸者是禮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之釋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木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之爲矣此其一也顏師古正本鄭說兼屏闕言之而於闕閣如詳漢書文帝七年未央宮東闕罘罳災顏釋曰罘罳謂連屏曲閣也以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一曰屏也罘音浮此其二也漢人釋罘爲復釋罳爲思雖無其制而特附之或曰臣朝君至罘罳下而復思王莽斷去漢陵之罘罳曰使人無復思漢此其三也崔豹古今注依鄭義而不能審知其詳遂析以爲二闕自闕罘罳自罘罳其言曰漢西京罘罳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詳豹之意以築土者爲闕以合板者爲屏也至其釋闕又曰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異獸以昭示四方此其四也唐蘇鶚謂爲網戶其演義之言曰罘罳字象形罘浮也罳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疏浮虛之貌蓋宮殿窗戶之間網也此其五也凡此五者雖參差不齊而其制其義互相發明皆不可廢罘罳云者刻鏤物象著之板上取其疏通連

綴之狀而罘罳然故曰浮思也以此刻鏤施於廟屏則其屏爲疏屏施諸宮禁之門則爲某門罘罳而其在屏則爲某屏罘罳遍諸宮寢闕閣之上則爲某闕之罘罳非其別有一物元無附著而獨名罘罳也至其不用合板鏤刻而結網代之以蒙冒戶扉使蟲雀不得穿入則別立絲網凡此數者雖施寘之地不同而罘罳之所以爲罘罳則未始或異也鄭康成所引雲氣蟲獸刻鏤以明古之疏屏者蓋本其所見漢制爲之言而予於先秦有考也宋玉之語曰高堂邃宇檻層軒曾臺累榭臨高山網戶朱綴刻方連此之謂網戶者時雖未以罘罳名之而實罘罳之制也釋者曰織網於戶上以朱色綴之又刻鏤橫木爲文章連於上使之方好此誤也網戶朱綴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刻方連者以木爲戶其上刻爲方文互相連綴朱其色也網其狀也若眞謂此戶以網不以木則其下文何以云刻也以網戶綴刻之語而想像其制則罘罳形狀如在耳目前矣宋玉之謂網綴漢人以爲罘罳其義一也世有一事絕相類者夕郎入拜之門名爲青瑣取其門扉之上刻爲文瑣以青塗之見王后傳注故以爲名稱謂旣熟後人不綴門闥單言青瑣世亦知其爲禁中之門此正遺屏闕不言而獨取罘罳爲稱義例同也然鄭能指漢闕以明古屏而不能明指屏闕之上何者之爲罘罳故崔豹不能曉解而析以爲二顏師古亦不敢堅決兩著而兼存之所以起議者之疑也且豹謂合板爲之則是可以刻綴而應罘罳之義矣若謂築土所成直紛物象其上安得有輕疏罘罳之象乎況文帝東闕罘罳常災矣若果畫諸實土之上火安得而災之也於是乃知顏師古謂爲連屏曲閣以覆垣墉者其說可據也崔豹曰闕亦連觀謂其上可以觀覽則是顏謂闕之有閣者審而可信闕旣有閣則戶扉之有罘罳其制又以明矣杜甫曰毀廟天飛雨焚宮夜微明罘罳朝共落棆柄夜同傾正與漢闕之災罘罳者相應也蘇鶚引子虛賦罘網彌山因證罘當爲網且引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罘罳而去又引溫廷筠補陳武帝書曰罘罳畫捲閶闔夜開遂斷謂古來罘罳皆爲網此誤以唐制一偏而臆度古事也杜實大業雜記乾陽殿南軒垂以朱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則眞眞網於扉而可捲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可裂也此唐制之所因也非古來屏闕刻鏤之制也唐雖借古罘罳語以名網戶然罘罳二字因其借喻而形狀益以著明也又按越絕書巫門外罘罳者春申君去君假君所思處也此其來又自古矣

蕭子雲雪賦曰翰擧罘罳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終停華於方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顧憑金腰裹走置錦屠蘇屠蘇菴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蘇魏畧云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爲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憩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幘無屋凡冠有屠者曰屠蘇是屠蘇又爲冠蓋亦原本屋義也

今人家窗戶設鐵具或鏤或銅名曰環紐即古金鋪之義北方謂之屈戌按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一作屈膝盧照鄰詩娼婦盤龍金屈膝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說者以爲即鋪首非也蓋既言屈膝又言銅鋪則非一物明矣余謂即今之蝴蝶扇鉸也可以屈申摺疊故可用之屏風也一名倉琅根漢書曰宮門銅鍰也

段國沙洲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

句欄甚嚴飾句欄之名始見此王建宮詞風簾水殿壓芙蓉四面句欄在水中李義山詩簾輕幕重金句欄李長吉詩蟾蜍弔月句欄下守又作鉤宋世以來名教坊曰句欄而他用則否亦沿習未知所始也

唐世妓女所居曰坊曲北里志有南曲北曲猶今之南院北院也宋陳敬叟詞窈窕青門紫曲周美成詞小曲幽坊月照又暗暗坊曲人家謝皐羽天地間集載孟綆南京詩云愔愔坊曲傍深春是也今稱妓居猶曰曲中

說文妄入宮掖曰闖徐鉉曰律所謂闖入也通作闖漢成紀闖入上方掖門應劭曰無符傳妄入宮曰闖西域傳闖出不禁又加草作闌列子牢有闌子張湛注曰凡物不知生之主曰闌殷敬順曰史記無符傳出入謂之闌此闌子亦謂以技妄遊義與闌同或又加木作欄李正己曰園庭中藥欄藥音義與御同藥即欄欄即藥非花藥之欄也如古今詩梁庾肩吾詩隨階轉藥欄對向嶺分花徑杜子美詩乘興還來看藥欄王維詩藥欄花徑衡門裏又新作藥欄成李商隱詩欄藥日高紅鬱鬱許渾詩竹院晝看筍藥欄春賞花又欄圍紅藥盛張籍詩借宅常欣事藥欄皆未知出處按漢宣帝紀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則藥欄非花藥之欄明矣

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云衛有石蜡石買石惡鄉有石製皆爲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以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因悟民之廬舍衢陌直衝必設石人或植片石題鐫曰石敢當以寓厭禳之旨有本也

城古云鯀作也吳越春秋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淮南子鯀作三仞之城諸侯倍之禹壞城平地而海外賓服四夷納職而博物志云禹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自禹始不知茂先又於何據也城上女牆見左傳襄公六年注廣雅碑睨女牆也釋名曰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城雉亦見左傳都城過百雉釋者謂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陸氏埤雅謂雉飛崇不過丈長不過三丈又雉性妒壟設譙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以一雉爲長又西都賦金城萬雉注方丈爲堵三丈爲雉雉飛不過三丈公羊傳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五雉而城天子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又五經異義曰天子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七雉爲七丈九仞者八尺曰仞當七丈二尺也五十雉者凡一千五百丈古者六尺爲步一百八十丈爲里則五十雉者爲八里之城也百雉十六里之城

千雉者一百六十里也古王制大邑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王城九里公侯城三里伯一里二百八十八步子男一里也

秦始皇使蒙恬北築長城西屬流沙東至遼水以捍胡見史記後世遂以長城自秦始矣按史記趙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虞氏記趙侯自五源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羣鵠遊於雲中徘徊經日大光在其下乃即於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太山郡記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太山千餘里至瑯琊臺入海齊記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洲千餘里以備楚竹書閔王築防以爲長城韓非子齊之長城

巨防足以爲塞漢書匈奴傳秦昭王滅義渠築長城以備胡竹書梁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通典唐劉昫武指云朔塞之上多古長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築長城以限中外據此諸書則長城之築固非始於始皇也

宋朝紹興中王鋌上言徽宗陵名永固犯後魏明後周文宣二后陵名下秘書省參考因言祖宗以來不避也余按國朝諸陵名亦多用古人已用者如長陵則漢高祖亦名長陵獻陵則唐高祖亦名獻陵宋光宗名永獻景陵則唐憲宗亦名景陵裕陵則宋神宗名永裕陵茂陵則漢武帝亦名茂陵宋寧宗名永茂陵泰陵則後魏武宣后名永泰隋高祖唐玄宗亦名泰陵宋哲宗亦名永泰康陵則漢平帝後漢殤帝宋徽祖同名康陵昭陵則唐太宗亦名昭陵宋仁宗名永昭陵顯陵則後漢明帝石晉高祖亦名顯陵

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賣之又盜取神道壝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者始此又霍光塋起三上闕築神道言神行之道也

于定國爲東海郡曹決獄平郡中爲立生祠生而立祠此似無謂人已死乃須立廟而血食今也生而立廟誰當享之然而于公聽之不辭者習見時事以爲當然也秦始皇自立極廟漢諸帝皆生自立廟觀賈誼對文帝而曰願成之廟號爲大宗則生祠始此也

江甯顧起元

服飾

周禮典枲縷紵白而細疏曰紵後漢書哀牢夷闡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注華陽國志闡干獠言紵也績苧一紵謂之紵此白紵也樂有白紵舞樂府解題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即所謂白紵衣白綸巾之類其形容極善矣王建詩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元稹詩西施自舞王自管白紵翻翻鶴翎散蓋荆揭本吳地故出紵獨精也

元禎贈劉采春詩設裹常州透額羅即今之亮羅也蓋羅者言其文羅疏也故曰方目羅以細勻爲貴故曰輕羅其厚重者曰結羅古稱織女秋雲羅太上黃庭經金簡鳳文羅越地名越羅蘇子詩舞衫初試越羅新今吳地出水緯羅子虛賦云離纖羅垂霧縠是也

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蓋今俗云銀條紗之類王建宮詞嫌羅不著愛輕容李賀詩蜀煙飛重錦峽雨洲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白輕容詩是也又方言襜褕曰童容而字或作褣

火浣布或謂木皮所織或謂鼠毛所織二者皆有之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草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沈約宋志炎州在南海中有猞猁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又火山國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生得火則皮白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織布爲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爲布也然予又按元史阿合馬言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則又非二物所成矣

閩嶺以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採其花爲布號吉貝按南史海南諸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本其華成對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正此種也蓋俗誤呼古爲吉耳

錦繡之始按王子年拾遺云員嶠環丘冰蠶蠶長一尺五綵蕊時海人織錦以獻入水不濡入火不燒後代効之染五色絲織成又丹陽記云錦始蜀地所謂錦江以此也虞書曰黼黻絺繡周官曰五色備謂之繡實錄曰諸朝祭之服皆繡漢魏宮內競繡名花瑞獸飛禽晉永嘉中御服皆繡刺繡之製久矣

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一兩一匹也然則一端不可以言一匹公羊傳乘馬束帛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象地然則今人以一匹帛爲束帛亦非也

自古衣冠之制薦有變更指事繪形必分時代衰冕法服三禮備存物狀實繁難可得而載也漢魏以前始戴幅巾晉宋之世方用羅羅後周以三尺皁絹向後幞髮名折上巾通謂之幞頭武帝時裁成四腳隋朝爲貴臣服黃綾紋袍烏紗帽

九環帶六合靴起於後魏次用桐木黑漆爲巾子裹於幞頭之內前繫二脚後垂二脚貴賤服之而烏帽漸廢唐太宗嘗服翼善冠貴臣服進德冠至則天朝以絲葛爲幞頭巾子以賜百官開元間始易以羅又別賜供奉官及內臣圓頭宮樣巾子至唐末方用漆紗裹之乃今幞頭也三代之際皆衣襴衫秦始皇時以紫緋綠袍爲三等品服庶人以白國語曰袍者朝也古公卿上服也至周武帝時下加襴唐高宗朝給五品以上隨身魚又勑品官紫服金玉帶深淺緋服並金帶深淺綠服並銀帶深淺青服並鍮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一品以下文官帶手巾算袋刀子彌石武官亦聽睿宗朝制武官三品以上帶七事跕蹀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眞囊鞬鍼筒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石袋也開元初復龍之晉處士馮翼衣巾大袖周緣以皁下加襴前繫二長帶隋唐朝野服之謂之馮翼之衣今呼爲直掇（禮記儒行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儒服與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乎丘少居魯魯哀公周於魯者長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注云逢大也大袖也大掖謂衣袖也逢掖與鶡翼音相近）又梁志有袴褶以從戎事三代以前人皆跣足三代以後始服本履伊尹以草爲之名曰履秦世參用絲革靴本胡服趙武靈王好之制有司衣袍者宜穿皁靴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鞦靴凡在經營所宜詳辨至如閻立本圖昭君妃（音配）虞戴帷帽以擄鞍王知愼畫梁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馬殊不知帷帽創從隋代軒車廢自唐朝雖非害爲名蹤亦丹青之病爾（帷帽如今之席帽周回垂網也）

巾幘釋名巾謹也當自謹於四教儀禮二十成人士冠（如字）庶人巾說文髮有巾曰幘幘即巾也又方言覆髻謂之幘漢書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或爲之承露按儀禮士冠庶人巾則古者士以上有冠無巾幘惟庶人戴之秦謂民爲黔首漢謂僕隸爲蒼頭漢書謂卑賤者所服此其證也後世上下通用之謂之燕巾蔡邕獨斷曰漢元帝頭有壯髮不欲人見故加巾幘以包之也然則巾自巾幘自幘不獨卑賤者所服雖尊者亦服之矣至王莽冠內加巾故詩人云王莽禿幘施屋又光武岸幘見馬援又按魏志注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皮弁裁縑帛爲帢（咸作帢乞洽反）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爲國容韻書弁缺四隅謂之帢（前時軍人戶手所著）（小白帽是也）一曰按頭使下故曰帢增韻埤蒼皆曰帽也晉輿服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志哀帝立秋御讀令改用素白帢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魏武始制帢成帝制使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二省侍官乘車白帢低韓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烏紗帢往往士人宴居皆著帢矣帢雖冠弁遺制去古益遠用巾幘爲近之一說秦加武將首飾爲絳帢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卻摞（音雖）之施巾連題卻覆之卽喪幘也名之曰幘至孝文帝乃高顏題續之以耳崇其巾爲屋合後施巾上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古者冠制皆硬穀自額上至於頂如今禮冠者然後世乃作小冠僅以束髮冠下施幘冠幘之上又總施巾皆效漢元帝所服之制也夫歷代損益隨其所宜苟不害於義從俗可也孔子居魯衣逢掖居宋冠章甫亦從俗也

帽本纚也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纚爲帽南齊永明中謝諶開博風帽後裙之製爲破後帽末年民間製倚勸帽建武中帽裙覆頂東昏侯斷之東昏時羣小又造四種帽因勢爲名一曰山鶏歸林二曰兎子度坑三曰反縛黃離嘍四曰鳳凰度三橋皆服妖也

學齋佔嘂有云古者有冠而無巾非無巾也蓋巾止以冪尊冪瓜果之用不加於首也故六經止言冠下至於庶人亦以皮冠野老亦以黃冠是有簪導方爲冠也至於罪人方去其冠而加黑幘漢世之冠貴者則有通天遠遊方山之類武夫則有鵕鸃朋居則有竹皮鹿皮之類皆冠也以簪附之而所謂巾幘稍稍施於執事賤人之首如庖人緣幘是也至晉人輕浮方有接䍦自葛澁酒之巾然起於後漢郭林宗折角巾矣至於近代反以巾爲禮而戴冠不巾者爲非禮又朝服幾頭乃後魏狄製及後居而施長脚同伶優之賤至於今士夫安之曾莫議其非者

今公侯伯所戴貂蟬冠制按武冠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一名籠冠即古惠文冠以其趙惠文所造也亦云惠者蟪也其冠文輕細如蟬翼故名即今之籠巾也漢侍中常侍則加金璫附蟬爲飾插以貂毛黃金爲笋侍中插左常侍插右金取剛强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清口在腋下貂內竅悍而外柔緣蓋眞貂也故曰貂不足狗尾續今則取絲繩屈曲而上有纓耳今蟬有三等國公玉侯金伯璏瑁

今文臣冠即古進賢冠也然古前高七寸後高三寸與今稍不同今則後高而前低梁制人主始加元服五梁三公及公侯三梁卿大夫關內侯千石以上兩梁餘一梁今一品七梁二品六梁三品五梁以次而殺至九品雜流一梁於前綴一小妝金獬廌曰廌冠內外臺臣得戴之按古獬廌冠高五寸以縱爲展筩鐵爲柱卷亦似不同也

石林燕語京城士人俱用清涼傘祥符五年詔親王得用之六年兩府亦許用以其有席帽故謂之重戴若餘官出京城門許用涼傘必去帽則所謂重戴之名以兼用席帽涼傘而得也青箱雜記謂宋初猶襲唐風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以席帽自隨李巽累舉不第鄉人侮之曰李秀才空去空回席帽甚時得離身攷輿服志則云重戴唐士人多尙之蓋古人裁帽之製本野夫嚴叟之服以皁羅爲之方而垂簷紫裏兩角紫絲組爲纓垂而結之頷下蓋折上巾又加以帽故謂之重戴宋初御史臺皆重戴餘官或戴或否後新進士亦戴釋褐即止淳化二年詔兩省及尙書省五品以上皆重戴三司使副則否中興後御史兩制知貢舉官新進士上三人許服之按重戴即席帽可以避日石林加傘之說固誤而青箱雜記既云曳袍重戴又云席帽自隨亦非也古有席帽山其來已久又諸兩制臣有疾須一服清涼散亦謂兩府方得用之故耳

毛詩臺笠緇撮傳謂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緇撮緇布冠

也鄭箋謂臺夫須也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故謝玄暉詩曰臺笠聚東菑注臺禦日笠禦雨是以爲二事蓋本毛之說麴信陵詩曰臺笠暑山雨渚田耕荇花以臺笠對渚田是以爲一事蓋祖鄭之說考孔穎達正義臺可爲笠則一事也朱傳用此

毋追夏冠章甫一曰冔商冠哀冕周冠見三禮圖黃冠野夫服見禮記郊特牲爵弁周士服見詩頌疏南冠鍾儀冠鶡冠鄭子臧奔宋好聚鷸冠見左氏春秋皮冠以招虞人見孟子圓冠田子方圓冠方履見莊子鵕冠楚人以鷸爲冠見賈誼新書竹皮冠一名鵲尾冠漢高帝服見漢書本紀法冠御史服見漢表通天冠天子服雲翹冠郊祀歌者服高山冠謁者

服委貌冠公卿社禮服卻非冠宮門僕服建華冠狀如婦人縷籠大樂郊社祝舞者冠巧士冠車駕後士服術士冠前員吳制樊噲冠衛士服卻敵冠監門衛士服俱見蔡邕獨斷武冠見漢汲黯傳芙蓉冠衛山卿服見神仙服食經狹冠梁翼見後漢書鹿皮冠宋何尚之致仕著之見宋史進德冠唐太宗賜貴臣服見唐車服志平天冠帝服見荊湖近事椰子冠道冠見蘇文忠集

折上巾梁冀折角巾郭林宗幅巾漢末王公名士皆以幅巾爲雅練巾襆衡綸巾葛巾諸葛孔明白帢巾魏製角巾晉羊祜王導白綸巾謝萬紫綸巾石季龍白鷺巾山簡鹿皮巾陶弘景桐巾隋左相牛弘鹿耳巾劉商大幅巾唐日本國踏養巾唐中宗賜百官方頭巾李白烏匾巾白氎巾小烏巾烏角巾俱見杜子美詩辟塵巾唐皇甫玄真獻於高瑀鹿巾路羣穀皮巾張孝秀僕射巾裴冕華陽巾顧況蓮花巾吳江女道士漁巾高九萬化巾桑維翰尖巾獨王衍闊幅巾程伊川今道士謂之仙桃巾東坡巾子瞻制山谷巾庭堅制鶡鷸巾宋館伴所裹雲巾一名燕尾巾見蘇子瞻詩高士巾山林隱逸之服凌雲巾玉臺巾兩僕巾皆時製陽明巾王伯安制

隋志宋齊之間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隋時以白帽通爲慶弔之服國子生亦服白紗巾也晉人著白接䍦蔡邕酒譜曰白接䍦巾也南齊垣崇祖守壽春著白紗帽周興上城今人必以爲

怪古未有以白色爲忌也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云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帽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帽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爲以白紗爲之是其制皆不忌白也樂府白紵歌按舊史白紵吳地所出則誠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謂白紵紛紛鶴翎散者是也今世人麗妝必不肯以白紵爲衣古今之變如此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襪皆以白視朝聽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則猶存古制也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知古制雖存未必肯用多以烏紗代之則習見忌白久矣世傳明皇幸蜀圖山谷間老叟出望駕有著白巾者釋者曰服諸葛武侯也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

巾本佩巾禮左佩紛帨是也帨拭物之巾詩無感我帨兮即今之手巾汗巾也亦褘屬褘婦人之褘即今香纓詩親結其褘注帨巾也詩縞衣綦巾綦蒼艾色女之貧陋者漢賈山至言又云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故曰卑賤者所服蔡邕則云天子見令長三老官屬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又漢元帝髮壯加巾是天子亦服巾也草木子曰紗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之巾笠襴衫宋服也巾環襈領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方巾圓領大明服也庶民用之蓋古之庶人服巾而今制則庶人不得服巾故玄中記亦云契丹富豪要裹頭巾者納牛駝七十頭馬百匹名曰舍利是庶人雖富豪在匈奴亦不得服巾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禮有袒免鄭氏曰免音問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也疑不然記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服之旁殺而至於緦僅爲三月則自此之外不更有服矣然而由四殺五不可頓如路人故屬及五世而族人有喪則脫露半袖見其內服是之謂袒解除吉冠是之謂免免之爲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而說之如問也曲禮曰冠無免勞無袒免且袒皆變易其常故侍君子者以爲不恭而無服者之屬用以致哀示與路人異也經於緦有三月而袒免無期日也既無服又無期日第行之始死之時其斯以爲戚矣歷考禮經本文止言袒免更無一語記其如何爲免則是小功以上衰絰冠杖實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亦莫得而記也

深衣方領正經曰曲袷如矩乃匠氏取方曲尺强以斜領爲方而疑其多添襟制度遂失若裁作方盤領即應如矩之義續衽所添兩襟也更加鉤邊若以斜爲方豈聖人正心之意朱子只作直領而下裳背後六幅正面六幅分兩旁若交其領無乃背闊而後狹又肋下兩縫向前或翦圓裳旁曰鉤邊尤可笑只按深衣玉藻二篇正經制度自見世儒自不考耳出元吳子行閒居錄

秦二世詔衫子上朝服加背子袖短於衫以金銀絹繡爲之上服宴會朝賀悉令服之其袖在背子下身與衫子齊而大袖以爲禮服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古者朝宴衰服之中有白紗中單百官郊享服之中有明衣皆汗衫之狀至漢高祖與項羽戰爭之際汗透中單遂改名汗衫貴賤皆通服也

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除即今之長袖也唐高祖減其袖謂之半臂

上古以皮爲袴名曰褶至今朝祭之服及鹵簿中武士皆服緋衫大口袴褶至魏文帝止名曰袴西戎以皮爲之夏后氏以來以絹爲之長至膝漢晉名曰犢鼻北齊則袴長短相似而省犢鼻之名

晉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則服之唐制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通用細綾七品以上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碧褶通用小綾玉藻云裨爲絅引急也帛爲褶褶袷也鄭云裨爲絅有衣裳而裏者也帛爲褶有表裏而無著者也周遷輿服雜事云趙武靈王縵胡之纓戎服有袴褶之制始自漢武近世服以從戎隋制纘嚴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制縛袴使不舒散宋朝導駕官袴褶蓋馬上之服也

石林燕語云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爲階官此沿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夏侯勝傳取青紫如拾芥青紫謂綬耳師古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師古但觀當時所見按楊雄解嘲紆青拖紫師古注曰青紫謂綬之色觀此語豈無見耶然漢人亦有以綬言服者如蔡邕章疏曰命服銀青命服金紫曰金龜紫綬之飾非臣容體所當佩服以是而觀師古之注未易謬也又考秦時光祿勳有中大夫漢武帝更名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既有金紫之號故以本光祿爲銀青光祿大夫晉時如王彪之嘗爲光祿大夫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啟轉爲金紫是也是則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之階萌於漢成於晉非始於唐也

腰帶之制蓋自古皆有革帶也皆兩持垂頭至秦二世始名腰帶至唐高祖詔要帶向下插垂頭上元元年勑文官并帶手巾算袋刀子彌武官亦聽帶文武三品以上金帶玉帶十三銙四品金帶十一銙五品十銙六品以犀九銙七品銀帶八品九品鍮石並八銙庶人六銙銅鐵帶

魚袋三代以革爲之謂之算袋盛算子及置小刀子磨石等至魏易之爲魚袋唐永徽二年文武職事四品並給魚袋天后復改魚爲龜神龍元年一品至四品賜紫絡金魚袋五品以下賜緋銀魚袋會要云唐初卿大夫沒追收魚袋永徽五年勑五品以上薨沒隨身魚袋不用追取

尚書紫荷囊按晉書輿服志文武百官皆有囊綬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綬之服外加於左肩則所謂荷紫者非要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梁史周舍問劉杳尚書著紫荷囊何所出杳曰張安世持囊簪筆也見趙充國傳然紫荷囊之事其說已久觀唐類表有曰佩蒼玉負紫荷沈約宋志蕭子顯齊志皆謂紫袷囊名曰契囊俗呼爲紫荷或曰負荷以行隋志亦曰朝服綬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尚書右荷是則紫荷之說自晉宋以來有之矣

南史義陽王昶傳六軍戒嚴應須紫櫚弘明集玄光辨惑論張魯絳帶虛循紫櫚南宋晉安王子勛傳子勛初檄欲攻子業聞其已隕即解甲下櫚讀者多不知紫櫚爲何物按晉書職官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冠黑帽綴紫櫚櫚以繒爲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繫中官紫櫚外官絳櫚蓋戰襲之絡繫也今畫門神將軍有之俗曰飄帶又梁褚淵使魏元日作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即指此也

雨衣周時有之左傳楚子次於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復

陶泰所遺雨衣又陳成子衣製仗戈（雨衣也）炙穀子雜錄曰絹油之製及油帽唐始有之

唐史載張九齡體弱有韞藉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後乘馬張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按梁職儀云八座尚書以紫裹手版通志云令錄僕射尚書手版皮紫裹之梁中世以來唯八座執笏者以紫囊之段成式酉陽砭誤中嘗引此以爲不始於陳希烈則笏囊自蕭梁以來有之不特從九齡始也

梁龔使馬融爲飛章奏李固云胡粉飾面搔頭弄姿此雖誣語要是當時風俗亦有之耳何晏粉帛不去手又五行志稱其好著婦人之服以爲服妖顏氏家訓有云梁朝全盛之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貴游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碁子方稱愚斑絲隱囊蓋自唐以後始不復傳朱粉耳昔人不知隱囊之制觀此可以意會矣古字穩皆作隱疑此穩裝也

席釋也可卷可舒也蒲筵三禮圖竹席莞席周禮簟席注五席蔣席禹餘席成王尚書注桃枝竹底席蒻華豐席莞越席左傳熊席衛靈公筍席蒻竹碧蒲席西王母麟文席燕昭王書艾席老萊子紺席六采綺席白菅席皆漢文帝蒹葭席鄭敬龍鬚席赤皮席花席經席皆晉韋席魏菰席宋武帝蒲花席朝鮮雲母席水葱席蘇乘席一名半月席異草藤席蘇薰席亞慶出

實錄曰襪自三代以來皆有之謂之角襪前後不相隻盛中心係口以帶史記曰王襪帶解顧左右無能令繫者又張釋之與王生結襪皆有帶也自魏文帝與妃乃裁縫爲之即今時樣也以綾羅爲之故陳思王洛神賦云羅襪生塵

履爲履屨人註禪下曰履複下曰爲（說文履字爲本偏字今借爲履爲字也陸佃云履通爲爲古人居欲如燕行不欲如鴈故借爲爲字所以爲行戒也然借爲爲作思積反者蓋履也古今注以木謂履下乾腊不畏泥溼故曰爲以是知履爲履之下必再用木矣）士喪禮夏葛屨冬皮屨屨人註又謂凡履青絇（仙）繶（億）純（准）素輴白屨緇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是也絇說文繡紐也玉藻注履頸飾也

金陵叢書 馮氏校印

絇繶純皆一色又按屨人注爲有三等赤爲白爲黑爲也赤爲爲上冕服之爲詩曰王錫韓侯玄袞赤爲則諸侯與王同矣所謂玄爲青爲王后祭服之爲也凡屨之飾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天子諸侯吉事皆爲其餘服冕著爲耳士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績也至若屨者說文足所依也從尸從夊從舟象屨形毛氏曰舟能載物屨能載人又草曰屝（芳未）麻曰屨（凡布皆可謂之屨）皮曰履按履無別制說文履履也從履省婁聲又鞮也徐曰鞮革履也爲韶會履也古今注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溼故曰爲以是知履爲履之異名也但有禪下複下用木之異耳古人爲履履至階必脫唯著韈而入禮戶外有二屨是脫屨而入者也

漢賜劒履上殿是不賜則不敢著履上殿明矣諫不行則納履而去納結也言納履則在外明矣是脫履而入者也王喬入朝雙舄化凫先至是脫舄而入者也古者堂上皆有席所以著屨爲宜況屨又從韋乎又按鄉飲酒云說屨揖讓如初升堂疏云凡堂上揖行禮不脫屨坐則脫屨理固然也由是觀之凡宗廟堂室之間行禮亦必不脫屨矣夫降而脫屨然後升坐禮也其後賓與主人酬酢之時皆在兩階之間又須降而著屨復升于階酬酢之禮畢又降而脫屨復升于坐也古人禮繁如此今何略也

實錄曰靴胡履也趙武靈王好胡衣常服短靴韡黃皮爲之漸以長靴軍戎通服之故事胡廚之服不許服著入殿省至唐馬周以麻爲之殺其靴加以靴韈氊入殿省又唐初天子服六合靴未知其制開元初裴叔通以羊皮爲之謂之隱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草爲履而無跟者名曰靸鞵炙轂子雜錄引實錄云靸鞵爲三代皆以皮爲之單底曰舄朝祭之服也始皇二年遂以蒲爲之名曰靸鞵二世加鳳首仍用蒲晉永嘉元年用黃草宮內妃御皆著始有伏鳩頭鳳頭履于齊高祖令宮人紫皮履梁天監中武帝易以絲名解脫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唐大歷中進五朵草履子建中元年進百合草履子據此則靸鞵之製其來甚古然北夢瑣言載霧是山巾子船爲水靸鞵之句抑且咏諸詩矣靸悉合切在颯字韻下今俗呼與翣同音者誤

春申君客屣珠履秦始皇有望仙鞋漢有伏虎頭履綉鴛鴦履東晉有鳳頭履崇雲履五朵履南宋有重臺履梁有笏頭履分稍履立鳳履五色雲霞履漢履婦人員頭男子方頭晉太康後婦人皆方頭

纍羅按實錄曰本羌人之首服以羊毛爲之謂之氈帽至秦漢中華兢服之後以故蓆爲骨而鞔之謂之席帽女人戴者其四網垂下網子飾以珠翠謂有障蔽之狀隋煬帝幸江都每御紫微樓觀市欲見女人姿容詔令女人去網子珠翠又按唐實錄曰高宗朝以國初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纍羅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窺之王公之家亦同此永徽之後復有用幃帽施裙到腦漸爲淺露至則天後幃帽大行纍羅遂廢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婦人之冠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戴九雲夜光之冠王母戴太眞晨纓之冠漢宮披承恩者賜碧芙蓉冠子并緋芙蓉冠子髻梳子頭插頭篦釵草花子又博異志天女冠六銖又五銖

婦人之服二儀實錄曰古之所貴衣與裳連下有帬隨衣色而下有緣自堯舜以降或有六破及著直縫皆去緣殷周以女人衣服大質稍加之花綉令帬上綴五色花以羅縠爲之梁天監中武帝造五色綉帬加朱繩眞珠爲飾至隋帝作長帬十二段名曰仙帬上綴五色翠花唐初馬周上疏女人帬

請交界裁而去朱繩其餘仍舊實錄又云古女子衣與裳連狀如披衫而制之短長與體相似秦始皇方令短作衫子長袖獨至於腰陳時宮中尚短帬窄小衫子纔用八尺物爲衫顏色不同隋文帝用丈物爲之即有印齩纈衫子唐宮人亦以一丈爲之宋理宗朝宮妃係前後掩帬而長率地名趕上帬

偏田益反後衣按古者衣服短而齊不至於地後漢書梁冀妻始製狐尾單衣注云後襠曳地若狐尾至今婦人裙衫皆偏裁其後俗呼曰偏後衣也

今之袜胸一名襴帬隋煬帝詩錦袖淮南舞寶袜楚宮腰謝偃詩細風吹寶袜輕露溼紅紗虛照鄰詩倡家寶袜蛟龍被

袜女人脇衣也崔豹謂之腰絰引左傳祖服陳靈公衷祖服而戲於朝祖日日近身衣也桉寶袜乃在外以束裙腰者觀圖畫古美人妝可見故曰楚宮腰曰細風吹者此也若貼身之祖則風不能吹矣自後而圍向前故又名合歡襴帬沈約詩領上蒲桃繡腰中合歡綺是也其繡帶亦名帓帶今襴帬在內有袖者曰主腰領襟之緣上繡蒲桃花言其花朶朶圓如蒲桃也又觀胡侍聖談云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乾道邸報臨安府浙曹司所進成恭后御衣之目有粉紅紗抹胸眞紅羅裹肝乃知抹胸裹肝之製其來不近世紀楊太眞私安祿山爲祿山爪傷胸乳爲訶子束胸者或妄傳矣

唐人詩句多用金釵十二事如樂天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是也南史周盤龍有功上送金釵二十枚與其愛妾阿杜其事甚佳罕有用者然金釵十二行或言六髮耳又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洛陽女兒名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是以一人戴十二釵此說又不同也

條脫臂飾也見眞誥蕚綠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周處風土記作條達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相贈遺繁欽定情篇又作跳脫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蓋一物而三名傳寫之誤也

屧履中薦也曰步屧曰舞屧吳王宮中有響屧廊以楩梓板藉地西子行則有聲故名響屧是婦女通服之韓偓屐子詩六寸屐圓光緻緻白羅繡屧紅託裹南朝天子事風流卻重

金蓮輕綠齒唐尺雖短謂之六寸屐圓想亦不纏足也梁詩蠶屧重高牆畫之者當是繪以五彩高牆者想是閨閣也今之高底鞋類屐底曰舄以皮爲之舄以木置履下乾溼不畏古者祭服用之屐以水爲之即今之水屐古婦女亦著之李白浣紗石上女詩一雙金齒履兩足白如霜

唐文德皇后遺履爲米元章寫圖左方有小跋是元章爲畫學博士時筆跋云右唐文德皇后遺履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裁雲爲飾長尺底向上三寸許中有兩繫首綴二珠蓋古之岐頭履也臣米芾圖并書此履不知何緣流傳宋朝又入秘府或元章別摹它本皆未可知履類有屣有舄有屐有屧有鞋有韡有屬男子貴賤皆屬之而婦人見於記籍者頗少

史記貨殖傳云趙女鄭姬淫長袂躡利屣此婦人屣也東晉侯宮人皆作綠絲屩此婦人屩也戴良嫁女布木屐延嘉中京師婦人始作漆畫屐五色采爲系襄陽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屐異苑云麻姑能著屐行水上張祐嘲李端端云穿著一雙皮屐子此婦人屐也江泌斫屐爲業則屐亦屐類西施響屧廊臨川王宏妾江無畏寶屧直千萬此婦人屧也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采織成鞾北齊王諸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鞾而去此婦人鞾也段成式詩云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李郢詩云一聲歌罷劉郎醉脫取明金壓繡鞋唐無名子詩云薄倖檀郎斷音信悠嗟猶夢合歡鞋王涯宮詞云春來新插翠雲釵尚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著雲頭踏殿鞋章仇公有眞珠之惑或上書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形丹自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寧衣拾墮釵此婦人鞋也漢武元封二年七月七日西王母降於殿前履鳳文爲唐楊貴妃每十月從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遺鈿墮爲狼藉於道此婦人爲也徐乾撰履儀或殿之曰古無履但有爲不知履人拿王及后之服著黃總青約素履蒔履已見於周官太子妃降地絞履已見於東宮舊事同心七寶綦履又成帝命馮無方持后履又見於趙飛燕傳龍虎組緹履已見於秦淑與婦書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已見於陶潛賦足下黃金履手中雙莫邪已見於張華輕薄篇足蹈承雲履豐趺縞春綿已見於甄述女詩而謂古有爲無履然與否與據文德履長尺底向上三寸唐尺不可考獨杜牧之詩鈿尺裁量減四分合之文德履似唐履皆以尺計也尺中惟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元章或以周尺衡履耳流蘇履漢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古本用於宮懸者今始用於帷帳蘇故名樵蘇乃盤線給繡之五綵錯爲之同心而下垂者又析羽曰流蘇摯虞曰緝鳥尾垂之若流然以其蕊下垂故曰蘇今之旌竿上綴旒也又譙國夫人繡帷珠絡同昌公主靈粟珠絡王融詩云幸得與珠綴幕歷君之楹宋詞流蘇帳煖金雞報是也繡鬢亦當作綵蘇東京賦飛流蘇之騷戀又馬上飾也

小兒周歲項帶五色彩絲繩名曰百索不知何義按東宮舊事中有六色厠綴云象水中著藻以飾絕帶者此必起於夷俗也魏書宋齊謂魏爲索唐謂以索辮髮也今小兒亦以色絲辮髮而後垂之則此信爲胡元之舊習也又宋淳熙中制童髮必留大錢許於頂左右偏頂或留之頂前束以綵繒宛若博焦之狀曰鵝角

實錄曰自燧人氏而婦人束髮爲髻髻者繼也言女必有繼於人也但以髮相繼而無物繫縛至女媧氏以羊毛爲繩子向後繫之以荊棘及竹爲笄用貫其髻髮而未有梳至赫胥氏造梳以木爲之二十齒至黃帝有棟宇而去穴處皮毛之弊堯以桐爲笄橫貫其髻後聖易之以絲及五色絹名曰頭緝舜加女人首飾敘雜以牙璋珥爲之周文王於髻上加珠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翠翹花傅之鉛粉其髻高名曰鳳髻又有雲髻步步而搖故曰步搖始皇宮中悉好神仙之術乃梳神仙髻皆紅妝翠眉漢宮尚之後有迎春髻垂雲髻漢武就李夫人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多用玉時王母下降從者皆飛仙髻九環髻遂貫以鳳頭釵孔雀搔頭雲頭篦以璃瑁爲之漢明帝令宮人梳百合分髻髻同心髻魏武帝令宮人梳反綰髻插雲頭篦又梳百花髻晉惠令宮人梳芙蓉髻插通草五色花及陳宮中梳隨雲髻即暈妝隋文宮中梳九眞髻紅妝爲之桃花面插翠翹桃蘇搔頭帖五色花子煬帝令宮人梳迎唐八鬟髻異哉陳宮而梳隨雲髻隋宮復梳迎唐髻皆預應入隋居唐之徵也插翡翠釵子作日妝又令梳飄荷髻作嚩妝坐愁髻作

金陵叢書 潘氏校印

紅妝至唐武德中宮中梳半飄髻又梳反綰髻樂遊髻即水精殿名也開元中梳雙鬟望仙髻及迴鶻髻貴妃作愁來髻貞元中梳髻子歸順髻帖五色花子又有鬧掃妝髻古今注云長安作盤桓髻慈鴉髻復作倭墮髻一云梁冀妻壅馬髻之遺狀也

晉永嘉間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於額自出而已吳婦盛妝者急束其髮而劇角過於耳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瑠璃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笄太元中王公婦女必緩髻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恆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髻直向上謂之飛天紒始自東府流被民庶又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爲胡服胡帽婦人則簪步搖釵衫袖窄小楊貴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裙蜀孟昶末年婦女治髮爲高髻號朝天髻其後入於宋理宗朝宮妃梳高髻於頂曰不走落其後入於元皆服妖也

梁簡文詩同安髻裡撥異作額間黃撥者振開也婦女理髮用撥以木爲之形如棗核兩頭尖尖可二寸長以漆光澤用以鬆髻名曰髻棗競作薄妥髻如古之蟬翼髻也

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壘妝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黃眉黃額黃其說未定如古詩詞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學畫鴉黃尚未成又寫月圖黃罷又鴉黃粉白車中出及溫飛卿詞藥黃無限當山額又粉心黃藥花鬱黛眉山兩點又撲藥添黃子牛嶠詞額黃侵膩髮則似額妝張泌云依約殘眉理舊黃飛卿又云柳風吹散蛾間黃則又似眉妝也

金陵叢書 潘氏校印

實錄漢武帝令宮人掃八字眉漢又給宮人螺子黛翠眉魏武帝令宮人掃青黛眉連頭眉一畫連心細長謂之仙蛾妝齊梁間多效之唐貞元中又令宮人青黛畫蛾眉古今注云梁冀妻改翠眉爲愁眉魏宮人畫長眉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妻文君眉色如望遠山時人效畫遠山眉五代宮中畫眉一曰開元御愛眉二曰小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峯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棱眉又名卻月眉七曰分稍眉八曰涵煙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橫煙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成都畫手

開十眉橫煙卻月爭新奇

唐末點脣有胭脂暈品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宮巧洛兒殷淡紅心猩猩暈小朱龍格雙唐眉花奴見陶穀清異錄

有謂東坡梅詩鮫綃翦碎玉簪輕檀暈妝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王十朋集諸家註不解檀暈之義乃取字文氏妝臺記紀婦人畫眉有倒暈妝古樂府有暈眉攏鬢之句元微之與白樂天書近呢婦人暈澹眉目綰約頭鬢畫譜有正暈牡丹倒暈牡丹與畫工有檀色以證之然不言檀暈的是何妝按顧夐詞玉香檀細畫侵桃臉又淺眉又欲注檀輕又背人勻檀注鹿虔扆云鈿昏檀粉淚縱橫閨

注云臂留檀印齒痕香毛熙震云歌聲慢發開檀點李珣翠鈿檀注助容光李後主沈檀輕注些兒箇觀此語詞似點脣之物如前所紀胭脂暈猩猩暈聖檀心是也然羅虯比紅兒詩云臉檀眉黛一時新薛昭蘊又云檀眉半欲愁低則又似粗妝矣

酉陽雜俎曰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唐上官昭容所制以掩黥迹也按隋文宮貼五色花子則前此已有其制矣乃仿於宋壽陽公主梅花落而事也宋淳化間京師婦女競翦黑光紙團靨又裝縷魚腮骨號魚媚子以飾面皆花子之類耳史記五宗世家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引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的爲識令女史見之王粲神女賦脫桂裳免鬱弈施玄的結羽釵卽釋名所云也玄的藝文類聚作華的又繁欽弭愁賦點圓的之熒熒映雙輔而相望潘岳芙蓉賦飛須垂的丹揮拂紅皆指此又馬之當額亦曰的易說卦爲的額三國志有的盧陳琳武庫賦駮龍紫鹿文的鯛魚並是馬名也又烏脰亦曰的南史侯景陷臺城童謠云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吳孚一作黔博雅云龍須謂之黔婦人面飾亦曰龍黔蓋以龍女況之又曰星的陸雲詩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

美人妝面既傅粉復以胭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爲酒暈妝淺者爲桃花妝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爲飛霞妝梁簡文詩云分妝間淺靨繞臉傅斜紅則斜紅繞臉即古妝也

女子穿耳帶以耳環蓋自古有之乃賤者之事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蚤揃不穿耳杜子美詩玉環穿耳誰家女諸葛恪曰毋之於女天性之愛穿耳貫珠何傷於仁

婦人染指甲用紅按事物考楊貴妃生而手足爪甲紅謂白鶴精也宮中効之此其始也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爲潘貴妃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六朝詞人纖豔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姝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脣口腰肢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

之者韓偓香奩集有咏屧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韈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爲妙以此知札腳自五代以來方爲之如熙甯元豐以前人猶爲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爲者爲恥也至理宗朝宮妃束足纖直名快上馬則又不以屈上爲貴矣

墨莊漫錄載婦人弓足始於五代李後主矣又觀六朝樂府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咏襪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帬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彩纓長戛鳳皇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花間集毛熙震詞云慢移弓底繡羅鞋則此飾不始於五代也漢雜事祕辛保林吳姁奏言乘氏忠侯梁商女形貌中言足長八寸經跗豐妍底平指歛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禁中漢尺小楊用修跋其後以爲婦人纏足事始於此其來益又古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顧起元

工考上

輅車奚仲作見李尤銘華蓋黃帝作見古今注曲蓋太公作見古今注指南車古今注云黃帝作沈約宋書云周公作雉尾扇殷高宗因雉雊作見古今注旄頭飾騎列異傳云秦文公作玄中記云始皇作旃冕黃帝作見世本弁魯昭公作見世本凡黃帝作見李尤銘五明扇舜作見古今注城郭鯀作見世本宮室禹作見世本市神農作見古文權度量倫倫作見呂氏春秋衣裳胡曹作見呂氏春秋九府錢太公作見漢書采耜神農作見古史世本云倕作樓犂皇甫陰作見魏略鹽夙沙氏作見世本酒倕狄作見呂氏春秋駕臘作堯臣也見世本箏舜作見博物志紙蔡倫作見東觀雜記圍棋堯作見世本博鳥曹作見世本側楸綦局齊武陵王曄作見馮鑑續事始彈綦劉向作見東觀雜記樗蒲老子作見博物志蹴蹋黃帝作見博物志雙陸曹植作見後魏李邵序藏彊漢武帝作見辛氏三秦記四維晉摯衛尉作見李秀賦象戲周武帝作見後周書粉紂作見博物志斧女媧氏作椒赫胥氏作珠翠冠文王作瓦桀作鏡尹壽作見玄中記釜甑黃帝作見古史釜神農作見周書鋸鑿孟莊子作見古史箕帚夏少康作見古史磚烏曹氏作見古史井伯益作見博物志石磑公輸作見世本銚倕作見世本冶蚩尤作見尸子陶神農作見

周易春雍文作黃帝法也見世本綱羅句芒作見世本綸鉤舜作見淮南子臺榭黃帝作見黃帝內傳碑無懷氏封太山舜作見淮南子鼎黃帝作見古史贈舜作見古史贈刻石紀功見管子硯黃帝作帝鴻氏硯見西京雜記筐巫咸作見世本蠶絲黃帝妃西陵氏作見皇圖要紀布帛黃帝作見漢志錦堯時海人作見拾遺記繡舜仝禹制爲衣服見正義壇墠黃帝作見內傳木像黃帝臣左倣作見仙傳拾遺戰艦伍員作鉦黃帝作見內傳鞀倕作見呂氏春秋冕黃帝作見通典水車漢馬鈞作見魏略機杼伯余作黃帝臣見淮南子竈炎帝作見淮南子鼎黃帝作見六帖香毬漢丁緩作見西京雜記漆器舜作見韓子

圭鎮寶也笏服飾也圭則執之以爲信笏則執之以爲飾晦菴言笏只是君前記事指畫之具不當執之於手然古者天子亦有笏豈亦藉此以記事指畫乎蓋朝章之服飾也但天子之笏以玉爲之其制似圭而天子與公侯伯之圭上銳下方其形類笏故後人或誤以圭爲笏然笏者非執則搢不可須臾去身者也若圭則天子以禮神諸侯以朝見天子不過於當用之時暫捧之而即奠之不常執也嘗見繪禮圖者繪上公衮冕執桓圭在手如秉笏之狀是矣至卿大夫無圭璧刻端冕盛服而執所謂羔鴈者在手殊爲可笑蓋誤以圭爲笏誤以鎮信之具爲服飾之具故也

古王者所用圭璧節璽虞有五瑞桓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

周典瑞有大圭鎮圭又有牙璋璧羨琬圭琰圭又掌節有玉節角節虎節龍節人節符節璽節旌節秦有傳國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漢文帝初爲銅虎符竹使符北齊有督攝萬機印唐有神璽受命璽晉天福有皇帝受命寶同光中有皇帝受命之寶宋太宗有承天受命之寶眞宗有恭膺天命之寶天下同文之寶禁中有天下合同之印御前之印書詔之印北齊有玉麟符唐有銀兎符銅魚符雙龍符青龍符朱雀符騶虞符玄武符宋有勑走馬銀牌宋又有欽崇國祀之寶昭受乾符之寶鎮國神寶定命寶大宋受命中興之寶

歷代傳國璽紹聖三年咸陽縣民段義斲地得古玉印光照滿室上之詔禮部御史臺以下參驗翰林承旨蔡京等奏曰所獻玉璽色綠如藍溫潤而澤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且曰以歷代正史考之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曰受命於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後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余按通考載秦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與此不合又云得藍田白玉爲璽與色綠如藍者亦不合意宋所得或非秦璽京等獻諛之說未可知也僧約貞有玉璽譜姚察有傳國璽考徐令信有玉璽正錄

周禮璽節鄭氏註云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按許愼說文云印執政所持信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掌臣莫敢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用也七雄之時臣下璽始稱曰印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名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駝鈕文曰璽謂刻曰某王之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某侯之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建武元年詔諸侯王金印綬公侯金印紫綬中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千石至四百石以下銅印黑綬及黃綬陳制金章或龜鈕貔鈕獸鈕豹鈕銀章或龜鈕熊鈕羔鈕鹿鈕銀印或龜鈕兎鈕銅印率瓌鈕吾衍云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王俅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正與相合凡屈曲盤回唐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魯公官誥尙書省印可考其說漢晉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朝爵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鑿蓋急於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爲官職信令故如此耳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此者故後宋印文皆大繆忤齊等印故無此式唯唐相李泌有崇居堂白文玉印朱文印用雜體篆不可太怪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并碑蓋印章等字最爲第一有人依款識字式作印此大不可蓋漢時印法不曾如此三代時無印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其媺惡揭而璽之之說註曰印其實手執之印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朴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印制度未聞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寓言而失辭耳道號唐人雖有不會有印固不可以道號作印用也李陽冰曰篆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謂之神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于一規矩方圓謂之工繁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趙彥衛云古印文作白文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今之米印及倉厫印近之矣自有紙始用朱字間有爲白字者通典云北齊有木印長一尺廣二寸五分背上有鼻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分腹下隱起篆文曰督攝萬幾惟以印藉縫今齎合縫條印蓋原於此秦有八體書三曰刻符即古所謂繆篆五曰篆印蕭子良以刻符篆印合爲一體徐鍇謂符者竹而中刻之字形半分理應別爲一體篆印屈曲塡密則秦璽文也子良誤合之耳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馬大年攷唐秘書省有裝潢匠六人以爲恐是今之表褙而未詳潢義按姚亮叢語云潢集韻胡曠切釋名染紙也魏賈疏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云浸蘗汁入潢凡潢紙減白便是若染黃則年久色暗矣後有雌黃治書法云潢訖治者使寫而後入黃蘗雌黃也吾因悟雌黃改誤亦以紙色黃故用黃塗掩其墨而後用筆耳今人呼表褙爲裝潢蓋爲馬大年所誤而好奇之士至於白紙訛字上塗黃亦誤也唐人用硬黃紙臨右軍書亦以右軍名蹟皆爲收藏家潢過故書黃紙以效之

海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軸錦贉繡帙金題押頭也玉軸心也贉卷首帖綾又謂之玉池又謂之贉有毬路錦贉有樓臺錦贉有梓蒲錦贉有引首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而打擷其覆首曰標帙法帖譜系曰大觀帖用皁黛鵲錦標帙是也卷之表簽曰檢又曰排漢書武紀金泥玉檢注檢一曰燕尾今世書帖簽後漢公孫瓚傳皁囊施檢注今俗謂之排比皆藏書畫職裝潢所當知也

今詔勅皆用黃紙箋表用白紙按野客叢書云敕舊用白紙唐高宗上元間以施行之制既爲永式白紙多蠹遂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用黃麻紙其或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所以有黃麻白麻之異也詔晉時多用青紙見楚王倫太子遹等傳故劉禹錫詩曰優詔發青紙表亦用黃紙觀前燕錄載岷山公黃紙上表北史邢邵爲人作表自買黃紙寫送之因知古者上下所書之紙不拘如此李肇翰林志曰凡賜予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紙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用白麻紙石林燕語曰唐中書制誥有四畫紙而施行曰發曰敕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黃藤紙敕書用消黃紙或云取其不蠹也東齋雜記治平間以館中書多蠹更以黃紙寫乃知古人易白以黃往往以避蠹之故非專爲君命而用黃也今則遂爲定制矣

莊子曰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注云苞苴以遺竿牘以問竿晉干即簡牘也以竹曰竿又曰簡以木曰牘又曰札說文牘書板也古者與朋儕往來以板代書帖故從片曰牒曰牒皆此意也說文作箋表識書也後轉作牋亦是用竹爲箋用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木爲牒也紙亦曰箋紙不忘其本也牒說文曰牒札也徐鉉曰議政未定短札諸謀曰牒增韻官府移文曰牒說文札牒也釋名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郭知玄集韻序銀鈔一啟亥豕成羣蕩櫛行披魯魚盈隊蓋以札爲櫛也其云蕩櫛周禮所謂英蕩輔節亦竹簡之謂也司馬相如傳令尚書給筆札注木節之薄小者時未用紙故給札以書中庸曰布在方策方板也以木爲之策簡也以竹爲之至秦漢以下以絹素書字漢文帝集上書囊以爲帷書囊如今文書封套一曰書帶鄭玄庭下生草如書帶是也又曰書袋海中有魚形如書袋相傳秦始皇吏遺書袋於海所化是也漢世書札相遺或以絹素疊成雙魚之形古詩云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是其明證也故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之句指此

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用樹皮麻頭敝布魚網作紙然倫以前有紙按班史趙皇后傳有赫蹏（赫音與入聲蹏音時）西京雜記稱薄蹏注云小紙也又三輔故事衛太子以紙塞鼻蔡倫後有左子邑善造紙蕭子良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勑紙各一百稑含南方草木狀大秦出蜜香紙一云香皮紙微揭色青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晉武帝賜杜預萬番寫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又拾遺記海苔紙晉南越所貢以苔爲之名側理紙後人言陟釐武帝賜張華萬番造博物志王右軍寫蘭亭序用蠶繭紙又會稽庫中有紙九萬番悉以乞謝安桓玄僞事詔令平淮作青赤縹綠桃花紙宋張永所製紙爲天下最尙方不及雷孔璋曾孫穆之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齊高帝造銀光紙賜王僧虔一名凝光紙范甯敎有土紙藤角紙粱簡文云特送四色紙三萬枚陸倕有謝安成王賜西蜀箋紙一萬幅湘東王爲荊州上武帝紙萬幅又奉簡文紅箋二千番又云特送五色紙三萬枚蕭誠采野麻土穀作五色斑紋紙陳後主令婦人襲綵牋作五言詩唐初將相官誥亦用銷金箋及鳳皇紙書之餘皆魚牋花牋玄宗令李邕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進淸平調詞段成式在九江造雲藍紙又趙象與武公業妾非煙以金鳳牋剡溪玉葉紙題詩相贈答蕭貫夢至官庭有婦人授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貫衍波牋成都古今記載蜀箋其目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凡十樣又有松花紙金沙紙流沙紙彩霞紙金粉紙龍鳳紙桃花冷金之目酉陽雜俎又紀異蜂相語子與青童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楊炎在中書後閣用桃花紙糊窗蕭穎士少夢授紙百番皆繡花文元費著蜀牋譜云王衍以霞光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蠙又有百韻牋幅長可寫百韻學士箋短於百韻薛濤牋短可書四韻韓浦詩云十樣鸞牋出益州又元稹寄薛云鳥蒲花發五雲高紙譜又有玉板貢餘經屑表光之名南唐有澄心堂紙細薄光潤爲一時之甲劉恂嶺表錄異管羅州多棧香樹皮堪作紙曰香皮紙負暄雜錄唐人詩中張華萬番造博物志王右軍寫蘭亭序用蠶繭紙又會稽庫

多用蠻箋高麗歲貢蠻紙日本國出松皮紙扶桑國出芨皮紙今中國惟有桑皮紙蜀中藤紙越中竹紙江南楮皮紙植杖閒談溫州作謫紙大類高麗烏程由拳皆出其下方輿勝覽歙績溪界有地名龍髮出嘉紙有墨光白滑冰翼凝霜之目東坡詩麥光鋪几淨無瑕注麥光紙名也黃山谷爲范子默求染鴉青紙後山談叢云余於丹徒高氏見楊行密節度淮南補將校牒紙光潔如玉膚如卵膜今士大夫所有澄心堂紙不造也

李石續博物志載王叡云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世傳蒙恬制非也太公陰謀筆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周公綏管夫子絕筆援神契言孔子作孝經簪縹筆衣絳單衣向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北辰而拜筆之來久矣或曰當時用漆書竹簡有點畫而無丿乀蒙恬始爲兎毫也古今注答牛亨曰恬作筆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非兎毫竹管也又博物志恬爲筆以狐狸毛爲心兎毛爲副心卽柱也其不同乃爾西京雜記漢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毛皆以秋兎之毫官師路扈爲之以雜寶爲匣揚雄答劉歆書把三寸弱翰會稽典錄盛吉拜廷尉持丹筆拾遺記任末倒荊爲筆陸士龍與兄書魏武帝劉姥好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筆管拾遺記張華造博物志晉武賜麟角筆以麟角爲筆管遼西國所獻也又小說曰王右軍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又右軍筆經云世傳張芝鍾繇用鼠鬚筆筆鋒勁强有鋒芒余未之信鼠鬚

用未必能佳甚難得昔人用琉璃象牙爲管重則蹟矣近有人以綠沈漆管及鏤管見遺用之經年頗可愛翫紀閒談云南朝有老嫗善作筆胎髮者尤佳又有筆工名鐵頭能瑩管如玉梁湘東王紀綠名賢忠孝純全者以金管德行精粹者以銀管文章贍逸者以斑竹管陶隱居燒丹封鼎際用羊鬚筆紀元瑜夢人贈青鏤管筆晉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兎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異物志有人鬚筆蜀有出石鼠毛可爲筆鄭公虔云麝毛筆一管寫書直行四十張狸毛筆一管界行寫書八百張又記載嶺外有獸似豹緣木名虎僕毛可爲筆又有鴨毛筆雞毛筆雉毛筆盧氏雜說王使君有筆管中間刻從軍行人馬毛髮屋木山行無不精絕搜神記呼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曰一雙筆一丸墨梁簡文帝答徐摛書云乍置筆牀南朝以四管爲一牀梁令云寫書筆一枚一萬字蔡君謨爲歐公寫集古錄序潤筆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鄜延境內有石油生於水際與泉水相雜而出土人以雉尾涸之頗似淳漆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煙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蓋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也造墨之妙無如魏韋仲將所謂一點如漆六朝無過張永唐高麗歲貢松煙墨用多年老松煙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尙用松煙

墨亦不精宋有常和沈珪陳瞻皆妙品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有隱君子王廸者止用遠煙鹿膠而自有龍麝氣元祐間潘谷墨見稱於時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乃戴彥衡所造禁中降出雙角龍文米友仁侍郎所畫也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齋齊峯葉茂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得法清黑不凝滯彥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有如朱萬初蘇浩然澥製可以倣古澥作松紋皺皮堅緻如玉若金章宗以蘇合油搜煙爲之直與黃金埒蓋墨妖也

漢官儀尚書郎起草月賜餘糜大墨一枚小墨一枚陸士龍與兄書一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今送二螺石

崇奴劣云張金好墨過市數蠡春渚紀聞任道源家有墨重二斤許質堅如玉右銘云永徽二年鎮庫墨唐書藝文志玄宗修圖書創集賢院大府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僞蜀孟氏賜童子墨一丸墜荷芰盆中數年出之堅硬光膩仍舊是僖宗朝所用之餘者西域僧言彼國無硯筆紙但有好墨是雞足山古松心爲之貝葉上書字墨倍光澤雨溼揩之字終不滅徐鉉有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方如筯與弟鍇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遯齋閒覽云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廷珪墨爲染飾有貴族常遺一丸於池中踰月人入水取之容色不變表裏如新澠水燕談李氏墨有劍符圓餅面多爲龍紋仁宗宴近臣於羣玉殿常以其香賜之其後翰林承旨賜者皆廷珪雙脊龍樣尤爲嘉品春渚紀聞相州韓家有廷珪墨一日臣廷珪四和墨後山叢談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丸不爲文理質如金潘谷見之而拜曰眞李氏故物也我再見矣又有張遇墨一圓而爲盤龍鱗鬣悉具背有張遇麝香四字張乃後梁供備使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之墨一篋十年而香不入惟作松香耳又唐賈肅公之子有墨曰饒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南唐于饒置墨務耳又昔人紀徐鉉墨名月圓價值三萬韓熙載化松堂墨名玄中子范丞相一墨表曰五劍堂造裏曰天關第一煤墨煥墨名香璧副墨子蘇子瞻詩近者唐夫子遠致烏玉玦

墨之異者石墨出於延州沈存中嘗記之曹公鄴中三臺所藏即此鄴道元水經注洛水之側有石墨山山石盡墨可以書疏徐常侍鉉云建康東有雲穴山西有石墨親常使之新安郡記黟縣南一十六里有石嶺上有石墨土人多采以書有石墨井是昔人采墨之所瑣碎錄南雄州江中有石墨色輭嫩可層層揭得土人以鋸解成片吏人上案牘童子學書皆磨以代墨顯微廣州記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好寫書酉陽雜俎無勞縣山出石墨劉恂嶺表錄巽雷州廟中雷雨勃起人多於野中獲得石如黥石謂之曰雷公墨也又晉李石續博物志載南越志云烏鰂懷墨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以紿人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墨消空紙耳

西京雜記黃帝有玉一紐治爲墨海其文曰帝鴻氏之研伍紐之從征記云魯國孔子廟中有夫子用石硯一枚述異記洞庭湖有范蠡石研西京雜記漢天子以玉爲研取其不冰太子賜漆石硯魏武上雜物有純銀參帶臺硯又參帶圓硯拾遺記晉武帝賜張華于闐國所貢青鐵硯愍帝予劉聰銀硯庾翼少爲侍中袁豪所重贈以鹿角書格蟀硯硯譜云右軍之後持右軍所用一風字研大尺餘色赤楊休以錢三萬得之異苑蔣道支于水側見一浮租製爲魚研東魏孝靜帝芝生銅硯景龍文館甘露殿架前有銀研資暇集有稠桑研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迎入一府女郎請書江海賦碧玉硯銀水顏黎爲匣李衛公多研妙絕者曰結鄰李白集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酬殷十一贈栗岡研詩又有自漢陽歸詩去歲左遷夜郎道瑠璃研水常枯槁唐錄殿丞崔珉研金線環市池中有金魚心有金雲又校理錢仙芝二研一中有金月下有雲翼之一有金斗星二雲左右之色顏青研譜李後主青石墨研池中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後爲陶穀取其小石碎之中有小魚跳地上即死自是研無復潤揮麈錄陳續之端州有富民研得之研面熨斗焦者成一黑龍二鸜鵒眼以爲目每遇陰晦則雲霧輒興三衢徐氏有龍尾溪石研近貯水處有圓暈幾寸許如月其月明晤隨月盈虧何持之滕莊敏外生也有一端研形正圓中徑七八寸渾厚無眼於馬肝色中盤一金色龍頭角爪尾粲然畢具會有知者即以進御澠水燕談唐彥猷守青州得紅綠石於黑山墨汁數日不乾彥猷作硯錄品爲第一又丁晉公留一研上有一小疵以一棊子覆之揭之有水一泓流出無有歇時唐錄云李後主所用龍尾硯爲天下冠老學菴記宋高宗謂端研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不必以眼爲貴宋孝宗曾賜周必大洮河綠石研有御筆洮瓊二字

硯以端爲貴趙希鵠云端溪下巖舊坑卵石黑如漆細潤如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又有一種卵石去膚方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花點如筋頭大其點別是碧玉精潤與硯質不同或有排點如粟皆叩之無聲磨亦無聲此品南唐時已難得中巖舊坑石色紫新嫩細潤於玉有眼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小綠豆純綠色面無暈或有綠縷紋或白縷紋如線此種亦外有黃膿包絡叩之微聲磨亦無聲已上硯久用鋒芒不退中巖新坑色淡紫眼如鸜鵒眼大重而緊小其中如嚕人狀叩之老者有聲嫩者微聲磨之微聲久用則芒退其上巖新坑皆色灰紫而蠹燥眼大如雄雞眼叩之瑲然磨墨相拒作鋸聲久用鋒芒光如鏡面不堪用又有一種丸溪黎溪類端者表淡青裏深紫面帶紅有極細潤者間有金線或黃脈直截如界行行相間者號紫袍金帶然不發墨愈用愈光而頑硬一種辰沅黑石色深黑質蠹燥或微有小眼黯澹不明尤爲下矣

端州今爲肇慶府石出斧柯山距州三四十里所謂靈陽峽

對山也凡四種曰巖石曰小湘石曰後歷石曰律硫西巖石最貴山極高峻以魚舟入一小溪即碓硫水陸行七八百步至下巖十許步至上巖轉而南九百餘步至礲巖上巖各三穴下巖一穴半邊山巖凡十余穴然必以下巖爲勝礲巖乃唐初取硯處色正紫而細潤不及下巖後得下巖礲巖遂不復取之今下巖石盡遂取諸半邊巖近亦塞矣獨上巖可取之下巖一穴泉水溢歲久石屑崩塞雖千夫終歲功亦不可得矣凡北壁石在水底石色灰青紫色溼眼正圓有瞳子暈十數重綠碧白黑相間如畫青綠處類翡翠色南壁石則水半石也上巖二穴則土地巖中穴即梅株巖下穴今俗呼爲中巖上穴中穴今已塞矣而下穴中亦有開路采石之處下

無積水有泉滴如飛雨石色乾溼與下巖同但稍多紫色北壁者與下巖南壁相類下穴南壁者石色已微帶黃色眼有瞳子暈七八重青黃綠白黑相間已不及北壁眼暈矣上穴中穴石色亦黃其眼亦黃色半邊山諸巖曰大秋風月小秋風月曰獸頭曰獅子曰桃花曰河頭曰新坑曰黃坑其色亦類下巖但眼暈只三兩重色赤青碧可愛惟層暈稍駁雜耳凡巖有兩壁各石三層之上即覆石也石色燥甚下即底石也石色雜雖潤不發墨凡三層之石從上第一層謂之頂石皆素第二腰石或有眼或無眼第三腳石即無眼大抵有眼石在本巖中尤細潤下巖石謂之鵝鴨眼上巖下穴謂之鷄哥眼上巖下中穴謂之鷄翁貓兒眼半邊山謂之雀兒眼了哥眼土人以此別之

英州含光眞陽縣之間石產溪水中有數種一微青色間有白脈籠絡一微灰墨一淺綠色有峯巒嵌空穿眼宛轉相通其質稍潤叩之微有聲又有一種色白四面峯巒聳拔多稜角稍瑩徹面面有光可鑒物叩之無聲

希鵠云歙溪龍尾舊坑色淡青湛如秋水並無紋水溼之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墨如汎油並無聲久用不退鋒或有隱隱白紋成山水星斗雲月異象溼則見乾則否亦是卵石故難得大者極不過五寸多則月研就其材也有純黑如角者蘇長公最貴之新坑色亦青黑無紋而麤燥久用則鈍大有至三尺者又有舊坑羅紋刷絲金銀間刷絲眉子四品並青黑色紋細而質潤如玉羅紋如極細羅刷絲如髮眉子如甲痕金銀間絲亦細密久用不退磨亦無聲新坑紋麤而質燥聲與功力反是金星新舊坑俱麤燥青色雖金星滿面拒墨如鋸久用退乏銀星亦如之又有一種金星黑石色如漆細潤如玉隱隱金星水溼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汎油久用不退乃萬州懸金崖石也遠出歙上

江賓暘有送從子鬻研文其略謂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於長城里琢爲研遂聞天下山在羊關嶺之巘兩水夾之水盡處乃產研石有坑一曰緊足次曰羅紋今呼爲舊又次曰莊基三坑相去百餘步而石品夐異舊坑又自爲三曰泥漿曰裏心曰綠石去舊坑才數尺而石品復異自莊基北行二里

沂溪而上曰眉子則東坡所歌者今在水底不可琢矣舊坑絲石爲上斷者先去頑石次得研材然極蠹曰蠹麻石石心最緊處爲浪出至慢處爲絲愈慢處爲羅紋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裝絲曰馬尾絲獨吐絲爲最奇正視之疏見黑點如灑墨側視之刷絲粲然工人謂之研寶蓋石之精也惟棗心坑或有之他產若三衢絲黑而頑南路絲暗而黝錦潭絲浮而滑夾路絲紅而枯水池山絲枯而燥皆不宜筆墨矣論欽研與希鵠微有同異

于闐國石出堅土中色深如藍黛一品斑爛白脈點點光燦謂之金星石一品色深碧光潤謂之翡翠廉試之正可屑金潤而無聲然石之一段凡廣丈餘擇其十分之一二無纖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瑕玷者極少故所產處貴翡翠而賤金星

書畫之外古器爲重守財虜目不識丁以此爲無瓷之好不知三代成貴之周爲甚按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若顧命陳寶則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武王克商周公相玉宰分魯侯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即所貨

晉分衛康叔以大路少帛綪筏旃大呂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又賜晉文以二路鍚鉞彤弓魯桓公二年取郜大鼎於宋納於太廟成二年齊侯使賓媚人賂晉以紀甗玉磬襄十二年季武子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十九年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鐘二十五年郯入陳陳賂鄭以宗器晉伐齊齊賂晉以宗器昭七年齊伐燕燕賂以瑤甕玉櫝肆耳晉賜子產以莒之二方鼎十六年齊伐徐徐賂以甲父之鼎定六年叔文子謂衛侯曰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盤鑑納之擇用一焉哀十四年向魋出於衛公父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與之他玉而奔齊當時非乏珠寶而所重在此自秦不師古而茲好微矣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著焉後世由漢武帝汾睢得寶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帝又於扶風亦得鼎款識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及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有南單于者遺憲仲山甫古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記所彰灼者迨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古鼎器梁劉之遴好古愛奇在荆州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爲事獨宋朝來寖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爲之倡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从而和之則若蔡君謨蘇東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長安號多古簋敦鋗甗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書名集古錄成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款由是學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風遂一煽矣元豐後又有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時質善畫性希古則又取生平所得暨其聞睹者作爲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

流至元符間太上皇即位盡章古始吵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崇尚及大觀初乃倣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凡所藏者爲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爲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啻者於是天下冢墓破伐殆盡矣獨政和間爲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鐘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被諸制作於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代嘗有旨以所藏列崇正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物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狩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九禁而宣和殿後又叛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諸閣成以貯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及遇僭亂側聞都邑傾覆悉入府營矣

欲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蠟茶色朱砂斑眞青綠井口之類方爲眞古其製作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饕餮蛟螭虬龍鱗鳳熊虎龜蛇鹿馬象犧夔犧蜼鳧雙魚蟠虺如意圜絡盤雲百乳鸚耳貫耳偃耳宣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穩草瑞草篆帶（若蚓結之勢）星帶（四旁飾以星象）輔乳（輔石用以輔乳節樂者）碎乳（和名大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立夔雙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鸚耳壺之類是也如有款識名如周叔液

鼎齊侯鍾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大曰鍾小曰特編中曰）鼎尊罍彝舟（類洗而有耳）卣（音酉中有器也有蓋蓋足類壺也）瓶爵斗（有耳有流即古流也）巵觶（巵之跂切酒也）角（類彝無柱）榼敦簠（方其形簠類鼎有四而足矮）豆甗（底牛甑也切無）鋌（徒經切定切又）斝觚鬲（形類空腹足同鼎洗志）鍑（大才宥切實切類玉篇云似有斧而瓌）壺（曰其類方曰有圓曰名曰溫）盦（合放）壺（戶戈切又胡鳳切而有蓋有五味之器）瓿（腰切大腹有蓋也有似提洗樣而）甑（瓶而後矮切類）鋪（類豆鋪陳之器）罍（類缶上盛水如下斗鐵底盛風之）匜（戈支切器）盤洗盆絹（呼玄切類洗玉小盆也）杅（音于）尊

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嘗見夏琱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蝕以其刻畫者成凹也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痕則是僞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爲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爲水土蒸淘易盡至有鉏鑿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微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留傳世間色紫褐而有硃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良久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斑愈見僞者以漆調朱爲之易辨也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土古新出土尙帶土氣久則否若僞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所謂識紋款紋亦不同識乃篆字以紀切所謂銘書鐘鼎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用楷書唐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假蹇字其字凹入也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爲決非三代物也款乃花紋以爲飾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古人作事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款必細如髮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之筆畫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

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各工夫非一朝夕所爲三也今設有古器款稍或模糊必是僞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句容器非古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款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僞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即今磨鏡藥是也先塗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鹽醋調細硇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蠟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即成蠟茶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色浸稍緩即變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爲水銀所蒸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面清新銅聲濁而閑不能逃識者之見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寓戒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爲非但辨其體質款紋顏色臭味足矣

工考下

江甯顧起元

夢溪筆談云禮書所載黃彝乃畫人目爲飾謂之黃自予遊關中得古銅黃彝殊不然其刻畫甚繁大體似繆篆又如關盾間所畫回波曲水之文中間有二目如大彈丸突起煌煌然所謂黃目也視其文髣髴有牙角口吻之象或說黃目乃自是一物又予昔年在姑孰王敦城下土中得一銅鉦刻其底曰諸葛士全荅鳴鉦荅即古落字也此部落之落士全部將名其鉦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亦如篆文如今時術士所畫符榜有兩字乃大篆飛廉字篆文亦古怪則鉦間所

圖蓋飛廉也飛廉神獸之名淮南轉運使韓持正亦有一鉦所圖飛廉及篆字與此亦同以此驗之則黃目疑亦是一物飛廉之類其形狀如字非字如畫非畫恐古人別有深理大抵先王之器皆不苟爲昔夏后鑄鼎以知神姦殆亦此類恨未能深究其理必有所謂或曰禮圖罇卣極多安得言無如禮圖甕以瓦爲之左傳郤有瑤甕律以竹爲之晉時舜祠下乃發得玉律此亦無常法如蒲穀璧禮圖悉作草稼之象今世人發古冢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花敷時穀璧如粟粒耳則禮圖亦未可爲據也

酒正與鬱人皆言八尊小宗伯與司尊彝皆言六尊曰八尊者言尊之實故曰以實八尊實五齊者五尊實三酒者三尊曰六尊者言尊之名故曰辨六尊之名物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也五齊者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三酒者事酒昔酒清酒漢儒多據東漢時名物說五齊三酒更代易世之後經文尚易通解說更難省矣大抵五齊三酒皆先濁者而後清者五齊專用於祭祀三酒通用於燕飲至今大祭祀必有投尊設而不斟太尊山尊著尊及犧象各一以受五齊壺尊凡三以受三酒又設明水五尊於五齊之右設玄酒三尊於三酒之右於是八尊或稱十六尊然十六尊即八尊也八尊即六尊也周人備四代之制明堂位言泰有虞氏之尊山罍夏后氏之尊著殷尊犧象周尊不及壺尊說文云昆吾尊也陳氏禮書云虞尚陶則太尊宜以瓦殷尚梓則著尊宜

以木著尊者著地無足壺尊當證於投壺大小戴於投壺皆不言足亦當如著尊無足矣虞夏殷之尊可不費辭說而定獨犧象周尊於世代爲近自漢儒紛紛至今未定方且疑犧獻之音況能定其制度哉鄭司農以獻爲犧猶指定莎音諸儒因閟宮詩犧尊將將以箋文有莎飾之說又謂刻鳳凰於尊其羽婆娑以此取音於婆又謂犧尊飾翡翠象尊飾鳳凰然則曷不以象爲婆當漢之時詩樂未盡廢必有樂工能識犧尊爲婆音者儒者莫究犧尊之所以爲婆託於鳳羽婆娑然則是尊也曷不曰鳳尊而曰犧尊愚嘗以詩協音考之古字莎沙同音故莎婆等字諧聲於沙此莎飾之所以音婆也犧之爲婆亦如皮之爲婆儀之爲莪犧尊將將之上文享以

騂犧協降福孔多一詩之中具有顯證騂犧尙且音娑則犧尊之犧非緣酒尊而異其音也說文引賈侍中云犧非古字蓋古者犧通爲戲以其字音之相同戲或爲獻以其字文之相近故集韻以犧獻二字互見二韻或謂犧本虛宜反切騂犧協虛何而犧尊爲桑何反切疑若小異是則然爾而訶娑字音可以相入如華之爲敷洩之爲泄委蛇之爲佗享之音烹單之音燀二音皆不可以了義字母爲拘者古人之音在易詩書者誠爲後儒所變獨周禮之獻尊詩之犧尊左傳之犧象猶得存三代之舊音知犧尊所以音娑則尊當爲牛而鳳羽婆娑之說非也又可知象尊爲象而象骨飾尊之說非也魏太和中青州人得齊大夫送女器爲牛而背負尊王肅

以爲刻全牛鑿其背爲尊一以爲負一以爲鑿阮諶則爲畫牛象于尊聶氏三禮圖亦謂飾以牛犧之爲牛儒者既不考古音至其形制爲翠爲鳳爲牛曰全牛曰畫牛曰負曰鑿曰飾如聚訟之言未易歸一朱文公請從政和新圖厥後以尊口不堪施勺或疑其制未盡然豫章學宮有作負尊之犧象者彼齊大夫送女器出於魏太和中而王肅爲王朗之子固亦魏人也宋亦有王肅多論禮器及深衣等制度此或宋之王肅所言負之與鑿有未可以臆斷者然於施勺則負爲便矣尊字或從缶或從木上古尊罍陶瓦其次刳木後範金之制不一八尊之中太尊居尊宜上陶著尊宜上梓他尊則範金可也

梁孝王有犧尊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或曰尊罍異制不得同名考之漢謂罍尊蓋彝卣罍器也卣中尊也然則罍大尊可知也古之酌酒皆取罍故廟堂之上罍在阼犧尊在西則罍謂之尊可也應劭曰罍畫雲靁之象以其爲罍故飾以雷者比其文也

鼎之制見於三禮鼎器圖者最古謂以銅爲之三足鼎也其後劉向謂湯使人持三足鼎視於山川漢得於魏雖適三足故有司得以藉其說謂泰帝與神鼎一黃帝作寶鼎三禹鑄九鼎象九州皆嘗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諸儒許愼蘇林如淳顏師古輩皆謂禹之鼎雖其三足以有承也韋昭以左氏說莒之三方鼎乃謂其上則方矣其下則圜與

祭用鼎鬲無所異然亦不知考於古也昔禹使飛廉析金於山以鑄鼎昆吾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銅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遷自行而古之爲鼎四分其足以有承者雖禹猶然則知鼎之有方者從來尙矣

詩曰于豆于彝傳曰瓦豆謂之彝豆之制則曰毛氏謂瓦豆爲彝木爲豆不知古者銅爲蓋有制也夫五齊七醆七泛三鬱此豆實也淸廟未食則爲朝事以泛鬱爲薦至於薦熟則蠃醢蚳魚尸既食矣后夫人亞獻故有加豆房中之羞主婦主之則有羞豆加豆有鐙有校故禮曰夫人薦豆執醴者授之執鐙此加豆也豆今存者已眾其鐙不具者朝事及賓客饋食之器也若后夫人當獻於尸則執醴者供之故授夫人

以豆而執鐙禮有嚴其分者雖一器猶有存也鄭康成曰豆以木爲之受四升比宜梁正阮湛相承以自絕於禮者蓋漢世其器未出故論如此也

周之豆有蓋有柱傳曰蓋謂之會有會可仰以食故饋食禮曰佐食啟會卻於敦南先儒謂佐食者取會卻置而奠之以待尸入而食公食大夫禮曰管卒食爲飯先儒謂取飯於敦蓋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餕也夫宴豆蠃蜃魚其爲加豆芹菹筍菹房中之豆酏食糝食不爲飯器也呂靜曰飯器謂之簋古之爲敦顚盤抨亦或用以爲飯之薦然仰會以飯自豆以分古之食禮如此也

博古圖簠簋豆鉶同爲一類簠盛加膳簋盛常膳豆盛水土

之品實濡物之器也禮必從豆以禮之不可廢也豐必從豆以時之不可緩也戲必從豆以交際之不可忘也鉶以古器名有公劉鉶有天君養鉶形亦如簠但簠方而鉶圓耳漢門有鉶首正象其形乃鉶陳之義又按鉶字從金宮門銅環所謂金鉶也其制不始於漢三代以來有之或以韋索或以螺蚌或以金銅各隨其所王之德今俗歲節以韋索門亦古意內典金摩竭魚裝飾門柱亦金鉶之象也

昔許愼以盉爲調味器顧野王直以盉爲味陸澧言以盉爲調五味鑊今考于書則以鑊爲鐺而以鐺爲瓮瓮爲器盆之大者盌則小于盆而同制矣則盉不可謂鑊孫强亦以盉爲大鑊又曰鑊大鼎也劉臻呂忱以鐺爲大鍾皆非有據少牢饋食禮曰羹定雝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而禮經改盉爲鑊則失其制久矣澧言雖能辨其名而不知鑊非可用割烹則亦誤也古之饗祭饗在廟門之東故初陳鼎於盉西後陳鼎於阼階饗爲竈盉即煮薦體之器也升食者自盉以受於鼎鼎陳阼階則薦食於上矣故實鼎曰脀征實俎曰載肩臂臑謂之前體膊胳謂之後體正挺橫脊謂之體薦短正代脅謂之體解故體各異盉盉別一鼎盉中肉熟各升於鼎故取於盉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然後可以饗可以薦熟禮之成也

禮器有敦謂有虞氏之制也周制則士用之大夫以上則簋簋矣皆黍稷器也敦音頓漢人謂爲頓設也玉府讀如對今

轉爲平聲非也敦無蓋傳曰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器象龜故經曰敦南首明象龜蟲獸之形則古者形制亦不一特尊者有飾故與簋類其無飾者則不以龜爲蓋知爲上士之器也

古器有缶傳曰盎謂之缶鄭康成許愼服虔皆以缶爲瓦又曰汲器又謂缶無以五金名者今考亞伯作匜銘殆與此類知其即爲簞也古者缶簞同文特後世不知考耳

東觀漢記今日歲首謂上雅壽雅酒閤也魏文帝典論荆州牧劉表子弟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中者曰仲雅小者曰季雅隱窟雜志宋時閬州有三雅池古有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當時雖以名池而

不知爲劉表物也廣韻盃字注云酒器盃卽雅字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巵今人語曰雅量伎人送酒曰雅酒蓋本此云

鸞車有虞氏車也大路殷路乘路周路山車殷瑞見禮緯巾車玉路金路象路車路木路周制見考工記金根車秦制卽殷桑根車也鳳皇車五色安車立車見漢官鹵簿圖翟車安車見周禮道車游車見甘泉鹵簿三蓋車一名芝車又名耕根車見宋書戎車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獵車一名蹋猪車魏文帝改曰蹋虎車指南車周公所作後張衡馬鈞解虎狐生復製之記里車未詳所由來亦高祖定三秦所獲鞏車周禮王后五路之卑者也桀乘人車乃夏后氏未代所造未知何代去其車輪夏曰余車殷曰胡車周曰輜車並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宋志猶車輧車之流也漢諸侯貧者乘之軺車漢代用之追鋒車去蓋駕馬雲母車以飾名並晉制也四望車晉宋制輕車古戰車轀輬車載大行見史記科車無蓋者又騾車羊車見晉史棧車見詩鹿車小可容鹿廣柳車喪車也並見漢書武剛車兵車見史記柴車見梁書何偃傳伯車輦車墨車役車輜車容車婦人所載施蓋帷隱其形容也衣車小車高車羔車樞車輜車輜車輧車皆見劉熙釋名

楊用修記魏蘇則與吉茂同隱太白山則爲侍中侍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按漢世有諺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謂重較也吉茂反語以戲蘇則不得坐重較車而反執虎子也陳晦伯正楊辨之更不明按虎子褻器也漢侍中親省起居不免奉溺器漢孔安國以儒者特聽拿御唾壺朝廷榮之鹿車柴車也中僅容一鹿故名漢宛散郎乘鹿車見趙憙傳茂以則雖貴而褻故笑之則謂我雖褻不若汝之遲滯也以虎子對鹿車又借仕宦不止車生耳意非謂重較反語也世率以板輿爲奉母事取潘安仁閒居賦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傅祗者是則板輿事不可專爲奉母也梁韋睿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矣

帆字符咸切舟上幔也又扶泛切使風也舟幔則平聲使風則去聲蓋動靜之異也劉熙釋名曰隨風張幔曰帆註去聲廣韻曰張布障風曰帆音與梵同左傳宣十三年註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謂車旆之受風若舟帆之帆風也舟帆之帆平聲帆風之帆去聲疏云帆是扇風之名今人同作平聲晉非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鴻耳船神名梁簡文記雀室在船廬上可以候遠若雀巢也鷁首畫水鳥於船頭以辟水怪也艨艟外狹而長戰船也蜂舟武王舟也見拾遺記玉翼伍子胥所制取鳥之輕飛疾逝也須虛越人名船見越絕書餘皇吳王僚船也太白秦船也逐龍漢船也鴻毛漢影娥池舟也鳴鶴容與清廣采菱漢太液池舟也赤馬又馳馬吳孫權舟也鴨頭諸葛恪船也飛雲蒼隼先登飛鳥晉戰船也紫宮升進曜射獵飛龍晉天泉池舟也指南晉靈芝池舟也雲舟晉金和池舟也華泉常安晉

都亭池舟也青雀陶侃舟也青翰鄂君舟也翔鳳宋孝武舟也淩風舸仙舟也輕利船梁舟也朱雀航陳舟也龍舟鳳舸見隋志水龍隋戰艦見文帝答梁睿詔文漢樓船戈船蜀王鸚鵡舟唐鸛鵠白鷁浮雲舟梁鯽魚舟楚飛鳧舟又曰青鳧一名鳧車又宛渠國螺舟又有蓮葉舟沙棠舟木蘭舟芙蓉艦見三年春秋又竹船剖巨竹爲之桂舟柏舟楊舟皆以木名者也

春官巾車上之五路玉輅建太常金路建大旂象路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而司常九旗之名物日月爲常交龍爲旂虎豹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今以五路所建儀之太常大旂已著其名攷其餘者大赤蓋旗也太白蓋旗也大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麾蓋旐也何以知之以所飾之物辨之龍位東故旂之色宜青鳥隼位南故旟之色當赤熊虎位西故旐之色當白龜蛇位北故旐之色當黑由鳥隼熊虎觀之則知大赤大白之爲旟與旗也蓋巾車或謂之太常大旂者以旗之名言之或謂之大赤大白者以物之色言之皆互相見也于玉路言常金路言旂則象爲旂可知矣於象路言大赤革路言大白則玉路所建之常爲黃金路所建之旂爲青木路所建之旐爲黑可知矣而先儒乃謂大赤爲通帛之旂以大白爲商之色太麾不在九旗之數而少九旗之帛皆用絳悉非也

王世將表中有云頓乏勿勿按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趨民事故悤遽者稱勿勿顏氏以說文證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字中斜一點讀爲忽字彌失眞矣按祭義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慇懃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唐人詩中用之不特稱于書翰耳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周官全羽爲旌析羽爲旌又道路用旌節即此旌也顧愷之畫蘇武所持之旌上員如幢下復數層紅羽翣翣然如夜合花即周官所謂析羽也今鹵簿中節亦頗類此然漢節但旌節之一制耳至於龍節虎節玉節之類乃後世虎符之屬是也但可合符者皆謂之節不必盡若旌幢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五瑞引三圭二璧爲註是周禮不知唐虞時如此否桓圭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長九寸信圭躬圭蓋皆以形爲琢飾文有麤縟欲其慎行以保身皆長七寸或曰直者爲信其文縟細曲者爲躬其文麤略穀璧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蓋琢爲穀稼蒲葦之文徑五寸凡圭廣二寸厚半寸璧則內有孔外有肉其孔謂之好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禹貢瑤琨篠簜疏曰竹閟節曰簜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英簜輔之注云簜當爲篽謂之函器盛此節或曰英簜畫函也干寶曰英刻書也簜竹節也刻而畫其所使之事以助三飾之信則漢史

之百使符者亦取則於故事也郭如玄集韻序銀鉤乍閱篇節行披

倦游錄述流蘇之制但云五綵同心而下垂者莫能言其始黃公紹書林亦止引晉書割流蘇爲馬帔皆後世幃帳間所懸耳古者流蘇蓋樂器之節前漢書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鐲節鼓鄭玄注云後世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樂器而用以爲幃帳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

沈約曰案周禮辨載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畢網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然觀張華相風賦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準極乃知本周禮保章之意所謂畢網旄頭其說不一備見宋志魏命晉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徐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廣注雲罕疑是畢罕詩序曰齊侯田獵畢弋晉武帝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有奇怪觸水截水無不崩潰惟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衝冠義取於此摯虞決疑無所是非惟徐爰曰案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畢罕前引畢方昴員因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陷志亦有是說然則薛綜東京賦潘岳耕田賦所謂雲罕者即畢網也齊陳樂書載儀衛處亦曰旄頭雲罕彭推所說見列異傳

李匡文資暇集曰借書集俗謂借一癡與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云借書一嗤還書一嗤後人生其詞至三四謂爲癡或曰癡甚無謂當作甑觀廣韻張孟押韻所載甑字皆曰借書盛酒器也故魯文清公還鄭侍郎通鑑詩曰借我以一鑑還公無兩甑然又觀魯直詩曰願公借我藏書目還持一鴟開鎖魚蘇器直詩曰休言貧病惟三篋已辨借書無一鴟又曰去止書三篋歸亡酒一鴟曰愬無安世書三篋濫得揚雄酒一鴟皆以爲鴟夷之鴟也

北史楊愔傳以方麴障面讀者不解方麴爲何語按說文作簡蠶薄也通作曲禮記曰薄漢書周勃傳織薄曲爲業方言薄謂之曲此云方曲障面蓋竹織方扇也

古以蕭艾逢神明而不焚香故無香爐今所用皆以古人祭器爲之爵爐則古之踽足豆香毬古之鬻具等其等不一或有所鑄而象古之爲者惟博山爐乃漢大子宮所用香爐之制始於此亦有僞者

錢鎮州詩題者多云寶子弗知何物考之乃迦葉之香爐上有金華華內乃有金臺即臺爲寶子則知寶子乃香爐耳其圜若重規亦漢丁綬被中之制也

孟光舉案齊眉俗直謂几案耳按呂少衛語林案乃古盌而謂舉盌與齊眉耳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正謂青玉盌也

詩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爲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又禮童子幬無屋皆可證

古人奇器載記中所紀者甚衆聊爲略疏之董偃有玉精盤

㲉冰與冰同潔侍者誤拂之冰玉俱碎乃千塗國所貢也武帝以此賜偃見三輔黃圖黃帝時有瑪瑙甕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實露見十洲記元載代宗曰平嶺南進琉璃盤面闊九寸朕以爲寶及破載家得一尺而者見鄴侯家乘董偃設琉璃帳見東方朔十洲記唐貞元年揚州坊市匄者自稱姨兒姓胡懷中琉璃瓶可受半升口如韋管以物投之無所不納乃至車驢亦然見太平廣記楊太眞有水晶屏風刻美女可二三寸妃以遺國忠置之樓上常偃息其

下一日國忠獨臥屏上諸女悉下各通名國忠驚叱皆復歸屏見楊妃外傳虢國夫人有夜明枕置於堂中不假燈燭紅光照室邇茲國進枕一色若瑪瑙溫潤如玉枕面寐則十洲三島盡在夢中帝因號遊仙枕見開元天寶遺事虛簡辭庶昂坐賊辭窮按得瑟瑟枕大如斗見雜志韋弇遇玉清之女持寶以贈出一枕似玉微微有紅紋如粟奇光炳然曰紅麩枕也見唐張續宣室志元和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如水晶中有樓臺之狀四方中有道士持香執簡循環不已謂之行道眞人其瓦木丹青衣服簪紱纖悉備具通瑩如水覩物見杜陽編周穆王時渠國貢火齊鏡廣三尺六寸暗中視如晝人向鏡中語則鏡中響應見拾遺

記高祖入咸陽宮得方鏡廣四尺九寸表裏有明入來照之影不倒見以手捧心可照見五藏歷然無疑見西京雜記隋王度有寶鏡歲疫令僕持鏡詣里有疾者照之即愈皆云龍吟持一月光彩被體清涼而愈見異聞集顧項高陽氏有畫影劍牆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赴指其方則魁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見拾遺記昆吾刀周穆王時西胡所獻切玉如泥見十洲記周昭王時塗修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雄孟夏取鵲翅爲扇一名條光一名反景見拾遺記內庫有一酒杯青色而紋如龜絲其薄如紙於杯足上有鏤金字名曰自暖杯七寶硯爐一所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於爐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王元寶家有龍皮扇子每暑月宴客

以此扇子置於坐前新水酒之則颯然風坐客有寒色隱士郭光有一拄杖色如采漆叩之則有聲每出處迥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丈之內岐王有玉鞍一面冬月用之雖天氣嚴寒此鞍在上坐如溫火之氣見開元天寶遺事魏后有瑪瑙榛容酒三升玉縫之人稱爲西域之鬼作撒馬罕兒即漢之罽賓國也進一杯名照世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見留青日札唐李濬紀物之異聞雷公璞辟塵犀絆煖金魚袋青龍皮郡陽王墓中自動墨研日中輭杖子龍腦香崑崙子元先生贈韋丹尙書鮫綃鏤白玉香毬幷玉璞子長三尺餘異竹簽長二百餘尺黃楊枕文有仙人乘龍形桃源洞中仙人棊子不生澀鐵腰帶韋穀尙書夢中所得輭羅纈巾西蜀織

成蘭亭圖賓國黃金衣筆管上鏤盧思道燕歌行拂菻國雖紫文瑪瑙如小合底寫國王貌蓋上小貌亦類之白玉劍長二尺餘共二十一事其二原板刓缺不具見松窗雜錄高祖初入咸陽宮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盤龍以口銜燈然則鱗甲皆動炳烱若列星有玉篋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隱相次吹息則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管見西京雜記宋余尚書靖慶厤中知桂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於林中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矣公遣人尋之聞其聲自一大柏本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後公弟命工解之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篴之像雖善畫不及也重以膠合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則不復有聲矣見逝齋閒覽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來朝善圍碁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楸玉碁局冷暖玉碁子蓋玉之蒼者如楸色其冷暖者冬煖夏冷見杜陽編餘杭萬氏有水盆徒一尋常瓦盆耳冬月以水沃之冰凝成花趺尊檀蕊皆如眞或時爲梅或時爲菊或時爲桃李以至牡丹芍藥諸名花皆交出之沃水之後隨其所變萬氏歲必一燕客觀冰花見辟寒錄歷城縣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膩光若滴叩之聲及百里北齊時移于都內使入擊之其聲杳絕卻令歸本寺叩之聲如故又荷諷有鐵鏡徑五寸餘鼻大如拳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不見別人影見酉陽雜俎吳臺城端門上二鼓初得於會稽雷門傳是越王舊物擊之聲聞洛陽後孫恩亂兵擊破中有二鶴沖天而去見宋朝事迹

前所紀奇器未備者今更續志其略南昌國貢紫磁盆可容大斛舉之輕若鴻毛晉中朝有銅澡盆夜有人叩與長樂鐘聲相應周益公必大有鶴飛琰注酒則鶴飛乾則就滅唐有青玉枕冬煖夏涼醉者睡之即醒夢者遊仙漢宣帝有西夷貢玉八角升水澆無暑火逼無寒唐有十二時盤隨時轉換物象子鼠換丑牛之類陳思王有鵲尾杓欲勸者呼之即指其人王蕭造銅鼠丸晝夜自轉南中有鳳貍杖用指貪獸自斃取食隨指如意徐鳳縮節杖如筆管二十年每年生一節後每年減一節北史魏孝武帝后重配元韶后有二玉鉢大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小相盛轉而不可出西域鬼作也唐文宗朝有十二玉棋子以按十二時字置水中逐時浮出不爽蘇威有日食鏡日食幾分則鏡面昏處如之唐有瑞英簾入在簾內影之則遍身有光豔異奪目揚光欣有玉龍腹中貯水瀉之有笙簧聲處士皇甫玄有一辟塵鍼以巾插鍼可令一身無塵試之者帶巾鍼躍馬塵中人馬無染一點令狐綯有鐵筯徑不及寸長四寸內取出一小卷日中視之乃九經並足其紙即蠟茆圖其文精妙莫述又傾其中有輕紬一疋長四丈稱之纔及半兩李適之酒器有舞仙杯有關捩酒滿則仙人起舞瑞香毬子浮山琖外元自誠有抵鵲盆色類珉夏月浸果果木皆寒冬月不凍唐有燧銅鏡向日則火生以艾就之則然王幼臨

造方丈鏡照見人馬有百里世有透光鏡以鏡承日光則鏡背銘二十字壁上了了分明李德裕得老叟獻巨桑洛匠刻爲二琵琶槽內生白鶴二羽翼嘴足巨細畢具隋末廣州好事僧有三寶一曰有軍闌亭一曰鐵如意色如水晶一曰神龜以銅爲之腹受一升以水貯之四足能行

宋張思訓斟酌張衡渾儀之制爲樓閣三層高丈餘中有輪軸關柱激水以輪以木偶人爲七直神左撼鈴右叩鍾中擊鼓以定刻數每一晝夜周而復始又作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卽自執辰牌循環而出至冬水凝則以水銀代之元順帝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水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

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縣鐘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過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魏明帝時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帝以問馬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各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鬬雞變巧百端元興隆笙制以楠木形如夾屏上銳而面平縷金雕綴枇杷實相孔雀竹木雲氣兩旁側立花板居背三之一中爲盧儋如笙之匏上豎紫竹管九十管端實以木蓮苞櫃外出小橛十五上豎小管管端實以銅杏葉下有座獅象遶之座上櫃前立花板一雕鍛如背板間山一皮風口用則設朱漆小架子於座前擊風囊於風口囊面如皮琵琶朱漆雜花有柄一人按小管一人鼓風囊則笙自隨調而鳴中統間回回國所進以竹爲笙有聲而無律玉宸樂院判官鄭秀乃考音律分定清濁增改如今制其在殿上者盾頭兩旁立刻木孔雀二飾以眞孔雀羽中設機每奏工三人一人鼓風囊一人按律一人運動其機則孔雀飛舞應節漢張衡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榜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樽振則龍發機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之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嘗一龍發機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證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咸服其妙又玄女記里鼓車黃帝指南車及周公欹器其法並已絕而馬鈞祖沖之燕肅之徒能追修之諸葛孔明木牛流馬祖沖之亦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以上皆極奇之器而今皆不傳

古之名香種種稱異若蟬蠶香（交趾所貢唐宮中呼曰瑞龍腦）茵墀香（西域獻漢武帝附之熏蒸辟魔）石葉香（魏文帝時服題國貢狀如雲母可以辟疫）百濯香（孫亮爲四姬合四蒸香衣數百濯不落因名）鳳髓香（唐穆宗藏其島出焚之祭禮）紫述香（述異記云又名麝香草）都夷

香（蘇鶚冥搜拾記云香像如荼蘼香出波斯國）荼蘼香（出昭明王時出波斯國）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香府藝圃中昌公帶主滿路）月支香（月支國進九月卿燒之振辟月支國里如）

靈香（十洲記云聚窟洲有樹數圍百洲里有樹）返魂香震檀香驚精香返生香（李夫人授此香人死屍燕身用此法）月麟香（女文號帝宮裝中春聚）辟寒香（以焚之塞可）

龍文香（漢武帝時外國進）千步香（南部所貢）九和香（三女擊銅玉珠爐焚曰之玉）九眞香（帝使）

香青水香沈水香（皆燕稼合中德物上飛）罽賓國香（上橫有故樓席聞之焚之狀）拘

勿頭華香（香拘勿頭國進數里）精祇香（出之塗辟鬼）飛氣香（人珠囊所燒曰真）

五枝香（上燒之九十日重）羯布羅香（西域記云樹如松色如冰雪）大象藏香（國因龍而）

（卻死香（月支國即一活香見五十名洲屍埋地下）千畝香（以逃異林名記香云）翻齊

香（出波斯國入樂治百）龜甲香（桂逃異記香之蓋云即）兜末香（王本草降淚焚武是帝香西）

也）沈光香（國洞燒冥之記有光像魂）沈榆香（封拾神道焚記之貢帝）蘅蕪香（帝漢夢武）

生則若燒一丸興大光如味如甘露）兜婆香牛頭旃檀香（出釋典）明庭香明天

發日香（出西域之去邪）必栗香（焚之去一切惡氣）揭車香（出香陀國）迷迭香

本草辟焚之去蛀）刀圭第一香（一唐昭宗日賜崔胤）曲水香（香盤曲水即像之）膽

嘴香（香之辟人死出焚）乳頭香（曹務光理得道州用求盆云務光易得佛州難求）助情香（安祿山宗）

合之力不之倦筋）夜酣香（帝迷樓所燭夢也）雀頭香（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雀頭香）伴月香（徐鍇）

月夜名之此坐焚）雞舌香（漢侍中刁存事又尚書郎合雞舌香奏事）安息香（出三佛齊國見酉陽雜）

亞溼香（出占城國）金顏香（出大食國）神精香一名荃蘼一名春蕪（波斯）

弋即前荃蘼香也其皮如絲可以爲布見洞冥記）沈光香明庭香金禪香塗魂香（封元）

中外國所獻見洞冥記）蓬萊香（即沈水香結未成者成狀如小口及大齒之）鵝鴦斑香思勞

香（出日南如乳香）橄欖香（狀如黑膠以上見桂海虞衡志）

東坡云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

桃笙以竹爲簟也梁簡文答湘東王獻簟書云五離九折出

桃枝之翠筠乃謂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

竹杖歌詩話云按唐萬年尉段公路北戶錄云瓊州紅藤簟

方言謂之笙或曰遼蔾亦曰行唐沈約奏彈歙令仲文秀恣

橫云令吏輸六尺笙四十領何東坡忘此邪又左太沖吳都

賦云桃笙象簟韜于筒中注云桃笙桃枝簟也吳人謂簟爲

笙劉夢得有詩云蕙風香塵尾月露濡桃笙

列子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三寶劍一曰含光二曰承影三曰

宵練楚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干將使作三寶劍一曰龍淵二

曰太阿三曰工市後漢肅宗賜尚書三人寶劍韓稜得楚龍

淵郅壽得蜀漢文陳寵得濟南椎成典論魏文帝爲三劍一

曰飛景二曰流彩三曰華鋌吳越春秋越區冶子作五劍一

曰純鈞一作鈞二曰湛盧三曰豪曹一作盤郢四曰魚腸五

曰巨闕古今注吳大帝六劍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

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史記索隱呼太康地理記天

下寶劍韓爲眾有曰棠谿曰墨陽曰合伯曰鄧師曰宛馮曰

龍淵曰太阿曰莫耶曰干將荀子古之良劍有曰桓公之蔥

曰太公之闕曰文王之錄曰莊周之胷曰閭閭曰干將曰莫

耶曰鉅闕曰辟閭一云越王得昆吾之金鑄八劍一曰掩日

二曰斷水三曰轉魄四曰懸翦五曰驚鯢六曰滅魂七曰卻

邪八曰眞剛

古人殿閣簷棱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諧官商元

微之詩爲啄風筝碎珠玉高駢有夜聽風筝詩云夜靜絃聲響碧空官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僧齊己有風琴引云按吳絲雖楚竹高託天風拂爲曲一一宮商在素空鸞鳴鳳語翹梧桐夜深天碧松風多孤窗寒夢驚流波愁魂傍枕不肯去翻疑住處鄰湘娥薰風聲盡金風發冷泛虛堂韻難歇常恐聽多耳漸煩清音不絕知音絕王半山有風琴詩云風鐵相敲固可鳴朔兵行夜口行營如何清世容高枕翻作幽窗枕上聲此乃簷下鐵馬也今名紙鳶曰風筝蓋鳶上有絲鞭因風成韻故名其無絲鞭者不得名筝也

不獨燧人氏上覩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而竹亦可以取火

石亦可以取火又以堅木鑽石亦可以生火古人以陽燧取火于日方諸取水于月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爇而爲火陽燧金也取金猛無緣者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燥艾承之有頃即焦吹之得火今亦不必用猛金也以水精大珠向日對照以草紙承其下一點透明紙焦煙起即得火矣則是方諸取水亦可以取火也一統志名曰朝霞大火珠在占城國出大如雞卵狀類水晶當午置日中以艾藉之火出是也

舜爲陶器迄於秦漢今河南土中有羽觴無色澤者即此類也陸龜蒙詩所謂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峰翠色來最爲諸窰之冠至吳越王有國日愈精臣庶不得通用謂之秘色即所謂柴窰也或云製器者姓或云柴世宗時始進御云宋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遂命汝州造青窰器北唐鄧耀州悉有之而汝爲冠處州之龍泉與建安之烏泥品最下政和間京師自置窰燒造曰官窰文色亞於汝價亦然鈞州稍具諸色光彩太露器極大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號邵局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窰模範極精油色瑩徹爲世所珍又宋時處州章生兄弟者皆作窰兄所作者視弟色稍白而斷紋多號白玻碎故曰哥窰我明有永樂窰宣德窰成化窰則皆純白或回青石青畫之或加綵色宣德之貴今與汝敵而永樂成化亦以次重矣秘色在當時已不可得所謂內窰亦未見有售者

斗筲斗十升漢志斗者聚升之量筲本作箱陳留曰飯帚宋魏曰箸筩一曰飯器以竹爲之今俗名竹飯器曰筲箕即簞食之類也

飲器韋昭以爲椑榼晉灼以爲虎子之屬顏師古曰匈奴以月氏王頭共飲血盟是飲酒之器也予意二字原出張騫其言匈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蓋胡人得帝王祭祀錄）榼虎子便溺之器故顏說爲是也近時人以貯酒之器謂之急須亦止爲一飲字訛之殊不知古人以溺器爲急須乃應急而須待之者反又不知其義也

鍛音減以鏤金飾馬首又曰鐵質金文曰鍛也東京賦金鍛鏤錫馬融廣成頌金瓌玉鍛詩云鈎膺鏤錫國語曰懷纓挾瓌皆指此今名馬鞍曰鏤銀事件當用此鍛字或作鍛非（佛經）

有莎但鈴之語他書罕用此婦飾曰瑛嵌生活當用此瓌字俗作廂非

高子謂禹之聲尙文王之聲蓋樂以聲言未辯其爲何樂而豐氏獨以鐘解之今攷追蠡追字卻回切音堆追琢其章蓋取雕琢之義而字書以爲治玉也周禮有追師掌追衝笄蓋衡笄皆玉飾註謂追猶治也夏后氏之冠曰毋追音牟堆註謂追猶椎也以其形言之又加手爲搥而追搥同義楊子所謂搥提仁義是也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爲鐘紐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蟲遂附會以爲鐘紐卽周禮之旋蟲何其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爲搥擊之追無疑又按蟲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卽贏勾東方朔以蟲測海者是也一虛戈切音騾卽海中大螺公輸般見蟲出頭

金陵叢書 附氏按印

潛以足畫之其蟲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卽疥病左傳爲其不疾瘯蟲是也一虛啟切音禮說文蟲齧木蟲是也若此蟲字當從虛啟切爲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搥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蟲齧之形也

綵器謂之西皮者世人誤以爲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馬鞦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馬鐙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綵器倣爲之事見因話錄

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鎗竹坡周少隱詩話云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鎗臥於苔爲綠所沈有將軍不好武之意此暮者之言也薛氏補遺云綠沈精鐵也引隋書文帝賜張淵綠沈之甲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沈爲竹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沈森杳冥雖少有據然亦非也予考之綠沈乃畫工色之名鄴中記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沈色或水蘭色或紫紺色或鬱金色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管見遺南史梁武帝西園食綠沈瓜是綠沈即西瓜皮色也梁簡文詩吳戈夏服箭驥馬綠沈弓虞世南詩綠沈明月絃劉劭趙都賦弩有黃間綠沈若如薛與趙之說鐵與竹豈可爲弓絃耶楊巨源詩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沈槍與杜少陵之句同皆謂以綠沈色爲漆飾鎗柄耳

近案聞略說木匠搮卯字引伊川語錄云枘鑿者搮卯也搮卯圓則圓搮卯方則方又引文選注簨如室新構而去其鑿契注鑿契簨也又引金史張中字制小舟不假膠漆而首尾

金陵叢書 附氏按印

相鉤帶謂之鼓子卯余按搮卯字當作簨牡簨字出考工記及文選注而漢書五行志所謂門牡者義取牝牡蓋枘者刻木端以入鑿有牡之象鑿者空其竅以受枘有牝之象簨牡二字古矣搮卯字蓋亦後人撰借爾

枘字從木從內考工記謂其鑿枘而合之宋玉九辯圓枘而方鑿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今舉子程文襲用枘鑿不相入彼此相效莫知其非也夫枘鑿本相入之物惟方枘圓鑿則不相入今去方圓字而曰枘鑿不相入不通文義矣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

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本此

後世問卜于神有器名杯珓者以兩蚌殼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至後人不專用蛤殼或以竹或以木略斲削使如蛤形中分爲二有仰有俯故亦名杯珓杯者言蛤蜊中空可以受盛其狀如杯也珓者本名爲教言神所告現於此之俯仰也後人見其質之爲木也則書以爲校字義山雜纂曰殢人擲校是也校亦音珓也今野廟之荒涼無資者止破厚竹根爲之俗呼竹下安教是也至廣韻効部所收則爲珓其說曰珓者杯珓也以玉爲之說文玉篇皆無珓字也按許氏說文作於後漢顧野王玉篇作於梁氏孫愐加字則在上元間而廣韻之成則在天寶十載然則自漢至梁皆未有此珓字知必出於後世意撰干祿書凡名俗字者皆此類也

江甯顧起元

諸志

今人看街坊雜戲場曰社夥蓋南宋遺風也宋之百戲皆以社名如雜劇曰緋綠社蹴毬曰齊雲社唱賺曰遏雲社行院曰翠錦社撮弄曰雲機社之類詳見武林舊事夥者說文多也方言凡物盛而多也或作社火言如火然一烘即過也宋之鼓板曰衙前一火和雇二火是也又逐賊被獲仝火見宋乾德詔中

弇州贈李釜文曰博物志云堯造圍棊丹朱善之彼王中郎之坐隱支道人之手談雅語也尹文子之喻音劉中壘之兵

決正語也杜夫子之裨聖教班蘭臺之象地則效天文通王道夸語也蓋孔子之謂賢於飽食終日者而已所謂小道可觀致遠恐泥者也乃若弈之有品啟自劉宋盛於泰始至宰相論評人主制決噫亦盛矣孟氏有言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又杜夫子在西京爲天下第一而吳錄稱嚴子卿棊與皇象書趙達數爲吳中八絕又抱朴子云嚴子卿馬綏明聖於棊者也然則四人者其最上品乎當漢末有馮翊山子道王九眞郭豐善弈曹太祖皆與爭能孟德既未瑣然諸君復遇敵手殆難乎上者矣晉氏之季王敬豫與濟陽江寗俱爲中興第一竊謂士大夫之第一猶之王僧虔之稱齊高帝書云爾而是時北燕羅騰字叔龍者究盡其妙獨步當時俄而北平樂鈔字少攜者出而與齊要之其猶在敬豫與寗上哉宋文既好此伎而羊玄保以賭得宣城郡士林豔之然其品第三不知誰當爲第一者吳郡褚膽七歲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坐從父崇期反累死何尙之特以絕藝爲請不得膽不死意者其膽乎湘東素亦偏嗜等於鯉鮒然爲品甚拙而受識甚闇是時用建安王休仁爲圍棊大中正品彭城王抗第一會稽褚思莊夏赤松次之抗神速思莊巧遲抗取勢赤松鬬子此所以小異也然是時魏有范甯兒偕使者李彪來一戰而勝王抗甯兒亦第一品也梁武帝素工弈弈在能品用湘東例命到溉朱异司其凡而沈約爲之序大抵宋之徐羨之羊玄保何尙之齊之蕭嶧子良柳世隆惲及溉异羅亦僅士

大夫錚錚者耳唐之弈以開元王積薪爲第一然所謂孤山老姥婦姑者當遠據其上又有待詔滑能品最高至爲上帝所取顧師言者不甚著記謂其在大中初行子至三十三著勝神頭國王一曰日本國王第所謂鎭神頭勢今尙在然則能與思言亦第一品也宋興繼積薪而品高者爲江右劉仲甫積薪之時有李憨角仲甫時有王憨子角然李憨見輕而王憨見忌最後三衢祝不疑高仲甫一道許河東晉士明高仲甫兩道許而劉氏之祖廢矣明興江陰相子先稱國手鄭人樓得達勝之又有一游僧亦勝之正德中宰揆之地如李文正東陽楊文襄一清喬莊簡宇諸公皆好弈而四明范洪重洪之後永嘉鮑一中重鮑生晚不及與洪角而格勝之文

襄呼鮑小友爲延譽江淮間而其郡李沖晚出遂與鮑雁行周源又晚出於李徐希聖又晚出於周惜早死皆駸駸角鮑者也此所謂永嘉派也婺汪曙不及鮑者一子程汝亮晚出勝之而亦蚤死此所謂徽派也顏倫善決局不差一道足跡徧天下無能當者而李釜時養晚出遂與之角倫護名不復肯應乃游吳中此所謂京師派也今後進中閩有陳生蔡生越有岑生揚有方生鼎立而蔡與岑尤張甚皆未可量也始永嘉守修郡志志伎藝曰鮑一中弈品第一李沖次之沖意不樂遂罷不復志而最後沖且老矣與釜戰大敗數避匿程汝亮之過釜一再北遂爲勁敵云

弇州又有云問段柯古所載鳩摩羅什爲人弈起子空處皆作龍鳳形信乎曰其人弈品下至八九道或可誘而成耳不然什公亦姑幻障人耳目無是理也問顧思言三十三著而勝神頭王信乎曰一說日本王也弈至三十三著而決勝所謂通神者也其猶在坐照上乎師言於品不登第一而攻之史古未有神頭國而日本王由來不入朝將無好事者爲此勢以附會其說乎未可必也問孤山老姥之說信乎曰或有之然非積薪自神也好事者假神而抑積薪之語也所謂指示以攻守劫殺之方甚略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其抑積薪可見也問一行於張燕公宅見積薪弈遂與之爲敵且曰念貧道四句乘除語人人盡爲國手信乎曰有之一行神於數者也神於數則可以觸類其曰四語乘除人人國手非也問

陸子靜一悟河圖數而勝國手信乎曰其徒假一行事而神其師之語也子靜弈品甚下今不覩其遺文若葛藤而胡以能悟也問范甯兒之勝王抗信乎曰有之抗重而甯微也甯兒以有心待抗而抗以無心待甯兒猶之乎司馬仲達之於孔明也且此一局耳未可定也問滑能之事信乎曰能暴死耳弈者之神其說也是天人者勝能而何又假能也問王質爛柯之說信乎曰不然也堯至今三千六百年耳度不能十局也則爲神仙者曷壽焉問劉仲甫之高王積薪兩道也祝不疑之高仲甫一道也晉士明之高仲甫兩道也信乎曰果爾則積薪而上有四道矣仲甫之高積薪也其持論也自爲高者也不疑士明之高仲甫也乘瑕者也二子用壯而仲甫用衰也問王粲陸瓊之覆局信乎高品哉曰惟仲甫與顏倫亦能之此善記者也非與於品者也問孟堅之有旨也應璩之有勢也馬融曹攄王粲劉桢蔡洪粲宣之有賦也李尤之有銘也高品哉曰唯永嘉林生有集焉而品第五也此工於文者也非與於品者也

聲譜云陸博采名也魏陳思王曹子建製雙陸局置骰子二至唐末有葉子之戲未知誰置遂加骰子至于六按世本烏曹始置六博之戲乃行十二棋者博物志老子度函谷關置樗蒲戲俱曰博李氏資暇錄按諸家子書骰子合作投子投擲之義今作骰子字非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博者欲大投裴駰注云投投子也乃投擲之義是樗蒲虞雉犢曰五本骰子

也潘氏記開譚曰骰子飾四以朱者因玄宗與貴妃采戰將北唯重四可轉敗爲勝上擲而連呼叱之骰子宛轉良久而成重四上大悅命將軍高力士賜四緋也

蹴踘黃帝蹴兵勢所以練武士西京雜記云漢元帝好蹴踘以蹴踘爲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爲彈棊之戲予觀彈棊絕不類蹴踘頗與擊鞠相近疑是傳寫誤耳唐薛嵩好蹴踘劉鋼勸止之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歡此亦擊鞠唐書誤述爲蹴踘彈棊今人罕爲之有譜一卷蓋唐人所爲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隆起今大名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也老學庵筆記言大名龍興寺有魏宮玉石彈棊局上有黃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

禁中李商隱詩曰玉作彈棊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曰彈棊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敍棊用二十四棊者即此戲也漢書注云兩人對局白黑子各六枚與子厚所記小異如弈棊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黑白棊各百五十亦與後世法不同也又按世說云彈棊始自魏宮內裝器戲也文帝於此伎亦特妙用手巾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著葛巾拂棊妙踰於帝與雜記所記不同按丁廙賦云粉石霧散六師列陳跡行五首左右相親成列告誓三令五申事中軍政言合禮文號令既通兵棊啟路運若廻飈疾似飛兔前中卻儕賈其餘怒風馳火燎令牟取五與前說互相發明然其制竟不可考定也又梁元帝謝東宮賚彈棊局啓云蓮花未易玉屑不工緣邊之法應遵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此又似言其形勢

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爲局截木爲棊收象元一分而爲二立太極之正統班五常之列位剛柔異而作配趨舍同而從類或盤紆詰曲連延絡繹或間不容髮舍棊則獲圍成未合驕棊先出九道並列專都獨舉見東晉李尤賦又有夾食二人黃黑各十七棊橫列于前第四道上甲乙迭推二棊夾一爲食見藝經又悁悶先布本位以十二時相從文曰同有文章虎不如龍豕者何爲來入兔宮王孫畫卜乃造黃鍾犬往就馬非類相從羊奔蛇穴牛入鷄籠亦見藝經又

儒棊後魏侍中游肇性謙不競造儒棊其法知一禮二仁三義四信五信下白黑半方五分長寸善六敬七德八忠九順十方局尺五周道四十其用三十六四維之道通數而棊謙退爲上見後魏書格五吾丘壽王以格五召待詔孟康曰乘五閑不得故曰格五也見漢書象戲周武帝造見藝文類聚雙融局取一道人行五棊見賓暇錄按後魏李郡序洛陽丘阿奴工握槊蓋胡中之戲胡王有弟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亦似曹子建所作之義或謂之雙陸即今之胡雙陸也宣武以後大盛於時又齊武成皇后與和士開握槊爾朱世隆與宋山擲握槊忽聞欻然嘆聲一局盡倒

古今藝術圖云北方戎狄愛習輕趫之能每至寒食時爲之中國女子學之乃以綵繩懸樓立架謂之鞦韆

鼓舞木熙見淮南子水嬉見琴操角觝武帝作見漢書意錢見後漢梁統傳拔河小兒拽索對挽之見金坡遺事唐梯弄梯戲也見宛委編繩技見劍俠傳

唐人詩中往往有紀當時戲劇如弄鉢頭張祜詩曰兩邊角子羊門裏猶學容兒弄鉢頭長竿張祜詩曰傾城人看長竿出一技初成趙解愁劉晏詩惟有長竿妙入神梡舞張祜詩曰揭手便拈金梡舞上皇驚笑悖拏兒熱戲祜詩熱戲爭心劇火燒銅槌暗執不相饒弄老人顧況詩此生不復爲年少今日從他弄老人弄卻翁伯虛綸詩何須更看卻翁伯卽我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身如此人簸錢王建詩暫向玉花階上坐簸錢贏得兩三籌官棊王建詩官棊布局不依經黑白分明子數停巡收張籍詩趂行移手巡收盡數數看誰得最多弄參軍薛能詩此日楊花初似雪女兒弦管弄參軍弄化生薛能詩芙蓉殿上中元日水抽銀盆弄化生弄猢猻羅隱詩何如買取猢猻弄一笑君王便著緋

辛氏三秦記曰漢昭帝母藏弋手拳而有國色武帝寵之藏鉤此始也

荊楚記有端午四民鬬百草之言劉禹錫詩曰若共吳王鬬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則知起於吳王與西施也

尙書故實云京國街陌中有以二刺蝟對打令者旣合節奏又中章程

逦背戲柳子厚詩云玉盤滴瀝黃金鍍皎如文鼉麗秋天八方定位開神卦六甲離離齊上下投變轉動玄機卑星流霞破相參差四分五裂勢未已出有入無誰能知乍驚散漫無處所須臾羅列已如故據詩似博棊之類狀如逦背因以爲名也

今人以雙陸子色高爲勝王建宮詞有云分明閑坐賭櫻桃休卻投壺玉腕勞各把沈香雙陸子局中鬬壘阿誰高知此戲從來久矣

郝沖上官儀虞譚法各有投壺經張承賦有投壺圖卜恕有投壺新律司馬光有投壺新格王趨有投壺禮格劉仁敏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傾壺集徐泓王子沖沈敞及晉趙王倉人馬朗各有棊勢梁武有棊評柳惲有天監棊品范汪有圍棊九品序錄章斑有棊圖有弈棊經有棊經要略劉仲甫有忘憂集張學士有棊經唐績有棊圖徐鉉有棊圖義例有棊勢楊希琛有四聲角圖宋太宗有棊圖邵綱有博塞經魏文帝有皇博經鮑宏有小博經隋煬帝有二儀博經呂才有大博經董叔經有博經周武帝王褒何妥有象經王裕有注象經尹洙晁補之有象戲格司馬光有古局象棊圖盧還京有樗蒲經王子京有樗蒲經唐李翺有五木經梁翼有彈棊經魏丁廙有彈棊賦徐廣有彈棊譜張柬之有彈棊經王子京有彈棊圖有雙陸格張直佐有打毬儀注查同章有打毬要略唐李郃有骰子彩

選格宋劉蒙叟有彩選格有尋仙彩選楊億有文班彩選格趙明遠有皇宋進士彩選尹洙張訪有宋朝文武彩選王愼修有宣和彩選洪濛子有選仙格又有選佛圖僞唐李後主妃周氏有聚蒙小葉子格有偏金葉子格有小葉子例劉蒙叟有葉子格謝景初宋廸有打馬格李易安有打馬圖朱河有除紅譜顧若溪有牌譜袁太沖有賜陣篇通志又有趙昌言提臥塑人格曹氏彈蒲滿席歡又有旋棊格謀戲格鈞鰲圖琛珠局格金龍戲格玉燭詩款飲集改令式鼎歡格角力記

古有戲爲名者荀悅邦都也乳虎甯成也香尉漢雍仲也井底蛙公孫述也大耳兒呂布謂漢昭烈也伏櫪鄧艾也隱鵠陸雲也癡虎魏許禧也搏參軍短主簿郗超王詢也十錢主簿元慶也驚蛺蝶魏收也妳母何承天也鼈奴宋武帝也筆公尖頭奴魏杜弼也黃頷小兒崔悛謂齊文襄也入鐵主簿長鬚公又齊鬚公魏許惇也癩兒刺史後魏瀛州刺史崔暹也餓彪將軍魏元暉也饑鷹侍中魏盧昶也被瞎刺史宋登州刺史垣閎也黑面僕射元魏元欽也赤牛中尉元魏元仲景也賭虎魏谷楷也臥虎魏李崇也黃瓢少師桃弓僕射齊郭祚也細眼奴文中子謂房玄齡也羊鼻公唐魏徵也鬼婆武后也人猫李義府也喜鵲竇申也斗酒學士唐待詔門下省王績也銅山大賊李義府也呼酸節度使唐李景略也捉船使君唐末橫州刺史郭氏也四明遂老賀知章也多田翁

盧從愿也肉腰刀李林甫也又索圖雞亦李林甫也紫袍主事唐韋君素也不利市秀才唐相國夏侯孜也僞荆卿唐甄戈任俠也酒可郎唐節度使王詔鼎也補脣先生方干也醉部落唐倪若水也地藏菩薩唐史思明呼李光弼也人頭羅刹唐御史李全交也亦號鬼面夜叉沒字碑唐趙崇也伏獵侍郎唐戶部侍郎蕭炅也侏儒郎中唐兵部侍郎常愼也金牛御史嚴昇期也四其御史唐鄭洪綱也斷窗舍人唐楊炤也縮蓋御史唐御史侯思正也美唐博士唐楊燎也判詩博士王仁谷也伴食宰相盧懷愼也癡宰相楊再思也拗木枕指大唐仇士良謂學士崔愼由也盲驢宰相王及善也盲宰相闕播也足穀翁唐相韋宙也麻膏宰相崔胤也粥飯僧五代李愚爲宰相無所事事也僂鑼兒漢劉銖謂李棄也曲子相公晉和凝也軟餅中丞蜀韋蟾也風月主人蜀歐陽彬也酒囊飯袋五代馬氏子也邊和尚南唐邊鎬也瘦相王欽若也鶴相丁謂也媼相童貫也三旨宰相王珪也猢猻待制王黼子閎孚也九子母夫錢穆父也風流骸骨王梅運句也浪子宰相李邦彥也

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肉譜虞世南改爲人物志婁師德長大面貌異於衆又病足張元一目爲失轍方相又曰衛靈公言衛護靈柩亦方相也唐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魏光乘好題目人姚元

之長大行且速號趁蛇鵲王旭短而黑醜號煙蒸木棍楊仲嗣躁急號熱鐵上猢猻張元一目蘇味道爲九月得霜鴈王方慶如十月被凍蠅又張鷟號青錢學士以其萬選萬中時有明經董茵舉九上不第號白蠟明經蔣凝侍郎亦有人物時號水月觀音唐陸慎言妻慎言宰尉氏政不在己吏民語曰胭脂虎宋哲宗朝謝悰試賢良方正賜進士出身悰謝免云勅命未敢祗受乃以抵爲祗以授爲受劉安世奏曰唐有伏獵侍郎今有抵授賢良又荆州每歲解舉人多不成名號天荒解劉蛻以荆解及第後號破天荒又楊存中人號爲髯闊以其多髯而好逢迎也

袁利見爲性頑癡方棠謂袁生已封三鹿郡公見幽燕記

唐末喬子曠詩喜用僻事人號狐穴詩人

唐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裏行爲合口椒最有毒監察爲開口椒毒微歇殿中爲蘿蔔侍御史爲脆梨漸有佳味

石晉後主詞以天爲碧翁翁見清異錄

散樂謂天爲崔公見教坊記

隋煬帝常泛舟忽陰風頗緊歎曰此風可謂跋扈將軍

汴老圃紀生一鉗芪三十口病篤呼子孫戒曰此二十畝地便是青銅海也

金樓子有士人把書卽睡梁人因呼爲黃妳

孫樵謂史書曰墨兵見羣玉集

時戢爲青陽丞潔己勤民肉味不知日市豆腐數個邑人呼豆腐爲小宰羊

唐陳喬蒸肫曰此糟糠氏面目殊乖而風味不淺

當塗一種酒麴皆發散藥見風卽消既不久醉又無腹滯之患人號曰快活湯士大夫呼爲君子觴

虢國夫人懸鹿腸於梁上注酒腸中結其端欲飲則解開注于杯中號聖酒將軍見酒中玄

世說桓溫主簿善別酒好者爲青州從事惡者爲平原督郵

青州齊郡謂到臍下平原有鬲縣言在鬲上住也

劉跋字斯立命酒爲玉友仍爲作傳

王世充僭號謂羣臣曰萬幾殷繁所以輔朕和氣者唯酒功宜封天祿大夫

唐穆宗臨芳殿賞櫻桃進西涼州蒲桃酒帝曰飲此頓覺四體醇和眞太平君子

唐末馮翊城外酒家門上書有含春王三字酒也

彭城王勰呼茗爲酪奴

湯悅有森伯頌蓋茶也

胡嶠飲茶詩中聯云沾牙舊姓餘甘氏破睡當封不夜侯

孫樵送茶與人書云晚甘侯十五人遣侍齊閣

拊掌錄宋纘甯後茶禁日嚴人目茶爲草大盡

宣室志上于芙蓉園獲晉時宜春苑中白鹿角際有銅牌字之曰山客

北史齊後主以馬爲逍遙郡君

吉祥座杜重威馬也肉胡牀景延廣馬也

五代劉旻呼黃騮馬爲自在將軍

哥舒翰馬曰赤將軍見馬癖記

宋袁淑俳諧集有盧山公九錫文指驢也

天成中以牛者耕之本殺禁甚嚴有盜私販不敢顯其名宛稱曰革餌亦猶李甘家號甘子爲金輪觀又楊虞卿家號魚爲水花羊陸象先家號象爲鈍公子李栖筠家號犀爲獨筯牛又石虎時號虎爲黃猛朱全忠時號鐘爲太聖銅俱以避諱故也

倦游錄廣南人食鼠謂之家鹿

唐末劉訓賞花繫水牛數百在前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三國典略齊高緯以波斯狗爲赤虎儀同

唐拱州有人畜豬致富號豬爲烏金見朝野僉載

唐昭宗賜弄猴號孫供奉

東坡詩謂猨爲黑衣郎

高緯號鷹爲淩霄郡君

詩疏謂鶴爲皁君

漢武外紀廣南進白鸚鵡呼爲雪衣女

茅君傳稱鶴爲九轉還丹使

方言鵝一名女匠

樹萱錄呼鷺爲碧繼翁東坡呼鷺爲雪衣兒

李昉謂鶴爲仙客鸚鵡爲隴客白鵬爲閑客鷺爲雪客孔雀爲南客

僧家謂鷄爲鑽籬菜

唐御史臺記張昌宗族叔爲太學博士畜一鷄呼爲勃公子

禮部郎康凝畏妻有聲妻嘗病求烏鴉作藥而積雪未消難以網捕妻大怒欲加捶楚凝畏懼涉泥出郊用粒引致之僅獲一枚同省劉尚賓戲之曰聖人以鳳凰來俟爲瑞君獲此免禍可謂黑鳳凰矣

御史符昭遠常曰鴨頗類乎鵝但足短耳宜謂減足鵝

雀多在殿閣鴟尾及人家屋獸窠故或有呼瓦亭仙者

李正己被囚執夢云青雀即報喜也是旦果有羣雀啁啾色皆青蒼至今李族居淄青者呼雀爲青喜

章貢小蒙川蘇氏山林中多鳩賓客滿坐悉娶飫一網數十百咄嗟可具故其黨戲之曰此君家肉寄生也

雉一名九苞奴謂其有文無德眞鳳凰之奴隸耳然雉何言無德其性耿介處不溷域

開元遺事明皇宮中養鴿號曰半天嬌

天寶遺事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鶻上甚愛之每獵置于駕前帝目之爲決雲兒

明皇封鸚鵡爲綠衣使者

陶穀曰膃肭臍不可常得野雀久食積功固亦峻緊蓋家常膃肭臍

鄭遨隱居有高士問何以閱日對曰不注目於婆娑兒即側

耳於鼓吹長謂玩鷗而聽蛙也

臨川李善甯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略不搆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翠處分拖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指蝸牛也

本草綱目謂樗雞爲紅娘子蕉青爲青娘子蜣螂爲夜遊將軍

溫庭筠嘗得一句云蜜官金蠟使久之又聯其下曰花賦玉腰奴道蜂蜨也

酉陽雜俎謂蜂爲孔昇翁

國憲家猷謂蟄曰裙襦大夫烏衣閉國侯

唐故宮池中有一六目龜或出曝背人見其甲上有刻字微

金曰平福公卜君靈

雲仙雜記謂龜曰先知君

京洛白鑑甚住烹治罕有得法者周寺人楊承祿造脫骨獨爲魁冠禁中時亦宣索承祿進之文其名曰輭燈雪八龍

抱朴子謂蟹爲無腸公子

俗家謂魚爲水梭花

梁章琳作鮰表曰伏覩除書以臣爲糝缶將軍油蒸校尉臘州刺史

蒜五代中呼麝香草

杜頤不可無韭人惡其噉候其僕市還潛取棄之怒罵曰奴狗安得去此束金也

貧家以蔊茹爲纏齒羊

孫公談圃謂芡爲水硫黃

東坡詩謂筍爲玉版師

樊宗師圃記謂栢曰蒼官竹曰青士

張敏叔祠部有名花十客姚伯聲得三十客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蘭爲幽客桃爲妖客杏爲豔客蓮爲溪客木犀爲嚴客海棠爲猖客躑躅爲山客梨爲澹客瑞香爲閒客菊爲壽客木芙蓉爲醉客酴醾爲才客臘梅爲寒客瓊花爲仙客素馨爲韻客丁香爲情客葵爲忠客含笑爲侯客楊花爲狂客玫瑰爲刺客月季爲癡客木槿爲時客安石榴爲村客鼓子花爲田客棣棠爲俗客曼陀羅爲惡客孤燈爲窮客棠梨爲

鬼客

江南以蘭爲香祖

女紅餘志南華封蘭爲世愛君竹爲戶牖君梅爲寄春君

懷素居零陵庵東郊植芭蕉根帶幾萬取葉代紙而書號其所曰綠天庵

方鎔隱天門山以樓欄葉拂書號曰無塵子見高士春秋

國憲家猷謂蘆爲蕭寒郡假節侯

酉陽雜俎謂蓮爲湖目

蔡君謨詩以荔枝爲絳衣仙子

天寶年內中柑樹結實帝日與貴妃賞玩呼爲瑞聖奴

建業園丁稙枇杷者矜其色曰鵝兒種梨者詫其味曰蜜父

後唐苑中環桃實特異莊宗曰昔人以橘爲千頭木奴此不爲餘甘尉乎

陸展郎中見楊梅歎是日精見常奉眞湘潭記

清洽眞君外訣枸杞號爲三清受其苗爲換骨菜

吳茱萸艾葉川椒杜仲乾木瓜木鱉肉瓦上松花尼信之名曰鍊骨湯仙家謂之水炙

仙書以茱萸爲辟邪翁菊花爲延壽客

椒又名扁鵲鈴蜀產者上業爲木故青皮屬火故赤花應土故黃膜垂金故白子附水故黑五行全足草中大丹服餌家重之

海錄云天狗人參也天猪菖蒲也天牛雌黃也天羊雄黃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鼠防風也日精雲母也地髓地黃也道人頭蒼耳也秋子茱萸也山精术也兔絲兔絲子也史系云胡王使者羌活也

小說市語國老甘草也酉陽雜俎丹山魂雄黃也青要女空青也

清異錄云苾蒻清本良於醫藥數百品各以角貼所題名字詭異其源出于天成中進士侯甯極戲造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假君子（蒼朮）昌明童子（川烏頭）淡伯（厚朴）木叔（胡椒）雪眉同氣（白豆蔻）含丸使者（椒）鹹毒仙（預知子）貴老（陳皮）遠秀卿（沈香）化米先生（麴神）九日三官（吳茱萸）儀叟（硫黃）三閭小玉（白芷）中黃節士（麻黃）時美中（薑蘿）導河掾（木猪苓）嗽神（五味子）曲方氏（防風）削腎中尉（三棱中作）白天壽　洞庭奴隸（枳殼）黃英石（檀香）綠劍眞人（蒼朮）魏去疾（阿魏）禹孫（澤瀉）蕊簫尊師（鉤藤）風稜御史（史君子）雪如來（白蓋）風味團頭（椿）郝肺侯（款花）骨鯁元君（蓽茇）苦督郵（黃本）調睡參軍（酸棗仁）黑司命（從容）知微老（白薇）太清尊者（朴硝）既濟公（升麻）洽翠金剛（石南葉）脫桃嬰兒（桃仁）澀翁（訶子）抱靈居士（香附子）隨湯給事中（甘草）斜枝大夫（甘草）野父（白酒）建陽八座（蛇床子）玄房仲長統（皁莢）蕊生藥王（覆盆子）仁裏（川楝子）石仲甯（石決明）命門錄事（安息香）隱上座（郁李仁）水狀元（蘇葉）飛風遣者（牙硝）帝霄（蘇合香）畢和尚（茄）金山力士（自然銅）麝男（甘松）冰喉尉（硼砂）草東林（大腹皮）腎曹都尉（巴戟）壽祖（仙茅）玲瓏霍去病（藿香）干眼油（人參）延年卷雪（桑白皮）水銀騰（粉霜）黃香影子（胡桃子）六亭剂（五味子）顯明犯（阿膠）出樣珊瑚（木通）中央粉（黃蒲）猪帝（何首烏）支解香（丁香）洗瘴丹（檳榔）海腊（鱟）水磨橄欖（金鈴子）無名印（地榆）無憂扇（枇杷葉）鬼木串（槐角）黑煞星（皮硝）續命筒（乾漆）燈龍古血（夜明砂）羽化魁（五加皮）清涼種（藿香）度厄錢（翹連）湯主（茱萸）聖龍鬆（麥麩）翻胃木（山茱萸）醒心杖（遠志）王皇瓜（馬鈴）偷密珊瑚（甘草）德兒（杏仁）混沌螟蛉（牡蠣）永嘉聖脯（乾薑）紅心石（赤石脂）藥水（五倍子）靜風尾（荊芥）正坐丹砂（附子）迎陽子（瑰絲子）山居（黃蘗）脾家瑞氣（肉豆蔻）甜面淳于（張陀）別骨香（青皮）痰宮勞歷（半夏）玉盧飯（胡麻）鎖眉根（參苦）黑龍衣（甲煎）小帝青（青鹽）百辣雲（美生）縷帶米（麥麩）半夏精（天南星）夜金（黃蜡）沙田髓（黃精）無聲虎（大黃）小昌明（萆薢）草兵（巴豆）巢煙九助（烏梅）百子堂（草果）皺而還丹（人參）號珀孫（松脂）賊參（丈齊）不死麵（口口）火泉（竹瀝）比目（口口）沈香（烏藥）陸續丸（覆盆子荊）地白（瓜蔞根）天豆（破紙）滴膽芝（黃連）新羅白肉（白附子）痕香嬌（丁香）破關符（蓬莪）玉絲皮（杜仲一作王孫友）血櫃（牡丹皮）川元蠶（黃耆一作元）九女春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百藥綿（貢者）英華庫（金智）通天柱杖（牛膝）赤天佩（貢姜）丹田霖雨（巴戟）
百丈鬢（石斛）飛天蓋（花蕊復）安神隊仗（冬麥門）鄲芝（天麻）錦繡根（秦艽）草
魚目（仁蠶豆）茅君寶篋（荇菜）尉陀生（柱）鍊形松子（柏子仁）蘆頭豹子
丑寶（牛膝貢）肌裹屏風（艾）九畹菜（澤蘭）女二天（當歸）天通綠（木香）旱水
晶鵝（歸鵝）還元大品（地黃）兩平章（光活）死冰（白僵）一寸樓臺（蜂巢）三尺鑾
無情手（胡桃）拔萃圓（蓮香）綠鬢姜（細辛）笑靨金（菊花）走根梅（乾葛）八月
珠（茴香）銀條德星（山藥）埋光烏藥（姜良）椹聖（畢澄）破軍殺（大戟）吉祥杵（桔梗）
金母蛻（鬱金）線子檀（芽香）良醫匕首產家大器（秦艽）滴金卵（延胡）鬼
丹（覆盆作苓兒）宜州樣子（白豆蔻）瓦壠班（貝母）孝梗（知母）萬金茸（紫菀）秦尖
頭天蔓（商陸）厥臣（卷柏）五福樹（白歛）保生藁（藁本）狨奴（狗脊）蒜腦藷（百合）
備身弩（花苑）

鄱訣射策第一再拜其筆曰龍須友使我至此見龍須志
文嵩封筆爲管城侯墨爲松滋侯楮爲好畤侯研爲即墨侯
薛稷爲筆封九錫拜墨曹都統黑水郡王兼毛州刺史爲墨
封九錫拜爲燕督護玄香太守兼亳州諸郡平章事又爲紙
封九錫拜楮國公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界道中郎將又爲
研封九錫拜離石鄉侯使持節即墨軍事長史兼鐵面尚書
見雲仙雜記
開元中後宮繁眾侍御寢者難於定之集宮嬪用骰子擲最
勝一人乃得
號骰子爲剉角媒人
拊掌錄弈者多廢事故入目棋杯爲木野狐

溺曰房中弱水見於道書溺器曰夜豬見清異錄
光濟叟燭也握君如意也火寸取燈也見清異錄
歐陽通善飾文房命貝光曰發光地菩薩界尺曰由準氏筆
曰畦宗郎君裁刀曰治書奴
司空說鏡爲容成侯又曰壽光侯見物名要覽
韓退之革華傳以靴爲下邳侯
王僧虔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僧虔曰卻老先生至
矣見南康記

江甯顧起元

食憲

麴酒母也一曰酒教也揚雄方言麴音哭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曰麴糾音牟大麥麴也晉之舊都呼糾曰麴麴音干入齊右河濟曰麴麴小麥麴北鄙曰䴷麴又䴷音卑細麥麴也䴷音蓋有衣麴也今天下通呼麴不聞有此數名也

說文曰醁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也酎三重酒也醨薄酒也醑首酒也昔人謂酒爲歡伯其義見易林蓋其可愛無貴賤賢不肖華夏夷戎共甘而樂之故其稱謂亦廣造作謂之釀亦曰釀賣之爲沽當肆曰壚醴酸醇酒曰醽酒之酒曰醥白酒曰醝厚酒曰醲甚白曰醙相飲曰配相強曰浮飲盡曰酳使酒曰酬甚亂曰酒飲而面赤曰酡病酒曰醒主人進酒於客曰酬客酌主人曰酢酌而無酬酢曰醮合錢共飲曰醵賜民共飲曰酺醉而怒曰㕚美酒曰祿會聚飲食曰酺酺之爲言哺也以食曰餔以飲曰酺詩曰以開百室鄭氏箋曰百室出必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周禮族師祭酺注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田有蝗螟廢有馬瘟皆祭之祭畢而合飲遂名爲酺也校人冬祭馬步杜子春云步即酺也則其音當爲步也春秋緯云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後世酺祭廢而羣飲有禁漢世有賜酺之典

歷代釀酒名家禹醉令酒見無上祕要夏時儀狄造旨酒而少康酒色之春秋時有秬漿酒漢時西京有金漿醪晉時阮籍有齊雲清露杭新城有秋露白處州有金盤露劉拾遺家造玉露春宋德隆造酒名月波曹湜有酒名介壽曹晟名酒曰保平宋劉后有酒名玉映秦檜造酒名表勁滔州燒酒名珍珠紅宋時有酒名銀光相州有酒名碎玉宋開封有酒名瑤泉玉師約有酒名瑤源劉后有酒名瑤池東坡有酒名雜浮春范至能釀酒於成都用八桂法名萬里春其洞庭春留都春十洲春海岳春皆宋時酒也梁簡文有酒名鳧花裴度用鱉腦凝結刻小魚兒狀每沸酒一杯投一魚於中名曰魚兒酒廣南有香蛇酒道士楊世昌造蜜酒西涼州造葡萄酒蒲玉有蘭香酒漢武時有蘭生酒蔡攸造棣花酒陸士衡有松醪廣西有風藤酒又有椰子酒淮南有菉豆酒名曰綠珠香波黃州有壓茅柴孫思邈造酴酥酒段成式有造醴酴法爲湘東美品琵琶記云銀海瓊洲泛醽醁是也唐魏徵家有酒名醽醁翠濤十年不敗宋高后有酒名香泉坡詩云莫辭白酒瀉香泉胡僧來陀花造酒名曰三勒漿一名打辣酥北僧名酒曰般若湯華言不惹也晉張華有九醞酒以三徹漬麴糵所成神異經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開運中賜酒有丑未觴用雍酥羊髓置煖酒中飲之又光祿大夫韋炳以粱奉常

和泉病於甘劉拾遺玉露病於辛皇甫別駕慶雲春病於醪乃取三家酒攪合澄箸飲之遂爲雍都第一名藝宮集大成以上諸酒美矣未若瀛洲有玉膏泉如酒飲之長生又神仙日飲天酒一斗爲最上至味也

名酒最古者關中之桑落水經註蒲坂劉白墮所造成於桑落之候反語謂之索郎後史補云河中桑落坊水所造也魏書汝南王元悅以桑落酒餉元乂極其媚諛庾信索酒詩有蒲城桑落酒杜甫詩坐開桑落酒張謂詩亦云不醉郎中桑落酒教人無奈別離何

前酒名未備今更疏之漢名酒又有柘漿隋煬帝得法於胡人造酒曰玉薤唐名酒有瓊花露薔薇露拋青春燒春麴米春金陵春竹葉春梨花春洞庭春蓬萊春海嶽春錦波浮玉春風光春土窟春石凍春富水郫筒若下新豐蘭陵宜城博羅溢水靈溪象洞曲阿又乾和五酸宜城之九醞河東之桑落西涼之葡萄蒼梧之竹葉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之郎官清河漢之三勒漿宋名酒有玉井秋香向恭伯曰鄱林秋露段子新曰黃嬌范子元曰尊綠香易穀夫曰蠶中雲胡長文曰清無底金盤露桃花雨范至能曰雲露楊萬里曰桂子香冷冽香又南岳魏夫人飲王子喬以瓊蘇綠酒醉鄉日月記有琬液漢大官有捫馬酒又中山酒醉千日而醒桂陽程鄉酒行千里始醉又宋南渡御庫有流香三省繳賞庫有碧香殿司有鳳泉祠祭有玉練槌京醞有雪醅珠泉海閶有玉醅

建康有秦淮春嚴州有藩酒泉常州有金斗泉蘭谿有穀漢春楊郡王有紫金泉其它以堂名若白原宰州冰堂酒有美堂酒之類未能備載也

外夷之酒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釀酒味醇飲一合三日不醒大宛國有蒲桃酒車師國無論國亦有蒲桃酒粟弋國蒲桃酒獨美其地水美故也烏孫國有青田核酒烏桓有東牆酒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熟訶陵國有椰樹花酒波斯拂菻有肉汁酒北虜有馬湩酒南蠻有檳榔酒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採花汁爲酒扶南國有椰漿又有甘蔗土瓜根酒辰溪蠻有鈎藤酒赤土國有甘蔗酒蘇祿國有蔗酒高麗國有林虛漿眞臘國有蜜糖酒朋牙四酒以樹葉爲之有包稜角酒包稜角米也有糖鑑酒有菱漿酒菱葉所成見元周達觀風土記美人酒於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一宿而成波斯有三勒漿酒南荒有女酒女數歲釀糟置壺於水中候女嫁決水取之味甚美拘樓國有仙漿酒醉十日而醒伽盧國亦有椰子酒莆家龍國以椰子搥水漿爲酒國朝四夷酒以暹羅爲第一

猶以薄荷爲酒鷄以蜈蚣爲酒鳩以桑椹爲酒虎以狗爲酒蛇以茱萸爲酒謂食之而醉也南中人以檳榔爲茶亦當以檳榔爲酒蓋宋人有云檳榔四德醉能使之醒醒能使之醉飢能使之飽飽能使之飢

今人名醞之漓薄者爲魯酒則以爲出莊子魯酒薄而邯鄲

圉之義不知其所謂蓋古也昔者魯人不能爲酒惟中山之人善釀酒之美者醉人至千日焉魯人求其方不得有仕於中山者至酒家取其糟歸以魯水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信一日中山之酒主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斯予之糟液也奚其酒

酒之種多矣有以綠爲貴者白樂天傾如竹葉盈樽綠是也有以黃爲貴者老杜鵝兒黃似酒是也有以白爲貴者樂天玉液滿金巵是也有以碧爲貴者老杜重碧拈春酒是也有以紅爲貴者李賀小槽酒滴珍珠紅是也今閩廣間所釀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胭脂酉陽雜俎載賈鏘家蒼頭能別水常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接河源水以釀酒經宿色如絳名爲崑崙觴是又紅酒之尤者也

元日飲屠蘇酒從小者起按時鏡新書晉海西公問董勛者曰俗以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歲故罰之唐詩稱婪尾則以老者後得酒當有餘以優老見莊季裕鷄肋若崔寔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椒酒從小者起則又不在元日矣婪尾又曰啉尾一云出侯白酒令巡帀末坐者連飲三杯末坐遠酒行到遲故連飲以慰取貪婪之義一云啉爲燎如鐵出火貴其出色此尤無謂

古稱能飲者堯千鍾孔子百壺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漢于定國爲廷尉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請讌飲酒益精明鄧康成飲酒一斛山巨源飲八斗虛植能飲一石晉周顗飲

一石劉伶一石五斗解酲嵇阮亦能飲前燕皇甫眞飲石餘不亂後魏楊元慎劉藻皆一石不亂南齊沈文季飲至五斗婁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鄧元起飲酒一斛不亂北史柳遵飲一石不亂陳後主與子弟日飲一石孔稚珪飲酒七八斗又滿寵馬融傅玄劉京魏舒馮跋之皆可飲至石餘裴弘泰所飲器自杯酌以至觥船重二百餘兩

罰飲之說從古有之周禮觥其不敬者觥罰爵也詩桑扈兕觥其觩注罰爵也觥然不用禮記檀弓杜蕢酌飲師曠李調及晉平公投壺僧立踰言有常爵又若是者浮注有常爵謂有常例罰爵也浮亦罰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滿而浮泛也論語下而飲韓詩外傳齊桓公置酒令曰後者罰飲一經程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彊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漢書敘傳皆飲滿舉白服虔曰舉滿栝有餘白漸者舉罰之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師古曰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曰盡不一說白者罰爵之名飲不盡者以此爵罰之徐邈云御叔罰於飲酒陳後主先令張貴妃等襞來箋製五言詩孔範等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酉陽雜俎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魏肇師肇師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餘不能悉舉然罰飲之數多限以三韓安國作九賦不成罰三升蘭亭之會王子敬詩不成飲三觥景龍文館記詩序云人題四韻後者罰三杯又

郝隆不能詩受罰及金谷酒數皆是三斗杜工部詩百罰深杯亦不辭特極言之耳非實事也注謂王乂在江總席上曰雖深杯百罰吾亦不辭妄撰之說不足據

隋王績追焦革釀法爲酒經又采侯狄杜康以來善釀者爲酒譜唐汝陽王璡有甘露經唐鄭遨有酒譜十卷竇苹子野亦有酒譜一卷酒錄一卷葛澧亦有酒譜一卷胡節還醉鄉小略五卷白酒方一卷食圖四時酒要一卷藏釀方一卷劉炫酒孝經一卷竇常貞元佽略三卷皇甫崧酒孝經一卷醉鄉日月三卷陽魯龜令圃芝蘭集一卷趙景小酒令一卷崔端巳有同塵先生庭萱譜一卷無求子酒經一卷宋大隱朱翼中北山酒經三卷李保續北山酒經一卷近又有酒史三

卷田汝成醉鄉律令一卷

酒器　黃帝時有瑪瑙甄中有寶露堯時猶存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　紂爲瓊杯　周穆王時西域獻常滿杯　漢文時方士新垣衍獻玉杯　唐高麗國獻紫霞杯　罰賓國獻水晶杯　唐武德二年西域獻玻璃杯　內庫一杯青色紋如亂絲其薄如葉杯足有鏤金字曰自煖杯上命以酒置之溫溫然有氣相吹如沸　魏后有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人稱爲西域之鬼作　撒馬罕兒國即漢時之罰賓國也進一杯名照世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仙家有碧瑤杯爵者容一升周曰爵　觚者鄉飲酒之器也受二升　角者以角爲之受四升　觶者適也當適可也所以節飲　金屈巵如菜碗而有手把子　觥者受五升毛詩注七升罰不敬也兕觥以兕牛角爲之　斝者取象於北斗受十升　卣者中尊也受五斗曰斝　斗者取象於上受六升而象於北斗受十升　罍者上尊也受三斗　罍者下尊也受六斗　甔者紂臣昆吾作瓦器也受五斗　罍者象雲雷施不窮也受一石金罍容一斛山罍夏尊也瓶者圓器也受十斗乃一石也重一百二十斤或曰劉伯倫乙飲一石五斗古時斗窄以今量較之古一石得三斗其五斗當一斗五升也　琖者夏曰琖與盞同　鍾者二缶謂之鍾　杯椑盃觚觚匜六字通用匜者亦杯也罇水作尊周禮罇盞甔罌樽通用韓王元嘉有銅鶴尊酒滿腹則正立淺則傾覆　大貝出日南可爲酒杯見爾

雅　觴者卮之總名也謂之羽觴者如生爵形有頸尾羽翼　瓶甀缾甄通用似鍾而頸長　盌者小盂也椀盌同　缶者小瓦盆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杜詩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　坎者小罍也見爾雅　勺者挹酒之器容一升與杓同有龍勺蒲勺疏勺皆祼爵也　劉表三爵一曰伯雅七升二曰仲雅六升三曰季雅五升　琖叔夜刻杯爲鸞鳥之形名曰鸞觴　烏孫國貢劉章青田核大如六升瓠空之注水即如酒可供二十人　魏正始中鄭公愨取大蓮葉以簪刺之令與柄通注酒吸之名碧筩　車渠椀玉屬纖理縟文出西車渠國　綠文測海盡陳後主酒器也　唐甯王有煖玉杯　隋文帝時突厥獻玻璃七寶杯唐玄宗以酌

李白　晉王導有琉璃盌　張易之有鴛鴦盞　大要大勺

晉諸阮之酒器也　李太白詩酒飛鸚鵡重有鸚鵡鑑九曲

杯以螺爲之鼓穴極灣曲可以藏酒古有青螺巵　李適之

七品曰蓬萊盞海山螺舞仙螺匏子巵慢卷荷金蕉葉玉蟾

兒皆因象爲名　金鑿落韓昌黎詩酡顏頹鑿落宋姜堯章

詩翦燭屢呼金鑿落馮道家有水晶不落一隻白樂天詩銀

花不落從君勸　陳思王有鶴尾杓李太白詩有鶴鷁杓

唐文宗賜牛僧孺龍杓　昭宗有鵝鵝巵　唐時有蓮子杯

又有注子石偏提　五位瓶南唐以銅爲之高三尺圍八九

尺上下直如桶　宋乾德間高昌國進琥珀盞　蘇東坡有

藥玉盞　黃庭堅有梨花盞　周益公有鵠飛瓊注酒則鶴

飛乾則滅　玉東西金匝羅皆古飲器　火雞卵杯注酒自

熱　廣州人取大蝦頭爲杯　蠏杯以金銀爲之飲不得其

法則雙螯鉗其脣必盡乃脫其製甚巧　櫻杯織成花鳥可

愛海南出龜同鶴項杯　酒船以金銀爲之內藏風帆十幅

酒滿一分則一帆舉飲乾一分則一帆落其鬼工也　服匿

其形如甕小口大腹方底受酒酪二斗此匈奴之器　卺破

瓢爲杯也婚禮壻揖婦入共牽而食合卺而酳　油碗折酒

之大椀也　玉缸唐詩花撲玉缸春酒香　雙鳧杯一名

蓮杯即鞍杯也王深輔道有雙鳧杯詞云時時行地羅裙掩

雙手更擎春瀲灩傍人都道不須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

淺蘸蒲萄煖和笑勸人教引滿洛塵忽沼不勝嬌剗踏金蓮

行款款則知昔日狂客亦以鞭杯爲戲也

古人以飲茶始於三國時吳志韋昭傳孫皓每飲羣臣酒率

以七升爲限昭飲不過二升或爲裁減或密賜茶茗以當酒

據此爲飲茶之證按趙飛燕別傳成帝崩後后一夕寢中驚

曉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吾坐命進

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云云然則西漢

時已嘗有啜茶之說矣

建州之北苑先春龍焙洪州之西山白露鶴嶺雙井白芽穆

州之鳴阬東川之獸目綿州之松嶺福州之柏巖方山生芽

雅州之露芽南康之雲居婺州之舉巖碧乳宣城之陽坡橫

紋饒池之仙芝福合祿合蓮合慶合蜀州之雀舌鳥觜片甲

蟬翼潭州之獨行靈筍彭州之仙崖石蒼臨江之玉津袁州

之金片綠英龍安之騎火涪州之賓化建安之清鳳儲岳州

之黃翎毛建安之石巖白居陽之金囊冷南劍之蒙頂杯花

湖州之顧渚紫筍峽州之碧澗明月壽州之霍山黃芽越州

之目注此唐宋時產茶地及名也

南部新書云湖州造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

餘斤按此則唐茶不重建以建未有奇產也至南唐初造研

膏繼造蠟面既又佳者號曰京挺宋初置龍鳳模號石乳又

有的乳白乳而蠟面始下矣丁晉公進龍鳳團至蔡君謨又

進小龍團神宗時復製密雲龍哲宗改爲瑞雲翔龍則益精

而小龍團下矣徽宗品茶以白茶第一又製三色細芽而瑞

雲翔龍下矣宣和庚子漕臣鄭可聞始創爲銀絲冰芽蓋將已揀熟芽再剔去祇取其心一縷用清泉滌之光瑩如銀絲方寸新胯小龍婉蜒其上號龍團勝雪去龍腦諸香遂爲諸茶之冠今建茶碾造雖精不去龍腦以爲匱閣中味亦不用入淪面茶品獨貴者虎丘其次天池又其次陽羨羨之佳者界而龍井六安之類皆下矣

蜀蒙山頂茶多不能數斤極重於唐以爲仙品今之蒙茶乃青州蒙陰山產石上若地衣然味苦而性涼亦不難得也

陸羽茶經三卷茶記一卷周絳補茶經一卷皎然茶訣一卷又茶苑雜錄一卷不知名陸魯望茶品一篇溫庭筠採茶錄三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蜀毛主錫茶譜一卷丁謂北苑

茶錄三卷劉异北苑拾遺一卷蔡宗顏茶山接對一卷又茶譜遺事一卷又北苑煎茶法一卷曾伉茶苑總錄十四卷茶法易覽十卷蔡襄有進茶錄一卷建安黃儒有茶品要錄熊蕃有宣和北苑貢茶錄一卷熊客有北苑別錄呂惠卿有建安茶用記二卷章炳有壑源茶錄一卷宋子安有東溪試茶錄一卷徐獻忠有水品二卷又不知名氏有湯品一卷田秋衡有煮泉小品一卷

黍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爲酒即今小米北方以之作酒者所謂黃米酒是也蓋小米有二種如稻有粳糯黍是小米之糯者稷若五穀之長五穀不可遍祭以長者該之故祭稷考靈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一歲之中最先種者亦北方所有比黍稍大較他穀則小耳紫黑色芒有毛關西呼糜冀州呼穄不甚珍貴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即南方所謂烏山稻類稻粳糯總名若詩書所稱當依文解之如論語食夫稻則是粳也月令秫稻必齊則是糯也但字林云糯黏稻也當屬糯米梁即今之粟也古不以粟爲穀之名但粟厚孚穀故米之有孚穀者皆稱梁世有白梁黃梁之說俗雜記云少種梁者以梁損地力而收穫少也今驗之粟果然又旱稻尖米謂之黃稻乃出於占城又稱之占城稻宋黃宗聞其耐旱而早熟自占城而求種分給江淮兩浙擇田之高者種之

五穀之異者背明國在扶桑東名曰融澤有浹日稻十旬而

熟翻形稻食之更生明清稻食者延年清腸稻食之不飢搖枝粟食之益體鳳冠粟食者多力遊龍粟葉曲如龍瑰霄粟並食之體輕饒明豆挾劍豆傾難豆食之無老疾延精麥食之延壽益氣昆和麥食之調暢六腑輕心麥食之體輕醇和麥釀酒一醉累月含露麥穗中有露如飴雲冰麻實冷有光宜爲油通明麻食之夜行不持燭見拾遺記日林國有靈光豆類中華之菉豆色殷紅面光芒可數尺和石上菖蒲煮之即大如鵝卵中漲紫嚼一丸香美數日不飢渴見杜陽編會昌國有碧麥表裏皆碧香氣如穀食之體輕可以御風紫米類巨勝炊一升得飯一斗食之髭髮黑顏色不衰見太平廣記交趾有稻夏熟一歲再種見異物志

左傳粢食不鑿字當作糳精細米也詩召旻彼疏斯粺鄭玄
曰疏粗糲米米之率糲十粺九糳八侍御七又九章算法云
粟五十爲糲三十粺二十七糳二十四御二十一皆三之一
也或曰粟一石爲糲米六斗舂一斗爲粺九升又云爲糳則
八升米之細者乃翁於御通於糳楊桓六書統曰糳米五升
舂爲四升曰毇爲五減而四也古篆作⊙⊙⊙⊙象四⊙以見意小
篆作[illegible]毇米減而三曰品古篆作⊙⊙⊙象三⊙以見意糲而糳
糳而毇毇而精細之極也魏校六書精蘊曰精粹字皆从米
精者何也米之脫粟也色微黃赤人皆知其粗也穢去而白
毇矣未也糳矣未也舂而近心矣色微若青此生意所函也
粹者何也始而碧米毇也中而舂米去膜也卒而埕水去翳

也乃後瑩然玉粒萬粒與一粒同雖欲去之無可得而去矣
學問之極功猶是易曰純粹精也其是之謂夫
王莽末黃金一斤易一斗愍帝時米斗貳金是一斗粟易錢
二十緡一石粟易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
穀石至五十萬唐潼關失守魯靈所守郡斗米五十千是一
石穀爲錢五百緡也梁侯景陷石頭當平倉米一斗七八萬
錢是一石米爲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是之甚者
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二錢之價同亦
可謂至廉矣
油通四方可食與然者惟胡麻爲上俗呼脂麻言其姓有八
拗謂雨暘時薄收大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子向上炒焦壓

榨方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鉞則濯也而河東食大麻油氣臭
與荏子皆堪作雨衣陝西又食杏仁紅藍花子蔓菁子油亦
以作燈祖蜓以蔓菁子蒸目致失明今不聞爲患山東亦以
蒼耳子作油此當治風有益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爲燈但
煙濃汙物畫像之類尤畏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滌之乃可
去色青而味甘誤食之令人吐利飲酒或茶皆能蕩滌藎南
方酒中多用灰爾嘗有婦人誤以膏髮結滯百治不能解竟
鬀去之又有旁毘子油其根即烏藥村落人家以作膏火其
煙尤臭烏桕子如脂可灌燭廣南皆用處婺州亦有潁州亦
食魚油頗腥氣宣和中京西大歉人相食煉腦爲油以食販
於四方莫能辨也

李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晶鹽按梁天監中天
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獻方物云其國有恆水其水甘美下
有眞鹽色正白如水晶金樓子云胡中有鹽瑩如水晶謂之
玉華鹽西陽雜俎云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爲君王鹽段公
路北戶錄云鹽有如水精狀者一統志撒馬兒罕土產水晶
鹽堅明如水晶琢爲盤以水溼之可和肉食然則祇以此味
按酒亦自不儉
王楙考周禮廩人月三鬴注六斗四升曰鬴計食米日六升
四合也魏李悝曰人食米月一石半是食米日五升也漢趙
充國曰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是
人日米八升馬日麥二斗七升也匈奴傳一人三百日食用

冊 104 號

概十八斛是人日概六升也古斛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所謂人食米八升當今二升一合六勺食米六升當今一升六合觀一馬能負米麥至此可以徵其升斗之小而倉公傳所載人大小腸受水米之數不至可駭矣第沈存中言六斗爲一斗七升九合而楙則六斗當爲一斗六升更少升九合似當以存中爲據也

籩有四朝事饋食加籩羞籩豆亦有四朝事饋食加豆羞豆籩實之目十有八而梁重出豆實之目二十有四而醢醓魚醢重出朝事籩實蠶實白黑形鹽臐魚醢鮑魚鱐蒸麥曰麴麻曰黃稻米曰白黍米曰黑蓋以麥麴麻子稻黍末作餅餻注謂清朝進寒具曰實也形鹽左傳所謂鹽虎形臐音呼說文云無骨脂注謂膢生魚爲大臠疏謂魚腹腴鮑部巧切韻書云鮑魚也注謂糒室中糗乾之字從魚蓋魚之糗而乾者也魚鱐之鱐音搜魚之折而乾者也臐以腥薦鮑鱐以乾薦糒字按說文火焙肉恐是鮑者火焙而乾鱐者日曝而乾故均之爲乾魚而異名也臐爲魚腹腴則臐鮑魚鱐皆魚也朝食爲米食寒具魚乾之屬可夙具者也饋食籩實棗栗桃乾蔆榛實注謂蔆爲梅謂榛似栗而小饋食始備米實也加籩蔆芡栗脯脩注謂蔆芰也謂芡雞頭也或云四角三角爲芰兩角爲芡鄉司農以栗在加籩饋食重出作蔆芡脯脩薄析曰脯施薑桂曰脩言修治脯也羞籩糗餌粉餈注謂熬成豆米曰糗說文熬米麥通釋爆乾米麥要之米麥豆皆可爲餌者也注以粉爲豆屑米麥豆亦皆可爲粉但粉以豆爲明滑故專以豆言之餌與餈名實相近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疏云糗與粉爲一物糗者擣粉熬大豆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也鄭康成云二物皆粉稻米黍米合以爲餌餌不餅而餈作餅今之餈糕名出於此凡今俗下餅餌餈糕其制多出於古人其名已載於經典觀於籩實可見也朝事豆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菁菹莊魚切說文葅菜也今俗設菜枰中漬菜皆菹之遺法醓吐感切注謂肉汁說文謂血醢醓者說文肉醬臡音泥亦醢之異名注謂有骨曰醬無骨曰醓凡作醓及臡者先脯乾其肉莖之雜以粱麴鹽酒置瓶中百日即成今俗用鰒醬皆臡醓之遺法昌本昌蒲根也菁菹葵菁也茆菹鄭司農作茆杜子春音卯曰鳧葵也康成疑茆不堪菹從杜說按魯頌薄采其茆釋文云即蓴菜也麋鹿麋三臡皆莖骨和肉爲百日醬皆在朝事之豆亦取晨朝易於夙辦饋食豆實唯葵菹在七菹之列餘皆齊醢葵菹蠃醢脾析鱉醢蜃蚳醢豚拍魚醢葵爲百菜之長故饋食豆實首葵而他菹莫配焉脾析蜃豚拍皆五齊中件目脾析牛百葉俗呼牛胃爲百葉已見周禮注突蜃說文大蛤豚拍之拍先鄭讀爲膊言脅也三者近於臡醢而曰齊齊者以百葉諸物細切之和以醢醬不待瓶中百日而成故別爲齊之名齊從韭宜用菜若昌本深蒲作齊固宜百葉蜃豚之肉亦可縷以爲齊也麻注謂蠬蝓按方言燕趙間以爲蜘蛛韶書以爲蝸

牛蜘蛛蝸牛非可食者疏釋引爾雅爲證彼爾雅乃訓詁之儒集經注以爲書或陸內則有蝸醢恐是蜆蜦蝸牛之謂然內則之蝸乃力戈切集韻古螺字作蝸韻釋云蚌屬也非蝸牛之蝸矣陸佃直謂蝸牛可醢蓋爲禮注所誤爾蠃螺字亦作蝸韻書以爲香螺也蠡注謂小蛤韻書以爲蚌狹而長者蚳漢儒相傳爲蚍蜉白子亦恐不然蚍蜉未必可食也取白子傷生二也按天官有鼈人掌取互物祭祀供鼈蠃蚳以授醢人則蚳與鼈蠃皆當是螺蛤同類既掌以鼈人之官可知爲水族之產若以國語爲證則國語亦但言舍蚳不取未嘗指蚍蜉之子可取而食也唯夏小正於二月言昆小蟲抵蚳其傳曰蚳蟻卵爲祭醢夏小正本文無幾其解說處多是漢儒附會未可盡信按月令方春和時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錯卵卵豈有二月正春殖蟻穴以爲豆實之奉哉巷伯成是貝錦注以貝爲餘蚳貝之黃質白文者或可爲鼈人互物之證蚳或從身醫書云食之益壽明目豈必蟻卵而後謂之蚳哉鼈人春獻蜃以爲醢故小正以二月抵蚳此雖流傳已久而必當改正者小正以蜃爲蒲盧朱子以爲其書不足信愚於蚳爲蟻卵亦不敢以爲信唯魚醢用魚可免注者妄言矣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茆菹雁醢箈菹魚醢芹楚葵水菜類蒿深蒲或云桑耳或云蒲始生水中韓奕詩云其蔵維何維筍及蒲知蒲可爲蔵不必曰桑耳也茆有苦澁二音郊注云水中魚衣即苦也今海鄉之人乾苦以爲菹或疑茆字從竹爲箭箭筍竹萌不思箭萌亦筍爾既有筍菹安用箭萌籀文竹草相似其爲古菹何惑焉兔醢用兔鴈醢用鴈魚醢用魚如上文羞豆之實醓食糝食醓音移郊司農云以酒醓爲餅疏云若今起膠餅康成曰蠶賈氏曰粥禮記有稻醓黍醓周禮亟稱於醓酒正之五飲漿人之六飲皆用醓也糝食郊司農云菜餘蒸康成曰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米二肉一合煎爲餌鼎卦公餗之注云糝食也震爲竹竹萌爲筍餗之爲菜則糝食未嘗不用筍菹之筍也糝食醓食在七菹之外豈惟竹萌唯所用之豆實有五齊七醢七菹三臡二食五齊之齊注作齋昌本深蒲脾析蜃豚拍七醢醓魚兔鴈鹽蠃蚳七菹韭菁茆葵芹荀筍三臡麋鹿麋今孔子廟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祀菹醢多不如法不考周禮故爾邵氏錄云劉夢得欲用糕字作九日詩以經典無據不敢用宋子京按周禮粉餈之注作九日詩云劉郎不敢題糕字虛負詩中一世豪俎豆之事不得以未嘗聞爲解也今廣中蟻子白而大淹之實可爲醬與魚子醬正同此亦是蝦子醬桂蠹之屬也耳目所不及遂疑古人之言可笑也

拾遺記載宋景公食善星文者渠滄之鳧煎以桂髓叢庭之鶚蒸以蜜沫淇漳之鱧脯以青茄九江珠穰饕以蘭蘇華清夏潔漉以纖縞又載燕昭王食旋娟提謨二美人瑞珉之雪丹泉之粟漢武內傳王母有風實雲子碧海瓊菜玄都綺葱扶桑丹椹長河文藻太眞紅芝九色鳳腦班龍黑胎蒙山白鳳

之睇靈丘蒼鷹之血又有流淵瓊魚雞跖集武夷君食河祇脯神仙傳謝玄卿遇仙設鳳冠粟龍睛稻素麟脂斑螭髓周官王會圖有烏鰂之醬杜陽編懿宗迎佛有瓊雪乳（詞陵國所獻）撫言宣宗賜皇澳孫宏有銀餅餤移天子傳有重腮氏木禾黑水麥苦山菜梁吳筠食移有江皐綠蕉箱洞庭紫蟹魚昆山龍胎脯玄圃鳳足菹扶南蕉一丈三節安定梨一歲三花又餅說有安定嗜鳴之麥枹罕赤髓之羊洞庭橘仇池椒劉孝儀謝晉安王蝦醬牋有龍鬚虹醢庾肩吾謝賚米啟有溫水鳴蟬瓊山合穎段成式酉陽雜俎有獲炙麋脚鱙翠糟肰桂鹽蘇膏石鱣熊蒸焦鮒鵬鳧荊鯣竽炙餱餼粗粢炙糍虹子蟹蚝蒲精細瓤（一曰魚圖）梨酴杏炙蟹臛鳳丸述蕩之醫施象

之約河隈之蘇鞏洛之鱒洞庭之鮒灌水之鯉珠翠之珍菜黃之鮐冀野之粱不周之稻玄山之禾楊山之穄南海之秬壽木之華玄木之葉夢澤之芹具區之菁楊撲之薑招搖之桂越絡之菌長澤之卵三危之露崑崙之非黃領臛醒酒鯖蒲葉菘竹根粟蹇足鱠鰂鱅膠籠上牢丸湯中牢丸白龍舍黃龍舍一丈三節蔗一歲二花梨又稱當時蕭家餛飩可以瀹茗硬家糝子白瑩如玉韓約櫻桃畢羅其色不變同昌公主傳有紅虬脯消蘗炙韋巨源食單其異者有單籠金乳酥貴妃紅御黃王母餅金鈴炙七返膏見風消冷蟾羹金銀夾花平截唐安餤玉露團長生粥漢宮棋子水晶龍鳳膏天花餺鑼白龍臑素蒸香聲部雪嬰兒卵羹小天酥羅花雲夢肉紅羊枝杖筋頭春等名謝諷食經其異者有飛鵝胎翦雲析魚羹紫龍膏象牙鎚恬乳花而英朱衣餤千日醬越國公碎金飯新治月華飯等名又陶穀清異錄食品有煬帝縷金龍蟹寶麻御厨清風飯張翊寒消粉上供玉尖麵張手美澆店有人日六一菜重九米錦臘日萱草麵吳淑有玉柞羹金綿鮓西湖遊覽志載清河王張俊供高宗食品其異者荔枝白玉羹羹水晶膾二色蟹兒羹蓮花鴨簽又清異錄載金陵七妙有蘇可照面餛飩湯可注硯餅可映字飯可打擦臺溼麵可穿結帶醋可作勸盞寒具嚼著驚動十里人

寒具今之鐶餅也劉禹錫佳話有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褊佳人繞臂金乃以捻頭爲寒具也

劉禹錫嘗曰宋考功詩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疑此字僻讀毛詩有瞽注乃知六經中惟此注有餳字按揚雄方言有此一字樊儵傳三歲獻甘醪膏餳又考周禮少師掌教簫注亦有餳字則是餳字六經中不但詩注有此一字又見於周禮注矣且二句是沈佺期詩誤以爲宋也

今人久茹素而其親若鄰設酒殺之具以相煖熱名曰開葷於理合曰開素此風已見六朝觀東昏侯喪潘妃之女閹豎共營殺羞云爲天解菜正其義也

崔浩馬琬虞仁宗竺暄劉休謝諷各有食經何曾有食疏梁大官有食經有食法隋大業有淮南王食經食目虞悰有食

方唐趙氏有四時食法蕭家法饌楊曄有膳夫經手錄嚴遵有食法曹子休有續法饌段文昌有食經號鄧平公食憲章王易簡有食法黃克明有江飧饌要僞唐陳士良有食物本草孟蜀有食典宋林洪有山家清供二卷近韓奔公望有易牙遺意二卷又周履靜續易牙遺意一卷

何曾食日萬錢子劭日二萬錢任愷一食萬錢和嶠日三萬錢高陽王元雍一食數萬錢杜岐公悰日五食一食萬錢李衞公德裕至一杯羹二萬錢韋侍郎陟至廚中棄遺直萬錢元丞相載用食物椀器至三千事

蔡太師京廚婢數百人庖子亦十五人段丞相有老婢名膳祖四十年閱百婢僅九婢可嗣法孫節度承佑一宴殺物命千數蔡京每殺鵪子輒千餘承佑每謂人今日富有小四海矣謂南蟾蛑北紅羊東蝦魚西粟皆備也尸子曰桀紂必南海之薑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

何太宰曾每宴不食尙方食晉武帝令就其家取之帝幸王武子第侍婢數百人各持琉璃器供膳食蒸豚有異於常問乃以人乳飲之齊武帝幸芳林園就虞悰求扁米糊獻糊及雜肴數十與大官不及也上欲求飲食方悰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悰僅默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食之多者波斯王每食酪肉麪蜜至二石餘肥重不能行佛爲說法乃減一石廉頗七十餘一飯斗米秤肉注云秤十斤也苻堅拂蓋郎夏默等三人長至丈九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宋明帝敢白肉至二百片蜜漬鯉鮐一頓數金鉢蕭穎胄敢白肉膾至二斗南燕慕容德時逢陵長王鸞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由鐙德見而奇之立盡一石唐忠義傳張興一飯斗米肉十斤湖南馬希聲日食雞五十張司空齊賢罷相知安陸賓客會廚吏密竇一金漆大桶廳側窺公所飲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漲溢桶外公一食肥豬肉輒十餘斤風藥黑神丸常人服不過彈許公常以五兩爲大劑夾以胡餅頓食之趙丞相雄上殿奏事上從容問曰聞卿善啖欲作小點心相請如何趙起謝遂命內侍捧史忠惠所進玉海容三升者賜之凡七賜皆稱繼以金柈捧籠炊百枚食其半上曰卿可盡之遂食之至盡上爲之一笑後南帥日欲求其偶而不得有以兵馬監押薦者召對飲各盡酒三斗豬羊肉各五斤蒸糊五十事趙已醉飽摩腹而其人尙覺因更進酒斗許將別其人腹間忽若然有聲蓋恆時束草帶限之漲而斷也

古人有偏嗜文王嗜昌歜齊王嗜雞跖王莽嗜鱣魚曾皙嗜羊棗宋明帝嗜蜜漬鯉鮐一食數升范汪嗜生梅頃刻食一斛致盡蕭宏嗜鱭魚頭日進三百魏徵嗜醋芹孫承佑嗜鯉魚鰓肉馮延己嗜山雞其尤奇者劉邕嗜瘡痂鮮于叔明嗜蟠蟲周薛震好食人肉周刺史張懷肅唐郎中任正言好食人精權長孺好食人爪甲

師曠荀勗符朗皇甫謐劉子陽妙於味者也彭鏗易牙毛德

祖處悰曲良翰彭湖潔工於味者也魏文齊武隋煬吳質何曾何劭和嶠王愷王濟石崇劉穆之徐湛之何勗阮佃夫宋異羊侃元雍元琛崔暹爾朱文略韋安石韋陟裴冕元載段文昌李德裕趙雄武孫承佑陶穀蔡京張俊張鐵侈於味者也唐頗樊噲王樊典韋李勣勇於味者也宋明山濤劉道真江淹蕭穎胄鹿宣孫馬郁杜悰廖易之張齊賢張懋趙雄洪於味者也張易之張昌宗韓縝酷於味者也羅友陳仲潛猥於味者也鄭子公御料司馬子期小人於味者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顧起元

珍格

少昊時金鳴於山見拾遺記秦獻公十八年櫟陽雨金見史記孔子脩春秋製孝經既成孔子齋戒向北斗星辰而拜告備於天乃有赤虹見自上而下化爲黃金見搜神記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如粟宮人以金飾釵謂之辟寒金見拾遺記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翕響便竭乃吐金滿釜見異苑陳尚書言嘗有二道士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宿夜聞二客牀上鏘然有聲秉燭視之白衣下乃銀人也黃衣復不見見稽神錄何文買宅梁上有人長丈餘赤幘呼細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乃金也侯遜見黃石大如斗收之皆化爲金見幽怪錄

水經注言犍爲朱提縣山水險奇數百言而不及朱提銀事亦一漏也朱提銀比之他銀極貴價可益十之五見食貨志武帝時以銀爲幣其文龍直三千其文馬直五百其文龜直三百至平帝而始有朱提銀耳周穆王時有燭銀其光可鑒曰天子之寶蓋不以爲幣也

說文鉛青金也錫之類能殺蟲毒錫銀色而鉛質也古稱鉛爲黑錫今曰黑鉛是也禮金錫注錫鈏也鐵也今曰鐵錫是也本草云錫有黑有白錫粉胡粉也當云鉛粉蓋鉛可燒粉而錫不可燒今之定粉水粉是也古稱鉛生蜀錫生桂陽今無錫縣有錫山廣信府有鉛山又曰有銀坑處有之

攻金之工如築冶凫栗段桃以金工料言之宜用銅鐵等物爲多特總名曰金錫以分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爲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爲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爲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爲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爲削殺矢之齊金錫半爲鑑燧之齊使如今時所謂錫則豈堪爲斧斤戈戟矢刃哉栗氏改煎金錫定火候以青黃黑白之氣而使以鑄量使如今時所謂錫則豈能聲中黃鐘之宮哉觀史記平準書及漢食貨志亟稱銀錫漢武帝造銀錫爲白金可以見古者銀與錫通稱白金考工先秦古書當以錫爲銀鉛之總名說文謂錫曰銀鉛之間稍近古意徐氏不察考工金錫之說殊失許叔重本旨周禮丱人職金皆言金玉錫石蓋銅鐵銀錫皆取丱煉成言錫而不必枚舉銅銀鐵也嘗欺漢儒拘爾雅之文於丱人之注直以錫爲鈏鉛爾雅專以銀爲白金不思漢時固以錫爲白金其注鍊銀鈑金名物瑣細而於考工金錫之義乃無所發明曾不若說文能合銀鉛以言錫也職方氏於揚州言金錫荊州言銀以今出產之地言之則銀在揚而錫在荊錫亦銀也特以荊揚地利互文見之爾若如今人分別銀錫則考工所謂金錫於理有不通者故著其說使讀考工記者無惑焉今世用物銅鐵爲多經文絕少言銅亦罕言銀鐵考工言金者鐵銅在其中言錫者銀鉛在其中合而言之總曰金錫爾聞決銀者言錫能賊他金似不宜混合然物各有用攻金之工不一銅鐵及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鍮銅得銀愈佳鑄銅得鉛益骨金錫相須尙矣

世言錢起於大公九府圜法前漢志云凡貨金錢布帛爲用夏殷以來其詳靡記漢鹽鐵論亦曰夏后以貝殷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是周以前未用錢也然大公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史記曰紂厚賦斂以實鹿臺之錢又曰散鹿臺之錢以賑濟貧民高謙之曰昔禹遭大水以歷山金錢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是三代皆已鑄錢不但周也

按志云黃金方寸爲斤又云一斤郎一金也四兩爲一斤又曰一斤十六兩愚謂漢書明有賜千金及賜金千斤之異則一斤當爲四兩而一斤爲十六兩也按漢食貨志武帝時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乃制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是其時號錢輕昂銀以爲幣而八兩直三千八錢止直三百也今錢之極重而精者世宗朝嘉靖錢每銀一兩直錢七百尙以兩錢當漢錢一也王莽當篡漢時造錢貨有六品契刀錯刀之類不論而銀貨二品黃金一斤直錢萬銀八兩爲一流朱提銀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錢一千朱提銀出犍爲至精價不可憑以他銀與黃金計之金一斤當直他銀五斤金五兩直他銀五兩也正與今不異若金四兩爲斤計之則金一兩當直他銀二十兩也漢黃金賤而白金貴必不縣絕乃爾又以王莽

傳言之羣公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則一斤萬錢之說合矣漢賜霍光黃金七千斤當爲錢七千萬也周勃黃金五千斤錢五千萬也然銀八兩而直錢一千則八錢止直一百也錢之貴三倍於武帝時矣董賢家財總錢四十三萬萬算之在武帝時當直龍文白撰直金一千六十六萬六千兩在居攝時爲他銀三千四百四十萬餘兩居攝正係哀帝一二年貲家錢直當以後爲準後漢供南單于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七千四百八十萬然則一億爲一萬萬也又段熲征諸羌議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費約五十四億爲五十四萬萬也靈帝賣官公爲錢千萬卿五百萬若以前漢錢直計之是公當出黃金五百斤卿二百五十斤是時南單于西域皆賓服而歲供一爲黃金一萬九十斤一爲黃金七千四百八十斤而三歲征羌之費直黃金五十四萬斤矣萬萬無此理按桓帝時貨輕而財薄欲改鑄大錢以劉陶言而止然則是時錢不能西漢十之一也以後鵝眼綖環之類而錢日賤斗米一萬則又千百而一也或輕或重可準則約畧言之孝武元狩五年至平帝元始中凡一百十五年成錢二百八十萬萬而宋神宗熙寧八年每年鑄銅錢五百四十九萬九千二百三十四貫凡貫緡皆百錢當爲五萬四千萬九百二十三萬四千文不四十歲而鑄漢百十五年錢若以千錢爲貫緡又當十倍蓋漢錢精而貴其價六倍於今之上錢唐宋錢薄小而賤什不能當今上錢一也

至於黃金則漢甚多而易得今極少然其價貴僅十分踰二耳不甚懸也每見漢黃金以爲富於後世數十倍見唐宋錢緡以爲富於漢數十倍要而言之漢實富也

郭子儀傳云每歲月俸毋慮二十四萬緡一緡爲百錢則當二千四百萬錢也若一緡爲千錢則十倍之矣又每入朝上命魚朝恩元載迭爲主一宴至費錢十萬緡按唐自開元二十四年六月總定一品月俸料八千食料千八百雜用千二百防閤十五千通計二十四千二百然則一歲俸入錢當爲二十九萬四百僅二千九百緡餘耳汾陽縱所兼十餘職皆極品安能百倍其數耶且一宴之費爲十萬緡亦當爲萬餘金耳當是時天下方遭亂戶口歲入有限必不能爾抑史夸言之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唐食貨志云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系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又云開化二十六年已後發甚惡詔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肅宗上元元年以開元舊錢一當十孔穀夫云開元通寶錢給事中歐陽詢撰文并書四環可讀俗不知以爲開元錢明皇所鑄六典謂之開元通寶司馬光云薛璠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指一甲故錢上有甲痕焉凌璠唐錄改要以爲竇皇后是時竇后已崩文德皇后未立今皆不取李密言記聞云唐之錢文如乾元開元曰重寶通寶世俗淺者有云乾重開通朝士尚有如此言者尤可笑也馬永卿云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洛并幽懷等州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有左挑開元錢雙挑開元錢篆字開元錢封寅曰武宗會昌五年鑄開元錢令廢天下佛寺像宰相李德裕請以廢寺銅鐘佛像及僧尼瓶碗等物命所在鑄錢揚州節度使李紳乃以所廢寺鐘鑄錢背皆昌字以表年號又有勑令鑄錢所各加本郡州號名爲背文

其夷狄及偏霸僭國所鑄錢有可攷者得一元寶又順天得一唐史思明僭鑄保大元寶江南主李景鑄又有唐國通寶大唐通寶皆南唐元宗所鑄也壽昌元寶遼道宗壽昌年鑄大興平寶錢之鑄有丁字疑五代僭鑄錢也大德重寶僞殷王建所鑄錢之鑄有殷字者乾元重寶僞漢劉儼所鑄永平元寶通正元寶天漢元寶皆前僞蜀王建鑄光天元寶成康元寶皆前僞蜀王衍鑄廣正通寶前僞蜀孟昶改元鑄乾亨通寶宋太平興國七年遼主耶律隆緒鑄統和元寶宋太平興國八年耶律隆緒鑄太平元寶宋天禧五年耶律隆緒鑄清寧通寶宋至和二年耶律隆緒鑄咸雍通寶宋至平二年耶律洪基鑄太康元寶宋熙寧七年耶律洪基鑄太康通寶同上大安元寶宋神宗元豐七年耶律洪基鑄乾純元寶徽宗崇寧元年耶律延基鑄天慶元寶宋政和二年契丹國主在燕山府鑄阜昌重寶高宗建炎四年知濟南府劉豫叛降金金人以山東河南陝西爲齊國立豫僭號改元阜昌大定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元寶金世宗鑄錢有中酉字正隆元寶金海陵王鑄於太原府至大通寶元武宗鑄皇慶通寶元仁宗鑄至治通寶元英宗鑄政和通寶至正通寶元順帝年號又三韓重寶楷書一樣東海通寶楷書篆二樣東國重寶海東通寶海東重寶朝鮮通寶眞書以上係東海蕃錢也

其博戲中私鑄錢者合門清吉秦將散騎錢有騎馬將軍稱心遂意錢有碌出入通泰錢有馬鞍天下太平長命富貴判侯拜相忠孝傳家金玉滿堂五男二女花生不老錢有云花草團圓二字八卦錢面有八卦爻文命錢面有十二屬生者龍鳳文錢等樣

宋洪遵所纂泉志其正用品則虞錢夏錢商錢周錢景王錢

齊錢晉錢楚錢趙錢秦錢秦半兩錢漢莢錢八銖錢四銖錢三銖錢半兩錢五銖錢鍾官赤側錢後漢五銖錢四出文錢魏五銖錢蜀直百錢直百五銖錢傳形五銖錢吳大泉五百錢大泉當千錢宋四銖錢當兩大錢孝建四銖錢二銖錢景和錢鵝眼錢梁五銖錢公式女錢五銖鐵錢大吉鐵錢大道鐵錢大富鐵錢當十錢四柱錢陳五銖錢大貨六曰錢後魏太和五銖錢五銖錢永安五銖錢永安土字錢西魏五銖錢東魏永安五銖錢北齊常平五銖錢後周布泉錢大布錢永通萬國錢隋白錢唐開元錢乾封錢乾元十當錢重輪錢小乾元錢大歷錢開元大錢建中錢新開元錢咸通錢後唐天成錢晉天福錢漢漢通錢周周通錢僞品有項梁大錢吳王

濮半兩錢郢通半兩錢王莽大錢小錢貨泉錢公孫述錢錢董卓小錢五銖錢沈充小錢張軌小錢王則河陽錢史思明得一錢順天錢李晟永通錢開元鐵錢唐國錢大唐錢王建永平錢通正錢天漢錢光天錢王衍乾德錢咸康錢孟昶廣政錢鐵錢劉龑乾亨錢鉛錢馬殷乾封錢天策錢錢假錢王審知錢開元鐵錢王延羲永隆錢王延政天德錢馮洪大興錢劉仁恭上錢劉守光應天錢不知年代品有平當五銖錢大泉四出錢大泉五銖錢雙五五銖錢左右五銖錢太元貨泉錢通行貨錢錢兩銖錢續銖錢兩柱錢女錢雄錢對文錢五銖錢定平錢傳形半兩錢太平四錢兩當錢一文錢四出文錢永光錢五金錢太朝錢天鎮錢萬歲錢大興錢大干錢天感錢古錢古文錢三字錢千字錢黃河錢天品有天帝錢寶錢咸陽錢金五銖錢五銖錢刀布品有白金三品契刀錯刀大布次布第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貨布大黃布刀古刀布蒙城古刀長平古刀沂州艮刀長平巽布藕心錢蟻鼻錢古銅片又異布十四種外國品有罽賓國錢烏弋山離國錢安息國錢大月氏國錢泥婆羅國錢何國錢康國錢拔汗國錢條支國錢拂菻國錢大食國錢因墀國天壽錢日本國和同錢神功錢萬年錢隆平錢乾文錢屋駄國梵書錢疏勒國五銖錢龜茲國五銖錢吐蕃國胡字錢倭國延喜錢梵字錢契丹國天贊錢應歷錢重熙錢清寧錢大康錢大安錢壽昌錢乾統錢天慶錢千秋錢高麗國海東錢三

韓錢東國錢閣婆國梵書錢交趾國黎字錢大秦國錢三佛齊國錢佛涅國錢東沃沮國錢新羅國錢高昌國錢波斯國錢女國錢大月氏國錢小月氏國錢中天竺國錢于闐國錢投和國錢阿喬國錢屈支國錢槃貨邏國錢梵衍那國錢迦畢試國錢那揭羅曷國錢健馱邏國錢室羅伐悉氏國錢羯若鞠闍國錢鉢邏那伽國錢波羅泥斯國錢尼波羅國錢摩揭陁國錢伊爛拏鉢伐多國錢憍薩羅國錢摩突羅國錢乾陁越國錢杜薄國錢康居國錢末祿國錢軒渠國錢三童國錢阿鉤羌國錢舍衛國錢屠桓國錢裸人國錢驃國錢碎葉國錢巴氏錢俠錢賓錢沙州玉錢奇品有臺主衣庫錢羅紋錢翅紋錢北斗錢軒轅錢柄文錢日月錢非文錢雙五錢雙

金陵遺書 鄭氏校印

十錢星月錢四五錢八星錢鯨文錢明月錢四神錢鳥國錢龍文錢三雀錢通背錢水波紋錢雙星錢玄武錢千秋錢龍鳳重輪錢雙鳳錢雙魚錢四事錢單面龍鳳錢龍鳳錢禍心錢神品有輕影錢治水錢會稽船錢青溪宅錢太平錢齊興郡錢齊安郡錢令公百爐錢廣宗郡錢僞趙錢軒轅錢孫先生錢桐城錢白雀錢壽春錢應元錢北海鐵錢嚴君平錢科斗錢甕口洞錢厭勝品有永安五男錢七夕錢福慶錢撒帳錢男錢辟兵錢千金錢豐樂錢君宜侯王錢長年錢富錢五男二女錢天下太平錢

路史有軒轅氏金長寸七分重十二銖其文作宜王存乂云軒轅字合爲一按古封禪文與此正同太吳氏之棘長寸七分肩廣一寸足間六分有肉好幕作柒斤一金作舌芒又寶鼎尉王博家有一布長寸不分肩廣八分首廣五分足間二分重六銖面文作丱吳乃帝吳字幕文作殃所謂了榜斜畫蓋義字也又董令昇家有一種長寸八分頒廣六分肩廣寸一分奇足間五分重十二銖面文作父吳幕文作奭皆大吳字也攷之盥鐘帝直作二則此立之丱信爲帝字又封禪文吳作吳可見神農貨曰一金其爲幣眾有一種長二寸六分首廣寸六分有肉好無輪郭足間正闊面文六字背文一字又一種長二寸四分上廣寸五分下廣寸三分首廣六分足間五分重八銖無好及肉郭面七字縱橫神農幣也又有一大錢徑寸五分重七銖好闊無輪郭狀如半兩銅色純赤左有計字鉤畫甚精神字也又少昊氏貨長寸七分肩廣一寸足間六分有好面有七舌乃七化字乃厥字舌金字天寶元年李幼奇得一種文作隆嚴乃高陽氏金也長寸一分下廣九分首長廣各五分向上漸闊足支四分闊廣三分背文如八字帝嚳貨貫斤一金長寸八分肩廣寸一分足闊五分正闊重十二銖無好郭又李涿家有黃帝貨長二寸一分肩廣寸七分枝長六分闊四分半首廣七分質厚重二十八銖其文作串呂二斤全幕文串又二種大小輕重與此正等六字亦同但倒背之其串作串此幣之最大者又舜策乘馬長二寸上廣寸二分下寸三分首長廣各七分足闊五分正闊文尚全肅正倚要背面肉好皆有周郭又葛天氏之幣其文作

金陵遺書 鄭氏校印

地尊盧氏之幣其文作臺又長平布中有高陽氏金其文作
鼎以香一及作𠂤陽𠂤平陽俞陽陽陽凡五種有肉郭又一種
其文作𠂤旨少弓一幕文皆全
今人數錢百錢謂之陌者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
皇甫鎛爲塾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爲百漢隱帝時五司
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爲百輸官仍用八十
至今輸官錢有用八十陌者唐書開元錢重一銖四參今蜀
郡亦以十參爲一銖參乃古之絫字恐相傳之誤耳
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顧謂玄齡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政
今日所賜獨見公因潸然流涕程氏繁露以爲黃銀者何物
與殆鍮石也若以鍮帶而賜大臣何足貴者按禮斗威儀曰

君乘金則黃銀見當是瑞物也
玉有山玄文者有水蒼文者有白如截肪者有赤如雞冠者
有黑若純漆者有黃若蒸栗者以于闐國所產爲最見財貨
源流唐天寶中興國獻軟玉鞭扉之則首尾相就舒之則勁
直如繩武宗會昌九年夫餘國貢火玉色赤光照數十步積
之可以燃鼎置之室中則不復挾纊見杜陽編雷王有煖玉
鞍見天寶遺事元載紫龍髯拂刻紅玉以爲環紐見杜陽編
肅宗賜李輔國玉辟邪二各長一尺五寸奇巧非人間所有
其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鏁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掩其氣
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經年縱澣濯數四亦不消歇見孔氏

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此句絕妙楓葉紅荻花白
映秋色碧也瑟瑟珍寶名其色碧故以瑟瑟形指碧字讀者
草草不知其解也今以問人輒答曰瑟瑟者蕭瑟也樂天又
有暮江吟云一道殘陽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此瑟瑟豈
蕭瑟哉正言殘陽照江半紅半碧耳
琥珀出罽賓國藥名博物志一名江珠謂松脂淪入地千年
化茯苓茯苓千年化琥珀今泰山有茯苓而無琥珀永昌有
琥珀而無茯苓又桃瀋入地所化虎目光入地化物如琥珀
後漢書哀牢夷虎魄廣雅曰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
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
乃成雜俎又言龍血入地爲琥珀南蠻記雷州沙中有折腰

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
琉璃魏畧本質是石乃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
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鑑於衆玉其色不恆今
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脆不貞實非
眞物也魏太祖爲琉璃行殿容百人晉滿奮坐琉璃窗內有
寒色元載家有琉璃盤一尺而小說丐者媚兒有琉璃餅唐
末尚琉璃釵釧唐宰相名投於琉璃餅中
瑪瑙品類多不同出產有南北其質一石卵爾大者如斗其
體質堅硬磨造費工若南瑪瑙產大食等國色正紅而無瑕
可作杯斝器具生西北者色青黑謂之鬼面青赤須間以紅
色如珠絲者爲妙若靈夏瓜沙羌地磧中間得之者尤奇有

柏枝瑪瑙質如冰玉上有枝葉儼如柏枝又有金子瑪瑙黑白相間大不過一二寸又有合子瑪瑙質理純黑中間白緣者可作數珠間隔又有夾胎瑪瑙正視之則瑩白光彩倒視之則若凝血蓋一物而有兩色也出西羌砂磧中世不多見有紫雲瑪瑙者今和州產者可作屏障卓面等用實一石爾又丹丘之野多鬼血化爲丹石則瑪瑙也見拾遺記黃帝時有瑪瑙甕堯時猶存見十洲記唐開元龜茲國進瑪瑙枕枕之十洲三島在夢中帝號游仙枕見天寶遺事武宗會昌中渤海貢瑪瑙櫃裴行儉有瑪瑙盤見唐史

玻璃一作頗黎一作玻璨西國寶千年冰化故曰冰玉今有外國所市玻璃杯鏡乃燒成者又有五色小餅值極高其質俱自銷冶所成非所謂冰玉也恐別是一種耳

靺鞨國名古肅愼地也其地產寶石大如豆粟色紅赤中國謂之靺鞨文與可朱櫻歌云君王午坐鼓猗蘭翡翠一盤紅靺鞨又爲稱卿西江月詞云靺鞨斜紅帶柳皆用靺鞨事

晉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玉樹唐王勃與兄勔勗皆才美故人號之曰三珠樹如詩人所言可人坐上三珠樹皆本諸此初不解所謂每疑以爲如稱玉樹瓊枝之流而山海經又言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玗琪樹實皆樹也梁吳筠詩安得崑崙山偃蹇三珠樹三珠樹始茇絳葉凌朱虛山海經三珠樹生赤水上爲樹如柏葉皆爲珠聞嶺南海商下壑者言有珠子樹其珠生於蚌中蚌生於樹上綴著不解而樹乃生於石石在海底蜃戶鮫人泅於水中鑿石得樹其樹如楊柳枝良可愛也疑始釋然蓋亦珊瑚樹瑕玕樹之生成者也

爾雅論貝曰大者魧小者鰿餘貫白文餘泉白黃文蠃大而險蟦小而橢漢朱仲相貝經曰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蠱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於昭觀秦穆公以遺燕麗可以明目遠察宜土宜金南海貝如珠礫曰駿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濫貝使人善忘無以親童子黃脣點齒有赤跋是也雖貝使病瘧黑鼻無皮是也觸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幟內殼赤絡是也齒貝使童子愚婦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介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强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亦中國是也雨則輕霽則重仲受此經於琴高曾獻珠於武帝不知所之殿功爲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徑尺之貝并致此文

史稱窮奢極欲者前漢王氏五侯蔡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面至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大治第舍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相望後漢郭況起高閣以量金玉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梁冀

大起第舍妻孫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圓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私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車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娛晉石崇婢美豔千餘人常擇其姿容相類者數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調四方玉付工爲倒龍之佩紫金爲鳳冠之釵結紳繞楹而舞欲有召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沈水香末布象牀上使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履之無跡者即賜珍珠百斛初崔爲翻風後翻風退步幸綠珠珠弟子宋禄有國色善笛後入明帝宮中齊蕭宏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器服珍異侔於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羊侃在衡州於兩艖符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觀者塡溢嘗宴北使陽斐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及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魚弘侍妾百餘不勝金翠服飾車馬冠絕一時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有一異通用銀縷金花壽福兩重爲腳後魏高陽王元雍居第匹於帝宮白壁丹楹窈窕連雲僮奴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時河間王琛欲敵之造文柏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絹爲繩伎女三百盡皆殊色求西域千里馬其次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環鎖嘗會諸王陳諸寶器金甌銀甕百餘口甌擎盤盒稱是餘器有水精鉢瑪瑙琉璃瓶赤玉巵數十枚工作奇妙中土所無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案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牣其內謂人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隋楊素後庭伎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奢侈僭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冑者工草隸並沒爲家奴秦王楊俊爲妃作七寶羅車不可戴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粉塗壁玉砌金階梁柱榱棟之間周以光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與賓客伎女絃歌其上唐張易之爲母阿臧造七寶帳鋪象牙牀絨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犀角麗貂褥蚨蟲毳氈汾晉龍犀臨河鳳翻爲席宗楚客造一宅皆是文柏純帖沈香和紅粉泥壁文石爲階砌安樂公主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累石爲山以象華岳引水爲澗以象天津飛閣步櫨斜橋磴道衣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寶又爲九曲蓮花臺泉於臺湧出窮天下之壯麗楊國忠諸姨弟五家聯互治錦繡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化每帝幸華清宮五家隊合炯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宅中沈香亭禁中遠不逮虹霓屏風雕刻前代美人形服玩衣服皆取寶雜砌水精爲地外以玳瑁水犀爲押絡以珍珠瑟瑟非人力所製元載芸輝堂于闐香芸潔白如玉屑以塗壁沈檀爲梁棟金銀爲戶照日羅衣從風時河間王琛欲敵之造文柏堂如徽音殿置

腦中設前虹霓屏風紫綃帳輕疏而薄風不能透多溫夏涼有龍鬚紫拂色如爛椹倒水晶爲柄刻紅玉爲環紐所幸薛瑤英肌體自香處金絲帳御塵褥李昌蘷在荆州打獵大修裝具其夫人獨孤氏亦出女騎一千皆著紅繡襖錦鞍韉鳳靴銀鐙于頭在襄州點山燈油一上二千石南宋張循王孫張鎡宴客牡丹會既集坐一廬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未答云已發卷簾則異香自命內出郁然滿坐羣伎以酒殽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伎數十首戴牡丹衣領皆繡如其色歌昔人所作牡丹詞進酌而退前後花與伎凡十易杯器皆如其色酒竟歌者舞者數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怳然若仙遊又如昔劉威碩在蜀車服侈靡豔妾數十能爲聲樂悉教誦靈光殿賦謝靈運門故恆數百人室宇華曠盡山泉之美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形世共宗之宋徐湛之達業甚厚宇舍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美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齊徐君蒨爲湘東王諮議文冠一府新聲豔語人多諷習尤長部書問無不對善絃歌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翫悉以金銀閉門靜日歡飲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游踐右弇州說部所載當其生存爲俗士所豔及其零落山邱與貧無異雖著同作一邱土耳如梁冀石崇楊國忠張易之之流求死牖下如匹夫猶不可得是則富侈之爲禍甚烈也書以爲戒

江寧顧起元

草部上

招搖山有祝餘狀如韭而青花食之不饑小華山有草焉狀如烏韭而生於石上亦緣木而生食之已心痛符禺山有草多條狀如葵而赤花黃實如嬰兒舌食之使人不惑石脆山有草如韭而白華黑實食之已疥竹山有黃蘗其狀如樗其葉如麻白華而赤實其狀如赭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腊英山之陽多箭鏑（也鏑竹）浮山有蕪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臭如蘼蕪佩之已癘嶋冢山有蓉蓉葉如葱本如桔梗黑華不實食之使人無子天帝山有杜衡狀如葵臭如蘼蕪可以走馬食之已瘿皐塗山有無條狀如藁茇葉如葵而赤背可以毒鼠昆侖之丘有蘠（音知）草狀如葵味如葱食之已勞甘棗之山有鵲麥本而杏葉黃華而莢實可以已瞽脫扈山有植楮狀如葵葉而赤華莢實實如櫻莢可以已瘋食之不眯牛首山有鬼草葉如葵而赤莖其秀如禾服之不憂陰山多彤棠葉如榆而方實如赤菽食之已聾鼓鐘山有榮草葉如柳本如雞卵食之已風青要山有苟草狀如蕘而方莖黃葉赤實其本如藁本服之美人色熊耳山有蓐（音辱）薦（音荐）狀如蘇而赤華可以罩魚陽華山有苦辛其狀如櫛（即楸字）其實如瓜其味酸甘食之已瘧休與山有夙條狀如蓍赤葉而本叢生可以爲箭鼓鐘山有焉方莖黃華圓葉而三成可以爲毒姑媱（音遙）

山有蓋草其葉胥成其華黃其實如菟丘服之媚於人苦山有無條員葉無莖赤華不實服之不瘦大苦山有牛傷葉如榆方莖而蒼傷其根莖文服者不厭可以禦兵半石山有嘉榮生而秀高丈餘赤葉赤華不實服之不疑大室中有蓐草狀如茅白華黑實澤如瓌奠服之不昧少陘山有藺（音閼）草葉狀如狹而赤莖白葉實如蘠奠食之不愚太山有梨葉狀如狹而赤華可以已疽敏山有蕨狀如蓍而毛青華白實服之不夭可以爲腹病高梁山有草狀如葵而赤華莢實白相可以走馬兔牀山有雞穀其本如雞卵其味酸甘食者利於人昆侖之墟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以上見山海經鈞影山有丹蕊生於水中葉浮水上紫河有寒荷霜下方香盛波弋國有神精香草一根百條其間如竹節柔輭其皮如絲可爲布堅密如冰紈瑤琨有碧草如麥割之釀酒飲一合三旬不醒但飲甜水隨飲而醒種火山有明莖草夜如金燈照見鬼物之形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沈有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懷之則夢所思之人有鳳葵草丹葉長四寸味甘久食令人身輕肌滑有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卻睡草烏哀國有龍爪薤長九尺色如玉煎之有膏和紫桂爲丸服一粒千歲不饑有掌中芥葉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不經掌中吹者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蹈地亦名蹈空草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

冰谷素葉之瓜仙人瑕丘仲食之千歲不渴玄都翠水有翔雞菱菱碧色狀如雞飛仙人鳧伯子食之骨輕身生毛羽曉蟾蠙宴有地花氣葛此葛於地下生花入地十丈乃得此葛其根倒出以上見洞冥記祖洲有不死之草形如孤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活服之令人長生見十洲記洹流有石菓青色甚堅而輕一莖百葉千年一花崑流有素蓮一房百子凌冬而茂沈流生碧藕長千常七尺爲常也條陽山出神蓬如蒿長十丈周以爲宮柱所謂蒿宮燕昭王時有千莖穗穗於窓中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葉一歲百穗一莖滿車漢昭帝琳池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若蔡之衛足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食之令人口

氣常香昔明國北有虹草長一丈葉如車輪根大如穀花似朝虹之色有宵明草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自消滅也有日精紫菊一莖一蔓延及數畝味甘食者不饑渴有佳茅高五尺然之成灰以水灌之復成茅也謂之靈茅有黃渠草映日如火其堅韌若金食者焚身不熱有夢草葉如蒲莖如蓍采之以吉凶萬不遺一有聞遐草服者耳聰香如桂莖如菌後漢明帝數煙獻穹窿瓜長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飴昔道士侯莊莫由得此是嘗銅靈瓜四劫一實恆山獻巨桃霜下結花隆冬方熟昔胡中有拾星麥釀酒醇美久令人齒動若大醉不明笑搖蕩令人肝腸消爛魏文時有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書則眾蘇扶疏夜則合爲一莖謂之神草昔浮

支國獻望舒草其色紅葉如荷近望如舒遠望如卷團圓如蓋亦曰月出則舒月沒則卷祖梁國獻蔓金苦色如黃金投於水中光出照日暨樂中照耀滿室又名夜明昔舍明國有浮丐之草葉青莖紫子大如珠風吹竹葉如鐘磬之音方丈山有清蓋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輭可縈海人織以爲席捲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方國之寶又有涉蘿草細如髮一莖百尋柔輭香滑琴仙以爲龍骨之絃流洲有芸苗狀如苔蒲食葉則醉飼根則醒不周之粟高三丈粒峻如玉食之歷月不饑員嶠山有芸蓬色白如雪一枝二丈夜視有白光可以爲杖偕與山有荐煌葉員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則燋刈之爲席方冬彌溫有遙香草花如丹光耀入月花葉俱香扇馥數里子如薏實食之累月不饑玉梁有紫苦味甘而柔滑食者千歲不饑有七色芝其色青光輝耀謂之蒼芝以上見拾遺記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大如指香如荳蔻可以醒酒見李石續博物志海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睡草見述異記良常山有螢火芝葉似草實大如豆紫花夜視有光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七竅洞徹可以夜書句曲山有夜光芝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寸鏡夜視如牛目雅州有舞草人對之歌及抵掌謳曲必動葉如舞常山北有護門草寰諸門上夜有人過輒叱之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北天竺國出密草秋冬不彫因重霜露

美閎不復動以上見酉陽雜俎木蘭皮國所產麥一粒長三寸瓜圍四五尺榴一顆重五斤桃二斤見異域志

招搖山有迷穀狀如穀而黑理其花四照佩之不迷侖者山有白蓉如穀赤理汗如漆味如飴食者不饑可以釋勞可以血玉符馮山有文草其實如棗可以已鬱英山上多柤櫨浮山多盼木枳葉而無傷木蟲居之崇吾山有木員葉白柎赤華黑理實如枳食之宜子不周山有果實如桃葉如棗黃華赤柎食之不勞卷音密山多丹木員葉赤莖黃華赤實味如飴食之不饑昆侖之丘有沙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中曲山有樸木狀如棠而員葉赤實實大如木瓜食之多力崦嵫山多丹木葉如穀實大如瓜赤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符黑理食之已瘴可以禦火北號山有木狀如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瘧東始山有芑木狀如楊而赤理其汁如血可以服馬歷兒山有櫝木方莖員葉黃華而毛其實如棟服之不忘蓋山有芑草狀如棠而赤葉可以毒魚柄山有茇草狀如楊葉如桐而莢實可以毒魚苦山有黃棘黃華員葉其實如蘭服之不孕堵山有天楠音樓方莖而葵狀服者不墮放皇山有蒙木葉如槐黃華而不實服之不惑少室山有帝休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華黑實服者不怒太室山有柏音休木狀如梨而赤理服者不妒講山有帝屋葉狀如椒反傷句剡下也赤實可以禦凶浮戲山有亢木葉狀如楊而赤實食之不蠱敏山有蒯柏狀如荊白華赤實服者不寒宣山有帝女之桑大五十尺其枝四衢葉大尺餘赤理黃華青柎豐山多羊桃狀如桃而方莖可以爲皮張皮起腫起弱水有建木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其葉如羅其實如欒其木若藍開明北有珠樹文玉樹玗琪樹有聖木食之令人智聖洞野山有若木赤柎青葉赤光下照地九丘有建木青葉紫莖玄華黃實百仞無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實如麻其葉如芒以上見山海經東方荒外有豫章其高千丈圍百丈本上三百丈始有條枝敷張如帳荒外大山生不晝之木晝夜火然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南方有樹名柤櫞三千歲作花九千歲作實葉長七尺廣四尺實長九尺圍如長無瓤核竹刀割之如酥有如何三百歲作花九百歲作實實有核金刀剖之則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酸澀刀剖之則辛食之者神仙不畏水火白刃東方有樹高百丈名梨子徑三尺剖之少瓤白如素和羹食之地仙衣服不敗辟穀可入水少南方有耶木高三千丈子形如甘瓜少覩音棟甘美食之令人身澤不可過三升令人冥醉半日乃醒東方有桃子徑三尺食之令人壽短北方有棗子長六七寸圍過其長熟赤如朱乾之不縮食之安軀益氣力南荒有沛竹長數百丈圍三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爲船其筍甘美食之可以止創瘍南方有邯鄲高百丈圍三尺八寸促節多汁甜如蜜咋其汁可以節蚘滄浪洲生彊木木方一寸可截百許斤東北荒有栗實徑三尺二寸殼赤肉黃白味甜食之令人短氣而渴崑侖山上有柰冬生子碧色須玉井水洗之

方可食以上見神異經漢武靈壽壁上植乖龍之木木高十丈有朱露酒其葉如珠枝如龍之倒垂崂嶁山有細棗萬年一實如今之輭棗昨之有膏膏可然燈外國有青檀木膏如淳漆側置器中以蠟和之塗布然照數里塗山之背梨大如升或云斗紫色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琳國有玉葉李色如碧玉數十年一熟韓終常餌此李因名韓終李西那汗國有聲風木實如油麻風吹枝如玉聲此木五千年一汗萬歲不枯有指星之木以木指彗星星尋則沒有紫柰大如斗甜如蜜核紫花青有汁如漆可染衣赤名闇衣柰胥池寒國有發日樹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影娥池有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以上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洞冥記崑崙洲有返魂樹花葉香聞數百里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汁焚之聞香死者在地皆卻活不復亡也東海有扶桑長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九千歲一生椹食之體皆作金光色以上見十洲記西海有窮桑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闇河之北有紫桂其實如棗羣仙餌焉陰岐有黑棗其樹百尋實長二尺核細而柔百年一熟崂嶗山有桃樹百圍其花青黑萬歲一實晉思齊臺有仁壽木似柏而枝長柔輭其花可食祈淪國有壽木一樹千尋日月爲之隱蔽若經憩此木下皆不死不病頻斯國有大楓樹高六七十里善算者以里計之雷電常出樹身之半方丈山有恆春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時之色一名沈生瀛洲有影木日中視之如列星萬歲一實實如瓜青皮黑瓤食之骨輕以上見拾遺記黃金山有交讓木楠也一年東邊榮西邊枯一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大食國有小兒樹幹赤葉青枝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頭著樹枝使摘一枝小兒便死北方有七尺之棗南方有三尺之梨人不得見或見而食之即爲地仙以上見述異記

目太史公謂司馬長卿所載草木鳥獸多過其實後人相沿疑之以虛橘夏熟答遷雜支等語皆爲增飾按西京雜記梨有大谷細葉縹蔕金葉瀚海東王紫條青玉梨芳梨九種棗有弱枝玉門青華赤心西王棠棗樗棗七種栗有候榛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嚮陽四種桃有湘核金城綺葉紫文秦桃硬桃霜桃胡桃櫻桃含桃十種李有青綺青芳同心車下乙枝金枝顏淵紫李綠李朱李黃李羌李燕李蠻李侯李十五種柰有白紫綠三種檀有蠻羌猴三種柰有青烏赤葉三種棠有赤白青沙四種梅有紫葉紫萼同心麗枝朱梅燕梅猴梅七種杏有蓬萊文杏二種桐有椅桐梧桐荊桐三種林檎十批杷十橙十安石榴十檸十白銀樹十黃銀樹十槐六百十千年長生樹十萬年長生樹十扶老木十守宮槐十金明樹二十搖風樹十鳴風樹十琉璃樹七池離樹十離婁樹十白榆梅桂蜀漆樹各十柟四樅七梧十楔四楓四後云從上林令虞淵得桑臣所上草木名二千餘種後失其本此其記憶者又茂陵富人

袁廣漢園有白鸚鵡紫鴛鴦牦牛青兕奇獸怪禽江鷗海鶴悉沒入上林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女舟池有洲黏樹一株大六十圍五柞宮五柞樹蔭覆數十畝三輔黃圖高帝時南越王獻龍眼樹武帝於交趾移荔枝百株植上林建扶荔宮中有菖蒲百本山薑十本甘蔗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密香指甲花百本龍眼槟榔橄欖千歲子甘橘皆百餘本內荔枝一林獨茂忽一夕萎死守吏死者百餘夫草木多至二千餘種則長卿所言固未虛也

細素雜記云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五大夫者秦官名第九爵也唐陸贄作禁中春松詩云不羨五株樹李商隱有五松驛詩李白序謂風雨暴作五松受職皆言五松事按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爲五大夫蓋當時大夫係封五株松非一松也是以庾信終南山詩曰水奠三川后山封五樹松觀此則知誤用不始於唐人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楊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蔥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眾寶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爲葉按三輔黃圖云甘泉宮者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圖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成以謂此樹即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蔥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聞見錄等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爲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自在神宮中只非甘泉宮事知師古與向之注爲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摯虞庾儵傅遜庾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美致曲盡獨未有以玉樹爲言者何耶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尋曹植詩絲蘿緣玉樹得非即此乎後漢劉梁七璋亦曰玉樹青蔥

檮杌舊注惡獸名非也檮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楚謂之檮杌惡木也取其記惡以爲戒趙岐曰檮杌者惡凶之類興於記惡之名杌樹無枝也从木从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从勿則非獸明矣史高陽才子檮戭漢書檮余山秋文志檮生皆作直由切惟孟子今音濤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吳都賦平仲君遷注皆木名劉成曰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面未詳也平本作枰上林賦華楓枰櫨其木理平可爲棊局故棊盤曰枰唐詩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是也君遷本作楣樞出交趾司馬溫公云如馬嫁俗名牛婢柿今本草有君遷子味甘平無毒止渴去煩熱令人潤澤樹高丈餘子中有汁如乳汁生海南又言即柿漆非也別有桿柿日華子云作漆甚妙生江淮南似柿而青黑色閒居賦梁侯烏桿之柿是也

世說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蒲水楊也三齊地記無棣縣有桑王繫馬蒲堪爲箭非菖蒲之蒲也若然豈堪繫馬又中爲箭乎觀雅楊蒲柳其言可證矣

婆羅樹出西番海中每枝生葉七片有花穗甚長而黃如粟花秋後結實如栗可食正所謂七葉樹也唐李邕婆羅樹碑云惡禽不巢凡草不庇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歲泰而秋有成是也第以段成式之博雅而曰花開如蓮則大悖耳其樹詳於佛書維摩詰經有菴羅樹唐會要云菩提樹一名皮羅樹葉似白楊即思惟樹一名成道樹西域記名卑鉢羅又雙樹名婆羅樹其花名婆羅法今所稱婆羅法門也蓋婆婆音同故互言之耳

竹之類甚多如箭竹會稽竹箭見爾雅桃枝竹皮滑而黃可以爲席見戴凱之竹譜篁竹假桂而概節筋竹一名篠竹自日南九眞可爲矛並見竹譜筇竹出身毒國可爲杖一名狹

竹見漢書種龍竹任作笛雲母竹櫺竹並見廣志慈竹皮薄而空皮上有澀可爲錯見嶺表錄異狗竹有毛出臨海箇竹一名籲竹葉大如扇可以衣蓬並見竹譜由梧竹堪爲屋梁柱見林邑記斑竹湘水見博物志篁竹一名筆竹出建安始興見吳錄異苑苦竹張騫種見永嘉郡記射竹爲箭見竹譜沙麻竹一名蘇麻竹可爲弓見南極志石麻竹勁利可爲刀見裴淵廣洲記苞竹平鄉堪作布見顧微廣州記鷄頸竹箭有青斑色綠盧慈竹箭竹大如腳指蟲食其箭皮如繡可愛並見竹譜莽竹疏節剡竹堅中篋竹中空仲竹無節並見周雅篔竹君乘水而王其政太平篔紫脫爲當生見禮斗威儀漢竹永昌圃三尺餘利竹並見廣志林箐竹竹薄而廣見竹譜晉竹吳王賜越王晉竹十瘦見吳越春秋棘竹一名笆竹一名刺勒生交州篔竹南越之居梁柱是供弓竹東垂諸山並見竹譜篠竹篠篠見禹貢孝竹一名慈竹孤竹東海中爲管並見述異記方竹葛仙於定海靈峰植見甯波志實心竹雲南出文彩斑駁可爲器物見雲南記文竹高平山生見湘州記筋竹陽嶼仙山見永嘉記筐竹宜爲絲織器猫竹大竹也江南諸山出見雜記怪竹荆州唐高宗遣宦者取之見唐書

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毛注云澳隈也箋王芻也竹篇竹也又陸璣云淇澳二水名箋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詞賦皆引猗猗入竹事誤也按傳曰淇衛簡篠又曰淇

衛之箭又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伐淇園之竹以爲矢是淇之產竹自古而然詩曰綠竹猗猗言竹之初生其色綠也長則綠幹而青矣故曰綠竹青青卒章又曰如簀如簀言其盛也故謝莊竹賦亦曰瞻彼中堂綠竹猗猗毛陸之說未可從也

杜子美有從韋明府續處覓錦竹兩三叢詩黃鶴注云考竹譜竹紀無錦竹意以其文如錦名之竹紀有蒸竹箇喧竹其皮類繡豈即此乎劉會孟批杜錦樹行云題曰錦樹使人刮目錦竹亦新情無拈出者耳梅宛陵集錦竹詩曰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曾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親君子室又注其下云此草也似竹而斑始知黃鶴今註之昏

耳

李畋該聞集云舊稱竹實爲鸞鳳所食今近道竹間時見花開如粟結實如麥江淮號爲竹米以爲荒年之兆其竹即死信非鸞鳳之食也近有餘干人來言彼有竹實大如鷄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肺清涼生深竹林茂密處頭因得之淮日久枯乾而味尚存乃知鸞鳳所食必非常物也

粟之名薤粟細要粟白粟酸粟羊粟大粟苦粟無實粟還味粟見爾雅玉文粟見闕令尹傳宜海粟見女生別傳紫粟穀城汲郡粟一名安益粟夏后粟梁國夫人粟單父粟三星粟駢白粟淮粟狗牙粟雞心粟牛頭粟獨猴粟玄粟崎廉粟桂粟夕粟見廣志西王母粟羊角粟見鄴中記握核粟見洞冥記仙人粟見洛陽伽藍記仲思粟信都獻見杜寶大業拾遺記波斯粟見嶺表錄異紫紋粟金槌粟鳳眼粟隋煬帝西苑見事林廣記樂氏粟青州見齊民要術海粟大如杯盌見南方草木狀碧粟滄洲見杜陽編龍骨粟河中府貢見地里志水菱粟見圖經千年粟大食國有見杜還經行記

桃之名於冬桃虢桃山桃見爾雅金桃銀桃康國獻見唐書玉桃見神農經度朔桃見漢舊儀碧桃見闕令尹傳白桃猴桃見晉中興記句鼻桃見鄴中記寒桃見南康記冬桃夏桃秋桃見廣志木桃見述異記偏核桃占畢國見北戶錄梟桃在樹不落見本草經石桃見南康記餅桃迎冬桃見事林廣記

杏之名紫杏見南嶽夫人傳海杏見郭太機果賦范蠡宅中有赤杏見王廙洛都賦金杏見齊南郡志縹杏瀕鄉老子祠見述異記

李之名趙李麥李駁赤李見爾雅木李見毛詩玉李見抱朴子鍾山李見漢武內傳四王紅李同上春李見鄴中記細李見周處風土記玄雲李見眞人王褒內傳紫李青綺李青房李黃李綠李顏淵李見魯志車上李鼠李黃建李馬肝李房林李榛李擘李杏李孝李夏李冬李見廣志白李見列異傳縹李見陸機果賦細李見王廙洛都賦玉文李見黃帝內傳金李安陽李見述異記黃中李西王母珍之見集眞記嘉慶李東都嘉慶坊出又崔奉國家李肉厚無核曰天罰乖龍割其耳血墮地生此李見琴莊美事又王侍中家堂前有鼠穴生李樹花實俱美此鼠精李也見好事錄

梨之名赤梨扶桑國見齊書酢梨太山見漢官儀哀家梨秣陵見世說紫梨王母食見闕令尹傳玄光梨見漢武內傳金柯梨出琅邪王野家含消梨見辛氏三秦記官梨見永嘉記蕭梨見宋五行志黃梨恆陽見傅選賦晌山梨見左思齊郡賦玉乳梨煬帝西苑見廣記鳳棲梨河水府貢見地里志紫花梨唐武宗眞定縣產見耳目記同心梨呂光時燉煌太守宋歆獻見段巘龍涼州記

柑橘之名建春柑見神異經天寶柑天寶宮中植見雜俎壺

柑見古今注合歡柑見明皇遺事羅浮柑見國史補宜都柑見荊州記平蔕柑見廣志胡柑見風土記海紅柑洞庭柑朱柑黃柑枝柑乳柑又黃橘塌橘包橘綿橘沙橘荔橘油橘綠橘乳橘東橘金橘自然橘早黃橘輭條穿橘並見事林廣記栗之名猴栗唐李德裕出此宴客見酉陽雜俎剝瀕栗見王逸賦云北燕薦朔瀕之巨栗陽胡栗蔡中郎言見齊民要術華林栗晉華林園植南安栗見王褒傳約吳栗升十五枚漢武時生見三秦記漸栗廣州南形如棗核見酉陽雜俎三桠栗隋時蔡州進紫皮栗巨栗漁陽栗見事林廣記倭韓國上栗大如雞子桂陽栗大如柿見詩義疏中山好栗見何晏九州論及虎毓冀州論天台栗王可交遇仙與二栗青赤光如

棗長二寸許見續神仙傳

南果之佳者曰百龍勝曰勝番糖曰善提果曰金甘子曰蜜出往曰勝花曰小剝曰茅曰黃彈子曰山棗曰狄蕉曰牛妳柿北果之佳者曰鵝哥舌曰醉楊妃曰宜母子曰嘉慶子曰波羅蜜曰銀桃曰金杏曰梧子仁曰巴欖子夷果之佳者曰胡棒子阿月子並出西國侯騷子蠻勝子出南詔瞻波果出瞻波國底爾寶出阿哩國綺綺寶出大荒似東瓜相嫁寶出南荒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載南果五十五種其常見者不載它如曰綿李曰石栗曰栗曰龍荔曰木竹子曰多桃曰羅望子曰人面子曰烏榄曰方榄曰蕉子曰雞蕉子曰蓉蕉子曰紅鹽草葉曰鸚鵡舌曰八角茴香曰餘甘子曰五棱子曰黎

朦子曰波羅蜜曰柚子曰橙罟子曰榛子曰地盤曰赤柚子曰火炭子曰山韶子曰山龍眼曰部諦子曰木賴子曰粘子曰羅晃子曰千歲子曰赤棗子曰藤韶子曰古米子曰穀子曰藤核子曰木連子曰蘿蒙子曰毛栗曰特乃子曰不納子曰羊矢子曰日頭子曰秋風子曰黃皮子曰朱闌子曰匾桃曰粉骨子曰塔骨子曰布衲子曰黃肚子

廣志云荔支樹高五六丈似桂樹深葉蓬蓬冬夏榮茂青華朱實大如雞子核黃黑似熟蓮子肉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酸甜者至日將中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子百斛王逸荔支賦云修榦紛錯綠葉臻臻灼灼若朝霞之映日離離若繁星之著天皮似丹圓肩若明璫潤侔和璧奇喻五

黃飾欺麗妻僑嘗嘉味口含甘液心受芳氣白居易荔支圖序云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冬青華如橘春華實如丹夏熟衆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潔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酸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張九齡荔支賦云肩玉英而含津色江萍以吐日朱苞剖明璫出未玉齒而殆銷雖瓊漿而可軼彼眾味而有五此甘滋之不一若乃華軒洞開嘉賓四會時當煩煜客或煩憒而斯果在焉莫不心移而體泰信瑞蠬之仙液實玳筵之綺繢有終食而累百愈益氣而理內蔡君謨荔支譜云興化軍荔支大重陳紫其樹晚熟其實廣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面平甕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如丁香母剝之凝如水精

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漢武帝破南越建扶荔宮扶荔者以荔支得名自交趾移植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然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誅死者數十遂不復茂其實則歲貢焉司馬相如賦上林云邅答離支正謂當時所見蔡君謨以爲今蓋無有蓋不考也東漢時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臨武長唐羌上書陳狀和帝始詔太官省之唐天寶中楊妃嗜荔支歲命涪州驛致七日七夜至京師人馬多斃於路百姓苦之然皆漢武始之也白居易云荔支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負暄雜錄云宣和殿前有荔支四株結實甚夥不知何以能爾杜陽編云羅浮先生軒轅集上國語京師無豈蔻花及荔支俄頃二花皆連枝葉凡數百鮮明芳潔如新嘉靖中寶應朱曰藩家僕牌坊空中飛鳥忽銜墮鮮帶葉荔支一枝於地一時以爲奇事此必自閩廣越海而來者因錄閩中胡侍所紀荔支事并續之以廣異聞

庶橘夏熟註既誤楊用修據吳錄地里志云朱光祿爲建安郡中庭有橘中月覆上樹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謂此即虛橘然非上林所種也按魏王花木志曰虛橘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亦名虛橘蜀土移栽上林固易耳

東坡敏覽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冷齋夜話謂事見鬼谷子崖蜜櫻桃也漫史漁隱諸公引本草石崖間蜜爲據按坡詩爲僧懷愛而作疑以櫻桃對言魏文帝詔曰南方有龍眼荔支不比西園蒲萄石蜜此以諸果對言固知非石蜜也

西陽雜俎云偏桃出波斯國波斯呼爲婆淡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似桃而闊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故名偏桃其肉苦澀不可噉核中仁甘甜西域諸國並珍之胡侍郎談云關中有一種桃正如雜俎所說俗謂之巴旦桃其仁極甘美遠勝巴旦杏仁恐即偏桃也

列子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櫞碧樹而多生櫞與柚同漢書橘柚芬芳注曰柚即橙也非是蓋柚與橙異種初非一物所云似橘而大味酢皮厚者是也後又云廬橘夏熟黃甘橙榛郭璞曰黃甘橘熟而味精榛亦橘之類張揖曰榛小橘也出武林則知柚非橙矣

葡萄漢書作蒲陶一名馬乳號草龍珠輾有紫水晶瑣瑣三種又有蘡薁名山葡萄野生實小亦可爲酒蔡主嘔逆即今悠悠藤之類故名千歲藥又名爲萬歲藤大者如盌多夏不凋在草木之間詩食鬱及薁是也

廣右甘蔗色白而甚細其堅如竹名石蜜通志赤者是嶺蔗白者竹蔗黃者蠟蔗小而燥者荻蔗又芳蔗杜蔗舊言草之蔗出者以節節側生也傅巽七誨云南中茶子西極石蜜楞嚴經黑石蜜乃甘蔗糖也

易曰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史記曰蓍千歲則一本百莖其下必有神龜守之白虎通曰蓍之言者也陽之老也故曰下有神龜上有稠蓍其形長丈其叢生滿百莖通志蓍如蒿華如菊生上蔡曰龜祠傍一叢之株二三十或四五十高五六尺又陳州伏羲陵上生者其葉類細蓬蒿夫蓍乃草之最壽者六十曰耆故字从艸从者張茂先曰以老故知吉凶生千歲三百莖同本其上常有黃雲覆之王充曰蓍生七十歲生一莖神靈之物故生遲留歷歲長久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蓍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餘其叢生滿百莖可以當大衍之數者二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雲氣覆之學齋砧暉又云一叢必四十九莖以應大

衍之數恐未必然也

芝者以德及草木則有芝前一名倚扇狀如蓬大枝葉小根根如絲轉而成風殺蠅堯時生於廚有屈軼佞人入則指之有芝草令人度世有巨靈三禹之不一稃二來王者宗廟修則出也有蓂莢枝其正平王者有德則生德剛則仰德弱則偃有平蓂如蓋以察四方之政其國不平則隨方而傾有朱草有瑞人之德則生有芝英王者親近者老養有道則生有木連理有賓連有闊達有嘉禾有嘉瓜有嘉麥有花並蒂有嘉粟有嘉黍

五芝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有芝赤者如珊瑚白者如脂黑者如漆青如翠羽黃如紫金皆光明洞徹晦夜能照又有玉脂芝七明芝九光芝石芝有石蜜芝石桂芝石硫黃芝木芝有成喜芝飛節芝煢桃芝參成芝木渠芝建木芝木華芝黃葉楠桓芝草芝有獨搖芝白無風動牛角芝龍仙芝麻母芝白符芝隱晨芝朱草芝五德芝龍銜芝肉芝則萬歲蟾蜍千歲蝙蝠千歲靈龜風生獸千歲鶴之類菌芝狀如宮室或車馬或龍虎或人形或飛鳥五色無常已上五芝服之皆令人長生茅君句曲山有五種龍仙參成蓋駒玉光玉芝霍山有五霄芝良常山有蓋火芝神山有黃龍芝此外有人芝月芝山芝火芝風腦芝金蘭芝隱晨芝紫朱芝朱草芝赤雲芝月精芝黑芝金芝萬年芝夜光芝白雲芝雲世芝華芝鬼芝然則大線政和間玉欽若丁謂蔡京輩所進皆鬼目之類耳

卉賤下

江寧顧起元

白唐羅蝌爲花九錫宋迂愚史巨瑢牡丹榮辱志以姚黃爲王魏紅爲妃又有九嬪世婦御妻皆牡丹種類其花師傅花形史花命婦花嬖倖花近屬花疏屬花戚里花外屏花宮闈花叢脞皆以它花草充之各有意義而花君子爲輕風爲細雨爲清露爲暖日爲微雨爲沃壤爲永晝爲油幕爲朱門爲甘泉爲醇酒爲珍饌爲新樂爲名倡花小人爲狂風爲猛雨爲赤日爲苦寒爲蜜蜂爲蝴蝶爲螻蟻爲蚯蚓爲白晝青蛙爲黃昏蝙蝠爲飛塵爲妒芽爲蠹爲麝香爲桑螵蛸花亭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閏三月爲五風十雨爲主人多喜事爲婢能歌樂爲妻孥不佞排當爲僮僕勤幹爲子弟韞藉爲正開值生日爲欲謝時待解酲爲門僧解裁接爲借園亭張筵爲從貧處移入富家花屯難爲醜婦妒與郎爲猥人愛與嫌爲花開值私忌爲主人慳鄙爲和園賣與居沽爲三月內霜雹爲賞處著恭闕恭爲筵上持七八爲盛開債主臨門爲箔子遮圍爲露頭跣足對酌爲遭權勢人乞接頭爲翦時和花根爲正歡賞酬酒爲頭戴如廁爲蹴唱詞傳家宴爲酥煎了下麥飯爲彫落後著帚掃爲園吏澆灌糞爲村落僧道寺觀裏後張功曹作玉照堂梅品倣之作花宜稱二十六條爲濃陰爲曉日爲薄寒爲細雨爲輕煙爲佳月爲夕陽爲微雪爲晚霞爲珍禽爲孤鶴爲清溪爲小橋爲竹邊爲松下爲明窗爲疏籬爲蒼崖爲綠苔爲銅瓶爲紙帳爲林間爲吹笛爲膝上橫琴爲石榻下恭爲掃雪煎茶爲美人淨妝簪戴花憎嫉十四條爲狂風爲連雨爲烈日爲苦寒爲醜婦爲俗子爲老鴉爲惡詩爲談時事爲論差除爲花徑喝道爲對花張緋幕爲賞花動鼓板爲作詩用調羹驛使事花榮寵六條爲煙塵不染爲鈴索護持爲除地鏡淨落瓣不淄爲王公且夕留盼爲詩人閒雅評量爲妙妓淨妝雅歌花屈辱十二條爲主人不好事爲主人慳鄙爲種富家園內爲與粗婢命名爲蟠結作屏爲賞花命猥妓爲庸僧窗下種爲酒食店內插瓶爲樹下有狗矢爲枝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臘衣裳爲青紙粉屏畫爲生猥巷穢溝邊近年袁吏部中郎作瓶史其十二言監戒又倣功甫之意而目之花快意凡十四條明窗淨室古鼎宋硯松濤溪聲主人好事能詩門僧解烹茶蜀州人送酒座客工畫花卉盛開快心友臨門手鈔藝花書夜深噓鳴妻妾校花故實花折辱凡二十三條主人頻拜客俗子闖人蟠枝庸僧談禪窗下狗竇蓮子衚衕歌童弋陽腔醜女折戟論升遷強作憐愛應酬詩債未了盛開家人催算帳檢韶府押字破書狼藉福建牙人吳中贋畫鼠矢蝸涎僮僕偃蹇令初行酒盡與酒館爲鄰案上有黃金白雪中原紫氣等詩

歐陽公謂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無咏獨劉夢得有咏魚朝恩宅牡丹一詩初不

言其異若谿漁隱引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數詩以證歐誤且引開元時牡丹事以證歐所謂則天已後始盛爲信然容齋隨筆亦引元白數詩以證歐誤且謂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容齋蓋未見漁隱所言故爾然取唐六十家詩觀之其爲牡丹作者甚衆即馮錫集已有數篇如渾侍中宅看牡丹唐郎中宅看牡丹自賞牡丹非止一作且龍城錄載高宗宴羣臣賞雙頭牡丹舒元輿序謂西河精舍有牡丹天后命移植焉由是京國日盛則知牡丹在唐已見於高宗時又不可引開元事爲證也閱李綽尚書故實言北齊楊子華畫牡丹謝康樂集言水際竹間多牡丹則其來固已尚矣又按龍城錄言洛人宋單父字仲孺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

金陵叢書 洛氏校印

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鬬色人亦莫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爲花師觀此則栽接之術唐人已具戒之意當時吟咏必多但不盡傳耳牡丹品曰花之多葉者京花單葉者川花花之舊栽曰祖花其新接頭有一春兩春者花少而富至三春則花稍多及成樹花雖益繁而花葉減矣狀元紅者重葉深紅花其色與鞓紅袍緋相類而天姿富貴以其高出衆花之上故名狀元紅或曰舊制進士第一人即賜袍此花如其色故以名之祥雲者千葉淺紅花妖豔多態而花葉最多花戶王氏謂此花如衆雲狀故謂之祥雲紹興春者祥雲子花也色淡而花尤富大者徑尺紹興中始傳燕脂樓者深淺相間如燕脂染成重跌累萼狀如樓觀金腰樓玉腰樓皆粉紅花而起樓子黃白間之如金玉色與燕脂樓同類雙頭紅者並蒂駢萼色尤鮮明富貴紅者其花葉圓正而厚色若新染乾者諸花皆落獨此抱枝而槁亦花之異者一尺紅者深紅顏近紫色花面大幾尺故以一尺名之鹿胎紅者鶴頂紅子花色紅微帶黃上有白點如鹿胎極花工之妙歐陽公花品有鹿胎花者乃紫花與此頗異文公紅者出於西京潞公園亦花之麗者其種傳蜀中遂以文公名之政和春者淺粉紅花有絲頭政和中始出醉西施者粉白花中間紅暈狀如酡顏迎日紅與醉西施同類淺紅花中特出深紅花開最早而妖麗奪目故以迎日名之彩霞者其色光麗爛然如霞疊羅者中間鎖如疊

金陵叢書 洛氏校印

羅紋勝疊羅此三品皆以形而名之瑞露蟬亦粉紅花中抽碧心如合蟬狀乾花者粉紅花而分蟬旋轉其花亦大千葉皆粉紅花之傑者大千葉碎花小千葉則花蕚鎖碎故以大小別之此二十一品皆紅花之著者也紫繡毬一名新紫花蓋魏花之別品也其花間正如繡毬狀亦有起樓者爲紫花之冠乾道紫色稍淡而暈紅潑墨者新紫花之子花也單葉深黑如墨歐公記有花底葉近之葛巾紫花圓正而富麗如世人所戴葛巾狀福嚴紫亦重葉紫花其葉少於紫繡毬莫詳所以得名按歐公所記有玉版白出於福嚴院土人云此花亦自西京來謂之舊紫花豈亦出於福嚴耶禁記黃蓋黃之別品也其花閑淡高秀可亞姚黃慶雲黃花葉重複郁然

輪囷以故得名青心黃者其花心正青一本花往往有兩品或平頂如毬或層起成樓子亦異矣黃氣毬者淡黃檀心花蕊回正間背相承敷腴可愛玉樓子者白花起樓高標逸韻自然是風塵外物劉師歌者白花帶微紅多至數百織妍可愛莫知何以得名玉覆盆者一名玉炊餅蓋圓頭白花也碧花止一品名曰歐碧其花淺碧而開最晚獨出歐氏故以姓

者

歐文忠公花釋名曰牡丹之名或以姓或以州或以色或以地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華魏華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鵲葉壽安潛溪以地著一撮紅鶴翎紅朱砂紅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九蕊眞珠紅鹿胎紅

倒暈檀心蓮華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姚氏居白司馬坂其地屬河陽然華不傳河陽傳洛陽一歲不過數朶牛黃千葉出於牛氏比姚黃差小眞宗祀汾陽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華魏華千葉肉紅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得之賣魏氏初出時人有欲觀者必納錢魏氏日收數十緡其後鬻其園爲普明寺林池花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眞爲王而魏乃后也鞓紅者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紅其色類腰帶故謂之鞓紅獻來紅者華大多葉淺紅僅張齊賢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華者因名添色紅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及其落乃類深紅鶴翎紅者多葉華其末白而本肉紅如鴻鵠羽毛細葉蠹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華出壽安縣錦屏山上葉者尤佳倒暈檀心者葉紅凡華近萼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華自外深色近萼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一撮紅者多葉淺紅華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十指撮之九蕊眞珠紅者千葉紅華葉上有一白點如珠密葉蹙其蕊爲九蕊一百五者多葉白華洛花以穀雨爲開候而此華常至一百五日開丹州延州華皆千葉紅華也蓮華萼者多葉紅華青趺三重如蓮華萼左華千葉紫華出左氏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多葉紅華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千葉紫華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華在叢中旁心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他華可

延十日之久傳唐中宗有宦官爲觀軍容使花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玉板白者單葉長如拍板之狀色如玉深檀心洛陽人家亦少予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潛溪緋華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本是紫華忽於叢中特出緋者不過一兩朶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枝華鹿胎華多葉紫華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有之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爲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華爲第一魏華未出時左華爲第一左華之前惟有蘇家紅賈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華當時爲第一多葉華出後單葉華繼矣

劉貢父芍藥譜有上之上者爲冠羣芳大旋心冠子也深紅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堆葉頂分四五旋其英密簇廣可半尺高可及六寸豔色絕妙又養羣芳小旋心冠子也漸添紅而緊小又寶妝成髻子也色微紫於上十二大葉中密生曲葉回環裹抱高可七八寸廣半尺餘每一小葉上絡以金線綴以玉珠香欺蘭麝奇不可紀又盡天工青心紅冠子也於大葉中小葉密直妖媚出衆又曉妝新白纈子也如小旋心狀頂上四向葉端點小殷紅色每一朶上或三點或四點或五點象衣中之纈也又點妝紅紅纈子也色紅而小與白纈子同上之下爲豐香英紫樓子也廣五寸高盈尺於大葉中細葉二三十重上又登大葉如樓閣狀又積嬌紅紅樓子也色淡紅與紫樓子不異中之上爲醉西施大輭條冠子也色淡紅惟大葉有類大旋心狀枝條輭細以物扶之又道妝成黃樓子也大葉中深黃小葉數重又上展淡黃大葉非今日之黃樓子也又掬香瑰青心玉板冠子也白英圓掬堅密平頭又素妝殘退紅芳山冠子也初開粉紅即漸退白青心而素淡又試梅裝白冠子也白纈中無點者又淺妝勻粉紅冠子也紅纈中無點者中之下爲醉嬌紅深紅楚州冠子也亦若小旋心狀中心緊堆大葉葉下亦有一重金線又擬香英紫寶相冠子也紫樓子心中細葉上不堆大葉者妒嬌紅紅寶相冠子也紅樓子心中細葉上不堆大葉者又縷金裝金線冠子也稍似細條深紅者於大葉中細葉下插金線細細相雜下之上爲怨春紅色絕淡甚類金線冠子而堆葉又妒嬌黃黃絲頭也於大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中一簇細葉雜以金線又蘸金香蘸金蕊紫單葉也是髻子開不成者於大葉中生小葉小葉尖蘸一線金色是也又試濃妝綉多葉也綉葉五七重皆平頭下之中爲宿妝殷紫高多葉也又取次妝淡紅多葉也又聚香絲紫絲頭也大葉中一叢紫絲細細是也又簇紅絲大葉中一叢紅絲細細是也下之下爲效殷妝小矮多葉與紫高多葉者一同而枝條低又會三英三頭聚一蕚而開又合歡芳雙頭並蔕而開兩頭相背也又擬綉鞓鞍子也兩邊垂下如所乘鞍狀地絕肥而生又銀含棱銀緣也葉端一棱白色玉觀揚州芍藥譜新收八品一御衣黃黃色淺而葉疏蕊差深散出於葉間其葉端色又微碧高廣類黃樓子又黃樓子蓋者五七層間以金線心同而葉差不旋色類蠶黃又揚州冠子多葉白心色黃漸拂淺紅至葉端則色深紅間以金線又湖纈紅色深淺相間類湖纈又地池紅開須並蕚或三頭者大抵花類輭條也今之牡丹芍藥其種益繁而名目亦異恨無有紀之者

蠟梅原名黃梅故王安國熙寧間倡豚黃梅詩至元祐中蘇子瞻黃魯直以其色酷似蜜脾故命爲蠟梅而范石湖梅譜云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故云今遂以爲梅之一種非也凡三種以子種不經接花小香淡最下俗謂狗蠅經接花疏雖盛開花常半含名磬口最先開色深黃心如紫其香尤甚又袁黃冠子宛如髻子間以金線色比鮑黃又帙石黃冠子如金線冠子其色深如鮑黃又鮑黃冠子與大旋心同而葉差不旋色類蠶黃又揚州冠子多葉白心色黃漸拂淺紅至葉端則色深紅間以金線又湖纈紅色深淺相間類湖纈又地池紅開須並蕚或三頭者大抵花類輭條也今

檀花密香濃名檀香梅此品最佳石湖所言如此今蠟梅乃以磬口爲貴與譜異矣

唐詩紅豆生南國又豆蔻稍頭二月初按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紅豆蔻花叢生葉瘦如碧蘆春末發初開花先抽一莖有大捧包之擘拆花見一穗數十蕊淡紅妍如桃杏花色蕊重則垂如蒲萄又如火齊瓔珞及翦綵鬱枝之狀此花無實不與草豆蔻同種每蕊心有兩瓣相並詞人託興如比目連理云亦可以證用脩駿豆蔻花之誤

宛委編云楚辭滋蘭九畹種蕙百畝十二畝爲畹九畹百畝正相等也古人所畫蘭皆今之宜興產者漫被山谷而獨漳建蘭香色絕人價亦貴今人以興蘭爲蘭而漳建蘭爲蕙則

又非也楚中絕無蘭蕙如漳建者何得言百畝按本草薰草亦曰蕙草葉曰蕙根曰薰一說卽今零陵香零陵香芸香也恐亦未的按野客叢書曰世之春蘭秋蘭各有異芬不知秋蘭之馨尤甚於春蘭也蘭有二種邵伯溫曰細葉者春花花少闊葉者秋花花多離騷紉秋蘭以爲佩又曰秋蘭兮青青落葉兮紫莖今沅澧間所生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春黃不如紫之芬郁如此則楚中亦自有蘭也

宋王貴學蘭譜云天下深山窮谷非無幽蘭生於漳者獨盛且馥其色有深紫淡紫眞紅淡紅黃白碧綠魚魩金鈒之異就中品第紫蘭陳夢良家爲甲吳潘次之如趙如何大小張淳監糧趙道長泰紫許景初以下又次焉金鈒邊爲紫花奇品白蘭龜山爲甲施花惠知客次之如季如馬如鄭如濟老十九蕊黃入周染以下又其次而魚魩爲白花奇品亦名趙蘭十二蕊花片澄澈宛若魚魩沈之無影可指葉綠頗微曲焉

古有木蘭而無玉蘭今則有玉蘭而無木蘭吳中木蘭堂其花樹最雄陸龜蒙詩所謂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者是也其樹至宋末始萎楊備詩則云木蘭枝密樹仍高堂下花光照節旄列鼎重茵歌舞地金章同色使君袍則其花又似慘紫非純白者今玉蘭在吳中多以辛夷接辛夷紫而玉蘭白其在南中徧山谷皆滿又皆原本而唐宋人詩絕不及之不得比於薝蔔

素馨之末何也

茉莉花見於嵇含南方草木狀稱其芳香醋烈此花嶺外海濱物自宣和中名著艮嶽列芳草八此居一爲八芳者金蛾玉蟬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也洛陽名園記云遠方奇卉如紫蘭抹厲王梅溪集作沒利又作抹利陳止齋集亦作沒利朱文公集作末利洪景盧集作末麗佛書翻譯名義云末利曰鬘華塘以飾鬘北士云柰始足以定諸說之紛紛矣

酴醾黃魯直詩云名字因壺酒注云本酒名花色似故取以名酒故韓持國云每恐春歸有餘恨典刑元在酒杯中劉彥沖云只恐春歸有遺恨典刑猶在濁醪中皆非也此花本作

茶蘼乃因花以名酒耳如李太白云鵝兒黃似酒亦因鵝兒黃以名酒也

劉長卿有海紅花詩李太白詩注新羅國多海紅今按茶梅即小樣粉紅山茶本名海紅花以其自十二月開至二月與梅同時故曰茶梅劉仕亨詩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蓋山茶一種數名花極紅而瓣極厚者曰都勝即今寶珠也又以其心紅簇如鶴頂故曰鶴頂色淡而無心者曰玉茗即今粉紅山茶古詩有云淺爲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也

日札云陳後主有玉樹後庭花曲後庭花第以爲虛設字耳按溫庭筠詩宜男謾作後庭草不似櫻桃結子紅是萱草爲

後庭草也百合花一名中庭花見本草今之雞冠花即後庭花見蘇集此亦可補前注也余按以後庭花爲雞冠花此固有據第陳曲原自取玉樹作花於後庭乃以比宮娥貴麗不必有所指也張曲江云桂華秋皎潔段成式云桂花三月生黃而不白以譏九齡之妄夫桂本秋樹有紅有黃有白有春桂四季桂或段公所見止知有春桂耳紅桂宋象山史本初家有之因接本獻於朝移植禁中高宗雅愛之號曰丹桂四方爭求歲接數百本今出象山者香色芬麗移之四方則香色少損蓋地氣使然也

瓊亦玉也古今每以喻白宋次道云瓊花一名玉蘂又雍錄以玉蘂即千葉梔子花亦名山礬按齊東野語又以瓊花絕類聚八仙但色微黃而香宋仁宗哲宗移植禁苑遂死哉還復榮宦者陳深取孫枝接於八仙根上至今流傳杭褚家堂瓊花園是也然香色亦少異矣聚八仙即今八仙花西湖山中在在有之以其每枝開花七八朶相叢故曰聚八仙色白無香若八仙可接瓊花則今梔子多單葉千葉者不必接矣何所貴重使人詠羨如此可見玉蘂即瓊花而梔子山礬自爲別種迥不相類也黃庭堅易瑒花名曰山礬蓋瑒玉名取其白也而曾端伯遂以爲即唐昌玉蘂花尤誤按玉蘂花詩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今梔子花初不謝落故知非也此用子藝留青日札所辯甚悉第中又謂玉蘂花即粉團花今吳中所植粉團花莫生雜落間三四月間花甚繁

茂與雍錄所稱芬芳滿野高可數丈者迥異則玉蘂即粉團花亦豈爲的據耶按唐昌觀在長安光業坊明皇女唐昌公主下降因以爲名花爲公主手植康駢劇談錄云唐昌觀有玉蕊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相繼杜荇瓊花記紹興辛巳金亮南寇揭本而去小者翦而除之花頓憔悴未幾故株傍復出三蘂老道士金大甯日加培護久之暢茂婆娑不異昔時至至元十三年偶枯死其種遂絕後道士金丙瑞以聚八仙代之諸志謂揚之蕃釐觀即名唐昌瓊花即名玉蕊蓋承譌前人未及精考耳又按周必大題玉蕊花云花狀如茶蘼花蕚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別有碧筯如膽餅中別抽一英散爲十餘蕊猶刻玉然觀此玉蕊又

與凡仙花迥不相類諸家云云皆臆說也

武陵記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其字不一說文作蔆注曰楚謂之芰秦謂之薢茩芰菱也果也薢茩決明也菜也殊已混淆相如賦外發芙蓉蔆華則芡實也又相如凡將篇云蔆从遴字作遴爾雅蔆蕨據郭璞明也爾雅注作決光馬大年嬾眞字錄誤作英光史繩祖已辯之黃公紹云許愼所注全是菜也又國語屈到嗜芰蓋決明之菜非水中芰也審矣今按菱今之菱角芰今之鷄頭楚辭緝芰荷以爲衣若是菱葉不可爲衣也緣楚人名菱爲芰所以致後世解二物不分又以決明參之愈益殽亂耳

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艸如鷄冠花葉兩相對

唱虞美人曲皆應拍而舞他曲則否賈氏談錄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卓狀如鷄冠大葉相對或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拍掌之狀頗中節拍酉陽雜俎云舞草出三雅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抵掌謳曲葉動如舞

崔融爲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雅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爲瓦松殊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也

薊草名復古編云芙也字林薊蕺也似芹說文無薊字止有薊即薊也韻會廣韻亦無之按本草有小薊有大薊陶隱居云小薊是猫薊大薊似虎葉多刺俗名青刺薊又曰千鍼草又曰老虎刺地名薊門即今薊州陳藏器云薊門多薊故以名地葉皺莖芒有似闕布故字从之作薊隸作薊又姓後漢書有薊子訓古樂府云道傍兔絲何嘗可穗言虛名無用也蓋兔絲非絲而有絲之名劉禹錫文作兔葵燕麥非也今按兔絲虛名是也燕麥滇南嶲益一路有之土人以爲朝夕常食非虛名也此丹鉛總錄所記今南中四五月間有雀麥狀似麥而無粒此即燕麥未可知也

鬱金芳草也四月初生苗似薑黃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黃赤取四畔子根去皮火乾之生蜀西戎馬藥用之胡人謂之馬蓋嶺南者有實似小豈蔻不堪噉今鬱林州也周

禮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十二葉爲百草之英十葉爲貫百卄貫築以煮之爲鬱遠方鬱人所貢合而釀酒以降神也築舂也即楚貢包茅以縮酒之類魏略云生大秦國二三月花如紅藍四五月采花即香然大秦國去長安四萬里至漢始通不應三代時得此草也味辛或曰味苦舊說若蘭故曰鬱金香今之鬱金作燖潘臭本草又云不香今將染婦人衣最鮮明然不柰日炙染成衣則微有鬱金之氣然本草木部中又有鬱金香豈草木二種邪字書鬱下注木叢者於鬱下注芳草古人用以飾屋則當从艸以塗壁如椒房之義若以木則當如栢梁矣

詩終朝采藍說文藍染青草也藍三種蓼藍如蓼染綠大藍

如芥染淺碧槐藍如槐葉染青皆可作澱色成勝母故曰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趙岐云陳留人以種藍染紺爲業紺深青揚赤色杜子美詩有蒨藍天段成式雲藍紙蓋言天色雲色皆如其藍也李益詩藍葉鬱重重藍花石榴色少女歸少年光華自相得此又紅藍花與前所說藍異按古今注云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公士人以染名爲燕支中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爲面色謂爲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爲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所染白爲紅藍耳舊謂亦白之間爲紅卽今所謂紅藍也

揚子雲解嘲曰四時采榮於南山文選漢書諸注皆以榮爲榮名按說文但云榮桐木也一曰草華謂之榮而不詳其所自出是卽伯夷采薇飽焦采蔬蓋采之以爲食也山海經鼓鐙之山有草焉名榮其葉如柳其本如雞卵食之已風是也今稱北狄之地曰黃沙白草漢書都善國本名樓蘭出胡桐白草孟康曰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蟲食其樹沫出下流名胡桐淚可以汙金銀也

葵之種類不一有丘葵廣雅曰蘺丘葵也有胡葵廣志曰其花紫赤有多葵陶隱居曰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謂之多葵本草圖經云苗葉作菜茹更甘美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得多葵布之天下是也有蜀葵爾雅所謂蓉戎葵者也郭璞云如木槿華或蜀蓋其所自因以名之花有五色有紅者又號一丈紅又有黃蜀葵與蜀葵頗相似葉尖狹多刻缺夏末開花淺黃色蕊心下作紫檀色本草衍義云與蜀葵別種非爲蜀葵中黃者也有錦葵花小葉圓有終葵一名落葵一名天葵一名繁露一名承露一名藤葵爾雅所謂蓩葵繁露是也郭璞云大莖小葉紫黃色陶隱居云人家多種之葉惟可作鮮子紫色女人以漬粉傅面爲假色俗呼爲胡燕脂蜀本圖經云蔓生葉圓厚如杏子如五味子生青熟黑所在有之食療云其子令人面鮮華可愛取蒸烈日中曝乾挼去皮取仁細研和白蜜傅之甚驗博物志云人食落葵爲狗所齧作瘡則不瘥有龍葵本草唐本註云即關河間謂之苦菜者葉因花白子若牛李子生青熟黑但堪煮食不任生噉孟說云其味苦按去汁食之食醬心鏡云龍葵作羹粥食之並得圖經云惟北方有之北人謂之苦葵葉圓似排風而無毛有菟葵爾雅曰蕿菟葵郭璞註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廣志云兔葵淪之可食本草唐本註云苗如龍齒葉光澤花白似梅莖紫色煮汁極滑堪食劉禹錫所謂動搖春風者也有荊葵一名芣苢爾雅曰䕷蚍蜉是也郭璞註云似葵紫色陸璣云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有錢葵叢瓜又一種千葉可愛有兔葵馬融傳曰桂荏兔葵葉圓似蓴生水中一名水葵有蒲葵可食葉似葵而大中作扇謝安取蒲葵扇中者提之是也有露葵顏氏家訓云蔡朗父諱純遂呼蓴菜爲露葵王維詩云松下清齋折露葵意謂帶露之葵

不指蓴菜蓋蓴菜非輞川所有宋玉諷賦云烹露葵之葵曹植七啟云霜蓍露葵語並在蔡朗前亦不指蓴菜有楚葵即水中芹菜有澤葵即荇苦鮑昭蕪城賦澤葵依井是也齊民要術又有鳴脚葵紫莖葵白莖葵春葵秋葵按葵類雖多鮮不堪茹古人重之故豳風七月烹葵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儀禮贊者一人執葵菹以授主婦公儀休食葵而美魯監門女嬰謂馬佚食園葵歲利亡半魯漆室女謂馬佚踐園葵使終歲不厭葵味崔寔云六月六日可種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作葵菹乾葵潘岳閑居賦菜則綠葵含露齊周顒答王儉云綠葵紫蓼荆楚歲時記云仲冬菜經霜蕪菁葵等雜菜乾之並爲鹹菹齊民要術有種葵法甚詳又謂種葵

三十畝勝作十頃穀又爾雅翼云葵爲百菜之王味尤甘滑今人絕不食此是以亦鮮種之不知何故

蒟醬鄭曰浮留劉淵林蜀都賦注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以蜜藏而食之辛香生巴蜀嶺南司馬相如使蜀而求之也其狀似蒟撥故有土蒟撥之號今嶺南人但取其葉及藤合檳榔食之謂之蒟而不用其實按今人謂蒟葉西南夷傳南越食唐蒙枸醬晉灼注枸音矩徐廣注枸一作蒟音寒木似穀樹其葉如桑用葉作醬酢奠劉德云實長二三寸味酢取以爲醬奠小顏云枸者緣木而生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

月令四月苦菜秀今人多不識其的爲何物也考神農本草一名荼草一名游冬凌冬不死詩云誰謂荼苦又蓋荼如飴爾雅云荼苦菜是也又顏氏家訓引易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又按唐王冰注素問引古月令四月吳葵華而無苦菜秀一句木草吳葵龍葵析爲二條其形與性所說不殊孫眞人千金方治手腫亦用吳葵唐本草注吳葵云即關河間謂之苦菜者亦既曉了矣乃復分苦菜龍葵爲二條何耶俗作鵝兒菜又名野苦蕒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末下鹽豉或者謂千里末下皆地名蓴豉所出之地而世說載此語則曰千里蓴羹但末下鹽豉耳

此語似非地名東坡詩曰每憐蓴菜下鹽豉又曰未肯將鹽下蓴菜坡意正協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蓴張鉅山詩曰一出修門道重嘗末下蓴觀二公所云是又以千里末下爲地名矣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所產蓴菜甚佳計末下亦必地名細素雜記漁隱叢話皆引世說之言以謂末下當云未下而漁隱謂千里者湖名且引酉陽雜俎酒食類中有千里之蓴然末下少見出處千里蓴言者甚多如南北史載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蓴羹非關魯衛梁太子啟曰吳姬千里之蓴獨愜七菜之賦吳筠食移曰千里蓴羹萬丈名膾千里之蓴其見稱如此今建康千里湖莫知的在何處而蓴菜亦絕無生者

五加皮蜀中名白刺類陶隱居云釀酒主益人道家用此作灰亦以煮石與地榆並無別法東華眞人煮石經曰舜常登蒼梧之山曰厥金玉之香草朕用偃息正道此五加也又異名曰金鹽玉屋仙人王常曰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鹽母又曰當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譙周巴蜀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文章草即五加皮也

杜詩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鄭樵云天棘柳也此無所據且柳可言絲祇在初春若茶瓜留客之日江蓮白羽之辰必是深夏柳已老葉濃陰不可言絲矣若天蔓云者可言兔絲王瓜不可言柳此俗所易知天棘非柳明矣按本草索隱云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門冬在東嶽名淫羊藿在南嶽名百部在西嶽名管松在北嶽名顛棘顛與天聲相近而反名也

范子計然曰杜衡杜若出南郡漢中大者大善本草以杜若一名杜蘅非也杜若一名杜蓮一名白蓮白芩若芝生武陵川澤及冤句葉似山薑而有文理根似高良薑而細味辛香花黃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豆蔻又絕似旋復根殆欲相亂葉小異爾廣志曰楚蘅亦非也

嵇康合歡銅忘憂萱草忘憂通志乃曰萱草曰合歡草又曰無憂草何也今萱曰忘憂花本草云食之令人好歡樂無憂至於合歡亦曰令人歡樂無憂是其性味同也萱一名宜男丹棘萬年韭鹿葱亦名忘歸草陸士衡詩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即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之意而字書惡即忘憂萱爾雅惡草似茅可爲繩說文作杜榮則謬之甚矣惟合歡多種難辨唐注云葉如皁莢槐等極細五月花發紅白色所在山澗中有之或曰合昏秋實作莢子極細薄崔豹古今注云一名青棠似梧桐樹枝葉繁弱互相交結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叔夜種之舍前故云然也又引董子云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棠詩話云心胸塡錯爲肺灌取合歡皮煮服之其葉至夜即合故曰合昏字書本作婚朝舒夕歛故名合婚木俗轉爲合歡又曰合婚杜子美詩合婚尙知時夛央不獨宿故圖經曰夜合也衍義曰花色如蓮暈線上半白下半肉紅散垂如絲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花之異其綠葉夜合又謂之夜合花即今之烏芽樹但其花不香耳又草有夜合花柳子厚詩夜合花開香滿庭也今水田中有草名夜合草又何首烏即交藤亦名夜合見通志草木略又酉陽雜俎戟胡椒結子兩兩相對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於葉中是亦當爲合昏椒矣又南海有菜四葉相對夜合晝開名合歡菜見番禺雜記又武林西山舊有雙竹院名曰扶竹其筍名合歡筍

香木初一種也寄脈貫溼則能成實此爲沈水香然沈水香其類有四謂之熟結自然其間凝實者也謂之脫落因木朽而自解者也謂之生結人以刀斧傷之而後寄脈聚焉故言生結也又謂之蟲漏因蟲傷蠹而後寄脈亦聚焉故言蟲漏

也自然脫落爲上而其氣和生結蟲漏則氣烈斯爲下矣沈水香過四者外則有半結半不結爲弄水香弄水香者番語爲婆菜者是也因其半結則質而色重半不結則不大實而色褐好事者故語之鷓鴣斑是也婆菜中則復有名水盤頭水盤頭結實厚者亦近乎沈水但香木被伐其根必有汵沸溢故亦結但數爲雨淫其氣頗腥烈故婆菜中水盤頭爲下矣餘雖有香氣既不大凝實若是一品號爲筏香大凡沈水婆菜筏香此三名皆出於一種而每自有高下其品類名號爲多爾不謂沈水婆菜筏香各別有種也三者其產占城國則不若眞臘國眞臘不若南海諸黎峒南海諸黎峒又皆不若萬安吉陽兩軍之黎母山至是爲冠絕天下之香無能及之矣

段成式酉陽雜俎敘香木云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沈香花鷄舌葉藿香膠薰陸按旃檀與沈香兩木元異鷄舌即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章葉南方至多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迥殊元非同類也

今之蘇合香如堅木赤色又有蘇合油如鰾膠今多用此爲蘇合香按劉夢得傳信方用蘇合香云皮薄子如金色按之即少旋即起良久不定如蟲動然者佳也如此則全非今所用者更當精考之耳

舊說薔薇水乃外國人採薔薇花上露殆不然實用白銀或銅爲甑甑採薔薇花蒸之成水屢採屢蒸積而爲香此所以不敗但西域薔薇花其氣嚴非常故大食國薔薇雖水貯琉璃缶中蠟密封其外香猶徹透開數十步漉著人衣袂經數十日香不歇也頃年歐羅巴國人利瑪竇居南都取此中薔薇花蒸水然香味迥不及矣

有麪樹則南中桄榔也酒樹則椰也肉樹則端溪豬肉子也大如杯炙而食之味如豬肉而美椰似酒耳甘而薄亦不堪飲若頓遜國樹葉汁取仁之數日即爲佳酒枸樓國仙漿取之樹腹中又烏孫國青田核以水注之少頃成酒可不久注久注則苦不可飲此乃眞酒樹也

蟲注上

江甯顧起元

基山有鶬鴿（音孚徹）狀如雞三首六目六足三翼食之無臥青丘山有灌灌狀如鳩其音若呵佩之不惑秬山有鵸（音林）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其鳴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禱過山有翟如狀如鵝而白首三足人面丹穴山有鳳皇狀如雞五采而文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甯令丘山有鵕狀如梟人而四目而有耳其鳴自號也見則天下大旱松果山有鵸（音形）渠狀如山雞黑身赤足可以已臊符禺山有鴟狀如翠而赤喙可以禦火英山有鳥狀如鵝黃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可以殺蟲鍾山有槖駝狀如梟人面一足多見夏蟄服之不畏雷天帝山有樂狀如鶉黑文而赤翁（音壅）食之已痔皐塗山有數斯狀如鴟而人足食之已瘿鹿臺山有鳧徯狀如雄雞而人面其名自呼也見則有兵翠山有鵸狀如鵝赤黑而兩首四足可以禦火萊山多羅羅是食人崇吾山有蠻蠻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見則天下大水鍾山有欽䳋狀如鴟而黑文白首赤喙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鵸鳥狀如鴟赤足直喙黃文白首音如鵠見則其邑大旱崑崙之邱有欽原狀如蜂大則鴛鴦蠹鳥獸則死蠹木則枯玉山有胜遇狀如翟而赤食魚其音如錄見則其國大水章莪之山有畢方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白喙其鳴自呼

也見則其邑有譌火三危山有鵸一首而三身狀如鵸（音絡）翼望山有鵸鴿（鵸音錄二音）狀如烏三首六尾而善笑服之使人不厭又可以禦凶上申山有當扈狀如雉以其髯飛食之不眴目崦嵫山有鳥狀如鴞而人面蛾身犬尾見則其邑大旱鶉山有鵸鴿如烏五采而赤文自爲牝牡食之不疽號山多寓狀如鼠而鳥翼其音如羊可以禦兵蔓聯山有鵸羣居而朋飛毛如雌雉其鳴自呼食之已風單張山有白鶴（音夜）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食之已噫痛可以已　灌題山有竦斯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其鳴自呼也北囂山有鸞鵲（般字曰）狀如烏人面宵飛晝伏食之已喝梁渠山有鷽狀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音如鵲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衝太行山有鵸狀如鵲白身赤尾六足善驚其鳴自詨馬成山有鵰鵰狀如烏首白而身青足黃其鳴自詨食之不饑可以已寓陽山有象蛇狀如雌雉而五彩自爲牝牡景山有酸與狀如蛇四翼六目三足其鳴自詨見則其邑有恐小侯山有鴟鶚（姑習二音）狀如烏而白食之不溺軒轅山有黃鳥狀如梟而白首食之不妒發鳩山有精衛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盧其山有鷂（音黎）鵂狀如鴞而人足見則其國多土功硜山有絜鉤狀如鳧而鼠尾善登木見則其國多疫北號山有蛇雀（音新）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虎爪食人首山多獻鳥狀如梟而三目有耳其音如錄食之已蟄鹿山有鴿鷃（鴿音婁二音）狀如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喙服之不眯嶲山有竊脂狀如

鶚而赤身白首可以禦火復恒山有鼓踵狀如鵝而一足彘尾見則其國大疫瑤碧山有鳩狀如雉恆食蜚（北堂書鈔作食蠱蛇之鳥與）支離山有嬰勺狀如鵲赤目赤喙白身其尾若勺其鳴自呼堂理山有青耕狀如鵲青身白喙白目有尾可以禦疫丹陽山有鴟鴞狀如烏而赤足可以禦火以上見山海經鞠華國貢細鳥方尺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之間彭蠡池有司夜雞從夜至曉一更鳴一聲五更鳴五聲有蓍日鵝日出時銜翅而舞有升巢鳴赤色每止於芙蕖上不食五穀唯唾葉上垂露亦名垂露鳴以上見洞冥記羽山之北有青鸞善鳴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雞行不踐地祇支國有重明之鳥狀如雞鳴似鳳能搏逐虎狼大月氏貢雙頭雞百足一尾鳴則俱鳴條支國有鵕鸃形高七尺解人語其國太平則孔翔靈帝時西國獻夜舒荷大如蓋長一丈一莖四蓮夜舒晝卷亦曰月出則舒也故名望舒荷晉徒國有沈明石雞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擲地而得天下太平翔飛而出以爲嘉瑞昆明國有啾金鳥形如雀而色黃飴以眞珠飲以驅腦鳥常吐金屑如粟可以爲器吳越獻獻背明鳥形如鶴止不向明巢常對北斗鐘磬笙竽之聲則奮翅搖頭含明國有鴻鵠色似鴻形如禿鶩腹內無腸羽翻附骨而生無皮肉也雌雄相呴則生產有鴛鴦形似雁生於石穴中萬歲一交則生雛千歲銜毛學飛瀛州有藏珠鳥如鳳身紺翼丹每翔鳴而吐珠累斛偕與玉梁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五色蝙蝠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腦重頭垂白挂黑者如烏至千歲形變如小燕青者毫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止於石穴穴上入天視日出入以上見拾遺記大食弼琶羅國有駱駝鶴長六七尺有翼能飛或燒赤熱鋼鐵與之食見異域志

招搖山有狌狌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食之善走杜陽山有鹿蜀狀如馬而白背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佩之宜子孫崑崙山有類狀如狸而有髦自爲牝牡食者不妒基山有獂（音瞬）鼬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佩之不畏青丘山有獸狀如狐而九尾音如嬰兒食人食者不蠱柜山有狸力狀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見則其縣多土功長舌山有長舌狀如禺而四耳其音如吟見則郡縣大水堯光山有猾褱狀如人而兢髮穴居而多蟄其音如斲木見則縣有大繇浮玉山有兢狀如虎而牛尾音如吠犬是食人狗山有猶（音遺）狀如羊而無口不可殺也鹿吳山有蠱雕狀如雕而有角音如嬰兒食人錢來山有獵羊狀如羊而馬尾其脂可以已腊符禺山有葱聾狀如羊而赤鬣英山多牸牛竹山毫彘狀如豚而白毛大如箭而黑端踰次山有鶯狀如禺而長臂善投天帝山有豬遺狀如狗席其皮者不蠱皐塗山有玃如狀如鹿白尾馬足人手而四角黃山有犩狀如牛而蒼黑大目小次山有朱厭如猨而白首赤足見則大兵崇吾山有舉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崑崙之丘有土蝥如羊而四角食人玉山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狡如犬而豹文角如牛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章莪山有狲狀如赤豹五尾一角其音如擊石陰山有天狗狀如貍而白首其音如榴榴可以禦凶三危山有獊猊（倪音）狀如牛白身四角毫如披袁食人翼望山有讙狀如貍一目而三尾其音如奪百聲可以禦凶服之已癉中曲山有駮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是食虎豹可以禦兵邽山有窮奇狀如牛蝟毛音如猬狗食人崦嵫山有孰胡馬身鳥翼人面蛇尾是好舉人諸毘水多水馬狀如馬文臂牛尾其音如呼帶山有䎺疏狀如馬一角有鋸可以辟火譙明之山有孟槐如貆而赤豪音如榴榴可以禦凶熏水有耳鼠狀如鼠而苑首麋身音如猩犬以其尾飛食之不腜（音采大腹也）可以

禦百毒石者山有孟極狀如豹文題白身善伏其鳴自呼邊春山有幽鵠（音過）狀如鴟而文身善笑見人則臥其鳴自呼蔓聯山有足訾狀如鳧而有鬣牛尾文臂馬號見人則呼罪張山有諸犍狀如豹長尾人首而牛耳一目善吒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尾灌題山有那父狀如牛而白尾其音如訓潘侯山有旄牛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少咸之山有窫窳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音如嬰兒食人獄法之山有山獐（音圍）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北嶽山有諸懷狀如牛而四角人目兩耳其音如鳴雁食人隄山有狲（音孫）狀如豹而文首敦頭山多駮（音勃）馬牛尾而白身一角其音如呼鉤吾山有狍鴞羊身人面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

嬰兒食人北囂山有獨猲（音谷）狀如虎而白身犬首馬尾彘鬣梁渠山有居暨狀如猬而赤毛其音如豚太行山有䴊狀如麢羊四角馬尾而有距善還（旋也舞）其鳴自叫馬成山有天馬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其鳴自訓天池山有飛鼠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陽山有領胡狀如牛而赤尾其頸臂狀如句瞿其鳴自詨食之已狂泰戲山有辣（音棘）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其鳴自呼乾山有獂（音原）狀如牛而三足其鳴自詨倫山有羆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川音敘也）泰山有狪（音桐）狀如豚而有珠其名自訓空桑山有輪輪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水餘莪山有犹狳（仇餘二音）狀如菟而烏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眠見則螽蝗爲敗耿山有朱獳狀如

狐而有翼見則其國有恐姑逢山有獙獙（蹕音）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雁見則天下大旱鳧麗山有蟹姪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音如嬰兒食人硜山有嶵嶵（彼音）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猩狗見則其國多狡客尸胡山有䍦（音婉）胡狀如麋而魚目其鳴自訓蹄（音敘）隅山有精精狀如牛而馬尾其鳴自叫北號山有猲䃺（竭苴）狀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食人欽山有當康狀如豚而有牙見則天下大穰剡山有合窳狀如兔而人面黃身赤尾音如嬰兒食人亦食蟲蛇見則天下大水太山有蜚（音翡）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甘棗山有䲹（音那）狀如鼠而文題食之已瘿霍山有腝腝狀如貍而白尾有翼食之可以已憂昆

吾山有蠪蛆狀如彘而有角其音如號食之不瞑蔓渠山有馬腹狀如人面虎身音如嬰兒是食人放蜂山有夫諸狀如白鹿而四角見則其邑大水扶豬山有麝（音銀）狀如豬而人目蠶山有犀渠狀如牛蒼身音如嬰兒有獵（音頷）狀如獳犬而有鱗其毛如彘鬣苦山有山膏狀如逐（即豚字）赤若丹火善詈放皐山有文文狀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蛇山有狪狼狀如狐而白尾長耳見則國內有兵豐山有雍和狀如蝯赤目赤喙黃身見則國有大恐依軲山有獌（音客）狀如犬虎爪有甲善駃犰（缺音）食者不風樂馬山有猨其狀如棄赤如丹火見則國大疫倚帝山有狙如狀如鼠（音犬）白耳白喙見則國有大兵鮮山有狲（音移）即狀如膜犬赤喙赤目白尾見則邑有火歷石

山有梁渠狀如狸而白首虎爪見則國有大兵即公山有蛫（音蟲）狀如鼉白身赤首可以禦火白民之國有乘黃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北海內有騊駼狀如馬有駮狀如白馬鋸牙食虎豹有蛩蛩狀素如馬一走百里有羅羅狀如虎而青青丘國有狐四足九尾朝陽谷有天吳八首人而八足八尾皆青黃氾林有狌狌知人名其爲狀如豕而人面巴蛇之西有旄馬狀如馬四節有毛昆侖山有開明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崑崙上犬封國有吉量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乘之壽千歲林氏國有騶吾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乘之日行千里流波山有夔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黃帝得其皮爲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流沙東有踵踢左右有首有雙雙三青獸相并淑士國有狌鳥五彩而有冠衡天山有猎猎黑蟲狀如熊南方有嵩（音菌）狗青獸如菟以上見山海經荒外大山不畫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尺細如絲在火中以水沃之即死其毛可爲火浣布北方層冰厚百丈有鼠在冰下土中重千斤其毛八尺爲褥可以卻寒其皮蒙鼓聲聞千里南方有無損獸人割取肉不病其肉自復肉可作鮆西方荒中有訛獸狀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西荒有倒壽如虎豪長三尺人面虎足口牙一丈八尺北方有窮奇似牛而色狸尾長曳地其聲似狗狗頭人形鉤爪鋸牙逢忠信之人嚙而食之逢姦邪者則捕禽獸而飼之以上見神異經翁韓國有飛骸獸如鹿青色死而頭尾及骨皆飛去大秦國有花蹏牛其色駁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蹏如蓮花善走多力跡在石上皆如花形俯彌國獸駮騾高十尺毛色赤斑背有日月之象以上見洞冥記炎洲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燒之薪盡而不然毛亦不焦以鐵鎚鍛其頭數十乃死張口向風須臾復活火林山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毛可爲布以上見十洲記魏文時尸塗國獻青色之牛足如馬蹏日行三百里瀛洲有獸名吳石其狀如麒麟吳石則知有金玉吹石則開倍與有嗽月形如豹夜噴白氣其光如月可照數十畝昆吾山有獸大如兎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穴地爲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

銀以上見拾遺記海有卻塵犀然其角辟塵致之於座塵埃不入猰㺄龍頭馬尾虎爪長四百尺善走以人爲食封倣山中有怒毛獸若不嗔毛短三寸若嗔毛長三尺日南郡出果下牛樂浪郡出果下馬并高三尺以上見述異記蔡裔獸四頭似鹿見後漢書厖虎之有角者見爾雅椿杌如虎毛長六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長一丈八尺見蟬史貓豹無前足見爾雅

怪水有旋龜狀如龜而鳥首鳅尾其音如判木珮之不聾可以爲底柢山之水有鱧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羽在鮭下音如留牛多死而夏生食之無腫疾英水多赤鱐音鱐狀如魚而人面音如鴛鴦食之不疥浪水有虎蛟魚身蛇尾音如鴛鴦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食者不腫可以已痔黑水有鱄魚狀如鮒而彘毛其音如豚見則天下大旱太華山有肥蟬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招水多蚌魚其狀如鼈其音如羊丹水多人魚觀水有文鱗魚狀如鯉魚身鳥翼有文白首赤喙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鴛雞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桃水多鰣音滑魚狀如蛇而四足食魚洛水多蠻蠻鼠身鼈首音如吠犬流水多冉遺之魚魚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馬耳食之使人不昧可以禦凶濛水有嬴魚魚身而鳥翼音如鴛鴦見則其邑大水涓水有鱧魚音嚴狀如鱣魚動則其邑有大兵溢水有鮨如巩音之魚狀如覆銚鳥首魚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諸昆之水多滑魚狀如鱓赤背音如梧食之已疣彭

水多鯈音由魚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鵲食之可以已憂譙水多何羅之魚一首十身音如吠犬食之已癰嚣水多鱁鱁音櫛之魚狀如鵲十翼鱗皆在羽端音如鵲可以禦火食之不癉大咸山有長蛇其毛如彘豪其音如鼓柝敦薨之水多赤鮭敦水多鮴鮴音沛之魚食之殺人濮澤多鰈音葉魚如鯉而雞足食之已疣諸懷之水多鮨音指魚魚身而犬首其音如嬰兒食之已狂渾夕之山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大旱晉水多鯊魚狀如鯈而赤鱗其音如叱食之不嗌決水多人魚狀如鮴魚四足音如嬰兒食之已癡疾留水有鮨音昭父之魚狀如鮒魚魚首彘身食之已嘔浴水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見則邑大旱食水多鱅鱅之魚狀如犁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音如彘鳴泯水多箴魚其狀如鯈其喙如箴食之無疫疾狩山下水多堪孖之魚塗水多鯈蜩二條音容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見則邑大旱灃水有珠蟞音鱉魚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無癘深澤有鮯鮯音給之魚狀如鯉而六足鳥尾其鳴自叫又多蟠龜蒼體水多鮹魚狀如鯉而大首食者不疣泚水多蚍魚狀如鮒一首而十身其臭如蘼蕪食之不糟正氣失也膏水多薄魚狀如鱣而一目其音如歐見則天下大旱子桐水多鮨魚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見則天下大旱渠豬水多豪魚狀如鮪赤喙尾赤羽可以已癬勞水有飛魚狀如鮒食之已痔衛鮮水有鳴蛇狀如蛇而四翼音如磬見則邑大旱陽水多化蛇狀如人面而豺

身鳥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見則邑大水正回水多飛魚狀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禦兵豪水多旋龜狀如鳥首而鼈尾其音如判木棄水多修辟之魚狀如黿而白喙其音如鵝食之已白癬狂水多三足鼈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來霈水多鰯魚黑文狀如鮒食者不睡合水多鱵魚狀如鱣居逵音文赤尾食者不癰可以爲瘻休水多鯑魚狀如盞雌而長距足白而對食者無蠱疾可以禦兵從水多三足鼈枝尾食之無蠱疫海內南經有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服之無心腹之疾以上見山海經北方有石湖有橫公魚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枚煮之則熟食之可止邪病東南海中溫湖有鰡魚長八尺食之宜暑以上見神異經蕃苑國貢一

蟹長九尺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漢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鼻如鋸數過國貢能言龜長一尺二寸盛以玉匣豁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日唯承桂露以飲之以上見洞冥記合明國有大螺名裸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生卵著石則輒取之則堅明王出世則浮於海際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鼻端有角噴水爲雲輪因五色員嶠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五岳四瀆之象偕興有螢火大如蜂聲如雀八翅六足以上見拾遺記東海有牛魚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尾起潮水落則尾伏南海有水蟲名筋有小蟹大如榆莢筋開甲食則蟹亦出食筋合甲蟹亦還入爲筋取食生死不離龍巢山下丹水中有丹魚割其血塗足可涉水如履平地以上見述異記南方有冷蛆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見酉陽雜俎

中土有枳首之蛇西方有共命之鳥康居之雞尾長三尺頻伽之鳥音遍千方海鳧毛長三丈蛺蝶翅闊四尺北冥之鵬翼若雲條支之雀卵如甕鷄雉之尾六尺海蝦之須四尺鵜虞尾長於身豚木舌長於咪狻猊尾大於斗鶴鶉卵大蕤帶無足鵝一足獱三足從從六足龜龜八足鱉十二足海月三十足螂蛆四十足馬蛭百足三足之蟾氣中人四足之蟹毒中人鳥鯛八足懷板而含墨射工三足角弩而氣矢

河豚以三爲部鱗鯸以三爲卒雞崇朝而三唱羊一歲而三生虎之搏物勢止三躍鼠之易腸月則三吐巫峽之猨三聲而斷腸益州之蠶三熟而充貢龜卵如雞子一產三百數丸取土作丸三百而潮至

牛曰斑特猪曰長喙參軍羊曰須髯主簿雞曰長鳴都尉鵝曰兀地奴䲹曰玄衣督郵鼈曰河伯從事蟹曰橫行介士鮫曰河伯健兒龜曰河伯使者燕曰天女鵲曰神女蟬曰齊女蝟曰歌女螟蛉曰戎女蟲曰香娘子鳩曰巧婦蛾曰射工鳥曰哺公鴿曰飛奴鷄曰翠奴鷗曰功曹又吐綬鳥亦曰功曹鼉曰長史雀曰嘉賓於菟曰山君猨曰參軍童子魚曰土父蟋蟀曰王孫又曰懶婦䲹䲹曰社公蝦蟇曰田父鳶曰風伯

鷃鷃曰雪姑蚊蚋曰黎民螢蝡曰圻父蝨曰蚌母蠶蛉曰喜子蕩曰金衣公子蜻蛉曰赤弁丈人鵲鴿曰八哥鳥鱗曰海若白事小吏山中辰日稱雨師者龍也山中申日稱人君者猴也山中未日稱赤吏者鼈也山中卯日稱丈人者兔也蟲寓屋壁者曰守宮鳥在川澤者曰澤虞或名虎爲李父或呼鳩爲郭公蟲或名爲主簿魚或名爲秦皇杜伯以尾而螫人繪女懸絲而自縊鳥應泰山役者或名曰催工雀自塞北來者或名曰突厥

蝨銜入耳蛭蟣入肉短狐含沙射影則瘠蠛蠓遺溺中影則疾鼷鼠口甘所嚙不痛鶉鳥聲惡所鳴不祥禺獲人而笑獨見人面慚遇頭鼎石以搞人鼈拜銜矢而反射羆熊直眼而惡人之橫目孔雀文尾而妒人之美衣天門山之封蟒以氣而噏人先提山之鉤蚊以尾而鉤人獨山之獍掠婦人而結室西方之猘要路人而求合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孕環之兔懷於左腋文毛間包百五十年轉腦而隱形懷珠之蛇喜投暗見人張口而吐氣如燼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通天之角戴於犀首明月之珠出於鯨目鵲喙槐實而結玉於腦麝嚙柏葉而結香於臍燕識寶而羣鵲龍取珠而孕龍嗽金如雀而吐金藏珠如鳳而吐珠易定之水馬吐珠劉銀之苑羊吐珠蛇報隋侯銜珠而照乘龍鬬武帝墜珠而如輪牝馬產石於咸陽大如升而有綠毛白龍吐黃金於汾州廣有尺而長五寸

螺飾器鮫飾刀蜃飾牆鷄鶴飾冠華蟲飾衾兕皮制鎧鼉尾注干狼牙柱式鼉皮冒鼓明瓦透光鳧羽爲旌鴛爲翰爲綬鴻雁之羽爲儀鵲鵝之膏瑩刀鏌鋣爲兵可以切玉雹脂得火可以燃鐵鵝羽製扇以辟蚊鶴羽爲裘以辟寒鵰羽可以爲箭鵰疏角可錯石鶴糞化石鵲石歸酒蜈蚣之脊骨可爲砚海魚之腮毛可織屏風幻倭蚌之淚作畫畫隱而夜見烏鰂之墨爲券暫存而久滅蜃脂和蠟爲燭其煙上成樓閣之狀香聞百步甕皮冒鼓而擊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

王者有明德而天下平世樂之烏至有孝德於幽遠比翼之鳥至鰥寡無乘比肩之獸至三才得所三角之獸至王道成則騶虞至獄訟平則獬廌至能用人則龍馬至能致太平則黑狐至道純則白鹿至德盛而赤兔至貴人賤馬而白馬朱鬣集德及幽遠而雙魚白澤臻妾媵有制白燕巢政惠不苛白虎仁刑罰得中銀麕馴鍾律和調玉羊見德至鳥獸白烏下好生惡殺則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不漉池而漁德達深淵則黃龍應氣而游池沼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

槃瓠銜戎將之首的盧脫檀溪之厄黃耳繫吳洛之書騷燕塡丁姬之壙烏龍嗾張然之奴鸚鵡告楊崇之賊苻堅急難馬乖繩而出井郝經拘宋雁繫書以通元鵲窺獄門報景逸詔赦之下鼈浮邾水濟毛寶孤軍之沈天寶馴象努目祿山

之使舞昭宗弄猴奮擊朱溫之纂唐犬噬秋靈慶以報袁粲之孤羣蟻穴獄地以吞董昭之繫龍識帝眞朝藝祖於江亭之戰虎知正氣乘卓敬於晦冥之歸馬或負賊而返陳鶴或銜珠而酬恩熊母負人而出坎秦吉了戀漢而背胡犬濡水溼草以斷醉主之火路鼈銜藻繞體以解窮婢之口口口狐尙聽百丈法螺蟠猶護金剛經十千游魚聞口口化爲天子五百蝙蝠聽法音總作聖賢蟬聞懺以生天龍聽經而悟道葛介繻聞牛鳴曰是生三犧高祐識鯪鯉曰是出三吳子產證黃熊於羽淵東方朔射蝮蜒於覆器符朗食鵝知蒼白之處蔡衡識鸞辨青赤之文竇攸識鼠之豹文孫亮辨蜜中之鼠矢鸚鵡爲鵠掠張茂先教以喙其足而免駿馬死郭景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純取類獺獺者吸其鼻而甦龜名元緒諸葛恪烹之以老桑始無言而熟狐化美少年雷煥照以燕昭墓千年華表柱莫遁其形雉出庫中張華知其爲蛇化蜣蜋橋上陸龜蒙賦其爲蠶化婦刃夫而譚鄰管格占鵲聲於縣閣粟覆車而載道楊宣知雀語於部行海將有災爰居避之而先至柳下惠所以誡臧孫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東方生所以爲習事也朱泚之軍貓乳鼠崔祐甫識其爲失性董生之家雞乳狗韓昌黎美之爲嘉祥漢五色鳥集殿庭賈逵以爲胡降之徵宋野象自來京師朝臣以爲廣南平之應蝦鼠出於延陵郭璞筮爲妖人稱制不久而滅大蛇出芒山胡僧無畏知其欲決水漸洛城咒以天竺法數日而裂會孝秀而磬見孫盛以爲四科復興之祥漢章末鳳皇百四十九見何敞以爲方孽帝崩之兆嵐州獻牡獸徐鉉據圖史以爲麟契丹產異獸劉敞證形聲以爲駿雉集漢署而不止王音疏成聽之不聰馬入鄴宮而無見佛圖澄歎石災之將及李東陽述龍生九子以對孝廟之問張昇名白蟻虎而著異物之類

鵲傳枝烏茹沫鶩目成而受胎鶴形接而懷卵龜鼈相顧神交也鵲鶴相唳氣交也龍卵生而風化虬氣化而卵生蝦蟇聲抱鶩鶩交頸鯊魚胎生玄鶴胎化雀浴沙而受卵鷲隔津而望卵鰻以影漫鱧而子附其巢鵲寄巢生子而鳥爲之哺鵝兔望月孕子而口出蝌蚪聞雷脫尾而腳生蛟龍水居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卵剖於陵鷁鶴巢木而子生於穴蝮蛇生坼副母腹寒蜩生坼裂母背鮫魚之子驚入母腹鵲鶴之子飛銜母翼雀四時有子鴿逐月有子鷇將生子呼母應雛既生母呼子應蜉蝣三日蠶二十七日蟬三十日蟪蛄不知春秋鼠壽三百猨猴八百狐狸鹿各千鶴二千龜三千六百燕千年生胡髯龜千年解人言虎千年牙蛻而角生蟾蜍千年頭上有角額下有丹書八字千歲樹精爲青羊萬歲樹精爲青牛百歲狐狸化爲美女百歲蝙蝠懸爲仙鼠

蛇蟠向王鵲巢向歲狐潛上伏蝨避正南燕避戊己蝠忌庚申狼識虛實虎奮衝破蛇曉方藥鴆善禁咒啄木畫符水鵲禹步鵲行讓草木而愛其嘯雉高避霜雪而惜其尾雁有奴

而伺夜羊有頭而牽羣烏烏反哺其母蜂蟻各隨其王羚羊夜宿懸角以挂木濕濕露居枕水以遠盜虎食青泥而解箭毒雉采地黃以擦鷹傷蟒蛇自見金瘡明膠之無蛛蜘下擦蚓泥化蜂之螫

驢性驚而喜山麋性迷而喜澤鹿性警而喜林牛喜順風馬喜逆風駙馬喜前駕馬喜後麋喜音聲麞喜文彩烏喜開嗔鵲喜稠鬧龍喜珠狻猊喜毬淫魚喜琴瑟之音河魨喜采綠之色

龍食燕肉鳳食竹實鴈鵠食草犀牛食荊棘蛇食茱萸鰻鱧緣樹食藤花神龜緣樹食鳴蟬鮫食犀角蚺蛇食鹿蜃食燕子猼駝雞食銅鐵鳩鳥雁食砂石

烏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蜂尾有岐者牝銳者牡蠏臍圓者牝尖者牡又雄曰狼螘雌曰博帶鶉雄曰鵲雌曰痺鴆雄曰運日雌曰陰諸馬牡曰駑牝曰駘麋雄者斑雌者褐猴雄者黑雌者黃鶴雌乘雄羣雌負雄鳩鷄雌前而雄後舒雁雄呼而雌和鹿一牡而游數十牝海狗百牝而隨一牡鷙鳥雄小而雌大鷹鳥雄大而雌小鳥之雄鷙於雌默之牝猛於牡雄龍角昂峭目深鼻齶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燁燁雌龍角靡鼻直目圓鱗薄尾壯於腹黧黃之雌雄相偃蛤蚧之雌雄相隨兔雖望月而孕其實雌雖舐雄毛孔雀雖聞雷而孕其實雌接雄影稀差南中之鳥雌雄繞樹而飛人食其精一毫足助一宵鮒魚孟貢江所產牡者羣多牝而遊夷人常食其肉一日能御百女

蛟眉連蛟鼻反鳥無胃肺蜃蛤無腸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育虎無小腸豹無前足鵝之指有前而無後牛羊之齒有上而無下牛目有豎瞳而無橫瞳故見物枕長羸之股有鎖骨入而不能出故不能滋息龍之聽以角牛之聽以鼻馬有耳而聾蜂蟻之屬以鬚當鼻蛇豸之屬以腹當足蟬蜩膀鳴響於口蟑螬背行駛於腳丹鳶之山耳鼠以尾飛天池之山飛兔以背飛

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鸕鷀之膏則瑩石得鵲髓則化玉得蟾肪則輭銀得雉糞則枯錦得魚汁則鮮羊脂柔銀毅角縮賀翡翠脣金螃蟹敗漆駝糞爲煙可殺壁蝨羚角爲擊可碎金剛鳳味爲膠可以續弦龍脂得火可以然鐵

蜀騶虞見壁山而二鹿隨之漢五色大鳥見新城而眾鳥隨之唐麟見龍州一鹿引之而羣鹿隨之宋吉祥鳥見代州四黃鳥導之四鵲隨之魏白燕集於盛樂舊都而玄鳥隨之以千數周鳳皇集於梁州楓樹而眾鳥列代以萬數唐宋州有異鳥色青類鳩鵲羣鳥翼衛嚙稻粱哺之晉鳳皇將九雛見於豐城而羣鳥隨之唐鳳皇集於陝州眾鳥數萬前後翊從行列整齊色別爲羣宋鳳皇集於清遠縣之合歡樹高六尺眾鳥隨之而東北去白州有三鳳自南來入城中羣鴞周繞身長九尺冠如金杯唐武功獲大鳥狐首肉翅毛赤如蝙蝠四足有爪長四尺餘羣鳥隨而噪之陝州有雉二首向背而

連頸羣雉數百來鬬殺之魏淄之境羣鳥銜木爲城高三尺方十里滕縣羣烏雌柴爲城中有白烏一碧烏一吳兩烏銜鵲墮於東館孫權使相朱據燎鵲以祭二大烏高丈餘嗃身朱足見於大頓隋煬命工圖形立銘頌焉

晉懷時洛陽地陷而二鵝出者飛而白者止晉元時濟縣掘地而二犬出雌者死而雄者活唐如意中濟源水碾之柱中有鮎魚長尺餘隋煬時淮陽女垣之下中有鯉魚長七尺唐德宗時魚或戴蚓游於江西之溪澗金虜八年龍或捧嬰戲於熙州之濼塘先天二年蛇蝦蟆鬬於朝堂蛇長踰丈而蝦蟆如盤宣和四年玄武見於雄州龜大如錢而蛇若朱漆筯

宋眞宗時舒州之甘蟲人而綠毛紺爪嘴其聲曰甘唐懿宗時吳越之大鳥四目三足其聲曰羅平晉懷時羣鳥鳴於陳後主之蔣山曰奈何羣烏鳴於劉豫之內庭曰休也張林之犬人言曰天下人餓死晉惠時張騁之牛人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晉武時死牛頭言於幽州宋高宗時雞言於陳州隋文末二家言於渭南之民舍避歲水北之姊家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溼生者眼無胞化生者眼無瞖蜮無目蟒圓目鶵旋目鴆方目鵁交蛇以眼聽魚目不瞑雞好邪視龍不見石魚不見水雀夕瞀鴟晝盲貓睛當午欽縱如線鶡目遇夜明察毫末馬夜行其目光所照三丈虎夜行一目放光一目看物

龍之異以骨故能吸氣茹精龜之異以殼故可卜而先知犀之異以角故孕星蟀之異以珠故欲月蠃之異以臍故香可通關鹿之異以角又獨皮裏而可食獺之異以肝故月生葉而可祛瘵猩猩之異以血故可染物而不渝玳瑁之異以甲故可器煮魚胎生也其異以皮故可鞘麟角鳳嘴其異以膠故可以續斷弦

唐裴旻終日射虎後遇小虎則馬辟易而弓矢俱墜老人曰君前所射者彪也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一大虎逐虎而噬之錄奏曰檢瑞應圖乃酋耳也據是則世間所見者皆彪大於虎者爲酋耳小於彪者方爲虎也

江甯顧超元

蟲注下

馬賦有云其名則汗血山子桃騄綠耳金喙騰黃騶吾吉光淄梢啟服野麋蛾鹿白蟻雞斯蜚鴻母兒遺風騕褭茲白纖驪巳字曰馬有紫燕蘭池秀騏逢飄黃子曰馬有晨風黃鵠按符瑞圖曰黃帝有馬曰飛黃一曰騰黃乘黃吉黃翠黃又紫黃狀如狐乘之壽三千歲吉量乘之壽千載此出犬戎見山海經又瑞應圖禹有飛兎日行三萬里騕褭日行萬八千里應劭曰一日行萬五千里太公六韜曰散宜生賂紂者曰雞斯文犬戎吉量義渠茲白能食虎豹周書曰正北獻駃騠

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呂覽曰伊尹說湯天子有遺風之乘周穆王傳八駿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華騮八曰綠耳史道碩畫本名同又有名翠蚪者見揚雄河東賦王子年拾遺記則一曰絕地二曰翻羽三曰奔霄四曰超影五曰踰輝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挾翼疑未見穆王本傳故也韓非子曰延陵卓子乘蒼龍桃文之乘左傳唐成公有驌驦又圖有含陽紅驃黃鵠晨風綠蛇紫燕古今注曰秦始皇有七馬一曰追風二曰白兎三曰蹈景四曰追電五曰飛翮六曰銅雀七曰晨鳧一曰神鳧史記曰項王有烏騅西京雜記曰漢文帝自代還有九馬一浮雲二赤電三絕羣四逸驃五紫燕驌六綠螭驄七龍子八麟駒九絕塵號爲九逸後得千里馬卻之漢書曰武帝有天馬西極馬天馬汗血洞冥記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越扶桑之東得神馬曰步景馮奉世傳曰宣帝有大宛象龍世說曰昭烈有的盧魏書魏武有絕影後漢書呂布有赤兎寰宇記張飛有玉追曹眞有驚帆拾遺記曹洪有白鶴穆天子傳注魏文有鮮卑黃耳又遺孫權織驪陳王獻魏文大宛紫騂崔洪十六國春秋呂光有天驥載記慕容廆有赭白逼鑑姚襄有黧眉騧水經注赫連世有白日騧南齊書齊高祖有龍驤赤宋書袁顗有飛燕晉載記丹閔有朱龍劉琬有騏雄伽藍記後魏河間王元琛有追風赤驥獨異志後魏曹彰以妾換白鶻魏書昭成有馬曰騧騧小說梁武帝有照殿玉獅子又有河南國赤龍駒又有紫騮舊唐書吐谷渾有青海驄朝野僉載隋文帝有大宛師子驄唐太宗得之民間金石錄太宗有六馬拳毛騧平劉黑闥什代赤平王世充白蹏烏平薛仁杲特勒驃平宋金剛颯露紫平東都青騅平竇建德又樂志太宗破竇建德乘黃驄驃回紇傳太宗又得骨利幹國十馬一曰騰霜白二曰皎雪驄三曰凝露驄四曰懸光驄五曰決波驄六曰飛霞驃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騧九曰翔麟紫十曰奔虹赤開元記唐明皇有照夜白有玉花驄秦再思紀異錄天寶中大宛進馬有紅紫青黃丁香桃花六叱撥上自製名曰紅玉聲紫玉聲平山聲凌雲聲飛香聲百花聲又宋王明闕叱撥有八異前者曰紅耳曰鴛鴦曰榴曰榆曰紫騮

其二同續博物志肅宗有千里馬杜陽編代宗有九花虯德宗有神智聰如意騮又國史補代宗有望雲騅酉陽雜俎秦叔寶有忽雷駿杜詩注郭子儀有獅子花卽九花虯也畫鑒曹霸八馬圖有玉面騂又有連錢聰燕友白九馬圖有拳毛師子杜詩荆南節度使衛伯玉有玉腕騮廣陵妖亂志高駢有馬曰大烏五代史朱溫賜寇彥卿一丈烏劉昱有契丹黃騮號自將軍魏王繼岌選蜀馬二十曰麝香騶錦耳聰駱十二趁日聰徧界玉陷冰騶長命騮孫兒聰籠菘白八百哥掠地雲錦地雪面娘月影三玉尾騶撒沙騮天花駱旋風白宰地嬌六尺金銜蟬奴玉毫清話宋太宗有碧雲騢邵氏聞見錄仁宗有玉逍遙煙雲過眼錄李伯時貌天廐滿川花又有

于闐所貢錦膊聰墨莊漫錄神宗亦有玉逍遙孔子談苑神宗有馬曰小烏齊東野語畢再遇兗州將也有黑大蟲常居安梅澗詩話姚興有青師子宋史曲端有鐵象名臣言行錄西夏酋名青面夜叉有赤駝起世經轉輪王紺馬名婆羅訶瑞應經佛生之日王家馬產駒曰犍陟

世惟知唐玄宗之有舞馬其事見明皇雜錄而不知前已有之非常馬也山海經述海外大欒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馬宋大明五年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伏善舞唐中宗景龍間弘文館記有舞馬殿中奏蹀馬之戲宛轉中律遇作飲酒樂者以口銜杯臥而復起又異物志云大宛馬有解人語知音律者

今自御前以至諸王鹵簿皆有誕馬誕字義不可考程大昌以爲袒馬義取有馬無鞍如人裸袒之袒也引宣和鹵簿圖誕馬用色帛周裹一方氈蓋覆馬脊不旋鞍爲證理或近之然有氈帛爲飾亦非袒矣今卻有鞍轡如常而氈覆之

周書王會所載國名物產曰青馬黑氈謂之毋兒曰稷賓以大麈曰穢人以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曰良夷以在子人首脂其腹炙之霍霍鳴曰揚州以禺禺魚名解隃冠曰發人以鹿如鹿迅走曰俞人以雖馬曰青丘以九尾狐曰周頭以煇瓶煇瓶羊也曰黑齒以白鹿白馬曰白民以乘黃似騏背有兩角曰東越以海蛤曰歐人以蟬蛇曰於越納謂納貢曰姑妹珍謂珍物曰且瓶以文蜃曰共人以玄貝曰海陽以

大蟹曰自深以桂曰會稽以鞭鞭可冒鼓也曰義渠以茲白若白馬鋸牙食虎豹曰史林以畜耳身若虎豹尾長三尺食虎豹北唐戎以閬閬即瑜似驢也曰渠叟以鮑犬飛食虎豹曰樓煩以星施卜盧以紈牛牛之小者曰區陽以鼈封若鼩前後有首曰規矩以麟曰西申以鳳鳥曰氐羌以鸞鳥曰巴人以比翼鳥曰方煬以皇鳥曰蜀人以文翰曰卜人以丹砂曰方人以孔鳥曰夷用闕木曰康人以桴苡實如李食之宜子曰州靡以費費曰都郭以狌狌曰奇幹以善芳頭若雄雉佩之不昧曰高夷以嗛羊羊四角曰獨鹿以卭卭距盧曰孤竹以距盧曰不令支以玄獏曰不屠何以青熊曰東胡以黃羆曰山戎以戎菽曰般吾以白虎曰屠州以黑豹曰禺氏以

騶駼曰大夏以茲白牛曰犬戎以吉黃之乘曰數楚以每牛牛之小者曰匈奴以狡犬曰權扶以玉目玉之有光明者曰白州以比閭曰禽人以菅曰路人以大竹曰長沙以鱉曰魚復以鐘牛曰鐙揚以翟倉吾以翡翠又禹時四海貢異物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革珠璣大貝西海魚骨魚韓魚脅北海魚鮒魚石出瑰擊閭河鮹江鱣大龜五湖元唐鉅野菱鉅定嬴濟中蹌諸孟諸靈龜隆谷玄玉大都鯉魚魚刀又伊尹爲湯定物貢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髮文身貢魚支之脾烏鯛之醬鮫瞂利劍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貢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矩狗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巳關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貢丹青白旄紕

國江歷龍角神龜正北空同大夏涉車姑他旦畧豹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纖梨其龍東胡貢渠馳白玉野馬騶駼駃騠良弓

季桓子穿井而獲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穿井而獲狗何也孔子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土之怪曰墳羊然則夫子以爰土無狗也按尸子曰地中有犬名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曰賈晉太興元四等年及隆安初皆於地中得犬使夫子而當其時不誤對哉夫子又云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而吳先主掉樹中斫之有物面似人而狗身陸敬叔曰按白澤圖云木之精曰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當是時夫子又當誤對也

常獻之異者周成王時東夷進六角牛又進六角羊周厲王元年外國貢三角羊見述異記元封中大秦獻花蹏牛燒角生四耳見洞冥記崐山多麋牛重千斤見山海經臨洮有竹牛重數千斤見玉堂閑話波羅口國有牛十日一割不割便困見釋法盛歷國傳大月支越鳩國牛亦然見玄中記博物志九眞犦牛角長二丈見寰宇記扶桑國有牛角載物至二十斛見南史挑森國有羊生土中見舊唐書月氏有羊尾重十斤割食尋生見宋膺異物志木蘭皮國羊尾大如扇春則割腹取脊縫之復活見周致中異域志罽賓國出青羊如翠色見酉陽雜俎蜀復山郡有五角羊成王時渠搜國獻跑犬跑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見汲冢周書天子之狗走百里

執虎豹見穆天子傳牡光庭犬名吠靈可行萬里見南部新書武德中高昌王獻拂菻國狗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慧能曳馬銜燭見舊唐通典波斯國多駮犬或赤日行七百里見舊唐書罽賓國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鞉以呼之見郭義恭廣志唐人唐昉拔宅升天雞犬皆去惟鼠墜下不死而腸出數寸三年易之見錄異記齊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便去謂之謫仙見南齊高逸杜京產傳紅飛鼠出交阯及廣管瀧州捕其一則其一不去婦人帶之以爲媚藥見葛表錄異廣賓國武德中獻褥特鼠喙大尾赤能食虵被虵螫者鼠臭而尿之即愈見舊唐書

蘇鶚云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災能卻火殃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顏之推爾雅亦作此鴟字按蚩尾水獸銅頭鐵額牛角牛耳乃獸之形作鴟字非意義也

歐陽文忠詩義引賈誼新書騶虞非獸以證毛鄭之失然觀司馬相如封禪書固騶虞之珍禽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黑質白章其俟可喜師古注騶虞也則是騶虞之獸果見於武帝時矣山海經亦載此獸名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張平子東京賦曰圃林氏之騶虞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騶虞承獸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又五代史蜀書有騶虞不可謂無是獸也山海

經六弢在毛鄭前相如淮南與毛公同時在鄭前其言亦爾安得不信乎國朝永樂二年周王敞於鈞州而獲騶虞梁公潛有詩今載於文衡宣德四年滁州來安石固山有二騶虞守臣獻於朝羣臣皆賦咏之觀夏公元吉賦序有曰猊目虎身白質黑章修尾隅目不食生不踐生與埤雅所云白虎黑文尾三倍身相同

酉陽雜俎云象膽春在前左膊夏在前右膊秋則後之左膊而冬則後之右膊如龜無定體也肉有十二般惟鼻是其本肉按埤雅象具十二生肖肉膽隨月轉在諸肉如正月屬寅在虎肉也

相如賦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服虔曰騰遠獸名張揖曰射干似狐能緣本夫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上或禽名未可知也莊子騰猨得枳棘南郡賦猛猛鵷雛翔其上騰猨飛猱棲其下蜀都賦猨狖騰希而競捷豈騰遠即騰猨猨遠字相近而誤耶

獸有天祿辟邪天祿一作天鹿一作天麓考工記鮑氏注旋今時旋在蹲熊盤龍辟邪按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墓墓立二獸其高八尺角而鱗分鬣曳尾過壯大左曰天祿右曰辟邪皆刻脚上漢書西域傳烏弋有桃拔注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爲天祿兩角爲辟邪無前角者爲浮都傳曰辟邪應瑞之獸也五色光輝長尾善知星變又按古玉器有玉辟邪云是高辛墓中物其首止一角或爲天祿耶漢天祿閣

蓋取此名宋時交趾獻獸麟首一角而肉鱗當時不能識後沈括察其形謂是天祿然當時獻無鱗甲五色但及肉隱鱗不說長尾未得便爲天祿也

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陰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陽角而應陽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末者角也故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見王楙所著甚明今人不惟一槩作男子補精益血之劑於麋鹿亦不能辨矣今藥店醫人但知牛黃羊哀狗寶三種之藥羊哀謂治翻胃而牛黃狗寶治驚癎也然牛黃嘗用易識羊哀形如溼茅紙時亦用之狗寶乃生於狗胞中其形質如鵝卵石而色至白

碎之內有文理數十層主治噎食及瘧疾痎瘧又見越巢集中云馬有馬黑在腎此尤不特罕見亦罕聞者又有雞棲皆不知何所用也

山海經敦隅之山有視肉注蝝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生如故陶弘景刀劍錄漢章帝鑄一金劒投於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怪人膝似人膝脛以下至腳有首鼻口耳手足常損害人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爪人浴輒沒不得出宋江鄰幾雜志云徐稹廷評監稅廬州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無血擢而埋之案白澤圖所謂封食之多力者也視肉蓋此類又西湖志董表儀徹屋掘土得一肉塊術士云太歲也又本草綱目海中有一種土肉正黑長五寸大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小兒臂有腹無口目有三十足可矣食此又屬魚之類類乎封者也

百獸率舞釋者謂羽鱗皆可謂之獸予謂凡獸亦可謂之禽後漢書華佗傳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此虎鹿熊猨槩謂之禽亦百獸之例也

鼠之名甚多如鼷鼠見莊子鼫鼠見詩鼫鼠見燕山錄鼷鼷鼠見唐書貂鼠見漢書鼪鼠見說文鼷鼷鼠見唐書韻鼷鼷鼷鼷鼷鼷八鼠見爾雅冰鼠見神異經火鼠鼷鼠蹶鼠水鼠鼩鼷鼠並見本草蠟鼩鼷鼠鼷鼠鼷鼠鼷鼠鼷鼠鼷鼠鼷鼠鼷鼠鼷鼠鼷鼠見張揖廣雅

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其四皆似鳳並爲妖一曰鸛鵲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疫之感也二曰發明烏喙大頸六翼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兌目小頭大身細足脛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岐說文曰五方神鳥東曰發明南曰焦明西曰鸛鵲北曰幽昌中曰鳳凰見樂叶圖徵青鳳謂之鵬赤鳳謂之鶉黃鳳謂之鸞白鳳謂之鸛紫鳳謂之鴛見禽經凡五方之鳥皆似鳳而非也東方發明全身總青西方鸛鵲全身總白南方焦明全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身總赤北方幽昌亦曰退居全身總黑中央玉雀亦曰鳳皇全身總黃見人銳經

鳳有六像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有九苞一曰口包命二曰眼合度三曰耳聰達四曰舌詘伸五曰色彩光六曰冠矩周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戶行見論語摘輔象有五德鳳頭青故曰戴仁鳳纓白故曰纓義鳳背赤故曰負禮鳳胸黑故曰向智鳳足下黃故曰蹈信見抱朴子

孔雀有九德一顏貌端正二音聲清徹三行步庠序四知時而行五飲食知節六常念知足七不分散八少婬九知反覆見增上經田儀謂魯哀公曰夫雞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

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見韓詩外傳

少陵七歌云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爲我嘲清晝後注詩者更作林猨崇甯間有人自同州得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竹林鳥也

耶律德光入洛陽聞杜鵑以問李崧曰此何聲也崧以杜鵑對然則五代之時洛中已有杜鵑矣邵康節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聲謂客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去後二十年必有南人作相務變更以亂天下者邵子所謂始至豈其一時創見而不知有前事耶

馮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傳謂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蔡

氏以爲怪誕不足信而謂同穴自爲山名鳥鼠爲同穴之枝山按爾雅鳥鼠同穴其鳥爲鵕其鼠爲鼵郭璞注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鵕似鷃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在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中今鳥鼠同穴山在渭源縣二十里俗呼爲青雀山實有鳥與鼠同處於穴又甘肅永昌衛山中亦有此異鳥即灰白色夷名本周兒鼠則如郭璞所云夷名苦朮兀兒不獨渭源爲然蔡氏南人又值宋南渡後鳥鼠隔在北朔宜其不信然爾雅所載豈得不聞又潯州有糖牛與蛇同穴嚙鹽裹鹽入穴取之其角如玉可以爲器物生之異固不可臆決也

唐盧延遜詩樹上諮諏批頰鳥窗間壁剝叩頭蟲王半山詩

翳林窺博黍藉草聽批頰元人送春詩批頰穿林叫新綠韓致光春恨詩云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伴啼烏平明乍捲西樓幔院靜初聞放轆轤批頰蓋鳥名但不詳爲何形狀耳或曰即鵯鵊也

北戶錄言衡州南靈鷓鴣解嶺南野葛諸菌毒及瘴溫瘴又一名鴣名對嘲廣志言鷓鴣形似雌雞其志懷南不北徂也鳴云但南不北古今注云其鳴自呼南越志云其鳴自呼曰杜薄州食之亡厲惟本草說鳴云鉤蝌格磔一云聲若行不得哥哥

鳥之異名甚夥不暇徵其形唯志其名則如鵝鵝善芳見汲冢書獸鵝鷓見唐韻王母使者皆明和鳥菘節紫蒿見雜俎

乾餘骨見南華經鶤見極涂綠珊瑚見蟬史佛現見峨嵋縣志青鳥見列仙傳鶾狂鳥鷃鷄鶉鷃鷄鶉見爾雅傳信羅平寓春服留倒挂玄鉤見蟬史渠逸即九頭鳥也見夷堅志金吾見前漢百官表歸飛見俞益期牋木客見廣陵異物志鷃鳥見南康記共命鳥生雪山見雜寶藏經駝鳥見後漢書曾托河州之禽也見墨客揮犀鷓鴣見臨海異物志越王鳥名蠻以爲香見法眞登羅山疏

淮南子有烏鵲塡河成橋渡織女之說故庾肩吾七夕詩云倩語雕陵鵲塡河未可飛宋之問云烏鵲橋邊一雁飛王建云龍鸞車轅鵲塡石商隱云星橋橫道鵲飛迴晏叔原云鵲慵息慢得橋運張文潛云靈官召集役靈鵲橫渡天河雲作

橋爾雅翼云涉秋七日烏鵲首無故皆毛相傳以爲是日河鼓與織女會於漢東役烏鵲爲梁以渡故毛皆脫去今七月七日絕不見烏鵲翼日驗之鮮不毛者羅願謂秋乃鳥獸毛毨之時又山海經羣鳥有解羽之所然必於一日理所不能推也

史記中能馴鳥獸知其話言者伯翳見路史解牛語者介葛盧見左傳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見史記解鳥語者公冶長見衡波傳管輅見博物志成子見朱賢畫贊楊宣河內太守見者舊傳侯瑾字子瑜見燉煌實錄又廣漢陽翁偉解馬語見論衡李南亦解馬語見抱朴子詹何得牛鳴知牛黑而白在角見韓非子廷尉沈僧照聽南山彪嘯云國有邊事當選人丁見梁典咸通初渤海僧隆多羅見牝豕呻諸豚而行咯咯有聲知其言向前樹陰中吃嬾前果有大槐樹見閻史白龜年得李太白書一卷能辨禽言獸語知二雀言城西民家餘粟在地廐馬仰首而嘶爲糟熟不可食羊鞭之不動言腹有蓋見翰府名談

龍門點額之說人所常談今按往記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跡猶存水懸下注勢有山水陸不通鼉魚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上者爲龍不上者魚故云曝鰓龍門垂耳輟下見三秦記龍門之下每歲季春有黃鯉二魚自海見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一初登龍門即有風雨隨之天人自後燒其尾乃化爲龍矣見林登博物

志鱣鮪出鑿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見水經注交阯縣封谿縣有隄防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門化成龍不得過曝鰓點額血流此水常如丹池有泰潛江出溟山分九十九流三百里共會一口見交州記舊說春水時至魚登龍門則有化者至今汾晉山穴龍蛻骨角甚衆採以爲藥有五色者見國史補蜀五城縣其上值天門天門龍升天不達死墜此地故掘取龍骨多夏無已見華陽國志又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音蚪）龍無角曰螭（音絺）龍見張揖廣雅龍未昇天曰蟠龍見方言驪龍見莊子昆侖下泥丸處名地仙丸館有擬龍如羊見幽明錄乘龍入宣律師指中見高僧傳又憑君身入華陽洞割取乘龍左耳來見韓文公集內典云人火得水而滅龍火得水而熾陸佃埤雅曰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又酈道元水經注曰魚龍以秋日爲夜蓋龍秋分而降則蟄藏於淵也

龍涎所出及形狀臭味負喧雜錄葉廷圭香譜曹昭格古論異域志居家必用瀛涯勝覽皆載其說然並不若張世南游宦記聞爲詳因備錄如左諸香中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係蕃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讎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魚聚而嚙之土人見則沒而

取焉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涎出其涎爲太陽所爍則成片爲風漂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叩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賦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煙耳和香而用眞龍涎焚之則翠煙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翦以分煙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沉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沉水輕浮水而善水者

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漂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侵淫氣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沉水香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又大明會典古里國及蘇門答剌國永樂中皆貢龍涎也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因牛好音樂以飾胡琴睚眦好殺以飾刀柄嘲風好險在殿角蒲牢好鳴取爲鐘紐狻猊好座取爲佛座霸下好負重爲碑座狴犴好訟爲獄門屒屭好文在碑兩傍蚩吻好吞在殿脊弘治間泰陵令中官問龍生九子名目於李少師東陽李不能悉詢於吏部劉員外績乃得其說於故册面上所錄然亦不知所從出因據以復余憶十一二時曾見其說於對類總龜中近因歷考傳記乃知其說爲不經睚眦戰國策聶政曰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注睚舉眼也眦目匡也史記范雎傳睚眦之怨必報漢書杜欽傳睚眦必報張衡西京賦睚眦蝨介蒲牢班固東都賦注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故作蒲牢於上所以撞之者爲鯨魚狀狻猊穆天子傳狻猊日走五百里爾雅狻猊如虦貓食虎豹郭璞注卽師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幫牛及師子漢書西域傳烏弋國出師子孟康曰似虎正黃有頰毛尾端大如斗續漢書條支國出師子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北接昆崙有師子博物志魏武經白狼山逢師子見一物如狸跳上頭師子伏不敢起

遂殺之韻會犬生二子曰獅狻犴字林云犴胡地野狗似狐黑喙周官士射犴侯犴胡犬其守在夷士以能勝四夷之守爲善詩宜犴宜獄今文作岸楊子狻犴使人多禮上林賦蟃貙犴坤雅善守韻會獄曰豹或作犴犬所以守故謂獄爲犴屒屒一作㹀一作蟲屈一作屑韻會狀大貌又鼇也一曰雌鼇爲屒屒壯士作力貌西京賦巨靈贔屒吳都賦巨鼇贔屒蚩吻當作鴟尾言蚩尾蚩吻並誤王子年拾遺記鰇沈羽淵化爲玄魚後人修玄魚祠以祀之嘗見其浮躍出水長百尺噴水激浪必降大雨漢世越巫請以鴟魚尾厭火災今之鴟尾是也唐會要漢武柏梁殿災越巫獻術言海中有魚名蚪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形置於殿脊以厭火災

南史蕭摩訶詔其廳事寢堂並置鴟尾已上都不見有龍子之說因牛嘲風霸下俟考右胡侍所記又按陸文量菽園雜記博物志逸篇云屈蟲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吻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蒲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鐘之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似囚故立於獄門上蜚蠊性好水故立橋柱所蟋蜴形似鬼頭性好猩故用於刀柄上蠟蛭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煙故立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鼓了非也蚣蝥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鰲魚其形似龍性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吻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此與前微異且多五獸而形體較詳然不知其何所本也

左傳簽短龜長杜預注曰簽數龜象象長數短此皆說也孔穎達云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以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蓋亦知杜之謬而不敢規之今按獻公卜驪姬卜吉而簽內卜人曰簽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蓋即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簽龜有長短也周禮龜人六龜之屬曰天龜靈屬地龜繹屬東龜果屬南龜猶屬西龜謎屬北龜若屬史記龜筴傳凡八名龜曰北斗曰南辰曰五星曰八風曰二十八宿曰日月曰九州曰王龜唐六典太卜卜龜九類曰石龜泉龜蔡龜江龜洛龜海龜河龜淮龜旱龜爾雅易十朋之龜曰神龜靈龜攝龜寶龜文龜簽龜山龜澤龜水龜火龜

于頔在海南日夜方三更忽曉如日初出移時復暗徧嶺南皆然後有海客言某日夜海中見一大金鰲浮出目光照耀天地如白晝徐復沒驗其日正同乃知古所謂日夜出者亦鰲光之所爲也

古人稱魚之美者吳王闔閭征夷入海據洲而守東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逼海而來繞沙洲百帀所司撈水得魚食之美夷人不獲一魚遂降吳王因以魚腹腸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鰬鰯吳王歸思海中所食魚所司云蕘之矣吳王索之味美因書美下著魚是爲鰲字今从鰲非也見吳地記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鯉魚焉其大盈車子思曰鯉魚魚之難得者也見孔叢子左慈在曹操坐曰恨少松江鱸魚耳慈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見後漢書介象與吳王共論鱗魚爲上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滿之并求釣象起餌之須臾得魚淳化閣帖作鱠魚見神仙傳虞嘯父爲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初不聞有所獻替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時尚溫燠魚蝦未可致帝大笑見晉書褚彥回元徽中授中書監侍中時淮北屬魏江南無鯪魚間有至者一枚直數千錢有獻彥回三十枚見南齊書峴山下漢水中出鯉魚肥美常禁人采捕以槎斷木謂之槎頭縮

項鰏宋張敬兒爲刺史獻齊高帝一千六百頭見襄陽耆舊傳桃花流水鱖魚肥見一品集又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見東坡集嘉魚出於丙穴見蜀都賦魚知丙穴由來美見杜工部集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見洛陽伽藍記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說者曰淫魚頭與身相半其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狀似鬲有鬚而無鱗出於江中其性喜音聞樂作則出頭水上聽之是聽瑟獨淫魚爲然今談者皆謂瓠巴鼓瑟而游魚出乃若概指凡魚於其出處不無小誤也

楊廷秀因舉河魨所原起古書未見載錄者以問尤延之曰左太沖吳賦敍王鮪鯸鮐劉淵林注鯸鮐魚狀如科斗大者

長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班文性有毒雖小猘大魚不敢啖之蒸煮食之肥美以是考之河魨本原莫明白於此延秀驗視之言無殊因歎延之眞書府也此出葉寘筆衡所載宛委餘編按本草鯸鯖魚有毒不可食之其肝毒殺人中此毒即刲蘆根煮汁解之此即河豚也陳藏器又云味甘溫無毒補虛去溼氣理腰脚去痔疾殺蟲與本草所載微異不知即一種耶抑二種也

內則云狼去腸狸去正脊兎去尾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鄭氏注云皆爲不利人也乙魚體中害人者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爾雅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足謂之丙鄭玄謂乙爲魚骨爾雅則以爲魚腸皆以其如篆書字之狀也若以狼去腸推之則魚之乙非腸乃魚骨也

汲冢周書云海陽巨蟹其殼專車山海經云姑射國大蟹在海中郭璞注蓋千里之蟹也又云女丑有大蟹郭璞注廣千里也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好羞謂四時膳食若荊州之鱧魚揚州之蠯胥陸德明音釋云蟹醬也淮南子云漆見蟹而不乾玄中記云天下之大物有北海蟹焉舉一螯加於山身故在水中又云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洞冥記云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殼謂之螯膠勝於鳳喙之膠酉陽雜俎云平原郡貢糖蟹採於河間界每年生貢斲冰火照懸老犬肉蟹覺老

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氈密束於驛馬馳至京又云蝤蛑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强八月能與虎鬬虎不如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又云蟹腹下有毛殺人又引伊尹書有蟹蛾晉書太康四年會稽彭蜞及蟹皆化鼠苦眾復大食稻爲災廣雅云蟹雄曰蝘蜓雌曰博帶北戶錄云儋州出紅蟹大小殼上作十三點深臙脂色其殼與虎蟹堪作疊子廣志云鉛小蟹大如貨錢又蟹奴如榆莢在其腹中生死不相離遼志云渤海螃蟹紅色大如椀螯巨而厚其跪如中國蟹螯清異錄云煬帝幸江都吳中貢糟蟹糖蟹每進御則旋潔拭殼而以鏤金龍鳳花貼上又姑蘇志云出大湖而色黃殼輭曰湖蟹冬月益肥美謂之十月雄出吳江汾湖者曰紫鬚蟹出

崑山蔚洲者曰蔚遲蟹又有江蟹黃蟹又稻秋蟹食既足腹芒朔江爲樂蟹又呂亢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二種一曰蝤蛑二曰撥櫂三曰擁劍四曰彭蜞五曰竭朴六曰沙狗七曰望潮八曰倚望九曰石蟹十曰蝦江十一曰蘆虎十二曰彭蜞皆怪山蟹譜所遺

蛇有四足者見本草有冠者見抱朴子有飛者見荀卿子有戴首者見大荒經有人面者見江湖紀聞有一身兩首者見管子有岐尾者見廣志有鉤尾者尾長取人見郡國志有高尾者有柂形者有杵形者見本草有五色者見水經有如孔雀珠色金翠毒自者有紅色如血者見北戶錄

蛇兩頭者嶺外多有如小指大者長尺餘腹下鱗紅背錦文

一頭有口眼一頭無口眼云兩頭俱進退謬也昔孫叔敖云見之不祥殺而埋之恐他人見復受其禍南人見之如常其禍安在見嶺表錄異兩頭蛇一名越王約髮俗占見之不祥見異苑兩頭蛇無毒夷人餌之見南越志紀僧眞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見南史

顏含嫂病須蚺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視之乃蛇膽也童子化爲青鳥飛去見中興書交阯山多大蛇名曰蚺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上伺鹿獸過便低頭繞之有頃鹿死先濡鹿令溼便吞頭角骨皆鑽皮出山夷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籤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爲珍異見水經蚺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灰吞鹿腴成養創實享嘉宴是豆是觴見楊氏南裔異物志泉建州進蚺虵膽五月五日取膽時兩柱相去五六尺繫蛇頭尾以杖於腹下來去叩之膽即聚以刀刲取藥刲放之不死復更取看肋下有痕即放見僉載蚺虵膽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見酉陽雜俎膽大若鴨子切取之復納肝腹中以線縫合創口蛇亦復活昇歸放於川澤其膽暴乾以充土貢或云蛇破取膽它日見捕者則遠遠側身露腹創明已無膽以此自脫見嶺表錄異蚺蛇牙長六七寸土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利遠行賣一枚直牛數頭見括地志蚺蛇肉食之辟蠱毒見證俗晉其膏俗傳不利人其皮可鞔鼓見北戶錄其脂著人骨輒鞭又能萎陽終身不舉見埤雅

荀子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今蠶頭實似馬而卿乃云爾則蠶爲馬類古有其傳矣周禮禁原蠶爲妨馬也今術家末僵蠶塗傅馬輒不能嚙草則蠶馬同類信矣

杖名扶老鳥亦名扶老蟲名寄生軍裝亦名寄生鷓名晨風馬亦名晨風木名長卿蟛蜞亦字長卿琵琶有大小忽雷馬有忽雷駿鱷魚亦名忽雷

說畧跋

右說略三十卷明上元顧太初先生著先生名起元萬厤二十七進士由翰林官至吏部左侍郎南渡謚文莊是編博采羣籍條舉件繫殆居館職時以備應制文字徵采之用猶之初學記白孔六帖也然他類書皆徒事鈔胥不加論斷獨是編於所甄錄者間有駁雜精確者十八九偏宕者十一二蓋信乎博學而詳說者也唯所引各書以祖本校之不免譌脫則其殫見洽聞不無一間之疏未足爲先生病也亦有奥文畸說不知所從出者一仍其舊先生負異禀擢魏科而窮年鉛槧孜孜不倦儕於白屋下士其襟抱高簡又豈逐逐黃塵梯榮販利比邪且有明中葉負一世之望者或空談名理或剽襲詞采其下者則紛騖於門戶之私徵逐於聲色狗馬蒲博之好獨先生實事求是不遑浮譽則尤過人遠矣鄉後學蔣國榜

金陵遺書　劉氏校印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008
作者=
页数=830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